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大佛顶首楞严经浅释
上宣下化老和尚讲述
恭敬经典

我们研究佛法的人，对於安放经书的常识应该知道。譬如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无论是哪一部，我们应该看着这一切经典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看着这一切经典比任何珍宝更重要。《金刚经》上说：「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所以经典是佛的法身所在处。

助印经典、阅读经书、恭敬经书，皆可启发无限的智慧；但若对经书不恭敬，也能令人堕落不如意处。安置经书所应注意事项，略说如下：

佛经是法宝，为众生离苦的指南，应尊重恭敬，若有破损，应速修补，不可烧毁或丢弃。经典所在之处皆有龙天护佑，若任其损坏废置，罪过无量。

佛经要放在其他书籍的上面。举凡经、律、论其放置层次，由上而下依次为：原文经典、经典注解、一般佛学书籍、圣贤的言论、教化性书籍、一般书籍。
经书上不可涂写，不得一边谈说杂话、吃东西，一边看经书。
经书应恭敬放於清净高处，不可随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矮桌几上，及不净处。
如手捧或装於口袋携持时，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挟腋下。
不可在看经的桌面上，摆置杂物，或躺着看经书，更不可以污手触经。
不得口吹经上灰尘，应以专用净布拭去。

书房和睡房若是同一间（限单身净房），睡觉时应用乾净的布将经书盖好，且要安置在头的那一边。
不可在经典所在的地方，有种种污秽行为。
中断不看时，应夹放纸条做记号。不可折页、折角，或经书面朝下，做「人」字形搁置。
看经应专心，若有杂念，应先阖上经典，净念後，再阅读。
若无暇阅读，应转送他人，广为流通。
不可在洗手间内看经。
勿以口水沾指翻经页。
编辑部序
二○○八年十一月於美国加州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楞严经》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经典。一九六八年，宣公上人於美国三藩市（旧金山）佛教讲堂，开办「暑假楞严讲修班」，为期九十六天，对三十多位美国大学生讲述整部《楞严经》，以为对西方人弘法之开端。研习内容包括：经前悬谈、阿难示堕、三番破识、十番显见、四科七大、从根解结、二十五圣圆通章、四种清净明诲、楞严神咒、十二类生、历位修证、七趣、五十阴魔……，教导我们从根本上入手，从自性上修自性，旨在销除我们每一个人之颠倒妄想，以臻於破迷显正，反迷归觉。

此「楞严讲修班」每天由早晨六点到晚间九点，每日讲经一次，渐至两次、三次，乃至四次；期中学生并实际修行禅坐。讲经後，上人即与学生就经义做深入研讨，对疑难处进行答问，并针对禅坐给予指导。这种解行并重，融合经典研讨与实际禅修之教法，在西方世界乃为首创。

为令学生们专心学习，上人除每日讲经三、四次外，寺内大小事务，乃至买菜、炊煮、清扫……，皆由上人一身承担—这种为法忘躯之精神，感动当时之学生，甚至发心出家；今人闻之，亦敬佩不已。

鉴於闻法学生皆为初机之西方青年，中文非其母语，故上人一反历来大德讲经方式，改以浅白文句，逐句讲译；於教西方学子认识中文之际，从中剖析佛法精髓，正所谓「深入而浅出」。冀望中文读者善自体会经义，勿以文字之浅白重复而废义理之博洽精深；并盼能将其发扬光大，令《楞严经》广为流传，使後人学有所依，正法永住於世。

《楞严经浅释》初次结集之发行版，因多处编辑不妥，以致失却上人浅释之原貌与所寓之深意。为修正该版之诸多缺失，上人嘱咐重新编辑，遂有此第二度之结集。数年来，倾编辑部有限之人力，暨跨海分支道场之协助，携手致力编修上人浅释。自再恭听当年上人讲经录音带，继而仔细誊录，乃至审慎琢磨编订上人之讲解，无一不力求恢复原貌、保全精髓，以期此版方便今人阅读。

感於尔时录音设备有限，致使上人演讲之录音无法尽善尽美，若依此结集，不免有缺漏过失；故於七○年代、八○年代、九○年代数度请求上人补讲其中几小段，以资补全。此外，上人亦曾於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主持「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提供时人、弟子以脑力激荡方式，集智研讨《楞严经》：各人或讲或评，意见独到，精采倍出；上人则画龙点睛，适时为作讲评，良可谓学风鼎盛一时。惜，当时只进行至卷一将终，便告停课。又，上人亦曾在万佛圣城及金轮圣寺主持「五十阴魔研讨、翻译会」　口後，上人因奔波於救世度人，不免体力劳瘁，即不再亲自主持此类课程。

此次新版，不唯将上人几次补讲融入原释文，亦将「主观智能推动力」并「五十阴魔研讨、翻译会」中之上人讲评部分，分别析出，一并附录，以免遗珠之憾。其或有重复者，将尽量融入原释文中，同者去之、缺者补之；若有异解或别发挥者，则不予混合，另录於各段之後，并一一标注以便参考。

又者，新版《楞严经浅释》材料丰富，特分成数册印行，以便读者持阅；然此次出版系按其次第，循义分册，而非依卷或依数量。譬如，〈二十五圣证圆通〉各占部分之卷五、卷六，如赅为一单行本，岂不更便於研读？又如〈五十阴魔〉乃自卷九之後半以迄卷十，若以〈五十阴魔〉都为一册，读者无须跨卷而能终始畅读之，岂不快哉？是以，若有一册而跨越两卷者，编者在两卷之间仍予注明，俾使无损经文之原貌与完整性。

《楞严经》自古以来版本多种，各各略有出入。而本版援用之经文乃《龙藏》及交光法师之《大佛顶首楞严经正脉疏》，间或援引圆瑛法师之《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义》。囿於电脑软体及排版作业，经文中一些古字以现代通用字代之。例如：以「淫」代「婬」，以「遍」代「徧」，以「毗」代「毘」，以「修」代「脩」，以「琉璃」代「瑠璃」。

最後谨依上人慈诲，於二次结集完毕，酌采圆瑛法师之科判析入经中。纲要及目录，以圆瑛法师简要科判为主，兼融他家，俾使脉络分明、终始一贯、简洁易懂。此次编修《楞严经浅释》，费时数年，然舛误之处，仍恐难免，尚请读者谅之；或有未尽详确处，敬祈各方大德垂教，是所至盼至祷。

《楞严经》是佛的真身
宣化上人开示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在佛教里面，有很多的经非常重要，但是最重要的经典就是《楞严经》：有《楞严经》的地方，就是正法住世；《楞严经》没有了，这就是末法现前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佛教徒，必须要拿出我们的力量来，拿出我们的血来，拿出我们的汗来拥护这一部《楞严经》。

在《法灭尽经》上说得清清楚楚：末法时代，《楞严经》先灭，其余的经典跟着就灭了。如果《楞严经》不灭，那麽正法时代就现前。因为这个，我们佛教徒必须要以生命来护持《楞严经》，以我们的血、我们的汗来护持《楞严经》，以我们的志愿来护持《楞严经》，令《楞严经》发扬光大，流通到每一个角落去，流通到每一粒微尘里面去，流通到尽虚空、遍法界里面去；如果能这样子，这就是正法大放光明的时候！

为什麽《楞严经》会先灭呢？就因为它太真了！《楞严经》是佛的真身，《楞严经》是佛的舍利，《楞严经》就是佛真正的塔庙！因为《楞严经》这样真，一切的魔王就用出种种的方法来毁灭《楞严经》，首先他就造谣，说《楞严经》是假的。为什麽他说《楞严经》是假的？就因为《楞严经》所说的太真了，尤其是四种清净明诲、二十五圣各述圆通、五十种阴魔的境界，这都是旁门外道、妖魔鬼怪所受不了的，所以有一些个无知的人，就说《楞严经》是伪造的。

《楞严经》所说的道理，既正确、又合理，妖魔鬼怪、旁门左道都无所遁形。一般无知的人，尤其是一些无知的学者、无知的教授，妄测圣言；他们一知半解，糊糊涂涂的，没有什麽学识，没有真正的智慧，所以就妄加批评。我们学佛法的人要深深知道这种关系，所以我们要到处提倡《楞严经》，我们要到处宣讲《楞严经》，我们要到处为人解说这部《楞严经》。为什麽？我们要令正法久住於世。

我愿意向大家提出保证，保证《楞严经》是真经！如果《楞严经》是真的，这当然没有什麽问题；如果《楞严经》是假的，我愿意永远永远都堕地狱去！因为我不认识佛法，以假当真了。如果《楞严经》是真的，那麽我就生生世世都发愿要弘扬这个楞严大法，随时随地我要弘扬楞严的真理──这一点各位应该注意的，《楞严经》要不是佛所说的，任何人也说不出来的！所以这些个无知的人是妄加批评，希望他们赶快地醒悟，不要再造堕拔舌地狱的这种苦因。无论哪一个学者、哪一个国家学佛法的人，赶快要痛改前非，自己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最後我预祝所有看见《楞严经》的人，所有听见《楞严经》的人，所有研究《楞严经》的人，都很快早成佛道！

《楞严经》存在，佛法就存在
宣化上人开示?一九八三年一月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楞严经》这是佛教里一部照妖镜的经，所有天魔外道、魑魅魍魉，一见到《楞严经》都现原形了，他无所遁形，什麽地方他也跑不了。所以在过去，智者大师听说有这一部经，就向印度遥拜，拜了十八年，以十八年这种恳切至诚的心，求这一部经到中国来。过去的大德高僧，所有这一些有智慧的高僧，没有哪一个不赞叹《楞严经》的。所以《楞严经》存在，佛法就存在；《楞严经》如果毁灭了，佛法也就毁灭了。

怎麽样末法呢？末法就是《楞严经》先毁灭了。谁毁灭的呢？就这一些个天魔外道。这些天魔外道一看见《楞严经》，就好像眼中的钉、肉中的刺一样，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稳，所以他必须要创出一种邪说，说《楞严经》是假的。我们做佛教徒应该认识真理，《楞严经》上所讲的道理，每一个字都是真经真典，没有一个字不是讲真理的。所以我们现在研究这五十种阴魔，更应该明白《楞严经》这种重要性，这些邪魔鬼怪最怕的就是《楞严经》。

虚老（上虚下云老和尚）活了一百二十岁，他一生，旁的什麽经典也没注解过，只有注解这部《楞严经》。注解《楞严经》这个稿子，他是很注意地来保存，保存了几十年，结果以後在云门事变时就丢了，这是虚老一生一个最大遗憾的事情。他主张我们身为一个出家人，都应该把《楞严经》读得能背得出来，由前边背到後边，由後边背到前边，顺背倒背，顺倒都能背得出来，这是他的主张。所以我知道虚老一生之中，对《楞严经》是特别重视的。

有人也对虚老提过，说：「《楞严经》有人说是伪造的。」老和尚说这末法怎麽叫末法呢？就因为有这一班人，弄得鱼目混珠，是非分不清楚，教你这人都迷了，瞎人眼目，令人认不清楚佛法了。这一班人在那儿，把这个真的，当假的；假的，他又当真的了。你看这一些个人，又是这个人写一部书，人也拿着看；那一个人写一部书，他也拿着看。真正佛所说的经典，人都把它置诸高阁，放到书架上，永远也不看。所以这也就看出来众生的业障是很重的，若听邪知邪见，就很相信的；你讲正知正见的法，说了他也不信。为什麽？这就是善根不够，根基不够的关系，所以对正法有一种怀疑的心，有一种狐疑不信的心。

我们万佛城这儿要立楞严的坛场，最好你们谁发心把这部《楞严经》，天天能读它，或者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能把它像读书那麽读，能记得又能背得出。把这《楞严经》、《法华经》，甚至於《华严经》都能背诵出来，这是最好的。谁能把《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都能背得出来，那世界上这还是正法存在的时候。所以我们万佛城这麽好的地方，大家要发大菩提心，做一些个事情。不是说我们和人比赛，我们要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要做这些事情。

我在以前有这麽一个心愿，想要把《法华经》背得出来，再能把《楞严经》也背得出来。在香港有位弟子，《楞严经》能背得出来，《法华经》我教他读，他最後大约没有完全背得出来，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我们这麽好的地方，大家要发大心，把佛经和戒律——《楞严经》、《法华经》和《四分律》、《梵网经》都能背得出来，这是最好的，这样我们这儿一定是正法久住了。

佛教的照妖镜、降魔杵、斩魔剑
宣化上人开示?一九七四年於越南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今天先要提出来说，我们须要研究一部经典，这部经典就是佛教的一面照妖镜，佛教的一把降魔杵，佛教的一把斩魔剑！这部是什麽经？就是《楞严经》。《楞严经》是开智慧的，但是这一部经现在受到世界各国学着的歧视，怎样说呢？他们说这一部经是假的，不是真的。

为什麽他们说这一部经是假的，我们还要研究这一部经呢？这个它有它的价值，有它值得研究的地方，这一部经说出来所有旁门外道种种邪知邪见，把这种不合乎佛法的知见都给说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一部经就是照妖宝镜，就是降魔杵，就是斩魔剑！那麽这一部经若人人都明白了，天魔外道自然就都没有了，这个世界战争也就平息了，所有一切人类都再得到安宁了，所以这一部经是最要紧的！青年人现在应该努力去研究佛学；研究佛学，研究什麽呢？我主张各位都尽心竭力去研究《楞严经》。《楞严经》是开智慧的，你们若能懂《楞严经》了，佛学差不多就可以通了，尤其〈楞严咒〉是不可思议的咒。这一位君仲居士总想这个、想那个，无论什麽事情都想得很多，但是这个〈楞严咒〉，你一定想不完，你怎样想也想不通。为什麽？因为它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楞严咒〉在佛教里叫灵文，什麽叫灵文呢？就是妙不可言，说不能完的。我们每一个人要是能把〈楞严咒〉读熟能背得出，都有八万四千金刚藏菩萨常常来保护着你。〈楞严咒〉是最妙的，也是咒中最长的，它大约有两千三百二十多个字。各位青年人！应该发心学习〈楞严咒〉，读诵《楞严经》，把《楞严经》能背得出，〈楞严咒〉也能背得出，这样，你佛学的根可以说就紮下去了。

信众：法师提到大家都应该看《楞严经》，而且都应该读熟《楞严经》。请问法师，《楞严经》里边讲些什麽，为什麽我们要看、要读，不读可以吗？

上人：你想要知道它里边说的是什麽，那你就应该读；你若不想知道，根本这个问题就不需要问。

信众：法师为什麽不介绍《金刚经》？好像六祖大师就是靠着听了《金刚经》而觉悟；为什麽不介绍《六祖坛经》？因为那本经介绍六祖大师悟道的心得。为什麽法师单单介绍一本《楞严经》而已？

上人：《楞严经》的重要性，昨天晚间已经讲过了。在佛法没的时候，是《楞严经》先没有的；若《楞严经》没有了，这个世界的妖魔鬼怪都会出现。因为这个世间上有五大魔军，《楞严经》里边有〈楞严咒〉，〈楞严咒〉里头有五部，这五部是管着世界的五大魔军，要是没有人读诵〈楞严咒〉了，这个世界就坏了，那不堪设想了，那些个妖魔鬼怪都会出世了。现在他之

所以不教你看见、不教你听见，他不敢出现，就因为有〈楞严咒〉在这个世界上；那一个地方有人会诵〈楞严咒〉，这个妖魔鬼怪都不敢现前！

信众：法师！广东话说下降头，请问有蛊这回事吗？为什麽许多人亲身经历过？我们学佛的人对蛊的观念怎样呢？为什麽允许这种邪恶存在？

上人：在这世间上，千奇百怪，什麽事情都有；所谓天地之大，四海之广，无奇不有。可是总括起来，我们人要存一种正心；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心正了，什麽旁门外道不会有办法的。你所以被人落降头，这种情形，就是你心里先不正当才会被这个邪来扰乱；你要是心正，所谓邪不胜正，它什麽降头也没有什麽灵验的。

尤其我方才提议各位要研究《楞严经》，读诵〈楞严咒〉，你们要是会背诵〈楞严咒〉，这什麽降头也都没有功效了，都会没有用的。这个〈楞严咒〉就是能破一切魔的罗网，能破一切旁门外道的种种法术，其中那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你们想不受这个降头的扰乱，就读诵〈楞严咒〉，我方才不讲过吗？谁能诚心地读诵〈楞严咒〉，就有八万四千金刚藏菩萨来拥护你。

信众：请问我们在什麽时候念〈楞严咒〉？

上人：不是拜佛的时候念〈楞严咒〉，是你平时行住坐卧都可以念〈楞严咒〉，都可以持〈楞严咒〉。你持〈楞严咒〉就没有其他的杂念，就如你念观世音菩萨没有杂念，你念持〈楞严咒〉也是令你得了三昧；三昧就是正定正受，就是令你心不散乱，没有这麽多杂念。

信众：我们不懂念〈楞严咒〉，可是我们懂念〈大悲咒〉和〈十小咒〉，这也是包含在〈楞严咒〉里面吗？

上人：〈大悲咒〉和〈十小咒〉虽是早课里边的一部分，但不是属於〈楞严咒〉的。〈楞严咒〉就是五会，那五会有五部：佛部、莲华部、宝生部、金刚部、羯磨部，五部是管着五方的。

你说你不会；不会，慢慢学。无论哪一个人当初也都不会的，没有人生来就会念〈楞严咒〉；生来就会念〈楞严咒〉，那就是菩萨了。所以这个不会的，就应该学；不可以说「我不会」，就不学习了。你读书，也因为你没有毕业，你才读书；你如果说「我不读书」，就想要毕业，那是不可以的。

《楞严经》的多层学习
释恒持开示?二○○八年十月於澳洲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一九六八年的一天，宣公上人升座说法，开讲《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自此，《楞严经》成为焦点，其他的一切都退居其次了。

而我，一个对中文和佛教一无所知的人，也从此被深深地吸引了。我聆听着上人缓缓地念诵一段经文，然後生动地解释其义理。师父巧妙而郑重其事的中文讲说，传达出了他柔和的慈悲，再加上出其不意的幽默，以及对听众敏锐的觉知，这些特质超越了语言的障碍。

然而，直到开始英文翻译，再听着师父的音声，我才真正领悟到含义，而与潜在的智慧发生共鸣，因而得以窥其义理。我小心翼翼地在笔记本上写：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

就这样，上人开始教导我们西方人佛法。他不畏艰难，而选择了一部深奥的大乘经典来作为我们的启蒙。他的讲解积极有力，而且毫不马虎放松。他大胆地假设我们具有相当的能力来学习中文──文言文的佛经，以及他的白话文浅释──并且全然能够领悟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独特的经中所宣示的奥理，也能躬行实践。例如：在这期间，有些人开始吃素、吃一餐，我也是其中一位。这对从小习惯美国食物的美国人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上人和《楞严经》的力量帮助我们成长。

不仅上人对我们有如此的期许，我们也开始这样期许自己。当我们学到下列这段经文：
如人以表，表为中时，东看则西，南观成北，表体既混，心应杂乱。

那些像我一样──没有任何中文背景的初学者──已经能认得像「人」、「中」等简单的字汇了，这激发我们提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苦苦地询问带领大家进行日常温习的学者同参们，比如英文翻译是怎样与中文对应的──如有可能的话，逐字对照解释；如何使用汉英字典；哪些是佛学术语；当然也问到了一整句话是甚麽意思。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假设有人用一个标志来表示「中」，在这个「中」的东边看，「中」就变成西了；在这个「中」的南边看，「中」就变成北了。这麽一来表体就含糊不定了，同样的道理，说心在「中」，意思也是模糊不清的。

从这段经文以及上人的解释，我们不仅学到一个新字「表」，这个字当名词用时，是「记号」的意思；当动词用时，是「标示」的意思。同时，我们也学到：「心」，一直以来被我们假定

为居在身中，可不是像我们所坚信地被安放在这麽一个方便的处所。
　　当上人讲到：

佛言：大王！汝面虽皱，而此见精，性未曾皱。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变者受灭；彼不变者，元无生灭。云何於中，受汝生死？

我们也跟波斯匿王一样，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我们的自性是不生不灭的。英文的翻译很清楚地传达出这意思：佛说，大王！你的面貌虽然皱了，但是你的见精不会变皱。会皱的是变，不会皱的是不变。会变的就会灭；那个不会变的，本来是没有生灭的。既然这样，这个见精怎麽会也和你这个身体一样而受生死呢？

另外，当上人念诵经文时，我们可以用指头指着经文跟上节拍了，而且很高兴我们又认识了更多简单的汉字，比如：言、大王、生死。
　　对了，我记得有一天当上人读到：

若见是物，则汝亦可见吾之见。若同见者，名为见吾；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我的指头滑过一行行的字，并认出十二个「见」字，有当动词用的「看见」和当名词用的「见」；五个「吾」字，这是文言文，意思是「我」和「我的」；还有两个「汝」字，也是文言文，意思是「你」或「你的」。

但是，即使透过英文的翻译，我还是不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不过，这反而激励我要更勤奋地学习中文。
　　这段经文较新的语译如下：

如果见性是个物体，就像其他物一样，那你是不是也可以看见我的这个见呢？假设你说当我们看同一个物时，你看见我的见性了；那麽我没有看，你也应该看见「我没有看」这个见，你怎麽看不见呢？即使你见得到我「不见」的地方，但这个谈不到你见得到我「没有看见」那个相！既然你看不见我不见那个地方、那种的相，这个「见」自然就不是个物了。所以，你怎麽可以说这个「见」不是你的呢？

我们每日专注地听上人讲经，然後在「路上、食上、枕上」温习所学，就这样，三个月的暑期楞严经讲习飞逝而过。我们钻研义理，熟悉术语，获得新的洞察力，同时开始着手试着将所学付诸实践，打坐参禅及探索；但最後，远不止於此，我们还一字一字地逐渐熟谙了中文佛教用语。

当夏天接近尾声，上人也快讲完整部经时，我们真正意识到《楞严经》是多麽丰厚的法施，它清楚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怎麽来的，我们现在要做什麽，我们为什麽要修行，哪里是我们真正的归宿，还有这一切是什麽时候开始和何时结束。

《楞严经》的最後章节是释迦牟尼佛不问自说的，因为佛陀知道当时的听众无人懂得如何启问。这部分是无上的禅修指南，其中佛陀详尽地描述了我们修行路上可能会遇到的不同境界，并指导我们如何避免落入自我的陷阱。在这部分经文的结尾，佛陀说：

阿难！是五受阴，五妄想成。汝今欲知因界浅深，唯色与空，是色边际；唯触及离，是受边际；唯记与忘，是想边际；唯灭与生，是行边际；湛入合湛，归识边际。此五阴元，重叠生起，生因识有，灭从色除。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非顿除，因次第尽。

从上人讲解《楞严经》到现在已经数十年了。在这次的中文新版中，我们小心谨慎地誊写和编辑上人的讲解，希望能详实地记录上人所要教导的楞严奥义，使读者了解上人所一再强调的：要不断地学习《楞严经》，依《楞严经》修行；以及上人勉励大家要用心护持《楞严经》，宣扬《楞严经》，因为它是佛陀极重要的教诲。

这些年来，弟子们谨记上人对《楞严经》的重视：背诵《楞严经》，翻译《楞严经》，讲解《楞严经》，行持《楞严经》，护持《楞严经》，宣扬流通《楞严经》；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顿悟其理，但是，每个人都在逐渐熏修其详义。

透过开讲《楞严经》来让我们步入佛教之门，上人不仅给了我们法施，也给了我们无畏施。他对弟子们能力的信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激励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勇往直前。

【编按】恒持法师，美籍比丘尼；持法师是最早跟随上人出家的五位美籍弟子之一，亲承上人教诲廿六年，迄今出家四十年。
　　大佛顶首楞严经浅释（一）
　　上宣下化老和尚讲述
　　经前悬谈
　　唐中天竺沙门?般剌密谛　译
　　乌苌国沙门?弥伽释迦　译语
　　罗浮山南楼寺沙门?怀迪　证译

菩萨戒弟子?前正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　笔受
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九六八年夏?三藩市佛教讲堂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壹?总释名题
一、七种立题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这十九个字是这一部经的名字、题目，加上最後这个「经」字，总计有二十个字：这二十个字是这一部经的名字；前边十九个字是别名，後边这一个字是通名。怎麽叫「别名」呢？别，就是分别，和其他的经典不同的；下边这一个「经」字，就是相同的，所以就叫「通名」。一个通名、一个别名；通名就是「通於诸经」，别名是「别於此经」，这部经和其他的经典名字不同的，所以这有通、别两种的讲法。

佛所说的经典，有「七种立题」。这七种立题，包括如来所说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一切经典都不超出这七种的意思。这七种的意思是什麽呢？就是「单三、复三、具足一」。什麽叫「单三」？单，是单单的，有三种。什麽叫「复三」？复，是两个意思合到一起；「复三」就是「双三」。此外，还有「具足一」。

这「单三」是什麽呢？（一）单人立题、（二）单法立题、（三）单喻立题。

（一）单人立题：譬如《佛说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佛是个人、阿弥陀也是个人，这都是人，所以叫「单人立题」。

（二）单法立题：譬如《大般涅盘经》，这「大般涅盘」是单单的法，所以单单地由法立出来这个题目。

（三）单喻立题：喻，就是「比喻」。什麽叫「比喻」呢？例如《梵网经》，「梵网」就是个比喻，用大梵天王那个网罗幢来比方这部经。

【编按】鸠摩罗什法师译的《梵网经》，向来称为「梵网经菩萨心地戒品」，也有略去戒字，而名「佛说梵网经菩萨心地品」。

上列单单以人、法、喻立题，所以叫「单三立题」。

「复三」是什麽呢？（一）人法立题、（二）人喻立题、（三）法喻立题。

（一）人法立题：譬如《文殊问般若经》，「文殊」是个人，「问般若」是个法，这叫人法立题—有人、有法，用人和法合起来立这个题目。

（二）人喻立题：譬如《如来师子吼经》，「如来」是个人，「师子吼」是个比喻，比喻佛说法的时候，就犹如狮子吼，所以这是以人和比喻立题。

（三）法喻立题：譬如《妙法莲华经》，「妙法」是个法，「莲华」是个比喻，所以《妙法莲华经》是个法喻立题。

什麽叫「具足一」呢？就是人、法、喻都具足，譬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就是个法，「佛」就是个人，「华严」是个喻，这是以万行的因花庄严无上的果德。《大方广佛华严经》有法、有人、又有喻，这叫「具足一」。

所有经典的立题都不超出这七种。你看《大藏经》里，千千万万经典的题目都在这七种里边包含着，没有超出这七种。所以凡是讲经的人，一定要把这七种立题先明白了，你明白七种立题了，然後才可以讲解经典；如果你连七种立题都不明白，就去给人讲经，那你自己都没明白，又怎麽能去教人家明白呢？你自己没觉悟，怎麽能去教人家觉悟呢？所以这是很要紧的。

这七种立题，凡是学佛法的人都应该知道的。不是像某一个人，看了两本半书，三本还没有看完；不要说七种立题、五重玄义、十门分别，他连一重玄义也不知道，一门分别也不知道，就到处去自称「法师」，自称是一个「教化众生的导师」；这未免太过积极、太过前进了。没有真明白就去讲经说法，所以把一班人都讲到地狱里去；他自己也跑到地狱里去了，还不知道自己怎麽样进去的！而这一班人也不知道自己怎麽样跑到地狱去了，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所以你学习佛法，一定要真正懂佛法了，真正有智慧了，然後去教化众生，这是不会错的了！

在这一部《楞严经》里边，所说的道理是无穷无尽的。我们这一次讲经，不依照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去讲，而是根据贤首宗的「十门分别」来讲；贤首宗和天台宗，这是中国佛教的两大宗派。所有的讲经法师，有的就学天台而不明白贤首，有的学贤首而不了解天台，所以有的时候讲的经典就不能到圆融无碍的程度上。现在我讲这部《大佛顶首楞严经》，是依照贤首宗这「十门分别」来讲解。在没讲经之前，先讲「十门分别」；有十种的门，来分别说明这部经。这十种门是：（壹）总释名题、（贰）教起因缘、（参）藏乘摄属、（肆）义理深浅、（伍）能诠教体、（陆）所被机宜、（柒）宗趣通别、（捌）说时前後、（玖）历明传译、（拾）别解文义。这十种门，第一叫「总释名题」，总起来，来解释这个名字和题目。前面所讲的七种立题，是分别佛经七种命名的道理。现在总释名题，这个名，就是「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这是这部经的总名，也是别名；别名，就不共他经，单单这部

经有这个名字。

二、释「大佛顶」

大：有四种，就是「大因、大义、大行、大果」。这个「密因」，和其他的因不同，这是个秘密的因，人所不知道的，外道不明白，二乘也没有觉察到，所以叫做「密因」。这种密因非常之大的，叫「因大」。「义大」，这义理也是特别大的；「修证了义」这个义，意义非常大。「诸菩萨万行」，这行也大，叫「行大」。「首楞严」，这是个「果大」──有这四种的大，所以叫「大」。

佛：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佛」，说「我信佛教、我学佛法」，究竟这个「佛」字又怎麽样解释呢？佛，是印度语，具足叫「佛陀耶」；中国人欢喜简略，所以「陀耶」两个字就给删去了，就用一个「佛」字。因为「陀耶」没有翻译成中文，一般人以为这个「佛」字就是中文了；不是的，这个字虽是中文，音不是中国话。若是翻译到中文，叫什麽呢？就叫「觉」，「觉悟」的「觉」。这觉悟又不是一种，有三种；三种的觉悟是什麽呢？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

什麽叫「自觉」呢？自觉就和凡夫不同；好像你、我现在这凡夫，是没有觉悟，自己还没有觉悟。那麽佛自己觉悟了还不算，又要想办法令其他的人也都开悟，所以这叫「觉他」。在自觉和觉他这里头还有种种的阶段、种种的不同。譬如你觉悟了，有小悟、有大悟；小的觉悟还没有圆满，大的觉悟就圆满了。佛自己得到大的觉悟，令其他的人也得到大的觉悟，这两种觉悟都圆满了，就叫「觉行圆满」──觉和行为都圆满了。以上这三种的觉悟都圆满了，就是「万德庄严」；「三觉圆、万德备，故名为佛」──三种的觉悟都圆满了，万种的德行也都具足了，所以就叫「佛」。

为什麽我们人要信佛呢？因为佛就是我们，我们本来就是佛来着；不过现在我们迷了，就不能证到佛的果位上。为什麽说我们本来就是佛呢？佛说过：「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说是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的。统统都有佛性，为什麽他没有成佛呢？「但因妄想执着」，他有妄想，又有所执着；因为有妄想，就想东想西、想南想北、想上想下，啊，钻天入地，它无所不通了！这些个妄想打得太多了，你数也数不过来；你说你一天打多少个妄想，你知道吗？如果你能知道，那你就是菩萨了；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还是凡夫。

妄想执着，执着什麽呢？执着这个也是我的、那个也是我的，所有的物质享受放不下，精神享受那更不用提了！所以有种种的执着。「哦，这个飞机是我的！」「啊，我有一辆车，这辆车是最新的牌子，简直是最靓（广东话「漂亮」）了！」你看这种执着，有什麽，他就有什麽执着！男人就有男人的执着，女人就有女人的执着，善人就有善人的执着，恶人就有恶人的执着。他这个执着摆脱不下，又丢不下、放不开的，总拿着，就执着、执着。啊，有这种执着，就不得了罗！执着享受，就爱吃好东西、住好房子，到处去游玩去。你以为这是好啊，其实，这未必是好的事情！你自己不明白，你尽贪享受，你就不会成佛的；所以一切众生不能成佛，就因为「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才不能成佛的。

佛又说过：「狂心若歇，歇即菩提。」这是《楞严经》里边所讲的。「狂心」，是说你那种狂妄自大的心，你那种好高骛远的心，你那一种看不起人的心哪！你那一种只知道有我自己最聪明，只知道有我自己比谁都好的心！本来他长得像个丑八怪似的，他想：「哦，我真美丽啊！」你说这个执着多大？本来自己是丑，他还说自己是美丽，这都是一种执着！你这种执着，若把它休息住了，这就是菩提。什麽叫「菩提」？就是「觉道」，就是「开悟了」；开悟，就离成佛不远了。你若能把狂心休息了，那就是你的好去处啊！

这三种的觉：「自觉」就和凡夫不同了，你我凡夫是「不觉」──不觉悟；自觉，他是已经觉悟了；已经觉悟的这种人是什麽人呢？就是阿罗汉和辟支佛。辟支佛，印度话叫「辟支迦罗」，在中国就叫「辟支佛」。辟支佛是修十二因缘而悟道的，阿罗汉是修四谛法而悟道的。自觉就异於凡夫，觉他就异於二乘──和这二乘又不同了。什麽叫「觉他」？觉他，就要发菩萨心，要有菩萨心肠；菩萨是觉他，又可以说是「利他」。什麽人可以行「利他」的这种事情呢？就是菩萨：菩萨就异於二乘，和声闻、缘觉又不同了。声闻、缘觉只知道自觉，而不想去觉他；菩萨就发心去觉他。

声闻，就是阿罗汉；缘觉，就是「辟支迦罗」──辟支佛；菩萨，就是「菩提萨埵」。那麽究竟这三个，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三个人而修成的？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也可以说是三个人。怎麽说呢？有的是：这一个人他先修声闻，然後他又修缘觉，然後又修菩萨六度万行；他这一个人都包办了，修了这麽多的行门、这麽多种法，所以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人。

又可以说是三个人，怎麽说是三个人呢？这第一个是修声闻，他修成声闻了，就不再向前进了，只知道做自了汉：「我自己已经开悟了，我明白了，我就不管其他的人，任何人我也不管了。」他就停止在阿罗汉这个程度上，不向辟支佛那个路上跑了；所以这是一个人。有的修到阿罗汉，然後再跑到辟支佛这个果位、这个程度上，他又不向前进了；这是两个人了。加上前边那个菩萨，这是三个人。

前面那一个人，他经过这三个阶段；那麽後面这三个人，有一个人就只经过一个罗汉阶段、程度，他不再向前进取了。

这三种的觉悟，到辟支佛上也是自觉，不是觉他的；等到菩萨上，这才成了觉他。菩萨就是修六度万行的——修六种波罗蜜、万行庄严，而成了菩萨；成了菩萨，再往前去行菩萨道，行到圆满了，这叫「觉行圆满」，就成佛了。佛和菩萨又不同了，佛觉行圆满，就异於菩萨。所以这三种觉悟，里头说的是这麼多，你若想去行起来，那是千差万别；那里边，程度里头又有程度、分别里边又有分别，也是很复杂的。总之，这三种的觉悟都圆满了，这就成佛。

顶：这是最高无上的，没有再比它高的了，所以叫「顶」。好像我们的头上边叫「头顶」，头顶上面是天，说你「顶天」了，顶天立地。我们人，不单是男人，女人也是一样；因为在美国，不要把女人忘了，女人也是顶天立地。顶着天，在地上站着，这是头顶——头上面的顶。那麼这「大佛顶」三个字合起来，我不讲，相信大家也都会明白：这是大大的佛的一个顶——佛顶。

这个大大的佛，多大呢？用一把尺量一量，像不像这个佛堂的佛这麼大？这尊佛像不是个大佛，这只是大海里头的那麼一滴，在这世界上就一粒微尘那麼大，你不要误以为这尊是大佛。那个「大佛」，再没有比他更大的了；大而无外，这叫做「大」。这是什麼佛呢？是遍满一切处的佛，无在、无不在。没有地方他不在，你说他在什麼地方呢？什麼地方他也不在。你说他不在什麼地方呢？什麼地方他都在。你说他是大、是小？你没有办法来计算他那个「大」大到什麼程度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他把那个「大」都没有了——什麼「大」都没有了，就再没有比他大的了，这才是一个最大的！

那麼这个最大的是谁？大佛。大佛又是谁？就是你，也就是我。说：「我没有那麼大呀！我看你也不是那麼大啊！你为什麼说是你、是我呢？」如果不是你、不是我，讲他干什麼？就不需要讲了；正因为与你我都有关系，所以要讲他。那麼我们怎麼这麼大了呢？我告诉你，我们那个佛性是大的，我们自己都具足这个本有佛性，就是这个「大佛」；这大佛，再没有比他大的了，所以叫「大佛」。

不单大佛，又是大佛的「顶」。这大佛，本来没有比他再大，没有比他再高的了，但是他又有个「顶」在那个顶上。你看，这是「大佛顶」这三个字！所以我说，不讲你一定会明白的。这「大佛顶」，是这尊大佛顶上，又现出来一尊大佛。

说：「这尊大佛又有多大？」这尊大佛看不见的，所以在〈楞严咒〉上不是说「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咒」吗？说是：「那『无见』是没有吧？我看不见，那怎麼又说有大佛呢？」你看不见的，那才正是大的。为什麼？他若不是大，你目力怎麼会看不见呢？说：「那小的我才看不见呢！大的我能看得见的。」大的你能看得见？天这麼大，你一眼能把它看完了？你看不完的。地这麼大，你一眼能完全把地的面积都看见吗？看不见的。所以你看不见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如果不是大，你就会看得见嘛！所以说「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咒」。

这「大佛顶」，就是那个「无见顶相」放的光；放多大的光呢？你想这佛是大佛，他会放小光吗？当然也是大光了嘛！所以，大佛就放大光，这个大光照遍一切处。说：「那照没照我呢？」早就照到你了！说：「那我怎麼不知道呢？」你想要知道吗？我曾经讲过：「心清水现月，意定天无云。」你心里若清净了，清净到极点，那个佛光就会照到你这儿来了。你心里不清，就好像一池子浑水，月光照不进去那浑水；水若清了，月光就照到那水里去了。心清，就好像月光照到水里那个样子；言其佛放光，也可以照得到我们心里了。意定天无云，你的意念若一定，好像天上没有云彩似的，这种境界是妙不可言的。所以每一个人要是真能清净其心，就会得到楞严的定力。

三、释「如来密因」

如来：如，是「无所不如」；来，就是「无所不来」。「无所不如」这个「如」，就是一个法的本体；佛法的本体就是个「如」，佛法的用就是个「来」，这是「体、用」两个字。如，是「如如不动」；来，是「来而又来」，来了再来、来了再来；如如不动，来而又来。那麼到什麼地方去？没有地方去；从什麼地方来？没有地方来。所以《金刚经》上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也不到我这儿来，也不到你那儿去；也就在你那儿，也就在我这儿呢！这就是「如来」。

如来，这是佛的十号之一，佛有十种的名号。每一尊佛最初有多少个名号呢？最初每一尊佛有一万个名字。这一万个名字，以後又把它缩少，因为人记这麼一万个名字记不清楚了，啊，又是这个名字，又是那个名字，把人记得脑筋都糊涂了！糊里糊涂，记不住一万个名字，以後就缩少到一千个名字，每一尊佛有一千个名字。那麼一千个名字，人还记不住这麼多，以後又缩少，缩到多少呢？一百个名字，一尊佛有一百个不同的名字。不单这尊佛有一百个不同的名字，每一尊佛都有一百个不同的名字，那麼众生也还是很难记得；於是乎又缩少，缩少到多少呢？缩少到十个，所以这十个名字，是每一尊佛的通号。

佛的十个名字是什麼呢？第一个名字「如来」：就是「乘如实之道，来成正觉」，就是成佛了。第二个名字「应供」：就是应当受人天的供养。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每一尊佛都有这十种的名号。如来，是佛的十种名号之一。

密因：究竟什麼叫密因？密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定力的本体。为什麼叫「密因」，而不叫「显因」？因为这种定的本体每一个人都有的，所谓「人人本具、个个不无」；虽然本具、不无

，但是每个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就叫密因，变成一个秘密了。这个秘密，就是定力的本体。这种定力的本体，是如来定力的本体；如来定力的本体，也就是一切众生定力的本体。也就是：所有人都有这种的定力本体，不过自己没有发觉出来，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就叫做「密因」。

四、释「修证了义」

修证了义：这个「密因」是做什麽的呢？是叫你修，才能证得。你修，怎麽修呢？你修参禅或者念佛，这都是修；可是这一个「修」，是专门修参禅的，要专门修参禅才能证得。这个「证」，是「证得」。证得什麽？证得「了义」这种的义理上。

什麽叫「了义」呢？义，就是「意义」，这个意义了了，就是没有意义了。那麽「没有意义」，说是：「我们普通的人做事情，总说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也是『没有意思』？」但是这个「了义」，是把世间、出世间法完全都证得无余了，再没有法可修，再没有法可证了！也就是〈永嘉大师证道歌〉上所说的：「君不见，绝学无为闲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绝学」，不学了；「无为」什麽也不做了；「闲道人」，他什麽事情也都不做了。「不除妄想不求真」，他也不除妄想，也不求真理了。为什麽他「不除妄想」了呢？因为除尽了，妄想没有了，所以他才不除了。「不求真」，因为「真」他已经得到了，所以就不求了。没有得到，才要求；他已经得到这个真理了，所以就不需要求了。没有除尽妄想，才要除妄想；妄想没有了，就不需要除了。所以「了义」也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因为把佛所说的义理已经证得无余，没有法可证了，学到那个极点了！

那「不了义」，就是说还有意思呢！现在这个，就是什麽意义都没有了，乾而洁净，这时候，到「密因」那个正定的本体上。所以这是修证，才能得到了义；如果你不修，就不能证得了义的这种境界。那麽「了义」，这是个大义；大义，是包括一切义。说是：「了义，没有了！」没有了，这才是一个「真有」；你若有的时候，那就不是「真有」。所以证得这个「了义」了，再无义可证，就是到那个极点了！到极点，是到什麽程度上呢？也就是到佛的境界上，到佛的果位上。

五、释「诸菩萨万行」

可是你想到佛的境界上，还得要行菩萨道，所以才说《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

诸菩萨：这个「诸」字，是「很多很多」这麽样解法，又可以说是「一切菩萨」。这「一切菩萨」，包括多少呢？这个数目数不尽这麽多，总起来有五十五个位子。这五十五个位子，後边的文里边都会讲到的，现在就不要详细讲它。这五十五个位子，有「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加「四加行」，再加上「等觉」。每一个位里边，就包括千千万万的菩萨；所以这五十五个阶级，不是就单单五十五个菩萨，是包括无量无边那麽多的菩萨，总起来它有五十五个位子；因为包括这五十五个位子，所以叫「诸菩萨」。

万行：什麽叫「万行」呢？万行，就言其「修行的行门多」。行门有多少呢？这个行门多得有八万四千种那麽多。本来可以说八万四千行门，那麽现在只说「万行」，这是菩萨所修的。菩萨不但修万行，而且还修六度。六度：（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进、（五）禅定、（六）般若。

（一）布施波罗蜜：布施有三种，不是单单就有一种。三种是什麽呢？有（1）财施、（2）法施、（3）无畏施。

（1）财施：财，就是所有的金钱、所有的财产。这个「财」是我们人最爱惜的东西，也是世界上最肮脏、最不洁净的一个东西。你看人数钱，那个钱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这麽数来数去的，那个钱上边，我相信会有很多小小的微生物、小小的病菌，very dirty.（很脏）Money is very dirty.（钱很脏）Why is it very dirty?（为什麽很脏） It's touched by every person's hand.（它被每一个人摸过）There are germs in this money.（钱上面有细菌）

在佛教里，管这钱叫「不净物」，就是「不洁净的东西」，就是not clean。为什麽叫它「不洁净的东西」呢？它来源不净；有的或者是偷来的、或者抢来的，这来路不正当，所以叫「不净」。那麽有的人说：「我做工赚来的钱，这是净了吧？」你做工赚来的钱，虽然来路是正了，但是钱的本身，有很多的病菌在上边。所以你看，钱这麽样子不洁净！可是每一个人都欢喜它，数过来、数过去。你看有的人数钱，就沾点口水来数，这其中很容易就染上传染病；为什麽？那个钱上有病菌的。

这钱是一种不洁净的东西，可是每一个人都欢喜钱，多多益善；所有美国的钱都给我，我也不嫌它多；都给你，相信你也不嫌多、也不怕多。可是钱若多了，也有毛病。有什麽毛病？也会睡不着觉的！算来算去，我那麽多钱，放到什麽地方去呢？总要打这个算盘。所以钱本来是一种不好的东西，虽然是不好的东西，人人都爱钱而不能舍。你若能舍，这就是「布施」；布施给人，这就是「行菩萨道」。菩萨修六度万行，第一就是要施舍，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舍给人家，帮助其他的人，这是「财施」，用金钱去做布施。

可是人做布施，这不容易的！人心，是个「阴阳交关处」──阴和阳的一个界限；又是一个「理欲战争场」──理，就是道理；欲，就是desire。照道理、天理来讲，说是：「我想布施给人，我看见那个人很困难的，没有饭吃，我送给他一块钱，叫他吃饭去。」手往袋里这麽一掏钱，第二念生出：「哦，不可以的！我如果舍给他这一块钱，一阵间（等一下），我搭巴士没有钱了，那我要走路。这个……，我还是不

舍给他这一块钱了！」这第一念想舍，第二念呢？又想起自己要坐巴士来了，所以又把钱放回袋里边，不舍了！就这样子。

这由小而大，由这一块钱，乃至於到十块、百块、千块、万块、万万块钱，都是这样子。头一念想舍，第二念想起自己来了：「我要到饭馆子去吃饭，我没有钱呢！」於是就不帮助别人了。财施是不容易的。又有的想：「啊，我这个钱给你？那我太愚痴了！你怎麼不给我一点呢？」这就生出一种自利的心。所以这布施，你说得是很容易的，做的时候却不容易。

（2）法施：怎麼叫「法施」呢？就好像现在我讲经说法，这叫「以法来布施」。「诸供养中，法供养最」，你以钱布施，这有数量的；以法来布施，这是没有数量的。好像我现在讲经，你们听一句经典，要是能开了悟、能真正明白了，那时候我功德就大了。为什麼？我讲一句话，能使令你去成佛了；你成佛，就因为我这讲经说法帮助你成佛的，所以法施这功德是最大的。

（3）无畏施：什麼叫「无畏施」呢？就是人有了飞灾横祸，或者有横逆的事情来了，譬如被贼抢、打劫，或者被火烧了，或者遇着什麼恐惧的事情，就在这恐惧惊慌的时候，你能给他一点安慰，说：「你不要生恐惧心，什麼事情慢慢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就好像有位太太把手袋丢了，那天我看她面色很担心的样子，问我说：「哦，我手袋丢了，怎麼办呢？」我当时告诉她：「你不要忧愁！你会找到的。」结果，我说这话果然就灵验了，她到那个地方一找，还没有丢；这就叫「无畏施」，告诉她不要害怕。这是个小问题，其他大的问题那更多了；不过你知道这个小的问题，那麼大的问题你也可以明白了。

（二）持戒波罗蜜：在佛教里，最重要的是「戒律」，戒就是「止恶防非」──止恶，止住一切的恶，把恶事都止住、停止了；防非，防备着有过错，非就是「过错」。做得不对了，这就叫「非」；做得对了，这就叫「是」──也就是「诸恶不作」，所有一切的坏事都不要做；「众善奉行」，所有一切好事都要去做。

我告诉你们，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很不会算数的──就是「不识数」，I don't know how to figure。怎麼不识数呢？我有钱就给人；除非没有钱，否则有一块钱给人一块、有两块钱给人两块钱，自己就不愿意要钱。你说，若照一般人来讲，这是不是太愚痴了？自己不晓得帮忙自己，尽去帮助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这样子，就愿意帮助人。那麼帮助人，这就是利益人；利益人，这就是菩萨发心。菩萨发心，是要对人有利益，不是对自己有利益的。我自己忍苦耐劳，受点苦、受点委屈都可以的，我不叫人受委屈、受苦；所以就要发这种心，这叫「利他的心」。利他的心，就是菩萨心；这菩萨心，就是「众善奉行」，所有的好事都要去做。

不要说：「啊，这一回我要算一算，我会不会吃亏呢？」吃亏，就是自己没有占到便宜；占便宜，就是一切的事情都要算算，算着自己：「这个对我自己有没有便宜？」好像去买一点东西，要走很多很多家公司；看看这家公司，再看看那家公司的东西，比较一下：「哦，这家公司便宜，东西又好，钱又用得少！」於是就买了。买了，殊不知这是一种化学的东西；化学的东西，你看着它是很靓、很美丽的，可是一用，不久就坏了。所以虽然你算着想占便宜，结果还是吃了亏，这就是尽为自己打算。人应该为人做打算，不应该为自己做打算。

持戒是「诸恶不作，众善奉行」。究竟「戒」有多少种？戒有很多种，最基本的是「五戒」。在家人凡是皈依三宝的，要是想再往前研究、进步的话，就要受五戒；受五戒之後，再往前进步，受八戒，然後受十戒；十戒，就是沙弥戒了。受完沙弥戒，做出家人，就要再受二百五十条戒，这是比丘；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条戒。菩萨也有戒，菩萨有十重四十八轻戒；十种是重的，四十八种是轻的。十种是很重的罪，你若犯了，是不通忏悔的；那些轻的罪，你若犯了，还可以改过自新。

在佛入涅盘的时候，阿难尊者以四事请问，说：「佛在世的时候，以佛为师，佛是我们的师父；佛入涅盘之後，谁是我们的师父呢？」佛就告诉他：「我入涅盘之後，你们以戒为师。」这是告诉出家人──告诉所有的比丘、比丘尼，要「以戒为师」。那麼在家人若想要求戒，一定要向出家人来求戒的。授戒，就是把戒授给你这个人，这一定要比丘才能授戒；在佛的戒律上，本来是不准比丘尼传戒的。所以戒律也有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有很多种。

我们人若想修道，一定要受戒；你若能守住清净戒体，就像琉璃宝珠那麼美丽──言其你这个人能守戒，这就犹如宝珠一样，是非常有价值的。前几天我不是讲过，终南山道宣律师就因为持戒持得好，感得天人来给他送供养，给他送饭吃。所以这个戒德，是最要紧、最要紧的。你学佛法，如果不守戒律的话，那你学什麼都好像瓶子在漏水──瓶子底下有个窟窿，你装上水，它就漏了；你若能守着戒呢？久而久之，就无漏了。我们人这个身体，都是有漏的身体；这个有漏的道理，我现在不能公开对你们讲的。你们哪一个人若想学无漏的法门，要个别一个人一个人地来请问：「这怎麼样子才能无漏？」那我就讲给你听。因为现在这儿公开讲，没法子讲；你们谁若想要无漏，不妨有时间的时候来和我讲。

现在我们讲这个法是很妙的，可是法虽然妙，还需要有妙人来请这个妙法。这个「妙人」就是易象乾，他的法名叫「果容」。他大约是四、五年前来的，那时候佛教讲堂还在萨德街，他来佛教讲堂学打坐，学了一阵子。现在放暑假又来了，要是以前，大约就是看看戏，或者是赌赌钱；总而言之，找一点娱乐。这一回怎麼样啊？他上当了！上了什麼当呢？要学《楞严经》的当。

一般人听见「上当」，这心里都凉了，说：「啊，这回不得了了，上了这个当！」为什麽上当呢？这个「楞严法会」是一个最苦的法会，也是一个最难的法会，由早起六点钟，到晚间九点钟。你说，这到学校里也没有这麽多的课程！可是我们现在是「要了生死」的学校，我们现在是「行解相应」的学校，要行解相应。

所以讲《楞严经》，这就是「解」；我们坐禅，这就是「行」。要解行并进，这才叫脚踏实地躬行实践那麽去做，一点也不马虎的，一点也不能骗自己的。这不能骗人，你若骗人，就是骗自己。现在我说你上当了，正是不上当，这是要解决你生死的问题，将来那是你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一定要解行并进的。

讲起这「解行并进」，我举一个比喻。什麽比喻呢？有一个盲人和一个瘫子，两个人住在一起，还有其他很多人也来帮他们的忙，很多人住在这栋房子里边。有一天，其他的人都出去玩了，不是去三藩市佛教讲堂学《楞严经》，是做什麽去了呢？大约或者去钓鱼，或者买东西，或者去……，总而言之，这个世间上什麽事情他们都要去做一做，就剩下这一个瘫子、一个瞎子在家里了。你说，就这麽巧，这间房子就着火了！你说怎麽样？瞎子看不见，没有法子逃跑；这个瘫子有眼睛看得见，但是没有腿，所以也不能走。啊，你说这糟糕不糟糕？这是真糟糕了——台湾人会讲这句话，说：「真糟糕了！」怎麽样呢？瞎子也要被烧死了，瘫子也要被烧死了！

可是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善知识来告诉他们说：「你们两个人现在可以不死，可以逃出这个火宅的。怎麽办呢？你这个瘫子的眼睛给瞎子来用，这瞎子的腿给瘫子来用，你们两个人就像狼狈互相帮助，互为表里。」

那麽瞎子的腿借给瘫子用，瘫子的眼睛借给瞎子来用，怎麽借啊？是不是把瘫子的眼睛挖出来，补到瞎子的眼睛里头？那时也没有医生，也不能动手术；你自己要是挖出来，根本就没有用了。你若把瞎子的腿现接到瘫子的腿上，也不容易办得到的，也没有医生。这怎麽办呢？这才叫「因事制宜，通权达变」：这瘫子就趴在瞎子的身上，指挥这个瞎子，说你现在往左迈步，或者向右迈步，或者向前迈步；这个瞎子有腿，但是眼睛看不见，就听瘫子来指挥。於是这个善知识就这样来指示他们，他们两个就把自己救出这个火宅了。

那麽讲这个道理，你不要误会说：「哦，你说我是瞎子啊？你说我是瘫子啊？」不是你是瞎子、你是瘫子；我也是瞎子、我也是瘫子。不过现在我知道这个道理，来讲一讲，这也不是说的你、也不是说的我；也就是说的你、也就是说的我。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自满，不要以为我自己是明白人，不要以为我自己智慧大。为什麽我们没有成佛？就因为自己太自满了：「哦，我学了这麽多的知识，我现在啊……。」学什麽，就被什麽障碍——你知识多了，就被知识障碍；你能力多了，就被能力障碍。因为这一些障碍着你，所以就不成道了。现在我们把「你、我、他」这个思想都不要了它，把这个思想平定下来，我们把自己的思想清净了，把自己肚里空了。做什麽呢？头先我叫你们少吃点东西，留着装法；现在我叫你们把你们的思想都弄乾净了它。弄乾净了它，好装什麽呢？好装醍醐妙味，装这个无上的妙法。

我还记得去年有一位小姐，她讲的话我还记得。她说她那个脑袋里头很多垃圾、很多garbage，清理不净。是不是啊？她现在是修Doctor degree（博士学位）。那麽现在我就根据她这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把脑袋里头的garbage先丢到外边去，然後你再听经；那你一闻千悟，就容易明白了。今天这一堂只是开始，还没有正式讲入经文；今天晚间，我一定会讲得比现在好。不是骗你，也不是骗我自己，我知道我讲得还不错的！

【编按】以下开始另一堂讲经。

上来文当「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这部经的经题很长的，有二十个字这麽多：前十九个字是这部经的别名，後边这个「经」字是个通名。「诸菩萨」，就是所有的菩萨都包括在内了；「万行」，这是菩萨所修的万行。前面讲菩萨所修的六度万行，这六度讲了二度，还有四度。

（三）忍辱波罗蜜：忍辱有「生忍、法忍、无生法忍」这三种。

（四）精进波罗蜜：精进，就是向前去精进，不向後退。最有精进心的就是在《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中的那位药王菩萨焚身供佛；他把身上缠上棉花、沾上香油，在佛前把整个身体点着来供佛。你若想知道这详细的情形，可以研究《法华经》，在〈药王菩萨本事品〉上说得很详细。为什麽他要焚身来供佛呢？因为他觉得佛恩太高了、太深了、太大了，无法报答这个佛恩，所以他用自己的身心性命、整个身体，烧了来供佛。那麽烧了有多长的时间呢？这个时间可就非常之长了，数都数不过来那麽多的时间。

所以天台智者大师看这部《妙法莲华经》，读到药王菩萨这一品的时候，读到「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这是真正地用出真心来为佛法，来供养佛——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智者大师就入定了。在定中，看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看见释迦牟尼佛仍然在那儿说法，转大法轮、教化众生，於是他就入了「法华三昧」，而得到「一旋陀罗尼」这种境界。到出定的时候，他智慧就大开，所以就建立「天台宗」，成为天台宗的初祖。

药王菩萨焚身供佛，这种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这才是真正的精进。不是像我们有的人，拔一根汗毛也舍不得，所谓「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拔去一根毫毛，要是对天下人都有利益，他也不干的。这是什麽呢？这是只知自利，而不知道利他，所以这就谈不到「精进」了。

（五）禅定波罗蜜：禅定有「四禅、八定」，在《楞严经》上又讲有「九次第定」。等讲到正文的时候，这些个道理都会说的，现在不说那麽多。

弟子：四禅、八定？

上人：四禅，有四种禅──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你到初禅的境界，这叫「离生喜乐地」；得到一种欢喜的境界，你的脉搏就停止了，但是自己觉得非常之欢喜。

到二禅的程度上，就「定生喜乐地」；在初禅的定力还不坚固，等到二禅，这个定就比初禅坚固了，所以气息就停止了，鼻孔没有呼吸气了。那是不是死了呢？不是死，这是一种境界；外边的呼吸气断了，内里边的呼吸气活起来了、生起来了。我们人都是外边呼吸气，内不能呼吸；你若里边的呼吸气会呼吸了，那人就不会死的，你愿意活多少年都可以的。可是你活得时间久，那变成一个「守屍鬼」，就看守着这个臭皮囊，那是没有用的。

等到三禅，你这个识也断了，念头也断了；三禅叫「离喜妙乐地」，这个喜也离开了。一般修行的人，他说happy，就是欢喜、很欢喜的。三禅这种快乐是非常妙的，离喜，离开那欢喜了，得到妙乐这种的境界。

第四禅，叫「舍念清净地」，把念头、识这种种都离开，放下了。入四禅天这种的定，这才是在修道里边好像走了一步似的。你不要以为到了四禅就不得了了，这还是初步──向佛的果位上走的第一步呢！这还不是证得阿罗汉果。这个时候，天上人间的事情，你都可以知道了。但是知道了，还不要着住到这个境界上。这是四禅，那麽八定说起来太长了，现在不讲。

（六）般若波罗蜜：般若是印度语，翻译到中文叫「智慧」。一般人都以为世间人的聪明，就是智慧。不是的！聪明，是世间智；智慧，是出世间智。世间智，好像一般的科学、哲学、声、光、电、化，所有这些科学发明出来的，都是叫「世间的智慧」，不是出世的智慧。现在这种智慧，是出世的智慧。什麽叫「出世的智慧」？就是「成佛的智慧」。成佛的智慧也不是一种，有多少种呢？有三种。为什麽这「般若」没有把它翻译过来？因为这是「五不翻」之中的「多含不翻」，它含多重的意思，所以就不翻译它。这三种般若是什麽呢？

第一种，「文字般若」。所有一切经典，都属於文字般若。

第二种，「观照般若」。就是用你观照的智慧反闻闻自性，能以回光返照。你眼睛本来是往外看的，这回不向外看，而是看你里边，这叫「回光返照」──返回来照你的自性。你能以回光返照，这叫「观照般若」：观，就是「观察」；照，就是「光明普照」。那麽你以「观察」的这种光明智慧，来照破自己里边的黑暗，把自己里边照得非常清净，没有污浊邋遢那些个垃圾，这也就是一种观照的智慧。

还有一种是最妙的、最不可思议的般若，是什麽呢？是「实相般若」。什麽叫「实相」呢？这实相般若，也就是我们本经所讲的这个「了义」；了义也就是实相，实相也就是了义。你若不懂什麽叫「实相」，说：「这个名称我很生疏的，我不知道它怎麽解法？」它就是「了义」，了义就是实相。实相是什麽呢？「实相者，无相也」，没有相，可是「无所不相」。你说它没有相吗？它什麽都相，所以这叫「实相」。

「实相者，无相也，无所不相也。」这种的境界，你若明白了，那你就是和佛做了邻居了，离佛只有一步了。可是这种境界，说是很容易的，证得这种境界是不容易的。那麽不容易，我们也要去想办法往那条路上走。如果说不容易，我就不去了，好像说我要到纽约去，可是心想：「这麽远，搭飞机要很多钱，坐巴士也要很多钱，我不要去了！」你不要去，永远都到不了纽约；纽约是个什麽样子，你不知道。

成佛，亦复如是。你想要成佛，但是因为这个路途太遥远了，经过的时间又很长，你望洋兴叹，说：「哦，这个这麽样困难！我不学佛法了，我找一点容易干的事去做一做啦！」那你永远都不会成佛的。你若不想成佛，那有什麽话讲呢？那就随便你了！你若想成佛的话，就要勉为其难，「仁者先难而後获」，一定要经过一番的「难」，然後才能得到「容易」呢！

中国有一句话说：「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你若不受这一种冻，冻到骨头里头去了，怎得梅花扑鼻香？中国有一种梅花，这梅花非常之香，不像美国这种梅花不香。中国的梅花，你若有一棵梅花树，离得一、两miles（哩）远，都可以闻得到这股香气，非常之香。为什麽它那麽香呢？因为它受得住冻，在冬天开花，所以就非常之香了。

方才所讲的「实相般若」，是不是有的人有，有的人就没有呢？不是的！每一个众生都有这种般若，每一个众生都有实相的智慧，可是也就像本经这个「密因」似的，没有把它显现出来。自己本有的家珍，自己不知道，所以就做了一个穷人；我们自性的般若，是本具的实相，而自己不了解，所以也就变成一个对於法上贫乏的人了。

在《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有一切有相的，都是假的；你若能在这个有相上边知道它是无相的，那就是见到佛了。你明白法的本体，穷究到法的根源上了，你就等於见佛一样了；你见到一切法的本源，就是见佛。所以这个「般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固有的智慧，我们若把这个智慧的宝藏打开，才能显现出来我们本来的面目。

这就好像什麽呢？在过去，我们不知道有实相般若，就好像金矿里边有金子，可是没有人知道，它就现不出来。那麽有的人知道这矿里有金子，可是知道是知道，他不开采这个金矿，这还等於不知道是一样的，也没有得到这个金子。那麽必须怎麽样呢？必须要开这个矿，用一些个人工来采取这个金，这个金才能显现出来，才能变成精金。这也就是什麽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金矿，可是不知道；这金矿是什麽呢？就是那个「实相般若」。

那麽我们现在听经，知道实相般若了；知道可是知道，我们若不利用这个实相般若，也不去发掘开采我们自己这个实相般若的矿，那你还是等於不知道一样的。而有的人就加功进步，发勇猛心去修行，开采自己自性里头这个实相的矿，把这矿一开开了，现出本有的佛性：「哦，我本来就是佛啊！」不错了！有一些人就说：「我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佛说我是佛，那我就是佛了，我也不用修了！」你不用修，这就等於你知道有金矿而不开采；你说，那个金子你能不能得到呢？得不着的。所以还得修啊！这个「六度」是这样子。

至於「波罗蜜」，什麽叫「波罗蜜」呢？就是「究竟的一种成功」。你做什麽事情，做成功了、圆满了，这就叫「波罗蜜」。你想要修佛，成佛了，这是波罗蜜了；你想要去读大学得一个博士的学位，你得着了，这也是波罗蜜了；你肚子饿了，说我想要吃饭，吃饱了，就是波罗蜜；你想要睡觉，你躺那儿就睡着了，这也是波罗蜜──所以这都是波罗蜜。忍辱也是波罗蜜，精进也是波罗蜜，禅定也是波罗蜜，布施、持戒都是波罗蜜；什麽事情你做成了、圆满了，这都叫「波罗蜜」了。印度话叫「波罗蜜」，中国也有一种水果叫「波罗蜜」，是甜的；我们什麽事情做圆满了，得到那个甜的果了，这都叫「波罗蜜」，就是到达那个圆满的地方。这六度波罗蜜，是菩萨所修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菩萨发心，行菩萨行、做菩萨事，那你就是一个初发心的菩萨。菩萨不是自私的，说：「只可以我做菩萨，你不能做菩萨。你啊，不能和我比！」不是的。不但我们可以做菩萨，而且还可以作佛，人人都可以作佛的。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可以成佛的，尤其有一些对於佛学研究很多年的人，更知道这个道理了，所以我也不多说。

六、释「首楞严」

首楞严：首，就是「第一」的意思，就是「头一件事」。头一件事是什麽呢？是「楞严」。楞严，也是印度话，翻到中文就叫「一切事究竟坚固」。所谓「一切事」，就是不论什麽事都包括在内，所有的山河大地、房廊屋舍，所有的人物、胎、卵、湿、化，这些种种问题、种种的道理，这都叫「一切事」。

这一切事能彻底坚固了！什麽彻底坚固了？得到这个定的本体，得到这个密因的定。得到这个「密因」的定，才能证得「了义」的这种果；证得「了义」这种的程度了，你再修菩萨六度万行，这就得到这个「大行」；得到大行，然後再成就了「一切事究竟坚固」这种的定果，这是一个「大果」。

这「大佛顶」，就是「大因、大义、大行、大果」；得到这四种「大」的妙处，所以又可以说是「妙因」，又可以说是「妙义」，又可以说是「妙行」，又可以说是「妙果」。这四种，因为都得到这个「妙」字了，而「妙」字还不能完全代表这四种的意思，所以就用一个「大」字。

一切事究竟坚固，这是什麽呢？就是个「定」。这个「定」，就异乎「不定」。什麽叫「不定」呢？好像我们想做一件事情，犹豫不定，想要往南走，腿不听话，就向北走；想要往好的做，也是做不得主，又去做坏了，这叫「犹豫不定」。就好像一个人做事情没有恒心，这就不坚固；恒心，就是「恒常不变的心」。所以我们现在来学习《楞严经》，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坚、诚、恒」这三个字。

坚，就是「坚固心」，永远也不变的。说：「我这回学《楞严经》，无论如何，也要把这道理学明白了为止！」不能中途打退堂鼓，不能中道自画，学了一半，就说：「我学这麽多天，也不明白。啊，这个非常难，不学罗！」这叫「半途而废」，这是不坚固了。

诚，要诚诚恳恳的，念兹在兹的。我学习经典一天，我就发奋忘食、乐以忘忧，我发奋来学这个经典，我一定要把它学明白了！我躺在枕头上睡不着觉，这个时候，我不打其他的妄想，只想：「我听经听的是什麽道理？我现在对所听的，自己有什麽意见？」有这一种诚心。这个「诚」，就是「不移动」的这个样子，诚诚恳恳地来学习这个经典。

恒，又要有「恒远心」，不是说我学了三天或者两天半，就退学了：「这个太难了！佛法简直乾燥无味，我学来学去，也觉得没有什麽兴趣。我还是到花园里，或者到某一个地方去玩一玩，这个是好的。研究这一些个问题都不实用，现在这个科学世界还研究这些个老骨董，真是没有意思！」於是乎，就逃之夭夭了，跑了，这就叫没有恒心。没有恒心，就不是究竟坚固；你有恒心，就是究竟坚固；你有诚心，也是究竟坚固；你有坚固心，更是究竟坚固。总之，不为一切的环境所转变，这就叫「定力」！

七、释「经」

这部经的题目，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前面十九个字，是本经的「别名」；下面再单单解释这一个「经」字，这是一切经共有的「通名」。

经：印度话叫「修多罗」，梵文Sutra，中文叫「契经」；契，就是契合。怎麼叫「契合」呢？是说这经典，上契诸佛的理，下契众生的机；契理、契机，这叫「经」。又「经者，径也」，就是一条道路、径路。什麼径路呢？所有的经，可以由凡夫而达到佛的果位，达到圣人的果位，所以走这条路就叫「经」，是一个径路。经又有「贯、摄、常、法」四个意思，以前已经讲过了，有人没有听过，现在再重复一下。

贯，就是贯穿起来。贯穿起来什麼呢？贯穿所说义。佛所说的义，就像用一条绳把它贯穿起来，这麼成了一串，这是「贯」。

摄，摄持所化机。什麼叫「机」呢？就是对一切众生，见着什麼众生，就说什麼法；说什麼法，就度什麼众生。所谓「因人施教，因病下药」──因为这个人，就来给他说这个法，这叫「因人施教」；看每一个众生有什麼毛病，就给他一服什麼药吃，这叫「因病下药」──这又叫「观机逗教，因人说法」；这种种，都叫「摄持所化机」。

常，古今不变曰「常」。从古到现在也不变，一字也不去，一字也不添；因为它没有变更，所以叫「常」，是恒常不变的。

法，三世同遵曰「法」。三世，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这三世的众生，都应该遵从这个法而修道、而成佛、而教化众生，都应该依照这个方法去做去。

因为具足「贯、摄、常、法」这四种的意思，所以叫做「经」。经就好像一块吸铁石，我们众生就好像是一块铁似的；我们这块铁有了吸铁石，就会被吸铁石吸去了。方才这个「摄」字，也就是这个样子──摄持所化之机；所以现在这部《楞严经》一讲，就是「楞严吸铁石」。

为什麼叫「坚固」呢？那吸铁石也是坚固的，可是这个「楞严」比吸铁石还坚固，要是把这个众生吸上，绝对不会再堕落的，不会再去下地狱、转饿鬼、变畜生，不会的！为什麼？因为吸住了，想要跑也跑不了，想要掉也掉不下去了！就这麼妙！所以这回，不来听经的就不要讲了，一来听经的人，就被吸住了；吸得听完了这一段，又要听那一段：「啊，真有点意思，这个味道是很甜的！」经的意思，大约是这样的。

那麼全部大藏经分成十二部，也可以说十二类，也可以说是十二门，也可说是十二种；总而言之，这有十二部。这些部都是什麼呢？

第一部「长行」：在经里边有一行一行，很长的，这叫长行。

第二部「重颂」：把长行的意思，用偈颂重复说一遍，这叫重颂。

第三部「授记」：什麼叫「授记」呢？在经典上，有释迦牟尼佛为某一位菩萨授记，说是「汝於某某劫应该成佛，你的名字叫什麼，寿命有多长，教化的众生有多少，你在什麼国土里头」等等，都预先告诉他，这叫「授记」，授一个记?饱C好像释迦牟尼佛，就是燃灯佛给他授的记。

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就是行菩萨道、求佛法的时候，你猜他的诚心是怎麼样诚法？他行菩萨道，布发掩泥。怎麼叫「布发掩泥」呢？

他看见燃灯佛从那边走过来，燃灯佛当时也就是个和尚，不过他已经成佛了。释迦牟尼佛不一定知道他成佛，可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因为恭敬三宝，所以就行种种的苦行。那麼他行到路上，看见从那边来一位和尚走这条路；这条路非常地泥泞，有很多水。於是释迦牟尼佛──你猜他怎麼样呀？他说：「哦，这儿这麼多水！这个老比丘过来，不把他的身、脚都给湿了吗？」於是他就躺到水里，用身体把这个水给垫过去，叫这位老和尚踩着他的身体过去。但是，总有一个地方有稀泥，他恐怕这位老和尚脚踩到泥里去了，於是又把头发打开来，铺到泥上边，让老和尚走过去。

殊不知这位老和尚就是燃灯佛，燃灯佛一看他这样诚心来供养，就欢喜了，说：「如是！如是！」你如是，我也如是，说：「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你们不是常说「就是这个样子」？你看燃灯佛给释迦牟尼佛授记，也就说：「就是这个样子！你也是这个样子，我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什麼样子呢？就是行菩萨道这个样子。说：「你现在供养我，躺在泥里让我走过去；我过去也是这样子来着，我也行这个菩萨道。你对啦！」

那麼燃灯佛就给他授记了，说：「汝於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你作佛的名号就叫「释迦牟尼佛」，就给他授记了。所以今生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这是燃灯古佛给他授的记。为什麼给他授记呢？也就因为他那种诚心，把燃灯佛给感动了，於是就不管闲事也要管了，说：「你在来生，就该成佛了。」给他授了记?饱C

第四部「因缘」：有种种的因缘，而说种种的法。

第五部「譬喻」：以某一个东西比喻某一件事，用一种比喻来显明佛法的这种妙处。

第六部「本事」：就是释迦牟尼佛或者说他前生的事情，或者说某一位菩萨前生的事情。

第七部「本生」：就是或者说释迦牟尼佛今生的事情，或者说某一位菩萨今生的这种经过。

第八部「方广」：方，是四方；广，是宽广。所说这个法，是极广大、尽精微。

第九部「未曾有」：从来就没有说过的，现在才说。

第十部「无问自说」：就是没有人请问，佛自己放光动地说出这个法。

第十一部「孤起」：就是在某一部经里头，它和前面的意思不相连，和後面的意思也没有什麽关系，孤孤独独地在这个地方，就生出来这麽几句偈颂，这叫「孤起颂」──孤起的偈颂。

第十二部「论议」：就是讲一些个论议的。

这成十二种的种类，如果你想详细知道，就要到〈大智度论〉上去详细研究。所以才说──

长行重颂并授记　孤起无问而自说
因缘譬喻及本事　本生方广未曾有
论议共成十二名　广录大论三十三

这是〈大智度论〉上说这十二部经的名字。这十二部经，是不是就这十二部呢？这是每一部经里边，都属於这十二种类，都具足这十二部的意思，并不是说单单就十二部，所以叫「十二部经」。

【编按】以下录自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六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什麽叫大佛顶如来密因？什麽叫大佛顶修证了义？什麽叫大佛顶诸菩萨万行？什麽叫大佛顶首楞严？这都叫「大佛顶」，你怎麽讲都有道理。

什麽叫「密因」？就是人的智慧种，那是个密因。什麽叫不是密因？就是那个愚痴、无明。那个善的种子，是密因；那个恶的种子，就不是密因。这讲出来，怎麽讲都对的，主要你通。你若通了，是无入而不自得焉；你若不通，往那麽一做，往那个碰壁，往这个就是碰头。所以对於经典，你一定要通达无碍，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这个「了义」，了义就是穷尽了、没有了，没有多余的，也不多也不少，就是中道；中道了义，也没有多的，也没有少的，不多不少，这是了义。

如果还没有讲完全，下次可以继续，因为这个是很要紧的。你把它通了，横讲竖讲、尘说刹说，都要说得通，那才算；不是单单就我会那麽讲讲，觉得：「啊，五教讲，我就懂得五教！四教讲，我就懂得四教。」觉得：「唯识、法相，各有各的讲法，那我就算了。」你一定要真把密因通了才算，密因没有通，这个记闻之学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所以你要通，要真正地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才真能认识经典。你真认识经典了，和经典打成一片了，你怎麽说都是对，没有一定的，没有一定的执着。

还有录音机和笔都是最坏的东西，这些东西把人的记忆都弄坏了。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贰?教起因缘

第一、总因缘

上来文当「十门分别」，这是第二门「教起因缘」，教兴起的因缘。什麽叫「教」？「圣人被下之言叫教」，圣人被下之言，就是佛菩萨所说教化众生的言语，这就叫做「教」。怎麽样有了教呢？要有一种因缘。这种因缘是从什麽地方来的呢？是从众生这儿来的。如果没有众生，就没有佛；没有佛，也没有教。所以这个教，是为众生而设的教；这个因缘，就是因为要令众生了生脱死，所以就应该有「教」。

怎麽样令众生了生脱死呢？释迦牟尼佛就为了令我们众生了生脱死而出现於世的，所以在《法华经》上说：「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於世。」什麽叫「大事」？这个「大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死的问题。生，怎麽生的？死，又怎麽死法？你不明白，才有生死；你若明白了，就没有生死了。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界来，就是想要令众生明白，怎麽样生的和怎麽样死法？生从何而来、死从何去？生从什麽地方来的，死又到什麽地方去？

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在有生命的时候，就为这个生命奔奔波波。怎麽叫「奔奔波波」呢？就是很辛苦、很忙的。为什麽？说我想法子要找一个地方住，这为着住的地方要忙；又想法子买件衣服，为这个身体来遮寒，这也要忙；又要想法子医治这个肚皮，叫它不要饿了，这也要忙。普通人不都这麽讲？说：「为两餐，就要做工。」问：「你为什麽要做工呢？」「啊，想温饱两餐！」这是中国人的思想。我们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为这个「衣、食、住」的问题要忙忙碌碌。为什麽为这个忙呢？如果不为这个忙，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要为「衣、食、住」而忙。

那麽没有人为生死而忙，人就不想一想：「为什麽我到这个世界来了？我怎麽样来的？我从什麽地方来的？」你见到人了，都会问一问：「你从哪里来的呀？到这儿来有多久啦？」你看，我们每一个人不问问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把自己来的地方都忘了。那麽来的地方忘了，去的地方记没记得？也忘了。等到临死的时候：「我将来死了，会到什麽地方去呢？」也不记得研究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就因为人把这个「生、死」的问题都忘了，所以佛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提醒我们要研究这「生、死」的问题。《法华经》上所说的，为这一大事因缘，佛才出现於世。那麽佛出现於世了，就要令一切众生开佛知见、示佛知见、悟佛知见、入佛知见，这叫「开、示、悟、入」佛之知见。

(一) 开佛知见

怎麽叫「开佛知见」呢？一切众生本来有佛的知见，本来他的智慧和佛是一样的，不过就像前面我讲那个金矿似的，在那个矿里边，没有开采那个金，所以你自己本有的佛性就没有显现出

来。你现在知道自己本有的佛性，你能依法去修行——能把这矿采出来，变了精金。金里边没有渣滓的，才是精金呢！你有一点渣滓、有一点尘土在里边掺杂着，那不是精金的。所以，我们自己本有的佛性在什麽地方呢？我们本有的智慧都在什麽地方呢？你想不想知道？我现在告诉你，本有的佛性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烦恼里边。每一个人都有烦恼，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的，不过这个佛性你没有把它显现出来，就变成了烦恼。

这又有一个比喻，什麽比喻呢？我们的烦恼，就比方冰，就是ice；我们的佛性，就比方水。水都有湿性，冰里边也有湿性；水就是智慧，冰就是烦恼。智慧和烦恼里边，就包藏着佛性；佛性是什麽呢？就譬如水的一种湿性。你不能说这个冰没有湿性，你也不能说水没有湿性；这水和冰是同样具足湿性的。可是在冰来讲，它就会害人；在水来讲，就不会害人。

说：「法师！你讲这个也有道理，可是我认为也没有道理。怎麽呢？这个冰害人，我知道了！就如你常常讲，用这一块冰如果打人，就可以把人打死，这是对人有害了。但是你要打，他这个人才能死！」怎麽叫「打人」呢？就是你生烦恼了；生烦恼，那就等於打人一样。那麽这一碗水没有变成冰的时候，你就泼到人身上，一点都不痛的；若变成冰了，你打到人头上，就可以把人的头给打坏了，甚至於打死。这个道理是很浅显的！

那麽有智慧的人，你就是闹人——闹人，就是骂人、呵斥人；对这个人说：「啊，你不要这麽做！」有智慧的人，他一说出话来，那个声音就令人听得很欢喜；这就好像用水泼到人身上，他不觉得痛。你要是有烦恼，你用烦恼来闹人：「哦，你这个无明大得不得了！」你一讲人，把那个人的烦恼也引出来了，甚至於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一定就有损伤了。这是「冰」和「水」的问题，就是「烦恼」和「智慧」的问题。

在这个冰和水里边，都有一种湿性；这湿性，就譬如佛性。我们每一个人，能把我们的烦恼变成智慧，这就是返本还原了。水本来不是冰来着，但你也不能说冰不是水，冰是由水变成的；你也不能说水不是冰，水也可以结成冰。所以我们人，你不能说众生就不是佛，你也不能说佛不是众生；佛是众生里的佛，众生是佛里的众生。我们能明白这个道理了，也就好像冰就是水、水就是冰，就是一个转变。你若不转变，就有害处；你一转变，对人就有益处了！

说：「你说水对人没有害处，水大了，一样把人淹死。」你说得很对的。但是，我现在拿少的水来比喻，并不是说「水大」，而是用「水少」来比方。你要是用这种不合道理的问答来讲，那多得很呢，没有完的！所以现在你要取这个意思，而不要发生一种障碍：「啊，你说水不会害人？水大就把人淹死了。这个道理我不相信的！」你若实在不相信，我讲什麽，你都不会相信的；你若相信，我讲鸡蛋是树上结的，你都会相信的，那你就会有智慧了！你若没有这样的信心，你始终不会生出真正的智慧；真正智慧，也就是从真正愚痴那儿来的。所以冰变成水，有智慧了；水变成冰，就是愚痴了。烦恼也就是愚痴，为什麽生烦恼？因为你不明白；你若明白了，哪有烦恼呢？你是透明体的，根本就没有烦恼了。

所以我讲经，是讲的这个「理」，你不要弄到「事」上去；讲这个道理，你不要把它用事来评论这个理，事和理是不同的。所以你要慢慢听，听多了，你就知道我讲的是对的；你听得少，格格不相入：「讲的什麽？我也不明白！」你根本没听过，怎麽会明白呢？你若没有听过就明白，那你的智慧可是不得了了！就因为你在过去生中或者听过，今生这是头一次；头一次，就觉得它总有一点「发生」（陌生）。好像你见这个人，头一次见面：「啊，这个人我认识、不认识？我见没见过？」这你不知道。等你见多几次了：「喔，我认识这个人了！」所以这也是这个样子。

你明白你自性里边就是佛性，能把烦恼变成菩提；菩提，就是一个「觉悟」的道理。你觉悟了什麽？觉悟一切都不要执着了；你有所执着，就不会觉悟。你没有执着了，什麽事情也没有执着了；好像我，我可没有觉悟，但是我没有执着了。说：「你没有执着，你也没有觉悟，那我们也是一样啊！」你和我不一样的！你要是没有执着了，就会觉悟的。为什麽？因为我舍不得众生，我看哪一个人都好，所以我不愿意觉悟，我愿意和众生在一起，你不像我这样的心。

我告诉你这个方法，你去觉悟去！这我告诉你，正是我菩萨发心；菩萨发心，是愿意人家好，自己没有问题。所以我对人常常讲：「你们如果统统都成佛了，我就下地狱去受无量诸苦，我也愿意的！」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个方法，好像有好东西吃，我要给人家吃，我自己吃少少的，试一试滋味就可以了！那麽我现在对「觉悟」这个滋味，已经嚐到少少的，所以我愿意给你们大家来吃这个「觉悟」的滋味。觉悟的滋味，就要你们把烦恼断了，没有无明了；没有无明，就生出智慧，就得到解脱了！这叫「开佛知见」。

（二）示佛知见

你把佛的知见开开了，又要示佛知见；示，就是「指示」。你光开开了，还得要用一番的功。怎麽样用功呢？就好像你要开矿，要有工人去工作。怎麽样工作呢？你先把土刨开它，然後一点一点在沙里澄金；在沙里边，一点一点把金淘出来。所以，指示众生怎麽样能得到真正的精金，这就是「示佛知见」，指示你佛的知见。

（三）悟佛知见

然後又要「悟佛知见」，指示了你自己要修行、要用功；所以我们现在天天要打坐、要坐禅。这一坐禅，有一天或者有一个时候，你豁然贯通，就开悟了。开什麽悟呢？你说：「哦，原来是这麽一回事，原来就是这样子！」真正了解人的问题了。人生的问题你明白了，这就是「悟

佛知见」。

悟佛的知见，就不是我们众生的知见了。我们现在众生的这个知见，一天到晚尽打妄想、尽生一种执着心；谁对我有一点不好，就生烦恼了：「哦，他对我不好啊！」他怎麽样对你不好了？你若对人家好，怎麽会有人对你不好呢？你明白这个道理，就没有人会对你不好了。不是人家对我不好，而是我对人家没有好啊！我若对人家好，人家怎麽会对我不好呢？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一个巴掌有没有声？没有声。你两个巴掌，「啪」！这就有声了。所以你若真对人好，人就没有对你不好的。

好像人人对佛都要拜佛，向佛叩头，恭恭敬敬的。对佛这麽恭敬，为什麽？就因为佛真好了，所以就没有人对佛不好的。说：「这我也不相信！有的人也謗谤佛，说佛不好！」有的人謗谤佛，这根本就不能拿他当人了！謗谤佛的这个人是什麽呢？他不懂人的道理，所以才谤佛、谤法、谤僧。他说佛怎麽不对，根本他人生的问题没有明白，所以他就谤佛、谤法、谤僧；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他就不会生一种謗谤心了！

（四）入佛知见

悟佛的知见，又要「入佛的知见」。怎麽样入佛的知见呢？这你就要用功。明白了，然後用功，回光返照；你那个光，照到你的心里去了。你心里开了真正智慧，这就叫「入」。入佛的知见，就和佛的知见一样，无二无别了！这叫「开、示、悟、入」佛的知见。

第二、别因缘

现在文当第二，「教起因缘」。前边是个总的因缘，是按着佛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为众生而说法，来教化众生，约着佛所说法之一代时教大概而说的。若按着本经，就是这一部《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各别的因缘来讲，又分出来六个科目。这六种的因缘：(一)恃多闻，忽定力。(二)警狂慧，护邪思。(三)指真心，显根性。（四）示性定，劝实证。(五)销倒想，除细惑。(六)明二门，利今後。

（一）恃多闻，忽定力

恃，就是「有所仗恃」；仗恃什麽呢？仗恃多闻。多闻，就是读书读得也多，知道事情也多。好像阿难尊者就是有多闻的这种能力，他跟着佛几十年，佛每一个法会所说的法，他都能记住，一听见之後，就永远不忘的；他那个记忆力是非常之好的，这就叫「多闻」。又所谓「博闻强记」，博就是「广博」，强记就是「不用勉强就记住了」。阿难尊者所记得的，不需要勉强，他自自然然就记住了。你如果博闻，就是看的书很多很多的；强记，你用一点心力，把书上所说的道理都记住，这叫「博闻强记」。

那麽记的道理多了，就有所仗恃了。什麽叫「有所恃」呢？就是：「你看我，哼，比你们知道的东西都多！」「我啊，学的东西也多，科学、哲学、文学，所有的这些个博士学位，我都得到了！你看我，有一百多个博士学位在我一个人身上！」你看，他就有了仗恃了！这就叫「恃多闻」。

忽，就是「忽略了、不注意了」，就是认为这个事情不重要。什麽事情不重要呢？定力。他认为这个定力：「那不要紧的！我知道的东西多了，我有智慧就得了！定力？那没有关系，由定发慧，我已经有慧了！」所以他把定力就忘了，好像阿难尊者似的。这部经，就是为阿难尊者说的。怎麽是为阿难尊者说的呢？就是说阿难尊者没有定力。为什麽他没有定力呢？他就在平时不用功，专门去写字、看书、读书，不打坐，不参禅；人家去坐禅，或者他就去看书——就这样子，他忽略这个定力了。

我们现在这个暑假班，这才是妙不可言呢！又打坐、又听经。打坐就是实行，听经这就是解，就是要明白，这是「解行并进，行解相应」。明白了，然後就去做、去修行用功；用功，就会开悟的。我希望在这一个暑假班的期间，最低限度，也要有十个人以上开悟，那才满我的愿了。如果只有一、两个人，我觉得我这个时间的代价还不够！

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要郑重其事地把这个功夫抓住了，也不要恃多闻，也不要忽定力。我们既重定力，又重多闻；多闻我们也学，定力我们也学。这是「双管齐下」，我们双料地用功，这是不可思议的一种殊胜的境界，所以这一个法会是难遭难遇的。你们每一个人如果开悟了，你们也没有白辛苦，我也没有白辛苦，我们都皆大欢喜。所以我叫你们每一个人，天天要写出你们的
summary（摘要）给我，你坐禅有什麽感觉、有什麽境界，写出来告诉我；你听经觉得有什麽感想，也写出来告诉我；并且所听的道理，都要把它记录下来，要这样子。

这个法会是非常稀有的，我们能在这个末法时代，这麽样勇猛精进，一早就这麽早起身，晚间这麽晚睡觉，这就是精进来学习佛法，这就是既不恃多闻，又不忽定力。这也学多闻，也修定力，是难得的一个机会。

这一部经，就是为阿难尊者而说〈楞严咒〉，去救阿难尊者的。为什麽救阿难尊者呢？就因为阿难尊者一向就专门注重学习文字般若，而不修习实相的般若。他注重文字般若，以为就可以成佛、可以开悟了。他又有一种仗恃，仗恃什麽呢？他想他是佛的一个堂兄弟，佛既然成佛了，那麽一定会帮他忙，令他也就成佛了，所以他修不修，都没有什麽问题。他有这种的思想，所以对定力就忽略了，就不打坐、不参禅、不用功，专门习学文字的般若；这样子一来，他把

光阴就错过了很多。

有一天，他自己一个人出去乞食；乞食，就是拿着一个钵到每一家去化缘，去化钵饭回来吃。那麼他一个人出去，就碰到一位摩登伽女。这摩登伽女，现在差不离（八九不离十）地说：「啊，那个人真摩登啊！」这位摩登伽女的母亲是一个黃发外道，她修持外道法。这种外道，也有他的咒术，他这种法力也很灵的。

这位摩登伽女一看见阿难尊者，因为阿难尊者相貌生得特别圆满、特别好看、特别俊美，她就欢喜阿难尊者了。但是欢喜阿难尊者，她没有办法得到阿难尊者，於是就和她母亲讲：「你啊，一定要把阿难给我拿来和我结婚！不然的话，我就不活了！」她母亲最爱惜这个女儿，所以就用先梵天咒──外道的一种咒术；一念，这个咒的力量就把阿难尊者给迷住了！怎麼叫「迷住」？阿难尊者就不由自主了，没有定力的关系，所以就跟着这个咒跑到她家里去，就要破戒了。这是破什麼戒呢？「杀、盗、淫、妄、酒」这五戒，他将要破这淫戒了！

这时候，佛知道了。我相信佛也就因为和阿难尊者是堂兄弟的关系，一看自己的兄弟有难了，所以就赶快说〈楞严咒〉。说〈楞严咒〉，就破了黃发外道的先梵天咒；以这个咒力，来把阿难尊者这种迷惘给醒过来。阿难尊者也好像喝醉酒了，又好像吃麻药，什麼也都不知道了；这回一念这个咒，阿难尊者就明白过来了。明白，一看，自己怎麼跑到这个地方来了？於是阿难尊者就回来了。回来，向佛就痛哭流涕，说：「我啊，一向多闻，未全道力啊！」我从来就是欢喜多闻，所以未全道力；道力，就是「定力」。我没有定力，请佛告诉我，十方诸佛怎麼样修行，才能得到这个定力？所以这部经的因缘，就是阿难尊者先恃多闻而忽定力，佛就破他这种的迷，把阿难尊者救回来，然後说《楞严经》。阿难尊者由这一次，才发心修定，所以这是第一种因缘。

（二）警狂慧，护邪思

警，就是「警戒、警告」。警告什麼呢？警告有狂慧的人。怎麼叫「狂慧」呢？这人生来很聪明的，有天聪；有天聪可是有天聪，但是他不务正途，专门去想那些个不正当的事情。他以他这种的智慧，去做害人的事情，这叫「邪思」。他有邪思，还掩护他这个邪思，还要护短，认为他这种邪的思想是正确的。所以这部经，是警告有狂慧的这种人，他护持自己这个不正当思想。护邪思，就是这个有狂慧的人护短，他这个邪思，自己认为不是邪思，说：「我是正当的。」这世界有很多人，聪明是很聪明，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就尽做一些糊涂事。讲到这儿，想起来几句格言：

聪明乃是阴骘助　阴骘引入聪明路
不行阴骘使聪明　聪明反被聪明误

「聪明乃是阴骘助」，为什麼有聪明呢？因为你在前生有德行，所以今生就聪明；或者在前生你读的书多，或者念的佛经多，今生就聪明了。「阴骘引入聪明路」，你为什麼有聪明呢？就因为你做过很多好事、很多善事。阴骘，就是人所看不见的好事，你做出来的好事，还不叫人知道。不是说，做一件什麼好事，就要鸣锣击鼓，又登报纸，或者在广播电台去广播，在radio（收音机）也发表，甚至於在传真上也去表演一下，说：「啊，某某人现在做了好事了！」这个不叫「阴骘」，只可以说做了好事。阴骘是人所不知道的，你做了好事，还没有人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善事。所谓「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善欲人见，不是真善」，你做善事、做好事，你欢喜人知道，说：「喔，我现在对大家发表，我某某做了好事了。」这不是真善。为什麼？这是个名，你贪这个善的名，不是真正想做这个善，所以说这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你做的恶事怕人知道，这是一个最大的恶。

那麼说「阴骘引入聪明路」，你「不行阴骘使聪明」，现在因为你聪明，你不做好事、不做善事了，专门就用你这个小聪明、小智小慧。可是这不是真聪明，这是小智小慧，你把这个本忘了，「聪明反被聪明误」，你这样子一来，怎麼样呀？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好像中国三国时代有一位曹操，他何尝不聪明呢？有句话说：「曹公奸似鬼，尧帝智如神。」曹操像鬼那麼奸，鬼奸到什麼程度呢？你看那鬼尽在晚间出现，白天他不出来；而中国有帝尧，帝尧那个智慧，就像神仙似的。所以，在你们美国，有的人说哪个人有智慧，就是神仙了。Joe Miller 常常对大家讲，说：「这个Abbot（方丈）就是God，就是神仙。」其实我不愿意做神仙，当神仙没有什麼大意思。他以为这样子是在赞叹我，我认为这样是譭谤我；因为这个神，你不要把他看得太高了，在佛教里头，神是很小的，天上的神都要拥护三宝，都要护持佛、护持法、护持僧的，他只可以做佛教一个护法。

「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可是大恶者回头，就是大善；大善士若堕落，大恶一般。做大恶的人知道觉悟了，说：「我现在要改恶向善了。」这是个大善人。为什麼？他能勇於改过，这是大的善人。大善士若堕落，大恶一般；你平时做善事，做来做去，你觉得也没有什麼感应：「啊，我做恶去了！」尽害人、欺骗人，做种种对人不利的事情，这是一个大恶。为什麼？你明知故犯！你明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为什麼你还要去做？所以这变成大恶了。

有狂慧的人，就会做颠倒的事情，做不正当的事情，但是他自认为是对的；甚至於他杀人了，他说：「这个人我若不杀他，或者他会杀人呢！所以我把他杀了，他就不杀人了嘛！」你说这

个道理讲得对不对？这个人根本就不会杀人的，可是他说我若杀了他，他才不会杀人的，所以我要把他杀了。这种的见解，就叫「狂」，这就叫「邪思」。根本是他不满意这个人，於是他把这个人杀了。他犯法了，到那儿他用辩护律师说：「为什麼我杀他啊？我就怕他杀人哪！」好像现在杀罗勃?甘乃迪的这个人说：「我为什麼打死他？我怕他做总统，把我们美国人都给杀了，所以我要杀了他！」你说这种思想是对？是不对？所以这就叫「狂慧」。本来他不对的，他讲出来一个道理，这就叫「邪思」。

「警狂慧，护邪思」这一句文，你不要误会了。警，是警告有狂慧的这个人。护邪思这个「护」，不是说我帮助他这个邪思，我来拥护他这个邪思，我赞叹他这个邪思，不是的。这是说这个有狂慧的人，他自己掩护他的邪思，自己给自己辩理，就是拿不是当理讲；本来他不对的，他编出个理由来，结果你也没办法。法官一听：「他讲得有道理！」所以他本来应该偿命，结果把官司打赢了；这就叫有一种狂慧，护持他这个邪思。这部经上，就是警告这种人：不要护自己的邪思，要改过自新，不要以为自己是对的。好像世间有很多聪明人，他所做的事情都不正当，这都叫「狂慧」。所以这部经，也就是纠正有狂慧的这种人，要走正路，要回到正当的思想上，不要跑到邪的思想上去。

（三）指真心，显根性

这《楞严经》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一部经。直指人的什麼心呢？直指人的真心。人的真心是什麼样子呢？人的真心你看不见的。说：「我有一个心，我看得见的。」你看得见你那个心，是什麼样子啊？说：「在我身体里头，像一个倒挂莲花那个样子，我知道我有这个心。」那个不是你的真心，那个只是你一个肉团心。这个肉团心，并不会有什麼作用，不过维持你这个生命生存而已，它并不是能支配你，能令你真正知道一切的心。为什麼？如果这个心是你的真心，你人死了，这个心也不会没有啊！你这个人还在这个地方，这个心还在你的身里头，为什麼它就不能支配你了？这是很明显的，这个肉团心不是你的真心。

真心，也就是你本有的佛性，所以要显出你的根性来。本有的佛性在什麼地方？就在你自己那里；不在身外边，也不在身里边，也不在中间。你等到经的正文上，就明白这种道理了，那里说得很详细。所以「十番显见」，显出见性；这个「见性」，才是你的真心。这一部经的经文，正是在讲这个「见性」；所以这部经的因缘，也就是要指明我们每一个人的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我们的心是不去不来、不动不变的，它没有变化，所以这才是一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是说那个本体是没有染污的。所以这是指示出来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本有的真心，而显出这个根性，这是第三种的因缘。

（四）示性定，劝实证

修定的法门有很多种，就是外道也有他修的定；不过这个定里边，差之丝毫，就谬之千里，所以必须要修正定，而不要修邪定。小乘所修的定不究竟，外道所修的定是一种邪定，而不是正定；因为他不是正定，就是修到什麼时候，也不能成圣果的。为什麼说他不能成圣果呢？因为他这个定不是「性定」，而是一种邪定。什麼又叫「性定」呢？我有这麼两句话，很重要的，你们每一个人应该把它写下来：

性定魔伏朝朝乐　妄念不起处处安

为什麼我们人修行有魔障、有业障发现？就因为我们性还没有定呢！性如果定了，什麼魔都会降伏了。你为什麼不能降伏一切的魔呢？就因为你性没有定，魔就不伏了。
讲起魔，有好多种。在本经的文里边讲有「五十种阴魔」，其实魔多得很！很多很多种，有天魔、地魔、人魔、鬼魔、妖魔。天魔，是天上的魔王，他来恼乱你的禅定；地魔，是在地上所居住的魔，他来恼乱；又有人魔、鬼魔，也来恼乱你的禅定；又有妖魔——说「妖魔鬼怪」，这种魔也来恼乱你的禅定。

为什麼这些个魔要恼乱你的禅定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没有成佛、没有信佛以前，和所有的魔王是一家人，互为眷属。你现在想要和他分家了，你要修禅定以了生死、脱轮回，因为他对你有一种爱念，舍不得叫你走，因此就来恼乱你的精神，恼乱你的禅定。因此，你若没有定力，就会被这个魔境界转，就跟着魔跑了；你若有定力，如如不动、了了常明，就不会跟着魔跑。你如如不动，这就是个定力；了了常明，这就是个慧力——智慧力。你能有定、慧的力量，什麼魔也都魔不动你；你若没有定力、没有慧力，就会跟着魔跑了。跑到什麼地方去呢？跑到魔的家乡去做魔子魔孙，辗转不已，所以这是很危险的。

外道修习定力，他不知道这个性定，而从末梢上着手，在这个假躯壳上用功夫。头一样，他认他这个「识」——心意识做他的真心，他以为这个识就是真心，所以就弄错了；就算修道上有一点寂灭的境界，也都是不实在的。这就好像用一块石头把草压上，草虽然暂时不生出来，但如果石头一搬开，草还是一样生出来。他硬用一种强制的方法，令他这个妄想不起，这不是彻底的办法，所以就不能了生死；他没有把妄想的根给截断了，所以生死就不能了。

在禅宗里头，说：「念佛是谁？」参悟这个话头；话头，就是扫一切法、离一切相，找这个「谁」字，这是彻底把妄想的根给刨出去了！所以你有一天就会豁然开悟、豁然贯通了；豁然开悟之後，你才知道你的鼻孔是冲上、还是冲下。现在你不知道你的鼻孔是冲上、是冲下；你如果知道鼻孔是冲上、冲下的，那就有办法了！那麼鼻孔是冲上、冲下？这个问题，要等到你开悟才能知道。

可是在当时，印度有一些个外道，他不讲开悟，他学什麼呢？学牛、学狗。为什麼学牛、学狗

呢？因为有个外道，有一回在定中看见一头牛生天了，他说：「喔，这牛都生天了，我要学牛那个样子！」於是就牛不吃的东西，他也不吃，学牛吃草，又学着牛睡觉，也在外边牛棚里住。在那儿住，当然也就学牛那种睡觉的样子；睡不着，就修一点定，结果他也不成功，这也是一种邪定。

又有的外道，他或者做梦，梦见有狗生到天上去了，於是他说：「这狗可以生天，我学狗吧！」於是他就学狗守门口，也学狗吃东西，学狗睡觉，学狗的行动，一切一切都模仿狗，狗不吃的东西，他也不吃；这都是一种修外道法的，结果也不能成功。

又有一个老修行是修外道法，修这个无想定；无想定，就是什麽也不想。他以为人会打妄想，他就不打妄想，什麽也不想；就在这个地方修修修，修来修去，想生到无想天去。结果呢？生到无想天，然後也是一样堕落的，这都是邪定。

邪定，就是专门修外道法、不彻底的这种法门，不是从根本上入手。你从自性上修自性，这是从根本上入手。你用妄想心来修佛法，修来修去，就好像你煮沙子想它成饭一样，你就是修尘沙劫那麽长的时间、那麽多的劫亦难脱出轮回，也不能成佛的。所以修行一定要遇到真正的明师，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定力。谈到「真正的定力」，你若想有真正的定力，一定还有魔的。方才不是说有种种的魔吗？这都是外来的魔，还有自心魔；从外边来的魔，容易降伏；从你自心里生出来的魔，那是不容易降伏的。还有一种魔，也是最难降伏的，什麽魔呢？病魔。

我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大约十七、八岁，学习佛法，自己以为自己不得了了，很自满的，就说起狂话来了。说什麽狂话呢？我说：「一般人都是怕魔，我就是魔怕！」说魔怕我，不是我怕魔。你说，这话说得狂不狂？我说：「天魔、地魔、神魔、鬼魔、人魔，无论什麽魔，我也不怕的。」说完了这话之後，这魔就来了。你猜什麽魔来了？病魔来了。

这病魔一来，这回我也怕魔了，不是魔怕我了！因为这个病一来，行动也不自由了，好像披枷戴锁似的，身体也不听话了。你叫它走，它就是走不动；你叫它坐着，也坐不起来。一天到晚就躺在炕上，也不能饮水，也不能吃饭，让这病魔缠住了。这时候我一想，我是说错话了，现在这个病魔来找我来了，我还是抵抗不住这个病魔。

这一病，你说病得怎麽样子？病得什麽也不知道了，就是奄奄一息，就要死了。可是在将要死而没死这个时候，又生出一种境界来了。什麽境界呢？就见着我东北的三个王孝子。我东北有三个王孝子，其中两个是出家人，一个在家人；出家这两个王孝子，有一个是老道，一个是和尚，在家这个王孝子是一个老年人。他们三个人来，就把我带着走了，叫我出去和他们玩一玩，我随着也就跟他们出去了。

很奇怪的，一出门口，这个脚就不沾地了，虽然不是坐飞机，可是也到了虚空里头了；但是又不是腾云驾雾，就在虚空里头跑，走的时候，就从房子顶上走。哦，往下边一看，那个房子都很小的了，也看到很多人！就这麽样走，走到什麽地方去呢？走到所有的庙里。中国的名山大川——五台山、峨嵋山、九华山和普陀山，四大名山都去遍了。到什麽地方，都见到很多人，也见到很多的庙宇。那时候，各处去参观，不但到中国的地方，也到了很多外国的地方，白头发、白眉毛、绿眼睛的西方人，也见到很多。

到那个地方，很快就走了，就好像什麽样子呢？我告诉你，就好像看电影，看完了这一幕，那一幕又来了；看完那一幕，这一幕又来了。就是走到这个地方，看完了，又到那个地方。看电影，是那个银幕一幕一幕地转变，不是你看电影的人到银幕那儿去；我看这个电影，是我到银幕那儿去，不是那个银幕动，而是自己觉得同这三个人，连我四个，各处去看这些个电影。那时候，看见很多很多东西，也听见很多很多的事情。

之後就回来了，回到自己的门前，把自己的门开开，向房里一看，怎麽床上还有一个我在那儿呢？正当觉得还有一个「我」的时候，本来是两个我，现在又变成了一个了——就这麽一觉得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了！这时候就有了呼吸，也有了动转。当时我父亲在我身边，我母亲也在我身边看着我，就说：「他没有死，又活了！」我想：「什麽叫没有死，又活了？」一看自己，啊，躺在床上，不会动弹了！自己一想起来：「啊，我是有病了！」一问我父亲、母亲，说我已经有七、八天的时间，和我讲话也不知道了，一切一切都人事不省了，现在又有知觉了，知道我还没有死。

那麽由这一趟之後——我前一堂不是讲吗？就变成了一个活死人；我自己想我已经死了，我这是又生出来一个人。由此之後，也不那麽狂了，不说：「我不怕魔，是魔怕我。」现在我告诉你们每一个人，千万不要说这种话，不要说「我什麽也不怕」；你什麽也不怕，那将来就有所怕了。那麽说：「我什麽都怕。」你什麽都怕，那也不对的。总而言之，不要讲这些个话，这是没有用的话！

不过当时，我还有一件事情，讲起来真奇怪。什麽事情呢？我那时候修行，觉得自己有点功夫了。因为在我东北，在我没病以前，我就在道德会上；在道德会上做什麽的呢？就讲道德、说仁义的，专门劝人家做好事。那麽劝人家做好事，我自己做不做好事呢？我自己更做好事；不是单劝人家做好事，自己不做好事。

这个时候，我看书看到有一篇讲到张雅轩这种很好的行为，我看见他的行为这样好，於是我就

发愿了。发什麽愿？我就对天说：「天哪！天哪！张雅轩这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学他！」说完了之後，自己就觉得後悔了：「你要学他这件事情，又有什麽用呢？」说完了这个话之後，你说怎麽样啊？很奇怪地，随着这一天晚间，就遇着魔考来试验我，看我究竟能不能效法张雅轩？这是我知道你如果有什麽愿力，默默中，菩萨或者就来试验你，所以不要说自满的话！究竟我遇到这件事情和张雅轩那件事情，是什麽事情呢？很对不起，现在我还不要讲，为什麽？没有到讲的时候，我不需要讲这件事！

你们每一个人切记：不要说「我欢喜什麽」，也不要说「我不欢喜什麽」。你若欢喜什麽，随时就会有一个令你欢喜的境界来考验你；你不欢喜什麽，随时也就有一个你不欢喜的境界来考验你。总而言之，没有意义的话，就不要讲。那麽要怎麽样子呢？要一心修道，不用人心，而用道心；就是要修「性定」，而求「实证」。什麽实证呢？实证就不是虚妄的，和虚妄的就不同。

虚妄的，你或者正打一个妄想：「啊，我现在成佛罗！」於是在坐禅里边，就觉得自己这个身像佛一样了，也放光，也动地；其实没有这麽回事，这是一种虚妄的，这不是证果的境界。有的时候，又打了妄想，说：「我正坐禅，看见佛来给我授记说：『你就快成佛了！你不要修了，你现在就是佛了！』」这也不是实在的，这都是一种妄，不是证果的实证。

释迦牟尼佛证果，是在菩提树下坐了四十九天，夜睹明星而悟道──晚间看明星而开悟了。开悟了之後，他就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

在佛没有证得佛果以前，这时候天上的魔王就来试验佛。这魔王试验佛，变成什麽呢？变成一个美女，生得非常地美貌，到佛的面前就向佛讲，一定叫他不要修道，和她结婚去。有这麽美貌的一个女人，来要求佛和她结婚，佛当时在定中，也不被她所摇动。佛就想：「喔，你自己觉得你这麽美貌，生得这麽样地好！其实你就等於一个老太婆一样，面上的皱纹也不知多少？你眼睛里头眼眵和眼水、眼泪，往下流得也很多了！你鼻子也有鼻涕，口里黏痰、唾沫也多得不得了！周身都是污浊邋遢的，你还来骗我呢？」

佛因为在定中这麽一观察，把魔这个力量就给转变过来了，魔王果然就变成一个老太婆，发也白了，牙也掉了，鼻子也淌鼻涕了，不知怎麽难看了！佛对魔王说：「你看看你自己！」这魔王自己一看，生了惭愧心，就跑了。其他还有种种的魔来考验佛，佛都不被魔所动摇；因为不被魔所动摇，所以就证果、成佛果了。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用功修道，在那紧要的关头，就会有魔考。在你那功夫没有现前，没有什麽成绩的时候，不会有什麽魔考；你有了一点功夫了，就会有魔考了。魔考一来了，你如果不认识，就方才讲的，跟着魔就跑到魔的眷属里边去了。所以，你若想修实证，一定得要有性定。你修得有性定的功夫，你性不摇动了，有定力了，你所证的果也自然是真实的，不会是假的。如果你被魔所摇动，那就不是真正的定了，那就变成一种外道的邪定，外道邪定不能证得佛果。

方才所说，这个外道的人看见牛生天了，他就学牛；看见狗生天了，他就学狗。究竟这牛和狗怎麽会生天呢？这头牛，因为牠在前生的时候，修十善道。可是牠在没修十善道之前，做了很多恶事，这个果报应该堕落牛身；因为牠修十善道，牛身报完了之後，就应该生天了，所以就生天了。这只狗呢？也是这个样子。

外道不知道这牛、狗前生的因果，以为牠今生做牛、做狗就会生天，於是他就盲目地去学习牛、狗的这种行为，结果也就毫无成就，不能得到实证，不能得到真正的好处。

实证，就是实实在在地证得了；证得什麽呢？证得自己真正本有的这种智慧，本有的这种定力。所谓「定慧圆明」，定就帮助慧，慧也帮助定，互相圆融无碍的；证得这个真寂的理体，得到自己这个真心。

（五）销倒想，除细惑

什麽叫「倒想」呢？倒，就是「颠倒」，不是正确的。说：「你这个人真颠倒！」不是他这个「人」真的颠倒，而是他这个「想」颠倒。所以阿难尊者由摩登伽女那儿回到佛的地方，就向佛顶礼叩头，说：

「妙湛总持不动尊」，总持，就是陀罗尼；不动尊，这是楞严一种定的表现，这个定就叫「不动尊」。「妙湛总持」、「不动尊」合起来，这也就是「佛」，释迦牟尼佛可以称「妙湛总持不动尊」。「首楞严王世稀有」，就是楞严这个定，这是世间最稀有的。怎麽会稀有呢？「销我亿劫颠倒想」，能销除我以前生生世世、无量无边这麽久时间的颠倒想。想不正当的事情，这都叫「颠倒想」。究竟什麽叫「颠倒想」？我们世间人所想的，都是颠倒想；你尽打妄想，这都叫「颠倒」。这一部《楞严经》的功用可以销我们每一个人这颠倒的妄想，把我们这种微细微细，眼睛所看不见，耳朵所听不见，心里边想不出来的那种疑惑，都销除去。

我们人，在这一念你不觉的时候，就会生出三种细惑。一念，是很短的一个时间，在这很短的时间，就可以生出三种微细的疑惑，就是帮助你有三种的不明白。就好像什麽呢？惑，就比方尘土。如果房里边有尘土的话，这一秒钟，很多的尘土就挂到那镜子上。可是挂得少的时候还不怎麽觉得，尘挂得多了，这镜子也就没有光了。我们这个细惑，也就和微尘挂在镜子上一样

。本来我们自性的大圆镜智好像明镜，可是就因为生出这种细惑，就把明镜给遮住了；遮来遮去，是越遮越厚。所以神秀法师那首偈颂才说：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

有的人就说这首偈颂是不对的，我说这首偈颂是对的。为什麽？这个身，是菩提的一个种子，就比方菩提树一样；人的心，就好像一个明镜一样。所以他说「时时勤拂拭」，就是叫你常常修行，时时都要修行。「勿使惹尘埃」，你不要叫它挂上尘埃了。所谓「今日擦，明日蹭，擦来擦去如明镜」，你把尘土都擦去，那个明镜光就现出来了，就没有细惑了。所以说「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也对的；这是在没有开悟以前的人，应该遵守这种的道理。

可是六祖大师就说了：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菩提本无树」，没有一个菩提树。「明镜亦非台」，那个明镜就是明镜，没有台。「本来无一物」，你本来就没有尘土，你何必又去擦呢？「何处惹尘埃」，什麽都没有了，你尘埃又惹到什麽地方去呢？所以这首偈颂，是开悟的人所应该知道、遵守的。这所谓「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忽动被云遮」，你这一念不生，佛性就现前了，定也就现出来了；你六根忽动，你要是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门头去做主，那就是好像虚空里头生出云彩来，被云遮了。

那麽颠倒的妄想销了，细惑也除了，这就很快会成佛果了。可惜我们每一个人不愿意去成佛，而愿意留恋这个五浊恶世，在这个世界流连忘返，染苦为乐，背觉合尘，生死也不了，自己以为还不错呢！以为：「喔，你看我这个人啊！又聪明、又美貌，人人见着我都欢喜；人人不明白的事情，我都明白！」以为不得了了。实际上，就好像镜子上沾了尘，越沾越多、越多越沾，沾得自己一点光明都没有了。现在你觉得聪明，你等着看，再过十世以後，或者变成猪那样愚痴也不一定的。不要不注意我们今生的去处，我们今生要决定我们到什麽地方去；认明了路线，认明了去处，那才能有办法呢！

（六）明二门，利今後

二门，就是平等门和方便门：「平等门」就是一种实的法，「方便门」就是权的法。权，就是权变之法，不是实在的。这权变的法是偶尔的，在实法里边行一种权法；这是暂时的法，不是永远的。实法，就是实实在在的法，是永远不会变的。所以法有权法、实法；这个方便法门就是权法，权巧方便。

怎麽叫「权法」？我举一个例子：释迦牟尼佛「空拳度子」。有一个小孩子爬到井边，已经就要掉到水里了，那就会淹死的。释迦牟尼佛如果叫他回来，他不会回来，他还是会往前爬的。於是，释迦牟尼佛握了一个空的拳头，说：「我手里头有糖，你快回来！我把这个糖给你！」这小孩子一听说有糖吃，於是就回来了。实际上，佛的手里什麽也没有。那这是不是佛打妄语欺骗这个小孩子呢？不是的！因为这小孩子已经要掉到井里边了，如果不用一种吸引他的力量，令他很快就回来，他就会掉到水里，所以用这种空拳。空拳里头，什麽也没有，而佛说这个拳里边有糖，这小孩子就回来了。为什麽回来？想要吃糖。

那麽对一切的众生，也就是用这种法门来教化众生。本来什麽也没有，对众生说：「啊，我这儿有宝贝，你到我这儿来，我就有宝贝给你！我这儿有无价的宝珠，又有什麽最好的东西。」因为众生都有一种贪心，一听说有好处，就来了；来了，结果还是一种方便法门，这是权巧。权巧方便度众生，这就是用一种方便法门。这第二门，就是方便法门。

利今後，利就是「利益」，利益今後。这个「今後」，在佛那时候，可以说是「今」；在现在，也可以说是「今」。由今到将来的一切众生，都可以得到利益，得到法的灌溉，所以这叫「明二门，利今後」，这是前边第二「教起因缘」的第六种。因为有这一种的因缘，所以就说这部《楞严经》。说《楞严经》，就是用平等的法门和方便的法门。这个平等的法门，也就是一种实的法；而方便法门，就是权的法。用这两种法门来教化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那麽离苦得乐，将来就是证果成佛，这是这部经利益众生的道理。

因为有以上六种的因缘，所以说这部《楞严经》。

【编按】以下录自一九八七年四月二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各位一定很不希望我来，为什麽不希望我来？因为每次我来，你们都手忙脚乱，惊心动魄，忐忑不安，吃不安，睡不着，也不知道有没有穿衣服。但是你们又很矛盾地希望我来，所以我又不能不来，这就是矛盾中的矛盾。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很矛盾的，但是也由矛盾中才能显出不矛盾。现在我们讲（一）「恃多闻，忽定力」。这是第一个教起因缘，因为阿难尊者一开始就不修行，只多学，学外边的文字，落文字障，所以没有定力，境界一来，差不多就倒下去了。为什麽？这是他忽略定力，没有定力的缘故。

（二）「警狂慧，护邪思」，如果一个人多闻，就很容易有狂慧；可是阿难尊者虽然多闻，但是没有狂慧，所以还有救。狂慧的人不一定多闻，只凭记闻之学，就发狂了；他保护他那一种邪知邪见，明明说得不对，但是会辩护，就这麽狡辩！

「警狂慧，护邪思」可以改为「警狂慧，勿邪思」，警告狂慧的人不要胡思乱想；「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要保护邪思，然後他们就认为保护他们的邪思是对的，不能叫人破除他们的邪知

邪见；这真是狂中狂、迷中迷，所以改成「勿」。

（三）「指真心，显根性」，这就是经中的七处徵心、十番显见。

（四）「示性定，劝实证」，这是你那个性应该定，不要那麽浮，不要那麽不老实，要老老实实。「定」就是老实，不是其他，就是守规矩、守戒律，这叫做定。不胡思乱想，东张西望，前俯後仰，这都叫做定。不是我要打坐才是定，平时行、住、坐、卧都守规矩，不要浮躁，就叫做定。「示性定」就是指示性要定，不要有脾气，不要有烦恼；要老实，才能有真实的证。

（五）「销倒想，除细惑」，销你无量劫以来的颠倒想，除你看不见、觉察不到的那种微细惑。惑有粗惑、细惑、尘沙惑。细惑是你所看不见、察觉不到的，也就是思惑，就是迷理起分别；见惑，就是对境起贪爱。

（六）「明二门，利今後」，我们要明白方便门、平等门，才能够利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参?藏乘摄属

第三个门，叫「藏乘摄属」，也可以说是「藏乘分摄」。藏，就是「经藏、律藏、论藏」，这叫「三藏」。这三藏又属三无漏学，三无漏学就是「戒、定、慧」；经藏就属於定学，律藏就属於戒学，论藏是属於慧学。在中国的经典上常常看见「三藏法师」，就是这三藏——经藏、律藏、论藏。

经藏里边所诠、所属的，是定学，它所讲的，多数属於修定的法门。就像本经，这部《楞严经》就是教人修禅定的，前边不是说「示性定，劝实证」？所以这一部经就属於定学。那麽其中也兼有戒学，兼，就是兼诠；在经文里边，不是有〈四种清净明诲〉吗？这就是讲戒律的。这部经也有慧学，不过不多。因为戒、慧它不多，所以这一部经典，就属於定学，不属於戒，也不属於慧；在三藏里边，是属於经藏所摄，不是论藏，也不是律藏。

什麽叫「乘」呢？乘就比方一辆车，车有大车、有小车，小车只能坐一个人或两个人，好像脚踏车只能一个人在车上。这个「小乘」，不是单单指脚踏车，就是普通的小车，小车它能坐人，而不能多，所以叫「小乘」；小乘，就是「声闻、缘觉乘」。大乘，就是「菩萨乘」，菩萨乘就比方大车，这一辆大车可以载很多人。所以在佛所讲的教里边，有大乘、小乘。

那麽这一部经是属大乘经典？是小乘经典呢？这一部经是教菩萨法，佛所护念的，是属於大乘菩萨法，是大乘所摄。

怎麽说这一部经是「教菩萨法」呢？这是因为一些阿罗汉都要回小向大，发菩萨心、行菩萨道。阿难尊者由摩登伽女的家里，回到佛所住的地方，就启请释迦牟尼佛，指示他过去一切如来所修的菩提道路，释迦牟尼佛就答覆他的所问。这种法，都是菩萨所修的法，所以这一部经就属於菩萨乘，而不属於小乘法。这一部经既然属菩萨法，那它的藏乘分摄是明白了。

【编按】以下录自一九八七年四月六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在翻译的时候，可有说这个人要舍利弗尊者的右眼？没有。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一点。如果这个人要求右眼，而舍利弗尊者也已经给了他右眼，那这样，这个人是不对的。为什麽？舍利弗尊者已经给这个人他所要的，所以这个人就不可以说所给的是不对的。由於他没有说明他要的，而舍利弗尊者也没有问清楚他要哪一只眼睛，就挖出右眼给他。所以这个人就说：「我要的是左眼！」而踩碎了他的右眼。这样我们不能说这个人首先是要求右眼，而依他所要求的给了他之後，他却不要。这样是很矛盾的。

练习讲法的这个人没提到，要求眼睛的这个人实际上是天人来试验舍利弗尊者，看看他是不是真正要行菩萨道，想修大乘法。讲法的人没有提，这会令人不敢行菩萨道。如果舍利弗尊者不敢行菩萨道，那我们是谁？我们又怎麽敢行菩萨道呢？这会令人不发菩提心的。所以讲法的人，应该在结束的时候说明，实际上这是天人来试验舍利弗尊者。

那麽舍利弗尊者把这个眼睛舍了，然後就退到二乘，不行菩萨道。他的眼睛不是没有了，那只右眼又恢复了，还是有的；但是他考试没通过，所以他仍然还是一个小乘人。在我们这里边讲法，一定要把这个逻辑学明白，如果你不懂逻辑而说法，这会令人退心。

还有，有人说小乘是邪定。小乘不是邪定，但是他的心量小一点，定是一样的，没有大乘那麽广大。「那伽常在定，无有不定时」，正定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都不能轻举妄动，在任何的场合都不能随随便便地嘻嘻笑，好像现出一个谄媚的样子给人看，或乱讲话，这都是没有定力的。

所以由这一点，你们这些学习佛法的人，首先要学没有脾气。什麽事情有脾气还可以，可是修道不可以有脾气。六大宗旨就是教人除脾气的，你若不除脾气，你就什麽人都不行；什麽人有脾气，什麽人就不能修行！旁的事情可以用脾气，唯独这修道不能用脾气，在任何的场合无论是谁，一发脾气那就很臭的，就没人理睬的。在佛教里头，对恶性比丘是「默摈之」，没有人和他讲话，恶性比丘尼更没有人愿意和她讲话，或和她来往，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耍脾气，那是不行的！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肆?义理深浅

第四门，是讲「义理深浅」：它的义理，究竟讲得是深、是浅？这一部经所讲的道理，是属於哪一教？

按照天台宗来判断，有「藏教、通教、别教、圆教」。藏教，就是小乘法，属於三藏教。这三藏教所说的是什麽经典呢？就是「阿毗达磨」，又叫「阿含经」。阿含，是印度语，翻到中文就叫「无比法」；虽然是无比法，但是在天台教来判，还是属於小乘教，所以这部《阿含经》叫「三藏教」。

三藏教之後，又有「通教」：通，就是「通达」，它前边通到三藏教，向後边又通到别教去，通前、通後，所以叫「通教」。通教之後，又有「别教」──特别的这个教。怎麽叫「别教」呢？它是「别前、别後」，和前边的通教也不同，和後边的圆教又不同，所以它是特别的。别教之後，就是「圆教」。藏、通、别、圆，天台讲这四教。

那麽按照贤首宗来判断，这一部经的教理，是属於哪一教呢？贤首宗讲「五教」。什麽叫「五教」？就是「小教、始教、终教、顿教、圆教」这五种。小教，就是天台所判断的「藏教」；始教，就是天台所说的「通教」和「别教」；终教、顿教、圆教，都在天台的「圆教」里头包括着。所以这五教和四教，名称是不相同，但是理论是一样的。那麽，始教就是大乘教的一个开始，而小教只知道人空，不知道法空──知道人是空的，而法还没有空，对於法还有一种执着，没有空。终教，这就已经到大乘这个教里边了，所以他既知道人空，又知道法空；人也空了，法也空了，人空、法空，人法双亡，这是属於大乘的一种道理了。

讲到「人法双亡」这个地方，我又想起来一个公案。在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常常有人请斋──请佛去吃饭，供养佛。佛吃完了饭，就给斋主说法。那麽斋主（就是请佛吃饭、供养斋饭的这个主人）要向佛叩头顶礼，然後请求佛说法。佛若不在，就请这一些个佛的弟子、罗汉去应供；应供完了，也要说法的。

有一天，佛和诸大比丘都出去应供了，庙里就剩一位小沙弥。这个小沙弥在庙里看门口，又来一个斋主请斋，要供养。供养，就是做一点好的菜、好的饭，请佛或者比丘、沙弥到家里来吃，这就叫「供养三宝」。那麽佛和比丘都到外面去了，庙里就剩这位小沙弥，这个斋主说：「你是沙弥，也好！我就请你这位沙弥去应供罗！你同我去了！」这小沙弥战战兢兢地就去了。怎麽战战兢兢呢？他没有自己去应过供，都是同比丘去的，现在人家请他吃饭，也不知道到那地方说个什麽好？说法，不知道法怎麽说？那麽不知道也去罗！这个斋主就很诚心地请他到家里吃饭。

吃完了饭，斋主就很恭敬地向这位小沙弥叩头顶礼求法，等着他说法。这小沙弥在座上，一看这个人叩了头，然後在那个地方低着头，也不起身，就等着他说法呢！你说，这小沙弥怎麽样啊？哈，他没有什麽话讲，下了座就跑！跑回只树给孤独园佛住的地方去了。吃完了饭，不说法就跑了！心里一定觉得很惭愧的、很不好意思。

供斋这位斋主在这地方跪了很久，低着头，也听不见讲什麽。「啊，这个沙弥说什麽法呢？」偷偷地抬起头：「我看他究竟说什麽法？」一看，座上什麽也没有，这位小沙弥没有了！他看这位小沙弥没有了，当下就开悟了。开什麽悟了？悟到「人空、法空」──人也没有了，法也没有了。「啊！」他说：「原来这样！」就开悟了。这光开悟不行，得要去求证明；他就跑到只树给孤独园，去追这位小沙弥了。

这小沙弥跑回只树给孤独园自己房里，进去把门闩就插上了，在里边就lock（锁上）。为什麽把门锁上了呢？他就怕这个斋主来找他要法的债，再找他说法；他无法可说，所以就把门锁上，就怕这个人来找他。殊不知，他刚锁上没有好久，这个人果然就来了！来到这儿，就敲他的门，他也不敢出声，在里边就战战兢兢的，恐惧得不得了：「啊，这怎麽办呢？把人家饭也吃了，人家现在来逼着要法，这怎麽办哪？」这一着急，怎麽样啊？小沙弥也急得开悟了！两个一起开悟，他也悟到「人空、法空」这个道理了。

所以不知道有什麽因缘，或者你一着急也会开悟，或者你一欢喜也会开悟，或者你觉得有什麽境界来了，磕着、碰着，都会开悟的；所以这开悟，不是一样的开悟──有的人听见刮风的声音，就开悟了；有的人听见流水的声音，就开悟了；有的人或者听风铃一响，也开悟了；或者听钟一响，也开悟了。说：「那我听这麽多，怎麽没有开悟呢？」我怎麽知道你怎麽不开悟啊？（上人敲钟）现在听这个声音，有没有开悟啊？所以这开悟，要等着你时候到了，好像煮饭似的，你煮饭，饭熟了的时候才能吃。你这开悟，也要等机缘成熟了；机缘成熟了，磕着、碰着，或者怎麽样，都会开悟的。

中国在过去，历代祖师开悟的情形有很多很多种，不是一样开的悟。所以只要你能专心致志去修行，去研究佛法，总有一天你会开悟，会明白的。你现在如果开悟了更好，没有开悟呢？你先慢慢等着，不要着急！不要急得睡不着觉、吃不饱饭，不要这麽样子！我知道Loni（果逸）不着急，所以她睡得着觉，总想要睡觉；因为不着急，所以就要睡觉。

在「终教」，既悟人空，又悟法空，这是到大乘的教海里边。这一种的终教还不算究竟，还有顿教比终教又较高一步；这终教，是教菩萨法。又有圆教，是一切一切都圆融无碍，一切一切

都「本来是佛」。《法华经》是属於圆教，所以《法华经》上说，一切众生将来皆当作佛。经上说：「若人散乱心，入於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这是说人到塔里边和庙里边去拜佛，心本来要诚、要专一的，可是这个人他没有什麽诚心，到这庙里边，就念「南无佛」；但就这麽一念「南无佛」，将来就成佛的。

讲到这个地方，我又想起来一个公案。念佛，应该给众生来回向，不为自己来念佛，要为大众念佛。我念一声佛，就回向这个功德给一切众生，这个功德更大，更是圆融无碍。为什麽这样讲呢？

因为以前释迦牟尼佛，带着一班徒弟到了一个国家去化缘，没有人布施，任何人都不供养佛，也不供养佛的弟子。当时目犍连尊者没有跟着佛一起去，等到摩诃目犍连尊者最後来了，你说怎麽样啊？这城里所有的人，国王、大臣、老百姓恭恭敬敬地向摩诃目犍连尊者来叩头欢迎，又问他：「您用什麽，我都供养您；您所需要的什麽东西，我都给您！」一般佛的弟子就不明白这件事，请问佛说：「以佛这麽样大的德行，到这个城里边，没有人来供养；摩诃目犍连尊者是佛的弟子，反而这麽多人恭敬他。这是什麽道理呢？」

佛向弟子就说了：「为什麽我来，这些个国王、大臣、老百姓不供养我呢？因为我和他们在过去生中没有种下善缘，和他们都是什麽缘也没有的。那麽，摩诃目犍连同他们有什麽缘呢？

在往昔无量劫以前，摩诃目犍连尊者那时候做一个砍柴的樵夫，到山上去砍木头（firewood）回来烧火。有一次，在砍柴的时候，他碰到一窝蜂子要来螫他，他当时就念佛，又发愿说：『南无佛啊！你们这一班蜂子不要螫我，等我将来得道的时候，我先度你们成佛去！你们不要有这种恶心来害人！』他发了这种愿，所以这一班蜂子也就不螫他了。後来这只蜂王就做这一个国家的国王，这一班蜂子就做国王的大臣或者老百姓，繁殖很多人民在这个地方。现在目犍连尊者出家做了比丘，到这个城里来，就因为宿世他发愿度这一班的众生成佛，所以今天他来了，这一窝蜂子都向他叩头顶礼，这样地欢迎他。」

由这一件事情看来，我们每一个人修道，都应该结缘，应该要对任何人都好，发愿令每一个人都成佛；不但令每一个人成佛，所有的众生都度他们成佛。你发这个愿，无形中你看不见，但是人与众生心里边，都有一个无线电通着的──你看不见，但是你对他好，他默默中一定会知道的。

你应该对一切众生都存一种度脱他成佛的心，我们每一个人若存这种心，到任何地方都有缘。说：「我到某一个地方去，没有人招呼我，也没有人理我。」为什麽？就因为宿世同这个地方的人没有缘。所以这个「缘」是最要紧的，我们每一个人修道，必须要与一切众生结缘。所谓「未结菩提果，先结众生缘」，没有到成佛以前，必须要先和众生结缘。

与众生结缘，怎麽样结法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众生都好，以好心对待一切众生，以好事来待一切众生；力量能做到的事情，就应该尽量去做好事。这都是大乘菩萨的发心，不要做小乘那个罗汉、自了汉，只顾自己、不顾他人。

「欲结菩提果，广结众生缘」，就是对众生要结缘。为什麽？众生就是佛，你对众生好，就是对佛好；你若对众生不好，那也就是对佛不好。所以你若能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这众生见到你也是佛；你若见众生都是魔王，众生看见你也是魔王。这就像什麽呢？你戴着绿眼镜，看见人都是绿的；那人来反看你呢？也是绿的。你戴红眼镜呢？看人都是红色的。你眼睛看人家是什麽样子，人家也就看你是什麽样子。

所以我方才说，一切众生的心里，都有无线电互相通着的。你不要以为我这儿动一个恶念，他不知道。不错，他不知道，但是他那个自性上有一种感觉，会知道的！所以人对人，你若对人好，这就属阳；对人不好，这就属阴的。

那麽第四门「义理深浅」，义，就是经上所有的意义；理，就是道理。这一部《楞严经》的义理，究竟是深、是浅呢？它这个理是深的，就好像大海那麽深。你知道大海有多深？有的人测量说是多深；但你测量这个地方是这样深，那个地方或者又浅一点、或者又深一点，所以测量不出来究竟有多深。《楞严经》这个道理，亦复如是，也就是你不容易穷尽这个道理。你们每个人，这个人在《楞严经》上得到这个好处，那一个人又得到他的好处，各人所得的不同；但是这种的智慧，都是在这一部《楞严经》里边所得的。因为经典深，我们得的智慧也就会大，得的定力也就坚固，所以叫「一切事究竟坚固」，也就是这个道理。

那麽这个深而又坚固的定力，我们每一个人研究这部经典都会各有所得。但是对这部经的义理，你也得到了，他也得到了，是不是这个经上就少了一点？不是的。这个理也就像大海的海水，你取去了一些，这大海里的水还是这麽多；他取去这海里的水，又有他的用途，海里的水还是这麽多，它无穷无尽的。这经上的道理也是不能穷尽的，你开悟了嘛，这个经上的道理还是这麽多；你没有开悟嘛，它也是这麽多。你就取出去多少的智慧，这个经里头还是包藏这麽多智慧，也没有增、也没有减，所以这个经的义理，就比如大海那样地深，无穷无尽的。

【编按】以下录自一九八七年四月六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现在我们研究经典，谁都不一定讲得正确，所以谁讲得不正确的，都必须把他纠正一下，不要以讹传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把他纠正，到外面一说，彷佛是对的，就会闹笑话。

法虽然是圆融无碍的，可是它也有它本来的面目、本身的这个样子，不能雷同，一概而论。不能随随便便的，理是圆融无碍的，但事上有很多不同的。好像这个「义理浅深」，就是说这部《楞严经》的本身是深、是浅，不是说旁的，不是说小乘怎麽样、大乘又怎麽样；它是说这部经的本身。就如这个人究竟是长得多高多矮？是肥是瘦？那个浅的就像瘦的，深的就像肥的；浅也可以说是矮的，深也可以说是高的。

这部经有多深？不错，它是开智慧的，还有修定。开智慧须修定，要修定你要有戒，有戒来帮助这个定，有定才能帮助这个慧，所以这样到极点是深。而且《楞严经》上也讲到〈四种清净明诲〉，那是由浅入深的地方，这个很简单的，很容易认识它；所以说〈四种清净明诲〉是《楞严经》的基本。也可以这麽说，这部经是开悟成佛的，这是一个深的地方。

经典的道理，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深者见深、浅者见浅，大人看就是大人的道理，小孩看就是小孩的道理──就像知贞所说的，她的看法是对的，从一个没有学过佛法的人来说，是很有逻辑的。

为什麽佛说这部《楞严经》？是为了开悟成佛，开大智慧的！所以这部经是究竟坚固，是最究竟、最深、最奥妙的，它这种的道理是不可思议的。虽然有人说是通教，它通前通後，它能通於前边的藏教，和通於後边的别教，但是那不是正题，是附带的意义。

所以，看法要看得圆融无碍，然後认识、了解它。好像我们认识人一样，看这个人是高矮胖瘦、黑白红，知道什麽是外表，什麽是内在。如果我们拿一部经当一个人看，内外都认识了，然後才能了解经义，就不会差到哪里，没有旁的要诀。每个人有一部经，他这部经是义理浅深、是藏乘所摄的，这都有的。所以看法你要把它看得活动的，可是虽然活动又不可乱讲，必须要有条不紊。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伍?能诠教体

什麽叫「教体」？为什麽又要有教体呢？所有佛所说的法，都有它的教体。这一部经的教体是什麽呢？是「声、名、句、文」。声，就是「声音」；名，就是「名字」；句，就是「一句话、一句话」；文，是「文章」。

在文殊菩萨答覆释迦牟尼佛所问时，说：「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如来出现於世，所说的教体是什麽呢？又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此方，就是娑婆世界；真教体，真正的教体是什麽呢？清净在音闻；这个「音闻」就是教的体。音闻就是声音，可是单有声音，不能谓之教体，好像风也有声、水也有声，可是那不能成为教体。

什麽是教体呢？「声、名、句、文」。声，就是佛说法时的声音，佛所说法，有一种声音；有声音，然後就有了名目；有名目，就有了句读，一句一句的；因为有一句一句的，然後就变成了文章，就有文采可观了！所以这一经的教体，就是以「声、名、句、文」，做为本经的教体。

这声、名、句、文叫「随相门」。又有「唯识门」，这部经又以唯识为它的教体。又有「归性门」，归性门不讲相，而归这个性，以归性为它的教体；归，是归回来；性就是自性。又有「无碍门」，以无碍为它的教体。

「唯识门」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释迦牟尼佛观察机缘，应以何法得度的，他就於「净识」里边，生出这一种的说法，而教化这个众生；这个众生在这个「识」里边，也就得到这种法的利益。所以这叫唯识门，以唯识为它的教体。

「归性门」，这是圆融无碍，就把识也没有了，返识归性，归到性上，以归性为它的教体。

怎麽叫「无碍门」呢？前边那个有事、有理，归性门就是一种理。那麽这四种（随相门、唯识门、归性门、无碍门）合起来，有「事事无碍、理事无碍、理事俱无碍」，这叫无碍；以无碍为这一部经的教体，没有障碍，一切事都圆融无碍了。

【编按】以下录自一九八七年五月四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所有的大乘经典你都可判它为实相，以实相为体；实相是无相，可是无所不相。这个实相，就是天地间那个「能」，「能」是视之不见。那麽《楞严经》的体，说是有四门，而归纳起来是圆融无碍的，就是以实相为体。所以这个经典讲来讲去，还是以实相为体。你们若明白它以实相为体，那就知道经典里边的意思都与实相有关，都由实相所生出来的。所以无论你是随相门也好，唯识门也好，或是归性门、无碍门，都没有出这个实相。凡是大乘经典，无论哪一部经，都可以用实相作它的体。这部经以这四门来解释实相，诠显实相。

根本说起来，连实相也无相。实相无相的，圆融无碍，就是教你不执着这个有相的。用四门来解释这部经的体，那就是诠显实相的道理，也是这样子。而经上每一卷所说的道理，都是归纳到实相上，讲来讲去，无非显实相。诠是诠显，显出这部经实相的道理，令人们明白实相的道理：「喔，这个原来是这样！」就好像认识人似的，白人、黑人、黄人、红人，究竟是哪一种人。

这部经的体是实相，《楞严经》属於大乘经典，你用实相为体就可以了，它那一种分别出四门，无非教你显明了实相的道理。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陆?所被机宜

什麽叫「所被机宜」呢？就是所教化的众生，所教化的这种机，这叫「机宜」。这个机宜——这一部经所教化的，是什麽众生呢？这一部经所教化的是「情与无情，同圆种智」，有情、无情都可以成佛的。那麽所教化的，主要是声闻、缘觉和有学。

什麽叫「声闻」？声闻是闻佛的声音而悟道的，修四谛法——苦、集、灭、道。什麽叫「缘觉」？缘觉又有两个名称：生在有佛出世的时候，修十二因缘而悟道就叫「缘觉」；在无佛出世的时候，修十二因缘而悟道，这叫「独觉」。这个独觉住在深山穹谷里边，隐於岩穴之间，他看天地间的万事万物，生生灭灭、灭灭生生，所谓「春观百花开，秋睹黄叶落」，他看这种的境界，而自己悟道了。

那麽这一部经，正是教化声闻和缘觉这两种的机，又教化有学的机。什麽叫「有学」？他是还有所学呢！这就是菩萨。因为在佛的果位上来说，菩萨还有所学，所以叫「有学位」；到佛的果位上，才是「无学位」。

又教化一种，就是「定性声闻」；定性声闻，他是不愿意回小向大的。那麽不定性的声闻呢？他回小向大；这回小向大就可以由声闻的果位，经过缘觉，而成菩萨。这一部经，正是教化这些个机的。可是虽然说这四种机是当机者，要是往宽广的来说，所有三界的众生，都是这一部经的当机众，都可以教化的。那麽这能令定性声闻也回小向大，发菩萨心、成菩提果，所以这一部经是无机不被、无人不度的。
【编按】以下录自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楞严经》的教理是要教人修定、开智慧；修定、开智慧先要持戒律，这在〈四种清净明诲〉中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能依照〈四种清净明诲〉修行，就是《楞严经》所被之机；谁不依照〈四种清净明诲〉修行，谁就不是《楞严经》所被之机——主要的地方就是在这儿！

那麽你持戒律，依照清净明诲来修行，还要有正知正见。那怎麽样能知道你是正知正见？正知正见就是要守规矩，一切时、一切处都要守规矩，戒律就是规矩。为什麽你必须守规矩？因为你不守规矩，就会走火入魔，所以提出来〈五十种阴魔〉。在〈五十种阴魔〉的变化里边，这都很容易误入歧途。

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戒力、定力、慧力，就会盲从。所以经典所被的机，无论是声闻、缘觉、菩萨或凡夫，谁能够守戒律、守规矩，就是这部经所包括、所教化的人。如果你这样一想，就知道经典是很重要的，为什麽重要？就是要守规矩，不要喜虚荣、好夸张，这就是所被的机。

今天有人讲得井井有条，也有人讲得格格不入，那麽希望不懂的人，就要问懂的人；懂的人教不懂的人，要彼此互相帮助，这样就都是《楞严经》所被的机。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柒?宗趣通别

怎麽叫「宗」呢？「尊崇曰宗」，崇尚它，这叫一个「宗」；「宗之所归，叫趣」，宗所趋向，叫「趣」。什麽叫「宗」？好像二乘的人专门讲因果——二乘就是权乘的人。佛所说的教法有权乘、实乘，权就是暂时的，实就是永远的。暂时所说的权乘法门，就多数讲「因果」；因就是宗，果就是趣。到实乘上，就讲「悟入」；悟就是宗，入就是趣。这部经以阿难尊者当机被难，这个时候佛救他，教他回小向大，这是宗；及至他到达极果，这是趣。这种宗趣，是通於佛道的；不像其他小乘的经典，仅拘於小乘，不能达到佛果，所以与小乘教理有分别的。
弟子：宗趣？

上人：「尊崇曰宗」，你很尊崇他，这就叫做「宗」，就是你崇拜这个人。「宗之所归」就是「趣」，趋就是「往前」，宗的归趋，就是一个「趣」——这是一种学问。
【编按】以下录自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宗趣通别」，这是《楞严经》的宗趣通别，不是《法华经》的宗趣通别。每一部经也都有它的「宗」，这是「通」；每一部经也都有它的「趣」，这是「别」。这部经的宗和其他经的宗，宗与宗是一样的，但意义在那部经本身是不一样的。也就像我们每个人是做什麽用的，每个人的工作不同，工作就是他的宗；工作虽然不一样，却都是在工作，作完了工就是趣。又如现在我们研究佛法，研究期间就是宗，研究明白了就是趣，宗趣都是不一定的。

这部经简单说来，是以破迷显正为主，破阿难尊者的迷，显出真心来、正路来。什麽是这部经的趣？可以说以反迷归觉为趣，由迷路走到觉道上，这就是个趣。现在依古德讲，局限於六对：破显、偏全、悟入、体用、行位、分满。但如详细认识，则怎麽讲怎麽有理，无入而不得。况古德所举都是大同小异的道理，不要名词一不一样，就不明白，而看成很深、很难懂的。

再拿做工的比喻来说，做电脑是做工，研究科学也是做工，工作的性质不同，但都是在做工，

而最终的目的都是为赚钱。我们研究佛法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得到智慧。我们的趣向，就是为了走向般若之地，以开智慧为趣向，这是人人所希望的，不然我们研究佛法做什麽？研究佛法就是要去愚痴，转成智慧。

愚痴要怎麽去呢？就是要去迷，迷就是愚痴；不迷、不颠倒就是智慧，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不用高谈阔论去讲这部经的宗趣。这部经以破迷显正为宗，以成佛为趣，究竟是要成佛的，类似於此都可以讲，不一定要按照注解讲。注解只是引导我们一条路，如果明白了，怎麽讲怎麽有道理；但是要有根据，讲出来合理，合乎经义，这就可以了。

再举个更简单的例子，如小孩子说：「妈妈！我饿了。」这就是以吃饭为宗，吃饱了就是趣。又如：「妈妈！我冷了。」这就是以要穿衣服为宗，不冷为趣。如说：「妈妈！我困了。」就是以要睡觉为宗，睡着了为趣——上列的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

经典就是叫我们迷了就要学明白，所以迷的时候要以研究佛法为宗；研究明白了，有了正知正见，就是趣；明白这点，也就是明白经典的宗趣了。

又说「吃饭、穿衣、睡眠皆宗趣」，这并不是笑话，能真明白这句话，宗趣也就懂了。你们不要以为你们都会吃饭、穿衣、睡觉，其实你们都不会的。真正会吃饭的，不吃也不饿；会穿衣的，不穿也不冷；会睡觉的，不睡也不困。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捌?说时前後

佛说这部经，是在什麽时候？若就这一部经，佛开示回小向大之说，应该是在方等的时候说的。而佛说法四十九年，在这个时候，波斯匿王六十二岁；波斯匿王和佛是同岁，若依波斯匿王的年岁，应该是在般若的时候说的这部经典。所以这说时前後，就定它在方等或般若的时候，所以判它在终教的里边，是一个实法，这是「说时前後」。

【编按】以下录自一九八七年六月四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说时前後第八门，《楞严经》是属於方等教。方等教还是属於通教，「通」是通达无碍，又是通前通後，往前可以通到小乘去，往後可以通到大乘。所以《楞严经》的教义，可以说是方等时或般若时，这都可以。方等的时候它是通於阿含时，所以它是教小乘回小向大。怎麽又说它是通後？通於後面的般若时。方等时是大乘的一个初门，初发大乘菩提心的时候。所以可以说这部经属於方等或般若时，它是通着的。我们看经典要把它看活起来，不要单执着一部分；单执着一部分，这是以一废百，以这个一样就把一百样废了，也可以说是固执不通。

所以这个说时前後，它是什麽时候呢？就是说《楞严经》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方等时或般若时，它们是通着的。当时波斯匿王是六十二岁，所以佛也应该是六十二岁。本来佛说完方等时是五十岁，佛三十成道，十二年说阿含，八年说方等，所以佛是五十岁。可是波斯匿王说他是六十二岁，所以也可能是般若的时候，但是当时佛说这部经典，它不属於般若教，还是属於通教，所以判它为方等时，这是一个大概的意思。

我们不要钻牛角尖，很执着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不是一个问题。古来这些大德高僧分科判教，有的地方是正确，有的地方是很多此一举，不需要的。後人要把那个道理看得很活动地，也不要说它一定怎麽样子，或一定不怎麽样子，用你自己的我见，说它不是那个时候，或是那个时候，这是无有定法的。

时间本来也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没有未来。那麽现在可以说就好像这个时候——现在研究《楞严经》，现在就是说《楞严经》的时候；不过是在佛入涅盘之後，说我们研究《楞严经》。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要执着的，我们要是因噎废食，在那个地方以噎不吃饭，那是太可惜；所以不要以噎废食。

佛说法，古德虽然分为五时——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时，但是经典不一定在哪一时讲，就是属於哪一类的，就归到哪一时。能这样想，那真是圆融无碍，才能前後贯通，真正得到经义。举例来说，虽说佛二十二年说般若，但我不相信佛二十二年只说般若。在二十二年中必定含有其他的教义，如方等教，所以不要这麽执着时候。可能佛在般若时也讲一些方等教，或者在方等时也讲一些般若教。如果以耶输陀罗授记作为标准，就说它是为法华涅盘时，那你怎麽知道佛以前没有为她授记？这都不一定的；这就是以凡夫的思想来测量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不要太执着佛什麽时候说什麽经典，我们也不能说佛说过一部经後，就不再说它了。总之，我们现在研究《楞严经》，这就是说《楞严经》的时候；什麽时候没有研究，就不是说《楞严经》的时候。

你怎麽知道波斯匿王不是再请教《楞严经》的？那时波斯匿王说他是六十二岁，所以你怎麽知道佛在般若时，不会再说《楞严经》，再次研讨《楞严经》的道理？因此我们不能说佛说过後，就不再重提它的道理。例如以前我讲《楞严经》，那时是一九六八年；现在又讲，而现在是一九八七年，这样怎能说我们研究《楞严经》是在哪一个时候呢？这不是限定就是哪一个时候。就如果北，她一九六八年在北边，现在到了南边，那麽对她而言是一九八七年听到《楞严经》。还有也可能佛讲《般若经》时，大家对《楞严经》的道理不懂，所以又重新研究，这样怎麽能够确定是哪个时候？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玖?历明传译

「历」，就是经历；「明」，就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传」，是传授；「译」，就是翻译。说起这一部经的因缘，是很远的——天台智者大师当时遇到一位从印度来到中国的法师，这位法师告诉他，印度有一部《楞严经》，这部经是究竟坚固，是最究竟、最深、最奥妙的，它这种的道理是不可思议的。天台智者大师听这样说法，於是他每一天就向西方叩拜，求能看见这部《楞严经》的经典。一拜，拜了十八年这麽长久，可是拜了十八年，也没有看见过这一部《楞严经》。

因为印度国王认为这一部经典是一个国宝。怎麽说国宝呢？这一部经典是龙树菩萨到龙宫里取出来的，所以这个国家就把这一部经典也定为国宝了，不准流通到外国去。而现在译经的这位般剌密谛法师，他想把这部经流通到其他国家去，尤其是中国。他就把这部经典带着，想要到中国来，殊不知在海关上，就被检查的人查获了，带不出来。

那麽他回去就想种种的方法，想把这部经带到外国去。他想种种方法也想不出来，後来他就用最小的字，把这部经写到最细的绢绸上，然後用蜡把它封好了；把臂割开，将这部经放到肉的里边，之後再用膏药贴上。等伤已经好了，这就把这部经藏到胳臂里边了。有的人说是藏到腿里边，我想：因为藏在腿里边不恭敬，所以他一定是藏到臂，或者身上肉厚的地方；割开肉，把这部经放到里边。等伤口好了的时候，他这回到中国来，因为这一部经在他肉里边，海关检查不出来了，於是就带到中国来。

带到中国来，就带到广东这个地方，正赶上丞相房融被贬到广东来，於是就把般剌密谛法师请到广东的一座庙里边，翻译这部经典。这翻译经典的经过是这麽样困难，所以我们现在能研究这一部经典，都幸亏这位法师能用这种的苦心，把这一部经典带到中国来。你想一想，这一部经典多麽重要呢！智者大师听说有这一部经，他就向西方叩拜，天天望空遥拜这部经典，结果也没有读诵过这一部经。而我们现在也没有拜这一部经，就遇到这一部经，又可以读诵，你说这个因缘是多麽殊胜呢！
唐?中天竺沙门?般剌密谛译

唐：就是中国唐朝的时候。中天竺：这是中印度的一个名称。这是在唐朝什麽时候呢？在唐朝武则天退位了之後，神龙元年这个时候，有一位印度的沙门：「沙门」也是印度话，翻译到中文就叫「勤息」；就是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佛也叫「沙门」，以前佛住世的时候，马胜比丘穿着袍、搭着衣，在印度的街上走，舍利弗尊者见到他，就问他说：「啊，你这麽样庄严，威仪这麽好！你一定有个师父，你跟谁学的呢？」马胜比丘就说：
诸法从缘生　诸法从缘灭
我佛大沙门　常作如是说

说这一切法，都是从因缘生出来的，一切法也从因缘灭；我的师父叫「佛」，是个大沙门，他常常是这样讲的。舍利弗尊者听他这样一讲，也就跟着他到只树给孤独园去拜佛做师父，出家了！所以佛也叫「沙门」。

翻译《楞严经》的这位沙门，叫般剌密谛：这是梵语，译成中文就叫「极量」；言其智慧和才能都极其丰富，非常圆满，他的才能也到极点了，他的智慧也到极点了。译：是「翻译」，也就是「易」，就是把它调换过来了。换什麽呢？就是将印度的文，换过来变成中文。

般剌密谛法师是译经的一个译主，怎麽叫「译主」呢？就是当时在一起翻译经典，不是就只他一个人，而是有很多的法师集会在一起，大家共同来翻译这一部经典。究竟有多少呢？大约当时有两百多位法师，共同在一起来研究、翻译这部经典。当时在广州，他住在制止寺里边；制止寺是广州的一个大寺院，在那个地方翻译这部经典。

他把这部经带到中国来，翻译成中文，但是他翻译的时候，很快很快就把它翻译完了。为什麽他要很快把它翻译完呢？因为他把这部经典带出来之後，印度的国王也知道了，国王就责备守关的这一些官吏说：「你们为什麽放这个和尚出去，把这个国宝也带走了？」所以这位法师愿意快点回去认罪，宁可国王怎麽样罚他自己，也不希望国王罚守关的这一些人。因此，他很快地把这部经典翻译完了之後，就又回到印度去请罪，任凭国王怎麽样惩罚他，他就接受怎麽样的惩罚。这位法师对於这一部经的贡献，功德是非常之大的，我们现在能得到研究这一部经典，都应该先感谢这位沙门这种的功德，因此把这位沙门的这种经过，先向大家来介绍。

方才说，「沙门」是「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该学。怎麽叫「勤修戒定慧」呢？你首先要皈依三宝，之後又要受五戒；不是受了五戒就算了，还要照着这个去实行。怎麽叫实行？就是「不犯戒」。很多人都知道这五戒是什麽，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修持、实行这五戒，就不会失落人身。

那麽说：「不杀生，这可以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这应该戒的，应该不杀生；不偷盗，这也是应该戒的；不邪淫，也是应该戒的；不打妄语，也是应该戒的。为什麽酒也在五戒之内呢？为什麽要戒酒呢？我一生中就欢喜饮酒，又欢喜抽菸，所以我也不想学佛法了！为什麽？有戒酒这个条例，我就不愿意学佛法！」可是你要自己想一想，你喝酒对不对呢？抽菸

对不对呢？？

说是：「人人都喝酒，人人都抽菸，这有什麼不对的呢？这是人人所好的！」可是人人所好的，这就是「习焉不察」——你染成这种的风气，不知道觉察。人家抽菸，你也抽菸；人家喝酒，你也喝酒，就跟着人家跑了。跟着人家跑，自己身上就养成一种的毛病——这叫「毛病」，人没有大病，就有小病；没有小病，就有个毛病。这抽菸、喝酒是一种毛病，要把它戒除去！可是，宁可不学佛，也不戒除菸酒，你说这个人的思想多愚痴呢？这是一种愚痴的思想！

为什麼要戒酒？我现在讲一个公案给大家听一听。有一个人欢喜喝酒，他受了五戒；受了五戒之後，他就守不住戒了。他想：「啊，我喝一点酒好罗！」於是就想要喝酒，可是没有什麼菜吃——中国人喝酒都要有一点送酒的菜，不像外国人喝酒就那麼喝，也不需要菜。在这个时候，偏偏他的邻居就有一只鸡跑过来了，他说：「这回好了，你给我送菜来了！」於是把这只鸡就给捉住了。

捉住这只鸡，这犯了一个盗戒；他把这鸡杀了，犯了一个杀戒。这盗、杀和酒戒都犯了！因为有鸡肉送酒，也喝醉了；这个时候，邻居的女人来找鸡，敲他的门。他开开门，这邻居的女人就进来了，说：「你看见我有只小鸡跑过来没有啊？」他说：「没有，没有，我没看见！」这把一个妄语戒也犯了。他又看这个女人生得很漂亮，於是又起了淫欲心，就把这个女人给强奸了；於是就被人家告了，就要打官司。

就因为他喝酒，把五戒都犯了。所以「酒能乱性」，佛家戒之。喝酒喝多了，人就不由自主了；不由自主了，就忽天忽地——忽然而天、忽然而地了，腾云驾雾，什麼事情都做得出。就因为这一个酒，把五戒都犯了，所以这五戒里边，就要戒酒。因为你不喝醉了，就不会做这麼多的糊涂事；喝醉酒了，就什麼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在佛教里头，首先要受持五戒，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皈依三宝之後，然後再受五戒。受了五戒，如果你不犯戒，每一条戒里头，就有五位护戒的护法善神保护着你；你若犯戒了，这善神就跑了，不保护着你了！所以受戒在佛教里头也是非常要紧的。

受戒怎麼样受法？不是说我自己看看书，书上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就算受戒了。也不是说我自己在佛前点上香，烧几个香疤，这就叫受了戒。要怎麼样呢？在家人想受五戒，必须要找一个大德高僧来给你证明，他给你证明受戒，这谓之「受戒」；受了戒，然後你守戒，这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你想受戒，一定要在僧人的面前来乞受戒法，这才合法呢！

「定」，说起来有很多种，总而言之，你不被一切外边的境界所摇动，这就是「定」。要怎麼样才能得到这个定呢？你先要静下来。怎麼样静呢？就是参禅、打坐。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不定，今天到东边去，明天又到西边去，「朝秦关，暮楚阙」，各处去跑，跑来跑去，总也不定；你若想要定，就要用功修行。我们现在天天就是习定，可是你习定，有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境界。你在境界来的时候，切记不要被境界转，这就是定；你要是被境界转了，那就是没有定。

好像收到一封信，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心里就生出一种愁闷来；这是没有定，一考验就受不住了，就没有考验上。或者遇着一件喜的事情，你也跟着这件喜的事情跑了，这也没有定。或者遇着一件令你发脾气的事情，你就发脾气了，这个定也没有成功。你要也不喜，也不怒，也不哀，也不乐，不用喜、怒、哀、乐这种情感去做事，而用道心来做事，这就是一种定。

修定，然後才能开智慧。你若没有定力，就没有慧力；没有慧力，你怎麼能学习佛法呢？你定力、慧力从什麼地方来的呢？要从戒那儿来的。要先受戒、守戒，然後修行，与法才相应呢！与法相应，那你才能得到法水的灌溉。

贪、瞋、痴这三种，等於毒药一样，叫「三毒」。我们所以没有成佛的原因，就因为有这三毒；如果把这三毒能停止了，我们很快就可以成佛。这三毒——（一）贪心：就是贪而无厌，无论什麼东西，就贪多，越多越好。（二）瞋心：就是生出一种瞋恚，遇到事情就发脾气，生瞋恨了。（三）痴心：就是痴心妄想，非常愚痴，做事情糊里糊涂的。能把这三种息灭了，就会与道相应的，修道就会很容易成就你的道业。

沙门有四种——

（一）胜道沙门：就是「修行证果」。或者证阿罗汉果，或者证菩萨果，这叫「证果」。

（二）说道沙门：就是「弘法利生」。弘法，就是弘扬佛法，弘是弘大；我现在给你们讲经，这就叫弘法。利生，是利益众生，令一切众生都得到利益。

（三）活道沙门：是「精持戒律」。行持戒律，对於戒律很精研、很注重，不犯戒，以道自活——以修道来做为他的生活。

（四）污道沙门：就是「开斋破戒」。他违背佛的戒律，对於佛教上就有所染污了，就有坏的影响，令一般人见了，说：「啊，这个出家人一点也不守戒律！」就不生信心了；因为不生信心，对於佛教就不亲近了，所以叫他污道沙门。

那麽，翻译《楞严经》这一位沙门般剌密谛，是属於哪一种呢？是属於前三种的，也可以说是胜道沙门，也可以说是说道沙门，也可以说是活道沙门，而不是污道沙门。为什麽要讲这位译主呢？因为他对於《楞严经》这种贡献、这种功德，是非常之大的，所以现在没讲经之前，要把这位译主的名字先讲一讲。这「历明传译」的第一，就是译主。

乌茶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

这位般剌密谛法师主持翻译的工作，当时还有一位助手，他是乌茶国沙门：「乌茶国」也是印度的一个国名，「乌茶」又叫「乌场」，以前是一个国王的花园。这位沙门是这个国家的高僧到了中国来，他的名字叫什麽呢？叫弥伽释迦：这个名字翻译到中文就叫「能降伏」，他能降伏一切的烦恼，也可以说能降伏一切的魔障；总而言之，什麽他都可以降伏。这个法师他是译语：他翻译、修正这个语言。像是在中文要用什麽话来翻译印度话，这位法师做一个译语，所以当时也是这个译经场里边最高的一位法师。

罗浮山南楼寺沙门?怀迪证译

像这本经上，普通都没有现在我写这位法师的名字，你们可以加上他，因为古本上都有这一个「证译人」。这位是什麽地方的人呢？他是罗浮山南楼寺沙门：这罗浮山，是广东的一座名山；南楼寺，就是怀迪法师住的庙。

怀迪证译：他做这个证明；怎麽证呢？「证」，就是保证的意思。这「怀迪」，大约他的师父给他起名字的时候，就希望他精进用功，就给他起个名字叫怀迪。怀迪的「迪」字，就当一个「进」字讲，意思就是总要精进修行，不要休息，不要懒惰。这一位法师的学问非常好，平时也研究经教，对经典的道理非常明白，对印度的梵语也懂，於是在当时译经场里边的成员里，他就做一个证译的法师。

因为般剌密谛和弥伽释迦这两位法师，本来中文和梵文都很精通，那为什麽还用一个中国人来做证译人呢？因为他们两位虽然是中文、梵文都通达，但是初初到中国来，恐怕对中文还不完全彻底明了，所以就用一个中国人来给作证。这位怀迪法师，就是翻译本经的一个证译人。不过在现在的经本上，就没有这位法师的名字了，而在古本上还有。那麽究竟谁把这位法师的名字给除去了？我也没有考查。但是我希望大家也应该知道这个证译人是谁，所以今天我讲《楞严经》的时候，也特别提出来向大家说一说。

菩萨戒弟子?前正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受

菩萨戒弟子：这个菩萨戒，出家人也应该受，在家人也应该受。《菩萨戒经》上说，无论国王、大臣就位的时候──就是国王就职的时候，都应该受菩萨戒；大臣去做大臣的时候，也应该受戒。房融因为明白佛法，就以佛做为他的父亲，以菩萨做他的兄弟，所以说他是「菩萨戒弟子」。菩萨戒有多少呢？有十重四十八轻；有十种特别重要的，四十八种是轻一点。所以他受这个菩萨戒之後，自己就称「弟子」。

他又做过前正议大夫：「前」，就是以前，不是他现在做。「正议」，《史记》上就称「正谏」，叫「谏议大夫」。谏议是管什麽事情的官呢？就是「言官」。怎麽叫言官呢？就是无论国家有什麽不对的地方，他就去讲、去批评。有的朝代叫「御史」，就是这个国家什麽事情做错了，他就要来批评。「大夫」，就是官的一个名称。

同中书门下：「中书、门下」，都是丞相府的一个名字。「中书」，是管皇帝的一切书札、诏书之类的，一切一切皇帝所出的号令，都由中书丞相这儿来管理；「门下」，就是管理政务的行政长官。门下就管理政府的事情，中书就管理皇帝的事情；所以这两个丞相，一个管发号施令的，一个就奉行这号令的。这个「同」有两种解法。一种是说左、右丞相由都他一个人兼了，所以就叫「同中书门下」。又有一种解法是他和中书、门下是同僚；同僚，就是同等的、共同来做事情的人。平章事：「平」，就是平均；「章」，就是显着、彰显。彰显这些个事，就是对朝廷里边所有的事情，要把它平均一下。

清河房融：他是清河人。名字呢？他姓房，叫融。融，就是很圆融的。笔受：就是他用笔写出来这些文章，他是润色的，这叫「润文人」。润，就是把它修饰更美好一点。所以《楞严经》这个文章，那是再好都没有了！为什麽？你看，丞相房融是一位最大的文学家，最有学问，他亲笔来润色这个文章！所以《楞严经》里边的文章是特别好，再没有这麽好的了！这《楞严经》的文法是最好了，你想学中文，若能把这部《楞严经》读熟了，读得能记得住，那你的中文就是最好、最高了。中国人没有看过这种文章的，那多得不知多少！

【编按】以下录自一九八七年六月八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你们看这地方，前边有三位法师，後边有位居士；本来那位居士应该放到「证译」的法师前边，但是因为他是居士，所以就把他放到後边。怀迪法师是当时的证译，他不一定懂得梵文，不过他就证明所翻出来的中文，意思完全都正确了，所以说他「证译」。那麽这四个人，可以用我们翻译的这「四步」来把它说明了──

(一) 翻译：这是「初译」，也就是草创。
(二) 译语：这就是「修改」。
(三) 笔受：也就是「润色」。
(四) 证译：也就是「证语」。

这和我们现在翻译的这四步正相合。

你们各位不知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为什麽要房融笔受呢？这个房融是当时一位很有学问的文学家，也是一个达官贵人，他有地位，又有学问，又信佛；因为这样，他也是愿意一起来研究佛法。这不是说可靠、不可靠，或可依赖、不可依赖的问题，这就是他是一个很相信佛的人，学问又好，又和当时的达官贵人有平等的
Level（阶级）。所以你就是翻译经典，也要有国家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完成。好像那时候，有几百个人、几千人翻译经典，如果没有国家的力量，谁也做不到的。

我们现在在西方翻译经典，这正是一个开始，是第一步；将来若有大力量，有大善知识，会有很多人共同来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现在这麽小规模的。大家对这种情形都要认识清楚！所以现在「历明传译」有这四个步骤，有四个人，各位应该知道。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拾?别解文义

【编按】从第二册开始，分别逐句解释经文。

大佛顶首楞严经浅释（二）

上宣下化老和尚讲述

序分?三番破识

◎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讲述於

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拾?别解文义

依照贤首宗判教，有十门分别，前边那九门已经讲完了；由「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室罗筏城，只桓精舍」这儿，乃至於到最後边，这是第十门「别解文义」。别解文义里边，「如是」就是「信成就」；「我闻」是「闻成就」；「一时」是「时成就」；「佛」是「主成就」；「室罗筏城只桓精舍」是「处成就」；再加上「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乃至於後边「大阿罗汉」、「诸大菩萨」，这叫「众成就」。佛所说的经，不是杂乱无章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哪一部经前边，都要有这六种成就。因为有六种成就，才可以成立这个法会而说法；如果六种不成就，不能说法。

现在讲到经文上，希望每一个人都特别注意。以前所讲的那些道理是前方便，现在正式讲经文了。道安法师将经分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序分，就是在经前面所作的一篇序文；正宗分，就是说这部经里的宗趣；在经的後面，劝一切人流通这部经典，这叫流通分。

A1.序分　A2正宗分　A3流通分　A1分二

B1证信序　B2发起序　B1分二

C1先明五义　C2广列听众

今C1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室罗筏城，只桓精舍。

如是我闻：「如」当个「信」字讲；又者，这个「如」是「指法之辞」，就是指明了这个法。「是」就是这一部《楞严经》的文。就说：「像这样的法——《楞严经》这十卷的文，这部经上所说的这个法。」「我闻」，是我阿难亲自听见佛说的。所以这叫「如是我闻」。

又者，「如是」就是「信成就」。凡是佛所说的法、所说的经典，在经前边都有六种成就，这六种成就：（一）信成就、（二）闻成就、（三）时成就、（四）主成就、（五）处成就、（六）众成就。

（一）信成就。为什麽要有信呢？「信为道元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信是道的根源，功德的一个母亲，它能长养一切诸善根；所以这个「信」，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又者，「佛法如大海，唯信可入」，佛法就像海那麽大，这个海你用旁的方法是进不去的，只有用「信」字，才能到这海里边去，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所以这个「信」是最要紧的。好像我现在讲经，你们在这儿坐着听，我讲的话你一定要相信，不要生怀疑心；你若一生怀疑心，我讲得对，你也认为是不对了。为什麽？因为你没有信心。你若有信心，我就讲错了，你也会说：「啊，这讲得都对！很有道理的。」为什麽我讲错了，你都认为很有道理呢？因为你有一种信心。你若没有信心，讲得对，你也认为它不对；若有信心呢，我讲不对，你也认为它对。那麽究竟我讲得对不对呢？我告诉你们，你不要害怕！我不会讲得不对的，我一定会对你们讲对的，我只不过这样讲，主要是你要有信心，坚固你的信心。你不要信你自己，你要信我！我告诉你：「《楞严经》是非常之好。」你也想：「啊，这是好的！」你同意我这个说法，这就有信心，这就叫「信成就」。

（二）闻成就。你有了信成就，我说出来的，你还要听。你光有信心，我讲经的时候，你跑了，跑到花园去了，或者跑到某一个咖啡店去饮杯咖啡，等你回来，我讲经的时间也过了，那就不是「闻成就」了。你在我讲经这段期间，咖啡也不饮，甚至於没吃饭都不饿了，一定要听这个经。好像昨天这位白小姐，已经生病了，我叫她去休息，她心里还挂着，说是：「等你讲经的时候，叫一个人来叫我。」我说：「不要叫人来叫，我可以来叫！我亲身来叫你，你现在休息一阵子！」等到讲经的时候，我向她打招呼。她那时大约还有点病痛，这病痛大小我是不知道，你问问她自己，她会知道的。不过我看她脸红红的，好像还有点不舒服；但是她也来听经了，这就是闻成就，带着病都要来听经。你说，若没有诚心、没有真心，能来听吗？这就是证

明她有一种诚心！

她由西雅图把一只狗也带到三藩市来，为什麼带一只狗到三藩市来呢？因为她爱那只狗，对那狗放不下；可是到了三藩市这儿来，又觉得不方便，於是把这只狗又用飞机送回去了。你说这岂不是没有麻烦找麻烦？为什麼那麼舍不了狗，现在又舍得了呢？这就是因为听经的力量，比爱那狗的力量大一点；这也可以证明有一种闻成就了，有一种真正的诚心。

不单这白小姐有诚心，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从西雅图千里迢迢来到这儿，这都有一点闻成就；所以我就无论如何，也要成就你们这种闻成就。你们有信成就，我也成就你们的信成就，又成就你们的闻成就。

（三）时成就。可是你们有了信心，又有了闻成就这种心，若没有一个时候，也没有办法来听这经。你们每一个人，有的读书、有的做工；读书的，也没有时间来听经；做工的，一天到晚挂着要去赚钱，所以也没有时间听经。於是大家就商讨，在这暑假的时候，有的不到学校去读书的，就藉着这个机会来研究经典，并且读诵中文；这一方面可以把经典研究明白了，一方面把中文也学会了。你要是不怕难的，可以照着中文的经典，把中文都写下来。你说这多麼好呢！把中文也明白了，把经典也学会了，这个利益太大了！所以这叫「时成就」，要有一个相当的时候。

（四）主成就。就是说法的主。有一个「时候」了，又要有一个「说法主」。好像你们要听经，没有人讲；你请美国的法师，他讲的和你讲的是一样的。他所讲的，你也都懂，那麼你要他讲做什麼呢？所以要找一个说法的主。於是就把我从这个「坟」里边拖出来了！本来我叫「墓中僧」，这回又出来和你们大家见面，讲经说法，这叫一个「主成就」。那麼这一部经上这个主是谁呢？是「佛」。佛是这部经上的主成就。

（五）处成就。那麼说法的人也有了，这就可以说法吗？还是不可以的。怎麼样呢？又得要找一个地方，才能讲经说法。你若没有地方，说：「那花园那麼大，可以到那儿去讲！」你讲一天、两天可以，你讲三天，恐怕政府就要来拉你了，说：「这是公共的地方，你一个人不能霸占这个地方！」就不可以讲了。所以又要有一个相当的地点，这个地点就叫「处成就」；这个处所已成就了！本经这个处，就是「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就是「只桓精舍」，这个地方是个处。

（六）众成就。前面这五种成就了，还不行，还要「众成就」，又要有一些人来听。譬如，主也有了，处也有了，信和闻、时，这都可以了，唯独就没有人听。我讲经一定要有人听的，没人听，说是给桌子讲、板凳讲；讲是能讲，但是它们会不会听呢？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这又要有众成就。现在从西雅图这麼远来这麼多人，这是众成就。本经的众，就是「大比丘和菩萨」这一切的听众。

「我闻」这个「我」，是阿难自称的「假我」。「我」有四种：（一）凡夫「执着的我」，凡夫执着我有这身体。（二）外道说：「我就是神！」这是个「神我」。（三）菩萨有个「假我」。（四）佛才有一个「真我」。

凡夫执着这个「我」，认为这个身体就是我的了。其实这个身体就好像临时住的一个旅店（hotel），你住在里边，终究是要搬家的，不是可以永远在这儿住的。可是一般凡夫就不知道这个道理，认为这个身体就是我了，又要吃好的，又要穿好的，又要享受，住的房子也要美丽，所有的环境都要美丽。为什麼？就因为要帮忙自己这个臭皮囊。

这个身体是个臭皮囊啊，很臭很臭的！你不相信？你看这个身体：眼睛就有眼眵，这是不乾净的东西。耳朵又有耳垢，也是不乾净的东西。鼻子里就有鼻涕，也是不乾净的东西。口里就有口水，又有痰，这也是不乾净的东西。你若三天不刷牙，哦，口里就臭得不得了！你四天不沐浴，身上也臭得不得了。甚至於你若出过汗，一天、两天身上就放臭了。大小便，这也都是不乾净的东西。所谓「九孔常流不净」，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加上嘴巴，再加上大小便，所流的东西都是不净的东西。你说，这个身体有什麼可爱惜的呢？你给它穿上好东西，擦上香水，为它忙得不得了！好像那些欢喜打扮美丽的女人，又搽口红，又搽粉，又要给它吃，又要给它穿，一天到晚为这个假躯壳忙忙碌碌。等到死的时候，它一点人情都没有的。它不说：「哦，你对我这麼好，我多活几天，陪一陪你！」它不肯的，所以你说这个身体有什麼好啊？

但是凡夫就执着这个身体是他的了，说：「哦，这是我的身体。你打我？我才不能答应你呢！你骂我？你为什麼要骂我？」究竟「你」是谁呀？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又说人家骂他了，又说人家打他了。根本他没有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就以为这个肉体是「我的」了。其实，那个灵魂才真正是「我的」，那个自性才真正是「我的」。可是他找不着、看不见，也不知道找，就以为这个就是对了，为这个身体忙忙碌碌。

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像厕所，你给它穿上美丽的衣服，挂上美丽的东西，把厕所装饰得非常地美丽。可是你装饰厕所，无论你把它收拾得怎麼样漂亮，那里头也是装臭东西的，是不乾净的。我们人这个肚皮里头，你说是不是不乾净的东西？所以你要是太为自己做打算，这是未免没有算过这条数了！不会算数的人，才专门为自己忙忙碌碌的！所以我不为自己忙，我是为人忙；我是愿意人家有什麼事情叫我帮忙，我去帮忙的。那麼以上所谈是凡夫执着的「我」。

「如是」是信成就，「我闻」就是闻成就。本来是耳闻，为什麽不说「耳闻」，而说「我闻」呢？因为耳朵根本就不能闻的，能闻的是那个「性」，而不是「耳」，耳不过是一个闻的门户而已。这种闻性是常在的，因为「我」是一身之总，所以就说「我闻」。「我闻」也就是「心闻」，心里头闻见的，而不是由耳朵闻见的。

为什麽阿难尊者要有个「我」？阿难尊者这个「我」，是个「假我」之「我」，而不是「真我」。这个「我」，头先讲过，凡夫执着有个「我」──这是我，这个也是我的，那个也是我的。一切的物质都放不下，自己的身体更放不下，这是「执着的我」。外道有个「神我」，他说这个「我」是谁呢？就是神。这是外道的一种「神我」，若细分析，那有很多，不要详细讲它。

菩萨有个「假我」──说那个「我」，是个假的。为什麽是个假的？菩萨怎麽还做假事呢？因为他无我相，这个「我」，他认为是个「假我」，而不是「真我」。由假才能到真的我上，你知道有假了，才能找着真的；你不知道有假，就找不着真的。我们现在为什麽研究佛法？就想要追求真理。为什麽要追求真理？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一切一切都是假的了，就要在假的上面找真的。所以菩萨认为身体这个「我」，是个「假我」，他要找自性那个「真我」。自性的真我是谁呢？就是成佛。佛才是真我；你若没有成佛以前，你那个「我」都是假的。

所以头先有人问我，菩萨怎麽还有「假我」呢？就因为他是菩萨，所以才知道这是假我。若不是菩萨，凡夫说：「喔，你说是假的，我看看！我这个身体最好了，又强壮，又高又大，仪表堂堂，你说我这是假的？我可认为这个是真的。」他看不破，所以就放不下；放不下，就得不着自在。你到成佛，那才得到「真我」了；没有成佛以前，那都是「假我」。这是说四种的「我」。

「如是我闻」，说是如是之法──就是这一部《楞严经》。印度般剌密谛法师把它用细绢写好後，将胳臂割开，藏在里面，带到中国去，翻译成中文。现在这部经又传到美国来，又要翻译成英文了，所以就是这一部经。我告诉你，你现在明白了吗？这「如是之法」，就是《楞严经》这个法。这个法怎麽样？这个法是我阿难亲自听佛所讲的，是佛传授给我的，不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而是佛以前讲的法。

为什麽要用「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佛经用「如是我闻」开始，有四种的意思：（甲）息众疑、（乙）遵佛嘱、（丙）息诤论、（丁）异外道。

（甲）息众疑。怎麽叫「息众疑」呢？因为佛入涅盘後，结集经藏的时候，阿难尊者陞了佛的座位说法。阿难尊者一陞座时，所有佛的弟子顿然起了三种的疑惑：（一）「啊，释迦牟尼佛又再活了吧？」他们因为看阿难尊者一陞座，相貌圆满，和佛的相貌是一样了，也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放光动地。佛的弟子因为想佛想得大约也都头脑昏了，所以就以为释迦牟尼佛又来了。（二）以为阿难尊者成佛了，所以才有这样的相好庄严，相貌才这样圆满。（三）又以为他方佛来，说是：「哦，这不是释迦牟尼佛，也不是阿难成佛，或者是东方佛、南方佛、北方佛、西方佛来到这儿了吧？」

为什麽大众有这三种的怀疑？因为阿难尊者陞座的时候，先要显现入定相，大约五分钟没有讲话，这麽入定；在他一入定，相貌就和佛一样了，所以每一个人心里生出来这三种怀疑。等到阿难尊者一说「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大众三疑顿息，这三种的怀疑都没有了。为什麽没有了？因为他说：「『如是』，如是这样的法，『我闻』，是我阿难亲自听到佛所讲的，是佛所传授给我的。」因为有这四个字，把这三疑顿息，这是第一个意思。

（乙）遵佛嘱。遵，就是「遵从」；遵从佛的嘱咐、吩咐。佛吩咐什麽呢？在佛将要入涅盘的时候，告诉一切弟子说：「我将要入涅盘了。」一听说佛要入涅盘了，所有的弟子就都哭起来了；尤其阿难尊者和佛是堂兄弟，他哭得更厉害，痛哭流涕，大约眼泪把面都洗乾净了。阿那律尊者就对他说：「你不能哭啊！佛要入涅盘，你应该问一问後事怎麽样安排啊？」「什麽後事啊？我问什麽？」

「你应该问：（一）将来结集经藏的时候，经前边应该用什麽字来代表？」（二）现在佛住世的时候，我们依佛而住；佛入涅盘，我们又依谁而住呢？（三）我们现在是以佛为师，佛入涅盘之後，我们又以谁为师呢？总得要有个教主啊！（四）佛在世的时候，佛能调伏恶性比丘；佛入涅盘之後，恶性比丘又怎样去降伏他呢？你应该以这四种事去请问佛才对的。」

阿难尊者一想，也对啊！於是就请问佛，说：「佛在世的时候，我们以佛为师；佛入涅盘，我们又以谁为师呢？」佛答说：「以戒为师。」就是以「戒」做一切比丘、比丘尼等出家人的师父。

那麽佛在世的时候是依佛而住，佛去世呢？就要依「四念处」而住。这四念处是什麽？就是「身、受、心、法」。（1）「观身不净」，观这个身体不乾净。你能观身不净，就不会爱惜这个身体了。（2）「观受是苦」，你所接受的，都是苦的。你能观受是苦，就不会贪图享受了。（3）「观心无常」，这个心是无常的。你能知道这个心是无常的，也就不会着住到心里所打的妄想上。（4）「观法无我」，这一切法，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这五蕴的法，也都没有我。

又者，将来结集经藏的时候，佛所说的经典，经前边应该用什麽文字来代表？佛就说：「用『如是我闻』这四个字。」所有佛说的经典，前边都有「如是我闻」，然後又有六种成就，才能表示这部经圆满的义理，也是证明这部经是佛所说的。阿难尊者又问佛：「佛在世的时候，恶性比丘佛能降伏他。佛入涅盘，恶性比丘怎麽办呢？」佛答说：「对恶性比丘，应该默而摈弃之。」什麽叫「默摈」呢？就是不睬他，不要理他，也不要和他讲话，也不要和他坐在一起；总而言之，就是所谓「臭着他」，叫他在一边，没有人理他，他再恶，自己也都没有办法了。恶性比丘，就是不讲道理的出家人；佛在世的时候，也有「六群比丘」，那是最恶的。你不要以为出家人就统统都是好的，出家人里头也有不守规矩的，多得很呢！那些不守规矩的怎麽办呢？就要默而摈之，就要不理他，不要和他讲话；这样子，就会把他调伏了。

（丙）息诤论。因为佛的弟子有很多很多，老参上座，比阿难尊者道德高深的多得很，每一个人的身分都比阿难尊者高。在结集经藏时，阿难尊者仅仅是一个初证阿罗汉果的人，其中早已证到四果阿罗汉的有很多，所以如果是由阿难尊者所说出来的经典，一般人都不会佩服的。那麽加上「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大家就都知道这不是阿难尊者自己说的经典，而是听佛所说的经典。因为一般人都知道阿难尊者记忆力最强、最好，佛四十九年所说的经典，他全能记得，有条不紊，不会杂乱的，所以他说「如是我闻」，大家也就没有可争的了，因为这是佛所说的。

（丁）异外道。就是和外道不同。因为外道说一切事，都不离「有、无」。不是无，就是有；不是有，就是无。所以在外道的经典，用「阿、欧」两个字开始；「阿」就是「无」，「欧」就是「有」。佛经上就用「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和外道的经典不同的。

一时：这个「一时」是什麽时候？就是师资道合的时候，也就是应该说《楞严经》的时候。那麽为什麽不记载出来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呢？因为印度的历法和中国的历法不相同，印度或者是一月，中国或者就是三月；这个时间没有法子定，於是就定为「一时」。这个「一时」，就是佛说《楞严经》那个时候。前边「如是」叫「信成就」，「我闻」叫「闻成就」，这「一时」就叫「时成就」，时候成就了。时候成就了，又要有个主，「佛」就是这个「说法主」，这叫「主成就」。

佛：一般中国人久而不察，也就不知道这个「佛」字究竟怎麽样解法，以为这个字就是中国的字，其实本来不是的。这个字是印度话的音，若具足讲起来，就叫「佛陀耶」──中国人读「佛陀耶」，印度音就叫「布达耶」，所以英文也叫Buddha。中国人为什麽不叫「布达耶」而叫「佛」呢？因为中国人愿意省文，就不完全说，所以就说「佛」。好像说
telephone（电话），有的人就说
phone，就是这个意思。由这个意思，你就明白那个意思了，那你就叫「开悟」了。

开什麽悟？开这个「佛名字」的悟：「哦，知道了，佛就是这个样子啊！」什麽样子呢？就是佛那个样子。你若想成佛，也就学佛那个样子。佛什麽样子？佛一天到晚都是欢欢喜喜的，不忧愁，也不生烦恼，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他看哪一个众生都是佛，所以他自己就成佛；你要是认为众生都是佛，你也就是佛。

「佛」有三种意思：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觉，就是自己觉悟了；一般凡夫就不觉悟，所以自觉就和凡夫不同了。觉他，菩萨自觉而又觉他，这就和二乘不同了；二乘的人只知道自觉，而不知道觉他。又有觉满，就是佛了，和菩萨又不同了；菩萨只能自觉、觉他，而没能觉满。佛既能自觉，又能觉他，并且还能自觉和觉他都圆满了，这叫「三觉圆，万德备」，万德都齐备了，故名为佛。

「佛」字，又有三个意思：（一）「本觉」，本来就是觉悟的。（二）「始觉」，方才开始觉悟。（三）「究竟觉」，究竟彻底的觉悟。这是本经上有这三个意思，这三个意思和「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是一样的，不过名称不同。在佛经里有很多地方名称不同，但意思是相同的，我们不要一变了名就不认得，就不知道他是张三、李四了！

譬如，这一个人本来叫「李锦山」，改个名叫「李果前」。以前知道「李锦山」的人，不知道他叫「李果前」，就说：「谁叫李果前哪？李果前是谁呀？」结果看见了：「哦，原来是你呀！」

佛这「三觉」也是这样，如果你没有深入研究佛法，说：「本觉和始觉、究竟觉，这是什麽呢？」就不知道了。那麽你若对佛法有研究：「哦，这和『三觉』是一样的！」

《楞严经》上，这「三觉」是这样子讲，这是「佛」大概的意思。讲起这「佛」字，要是开广了说，那不要说三个月，三年也讲不完的；现在没有法子，讲三分钟也就可以了。因为美国人都欢喜快，什麽都要快，那麽现在讲经也要快，好像坐着火箭上月宫那麽快，这儿一放火箭，「嗤」一声，就到月宫了。要这麽快！所以讲经也要快！现在因为是科学的时代，不能守旧了；所以我讲这个「佛」字，也就缩短这个时间。

佛在室罗筏城：「室罗筏」也是梵语，又叫「舍卫国」。这个地方是波斯匿王所住的地方，也是这国家的首都，是佛教化众生的地方。「只桓精舍」是佛所住的地方，「室罗筏城」就是佛所教化的国家，这个国家与其他的国家不同。有什麽不同呢？这个国家有五欲财宝之丰，人有多闻解脱之德。所以「室罗筏」翻译到中文，就叫「丰德」；丰，是丰足；德，就是德行。

什麽叫「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色、声、香、味、触都好到极点了！「色」，大约这国家出很多美女，出很多好的颜色。「声」，它这音乐大约也非常地美妙。「香」，你看现在我们这儿也有印度咖哩，你要是在我们的楼上做咖哩饭，离得很远都可闻到这个香。「味」，那个味道也是很美妙的。印度有醍醐，这个醍醐究竟是什麽东西，我到现在也没有吃着。我想吃，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卖。据说醍醐是用牛奶造出来的，究竟什麽样子，我也没有看见。「触」，大约有很细腻的绢，或者别的什麽的，这都非常地美妙。除此之外，这国家还有丰富的财宝。

这国家的人，又有「多闻解脱之德」。「多闻」，就是读书读得多，知道事情也多，所谓「博洽淹贯之儒」。博，是广博；洽，就是通达无碍；淹贯之儒，这就是有知识的人。「解脱」，就是不被人绑着了。以前有一位法师，他穿袍、搭衣、持具，到另外一位老法师面前跪着，求老法师开示。老法师问：「你想要我开示你什麽？」「我想要求解脱。」老法师就问他：「谁绑着你啊？」这位法师一听说没有人绑着他，就豁然开悟了：「哦，原来我是解脱的！为什麽我又想要求解脱呢？」

说：「我也去请开示、求解脱，看看有人告诉我『没有绑着我』，看这样开不开悟？」这又不同了，因为你还没到时候呢！你那个机缘没有成熟；若成熟了，一句话就令你醒悟，令你豁然贯通了。那麽，这国家的人都很解脱的——就是修道很容易成道的。

只桓精舍：怎麽叫「只桓」呢？只，就是「只达太子」，又叫「只陀太子」；桓，就是个树林子；只桓，就是只陀太子的树林子。「精舍」，就是造得很精致的一栋房子，那里边非常之美丽。这个精舍，也就是「只树给孤独园」。

这个只桓精舍有一个因缘。什麽因缘呢？在舍卫国有一个大富长者，名字叫须达多，他的钱到底有多少，没有人知道。当释迦牟尼佛来到舍卫国教化众生时，有一个朋友对他讲：「佛在某某地方说法呢！」须达多长者一听见这个「佛」字，就毛骨悚然，啊，就不知道怎麽好了！说：「我要见见佛去，我现在要去见佛！」

他因为有这种诚心见佛，这时本来是半夜，没有天光，他就看见已经天光，觉得天亮了。为什麽这麽亮呢？这是因为他对佛生一种信心，所以佛在很远的地方就用这光照着他；於是他就起身去见佛。走到城门那儿，门本来还锁着，佛以神通的力量，就让这个门自己开了，又自己关上；他就出去见佛。到那儿见到佛，一听佛说法，就欢喜得不得了。他问佛：「您有这麽多的弟子，您在什麽地方住啊？」佛那时候没有只桓精舍，就说：「我没有什麽适当住的地方。」因为他有钱，於是说话也说得很仗势的，就说：「我可以给您造个庙！等我回去，我找地方为您造庙！」

因为他有钱，所以回来後就各处找地方。一找，找到只陀太子这座花园。这个地方离舍卫国大约有五里路远，他看见这花园是最适合给佛造庙了，虽然这座花园是太子的，但是他也要买，就去和太子商量。太子说：「你想叫我把这座花园卖给你，你要做什麽呢？」他说：「我预备造房子，请佛在这儿住。」只陀太子就和他讲笑话，说：「好了！你想买吗？你用金砖把这园子里统统都铺满了，那我就卖给你。」

本来这是个笑话，不是实在的，只陀太子以为他怎麽也不能用金砖把这花园都铺满了。谁知道须达多长者回去，把家里所藏的金砖都拿出来，就把这座花园统统都给铺满了。只陀太子就和他说：「我是和你讲笑话，我怎麽会把这座园子卖给你呢？你不要以为开玩笑就是真的！」他就对只陀太子说：「你现在是太子，将来就是皇帝，君无戏言哪！你不能和我讲笑话的。你讲了，就要算数，你想不卖都不可以的！」

只陀太子一听，也没有办法了，说：「那好吧！你的金砖把我的土地是铺满了，可是树木你没有铺上金砖。这样子，那我们算两份好了！你铺上金砖的地方就算你的，没有铺到这有树的地方，还是算我的；不过我自己也不要，我也送给你来造房子供养佛。」须达多长者也没有办法了，於是就接受只陀太子这个条件。那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叫「只树给孤独园」。

须达多又有个旁的名字，叫「给孤独长者」，因为他愿意周济各地「鳏、寡、孤、独」这种人。什麽叫鳏、寡、孤、独的人呢？「老而无妻曰鳏」，年老了没有太太，这叫「鳏夫」。「老而无夫曰寡」，老年的女人没有丈夫，这叫「寡妇」。「幼而无父曰孤」，小孩子没有父亲、母亲，这叫「孤儿」。「老而无子曰独」，等年老了没有儿子，这叫「独夫」。须达多专门照顾鳏、寡、孤、独这种的人，所以一般人就给他起个名字，叫「给孤独长者」。长者，就是很有德行的老年人的称呼。

那麽「只陀太子」这个名字，又怎麽解法呢？只陀，翻译到中文，就叫「战胜」；因为波斯匿王同人家作战，当战胜回来这个时候，太子降生了，於是就取名为「战胜」。

因为只陀太子是太子，是个君，就把他的名字放到前边。「给孤独」是给孤独长者，就是须达多，是个臣，所以他的名字放到後边，所以这地方就叫「只树给孤独园」。这是只桓精舍的因缘。

C2广列听众（分三）
D1声闻众　D2缘觉众　D3菩萨众　D1分三

E1据迹标数　E2显本叹德　E3列上首名
今E1
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与」，就当「同」字讲，也可以当「俱」字讲；同这些个大比丘。大比丘就和小比丘不同；大比丘，言其都是修道将要证果了。比丘，是印度话，翻译到中文，有三种意思：（一）乞士、（二）怖魔、（三）破恶。

（一）乞士。就是拿着钵到外边去向人化缘、化饭吃的人，这叫「托钵乞食」。乞，就是英文的beg。比丘乞食的方法，不能因这一个家庭有钱就去向他化缘，也不能因那个家庭没有钱就不向他化缘；或者专门化穷人，不化有钱的；或者专门化有钱的，不化穷人；不能这样子，一定要平等乞食。平等乞食，就是沿门托钵；沿门，就是有一个门口，就要在那儿化缘的。所谓「不越贫而从富」，不能不向穷人来乞食，而去向有钱的人家乞食；「不越贱而从贵」，也不能因这个家庭非常卑贱，我就不向他化缘，而要到尊贵的家庭化缘；不能这样的，要平等乞食，所以这叫「乞士」。

（二）怖魔。怎麽叫怖魔呢？因为比丘在登比丘坛受比丘戒的时候，有「三师七证」。三师，就是戒和尚、羯磨和尚、教授和尚；七证，就是七位尊证，就是保证你做和尚不会破斋犯戒。所以到受戒的时候，戒和尚就问：「汝已发菩提心否？」就答说：「已发菩提心。」又问：「你是个大丈夫吗？」这个受戒的人答覆说：「是大丈夫。」

这样答覆完了，这个时候，就有地行的夜叉──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巡察善恶的神，就说：「现在佛的眷属又增加了一个，魔王的眷属又少了一个！」就互相这麽传报。地行夜叉一传，传到空行夜叉那儿；空行夜叉也在虚空里头这麽互相传报，一传传到六欲天上去了。六欲天是魔王住的地方，魔王听见这个话，就生了恐怖，所以叫「怖魔」。

（三）破恶。破什麽恶呢？破「无明烦恼恶」。

因为比丘有这三种的意思，按着翻译的规矩，这是「多含不翻」；因为它一个名字而包含着多种的意思，所以「比丘」也就仍然留存印度这个方言，而没有翻译为中文。这些大比丘有多少呢？有一千二百五十个人这麽多。本来是一千二百五十五个，那麽现在就是略去五个人，就说整数「一千二百五十个弟子」。这一千二百五十个弟子是佛的常随众，他们以前多数是外道，因为受佛的教化，感佛的深恩，所以就常随佛住；佛在什麽地方，他们就住在什麽地方，这叫「常随众」。

那麽这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常随众，佛在鹿野苑度憍陈如等五比丘，这是最初的五个人。其次又度迦叶波三兄弟，他们共有徒众一千人。以前迦叶波修的是事火外道，以後都皈依佛了；他们皈依佛，就把一千个徒弟也都带着皈依佛了，这是有一千零五个了。那麽目连和舍利弗两个人，又各有一百个弟子，两个人是两百，这是一千二百零五个弟子。耶舍长者子又带着五十人皈依，这就一千二百五十五个。略去五个人，所以说「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众」呢？一个人不能谓之众，两个人也不能谓之众，三个人也不叫众，总得在四个人以上才叫「众」。那麽现在不只是四个以上，所以叫「众」。这个「众」有多少呢？有一千二百五十个人这麽多。

讲《金刚经》时，曾讲到「歌利王割截佛的身体」。在那个时候，佛是做一个忍辱的仙人，在一座山里修忍辱行。歌利王这时带着一些宫娥、妃嫔，还有一些文武百官，到山上去打猎、去玩。这一些宫娥在山上走来走去，就遇着一个老比丘在这儿修道呢！这些宫娥、婇女在宫里边，从来没有见到外边这麽样的人；这位老比丘，大约胡子长长的、头发长长的，好像现在美国的「嬉皮」差不多。他这样子在那儿修行，这些宫娥、婇女就认为这是个怪人，就到他面前问他：「你在这个地方干什麽啊？」老比丘就说：「我在这儿用功修道，行持佛法。」这些宫娥、婇女从来没有听过什麽叫「佛法」，连一个「佛」字也没有听过，根本就不懂的；於是每一个人都好奇，这个人也来看，那个人也来看，就把老修行给围上了。

这时候，歌利王打围（打猎）完，周围一看，他带的这一些美女都没有了，於是就各处找；一找，就找到了。一看，有一个长长胡子、长长头发的人在这地方坐着，他这些美女，都和这个老比丘亲亲密密地这样子把他给围上了。

歌利王一看，就生出一种妒嫉心：「哦，我说怎麽现在我这些美女都不跟着我了，原来都是被你引诱来了！」他就问：「你是个干什麽的啊？」老修行说：「我是个修忍辱的。」「什麽叫『忍辱』啊？」「忍辱，就是你对我怎样不客气，怎样不好，我都忍着。」歌利王说：「真的吗？你真能这样子吗？我相信你做不到吧？你若真能忍辱，为什麽引诱我这些妃嫔呢？现在她们都来亲近你，都对你生出一种爱念来，她们将来一定会逃跑的。」老修行说：「不是的，我不会引诱你的妃嫔！她们在这儿，我给她们说法，也教她们学忍辱。」

歌利王说：「你能忍辱？好了！那我现在试一试你，看看你能不能忍辱？」怎样试验呢？先把老修行的耳朵割下来，说：「你能不能忍哪？我把你耳朵给割下来了，你生不生瞋恨心？」老修行说：「我不生瞋恨心。」然後又把鼻子割下来，问：「你生不生瞋恨心哪？你对我生不生烦恼啊？」老修行说：「我不生烦恼，也不瞋恨你。」说：「你真不瞋恨啊？哦，那好！把你的手给剁下一只来！」

於是又把手硬剁下一只来，就问老修行，说：「你还瞋恨、不瞋恨我？」这个老修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生，还是对歌利王说：「我不瞋恨你。」「啊，你不瞋恨？把你另一只手也给剁下来！」另一只手也剁下来了，问他：「你生不生瞋恨心？」这就是故意来令他发火呢！但是老修行说：「我还是不生瞋恨心。」「哦，你这个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现在我把你的腿也剁下来！」剁下一只脚後，又问：「你生不生瞋恨心？」「不生瞋恨心。」「把那只脚也给剁下来！」两只脚都剁下了，问：「你还生不生瞋恨心？」「我不生瞋恨心。」

歌利王说：「你尽打妄语！我把你手足四肢都剁下，你还不生瞋恨心？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子！」可是老修行当时就发愿，说：「我如果不生瞋恨心的话，我的四肢还能完全长好了；我如果生瞋恨心，我的手足就不会长出来了，耳朵、鼻子也都不会长出来的。」说完了这话，这手脚、耳朵、鼻子本来剁去了，现在又都长出来了。歌利王说：「啊，这是个什麽怪物啊？这个样子——手给剁去又长出来了，脚给剁去又长出来，这真是怪物！这回遇着妖魔了吧？」正在这麽一想的时候，护法善神就大怒了，下冰雹大雨打歌利王。

可是在这个时候，老修行又发愿了，说：「请护法善神不要恼怒，我原谅他。」又对歌利王说：「我将来成佛，最先要度你成佛的。」他发这麽个愿，所以在释迦牟尼佛成佛後，就先度这五比丘。这五比丘中的憍陈如比丘，就是歌利王，就是在以前割截老修行身体的那个人；所以现在老修行成佛了，因为他有这个愿力，就即刻走到鹿野苑去，先度这五比丘。

所以我们人发愿是有关系的，你要发愿对人好、要度人，切记不要发愿去杀人。你若发愿去杀人，那个人将来也发愿要杀你的；杀杀不已，这循环始终都不会完的。你若发愿度他成佛呢，两个一起成佛，大家都得到常寂光净土那种快乐，这有多好呢！所以人切记不要发愿去害人，要发愿利益人，要对人好；他就对我不好，我也要对他好。你看，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歌利王割截他的身体，他都不瞋恨，然後又来度歌利王！你说，这种精神多麽伟大！我们学佛的人，就要学这种精神。

E2显本叹德

皆是无漏大阿罗汉，佛子住持，善超诸有；能於国土，成就威仪；从佛转轮，妙堪遗嘱；严净毗尼，弘范三界；应身无量，度脱众生；拔济未来，越诸尘累。

【编按】此段经文浅释融入一九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补讲、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三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述

皆是无漏大阿罗汉：「皆是」，不是说的一个，是很多的。什麽叫「无漏」？什麽叫「有漏」？我们有习气毛病，这都叫「有漏」；然後就有争心、有贪心、有所求、有自私自利，再打妄语，这都是有漏。你若能无漏，就是把一切的欲念断了，把一切的智慧现前；欲尽智显，这叫「无漏」。

这些大比丘不只是大比丘，都是菩萨示现的比丘身；所谓「内秘菩萨行，外现声闻身」，内心里所存的都是大乘的根性，里头都是菩萨心肠，但外边他所行的是小乘法。这些大比丘，也就是大阿罗汉；大阿罗汉，也就是大比丘，这是赞叹这些大比丘。怎麽叫「无漏」呢？我曾经讲过，就是「没有漏了」。没有什麽漏呢？没有「欲漏、有漏、无明漏」。

（一）欲漏。欲，是desire。无漏，就是不漏落到三界来了。「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什麽叫「欲界」呢？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就是在欲界，这叫「欲界天」。我们在地上生活着，但是我们这儿也叫天（地居天），是属於欲界天的一部份。怎麽叫「欲界」呢？因为人人都有一种欲念、欲望，这欲望不能停止的。

欲，有物欲、色欲两种。「物欲」，就是贪图一切物质的享受；譬如没有房子的想买一栋房子，有房子的又想买一栋好房子，这是一种房子的欲。以前没有汽车的时候，人欢喜骑马，想骑马，买一匹好马；现在有汽车了，就要买一辆车。买车，先买一辆便宜车，这车驾出去，人家都看不起我，又买一辆好的车，但不是新的。和人一比较，人家都是一九六八年的车了，我这还是一九六五年的，差了好多年，所以又要和人家比赛，再买一辆一九六八年的车，这是车的物欲。甚至於有车了，又想买一架飞机；买了飞机，又想买艘轮船。这种物欲是不能停止的，几时也不能说：「喔，我够了！我再也不贪其他东西了！」

这个「欲」从什麽地方来的呢？就是从「无明」那儿来的。物，是物质、东西、物品。贪东西、贪吃好的、穿好的、住好房子，这一切都是物欲。这物欲，人人都没有满足的。

「色欲」，这大约我不必讲，你们懂中文的会懂了！色欲，尽贪图美色，也人人都不能满足。一个太太他不够，想要娶两个；两个又不够，又要三个。好像中国人，有的十几个、二十几个都有的。你说，一个人怎麽能应付得了这麽多？好像皇帝，几百、几千个女人收到宫里头，你说这太不平等了，是不是？现在民主国家说是一妻，不准重婚，但是男人、女人偷偷摸摸出去乱七八糟地来，不守规矩，也多得很，这都是被色欲所摇动。你被色欲和物欲所摇动，这都叫「欲漏」。

（二）有漏。「有」，就是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这「有」，什麽都有；因为这个「有」，它多了也就漏了。这个有漏也可以说是你贪图「有」，就有这一个「有」的漏。漏，就是

漏洞，漏出去，你保持不住，多了就漏。

（三）无明漏。无明就是烦恼的根本，这也是一个漏，是一个最大的漏。你若有无明漏，那你就有有漏、欲漏；你若无明漏没有了，那有漏也没有了，欲漏也断了。所以漏有这三种。

那麽这一些大阿罗汉都是证果了，证果的人就无漏了、不漏了。不漏到什麽地方呢？不漏到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来了。所以说，这一些「皆是无漏大阿罗汉」，他们都是证大果的大阿罗汉，和普通的阿罗汉是不同的。证初果的阿罗汉，叫小阿罗汉；证四果的罗汉，叫大阿罗汉。

证四果的罗汉，如果他不往前去再研究、再修，这叫「定性声闻」。定性，他一定在那儿，站在那个地方就知足了，得少为足——得到的不多，他就认为够了，不向前再去进取了。要是再往前去研究、去修行，他就可以证到菩萨的果位上。

阿罗汉是梵语，译成中文，有应供、无生、杀贼三种意思。

（一）应供：小的阿罗汉只可以应人天的供养——受国王、天王来供养；可是大阿罗汉可以受世、出世间一切人天的供养；出世，是超出三界诸天的境界。超出六欲天的天人供养他，他也可以受的，所以叫「大阿罗汉」。比丘只可以受人间的供养，而不能受天上的供养；小阿罗汉可以受世间天、人的供养，而不能受菩萨的供养；这大阿罗汉也可以受菩萨的供养，因为他断了界外的烦恼。

小阿罗汉是断三界内的烦恼，大阿罗汉就断界外的烦恼，所以大阿罗汉也就可以说是菩萨了！不过他现比丘身，没有行菩萨道；但是他心里头也是存着菩萨心肠，也就是一点一点地，就可以做到菩萨这种程度了，所以这叫「大阿罗汉」。（二）无生：他已经得到无生法忍了。（三）杀贼：把无明贼都杀尽了。

这些大阿罗汉在过去生中已经都成佛了，因为要来帮着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所以又现比丘身来做阿罗汉。其实，这些阿罗汉根本都是大菩萨，都是菩萨境界，所以叫「大阿罗汉」。

佛子住持：佛的儿子叫罗睺罗，也叫「佛子」；但是这个「佛子」，并不是指罗睺罗。所以你看经，不要误会经文。这是指前边所说的这些大比丘、大阿罗汉，这些人都是佛子。为什麽说他们都是佛子呢？在《梵网经》上说：

众生受佛戒　即入诸佛位
位同大觉已　真是诸佛子

众生受了佛戒，就有成佛这种资格，等到他也开悟了，这就是真正佛的儿子。《法华经》上说：「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皆堪作佛。怎麽叫「从佛口生」呢？就是佛教化出来的这些人，都开悟了。「从法化生」，是从佛法里头生出来的。好像你们皈依三宝，在皈依时，我说你们现在是一个新的生日，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既然皈依三宝了，这也可以称得上「佛子」，就是佛的弟子。

怎麽叫「住持」呢？「住」，就是住到佛法上；「持」，就是依照佛法去修行。又，在《楞严经》上说，住到如来藏性上，这叫「住」；持究竟坚固的定——守持住这个坚固的定而不散失，这叫「持」。这「佛子住持」，就是这一些佛子，都可以住持佛法，令佛法接续不断，总延长下去。

那麽在庙里，方丈和尚为什麽叫「住持」呢？这两个字，就是从这儿来的；住持，英译是abbot，就是「住持佛法、续佛慧命」的人，他接续佛的慧命，令佛法不断灭，这就叫「住持」。那麽这一些大阿罗汉和大比丘，都是能令佛法不断灭的人，所以叫「佛子住持」。

这些大阿罗汉在修行上勇猛精进，有大精进、有大牺牲、有大忍耐。因为他们修行很精进，所以他们的牺牲也很大的，世间的一切都不要了，他们也有大的忍耐，这都是未来的「佛子」——佛的继承者。「住持」，就是住持佛法、住持正法。有这一类的圣人在世界上，那就是佛法住世。

善超诸有：把一切的「有」都超过去，没有「有」了，就是人空、法空，破一切的执着，可是就没有能发大菩提心。一切执着他是破了，也不求名，也不求利，也不喜欢出风头了。可是，有风头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有名誉也可以，没有名誉也可以；有利益也可以，没有利益也可以；就是没有种种执着了。没有说我想要争强论胜，和人去斗争、比赛，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思想。

他们已经超出「三界二十五有」了！你若想明白这「二十五有」，可以找一找《教乘法数》，或者《佛学大辞典》里面都有。现在不能详细讲，若讲，太多了。那麽善超三界二十五有，也就是不在三界之内了。

【编按】「二十五有」：由业因而有果报生，故果亦名为「有」。三界的果法，分为二十五类，名二十五有。其中欲界十四有，即四恶趣、四洲、六欲天。色界七有，即四禅天为四有，另大梵天、五净居天、无想天为三有。无色界四有，即四空处。二十五有，总为颂曰：

四洲四恶趣　六欲并梵王

四禅四无色　无想五那含

能於国土：这个「土」字读去声（音：度）。「能於国土」，「能」，就是他有这个能力，能在所有一切的国土；这不是单单娑婆世界这个国土，是所有十方国土，他们都可以去的。因为他们都是证果阿罗汉，都有神通，能飞行变化，什麽地方都可以到的。那麽说：「他们什麽地方都可以到，我怎麽没有看见他们到我们美国来呢？」他们到美国来，你们也不会看见的，因为那是在佛住世的时候，我们这一些人都还没有出世呢！所以那时候他们到过，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成就威仪：「成就」，就是什麽事情成功、就绪了。成就什麽呢？「威仪」「有威可畏谓之威，有仪可象谓之仪」，就是这个人一举一动，都与人不同，一看见这个人，就令人很恭敬的。这一些大阿罗汉，也都是一举一动与人不同，令人人见着，都生一种恭敬心：「啊，这个人真好啊！真值得人钦佩，真值得人恭敬啊！」普通世间人做好一点，都值得人恭敬。这大比丘、大阿罗汉走到什麽地方，都威威仪仪的，目不斜视；不是眼睛睁开，像个偷牛的人，东望望、西望望，不是这样的。他总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走路，他眼睛不看出三尺以外的东西，总这麽回光返照。这样威威仪仪的，绝对不和你打打闹闹、蹦蹦跳跳、嘻嘻哈哈的，没有这个时候，他自己很庄严的。
他们能以在哪一个国土，都是「严整威仪，肃恭斋法」，一举一动都不马马虎虎的，都不慌慌张张的。这个「成就」，就表示还有「没有能成就的」，这是对这「没有成就的」说的。这些大罗汉，他们对威仪的规则、法度、毗尼仪式，都是没有缺欠的；他们都合法、合理、合规、合矩，行、住、坐、卧都不违犯这个威仪，所以叫「成就威仪」。

例如，无论什麽事情，你们都要郑重其事的，很规规矩矩的。贪多是不好的，若慌慌张张的，很放逸不守规矩，自然写的字也没有规矩，这是一定的。

我们这个「主观智能推动力」上课的「规矩」是：大家都是学佛的，所以都可以做学生，都可以做老师，没有一定的，是互相学习的。不是一定谁是老师，谁是学生；我们这儿是平等平等的，大家互相沟通，互相交换智慧。孔老夫子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都要这样子，抱着这样的态度来学习。

不但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以前我在南华寺教书的时候，我当教务主任，我都叫那些学生「老师」。这个意思就是：他们好的，做我的法师；不好的，做我的戒师；我也给他们大家做老师。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又做老师，又做学生，这是我的 philosophy（哲学）。

以下这八句经文，是赞叹阿罗汉的四种美德。这四种的美德，前两句是赞叹阿罗汉「智慧的德」，第三句和第四句是赞叹「持戒律的德」，第五句和第六句是赞叹「慈德」，第七句和第八句是赞叹「悲德」；所以就是赞叹智慧、戒律、慈和悲这四种的德。

从佛转轮：「从」，就是随从；这一些阿罗汉是常常随从於佛的。随从於佛，不是仅仅侍候佛——或者拿着佛所应用的东西，或者给佛预备一条手巾，或者给佛送一杯茶，这样来孝顺佛。是怎麽呢？转轮。这个「转轮」，不是说「六道轮回」那个「轮」，而是「转大法轮」，就是帮助佛来转法轮。讲经说法，也是转法轮；修持戒律，也是转法轮；严整威仪，这都是转法轮。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给人家做一个榜样、做一个法则，这都可以叫「转法轮」。

那麽为什麽又称「轮」呢？轮是以「摧碾」为义；摧，就是把它摧破了；碾，就是好像谷碾一碾它，碾成米了。这个「轮」，它能摧碾一切的旁门外道，把旁门外道那些不正确的邪说，都给摧毁了，所以这叫「转法轮」。又者，轮以「运载」为义；运载，就是把东西从那个地方运到这个地方；载，就好像船装很多货，可以把它们从欧洲运到美洲来，这就叫「运载」。这个转法轮，就是把众生从生死的此岸，运到涅盘的彼岸；所说的法，就好像轮船似的，把人从这个地方运到那个地方。

妙堪遗嘱：他们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智慧，有这种智慧，就可以荷担如来的家业。因为他们都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叫「妙」。「堪」，是堪可承受，就是「可以了」；他们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都可以接受佛的遗嘱。「遗嘱」，就是佛入涅盘了之後，告诉大家谁做什麽；也就是继承佛的志愿，去转法。就好像一般的世俗人，父亲临死的时候，就告诉儿女：「你要做什麽，你将来怎麽样去做。」吩咐子女怎麽样去修行、去做什麽。佛也就吩咐弟子：「你用什麽功，你应该到什麽地方去转法轮，教化众生。」这叫遗嘱。

这些大阿罗汉，都有接受佛遗嘱的这种资格、这种程度了。怎麽样的程度呢？他们都是有不可思议的智慧，既可以转法轮，又可以自利利他；自己有了智慧，教化他人，令他人也有智慧。所以这两句，就是赞叹阿罗汉「智慧的德」。

严净毗尼：「严」，就是严谨，很庄严的、很尊严的、很威严的，郑重其事，一点都不马虎的。你在他面前，也不敢笑，也不敢调皮，也不敢不守规矩，也不敢东望西望的，因为他太严了。为什麽你们常常笑？就因为我这个做师父的不太严。所以你们见到这师父讲起来什麽，就嘻嘻哈哈的；要是严，你们就不敢嘻嘻哈哈了。

「净」，就是清净。怎麽样能清净呢？就是把恶断了！断一切恶，这就叫「净」，也就是一切的习气毛病都没有了。也可以说把见惑、思惑、尘沙惑都断了，无明没有了，这叫清净。没有

污浊了，也就是没有恶了。恶怎麽样没有的？说是「断恶」没有的。现在这个「净」，连「断恶」那个「断」都要忘了；你要是还记得「我怎麽样断恶」，那还是没净呢！你若记得某一天断了多少恶，某个时候断了多少恶，那还是没净！为什麽？还有邋遢东西在你心里头呢！你若净了，那你都忘了，根本就没有了，净了。

净什麽呢？净「毗尼」。毗尼是梵语，中译是「善治」，就是善能治你的毛病；毗尼就是戒律。「严净毗尼」，就是对治毛病这个法做到最高处，极点了。所以严净毗尼就是对於「善治」这个法门，特别有实行的，他善能持戒。这个「严净」，就是强调他们在戒律里头，一点染污法都没有了，都是清净的，这个毗尼清净了。

弘范三界：「弘」，是弘大，当「大」字讲；「范」，就是师范、规范、模范。现在这是一个大师范，在什麽地方呢？在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他们这个样子，足可以做三界的导师、三界的领袖、三界的模范、三界的师表。这两句，是赞叹他们的「戒德」──持戒律的德行。

应身无量：「应身」又叫化身。应、化身是一样的；这是本来他没有这个身体，他变化出来一个，去教化所应该度的众生。这应身有多少呢？「无量」。或者有的时候有三千个应身，或者有的时候有五千，或者有的时候又一万，或者有的时候又十万、百万、千万、万万，这应身有无量无数这麽多。

度脱众生：应身去做什麽呢？是不是应身到那儿显个神通，令人知道呢？不是的！这是到那个地方去教化众生。他们能以随机赴感，有甚麽机缘，他就去度这个众生，以这个应化身教化众生。「度」，就是去教化他；「脱」，就是令他得到解脱了，令他能以出离三界。

众生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他就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或者帝释身得度，他就现这种应身去度。或者应该以比丘、比丘尼身得度的，他就现比丘、比丘尼身去为其说法。就好像观音菩萨那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一样，所以这叫「应身无量，度脱众生」，令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得到度脱，得到自己所欢喜的那种安乐。这两句就是赞叹大阿罗汉的「慈德」，因为他们太慈悲了；慈能予乐，给众生乐。

不单在当时是这个样子，也能拔济未来：「拔」，就是好像用手把他从苦海里拉出来，从泥坑子里拉出来，从地狱里拉出来。好像脚在淤泥里陷住了，将这只脚拔起来，那只脚又陷到泥里头去了；那只脚拔出来，这只脚又陷进去了，没有法子往前迈一步。这时候，你用手去把他一拉，就把他从淤泥里拔出来了。「济」，是过河；就好像不能过那个水了，他预备一艘舟航令他渡过来。就是他在泽里边，迈步也迈不上来岸，你能把他救上来了，这叫「拔济」。

拔济这些未来的人；「未来」，就是还没有到呢！当时讲的，那是一个预备的，就是你、我现在这些人都是，你、我现在都在这个「未来」数目里头呢！我们都是在拔济之中的。就由这个「拔济未来」，所以我们现在都有希望；我们现在的人，只要你肯相信这些阿罗汉讲给你听的法，你就可以得到救度了！

越诸尘累：「越」，是超越；「诸」，是语助词；就是把这个「尘累」都没有了、超过去了，超越所有的尘累。「累」，就是累赘。什麽叫累赘呢？好像你身上挂着一块东西，五十磅你可以拿得动，若一百磅你拿不动，这就是个「累」了，累得你没有力量来把它举起来。「尘累」，就是这种尘劳的累赘，连累你，令你得不到解脱；得不到解脱，这就是在尘里头累着。好像就讲这个「红尘」，不要讲那麽多意思，你把这个最要紧的意思明白了，那其余的都会明白。我们这一些个负担、这些个习气毛病、这些个欲念，这都叫「尘累」。你若把你这个欲念都没有了，那尘累就空了。所以「越诸尘累」，也就是叫你断欲去爱，把这尘没有了！

我们现在为什麽也不能飞，也不能到虚空里边去？就因为有这个「尘」累住了，累得我们在这个地方身体很重的。有人说：「有地心吸力嘛！」这个地心虽然有吸力，但是你若没有尘，它就吸不住你。因为你有太多尘──客尘，所以本来你可以飞的，但是这个客尘把你衣服都给抓住了，你就飞不动了，这叫「尘累」；客尘把你累了，所以你就不能得到自由。

但是这一些大阿罗汉，他们都能想办法令所有的众生把尘累都超过去了；它累不住了，不能再来令你往下坠，地心吸力也吸不住你了。你若没有尘累的话，你就可以像一个气球似的，飘飘摇摇到虚空；你有尘累，那就不行了。你若没有尘累，你愿意到月球就到月球，愿意到星球就到星球，愿意到什麽地方都可以，很方便的，不用买飞机票，不用买去月宫里的票，就可以到的；你能到那个地方，那就叫「越诸尘累」了。

後面这两句「拔济未来，越诸尘累」，这是赞叹「悲德」的；悲能拔苦，因为你有悲德，所以可以把众生的苦都拔出来了！

E3列上首名

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拘絺罗、富楼那弥多罗尼子、须菩提、优婆尼沙陀等，而为上首。

【编按】此段经文浅释融入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月「主观智能推动力」讲述

其名曰：这些大阿罗汉的名字是什麽呢？大智舍利弗：「舍利弗」是梵语，译成中文就叫「鹙

子」，又叫「珠子」或「身子」。舍利弗的「弗」，就是个「子」。他怎麼叫「鶖子」？因为他的母亲叫「鶖」，舍利弗就是鶖鹭之子。他的母亲怎麼叫「鶖」呢？因为他母亲眼睛就像鶖鹭鸟的眼睛一样，生得非常好看，所以名字就叫「鶖」。又因为他母亲的眼睛像颗珠似的，所以名字又叫「珠」；因此舍利弗又叫「珠子」。他又叫「身子」，就是他是由他母亲身上分出来的一个儿子。

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他在还没出生之前，智慧就已经现出来了。舍利弗的舅舅叫摩诃拘絺罗，摩诃拘絺罗常常和他的姊姊，也就是舍利弗尊者的母亲辩论，每逢辩论都是拘絺罗胜利，他这个姊姊一定输的。可是姊姊鶖怀孕了之後，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他再和姊姊辩论，每一辩论，他都输了，姊姊胜利了。所以拘絺罗就知道了，说：「喔，姊姊以前不是这麼聪明，现在这麼聪明，一定是有一个智子在肚里，在里边来帮着妈妈辩论！」他一想：「喔，我现在要学本领去了！如果不学本领，将来这个外甥生出来之後，我做舅舅的，是个老前辈，如果被外甥辩论输了，这多倒架子！太丢人了！」

於是他就到南印度去学法。你说学得怎麼个样子？白天晚间都读书、学法，学得头发也不剃，胡子也不剃，指甲长出几寸长也不剪。为什麼他不剪？不是故意不剪；不是说像现在有一班青年人也长头发、长胡子，不修边幅，但是不读书。他所以不同的地方，就因为没有时间来修饰——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做什麼呢？就是读书，白天晚间都是读书。你说，这才叫一个真真正正的读书者！因为读书，一切的工作都停止了，没有时间剪指甲，没有时间剃胡子、剪头发，没有那麼多的时间；所以一般人就称他「长爪梵志」——这长指甲的梵志。

当他把南印度所有的一切医卜星象、一切辩论，这一些学问都学熟悉了，回来就去见他姊姊：「我这个外甥哪儿去了？」他姊姊说：「你的外甥啊，跟佛出家去罗！」他一听说跟佛出家，就生出一种大我慢：「啊，我的外甥八岁登座说法，就声震五天——这五印度统统都轰动了，所有几百个论师都被他给战败了！这麼样聪明的小孩子，怎麼能去跟着一个沙门出家呢？这太可惜了！」他生出一种骄傲心，就要去见佛，心想：「我去到那儿，看看这个沙门有什麼本事，把我这麼聪明的外甥给骗去做徒弟！」

他到那儿看见佛，想尽方法来攻击佛，可是想不出来一个什麼方法。读了十多年书，指甲都不顾得剪，回来就是预备和他外甥来辩论的，殊不知回来都用不着了，外甥又跟佛出家了。现在见到佛，也不知用所学的哪一种书来和佛辩论好？想来想去，他想出来一个宗了，就要和佛立出一个宗。佛问他：「你以什麼为宗啊？」「我以『不受』为宗。你无论讲什麼，我都不接受；你说什麼，我也不理。我就是不受你所说的道理，我看看你有什麼办法？你讲什麼，我都不接受，就以这个为宗。你讲啦！」「好，你以『不受』为宗，那你还受不受你『不受为宗』这个见呢？」
　　佛这一问他，把他问得...
...，如果说「受这个见」，这又是受了，这根本就自己这个宗也立不住了。如果说「不受这个见」，那根本就没有宗了；自己更自语相违，根本就没有道理了，好像一棵树没有根了。因为以「不受为宗」，这就是一种知见啊！

在没有辩论以前，他和佛打赌击掌，说：「我若辩论输了，就把头割下来给你。你要是输了呢，就要把你这个徒弟——我的外甥还给我！」这回一败涂地，一想：「自己这头割下来，不就完了嘛！这怎麼可以的！」於是就跑了。

跑出大约有五、六英哩，自己一想：「哎，我是个男人呢！怎麼可以说话不算数呢？我说如果辩论输了，就要斩自己的头；那我现在跑了，这怎麼可以呢？啊，还是回去自己把头砍下来算了！」就跑回来。回来，就和佛要刀，说：「你把你的戒刀给我！」「你要刀干什麼？」「我和你立这个辩论，我已经输了，我要砍下我的头给你！」「在我佛法里头，没有这种方法，你输了就算了，何必又斩头呢？」於是佛就为他说法，一说法，他当场就得到法眼净，开了法眼。法眼一开，知道佛法是奥妙无穷的：「原来我学了这麼多年外道法，连佛法的万分之一都不如！」所以不单没有抢回外甥，自己也跟着佛出家了。这是舍利弗的舅舅有这麼一个因缘。

为什麼舍利弗尊者有那麼大的智慧？因为他在往昔修道的时候持戒律、修定力，以後就有大智慧。他在持戒的时候，非常地精严，不是马马虎虎的；他在修定的时候，也是能忍耐一切的痛苦，腰痛腿酸，他都不动於心，所以就得大智慧。舍利弗尊者也是修种种的法门，不是单单一种，不过以戒律为主。所以舍利弗并不是只有智慧第一，神通或其它的就第二了，不是的；他的神通也非常之大，其它的，也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过他最擅长的就是智慧。

摩诃目犍连：「目犍连」翻成中文，叫「莱菔根」，又叫「采菽氏」。他的名字叫「拘利陀」，这是一种树的名字，因为他的父母向拘利树求子生了他，所以就以这树做名字。

目犍连尊者在佛弟子中，是「神通第一」。怎麼样得到的神通呢？因为他注重定力。舍利弗尊者注重戒律，他就注重定力，所以常常入定；因为入定，「静极光通达」，就得神通，这是主要的因素；要是往详细的说，他也是修种种的法门，不过是以定力为主。目犍连尊者所专长的就是神通，可是虽然神通第一，最後还是被人杀害了。由这个证明，我们不要光学神通，你就有甚麼神通，到果报来了，还是要受的。所以我们就老老实实修行是好的，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邪淫（僧人是不淫）、不要打妄语、不要饮酒，要以戒律为根本，这是很要紧的。

摩诃拘絺罗：「拘絺罗」叫「大膝氏」，因为他祖上的膝盖很大的；有的又说他本人也是膝盖

很大的，所以叫「大膝氏」。他是舍利弗尊者的舅父，善能辩论。因为他很好面子，到各处去学外道的法，预备回来和他外甥辩论，殊不知和佛辩论反而输了，也出家了。

我们不论哪一位，若有同这位尊者当时所犯的毛病，在讲解经典时，能把它提出来，这是好的。好像这位拘絺罗，不错！就是好争第一，就是犯这个「争」的毛病。因为争的毛病，他是有勇无谋，有一股勇气，而智慧还不够。所以他遇着佛——有大智慧的人，就甘拜下风。由这一位尊者现身说法，我们就应该不争了。哪一位尊者犯了我们这六大宗旨的哪一条，我们若认识了，对这个经典也就认识了，这是真会讲经了；不过要正确，不要附会牵强，不要硬贴膏药。

好像这位拘絺罗（大膝氏），他以前就是欢喜争第一。他这个争，不是拿刀动枪的那种争，而是用口头上来争；这就是一个拿刀动枪的开始，口头上争，争不过了，就要拿刀动枪了。所以我们由这位尊者得知，学佛法的人不要争第一，不要处处和人比赛。处处争第一，就因为你不是第一，才争第一；你要是第一，那又何必争呢？你若不争了，那才是第一；你争，就争来，那也不是第一。所以这一点，各位都要注意了！

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富楼那」，也是梵语，译成中文就叫「满愿」；这是他父亲的名字。「弥多罗尼」，是他母亲的名字，译成中文就叫「慈女」。「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就是富楼那、弥多罗尼两个人的儿子；这是以父母的名合起来做他的名字，中文就叫「满慈子」。

这位满慈子尊者有什麽本领呢？他是「说法第一」。「舍智、目通、说法那」。「舍智」，这是说舍利弗尊者智慧第一，他的智慧最大。「目通」，目犍连尊者在诸大弟子之中，是神通第一，神通最高。「说法那」，富楼那尊者说法最妙，一样的经典，旁人就没有说得那麽生动，讲得那麽好听，而富楼那弥多罗尼子一讲，怎麽样啊？喔，那真是讲得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哪！天上天女终日来听他讲经，就给散花，地下也生出金莲来。他是善说诸法微细微细那个相，所以在诸大弟子之中，他是说法最为第一的。

谁若想说法第一，就念「南无富楼那尊者」。你念来念去，他把这种智慧辩才就加被你，你说法也就会令人动听了。怎麽样动听法呢？你想要睡觉都睡不着觉了！好像有的人，我这一讲经，他就close（闭上）眼睛，冲盹儿了；这富楼那尊者若来为你说法，你就不会睡觉了。所以富楼那尊者是说法第一，善说诸法相；他辩才无碍，说的法再没有那麽好的了！总而言之，是比我讲得好，我今天讲的，绝对不如富楼那尊者说法说得好！

这位满慈子尊者就好说，他有善巧方便，能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善解诸法实相；这位，和那位争的，又不同了！没有争了，也没有贪，也没有求，也没有自私，也没有自利，也没有打妄语。这位尊者是利於旁人而说法，就是用法布施；布施，这就是利益其他的人。我们把这两位尊者的品行和思想都认识了，这就是明白经典的道理了。所以我们讲经，就要认识经典的重点在什麽地方？我们天天这麽一点一点地研究。

我们每一个，听这麽多人上来讲，单听一个人的意思，就不是很圆满的；听这麽多人讲，我不相信每一个人讲的都一样，我也不相信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一样。所以上来讲，各有各的意见，他说得好的，我们也听；讲得不好的，我们还要听。好不好都要听，这一方面也锻链我们的「法忍」——就我们对法上要有忍。不能说这人讲得好，这我就欢喜；讲得不好，我就不欢喜，那你就没有法忍了。

你学佛法，先要忍；忍，就是「忍受」。你要能忍了，才能受；受，就是有受用，你会有受用。你在听法的时候，也不着急，也不打瞌睡，注目凝神这麽听；谁讲得好我也听，谁讲得不好我还听，好不好我都一样听；这个样子，就是练习对这个法有忍了。有忍，你才能有所受用；你若不能忍，根本就接受不了，人讲好的，你也是就像耳边风过去了，因为你没能把它忍下去、受下来。这忍受，就是专心致志听，听这个人讲得合法，我把它放在我这个storage room（储藏室）里边，或者放到脑里，或者放到心里，把它好好地记录下来。你能这样，有这忍耐心来听法，那是真听法了。你在听的时候，知道他讲得好或不好，讲得对或不对；可是不要尽量去分别它，知道就够了。那麽这样，你熏修长了，你那个宝藏里边，也就法宝无量了！

须菩提：须菩提尊者是佛十大弟子之中的一个，他是「解空第一」。解，就是「明白」，他是第一位明白空理的，所以在《金刚经》上，他是一个当机众，请示释迦牟尼佛「般若」这个道理。

「须菩提」中译有三种意思：空生、善现、善吉。因为他的名字有三种意思（不是一定三个名字），所以在「五不翻」里头是属於「多含不翻」；因为这个，所以还叫「须菩提」。这位尊者在往昔欢喜珠宝，可是欢喜珠宝，就常常把它藏起来，不叫人看见。所以在他出世的时候，还有这种境界现出来：很奇怪的，他一出世的时候，他家仓库里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没有了、都空了，不知道到什麽地方去了，所以叫「空生」。等过了七天之後，这些仓库里头的财宝又都现出来了；本来都没有了，这回又都现出来了，所以他的名字又叫「善现」。父母亲生了他之後，就要去问一问算卦的先生，这个小孩子是好、是不好？人们差不离有什麽事情，都看爻卦、问〈易经〉；印度没有〈易经〉，但是也盛行医卜星相，也有算卦、卜筮的书。生了这小孩子，请算命的、批八字的给算一算；一算，这个小孩子「既善且吉」，是又好养、又吉祥，所以他的名字又叫「善吉」。

以上是须菩提名字的来源。若按着「须菩提」这三个字的中文意思来讲，「须」是「应该」，你要这样；要怎麽样呢？菩提。这个「菩提」的音，就是「普提」；普提，就是叫你们都打起精神，不要那麽萎靡不振，不要向自己投降，像战败的公鸡。都要提起精神来，抖擞精神振作起来！不要坐那儿，就像一堆泥巴瘫在那儿，坐也不像坐的样子，站也不像站的样子，躺也不像躺的样子，走也不像走路的样子！这四大威仪，都要时时刻刻的注意，所谓「三千威仪、八万细行」，我们要打起精神来！

优婆尼沙陀等，而为上首：「优婆尼沙陀」也是梵语，译成中文就叫「尘性空」。因为他看一切的尘性是本空的，觉悟尘性这种无常的道理，所以这一位尊者，也是没有所执着，善解空理。「等」，有这个「等」字，就不是单单他们六位比丘，有很多很多，最低限度也有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不过不能把他们的名字全都提出来，只提出这六个人的名字，来代表所有的大阿罗汉、大比丘。这个「等」，就等於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弟子都包括在内了；不过他们六个人是上首，在这些尊者里边是做领袖的，是做这些人的表率的。「上首」，也就是「上座」，也就是资格老，老资格要坐在前边。

那麽这几位尊者出现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应该学一学以上这几位尊者的行为，打起精神来，不要天天好像睡不醒那个样子，自误前程。所以我们学习《楞严经》，若把这些尊者的性格和思想都认识了，也就尊重佛经了。

好像须菩提尊者化缘，就愿意到有钱的家里去化，他执着说：「这有钱的人，应该叫他们更多种一点福！」所以要到他们那儿化缘去。那麽迦叶祖师就说：「那没有钱的人应该种福，若不种福，永远都没有福报！」所以他给没有钱的人种福去。这两位尊者各有所偏，可是殊途同归，这也都是一个样的道理。我们学佛法，要学圆融无碍，不要有一种偏；有一种偏，虽然殊途同归，还是有所偏了！修行要修中道，中道「非空非有、亦空亦有」。

D2缘觉众

复有无量辟支无学，并其初心，同来佛所，属诸比丘，休夏自恣。

【编按】此段经文浅释融入一九八七年九月五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述

复有无量辟支无学：「复有」就是又有。又有「无量辟支无学」，辟支就是辟支佛，前面大阿罗汉是声闻乘，这辟支迦罗是缘觉；声闻、缘觉，这叫「二乘」。这二乘的辟支迦罗，有无量无边那麽多。「无学」，就是到无学位上；证到四果阿罗汉，这叫「无学位」。

本来辟支佛是在无佛出世的，就叫「独觉」；有佛出世，就叫「缘觉」，因为他跟着佛修行「十二因缘」而悟道的。十二因缘，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这是「顺生门」。「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灭」，这是「还灭门」。

在有佛出世的时候叫「缘觉」，那麽现在来的这一班辟支佛，有没有独觉？有。说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怎麽还有独觉？」这一些独觉，不是在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後修道的；是在释迦牟尼佛没有成佛以前，他们在山里头修这十二因缘法，「春观百花开，秋睹黄叶落」，看万物自生自落这种道理，他们就悟道了，所以叫「独觉」。这些的独觉，等到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之後，他们也都从深山穹谷里边、岩穴之内出来，来助佛扬化，帮着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来做影响众。所以又有无量无数那麽多的辟支无学，就是已经证了辟支佛果位，到无学的程度上的，有这麽多人。

并其初心，同来佛所：不单说这一些无学辟支佛，还有初发心的辟支佛、大阿罗汉、比丘；他们的道业都还没有成熟，所以叫「初心」。连同这些初发心的声闻、缘觉，都一起跟着无量辟支无学，到佛所住的地方。

属诸比丘，休夏自恣：「属」，是附属；「诸比丘」，就是一切大比丘。辟支无学附属这一切的大比丘，来「休夏自恣」。在佛教里头，有「结夏安居」这个规矩。「结夏」，就是从农历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在这三个月
（九旬）的期间要安居。怎麽安居呢？就是住在那儿，什麽地方也不去；也不旅行，也不去holiday（度假），到处都不去。为什麽？

（一）四月到七月，天气很热的，在印度更热，若各处走，也很热。（二）避免踏死虫类。为了养成慈悲爱护众生的心，所以从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这段虫子生活最旺的期间，要避及杀生，足不踏生虫。因为这时虫子很多，你若一走路，在路上就会把虫子、一切生物踩死；尤其印度那个地方，我相信虫子更多。所以佛在这段期间立下「结夏安居」这个制度，又叫「结制」，在九十天结夏之中，出家人一就是比丘、比丘尼，和佛都住一个地方，什麽地方都不去。等结夏完了，就叫「解制」，也就是「休夏」，即结夏圆满、休止了。

这种方法，在印度，一方面天气也是热，人不愿意到外边去乞食去；一方面也是护生，不愿意因为自己乞食，杀了很多生命。结夏安居完了，正是七月十五日，这天就是「佛欢喜日，僧自恣时」。

怎麽叫「自恣」呢？就是僧众在这三个月的期间，也不知道谁有什麽过错，也不知道谁犯什麽毛病了，在结夏完了的时候，大家都要共同检举。也就是你若知道你的过错，就要坦白；若不

知道你的过错，旁人要检举。这个「检举」，就是要大家改过自新。

自恣，是「自陈己过」。每一个僧人都尽量把他所要说的话说出来，很坦率地把自己的过错都举出来，毫不隐藏，告诉大众，这叫「白众」；这种制度，在僧人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又者，自恣，就是「恣汝所问」，你愿意怎麽举问都可以的。在这时候，我说你的过错，你不能不满意，要互相说过；你说我有什麽不对，我说你有什麽不对，大家互相劝勉、互相警惕，你把我的毛病都找出来了，我把你的毛病也都找出，这互相都没有毛病了！这叫「互相劝善规过」，劝你往好的地方去做，规谏你不要再犯过。

休夏自恣就是有这两种的作用，令人改过迁善、改过自新，「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後种种，譬如今日生」，做一些个有益身心的事情。所以过一个结夏，僧人增加一岁，这叫「僧腊」；僧腊，就是由受戒那一天算起，结过多少夏、安过多少居，就算多少个岁数。为什麽要这样？就因为出家人，都要循规蹈矩，爱惜其他的生命，所以有这个仪式。我们现在在西方国家，不像印度那麽样炎热；卫生设备比那儿好，在夏天也不像印度那麽多的虫，可是我们还守这种制度，是好的。

D3菩萨众（分二）

E1自恣先集众　E2闻音後至众

今E1

十方菩萨，咨决心疑，钦奉慈严，将求密义。即时如来，敷座宴安，为诸会中，宣示深奥，法筵清众，得未曾有。

【编按】此段经文浅释融入一九八七年九月八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述

不单有缘觉、声闻这二乘人，还有十方菩萨：这就不只是一个菩萨，是由十方来的菩萨。什麽叫「十方」呢？东、西、南、北是「四方」，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叫「四隅」；这八方，再加上、下，是十方。那麽说：「这八方还有上方菩萨来，这可以。下方也有菩萨吗？」有的，地藏菩萨就是专管我们下边的事情。所以这有十方的菩萨。

「菩萨」两个字，本来在讲经题时已经讲过，现在再略略地讲一讲。菩萨也是梵语，叫Bodhisattva（菩提萨埵）。Bodhi（菩提）是觉，Sattva（萨埵）是有情，就是「觉悟有情」──他自己已经觉悟了，而又去觉悟有情；又可以说是有情里边的一个觉悟者，他原来也是和我们一样来着，不过他觉悟了。我们现在没觉悟，就叫「人」；他就是由我们人觉悟的，所以叫做Bodhisattva。菩萨能自觉又能觉他，能自利又能利他，可是他没有圆满，所以叫「菩萨」。

这十方来的菩萨有多少呢？也是不知道数目。来做什麽呢？是不是来凑热闹呢？是不是来好像看戏似的，到这地方看热闹来了？不是的。他们都有不明白的事情，来咨决心疑：他们是共同来研究心里不明白的事情；「心疑」，就是他心里还不了解的。「咨」，是咨询、咨问，就是请问。请问什麽？请问不能决定、或心里不能明白的道理。什麽道理呢？就是这个「密义」的道理。密义，也就是本经这个「密因」。

钦奉慈严，将求密义：这「慈严」，就是佛；「钦奉」，就是恭恭敬敬对佛。「将求密义」，就将要求他们智慧所达不到、所不明白的道理。他们对这个密因的道理都不懂，所以在十方听见释迦牟尼佛说《楞严经》和〈楞严咒〉，他们都到这儿来了，都要听密因了义这个法门。为什麽他们要听呢？他们不懂啊！所以你看，连菩萨都不懂这个道理，都要来咨决心疑！

所以我们现在讲这部《楞严经》，这是菩萨所不明白的经典，我们现在想要明白它；我们如果明白，一开了悟，也就是菩萨。你不要自暴自弃，说是：「这是菩萨都不明白的道理，我怎麽能懂呢？我赶快走了，要退席了，不要耽误时间！」就因为菩萨不懂的事情，现在就是叫你懂。

我们现在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和释迦牟尼佛有缘，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出这个法，留到世界上来。以前菩萨不懂的事情，我们现在就可以懂了。我们现在能明白这个密因，明白这个了义法门，你说我们是不是多便宜啊？我们生在释迦牟尼佛说法之後，这真是比那些菩萨得到好处都快。那些菩萨从十方来，那不知道经过多远的路呢！有从天上来的，有从东方来、西方来的──那不是就我们一般东方、西方而已，这有无量世界，从其他的世界来的。

我们现在是有大善根、有大因缘，才能听到这个教菩萨法，你切记不要害怕，不要以为「菩萨都不明白，我不要学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即时如来：「即时」，就是说《楞严经》这个时候，这叫「师资道合」的时候，也就是要说《楞严经》和〈楞严咒〉这个时候。「如来」，是佛十号之一。

敷座宴安：「敷座」，就是把卧具打开，坐到卧具上。佛因为听到他们这样请求了，安坐在那个地方。「宴安」，就是very quiet、很宁静、很平静地坐那个地方，没有讲话。「宴」，是宴如，也就是清净的意思，就是在这儿坐着参禅、静虑的样子，这是清净。「安」，佛很安详地坐在那儿。不是像一般人有时候打坐，把眉头一皱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是很慈祥地坐在那个地方，笑咪咪的，好像不知和谁笑呢！总而言之，谁见着，谁就欢喜佛这个样子，所以这叫「宴安」。宴安这种表现，很平安而又很慈祥，这种样子也是令人见相就发心，就生一种欢喜心。为什麽要敷座宴安呢？

就因为要沈静沈静，入定观察观察。宴安，也就是入定观察一切众生的根性。

为诸会中：「诸」，也可以说当语助词，就是帮助这句话的。「诸会」，这会就是当时法会里头这些人——有一千二百五十个比丘，又有无量辟支无学，又有十方菩萨，这麽多人。我们今天这个法会和它比较，可就相差太远了。释迦牟尼佛那个法会，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围绕佛；我们这儿，只有二、三十个人。人是二、三十个，但是神、鬼也是无量无边的，这有很多很多的鬼都在外边听法呢！也有很多神在外边守护着呢！你若不信，你看看，你数不过来的！

宣示深奥：「宣」，就是宣布出来，把它说明了。「示」，指示你。「深」，这个密因谓之深，这个深密的因。「奥」，奥妙，也就是了义。佛为这个法会里的大众说法，就说「密因、了义」的法门。这个密因，如果佛不说，你没有法子知道的；这个了义，佛若不指示你，你也不能明白的。所以为诸会中，宣示深奥。

「奥」，是奥妙。怎麽叫奥妙呢？就是你不知道那个事情。你不知道那个事情，所以就奥妙；你若知道，就认为很平常了。你没吃过的东西，你看见了，无论如何要嚐一嚐、试一试；你若吃过了之後，怎麽样？啊，我知道，那就是这个味道嘛！好像上个礼拜有人问walnut（核桃），他说前生他吃过；因为他前生吃过，所以今生吃，也就是吃以前吃过的东西。那麽如果没吃过的呢？就总想要试一试。

菩萨为什麽要来咨决心疑？也就因为他不懂这个道理，就想要明白多一点。释迦牟尼佛知道法会这众生的心理，於是就宣示深奥。

法筵清众：「法」，是说法；「筵」，就是好像筵席，但是这是说法的筵席，不是一般吃酒、摆庆功宴那一种的筵席。这是法筵，是用法味来给你吃；你若吃饱了法味，那你就成佛。「法筵」，就是这个法会，不是说真叫你来吃法、喝法，那只是一个比喻。你讲的时候，可以有那个意思，但是说的时候，不能就说「吃啊、喝啊」。怎麽叫「清众」呢？到法筵里来的大众，没有一个是不清净的，都愿意清净其心、清净其身，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这一些大众，心里也不污浊，身上也不污浊；污浊，就是污浊邋遢，周身都不乾净。因为他没有一种不正当、不好的行为，都是心里也乾净、身上也乾净，所以都叫「清众」。

得未曾有：怎麽叫「未曾有」呢？就是说这种法，是从来没有听过的，这是头一次听见这个妙法。所以这叫「未曾有法」，也就是属於「未曾有部」。

E2闻音後至众

迦陵仙音，遍十方界。恒沙菩萨，来聚道场，文殊师利，而为上首。

【编按】此段经文浅释融入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三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述

迦陵仙音：「迦陵」，是鸟的名字，叫迦陵频伽。这种鸟没有出蛋壳的时候，在蛋里边就叫，叫得很远都可以听得见的；出蛋後，牠叫的声音更大了。迦陵频伽也是印度话，翻译到中文，就叫「妙声」，说牠这个声音最妙了。究竟妙到什麽程度呢？你去听一听这迦陵频伽鸟的声音，就知道了，就是那麽妙法！在这里「迦陵仙音」，不是说这种鸟的声，是说佛的声音好像迦陵频伽鸟那种音，婉转和鸣，非常悦耳中听，人人都欢喜听的。「仙」，释迦牟尼佛过去是忍辱仙，现在成大觉金仙；佛叫「大觉金仙」，所以说迦陵仙音，就是佛的音。

讲起佛的音声，那是什麽地方都可以听得见的。佛在印度说话，我们在美国这儿，都可以听得见的，比用无线电广播听得都清楚，比打无线电报都快；可是要有缘的，没有缘的，你听不见的。有一次，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生出好奇心，说：「我看看要到多远，才可以听不见佛的声音？」他就用他的神通——经上说向西方走，不是！目犍连尊者是向东方走。用他的神通走到无量、无量、无量那麽多，不知道多少个国土，百千万亿佛土，到那个地方，还是听见佛的声音，像在他耳朵旁说法那麽响亮。

好像易象乾在以前打八天禅七的时候（人家打七天，我们打八天），我问他有什麽感觉？他说他就听到Joe
Miller唱歌的声音，总在脑子里头；他这是在脑子里头，不是在耳朵里头。那麽目犍连尊者呢？是在耳朵里听，走多远也听见佛的声音，清清楚楚地和他说法。

他到了东方一个国家，那儿的人都高得不得了，大约最矮的也有几十丈那麽高。摩诃目犍连尊者到那儿，人家吃饭的钵，大约都有我们房子这麽大；吃多少饭，那是更不要讲了，当然比我们都吃得多！目犍连尊者到那地方，站到一个钵的边缘上，在那儿看人家吃饭。这地方的人说：「哇，从什麽地方来这麽一个人头虫啊？」说他是只虫子，因为他太小了，所以就叫他「人头虫」。

那地方的佛就说了：「你不能这样讲。这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摩诃目犍连，他的神通第一，你不要看不起他，他不是人头虫啊！」这些弟子才知道：「喔，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就这麽小啊！像只小虫子。」所以目犍连尊者用尽他的神通，还找不着佛声音的边际。

佛这种迦陵仙音是到处皆有的，所以才说遍十方界：「界」，是界限。「遍十方界」，是说每一个国土都到得了。「迦陵仙音，遍十方界」这两句是说：佛这个声音又好、又妙，声音也大；所以能遍满十方，都闻到迦陵仙音这个声音。

恒沙菩萨：一切菩萨有多少呢？有恒河沙数那麽多。「恒沙」，印度有一条恒河，这恒河有四十里宽，河里边的沙，就像我们吃的面粉那麽细。为什麽举出它来做比喻？就因为它数目多，数不尽那麽多。印度有十四个大数目，「恒河沙、那由他、不可思议、无量数、阿僧只」都是大数目之一。是什麽有这麽多大数目呢？「菩萨」。这些菩萨有多少？有恒河沙那麽多。恒河沙有多少？恒河沙就是恒河沙那麽多。你问我多少？我也不知道；你说恒河沙有多少？你也不知道，所以就是恒河沙那麽多。总而言之，数不尽那麽多，这个数目太大了！

来聚道场：这些菩萨都来到这儿听法，拥护这个道场了！这是无量众生来聚道场。我们这儿也有菩萨的，你不要小看我们这间屋子，虽然这间屋子这麽小，但是大菩萨多得不得了；他们不是来听经闻法，是来帮助拥护这个道场，令道场一天比一天兴盛，这叫「来聚道场」，来聚会到这个道场里边。我们这个法会，就叫「道场」；好像你们现在来听经的，这都是拥护这个法会的，也都叫「来聚道场」。

那麽这一个道场，是释迦牟尼佛说《楞严经》这个道场，也是我现在说《楞严经》这个道场，以前那一些菩萨都会来的；你想见一见这些菩萨，我就告诉你！都是谁呢？

文殊师利，而为上首：这菩萨里，谁最高呢？哪一位菩萨资格最老呢？哪一位菩萨道行最深呢？我告诉你，「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在十方恒河沙数菩萨里边，是资格最老的，他做菩萨中的代表、上座。文殊师利菩萨是在中国五台山，这是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他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在菩萨里边智慧第一。在罗汉里边，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要是到菩萨里边，那他又比不了了，他又小得不得了了。

「文殊师利」也是印度话，译到中文叫「妙德」，有微妙的德行，他这种德行是微妙不可思议的；又叫「妙吉祥」，他到什麽地方，什麽地方就吉祥。所以今天他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也吉祥了。这文殊师利菩萨，是妙吉祥；而迦陵频伽鸟的声音，也是妙！

「迦陵仙音，遍十方界。恒沙菩萨，来聚道场，文殊师利，而为上首」，这六句经文，都是形容词；这是结集经藏时，阿难尊者加上去的，也就是形容、陪衬这个道场的庄严殊胜。是不是人人都看见呢？听，就会人人都听见；看见，就不一定每一个人都看见恒河沙数这麽多菩萨。恒河沙数这麽多菩萨来，如果凡夫都能见得到有这麽多，恐怕印度那个国家，也没有地方容纳这麽多的菩萨。那这怎麽样呢？这是菩萨在虚空中来的；在虚空里头，能有恒河沙数那麽多。因为虚空是空的，所以多少菩萨来，都能容纳得下，也都有他的座位；这些菩萨所带的眷属，也都可以到这个道场来。

所以你们各位研究经典，在这个地方，就应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的境界，只是开五眼的圣人可以看见、可以知道这个所以然。当时阿难尊者当然都是具足五眼的人，他记忆力也好，见着就不忘了；在结集经藏的时候，就这样把它写出来。为什麽知道这些菩萨是在虚空里头？你们各位想一想，恒河沙数那麽多菩萨，没有数的；印度那个恒河沙，只可以在恒河那几容纳得下。恒河沙数这麽多菩萨，不把印度这个国家都给占满了吗？啊，甚至於像我们人似的，也人踩人，会踩死很多人的！可是因为他们是在虚空里头，所以他们虽然有那麽多，还是有地方。

B2发起序（分四）
C1王臣设供　C2佛僧赴请　C3阿难示堕　C4如来垂救
今C1

时波斯匿王，为其父王讳日营斋，请佛宫掖，自迎如来，广设珍馐，无上妙味，兼复亲延诸大菩萨。城中复有长者居士，同时饭僧，伫佛来应。

时波斯匿王：「时」，就是当时。「波斯匿王」，这是印度一个国家的王。「波斯匿」译成中文，就叫「月光」。因为父母生他的时候，正赶上佛出世，当时就有一种光遍照着这个国家；波斯匿王的父亲就以为是他降生放的光，所以他的名字就叫「月光」。

为其父王讳日营斋：因为在七月十五这一天，恰巧这位月光王的父亲也就是那一天死的，所以他想在这一天来供养三宝，做种种的善事。「讳」，就是避讳，说讳莫如深，就是不讲。「讳日」，又叫忌日，就是父母亲死的那一天。他不讲这一天是个什麽日，是避讳父亲死的这一天；因为如果一提起来时，就会悲痛的。如果有一种孝心的，提起来父母死亡这一天，就心里觉得很难过；想起父母亲对自己那麽好，自己也没能孝顺父母，这真是一种遗憾！所以父亲、母亲死亡这一天，就不讲它；不讲是不讲，讳日是讳日，可是人人都知道。

为什麽在这一天做种种善事呢？好超度自己的父母，令父母由地狱里升到天堂去。尤其在七月十五这一天，结夏安居也圆满了，叫「休夏自恣」。休夏自恣有三天：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一切的出家人互相检讨过错，所以叫「自恣」。自恣，就是随便你说我的过错，也不生烦恼，不发脾气。

前面我说过，「结夏安居」就是从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这九十天期间，就叫「结夏」；结，是结成了，结成了这个夏，这是佛教里一个法。出家人在这个时候，什麽地方也不去，不到处走动。为什麽？因为「行步防伤蝼蚁命」，夏天虫蚁很多的，走路就怕伤一切很微细的生命。等圆满了，这叫「解制」，就把这个制度解除了；这又叫「休夏」，前面上一段文不是讲「休夏自恣」吗？

这一天，尤其是盂兰法会，现在讲一讲盂兰法会的来源。摩诃目犍连尊者最初得到六种神通，就先观察母亲在什麽地方。一观察，母亲堕落到地狱里去了！怎麽堕落到地狱呢？因为母亲在生的时候，专门欢喜吃鱼鳖虾蟹；这还不要紧，她专欢喜吃鱼子。你说这鱼子，她一吃就有多少生命？这生命太多了！因为她不信佛、不信法、不恭敬僧，有不信三宝、譭谤三宝的罪过；再加杀生的过错，於是就堕落地狱里去了。虽然摩诃目犍连尊者证得六通了，但是也还度不了她。

目犍连尊者一看母亲在地狱里受苦，他也着急了，这定力也就不定了。怎麽样呢？他就用神通到地狱去，拿着一钵饭给母亲吃。他母亲在生的时候，就孤寒得不得了。什麽叫「孤寒」？就是舍不得，什麽也舍不得，很孤寒的。你叫她布施几个钱，她心也痛，肝也痛，肉也痛；「舍钱如割肉」就是这个道理，她不舍得。这一回她儿子拿了一钵饭，给她送来，你说她怎麽样？她用右手拿着这个钵，左手就把钵摀着，盖上它。为什麽盖上它呢？她怕旁的饿鬼抢她的来吃。她就自己拿到那个没有鬼的地方，自己鬼鬼祟祟地，这真是鬼鬼祟祟地偷着来吃；殊不知，拿起这个饭往口里一放，变成火炭了！不能吃，吃不下去！

这什麽道理呢？我以前讲过，这饿鬼肚子像鼓那麽大，咽喉就像针尖那麽细，所以他吃东西也吃不下去；况且无论什麽好吃的东西，一放到他口里，就变成火炭了。因为这样，目连尊者虽然有六通，也没有法子，也没有咒念了——你听得懂吗？说「没咒念了」，就是不知道念什麽咒了，自己有神通也没有用了。这个时候，他就着急了，回去找师父罗！於是又用神通跑到佛那儿，跪在佛前说：「我的母亲堕地狱了，求佛慈悲，帮忙我把她救出来！」

佛就对他说：「你母亲因为譭谤三宝、不恭敬三宝、不信仰三宝，所以就堕地狱了。你若想救你母亲，不是你目连一个人可以救的，你要请十方僧来超度你母亲。你怎麽样请十方僧来超度你母亲呢？在七月十五这一天，你要做点好的斋菜、好的饮食，在你没有供佛、供僧之前，自己不要先噹一噹什麽味道。你要办这个斋来供佛及僧，仗着十方大德高僧的道业，可以超度你母亲；不然，你没有法子能救得了你的母亲。」

目犍连尊者听佛这样地教导他，於是就在这一天请十方大德高僧来超度他母亲。他预备了上等的珍馐妙味来供养佛，於是他的母亲藉着十方大德的力量，也就升天了。因为这一种关系，所以传到现在，七月十五这盂兰法会仍然流行，每年都有这种法会，每一个人都超度过去七世的父母，这是佛教的一个纪念日。由於这种纪念日，所以现在这位波斯匿王也就在这一天来请佛供斋，来供养三宝。

那麽「盂兰」这两个字，究竟怎麽讲呢？这是印度话，翻到中文就叫「解倒悬」；就是倒着挂起来的东西，你把它解开了。言其鬼在地狱里头，就好像倒挂着的人一样，非常痛苦，而这盂兰法会就专门解决饿鬼的痛苦，他们就可以升天。

在七月十五这一天，又叫「佛欢喜日、僧自恣时」，这是僧人自恣的一个时候。这一天供养三宝的功德，比平时大百千万倍，波斯匿王也正遇着结夏安居圆满这一天，就设斋供佛，为他父亲来供养三宝。「营」，就是营办；「斋」，是没有肉的菜，也没有一切的五荤——葱、韭、薤、蒜、兴渠。肉呢？这更是荤的了！所以他营斋，也没有一切的肉。「营斋」，就是做很多斋菜。

请佛宫掖：波斯匿王请佛到宫里边去供斋。「掖」，就是偏殿，不是正殿。国王请斋，为什麽不在正殿呢？因为正殿是国王出纳号令，处理一切政务的地方，是用来发政施仁，不适宜摆斋吃东西。等佛要来到这宫殿门口了，波斯匿王自迎如来：自己亲身去迎接佛。「迎」，就是迎接、欢迎。

广设珍馐：广设这一切的「珍」——珍是最好的饮食，最好的菜蔬；「馐」，就是把它做熟了。这是非常好吃的，味道是特别香。我现在讲这个经的时候，已经都流口水了。我不知道你们每一个人有没有觉得这麽好吃，我是流口水了，馋欲流涎。为什麽？我也想吃这个斋，因为它是无上妙味：你听听这经上说的，再没有比这个好的了！「妙味」，英文叫wonderful的味道，啊，真是太好吃了！

兼复亲延诸大菩萨：波斯匿王不单请佛，又兼请诸大菩萨。「延」，就是延请他们来，也就是「亲延」；或者自己写个帖子，或者自己亲身到那儿去邀他，说：「我那儿供斋，请大菩萨您去应供啊！」有多少个菩萨？就前边那诸大菩萨，那恒河沙数的菩萨，他都请。

你说，这供养要预备多少斋菜啊？这要用很多钱。波斯匿王大约不像目犍连尊者的妈妈那麽样地孤寒，所以就大设供养。这里头本来有六种意思，你可以自己去研究。

【编按】《未曾有因缘经》云：波斯匿王请问於佛，其父王在生时，奉侍外道，常行斋戒布施，求梵天福，不知以此功德，当生何天？佛告大王：「先王因六种罪，报在地狱，须罪毕方得受福。此六种罪：一者、憍慢垢蔽，事无大小，便起鞑罚，不忍辱故。二者、贪受宝货，断事不平，致令天下怀怨恨故。三者、游戏嬉猎，苦困人民，伤害众生所受命故。四者、禁闭宫女，不得从意，受大苦故。五者、耽着女色，得新厌旧，抚接不平，致怨恨故。六者、畏婆罗门，偷食酒肉、五辛葱蒜，恐被呵责，行谄伪故。」波斯匿王闻言，心甚悲伤，每於僧自恣日营斋办供，回向先王离苦得乐，以报深恩。

城中复有长者居士：这个城中，不是单单国王，还有长者、居士。「长者」有十种的德行：

（一）姓贵。他的族姓贵，是贵族。好像皇族，这叫贵族。（二）位高。他的地位就是爵禄，是做官之类，他的身分高。（三）大富。他很有钱的，very rich。（四）威猛。他威风凛凛，性格勇猛，像一个武官、统帅，有威可畏。他做什麽事情都是很慷慨果断，说做就做，不会拖泥带水。拖泥带水，言其这个人仁柔寡断，想要做嘛，又等一等；等一等想要去做，又说：「我等一等。」就这个样子，往前後这麽推车；想往前走又往後退，想往後退又想往前走，也没有主意，这就叫没有威猛。（五）智深。他不单威猛，智慧也很大的、很深的。（六）年耆。就是很大年纪的，譬如六、七十岁以上，这都叫年耆。（七）行净。他的行为是特别乾净，特别没有污点。他为人是什麽事情都很乾净的、很清高的，这叫行净。行净就是清高，他的品行非常之清高。（八）礼备。他对任何人都礼仪周备，绝对没有贡高我慢，看不起人的这种情形。他威猛是威猛，但是他不欺负人，对任何人都有礼貌。见到人，或者他先鞠个躬，先问问说：「你好吗？How are you？」他总是有这种礼貌，不会很野蛮的。（九）上叹。在他上面的人就赞叹他，说：「某某！你做的事情真好。」什麽事情都赞叹他。（十）下归。所谓「众望所归」，一般人都欢迎他、都仰望他，希望他做大官、发大财，希望他一切事情都顺利。为什麽？因为他能帮助人，他欢喜布施，所以一般人就欢喜他钱愈多愈好，他好做布施；他做大官，好给老百姓谋幸福，所以这叫「下归」。

「居士」，就是居家修行之士，也就是在家修行的人。

同时饭僧：这些长者和居士，也都知道这一天供养三宝的功德大，所以在佛欢喜日、僧自恣时这一天，也预备了很多斋菜。大约这个斋菜不如国王那个斋菜，相差太远了，所以也没有珍馐，也没有妙味；我也不需要流口水，你也不需要学我这流口水，所以我们大家都省了很多事。

伫佛来应：「伫」，是伫立。「伫佛」，在门口站着，等着佛来应供，盼着说：「如来今天会来我们这儿应供呢！」那个也说：「哦，佛会来我们这儿应供呢！」不单等着佛，也等着一切的大德高僧都来应供。你说这多诚心啊！现在在暹罗、缅甸，供僧都跪在那儿等着僧人来了，给添上钵，再叩头，然後这和尚拿回去吃。暹罗、缅甸都是这个样子，锡兰也差不多是这样子。

C2佛僧赴请

佛敕文殊，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应诸斋主。

【编按】此段经文浅释融入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五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述

波斯匿王请佛来应供，那麽又有其他的长者、居士也请佛来应供，所以佛就派文殊菩萨率领各大菩萨到各处去应供。这是在经前边叙述这部经的缘起，那麽从前面到此处的经文，都还不是正式佛说的。

佛敕文殊：「佛」，就是释迦牟尼佛；「敕」，是敕命、敕令，就是叫他去。国王有敕命，法王也一样有敕命，所以佛就敕令文殊师利菩萨，分领菩萨：「分」，是分开，把菩萨分开领着。究竟一队分多少呢？那是看当时有多少菩萨，就分有多少队。或者一个人一队、二个人一队、三个人一队，划出很多队。及阿罗汉：不是单单领着菩萨，也领着这一些大阿罗汉、大比丘。

应诸斋主：就是到这些长者、居士家里，去应一切斋主的供养。因为佛虽然有千百万亿化身，但是他不会为吃一餐饭，就显一个神通，到每一个门口化一个佛身去化缘。若这麽样子，这神通比豆腐都不值钱了！所以佛叫文殊菩萨：「你分领这些菩萨和阿罗汉，到每一个斋主家里应供去！」

C3阿难示堕（分二）

D1将堕之由　D2正堕之事

今D1

唯有阿难，先受别请，远游未还，不遑僧次。既无上座，及阿闍黎，途中独归。

唯有阿难：就是单单阿难尊者一个人。阿难尊者这回所以遇着困难的问题，也就因为他是单独一个人。阿难尊者怎麽样呢？先受别请：「先」，是早早的，大约或者一个月以前，就有人预约把他订下了，说：「在七月十五这一天，你一定要到我们这儿来应供的。」所以他早早就去了。那麽七月十五这一天，人家都去吃斋，他就先受别请。

和尚本来不应该受别请的，譬如，这儿有十个和尚，你若单单特别地请一个和尚到你那儿吃饭，这就叫「别请」，这一个人根本就不应该去的。为什麽？因为十个都是僧人，请就应该请十个，若单请一个人，就不应该去。在佛教里规矩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人好吃，所以有人说：「我要供养你！」他也就答应了，不管别请不别请，他这样想：「我管你们大家呢！我一个人吃饱算了！有人请我，这是我的福德，这是我的感应！」他就不管旁人了。

这阿难尊者，就大约多少也有好吃好东西这种心，所以在七月十五以前，他就先受别请了。你想，在结夏安居，根本就不许可走出去！他受别请到外边去应供，这已经就不合规矩，已经就犯过了。我这麽想，大约人家请他是七月十四这天，所以他早一天去了，大约在七月十三就去了；吃完了东西，他还在人家那儿住下了，预备第二天——十五这天，一早就回来。

所以远游未还：就在文殊菩萨分领诸菩萨去应供这时候，阿难尊者还没赶回来。不遑僧次：「不遑」，就是来不及，赶不上了。好像我们现在要到旁的地方去吃斋，某一个人昨天就走了，没有回来，我们想等他，也没有时间了，就不等他，先走了。等到这个人回来一看，空空如也，家里也没有做饭，外头也不知到什麽地方吃饭好，这叫「不遑僧次」，就是没有机会等到他回来。

既无上座，及阿阇黎：出家人出门或者要两个、或者三个在一起。一个是上座，就是要受戒二十年，这叫「上座师父」。或者要有「阿阇黎」，这叫「轨范师」；轨就是规矩，范就是模范，就是教你要懂得守规矩的师父。阿阇黎有五种：

（一）出家阿阇黎：就是你跟着他出家受沙弥戒的。（二）教授阿阇黎：就是教你受戒的时候怎麽样去求戒，到那儿怎麽样乞法。（三）羯磨阿阇黎：是给你忏悔你过去的罪业，问你遮难。遮，就是你做过什麽罪，犯过什麽戒，以前你在家的时候有什麽罪业，都要讲地。（四）依止阿阇黎：就是你总跟着他、亲近他，跟他学习佛法。（五）讲经阿阇黎：他教你念经。

好像我教你们念〈楞严咒〉，我就是你们的阿阇黎，你明白了吗？我现在讲这部《楞严经》，这就是「讲经阿阇黎」。现在你们天天和我在一起，这又可以说是「依止阿阇黎」。我又教你们规矩，天天给你们在佛前回向，说：「令他们罪业都消除了，善根增长。」这又是「羯磨阿阇黎」。我现在教你们一切的佛法，这也是「教授阿阇黎」。但是你们没有人出家，我现在不是「出家阿阇黎」。这有四个「阿阇黎」了，还差一个；谁若出家了，我就又变成「出家阿阇黎」了。

这阿阇黎就是来帮忙你修道、成道的，在旁边看着你、监视着你，叫你不要犯过。阿难尊者现在也没有上座，也没有阿阇黎，他就出了毛病了！所以最坏的地方，就是他一个人。本来出家人应该两个人一起的，你如果真有定力了，那你就一个人怎麽样都没关系；但是你定力不足，就很容易受到魔障，很容易被外境所转。因为这个，出家人要防心离过，所以要有上座，又要有阿阇黎，出门都要有两、三个人，一个人不可以的。

你要是真正有定性、有定力，那你一个人到什麽地方去都可以的，上天下地，随便你去；若没有定力，就哪个地方也不可以一个人去的。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小和尚一个人四处跑，这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一件事。你看，这阿难也就是一个小和尚，四处一跑，就跑出毛病来了。可是我们都要感谢这位阿难尊者，如果他不出毛病，释迦牟尼佛也不会讲《楞严经》，也不会教我们怎麽样修定，那我们怎麽有机会懂得这部《楞严经》呢？所以阿难尊者还是对我们最有好处的一个人。

途中独归：他在道上自己回来了。最坏的，就是这个「途中独归」，只有一个人，没有旁人来陪着他、帮忙他，所以他就遇到魔了。

【编按】以下节自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二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阿难尊者自己冒冒失失的，不听佛平时所教的，这就有一种攀缘的性质，所以他受别请。那麽这一部《楞严经》，不是单单为阿难尊者说的，是为所有类似阿难的人说的，是为所有出家人犯类似阿难所犯的毛病而说的。如果单单是为阿难尊者说这一部经，那与我们现在的人都没有关系，我们也不需要讲这一部经，也不需要听这一部经，也不需要研究这部经。因为佛不是单给阿难说的，是要留下这一个方法，令我们後面的人有所遵循，知道怎样是对、不对，所以才说出这一部经典来。

为什麽说阿难尊者有攀缘心呢？在佛教里，出家人都不受别请的；受别请，这是犯戒。那麽他居然就冒冒失失地去受了别请，又一个人出去，没有把戒律看重了，因为「不慎於始」，所以就「遗害於终」。

我们出家人，不论到什麽地方都应该有两个人；这两个人，还要都懂得戒律。譬如，你或者带一个小孩子，他根本就什麽也都不懂。或者你带一个在家人，他也不懂出家人的规矩和戒律。或者你一个比丘带一个沙弥，沙弥也不懂比丘戒律的道理。或者你一个比丘尼带着一个沙弥尼，这个沙弥尼根本连门还没入呢！她也不懂得出家人应守的戒律是什麽。你这也叫想犯戒了，才走这麽一个窟窿：「啊，我也是两个人！」可是你两个人，根本就不发生作用，你带这个，就是存心想要犯戒、不守规矩，所以你不带一个明白人，而带一个糊涂人，这样你犯什麽戒律他不懂，这又可以蒙混其他人啦！我们修道的品行，就在这个地方，大家都要认识！

好像我们到office（办公室）去要两个人，一个女人不准到office去。可是带一个不懂得出家人规矩的人，这也是两个人，这也就存心不想守戒律，才这样专门找窟窿，找社会上讲的「法律窟窿」。那麽戒律也是这样，你专门找戒律的窟窿，在表面上看，说也不犯戒。譬如比丘到什麽地方去，也两个人，但带一个不懂得戒律的人，那你犯戒，他也不知道。尤其你一蒙混，你叫他：「你休息休息，我出去啦！」这都是犯戒的地方。

总而言之，「戒律」就是要守规矩；你若不想守戒律，那就谈不到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出家人。所以由此，知道阿难尊者大约就是犯这个毛病，欢喜孤身寡人，所以就又受别请。那麽回来了，没有饭吃，又一个人跑到外边去化斋，没有上座，也没有阿阇黎跟着。这一化斋，就把路走错了，堕落到淫室！幸亏佛说〈楞严咒〉，把摩登伽这个先梵天咒给破了，饬命文殊菩萨把他救回来。如果不是这样子，阿难尊者恐怕也就会犯戒了！这一段文，就是要我们出家人，

样样都要守规矩、守戒律，不能鬼鬼祟祟地做出一些不符合规矩的事情。懂得守规矩了，这就是懂得《楞严经》了。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其日无供，即时阿难，执持应器，於所游城，次第循乞。

阿难尊者自己一个人受别请，由外面回来，没有赶上僧次，就是没有被分配到某一个斋主的家里去应供。所以其日无供：这一天就没有人供养他。即时阿难，执持应器：那时候，阿难尊者即刻托着钵。「执」，就是拿着。钵，叫「应量器」，言其你吃多少，就去化斋化多少，回来就吃多少，不要太多了，这叫「应器」。於所游城，次第循乞：就在这个室罗筏城，顺着每一家的门口去化斋。「循」，是顺着。就是挨着门，一家一家地去托钵乞食；有的就供养多一点，有的就供养少一点，所以要去乞多几家。可是按照规矩，说是不超过七家；要是七家没有人供养的话，这一天就不要吃东西了。这是阿难尊者因为不遑僧次，所以也没有上座，也没有阿闍黎，又自己出去化斋供了。

心中初求，最後檀越，以为斋主，无问净秽，刹利尊姓，及旃陀罗。方行等慈，不择微贱，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

阿难尊者去托钵乞食，心里有一种思想。想什麽呢？心中初求，最後檀越，以为斋主：最初他动这一个念：「我化斋化到最後，谁给我斋、布施我，够我吃的了，那就是我最後的斋主。」「檀」，就是布施；「越」，是超越，超越生死；布施能超越生死，所以出家人叫在家做布施的人「檀越」。

【编按】以下节自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这里这个「斋主」，是供斋的，不是荤的。「斋主」是个名，就是一个普通供养荤的、素的人，都可以叫「斋主」，尤其在小乘里。不错！他们去托钵乞食，不论供养荤的、素的，都叫供养食物的人「斋主」，并不是一定吃斋、供斋菜的，才叫「斋主」。这点，我们要认识。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无问净秽：这个斋主，阿难尊者也不管他是乾净、不乾净，也不管他是穷、是富。刹利尊姓：「刹利」，是「刹帝利」，是印度的贵族、王族。印度的种族，分出来有贵贱的。及旃陀罗：「旃陀罗」是屠户，就是杀猪的；印度不准杀牛，都是杀猪的。这屠户，一般人就都认为他这行业是一种很没有价值、很微贱的行业，所以旃陀罗在街上走，一般人都不和他走同一条路，他要另外自己走一条路。他走到街上，要吹着一种哨子，吹着响，表示他是一种微贱的，和旁人不同。这种的种姓，叫旃陀罗，是很微贱的一种种族。

方行等慈，不择微贱：阿难尊者现在就正在行平等而慈悲的这种乞食的方法，他也不选择这是贵族的，他就去化缘；也不选择这是微贱的，就专去化这个微贱人的缘。

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他的意思，就是给一切众生来种福。众生所种的福，功德无量无边的，他都令他们成就。因为一般在家人如果供养出家人，这都是种福。福，就是这个人什麽都具足，都有这种福。如果在家人觉得自己福报不够，想要求福，就应该供养三宝，这叫种福，所以出家人叫「福田僧」。那麽阿难尊者发意圆成一切众生的功德。「意」，就是他有这种思想、意念。「圆成」，是令一切众生都遂心满愿，他们求什麽就得什麽。

阿难已知，如来世尊，诃须菩提及大迦叶，为阿罗汉，心不均平。钦仰如来，开阐无遮，度诸疑谤。

阿难已知，如来世尊，诃须菩提及大迦叶：阿难尊者为什麽要「方行等慈」呢？因为他在以前听释迦牟尼佛诃斥过须菩提、大迦叶。诃斥，就是闹（诃斥）他，骂他们两个人。骂什麽呢？为阿罗汉：说他们是小阿罗汉，不是大阿罗汉。

怎麽样呢？这位须菩提，他有一个见解，他专门化有钱的人。他说：「这有钱的人应该种多一点福，做多一点好事，来生才能继续有钱；他若不布施，来生就没有钱了。我应该帮助他，所以我要化有钱的人！」专门化富人，这是须菩提「舍贫而从富」。大迦叶呢？就专门化穷的人，他的思想和须菩提正好相反。他是这样讲：「这没有钱的人应该种福、做好事，等到来生就富贵了。如果我不帮助他，不向他化缘的话，那麽他来生还是穷的。」所以这两位阿罗汉，一个人就专化有钱的，一个人就专化穷人。

我相信这又有一个意思在里边，一定是这位须菩提尊者也欢喜吃好东西。而大迦叶尊者是「头陀第一」，这行头陀行，就是吃人所不能吃的，受人所不能受的，忍人所不能忍的，让人所不能让的。穷人布施的饮食，一定没有有钱人那麽好。有钱的人，就是扔到街上的东西，也会比穷人的好。但是大迦叶尊者因为不注重饮食，所以他到穷人家里去化缘，给穷人种福。

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两个弟子没有平等去化缘，不是「方行等慈」，他们有所分别。所以就闹（诃斥）他们两个人，说是小乘的阿罗汉心，不是大乘菩萨心。心不均平：他们的心里还有穷富的分别，不能普遍行平等慈悲。

因为这样，阿难尊者就钦仰如来：他就非常地恭敬，很仰慕如来所说这种平等法门；说不应该「越贫而从富，越贱而从贵」，不应该有所选择，不应该这样分别，应该平等乞食，平等到各

处化缘。有这种分别心，就不是大乘法，是一种自了汉。阿难尊者因为听说释迦牟尼佛闹（诃斥）他们两个人了，他就不那样做罗！所以就方行等慈，平等去乞食。开阐无遮：释迦牟尼佛这个法门，是大开方便门，一点遮障、限制都没有。度诸疑谤：专门化富的，或者专门化穷的，就容易遭人怀疑和譭谤。所以现在把疑谤消除了，令一切人心里都很欢喜，种福也遂心满愿，这就是不要人有一种疑谤的心，来对佛教不生信仰。

D2正堕之事

经彼城隍，徐步郭门，严整威仪，肃恭斋法。

【编按】此段经文浅释融入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述

经彼城隍：「经」，是经历。经历什麽地方？就经历室罗筏城的城隍。「隍」，是城外边的城濠；濠，就是城外边的沟。你到中国大城市，那古城外边，都有水围着。若没有水的濠，就叫「隍」；有水的，这叫护城河，又叫护城濠。经彼城隍，就是到室罗筏城这个城里边。

徐步郭门：「徐步」，是慢慢地走。他端端严严、恭恭敬敬的，眼睛也不向远了看，走路走得很慢的。「郭门」，就是城外边的门。阿难尊者一个人到外边乞食，走过去这座城的城墙，慢慢地进到城里边。因为进到城里边就有很多人，於是他就严整威仪：这时候，他目不斜视，耳不旁听，很严谨地整顿威仪，有威可畏，有仪可象，这个样子恭恭敬敬地来乞食。肃恭斋法：他托着钵，也时时都毕恭毕敬的。「肃」，就是很严肃、很整肃的；「恭」，就是恭恭敬敬的。言其对於化斋托钵乞食这种的法，一点也不敢马虎，一点也不敢放逸，就是那麽毕恭毕敬的。在路上，他就这样子。

尔时阿难，因乞食次，经历淫室，遭大幻术，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罗先梵天咒，摄入淫席，淫躬抚摩，将毁戒体。

【编按】此段经文浅释融入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述

尔时阿难：在阿难尊者严整威仪、肃恭斋法这个时候，因乞食次，经历淫室：什麽叫「次」？就是次第，一家一家地乞。因为阿难尊者在挨家挨户乞食这个时候，既不分净秽，於是就乞到这个淫室了。「淫室」，是女人卖淫的地方，就是很不乾净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就有这种不正当的行业了。

遭大幻术：「遭」，是遭遇。遇着这个淫室了，就遭大幻术。怎麽叫「大幻术」呢？这个幻术，不是普通的一种幻术，是很有力量、很大的一种幻术。幻术，就是不真的，它所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假的。它可以用一种咒，把梵天的天人咒降落人间，但是这都是假的，是虚妄的，所以叫「幻术」。

摩登伽女：淫室的屋主，叫摩登伽；摩登伽又有个女儿，这个女儿生得很摩登的。「摩登伽」是梵语，翻译到中文就叫「小家种」，又叫「贱种」、「下贱种」；说「你这个人真是贱种」，就言其不尊贵。以娑毗迦罗先梵天咒：并且摩登伽也有邪术，也会放蛊，所谓「娑毗迦罗先梵天咒」，这就是一种邪术，一种蛊毒之类的。「娑毗迦罗」也是梵语，翻译到中文就叫「黄发外道」。以前传给摩登伽这幻术的，是一个黄发外道，所以她就有这种外道的咒术。这种外道的咒术，是外道假称的，本来不是梵天传下来的，就冒充说是以前梵天的天人传给他这个「先梵天咒」，好令一般人相信。

在这个时候，一念这个先梵天咒，就把阿难尊者念得神魂颠倒，神魂不清楚了，好像睡着觉，又好像做梦，又好像喝醉酒似的；有这种种的情形，不知不觉就到这个淫室——到这卖淫的女人家里了。为什麽他不知不觉呢？就因为被这种先梵天咒迷住了自性。阿难尊者本来是证初果的圣人，为什麽这先梵天咒可以迷住他呢？因为他一向注重多闻，不注重定力，所以虽然证了初果，定力还不充足，就遇到这种的魔，被魔给迷住了。那麽被她一念咒，就给念到那个卖淫的女人家里了。

阿难尊者的相貌生得非常俊美、非常圆满。佛有三十二种相好，阿难比佛相差不太多，他相貌生得非常美貌。中国有美男子叫宋玉、潘安，大约他和宋玉、潘安都差不多的。他的皮肤非常白，好像银子，赛霜欺雪；本来印度的人都是黑皮肤的，可是阿难尊者的皮肤非常细腻，非常柔软，又非常华美，特别白。所以摩登伽的女儿一看见，哦，就迷住了！摩登伽这个女儿被阿难迷住了，她就和妈妈要阿难。妈妈说：「人家是佛的弟子，你怎麽能要呢？那是和尚，他不结婚的，你不可以要他的。」女儿就说：「我不管！你总而言之要把阿难给我弄来，和我结婚；如果没有阿难，我就不活着了！」就这样子紧张，要死要活的。

摩登伽女的妈妈——就是摩登伽，一想：「我这个女儿这麽样爱他，我无论如何都得想个法子，不做都要做一做罗！」所以就用先梵天咒这种外道的邪法——邪，就是不正当的。她一念，把阿难尊者就给念糊涂了，就是像中了蒙汗药酒，也不知道东西南北，就跟着摩登伽女到她家里去了。摄入淫席：到摩登伽女房子里边的床上了。这是因为阿难尊者平时只注重多闻，忽略了定力，那麽戒力更是不坚固啦！所以他没有定力，就被先梵天咒这种邪术给摄入淫席了。

淫躬抚摩，将毁戒体：你看这个地方，这是危险的地方啊！「淫躬」，就是摩登伽女就现出来那种娇媚的样子，到阿难尊者的身边，甚至於把阿难尊者的衣服也都脱除去了，就用手在周身上下这麽摸阿难的身体。在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时候，「将毁戒体」，将毁而还没有毁；这个「将」，是在快要毁，而并没毁戒体的时候。受戒的时候，有一种戒体；若毁了这个戒体，就好像生命断了一样。所以在出家人，这是最重要的，不能破戒的；若是一破戒，就应该死的

。

阿难尊者相貌生得这样地美满，这摩登伽女一见着他就对他生了一种爱心了，爱得甚至於生命都不要了，也要爱阿难。你说，这个爱得厉害不厉害？就好像现在这些个为情自杀的，大约都是从摩登伽女那儿留下的。为什麽摩登伽女对阿难有这样的好感呢？因为在过去生中，有五百世，阿难尊者和摩登伽女都做夫妇来着；现在她一见着，以前的这种习气——就是过去生所习学的这些气，又发生了，所以她对阿难是特别生一种爱心。因为以前阿难就是她的丈夫来着，所以这一生她无论如何也要他做丈夫。这都是根据宿生的这种种子来的，所以现在她对阿难就这样子生命都不要了，也一定要嫁给阿难的。

就因为阿难尊者和摩登伽女往昔有染污的因缘，所以就又遇着这种境界；这是「种因结果」，以前的因，现在它又想要再萌芽出来。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所遭所遇一切的环境，这可以说都是前因後果，丝毫都不会错的。不过我们人不了解，就在这里边，有的怨天的，有的尤人的，觉得这种种的环境受不了，不满现实。其实这都是因果循环，法尔如是，没有什麽奇怪的。我们人若能明白这个，一切事情都不奇怪，能把它处之泰然，不动於衷，没有那麽重的感情，什麽问题都解决了！

如来垂救（分二）

D1速归说咒　D2遣往救脱

今D1

如来知彼，淫术所加，斋毕旋归。王及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愿闻法要。

在佛应供完了之後；本来到每一个斋主家里吃完了饭，一定要给斋主说法，然後才回到只桓精舍去，可是这一次就很特别了。如来知彼，淫术所加：「彼」，就是指阿难。佛知道阿难什麽呢？知道阿难被淫术缠缚了。「淫术」，也就是先梵天咒那种咒术。「所加」，就是这个淫术加到阿难身上，就好像用绳子把他绑住了，用那个邪咒把他缠缚起来了。斋毕旋归：佛知道阿难遭难了，正在将毁戒体的时候；所以佛赶快吃斋，吃完了之後，即刻就回到只桓精舍去了。

王及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这时候，波斯匿王和一切的大臣、长者、居士就都跟着佛回到只桓精舍来。这一班国王、大臣、长者、居士知道佛赶得这麽快，回到只桓精舍去，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所以才没有为斋主说法。这回去，一定会有事情、有所发表的，於是大家就都跟着佛到只桓精舍去了。做什麽呢？愿闻法要：大家什麽都忘了，就是一心想要明白佛法这种重要的道理，想要听佛说法：「不知道有什麽事情呢？这是很特殊的，也不知道说什麽法呢？」所以大家一起跟来。

於时世尊，顶放百宝无畏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莲，有佛化身，结跏趺坐，宣说神咒。

【编按】此段经文浅释融入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述

於时世尊，顶放百宝无畏光明：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跟着佛一起回到只桓精舍这个时候，世尊（释迦牟尼佛）在头顶上放出百宝无畏光明。「百宝」，也可以说表示「百界」；「千叶宝莲」，就表示「千如」。这个慢慢地研究都可以，现在你把这个意思明白了，这是最要紧的。这个顶上放出百种的宝光，每一个宝上，都放出无畏的光明。「无畏光明」，就是这一种有大威德，什麽也都不怕的，能降伏一切天魔外道；你就是什麽先梵天咒、後梵天咒，什麽咒也敌不住的。

光中出生千叶宝莲：由这个光中，又出生什麽呢？有一千个叶的一朵宝莲花。有佛化身：在这个百宝光明中，又生出千叶宝莲；在这朵千叶宝莲上边，就有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化身，结跏趺坐：什麽叫跏趺坐呢？就是把两条腿扳到上边来，结到一起；这种跏趺坐的功德，是很大的。宣说神咒：宣说这个秘密的神咒，就是宣说〈楞严神咒〉。

我们要注意这一点：这个〈楞严神咒〉，不是释迦牟尼佛肉身——报身说的这个咒，而是由化身佛说的。只有〈楞严咒〉是化佛所宣说的，所以这是咒中的妙咒，咒中的灵文。不像一般的咒，是佛或者某一位菩萨的报身宣说出来的。这就表示这是密因中的密因，咒王里头的咒王，所以这〈楞严咒〉是特别重要的！这化佛为什麽要说这个咒？就因为要破黄发外道的先梵天咒。黄发外道，也就当时是一种放蛊的外道，他有一种邪术，能把人的魂魄都摄去，令人就不由自主地就跟着他为所欲为了。因为这样，所以佛说〈楞严神咒〉。

我们由这个，就应该知道〈楞严神咒〉的重要性。这个神咒，是破魔罗网的神咒，是破魔一切咒术的神咒。只要你诚心诵持，那感应是不可思议的。我遇着一个人，他一天不管怎麽样忙，也要诵七遍〈楞严咒〉，所以他一生常有特别大的感应，那感应说不完那麽多。

我们学佛的人，应该人人专持〈楞严咒〉。这一部《楞严经》，就是为〈楞严咒〉说的；若没有〈楞严咒〉，也就没有《楞严经》。所以这些天魔外道、邪知邪见的人，就譭谤《楞严经》，说《楞严经》是假的。为什麽他要这麽说？他们若不这样说，他们就都要倒下去了，都站不住了。他们这样说，令人生一种狐疑不信，所以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没有人信〈楞严咒〉和《楞严经》，那麽他们就愿意怎麽样就怎麽样，也没有人管他们。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一些邪知邪见的学者、邪知邪见的出家人、邪知邪见的居士，都造这种谣言，着书立说，说是怎麽样《楞严经》没有入藏，又如何如何；就这麽样来破坏这部《楞严经》。其实他不是破坏《楞严经》，主要就是要破坏〈楞严咒〉。他们这种流言蜚语，人人都相信了，就没有人相信《楞严经》和〈楞严咒〉，所以佛法就没了，就到末法时代了！

我们学佛的人，若能把〈楞严咒〉学会了，那这一生做人，就没有白做。如果学不会〈楞严咒〉，那就「如入宝山，空手而回」——就好像我们到七宝的山里头，那儿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这七宝，什麽都有的。可是我们到这宝山里头，想拿金子，又想拿宝珠；想拿宝珠，又想拿银子；也不知道拿什麽好，结果空着两只手回去。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最低限度，要把〈楞严咒〉学得能背得出，能念得出，这就是你们这一趟从西雅图没白来。你不要说用了几十天的功夫，就几十年，都非常有价值的。所以这一次这个好机会，是最难得的，这是难遭难遇的无上甚深微妙法——没有再比这高的了，没有再比这深的了，这是最微妙的法。什麽法呢？〈楞严咒〉！

你看当初阿难尊者证了初果，都要用〈楞严咒〉去救他去；我们现在这一切凡夫，如果不仗着〈楞严咒〉，怎麽能了生死呢？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发心，听我的话，先把〈楞严咒〉学得能背得出，这是最好的，我最希望的。

现在给你们讲一讲「结跏趺坐」的公案，在以前，有一个赶经忏的和尚。怎麽叫「赶经忏」呢？就是超度亡魂的，有死人，就请他去给念经。在出家人里头的术语，这叫「当当辟」。这赶经忏，就专门的，有谁死人了，就请他去给念经；念经，就给多少多少钱。好像现在在香港，你请和尚来念一天经，都要一百块钱；一百块钱一天，但是你还请不到和尚呢！现在香港念经的和尚，那快得不得了，因为人死得也多，很多人都要请和尚给念经。不像美国这儿，请一个牧师去给做弥撒就得了。香港那儿要请和尚，有的请七个的，有的请五个的，有的请十个的，也有的请四、五十个都有。若钱多的，就请几十个和尚到家里去念经，超度亡魂。

这个赶经忏的人，就是做这种事情。有一天他念完经，要回到寺院里去，走过一户人家，就有狗吠他。里边有两夫妇，这个男人就趴着窗望，这狗吠什麽人哪？太太就问：「谁啊？谁啊？」丈夫说：「谁？就是那个赶经忏的鬼嘛！」他自己在外边也听见了，人家叫他「赶经忏的鬼」。他心里就想：「怎麽叫我赶经忏鬼呢？他不叫我赶经忏佛，也不叫我赶经忏的神仙；叫我赶经忏的鬼！」於是走了。往庙里走，偏偏天上又下雨，他就到一座桥底下，坐在桥底下避雨。他想：「喔，我打一打坐吧！」於是，他就结起双跏趺坐了。

这麽一坐的期间，就来两个鬼。这两个鬼说：「啊，这个地方有个金塔，我们快叩头吧！金塔里边有佛的舍利，我们若给佛的舍利叩头，我们的罪孽很快就没有了！」於是两个鬼就叩头拜。拜了一阵子，这位「赶经忏鬼」腿痛了，就把双跏趺坐放开了，结单跏趺坐——左腿在上边，右腿在下边，这叫「单跏趺坐」。他一结单跏趺坐，这两个鬼一看，说：「啊，怎麽这金塔变成银塔了呢？」一个鬼说：「你管它变不变哪！我们银塔也一样拜，我们还是拜啦！」两个鬼就拜。又叩头大约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或二十分钟——那时候也没有钟，没有地方查去，这是一个公案。那麽他腿又痛了，就把两条腿都伸开了，像我们普通懈懈怠怠的，就这麽往後一靠，这麽伸一下，想要放腿了。这两个鬼叩头起身一看，说：「怎麽变成泥巴了呢？赶快打！」就要打他。

这两个鬼一要打他，他生了恐惧心，又赶快结起双跏趺坐。这两个鬼说：「啊，这真是有佛的舍利啊！它一阵间就变金塔，一阵间又变银塔，一阵间又变泥巴。我们不要停止，赶快叩头！」一叩叩到天光（天亮）。这位赶经忏鬼一想：「哦，我结双跏趺坐就是金塔，结单跏趺坐就是银塔；我不坐了，就变成泥巴了。这都还是要修行哦！」从此之後，不赶经忏了，就埋头苦干，专门用功苦修；一修，就修成功，开悟了。所以一般人给他送个别号，叫「鬼逼禅师」——这鬼把他逼迫得修行了。如果没有鬼想要打他，他还或者又拖拖拉拉地拖延时光，不愿意修行。那麽这鬼帮助他，令他开悟了，所以叫「鬼逼禅师」。

D2遣往救脱

敕文殊师利，将咒往护。恶咒销灭，提奖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所。

敕文殊师利：「敕」，就是敕命，就是命令这个人去。命令谁呢？这要有大智慧的人，才能救度愚痴的人。阿难尊者虽然证到初果阿罗汉，然而他的定力不健全，所以就被先梵天咒这种的幻术所迷，淫躬抚摩，将毁戒体——最危险的，就是「将毁戒体」！这个「将」字，它是没有毁戒体，没有破戒；若说已毁戒体，那就完了，那阿难尊者就堕落了，将来很难再修得成功了。所以幸而这将毁戒体，将破没破的期间，佛就知道了。

佛在那儿应供，我相信大约没有吃得太饱。为什麽？佛这麽慈爱的一个弟子，又是堂弟，又是他的侍者。怎麽叫「侍者」呢？就是他讲经说法，总在两边这麽服侍他。好像现在黄文慈和李锦山这两个人，这就是侍者，又叫「护法」。那麽这个时候，佛想：「啊，我这个侍者被魔给抓去了，这还了得！」於是大约吃饭吃得八分饱，赶快就回自己的只桓精舍去。这些个王公、大臣、长者、居士都在後边跟着一大溜，喔，不知道有多少！

到只桓精舍，释迦牟尼佛就放光现瑞——现百宝光明，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坐宝华中，结跏趺坐，宣说神咒，就说〈楞严神咒〉了。可是光说这个神咒，也离得远，总要命令一个僧人，拿着这个咒去救阿难。於是就敕命文殊师利菩萨，他是有大智慧的，所以就叫他去。去做什麽呢？将咒往护：「将」，就是拿着。拿着这个咒「往护」，就到淫室，也就是摩登伽女的家里，去救护阿难。这个〈楞严咒〉，我对你们讲过，其中有几句专门破外道法的。〈楞严咒〉破外道的咒术，是最灵验不过的，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就用这个咒，去救护阿难。

【编按】以下节自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楞严咒〉是化身佛说出来的，必须要有大智慧、大德行、大慈悲的愿力，才能使用这个〈楞严咒〉。文殊师利菩萨智慧第一，道德也是最高的，他慈悲喜舍也是很圆满，所以佛就敕令文殊师利菩萨，以〈楞严咒〉去救护阿难。先梵天咒是一种迷人的咒，而〈楞严咒〉是一种教人觉悟的咒，也就令阿难反迷归觉，恢复定力，所以恶咒就消灭了。那麽恶咒消灭了，阿难就明白过来，所以文殊师利菩萨提携阿难和摩登伽女，回到佛所住的地方。

由这一段经文，我们就也要知道，持〈楞严咒〉必须要严持戒律，修般若的智慧，才能与这个咒相应，才能用的时候得心应手，如意吉祥。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那麽到那个地方，一念这个咒，恶咒销灭：这个恶咒就消灭了。「恶咒」，就是先梵天咒。恶咒不灵了，阿难就醒悟了。提奖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所：文殊菩萨提奖阿难和摩登伽的女儿，就回来了。回到什麽地方呢？就到只桓精舍，佛所住的地方。

怎麽叫「提」呢？因为阿难被恶咒迷惑得才刚明白过来，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也不知道现在在什麽地方，就好像做了一场梦，这个梦方才醒的样子，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就用手来提着他，搀扶着他。

「奖」，就是奖励。奖励谁呢？奖励摩登伽女。这个时候，如果文殊菩萨不奖励摩登伽女，我告诉你，摩登伽女会和文殊菩萨拼命，杀文殊师利菩萨都有份的。为什麽？你看，她这麽样一个爱人被人给带走了！相信如果不和她说好话，她眼睛也红了，真不知道想要做什麽了！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就安慰她，说是：「你真是一个很美丽的小姐，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现在你跟着我去，到那儿我和佛商量，看看你这个愿力能不能成功？我去给你说一点好话，或者可以办得到！」这样一讲，向摩登伽女连方便语带说好话，这叫「奖」，奖励她；就是用一种委曲婉转的语言，令摩登伽女不发脾气，令她不要寻死去。

这一段文，由前边「如是我闻」到此，这叫「序分」。序分，就是在经前边叙述，令它有这种证据。由六种成就「如是我闻」，到「归来佛所」这一段文，这统统名叫「序」，又叫「经前序」，因为它是列在这部经的前边。这个序，又叫「经後序」。说：「这简直讲得矛盾到极点了！怎麽又是前边，又是後边？究竟是前边，是後边？」究竟也是前边，也是後边。怎麽说呢？因为佛在说经的时候，没有这一段文。这一段文，是阿难尊者结集经藏的时候加上去的。因为是在说经之後加上的，所以叫「经後序」。

序分，有「证信序」，又有「发起序」。前边那六种成就，叫「证信序」，就是证明这部经是可相信的。又叫「通序」，差不离地所有经典都有这个序。由六种成就之後，到「归来佛所」这一段文，叫「发起序」。因为阿难尊者受摩登伽女难这种的因缘，而发起请佛来讲这一部经，所以又叫「别序」，这是每一部经各别的序。

关於「序」这一点，我们学佛法的人都应该知道。虽然这是名相，就是讲不讲，都无关重要，但是你要明白它这个道理。如果你不明白它的道理，连个序也分别不出来，那你就不是一个明白佛法的人了。明白佛法的，就是哪一段文是什麽意思，都要深入经藏，要钻到它里边去，这样你才能智慧如海呢！你若这样想：「这部经就是我说的，我说了这一部经，这个道理都是从我心里发出来的。」你能这个样子，这经和你本身合成一个了。这个时候，也没有深，也没有浅了，你拿它当很平常的事情，就不觉得难了！《
楞严经》这个文章是再好都没有了，我认为这文章是妙到极点。中国的《古文释义》、《古文观止》、四书、五经，都没有这文章写得好！我这一生最喜爱这个文章了！所以愿意学中文的人，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能把《楞严经》的文法通了，那中文可以说是完全都可以通了。

我在香港有个徒弟，他能把这一部经，从前面一字不错地背到後面。为什麽我叫他读呢？本来我想把它读得背得出来，连《楞严经》和《法华经》都装到肚皮里头，永远都不会丢了。可是我的时间太紧了，所以始终没有完成我这个心愿。我那个徒弟呢，《法华经》，他可以背得出；《楞严经》，他也可以背得出。他这不是用一年、两年的功夫，而是用了五年的功夫背这两部经。
A2正宗分（分二）
B1正修具示成佛妙定　B2助道别详护定要法　B1分三
C1阿难请定　C2如来答定　C3当机获益　C1分二
D1悔闻请定　D2会众愿闻
今D1

阿难见佛，顶礼悲泣，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力。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

文殊师利菩萨用〈楞严咒〉把阿难救回来了，经过一段路途的时间，大约有惠风徐来，有这种清风拂面，把阿难这个梦也给吹醒了。阿难见佛，顶礼悲泣：「顶礼」，就是叩头。阿难回来见着佛，叩头顶礼之後，你说怎麽样啊？就哭起来了。

阿难尊者平时哭没哭，经上没讲，不过这个时候哭了。「悲泣」，就悲从中来，悲到极点，而泣不成声，就哭起来了。为什麽哭起来呢？他就恨怨自己。最好的，就是这一个「恨」字！这

就是他觉悟的一个表现；他若不恨，回到佛住的地方，还不坦白，还像没有事似的装模作样，这就是假面具了。阿难尊者最好的还是这一点，他回来就向佛叩头，不做假面具。

恨无始来：「无始」，就是在多生多劫以前，不是一生一世，而是生生世世。「始」，是开始，就是个「头」；无始，就是没有头。这个地方没有头，你说在什麽地方？就是在最初做人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说是什麽时候？谁也说不出来，所以叫「无始」。他就恨无始来怎麽样啊？一向多闻，未全道力：生生世世就注重多闻，而忽略了定力。因为注重多闻，所以他就记忆力非常好，博闻强记。因为他忽视定力，所以定力就很薄弱的。「道力」，就是定力；「未全道力」，就是定力非常幼稚。那麽现在幸亏释迦牟尼佛把他救回来了，所以他就五体投地，身心恭敬。

殷勤启请：「殷勤」，就是不懒惰。就是叩了一次头，又一次，也就是拜释迦牟尼佛拜很多次，这就是殷勤，一点也不懒惰了。「启请」，启，就是启白；向释迦牟尼佛请求。请求什麽呢？十方如来得成菩提：你看这段经文，不要解错了！这是启请释迦牟尼佛说「十方如来得成菩提」的道理，不是说「启请十方如来」。所以这段文要把它分析清楚了！你如果说阿难尊者启请十方诸佛，那麽要释迦牟尼佛在那儿做什麽的？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为什麽他要舍近求远，去求十方如来呢？没有这个道理的！这就是他请求释迦牟尼佛，说一说十方如来成佛的这种道理。

什麽道理呢？他也不知道用什麽功才能成佛，所以就把平时所听到的三种定的名称提出来。这三种名称就是妙奢摩他、三摩、禅那：这三种，本来平时释迦牟尼佛只讲「奢摩他、三摩、禅那」，没有一个「妙」字。现在他都加上一个「妙」字，来请问十方如来成佛的这种妙定。释迦牟尼佛一听他这样讲，就知道他是一个外行了！怎麽叫「外行」？就是不懂，他不懂成佛这个定。成佛是什麽定呢？本经这个「楞严定」，就是成佛的定。佛知道他不懂得这楞严法门，所以在後面才有种种的诤论。

最初方便：就是开始的那个方便法门，那个容易修、容易行的法门。所以阿难尊者一回来，就向释迦牟尼佛这样启请。这是他知道改悔，知道错误了，知道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力。所以後边他能得证果，就因为他有这个「恨」字。这「恨」，就是「改悔」的意思，知道以前错了，求佛指示他新的路线。

有的人生出一种偏见，什麽偏见呢？他说：「哦，阿难尊者一向多闻，就将要堕落；这学多闻是没有用了，我就专门去修定，不学多闻了！」这也叫做「偏见」！偏见，就是不合乎中道。中道，就要不偏不倚；也不向左，也不向右；也不向前，也不向後。阿难尊者一向就注重多闻、忽略定力，所以他这叫「偏见」；可是你要是专注重定力，而忽略多闻，那也是不会生智慧的。所以你又要学解，又要学行，这叫「行解相应」。

最初你们到这佛教讲堂来，我不是说过？我们在此地研究经典一段时间就开始打坐，把万缘放下，不要想东，也不要想西；不要想南，也不要想北，就一心一意放在学佛法上，不要把这最宝贵的光阴空过去了，所以不要说杂话，不要做没有益处的事情。要怎麽样呢？「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我今天听到有好几个人，在敲了三槌木鱼之後还讲话。禅堂的规矩，打过三槌木鱼之後，这叫「止静」，就任何人也不可以讲话的。再一讲话呢，那韦陀菩萨就会拿宝杵来打你的。

说：「那现在韦陀菩萨没有打我呢！」他还没发脾气呢！你等韦陀菩萨发脾气，那就不得了了！所以我们切记要遵守这个规矩。要有规矩，才能有相当的成就，所以不要太随便了。本来人都很守规矩的，不过我恐怕人忘了，再把它重复提一提。

所以我们现在修这《楞严经》，就是一心一意，专一其心来学经，专一其心来坐禅。这个样子，我保证你一定会相应，一定会有所成就的。不开大悟，一定也开一个小悟，绝对不会耽误你的功的──不会有「错误」那个「误」。前几天我不是讲「物欲」？白文天以为是「错误」的「误」；现在我讲「开悟」的「悟」，不是「错误、耽误」那个「误」。

在这个期间，只要你诚心诚意地来连学带实行，这一定会有好处的，我不骗你的！如果你不守规矩，那可就是「老鞑子看戏，白搭功」。中国内地叫蒙古人「老鞑子」，他看中国的戏，不知道讲的是什麽，这叫「白搭功」。那麽我们在「楞严法会」这段期间，每一个人都不要白搭功。你千里迢迢为法而来，这不是为旁的，是为了要学佛法，所以我特别欢喜，我就是辛苦到什麽样子，都不怕的。在这个法会，我也一定要研究经典、看经典，尽我所能和盘托出，为你们讲；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佛法的好处，这是我的希望。

不过我这样讲，听不听还是在你！你实在不听，我也没有法子。因为我不是你，你也不是我；也可以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怎麽说呢？我们现在大家呼吸气互相都通着的，没有什麽分别，大家都是一体的，一个的。所以你也不要障碍我，我也不要障碍你，大家共同来研究佛法，共同都开悟，有一个不开悟，这也是我没尽到责任。这个法会很重要的，大家要专心来研究佛法、研究经典，不管它深浅，懂我也要研究，不懂我更要研究。我懂一点，就是比不懂好得多；我就算懂一个字──现在这位法师讲经，这个字以前我不知道怎麽讲，现在我知道了，那已经就够了。你懂得一个字已经是得到好处了，更不要说不止一个字！这个价值太高了，没有法子可说的。

阿难尊者证了初果，为什麽不能对抗先梵天咒呢？因为他过去所修的，是用他的心识来修定。心识是有生有灭的，不是彻底的。以心识这种思想来修的定，就是天台修的「止观」那种定；这种定是属於八识的，而不是不生不灭性的。以不生灭性，修不生灭的定，这才是真正的定，不会被外面的境界所摇动。所以阿难尊者尽用这个「心」，无论什麽事情他都用心；听经也是用心来记着，佛讲什麽道理，他都用强记的记忆力来记。这都是一种「识」，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所以他才会遇着魔的境界就认不清楚了。

我们修道人最要紧的，是能认识环境，认识境界。境界来了，你若认识它，就不被境界所转，这个境界不能摇动你，而你的定力能把这境界胜过去。不论善境界、恶境界、顺境、逆境来了，你都可以如如不动，了了常明，这就是真正定力。如果遇到喜事，你就欢喜了；遇着忧愁的事情，你就发忧愁了，这都叫被境界转。喜怒哀乐，你随便用，这都叫被境界转。不被境界转，就像镜子似的，「事来则应，事去则静」。镜子，有人一照，有个影在里边；人走了，影也没有了，这叫不被外境所转。镜子本体始终是光明的，不会受染污的，所以我们人若有了定力，不动了，就像镜子；有真正智慧，彻底明了了，这是最要紧的。

「奢摩他」是梵语，译成中文就是「寂静」，意思是寂然而静。但是这个寂然而静，是强制这个心，使它有定力、不打妄想，不是彻底的定。这是最初释迦牟尼佛对着二乘人所讲的，是小乘修的一种方便法门。「三摩」，中文叫「观照」；观照什麽？观照十二因缘，观照四谛法。「禅那」也是梵语，中译是「思惟修」，又叫「静虑」。思惟修，就是用这个心总想它，总这麽思惟，想来想去。好像修止观的──天台讲「三止三观」，讲「空、假、中」。观空、观假、观中，本来是不错的，但是若比较这「楞严定」，那相差是太远了！我们现在坐禅，是meditation，这也叫「禅那」；虽然是禅那，可是有彻底、不彻底的。小乘人所修的，就是用识心所分别的；识心是有生灭的，以有生灭的识心来用功修定，这不能彻底得到真正的佛定。

那麽要修什麽？就要修「楞严定」。楞严定怎麽修呢？下面经文里边，一点一点都会告诉你。你把这部经听明白了，就知道楞严定怎麽定，就不会发愣了。现在还不知道，就：「喔，从什麽地方下手啊？」现在你就好像人在山里头，想：「这座山是什麽样子？」山里头树林很深很深的，你在这山里头，就不知道这山的面目。就像苏东坡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什麽你不知道庐山是什麽样子，因为你身在庐山里边，所以你看不见；你若走远了，往远一点看看，庐山是什麽样子，就看见了。所以我们现在钻到《楞严经》里边来了，往前走，慢慢看看《楞严经》里边都什麽样子，你看清楚了，那时候，你说：「这回我可得到宝物罗！这回可入了宝山罗！」把这「金银珠宝」抓了两大把，又揣了一怀，带回家里去。那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够你一生都受用不完。将来就证得楞严的佛果，那时你又该教化众生去了！

D2会众愿闻

於时复有恒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俱愿乐闻，退坐默然，承受圣旨。

於时复有恒沙菩萨：「於时」，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什麽时候呢？就是在阿难尊者启请释迦牟尼佛，询问「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得成正觉，这个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禅那最初方便」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又有恒河沙数这麽多的菩萨。

这「恒河」，我重讲一遍。印度有一条恒河，这条河有四十里宽，恒河里边的沙非常柔细，好像面粉那麽细，甚至於就和微尘一样。不过微尘是有动向的，它在空中飞来飞去，忽上忽下，忽高忽低；这个沙是在恒河里边不起来。如果刮大风也会吹起来的，吹得飞沙走石，在沙漠的地带，你若遇着狂风，也很危险的。那麽恒河沙这样细，四十里这麽宽的河，你说有多少粒沙？你能算得过来吗？即使你用现在最高的算学家，来算一算恒河里有多少沙，也算不过来！这就表示有无量无数那麽多。

「菩萨」具足叫「菩提萨埵、Bodhisattva」，中国人简称「菩萨」。这Bodhi是「觉」，就是觉悟；Sattva就是「有情」。一切众生都叫「有情」，菩萨就是一个觉悟的有情；也可以说他已经觉悟了，再去令其他的众生也觉悟。又有一个名称叫「大道心众生」，他的道心最大，谁对他怎麽样子不好，他也不怨恨，所以他绝对不生烦恼，绝对没有脾气，他道心最坚固、最大，这种的众生就叫Bodhisattva。又叫「开士」，他开开什麽了呢？开开他这个菩提心了，菩提心打开了，这叫菩萨。

及诸十方大阿罗汉：和所有十方的大阿罗汉──这不是小阿罗汉！「诸」，是语助词，就是所有。「十方」，是东、西、南、北这四维，加上、下，这叫六方；再加上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这四个角落，就是十方。《阿弥陀经》上有「六方诸佛」，没有讲「十方」；若让我讲，我说一方都没有，是圆的！地球是圆的，哪有个方呢？但是佛经上说是「方」，我们就讲「方」了，我讲这个「圆」的，还不成立的，你不要依照我这个讲！我认为这个世界都是一圆化，都在这个大光明藏里边，在这个如来藏里边，哪有一个南北东西、四维上下？没有的。这是我的见解，或者不对的。

这十方什麽？大阿罗汉。什麽大？他的道大，并不是说他长得大，身量高。这是他法性大，法力大，道德也大，所以叫大阿罗汉。

再说说「阿罗汉」，这是梵语，有三种意思：

（一）应供。应什麽供呢？应天上、人间的供。在比丘，「乞士」为因；在阿罗汉，「应供」就是个果。所以，在因地的时候，叫「乞士」；果地的时候，就叫「应供」。

（二）杀贼。说：「喔，那杀贼不犯戒吗？佛教讲『不杀生』，那麼他若把这个贼杀了，这不是犯戒吗？」不是的，这个贼不是外边的贼，是你里边的贼。里边什麼贼？你里边那个无明贼、烦恼贼。

烦恼就是贼，甚至於你眼、耳、鼻、舌、身、意，这都叫「六贼」；它盗你的东西，你还不知道呢！你的眼睛一看东西，你这精神散出去了一点；本来你精神很充足的，你看东西看多了，被这个眼睛的贼，把你的宝贝给偷去了。你听东西听得多了，把你这个闻性也都散了，这也盗去你的精神，消耗你的精神。你不要以为眼睛是我的好朋友，耳朵也是帮忙我的，这鼻子嗅香，舌头嚐味，都是帮助我的。不是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叫「六贼」，偷你的无上珍宝──你家里的法财。这个贼和你做邻居，你不知道；怪不得东西被人偷去，怪不得啊！

这个地方，要紧要紧的，你不要忽略，以为我讲笑话；如果你不丢这个东西的话，你早成佛罗！所以这个很要紧的，你们要往里头参一参，想一想究竟偷你什麼东西了。你觉得没丢东西，但是我知道你把那个钱买不来的宝贝都丢了，你还好得意呢！以为：「喔，这你看我多好，我眼睛看得多远，比旁人的眼睛都看得清楚！」你以为是好啊？但是你越看得清楚，你散的精神越多。说：「你这个法师讲这个经，我一听就够了，简直说得一点理由都没有！」等你明白了，就知道我讲的真真有理由；现在你没明白，当然你说我没有理由。所以大阿罗汉就是杀烦恼贼的，杀六根门头──眼、耳、鼻、舌、身、意这种的贼。

（三）无生。无生，就是没有灭了，不生不灭的。他也不生，也不死了，这叫证到无生法忍上，再不受生死了，所谓「所作已办，不受後有」，他所应该办的事情，已经都办好了，就不再受生死了；这就是不堕落到三界来了。

在《四十二章经》里头，佛告诉我们说，「慎勿信汝意」，你不要信你自己这个意思。「汝意不可信」，你的那个意思不可信。为什麼不可信？那就是个妄想。因为是妄想，你若信妄想，那你就有了妄行为；有了妄行为，就要受这妄生死了。因为你不信那个妄想，不信你那个意，就不会受妄生死了。要到什麼时候，才可以信你自己的意思呢？说「得阿罗汉已，乃可信汝意」，你证到四果阿罗汉以後，那时你才可以信你自己的意思。没有证到四果阿罗汉，你不要尽听自己，而不听善知识的话；要听善知识的教导，这才可以。

辟支佛等：「辟支佛」就是辟支迦罗，是缘觉，又名独觉。「等」，就是很多，不是一个、两个。俱愿乐闻：「乐」这个字，有的读「勒」，在此地读「耀」；乐，就是欢喜、好乐。俱愿乐闻，就是都想要听一听，很欢喜听的。退坐默然：「退」，就是退坐到一边了；「默然」，就是不讲话了。这儿「退坐默然」，不是听着我讲，是听释迦牟尼佛讲。承受圣旨：就都想承接佛所说的这种法音。这是圣人的妙旨，圣人所说的道理，所以大菩萨和阿罗汉都想要听法了。

C2如来答定（分二）
D1正说妙定始终　D2通示全经名目　D1分四
E1示佛定总名，令知诸佛修因克果　E2说奢摩他路，令悟密因大开圆解
E3说三摩修法，令从耳根一门深入　E4说禅那证位，令住圆定直趣菩提
今E1

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舒金色臂，摩阿难顶，告示阿难，及诸大众：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汝今谛听！阿难顶礼，伏受慈旨。

这一段文本来在後边，圆瑛老法师看这一段文在後边，与前後文不相合，所以把这一段文移到此地来。那麼我也研究了很多次，把这一段文移到此地来，是相应的；因为在後边，它前後的文意不贯穿。把这一段文移到这儿来，和前边、後边有连带的关系，上下文比较贯穿一气，就接连起来。所以圆瑛老法师把这一段文移到此处，我很同意的。

尔时世尊在大众中，舒金色臂，摩阿难顶：「尔时」，是当尔之时。什麼时候？就是十方的大阿罗汉和恒河沙数大菩萨，大家聚会到一起，要承受圣旨的时候。也就是阿难尊者启请释迦牟尼佛，说十方诸佛最初成佛这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禅那这种修行的方便法门。所以当尔之时，世尊在这个法会大众里边，伸出金手臂。佛的臂是金色的，这不是说贴上金，是本来就是金色的。「舒」，就是伸开；佛伸开他的金色臂，做什麼？摩阿难的头顶。在佛教里头，「摩顶」表示一种慈悲爱护众生。

佛也讲「爱护」，也讲「爱」，可是这个「爱」与一般的爱不同；这是慈悲而爱护众生，是保护着众生，令众生一切的魔障都没有了，不是像一般人所讲的「情爱」。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人要特别用一番功夫来研究这个道理。你不要说：「佛也讲爱啊！」佛那个「爱」，不是我们这个私爱，不是我们这个情爱，是很普遍地对一切众生都如自己的子女一样。

世界上最深的爱就是父母爱子女，这可以说是最爱惜了。你看，父亲、母亲生出一个儿子，这儿子对父母怎麼样不好，父母都原谅他，说：「哦，他小孩子，不懂事情！」甚至於小孩子小的时候，打父亲，骂母亲，父母还看得哈哈笑，也不觉得他不对。为什麼这样？就因为太爱孩子，爱得太厉害了。父母对子女这种的爱，比夫妇间的爱更厉害！

在美国人，这一样我还很佩服的：子女十八岁，就自己独立去，父母有的时候就不管他了。这

个也是很好的，养成子女没有一种依赖父母的心。好像白文天十五岁就跑到台湾，闯世界去；这都是独立，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可是年纪太轻，有的时候未免见事不圆满；因为经验少，所以有时就很容易误入歧途，被这些不正当的朋友拖到水里去。拖到水里，就不容易自拔的；幸亏这位白文天还有善根，所以现在又学佛了。

那麼一般美国的家庭，子女到十八岁就自立了，我本来很同意的；但也未免他没有经验，有时到外面，就容易被世风吹倒了。世风，就是世界、社会的风潮。现在美国很多青年人，也不知道什麼叫国？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家？甚至於连自己本身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一天到晚吃LSD（迷幻药），或者吃
marijuana（大麻菸），或者用很多种的麻醉品，麻醉得头脑什麼也不清楚，一天到晚迷迷糊糊的，过一天算一天。你问他：「你对国家怎麼样？」「哼，我管它去！」你问他：「你对家庭观念怎麼样？」「这...
...，我没有家了！」你说他是个出家人嘛，又不是。你说他不是出家人嘛，他又没有家了。你说，这个未免...
...，这叫做「半天吊」，在半天上，上不上、下不下。这样，我看是很可怜的！

佛爱护一切众生，他对一切众生比父母爱护子女更厉害；所以佛这个「摩顶」，就表示他一种深爱的意思。在佛教里讲「摩顶」，就表示佛对你有一种爱护的意思，又可以说是他用佛光来注照你，就好像给你注射清血药针。这打什麼针？他用手一摩你这个顶，佛手上就放光，把你内里边的黑暗都给照除了，令你诸恶消灭，善根增长。

说：「哎呀，那我可错过机会了！我若生到佛的时候，也叫佛摩一摩我的顶，我也诸恶消灭，善根增长了！」谁叫你不生在佛出世的时候来着？谁叫你生在现在的时候来着？这不能怨人家，也不能说是後悔。也不要後悔，也不要怨人、怨天，也不要怨佛。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学佛法。我们现在如果诚心，感动了佛，佛也会来摩我们的顶，也是这样爱护我们。佛虽然入涅盘了，佛还在一切处，清净法身遍满一切处。

你不要认为佛离开我们了，佛时时都和我们同在的，不过我们看不见佛；我们一天到晚行住坐卧、吃饭、穿衣服，都在佛的法身里边呢！没有超出佛法身之外的。所以我们和佛是常常在一起，不过自己看不见佛；肉眼没有那麼大神通，那就没有办法了！

佛摩阿难顶，告示阿难，及诸大众：佛不单指示阿难，还有在这法会一切的大众，就是大比丘、大菩萨、长者、居士以及国王，都涵盖在内。告诉大众什麼呢？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三摩提」，就是定。这个定的名字，就叫「大佛顶首楞严王」。这楞严王定，就是究竟坚固，定的一个王。具足万行：「具足」，就是包括的意思。万种的行门它都包括了，就是无量无边万行，这麼多的三昧，这些定都包括在内了。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所有十方的佛，都是从首楞严王定这一门超出去的，这真是一个妙庄严路，是特别庄严而微妙的。

汝今谛听：你现在审谛而听。「谛听」，就是你注意听，不要马马虎虎地听我讲经。我现在讲经，你要注意听，你要审谛而听，要把你的精神贯注到耳朵上来听，不要打妄想，不要在这儿听经，心跑到街上去看东西！

阿难顶礼，伏受慈旨：阿难听佛这样一讲，於是就又起身，向佛叩头，趴到地上，听佛讲这种楞严王的定。

【编按】以下节自一九八八年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阿难尊者遭受黄发外道的先梵天咒来迷惑他，这一方面，是那个咒有一种邪魔的力量，能把阿难尊者的思想给颠倒了，没有正念。一方面，也是阿难尊者平时不好好修行，只贪多闻，把定力都忘了。因为他没有定力了，所以就受不了先梵天咒这种邪魔的咒术；因为他功力不够，所以就被这个邪咒所迷。那麼回来，阿难尊者就大惭愧，要求怎样能修定力；佛就把「楞严王」这种的定力，来传授给阿难听。

楞严，就是「究竟坚固」；究竟坚固，就不会被外境所摇动。这种的定是最坚固的，可是也要由最坚固的心，来修这个坚固的定。你没有坚固的心，也得不到坚固定。所以要定坚固，先要你心坚固；你心不坚固，就没有定的坚固。坚固心先要从甚麼地方着手呢？要先从「诸恶不作，众善奉行」着手。你诸恶不作，就是善；众善奉行，就是没有恶了。我们人做事，就怕善恶夹杂，善里头藏着一点恶的因，恶里头又有点善的因。这善恶夹杂分不清，就没有坚固心，也没有坚固定了。

佛现在指示阿难，就是要他本着「四种清净明诲」，来修这坚固的定力；你若不依照「四种清净明诲」来修行，就得不到这究竟坚固的定力。那麼佛先摩阿难的顶，用慈悲心来安慰阿难，令他不要着急，不要上火，不要後悔，现在修行还没有晚；因为这个，所以摩阿难顶，告诉他这种的定力。阿难听佛这样指示，所以他就顶礼，很诚恳地接受佛的教诲。

你们必须要「依教奉行」，然後才能得到感应道交这种力量。所以我们无论讲经也好，念经也好，还是研究经典也好，都要去躬行实践，不能尽在口头上说得「天花乱坠，地涌金莲」，这是不适用的。你口吐莲花空谈，难达佛国；一定要实实在在去做，天天要除去自己的习气毛病，这种种黑暗的东西，都要把它收拾乾净。这样，无论你研究什麼经典，都会很快把经的意思明白了。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E2说奢摩他路令悟密因大开圆解（分二）
F1初销倒想说空如来藏　F2审除细惑说二如来藏　F1分二
G1如来破妄显真　G2阿难明心生信　G1分二
H1斥破所执妄心以开奢摩他路　H2显示所遗真性令见如来藏体　H1分三
I1取心定判　I2正与斥破　I3终归其判　I1分二
J1问取见相发心　J2普判众生误认
今J1
佛告阿难：汝我同气，情均天伦，当初发心，於我法中，见何胜相，顿舍世间深重恩爱？
阿难伏承圣旨，就等着佛给他说法，佛就先徵问他出家的原因。

佛告阿难：汝我同气，情均天伦：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你我是堂兄弟，这一种亲情就好像亲兄弟一样。「汝」，就是阿难；「我」，就是佛自称。「情」，是亲情；「均」，是平均。怎麽叫「同气」呢？因为阿难尊者和佛是堂兄弟，所以这有一种血统的关系。

怎麽叫「天伦」呢？就是天然的伦常。中国不是说有天伦之乐？按照世间法来讲，这是一种最应该的事，这就是天；天以自然为义，天就是自自然然的，说自自然然有这麽一种伦常。「伦」，也可以当轮回那个「轮」讲，这兄、弟、父、母、祖，又有子女，再有孙，总这麽轮着。你做完了子女，将来又做父亲；做父亲，又做祖父、祖母，这轮着来的，互相递偿。所以中国人讲孝道，也就是你现在若孝顺父母，将来你的子女也孝顺你；如果你不孝顺父母，你的子女也不孝顺你。

在中国尤其最重视孝道，有一句俗语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一百种的善事，以孝顺父母是最根本的善，最根本的道理。

在中国，有「唐湘哭瓜」。唐湘，是人名，姓唐名湘。他的父母有病，想要吃瓜。在中国北方有那种很甜的瓜，他的父母想吃那种东西，可是冬天下雪怎麽会有瓜？这根本就没有的。他就将一粒瓜籽种到地下，趴在那个地方搗着瓜，就在那儿哭，说：「这瓜快点生出来！结了瓜，好给我父亲、母亲吃啊！」他这麽一哭，很奇怪的，也不知道是菩萨的感应、佛的感应，还是鬼神的感应？总而言之，这瓜就开花、结果。结了瓜，他拿回去就给父母吃了。这就是因为他一念的孝心，为父母这一点的真心，就有这种的感应。

在中国《二十四孝》中，还有「孟宗哭竹生笋」。孟宗，是人的名字，他的父母想要吃竹笋，他在那儿一哭，这竹子就生笋了。所以这事情很奇怪的，你不能以思想来了解它。

还有「王祥卧冰求鲤」。王祥的父母想吃鲤鱼，他没钱买鲤鱼，这又是冬天，你说怎麽办呢？他就把衣服都打开来，趴到冰上；冬天北方的冰都冻得很厚，他不穿衣服躺在冰上来卧冰。卧冰做什麽？想得到一条鲤鱼。在这个时候，冰被卧溶化了，果然就得到鲤鱼。等他回到家里，对父母一讲，他父母说：「那不要吃这条鱼罗！这鱼大约是龙王送出来的，这是龙子龙孙哪！」於是他的父母没有吃这条鱼，病也就好了。这就是说孝顺父母有这种感应，孝感动天。

大舜因为孝顺，所以感应得「象为之耕，鸟为之耘」。为人子的，一定要对孝道特别注意的，这是「天伦」，天伦最注重的就是孝道。

当初发心，於我法中，见何胜相，顿舍世间深重恩爱：在你最初发心出家的时候，你在我这佛法的里边，见到什麽殊胜的相好；就是你见到什麽好的境界，才发心出家呢？让你即刻就把世间的恩爱都舍离了，究竟你是为的什麽呢？佛这麽问阿难。

「世间」，就是这个世上所有的。这个世间，父母亲这种恩，就非常深；夫妇间这个爱，就特别重。你要是能把夫妇间这种的爱心，用来爱惜佛法，学习佛法，那可就没有不成佛的。可惜就不能把夫妇相爱这种心，转换来听经，研究佛法；若能转变过来爱惜佛法，那就不可思议了！

那麽阿难尊者呢？他最初就是把这个思想转变了，能以不爱他太太了，也不爱他父母了。父母的深恩也不管了，太太的情爱也不管了，什麽都不管了，就跟着佛出家去了。所以现在佛就问他：「你最初见到什麽好的胜相。」「胜相」，就是和平时不同，胜过平时那种相好，非常殊胜的。

这一段文，是佛问阿难为什麽出家，你为什麽能把一切都放下了呢？为什麽深重恩爱你都能顿然舍了呢？你看见我，就把家里的太太也不要了，父母也不管了，这你到底为什麽啊？就这麽问他。你快告诉我，快讲啊！不要想，你就直心答我，不要想是怎麽回事。你最初怎样发心，现在就怎样对我讲！下边这段文，就是阿难的答覆。

阿难白佛：我见如来三十二相，胜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何以故？欲气麤浊，腥臊交遘，脓血杂乱，不能发生胜净妙明，紫金光聚。是以渴仰，从佛剃落。

阿难白佛：阿难就对佛说了。这就要坦白讲了，我见如来三十二相，胜妙殊绝：最初我一看见佛有三十二种相好庄严——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这「三十二相」，头上有无见顶相，脚下

有平满相；若想要全知道，《佛学大辞典》里说得很详细，大家可以共同研究一下。
【编按】在佛学大辞典上有：三十二相，又名三十二大人相。

（一）足安平相、（二）足千辐轮相、（三）手指纤长相、（四）手足柔软相、（五）手足缦网相、（六）足跟满足相、（七）足趺高好相、（八）腨如鹿王相、（九）手过膝相、（十）马阴藏相、（十一）身纵广相、（十二）毛孔生青色相、（十三）身毛上靡相、（十四）身金色相、（十五）常光一丈相、（十六）皮肤细滑相、（十七）七处平满相、（十八）两腋隆满相、（十九）身如狮子相、（二十）身端直相、（二十一）肩圆满相、（二十二）四十齿相、（二十三）齿白齐密相、（二十四）四牙白净相、（二十五）面圆满相、（二十六）常得上味相、（二十七）广长舌相、（二十八）梵音深远相、（二十九）目绀青色相、（三十）眼睫如牛王相、（三十一）眉间白毫相、（三十二）顶成肉髻相。

「胜妙殊绝」，这三十二种的相好太好了，我从来就没有看见这样相好的，这世间没有再能比佛您的相好庄严了！胜妙，「胜」就殊胜，「妙」就妙好；「绝」，就是任何人也不能比了。

形体映彻，犹如琉璃：您这个「形体」，就是身体，这是佛的报身。佛的报身「映彻」；映，就是透明的，好像在外边就能看到里边，光明皎洁，「犹如琉璃」，就好像琉璃体那麽样好，那麽样美满。这是阿难答覆佛，说见到佛的相好是这样子。

因为我见着佛的身体，好像青色琉璃那麽样美满妙好，所以我就常自思惟：很多时候，我心里常常就想。这个「想」，就是个「识心」；他见到佛的相好庄严，这也是个心识，都是生灭心。他就思惟，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佛这种三十二相，我相信不是由情欲和爱念所生出来的。何以故：为什麽我这样想呢？

欲气麤浊：「欲气」，就言其男女这种淫欲的气氛；这种的情形麤浊啊！这是很不洁净的。「麤」，就是很粗的；「浊」，就是不乾净。总而言之，这种情形就是很不洁净的。怎麽说不洁净呢？腥臊交遘：男女这种的问题，有一股腥味、臊味。男女交媾的时候，以为是好；其实，这个气味非常之腥臊，非常之臭的。脓血杂乱：这里边又有脓、又有血，杂乱而不洁净；不洁净，就是污浊。要是以这种爱欲，这父精母血所造成的身体，不能发生胜净妙明，紫金光聚：不能发生这样殊胜妙好，而清净光明的形相，身上总有一种紫金光，好像山聚到一起。「紫金光聚」，这紫金光非常之大，常常聚到佛的身上。

是以渴仰，从佛剃落：「是」，是因为；「以」，是所以。因为这个，什麽呢？就上面所说「相好」和「非父母交媾所生」这种情形，我看见紫金光聚这种好处，因此，我就好像要喝水那麽渴，仰慕佛这种相好。这种仰慕，也是一种爱心，这叫「舍爱从爱」，舍去了一个爱，又拿起一个爱。爱什麽呢？爱佛的相好。因为这个，所以我渴仰佛，就跟着佛剃发出家了！我就因为这个出家的。「剃」，就是把须发都剃落了。

其实阿难尊者也就因为这个地方错了！为什麽错了呢？他不是真正想要修道才出家的；所以他出家之後，只注重多闻，也就是因为这一点错了。他就欢喜佛这个相好，也就把他爱家庭这种的爱心，拿来爱佛这个相好。这虽然不属於那种情欲，但是还有一种爱心。我方才说，你要把夫妇这个爱，变成爱佛法；你不是单单爱，就可以了生死了。

你要怎麽样呢？要真正实行去，就念兹在兹地、念念不忘地总要行持佛法，一时一刻也不要忘了。你朝於斯，夕於斯，早晨也是参禅打坐，研究《楞严经》；晚间也是参禅打坐，研究《楞严经》，听讲《楞严经》，不要打其他的妄想，也不要尽说一些用不着的话。你说一些用不着的话，对你研究经典和坐禅，都不会有帮助的。我们修行，在这几十天要拼命用功，要牺牲一切来研究佛学。我们把佛学研究明白了，那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有了智慧，是真正聪明了！

所以阿难尊者就是因为单知道爱佛，而不知道去修定。他仗着什麽呢？他以为：佛是我的哥哥，我不要修行，到时候佛就给我定力了。这在後边就讲了，他以为如来能惠他三昧，能给他定力；殊不知身心本不相代，这身心谁也不能替代谁，所以他这是错误的。阿难尊者很聪明的，比你我现在的人大约都聪明，但是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为什麽？就注重多闻，不注重定力；不去实行，单学口头禅。你看！说，他什麽都会说的，佛所说的法他都记得，怎麽样说，一字都不错的；但是可就没有定力，所以就受摩登伽女的先梵天咒束缚了。

阿难尊者虽然把家庭之爱放下了，对佛又生出一种爱心，这还是和爱家庭那种爱心是一样的。他只看见佛相好庄严出家了，而看不见佛的这种智慧、这种觉悟、这种道德；他不学佛的道德和觉悟的这种智慧，只想学佛的相好。为什麽他想学佛的相好呢？阿难尊者大约在过去生中尽着相，所以专门在皮毛上用功夫，一看见佛，他不管佛的智慧——他虽然说是记得佛所讲的经，但是他不太注意的，就这麽看佛这个相好；认为一天能看见佛，这就满足他这种欲望，满足他这种心了。这种心，和爱家庭那个爱是一样的，没有分别，所以他没有定力。

为什麽没有定力？就因为爱欲心太重了。你们谁若想得到真正的定，要先把爱心放下。爱心放下，那麽你憎人，说是：「我不爱一切，我讨厌一切，见到谁我都讨厌，你离我远远的，我要一个人，我要自己修行。」这又错了！你讨厌人，也不能得定的。你要不憎人，也不爱人，对谁都是好像和我一样，大家平等平等的。既然平等，人、我是一个了，你又爱谁啊？又憎谁啊？对谁会生出一个爱心？对於哪一个又会生出一个讨厌的心呢？没有。
说：「这样我办不到！」有人用英文对我讲，说：「Hard work（很难做到）！」hard

work，你要work（做），才能得到真的东西嘛！hard work你就不work了，那你就得不到的。你若想得吗？想得就要照着我所说的去做，不要听着你自己的思想去做。也无憎、又无爱，这就是「平常心是道」，这个心就是合乎道了。

J2普判众生误认

佛言：善哉阿难！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

阿难因为欢喜佛的相好庄严，於是就舍离世间的深重恩爱，把须发剃去，落发出家了，所以从佛剃落。当时佛住世的时候，所有的比丘落发，不要用剃刀落发，佛只要说：「善男子！汝今舍俗出家，须发自落，袈裟着身。」佛只需讲这几句话，这个要出家的人的须发就落了。为什麽？这是佛的神通给他落发，所以也不要像现在去受戒了。因为佛这样一给他说几句话，他就有戒体了，也有袈裟了。

佛入涅盘後，人要出家，就要用剃刀来剃落须发了，要到戒坛上去受戒去了。中国的戒坛，本来以前受戒要三年的期间；那麽因为三年时间太久了，就想出一种科学的办法，要快一点，於是这受戒就五十三天。到现在，有的地方受戒不是五十三天，是多少呢？十八天就受戒了。又有更快的地方，一个礼拜就受戒了。又有很普通、很化学的──这个「科学」完了，接着就「化学」了，什麽都变成化学了。怎麽样？三天就受戒了，就有这样的地方。在香港大屿山有的地方，就是三天传一次戒；其实三天这个戒法，不如法的。这是佛入涅盘之後，出家人要受戒的。

佛言：善哉阿难：佛听阿难说他出家的因缘，是因为看见佛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才出家了，佛就很赞叹。这个「善哉」，就是赞叹之辞，就说：「你真好啊！你真好啊！」怎麽样好法呢？你真是个大丈夫，你能舍俗出家，你真是最好了。可是好是好，现在我还要问一问你。所以前文说「情均天伦」，那意思就是说：你问我，我本来应该即刻答覆你；不要说我们是自己家里人，就是其他的人来请问我，我也都欢喜答覆他的问题。那麽现在我先要徵询你出家的因缘是怎麽回事？所以阿难也就说：「我因为看见佛的相好光明，就发生了一种爱慕而渴仰的心。所以常自思惟──佛的身不是欲爱所成。」他大约想了好多次，於是他也决心出家了；这一出家，就尽学了多闻了。

佛说：「善哉阿难，你真好啊！你是一个很好的发心比丘。」可是汝等当知：「汝等」，就是你们大众等，就包括当时大比丘、大罗汉、大菩萨，在法会这一切的人。汝等怎麽样呢？「当知」，你们应该知道，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从最初做人那个时候到现在，接连不断，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死、死生，今生又有来生，来生又有来生，脱下的白骨如山那麽高！所以接接连连地，生死总也不能断，生了死，死了生；被业缘、业障所牵，生从何来，死从何去，都不知道！

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为什麽有生死？就因为不明白、不知道常住真心。这个常住的真心，它是不动不摇、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因为它不动摇，所以叫「常住」；不增减，所以叫「真心」。这个真心性净明体，光知道这个真心还不算，它还有「性净明体」，性，就是自性；你这个自性、你这个法性，是清清净净、光明遍照的体。可是你不知道，你把它忘了，就如「衣里明珠」。

在《法华经》上说，有一个人去他一个很有钱的亲友家里；他喝醉睡着时，这亲友正好有事要出门。临走的时候，他亲友恐怕他到外边流落街头，没有钱用，於是就把一粒如意珠，藏到他衣服里边，用线缝上，可是也没有告诉他这件事。他醒来後，就跑去外边，到处过流浪的生活，不知道衣里边有一粒无价宝珠。所以虽有无价宝珠，因为不知道，就不能利用。我们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也就等於这无价宝珠一样；但是你不知道，就没能利用它。

那麽你用什麽呢？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你所用的，就是这个生灭心，不是那个不生灭的真心。这个生灭的心，就是一种「识」；这一种识，把你支配得颠颠倒倒、昏昏迷迷的。因为你尽用这个妄想来用事，这个妄想不真，所以也就在生死轮回里转来转去，而不休息。「轮转」，就是转过来、转过去，转过来、转过去，总在这里边转。在什麽里边转呢？就在「生死轮回」里头转，不知道转到什麽时候为止！

为什麽你有这个轮回呢？就因为有妄想。你妄想如果去尽了，不生妄想，你的生死也就停止了。我们生死轮回没有停止，就因为妄想用事。妄想就是这个识──心意识，用这个心意识，所以就把自己陷住了，陷到这泥泞的泥土里，在这儿拔不出腿。这是佛向阿难说所以受生死的原因，就因为不认识真心；如果你认识真心了，生死就很容易了了。

【编按】以下节自一九八八年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说明白它的意思。这两句话是在《论语》上的：「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我们人为什麽不能成道？就因为有一个「欲速」的毛病；这个「欲速」，就是妄想。因为用这个妄想作为一种虚妄的尘境，结果就把自己「常住真心、性净明体」都忘了，本有的智慧不能现前了。为什麽这个样子？就因为想要快速。譬如读书，你小学没毕业，就想入大学；这是无有是处的，一定跟不上课程。你若贪吃一块糖，就把将来一生的幸福都忘了；这是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你年轻小孩子贪吃糖，就把自己前途都忽略了，所以没有远大的眼光。

我们学佛法、学做人，一切一切的，都不要贪快，也不贪小的成就。我们要有大的成就，必须要用功夫。用功夫，不是说要摆上一个什麽架子，挂上一个什麽招牌说：「我做什麽。」这要无形无相的。行、住、坐、卧都在学习，你学什麽都专一。譬如我学写字，我走路也在写字——看那个字帖；我站那儿，还是想这个字帖；坐那儿，还是想字帖；躺着，也想这个字帖。这也就是观想，久而久之就成了。你若说你不用功就想写好字，这是办不到的。举这一个例子，其他可以类推。无论甚麽事情，都是要你行、住、坐、卧，念兹在兹，心里没有妄想，没有烦恼，清清净净的，这都是在用功呢！

参禅也是这样，学教也是这样，念佛也是这样子，无论修那一个法门，都要专一；你能专一则灵，分歧则弊。任何事情不要贪快，所以「无欲速，欲速，则不达」；你想快，也不能了生死。「无见小利」，你不要贪小的成就；你若贪小的成就，那大的成就就没有了。今天这段经文，我给你们说说这个意思，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对这段经文的意思，也就能有一点契入的地方。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I2正与斥破（分二）
J1如来备破三迷　J2大众知非无辩　J1分三
K1破妄识无处　K2斥妄识非心　K3推妄识无体　K1分四
L1教以直心应徵　L2双徵能见能爱　L3徵诘心目所在　L4所执七处咸非
今L1

汝今欲研无上菩提，真发明性，应当直心，酬我所问。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诸委曲相。

汝今欲研无上菩提，真发明性：佛又问阿难说，你现在是想要研究、追求，明白这无上菩提性发明的那个来源，也就是「怎麽成的菩提」，你想要知道吗？你若真想知道，应当直心，酬我所问：你应该用直心，不要用弯弯心，不要用委曲的心。所以现在就要用直心，来答覆我这个问题。「酬」，就是酬答。就是我问你什麽，你要直心来答我，不要再用妄想，想一想：「是怎麽回事啊？我要怎麽答才对啊？」好像两个人作战，我要用一手什麽功夫，才能把你胜了；或像武术家，你来一拳，我应该是用一脚，还是怎麽样？你这样一想，就不对了。你要用直心，我问你什麽，你就照直着来答覆我。

直心就是道心，在《维摩诘经》上说：「直心是道场。」为什麽直心是道场呢？你一念没动这个时候，就是你的真心；你若一动念、一打妄想，那就不是真心了。你没想，这叫「第一念」，那就是真心所发出来的；等你落第二念，这就是第二义了。你想什麽就说什麽，不要想太多；想到这儿，就说到这儿，这就是用你真心说话。你要是一想：「啊，我得不要这麽讲，这麽讲是不对的，我要那麽样讲！」这一想，又转一个方向，又要变，这就是第二念；第二念，就是人心了。

你用第一念，就是道心、就是道场，所以第一念也叫「第一义谛」。没有动念的时候，讲出来就是第一义谛；等你动念才讲出，那就落第二念了。这个「直心道场」，就是不要你用人心来思想，来答覆。你要用直心，我问你什麽，即刻就说，不要思前想後；你思前想後，就不是直心了！

为什麽我叫你用直心来答覆我呢？因为十方如来，同一道故：所有一切十方的如来，都是用直心才能成佛的。你不要用弯弯心，不要像「心」字；这「心」字，就是最不好的一个东西。你看中国这个「心」字！
三点如星布　弯钩似月牙
披毛从此起　做佛也由它

「三点如星布」，三点就好像星星在天上排布着。「弯钩似月牙」，心字这一弯钩，像月牙；初三那个月牙，就像心那一笔。「披毛从此起」，披毛戴角做畜生，都是由你心造成的。所以我不是讲「十法界不离一念心」吗？「做佛也由它」，你若成佛，也由你这一念心。不单做佛，你就做鬼，也是由心造成的；做畜生，也是由心造成的；你生到天上，也是由心造成的；你证阿罗汉果，也是从你心去造的；你行菩萨道，也是从心造的。

好像你们现在要学佛法，研究这部《楞严经》，这都是由你先天里边一念心——你先天种下这个金刚种子了，所以现在才：「我一定要去学《楞严经》！我不怕任何困苦艰难，怎麽样我都到那儿去学！」这就是你无量劫种的金刚种子，这菩提种种下来了，所以今天来学佛法，来学《楞严经》，这都是由这一念「真心」所成就的。也有的是由「识心」来帮助的，想来想去：「是去啊？是不去啊？」这麽来回拉锯，推过来、又推过去；拉锯了一段时间，把这个东西割断了：「喔，还是去！」到这儿来听经这个问题，和这个是一样的。

因为十方如来成佛，都是用直心，没有用弯曲心成的，所以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十方如来都是用直心这个道，才能了生脱死，把生死相续这个轮转的问题截断了。「皆以直心」，皆，当「全」字讲；完全都是用直心成的佛。

心言直故：因为他用直心的缘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如」，是「像」；「是」，就单单指「这个直心」。你不要以为这个「如是」，是「如是我闻」那个「如是」；一样的字、一样的

音，但是意思不同。「终」，就是到妙觉，到佛的果位上；「始」，是从乾慧地这儿开始。乾慧地，「乾」字在这儿读「甘」，又叫金刚初心，这是菩萨所修五十五位的一个开始；由乾慧地到妙觉的位置上，这叫「地位」。像这样，一路从乾慧地到妙觉这个位上，中间永无诸委曲相：「中间」，是由乾慧地到佛的果位——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到十地，然後等觉、妙觉，这相距一段很长的时间。经过这段很长的修行时间，这中间一点的委曲相都没有，完全是用直心，所以成佛了。

这是释迦牟尼佛恐怕他问阿难，阿难不用直心答覆他，乱讲乱说的，就研究不出真理来了。所以佛先要和阿难讲清楚了：「要用直心来答覆我，你不要马马虎虎。我现在同你讲正经的法门，讲这个成佛的真发明性——这个最初成佛的道理！所以你不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想来想去，这麽来答覆我。你一定要用直心！」

L2双徵能见能爱

阿难！我今问汝，当汝发心，缘於如来三十二相，将何所见，谁为爱乐？

阿难！我今问汝：佛又对阿难说：我现在再问一问你，当汝发心，缘於如来三十二相：当你发心那个时候，「缘於如来三十二相」，「缘」就是一种攀缘心，就是阿难那个想着佛相好的识心，这都是一种攀缘的识心。你攀缘如来这三十二相，将何所见，谁为爱乐：你用什麽看见的？谁爱如来这三十二相？谁好这个呢？你现在答覆我！

这个「乐」字，一般不懂学问的人，就读成「勒」；本来这个字，应该读成「耀」，去声。乐，是「好乐」（音耀），就是很欢喜的样子，也有乐（音勒）的成份在里头，但是还是读「耀」。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是爱乐，用我心目。由目观见如来胜相，心生爱乐。故我发心，愿舍生死。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是爱乐，用我心目：阿难就对着佛说：「世尊！您不是问谁为爱乐吗？我现在用直心来回答您。像我这种爱乐的情形，是用我的心和目这两种看见的。」照着一般人所说，这是对的，用心和目看见佛，这是对了；可是从後边经上，你就会知道这是错误的。

由目观见如来胜相，心生爱乐：我用我的眼睛看见佛这种相好庄严，这种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眼睛看见了，心里就生出一种爱乐的心。爱乐什麽呢？我看佛的相好庄严，太清净了，不像欲爱所生的身体那麽污浊，有一种染污的性。故我发心，愿舍生死：「故」，当所以讲。因为我欢喜佛这种清净的身体，所以我才发这个心，愿意舍离生死，从佛出家，跟着佛修道！我出家的原由，就是这样。

L3徵诘心目所在

佛告阿难：如汝所说，真所爱乐，因於心目。若不识知心目所在，则不能得降伏尘劳。譬如国王为贼所侵，发兵讨除，是兵要当知贼所在。使汝流转，心目为咎。吾今问汝，唯心与目，今何所在？

佛告阿难：如汝所说，真所爱乐，因於心目：佛听完阿难答覆，又对他说了，像你所说的「真所爱乐」，你是用你的心和眼睛，而有一种真心，真真爱好如来的相好。可是有一样，你知不知道你心在什麽地方？你知不知道你眼睛能不能看？你知不知道你眼睛又在什麽地方？

你说，这话也问得简直没有道理！眼睛就在面上长着，心就在身腔里边！谁都知道的。可是这不是你的真心，也不是你真正那个见。所以，若不识知心目所在：假如你不知道，不真正认识，你不明白心和目在什麽地方。问你的眼睛在什麽地方，你的心在什麽地方；乍听起来，这种问法简直就是不讲道理，但是在後文，佛之所以这麽问他，是佛有这种智慧，而我们一般人没有佛这种智慧，看这段文，就觉得佛是横不讲道理的。

若不识知心目所在，则不能得降伏尘劳：你如果不知道你心和目的所在，就不能有这种力量来降伏尘劳。「尘」，是以染污为义，很不洁净。「劳」，是扰乱的意思；扰乱你的心，扰乱你的性。这个尘，也就是染污你的心性，你不能降伏，就不能把它变化过来，不能把妄想变成真心。好像两军作战，一方打败仗，投降了，这叫被降伏了。你不能降伏尘劳，就是尘劳胜了，你败了；你降伏了呢，就是尘劳败了，你胜了。

这一段文是佛问阿难，心、目在什麽地方，你如果不知道心、目所在的地方，你生死就不能了的。「降伏尘劳」，也就是了生死，把生死路断了。如果你不能降伏尘劳，你虽然出家，也不能了生死。因为这个，所以你要知道心、目在什麽地方。

譬如国王为贼所侵，发兵讨除，是兵要当知贼所在：举个比喻，譬如有一个国王，这个国家的领土被贼给侵占了，国王就要去发兵讨除这贼，使令他们不能再侵占领土。这时兵应该要知道贼在什麽地方，才可以讨除他们；若不知道贼在什麽地方，就不能讨除这贼。所以现在无始劫以来的生死不能了，就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心、目所在，你若想了生死，必须要把心、目的问题研究清楚了，你的生死才能了呢！

使汝流转，心目为咎：我今再问你，你为什麽有生死？你为什麽生死不了？使你在六道轮回里头，流来流去辗转不停止，这都是为什麽？都是因为你这个心和目的过错啊！你这个心和目，

就令你受生死，令你不能得到解脱，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吾今问汝，唯心与目，今何所在：我现在要再问问你，你这个心和目在什麽地方？快点讲！这是佛问阿难的心和目到底在什麽地方。

【编按】以下节自一九八八年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讲经说法，义在文中；以义觅智，是谓得之。」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读经、看经、研究经，要知道经文的意思。譬如这句「如汝所说」，这并不是说「你说得对了」，这个「如」是「假如」，也就是「像你所说的这个话」，并不是一定说他说对了。这不是肯定词，是一个活动词；也就是再设一个比喻，用他所说的这种道理，来再往深的一层追究、研究下去。

因为他所说的，他自己一定明白；就「以其人之道，还化其人之心」，反问他，自己讲出的话，那个「根本」在什麽地方？所以才指出来你所爱乐的，是「因於心目」。可是你所看见的，所用的这个心目，你真明白了吗？你真知道这个心目的根本所在吗？这也就是设这个辩论，和阿难来显这个真理，显这个见性；这叫「七处徵心」──阿难在七个地方，找这个心，然後世尊「十番显见」。这个地方，我们人不要把它看得死死板板的，都要把这个理论看活起来，不能一定肯定说这句就是「你说的就对了。」这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一点要了解，这才是了解经义了。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L4所执七处咸非（分七）

M1执心在身内　M2执心在身外　M3执心潜眼根

M4执心分明暗　M5执心则随有　M6执心在中间　M7执心乃无着　M1分二

N1阿难引十生同计在内　N2如来以不见身中为破

今N1（七处徵心1）

阿难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间，十种异生，同将识心，居在身内；纵观如来青莲华眼，亦在佛面。我今观此浮根四尘，只在我面；如是识心，实居身内。

这一段文，阿难就不是直心答出来的，这是弯曲心。怎麽说呢？阿难被佛这麽一问：「心在什麽地方？眼睛在什麽地方？」啊，这时他手足无措，不知怎麽答好！但是不知怎麽答好，也就照着现在的状况来讲罗！

阿难白佛言：世尊：於是阿难对佛说：「世尊哪！」相信这时候，阿难说话的声音是很小的，不会很大的。为什麽？他自己没有把握，不知道是对不对。不过他就知道这麽样子，就照这麽样答；好像又想要说，又不敢说的这样。你想一想，当时的情景一定是这样的！

一切世间，十种异生：这世界所有十类不同的众生，就是胎、卵、湿、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这是《金刚经》上说的，本来是十二类的众生，那麽现在就单单讲这十类异生。这在後面的文分析得很清楚，所以现在先就这麽讲一讲。

同将识心，居在身内：这十种的众生，他的心都是在身里边。什麽叫「识心」？就是生灭心，就是分别心，分别计度。阿难不说他自己，而说十类众生，因为恐怕：若是和其他众生不同呢？所以他说：「这十类的众生，都是这样子嘛！不是单单我阿难一个人！」这里边，就包藏着一种狡辩的性质，说：「这不是谁都知道吗？这个心就在身内嘛！」

纵观如来青莲华眼，亦在佛面：「纵观」，就是纵目远眺，往远了看一看。我现在把头抬起来望一望，详细看看，世尊！您这青莲华眼，也在佛的脸上。佛的眼睛生得光明修广，很长的，好像青莲华，所以叫「青莲华眼」。这无形中阿难就是驳嘴，说：「这怎麽还要问我呢？这眼睛在脸上，心就在身里边，都现成在这儿嘛！」但是他没敢正式公开这麽讲。

阿难说是：世尊！您的青莲华眼，也在您的面上，那我今观此浮根四尘，只在我面：我阿难现在观看眼、耳、鼻、舌这四种东西，也只是在我面上。「此」，就是这个。什麽呢？眼、耳、鼻、舌这四种；它们是在外边，在面上，很显明的可以看见，所以叫「浮根四尘」。

如是识心，实居身内：我现在再想一想，我这个分别的识心，能知道好丑善恶的识心，实实在在地，是住在我的身里边。这是阿难这麽样答覆佛所问。

N2如来以不见身中为破（分四）

O1举例辩定　O2即例反难　O3就例攻破　O4正与结破

今O1

佛告阿难：汝今现坐如来讲堂，观只陀林，今何所在？

世尊！此大重阁清净讲堂，在给孤园，今只陀林，实在堂外。

佛告阿难：佛听阿难说他的心在身里边，眼睛就在面上。佛先不答覆他这个问题，又问阿难，汝今现坐如来讲堂，观只陀林，今何所在：你现在在佛的讲堂里坐着，你看一看战胜太子这个树林子，现在在什麽地方啊？佛不答覆他「心在内」对不对，反而又来徵问他，这是佛设的问难，来更正阿难的思想。

阿难听佛这样问他，就答覆了。世尊！此大重阁清净讲堂，在给孤园：重楼曰阁，就是在房里头再加上一层；广东话叫「阁仔」，正式的文言，就叫「重阁」。这栋大的重楼，这麽乾净的大讲堂，在给孤独长者这座园子里边。今只陀林，实在堂外：现在您所说只陀太子这树林子，

确实在这讲堂的外边。
　　阿难！汝今堂中，先何所见？
　　世尊！我在堂中，先见如来，次观大众；如是外望，方瞩林园。

释迦牟尼佛听见阿难说，他的浮根四尘——眼、耳、鼻、舌这四根，生出色、声、香、味这四尘，就在面上，证明他这个识心在身里边。佛就问他：「你现在坐在这讲堂里边，那只陀林在什麽地方？」阿难就答覆佛：「这个清净讲堂——我们大家住的这栋楼阁，在给孤独园里边；只陀太子这个林，是在讲堂外边。」

阿难！汝今堂中，先何所见：佛就又对他说：「你现在在这堂里边，首先看见什麽？」这是问他，因为他说心在身内。

世尊！我在堂中，先见如来，次观大众；如是外望，方瞩林园：阿难就答覆佛：「我在这讲堂里边，首先看见的就是佛——世尊您！其次我又看见大菩萨、大阿罗汉这些听众。我像这样地看，先看里边，然後再向外边一看，才看见外边这个只陀林和给孤独园。」「瞩」，是望，也就是看见。
　　阿难！汝瞩林园，因何有见？
　　世尊！此大讲堂，户牖开豁，故我在堂，得远瞻见。

阿难！汝瞩林园，因何有见：佛问阿难：「你见这只陀林和给孤独园，是怎麽看见的？为什麽你看见？你说！」这好像佛一趟比一趟不讲道理，但是这里头有深意啊！我们若往深的一研究，就知道了。

世尊！此大讲堂，户牖开豁，故我在堂，得远瞻见：阿难又答覆佛说：「这大讲堂，因为门也开着，窗也开着，所以我在堂里边，就看见外边的东西——看见这只陀林和给孤独园。」「户」，就是门；「牖」，是窗。「开」，是开开；「豁」，就是豁然通达。

佛告阿难：如汝所言，身在讲堂，户牖开豁，远瞩园林。亦有众生，在此堂中，不见如来，见堂外者？
　　阿难答言：世尊！在堂不见如来，能见林泉，无有是处！

这一段，就是佛设一个问答，来反问阿难。佛告阿难：如汝所言，身在讲堂，户牖开豁，远瞩林园：佛告诉阿难，假如就像你所说的这样，这个身子在讲堂里边，因为门、窗都开着，才能看见外面的只陀林和给孤独园。亦有众生，在此堂中，不见如来，见堂外者：也有一种的众生，他在这讲堂里边，看不见如来，单单就见到堂外边这林园，有没有这麽个道理呢？「亦有」，就是也有。

阿难答言：世尊！在堂不见如来，能见林泉，无有是处：阿难就回答：「如果有人在这堂里边，看不见世尊，而单单见堂外边的树林子和泉井，没有这样子的，不会的！他若身在堂里边，一定就会看见佛的。看不见佛而能看外边，这是不对的，没有这个道理。」这很决定地就答覆了！

阿难！汝亦如是！汝之心灵，一切明了。若汝现前所明了心，实在身内，尔时先合了知内身。颇有众生，先见身中，後观外物？纵不能见心肝脾胃，爪生发长，筋转脉摇，诚合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内知，云何知外？

阿难！汝亦如是：阿难这样答，说这不对的。佛就告诉他：「阿难！你就是这样！你就像这个众生，在这堂里边看不见佛，只看到外边。」佛说「汝亦如是」，就因为知道阿难还没领会到真心的本体是什麽样子，还是在妄想心、识心上用功夫呢！所以佛就又说这一段文。
时先合了知内身：这个时候，你先应该知道你身子里边怎麽样。「内身」，就是身内，身子里边。颇有众生，先见身中，後观外物：「颇有」，就是能不能有。什麽样呢？有没有这样的众生，先看身里边的东西，然後再看外边的东西呢？这又问阿难了。口
汝之心灵，一切明了：你的心灵，一切都明了。说「人为万物之灵」，这心为人的万物之灵；「汝之心灵」这个「心灵」，还是那个识心。若汝现前所明了心，实在身内：假如你现在所明了的这个心，你说它实实在在，在身内的话

纵不能见心肝脾胃：你说你这个「心」在身内，「见」在眼睛上，那你应该眼睛看见，心里就知道。那麽你心在身内，也应该知道你的心、肝、脾、胃是怎麽样，你应该看得见！即使你看不见里边的心、肝、脾、胃，那麽外边这个爪生发长，筋转脉摇，诚合明了，如何不知：「爪」，就是指甲。「发长」，是「长」（音掌）的意思；不是「长」（音常），不是长发披肩的，任它一天比一天长长了。这个指甲每一秒钟生长多少，这个头发每一秒钟生长多少，甚至於你这个筋转动、脉动弹，也都应该知道的。可是你为什麽不知道呢？为什麽你里边看不见？外边这些爪生、发长、筋转、脉摇你也看不见？

必不内知，云何知外：你一定说是里边不知道。那麽你的心在里边，里边的事情都不知道，你怎麽又知道这外边的事情呢？
　　是故应知，汝言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无有是处。

是故应知：「是」，因为这个；「故」，所以。因为这个，所以你应该知道。知道什麽呢？汝

言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无有是处：你说：「能觉察、分别、思量、明了的这个心，是在身子里边。」你这个理论，是不对的，是立不住的。佛用种种的比喻、理论来形容，然後现在才正式答覆阿难：「这个心在内，是不对的。」

【编按】以下节自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现在这是讲「七处徵心」。真心是无在、无所不在的，它没有一个处。所以你说它在内也不对，在外也不对，在中间也不对，在什麽地方都不对；可是在什麽地方都对。

有人说，这有点冤枉阿难了。佛对阿难这个问，只差一点点，就把阿难问得理短辞屈了，「口欲言而辞丧，心欲缘而虑亡」。在这个时候，佛看来好像强辞夺理，可是你仔细研究，佛说的话里头有真理！我们这是显现真心，显现这个本有的智慧。阿难尊者一向多闻，而不在定力上、戒力上、慧力上用功夫，就善於博闻强记，所以佛在这个地方，就是追，所谓「赶尽杀绝」，教他：「你记得那麽多，到时候看你有什麽用？」就是在这一点！

佛对阿难说，你说你先见我如来，次观堂外；那麽你应该把你心、肝、脾、胃也都看见了，可是你不能看见。那麽不能看见，外边的事情，你也应该知道。现在又提出这个发怎样长的，指甲怎样生的，筋络──这血脉怎麽样跳动，怎麽样流转，为什麽你也不知道呢？

所以这就是追！追他干什麽？这就是要追得他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到这个时候，就「绝处逢生」，这也叫「百尺竿头重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就逼得他「理穷辞尽」，理论也没有了，辞也没有了，说不出来了！就用这个方法，来逼着阿难开悟。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M2执心在身外（分二?七处徵心2）

N1阿难引灯喻自决同佛　N2如来以身心相知为破

今N1

阿难稽首， 而白佛言：我闻如来，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实居身外。

阿难所立的「心在身内」这个理论，被释迦牟尼佛给一个当头棒喝，把他所立的这个见解、这个宗旨破了，心在身内这个理论不成立了。

阿难稽首，而白佛言：我闻如来，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实居身外：阿难也很明理的，於是就叩头，又向佛说：「我听见如来上面所说的理论、这种的道理，现在我明白了！明白什麽呢？明白我这个心不在身里边，一定是在外边呢！」他的心也不知道什麽时候跑到外边去了？他现在突然间就这麽说了！「如是法音」，是这种法的音声。

所以者何？譬如灯光，然於室中，是灯必能先照室内，从其室门，後及庭际。一切众生，不见身中，独见身外；亦如灯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是义必明，将无所惑，同佛了义，得无妄耶？

所以者何？譬如灯光，然於室中，是灯必能先照室内，从其室门，後及庭际：什麽道理，我说我的心在外边呢？好像灯光，在房子里边点着了。这个灯如果在房里边，一定是先照室内，房子里边会光明的。然後这个灯光再从房的门口，照到外边的院子。一切众生，不见身中，独见身外：一切的众生，看不见自己身中的情形，单单能看见身外边的东西，亦如灯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这就好像灯光，这个灯光若在室外边，就不能照房子里边。

因为佛说众生不见自己心、肝、脾、胃，所以阿难就以为这个心是在外边；就好像灯在外边一样，不能照见屋里边的东西。

是义必明，将无所惑：我说这个理论、这个道理，一定是对的，这个绝对没有什麽疑问的。阿难给自己下决定词，先下一个判词。「义」，就是义理。同佛了义，得无妄耶：我现在立这个理论，和佛所说「了义」的道理是一样的，大约不会错了吧？我相信佛一定是同意我这个说法了吧？「无妄耶」，就是不会错了吧？这相信是不会不对了吧？阿难虽然想一定是对的，还是有一个询问词。

【编按】以下节自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人在世界上，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阿难尊者的长处是什麽呢？就是博闻强记，记忆力非常强。从书上，他看得多，也记得很多；听人家讲的，他也记得很多。因为记得多了，他就无所适从了，於是就用他这个心意识，来揣测佛所说的这个「心」。

他现在支吾搪塞的，有的时候又说在里边，有的时候又说在外边，有的时候又说在中间，各处这麽追寻这个心。他不知道这个心不用追求，无处不是；他没有见性，所以也不明心。这并不是他的邪见，也并不是他用逻辑学怎麽样；他就是这样，就是用心意识用惯了。所以他一开口、一想，都是在心意识上做功夫呢！他没有到真正法的本源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不能说他不合乎逻辑学，也不能说他合乎逻辑学，不能说他是正见，也不能说他是邪见。只可以说是妄测、妄见的一个偏执，他生大执着了。

他因为生大执着，过不去这个关，所以处处都是荆棘，处处碰壁，处处都不合法的本源这个道理。所谓：「识心达本源，大地无寸土。」又在禅宗里说：「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你若认识这个心了，那遍地都不是土所成就的。是什麽呢？七宝所庄严的。可惜就是你没有能识

得心，所以到处就收拾垃圾！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N2如来以身心相知为破（分三）
O1喻明无干　O2验非无干　O3正与结破
今O1

佛告阿难：是诸比丘，适来从我室罗筏城，循乞抟食，归只陀林，我已宿斋。汝观比丘，一人食时，诸人饱不？

阿难以为他的心跑到外边去，用灯光来做比喻，佛一定是印可的了，一定说他这一次是对了！殊不知佛也不讲他这个。

佛告阿难：佛告诉阿难，是诸比丘，适来从我室罗筏城，循乞抟食：现在在这讲堂里的一切大比丘，方才跟着我在室罗筏城，「循乞抟食」，「循」，当顺字讲；顺着一家一家的次第，这就叫循。「乞」，去乞食。「抟食」，是左手托着钵，然後用右手抓着饭吃。在印度吃饭，抟东西吃，是用手抓着吃。现在缅甸出家人吃饭，还是托着钵，用手抓着吃；也不用调羹（汤匙），也不用筷子，就用手抓着饭这麽转一转，然後再吃。他们说这样吃较香，有饭味；究竟是不是有饭味，我是没有试过，因为没有这种习惯。佛当初乞食回来，菜饭也都是用手抓着吃，没有筷子、调羹的。

归只陀林：去化缘回来，回到了只陀林——就是只陀太子布施的这个树林子。我已宿斋：「宿斋」，就是停止不吃，已经吃饱了。现在我已经吃饱了，汝观比丘，一人食时，诸人饱不（音否）：你看一看这一切的比丘，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会饱呢？佛这麽问阿难。你们若不明白这个道理，明天可以我一个人吃饭，你们都看着我，试试你们饱不饱，那就证明经典这个意思了！
阿难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是诸比丘，虽阿罗汉，躯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众饱？

阿难答言：不也世尊：阿难听佛这样问他，就说：「世尊！不会饱的。」这个「不」字读「弗」，也当「不」字讲。何以故：阿难恐怕佛不明白，又给佛下了一个注解，就说：世尊！什麽缘故我说他们不会饱呢？是诸比丘，虽阿罗汉，躯命不同：这一切的大比丘，虽然都是证果成阿罗汉，都有了神通，但是他们的身体面貌都不一样的，各人有各人的身体和性命，不是一个的。云何一人，能令众饱：有什麽理由可以说，一个人吃饭，能令大家都饱了呢？如果大家是一个，那麽一个人吃饭，这一切的人就都饱了；但是他们不是一个，是各有分别的。所以说没有这个道理的。

佛告阿难：若汝觉了知见之心，实在身外，身心相外，自不相干。则心所知，身不能觉；觉在身际，心不能知。

佛告阿难：释迦牟尼佛听见阿难这样回答：一人吃饭，众人不能饱。又告诉阿难说：若汝觉了知见之心，实在身外：假如你觉察、分别、知见这个心，实实在在是在身外。身心相外，自不相干：那麽身是身，心是心，它们互相没有一种连带关系。你身，是你的身；你心，在身的外边，互不相干的；你也不管我的事，我也不关你的事，已经分家了，身和心不在一起了。

则心所知，身不能觉：那麽你心所知道的，你的身就不能有所感觉，不能觉察到。「觉」，是感觉。觉在身际，心不能知：为什麽这样说呢？因为觉在你身上，你心也不知道；这就是身和心分家了。
P2验非无干
我今示汝兜罗绵手，汝眼见时，心分别不？
阿难答言：如是世尊！
佛告阿难：若相知者，云何在外？

我今示汝兜罗绵手：我现在指示你我这个兜罗绵手。佛的手非常细软，又滑又软，像棉花似的。汝眼见时，心分别不：你眼睛看见我这兜罗绵手时，心里分不分别我的手是兜罗绵手呢？阿难答言：如是世尊：阿难答覆说：「是的，我眼睛看见，心里就分别。您所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世尊！」「如是」，是这样子，也就是对了。

佛告阿难：佛又告诉阿难了，若相知者，云何在外：如果你眼见时，心便会知道，怎麽说你的心是在外边呢？但是佛也没有说他的心在里边，前面已经说他的心在里边是不对的。那麽现在阿难的心又跑到外边去了，佛说在外边也是不对的。因为你若心在外边，你眼所见的，心里就不应该知道；它在外边，你怎麽会知道呢？
O3正与结破
是故应知，汝言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无有是处。

前面既然阿难说「心在身里边」这个理论立不住了，於是就又转计，说「心在身的外边」。那麽世尊就又用种种的比喻，来开导他。可惜阿难只知道用生灭的这个识心，来推测佛法，而不知道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所以佛说：「我示你兜罗绵手，你眼睛看见，心里生不生分别？」阿难说：「我生分别，对的！我眼睛看见这兜罗绵手，心里就想：啊，佛这个兜罗绵手是最好了！这也是三十二相之一。这是我心里生出一种分别心，生这一种爱乐的心，是这样的，世尊！」佛就告诉阿难：「假设你眼睛看到，心里就知道，身心相知，这个心就不应该在外边。你

怎麽说心在身外边呢？你有什麽理由，说心在外边？快讲！」有这麽个语气。所以佛接着又给他批了：这是错误的！

是故应知，汝言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无有是处：因为这个，你就应该知道，你所说的「能觉察而明白的这种能知之心，在你的身外边」，是不对的！你明白吗？

谈到兜罗绵手，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相人的法，无论谁，你摸他的手好像棉花那麽软，这个人是有贵相，将来会出贵的，所谓「手软如绵，富贵已攀」。普通的人手都很硬的，我知道我的手像木头那麽硬，不像棉花那麽软。谁的手像棉花那麽软，这个人将来会有点办法。不过，不单是手软，若单因为手软，你说他将来会做轰轰烈烈的大事，这也不一定。你还要看看他的相，是不是一个英雄？是不是一个豪杰？是不是一个大丈夫相？
我以前遇着两个人，他们手都非常软的，但是这两个人在我知道的时候，都没有什麽大的发达。为什麽？就因为他们相貌不配，其貌不扬。总而言之，人手软，也是一个贵相。
【编按】以下节自一九八八年七月四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七处徵心」破阿难的执着；那麽这不是单单破阿难的执着，也破我们所有人的执着。我们现在看见这一段经文，也自己应该回光返照，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能知觉了的心」在什麽地方？你若能认识这个心，就明白佛法了；若没认识这个心，那还是没有明白佛法。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M3执心潜眼根（分二?七处徵心3）
N1阿难以琉璃合眼为喻　N2如来以法喻不齐为破
今N1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不见内故，不居身内；身心相知，不相离故，不在身外。我今思惟，知在一处。

阿难又思惟——就是用这个「思惟」，就用错了！他常用这个思惟，先是「常自思惟」，现在又「我今思惟」。

阿难白佛言：阿难对佛说了，世尊！如佛所言：我跟着佛出家，是听佛教化；好像现在佛您所说的这个道理、这种的法音。「所言」，也就是前面那个法音。不见内故，不居身内：因为如果心在里边，就应该看见心、肝、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可是它看不见里边这五脏六腑，所以它就不在身内。身心相知，不相离故，不在身外：为什麽这个心和身互相知道呢？因为身和心不能分家，所以现在佛说也不在身外边。

我今思惟，知在一处：我现在又想了：外边也不对，内边又不对，里外都不对。喔，我知道它在一个地方！总而言之，它不是在内，不是在外，大约是有一个地方它在的。
佛言：处今何在？

阿难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内，而能见外；如我思忖，潜伏根里。犹如有人，取琉璃椀，合其两眼，虽有物合，而不留碍，彼根随见，随即分别。然我觉了能知之心，不见内者，为在根故；分明瞩外，无障碍者，潜根内故。

佛言：处今何在：阿难说在一个地方。佛就问：「你说有个地方，你这个心在什麽地方啊？快讲啦！」

阿难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内，而能见外：阿难就说了，我能分别明了的这个心，既然不知道内，看不见心、肝、脾、肺、肾，这证明是不在内了；但是我又能看见外边。如我思忖，潜伏根里：我想啊！你看，前面说「我今思惟」，这个地方又说「如我思忖」！「忖」，就是这麽想一想；还是那个识心！思惟和思忖都是用识心——那个生灭心。「潜伏根里」，喔，这个心它潜伏着，在根里边哪！「根」，就是眼根，或者耳根。「潜伏」，中国俗话叫「密起来」，密到那个地方，就是不叫人看见。它潜伏到什麽地方呢？潜伏到根里边。什麽根？眼根。这个心潜伏在眼根里边了。

这个经文，Grace说她不懂。不要说你，阿难都不懂呢！你要听，才能懂；没有听，怎麽会懂得呢？当然不懂了。所以你现在为什麽要听经？就因为不懂才要听的。不是说：「喔，我听不懂就不听了！」听不懂才要听呢！

阿难说这个心潜伏在这根里边。好像什麽呢？举出一个例子来比喻。犹如有人，取琉璃椀，合其两眼：就假设有这麽一个人，拿眼镜来戴上；那时候叫「琉璃椀」，现在叫眼镜。虽有物合，而不留碍：虽然有这麽一个物盖在眼睛外边，但眼睛和这个物是相合的，互相没有一种障碍，也不留痕迹。彼根随见，随即分别：眼睛合上眼镜，就随见而有分别；心潜伏在眼根里边，也是这样。你那个眼根一看见，心里也就知道了，就有分别了。

「我想啊——」这是阿难说：「我说这个道理，这回没有错了！这回是一定对的！」还自己认为：「喔，你看我多聪明！佛问我，我一定会答得出的！」为什麽阿难尽弄错了？我们人听经要知道这一点——就因为他用生灭心，什麽事情尽用他那个思想去想，左思惟、右思惟，在这一部经的前面已经有三、四个思惟了。他这思惟，就是一种识，用识去想，认这个「识」就是真心了。

他不知道真心是无在无不在的，这个真心也就是个「性」。但是阿难当时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他越跑越远，越跑越远。好像走错路了，越走越远，越走越有岔路，越岔路他越岔，以为这条路是对的，走来走去，越走越远；所以现在他举出这麽一个比喻，来请佛判断。

然我觉了能知之心，不见内者，为在根故：「然」，他又反过来说了。但是像上边我所说这个道理，就因为我能知之心在眼根那儿，所以我看不见里边。分明瞩外，无障碍者，潜根内故：为什麽看不见里边，而能清楚看见外边呢？就因为我这个心──也就是这个「见」潜在眼根里边，所以我就往里看，看不见；往外看，看得清楚，没有障碍。所以我说这个心和这个见，是藏到眼根这个地方。这究竟对不对，下文便知。

N2如来以法喻不齐为破（分三）

O1正辨不齐　O2双开两破　O3正为结破

今O1

佛告阿难：如汝所言，潜根内者，犹如琉璃。彼人当以琉璃笼眼，当见山河，见琉璃不？

如是世尊！是人当以琉璃笼眼，实见琉璃。

佛告阿难：汝心若同琉璃合者，当见山河，何不见眼？

佛告阿难：如汝所言，潜根内者，犹如琉璃。彼人当以琉璃笼眼，当见山河，见琉璃不：佛听阿难讲这个比喻，好像戴个眼镜就能看见外边，也没有障碍，就又问阿难：「像你这麽样讲，这个潜在根内的心，好像戴上了眼镜一样；那麽这个人，他戴上眼镜，能看山河大地，那他看不看得见这个眼镜呢？」

如是世尊！是人当以琉璃笼眼，实见琉璃：阿难说：「是这样！这个人用眼镜的时候，他看山河大地，也看见这个眼镜了。」

佛告阿难：汝心若同琉璃合者，当见山河，何不见眼：佛告诉阿难：「你拿琉璃做比喻，说你那个心，在眼根那儿藏着，好像戴上琉璃椀一样。既然你的眼睛看见山河大地时，也可以看得见这琉璃，那麽你现在怎麽看不见自己的眼睛呢？」

这是佛问阿难：你戴上眼镜能看见山河大地，也看见这个眼镜了。那你心在眼根里头，那麽眼镜就好像眼睛似的。既然你这个心，山河大地你都看见了，为什麽看不见自己的眼睛是什麽样子啊？

有的人说：「我也看见我的眼睛！」但那是要照镜子才看得见。没有照镜子时候，你能回光返照，自己看见自己的眼睛吗？这个道理也不成立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肉眼，不能反观自己的眼睛；阿难尊者也是这样。阿难尊者虽然证了初果，他这个肉眼也是不能看见自己的眼睛。

若见眼者，眼即同境，不得成随。若不能见，云何说言，此了知心，潜在根内，如琉璃合？

若见眼者，眼即同境，不得成随：前边说不能见眼，佛又恐怕阿难乱讲乱说，说他能看见眼睛，所以释迦牟尼佛又问他：「假如你说你能看见自己的眼睛，你的眼睛就到外边去了，是外边的一种境界，不是你身上的了；便不能说是随时见了，随时就有分别。所以这也不对，又错了！」

若不能见，云何说言，此了知心，潜在根内，如琉璃合：假设你不能看见自己的眼睛，为什麽你说这个了知的心，藏到眼根这地方，好像戴上眼镜一样呢？

因为你说戴眼镜，你能看见山河大地，还能看见这个眼镜。那麽既然你这个心能看见外边山河大地，为什麽看不见自己的眼睛呢？所以你用这个琉璃的比喻，这也是不成立的，是不对的！

是故应知，汝言觉了能知之心，潜伏根里，如琉璃合，无有是处。

是故应知：因为上边这个道理，所以你就应该知道。汝言觉了能知之心，潜伏根里，如琉璃合：你所说的，你觉了能知之心，藏到眼根这个地方，就好像眼睛合上琉璃。无有是处：你这个道理不对的，你又错了！

【编按】以下节自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一日、 八月二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主要就是破阿难那个妄见。他说以琉璃笼眼，他用这个理论，说心潜在根内。「潜在根内」，大概就是说眼睛的瞳仁；这个瞳仁能看见外边，就像玻璃似的。他觉得他提出这个理论是很妙的、很多旁人不懂的，可是佛又把他这个理论给破了。他又生出这种邪知邪见──这叫「邪」，不是正知正见。这种邪知邪见，对人是没有害的；可是对人的思想上，就很容易误入歧途。

因为佛不愿我们误入歧途──在这个地方上，用这不正当的见解，来揣测本妙明心。所以又问阿难：「你说如果像琉璃笼眼，那麽应该能看见这个琉璃。你看不看见这个琉璃呢？」阿难说：「看见了！」那麽佛就以他这个理论，来破他的理论。佛若不问这麽一声，阿难或者另有旁的辩论发挥出来。所以佛就以他这个矛盾，来破他的矛盾。为什麽叫「矛盾」呢？因为他要是说潜在根里，像琉璃笼眼能看见琉璃，那麽他为何不能自己看见自己的眼睛？如果可以看到眼睛，这个眼睛就变成外边的东西，是外边的境界，不是自己的。如果看不见，那究竟潜在什麽地方呢？所以佛说他这「心如琉璃笼眼」，是无有是处。

这是很简单、很平常的，没有什麽很奥妙的道理在里头，这人人都应该知道的，很浅显的。你若把它讲得很妙，很高深，这你永远都不会懂的。佛说这部经典，就是当时和一些门人（弟子）在那儿互相讨论道理；弟子把它记载下来了，这就是经典。所以这个道理，并不需要想得怎样高深，怎样奥妙！

现在这一段，是在「七处徵心」的经文。说是「徵心」，实际上是「显见」。在我们眼睛看见的这个「见」，有见境，它怎麽就能见呢？耳朵怎麽能听声，鼻子怎麽能嗅香，舌怎麽样嚐味，身怎麽样觉触，意怎麽样知道这个法？这里面，有「见、闻、嗅、嚐、觉、知」六种作用；这六种作用，都叫「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也都叫「佛性」。在眼睛就叫「见」，在耳朵就叫「闻」，在鼻子就叫「嗅」，在舌头叫「嚐」，在身上叫「觉」，在意里边就叫「知」。这是一个佛性（也就是我们真心）的变化，已经不是那个本体了。那麽佛现在就是叫阿难明白那个本体，明白本体，就不向外驰求了！也就是如此而已。所以「七处徵心」、「十番显见」，都是这个道理。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M4执心分明暗（分二?七处徵心4）

N1阿难以见明暗分内外　N2如来以不成见内为破

今N1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是众生身，腑脏在中，窍穴居外，有藏则暗，有窍则明。今我对佛，开眼见明，名为见外；闭眼见暗，名为见内。是义云何？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阿难被佛给批了，他就又做一种理论，来答覆佛的问难。阿难又对佛说了，世尊！我现在又有这样一个想法。

是众生身：「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的；众缘，也就是众业和合而生的。每一个人不是一种业，是有好多种业、很多种缘，生成这一个人。就好像种田，种籽种到地里头，不是单单有一个种籽就可以，又要有泥土，又要太阳晒，又要天上下雨灌溉滋润它，才能生的。我们人也是有种种的因缘，才能生成一个人，所以说「众缘和合而生，故名众生」。

这个众生的身，腑脏在中：「腑脏」，就是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六腑是胆、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腑」就是藏这个「脏」的，总而言之，就是肚里头这些东西，这叫「腑脏」。这个「脏」字，又可以当「藏」字讲，因为在里边我们看不见，所以这叫藏起来了。也可以当「脏」字讲，就是不乾净的。因为肚里头，不是屎就是尿，这些东西都是不乾净的，所以叫「脏」。

窍穴居外：众生的身体，窍穴在外边。身上有窍、有穴，什麽叫「窍」？什麽叫「穴」？好像眼睛，这就是眼窍，耳朵有耳窍。耳朵窟窿，这叫「耳穴」。鼻子是鼻窍，鼻子也有两个窟窿，这叫「穴」，就好像洞似的。中国讲洞穴，「穴」就是一个窟窿；言其眼睛也有窟窿，耳朵也有窟窿，鼻子也有窟窿，尤其嘴这个窟窿，怎麽也填不满。你给它填上一些东西，吃饱了，明天它又饿了。它里边总有新陈代谢，总搬家，所以给人不知添了多少麻烦！你看，一天要不是吃三餐占去三个钟头，这三个钟头，就可以或者讲经、或者是坐禅。就因为吃这三餐，一天忙忙呵呵的，为了填这个窟窿、填这个穴；但是始终也填不满的，所以这就叫「无底洞」。

有藏则暗：因为身体里边有脏腑，潜伏在里边；这里边没有光明，所以就暗。有窍则明：外边东西怎麽知道的呢？就因为有窍，就明。现在阿难又不用眼镜来做比喻了，他用窍；所以这个阿难真聪明，聪明绝顶。哈！

我说阿难聪明，他是比我们都聪明；我们现在都想不出这麽多的办法来答覆。你说，他想出来多少办法啊！左一条见解，右一条见解，佛问他这麽多，他都有话讲。佛要是问我们现在这些人，恐怕我们都不一定有这麽巧妙的答覆。阿难理论很多，因为他博闻——「多闻第一」，所以他知见是很广博的。什麽知见？就是思惟，就是想。能想东西，没有理的，他都想出个理由。我相信阿难如果做律师的话，那是第一流的律师。为什麽？没有道理，他会讲出道理来。

「是众生身，腑脏在中，窍穴居外，有藏则暗，有窍则明」，简单重述这段经文的意思，这就是阿难说：众生的身体，五脏、六腑在里面，窍穴在外边。因为里边有脏腑潜伏，没有光明，所以就暗。外边有窍穴，就明。

阿难又继续说了，今我对佛，开眼见明，名为见外：现在我对着佛，睁开眼睛，就看见光明，这就是见了外边。闭眼见暗，名为见内：我闭上眼睛，就看见黑暗，这就叫「见内」。是义云何：这个道理佛您说怎麽样啊？

【编按】以下节自一九八八年八月「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阿难尊者对佛说，他又有了意见，他想：前面又说内，又说外，又说根里，这都说得不对。他现在一想，大概就是这个心目也在内，也在外。所以他说闭上眼睛，脏腑看起来是黑暗的，这就叫「见内」，这足以证明这个见、这个心在内。身上又有窍穴，睁开眼睛看见外边光明，所以这个睛目在外边，它是活动的，这就叫「见外」。所以，心也在内，也在外。

前面已经说，「不是在内，也不是在外」，他现在说「也在内，也在外」，用心意识来估计心

王的作用。前边他立的论，都是决定的意义；说是「就是这样」，却都被佛批评了，不成立了。这论立不住了，现在他就说模棱两可的话，所以说「也在内，也在外」。最後他不敢说决定的，就说「是义云何」，这个意思是：「你看怎麽样？」这是请问佛，如果佛给印证是这样的，那就证明他这个对的。可是佛在後面的经文，就有一种批评。

阿难尊者尽在外边用功夫，而没有真达到这个宝所，没有真正开大智慧，就因为他欢喜多闻，把定力疏忽了。定力疏忽，戒力也就不坚固；戒力不坚固，定力也就不够了，所以真正的智慧也不能开，说来说去，都是说不到究竟处。所以我们研究这一部《楞严经》之後，就知道阿难犯了什麽毛病，我们也犯了什麽病。所有一切法，都是为治一切病，我们把这个病治好了，就真正明白佛法了。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N2如来以不成见内为破（分三）

O1破所见非内　O2破能见非实　O3正与结破

今O1

佛告阿难：汝当闭眼见暗之时，此暗境界，为与眼对？为不对眼？若与眼对，暗在眼前，云何成内？若成内者，居暗室中，无日月灯，此室暗中，皆汝焦腑。若不对者，云何成见？

阿难请问佛：「这个道理您说怎麽样啊？对不对呢？」佛也不答他对不对。佛告阿难：汝当闭眼见暗之时，此暗境界，为与眼对？为不对眼：「汝当」，就是「当你」。当你闭着眼睛，你说你看见暗了，这个时候，这个暗的情形，是和眼对着呢？还是和眼不对着呢？你说啊！现在你告诉我！

若与眼对，暗在眼前，云何成内：假设你说这个暗和眼对着，那麽这个暗在眼前，你怎麽说是见内呢？你讲一讲我听听！

若成内者，居暗室中，无日月灯，此室暗中，皆汝焦腑：假如你「在内」这个理由成立了。那麽你在暗室里边，没有日、月、灯光，那难道这暗室里边都成你的三焦和脏腑了。为什麽？你看不见嘛！都成了装屎、尿这些个东西。

「焦」是三焦——上焦、中焦、下焦。上焦在胃上，中焦在胃脐间，下焦在脐下。人这个三焦是很重要的，如果三焦有了病，就不容易治的。

若不对者，云何成见：假设你说这个暗境界，不是在眼前面，那你又怎麽看见的呢？你看都是看眼前的东西，眼睛後边的东西你怎麽能看见呢？啊，这个你说怎麽办？阿难下文不知又用什麽理由来和佛讲了，这等我们讲到下文就知道了。

若离外见，内对所成，合眼见暗，名为身中；开眼见明，何不见面？若不见面，内对不成；见面若成，此了知心，及与眼根，乃在虚空，何成在内？若在虚空，自非汝体；即应如来今见汝面，亦是汝身。汝眼已知，身合非觉。必汝执言，身眼两觉，应有二知；即汝一身，应成两佛。

佛又问阿难了，若离外见，内对所成：若你见暗时，是离开对外之见，你能以见内，和内里边对着，这成了一个「见」。合眼见暗，名为身中：那你合起眼睛看见暗，这算是看见身中了。开眼见明，何不见面：但你睁开眼睛见明时，你怎麽看不见自己的脸呢？

好像我方才说那个比喻，有人说：「我看见我的眼睛。」那你要照镜子。你若要看见你的面、你的相貌，都要照镜子。那时大约没有镜子，所以阿难也没有答覆佛说：「我看见我的脸了，我照照镜子就看见了嘛！」那麽现在佛就问：「你闭上眼睛见暗，这你叫『在身中』，你可以见到里边了。那麽你睁开眼睛见到外边，为什麽又不能自己看一看自己的脸是什麽样子呢？」

若不见面，内对不成：假如看不见自己的面，你怎麽能闭上眼睛看见里边呢？你内对就不成了！

见面若成，此了知心，及与眼根，乃在虚空，何成在内：假设你若说，喔，我可以看见我自己的脸！那你分别了知这个心和你的眼根，就是在虚空里头，不是在你的面上了。那你怎麽能说你这个心和见是在里边呢？

【编按】以下节自一九八八年八月三十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这经文，是佛在和阿难在那儿拌嘴呢！这是辩论——阿难说这样子，佛就要想个方法说那样子，说你说得不对。所以说来说去，这经文都是无有定法，不一定是说这个，也不一定是说那个。所以不要执着，也就是不要执着在内，也不要执着在外，也不要执着在根；在内这个理论也不成立，外也立不住，在中间更无有是处。讲来讲去，就是讲这个！

你若研究，佛设这个论，也是虚妄的，是不存在的理论。不过因为阿难的理论是虚妄的，佛还是用一个虚妄的理论、虚妄的境界，来破阿难虚妄的理论。这境界都是譬喻，譬喻都是没有实体的。就是一切法，也没有一个本体；所以都是在那儿辩论。

现在阿难说：「闭着眼睛见暗，就是见内了；睁着眼睛看明，就是看外。」他说闭着眼睛就是

见内，可是也没有真正见内；见内，就应该看见自己的心、肝、脾、肺、肾，可是也没有见，只有黑暗。并不是闭着眼睛，里面就什麽都看见。

那麽睁眼看明——佛主要是在这一句，说你要是睁开眼睛看明就是看外，也就是说你又能看内，又能看外。那你睁着眼睛可以看外，你怎麽不能回光返照看见自己的脸？你若看到自己的脸，那你的见和心应该在虚空里边。

既然你在外边不能往里看；那你在里边，也不能往外看。你闭上眼睛就黑暗，说是「见暗」；睁开眼睛见明，就说是「见外」。你既然是能见暗、能见明，那你应该眼睛也可以回来看自己的脸。可是你看不见！还有，你能看见眼睛和心跑到虚空去吗？你看不见。那你怎麽可以说在内呢？在内也不成立，在外也不成立。

头先翻译的人说「挂在虚空」，这要往什麽地方挂？我请问你，这虚空是要往那里挂着眼睛和心？你说挂在虚空，是不是虚空有钉子？你若往那地方挂，没有钉子，那你怎麽可以说挂？没有的！心也不在虚空，眼也不在虚空；既然没有，怎麽可以挂？

这只是个比喻，是说「乃在虚空」；这「乃」字，是说假设你能看见你的面的话，那你的心和眼睛就跑到虚空去啦！你不跑到虚空，怎能看到自己的面呢？你看不到自己的面，那麽心和眼睛就没有到虚空去。懂了吗？那你往什麽地方挂？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你挂什麽？这是无罣碍、无有恐怖。你在虚空里挂，真是头上安头！

你的心要是跑到虚空去，你怎麽说「心在内」呢？「在内不成」，就这个嘛！你这个地方那样翻译，整个经文的意思就没有了！所以虚空不可以「挂」，它是无罣碍的嘛！你往什麽地方挂？「乃在虚空」，这个「乃」，是说明了这不是真的这个样子。这是说，若能看见面，他的心和眼睛必须跑到虚空，才能往回看。所以「乃在虚空」，是用这句话来证明心和眼睛不在虚空。谁的心、眼在虚空里？眼根显见，见亦无见。你看不见自己的「见」，你的「见」就无所见了嘛！所谓「见不能及」，见也看不到自己。你看那个「见」是什麽样子？那个「见」是没有的东西。所以这整个经典没有「挂」，不可以「挂」，是无罣碍的嘛！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若在虚空，自非汝体：假如你这个眼根和心在虚空里边，这和你的身体就不是一个了。虚空本来不是你的身体，和你没关系，要是和你有关系的话，即应如来今见汝面，亦是汝身：如来我，现在看见你的面，我应该也就是你的身体，变成和你没有什麽分别了。有这种道理吗？

汝眼已知，身合非觉：你眼睛知道佛看见你了，你的身应该没有感觉。但是你身有没有感觉呢？必汝执言，身眼两觉，应有二知：假如你固执，一定说你的这种理由成立，说身也有一种觉，眼也有一种觉，有两种的感觉，是相合的；你就应该有两个知——你眼也有知，身也有知。即汝一身，应成两佛：现在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就应该成两个佛。为什麽？成佛只有一个知见，没有两个；现在你有两个知见，那就应该成两个佛。你一个人可以成两个佛吗？佛又问阿难。

是故应知，汝言见暗名见内者，无有是处。

是故应知，汝言见暗名见内者，无有是处：因为上面这种种的道理，所以你应该知道，你所说的，你看见暗的时候，就是看见内里了，这也不对的！

【编按】以下节自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日「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即应如来今见汝面，亦是汝身」，这是谁见谁的面？你们都弄错了！我来给你们讲解讲解。这是根据前面一段经文所说的，前面说是「乃在虚空」——你们前面不是翻译成「挂在虚空」吗？我还问你们往什麽「虚空」挂呢？这是接着那儿来的。

「若在虚空」：假设你这个身、你这个心、你这个见，是在虚空里头，「自非汝体」：这就不是你的身体。它在虚空里，与你有什麽关系呢？这说得很明显的嘛！假如你一定说不是这样的话，「即应如来」：就应该如来——就是佛，「今见汝面，亦是汝身」：佛现在能看见你的面，佛就是你的身体吗？这是如来见了阿难的面，不是阿难自己见自己的面。

「汝眼已知，身合非觉」：你眼睛知道佛看见你了，你心里知道，你身体有没有什麽感觉呢？没有什麽感觉！

「必汝执言」：若你必定这样子执着，必定强词夺理，一定拿不是当理讲，一定要说「身眼两觉」：身也有一种知觉，眼也有一种知觉。「应有二知」：那你一个身体，就有两个知了。但是你的身体只有一个知，没有两个知。若你一定说有两个知，「即汝一身」：那麽就在你现在这一个身，「应成两佛」：到你将来成佛的时候，应该成两个佛，不应该成一个佛；因为你有两个知——两种智慧嘛！所以应该成两个佛。这都是虚谈、空谈，不是真是这样子的！你们不要弄得简直在头上安头都安不上呢！

「是故应知」：因为这个，所以你应该知道——这是很决定的词。「汝言见暗」：前边你说见暗，「名见内者」：这个叫见内，「无有是处」：是不对的！

很简单的嘛！七扯八拉的，还说讲得不错！其实，讲的也糊涂，批评的也糊涂！说什麽「心和物都在空中」？怎麽搞的？什麽物在空中？这里也不是讲什麽科学、化学、四大什麽的，不是

讲那个。这就是说这个理论，说得很明显、很清楚的，再也没有那麽清楚了。不用钻窟窿，不用钻牛角尖！这个讲法，谁也不需要讲九次，就讲这个文就够了！顺好了，那就已经pass（通过）；如果你往多的讲，那是讲不完的。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M5执心则随有（分二?七处徵心5）

N1阿难计心随合随有　N2如来破其无体无定

今N1

阿难言：我尝闻佛开示四众：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我今思惟，即思惟体，实我心性。随所合处，心则随有，亦非内外中间三处。

阿难言：阿难又启白佛，说，我尝闻佛开示四众：以前阿难都是用自己的意思，来想这个「心」和「见」在什麽地方，被佛都破了；所以现在他不说他自己说的了，他说是佛说的。他说了，我阿难常常在过去听见佛开示四众——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比丘、比丘尼是出家二众，优婆塞、优婆夷是在家二众，就是在家受过五戒的，这叫「居士」，男的就叫「优婆塞」，女的就叫「优婆夷」。

由心生故，种种法生：因为你有这个心——阿难所说这个「心」，还是识心——生了，所以就有种种境界生起；这种种法，就是在「识」里边所现的这一切境界。法没有自性，法因缘起；因为这个缘，才有这个法。由法生故，种种心生：因为有这个因缘法生出来了，就种种的心也生出来了。这是以前佛你讲的啊！世尊讲的这个道理，大约不会错的；我现在是根据世尊这个道理，有一个见解。

我今思惟：他现在又想了！想什麽呢？我因为听见世尊所说的这个法——「因心生而法生，因法生而心生」；我现在又往深了一层想。即思惟体，实我心性：就是我「思想」的体，这就是我的觉了能知之心，这就是我那个心性。阿难讲的这个「性」，也不是「自性」，这还是一种「识性」。

随所合处，心则随有：这个心，它遇着什麽因缘，随着这个因缘合起来，就有了心了；若无所合呢？就没有心了。亦非内外中间三处：这也不是内，也不是外，也不是中间这三个地方。就是在任何地方，它遇着因缘能合起来，就有心了；若没有缘，大约就没有心了！阿难这个讲的，还是似是而非，还是没认清楚！

N2如来破其无体无定（分三）

O1约无体破　O2约有体破　O3正与结破

今O1

佛告阿难：汝今说言，由法生故，种种心生，随所合处，心随有者。是心无体，则无所合；若无有体，而能合者，则十九界，因七尘合。是义不然！

佛听阿难这样讲：随所合处，他就有心了。所以佛告阿难：佛告诉阿难说，汝今说言，由法生故，种种心生：你现在说，因为由这个法生的缘故，而种种心也就生出来了。随所合处，心随有者：因为你这有所合了，心就跟着有了。若无所合呢，心当然就没有了。你是这样子讲的。

是心无体，则无所合：可是你所说这个心，究竟有体、没有体啊？你这个心若没有一个体相、形相，你和谁合？若无有体，而能合者：你硬拿不是当理讲，假设这个心没有体，你说它也可以合；则十九界，因七尘合：那这个「十八界」会变成十九界的，多出来你「心」这一界；本来是「六尘」你现在又有一个「心随所合处」，这就应该又有一个尘，也会变成「七尘」。这多出来的一尘和一界，是怎麽样生出来的？是义不然：你所说这个道理，又是不对的。

怎麽叫「十八界」？在後边文里头会讲。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六根」；色、声、香、味、触、法，这就叫「六尘」；六根对着六尘，中间就生出来一种分别心，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就叫「六识」。六根、六尘、六识，合起来叫「十八界」。单单六根和对着的六尘，这叫「十二处」，又叫「十二入」。

若有体者，如汝以手自捺其体，汝所知心，为复内出？为从外入？若复内出，还见身中；若从外来，先合见面。

佛又对阿难说了，为什麽我说你说的这个道理不对呢，若有体者，如汝以手自捺其体，汝所知心，为复内出？为从外入：「捺」，就是捏。假设你这个心，有个心的身体，比方说，你自己用手来捏你自己的身体；你捏，它知道痛啦！你知道怎麽样捏痛的，这是用你的心知道的。那这个心是从里边出来的啊？还是从外边进来的呢？

若复内出，还见身中：假设你说它又是从里边出来的，它应该先看见你身里边的东西。因为以前你说你那个心在里边，现在你说里边也不在，外边也不在，中间也不在，三处都不在了；是随所合处而有你这个心。现在我叫你捏你的身体，这是合了！那麽合，你说，究竟你这个知道的心，是从里边出来？是从外边出来的？假如你说，喔，我一捏它就知道了，它是从里边出来的！那既然从里边出来的，就应该先见身里边的东西。

若从外来，先合见面：若从外边来的，它就应该先看见你自己的脸面。那你这个心，有没有看

见你自己的脸面呢？
　　阿难言：见是其眼，心知非眼，为见非义。

阿难这回也有一点发火了──对佛发火了！这回想：「啊，佛说得太没有道理了！」所以他即刻就驳嘴，和佛正式辩论起来了。

阿难言：见是其眼，心知非眼，为见非义：「见」，是用眼睛看见的；「心」，是知道。您说这个「见」，是「心」见到，这就不对了，这也不合道理的！佛说阿难前边讲的是「是义不然」；他现在也说，佛说的是「为见非义」。说：「佛您说这个心若从外边来的，就见到面；心只是知道，它看不见的，能看见的是眼睛。」他越跑越远了！他的意思是这样，他说能看见的是眼睛，能知道的才是心，所以他说佛说的这个道理不对。

佛言：若眼能见，汝在室中，门能见不？则诸已死，尚有眼存，应皆见物；若见物者，云何名死？

佛言：佛听他这样讲，就说了，若眼能见，汝在室中，门能见不：假设你说你的眼睛能看见的话，那你在这个房子里边，这房子的门，能不能看见东西呢？则诸已死，尚有眼存，应皆见物：你说眼睛能见，那麽人死了，眼睛还存在着，也还应该能看见物；你这眼睛怎麽不能看东西了呢？若见物者，云何名死：假设你说，死了眼睛还能看见东西的话，怎麽叫一个「死」呢？

所以经典上现在讲的这个道理，就是「眼睛不能见」。我们现在人死了，有把眼睛存到眼库里，还可以用的，说这证明眼睛可以见的。不过眼睛可以见是可以见，还要藉着你自性那种灵性才能见。如果单单眼睛，它是没有知觉的，也不能见的。它必须要假借人这种的灵明觉性，才能看见的。眼睛就好像窗门似的，它是透明体，是做为一个窗户在那儿，才能看见东西。所以你若说眼睛能见，那人死了，眼睛它怎麽又不能见了呢？又假如你说，人死了还能看见东西，那就不叫「死」了。

阿难！又汝觉了能知之心，若必有体，为复一体？为有多体？今在汝身，为复遍体？为不遍体？

佛讲前面的道理讲完了，又叫了一声阿难！又汝觉了能知之心，若必有体：你这个能觉察到、了知一切的心，你若一定说它有体的话。为复一体？为有多体：你这个心是一个身体？还是有多个身体呢？今在汝身，为复遍体？为不遍体：现在在你身上这个心，是周遍你这个身体上啊？还是不周遍你这个身体上呢？你讲啊！

若一体者，则汝以手捏一支时，四支应觉，若咸觉者，捏应无在；若捏有所，则汝一体，自不能成。若多体者，则成多人，何体为汝？若遍体者，同前所捏；若不遍者，当汝触头，亦触其足，头有所觉，足应无知。今汝不然！

若一体者：假设你说这个心是一个体的话，则汝以手捏一支时，四支应觉：那麽你用手捏你四肢哪一肢的时候，你那四肢都应该有所感觉。四肢，就是两条腿、两条胳臂。为什麽？它是一个体嘛！那你捏一肢的时候，为什麽只有一肢这地方痛，其余的那三肢就没有觉察得到痛？若咸觉者，捏应无在：你若捏一个地方，就等於捏四肢一样──也就是说，你捏一条腿，那两条胳臂和另一条腿也都有所感觉，都知道；那你这个捏的地方，就不存在了，就不应该是一个地方。若捏有所，则汝一体，自不能成：假如这捏的有一个所在，你这个「一体」，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

若多体者，则成多人，何体为汝：你若是说这个心有多体，所以这四肢捏一肢，其余那三肢都不知道；那这个心有多体，就应该成多人，不是一个人，那麽哪一个心的体是你心的体呢？

若遍体者，同前所捏：假如你说这个心是一体，但是周遍的；那你和前面所说的，捏一个地方，周身都应该痛的。

若不遍者，当汝触头，亦触其足，头有所觉，足应无知：假设你说这个心的体不是周遍的，在你碰头的时候，也同时去碰脚，那麽你头有所觉时，你足就不应该知道有所触。今汝不然：可是现在你也知道，你头上触碰到任何的境界，足也有所感觉，所以你若说它是不遍的，你这个道理也是不对的。
　　是故应知，随所合处，心则随有，无有是处。

是故应知：因为这个，你应该知道，随所合处，心则随有，无有是处：你说：「随所合处，就有你的心」，也是不对的！
　　【编按】以下节自一九八八年九月「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

阿难用招架之功，所以想一想，就用佛所说的道理，来证明自己的见解。佛所说的道理，是要显露真心和见性。而阿难以妄想心、分别心来找真心和见性，所以之前说过很多次，都没有说对。现在就越跑越远，跑到所有处去──这「所有处」，就是哪一个地方都可以。

「随所合处」，他就说这是他的心和他的见。这未免越跑越远，越说越不合理！他自己还解释说，不是内、外、中间三处，是随所合处。那麽「随所合处」这个「所合处」，也包括内、外

、中间；这个「所」，就是「所有」。他以前指出一个内、外、中间来，佛批评说不对；现在他把所有的处都包括了，这还是和那个三处是一样的，这是没有明心见性，没有悟彻本来面目。讲这个「心」、「见」和这个「法」，都是「借它」来做一种比喻，并不是指定有一个什麽实体，所以阿难用缘虑心，来找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他是永远也找不着的。

——「主观智能推动力」讲座至此

M6执心在中间（分二?七处徵心6）

N1阿难执心在根尘之中　N2如来以兼二不兼为破　N1分三

O1引教泛计中间　O2如来确定中相　O3阿难别出己见

今O1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亦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世尊亦言：心不在内，亦不在外。

现在阿难就想把佛所说的话拿来做凭据、做证据，证明他自己的见解是不错的：「这是您讲的，您说这样子嘛！不是我说的。」你看，阿难的胆子也真不小！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亦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我在以前听见佛您说过——你看，这一口咬定，就把佛给镇住了！他听见佛和谁说呢？和文殊等大菩萨，讲「实相」的时候。「文殊」，就是妙吉祥菩萨，这位妙德的菩萨。「等」，不只一个，还有其他，如观世音、大势至这一些大菩萨；佛为法王，所以菩萨叫法王之子。

什麽叫「实相」？「实相者，无相也，无所不相也。」什麽也没有，这就是实相。你说它什麽都没有吗？又什麽都有，什麽都是在实相里头生出来的。这也就是所说「真空、妙有、真如」，都是这个，也就是实相。真空里边又有妙有，妙有里边又有真空，所以说「真空不碍妙有，妙有不碍真空」。空到极处就该有了，有到极处又该没有了，这是实相。

佛和法王之子谈「实相」的时候，世尊亦言：心不在内，亦不在外：世尊您也说过，心不在内，也不在外。意思就是，「这是世尊您以前说的；怎麽现在我说的，您又说不对呢？」

如我思惟：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知故，在内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义。今相知故，复内无见，当在中间。

如我思惟：像现在我又这麽想一想。内无所见，外不相知：你若说它在里边，它看不见东西；说它在外边，和里边又互不相知。外边也不知道里边，里边也不知道外边。内无知故，在内不成：因为里边不知道，这个心在内也不成了。身心相知，在外非义：我们这个身和这个心，它互相知道的，好像佛说你触头，脚就知道。要是这个心在身外边，它就互不相知了；因为身和心互相知道，所以若说心在身外边，这也不对了。

今相知故，复内无见，当在中间：现在我这个身心互相知道，在里边又不见，所以这个心哪，我知道了，应该是在中间！他这「中间」，也不知道是哪个中间？是身里边的中间呢？是身外边的中间？所以後边佛又来问他。

佛言：汝言中间，中必不迷，非无所在。今汝推中，中何为在？为复在处？为当在身？

佛言：汝言中间，中必不迷，非无所在：阿难！现在你说是在中间；在中，这不能迷乱的，不能没有一定的，这个「中」并非没有所在的，一定要有一个地方。「不迷」，就是不能没有一定的，一定要有一定的处所。究竟哪个地方是中呢？今汝推中，中何为在？为复在处？为当在身：现在你推求你所说的中间，这个「中」在什麽地方？是在外边处所啊？是在你身上呢？

若在身者，在边非中，在中同内。若在处者，为有所表？为无所表？无表同无，表则无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为中时，东看则西，南观成北，表体既混，心应杂乱。

若在身者，在边非中，在中同内：你说这个「中」在你的身上，在你这个皮毛上；那在你身的边上，这就不是「中」了。你说在身上，在什麽地方啊？你若说在你身的中间，那就等於是在里边啊！这还是你以前说那个「在内」啊！

若在处者，为有所表？为无所表：假设你说另外有一个地方是中，你能不能把它指出来在什麽地方呢？它有什麽一定的表法吗？无表同无，表则无定：你若不能表现出来，不能说出一定的处所来，那就如同没有，还是没有。你若有所表现，你这个「中」，就没有一定。

何以故：怎麽说没有一定呢？如人以表，表为中时，东看则西，南观成北：「表」，就是标志。假如有一个人用这麽一个标志，做这麽一个记号，譬如钉一个桩子，说这个地方就是「中」。可是从这个「中」的东边看，这个「中」就变成西了，就不中了。若从这个「中」的南边看，这个「中」就变成北了，也不是中了。

就好像我前几天不是说「十方」？根本就没有个「十方」。你说这是南边，你到这个南边的南边，这南边又变成北边了。你说这是北边，你再走到北边的北边，那个北边又变成南边了。所以没有什麽一定的，这也就是这个道理。

表体既混，心应杂乱：你既然没有所表，你这个心就应该杂乱了。这个表体根本就表达不出来

的，你说究竟哪个地方是「中」？没有一个「中」的地方啊！所以你说这个「中间」，也是个错误。

阿难言：我所说中，非此二种。如世尊言：眼色为缘，生於眼识。眼有分别，色尘无知，识生其中，则为心在。
　　在前边这一段文，
阿难立出一个「中」来，佛就把他这个「中」也给破了，问他究竟这个「中」是在什麽地方；中要不迷，要有一定，才可以算个中。佛现在举出这种种的道理，来问他这个「中」在什麽地方。

阿难言：阿难听世尊这样问他，随着就又答覆世尊，我所说中，非此二种：我所说的那个「中间」，不是世尊您说的「里边」或者「外边」这两种。是什麽呢？如世尊言：就像世尊以前所讲过的──他又拿出世尊以前所说的话来做证据。眼色为缘，生於眼识：世尊您说：眼根对色尘，眼看色，这是一种缘；可是在这种缘中间，就生出一种眼识来了。眼有分别，色尘无知：为什麽眼睛和色尘有一种缘呢？因为眼有分别，色尘本身没有知觉的。识生其中，则为心在：可是当眼接触到色上，中间有一种分别心──「识」生出来了；这个「识」，大约就是「心」吧？心就在这个地方！我说的「中」，是眼和色尘相接触为缘之中，所生出的「识」，这就是个「心」！
　　N2如来以兼二不兼为破（分三）
　　O1双开两途　O2两途俱非　O3正与决破
　　今O1
　　佛言：汝心若在根尘之中，此之心体，为复兼二，为不兼二？

佛言：佛听到阿难这样来辩白他这种理论，对阿难就说了，汝心若在根尘之中：你这个心，假如在根、尘之中间。「根」，就是眼根；「尘」，就是色尘。你认为这是中间了，这就是你的心。此之心体，为复兼二，为不兼二：那这个心的体，它是两个？还是一个呢？
　　O2两途俱非

若兼二者，物体杂乱，物非体知，成敌两立，云何为中？兼二不成，非知不知，即无体性，中何为相？

若兼二者，物体杂乱：假设你说在中间这个心有两个体，这究竟哪个是你心的体？哪个又是物的体呢？你能不能分别出来？你若不能分别，那你心的体就杂乱而无章了。

物非体知，成敌两立，云何为中：那个物的体，它不会知道的，它没有知觉的。你在根这儿有一个心体，在物那儿又有个心体；一个是有知的，一个无知的；这若一相比对之下，就变成敌对了。你这个心和这个物体变成两立了，你这个心是知道的，那个物的体它不知道，那究竟你这个「中」在什麽地方？到底是你这个心和根这儿是中啊？还是和色尘那儿是中呢？

兼二不成，非知不知，即无体性，中何为相：如果你这个心不是两个的话，那个物体它不会有所知的，既然无所知道，它就没有一个知觉性，没有一个体性，那你这个「中」，到底在什麽地方？
　　O3正与决破
　　是故应知，当在中间，无有是处。

是故应知，当在中间，无有是处：阿难！因为这个，所以你要知道，你说这个心「当在中间」，这个理论也是立不住的，没有这个道理的。
　　M7执心乃无着（分二?七处徵心7）
　　N1阿难以不着一切为心　N2如来以心相有无为破
　　今N1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昔见佛与大目连、须菩提、富楼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转法轮。常言觉知分别心性，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俱无所在；一切无着，名之为心。则我无着，名为心不？

阿难听见释迦牟尼佛把他这种理论都给破了，於是大约也真着急了，也是智穷力尽了。这时候，逃也没有地方逃，跑也没有地方跑了，於是又把佛以前所讲的道理搬出来，救他自己这种的失败。

阿难白佛言：阿难对佛又讲了，世尊！我昔见佛与大目连、须菩提、富楼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转法轮：世尊！我阿难在以前见着佛同大目连（采菽氏）、须菩提（空生）、富楼那（满慈子）和舍利弗（鹙子）四位大弟子，大家在一起转法轮。「共」，就是一起。

怎麽叫「转法轮」？佛说法就是转法轮。转法轮，就是说法教化众生，就说过来，说过去；说过来，说过去。好像我们现在讲《楞严经》这个理，讲过来，讲过去；讲过来，讲过去，这就轮着来显它这个理。这个「轮」，就是摧灭天魔外道的，一切的外道遇着这个轮，就会摧毁了，就被破了。

常言：佛常常地说──在《阿含经》、《方等经》上说了好多次。说什麽呢？觉知分别心性，既

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俱无所在：那个能觉察、知道、分别的心性，既然不在里边，可也不在外边。那麽里边不在，外边不在，应该在这个里外的中间吧？也不是；什麽地方都不在。一切无着，名之为心：这个觉知的心，是一切无着，什麽地方都不着，没有落脚处；因为没有落脚处，这就叫一个「心」。

则我无着，名为心不：现在我所说的这个心也是无着，不知道这个名字叫不叫「心」呢？他以为这回一问，佛一定印可他，他这一定是「心」了，因为佛当初都这麽讲嘛！可是佛当初这麽讲，是为的随顺世法，随顺一般人。小乘人不懂大乘的法，你若即刻给他讲出「真心」，他不相信的，所以就讲这个「识心」，那是随顺世间法。现在阿难也要拿世间一般人这个识心做他的心了，这对不对呢？本来若照一般人说，也可以的；但是佛所说的「心」，是那个「常住真心」，不是这个「妄想心」。所以阿难现在又认贼做子了，又以为妄想心就是他的真心。

N2如来以心相有无为破（分三）

O1双徵有无　O2双示不成　O3正与决破

今O1

佛告阿难：汝言觉知分别心性，俱无在者。世间虚空水陆飞行，诸所物象，名为一切，汝不着者，为在为无？

佛告阿难：佛听见阿难这样讲，就告诉阿难说了，汝言觉知分别心性，俱无在者：你现在说这个觉知分别的心性，什麽地方都不在。无着嘛！无着就是「无在」，没有着落，没有落脚处。

可是，世间虚空水陆飞行，诸所物象，名为一切：「世间」，有「有情世间、器世间」这两种：众生，就是有情世间；一切山河大地、房廊屋舍，这叫器世间。「水」，就是有水的地方，及水中的水族。「陆」，就是陆地，和住在陆地的人、畜。「飞」，就是飞的禽鸟。「行」，就是这一切在陆地上行走的有情。山河大地、房廊屋舍、虚空万物，这一切的依报、正报，都叫「物象」。「依报」，就是山河大地、房廊屋舍；「正报」，就是众生这个身体。这个世界，就是依、正二报所成就的。所有我说的这些个世间、虚空和水、陆、飞、行的有情众生，这所有的依报、正报，都叫做「一切」。

汝不着者，为在为无：现在你说你不着住的，你不着到什麽地方啊？为有所在，为无所在呢？是有个地方不着，是没有个地方不着呢？

O2双示不成

无则同於龟毛兔角，云何不着？有不着者，不可名无；无相则无，非无则相，相有则在，云何无着？

无则同於龟毛兔角，云何不着：你要是没有一个所在，就好像龟毛、兔角似的，根本就没有。几时你看见龟生过毛？你几时看见兔子生过犄角？这根本就是没有的。既然没有，你又着个什麽？根本就没有，你怎麽说出个「着」字来呢？你到底着於什麽？你怎麽能说「不着」呢？

有不着者，不可名无：你若说有一个「不着」在这个地方，你无着，这就不能说「没有」。你还是有个东西，你才说「不着」；若真没有，你为什麽要给它起个名出来，叫「不着」呢？这真是「头上安头，骑驴觅驴」，你有个头，你又安出一个头来；你骑在毛驴子身上，还又去找驴。

无相则无：你要是没有所着了，这就是没有了。非无则相：如果不是没有的话，这就有个形相。相有则在：你这个心若有个形相的话，就有所在。云何无着：你怎麽又可以说「无着」呢？

O3正与决破

是故应知，一切无着，名觉知心，无有是处。

是故应知：因为上边所讲这个道理，所以你应该知道，一切无着，名觉知心，无有是处：你说一切无着，这叫做一个觉知的心，这又是不对了，你这又错了！

K2斥妄识非心（分二）

L1阿难折躬请教　L2如来显发非心

今L1

尔时阿难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是如来最小之弟，蒙佛慈爱，虽今出家，犹恃憍怜，所以多闻，未得无漏，不能折伏娑毘罗咒，为彼所转，溺於淫舍，当由不知真际所诣！惟愿世尊，大慈哀愍，开示我等，奢摩他路；令诸阐提，隳弥戾车。

就在世尊和阿难问答的时候，阿难转了这麽多的圈子，转来转去，也跑不出去这个圈子，也找不着一个正经的路，还是在这个地方来乱跑。他用他这种分别的识心，以为是真实的，所以始终也不能入选，始终也不合格，也没考上。

尔时阿难在大众中，即从座起：本来当时在法会有大比丘、大阿罗汉、大菩萨，阿难在那地方坐着，他即刻就站起来了。偏袒右肩，右膝着地：把右边的肩露出来，右膝跪到地下。「袒」，就是露出来；好像现在我着袍，衣这麽样搭，这也就表示偏袒右肩。在中国的风俗，露出肩来是不恭敬的；在印度的风俗，尤其在佛教里头，偏袒右肩就是最恭敬的一种礼貌。偏袒右肩

，右膝着地，这叫「身业清净」，身不会造业了。合掌恭敬：这是一种「意业清净」。而白佛言：对佛讲话；这叫「口业清净」。这表示三业清净，向佛来请法。

现在阿难就自己回忆出家到现在这一些经过，我是如来最小之弟：我阿难，是如来最小的一个堂兄弟。「我」，这是阿难自称。在释迦牟尼佛的家族，有「四王、八子」，他的祖父生了四位，每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叫四王、八子，阿难就是其中最小的一个。还有一个叫「孙陀罗难陀」，阿难又称「难陀」，这位也叫「难陀」，不过他是「孙陀罗的难陀」；孙陀罗是他太太的名字，等以後有机会再讲这位孙陀罗难陀。蒙佛慈爱：我承蒙佛您慈悲，对我是很爱护的。

虽今出家：现在虽然我从佛出家了。出家，有出无明家、出烦恼家、出三界家、出世俗家，这出家有好多种。出世俗家，就是从世间这个家庭出去了。出无明家，无明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又有出烦恼家、出三界家，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阿难出了世俗家，可是这种情感心还没有断，还没有出无明和烦恼家，也没有出三界家。证到初果阿罗汉，还没有一定能超出三界呢！犹恃憍怜：我因为是佛最小的一个弟弟，所以我在佛的面前还有所仗恃。仗恃什麽呢？仗恃我是一个小弟弟，於是有的时候也不守规矩；有的时候就像和佛撒娇似的，好像一个小孩子，故意顽皮、故意不守规矩，好叫佛怜爱他、怜悯他。

所以多闻，未得无漏：所以我只知道学多闻，而忽略定力，我没得到无漏。证初果还没有到无漏，到四果就无漏了，就是把生死了了，不漏到三界上来了！

不能折伏娑毘罗咒，为彼所转，溺於淫舍：我没有本领、没有力量来对治黄发外道这先梵天咒，这种旁门外道的邪法，竟被这先梵天咒把我迷住了，在那个卖淫女人那不乾净的房舍里头，好像被泥和水陷住了，拔不出腿来了。「溺」，就是淹溺，也就是被水淹上的样子。好像人跳到海里去淹死了──淹死也可以说是「溺死」。又有一个解法，我们这个小便，在中国叫「尿」，也叫「溺」；言其就是受一种迷糊，不洁净了。

如果不是佛用〈楞严咒〉去把他救回来，这阿难就不用希望有这个结集经藏的机会了。大约佛的经藏就算要结集，也是由其他人来结集，阿难没有份了。幸亏释迦牟尼佛用〈楞严咒〉把他救回来，所以他才能结集这部《楞严经》，说出以往的这种因缘。

当由不知真际所诣：为什麽我溺於这个淫舍呢？这种的过失，就因为我不知道真心在什麽地方。「真际」，这个根本的真心；「所诣」，在什麽地方；也就是这个真心在什麽地方。啊，我不知道真心在什麽地方！他到现在还要找地方，要问究竟真心在什麽地方！你看，这个阿难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这麽聪明的一个人，就是在这儿打转转，转来转去，入了迷魂阵了，不知道出去。

惟愿世尊，大慈哀愍，开示我等，奢摩他路：「哀愍」，也就是哀怜而愍念。现在我只有一个希望，我祈愿世尊大发慈悲，救我的苦，给我乐，哀怜悯念我们。我现在不明白，请佛来指示我阿难和这在会的大众，关於这个修定、修寂静法门的道路，使我们都得法获益。令诸阐提，隳弥戾车：令一切的阐提，毁坏恶知见，免得他们有这样的毛病，堕落到不乾净的地方。「令」，就是使令。

「阐提」，是印度话，翻到中文叫「信不具」；就是信心不完具，也就是没有信心。又有一个翻译，叫「焚烧善根」。焚，就是用火把它焚了、烧了；他的善根烧了，剩下的就是恶根了，所以信不具。阐提是最不容易度的，你和他讲道理，他总有一种不信的心：「哎，这个简直的！哪有这个道理呢？」你讲得怎麽好，他也不相信。就好像当初的拘絺罗，他以「不受」为宗，无论你讲什麽法，他也不听也不接受，这就叫「阐提」。

「弥戾车」，翻作「乐垢秽」。怎麽叫乐（音垃）？就是欢喜。这个乐也可以读「耀」。垢秽，就是非常肮脏，非常不乾净的地方。「乐垢秽」，他就欢喜不洁净的地方。所以我们人一定要清洁一点，不要专门欢喜肮脏。又有一个翻译法，叫「恶知见」。人家知见都是善的，他这种知见是恶知见，专门出坏主意，专门流毒水。流毒水，意思就是不单对自己不好，而且影响其他的人也都不好了。「隳」，毁坏。堕字念「灰」时，通「隳」。堕，就是堕落到那里边去。什麽样人堕落到那儿呢？就是阐提，他就欢喜这个不乾净和恶知见的地方。

这个「阐提」，在《涅盘经》上有提到。道生法师以前讲《涅盘经》，那时候《涅盘经》还不全，他讲《涅盘经》的前半部，後半部还没有传来中国。经的前半部上，讲「阐提无佛性，不能成佛」；一般的法师讲经，就都说「阐提不能成佛」。在经的後半部，就说到「阐提也可以成佛」。但是那时候，没有後半部的经，道生法师讲经时就不依照经文讲，而说「阐提也可以成佛」。

因为这样子讲，一般的法师就都反对他，就都妒忌他，说他别开生面，认为他这个讲法是与人不同的。那麽道生法师遭人妒忌，他再讲经，也就没有人听了。为什麽？说他讲得不对，与经旨不相合，违背经义；经上说是「阐提不能成佛」，他硬说「阐提可以成佛」，佛所说的经典，他都认为不对了。其实，他并不是说得不对，也不是说佛说得不对；是他明白那种道理了，所以虽然没有见到後半部经，他已经悟出佛不会这样说法的。

那没人听他讲经了，他就跑到苏州。那儿有一座虎丘山，他到那山上，对着一些石头讲《涅盘

经》。讲讲，讲到「阐提无佛性」这儿，他就问：「我说这个阐提也有佛性，你们说对不对？」山上这一些个石头就都点头。所以说「道生说法，顽石点头」，也就从这个地方来的。石头本来是无情的东西，不会动弹的，他讲经讲到这儿，顽石都同意他这个讲法，都向他点头了，说他讲得对。

那麽这里边又有一个道理，当时道生法师讲《涅盘经》，为什麽顽石点头？我相信这些顽石的上边，都有鬼神在那儿听经呢！或者坐到石头上，或者跪在石头边——不会躺的，因为听经要坐着。等到道生法师一问的时候，这一些鬼神就都同意他，所以就令那些石头摇动起来了，石头也点头了！这是一个意思。或者这一些石头，在过去生的时候，也都有灵性的，在石头上附着，所以它们也就同意道生法师这个讲法。

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及诸大众，倾渴翘伫，钦闻示诲。

作是语已，五体投地：阿难说完了以上的话之後，就五体都接触到地上来礼拜释迦牟尼佛。「五体」，就是两手、两足，再加一个头。在佛教里，五体投地是一种最恭敬的礼仪。阿难是最恭敬佛的，所以就五体投地。及诸大众：不单阿难这麽拜佛，这一切的大众也随着拜的。拜了，然後倾渴翘伫，钦闻示诲：很渴望地来注意听佛讲话，甚至於把脚跟翘起来站着望佛，很恭恭敬敬等着，要听佛来开示教诲。

「倾」，就是倾耳静听。所谓「摘着耳朵听」，就是用耳朵注意听，这叫倾听。「渴」，又好像人没有饮水，非常地乾渴枯燥，渴得不得了。对於什麽渴呢？对於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阿难请问定的道理，等着释迦牟尼佛说这法，就好像口乾得不得了，正需要水来饮；这一些人的法身慧命，也都乾枯得不得了，等着佛用法水来灌溉，滋润他们的法身慧命。「翘」，是把脚跟翘起来站的样子。本来是在後边坐着，恐怕听不见，就站起来等着听。「伫」，是久站。大约离佛远的地方，也望不见佛，所以把脚跟翘起来就这麽站着盼望；连等着佛说法，都这麽看着佛。「钦」，就是很恭敬的；「诲」，是教诲，等佛来教诲他们。

这都是一种表示，形容听法人的这种恭敬。这是结集经藏的人用这个字眼，来表示这些人都欢喜听。为什麽他们看佛呢？因为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人人都欢喜见佛这相好庄严。我相信当时在这个法会里边，有些大菩萨、大阿罗汉、大比丘，也有在家的人，都欢喜看佛这个相好，和阿难这个见解都差不多的。阿难因为佛三十二相而出家；这一些王公大臣、长者居士，大约也因为佛三十二相而来听法。

L2如来显发非心（分三）

M1光表破显诸相（1破妄诸相）　M2发明真妄二本（2二种根本）

M3正斥妄识非心（3举拳辨见）

今M1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其光晃耀，如百千日。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如是十方微尘国土，一时开现。佛之威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合掌承听。

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当尔之时；当什麽时候？就是阿难五体投地，大众都倾渴翘伫，钦闻示诲的这个时候；佛在面上放出种种的光。

什麽叫「面门」？一般普通的中国字说「面门」，就是「脸」。你不要到佛的脸上再去另找一个门，说：「喔，佛的脸上还有个门吧？」佛脸上没有门，有窗户——眼睛就是窗户；鼻孔是两个洞，大约有人可以在里边修行打坐都可以的。不但佛的鼻孔可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的。若说是门呢？这口可以说是门；但是不必这样去钻这个字义，「面门」就是「面」了！

这「种种光」，就不是一种，而有多种。有多少种呢？有五色的光，五色里边，又分别出很多的颜色；总而言之，就很多颜色这种光。其光晃耀，如百千日：这光是晃来晃去的，比下雨天闪电的光都大，比我们这电灯的光都大！就好像什麽呢？如百千个太阳这麽大的光。

你看，现在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这个太阳的光是很大了！但是佛放出这个光，比一百个、一千个太阳那个光度都强。好像我们这电灯有一百度、两百度，一千度的就比一百度的光得多。佛的光，比太阳强过一千倍那麽样，你说这个光有多光呢？这是阿难结集经藏的时候，这样地讲；他身历其境，他见过的，所以他这样讲。

普佛世界，六种震动：所有普遍百千万世界，凡是有佛的地方，这都叫「普佛世界」。不是单单一个娑婆世界有这六种震动，到什麽地方，都有这六种震动。

怎麽叫「六种震动」呢？有三种是属於形的，三种是属於声的。属於形，就是动、涌、起。「动」，好像地摇动了。「涌」，就是地来回晃，往上涌了，犹如涌泉——好像水在井里往上冒水。涌，言其地就往上涌了，它是往上起，又有一点落；又往上起，又有一点落，不是一直往上起。「起」，地不停地往上起了。所以我们这个地有的时候会升高，有的时候又会降低；现在我们这个地球转变了，这都属於六种震动的关系。

属於声的，就是震、吼、击。「震」，就是震动，地震了。地动和地震不同，地动是单单那麽动；地震，是地震荡，有一种好像地将要破了、要裂开的样子。有的时候地震，这个地都爆裂开来，这叫震；好像炸弹一爆炸，说把房子都震动了。「吼」，就是吼叫，它有一种吼叫的声

音；在地里头，就发出一种不知道是什麽叫的声，世界没有这麽一种声，但这个地它有这种声，就叫「吼」。「击」，地爆开了，地和地的接面又互相冲击。「震、吼、击、动、涌、起」，这是大地六变震动的样子。

讲起地震来，以前在打禅七的时候，我大略讲过地震的道理。为什麽有六种震动呢？这个世界有人成佛了，会有六种震动；或者有人开悟证果了，虽没成佛，这也会有六种震动。又有一种是什麽呢？是魔王想来扰乱世界的人心，他也可以使令地有六种震动。所以地震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好的时候，在佛成道和有修道的人证果，这虽然有六种震动，但是它对人不会有害处的，不会有大的震荡。就是震荡怎麽大，也不会伤人，也不会损坏於我们这世间人的。

要是魔王来想实行他这种的魔力，扰乱世界人心，它就会伤人、损害财产。好像有某一个国家地震死了多少人，又某一个地方地震死了多少人，这都是魔王想扩张、伸张他的势力，向世界的人来示威。现在不是到处讲「示威」吗？魔王也向我们人间的人来示威，他说：「你看，我这个魔力多大！我可以令大地天翻地覆！」所以魔王也有这种的力量。

因为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在一切的境界上，都要分别出来是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是善的境界、恶的境界，这种种不同的。

说起这个「地震」，我记得我母亲死了之後，我在母亲坟上守孝，那时候经过一次地震。在晚间，我正在那儿坐禅呢！正在无人、无我，什麽都空了，啊，忽然间就觉得动了！怎麽这样晃晃悠悠地晃起来了？我自己就想：「哦，这是什麽魔？他可以把我的身体都摇动起来了？这个魔的力量是不小！」也不知道是地震。等第二天有人来告诉我说：「喔，这是地震了！」我才知道是地震。那个地震很奇怪的，井里本来是应该往上冒水的。那次地震，我那地方有一口井，这井里就往上出火，井里会冒火的。说火山会冒火，这井并不是火山，它也冒火。所以这世界，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的。我相信有人想：「喔，那一定是那口井底下有琉璜，也是火山的脉，所以往外冒火。」也许是这样子！

如是十方微尘国土，一时开现：像这个样子，有六种震动。这六种震动了之後，这十方微尘——有微尘微尘那麽多的国土都同时现出来。微尘是有多少呢？没有数量。虽然没有数量，就有微尘那麽多国土。这一些大阿罗汉，和这些菩萨、大比丘、长者、居士、国王、大臣，同时都看见有这麽多的国土显现出来，你说这是一种什麽境界呢？

佛之威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释迦牟尼佛以他这种威神、神通的力量，使令这所有微尘那麽多的国土、那麽多的世界，都合成一界了。虽然有这麽多的国土，但是都合成到一起了。就好像我们现在影相（照相），影一个很小的底片，又可以放得很大；那很大的相片，又可以缩小。你说这是不是神通？所以我们现在影像又可以放大，又可以缩小，都有这个本领。

释迦牟尼佛把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国土都缩到一起，合成一个。可是虽然合成一个，而每一个国土里面的情景宛然，还不搀杂。我想，这大约就像照相机一样，可把远境缩近；这是以释迦牟尼佛这种神力，而成就这样的境界。

释迦牟尼佛为什麽把这麽多的国土世界都缩成到一起？因为他想叫每一个人都听「楞严大定」，教每一个国土的菩萨都能明白这种道理。所以他在面门上放大光明，其光晃耀，像百千个太阳一样，每一个国土都照见了。

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合掌承听：「一切」，就是很多很多的。在每一个国土、每一个世界里边，每一个世界都有菩萨。所有的菩萨，都在他自己原来住的那国土里边，合起掌来，听着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来说这《楞严经》。

佛把所有微尘微尘这麽多的世界都缩到一个世界，但是还不相混杂，有条不紊的，还是每一个国家在它那个位置上。缩到一起，应该杂乱了，它也不杂乱，还是这样子。意思就是把这麽多的世界，缩小成一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得见的。然後这一切大菩萨都渴仰——都好像阿难那麽渴得不得了，想要藉着释迦牟尼佛这个法水来滋润。

你们每一个人，或者都会有这种经验，我们人饿了，还可以维持一个时期，觉得不太严重。要是渴了，譬如吃东西吃咸了，没有水喝，那可真难受的。这十方诸大菩萨也都渴得不得了，怎麽这麽渴呢？他们都吃这个「烦恼的盐」吃得太多了——烦恼就比方盐。好像阿难只知道学多闻，而忽略定力，也可以说「多闻的盐」吃得太多了，就要得到这种定的水来滋润一下；所以都这麽渴仰，真是乾渴得不得了。我现在讲话，喉咙都觉得乾了，这个乾是说话说的。这一些大菩萨口乾，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个法、这种定水来培植、灌溉他们，所以现在都要听释迦牟尼佛说楞严大定这种妙法，这种妙不可言的道理。

所以你们有的不明白，说是：「我听不懂。」你能知道你不懂，那就是懂了。你若是真不懂，那你连不懂都不知道，在这儿也不知道是懂没懂？你现在知道说：「我现在听这个经，听得不太懂。」那你就是懂了，你就有懂的希望，有明白的那一天。你现在要是就明白了，那得了？那我这个法师没有饭吃了！我一讲，你就懂了，那将来还要我干什麽？要我都没有用了嘛！不要等讲完，你把这部经就懂了。你说，那你还来听法？又要磕头，又要听法师讲，坐这个地方两个钟头也都坐得很辛苦的！你如果那麽快就懂了，没有那个道理的！

世间的事情，不是说我用一天的时间，就把什麽都学会了、都懂了，没有的。你一定要有一段时间，你听得多了，自然就懂了。为什麽不懂？听得少！听得少就不懂。

M2发明真妄二本（分二?2二种根本）

N1举过出由喻显　N2徵释二本名体

今N1

佛告阿难：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叉聚。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及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眷属。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犹如煮沙，欲成嘉馔，纵经尘劫，终不能得。

佛告阿难：听着啊！这佛告阿难，也就是我现在告诉你们；但是我不是佛，你们也不是阿难，不过我讲阿难这个公案给你们听。一切众生：就是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这一切的众生，从无始来：你看，佛讲经也是不能把这个道理完全都讲出来！他说从无始来──无始就是没有头；始是开始，这无始，你说是什麽时候？

要是你研究道理，会说这是讲得糊涂。其实我们人，你没有法子讲出个头来，你说哪个是头？就拿一家人来讲，你说：「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你父亲是谁的儿子？你祖父的儿子。你祖父又是谁的儿子？往上追、追、追，追来追去，追得追不出来了。说是：「我家里有族谱，有我最初的始祖是谁。」你始祖？他的始祖又是谁？啊，你追，你去找，找不出来的！

说人是猴子变的，猴子是什麽变的？那猴子可以变人，你焉知道人不能变猴子呢？你又怎麽知道人就完全都是猴子变的呢？就不会有猪变的、狗变的、牛变的呢？猴子既然会变人，那麽其他一切的众生都可以变了，都可以互相变化了嘛！所以你追，追来追去没有始，追不出来那个头！

说是：「现在科学发明，哲学又发明，知道多少千年、多少万年以前的事情。又是哪个地方刨出人骨头，几万年、几百万年以前的。」那又能怎麽样呢？你说这就是个证据吗？谈不到的，这个不足为凭的！那不足为凭，为什麽国家用了钱，又要研究，又要考察？这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胡闹，没事找事情做嘛！他若不做这些糊涂事，那麽这个世界怎麽有消耗者呢？这世界的东西怎麽会消耗？这些金钱怎麽会消耗？人哪，你若真明白了，这个世界，你说哪个是真的？什麽东西是真的？你找出一样真的来给我看看！都是醉生梦死。说是：「哦，治理国家，又是怎麽怎麽样子的！」这些都是糊涂人做糊涂事，自以为聪明，实际上都是自己骗自己呢！

这一切的众生，从无始来，这个「始」，找不着哪个是个始。你不要说我们人的生命，没有一个开始，没有一个末终；就是家庭里头，也没有开始、末终，找不出来的。我们这个生命，你说哪个是个开始？说：「我，今生，这是开始。」你若就是这麽长一段时间，那没有什麽问题的；就怕不是这麽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就有问题了。

无始来怎麽样呢？种种颠倒：方才我说这胡闹就是颠倒，这颠倒就是胡闹，醉生梦死。给这个身体吃点好东西，穿件好衣服，那又怎麽样呢？究竟怎麽样？我告诉你，这都是颠倒！我前几天不是讲，就等於用美丽的衣服给厕所穿上一样的，有什麽不得了的呢？这种种的颠倒，就是没有事情来找事情干，自己清净本体不认识，在妄想上用功夫。说：「某一个人哪，真好！」真好，又怎麽样子？说：「有一个人真坏！」真坏，又怎麽样子？你若往深了一层研究，这些事情都没有的！哪有一个好，一个坏？

这在众生眼睛上看，分好分坏、分善分恶、分是分非；你在如来藏里边，没有这些个问题的，什麽都没有的，如来藏里边是乾乾净净的。我们人眼看这山河大地、森罗万象，所有的东西，这都是一种识──唯识所现。如果你真明白不生灭的法，这根本什麽都没有的。不过这个道理，讲出来是不容易领会得到，要慢慢地体验。

业种自然，如恶叉聚：他造出种种的业，因为他颠倒；这个颠倒，就是无明造成的。因为有了无明，而有种种颠倒，又造出种种的业；有种种的业，就受种种的报。这「造业、受报」，本自源於「无明」。我前几天，不是在黑板上写「起惑、造业、受报」？受报，又可以说受苦；起惑，就是无明。为什麽人造恶？就因为他有无明，他不明白了；不明白了，就去造种种的恶业；造了恶业，然後就受苦报，所以这又叫「惑、业、苦」。这惑、业、苦，就像恶叉聚这种果实一样。

在印度有恶叉聚这种果实，就在尾巴上生了三个果。这种果，我也没看过；不过见没见过，你一看这经，相信也就明白了。这恶叉聚，一个蒂上生了三个果；这就比喻这「惑、业、苦」是轮转的，都在这一个蒂上结着。那麽造种种业、受种种报，都由无明生出来；这就像恶叉聚这种果一样的，都有连带的关系的。

由这个，所以这「无始」，你说什麽地方是个始？没有个始，它是轮转的，在六道轮回里头轮来轮去。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有一个比喻。比喻什麽呢？我们在这个世界，就像一粒微尘似的，忽高忽低、忽上忽下。你做善功德的事情，就往上升了，就高了；你造罪孽过的事情，又往下降了。因为这个，我们人才应该做善功德的事情，不要造罪孽过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有一种因果，有一种业，「业种自然」。这种业，就是行业──你造什麽业，就受什麽果报。

这个「业」和「因」又不同。说种什麽因，结什麽果。「业」，是你天天造的；「因」，是你偶尔间做这麽一次，这因种了，将来结这果。好像春天里下种子到地里头，不是说这种子种到地下，它就成了，要等一年的时间。由种上到结果，这叫「种因结果」。这个「业」，就是从春天到秋天这麽长的一段时间，这中间经过所发生的事。那麽你种什麽因就结什麽果，种善因就结善果，种恶因就结恶果。这个业呢？你平时做的什麽业多──种善业就善业多，种恶业就恶业多。所以由最初那一念的无明，造出来这种业，然後就受报了；这「惑、业、苦」三种，像恶叉聚似的相连着，这也是佛先对阿难讲明了这种业感的关系。

「业」，是一种常常有的；「因」，就是暂时的。好像你做生意，买卖东西，这叫「商业」；你做什麽工作，这叫「职业」。这个「业」，就是你所做的什麽，所以它也有善有恶的。好像你若做屠户，就是个杀业；你若作贼，这就叫盗业；你若尽做男女不正当的事情，这就是一个淫业；你尽说假话，这又叫一个妄语业。就是你常常做什麽，这就叫一个业。所以业和因是不同的，因是暂时的，业是你总做这件事。那麽你总做什麽事，你做善就是善业，做恶就是恶业。

说：「那可以说『做因』？」不可以的。为什麽？因为因是一时的，不是天天的；业是天天的。这个因，你要说「种因」，不是说「做因」；这个业，是「做业」，你做善业、做恶业。这个「业」没有说「果」，所以和「因」又不同了。这个业，你随时做，有可能随时就受报的，所以业和因有这样的分别。

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这一切的修行人──包括所有的外道和佛教的人，本来都希望成就无上的觉道，得到无上的觉果，可是现在还修不成佛果。「菩提」，就是觉果。有上的是菩萨，菩萨叫「有上士」，在他上边还有佛。佛叫「无上士」，这「无上菩提」，就是佛的果位。那麽既然不能成佛了，可以成其他的果位啊！

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别」，是特别，就是与佛果有分别。他们不单不能成佛，乃至另外成就声闻和缘觉这种的果位。「声闻」，就是闻佛声音而悟道的，他是修四谛法。「缘觉」，就是修十二因缘而悟道的。这就是说他们得少为足，在声闻、缘觉的果位就停滞不前，变成「定性」了。

及成外道：或者变成了外道。说是外道外道，到底什麽叫「外道」？我现在告诉你，「心外求法，名曰外道」，在心外边去找法，故名外道。所有的凡夫，也都可以说是在道外边；因为没有证果、没有成佛，这都在道外边。

诸天：或者修到各界的天上去。天有很多种：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我们最接近的这个天，就叫「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在须弥山东、南、西、北四面的半山，他们住在半山区，最接近我们这个地面。增长天王、多闻天王、广目天王、持国天王，这是四大天王的名字。四王天的天人寿命是五百岁。他这五百岁，以人间五十年做为四王天一昼夜；我们人间的五十年就是四王天一昼夜。「忉利天」是在四王天上面，这个天上的天人寿命有一千岁，以人间一百年做为忉利天的一昼夜。忉利是梵语，翻到中文就叫「三十三」。它东有八天、西有八天、南有八天、北有八天，这四八三十二天，加上中间一个忉利天，就是三十三天。

这三十三天的天主，最初是个女人，她看见一座庙里有一尊佛像，这个庙漏雨了，她就发心做一个发起人，把这座庙重新修起来，不叫它漏雨来淋湿了佛像。这个女人本来也是没有什麽钱的，是一个很普通的穷人，可是她认识很多人；她一联合，就有了三十二个人同她一起来修这个庙，令这尊佛像不被雨淋。以修庙保护佛像的功德，这三十三个人临终的时候，就生到天上去做三十三天的天主。〈楞严咒〉里头，有一句「南无因陀罗耶」，这就是三十三天的天主。这个「诸天」，若说起来也太多了，现在就大略说这个意思。

在诸天，又有魔王及魔眷属：或者堕落到魔王或魔的眷属里头去。这魔王住在六欲天，魔王不是单单就是魔王，魔也有夫妻，魔的眷属，包括魔的兄弟、父母，还有魔民、魔女，又有魔子、魔孙，他们也有一大堆的魔。魔王的眷属是很多的，所以魔王也就独霸一方，在六欲天那个地方称王称帝。

那麽外道所修这个法，多数就做魔王──上等的就做魔王，中等的就做魔民，下等的就做魔女。魔女都生得很美丽的，所以她有一种诱惑性。无论你是什麽人，差不离一般的人，好像阿难这个样子的，证初果而定力不多的，见到魔女就不得了了，大约就跃跃欲试，心里就动弹了。所以这个魔女是很厉害的！你修道的人，切记不要被魔把你叼去！

怎麽叫被魔把你叼去了呢？你若是定力不够，有这种境界来了，你就定不住了，就被这个魔所转，跟着魔女就去了。到什麽地方去呢？到魔的窟窿里去！（麦克风突然震动，声音听不清楚）大约魔听我讲这话，他又显了神通了！他说：「啊，你说这麽多做什麽？我们这一点毛病都被你给讲出来了！」所以这个「魔」，就不要讲那麽多了。总而言之，你们小心一点！把你们定力修足，就不怕了！这是我给你们一个最妙的suggestion（建议）。

为什麽不能成佛，乃至别成二乘、诸天，甚至堕落天魔、外道呢？我告诉你为什麽。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这都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两种的根本，就乱修，也不知道怎麽用功。

「错」，是弄错，这儿是修错了。所以好像印度有那种外道修苦行，睡钉子床，把床钉得都是钉子，他在钉子上睡觉；说能受得这种痛，这就有功德了。你说，你在钉子上睡觉，这有什麽功德？你就在刀子上睡觉，也不能成功的。还有印度有持牛狗戒的，他看见牛就学牛，看见狗就学狗。为什麽？他也就是因为错乱修习，不懂得怎麽用功，而认为自己是个真正修道的人，这叫「行无益的苦行」。无益的苦行，你就怎麽样修，也没有结果的。

这「两种的根本」是最要紧的，在後边会讲，现在还不要着急。我现在要是把这两种根本讲了，後面那个文就没有话讲了。所以这也就像小说里的「下回分解」，这没到下回，不能解释的。

犹如煮沙，欲成嘉馔：我现在再给你举出一个比喻来，就好像煮沙子，他以为沙可以煮成饭，煮成好的饮食。纵经尘劫，终不能得：「尘劫」，尘沙这麽多劫，就言其时间是特别长的。像这样子，虽然经过尘沙那麽多的劫数，那麽长的时间，沙还是沙，不会变成饭的。不懂这两种的根本，而错乱修习，也就和这个「煮沙成饭」是一样的。

N2徵释二本名体

云何二种？阿难！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

现在是讲这二种的根本。云何二种：这两种是什麽呢？我现在告诉你，阿难！现在要告诉阿难这两种的根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两种的根本，但是现在我先不讲它。我讲什麽呢？我讲讲阿难陀的哥哥。因为我讲这个阿难讲得好多了，现在要把他哥哥给介绍出来。

他的哥哥叫「孙陀罗难陀」，怎麽这麽叫呢？这就分别出不是「阿难陀」，是另外一个，这个「难陀」是孙陀罗的。孙陀罗就是难陀的太太，所以若说到「难陀」，就是指「孙陀罗的难陀」。因为这孙陀罗难陀和他的太太孙陀罗感情最好，这对夫妇简直地如胶似漆，一天到晚都粘到一起，就这麽样好。

有一次，佛去度孙陀罗难陀。佛拿着钵，就到他家里去乞食，孙陀罗难陀一看佛来了，就把他太太往一边一推，说：「你等一等，我去供养佛去！」他太太说：「你去供养佛，你快点回来啊！你不要去了就不回来！」「当然我会快回来！」孙陀罗就吐了一口唾沫到地下，大约当时地下都是泥土的地，她说：「我不准你等我这个唾沫乾了才回来，它不乾以前你就要回来！」这就表示叫他快一点回来，「如果这唾沫乾了你才回来，那时候我就不准你上床了！」就下这样的命令给孙陀罗难陀。

孙陀罗难陀就依着命令去做，说：「我一定快回来！」就拿着佛的钵给添饭菜，然後捧着钵去供佛。殊不知佛也很古怪，怎麽样呢？用起神通来了；他往前走一步，佛就往後，这个难陀总跟不上佛。佛往後退，他就往前追；一追，就追到只树给孤独园去了。从他家里那儿，追到只树给孤独园，大约也都有很远的路程。到那地方，释迦牟尼佛说：「你不要回去了，你在我这儿出家啦！」孙陀罗难陀就发毛了，也就是惊起来了，说：「这不行啊！我不能在这儿，孙陀罗等着我呢！我不能在这儿出家的。」佛说：「你不能出家？我给你看点东西，你试一试！」

佛就用神通，带着孙陀罗难陀走到一个地方，看见这个地方有很多猴子。佛就问他说：「你看猴子长得美丽？还是你的太太孙陀罗长得美丽呢？」孙陀罗难陀说：「当然是孙陀罗长得美丽嘛！孙陀罗怎麽能和猴子来比呢？」佛说：「喔，那你这个见解是很对的！」

於是，佛又带他到天上去。到天上，看见一个天宫，里边有很多的宫人在那儿收拾地方。这个天宫里面有五百个天女，这天女当然生得美丽得不得了。孙陀罗难陀就问这一些做工的人说：「你们在这儿做工，是做什麽啊？」「因为佛有个兄弟叫孙陀罗难陀，我们这个地方是给他预备的；等到他修行成了之後，将来他就到这个天上来享福，五百个天女都是给他做太太的。」孙陀罗难陀一听，高兴得不得了。佛就问他说：「你看这天女和孙陀罗比较，是哪一个美丽啊？」「当然天女美丽了嘛！天女比孙陀罗，孙陀罗就等於猴子那麽丑怪了！」佛说：「那好，将来这个地方就是给你预备的！」

在这个地方看完了，佛又带他到地狱里去。一看，有两个鬼在那儿烧油锅呢！烧油锅，一个鬼在那儿睡觉，另一个鬼虽然没有睡，也还睁不开眼睛。难陀一看：「你烧油锅，一点都不肯实实在在来做工，这鬼也这麽懒惰！」他心里这样想，於是就来多事，问一问：「你们在这儿烧油锅干什麽啊？」睁不开眼睛的这个小鬼，把眼睛一睁，一瞪，说：「你问它干什麽？」「我问，我想知道嘛！」「啊！你想知道啊？那我告诉你！佛有个堂弟，他修人天的福报，会生到天上去享五百年的天福；然後会堕落，又会下地狱。我们烧这油锅，就是给他预备着，将来预备用油锅把他活炸了！」

啊，这孙陀罗难陀一听，毛骨悚然！这回可真知道了，生到天上，五百年之後又要堕落，又要到油锅里被油来炸。於是一想，啊，没有什麽意思哟！回去还是跟着佛出家做和尚好了！於是，也不想孙陀罗了，就跟着佛出家修行了。这是佛的一个堂弟，有这种的因缘。

阿难呢，就是这孙陀罗难陀的一个弟弟。你看，佛度孙陀罗难陀费了这麽大的精神，带着他到天上，又到地狱里去，才把他度了。现在度这个阿难呢，更不容易度！左讲一个道理，他也不明白；右讲一个道理，他也不明白。讲来讲去，讲了这麽多道理，他还不明白，所以现在把这两种错乱修习的根本给指明了，好令阿难知道去处，知道这修道怎麽样修，将来怎麽样成佛。

一者、无始生死根本：第一种根本，就是由无始劫以来，这个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死相续这种的根本。什麽叫生死相续的根本呢？前文已提，说是：「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那麽现在又把这生死的根本给指破了，说是，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这个生死根本，就是现在你和所有的一切众生——不是单单你一个人，尽用妄想，还以为它就是你的自性。「攀缘心」，也就是妄想。

攀缘，就是尽打妄想。譬如读书，也有攀缘心；我和这个教授要拉拢社会关系，中国话叫「托大脚」。我要尽量谄媚这个教授，恭维他，和他讲好话。为什麽？就希望他给我高一点的分数。他明明给我八十分，我对他好，回头给他送一点礼，或者送一点什麽东西，这个教授就可以给我多两分，我无形中就得到好处，这都叫「攀缘心」。还有好像国家要选总统、选省长、选议员，这都是一种攀缘心，去拉拢票，叫：「你投我一票啦！」对朋友：「老友你投我一票啦！」这都叫「攀缘心」，都不自然的。若自然的你应该做总统，你不应该去拉拢，应该叫大家看你是道德够了，所谓「众望所归」。你不去拉拢他，不去攀缘他，他自然推举你出来做总统，那才叫真的，那不是攀缘心。

你们学中文的，要知道有这麽一段故事。在中国唐尧——就是帝尧，当时年纪老了，想要把天下让给贤而有德的人。你看，现在的人是巴结去想做总统，巴结去想做官，这都是用攀缘的心去做去！这位帝尧，那时他不愿意做皇帝了，就愿意让给其他的贤人——就是有德行的人。他听说巢父、许由这两个人是很有道德的，於是就想把天下让给巢父。

怎麽叫「巢父」呢？他住的地方很古怪的，像鸟蓄窝似的，他在树上蓄一个窝，就住到那个窝巢里头。他喝水，就用手捧着水来饮，有人看他没有东西饮水，就送给他一个瓢。他把瓢挂到树上，风吹这个瓢，「咚咚咚咚」一响，他把这个瓢拿下丢到一边去，不要了，嫌它麻烦。所以帝尧听见他这麽清高，就想把天下让给他。到那儿和他一讲，说是：「我现在年纪老了，你应该出来做皇帝，我把这个皇帝的位置让给你了！」巢父一听，「望望掩耳去」，就是看看帝尧：「你和我讲这麽个话，真是！我真不愿意听！你和我讲这种话，把我耳朵都给弄脏了！」於是就跑到河里洗耳朵。去洗耳朵，偏偏这儿有一个许由牵着牛在这儿饮水，就问他，说：「你洗耳朵干什麽啊？」他说：「你看这个帝尧，啊，真讨厌！想把国家交给我，叫我做皇帝，把我耳朵都给听得污了，所以我要洗乾净了它！」许由一听：「喔，那你这个洗耳朵的污浊水，我这牛不能饮的！」於是把拧】到上流去饮乾净水。

你看，给他皇帝都不做，他说把耳朵给污浊了！现在，是说「你选我做总统」、「你选我做省长」，到各处去交际联络，又请人吃饭，又叫人家给他拿钱；他也给人家钱，花钱买票，你投一票给我。有这种情形，这都是属於攀缘心！那麽什麽是没有攀缘心？好像巢父、许由这样，这真是清高到极点，最清高了！没有攀缘心。

所以你有这种攀缘心，你拿这个攀缘心，就认为是自性了。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生死不了，你没有认清楚，你认贼作子了。这下文，佛直接就说：「你认那个土匪做你儿子，将来你家里的珍宝都会被他给盗劫去！」这个以攀缘心来修道，以为可以成功的，其实是一种妄想。那麽究竟怎麽办呢？那有另一种，那一种可非常有价值。

二者、无始菩提涅盘，元清净体。则汝今者，识精元明，能生诸缘，缘所遗者。由诸众生，遗此本明，虽终日行，而不自觉，枉入诸趣。

在前面，阿难认为这个攀缘心是自性，这是一个错误。二者、无始菩提涅盘，元清净体：第二种根本，就是由无始来，那个不生不灭、本来清净的体。前文曾经讲过「无始」，你说哪一个是开始呢？这开始，追究不出来所以然的，所以就说「无始」，没有一个开始。在没有开始那个时候，就是比那个开始还再以前，那个「开始」还没有来呢！那个时候叫「无始」。菩提、涅盘，在前边都讲过很多了。「菩提」是梵语，译成中文就叫「觉道」，就是一个觉悟的道理。这有三种：

（一）真性菩提：这就是我们根本就有的那个佛性。（二）实智菩提：实实在在这个真实的智慧，这也叫菩提。（三）方便菩提：就是人成了佛之後，方便权巧而教化众生。这三种菩提，也可以说是一种，也可以说是三种；分之则三，合之则一，就是一个真性菩提。在真性菩提生出来实智菩提，言其这是真实不虚的智慧；又生出来一个方便菩提，言其这是方便权巧的智慧；所以这三而一、一而三。那麽菩提究竟是从什麽地方来的呢？这个菩提什麽地方也没有来，什麽地方也没有去。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有一份，每一个人都是无欠无余的，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

「涅盘」，也是梵语，翻到中文，就叫「不生不灭」。一般的人认为涅盘就是死後，其实涅盘不一定是死後，而是证得一种道理。到那个没有生死的地方上，就叫「涅盘」，不是说佛死了叫涅盘。佛死了，不过是「入了涅盘」，证到涅盘「常、乐、我、净」的理体。所以有一些对佛学没有研究清楚的，就认为「涅盘」就是「死」，这是一种不明白佛理的见解。那麽涅盘既然不生不灭，你到涅盘这个境界上，就没有生死，生死就了了。「元」，当「本来」讲。由无始来，这个菩提涅盘，本来它是清净的一个体，也不垢不净，也不增也不减的。

则汝今者，识精元明：这个本然清净的体，就是你现在那个光明遍照的识精。「汝」，就是说阿难。这个「识」，不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和阿赖耶识这八识；是「识精」，识的精，这也就是「菩提涅盘」的一别名。因为在这下一段不能再说「菩提涅盘

」了，所以就说「识精元明」。「识精」，就是识的最精妙处；「元明」，它本来是光明遍照的。这说来说去，就是本有的佛性，也就是常住的真心。

能生诸缘，缘所遗者：在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上，又可以生出来一切诸缘。反而能生出种种缘的本体，你就好像跑路跑远了，而丢失了似的。「诸缘」，就是所有一切的因缘。前边我不是讲阿难和佛的问答越答越远？那麽现在这个「诸缘」，是由识精元明里头化现出来的。可是这个能生诸缘的本体，久而久之，你就好像把它丢了似的。丢了什麽呢？什麽也没有丢。好像丢了而没有丢的这个，是什麽？就是「识精元明」。所以说，「缘所遗者」，也就是指这个「识精元明」、「菩提涅盘，元清净体」。

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家里的珍宝，本来在你自己这儿，可是你不晓得利用它，你不会用它，所以就好像丢了似的。也就好像我们本来有一种最宝贵的东西，可是藏起来了，这个地方藏得太秘密了，时间久了，自己也忘了，所以也就没有用它；虽然穷困，也不晓得把它拿出来利用。这就好像丢了似的，实际上是没有丢，似失非失，似遗非遗。那麽在这个期间，你不晓得用它，所以也就等於没有一样。那你晓得用的是什麽呢？就是这个妄想、攀缘心。因为你尽用这个攀缘心，就把真心也就忘了；忘了，就好像丢了一样。我们所以不成佛，就因为没有找着自己的真心；若找着自己的真心，就不受生死的束缚了。

由诸众生，遗此本明：因为众生失落本来这种识精元明；实际上没有失，但在众生的份上，它好像失了似的。虽终日行，而不自觉，枉入诸趣：我们众生虽一天到晚都用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而自己不知道，不觉悟到。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真心的本体，只用攀缘心，结果就不明不白，好冤枉地堕落到六道轮回里头去了。

虽然这经文说是「遗失」，可是我们这个真心没有丢，众生就以为丢了，根本就不知道了。所以虽然一天到晚都是这个真心来帮助你，一切时、一切处都是这个真心的表现，而你不知道，就知道用这个妄想心、攀缘心。就是这个妄想心、攀缘心，它的根本也是由真心这儿生出来的。

什麽是真心呢？「见、闻、嗅、嚐、觉、知」这种的知、这种的性，这就是你真心的表现。有人问：「什麽叫佛性啊？」释迦牟尼佛就答覆说：「在眼曰见」，在眼睛就叫见性；「在耳曰闻」，在耳朵就叫闻性；「在鼻嗅香」，在鼻子就是嗅香这个知；「在舌嚐味」，在舌头就是嚐味的这个知；「在手指捉」，我们这个手怎麽能拿东西呢？怎麽它自自然然就能拿东西呢？「在足运奔」，在足，它就走路，好像你想要走路，这足就往前迈步了。这无形中都是真心的这种表现，不过我们人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真心。所以阿难还不明白，现在佛又用种种的比喻来告诉他。

「诸趣」，就是所有的六道轮回里头；诸趣有善趣、恶趣。善趣，就是「三善道」；恶趣，就是「四恶趣」。怎麽叫「趣」呢？趣，就是「趋向」，就是向那儿走去。走到什麽地方去？走到天上去，走到阿修罗里边去，走到地狱里边去，走到饿鬼里边去，走到畜生里边去，又走到人道里边来。这「枉入诸趣」，就是你造什麽业，就受什麽果报。这个「枉」字，就是冤枉，好冤枉的！心里还有点不甘愿，就是心里不明不白，就走到那个道里去了；不一定是自己愿意的，可是就堕落到那里边去了。

恶趣有四种，地狱、饿鬼、畜生，还有阿修罗；今天把「阿修罗」讲一讲。这个阿修罗最欢喜就是打架，最欢喜和人斗争，他斗争坚固。阿修罗是梵语，翻到中文叫「无酒」，又有一个名字叫「无端正」。无酒，因为在天上的修罗很好喝酒的，但是他没有酒饮，所以叫「无酒」。又叫「无端正」，因为阿修罗的男人生得相貌非常丑陋，喔，猪嘴獠牙，那个样子是最难看了！

可是修罗女就生得最美貌，玉帝看见修罗王这个女儿生得很美貌，於是就娶她做太太。玉帝，就是帝释。这个帝释有的时候欢喜听经，到这世界上来，他也变化一个人去听经。可是他欢喜听经，他这个修罗女的太太就喝醋了。什麽叫「喝醋」呢？就是「妒忌」。这修罗女生出一种妒忌心，她说：「喔，你天天都到世间上去，不知又是有什麽妖精、狐狸精把你迷住了，你去找这个狐狸精去！」就是另外找其他的女人。不光我们人间的女人专门妒忌丈夫去找其他的女人，连天上玉帝的太太都这样子！

她生出一种妒忌，於是就要跟着玉帝去，查一查他。好像现在找一个私家侦探去跟着，她大约没有私家侦探，就自己去探这个玉帝去做什麽，也跟到这个法会上了。玉帝到这个法会，向法师叩头顶礼，恭敬这个法师，然後就和听众坐到一起了。偏偏这天他旁边就左边、右边都是女人，於是这个修罗女受不了，就现身了，说：「喔，难怪你天天都跑这儿来，这个地方这麽多女人来陪着你啊！」她这麽样一说，玉帝也就发火了，说：「我到这儿来听经，你来搅闹道场，你这真是罪过！」於是就打她一个耳光。这修罗女就哭起来了，跑回去见她父亲去罗！就和玉帝闹离婚，不回去了。

於是她爸爸就来给她做靠山，说：「好，我打玉帝去！我把玉帝的宝座争过来，我做玉皇大帝。不要紧的！」於是，修罗王就和玉帝天天作战，去斗争这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有天兵、天将，可是修罗王也有他修罗的兵将；一作战，这个玉帝就屡战屡败，节节不利。

这玉帝是信佛的，於是就到佛的面前请佛给他想办法。佛就把袈裟给他，说是你把我这件袈裟

拿回去，把它撕成一条一条的，你每一个天兵、天将就带着一条，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玉帝回去就这样做，每一个天兵、天将就都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一念，这回一作战，也不知道天兵、天将怎麽就来了这麽大的力量，就把阿修罗给打败了。这是玉皇大帝和修罗这个关系。

那麽修罗叫无端正，他是有天福，没有天德的——有天人的福报，而没有天人的德行。这修罗，是天上也有阿修罗，人间也有阿修罗。人间的阿修罗什麽样的呢？就是那些当兵的，或者当土匪的，这些都是阿修罗。

不过现在又当别论，现在的国家徵兵，是强迫你去当兵的，这有的就不是阿修罗。为什麽？你看徵兵徵去的这一些个，就是小孩子，十八岁就去当兵，他思想还一点定力也没有，都是一听说打仗，就慌上来了。那麽这作战的兵，应该训练他五年，譬如十八岁当兵，训练五年之後，这才二十三岁，再去作战。或者有点经验，也就是有点定力了，他胆量也够了；年纪太轻，胆量也不够，勇气也不足。现在这当兵的，不是自己愿意的，我相信这其中也不完全是阿修罗了。以前那自己愿意当兵的，自己愿意去当土匪的，这都是阿修罗。

那麽没有当兵的，有没有阿修罗呢？也有。好像有的人，天天脾气很大的，总愿和人来斗争，总发脾气，这都是有修罗性。总而言之，这个修罗就是脾气最坏。人间有阿修罗，畜生里面也有阿修罗，好像那个「害群之马」，这都是阿修罗。那麽饿鬼里面也有阿修罗。这阿修罗有的时候是算三善道，就是天、人、阿修罗，这叫三善道；有的时候，也把他归到四恶趣里头去，就是地狱、饿鬼、畜生和阿修罗，这叫四恶趣。「枉入诸趣」中，这多数就入四恶趣里边去。那麽有的不走错路，或者到人道，到天道上去，这不叫枉入恶趣。换一句话说，枉入恶趣也就是把这个路线没有认清楚，把路走错了！

M3正斥妄识非心（分三?举拳辨见）

N1如来重徵直呵　N2阿难惊索名目　N3如来指名出过

今N1

阿难！汝今欲知奢摩他路，愿出生死，今复问汝。

即时如来举金色臂，屈五轮指，语阿难言：汝今见不？

阿难言：见！

阿难！汝今欲知奢摩他路，愿出生死，今复问汝：阿难！你现在想要知道这个奢摩他路吗？你真愿意脱离生死吗？如果你真想脱离生死的话，我现在再问问你！我现在给你个题目来考试考试你。什麽题目呢？

即时如来举金色臂，屈五轮指：「即时」，就是在佛再问阿难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如来就举起他黄金色的手臂，把「五轮指」拳起来。（上人以手握拳）这叫「屈」，（上人把手舒展）这叫「伸」。语阿难言：汝今见不：对阿难就说了，你现在看见了吗？我举金色臂，屈五轮指，你看见了没看见？你看，佛拿这个阿难真当小孩子来这麽问他！阿难言：见：阿难说，我看见了！

这个地方，为什麽世尊举金色臂，屈五轮指？这是想叫阿难在眼根上，知道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就在「见性」上能表现出来。所以再往後，就单拣这个「见」讲了很多道理。这是佛想要在见性上令阿难开悟。

在中国的禅宗大德，有的时候你向他请开示，他就那麽伸出一根手指头，也就是叫你在这个见性上来开悟的。有的时候你向他请开示，他瞪着眼睛也不讲话，叫你在这个地方来彻悟、来领略这个意思。所以禅宗「竖目扬眉」，或者这个善知识有一个什麽动作，那都是为座下的学人令他开悟的一个表现。你明白了，就开悟了；若不明白，就耽误了，就错过机会。耽误，就是误了时机，变成错误了。你若明白了，就是「开悟」的「悟」；不明白，就错过机会，这叫「耽误」，错误了。

所以中国的祖师有很多是这样子，但是要那个祖师是个开悟的人，才可以这样去教化人；不是说，喔，那个祖师这麽一伸指头，那我见着一个人，也伸个指头：「我叫你开悟啊！」你自己开悟了没有？你自己没有开悟，怎麽能叫人家开悟呢？你自己若没开悟，就好像方才那Chris说，不管自己漏不漏的，不管自己成没成道，要先去帮助人。我就给他举一个比喻：「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怎麽说呢？那尊菩萨是泥巴造的，一过河，被水一湿，就化了，菩萨也没有了。要是不过河的时候，还可以支持一下；一过河，被水一冲，完了！

这就是你自己没有得到无漏，就去帮助人，那也就会让社会的世风把你化了；而你化不了人家，你随着世俗转了，不能把这个世俗扭转过来。所以在没有证果得到无漏的时候，这都很危险、很危险的！前面我不是讲，你自己还没有明白呢！怎麽能教化人呢？

好像这一部经典，如果这个道理我自己还没有明白，那我就不能给你们讲的。现在我给你们讲，我不敢说完全明白，总而言之，比你们是明白多一点。这是不客气地来讲，因为我比你们明白多一点，所以我就要把我所知道的讲出来给你们各位听。不过讲只讲少少，我知道的若完全讲出来，那这时间还不充足，只拣重要的讲出来给大家听一听。

佛这个臂举起来，屈五轮指。怎麽叫「五轮」呢？因为佛的手有千辐轮相，脚也有千辐轮相。手有千辐轮相，所以握起五个手指，叫「屈五轮指」。也可以说这千辐轮相的手，佛是一根、

两根、三根、四根、五根手指，这麽轮着来屈：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这也叫「轮」。他屈五轮指，好像谁都可以看得见，怎麽如来做这麽简单的问题来问阿难呢？

现在你看这个问题是简单哪！其实，这个问题不简单的。这个问题在後边愈发明愈深，愈发明愈妙，所以就在日用伦常中你能看得见这个地方，这就是认识你自己本有的佛性，就在这个地方！不在旁的地方。所以在你每一天所接近的地方，都是佛性的表现，但是你不知道，这是「非失似失，非忘似忘，非遗似遗」，本来没有丢，你好像丢了；本来没有忘了，你也就想不起来了。这是你自己本有的家珍、本地的风光，不容易明白。为什麽不容易明白？因为无始来这个生死的根本──攀缘心太重了！若没有攀缘心，即刻你就明白你本有的这种佛性了。

佛言：汝何所见？

阿难言：我见如来举臂屈指，为光明拳，耀我心目。

佛言：汝将谁见？

阿难言：我与大众，同将眼见。

佛告阿难：汝今答我，如来屈指，为光明拳，耀汝心目。汝目可见，以何为心，当我拳耀？

佛言：汝何所见：佛又说了话了，说什麽呢？「你看见什麽了？」阿难言：我见如来举臂屈指，为光明拳，耀我心目：阿难说：「我看见世尊您把您的臂举起来，您屈您这个五轮指。您的拳放光，那光照得我眼睛几乎都睁不开了，心里也照到了。」

佛言：汝将谁见：佛又问：「你用什麽看见的？」阿难言：我与大众，同将眼见：阿难就说：「我和大众用眼睛来看见的。」他不说他自己，他说「我与大众」，他又把旁人都搬出来。这也就好像打官司拉证人似的，说：「你看，谁都给我作证，我没偷东西啊！」把他朋友、亲戚都拉出来了。现在阿难也恐怕说自己见着，或者有人没有见着呢，所以他现在下了一个总评，说是我和现在法会大众，一起都用眼睛看见的。现在他前後的辞句就自相矛盾了。

佛告阿难：汝今答我，如来屈指，为光明拳，耀汝心目。汝目可见，以何为心，当我拳耀：佛说：「好！你用眼睛来看见的。我再问你！你现在答覆我，如来我屈五轮指，做这麽一个光明拳，它照耀着你的心和眼睛。不错！你的眼睛可以看得见，那你以什麽做你的心，对着我这个拳，来照耀你的心呢？」这又追进了一步：「你以什麽为心？」你看阿难怎麽样说？

阿难言：如来现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穷寻逐，即能推者，我将为心。

阿难言：阿难就说了，如来现今徵心所在：「徵」，就是徵问。如来世尊现在徵问我心的所在，问我心在什麽地方？

而我以心推穷寻逐：我现在以我这个心把道理去推求到极点。「而」字，是承上启下；由上边这个意思，又接到下边的意思，这叫承上启下。因为上面的意思还没有说完，所以就接着向下说，用一个「而」字。「推」，是推求，就是找这个心；「穷」，是穷尽了、没有了，就是把这个道理穷尽了。「寻」，找寻；「逐」，是追逐。

我找我这个心，找来找去，即能推者，我将为心：「者」，就是这个心。我能推，这是有个心哪！就是我现在能推求的这个心，我将可以用它来做我的心吧？这大约就是我的心吧？「将」，是将要，就是还没有决定的词。

佛言：咄！阿难！此非汝心！

阿难说得理直气壮，以为这回可找着心了，殊不知道就被佛骂了。佛言：咄：「咄」，这是闹人（编按：广东方言，骂的意思）的一个口气。佛不是曾经闹阿那律说「咄咄胡为寐」？说两个「咄」字。这就是佛闹人的语气，是责怪之词，这里就是「你说得不对了」！那麽佛也不讲什麽不对，就「咄」，这麽闹了一声。

阿难！此非汝心：咄完了，叫一声：「阿难！这个不是你的心哪！你怎麽将这个认为你的心了？」这个不是啊！这麽闹他。

佛为什麽要闹阿难？因为他说得大错而特错。以前他认这个识心，已经错了，现在还是没有明白。佛竖起拳来，要令他以见性来明白他的自性──常住真心性净明体。阿难因为迷昧太久了，也不明白，也不懂这是个见性。他说能看的是眼睛和心，那麽佛应他，说：「好，能看的是眼睛！那麽你以什麽做你的心，当我拳耀？」阿难又说他能追求道理的，这就是他的心。这还是那个识心！所以佛又要以声音令他开悟。有的时候，人或者看见什麽，你心专一到极点了──因为佛现在和阿难问答，他很注意凝神地这麽来问答，佛伸手或者就令他悟到：「哦，在这个见性上了！」但是他也没有明白，辜负佛的一番心。

那麽佛又要叫他由闻性上悟道，所以就先闹了一声：「咄！」就是叫他听到这个声音能开悟的。殊不知这阿难沉迷太久了，只知道多闻而忽定力，所以佛老婆心切、悲心切切这麽样来教化他，他也不懂。所以佛又说：「阿难！此非汝心！」下边又给他下了一个注解，说：「这不是你的心。」那麽先在「咄」字这个地方，佛就好像很严厉的样子。严厉完了，看看阿难也没有领会到这个道理，於是就又说：「阿难哪！」你若揣测佛当时的情形，这声「阿难哪」，就没有那麽大声了。怎麽没有那麽大声了呢？他说：「阿难哪！」就好像哄小孩子似的，说：「这不是你的心哪！」这是先以威德的声音喝他，然後又用慈悲心来摄受他。

N2阿难惊索名目

阿难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当名何等？

阿难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这个时候，阿难也火气起来了，即刻就站起来，又合起掌来，对佛就说了。「矍然」，就是很惊惧的样子；「避座」，就离开他的座位，不在那儿坐着了。和佛讲话，若坐那地方，未免不恭敬。本来「避座」已经是起立了，他若不起来，怎麽能避座呢？「起立」这两个字，我说是多出来的，「合掌白佛」就可以了；不过以前的人加这麽两个字，也就随他去了！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就得了，不要一定说古人不对的。

此非我心，当名何等：这个不是我心，那麽应当给它起个什麽名字呢？阿难觉得，啊！他突然间就没有心了，这还得了！於是他也就发毛了，矍然起立来问佛了。

N3如来指名出过

佛告阿难：此是前尘虚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无始，至於今生，认贼为子，失汝元常，故受轮转。

这一段经文，不单讲出阿难的毛病来，也把你、我现在所有人的毛病都给讲出来了。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我们由无始劫以来，都是认贼作子，所以就把本性埋没而不显现。

佛告阿难：佛告诉阿难：「阿难哪！你不要着急！阿难哪！你不要发慌！你问这个叫什麽名字，不是吗？我现在详详细细地告诉你。」

此是前尘虚妄相想，惑汝真性：这个就是缘着前尘这种虚妄相，所起的分别妄想；你那个常住的真心，就被前尘这个影事、影尘所迷惑住了。你这一「想」，这就落於分别的一种尘影里边了；这真心，是在尘影要起以前的事情。你用这个推求的心，这不是你的自性，不是你的真心，而是一种分别妄想；不过它是前尘，稍微细一点，没有那麽显着，这是虚妄相，是假的。你再加上一个「想」字，就是「想」的虚妄相，它能迷惑你的真性。「惑」，当迷惑讲，不是疑惑。

为什麽它能迷惑你的真性呢？由汝无始，至於今生，认贼为子，失汝元常：从你无始到现在，你就认这个前尘虚妄相（你想这种虚妄相）做儿子，就把你本有的家珍都失去了，失去你原来常住不变的那种真心了。这个「失去」，并不是真失去，是「好像失了」；就和前文那个「遗」字，是一样的。

故受轮转：因为你不知道你本有的家珍，本有的家珍你不知道用了，所以就头出头没，轮回生死，被轮回来支配，被轮回来转，而没有能超出轮回去。因为这样，你今生又来生、来生再来生，这麽轮来轮去的，轮得忽高忽低、忽上忽下，有的时候就升天了，有的时候又入地了。有这麽几句话说：

出马腹　入牛胎　阎王殿前几度回
始从帝释殿前过　又到阎君锅里来

「出马腹，入牛胎，阎王殿前几度回」，有的时候做马去了，有的时候又做牛去了，有的时候又在阎罗王殿前来来回回，也不知多少次了？「始从帝释殿前过，又到阎君锅里来」，才刚刚生到天界去，天福享尽了的时候，又堕落到地狱，要用油锅来炸。好像我讲的那个孙陀罗难陀，说是将来他修行升天，五百天女服侍他，他高兴得不得了，这叫「始从帝释殿前过」。可是这个轮回，你一不小心，就走错路了。一旦堕落到地狱，那时候就很不容易回来的。你看，轮回路险哪！所以我们现在得到人身，赶快猛醒，赶快觉悟吧！不要再像阿难认贼作子了！

K3推妄识无体（分二）
L1阿难述怖求示　L2如来安慰显发
今L1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佛宠弟，心爱佛故，令我出家。我心何独供养如来，乃至遍历恒沙国土，承事诸佛及善知识，发大勇猛，行诸一切难行法事，皆用此心；纵令谤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若此发明，不是心者，我乃无心，同诸土木，离此觉知，更无所有。云何如来说此非心？我实惊怖；兼此大众，无不疑惑。惟垂大悲，开示未悟。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佛宠弟，心爱佛故，令我出家：阿难听见佛这样讲，他还是没有明白，又和佛做起雄辩来了。他说了，我是佛最宠爱的一个小弟弟，在佛的面前，我像一个小孩子，佛也最疼爱我，对我最宠了。我因为看见佛这麽庄严相好，心里爱佛这三十二相，所以佛你叫我出家，我就出家了。「宠」，就是愿意怎麽样就怎麽样，就不管你怎麽样，都认为是好的。阿难说为什麽他即刻就答应佛出家呢？就是爱佛的相好，「佛面犹如净满月，亦如千日放光明」；阿难还没忘了他见佛三十二相而出家的这种因缘。

我心何独供养如来：我这个心，不是单单独独地来供养世尊您，乃至遍历恒沙国土，承事诸佛及善知识：「乃至」，这是超略词，是说从这儿到那儿，有无量无边这麽多。「遍」，就是普遍。由世尊您这儿，普遍到恒河沙数那麽多的佛国土，我都去承奉诸佛和所有最好、最有知识的这种善知识。供养诸佛、礼拜诸佛，这都叫「承事」。发大勇猛，行诸一切难行法事，皆用此心：我发大勇猛的心，人家做不到的事情，我都能做到。好像人家怕辛苦，我就不怕辛苦；我侍候佛，牺牲一切，所谓「忍人所不能忍的、行人所不能行的」，我所以能做这种种供养三宝的功德，都是用的这个心。

纵令谤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纵然我譭谤佛法，把善根都断了、向後退了，也还是因为这个心。这两句经文，也可以说：「世尊您啊！纵然说我是谤法，我也认为是这个心。」又有一个意思说：「纵然我就是谤法，我把我善根都断了，都是用的这个心。」

若此发明，不是心者，我乃无心，同诸土木：假设我这个说法，不是心的话，啊，我变成一个没有心的人，和土、木头一样了！讲到这个地方，阿难慌上来了。离此觉知，更无所有：我离开这个觉知分别的心，我什麽都没有了！我现在能以听经，能以闻法，都是用这个心，旁的我没有的。

云何如来说此非心？我实惊怖：为什麽如来您说我这个不是心呢？现在我真是心惊恐怖，讲来讲去，讲得我没有心了，这还得了！没有心，就和土、木、金、石一样了嘛！兼此大众，无不疑惑：不单我惊怖，所有在会的这些大众，对於这个问题，我相信都发生疑惑了。

惟垂大悲，开示未悟：惟愿世尊您大悲，悲能拔苦，救救我们这一切人的苦恼！您开示开示我们没明白的这个道理，令我们都明白了！

阿难说，我们现在都痛苦得不得了了！为什麽？我这样的惊怖，大众这样的疑惑。惊怖也是痛苦，疑惑更是痛苦。怎麽叫「疑惑」呢？对於这个道理不明白。

那麽大众怎麽就疑惑，阿难为什麽就惊怖呢？因为其他大众是旁观者，听着阿难和佛互相问答，还没有设身处地说「这个是我」，没有扣到自己身上；就这麽旁观，说：「这个道理不明白了。」所以生了疑惑。阿难呢，他亲历其境，释迦牟尼佛说这不是他的心，阿难自己就觉得：「这没有心，还得了？那我这个命恐怕都没有了！」所以他就惊上来，恐怖起来了。

说大众生了疑惑心，这还是阿难用识心来揣测，推测大约大家也对这个问题都不了解；殊不知那儿有大菩萨，不过当时没有讲话，其实那大菩萨已经早就明白了。阿难这就叫「以小乘而推测大乘的思想」，说是大家都疑惑了。我相信其中，好像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都不会疑惑的；这是我这样讲。

L2如来安慰显发（分四）

M1标垂教深意　M2示常说妙心　M3况真心有体　M4显妄识无体

今M1

尔时世尊开示阿难，及诸大众，欲令心入无生法忍。

尔时世尊开示阿难，及诸大众，欲令心入无生法忍：阿难请佛开示未悟，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也就又对这个小弟弟生出一种怜悯而爱护的心了。於是，当尔之时，佛就开示阿难和在会的一切大众。做什麽呢？就想要他们都得到无生法忍这种境界。怎麽叫「无生法忍」？前几天讲过「生忍、法忍、无生法忍」，在这个地方，把「无生法忍」再略略讲一讲。

「无生法忍」，就没有生，也没有法了。没有什麽生？没有法生，也没有法灭。在这个时候，这个证得无生法忍的人，他觉得这「四圣六凡」──四圣的法界，这叫三界之外的法界；六凡的法界，就是三界之内的法界，他看这个十法界没有最少的那个法生，也没有最少的那个法灭，没有生灭了。可是在每一个法的本体上，当体如如，它这个法的本体都是如如不动。

因为如如不动，所以它就没有生灭。那麽他得到这种的境界，他忍可於心。本来要是不懂的，一听这个世间没有生灭了，一切万法什麽的都没有了，心里就生出一种恐慌，就不能忍了。但是他忍可於心：「啊，就是这麽回事了，没有什麽地方出奇的。」他这时候证得相应的道。得到好像要证果而没有证果这个时候，这叫「相应」。相应这个时候，只可以怀之於心，心里自己知道。可是知道是知道，不能对任何人讲这个道理，讲也讲不来，说也说不出；这个时候，就叫「无生法忍」。你能看山河大地、森罗万象，什麽都是自性里边的事情，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一切一切的，你证得：「啊，都是不生不灭法！」在你看见山河大地、房廊屋舍，所有的都是一个实相，这就叫「无生法忍」。可是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正式证得，心里要忍受的。现在佛欲令所有的大众，都得到无生法忍这种境界。

M2示常说妙心

於师子座，摩阿难顶，而告之言：如来常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

於师子座，摩阿难顶，而告之言：佛欲令一切众生得入无生法忍，於是坐在师子座上，用手摩阿难的顶，对阿难就说了。「师子座」，并不是说佛骑着狮子，或坐着一头狮子，或者雕刻一个狮子来坐；是因为佛说法好像狮子吼，所以佛坐那儿，也就说是师子座。摩顶，就抚摩他的头；在佛教里头，表示一种最慈爱的摄受力量。

如来常说：如来我昔日常常地说。说什麽呢？诸法所生，唯心所现：所有的一切法，就是由我们心里头所现出来的。「诸法」，是所有的一切法，包括世、出世间法。「所生」，从这儿生出来种种的法。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所有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因因果果，和微尘那麽多的世界，都是因为我们这个心而成就的。所以在中国宗门所讲的机锋转语，古来的人说：「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你若认识自己的心了，这个大地连一寸这麽多的土都没有了。你说有什麽？到什麽地方去了？可惜我们人就都没有认识心，所以大地才这麽多的土。

M3况真心有体

阿难！若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叶缕结，诘其根元，咸有体性。纵令虚空，亦有名貌。何况清净妙净明心，性一切心，而自无体？

佛叫了一声，说阿难哪！若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叶缕结：假设这一切的世界，所有一切一切，都包括在内了。「其中」，就是在山河大地、森罗万象这个世界里头，乃至那最小的草、叶、细线、丝结。「缕」，是细丝；「结」，是丝结成结。诘其根元，咸有体性：你追究、找它那个根元，统统都有它各自的体性。「诘」，就是问。

纵令虚空，亦有名貌；何况清净妙净明心，性一切心，而自无体：就算这个虚空，也还有个「虚空」的名字，还有个虚空的相貌呢！所以一切一切的，都有形体。况且这种清净而妙净、妙明这种的心──这一切性的心，它怎麽会没有体呢？它一定也有体的。

M4显妄识无体

若汝执悭分别觉观，所了知性，必为心者，此心即应离诸一切色香味触，诸尘事业，别有全性。如汝今者，承听我法，此则因声而有分别。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幽闲，犹为法尘，分别影事。

若汝执悭分别觉观，所了知性，必为心者：「悭」，就是吝惜、不舍。假如你一定固执你那个见解、你那个成见、你那个主观，说是「分别觉知」这个观察力，它所能明白的这个性，就是你的心。此心即应离诸一切色香味触，诸尘事业，别有全性：你这个心，就应该离开一切的色、香、味、触，以及声和法等种种的尘，另外还有一个心存在。「色」，就是有形有色的。「香」，就是香、臭。「味」，就是味道。「触」，就是接触、触觉。这单单说「色、香、味、触」，没有说「声」、「法」，但「诸尘」，也就包括「声」和「法」在里头。

「别有全性」，你要是一定说这个是心的话，它就应该和色、声、香、味、触、法没有关系，另外再有一个心和这色、香、味、触都不发生关系了。所以如果你说你「分别的这个心」，是你的心的话，那你这个心就应该离开色、香、味、触一切六尘的境界，另外「别有全性」，还有一个心存在。

因为佛所显露的这个真心，都在六根门头──眼、耳、鼻、舌、身、意，显出来这见性是不动不摇的，这才是一个真心。要是阿难所说的「分别觉观那个心」，就和六根没有关系了。所以佛说，若离开一切色、香、味、触这诸尘事业，离开这一切的境界，应该另外再有一个心。那麽是不是这样呢？本来不是这样；不过佛这样来开示阿难，这样对他讲。

如汝今者，承听我法，此则因声而有分别：可是你现在不是这样！好像你现在在这儿听我讲法，你现在就因为这个声尘，而生出一种分别心，你并不是离开这个声尘，而另外有一个心。

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幽闲，犹为法尘，分别影事：纵然你能暂时息灭了见、闻、觉、知，你又能内里守住这种「幽闲」；实际上呢，这还是第六意识的作用，这还在法尘里头。

「内守幽闲」，你把见、闻、觉、知都灭去了，又能内里守住这种「幽闲」；你也没有见，也没有闻，也没有觉，也没有知了，这是「空」的境界这一种功夫了。「幽」，就是很清幽的。「闲」，什麽事情也没有，好像什麽事情也都不做了，很空空洞洞的。外道以为这种就是最高的境界了，坐在这个地方，他觉得无人、无我，什麽都空了，连自己这个身体都没有了，他以为这是功夫，这叫「内守幽闲」。实际上，这还是前尘分别影事。

「内守幽闲」，这在功夫上来讲，这就是稍微得到一点轻安的境界。轻安，就是很少的这种安定。但是外道以为这个就到了极点了，就牢牢地守着，不叫这个功夫失去了，这是外道修这种「内守幽闲」的功夫。他觉得这种的境界是不错，实际上，「犹为法尘」，这还是第六意识的作用。在眼、耳、鼻、舌、身这前五识，他灭了、没有了──眼睛，这个见也不向外跑了；闻，也不向外闻了；嗅，也不随什麽味的境界转了；身，也不随触觉所转了；可是在意里边，内守幽闲。这「内守幽闲」，就是说第六意识；这第六意识有「独头意识」，它还在里边守着。这独头意识，好像我们一般人谁都会做梦，这个做梦的境界，就是第六意识的作用，这叫「第六独头意识」。在见、闻、觉、知都能灭尽了，这也还是在第六意识上用功夫呢！这外道的功夫，你觉得是很不错了，但是在佛教里来讲，这连一步也还没有走，这叫「内守幽闲」。

「犹为法尘，分别影事」，这还是在法尘里头，不过它很微细微细的，你觉察不到。这就叫在意里边很微细的这种分别影事，还是隐隐藏藏，是一种不真的境界。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就得少为足，说：「哦，这就是坐禅坐出功夫来了！」这还要往前去进步，不要停止在这个地方；停止在这个地方，容易落到顽空上；落到顽空上，就对坐禅没有益处的。顽空，就是没有了，他这个见、闻、觉、知都灭了，什麽都没有了。

这第六意识有「独头意识」，这是很容易误入歧途，在这个地方走错路了。独头意识有四种：（一）散位独头意识。我们人一天这个散乱心，分别种种，这就叫散位独头意识。（二）狂乱独头意识。狂乱，就是这个人发癫狂了，他乱说乱讲的；这其中都是独头意识来支配他，这叫狂乱独头意识。（三）梦中独头意识。在做梦的时候，梦见种种色色，或者是奇奇怪怪这些个事情，都是独头意识在作怪。（四）定中的独头意识。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见、闻、觉

、知都灭尽了，但是那独头意识在定中还活着，没有停止。你觉得见、闻、觉、知都没有了，但你还有一个意念在里头；这是定中的独头意识，这也是要不得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独头意识」这个「独头」，就是单独的，它独来独往，独做主张，所以叫独头意识。这个「独」，就是一个孤独；这个「头」呢，就是头意，头一样识意，也就是一个领袖的意思。那麼怎麼不说眼识是独头意识，也不说耳识是独头意识，而说这个意是独头意识呢？因为意，它在这儿是个独裁者，虽然是它可以代表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可是它自己单独去，不和它们一起去；那麼它这种情形也没有告诉第七识；所以它就前边和五识也脱离了关系，後面和第七识也没有什麼来往。在这个时候它自己就像土匪头子似的，土匪头子有的时候单独地就出去做案，或者抢，或者做什麼事情。他有一班人，但是他有的时候想自己独吞这个财产，就自己偷偷去。

在明白的时候，眼、耳、鼻、舌、身这五识，什麼都要听第六识来指挥。譬如，你这个眼睛要看，那个第六识说可以，它预先就打了招呼说：「你去看看！」眼就去看了！它又打耳识一个招呼说：「你去听听！」耳就去听听。打鼻识的招呼，说：「你闻一闻！」鼻就去闻一闻。如果第六识不发号施令，眼睛也不会看，耳朵也不会听，鼻子也不会闻的。

眼、耳、鼻、舌、身、意这叫六贼，不过这个六贼，意是个头子，五识就归它管；可是五识管不了它，所以它在梦中，自己就偷偷摸摸跑出去干事情了，这叫独头意识。它没有一个侣伴跟着它，是独行飞侠，就像个侠客自己单独去，所以叫独头意识。就在你梦中，做梦吃好东西，自己在那儿吃，哦，吃得很香很香的！那时候虽然都是意识作用，吃可是吃，但是这五识根本就没有份，不过它自己在这个地方有个妄的境界现出来了，所以它的名字就叫独头意识。

它独来独往，独闯天下，你看在那儿有些个幻境出来！你想要吃东西，就现出来一些好吃的东西；你想要穿好衣服，就会现出一些好衣服来。这都是在那儿以妄制妄，制造出来一些个妄念。若按着字义来讲，因为它和前五识也没有连带关系，和第七识也没有去商量，所以叫「独头意识」。它自己先去探险，又可以说是探险家，就是单独的要做领袖，一个人要做皇帝；你们若这样一想，对明白「独头意识」会有帮助的。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我非敕汝，执为非心，但汝於心，微细揣摩，若离前尘，有分别性，即真汝心；若分别性，离尘无体，斯则前尘分别影事。尘非常住，若变灭时，此心则同龟毛兔角，则汝法身，同於断灭，其谁修证无生法忍？

佛又对阿难讲，我非敕汝，执为非心：我不是命令你、不是敕令你，叫你一定执着你说的这个不是心。我不是这样！那怎麼样呢？但汝於心，微细揣摩：但在你那个心里边，你微细微细地详细揣摩。「揣摩」，就是详细想一想。若离前尘，有分别性，即真汝心：假设离开这个前尘，你还有一种分别性的话，这个才是你真正的心。

若分别性，离尘无体：假设你这个分别性，离开尘，你找不着它一个体的话，斯则前尘分别影事：这是在尘的前边，有一种分别影事，这个不是你的真心。

这一段文就讲明白一些了。尘非常住，若变灭时，此心则同龟毛兔角：你因为对着尘而有心，不对着尘你就没有心了。可是这个尘，它有时会没有的，不是常在不灭的。尘若变灭的时候，你就没有分别了，那麼你这个心，就好像龟的毛、兔的角。龟什麼时候身上生毛了？兔又几时生角了？没有的。你这样，就等於没有心一样的。则汝法身，同於断灭，其谁修证无生法忍：你既然没有心了，那麼你法身也没有了；你根本就连心也没有了，身也没有了，那麼你用哪一个去修行而证果呢？又谁能证得到这个无生法忍呢？

J2大众知非无辩

即时阿难与诸大众，默然自失。

在佛说你对着尘而有心，尘变灭了，你的心也变灭了；这就等於龟毛兔角一样，龟毛兔角根本是没有的。那麼龟毛兔角既然没有，你这个心也没有的；你既然没有心了，又哪一个是你的法身呢？你又怎麼能修证呢？又怎麼能悟无生法忍呢？根本你连个心都没有了，你怎麼去修、证和悟无生法忍呢？

这样一讲，即时阿难与诸大众，默然自失：这个时候，阿难和这在会的大众一想：「啊，也对！对着前尘有分别，离尘就没有分别了，这岂不是没有心了吗？」於是大众都没有话讲了，都睁着眼睛说不出来话。但是这个期间可不是入定，大家都不知怎麼样好了。佛看见大家这样无所措手，手忙脚乱，不知怎麼样好了！啊，都把心丢了！

在中国《孟子》上，也讲这个心，我先讲一讲《孟子》这个心。《孟子》上引用孔子的两句话说：「『出入无时，莫知其乡』（音义同「向」），惟心之谓与（音义同「欤」）！」「出入无时」，出去，也不知道什麼时候出去；回来，也不知道什麼时候回来。「莫知其乡」，也不知道它到什麼地方去。「惟心之谓与」，这大约就是说的这个心吧？孟子所说的这个「心」，也是这个妄想心，不是真心。真心又怎麼会有出入呢？没有出入的。他又说：「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说人哪，有鸡和狗跑了，他就知道周围去找这只鸡、这只狗；他自己的心跑了，却不知道去往回找。这就是说这个妄想心，一天到晚打妄想，跑到东边去

，跑到西边去，跑来跑去的，可是人不知道把心管一管，叫它不要跑这麽多空路。
　　虽然说不用买飞机票，不用买火车票，可以跑到纽约去──想一想纽约：「啊，纽约那个subway very
fast（地下铁很快）！」又想到什麽地方：「喔，这个屋仑桥，世界有名的！」想这麽多东西，到屋仑桥上去玩，也不用搭巴士；到纽约去，也不用坐飞机。这虽然是很便宜的事情，但是很费心力的。孟子是这样讲，他讲的也是这个识心；现在讲阿难所知道的这个心，也是识心。这个识心是无常的，真心是常的。
　　I3结归其判

佛告阿难：世间一切诸修学人，现前虽成九次第定，不得漏尽，成阿罗汉，皆由执此生死妄想，误为真实。是故汝今虽得多闻，不成圣果。

於是佛告阿难：世间一切诸修学人，现前虽成九次第定，不得漏尽，成阿罗汉：我们这个世间，这一切诸修学人，虽然已经修成了九次第定，但是没有得到漏尽通，成阿罗汉果。

什麽叫「九次第」？就是「四禅、四空处」，再加一个「灭受想定」。四禅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四禅天。四空处是空无边处天、识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非想处天。

皆由执此生死妄想，误为真实：为什麽修成九次第定，而不能得到漏尽通，证阿罗汉果？就因为执着生死妄想，就因为有这个妄想，他认为这个妄想就是真的了。是故汝今虽得多闻，不成圣果：「是故」，因为这个。所以你现在虽然得到多闻这个利益，却没有得到无漏。那麽阿难现在本来证初果了，为什麽还说不成圣果呢？这个「不成圣果」，就是没有得到漏尽通。在小乘里，初果也算圣果；要是在菩萨里边，没有得到无漏，就不算圣果，所以佛说他不成圣果。
　　──第二册终
　　大佛顶首楞严经浅释（三）
　　上宣下化老和尚讲述
　　十番显见?剖妄出真
　　◎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讲述於
　　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H2显示所遗真性，令见如来藏体（分二）
　　I1阿难舍妄求真　I2如来极显真体　I1分二
　　J1悲感痛悔　J2表迷求示
　　今J1

阿难闻已，重复悲泪，五体投地，长跪合掌，而白佛言：自我从佛，发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惟，无劳我修。将谓如来，惠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代，失我本心，身虽出家，心不入道，譬如穷子，舍父逃逝。
　　佛说阿难因注重多闻这方面，而受多闻的障碍，忽略定力，所以就没成圣果。

阿难闻已，重复悲泪：阿难听见佛这样讲之後，又哭起来了。为什麽哭起来了呢？一方面，阿难自己一想：「啊，自己把光阴都错过去了，而没有证得圣果，这是太可惜的一件事！」所以就悲泪。一方面，又听见佛指示他真心，而生一种殷重感激的心，感激佛指示他真心，所以就悲泪。

五体投地，长跪合掌，而白佛言：於是阿难就又两手、两足，加上一个头，这五体投地叩了头之後，然後跪在那个地方不起身，合起掌来，就对佛说了。「长跪」，本来叩头然後站起身，但是他还跪着。阿难连哭带讲地，就像小孩子在外边受了委屈，受了人欺负，回来对着父母来诉苦了。这阿难现在也好像受了委屈似的，什麽委屈呢？他本来的这种思想令他失望了。他本来什麽思想呢？

自我从佛，发心出家：自从我跟着佛、来侍候佛，发出我的一种心来出家。侍候佛，就是例如佛陞座说法，他来服侍佛，帮着佛撩衣服入座，这就叫「侍者」。出家，在前边已经讲过，有出世俗家、出三界家、出烦恼家，这有三种。那麽这阿难是出的什麽家呢？阿难是出这个世俗家，还没有出三界家，没有出烦恼家。

恃佛威神：我出家可是出家，拜佛做师父了，但是我的思想还没有改变；怎麽呢？我就仗着佛这种威德和神通。我想：「啊，我有一个佛的哥哥，你说这世界上谁能有佛的哥哥呢？」这就觉得，喔，不知几贡高了！贡高，就是好像有所仗恃似的。常自思惟，无劳我修：我就常常这样想，怎麽样想呢？「我有个佛哥哥，我不必麻烦再辛辛苦苦去修行了。为什麽？我哥哥都成佛了，我何必再修呢！」你看，现在他自己又想了！又「思惟」了。

为什麽我不必修了呢？将谓如来，惠我三昧：我心里这样想：「我有一个佛的哥哥，我这佛哥哥，他可以赐给我定力。」「惠」，就是惠赐给他；他以为这个定力不需要自己去修行，佛就可以给他。你看，这想的是不是很天真呢？我们现在，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会这样想。

不知身心本不相代：我真是不知道，不知道什麽？我不知佛的身是佛的身，我的身是我的身；

佛的心是佛的心，我的心是我的心，不能替代的；佛的身心不能替代我的身心，我的身心也不能替代佛的身心。所以我不明白身、心本不相代，我不知道定力要我自己修，我以为佛可以送给我一大堆定力，至少也比旁人都多一点。殊不知身心本不相代，这真是令我太失望了！

失我本心，身虽出家，心不入道：我只知用妄心，把我本有的真心都失去了。这样我的身虽然说是出家了，做了一个出家人；可是我这个心没有入道，我没有得到定力。「入道」，就是得到定力。譬如穷子，舍父逃逝：好像有个比喻。什麽比喻呢？有一个很有钱的大富长者，有个儿子，他不用父亲的财产，跑到外边去受穷去。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跟着佛出家了，我不修道，没有定力，就是一个「穷子」。本来佛的家业，我可以承担的，但是我没有定力，所以对於佛的财产，我现在还没有资格承受佛这种的功德法财。为什麽没有资格呢？就因为自己还没有定力，定力不具足。所以阿难又痛哭流涕，像个小孩子哭起来了。
今日乃知，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如人说食，终不能饱。

今日乃知：我现在才知道，之前我不知道的。知道什麽呢？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我虽然知道的东西很多，可是假如多闻而不修行，还和不知道是一样的。知道的东西是多，但是没有去做，就好像那个石头人似的；石头人说是能说，做就不会做了。这就言其博闻强记，可是实行的功夫呢，没有！没有实实在在去做。所以虽然我多闻，如果不修行，也一点用处都没有。

如人说食，终不能饱：就好像人尽讲这个吃的东西，到底是不会饱的。好像吃素的人，就讲：「包点素饺子，真好吃！」或者：「蒸点包子也好吃，北方的油饼更不错！」就数这个吃的东西。吃荤的人呢，说：「中国的那个饭馆子，什麽什麽菜做得味道最好，我们到那儿吃中国菜去！」西方人欢喜吃中国菜，大家说起来了，就这麽说这菜的名字；可是单单地说，不去吃，你说会不会饱呢？
有这麽几句话说得最好：
终日数他宝　自无半钱分
於法不修行　其过亦如是

说是：天天给旁人数钱，数他人的财宝，自己连一个钱都没有。而你知道多少法，若不修道，也就像数他人的财宝是一样的。你自己不实实在在去修行，是没有受用的，所以才说「如人说食，终不能饱」。好像人数菜单，说这个菜怎麽样，那个菜怎麽样，数来数去，一口也没有吃，你说能不能饱呢？自己始终也不会饱的。
J2表迷求示

世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缠，良由不知，寂常心性。惟愿如来，哀愍穷露，发妙明心，开我道眼。

阿难又称世尊：说世尊哪！我等今者，二障所缠：我们这在会的所有大众，都被二障缠住了。甚麽叫「二障」呢？一个我障，一个法障；也就是一个我的这个障，一个所知的障。我障就是「烦恼障」，烦恼障着我自性，不论遇着甚麽事情，就看不破，也放不下；因为看不破，放不下，甚麽事情都生出一种执着。生出一种执着，烦恼就随着来了，所以叫烦恼障。

法障，就是「所知障」，我知道多了，这也是障。不是人说学的东西多了，知识就高了；学的东西一多了，他就被这个知识障住了，又生出一种障碍。怎麽障呢？他就生出一种贡高心：「你看我！哼，你们都不知道的，我知道！我比你们，你看，高得太多了！你们不能和我比，你们这些个人都是没有知识的！我这个学问，在世上简直就是独一无二的，所谓天上少有，地下更找不着！」一生出这种贡高的心来，这就叫「所知障」。

这二种障碍，把我们在会的大众都障住罗！这个「缠」，就是缠住了。被这两种的障碍缠住了，就得不到解脱，得不到自由。为什麽没有自由呢？就因为有这两种的障碍障住了。良由不知，寂常心性：为什麽我被障住了呢？就因为不知道我这个寂然不动常住的这种心性。

惟愿如来，哀愍穷露：我因为不明白这种道理，希望如来怜悯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哀」，是悲哀；「愍」，是怜悯；就是叫佛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大众。中国有句话：「你可怜可怜我吧！」这是令人生出一种可怜心。阿难尊者这还有一种依赖性，没有独立的性，叫佛可怜他。什麽叫「穷」？没有楞严的这个定，就叫穷。甚麽叫「露」呢？没有得到楞严定这种法服，就叫露。露，就是赤身裸体。他因为没有得到楞严的定，这就是等於穷人一样；也没有得到楞严这种法，没有穿这个法服。

发妙明心，开我道眼：请如来您怜悯我，发明这个妙明的真心，令我阿难道眼也早一点开，我好能智慧增加，早证圣果；这个主要就是要证圣果。
I2如来极显真体（分二）
J1光表许说　J2正显即真
今J1

即时如来，从胸卍字，涌出宝光。其光晃昱，有百千色，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周遍。遍灌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旋至阿难，及诸大众。告阿难言：吾今为汝建大法幢，亦令十方

一切众生，获妙微密，性净明心，得清净眼。

在这部经典上，前边佛在面门上放光，放出来这个光，「其光晃耀，犹如百千日」，好像百千个日的光。这是表示甚麽呢？表示破妄，破那个妄想心。现在从胸前卍字上放光，这是表示显这个真心。

即时如来，从胸卍字，涌出宝光：当时，世尊从胸口这儿的卍字上，涌现出来宝光。你看见佛像上这儿都有个卍字，这个卍字表示什麽呢？就表示万德庄严，佛这种德行都圆满了。其光晃昱，有百千色，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周遍：这宝光晃来晃去的，其中光的颜色互相夹杂，有百千种那麽多。佛这种宝光，不是仅仅在这娑婆世界，还遍至十方微尘那麽多的普佛世界，这些光都在同时周遍了。

遍灌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旋至阿难，及诸大众：有佛的地方，叫「宝刹」。佛的光，遍满十方所有这有佛的地方；照到所有微尘那麽多佛国这些佛的顶，就互相交光。照十方如来完了之後，佛这种光又从十方回来，照到阿难的顶上，和所有在法会的大菩萨、大阿罗汉、大比丘、国王、大臣、长者，这些人的顶。佛放这种光，表示叫每一个人都明白自己的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所以佛在胸前卍字上放大光明。

告阿难言：佛就告诉阿难，吾今为汝建大法幢：「吾」是佛自称。我现在为阿难你建一个大法幢。亦令十方一切众生：我不单为你建这个大法幢，也令十方一切的众生，获妙微密，性净明心：这句有的书上标成「获妙微密性。净明心」，这样「净明心」应该加一个「妙」，「妙净明心」；和前面的意思是一样的，经上没有这个「妙」字。这句也可以说是「获妙微密。性净明心」，这个文要是这样读，这就顺下去了，这个圈，圈到「性」上，把「性」搬到下边去。

「获妙微密」，「获」是得着，得着什麽呢？得着最妙最妙那个微密的因。这个密因，前面不是在经题讲这密因？这种微密的因，没有经过佛指示的时候，一般人都不知道，好像在这地里头有金矿，没有经过地质学家发现，一般人也不知道这儿有金矿。这个「微密性」也可以比做金矿，这就容易明白了。那麽有人给发现了，地质学家到那儿一测验，说：「喔，这地方有金矿！」我们这才知道开采。这个密因也就像这样子。

「性净明心」，「性」是清净的，是光明的。因为你性净明心，就得清净眼：怎麽叫「清净眼」呢？清净眼，也就是前边阿难所问的那个「开我道眼」，又叫「智慧眼」。「清净」，是一点尘染都没有；言其这个智慧的眼，见理见得清楚、见得真。无论什麽理，有这种智慧眼是不会有障碍的，不会不明白的，所以这叫「清净眼」。

J2正显即真（分三）
K1克就根性直指真心　K2会通四科即性常住　K3圆彰七大即性周遍　K1分二
L1带妄显真（十番显见）　L2剖妄出真（二种妄见）　L1分十
M1显见是心　M2显见不动　M3显见不灭　M4显见不失
M5显见无还　M6显见不杂　M7显见无碍　M8显见不分
M9显见超情　M10 显见离见　M1分五（十番显见1）
N1双举法喻现前　N2双陈法喻令审　N3辨明无眼有见
N4辨明瞩暗成见　N5辨定眼见是心
今N1
阿难！汝先答我，见光明拳。此拳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拳？汝将谁见？

阿难言：由佛全体，阎浮檀金，赩如宝山，清净所生，故有光明。我实眼观，五轮指端，屈握示人，故有拳相。

佛又叫了一声阿难：说阿难哪！汝先答我，见光明拳。此拳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拳？汝将谁见：你现在首先答覆我，你见到我手这个光明拳。我这个拳为什麽有光明？怎麽样子成的这个拳？你又用什麽来看见我这个光明拳呢？你要答覆我！

阿难言：阿难就说了。由佛全体，阎浮檀金，赩如宝山：由佛这个全体，这身上都是阎浮檀金，就好像宝山这种颜色，是金色和红色相间的。「阎浮」，就是南阎浮提，也就是我们这个阎浮世界。「檀金」，金本来是黄色的，这个金有点金红色。南阎浮提有这种檀金的树，这树的叶子，或者汁掉到水里头，就能变成金子；这种金子，比平常的金子特别重。佛的身体就好像这种金子，清净所生，故有光明：您这一种身的相，是由清净所生的，
所以您身体上就有光明。

我实眼观，五轮指端，屈握示人，故有拳相：「端」，就是五轮指的顶端上。「屈」，是弯；这叫屈（上人屈指表示）；「握」，这是抓着。我实实在在是用我这个眼睛来观见的，佛把五轮指的指头屈握成拳，来给大家看，所以就有一个拳头的样子。

N2陈法喻令审

佛告阿难：如来今日实言告汝。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开悟。阿难！譬如我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若无汝眼，不成汝见。以汝眼根，例我拳理，其义均不？
阿难言：唯然世尊！既无我眼，不成我见；以我眼根，例如来拳，事义相类。

【编按】以上经文由「佛告阿难：如来今日实言告汝……合掌清心，伫佛悲诲」，上人乃以英

文讲解。後来上人於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又以中文补讲一遍。为兼全原意，及方便中文读者，今已把原文的中译，及後来之补讲融为一炉。

这一段文是「十番显见」的开始，显这个见性。现在佛和阿难互相问答。佛告阿难：佛就告诉阿难。如来今日实言告汝：如来我，现在实实在在地来告诉你，我告诉你真话！「如来」是Tathagata。「今日」，就是现在、今天。（上人以英文讲解，很多弟子在笑）我没有同你们讲笑！我没有笑，你们不可以笑的；等我笑完了，你们再笑。我没笑，你们就笑，这不是好弟子！

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开悟：所有有智慧的人，要用譬喻得到开悟。这个「有智慧的人」，就是有知觉的众生；这还不是真正有智慧的，这只是有中等智慧。若真有智慧的人，我讲一，你就知道十、知道百，甚至我不讲，你就开悟了，为什麽还要用譬喻呢？用譬喻，就是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智慧、没有很大的智慧，就不懂；所以要举出一个譬喻，来令他明白。要是愚痴没有智慧的人，就是用譬喻，他也不懂这个譬喻。佛是看一切众生皆当作佛，所以要用譬喻，举出来一个例子，令大家得到智慧。

你们听得懂我讲的英文吗？要再翻译吗？我对你们讲，这样或者可以节省时间。我知道这个字怎麽讲的，我就先讲；我真有不知道怎麽讲的，你就告诉我，然後再告诉其他人，这样时间上就快一点。因为美国人对我讲的中文，不容易了解；我讲英文，如果我有不知道的英文，你们就用你们正确的英文录到录音带上好不好？

阿难！佛在这个时候就说了，阿难哪！譬如我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我现在给你举出个譬喻来，我这个拳头，假设没有我这个手，也不会有拳头。若无汝眼，不成汝见：假如你没有眼睛，也不能成就你这个见性，你也看不见了。是不是这样子？以汝眼根，例我拳理，其义均不：用你能显见的这个眼根，来比方我这个拳，这个道理是同、是不同呢？

阿难言：唯然世尊：阿难就说：「是的，世尊！」「唯」，就是「是」。既无我眼，不成我见；以我眼根，例如来拳，事义相类：要是没有我的眼睛，就不成我的见性，我就没有这个见的能力。用我眼根来譬喻佛的拳，这两件事情，义理是一样的。这是佛以这个「眼见」和「手的拳」来比方，看阿难自己明不明白这个道理；阿难果然就说是一样的，大约阿难也没加思索。

N3无眼有见

佛告阿难：汝言相类，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无手人，拳毕竟灭；彼无眼者，非见全无。所以者何？汝试於途询问盲人：「汝何所见？」彼诸盲人，必来答汝：「我今眼前，唯见黑暗，更无他瞩。」以是义观，前尘自暗，见何亏损？

这是佛批评阿难说得不对了。佛告阿难：汝言相类，是义不然。何以故：佛告诉阿难，你说这两个是一样的，不！这不一样的。为什麽？如无手人，拳毕竟灭；彼无眼者，非见全无：好像没有手的人，他也就完全没有拳头了。「彼」，是另外一个人；可是另外一个没有眼睛的人，他这个「见」还是有的，他见性并没有亏损。没有眼睛也能见，你相信吗？（弟子：「相信！」）为什麽你相信？以前你写这部经吗？这经上是这麽说的？

所以者何：为什麽这麽说呢？汝试於途询问盲人：汝何所见：你就试着在路上问问那个没有眼睛的人：「你看见什麽啊？」彼诸盲人，必来答汝：我今眼前，唯见黑暗，更无他瞩：那麽这些盲人，不论他是谁，他一定这麽样答你：「我的眼前，只看见黑暗，没有看见旁的东西。」

以是义观，前尘自暗，见何亏损：「观」，是「看」。你以这个道理来研究研究，来观察观察，这前尘本身就是暗的，这个见性又有什麽损减呢？见性是不增不减的。盲人他所见的是暗的，并不是没有见；他见暗是见，见明也是见，这个「见」是存在的啊！他眼睛盲了，可是他「见」没有少。但是你若没有手了，你拳自然也就没有了，你再找这个拳，是找不着了！

N4明瞩暗成见

阿难言：诸盲眼前，唯覩黑暗，云何成见？

佛告阿难：诸盲无眼，唯覩黑暗；与有眼人处於暗室，二黑有别？为无有别？

如是世尊！此暗中人，与彼群盲，二黑校量，曾无有异。

阿难言：诸盲眼前，唯覩黑暗，云何成见：阿难说：「这些盲人，他们的眼睛只看到黑暗，那怎麽叫『见』呢？他没有眼睛怎麽见啊？」阿难说他们只看见黑暗，这就是没有见性。

佛告阿难：诸盲无眼，唯覩黑暗；与有眼人处於暗室，二黑有别？为无有别：佛告诉阿难说：「这一切的盲人没有眼，只看见黑暗。这和有眼睛在一个黑暗屋子里头的人来比较，有眼睛的人在暗室看不见东西，盲人没有眼也是看不见东西，这两种黑暗，是有分别？是没有分别呢？你说说看！」

如是世尊！此暗中人，与彼群盲，二黑校量，曾无有异：阿难在这个时候又不加思索就答覆了：「是这样子，世尊！这个处在暗室的人，和其他盲人所看到的，这两种黑暗相比较是一样的，没有两样啊！」「校量」，就是这麽比较一下两样同不同？是不是一样？

N5辨定眼见是心（分二）

O1例明眼见之谬　O2结申心见正义

今O1

阿难！若无眼人，全见前黑，忽得眼光，还於前尘，见种种色，名眼见者；彼暗中人，全见前黑，忽获灯光，亦於前尘，见种种色，应名灯见。若灯见者，灯能有见，自不名灯；又则灯观，何关汝事？

阿难！若无眼人，全见前黑，忽得眼光，还於前尘，见种种色，名眼见者：佛在这地方又叫一声阿难，说：你说两种黑暗是一样的，没有不同。假若这个没有眼睛的人，只看见前边是黑暗的样子，现在他忽然又恢复这个眼光了，他又能见着前边种种色、种种相了！你要是给它起名说，这是他「眼睛能看见」的话。那麽，彼暗中人，全见前黑，忽获灯光，亦於前尘，见种种色，应名灯见：在黑暗里边那个人，他在暗室里边，只看见前边都是黑暗；忽然他得到灯光了，现在他就可以看见所有的东西，这个应该叫做「灯能看见」。

你知道为什麽叫「灯见」呢？你说没有眼睛的人不能见，有眼睛就又可以见，这叫「眼见」。那麽现在在暗室里边的人，没有灯就不能见，有灯就又能见，以此类推，这就应该叫「灯见」--是「你见」，也不是「眼见」。是不是啊？佛这麽说。

若灯见者，灯能有见，自不名灯：假如这个见，是灯见着的；灯它自己能有见，它就应该不叫「灯」了。又则灯观，何关汝事：又者，这个灯能见，与你又有什麽关系呢？

O2结申心见正义

是故当知，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非灯。眼能显色，如是见性，是心非眼。

现在这指出这个心来了，这有「十番显见」。前边那个，有的人说是「七处徵心」，有的人又说是「三处徵心」，有的又说「两处徵心」，有的说「三处徵心、十番辨见」。那麽我们现在不管它那麽多，他徵是徵阿难的心，不是徵你的心、我的心，我们现在就是知道这个文的意思就可以了。现在这第一番显见，就说这个见性「是心非眼」；这是证明我们所见的东西，不是这个眼睛见，是心见的，是你的真心有见性。

是故当知，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非灯：因为这个，所以你应该要知道：灯能令形色显出来，这个能见的，还是眼睛，不是灯能见。眼能显色，如是见性，是心非眼：眼只能令形色显出来；这个能见的见性，才是你的真心，不是眼睛能看得见。

M2显见不动（分四?十番显见2）

N1叙众望示　N2辨定客尘　N3正显不动　N4普责迷认

今N1

阿难虽复得闻是言，与诸大众，口已默然，心未开悟。犹冀如来，慈音宣示，合掌清心，伫佛悲诲。

阿难虽复得闻是言，与诸大众，口已默然，心未开悟：阿难听见佛这麽说，他和在会其他的人，都闭上嘴巴，没有话说了，但是他的心还没觉悟，还没开晓，就没能明白这个道理。他为什麽没有话说呢？因为他在想：「啊，我的眼睛不能看东西，是心在看！如果这不是真的，佛又这麽说；如果是真的，为什麽以前我不知道？」他在想这个。

犹冀如来，慈音宣示：「冀」，就是希望（hope）；「宣」，是说。他希望佛用慈悲的音声再详细给大家说一说。合掌清心，伫佛悲诲：我不知道「合掌」英文怎麽讲？我告诉你们，就是这样（上人以手做合掌状），手放到一起，这叫「合掌」。为什麽手要放一起？这叫「一心」，没有二心。这样（上人把手分开）是「十心」，这样（上人合掌）就是「一心」。掌放到一起，心也会在一起，变成一个，不会变成十个心，这叫「合掌」。「清心」，清理你的心，不要想，不要在心里放太多垃圾；要清理你的心，把垃圾放到一边去。「伫」，就是站那儿等着。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合起掌来，专一其心地来等着佛再来怜悯他们、教诲他们，令他们得到开悟，不再迷惑。

这是我第一次用英文讲法。为什麽我用英文讲呢？因为我看我这个弟子白文天工作（翻译）太辛苦了，我帮他做点工。我不太懂英文，讲的英文不好；你们用你们好的英文听，好不好啊？

N2辨定客尘（分二）

O1如来询究原悟　O2陈那详答佛印

今O1

尔时世尊，舒兜罗绵网相光手，开五轮指，诲敕阿难，及诸大众：我初成道，於鹿园中，为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误。」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

尔时世尊，舒兜罗绵网相光手，开五轮指：在这一班听众都站着等佛来慈悲教诲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舒兜罗绵网相光这个手，伸开佛这千辐轮相的五轮指。「舒」，就伸开了。「兜罗绵」，佛的手最柔软，就像最细滑的那种兜罗绵那麽软。「网相光手」，这个手上有网，而且还有光。诲敕阿难，及诸大众：佛就教诲阿难，和在会的一切大众。

我初成道，於鹿园中，为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众言：我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悟道，在腊月初八那一天始成正觉。我在鹿野苑里边，对五比丘等；说「等」，因为他们五个人在一起，没有单单叫某一个人的名字。还有对你们优婆塞、优婆夷、比丘、比丘尼，这四众说过。

这个「鹿园」，就是「鹿野苑」。怎麽叫「鹿园」呢？这个地方是一座很大的园子，里边专门是养鹿的。怎麽用这儿来养鹿呢？这是当初在无量劫以前，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去做鹿、做畜生。那麽释迦牟尼佛做鹿王管着五百只鹿，还有提婆达多也去做鹿王，也管五百只鹿。这时候有一个国王到山上去打围（打猎），就用很多的人力、物力，把野兽都围聚到一起，就想把这些野兽都打死了。

因为被打死的野兽太多了。於是，释迦牟尼佛示现的这只鹿王，和提婆达多这只鹿王，就开了会：「我们现在应该救我们这些眷属的生命，不应该令国王把我们都杀死了！」怎麽样救法呢？说：「我们到国王那儿去请愿去，要求国王不杀我们！」

这两只鹿王虽然是鹿，但是都会说人话。两只鹿就去向守卫的兵要求说：「我们想到国王那儿去请愿，你可以给我们通报一声吗？」啊，这守卫的一听，这鹿会讲人话！於是就到国王那儿去报告。国王一听说鹿会说人话，也就很奇怪的，於是就准许牠们进来请愿了。

这两只鹿王就向国王讲：「我们是鹿，你若今天一起把我们都杀死了，你一天也吃不了这麽多鹿肉。那麽时间久了，或者会坏（相信那时候也没有冰箱）。莫如我们这样办：我们轮着，每一天进贡一只鹿。你既有新鲜的鹿肉吃，我们又不会一起都死了；并且你吃的时间不论多久，即使几百年都会有鹿肉吃！」

国王一听牠们这样要求，又看到鹿会说人话，也就批准了。於是这两只鹿王就今天你送一只鹿去给国王，明天他送一只鹿去给国王。偏偏这时候，提婆达多这儿，轮到一只母鹿去进贡，这母鹿肚里头就有鹿仔子，再过一两天，大约就要生出小鹿来了
...就和提婆达多这只鹿王讲：「你今天可不可以叫旁的鹿替代我去？等我生了小鹿之後，我再到国王那儿进贡去！」提婆达多说：「这不行的！轮到你，就一定要你去的，这没有人情讲的。你不欢喜死，哪一个欢喜死啊？你想多活几天，这不可以的！」

这只母鹿就眼泪汪汪地走去和释迦牟尼佛这只鹿王讲，本来牠不归释迦牟尼佛这边管；但牠就向释迦牟尼佛要求，说是可以安排换一换，只要等牠多活几天，把小鹿生出来了，牠就去进贡去，现在找一只其他的鹿先替牠去死。释迦牟尼佛一想，我自己虽然有五百只鹿，你说叫哪一个去？叫哪一个，哪一个都不欢喜去的。於是就叫这只母鹿说：「好了！你在我这鹿群里住下，不用担心了。」

释迦牟尼佛就自己去见国王。国王就问牠说：「你干什麽来了？」因为牠会讲人话，国王就这样问：「是不是你所管的鹿都吃完了？怎麽你自己来了呢？」释迦牟尼佛说：「吃完是没有吃完，不单国王你没有吃完我们的鹿，而且我们一天比一天繁殖得多；你一天只吃一只，我们一天有的鹿生好多只的。」国王说：「那麽你怎麽自己来了呢？」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个因缘说给国王听，说是：「因为有一只母鹿，牠再过一、两天就生鹿仔了。本来今天轮到牠，但是牠想要生下小鹿，然後再来给国王吃，所以牠到那儿和我要求。我一想，叫哪一个替牠，哪一个都不愿意先死，於是我自己亲身来替牠。」

啊，这国王一听，大受感动！於是从此之後不要牠们再进贡鹿了。这国王又说了一首偈颂

汝是鹿头人　我是人头鹿
我自今日後　不食众生肉

你虽然有鹿的头，但是你是个人；我虽然有个人头，但是是只鹿。我从今天以後，再不吃众生的肉了。因此，这个园里头，鹿就非常之多，所以叫「鹿园」。又有一个别名，叫「仙苑」；因为这个地方风景特别幽美，风水好，有很多修道的仙人都住在这个鹿野苑里头。因此等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先到鹿野苑度这个五比丘。

这五个比丘，佛父亲的亲戚有三个，佛母亲的亲戚有两个。父亲的这三个：一个叫「阿鞞」，翻到中文就叫「马胜」，就是马胜比丘；一个叫「跋提」，翻到中文就叫「小贤」；还有一个叫「拘利」，翻译叫「摩诃男」。母亲的这两个：一个就叫「阿若多」，就是这位憍陈如；一个叫「十力迦叶」，翻到中文就叫「起气」；「迦叶」翻译到中文，又叫「饮光氏」，因为他是一个修事火外道的。这统统是五个。

因为最初佛到雪山去修道的时候，他父亲净饭王派了三个人，他母亲派了两个人，去劝他回来，不要出家修道。这五个比丘——那时候不是比丘，都是做大官的。到那儿一劝佛，佛不回来；劝不回来，他们五个人也就没有面目回去见国王了，於是就陪着佛修道，跟着佛在雪山那儿修苦行。修来修去，就走了三个，退出佛那个地盘了。为什麽？因为太苦了，受不了苦就走了。剩两个陪着佛修行。

佛在雪山修行六年，那时候，佛一天只吃一麻一麦，瘦得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这天女献乳——天上的天女用牛奶煲着粥，献牛奶粥去供养佛。佛吃这个牛奶粥之後，身上又都生出肉来了。这两个陪着佛修道的人，一看佛喝牛奶粥了，也不高兴了，说：「修道的人，怎麽能喝牛奶粥呢？」於是也就都走了，不陪着佛了。你看佛那时候修道多苦！父亲、母亲派这五个人去陪着他，三个因为受不了苦跑了，两个就因为他享福跑了。所以这五个都跑了，不管他了，就剩佛在那儿修行。

佛就走到菩提树下，继续修行。十二月初八晚间，看见那个星星出来了，开悟了，这叫「夜睹

明星而悟道」。他一开悟，想要先度谁呢？一看，在过去生中，歌利王曾经割截他的身体，当时他发愿他如果成佛，第一个就要度这个歌利王。於是佛就先度这五比丘，因为五比丘中的「憍陈如」在过去生中就是歌利王，所以佛今生成佛就先去度这五比丘。

在那时候，佛对五比丘和四众说过什麽呢？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误：一切的众生不成佛，没有开悟，也没有证到阿罗汉果；为什麽？就因为被这客尘和烦恼所耽误了。什麽叫「客」？客就不是主人，主人就不是客人。「客尘」，言其这个尘本来是没有的，暂时间它有。客尘，也就是我们这个「妄想」，也可以说是「见、思二惑」；见惑和思惑也是客尘，烦恼也可以说是尘沙、无明。尘沙，言其烦恼像尘沙那麽多；无明，一切的事情都不明白。

你说，人才怪呢！放着好好的饭不吃，好好的面包不吃，好好的牛油不吃，一天到晚专门吃烦恼。他吃烦恼比吃包子都香，你叫他不吃，他还觉得不行，就愿意拿烦恼来当饭吃。我们一天到晚都拿这客尘烦恼来当饭吃，一发脾气，把肚子气得都饱了，也不需要吃饭了。这一类的人，实在是可怜哪，欢喜吃烦恼！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一切的众生不成佛，不成阿罗汉，都因为这客尘烦恼所耽误了。

这是佛现在的询问。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汝等」，就是五比丘和这四众──优婆塞、优婆夷、比丘、比丘尼都包括在内了。我一说这「客尘烦恼」，你们为什麽开的悟呢？你怎麽样开的悟呢？到现在你就得阿罗汉果，是什麽原因呢？佛就这麽问这五比丘和四众的弟子。

O2陈那详答佛印

时憍陈那，起立白佛：我今长老，於大众中，独得解名，因悟客尘二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毕，俶装前途，不遑安住。若实主人，自无攸往。

时憍陈那：当时，在大众里边，就有一个叫「憍陈如」（即憍陈那）的，也就是五比丘之一的「阿若多」；这个意思，翻到中文就叫「解本际」；又有一个解法，就叫「最初解」，他是最初明白、最初证到阿罗汉果的。起立白佛：他站起来对佛就讲了，我今长老：我现在在大众里边，是一个年纪也长，经验也很丰富的。於大众中，独得解名：在大众里边，我这个名字就叫「解本际」，又叫「最初解」，独独得到这个「解」的名字。为什麽得到这个解名？就因为我明白，我开悟了。由什麽开的悟？因悟客尘二字成果：因为我明白「客尘」两个字开的悟，所以我证得阿罗汉果，证得这圣果。

世尊：憍陈如就称一声世尊说，佛啊！我为什麽由「客尘」两个字开悟的呢？

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毕，俶装前途，不遑安住：就比方旅行的客人──英文叫holiday/vacation（度假）的旅客，他找个旅店，或者在那儿住，或者在那儿吃东西。吃完了东西，也睡过觉了，他又要整顿行李向前走去。因为他是客人，就不会常久住在这儿。「不遑」，就是不能。若实主人，自无攸往：他若是主人，不是客人的话，自然不会到任何地方去了。「攸」，就是「所」，是个地方。这个「主人」，就是我们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客人」，就是一切的妄想尘劳。

怎麽又比方「客尘」呢？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本来有的；是走到外边，因为尘土沾到身上了。好像我们本来身上很乾净的，到外面被风一吹，这尘土就都把身上给弄得不洁净了。那麽我们用手一掸，这尘土又没有了，这叫「客尘」。这就表示什麽呢？我们的烦恼无明，就像客尘似的，不是实实在在真有的。

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义。又如新霁，清阳升天，光入隙中，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尘质摇动，虚空寂然。

【编按】此段经文浅释已融入上人隔日重讲之部分。

这一段文，憍陈如说，我像上面这样想：这个旅客住到旅店里，吃喝完了之後，他又要走的，不会永远住到这个店里的。那麽永远住在店里的是哪一个呢？就是那个店的主人。前边已经说了，什麽叫「客」？见惑、思惑──就是这个「烦恼无明、烦恼障、所知障」，这都叫「客」。那麽这个「尘」，就是摇动的；不动的，就是真正的主人。「不动的」是什麽呢？虚空是不动的；这虚空就比方我们人的见性，这见性也是不动的。真正的主人，就是我们常住的真心，它也不来，也不去。

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义：我像这样子想：不在这个店里永远住，这就称为「客」；永远住在店里头，这就是个「主人」。所以，以「不住到店里」这个，做为「客」的定义。所以憍陈如也就明白，这个「客」，就是住店的旅客；若是这个店的主人，就不会走了。

那麽什麽地方是个「店」呢？我们这个身体，就比方一个店一样；我们的自性，就是个真主人。我们住这个旅店，这是暂时的；我们这个真主人，那是永远的。我们既然明白这个身体是一个旅店，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家，不是我们自己的家，就不应该太过执着了。

又如新霁，清阳升天，光入隙中，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又好像天下雨之後，天晴了，太阳昇到天上去，日光照到门缝里边，或者窗户的隙缝里边，在这个时候，就会显现空中所有一切微

尘的这种相。「霁」，就是雨後天晴了，「新霁」，就是初晴；初晴，这个天非常地晴朗。「清阳」，就是刚出来那个太阳光；「阳」，就是日光。
「隙」，就是「孔」，那个漏洞的地方。「发明」，就是显现出来了。

尘质摇动，虚空寂然：这个尘，它这种性质，摇动不已，可是这个虚空的本体，它是不动不摇、无去无来的。本来这儿很多尘的，但是太阳不照进来，你看不见这儿有尘。若太阳光一射到屋里边了，喔，看见很多微尘在太阳光里头摇动不已，那很多很多的！你说有多少？你数不过来的！你看，有太阳光的地方，就有微尘！这个尘虽然这麽摇动、动荡，在空中上上下下来回这麽跑，可是这虚空本体是不动的。「寂然」，就是不动的。所以虚空就是表示我们的见性，我们这个见性是不动的。

由门缝里看见尘相，这是什麽呢？这就是得到智光了。你证到初果，伏八十八品的见惑；见惑除了之後，你就有了智光。有了智光，你才能看见你尘沙、无明这些个烦恼。你能看得见，这是由你智光而照见的。这个智光，就表示太阳照到门缝，或者窗户缝里头。这是说的我们人有智慧光了，证到初果，就能看见尘沙、无明这些个烦恼，你也都可以明白了。但是我们这个本性是不动的，它是没有摇动的；而尘沙、无明，这些都是有摇动的。

天天你们听经，叫你们不要有烦恼，你们单要有烦恼；叫你们没有无明，你单要发出无明来！所以你说这是听教、不听教？越说有无明不好，无明越大一点；越说烦恼不好，烦恼更多了。没有讲的时候，没有烦恼；一讲，把烦恼都给讲出来了。所以一定是我讲经讲得不好，没有把你们烦恼给讲跑。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把烦恼丢到太平洋里去，不要拿着烦恼当你的宝贝，不要拿着烦恼当你的亲人，不要拿着烦恼做你生死的伴侣。你不要和它这麽亲密，应该把烦恼丢到汪洋大海去。这样，大约你们这个烦恼都会把太平洋给装满了！为什麽？太多了！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把烦恼赶跑了！这个烦恼就是魔，你到什麽地方去找魔去？什麽叫「魔鬼」？你有烦恼，就是有魔鬼了；那个魔鬼和你合夥到一起了，所以这个烦恼是最要不得的。我们现在讲经，就是叫人去烦恼，不要愈讲烦恼愈多！
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摇动名尘；以摇动者，名为尘义。
佛言：如是！

如是思惟：憍陈如尊者说，像上边我所说这个道理──用智慧光照破了无明烦恼的黑暗孔隙，而显现出来这种的无明烦恼；我像这样想，澄寂名空，摇动名尘；以摇动者，名为尘义：澄然而寂静，它是不动的，这就叫一个「空」。在孔隙里头动来动去的，总这麽摇动着──你看，在太阳光那个地方的尘埃，总是飞来飞去的，它不停的，这就叫一个「尘」义。所以说，以摇动的东西，叫做尘。这个「尘」就是什麽呢？它所表示的就是烦恼无明，烦恼障、所知障，这种的就叫「尘」。

这阿若多──就是憍陈如，他说完了这话，佛就给他印证，说这个是对的。佛言：如是：佛说：「你说得对，是这样子！这个摇动的，就是尘；不动的，就是空。你讲这个道理是没有错！」
N3正显不动（分二）
O1对外境以显不动　O2对内身以显不动
今O1
即时如来，於大众中，屈五轮指，屈已复开，开已又屈。
谓阿难言：汝今何见？
阿难言：我见如来百宝轮掌，众中开合。
佛告阿难：汝见我手众中开合，为是我手，有开有合？为复汝见，有开有合？
阿难言：世尊宝手，众中开合。我见如来，手自开合，非我见性，有开有合。
佛言：谁动谁静？
阿难言：佛手不住，而我见性，尚无有静，谁为无住？
佛言：如是！

佛因为恐怕这一班在会的大众还没有了解真正的见性，即时如来，於大众中，屈五轮指：当时世尊在这个会场大众里边，就把五轮指屈回来──这叫屈（上人以手表示）。屈已复开，开已又屈：屈完了之後，又伸开。伸开，然後又拳回来。这麽来回好多次，伸开，拳；拳，伸开，这麽样子。

谓阿难言：汝今何见：佛屈伸手指头完了之後，就问阿难说：「你现在看见什麽了？」阿难言：我见如来百宝轮掌，众中开合：阿难回答佛说：「我看见世尊您这个百宝轮掌，在这大众里边开了又合，合了又开，这麽样子。」佛的手是千辐轮相，所以阿难叫它「百宝轮掌」。

佛告阿难：汝见我手众中开合，为是我手，有开有合？为复汝见，有开有合：佛又告诉阿难说：「你看见我这个手在大众里边有开、有合。这是我这个手有开开，又合起来呢？还是你看见的这个「见」开开了，再合起来啊？」

阿难言：世尊宝手，众中开合：阿难答覆世尊说，世尊您这个百宝轮掌，在大众中开、合。「宝手」，就是这个「千辐轮相」。我见如来，手自开合；非我见性，有开有合：我看见如来您自己把手伸开又合上，合上了又伸开；不是我能见的这个见性有开、合。是您有开、合的动作，令我看见您这个手开、合；我这个见，没有开，也没有合。

佛听他这样讲，恐怕他还没有了解，不是真正明白，所以还要再问一个问题。佛言：谁动谁静：佛对阿难说：「是谁动啊？是谁静啊？」阿难言：佛手不住，而我见性，尚无有静，谁为无住：阿难对佛就说：「佛这个手不停止，这叫不住，这是一个『动』。而我自己这个见性，连个『静相』都没有，这个见性又怎麽会有个摇动呢？」「无住」，就是动。

阿难尊者为什麽说没有静相呢？静是由动中来的，若没有动，根本就没有静。所以说这个楞严大定它「无出、无入」，也就是这个道理。你若「那伽常在定，无有不定时」；楞严这个定，什麽时候它都是常常在定中的，没有不定的时候，无出、无入的。阿难说：「我能『看见你』的这个见性，连个静相都没有。」阿难不说没有动相，他说没有静相；见性从无始以来，根本没有动，没有动相，所以也就没有静相了！所以这个动、静二相，是了不可得，没有的，找不着的。它是不摇动的。

佛言：如是：佛也给他印证，说：「你说得对！是这样子，这个你说得没错！」

O2 对内身以显不动

如来於是从轮掌中，飞一宝光，在阿难右，即时阿难回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难左，阿难又则回首左盼。

佛告阿难：汝头今日，何因摇动?

阿难言：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左右观，头自摇动。

阿难！汝盼佛光，左右动头，为汝头动？为复见动?

世尊！我头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止，谁为摇动?

佛言：如是!

如来於是从轮掌中，飞一宝光，在阿难右：於是，佛在这个时候，又从他这个百宝轮掌里头，飞出去一道宝光，像鸟飞那麽快，也就像闪电似的。这也可以有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用手电筒；手电筒这麽一开开，这个电射出去，很远就可以看得见。佛的手上可以放宝光，比手电筒那光照得更清楚了。这道宝光在阿难右边飞过去，即时阿难回首右盼：即时阿难就回头向右，看佛这个宝光到底飞到什麽地方去了？飞出多远？阿难这麽样子，（上人作回头状）就回头望。

又放一光，在阿难左；阿难又则回首左盼：在正望着的时候，佛在轮掌里头，又放出来一道光，在阿难的左边；阿难又回头向左来盼。好像现在的探照灯，从空中这麽一射，射多远都看得见东西，大约就是这样子。「盼」，就是看的样子。

佛告阿难：汝头今日，何因摇动：佛又问阿难：「你现在头为什麽左顾右盼的这麽摇动呢？」

阿难言：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左右观，头自摇动：阿难就说：「我看见如来放这种妙宝光明，来到我左边，又到我的右边。所以我往左看一看，又往右观看观看。我因为看这个光，头就摇动了。」

阿难！汝盼佛光，左右动头，为汝头动？为复见动：佛又问阿难：「阿难哪！你看这个佛光，就向左右这麽动头。你头这麽动，这是你这个头来回这麽摇动呢？还是你这个见性来回这麽摇动呢？」

世尊！我头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止，谁为摇动：阿难回答佛说：「我的头自己这麽摇动的。而我这个能见的见性，连一个静的相貌都没有，又怎麽会摇动呢？所以我知道是头自摇动，而这个见性没有摇动，见性是如如不动的。」「止」，就是不动，也就是头先那个「静」字的意思。这是阿难答覆佛这样子说。

佛言：如是：佛说：「你这个说得也对了！这个道理你也没有说错。不像以前你认贼作子，那麽样尽认妄想当你的真心了！现在你明白这个见性是不动的了，你现在是有点办法了！」这是佛很欢喜的一个赞叹的词。佛说「如是」，就是说：「对的，你说这个很对的！」

N4普责迷认（分三）

O1取昔所悟客尘　O2令观现前主空　O3怪责自取流转

今O1

於是如来普告大众：若复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以不住者，名之为客。

於是如来普告大众：当到这个时候，佛就对大众说了，你们现在听到我讲这个道理，一定都很明白了，一定对这个道理都很清楚了，我不必再讲了。可是若复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假设有其他的众生，他以摇动的这种东西，就叫「尘」。以不住者，名之为客：以不在这儿住的，就叫「客」。为什麽这样呢?

O2令观现前主空

汝观阿难，头自动摇，见无所动。又汝观我，手自开合，见无舒卷。

汝观阿难，头自动摇，见无所动：你们大众现在看见阿难这头来回晃，来回摇动。可是阿难方才没有讲吗？这个见性是没有所动的。又汝观我，手自开合，见无舒卷：你们现在所有的大众，都看见我这手伸开又合上，合上又伸开；可是这个见性没有伸开，也没有再卷起来。这个「卷」（音：眷）字，在这儿应该读「卷」，就是「把它卷起来」。

O3怪责自取流转

云何汝今，以动为身？以动为境？从始洎终，念念生灭，遗失真性，颠倒行事，性心失真，认物为己，轮回是中，自取流转。

这是佛反问大众说，你们现在看得清清楚楚的，阿难的头自动，这个见没有摇动，也没有卷起来，也没有把它伸开。既然是这样，云何汝今，以动为身？以动为境：为什麽你们大众现在，还以这个动的东西，就当你们自己的身体？你不能见着你自己真正的那个见性，而拿这个身体就当你真实的一个东西了，所以「以动为境」。但本来这个动，它是个境，不是你自性所有的。

从始洎终，念念生灭：这个「洎」，就是当「到」字讲。从开始到最後，「念念生灭」，在你这个念里头，用你的识来用事，前念生後念灭，前念生後念灭，这生灭生灭；你尽在这个生灭里头做功夫，做活计了，所以没有真正明白这个见性。

佛现在就又呵斥大家，说大众都错了！遗失真性，颠倒行事：你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都把你们那个真性给丢了。其实这个丢，不是真丢了，就是好像丢了似的。为什麽好像丢了？众生不知道自性这种不动不摇的境界，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好像失掉了似的。

因为遗失真性，就「颠倒行事」，做事情本来应该往好的做，他偏偏往坏的做；本来应该做善事，他偏偏去做恶事去，这叫「颠倒」。再给你们讲一个比喻，人倒起来，脚冲上，头冲下，这就叫「颠倒」。或者你脚冲下，头冲上；你拿鞋往头上戴，拿帽子往脚上穿，这也叫「颠倒」。或者你小时候，父、母亲叫你去读书，你不愿意读书，这也叫「颠倒」。还有，人家都睡觉，你就要在这儿大吵大闹，扰乱人家睡不着觉，这都叫「颠倒」。总而言之，颠倒的事情，就是不顺乎情理的事情，背道而驰。好像现在要到南三藩市去，人家往南走，你往北走，背道而行，这就叫「颠倒行事」。

性心失真，认物为己：因为你行事颠倒，所以你的性和心不合作了。不合作，就失去这种真实性了，所以「认物为己」，你就认外边的境界当你自己了！也就是你不应该认你这个「旅店」是自己，可是你却认这个「旅店」就是你自己了。「物」，一切万物都叫「物」。

因为认物为己，所以就生出种种的执着，种种的事情都看不破了，也不明理了。因为不明理，结果轮回是中，自取流转：就在六道里头转来转去，头出头没，自己去找生死。「流转」就是生死；自己去找生死，自己去跟着生死跑，这叫「自取流转」。

可是生死的问题，你自己如果不颠倒，能不认贼作子，不认物为己，你就可以把生死了了。想要了生死，这个问题很容易的，就在你自己向後一转就是了。你现在往前走，就是走的生死的路。你向後一转，这生死就了了，没有什麽大的困难，就在乎你自己去做，你自己转身就是！只要能回头转身，生死就了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那苦海没有边，你一转，回过头来就是岸了！

——原卷一终

M3显见不灭（分四?十番显见3）

N1会众作意启请　N2匿王出词别请　N3如来徵显不灭　N4王等极为庆喜

今N1

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示诲，身心泰然。念无始来，失却本心，妄认缘尘分别影事。今日开悟，如失乳儿，忽遇慈母。合掌礼佛，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妄虚实，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发明性。

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示诲，身心泰然：当尔之时，阿难和这大菩萨、大阿罗汉、大比丘等众，听见佛这种的教化、这种的训诲，身心觉得都舒服。「泰然」，就是非常舒服，觉得非常轻泰，觉得特别好；就是很自在的，一点痛苦也没有，觉得再没有那麽好法了！

念无始来，失却本心：可是又回想起来，在无始劫以来，把自己的本心失去了，尽用妄想心——这个识心、分别心，去用事。妄认缘尘分别影事：「妄」，就是错误。误认外边这种缘和尘的境界，妄认这个妄想心是真实的。这是阿难领悟到自己错了，尽在六根门头这个「影」做一些个虚妄的事情，尽在外边以妄想心、执着心、骄傲心这种种的攀缘心来用事，真正自性的功夫一点也没有。今日开悟，如失乳儿，忽遇慈母：现在大家都一起开悟了。就好像小孩子没有奶吃；本来小孩子是吃奶的，但是没有奶吃了，这是很辛苦罗！很饿了！忽然他这个慈母回来了，就有奶吃了。这比方以前没有开悟的时候，就好像小孩子没有奶吃一样；现在开悟了，就好像妈妈回来了，当然有奶吃了。

合掌礼佛：於是乎大家就合起掌向佛来礼拜，来谢佛这种法的恩惠。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妄虚实，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发明性：就为着愿意闻到如来显示出身心的真、妄、虚、实，并显示出我们每一个人现前这种生灭心与不生灭心，这两种的性。「显」，就是把它显露、表明出来；表明出来这个身和心，什麽是真的、什麽是妄的？什麽是虚的、什麽是实的？求佛来指示！

什麽叫「生灭的心」？什麽叫「不生灭的心」？生灭的心，就是我们这个识心，也就是我们这个攀缘心。所谓攀缘心，就是向外驰求，到外边去找去，不在自性上用功夫。什麽叫「不生灭

心」？就是在自性上用功夫。用什麽功夫呢？你能体验到这个山河大地、森罗万象，一切一切，无非是诸佛的法身；诸佛的法身没有生灭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也没有生灭的。

为什麽我们有生灭、有生死？就因为不认识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狂心没有息。所谓「狂心若歇，歇即菩提」，狂心若休息停止了，就是你的菩提心现前。所以我们菩提没有显现，就因为狂心不息；因为有这个狂心，那个菩提心就露不出来，被这狂心给遮盖住了。现在所讲的每一段经文，都是要显露出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

N2匿王出词别请

时波斯匿王，起立白佛：我昔未承诸佛诲敕，见迦旃延、毘罗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断灭，名为涅盘。我虽值佛，今犹狐疑。云何发挥，证知此心不生灭地？今此大众，诸有漏者，咸皆愿闻。

时波斯匿王，起立白佛：「波斯匿」是梵语，叫「战胜」，又叫「胜军」，又叫「月光」。因为他生的时候，正好遇到佛出世放光，他的父亲以为就是他出世放光，所以叫他「月光」。在佛还没有讲话的时候，大众里边有一个波斯匿王，就站起来对佛说了。

我昔未承诸佛诲敕，见迦旃延、毘罗胝子：我在以前没有受佛教化的时候，我是一个信外道的人。信什麽外道呢？信那种断见的外道；这个外道就叫迦旃延，又有一个叫毘罗胝子。「迦旃延」是梵语，翻到中文就叫「剪发」，就是用剪子剪发；因为这个外道他以前不剪发。「毘罗胝子」，就是毘罗胝的儿子；「毘罗胝」是他母亲的名字，翻译到中文就叫「不做」。不做什麽呢？就不做好事；坏事他可随便做，专门做坏事。

这两个外道说什麽呢？咸言：此身死後断灭，名为涅盘：他们都说：「这个身死後就没有了，也没有因，也没有果；也没有来生，也没有前生。根本人死如灯灭，就是也没有灵魂，也没知觉，也没有性，什麽都没有的，这就叫『涅盘』，一个『不生不灭』了。」断灭了，就是没有了嘛！所以他也就没有生灭了嘛！这是外道这麽样讲。

可是我告诉你们每一个人：这个样子就大错而特错了！人死不是断灭的。所以佛教和外道有分别，就是在这一点！有的外道就说是「断」，有的外道就讲说「常」；一个主断，一个主常，这种外道是误人最厉害的！

我虽值佛，今犹狐疑：波斯匿王又接着说了，虽然我值遇到佛出世了，佛现在来教化我，我现在还是狐疑不信。不信什麽呢？不信佛所说的道理，我还是觉得人死了是断灭的，是没有了，归於断灭。「人死如灯灭」，这也就没有了，这就是「涅盘」。我认为涅盘就是死了，什麽都没有了！

怎麽叫「狐疑」呢？狐狸性情多疑，你讲什麽，牠也不相信。怎麽样多疑呢？到寒冬这个时候，水冻冰了，这狐狸在冰上走；牠走一步用耳朵听一听，走一步用耳朵听一听
...为什麽这样子呢？牠就听听这个冰是不是有响动啊？如果有响动，牠赶快退回去；因为这冰若一响，牠就知道这个冰冻得不厚，会把牠掉到河里去
...非常聪明，所以说人聪明，就说「有狐狸那麽聪明」；这就叫「狐疑」，牠心里多疑善变，牠总也防备着你和任何人，这狐狸是这样子！

云何发挥，证知此心不生灭地？今此大众，诸有漏者，咸皆愿闻：得怎麽样子能发挥，知道我这个心真正不生灭的道理呢？能证明出来我这个心不生不灭吗？现在在这个法会的这些个大众，所有一切没得到漏尽通这些个人，统统都想要明白这个道理。

「咸」，是统统。没得漏尽通，就是「有漏」；漏到什麽地方去？漏到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里边来。漏到这里怎麽样？就受生死；没了生死，这都叫「有漏的人」。现在大众统统都想要了解这种不生灭法，能证知不生灭的这种心了，他们都好证果，可以得到无漏了！

N3如来徵显不灭（分二）
O1显身有迁变　O2指见无生灭　O1分二
P1略彰变灭　P2详叙变灭
今P1
佛告大王：汝身现在，今复问汝：汝此肉身，为同金刚，常住不朽？为复变坏？
世尊！我今此身，终从变灭。
佛言：大王！汝未曾灭，云何知灭？

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我观现前，念念迁谢，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渐渐销殒，殒亡不息。决知此身，当从灭尽。
佛言：如是！

这一段文，是佛问波斯匿王，你这个身究竟坏不坏？波斯匿王就对佛说，这个身将来是坏的。

佛告大王：汝身现在，今复问汝：汝此肉身，为同金刚，常住不朽？为复变坏：佛对波斯匿王说：「你这个身体现在是存在着，现在我设一个问题来问问你：你这个肉身，是不是好像金刚钻那样坚固，永远都不会坏，永远都不会朽烂呢？还是会变坏呢？究竟怎麽样子啊？是会坏、

不会坏啊？你告诉我！」

世尊！我今此身，终从变灭：波斯匿王听到佛这样一问他，也不加思索就答覆说：「世尊！我这个身体啊！将来一定会没有的、灭了！」

佛言：大王！汝未曾灭，云何知灭：这个「曾」字应该读「层」音。佛听见波斯匿王说他这个身体终究是归於断灭的，就又来问他：「大王！你现在还没有灭呢！你怎麼知道你这个身体，将来就归於变灭呢？你现在还没有死，怎麼就知道将来会死呢？告诉我！你怎麼就会知道这麼多的道理呢？」

波斯匿王就回答世尊说了，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我这不会常的一个变坏之身，现在虽然是没有坏灭、没有死，但我这个身体不是永远的，最多也就是七、八十年，八、九十年；总而言之，不会超过一百岁的，所以这不是长远的一个身体。

我观现前：我现在观察。「观」，就是仔细观察──里外观察、前後观察、远近观察、自他观察。我看看人，看看我自己，一般人都是会死的，那麼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这麼观察，这是对外。现在我不是观察外边，我观察现前念念，观察我里边这个心。

念念迁谢，新新不住：前边那个念生起了，後边那个念就灭了；这个念生出，那个念就死了，「新新不住」，这个新的念头永远都不会存在的。生出来这个是新，那个念生出，这个又变成旧的。这好像波浪，那个波浪生生不已，一个浪追着一个浪，这叫「迁谢」。「迁」，就是变迁了；「谢」，就是谢落了、没有了。

如火成灰，渐渐销殒，殒亡不息：就好像这个香火变成香灰一样。那个香火点着了，它一点一点都变成灰，渐渐就都落去了；这火现出来，等一等这新的灰又把这火都盖去了。这个灰落下来，就没有了，这等於死亡一样，总也不停止。这个灰，就是表示陈旧了，那火是新的，但是那个新的随时就变成灰了。「销」，就是把它变化了；「殒」，就是殒落。「销殒」，由这火上就跌下去，变成尘，没有了。

决知此身，当从灭尽：所以我决定决定的、毫无疑问的知道：「这个身，将来一定会归到灭尽的！」他这口气是决定的，一点没有疑问的──这是波斯匿王说的，不是我说的。

佛言：如是：释迦牟尼佛听见波斯匿王这样讲，就说：「你说得对，是这样子！念念迁流，这个身子是终归变灭的。」

P2详叙变灭（分三）

Q1较量老少　Q2详叙变状　Q3总结必灭

今Q1

大王！汝今生龄，已从衰老，颜貌何如童子之时？

世尊！我昔孩孺，肤腠润泽；年至长成，血气充满。而今颓龄，迫於衰耄，形色枯悴，精神昏昧，发白面皱，逮将不久，如何见比充盛之时？

佛虽然印可波斯匿王这个说法，可是他这个见解，还有问题在後边呢！所以佛又问波斯匿王。

大王！汝今生龄，已从衰老，颜貌何如童子之时：「生龄」，就是年龄。「现在你的年龄，已经都老了！你现在面上也有皱纹了，胡须大约也白了，头发也都变成雪了，这衰老的相现前罗！那你的相貌比较你在小孩子，孩提之年那个时候，怎麼样子呢？你老年的相貌和童子的相貌有没有分别？有没有什麼转变哪？」佛就这麼问波斯匿王。「颜」，是颜容；「貌」，就是相貌。

波斯匿王答覆说，世尊！我昔孩孺，肤腠润泽；年至长成，血气充满：我在小孩子的时候，皮肤、肌理都非常光润。等我长大了，血气就充满了；这时候我血气方刚，觉得身体非常壮！

「孩」，就是孩提的时候；「孺」，就是孺慕。孺慕，言其在小孩子的时候，对於父母有一种思慕，有的时候撒娇，有的时候对父母不太守规矩，想要父母也原谅他。「肤」，就是皮肤；「腠」，就是「腠理」的意思，就是在这个皮里边，肉外边，还没有到肉那个地方，那就叫「腠」。「润」，就是很滋润的；「泽」，就很光泽的。你看小孩子那个面貌，有红似白的，就那样子非常光润。

而今颓龄，迫於衰耄：现在我的年纪大了，已经迫近到衰耄的时间了。「颓」，就是颓老；好像墙倒了，那叫「颓垣」。「颓龄」，就表示老了，这个身体要不帮忙了；这个身体就要来迫迁，叫你搬家，不能住了。「衰」，就是衰败了。那麼波斯匿王迫於衰耄，「耄」，也就是老年的一个称呼。本来人到六十岁叫「耆」，八十岁叫「耄」；所以帝尧不是说「耄期倦于勤」？因为他八十多岁了，也懒惰了，不愿意去管理国家的政事了。

这个人哪！「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年少的人要戒色、戒淫欲；如果你不戒淫欲，把你的身体就弄得不健康了。「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等到你壮年的时候，血气方刚，要「戒之在斗」，你不要尽找人去打架。人家打你吗？你退一步，不要和人打架。「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就像波斯匿王这时候，就可以说是血气既衰了

；「戒之在得」，得，就贪得无厌；老年人不要生出一种贪心来。

形色枯悴，精神昏昧，发白面皱：这个形色都枯槁而憔悴了，精神也昏昧了，头发白了，脸也都皱了！这年纪老了，不像年纪轻的时候，记什麽东西记得很清楚的；什麽他也记不住了，就昏昧了！「昏昧」，就是不明白，什麽事情也都看不明白了；人说「老糊涂了」，老得糊涂了，精神也不好了——但是可没有得精神病。

我方才不说他的发变成雪了吗？这叫「发白」。年纪轻的印度人没有白头发的，老年人也就变成白头发了。所谓「渐渐鸡皮鹤发，看看行步龙锺」，那个肉皮子就像鸡皮似的，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这叫「鸡皮」。鹤发，就是头发都白了。说有的老人家「鹤发童颜」，他可不是童颜，他是面皱了，面上左一个褶子，右一个褶子，很难看的！年纪轻的时候，很英俊、很美貌的，到年纪老，面上这皱纹不知多少，比牛皮那个皱纹恐怕还多，所以这非常难看了，英文叫 ugly。

逮将不久，如何见比充盛之时：我就将死了，不长久了，怎麽可以和壮年那个充盛的时候来相比呢？这是不同的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无量的感慨啊！一定是：「唉！」叹一口气：「我就快死了！」广东话说：「离那头儿近了！」哪一头呢？死那头，离死那头儿近了！

Q2详叙变状

佛言：大王！汝之形容，应不顿朽？

王言：世尊！变化密移，我诚不觉，寒暑迁流，渐至於此。何以故？我年二十，虽号年少，颜貌已老初十岁时；三十之年，又衰二十。於今六十又过於二，观五十时，宛然强壮。

世尊！我见密移，虽此殂落，其间流易，且限十年。若复令我微细思惟，其变宁唯一纪二纪？实为年变；岂唯年变？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迁。沈思谛观，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

佛听波斯匿王有无穷的感慨，很叹气的，说是他也就快死了，青年的时代已经都跑了，大约也不会像青年时候那麽样活动。青年欢喜譬如去运动啊，打球啊，或者跳舞，什麽地方都想去看一看，活动活动。这年纪老了，这些个事情也都不能做了；於是，就觉得很不高兴的样子。所以说，我现在老罗！不能和青年的时候来比罗！那个时候真快乐。现在啊，真是没有意思了！

佛言：大王！汝之形容，应不顿朽：你这个身形，应该不是马上就老的吧？你说的是你这个会变坏的，还有不变坏的呢！你到你里边去找一找！

王言：世尊！变化密移，我诚不觉：波斯匿王听佛说，他有应该不即刻就朽坏的。他说：世尊哪！人老这种的情形，你觉察不到的，它是默默中就迁变了；我真的不知不觉。人由小而大，由少而壮，由壮而老，都不知道怎麽就会壮的，怎麽就会老的？我自己实实在在、老老实实地讲，我没有感觉到自己怎麽样老的，哪一天开始老的；但是现在这老相也现前了！

寒暑迁流，渐至於此：由夏而冬，由冬而夏；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一年一年的，这个寒暑这麽变化迁流，渐渐地就到现在我这个老样子了。「老样子」是什麽样子？就是波斯匿王那个老样子！迈步，这个腿也懒了，也要不帮忙了。吃饭，手也要不帮忙了，手就颤了。头发白了、面上皱纹不知多少，眼睛上的眉毛也很长了；有的时候看东西，要把眉毛拨一拨，才能看得见。你说，这个多麻烦！

何以故：为什麽我现在老得这个样子呢？我年二十，虽号年少，颜貌已老初十岁时；三十之年，又衰二十：我在二十岁的时候，虽然那时候号称是个年轻人，可是我的容貌，可老过我十岁做小孩子那个时候；等到我三十岁的时候，比二十岁的时候又老了。这就我方才所说的：「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於今六十，又过於二，观五十时，宛然强壮：我现在已经六十二岁了——六十花甲子，又过了两岁。我现在回想，观察观察我五十岁那个时候，比现在可强壮得多罗！五十岁那时候，嘿，我这两手或者还可以拿动几百斤的东西，现在大约几十斤的也困难了！这是波斯匿王感觉他都老了，没有什麽用了。

波斯匿王又叫一声世尊：世尊哪！我见密移，虽此殂落，其间流易，且限十年：我见潜移变迁这种的道理，真是不容易知道。虽然身体一天比一天衰落，在这个期间，这种变更，好像流水那麽逝去，我暂且以每隔十年为限期。时光非常之快的，所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以前说，从我十岁那时候来做比较，二十岁就老过十岁，三十岁就老过二十岁，四十岁就老过三十岁，五十岁就老过四十岁，六十岁又老过五十岁，这麽样子，把我就赶得也老了。

若复令我微细思惟，其变宁唯一纪二纪？实为年变：若再叫我微细微细地来想一想、来算一算这种的经过，它这个变迁，哪里仅仅是十二年（一纪是十二年），或者二十四年？这实实在在是年年都有变化，年年都不同样的，年年都会老的；就是我一年老过一年。岂唯年变？亦兼月化：哪里仅仅年内而有变化？每一个月都有变化的，这个月就老过前一个月。「兼」，是并兼着。何直月化？兼又日迁：这个「直」和「止」一样的讲法。何止，哪里只是单单月化呢？并且一天就比一天老，一天就老过一天。

沈思谛观：「沈思」，我这麽把脑筋沈静下来，想一想。「谛观」，谛审而观。我问一问自己：「你怎麽样老的啊？哪一年老的？哪一个月老的啊？哪一个日子老的啊？哪一个时候老的啊？」这麽算计算计，自己这麽观察一下，这叫「谛观」。

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在这很短、很短的时间，就在每个念之间，这个老的情形不停。所以到现在我老得这样，太不中用了，吃东西也不香了；睡觉，觉得这个皮肉都搁着很痛的。啊，这个老境现前哪，实在是苦罗！

怎麽叫「刹那」呢？在《仁王护国般若经》上说得很明白，这一念里头，「有九十个刹那」；一念是很短啊！就这一念的时候，就有九十个刹那。在一刹那之中呢？「有九百个生灭」；不容易明白的、不容易觉察到的，在这一刹那里边，就有九百个生灭。讲到这个地方，这是很微细的。

Q3总结必灭

故知我身，终从变灭。

【编按】从「故知我身，终从变灭……发海潮音，遍告同会」，为一九七四年之补讲，并融入一九八九年所补讲者。

故知我身，终从变灭：波斯匿王说完了前边这个变灭的道理：万事万物时时刻刻都在潜移变化，都有个生灭的相存在。所以他说，我因为前边所见的这个境界、这种情形，我现在知道我这个身体，将来是会没有的，变灭了！不是常住的。

O2指见无生灭（分三）

P1徵定许说　P2所见不变　P3能见不灭

今P1

佛告大王：汝见变化，迁改不停，悟知汝灭；亦於灭时，汝知身中有不灭耶？

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实不知。

佛言：我今示汝不生灭性。

波斯匿王说完了他自己身体是一定会变灭的道理。佛告大王：佛听波斯匿王这样讲，於是乎就告诉波斯匿王说，汝见变化，迁改不停，悟知汝灭；亦於灭时，汝知身中有不灭耶：大王！你看见了你这个身体的变化迁改不停，由少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将来会死，所以知道你这个身体将来一定是断灭的。可是，就在断灭这个时候，你知不知道你身中还有不断灭的东西吗？

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实不知：波斯匿王听佛这样讲，於是合起掌来，对佛就说：「我真真实实的，不知道这个道理。」

佛言：我今示汝不生灭性：佛说：「我现在指示你这个不生不灭，恒常不变的这种本性！」

P2所见不变

大王！汝年几时，见恒河水？

王言：我生三岁，慈母携我谒耆婆天，经过此流，尔时即知是恒河水。

佛言：大王！如汝所说，二十之时，衰於十岁；乃至六十，日月岁时，念念迁变。则汝三岁，见此河时，至年十三，其水云何？

王言：如三岁时，宛然无异；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无有异。

佛说，大王！汝年几时，见恒河水：你在几岁的时候，见过这恒河的水呢？王言：我生三岁，慈母携我谒耆婆天，经过此流，尔时即知是恒河水：波斯匿王就说：「我出生後三岁时，我慈悲的母亲携带着我到耆婆天的庙上，去给我求寿。经过恒河这个流水，在那时候我看见，就知道这是恒河的水。」这个「耆婆天」，也就是「长寿天」。到长寿天庙那儿去求，大约到那儿就说：令我这个小孩子长命百岁，又快高、长大之类的。

佛言：大王！如汝所说：二十之时，衰於十岁；乃至六十，日月岁时，念念迁变。则汝三岁，见此河时，至年十三，其水云何：佛对波斯匿王说：「大王啊！就像你前边所说的：你二十岁的时候，就老过十岁那个时候；乃至六十岁，经过日日月月、岁岁时时的，念念都在迁变。那麽在你三岁，见这个恒河水的时候，到你十三岁的时候，这个水是什麽样子呢？」

王言：如三岁时，宛然无异；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无有异：波斯匿王说：「我看见这个水，还是和我三岁那时见的水，是一样的，宛然没有什麽分别。甚至於到现在，我年已经六十二岁了，这个水也没有什麽两样。」

有一些个学者在皮毛上用功夫，说是波斯匿王的年龄有问题。这根本就是没有事情来找事情干！吃饱了饭，愿意收拾收拾垃圾、清洁清洁地方，没有旁的可干；所以到厕所里去收拾收拾粪，这是应该的。

P3能见不灭

佛言：汝今自伤发白面皱，其面必定皱於童年。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与昔童时观河之见，有童耄不？

王言：不也！世尊！

佛言：大王！汝面虽皱，而此见精，性未曾皱。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变者受灭；彼不变者，元无生灭，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犹引彼末伽黎等，都言此身死後全灭。

佛言：汝今自伤发白面皱，其面必定皱於童年；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与昔童时观河之见，有童耄不：佛又说：「波斯匿王！你现在自己这麽伤感，说你头发也白了，面也生了皱纹了。你脸面这个皱纹，是老的时候有，童年的时候没有，所以你说老了。那麽你现在见这个恒河，和你童年的时候所见这个恒河，这个『见』，有没有童子和耄老的分别？而那个水有没有年轻，有没有老过呢？」

王言：不也！世尊：波斯匿王就说：「世尊！不会的！我这个『见』没有变。」虽然他像那些个scholar（学者）那麽愚痴，但是也知道不是这样子，他知道没有变的。

佛言：大王：佛听他这麽说了，又对波斯匿王说，大王啊！汝面虽皱，而此见精，性未曾皱：你面虽然有皱纹了，可是你见恒河的这个「能见」的性，并没有皱纹，还是一样的。

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变者受灭；彼不变者，元无生灭，云何於中受汝生死：那麽你面上有皱纹，这是一个变化；而你见精这个性没有皱纹，它是没有变的。变的，是会灭的；可是那个没有变的见性，它本来是没有生灭的。既然没有生灭，你怎麽可以说，这个见性也和你这个身体一样受死呢？

而犹引彼末伽黎等，都言此身死後全灭：你尚且还引出来那些有「断灭见」的外道人等，他们都说：「这个身体死後就全灭，就断了！」所以他们完全是执断、执常，你跟着他们学啊？

N4王等极为庆喜

王闻是言，信知身後，舍生趣生；与诸大众，踊跃欢喜，得未曾有。

王闻是言，信知身後，舍生趣生：波斯匿王听见佛这样说了之後，他生出一种信心，知道这个身死了之後，舍了这个身，又有来生这个道理，有前世、今世、来世，三世的果报。

与诸大众，踊跃欢喜，得未曾有：他在这个时候，与法会的大众，都因为明白多一点的真理了，所以他们都欢喜踊跃，得到从来也没有过的真实法乐。说：「哦，这个性无生灭的道理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的！我们完全迷於生灭断常这个道理了！」

M4显见不失（分三?十番显见4）

N1阿难因悟反疑前语　N2如来发明因倒说失　N3深责迷倒结合

今N1

阿难即从座起，礼佛合掌，长跪白佛：世尊！若此见闻，必不生灭；云何世尊名我等辈，遗失真性，颠倒行事？愿兴慈悲，洗我尘垢。

阿难即从座起，礼佛合掌，长跪白佛：在这个时候，阿难又生了怀疑——不是阿难生怀疑，阿难也是代表众生来问的。於是就从座站起来，先向佛顶礼，然後合起掌来，长跪在那儿，对佛说了。

世尊！若此见闻，必不生灭；云何世尊名我等辈，遗失真性，颠倒行事：「见闻」也是「见性」。若是这个见性，它一定是不生灭的话；为什麽世尊您说我们把真性都丢了，做的事都很颠倒的？愿兴慈悲，洗我尘垢：愿佛您发大慈悲，用大慈大悲的水，洗一洗我这种怀疑的尘垢！

N2如来发明因倒说失（分二）

O1即臂倒无失为喻　O2以心倒无失合喻　O1分三

P1定臂之倒相　P2定臂之正相　P3明显倒非失

今P1

即时如来垂金色臂，轮手下指，示阿难言：汝今见我母陀罗手，为正为倒？

阿难言：世间众生，以此为倒；而我不知谁正谁倒？

即时如来垂金色臂，轮手下指，示阿难言：汝今见我母陀罗手，为正为倒：佛的臂是金色的，佛身体也是金身的。佛听见阿难这麽说，於是就把金色的手臂垂到下边去了，这五轮指手向下指。对阿难说：「你现在看见我这个印手了吗？我手下垂的时候，是正、还是倒啊？」

这「母陀罗手」也就是个手的名字，并不是什麽手印，它也就是和「兜罗绵手」一样的，所以你不要把这儿又弄出个手印来！弄出手印，这一些个学密宗的，就说：「喔，佛都有手印，我们要快学学这手印（mudra）！」这个不可以这样讲的！

阿难言：世间众生，以此为倒；而我不知谁正谁倒：阿难这时候因为以前贸贸然答覆，就碰了很多钉子；现在他学乖了，所以不说他自己了。阿难说：「世间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人，说您手下垂，这是倒了。而我阿难现在弄糊涂了，也不知道怎麽样叫『正』，怎麽样叫『倒』？」阿难不说一个决定辞，很滑溜的；就是说错了，也不是他自己的，是众生的。

P2定臂之正相

佛告阿难：若世间人，以此为倒；即世间人，将何为正？

阿难言：如来竖臂，兜罗绵手上指於空，则名为正。

佛告阿难：若世间人，以此为倒；即世间人，将何为正：佛对阿难又说：「你若说世间的众生，以这样子是倒。那麽这所有的众生，手怎麽样才算是正呢？」

阿难言：如来竖臂，兜罗绵手上指於空，则名为正：阿难就说：「如来您把臂向上竖起来，您的兜罗绵手上指虚空，那就叫正的。」他说他不知道，讲完了，他又说众人都是这麽说的。这就是说：「说不对了，不怨我。说不对了，不是我的过错。」就是：人家是「推功揽过」，他是「推过揽功」。

P3明颠倒非失

佛即竖臂，告阿难言：若此颠倒，首尾相换，诸世间人，一倍瞻视。

佛即竖臂，告阿难言：佛就把手臂竖起来，告诉阿难说。若此颠倒，首尾相换；诸世间人，一倍瞻视：若这个颠倒，头和尾掉过来相换，世间人就有两样的看法，就和前边那个看法不同了。

这都是加倍迷、迷中更迷，不懂得「正、倒」的道理！上指，你说是正；下指，你说是倒；这根本就是一种颠倒！像这样颠倒，只是一个向上，一个向下，互相换一个位子而已，手的本身并没有两样。

O2以心倒无失合喻（分三）

P1标名合定　P2身无正倒　P3正倒从心

今P1

则知汝身，与诸如来清净法身，比类发明。如来之身，名正遍知；汝等之身，号性颠倒。

则知汝身，与诸如来清净法身，比类发明。如来之身，名正遍知；汝等之身，号性颠倒：那麽这样，由这个迷中之迷，你要知道，你这个身与诸佛如来清净的法身，这麽彼此类推，来发明这个「见性」：佛的身，就叫「正遍知」；你们的身，就叫做「自性的颠倒」。如来正知一切，也遍知一切，知道什麽叫「正」，什麽叫「倒」。而你们就是颠倒过来了，以正为倒，以倒为正。

P2身无正倒

随汝谛观，汝身佛身，称颠倒者，名字何处，号为颠倒？

於时阿难与诸大众，瞪瞢瞻佛，目睛不瞬，不知身心颠倒所在。

佛又说，随汝谛观，汝身佛身，称颠倒者，名字何处，号为颠倒：你好好观察观察、审视而观，你的身比起佛的身，叫「性颠倒」的这个名字，从什麽地方出来的？

於时阿难与诸大众，瞪瞢瞻佛，目睛不瞬，不知身心颠倒所在：阿难听得手足无措，不知道怎麽样是正，怎麽样是倒？「瞪瞢」，也就是瞢瞢然不明白，好像盲目的人看不见东西。在这个时候，阿难和所有在法会的大众，瞪起眼睛，瞻仰於佛，眼睛连眨都不眨了；也不知道身、心这个颠倒在什麽地方？都迷了！

P3正倒从心（分三）

Q1标如来慈悲告众　Q2引昔教以明正相　Q3责遣认以明正相

今Q1

佛兴慈悲，哀愍阿难及诸大众，发海潮音，遍告同会：

佛兴慈悲，哀愍阿难及诸大众，发海潮音，遍告同会：因为阿难请佛兴大慈悲，佛就令阿难遂心满愿。在这时候，佛生出一种慈悲的心，怜悯阿难和在会的大众，就发大声音，普遍地对所有在会的这些人说。

Q2引昔教以明正相

诸善男子！我常说言，色心诸缘，及心所使，诸所缘法，唯心所现。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现物。

诸善男子：诸位善男子！我常说言，色心诸缘，及心所使，诸所缘法，唯心所现：我以前常常讲过。讲过什麽呢？色法、心法、诸缘，和心所法，所有这些缘生的法，都不出我们现前的一念真心。

「色」，就是色法；「心」，就是心法。「心所使」，就是心所法。按照《百法明门论》所说：

色法十一心法八　五十一个心所法

二十四个不相应　六个无为成百法

「色法十一心法八」，色法有十一种。心法，就是八识心王，这有八种。

「五十一个心所法」，心所法有五十一个。

「二十四个不相应」，有二十四个不相应法，它与色法、心法都不相应，与无为法也不相应。

「六个无为成百法」，有六种无为。上列合起来，共计是百法。

「诸缘」，这缘有四种——（一）亲因缘：就是比较相接近的。（二）增上缘。（三）次第缘：这又有一个名字，叫「等无间缘」。（四）所缘缘：所缘的这种东西。

那麽「诸所缘法，唯心所现」，所有缘生的这种法，都是不出我们现前的一念真心。所有的法

，所谓山河大地、房廊屋舍、森罗万象，从什麽地方有的呢？都是从我们人心里生出来的；一切一切的这些个东西，也都包藏在我们心里头，不是心被这些个东西包括着。如果你认识你本有的真心了，这些个东西也都没有了！

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现物：你这个身和你这个识心，都是妙而又明的这种真精妙心当中所现出来的。「汝身汝心」，「身」，就是现在你这个身；「心」，哪一个心呢？这个是识心。那麽是不是在这个识心之外，另有一个妙心？不是的；就在这个识心本体上，就有个妙心。不过我们人不知道用，所以就以为这个识心就是我们的心了；其实这是认贼作子，所以就变成颠倒了！

Q3责遗认以明正相（分三）

R1怪责遗真认妄　R2法说认遗之相　R3喻说遗认之相

今R1

云何汝等，遗失本妙圆妙明心宝明妙性，认悟中迷？

云何汝等，遗失本妙圆妙明心宝明妙性，认悟中迷：我说，你们这一班人怎麽都把这常住真心失去了？这本来就是圆满微妙而又光明的这个心，这种非常宝贵光明的妙性，你们怎麽失去了呢？而「认悟中迷」，你认为你是明白了，实际上你并不明白！不明白什麽呢？不明白你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你不知道你有圆妙明心宝明妙性，却以为你所知道的那个识心，就是你的心了。你以为你明白、你了悟这种的心；其实这是一种迷，你没有明白！这就是你的颠倒，也就是你认贼作子这种的毛病。

R2法说认遗之相

晦昧为空，空晦暗中，结暗为色。色杂妄想，想相为身。聚缘内摇，趣外奔逸，昏扰扰相，以为心性。一迷为心，决定惑为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

晦昧为空，空晦暗中，结暗为色：我对你们说的「色、心」这个法，什麽叫「色」呢？我现在告诉你！这个色法是「晦」，晦也就是一种黑暗表现；「昧」，昧也是不光明，就是很黑暗的。很黑暗的什麽呢？这空。「晦昧为空」，就是很黑暗的，就变成一个顽空。「空晦暗中」，在这空又不光明里边，「结暗为色」，暗结集到一起了，这暗的情形，就变成有一个「暗」的形色了，这黑的色存在了；这算一个「黑色」。「结」，就是结集到一起了。

色杂妄想，想相为身：结集到一起，有了形色，然後就搀杂上了这种妄想。由妄想和这个色相，又结成一个身。

前文说「晦昧为空」，晦昧也就是这个无明。这无明虽然说无明，但是你看不见的，所以它就等於顽空了！在这个空和无明的里边，「结暗为色」，就有一个形色产生，这也就是「无明缘行」这种的道理。「色杂妄想」，既然有了形色，这色又生出一种妄想。这妄想是什麽呢？就是那个「识」。「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这「想相为身」，就是因为妄想造成这个身体，也就是「名色」。这是十二因缘里头的道理。

聚缘内摇，趣外奔逸，昏扰扰相，以为心性：「聚缘」，这种种的因缘，聚集到一起。「内摇」，这个时候，也就可以说是有了眼、耳、鼻、舌、身、意，有了六入。「聚缘内摇」，这也可以就说是「名色缘六入」。有了六入，这就有了触，所以「趣外奔逸」，这也就是一种触。怎麽叫「趣外」呢？「趣」是走；走到外边去了。到外边去，就各处跑，这叫「奔逸」。「奔」就是奔跑，从这儿跑到那儿去，从那儿又跑到另一个那儿去，也就是这妄想心可以奔跑。那麽这个「触」，也可以说奔跑，好像那小孩子有触觉了，这也叫奔跑。但是各处奔跑，因为自己没有真正的智慧，就「昏扰扰相」，不知道往什麽地方跑。昏扰扰，这个扰扰就是乱跑的样子，不知道到什麽地方去，东南西北，分别不清。「以为心性」，那麽就以这种不明白的，做自己的心性。

自己既然不明白，所以就好像丢了似的。丢了什麽呢？把自己那个真正的圆妙明心宝明妙性，都失去了。这个失去不是真失去，就是好像失去而没有失去。因为以昏扰扰的这种相，做我们心性，没有用圆陀陀、光灼灼那种光明的心，所以就昏了。「昏扰扰」，就是以不明白、不光明的这个做自己的心了。

一迷为心，决定惑为色身之内：那麽一旦有这种执迷不悟、迷而不悟，就认为自己这个真心，在色身之内。

一般的人都认为心在这个身里边，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个心并不在身里边。那麽在身外边吗？也不是！因为不是心在我们身里边，而是我们人在这个真心里边。

所以才说，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你不明白，从你这个色身，往外到所有山河、虚空、大地、房廊屋舍；这种种的东西，都是你本妙明心，「真心中物」，是你那个真心里头的东西，不是你这个心外边的东西。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心包罗虚空万有，不是虚空包括着我们。你若明白这种道理了，那你这个真性就没有丢，你这个真心也没有丢！

R3喻说遗认之相

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弃之，唯认一浮沤体，目为全潮，穷尽瀛渤。

这个好像什麽呢？我给你举个比方。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弃之，唯认一浮沤体，目为全潮，穷尽瀛渤：好像一百个、一千个那麽多的澄清大海，你不要，你把它放弃了。就认那麽一个水泡，是全部的大海了，说你已经穷尽大的海和小的海了！

「浮沤」，是海上一个水泡；你说这个浮沤就是大海了，这岂不是太错了吗？我们身里头那个识心，就好像浮沤那麽小；身外边那个真心，就像百千大海那麽大。你把百千大海那麽大的海放弃了，你不认识、不知道它是海；你拿这麽小小的一个浮沤，就当海了。

这也就好像你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你这个法性身是周遍法界的，什麽地方它都在的。可是你不晓得这是你的真心，你就认为你身里边那个是你的心。就好像你看见大海上一个很小很小的浮沤，就认为这个浮沤就是大海的本体，这岂不是大错了吗？这也就好像你认你身里边那麽小的心做为你的心了。你那个真心，也不是外边，也不是里边，是每一个人都具足的，只是你不认识你自己那个真心！

N3深责迷倒结合前喻

汝等即是迷中倍人，如我垂手，等无差别，如来说为可怜愍者！

这个「差」字，读如「疵」。

汝等即是迷中倍人，如我垂手，等无差别：现在你们没有证果的，没有得到无漏这些个人，就是在迷中之迷的人，这就和我「垂手」这个道理一样，没有什麽分别的。我这手下垂，你就说是「倒」；往上伸，你又说是「正」。其实这一个手本来没有倒正，你却要起一个名，说是有倒正。本来没有问题，你却把它造出一个问题来。本来没有这麽多的麻烦，你自己找麻烦；所以这叫迷中的倍人──迷中之迷。

如来说为可怜愍者：佛看这种人，真是又可怜、又可愍，真是可怜愍的人。什麽样人呢？就是迷中的倍人。本来不迷，他找来一个迷；找来一个迷还不要紧，他又迷上加迷，倍起来，加一倍或者加两倍，这叫「迷中的倍人」。为什麽是迷中的倍人呢？你看，这麽大的百千大海他不要，只取海里头一个小小的浮沤，就认为是全海了，说这「穷尽瀛渤」，把所有大的瀛、小的渤都穷尽了。「瀛」，就是大的一种海；「渤」，就是在海旁边，大约那个有小水的地方，不那麽大。

M5显见无还（分四?十番显见 5）

N1阿难求决取舍　N2如来力为破显　N3承前判决取舍　N4结叹自述沦溺

今N1

阿难承佛悲救深诲，垂泣叉手，而白佛言：我虽承佛如是妙音，悟妙明心，元所圆满常住心地。而我悟佛现说法音，现以缘心，允所瞻仰。徒获此心，未敢认为本元心地。愿佛哀愍，宣示圆音，拔我疑根，归无上道。

这个阿难，佛这样来开示他，说他是一个真正可怜愍的这类众生。阿难承佛悲救深诲：阿难承蒙佛慈悲救护，又多次深深地教诲。因为阿难堕落到外道的家里了，在那儿非常危险，将毁戒体，佛就叫文殊菩萨用〈楞严咒〉去把他救回来，所以说「承佛悲救」。而且佛又左一次教诲他、右一次教诲他，教诲他不知道多少次了，所以说「深诲」。

垂泣叉手，而白佛言：「垂泣」，就是落泪，往下掉眼泪；眼泪左往下掉、右往下掉。阿难感激佛感激得没有办法了，就掉下了眼泪，叉着手（合掌），对佛就讲了，我虽承佛如是妙音，悟妙明心，元所圆满常住心地：「元」，就是本来；「心地」，也就是真心。我阿难虽然承蒙佛说上边这麽微妙的道理、这种法音，现在明白这种的妙明心，本来是圆满的，它是常住真心性净明体。

而我悟佛，现说法音，现以缘心，允所瞻仰：而我阿难所明白、所觉悟到的，佛现在所说这种最微妙的法音，我现在还是用这个攀缘心来瞻仰佛的相貌，和所说的音声。

徒获此心：我现在方才明白，现在才得到这个心，未敢认为本元心地：我还不敢承认本元心地。我虽然现在得到，可是还有点认不清楚，不敢承认它。这是阿难又来请问佛，这个阿难总有话讲，总有question（问题），问完了一个又一个。他现在得到这个心了，但是还不敢确实承认这个是他的心。佛指示说这个山河大地，这所有的都是你真心里边的东西；他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还没有即刻转过身来，所以还不敢接受，不敢正式承认。他不敢承认本元心地，很奇怪！

阿难听见佛指示：「这种见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常住真心。」可是他虽然听到了，却还不敢接受这种道理。为什麽不敢接受呢？他说他听佛说法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攀缘心来听的；如果没有这个攀缘心，不也就没有法听了吗？他认为这个攀缘心没有了，就没有法了；这是一种错误，这是阿难又多了一重迷惑。因此，他虽然听见这个道理了，不敢即刻就接受这种的道理，做为他自己的真心。

所以又说，愿佛哀愍，宣示圆音，拔我疑根，归无上道：愿佛哀愍我、可怜我，我现在心里头这种怀疑的根，还没有去尽；请佛用圆满无碍的音来开示我，来拔出我心里头怀疑的根，我好能明白这无上的道理！

「圆音」，是圆满无碍的音；圆音就是一个音，一个音也就是圆音。佛虽然是一个音来演说佛

法，但是人听着人就懂，神听着神也懂，鬼听到鬼也懂，甚至於畜生听到畜生也懂，每一类的众生都明白佛所说的道理；这叫「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类，就是每一同类，或者人和人是一类，神和神是一类，菩萨和菩萨是一类，罗汉和罗汉是一类，大比丘和大比丘是一类，畜生就和畜生是一类，地狱众生就和地狱众生是一类，饿鬼和饿鬼也是一类。那麼佛说法的时候，只要和佛有缘的众生，无论距离多远，也一样听得见；不但听见，而且就像在佛的身旁听法是一个样，并不觉得远。你说这妙不妙呢？

N2如来力为破显（分二）

O1破缘心有还　O2显见性无还　O1分三

P1破所缘之法　P2破能缘之心　P3指各有所还

今P1

佛告阿难：汝等尚以缘心听法，此法亦缘，非得法性。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

佛告阿难：阿难请示佛拔他的疑根，他好可以得到无上的道果。佛随着就告诉阿难，汝等尚以缘心听法，此法亦缘，非得法性：你们这一班人哪！现在仍然用这个攀缘心来听我说法；你用攀缘心来听法，这个法也变成一个缘了，而不是不生灭的，这变成一个生灭法了。这是你没得到法的本体，法的那个体性没有得到。为什麼我这样说你们呢？

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我给你举一个譬喻；好比有人用手指着月亮，告诉人说：「那是个月亮，你看见了没有？」那个人因为他手指头指着月，应该看月亮才对。

若复观指，以为月体：可是他指着月亮，那个人不向月亮那儿看，就看他手指头，以为他这个手指头就是月亮了：「啊，这是月亮啊？月亮就是这样子的啊？」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这个人哪里仅仅就失去月轮？连他手指头都不认识，都丢了！「亡」，就是没有；「亡失」，就是丢了。「我告诉你！月亮在那儿呢！你不向月亮那儿看，你看我这个手指头做什麼？」前面那几说「遗失真性」，现在这个人拿手指头当月亮了！

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什麼缘故我说他连手指头都丢了，没有了呢？就因为他认这个指着月亮的手指头当明月了。「标」，就是目标；「标指」，是说指示目标的手指头。你看这个人！他明月不认识，连手指头也都不认识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阿难这样的人！他就是这样子！

这就比方说有人用手指头指着月，「月」就是真心，「所说的法」就是指；「指月」，就是指着那个真心。那麼那个人叫你观月，你不观月，不找那个真心，单观这个手指头，以为手指头就是真心了；这样，真心也失了，连这个法也不懂了。佛说这是「缘心听法，此法亦缘」，这个法也变成一个缘了，不是一个不生灭的了。所以这个真心他也不认识，指头也不认识，他把真心那种光明也都失掉了。这种人你说可怜、不可怜？我觉得这种人是可怜！

岂唯亡指，亦复不识明之与暗。何以故？即以指体，为月明性；明暗二性，无所了故。汝亦如是！

岂唯亡指，亦复不识明之与暗：这个人岂只是不认识这个手指呢！他也不明白、不认识这个光明和黑暗。说他不仅仅不认识这个月；把月也丢了，把手指头也丢了、失去了。那麼究竟这个手指头失了没失呢？没有失。明月失了没有失呢？没有失，还是存在。不过他以为是失了——也不是他以为是失了，因为他不明白、不认识，所以就说他失了。这就是说，这个人根本他也就不知道什麼叫「开悟」，什麼叫「没有开悟」？也不知道什麼叫「无明」，也不知道什麼叫「真明」？

何以故？即以指体，为月明性：什麼缘故他不明白呢？他以指头这个体性，说这个手指头就是个明月的本体了。这你说是不是颠倒？任何人都知道这是颠倒了，可是他就要这麼颠倒来做。明暗二性，无所了故：这是因为光明和黑暗这两种的性质、体性，他不懂的缘故。他不知道什麼叫明，什麼叫暗，你说这是不是愚痴呢？

汝亦如是：阿难！你也就是这样子。什麼样子？你也就是人家指着这个月，你不看月，你看指。你不单看指，你以指头为月亮了；所以你把月亮也丢了，手指头也跑了，明和暗也无所明了了！你就是这样子！你以攀缘心听法，听来听去，你就愈听愈愚痴，愈听愈笨，你愈跑愈远！

阿难这个时候不知道做什麼感想？以前把这个心丢了，他就惊慌恐怖，不知怎麼样子了，矍然起座。那麼现在佛说他把这个手指头和月都丢了，不知道他做什麼感想？

为什麼释迦牟尼佛说阿难就是这样子，以手指头做为月光的本体？那个手指头是没有明相的，是一个黑暗的；月光是有明相的、是明朗的。他分别不出来这个明朗和黑暗，这是没有真正的智慧。这就是：佛所说的法，所指的是真心，而阿难听见这个真心所在的地方，就以为在这个「法」上头就是真心了。所以他说他听法是用这个攀缘心听的，如果把这个攀缘心不用了，那也就没有法可听了。

所以他生出这种的疑惑：「我不要我这个攀缘心是可以的，但是我这攀缘心放下，我用什麼听法呢？我又没有心了嘛！」他还是以这个攀缘心是他的心！他不知道这个攀缘分别心，是个识

心、是个生灭心；要把它放下，那才是真正能听到这个法。他以为舍弃了这个攀缘心，再就没有办法听法了；他所怕的，就是听不见法了。他不知道若用真心听法，那法法皆真，一切法都是真了；你用攀缘心听法，听来听去，总似是而非的，好像是这样子，又不对吧？总有疑惑。

你要用真心来接受这个法，前边我不是说「阿难不敢接受这个法」？释迦牟尼佛所说这个真心，他不敢接受；他恐怕若接受这个真心，就不能听法了。他所恐惧的，是在这一点，他最要紧的是听法：「我不管它生灭心是什麽心！总而言之，我有法听就好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没有了解，又生出一种疑惑心来问佛。佛就说，他好像因指见月，他不见月，以指为月，他就是这种人！这是佛来教化他。

P2破能缘之心

若以分别我说法音，为汝心者；此心自应离分别音，有分别性。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暂止便去，终不常住。而掌亭人，都无所去，名为亭主。

若以分别我说法音，为汝心者；此心自应离分别音，有分别性：假设你以分别我说法这种音声的这种攀缘的分别心，做为你真心的话；这个心就应该离开这个分别音，还有一个分别性才对的。也就是说，在没有听法的时候，你也有一种分别性存在才对呢！为什麽呢？

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比方有一个客人，在一个旅店里住宿。「寄宿」，就是住宿；「旅亭」，就是旅馆。暂止便去，终不常住：暂时间住了一天，或者两天、三天，就走了，他不会在这个旅店里常住的。而掌亭人，都无所去，名为亭主：而管理旅亭这个人，他不会走的，这个就叫「亭主」。

这也就是说，你用分别心，你那个分别心就好像那个人住旅馆，住了几天，它又该走了。那走，它到什麽地方去呢？它应该还有一个分别性。要是真正你自己这个真心，它不会走的；那就比方这个旅馆的主人，他常常在那儿住，他不会走的。这是佛又给阿难来分别一下，分别为什麽你也如是；佛现在又给他用种种比喻，令他明白。

此亦如是！若真汝心，则无所去；云何离声，无分别性？斯则岂唯声分别心？分别我容，离诸色相，无分别性。如是乃至分别都无，非色非空；拘舍离等，昧为冥谛。离诸法缘，无分别性。

此亦如是：我方才所说这种的道理，这要是和法来相比较、来相合，也就是这个样子！若真汝心，则无所去；云何离声，无分别性：你这个识心，就等於那个住店的客人一样，不是你的真心。如果是你真心，则无所去，它就应该不会走的，怎麽会离开声尘就没有分别性了？怎麽会这样子呢？所以你是错误！

斯则岂唯声分别心：这个道理，哪里单单就是所说这个「声」的分别心呢？有声音，你听到，就有分别了；没有声音的时候，你就没有分别了？分别我容，离诸色相，无分别性：乃至於你看我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你见着我这个相，就有分别；离开我这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你又没有分别性了！

有的人就会这样说：「我听见这说法的声音，我回去，在我脑海里头还会听见。我看见东西，我这眼睛一闭上，还有这种感觉，好像还看见我所看见的东西来着。」这个你说是真的、是假的呢？你真听见了吗？那是在你八识田留下的那种痕迹、那种影子，这叫「影尘」，这不是真的，这是一种幻觉。所以这幻觉，你不能认为它是真实了，这不是分别那个相的性！

如是乃至分别都无，非色非空：像上边我所说这个道理──离开那个声尘，就没有分别性了；乃至离开那个色尘，也没有分别性了，甚至於什麽分别都没有了！这时候，你说它是空嘛？又不是空；你说它是色嘛？又不是色；到非色、非空的境界上了。到这个境界，也就是外道修冥谛──到「内守幽闲」，什麽也不知道了的境界；他认为：这就是最高的境界了，最妙了！

拘舍离等，昧为冥谛：拘舍离等外道，糊里糊涂的，以为这就叫「冥谛」。「拘舍离」是外道六师之一，这也是印度话，翻译到中文叫「牛舍」。舍，就是个房子；就是或者他挨着牛房住，或者他就住到牛房里头，或者是住在牛房旁边，所以就叫「牛舍」。又说，这个「牛舍」，是他母亲的名字──但是我相信他母亲不会是头牛。

「昧」，就是迷昧、不明白了；到这个境界上，他根本就不了解了，他就昧了。在佛教里说「三昧」，三昧是个定；他这单单一个「昧」，就不是定。就是好像睡着，又没睡着；说醒着吗？他又糊里糊涂的。就是这个时候──但是也不是像佛教里说入定了，入定那还明明了了，他这个是糊里八涂的，他觉得自己与天地同寿了，自己这身体和天地是一样了；天地不会坏，他也不会坏了！但是他不明白。他也有一点神通，他这个神通也和初果阿罗汉的神通差不多，但是他可不是证果的这种通。所以说起来，这里边的分别太多了；就是神通里边，也有种种的神通，不是就都是一个样子，不是的！

因为他不明白，就给它起个名字，叫什麽呢？「冥谛」。冥，也是什麽也没有了，什麽都空了，但是还没有真正的空。这个空是什麽空呢？顽空。我方才没讲吗？就好像睡着了觉，又好像醒着；好像醒着，又似睡觉；似知不知、似觉非觉，这麽样子的境界，这叫「冥谛」。他追究他那个道理到极点了，他说就是冥谛了；到这个冥谛，这是个最高的境界了！这是外道这种理

论。

离诸法缘，无分别性：他这个冥谛，若把这一切的法缘都离开了，也没有一种分别性。也就可以说，冥谛是没有一切法缘的时候，它没有分别性了；如果有法缘一生起，它还有分别性的。

P3指各有所还

则汝心性，各有所还，云何为主？

释迦牟尼佛对阿难讲，你认为你是缘心听法，你如果用一种攀缘心来听法，这个法也都是一种攀缘的性；那麽你这种心离开这个尘，就没有分别性了。

则汝心性，各有所还，云何为主：现在你这个心性，应该就各有所还，那麽各有所还，哪一个是你的主人翁呢？你的主人翁又是谁呢？「还」，就是归还。怎麽叫归还？就譬如你欠人家的债目，现在你要给回人家去，这叫「还」。你如果因为尘而有这个心，你也应该就还给尘。

O2显见性无还（分二）

P1阿难求示无还　P2如来详与显示

今P1

阿难言：若我心性各有所还，则如来说妙明元心，云何无还？惟垂哀愍，为我宣说。

阿难言：阿难在这个时候，更不明白了，更糊涂起来了，就说了，若我心性各有所还，则如来说妙明元心，云何无还：假设我这个心性，不是我自己的，应该还给人家。那麽如来您所说的「妙明元心」，那个微密而妙明的本来常住真心，它怎麽就没有地方去，没有地方还呢？这个道理我愈听愈糊涂，愈听愈不明白了！真是搞得我不知什麽是心了！说是所有的一切都有所还，怎麽我这个真心就没有所还呢？

惟垂哀愍，为我宣说：「垂」，是垂下来；本来如来这种法身、报身和应身都是很高的，所以阿难才说：您往下看看我，哀怜而愍念我！我现在惟望如来哀愍，为我阿难来说一说「真心不还」的道理！

P2如来详与显示（分四）

Q1指喻见精切真　Q2许示无还之旨　Q3备彰八相皆还　Q4独显见性无还

今Q1

佛告阿难：且汝见我，见精明元，此见虽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

佛告阿难：佛告诉阿难说，且汝见我，见精明元：你能见到我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的这种见精。「明元」，那个见精本来的样子，光明的本体。

此见虽非妙精明心：这个看见我的这个「见」，虽然不是妙精明心，它本来是个八识心王，也就是第八识。第八识叫心王，心王这个见，它可以往善那边走，也可以往恶那边走——它再往上一升，就通到佛性；往下一降，就通到第七识里边。所以这个八识的本体，虽然不是我们那个真心；但我们那个真心，也就在八识里边包着。所以不要误会，说这个地方不是「妙精明心」，就不敢承认这是真心；这个见精，也就是个真心。前边佛已经给印证了，这个所见的见，也就是个真心！

如第二月，非是月影：那麽这个「见精明元」，就好像什麽呢？就好像是第二月似的。怎麽样有的第二月呢？你用手捏着一个眼睛，这个眼睛捏上了，它看见两个月亮，但是这两个月亮都是同一个月亮，并不是真有两个月亮。因为你用手这麽捏着这个眼目，它看成两个月，但是也是那个月体。这个佛是说这个八识心王，就是我们那个真心的本体，你不要错认，认为这个八识不是真心。所以说你捏着眼睛看这两个月，都是真正的月，并不是水里头那个月；那个月是个月影，不是个真的。

Q2许示无还之旨

汝应谛听！今当示汝无所还地。

汝应谛听！今当示汝无所还地：你阿难应该审谛而听，我讲话你不要马马虎虎的，你要注意听！我现在就指示你、告诉你这个真心没有所还的地方。你不是问「为什麽没有所还的地方」吗？我现在就告诉你。现在我先来问你！

Q3备彰八相皆还

阿难！此大讲堂，洞开东方。日轮升天，则有明耀；中夜黑月，云雾晦暝，则复昏暗。户牖之隙，则复见通；墙宇之间，则复观壅。分别之处，则复见缘；顽虚之中，遍是空性。郁孛之象，则纡昏尘；澄霁敛氛，又观清净。

阿难：这是佛叫他一声来问他。此大讲堂，洞开东方：我现在在这儿讲《楞严经》这个大讲堂，东方这边门窗开了。佛那个大讲堂有多大呢？最少也容纳一千二百五十个弟子；况且这一次，这些大菩萨、大阿罗汉、大比丘，从十方三千大千世界都来了，有无量无数那麽多，那个大讲堂容纳的人太多了！

日轮升天，则有明耀；中夜黑月，云雾晦暝，则复昏暗：这个太阳升到天空里，就有光明照耀到这个讲堂里边来了。在晚间半夜没有月亮，这黑暗的时候，这虚空笼云罩雾，一片黑暗，就又昏暗了。月有黑月、白月，有月亮的时候叫「白月」，没有月亮的时候叫「黑月」。

什麽叫「太阳升空」？这就表示我们人有一种智慧的光明，来照破我们的黑暗。什麽叫「云雾晦暝」？就是我们人愚痴不明理，就好像这空中有了云彩，地上有了雾，什麽也看不见了。这就表示这个人愚痴到极点，没有智慧，对一切的理都不明白了，也不知道这个路在什麽地方，道在什麽地方。想要修道，也找不着道路；想要去做一点好事，也不知道怎麽样做好了！

「则复昏暗」，是说就又黑暗了；黑暗，就是表示我们人的愚痴。我们人愚痴，就是黑暗；我们人有智慧，就是光明。可是智慧和愚痴在什麽地方分？是不是我们自己想：「啊，我真有智慧，我真聪明啊！」这就有了智慧了？不是的。你越想你有智慧，你越想你聪明，那你就是比猪都蠢了！那个猪都不会想自己是聪明，你若认为自己是聪明了，那就是最愚痴的人。为什麽？太自满了嘛！自满了，就认为：「喔，你看我啊，谁都不如我！」这个人是最笨的人！谁都不如你？那你就不是个人！

我告诉你，你要是个人，就不会想人不如你。听得懂吗？这个地方最要紧的！为什麽？你要是个人，为什麽人不如你呢？人和人，大家都一样的嘛！所以这个地方，就见出最愚笨，最蠢来了！要是不蠢，就怎麽样也不会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不会贡高我慢：「你看，我是first（第一）！」你欢喜first的那个人，那正是最last（上人以手表示「最後」）。为什麽？你还有数目可数呢！你若真正是第一了，那根本就没有数目了。什麽叫first？没有数目，才是第一；有数目，就不是第一。

所以这个地方很要紧的！自己根本蠢得不得了的人，才认为自己是聪明的。真聪明的人，他就不觉得他聪明，就不会想到自己聪明这个问题。所以这黑暗就是什麽也看不见，好像那个瞎子；那个瞎子什麽也看不见，但他觉得自己比谁都聪明。

户牖之隙，则复见通：你在窗户和门那个缝隙的地方，就从里边可以看到外边。「通」，就是通达无碍。那五眼六通怎麽叫「通」呢？就是通达无碍。所以有一次，我不记得是哪一天了，果某告诉我：「有的人吃完饭就用功，有的人就去睡觉去了！」我说：「你管这麽多闲事干什麽？」为什麽他知道这个人睡觉呢？这个人又没有告诉他！因为他有佛眼，哪个人干什麽，他都知道。所以这个「通」，就是通达无碍，你谁怎麽样子，他都知道的！

以前我是一个人，有的人或者有什麽事情不告诉我，以为我不知道，我也不管他。现在我有一个助手了，他看见谁有什麽毛病，我叫他就告诉我。这回有人告诉我，我有证据了，我就要责问这个犯毛病的人了！但是你们先不要恐惧，不要怕，小小的事情我也不问；等你们实在有大的事情，我再问，小的事情我不管的。谁是我的助手？这果某是我的一个助手，将来你们谁去偷东西，他也看得见的；谁去杀人，他也看得见的。将来如果我愿意管闲事的时候，随时都有事情可以管；我若不愿意管闲事呢，什麽事情也可以没有的。所以你们每一个人，想偷东西的人，也不要害怕；想做不让我知道的事情的人，也不要害怕，我暂时还不管这些个闲事！

墙宇之间，则复观壅：这个「壅」字，有的经本上是「塞」字。「墙」，就是墙壁；「宇」，就是近檐那个地方。「壅」，就是壅塞了、不通了；有缝的地方是通了，没有缝的地方它就不通了。这墙宇之间，就壅塞不通。分别之处，则复见缘：在有分别之处，就又见着一切的境界。或者山河大地、林泉，这一切一切，有高低，有好坏，有房廊屋舍，有这个水的地方，这就有一种分别心。有分别心，这就是一种「缘」。顽虚之中，遍是空性：在冥顽不灵这个虚之中，就到处见着空了，没有什麽知觉那个地方有一个空。

郁孛之象，则纡昏尘：「郁」，就是有地气的地方；地气，就是在那个地上有阳焰。没有太阳的时候，看见好像冒烟似的，有烟（smoke）；等太阳一出来，什麽都没有了，这叫阳焰，这就叫「郁」。「孛」，就是那个地方有飞沙，这风刮得有一些个沙土飞扬，这都叫「孛」。这个阳焰和刮沙尘起来的现象，就叫「郁孛之象」。「则纡昏尘」，这个「纡」就是弯弯曲曲，不直的样子。你看那个有阳焰的地方，就是看着这麽一条一条的、一缕一缕的，它很不直的；「纡曲而行」，就是走的弯路，不是走直路。「则纡昏尘」，昏就是很黑暗的。

澄霁敛氛，又观清净：雨霁天晴的时候，又看到清净了。「澄」，就是澄清了。「霁」，就是本来天下雨，方才天晴，没有雨下了。「敛」，是收敛。「氛」，就是气氛；好像下雨的时候，有一股雾气，那就叫「氛」。

阿难！汝咸看此诸变化相，吾今各还本所因处。云何本因？阿难！此诸变化，明还日轮。何以故？无日不明，明因属日，是故还日。暗还黑月，通还户牖，壅还墙宇，缘还分别，顽虚还空，郁孛还尘，清明还霁。则诸世间，一切所有，不出斯类。

阿难！汝咸看此诸变化相，吾今各还本所因处：佛又告诉阿难说，现在你看一看这一些个明暗、通塞、异同、清浊，这种种的相有八种。我现在把它们每一种，还给它所来的地方。「因处」，就是它来的地方。它从什麽地方来，我把它还到什麽地方去，这就叫「还本所因处」。

云何本因：怎麽叫「它本来所来的地方」呢？从什麽地方来的呢？阿难！你现在谛听，我现在讲出来给你听，你要特别注意！

此诸变化，明还日轮：这八种的变化相，这个明，我把它给回太阳去。何以故？无日不明：为什麽？若没有太阳，就不光明了。那麽不光明，这个明就回去了，回到什麽地方去？回到太阳那儿去了。明因属日，是故还日：因为有太阳光，才有明，所以这个明就是属於太阳的；因为

这个，所以我把这个明就还给太阳。你说对不对啊？阿难！你有没有什麼意见哪？佛看这个地方，阿难是不是又有了疑问，或有了说辞，或有问题要提出来问了；可是阿难也没有口开了，no question（没有问题），所以佛就继续说了。说什麼呢？

暗还黑月：这个黑暗，我就把它还给黑月去。这个「黑月」，不是一定说是有月光那个月，是没有月光就叫黑月。一个月，有半个月叫「白月」，有半个月的时间叫「黑月」。「黑月」，指的是月亮渐渐没有的那段时间。所以这个「黑月」，有的人说是「月亮黑了」。不是！是这天没有月亮。所以这个地方，不要以文害义，不要食古不化。吃东西下去，你要会消化；这个经的文也是这样子，你若食古不化：「啊，这黑月，大约是月亮黑了吧？」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人，一看见这「黑月」，就：「喔，《楞严经》上说还有黑月呢！月亮是黑色的。」你说这
弄到什麼地方去了？

通还户牖，壅还墙宇：门和窗有缝、有孔、有通达、有通风的地方，这还给户牖去。壅塞不通的地方，就还给墙和宇。缘还分别，顽虚还空：这个缘，就还给分别这个心。顽虚这个地方，就还给空。郁孛还尘，清明还霁：有一种尘的境界，就还给尘。这个清明，就给回晴天去。

则诸世间，一切所有，不出斯类：现在我所说这八种的相，有四对，各有所还。那麼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一切的，由少而多，由近而远，你推广都不出这些种类。「斯类」，就是这些类；就是都不出以上所说这八种变化的相貌！
Q4独显见性无还

汝见八种见精明性，当欲谁还？何以故？若还於明，则不明时，无复见暗。虽明暗等，种种差别，见无差别。

汝见八种见精明性，当欲谁还：上边我所说这八种的变化相，你能见到这八种的这种见精明性，是应该还给谁啊？佛就问阿难。这个地方就包括着说，你看你还给谁啊？是不是没有地方还哪？你还到哪个地方去啊？你讲啦！你讲这个见精明性是应该还给哪一种呢？没有地方还吧！

何以故：为什麼我说没有地方还呢？若还於明，则不明时，无复见暗：假设你这个见精还给明的时候，那麼暗的时候，这个见就看不见暗了！可知它没有还给明，才能看见暗。你若说这个见还给暗了，但是到明的时候，它还能看得见。所以它既没还给明，又没有还给暗。

虽明暗等，种种差别，见无差别：这个「差」字读「疵」，应该读去声。差别，也就是「分别」。虽然这是单单说明、暗这两种，其余那六种也是一样的，种种东西、种种的变化相，都有它的分别性；可是这个见，没有差别。你说它有什麼分别呢？见明也是见，见暗也是见；见清也是见，见浊也是见；见通也是见，见塞也是见。你说，这个见有什麼分别呢？

有人就这样讲了，说：「这个见就是有分别！你看见明的就知道是明的，看见暗的又知道是暗的，这不是分别吗？」不错，这个是分别。但是你知道明暗这也不是个见，这是你那个分别心，你的攀缘心；你不要拿这个就当见了！你这个见，见什麼都是一样的见，没有分别的。你那个分别不是见，而是你那个分别心。所以这个地方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要特别的注意，不要把这个分别心就当我们这个见精明元了！
N3承前判决取舍
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

你看，这个文章说得多好！这几句话就把这个道理说得太明白了！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诸」，就是那些。那些各有所还的变化相，那自然不是你的。而在你这儿，不到旁的地方去，不是你所能还的，那这不是你的，又是谁的？

要不是你的，你应该还给人哪！现在你还不出去，你给谁，谁也不要——你给明的，明的也不要；给暗的，暗的也不要；给清的，清的也不要你的；给浊的，浊的也不要你的。你如果能给出去，你就再也看不见了；所以这是你不能给人的，你没有法子把它还给人的。你虽然证到初果，你也没有这个神通把你的见送给旁人，令你自己没有见了。你说，这不是你的是谁的？你自己还不敢承认这是你自己的，还不明白！你这个阿难，太可怜了！所谓可怜愍者啊！

你看看！这十六个字，把这个道理就说得很清楚了。所以《楞严经》这个中文真好，你若想学中文，不学《楞严经》，那你中文没有学好。你若学过《楞严经》，那以你的中文做出文章来，恐怕一般中国古来的秀才、举人，都没有你学问这麼好。所以《楞严经》这个文，你只要懂了几段，已经就受用不穷，享用不完了，这个文是真好的。你欢喜学中文的人，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不要「如入宝山，空手而回」，到那个宝山里边了，看见宝贝太多了，想拿起这个，把那个又放下了。

中国有一句话说：「黑瞎子掰包米，随得随失。」你懂得什麼叫「黑瞎子」？就是熊（bear）

…好吃corn，就是包米（玉米），中国北方叫「包米」，又有人叫「包谷」；有这麼长，这麼粗，是吃的东西，甜甜的，长得这麼高。熊走到那个地方采包米，牠采这一个，就把那个放这里；再采另一个，又把这个放那里
…这里采，那里放，以为牠采很多很多；到最後一看，只有一个，没多的。

这就是你走到宝山里了，我们现在讲经，这就是宝山。我告诉你！这比世间宝山那个宝贝还有价值，比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都有价值的。为什麽？你若明白一句经典，你就修行、用功，总也不退，往前勇猛精进，你就成佛了！所以你不要像方才说的bear似的，劈那个corn，随得到一点，随又丢了；随得到一点，随又丢了；走到後面，一个也没有。不要这样子！

所以《楞严经》这个中文，是经文也好，意思也好，统统都好的，没有不好的，只看你能不能接受。你若能接受、你若真明白了，不要说什麽，我用棒子打你，赶你走，说：「啊！走！走！走！」你都不会走的。所以这种境界不可思议的！
N4结叹自述沦溺

则知汝心，本妙明净。汝自迷闷，丧本受沦，於生死中，常被漂溺。是故如来，名可怜愍！

释迦牟尼佛说，各有所还的，当然不是你的。那麽不能有地方还的，这不是你的，是哪一个的啊？但是你自己还不明白；你自己还不明白，所以我才说，则知汝心，本妙明净：因为你不敢承认这个真心，所以我就知道。知道什麽呢？本来这种妙明净的这个心，是汝自迷闷，丧本受沦：这个真心，没有地方还，但是你自己迷闷，就「丧本受沦」，你丧失你那个本性，你不明白真心，所以就受沦了。这个「沦」是沦落，就是堕落了。前边「迷闷」，「迷」是你不明白，「闷」似是而非的；所以在前边佛说你丢了，说你遗失了，也就是这个意思。本来是你的东西，你自己不晓得了，所以好像丢了。

怎麽堕落呢？就一生比一生往下降，往下边落，不是向上升。为什麽你沦落？就因为你丧失你那个真心。这个「丧失」，就是好像丧亡，而没有真正地丧亡；但是受这种沦落，可是真正沦落了！

沦落到什麽地方去？於生死中，常被漂溺：沦落在这个生死苦海里转来转去的，犹如在水上漂着似的。「溺」，就是被水淹的样子，就是溺死了。这言其你生死不了，就好像在汪洋大海里边漂来漂去。纵使你会游泳，将来时间久了，有一天也会淹死的。是故如来，名可怜愍：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如来才给你起个名，叫「可怜愍者」，说你这个人太可怜愍了！
M6显见不杂（分二?十番显见 6）
N1阿难以物见混杂疑自性　N2如来以物见分明显自性
今N1
阿难言：我虽识此见性无还，云何得知是我真性？

这个阿难哪！说一遍他也不明白，说两遍也不明白，说了三遍、四遍、五遍、六遍，他还不明白，还是对自己这个真心没有认识清楚。在前边，佛说你在这个生死的里边常被漂溺；生死就比方一个大海，所造的这种业，就像海水似的，这个人身就在水上漂来漂去。这就是「起惑、造业、受报」：因为你不认识这个真心，所以就造了业；造业就随这个业，在这麽一个好像海似的一所以有的时候说「业海」；业海茫茫，这个业的海没有边的，漂来漂去。有的时候漂到上边，有的时候又沈底了，喔，那种在水里头的境界是很危险的！所以说他是一个可怜愍者。

那麽阿难在这个地方，又生怀疑了。由什麽地方证明他生了怀疑呢？这阿难言：阿难说了，我虽识此见性无还：由这个「识」字上，他说他认识了；其实认识，就是没有认识，怎麽他说识了？识了究竟是怎麽回事，他还不晓得。他说他知道这个见性是「无还」一前边说是那八相各有所还，唯独这个见性，你想给谁也给不出去，没有办法把这个见性送给人，所以虽然阿难说：「我现在是知道这个见性无还了。」但是他这个知道里边，已经就生出了怀疑；这怀疑，就是在「知道」这个上面生出来的。因此由这个「识」字，就知道他是生怀疑了。

云何得知是我真性：下边这更显明了：「我知道它无还，但是无还是无还，我怎麽能知道它是我的真性呢？」你说他要是没有怀疑，要是认识了，怎麽会不知道是自己的真性呢？在「云何得知」上边这一句的经文，阿难说他知道这个见性没有法子给人，这个道理他知道了。但是他还没办法知道这个见性就是自己的真心，所以才说「云何得知」，我怎麽样才能知道，我这个见性是我真正的心性呢？我现在还是不知道。

讲到现在，阿难还是没有心，还是把心丢了。为什麽？他不认识心了，不知道他有个心。所以现在阿难所说这一段经文，相信他心里一点主宰也没有。为什麽没有主宰？就因为没有认识这个真心。
N2如来以物见分明显自性（分四）
O1标定能所　O2就中拣择　O3物见分明　O4责疑自性
今O1

佛告阿难：吾今问汝！今汝未得无漏清净，承佛神力，见於初禅，得无障碍。而阿那律见阎浮提，如观掌中庵摩罗果。

佛看见这个阿难太可怜了，说一遍他也不明白，再说一遍又不明白，左有问题来问，右有问题来问，尽在这个「多闻」上用功夫，所以就无叶生枝一没有叶子，它就生出枝子。所谓「节外生枝」，好像那个树，本来树叶在树枝子上长的，它没有树枝子，又想生个树叶子。佛因为阿难是太可怜了，於是佛也就本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种精神告诉阿难。

什麽叫「无缘大慈」呢？慈运无缘，谁和你最没有缘，同你不好；你应该用慈悲心来待他，对他最慈悲。我对你们讲，我说：一个人就是一切人，一切人就是一个人；「One is all（一是全部），all is one.（全部是一），这就叫「同体大悲」。譬如你有困苦，我就认为好像我的困苦一样，所以我想法子，无论如何把你的困苦艰难给消除了！

所以我常常看我的皈依弟子有的抽香菸的，我就希望他把香菸戒除去，好和佛能接上气。如果你不戒了香菸，你那儿吞云吐雾的一吞，这麽吞一口云彩；吐，吐出一口雾去，那麽佛放光，也被你这个云雾给遮住了。所以我希望每一个我的皈依弟子，真想要学佛的人，把这种毛病要赶快戒除了最好；如果你不戒除，我就认为这种痛苦、这种不合法的行为，像在我身上一样。为什麽？我本着佛「同体大悲」这种精神，所以我不希望每一个人有毛病；要每一个都没有毛病了，都做一个完人。什麽叫「完人」？就是完全的一个好人。你们哪一个不做完全的好人，我就觉得我不是好人，我和你是一样的。因为这样子，我愿意做个好人，所以我必须要想法子令你也做个好人，这就是「同体大悲」。现在每一个人若都这样存心，这个世界就没有争战，也没有斗争，什麽都没有了！

佛告阿难：吾今问汝！今汝未得无漏清净，承佛神力，见於初禅，得无障碍：我现在问问你，你现在没得到四果阿罗汉，只证到初果，没有到无漏清净那种程度上；你现在藉着佛这种神通的力量，看见初禅天的境界，一点障碍物也没有，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个「无漏清净」，就是最清净了，再没有染污体了。这讲，好像很容易似的；其实，这个「无漏」是很难的。无漏，是眼、耳、鼻、舌、身、意不漏。你眼睛看东西，神也就往外跑，这也是漏。耳朵听东西，你不会反闻的功夫，只知道往外听，这也叫漏。你鼻子嗅香，舌头嚐味，身觉触，意缘法，这都是属於漏的。我以前没有讲过吗？好像这麽一个玻璃瓶子，那底下有个窟窿，水装了就漏了！

人若不修行，没得到无漏的境界，每一个人都像那个漏瓶子似的，常常漏的。漏来漏去，由天上漏到人间来，由人间再漏到畜生里边去，畜生再漏到饿鬼、地狱里头去。这麽漏来漏去，不知道漏到什麽地方去，那就看你自己造的业了。

阿难虽然未得无漏，也开了佛的智慧眼；不过这个开眼里头，又有千差万别，不是说一开眼，就像我们人有眼睛，都可以看东西。这开佛眼里边，又有种种的阶段，譬如：有的可以看十里路，有的又可以看二十里路，有的可以看三十里路，有的可以看一百里，有的可以看一千里，有的又可以看一万里，那麽最多的，看八万四千里。还有可以观到八万大劫的事情，这是最多的；但是他不是一开眼，就什麽都可以看得见了。所以阿难这时候虽然也开佛眼了，但是他还得藉着佛这种神通的力量，才看见初禅天那种境界。

而阿那律：阿那律尊者是「天眼第一」。「阿那律」是梵语，翻到中文就叫「不贫」，就是不贫穷；他不单今生不贫穷，生生世世他都不贫穷。在《阿弥陀经》上叫「阿（少+兔）楼驮」，具足就叫「阿那律陀」，又叫「阿泥卢豆」，都是他。这位尊者也是佛的一个堂弟；我前几天讲过，他有个奇怪的毛病，什麽奇怪的毛病呢？佛除非不讲经，佛一讲经，他就睡觉。

他在那儿睡着了，佛就骂他：

咄咄胡为寐　螺蛳蛤蚌类

一睡一千年　不闻佛名字

说，你这个人！为什麽这样睡？你好像螺蛳和蛤蚌那种东西，总在壳子里边睡觉──像海螺在海螺壳里边，头总也不出来，在里边就睡觉似的。这一睡，睡一千年，你永远也听不见佛的名字。

佛这样一骂他，他发了愤，再也不睡觉了！瞪着眼睛，一天到晚也不睡觉，经过了七天七宿。怎麽样啊？两个眼睛盲了，变成瞎子了！这一回，去见佛，求佛来救他，说他眼睛盲了。佛说不要紧，就教他「金刚照明三昧」；他修这种三昧，得了天眼通。

他天眼一开，见阎浮提，如观掌中庵摩罗果：他看这个这麽大的世界，就好像观掌中的庵摩罗果那麽样清楚。「阎浮提」，就是整个世界；但是有很多个阎浮提，我们这不过是阎浮提的一个。这种「庵摩罗果」印度有，在中国没有，此地不知道有没有？

那麽再讲这位阿那律尊者，他以前是一个种谷耕田的农夫，很穷的，每一天大约就拿一个lunch box（饭盒）；那时候或者没有box（盒子），他或者用纸，或者用布，或者用什麽东西包一包。包一包什麽呢？稗子的饭。稗子是米里头最下等、最不好的这种东西，但是最便宜，不要多少钱。他因为没有钱的关系，就吃这种稗子饭。去做工，没有肉吃，也没有牛奶饮，就仅仅吃这个最下等、最下级的稗子饭。

他带这个饭到田里边去，这一天他就遇到一个老比丘；这位老比丘在山上住着，已经证得辟支佛果，即「辟支迦罗」这个果。老比丘在山上修道，每逢七天到城里边去化一趟缘，就是托钵乞食，拿着他这个钵到那儿去化缘；七天下山一次，每一次化七家。这七个门口要是化到斋，他就吃；化不着斋，他也就回去，不吃了。

这位辟支佛这时正赶上一个什麽时候呢？大约荒早的时候，人人都没有饭吃，饭贵得不得了，特别贵。所以这个辟支佛下山去化斋，他的愿力是化七个门口就不化了。可是他化了七个门口，也没有化到斋，就托着空钵回来了。在路上，就遇着这个农夫，这个农夫大约也是看见这个老修行回来了，就问：「老修行啊！你今天化到斋了没有啊？」老修行说：「没有啊，今天没有饭吃，肚皮要饿罗！」他一想：啊，你今天没有化到斋，又要挨七天肚饿，才再下山化斋，这怎麽可以呢？就说：「你如果不怕我这个饭不好吃的话，那这个饭我不吃，我给你吃了！」

这位辟支佛，就欢喜得不得了。为什麽？已经饿了七天了，这回如果还是没有饭吃，就要饿十四天了。於是就给他这麽回向，说是：

所谓布施者　必获其利益
若为乐故施　後必得安乐

说你现在布施给我，你想求什麽，我一定满你的心愿。你要是因为想要快乐的缘故，你布施给我，以後一定得到安乐这种果报。这个辟支佛虽然证果了，也是吃饭要紧哪！不吃也是肚皮饿，所以就很感激他的；好像中国人说：「太谢谢你了！」英文说："Thank you very much."就这麽样子给他回向。

由於他把饭布施给这位辟支佛了，你说怎麽样啊？奇怪的事情就出来了。什麽奇怪的事情啊？哈，讲起来你们都不相信，我也不相信！不过经上释迦牟尼佛这样讲的，不由得你不信；不信都要信！怎麽样子呢？他用锄头一铲地，从地里就跳出一只兔子来（兔子就是rabbit）。这只兔子往上一跳，就跳到他臂膀上，不动弹了。你说怎麽样啊？他心里就生一种恐惧心：「哇，怎麽这只兔子跑到自己的背上去了？牠也不下来了！」

於是乎也不做工了，就赶快回家。这是怎麽一回事啊？怎麽这只兔子趴到他身上，就不动弹了呢？晃也晃不掉，怎麽样子也拿不下来了。跑到家，叫他的太太一看，原来变成金兔子，这兔子是一块金子了。因为穷人他不敢拿着一只金兔子去卖，所以他先剁下一条腿来，把这个金子拿去换成钱；回来，这个金腿又长出来；然後四条腿剁下来拿去卖了，这个兔子又长出四条腿来。

就这麽样子，由此之後，他财宝就无穷无尽了。不单这一生富贵，九十一个大劫里，生生世世都享受富贵，在天上、在人间、在任何地方他也不穷，所以叫「不贫」。他怎麽不贫呢？就因为他供养辟支佛他所吃的这个最低级的饭，而解决了这个辟支佛的饥饿，这辟支佛给他一回向，他就得这样的好处。

在佛教里头，这个布施，是「舍一得万报」，在《地藏经》上是这样子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深信这种道理，不应该生一种怀疑心。你看，阿那律尊者供养了辟支佛，就得到这种的果报！在中国，要是有一千个法师里头，一定会有一个阿罗汉。你不要见着一个和尚，就以为是阿罗汉了，不是这麽容易的！一定要够一千个里头，会有一个阿罗汉；不够一千个的时候，没有阿罗汉的。或者单单一个，也是阿罗汉，那要看你认识、不认识。好像阿那律尊者，他就只供养一个和尚，但是这个和尚就是辟支佛，他就得到这种好的果报。

讲到这位辟支佛托钵化斋，为什麽化不着斋？这又要讲起因果来了。

修慧不修福　罗汉托空钵
修福不修慧　象身挂璎珞

你单知道修智慧──说是我学习经典，来研究佛法，这不错，开智慧！但是你又要做布施来栽培你的福，在三宝面前种福。如果你单单修智慧，不修福的话，你这个罗汉出去化缘，就没有人供养你。为什麽？你在以前没有种过福，没有修过福，所以就没有福！

修福不修慧，就是单单知道做好事、做功德，而不修智慧、不求智慧。这将来怎麽样呢？你就托生做一个大笨象（elephant），在那头象的身上，挂很多珠宝、玉器、璎珞。璎珞也是一种装饰品，戴上好看的；以前的女人头上都戴璎珞，璎珞中间是空的，看得是很美丽的。那麽象身挂璎珞，这有福，但是没有智慧。所以我们修道，应该又要修福，又要修慧，内里边也要修，外边也要修，内圣才能外王。「内圣」，就是自己里边修得光明了，有智慧了，圣明了。「外王」，外边你也要去做好事。所以要内功、外果双管齐下，这才能得到道的相应。

诸菩萨等，见百千界。十方如来，穷尽微尘清净国土，无所不瞩。众生洞视，不过分寸。

拿看东西这一种情形来说，就有不同的。初果罗汉，初禅天上看不见。二果的罗汉，可以看见初禅天，而不能看见二禅天。三果的罗汉，可以看见二禅天，而不能看见四禅天。可是如果有佛的神力来帮助他，他也可以看到四禅天，也可以看到四空处天。菩萨与罗汉又不同了，诸菩萨等，见百千界：所有一切的菩萨摩诃萨，初地的菩萨可以见一百个世界，二地的菩萨就可以见一千个世界，三地的菩萨就可以见一万个世界，所以这每一个果位所见的不同。

十方如来，穷尽微尘清净国土，无所不瞩：至於佛所看见的，是「穷尽微尘清净国土」。「穷」，就是把他算尽了，看尽了；「穷尽」，也就是看明白，看清楚了。看清楚什麽呢？看见像微尘那麽多的清净庄严的诸佛国土，「无所不瞩」，这没有看不到的，没有看不见的了。所以说「一切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悉见。」不要说佛，就是菩萨，他若有他心通，有他心智慧的，你心里有话，想要讲没有说出口来，菩萨都知道的，那麽诸佛更是看得清清楚楚。

众生洞视，不过分寸：这个「众生」，就是我们这个凡夫。「洞视」，就是尽你的力量去看；

这和圣人来比较，也不过一分一寸这麽多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凡夫所见到的东西，和诸佛来比较，不过是一分一寸那样少。诸佛可以看见尽微尘清净国土，而我们这一个国土都看不完。不要说这一个国土，就一个三藩市我们都看不完。我们往左看，右边就看不见了；往右看，左边的又看不见了；往前面看，後边的看不见了；你想看後边，前边又看不见了。这是凡夫的眼睛有所障碍，虽然这个见性是不生不灭的，但是我们这个肉身是有限度的，所以不能都看得见。

若和罗汉、菩萨、佛来比较，就佛所看的，我们所见的不过仅仅就一寸那麽多！你看，诸佛、罗汉有天眼通，他看得通达无碍！而我们众生所看见的，现在我能看见你们，若有一张纸隔着就看不见了。这一张纸连一分都没有；要是再隔着一块板，更看不见了！上列是说凡夫的肉眼，你要是开了天眼，那当然什麽都无障碍了，什麽你都看得见的。那麽隔着一块板也看不见了，这叫「寸」；这个一块木板就好像一寸似的，隔着一张纸好像一分似的。所以我们所看的，隔着一张纸也看不透了，隔着一块板也看不通了。所以众生洞视，「洞」就是你注意去看，也不过分寸而已。所以我们和诸佛一比较，那真是相差太远罗！

阿难！且吾与汝，观四天王所住宫殿，中间遍览水陆空行，虽有昏明种种形像，无非前尘，分别留碍。

佛对阿难又说，阿难哪！且吾与汝，观四天王所住宫殿：现在暂且以我和你来讲，你看看这个四天王所住的宫殿。「四天王」，就是接近我们这个天；据佛经上讲，这个天在须弥山的半山区，没有到须弥山顶，有东天王、南天王、北天王、西天王，这四大天王。四天王天人的寿命是五百岁，等活到五百岁的时候，又该堕落了。这堕落，我以前讲过，有「五衰相现」，即五种的衰相。那麽四王天的一昼夜，就是我们人间的五十年。

怎麽四王天的一昼夜就是人间五十年呢？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都可以明白了。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觉得这一天很快乐的，不知不觉这一天就过去了，觉得这天很短的。因为天上他都快乐，所以他的一昼夜，就等於我们这儿五十年那麽长。

我们人间为什麽就五十年这麽长呢？就因为人间烦烦恼恼、苦苦恼恼、争争吵吵，一天到晚这麽忙忙碌碌，都不知干什麽；就好像苍蝇在空中，飞到东边，飞到西边，飞到南边，飞到北边，也不知干些个什麽。你看，在这儿没有什麽快乐，所以这个时间就长了。你看，我们人间一昼夜，又是地狱里五十年！为什麽地狱它那时间又长了呢？也就因为它太痛苦了，所以就觉得这时间延长了！

由这个我们应该明白，这个时间没有长短的。所以以前果寻问我：「什麽叫时间？」我说：「没有时间。」这个时间就是每一个人自己的感觉，长短而已。你要是天天快乐，觉得很快乐的；你就恐怕过五百年，也觉得是没有好长的时间。不要说五百年，说五十年吧！这个人一生很快乐，也不忧也不愁，也没有脾气，也没有烦恼，快快乐乐的；他这一生觉得是一转眼之间。为什麽？他太快乐了。究竟这个时间，就是在每一个人的感觉来分别而已。所以果寻问我「什麽叫时间」，我说「没有时间」。我这个「没有时间」，可以说我不知道时间，又可以说我太忙了不知道时间了，又可以说我也不想知道这个时间。我这个「没有时间」，有这三个意思。

从四王天的宫殿里头，中间遍览水陆空行：「遍览」，就是看一切。我现在真不知道时间了，又要讲过钟了。「水」，就是在水里头的东西。「陆」，在陆上的东西。「空」，在虚空里的东西。「行」，在水、陆、空这所有的物质、动物、一切物都包括在内。虽有昏明种种形像，无非前尘，分别留碍：虽然有昏、有明，种种不一样的形象，这都是你眼前的一种尘境，是你有一种分别的心，对眼前的东西留下的一种障碍，不是你自己的东西！这都是外边的尘境（这境界都是外边的一种尘），所以这个尘是一种的留碍，留到你的脑筋里和你的思想里头，这都不是你的东西！

O2就中拣择

汝应於此分别自他，今吾将汝择於见中，谁是我体？谁为物象？

因为阿难还没有明白这个真心的道理，所以就分别不出真心和妄心的关系。在前边说，这种种的形象，无非前尘；完全都是眼前的一种尘境分别留碍，有所分别而发生了障碍。

所以佛说，汝应於此分别自他，今吾将汝择於见中：「自」，就是自己的真心。阿难！你应该在这个地方，分别什麽是自己的真心？什麽是物体？我现在要你阿难，在你这见性里边做个选择：谁是我体？谁为物象：你这个见性和这个物体，哪一个是见性的体？哪一个是物的那种影像、那种样子呢？你分别分别！这叫阿难分别分别看！「我体」，是见性这个体。

你们现在也分别分别看：哪个是我见的体？哪一个是物的体？如果你能分别出来，你就聪明过阿难；如果你分别不出来，你就愚痴过阿难！所以现在也可以试验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每一个人是不是比阿难聪明？你们试试看！

O3物见分明（分四）

P1正明物不是见　P2正明见不是物　P3反辨见不是物　P4反辨物不是见

今P1

阿难！极汝见源，从日月宫，是物非汝；至七金山，周遍谛观，虽种种光，亦物非汝。渐渐更观，云腾鸟飞，风动尘起，树木山川，草芥人畜，咸物非汝。

这种道理真是妙不可言，你说出来的都不是了，你能形容出来的也不是了。怎麽样子呢？就是说不出来了，你还问怎麽样子？阿难！极汝见源，从日月宫，是物非汝：「极」，就是到极处了。你见的这种源头，推到极处、极点，从太阳和月亮的宫殿，这都是一种物，而不是你！至七金山，周遍谛观，虽种种光，亦物非汝：又至七金山；这所有的地方，你都用你这个天眼来看，用你这个佛眼来看，用你这个智慧眼来看，你去看去，虽然有种种的光明，也都是一种物象，而不是你自己的见性。你说哪个是你自己？你找出来啊！

什麽叫「七金山」？是不是七种金子的山？这七金山，是在须弥山的外边四周围；隔一重香水海，有一重金山，这个山是金子的，就有这麽七重的金山。说：「在什麽地方？我到那个地方去掘一点金子来，那我就发财了！」这个我不能告诉你，我如果告诉你，你去把那个金子都偷来，那个金山就少了金子，怎麽会变金山呢？

「须弥山」是梵语，翻到中文叫什麽呢？是「妙高山」，这个山又妙又高。须弥山的四周外边，有七重金山。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虽然没有受过五戒，也不准你们去偷我这个金山去！那个金山是我的，我告诉你，你若偷我的金山，那我一念咒，你就头痛了；你一头痛，那你金子就拿不动了！不要欺负这个师父，这个师父有too much power（很大的力量），哈！

渐渐更观，云腾鸟飞：「渐渐」，就一点一点的。「腾」，就是飞起来；「飞」，就是翱翔。你一点一点地再往近处来看，看什麽呢？云彩在空中飞来飞去的，鸟在空中那麽翱翔。

风动：你看！这个地方没有法子讲了，这要停止，去问六祖惠能大师了！《六祖坛经》上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可是你看这经上又说明白了是「风动」。究竟是谁动？《六祖坛经》上说：「仁者心动。」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不知是谁的心动呢？是你的心动？是我的心动？是他的心动？是谁的心动呢？所以你说，这经我怎麽讲？简直没有法子讲了，不知道是什麽动了？《六祖坛经》上说「不是风动」，现在说是「风动」，你说哪个对？若说不是风动，说心动了，那谁的心动了？我们现在在座的，问问哪一个心动了？是你心动了？是我心动了？还是他心动了？说：「那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心就没有动。你心没有动，那谁心动了？

这个地方，现在还是照这经文上的意思讲了，就是「风动」，你心也没动，我心也没动，他心也没动，是「风动」了。你看，那个风，喔，刮得乌烟瘴气的！风动，就是天地发脾气了，刮起大风来了，把树木连根都给拔出来了；刮起飓风，把房子也给刮倒了，这个「风动」，不得了的！

尘起：尘怎麽会起呢？尘自己会起吗？不是的。这个尘就因为风动，它才起。这个风一刮，那个尘也就飞起来了；本来它在地下睡得好好的，在那个地方，它觉得很舒服，很快乐的，睡得很自在的。啊，来了风，说：「wake up, wake up, go away（醒醒！醒醒！走开！）」这个尘就起来了，起来就去做工了。尘做什麽工呢？所有世界的什麽东西，它到那儿都去触，去 touch, touch...make everything dirty，叫一切的地方都不清净，这是尘土的工作。明白了吗？

树木山川，草芥人畜，咸物非汝：还有树木、山川，又有草，又有这一切的植物，又有人，又有畜生。你说这些个东西，所有这些东西，倒底是物象啊？是你的见性呢？你说啊！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审问的口气，就审问你：「你说是物，是不是？快点讲啊！怎麽不讲哪？」佛在这儿，这叫「当头棒喝」，当面审问，就像个法官判案似的：「你快说！你偷了没偷？若偷了，快点承认！没有偷，也说出个理由来。」

P2正明见不是物

阿难！是诸近远诸有物性，虽复差殊，同汝见精，清净所瞩；则诸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殊。此精妙明，诚汝见性。

释迦牟尼佛前边说了许多的道理，问阿难，你看这些个东西，哪个是你的见精？你找一找！现在是分别这个见精和物象，因为阿难分别不出这个物和见，他说「物、见」是混合到一起了，也不知道哪个是物？哪个是见？所以佛就设出来这个问答，显明了这个见的性。这一段就直指这个见性，告诉他。

阿难！是诸近远诸有物性，虽复差殊，同汝见精，清净所瞩：这所有的东西，近的在你身边，远的从日月宫，乃至到须弥山、七金山这麽远的地方，所有这一切的物象、一切东西、一切物品的体性，虽然各有不同，这种种的分别，是你这个清净的见精所看见的。「瞩」，就是看见。

「复」，就是所有的都不同；风是风，尘是尘，鸟是鸟，云是云，树木是树木，山川是山川，草芥是草芥，人畜是人畜，各有不同，这叫「虽复差殊」。凡是有这个「差」字，都应该读「疵」。你们学中文的人，在这个地方，这是一种很要紧的学问。你们若能明白这个「差」字，应该读「疵」——这在一般普普通通读过中文十年、八年的，他都不懂这个的。懂这种字义的，最少要有十五年以上的功夫，才能把这个学问都明白了。那麽我读了多少年书呢？我老实告诉你们，我读两年半书，比你们读的时间都少。那麽我为什麽懂呢？我也不知我为什麽懂，我现在就是懂了，你不要问我为什麽懂；总而言之，我是懂，是吧？

则诸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殊：那麽你这个见精所接触的一切物类，它自然有不同的。可是你能看见物象，能看见东西，能看见物质的这个见性，没有分别的。你看见张三也是见，看见李四也是这个见，看见一个王八也是个见——这不是骂人，这是比方。所以你说，都是一样的见，有什麽分别？你看见一只猫也是个见，你看见人也是个见，甚至於你看见一切一切，都是这个见；你看见的这个「见」变了没变？有没有分别？

我不是问你们，这是释迦牟尼佛就这样问阿难：「你说它有没有分别？」阿难没有话讲，那个时候「张口结舌」，张开口，可是舌头说不出话了，好像舌头被绳子绑住了似的，这叫张口结舌；口张开了，舌头不能说话了，但是也不是哑巴。这个地方要注意的，如果哑巴，当然他不会说话了；阿难也不是个哑巴，哑巴他会：「啊啊啊……」还会这麽样叫一叫呢！阿难也不会叫了。

此精妙明，诚汝见性：「这一种最精微、最微妙而最光明的东西是什麽？是什麽？讲啊！」阿难还是没有出声。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这麽想一想，佛当初在这个地方一定是这麽问阿难：「你说这是什麽？讲啊！」阿难还是没有出声，还是张口结舌。阿难没有话讲了，佛是大慈大悲的，一看把这个徒弟给难住，没有话可讲了，就说：「我告诉你，『诚汝见性』，这就是你那个见精嘛！知道吗？现在明白了吧？」有这样的口气。

P3反辨见不是物

若见是物，则汝亦可见吾之见。若同见者，名为见吾；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

你看这个文说得真的很妙，真是好啊！若见是物，则汝亦可见吾之见：以前你说这个见和物体是相杂的，分别不清楚，你认为这个见就是物了，没有什麽分别。阿难！那麽现在我问你：见既然是物了，那你可以看见我的这个「见」是什麽样子的，我也可以看见你的那个「见」是什麽样子的。那你看见了没有？

这不是说我看见东西；这是说，我看见东西的这个「见」是什麽样子的？是个白色的？是个黑色的？是个黄色的？是个红色的？什麽颜色？阿难这个时候，大约又是张口结舌，又是说不出话了。那麽这个见是个长的、是个短的？是个方的、是个圆的？能看见东西这个「见」是个什麽样子的？佛这麽问阿难。

你如果说这个「见」是一个物质的话，物质一定都要有形象的，它是个什麽形象呢？就是方才我说，是个青、黄、赤、白、黑，什麽颜色？是个长、短、方、圆、高、低？究竟是个什麽形象？你看山有山的形象，树有树的形象，河川有河川的形象；那麽究竟你这个「见」是个什麽样子的？你看见过没有啊？佛这样问阿难。

哎，这个经文真是不容易讲！来回来回表露这个道理。你如果头脑不清楚的，不要说你讲，你一看这个文，就把你看糊涂了！觉得：「说什麽？这是什麽？」不知道是怎麽回事了！

若同见者，名为见吾；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假设你说：「你也看见这个东西了，我也看见这个东西了，大家都见。」好，这个就算「你看见我这个见」了！既然你能看见我这个「见」，那麽我虽睁着眼睛，但是我没有看这东西，而你还是看这东西，那你也应该知道我没有看见。可是我没有看见那个「见」，你怎麽看不见呢？这个「见」你看不见的！

这还是问阿难：你说的道理就是这样的——你说这个物是个见，那麽你也看见这个东西，我也看见这个东西，你就说这是看见我这个「见」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啊？那麽我没有看，你也应该看见「我没有看」这个见。这你能看见吗？你看得见吗？没有看见。那你还是没有看见我这个「见」。

这是举出来一种比喻，这个地方是不是好像很不容易把它表示出来？不过你要是明白这个理了，那也就很容易懂的。若没有明白这个理，讲来讲去，就把人讲糊涂了！讲得人：「啊，到底说的是什麽？怎麽这麽多『见』？见的什麽『见』？」所以我最欢喜这个《楞严经》，它这个理论说得太妙了，比那个妙高山还妙！

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这一段经文就很容易讲，前面那一段很不容易讲的。你要是明白前面一段，这一段我就这麽一念，你就会明白，不用讲了；所以我说要罢工了，因为它太容易了，不必讲你也可以懂。现在又有一个人，听说我不讲你们就懂了，他说：「喔，还没懂呢！你还是讲一讲好吧？」所以我现在就再讲一讲，暂时先不罢工。

若见不见：你要是见得到我「不见」的地方，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虽然你这麽说「你看见我没看见的」，但这个谈不到你见得到我没有看见那个相；这根本是你的妄想！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你要是看不见我不见那个地方、那种的相，这个「见」自然就不是个物了。你怎麽说它不是你的？你怎麽又说它和这个物去夹杂到一起，分不清了？现在你明白了吗？现在应该明白了！我给你讲这麽多道理，你再若不明白啊，那你真是一个糊涂虫！虫，英文叫什麽？worm。

以前你总怀疑说，这个见和物体夹杂到一起，分别不清楚；现在我告诉你：你看不见「我看不见」那个地方，我看了没看，你不会知道。因为我这个见没有形象，也不是青、黄、赤、白、黑，也不是长、短、方、圆，什麽都不是，所以你看不见的。那麽你看不见，自然这个「见」

就不是物，不是个东西。

不是东西，那还是好东西！那就是那个「见性」！我告诉你，见性就不是东西。中国人骂人说：「你这个人不是东西！」其实这个「不是东西」，里头就包藏着很妙的意思，但是一般人只知道说，而不明白这个意思。不是个东西，就是个「见精」了嘛！为什麼说「不是东西」这个微妙的意思他不明白？就因为他不懂《楞严经》；若懂《楞严经》，他就知道：「喔，不是个东西，真正就是我们自己这个见性呢！」

「自然非物」，这个也和前边那个「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一样，能给人家的东西，就不是你的；「不汝还者，非汝而谁」，你没有法子还给人家的，这个东西不是你的，是谁的？这个地方这一句经文，和前边那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能看见的东西，当然是物；你看不见的，那自然就不是一种物象了。那麼现在你看不见的那个见，你又不能把它和其他的物象去归夥去──归夥就是合夥，合到一起。合到一起叫什麼？stick together。这不能和旁的合到一起，黏到一起；你这个见和那个物，根本就是贴不上的，不能和这个物在一起的。所以它既然不能和物在一起，那麼你说这是谁的？和谁在一起？你想一想看！这就是要你参一参！

参禅的人讲参话头，这也就是话头。你参一参！你看这不是物象，那麼你说它是谁？说：「念佛是谁？」也就是参这个嘛！也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你若明白这个见：「喔，这个见，原来是不去不来的，原来是不生不灭的，原来是圆融无碍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了，那你就知道：你自己这个见性真正是你的；所以说「非汝而谁」──不是你的，又是谁的？

P4反辨物不是见

又则汝今见物之时，汝既见物，物亦见汝，体性纷杂；则汝与我，并诸世间，不成安立。阿难！若汝见时，是汝非我；见性周遍，非汝而谁？

释迦牟尼佛说，你既然看不见我这个见，这个见没有形象可见；那麼究竟有没有见呢？这个「见」还是有的。可是虽然有，它又没有一个体相，没有一个形体，也没有地方可还，你怎麼不敢承认这是你自己的呢？

又则汝今见物之时，汝既见物，物亦见汝，体性纷杂：假如你又执着，说你这个见一定是物，那麼当你现在看见东西的时候，你既然能看见物了，物也能看见你这个「见」，那体性就杂乱了。或者阿难这样说：「就好像两个人似的，你也看见我，我也看见你了。」可是人和人，是你看见我，我也知道；我看见你，你也知道。可是那个物看见你的时候，那个物知道不知道呢？你说你这个「见」是个物，那麼它看见其他物的时候，其他那个物知道不知道呢？

再说，你认为你这个「见」就是个物，那麼其他的物也就应该有「见」，能看见你这个「见」。这样，你能看见物品，物品也能看见你，这互相都可以看得见；那究竟是谁看见谁？你说啊！哪一个看见哪一个？根本就分别不清楚了嘛！所以这叫「体性纷杂」，这根本就搞乱了！

则汝与我，并诸世间，不成安立：既然体性纷杂，那麼现在甚至於连你和我的身体，和所有世间都互相不能相容了，都乱了，「不成安立」，这个世界一切一切，也都不成世界了！这个意思也就是这样子。

世间，分「有情世间」和「器世间」两种。有情世间，就是所有的有情、我们一切的人类；器世间，就是山河大地、房廊屋舍。器，就是器皿；就是说「你这个人成器不成器」那个「器」。怎麼叫「正报」呢？正，就是不偏；报，就是因果报应；因为一切众生这个身体，都正当受报的时候。「依报」的「依」就是依靠；山河大地、房廊屋舍，是一切众生所赖以生存的，这叫「依报」。

阿难：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阿难！你现在明白了吗？我讲这麼多的道理，你还迷迷糊糊的，没有清楚。若汝见时，是汝非我；见性周遍，非汝而谁：假设你看见的时候，你看见的「见」就是你的见，而不是我的见。这个见性是周遍的，你也有见性，我也有见性，任何人都有见性，在佛的份上这个见性也是这麼多；在众生的份上，这个见性也是这麼多。所谓「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在圣人的这个地位上，也没有增加一点点，在凡夫这个地位上，也没有减少了一点点，都是这麼多。你有你的见，我有我的见，各有各的见；这个见，也没有多一点，也没有少一点，每个人都正够用，也不会不够用，妙的地方就在这儿，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见精！你说既然这样周遍，那麼你不要这个见，你想要给谁啊？你不敢承认这个见，那麼这是谁的呢？「非汝而谁」，不是你的；你说，是谁的？这时候阿难又是没话讲，张口结舌。

O4责疑自性

云何自疑汝之真性？性汝不真，取我求实。

云何自疑汝之真性：为什麼你要疑惑你自己这个东西？你自己这个东西，你不承认；你生了一种怀疑，怀疑什麼呢？你怀疑你那种真实不虚的见性不是你自己的。性汝不真，取我求实：你那种的真性，真性就是没有一点假；你却认为你这个见性不真，有所怀疑，反而向我来要求，叫我给你证明这个见性是不是你的。你这个思想，越跑越远，真是迂道而行，你真是太可怜了！佛这时候也没有办法；好像我的弟子不听话，我也没有办法的。这个时候佛讲这麼多道理，阿难也不听，尽是往远了跑，越讲他越不明白，所以佛也没有办法了；这时候就等着阿难的回答。

M7显见无碍（分二?十番显见 7）
N1阿难因尘疑碍　N2如来显性无碍
今N1

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此见性，必我非余。我与如来，观四天王胜藏宝殿，居日月宫，此见周圆，遍娑婆国。退归精舍，只见伽蓝，清心户堂，但瞻檐庑。

阿难白佛言：世尊：阿难又对佛讲了，说世尊哪！若此见性，必我非余：假设能看见的这个见性，您一定说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不是其他的物。「非余」，就是不是其他的物品、东西。我与如来，观四天王胜藏宝殿，居日月宫：现在我和如来，您以世尊的神通的力，带着我看见四天王的「胜藏宝殿」，这特别妙好、特别殊胜，用特别的、非常有价值的宝造的宝殿；又到日宫和月宫里边。

此见周圆，遍娑婆国：这个见，那时候看得可就远，可就宽罗！什麽地方都看见了。「周圆」，没有一个地方看不见的；所以这个见，证明是周圆的。「遍娑婆国」，这个地方，有的人说，这个「娑婆国」和前边那个「阎浮提」调换；其实不换也是一样的，这个不关重要，就是我们人在这个地方，明白这个道理就得了。他为什麽要换呢？说娑婆国仅仅就是我们这个世界，阎浮提就是很多世界了。那麽你拿「娑婆国」当很多世界，也都可以嘛！你何必换它呢？所以我现在讲这部经，决定是不调换的。

退归精舍，只见伽蓝，清心户堂，但瞻檐庑：可是我现在从四王天、日月宫、娑婆世界回来了，回到什麽地方呢？回来到只桓精舍了，这时我只看见伽蓝，这有护法的地方；我到这个清静的精舍里边，我所看见的，就是前边这房檐这麽多。「清心」，这个「心」不是说人心的「心」，而是说房子里边的中间。

你看，他说：「我到天上去，我就看到那麽多；到这个房里边，我就看见这麽少。究竟我这个见怎麽就会小了呢？外边怎麽我就看不见了呢？」他又有理由来辩论了，又和佛来辩论，看看他这个理由怎麽样。这後边说的更妙了。

世尊！此见如是，其体本来周遍一界，今在室中，唯满一室。为复此见，缩大为小？为当墙宇，夹令断绝？我今不知斯义所在，愿垂弘慈，为我敷演。

你说，收了这麽个徒弟多麻烦、多头痛！佛有这麽个徒弟，问长问短，问大问小，问方问圆！问这个「见」，怎麽他在天上看见那麽多，现在在房里看见那麽少，是不是这个墙把这个见给夹断了呢？

阿难又称了一声世尊，说此见如是，其体本来周遍一界；今在室中，唯满一室：这个「见」像这个样子，我在天上看得就多，到房里看得就少。这个「见」的体，本来周遍这一个虚空世界。我在室外边，它就周遍这一个世界；可是我现在到这房子里边，我这个「见」，只能把房子里头看满了。

为复此见，缩大为小：是不是这个见由大的而缩成小的，由这个世界上缩到这房里头来了呢？

那麽这个见究竟怎麽样缩的？我也不了解这个道理。「缩」就是收缩；「缩大为小」，就把大的东西，缩成小的。那麽大的东西怎麽样缩小的呢？好像气球里头有气，它很大的；把那个气放了，它就小了、就没有了。这个见，是不是像个气球似的？阿难把这个「见」，又弄成一个东西了！

他总想：我总要想方法用一个比喻，和佛来辩论，一定要把佛胜了，叫您理由不成立，表示我讲这个道理是对的，您给我印证了。阿难的心理是这样的：怎麽我说什麽，您都说不对？我一定要找一个对的给您看看！阿难这时候大约也是我见，那种「我」很厉害的。於是他就说「缩大为小」，是不是把它由大缩成小了呢？

为当墙宇，夹令断绝：或者因为我在外边进到房里边来，被这个墙宇把我这个见给夹断了？要不然我以前见那麽大，现在怎麽见这麽小了，就这一个房子这麽多？「夹」，就是好像两个东西这麽一合，就扁掉了。

讲到这儿，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在中国，有个人教一个开蒙的学生；开蒙，就是头一天读书。他父亲、母亲非常非常有钱，就请了一个专门的、有学问的professor（教授），来教他这个小孩子。这有钱的人对这个教授就说了：「你不要太严了，我这个小孩子，你只要一天教他认识一个字；你要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甚至於你就教他认识一个字就可以！」这个教授说：「那容易！」好了，就教这个学生。这个学生很笨的，他就专门教这个「一」字；左写一个、右写一个，就说：「你看看，就这麽样，这是一横，就叫『一』，你记清楚了！」教了几天，学生都不忘了，就记得这个「一」字。

那麽这个东家—就是这个有钱的主人，有一天就请这个教授喝酒、吃饭。吃完饭，就带他这个小孩子到花园里去看花。这个教授觉得很自满的，就说：「你这小孩子很聪明，你说他很笨，我教他，他都可以认字了！」这个主人很高兴地说：「他认识什麽字？你考一考他看看！」这个教授就在花园地下，用脚这麽一画这个土，画出来一个大的「一」字，问这个小孩子说：「

这是个什麽啊？」小孩子从这头看到那头儿，那头看到这头儿，看了半天，说：「我不认得！」这个教授说：「我天天教你，这不是个『一』字吗？」你说这小孩怎麽样讲？说：「你教我那个『一』，没有这麽大嘛！」这个阿难也就和这个小孩一个样，说我在外边看见这麽大个「见」，怎麽我到房里看到这麽小个见呢？这奇怪了。是不是这个墙把我这个见给夹断了呢？

我今不知，斯义所在：我现在不明白了，越讲越糊涂！这怎麽搞的，这个见究竟怎麽会大会小的啊？我也没有缩它，它怎麽就会小呢？它要可以缩小，是要有一个人来缩它，它可以小啊！现在又没有缩，它也小了，是不是这墙把我这个见，给夹断了呢？我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究竟是怎麽回事啊？

愿垂弘慈，为我敷演：世尊您大发慈悲，解除我这个疑惑，「为我敷演」，「敷」就是分布；把这个道理分析清楚了，这叫「敷演」。分析清楚了，就是我现在不明白，请佛用您的「弘慈」，就是大慈悲心，帮我讲一讲，指示指示我。唉，阿难哪，比我都糊涂！我现在都懂这个道理；阿难当时都不懂，你说是不是比我糊涂？

N2如来显性无碍（分五）

O1明不定由尘　O2教亡尘自遍　O3以反难显谬　O4出成碍之由　O5教转物自在

今O1

佛告阿难：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所事业，各属前尘；不应说言，见有舒缩。譬如方器，中见方空。吾复问汝！此方器中，所见方空，为复定方？为不定方？若定方者，别安圆器，空应不圆。若不定者，在方器中，应无方空。汝言不知斯义所在，义性如是，云何为在？

在前边，阿难说是他这个见，忽然间就大了，忽然间就小了。「忽然间」，就是有一个时候。这什麽道理呢？是不是它会伸缩，可以由大缩而为小？或者是这个墙夹着它，遮断了呢？我怎麽在外边看见那麽多地方，在房里边就看见这麽小的地方？我对於这个道理，是实实在在不明白；我愿意佛大发慈悲，来开示我，来教导我！

佛告阿难：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所事业，各属前尘：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说：这所有的世间──就是有情世间和器世间，或者大、或者小，或者内、或者外，这种种的形象，都是各各属於眼前一种尘相。不应说言，见有舒缩：你不应该说，说什麽呢？说这个「见有舒缩」。「舒」就是伸开了，「缩」就是缩小了。前文「诸所事业」的「事业」，就是指前边大、小、内、外这种种的形象而说的。

譬如方器，中见方空：为什麽不应该说这个见有伸缩性呢？我说一个比方，有个四方的器皿；这个器就是一个四方的或者箱子，或者一个什麽东西，就叫器皿、器具。因为这个箱子是四方的，所以这箱子里边也就有四方的空，这个空也就变成四方的了。

吾复问汝：我现在再问问你！此方器中，所见方空，为复定方？为不定方：这个方的器皿里边，所看见的空，这空一定是四方的吗？还是这个空不一定是四方的呢？

这就是说，你若说「见」有伸缩性，有大、有小。那麽现在我用一个四方的器皿来做比喻（以见性譬喻空），这四方的器皿里边，这空就是四方的；那麽你说这个四方器里边，这空的「性」是不是就变成四方的呢？如果是四方的话，那麽等到把这个器皿拿开的话，这个四方的空和一般的空，就不能合到一起了。所以说「为复定方？为不定方」，这个空一定是四方的吗？还是不是四方的？如果不是四方的，它就是普遍的，这就和你这个见是一样的嘛！你为什麽怀疑它有大有小，又有伸缩性呢？

若定方者，别安圆器，空应不圆：「别安」，是另外换一个。假设这个四方的空有一定的话，再另外换一个圆圆的器皿；那麽这圆器皿里边的空，就不应该是圆的，应该还是四方的。

若不定者，在方器中，应无方空：假设你说这个空的位置没有一定的，不是一定方的；那麽在四方的器皿里头，这个空的位置，就应该不是四方的。怎麽它也变成四方的呢？你说这是什麽道理呢？

佛现在问阿难这个「空」到底是四方的，是圆的呢？这个「空」就比方「见」。你说「这个见，可以伸缩，有大有小」；那麽这虚空，你说是四方的、是圆的？佛不说大小，就说是四方的、是圆的；这样来问阿难。你看这个问题，越来越不能解答，阿难越问越糊涂！

汝言：不知斯义所在：阿难！你说：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对於这个道理有所怀疑，不知道这个见到底在什麽地方？它怎麽又能缩大为小？怎麽隔着墙又没有见了，这个见是不是被墙夹断了？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道理在什麽地方。

义性如是，云何为在：其实，这个「见」和「空」的道理是一样的。你说这「空」究竟是方、是圆的？若你说一定是方的，那麽放到圆的器皿里，它就应该不圆。你若说是圆的，它放到四方的器皿里，又不应该是四方的。我现在所说「空」的这个义性、这种道理，就像这样子。而你所问「见」的那个义性、那个道理，也就像这「空」一样；你说它究竟是缩大为小啊？还是隔着墙，被墙夹断了呢？那麽，这个道理已经回答得很清楚了，「云何为在」，你现在懂得这空的道理了，怎麽可以问这个见在什麽地方呢？见是遍一切处的，你怎麽可以立一个言说，反问我这个「见」在什麽地方呢？

O2教亡尘自遍

阿难！若复欲令入无方圆，但除器方，空体无方；不应说言，更除虚空，方相所在。

什麽道理呢？阿难哪！若复欲令入无方圆，但除器方，空体无方：假设你再想要令这个虚空到方器和圆器里头，不随这个方圆的器而有方圆；你只要把这个器皿除去就可以了。这虚空的体性，是没有方的、圆的。

不应说言，更除虚空，方相所在：所以阿难，你不要乱讲，不应该这样讲。怎麽样讲呢？你不能说我在这个虚空里，再把「方」的这个形象除出去。根本虚空就没有方，也没有圆；方圆是随着那个器而有的。这个器外边的虚空，也并不是和器里边的虚空断了，它还是接连着的。你因为看有个器在这儿隔着、障碍着，就觉得器里边这个虚空是方、是圆的。实际上虚空怎麽会有方、有圆呢？也就是：你那个「见」，怎麽又会有缩大为小，或被墙宇夹断呢？没有这个道理！你怎麽立这一种的言说呢？不应该这麽讲嘛！这是呵斥阿难。

O3以反难显谬

若如汝问，入室之时，缩见令小。仰观日时，汝岂挽见，齐於日面？若筑墙宇，能夹见断；穿为小窦，宁无续迹？是义不然。

若如汝问，入室之时，缩见令小：假设像你所问的这个道理，进到房子里边，就把这个「见性」由大把它收缩回来，叫它变成小的了。就好像那个相机（长镜头）似的，那麽一撑，撑开来了；那麽一放，它收缩回来了，这叫「收缩」。

仰观日时，汝岂挽见，齐於日面：你这个见可以把它缩小了，也就可以把它放大。现在你仰面看见太阳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用手拿着你这个「见」，送到太阳那个地方去呢？「挽」，就是用手来提。「齐於日面」，就是你看见太阳，这就叫日面了；并不是说，这个日头有了面。

若筑墙宇，能夹见断：要是造房子的时候，这个墙能把「见」夹断了。那麽既然能夹断，又可以把它续起来，穿为小窦，宁无续迹：「穿」就是穿凿，「小窦」就是小窟窿、小洞。若把这个墙穿出一个小窦，从里边穿到外边去，可以看见它通了。那麽把这个小洞通了的时候，你怎麽接上你这个见呢？「宁无续迹」，譬如有一条绳断了，你再接的时候，那个地方要打一个结，中国人叫「疙瘩」；要有一个疙瘩，这条绳才能接上了。那麽你这个「见」和「见」已经断了，你又把它接到一起，怎麽一点痕迹都没有呢？因为你再把它接到一起，一定会有一个形象的。

是义不然：所以你所说这个道理，完全完全是不对的，完全是错误的！

O4出成碍之由

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失於本心，为物所转；故於是中，观大观小。

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这所有一切的众生，包括胎、卵、湿、化、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从无始那个时候以来，把自己迷住了。怎麽迷住了呢？以为自己就是物，不知道那个物本来是在自己真心里边的东西。自己去随物转了，而不能转物。失於本心，为物所转：所以这个本心，本来不是丢了，就像丢了似的，不知道自己还有个本心。本来这个常住真心，就被物所转了。

故於是中，观大观小：所以在这个里边就「观大、观小」。你看，你就说这个见是大了，又说这个见是小了。这真是颠倒到极点，阿难你太可怜了！

O5教转物自在

若能转物，则同如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於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国土。

若能转物，则同如来：「若」，是假设。「能」，是能够。「转」，是转动。「物」，是一切外边的境界、物象。你如果能转变外边的境界，就和如来是一样的。

怎麽能「若能转物，则同如来」呢？因为我们这一切的人，都是被物所转，而没能转物。怎麽叫「被物所转」呢？就是见着什麽境界，就着住到什麽境界上。因为你一着住，就跟着这个物跑了；你这个自性就失去了主宰，跟着外边境界跑（follow outside things），越跑就越远、越远就越跑。好像一个迷路的人找不着路，越找不着路，他越着急；越着急，他就越走；越走，就越走到错的路上去。跟着物转，也就是这样的道理，这叫被物所转。

「转物」，就是不跟着物跑，而叫物来跟着你跑。这个物是个死物，它怎麽会跟着你跑呢？活物可以跟着跑——我们人为什麽跟着物跑？因为会动，所以会跑；物，它自己不会跑，怎麽会跟着我们跑呢？你不要太死板了！怎麽叫太死板了呢？所谓「转物」，你不跟着物跑，物就随你转了！物随你转，你就明白自己的真心，这一切外境都是唯心所现，都是你自己心里所现出来的一种东西。既然是在你自己心里，你为什麽要跟它去跑呢？就不跟它去跑了。这个物和你，本来也没有什麽离开的；你若明白一切唯心造、唯心所现这种境界，那就是转物了。

为物转，就是「背觉合尘」；背，就是背弃了，违背这个觉悟的道理了；合尘，和外边那个物去合夥了，也可以说合股。合股，就好像做生意，说是一股一股的股票（stock），买股票、卖股票，好像纽约市场很多卖股票的；譬如有钢铁的股票、电灯股票，很多种股票。这合股，就是大家合作到一起，你也去参加一份；譬如你做生意，一个人没有这麽多钱，说我也帮你，

两个一起做啦！

你背觉合尘，就好像和那个物象去合作了，合到一起，这就叫「为物所转」；你若转物，就是「背尘合觉」。「背尘」，违背这个物象；物，就是现在看见的这些个things（东西）。「合觉」，和觉悟这个觉又合股了，合到一起了（together）。你和那个物离开了，和这个觉（enlightenment）合起来了，所以这就叫「背尘合觉」。

譬如这「反掌之易」，这样子（上人以手表示），就是背觉合尘；这麽样子（上人翻掌），这就背尘合觉；只要你翻过来！翻过来，这就叫「转物」。你若能反过来，这就和如来是一样的。如来为什麽他成如来呢？也就因为他回过头来了，所谓「明白过来了」，就是他真明白了，所以就是如来。我们若明白自己的真心，也和如来是一样的！所以说「则同如来」。

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你身和心都圆明了，这个时候，你随处都是道场，随处也都是法身。身心怎麽圆明呢？因为你得到一种觉悟，和如来是一样的，所以你也就有光明，而特别圆满。什麽叫「道场」呢？就是修道的地方。好像佛坐在菩提树下修行开悟，这就叫「菩提道场」；我们现在在这个佛教讲堂，这就是佛教讲堂的道场。你要是能转物了，随处都是法身，随处都是如如不动，到什麽地方都是没有困难的，在什麽地方都是「不动道场」。不动，就是有一种定力；这个定力道场。为什麽会转物？就因为有定力。有什麽定力？有这个楞严的定力──楞严大定。

於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国土：十方国土读国「度」，不读「土」字。「於一毛端」，这「毛」不是头毛，就一根汗毛；汗毛的尖端上。「遍」，是普遍。「能」，是能够。「含」，是包含。「受」，就是在这个地方。什麽地方？就在那一根汗毛的尖端，都能够完全容纳十方的国土。

你看！这个汗毛的地方很小不是吗？可是在那个小的地方，就能包藏十方一切国土；你说十方国土这个地方多大啊？说：「这个道理我不信，我这一根汗毛，不要说十方国土，连一个人都没有地方摆；不要说连一个人，就甚至於一个最小的微生物，它都禁不住！怎麽能遍含十方国土呢？」

佛法就是这样的妙，你不懂佛法，也就在这个地方。汗毛尖上虽然小，但是在这个小的里边，可以现出十方国土那个境界。这个境界，你要是开佛眼了，你就看得清清楚楚的，可以有这种神通妙用，这叫「小中现大」；也可以「大中现小」。所以在後边就说：「於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坐到一粒微尘里边，去讲经说法，转法轮教化众生。

这个道理是特别微妙，你若学佛法学得时间久了，才能领会到这种的妙义！现在我讲，就是怎麽样比喻，你还是都不能接受这个道理的。所以现在就只是在这个字义上讲一讲，就是在这一根汗毛的顶梢上，也可以变现十方的诸佛国土。它地方虽然小，可是能现出来大的境界，就是这麽妙法！为什麽？你同如来嘛！如来就是能在小中现大，现无量无边这种的国土。

M8显见不分（分二?十番显见8）

N1阿难疑身见各体　N2如来明方法一体

今N1

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此见精，必我妙性，今此妙性，现在我前，见必我真，我今身心，复是何物？而今身心，分别有实；彼见无别，分辨我身。若实我心，令我今见；见性实我，而身非我？何殊如来，先所难言物能见我？惟垂大慈，开发未悟。

阿难白佛言：佛说出这样的妙理、妙法、妙定，阿难还是没明白，又对佛讲了。

世尊！若此见精，必我妙性，今此妙性，现在我前：世尊！您若说这个看见的见精，必定是我的妙性，现在我这个妙性，显现在我的前边──他又说，这个妙性、他这个心，在他前边。唉！

见必我真，我今身心，复是何物：那麽我这个「见」在我前边，它应该看见我。如果这个「见」真的是我的真心，那麽我现在这个身、心，又是个什麽东西呢？叫什麽名字呢？

而今身心，分别有实；彼见无别，分辨我身：而现在我这个身和这个心有分别，这是有实在的东西。而我能看见的那个「见」，它是没有分别的，它也不能分辨我这个身体。

若实我心，令我今见：如果说，这个见性实实在在是我的真心，它能令我现在看见这个身体。见性实我，而身非我：那麽看见的这个见性，才真是我的，而我这个身体就不是我的？因为我看见了，知道它（见性）真是我的。如果这个见性能看见我，而我这个身体就不是我的，那它又变成一个物了，变成旁人的了！

你说，这个阿难讲话，真是讲得令人不明白！现在幸好是佛有大智大慧，他这样问，才有办法答覆他。如果他问我这样的道理，我一定不会怎麽样子答覆他。

何殊如来，先所难言物能见我：「何殊」，就是有什麽分别。这和世尊您以前来向我问难时所说的，「见若是物，这个物就应该能看见我」，这又有什麽分别呢？现在这个见若在我的前边，这就和佛以前所说那个道理是一样的！惟垂大慈，开发未悟：我现在很希望世尊您发大慈悲心，开示开示我这个没有明白的道理！

N2如来明万法一体（分六）
O1直斥妄疑　O2正遣是见　O3转遣非见　O4众惧俯慰　O5文殊启请　O6如来慈示
今O1
佛告阿难：今汝所言，见在汝前，是义非实。

阿难可以说是迷中之迷，为什麽他表现得迷中之迷呢？其实阿难并不迷，不过他示现这种迷的情形，而令一切众生不迷。也就是他给众生做一个榜样，令众生看阿难这样的迷，以後都能开悟；那麽我们现在看这个经典的意思，或者有的人比阿难聪明，所以更不会迷了，就是这个意思。

前边那个经文，阿难又说这个见在面前，而和自己的身体没有什麽关系，於是乎，就请佛开示这种的道理。佛告阿难：现在释迦牟尼佛因为阿难请问，所以就告诉阿难。今汝所言，见在汝前，是义非实：你现在所说的这个话，说能看见的这个「见」，在你前边；这个义理不实在的，这不是真的！佛当面就斥责他，说这种的思想是完全错了！
O2正遣是见（分三）
P1如来问　P2阿难答　P3佛印证
今P1
若实汝前，汝实见者；则此见精，既有方所，非无指示。

若实汝前，汝实见者，则此见精，既有方所，非无指示：要是真真实实的，这个「见」只在你前边，是你实实在在能看见的话，那麽你能见这种「见精」，就还有个地方了；既然有个地方，就不是没有什麽表示。可是，你以什麽做为这个见的目标或者记号，来表示出来这个「见」，令你知道它在你的前边呢？一定的位置，这就叫「方所」。「指示」，就是目标或者记号。根本现在你也没有看见这个「见」，所以你所说的是不对的！

且今与汝坐只陀林，遍观林渠，及与殿堂，上至日月，前对恒河。汝今於我师子座前，举手指陈是种种相：阴者是林，明者是日，碍者是壁，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树纤毫；大小虽殊，但可有形，无不指着。

这一段文，就是破阿难这种的执着。且今与汝坐只陀林，遍观林渠，及与殿堂，上至日月，前对恒河：现在我和你──就是释迦牟尼佛和阿难，坐在战胜太子这个树林子，周遍观察这个只陀林，和这个沟渠，还有只桓精舍这个殿堂。往上看，到日月的宫殿里边；前面所对着的，就是恒河。「遍」，是周遍；「观」，就这麽看看。「沟渠」，就是有水的沿沟，不是海，不是河，不是江，只有少少的水。

汝今於我师子座前，举手指陈是种种相：阴者是林，明者是日，碍者是壁，通者是空：你现在在我这个师子座前，你举手指一指这种种的形象：有背阴的地方就是树林子；有光明的地方，就是太阳照到的；这有阻碍的、挡着不通达的，就是墙壁；相通没有障碍的地方，就是空。

如是乃至草树纤毫：像这样子，我所说的这是个大概，其中还有好多种东西没有说出来，譬如细草、大树、微尘、毫毛等等。「乃至」，是超略辞。「纤」，是一粒微尘，这可以说是最微细的；「毫」，是一根毫毛，这是言其最少了。前边不是说「於一毫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吗？

大小虽殊，但可有形，无不指着：「殊」，是不一样的。上述这些个形象，有大的、小的、高的、低的，形象虽然不一样，但有它各自的形象的；这所有有形象的都可以指出来，它是有一个地方的，有一个着住的这个相。所以你说哪一种东西是你的「见」？

前边已经讲了好多这个「见」了，阿难不懂得，现在还是讲这个「见」。讲来讲去，这「十番显见」，有十种的分别显示这个见是不生不灭的，无去无来的。阿难当时或者已经明白了，但是他为众生而请法，因为众生还有很多不明白的。这就像唱戏的，那麽一唱一和，和释迦牟尼佛来研究这种的见性。

若必其见，现在汝前，汝应以手，确实指陈，何者是见？阿难当知，若空是见，既已成见，何者是空？若物是见，既已是见，何者为物？汝可微细披剥万象，析出精明净妙见元，指陈示我；同彼诸物，分明无惑。

若必其见，现在汝前：假设你一定说你这个「见」就是个物，它摆在你前边的话──这个「见」，你说在你前边，当然就好像东西似的，可以摆到那个地方。汝应以手，确实指陈，何者是见：那麽你现在应该用你的手，确确实实的指明了哪个是「见」？快讲啊，你说你前边哪个是个见？你不妨详细指出来！阿难也不出声。为什麽？他没有把握，想要再辩出一个理由，现在还没有想出来呢！他要想出理由才可以开口，所以阿难还是张口结舌──把舌头结上一个疙瘩，说不出话来了。

阿难当知：阿难你应该知道了！你还不明白吗？啊，真是的！佛现在都着急了！佛本来没有火的，现在大约都发了火了！若空是见，既已成见，何者是空：要是你前边那个虚空，就是你看见这个「见」。既然你认为它就是「见」了，就不应该有一个虚空的名字；哪个又是空呢？有见就不应该有空，空又跑到什麽地方去了？你讲啊！

若物是见，既已是见，何者为物：假设你说我这个「见」不是虚空，就是这个东西——我前边所看见这个东西，所看见这物质，都是我的见。既然它已经是个「见」了，那麽什麽是「物」呢？因为物若是你的见，就不应该有个「物」的名，就应该说是你的「见」了。那麽现在没有「物」的名，究竟物又是个什麽呢？哪个又是一个物质呢？你讲啊！这真是当面来逼着问他。

汝可微细披剥万象：现在你要仔仔细细，特别用你那个脑筋来想一想，研究清楚了！你不要糊里八涂再讲糊涂话了，不要不加思索就答覆我这个问题。你现在应该沈静你的脑筋，来研究这个问题，把万事万物的这种形象都分析一下。「披」，就是用刀把它劈开；劈竹鞭、削竹筒，这是「劈开」。「剥」，也就是好像用刀一点一点这麽把皮剥去了；好像把猪、牛的皮给剥下来，那就叫「剥皮」。

析出精明净妙见元，指陈示我：「析」，就是分析。你把它分析清楚了，分析它那个精妙的，人人都可以知道的，人人都可以看得见的这种精明，这个最清净、最微妙，能看见本来的这个「见」，你可以一点一点指出来告诉我，哪一个物是你的见？「陈」，就是摆列在这个地方。同彼诸物，分明无惑：你把你这个见和这个物，分明指出来说清楚了，一点疑惑没有。你试试看。

P2阿难答

阿难言：我今於此重阁讲堂，远洎恒河，上观日月，举手所指，纵目所观，指皆是物，无是见者。世尊！如佛所说，况我有漏初学声闻，乃至菩萨，亦不能於万物象前，剖出精见，离一切物，别有自性。

阿难言：阿难听见佛叫他分别清楚这个物和见，究竟什麽是见，什麽是物。阿难现在说话了，我今於此重阁讲堂，远洎恒河，上观日月：我现在在这个有两层楼的大讲堂，我往远了看，就看见恒河了；往上边看，又看见日月了。重楼曰「阁」。

举手所指，纵目所观，指皆是物，无是见者：我举起来手，所指到任何的一种东西；或者「纵目所观」，我把眼睛放开看。怎麽叫把眼睛放开啊？先把眼睛闭上，将眼睛收起来，然後放开它，眼睛睁的大大的，往前看，这叫「纵目」。「所观」，放开眼睛所看见的东西。这放眼所看，所有可指陈的都是物，哪一样东西也不是能见的这个见精。

世尊！如佛所说：正像佛以前所说的道理，没有东西可以是「见」的。况我有漏初学声闻：我现在没有证到四果阿罗汉，所以还是有漏的众生。要证到四果的阿罗汉，方是无漏的众生。不单说我是「初学声闻」——就是初初证初果阿罗汉的声闻，这个神通的力量是很小的。乃至菩萨，亦不能於万物象前，剖出精见，离一切物，别有自性：就是到菩萨的阶位，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於万事万物的形象前边，「剖出精见」，他也不能把精见剖解出来，说它离开这个物，另外有一个自己的见性。「剖」，就是剖解，用刀把它一块一块的割开来研究。所有的物质，你剖解出来，没有精见离开这个物，别有它自己那个见性，所以这个「见」就不是物——现在阿难这样讲。

P3佛印证

佛言：如是如是！

佛言：如是如是：这回你说得是对了！是这样子。「对了！对了！」说两次，这是佛有一种嘉许的辞意，很同意他这个见解，说你现在见得没有错，不像以前所说的那个错误了！

O3转遣非见（分三）

P1如来问　P2阿难答　P3佛印证

今P1

佛复告阿难：如汝所言，无有见精，离一切物，别有自性。则汝所指，是物之中，无是见者。今复告汝：汝与如来坐只陀林，更观林苑，乃至日月，种种象殊，必无见精，受汝所指。汝又发明，此诸物中，何者非见？

佛又设了一个问题，来显示出这个见精。佛复告阿难：如汝所言，无有见精，离一切物，别有自性：佛又对阿难说：就像你所说的，没有能见的这个「见精」，是离开这个物，再另外有一个「见」。则汝所指，是物之中，无是见者：那麽现在你所指出来的，这所有一切物里边，没有一样是你能看见的这个「见精」。这个「者」字，就指着那个「见」字，指的是「能见的见精」。今复告汝：我现在再告诉你一个道理。汝与如来，坐只陀林：你现在和佛，我们坐在这个只陀林里边。更观林苑，乃至日月，种种象殊：你看这个树林子和花园，乃至於天上的日月，都能看得见；种种这些个形象都是不同的。必无见精：一定没有能看见的这个见精，受汝所指：你指不出来哪个是见。汝又发明，此诸物中，何者非见：现在你再往详细了考察考察，你再往深了研究研究，你发明一下；所有这些个物里边，你说哪个物不是见？

你看，佛这回尽讲笑话了！以前说这个「物不是见」，现在又问阿难：「你说哪个物不是见？」所以《楞严经》这个地方，你要是看不清楚的话，就糊涂了：啊，以前说「都不是见」，现在又说「哪个不是见？」这是佛又问阿难。

P2阿难答

阿难言：我实遍见此只陀林，不知是中，何者非见。何以故？若树非见，云何见树？若树即见，复云何树？如是乃至，若空非见，云何见空？若空即见，复云何空？我又思惟，是万象中，

微细发明，无非见者。

阿难言：我实遍见此只陀林，不知是中，何者非见：阿难说了，在这个战胜太子的树林子，我现在各处都看见了，但我不知道这里头，哪个不是我的「见」？

现在佛这麽一问，我们若观念不清楚，就会被问糊涂了。这《楞严经》就是令人糊里糊涂的，等到最後才明白。所以你不要怕你糊涂，说：「哦，我不懂呢！我不知道现在怎麽……？」这就是这个理翻过来讲，翻过去讲；掉转来讲，掉过去讲，来回研究这个理。你说这样对了！他又讲出那样一个道理来，这个又不对了。你说这个不对了；又讲出一个道理，那个又不对了！尽这麽显这道理。

何以故？若树非见，云何见树：什麽道理呢？如果这个树不是「见」，我为什麽又见着树呢？因为若树不是「见」，我就看不见树了；所以我不能说这个树不是「见」。若树即见，复云何树：假设我说这个树就是个「见」的话，那麽这个树又跑到什麽地方去了啊？那树又应该叫什麽名字啊？阿难给树也起不出来名了！要我啊，我就说它是「木头」！（上人与弟子大笑）

如是乃至，若空非见，云何见空：像这样子，我讲这树是有形质的；那麽现在我不说有形质的，我说这空。「如是」，像这个树这个道理。「乃至」，表示这中间就隔着很多东西，没有时间讲那麽多；好像我讲经似的，快一点讲，三个月不够时间，所以中间就很多道理都没有讲出来。那麽像这个树这个道理，乃至这个空；我看见这空，若说这「空」不是「见」，那麽我为什麽又见着「空」了呢？我见着「空」，这就是「见」。若空即见，复云何空：假设我要说这「空」就是个「见」，那麽又怎麽可以叫空呢？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道理怎麽说了！阿难现在，这叫「有口难言」，有舌也不会说话了，真是没有开口处了！

我又思惟：这个阿难又把这个分别的识心拿出来了；这第六意识，又搬出来了！以前常常搬出这第六意识来和佛辩论，现在又搬出来了！说「我又思惟」，我现在又想了。是万象中，微细发明，无非见者：这个万象之中，我这麽详细想，想了又想，左想右想，前想後想，上想下想，我都想到了。在这个万物之中，哪一样都是见，没有不是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见。为什麽？我看见了嘛！这都是「见」。

P3佛印证

佛言：如是如是！

佛言：如是如是：佛这回又给他印证了，又说：「啊，你说的这个对，是这样子！这回你是明白我的意思了。」所以佛很欢喜地这麽说：「如是！如是！」对了，是这样子！换你们说，究竟哪个是见？哪个是物？物是不是见？我们现在做一个总评。

O4众惧俯慰

於是大众非无学者，闻佛此言，茫然不知，是义终始；一时惶悚，失其所守。

喔，大家听见佛这样子说──又说是物，又说不是物；又说是个东西，又说不是个东西。以前看见这个「见」，说不是个东西；那麽现在，看见这个「见」，又说是个东西。到底是东西，不是东西啊？大家以前所有的见解，现在都不成立了。

於是大众非无学者：在这个时候，在会的大众，不是到这个无学程度的。什麽叫「无学」呢？到这个菩萨，这叫「无学位」；到证四果阿罗汉，这也叫「无学位」──不必学了。现在这儿有很多不是四果阿罗汉，就是初果、二果、三果的，这都「有学位」。所以他们闻佛此言：听见佛这样的又说是，又说不是；又说是见，又说不是见；又说是物，又说不是物；这来回一一研究。茫然不知：他们都不懂了，都不知道了。这个「茫然」就是有眼睛也看不见，有耳朵也听不见，什麽都不知道了。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像都被鬼迷住了，什麽都不晓得想不起来了，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这儿，我是举个例子，你不要以为这些个人，都真是被鬼迷住了！这不是被鬼迷住。我又告诉你，先前说是像鬼迷住，现在又说不是像鬼迷住；也是好像这个「见」和这个「物」，又说是，又说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那麽他们怎麽茫然呢？就都失其所守了。他们以前这个宗旨，心里所抱的这种见解，现在都不成立了，都给打倒了，所以茫然不知是义终始：不知道这个道理，开始是怎麽开始的，结果是怎麽样，都不知道了。这是讲得什麽啊？茫然不知，不懂了。一时惶悚：大家就都恐惧上来了，发慌了！甚至於好像有只兔子在心里跳来跳去，这叫「惶」。「悚」，就都悚然：「怎麽？怎麽？你们看见了吗？」失其所守：好像把他们以前所有的宝贝都丢了，失去了宝贝，所以现在到什麽地方去找啊？要不要报差馆哪？要不要去报警察啊？可是那时候大概没有警察，他们所失的东西是无形的；所以报警，警察也没有法子，找不着的。

如来知其魂虑变慴，心生怜愍，安慰阿难及诸大众：诸善男子！无上法王是真实语，如所如说，不诳不妄；非末伽黎，四种不死，矫乱论议。汝谛思惟，无忝哀慕！

佛一看这些大众都慌上来了，怜愍大家，唉，你这班人真可怜！於是又发大慈悲。如来知其魂虑变慴，心生怜愍，安慰阿难及诸大众：「魂」，就是精神。佛知道在会的这些大众，他们的精神变慴，都不安定了，就生出一种怜愍的心，安慰安慰阿难，还有大众。就给大家一点无畏施，说：「你们不要惊恐，不要害怕，我现在告诉你们。」

诸善男子：你们这些个好孩子；佛叫这个在会大众，都叫好孩子。你们这些好孩子，好好听话

，不要顽皮，我现在告诉你们。无上法王是真实语：「无上法王」就是佛，他所说的话是实实在在的，你们不要怀疑。我前边说这个「是物、非物」和「见又是物，见又非物」，这有一定的道理的，我是真真实实对你们讲老实话，不欺骗你们！如所如说，不诳不妄：我所说的道理，一定是合理的。我是依照这个理来说这个道理，不会不合理的，如所如说；也不会妄语，也不会诳语。

非末伽黎，四种不死，矫乱论议：不是像「末伽黎」所说的四种不死的不正确论议。「矫」，是矫枉过正，就是讲不正确。

「末伽黎」是外道六师之一，他有四种的论议，他的母亲叫拘舍黎。「末伽黎」是梵语，翻到中文就叫「不见道」，就是不明白道。他看不见道，所以尽走糊涂道；看不见道，闭着眼睛跑路，将来会掉到海里去。我相信这末伽黎，死的时候一定是掉到海里淹死的。为什麽？不见道嘛！一走，就掉海里去了──这是我在几千年以後这麽想像。那时候掉到海里，一定淹得很不舒服的；不像喝水那麽舒服，喝到海里的盐水，大约医生也没办法给他医治了。

他有四种论议，说有四种不死的，这恰恰和佛讲的道理相反；所以佛说他讲的理论不正确。他说什麽呢？（一）亦变亦恒：说什麽也是变的，也是常的。（二）亦垢亦净：他说也是乾净的，也是不乾净的。（三）亦生亦灭：他说也生，也死。（四）亦增亦减：他说也增，也减。本来佛说「不生不灭」，他说「亦生亦灭」。佛说「一切是不变的，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他说「亦变亦恒」，那究竟哪个是对的？他根本就是两头堵、两头讲──这麽讲也有道理，那麽样讲也有道理。

汝谛思惟，无忝哀慕：你们现在谛审而思惟，详细想一想！你们不要担心，不要惊恐，也不要悲哀！「哀」，就是佛说：「我很可怜你们的！」「慕」，就是在会的大众很仰慕佛这种的慈悲，来安慰他们。

以上是世尊知道一切在会的大众都惊慌，生出一种恐惧心来，所以对大家讲，佛是一个说真实语的，不是像一般人专门打妄语，也不像「不见道」那种外道，说那四种颠倒矫乱的论议。

O5文殊启请（分二）

P1举疑代问　P2拣过求示

今P1

是时文殊师利法王子，愍诸四众。在大众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诸大众，不悟如来发明二种精见色空，是非是义。

是时文殊师利法王子，愍诸四众：就在这个时候，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发出一种怜愍的心，怜愍在会的四众弟子。「四众」，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是四众弟子。

这大智慧文殊师利菩萨，他本来已经懂了，可是他看见在会的有学之士──就是证到初果、二果、三果阿罗汉的这一些人，非常可怜的，所以他就发起请问。「文殊师利」，也是印度话，翻译到中文叫「妙德」，又叫妙吉、妙吉祥。「法王子」，佛是法王，菩萨就叫法王子。文殊师利菩萨是法王子之中的一个长子，一个首座、上首。上首，就是第一个；在菩萨里边，文殊师利现在是坐首座的。

在大众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文殊师利菩萨就在大众里边，从他所坐的座位站起来，向佛叩头，合掌对佛说了。他用两只手托着佛的两足，这叫「托足礼」。两只手托着佛的两足，这表示什麽呢？表示最恭敬了。因为人足这个地方是最不洁净的，他用手来托着佛足，就表示我在你的脚下边，这是对佛最恭敬的一种礼貌。所以我们拜佛的时候，两个手翻过来，就要观想我们这两个手托着佛的足，这叫「托足礼」；这是身业清净，因为你这麽一恭敬，身上就没有罪业了。

「合掌恭敬」，这个是意业恭敬；合起掌这麽恭敬，生出一种恭敬心，这是由意里边发出一种真正的恭敬心。这合掌是什麽意思呢？我们合掌，就十个手指头合到一起，这表示一心恭敬；一个心来恭敬，没有两个心，这就专一了，专一这个心来恭敬佛。所以这合起掌，又叫「合十」，合十而为一，这是表示「意业恭敬」。

「而白佛言」，这是口业恭敬。身口意三业恭敬──你口也恭敬，意也恭敬，身也恭敬；这样你身业也清净了，口业也清净了，意业也清净了，这就是「三业清净」。

我们人为什麽造罪业，这多数由口造成的，所以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们人有一些不顺的祸；这个祸患，就是不吉祥的事情，也可以说是逆的境界来了，多数由口里造成的。为什麽？你口里说谁不对，这个人对你就不客气了，这是不是从口造成的祸吗？好像今天我骂了一个人，这或者就会发生祸了也不一定。不过没关系，我什麽事情都可以的，好事情我也可以接受，不好的事情我也可以接受，这种境界还不要紧的。这是我举一个比喻，不是一定今天就会有祸了；你们不要替我担心！不要害怕的！

那麽「病从口入」，我们吃东西要小心一点。你吃东西如果不小心，就会生病的，所以这个病从口入。我们有病，不是说生病那时候才有的病；这是在很久以前，或者吃东西，或者一切一切的，把这个气血不调和了，所以就生病了。讲起来这个生病，有内因、外因，有不内不外因

；不过现在不是讲医学，不要讲这个。昨天来个医生，我和他一研究这个医术，他说：「你怎麽会懂这个呢？」他以为我不懂医学。他说他是医生，那麽我就考验他一个病症。我这一考验，考得他张口结舌，说：「我没有听过这个病名字，我没见过！」这个病是什麽呢？我现在讲经不要讲了，等我有时间再讲这个。

文殊菩萨白佛言，世尊！此诸大众，不悟如来：在这个大讲堂里边的大众，谁都不明白。那麽谁都不明白，文殊菩萨明白没明白呢？他明白了。不过他明白，还愿意为大众来请问；如果他不问，旁人也不知道怎麽问法。那麽不知道怎麽问法，佛虽然可以给解释，但是还不会恰到好处。所以文殊菩萨虽然自己明白了，他也要做一个当机的请问者。为什麽知道他是明白了？就由「愍诸四众」这一句，知道文殊菩萨当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他怜愍这一切的大众，所以站起来请问。那麽若没有这一句，他知道不知道？也可以知道；因为文殊菩萨的智慧最大，他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但是他知道，还要代在会大众来请问。

那麽大讲堂里边的大众，都不明白什麽呢？不明白如来发明二种精见色空：这个「精见」也就是见精。「色空」，色就是物质，空就是空。如来您发明这两种精见色空──这个见和物质、空这种道理；究竟「见」是不是物质？是不是空？这两种的道理，所有在会的大众都不明白了！是非是义：上边这个「是非」，就是讲的「是啊？还是不是啊？」下边这个「是义」，就说这个道理；这个「是」当「这」字讲，就是这个道理。哪个道理呢？就是「空、色、见精」这个道理。在会大众现在被佛都给讲糊涂了，也不知道怎麽样问，所以文殊菩萨就起来问这个道理。

世尊！若此前缘色空等象，若是见者，应有所指；若非见者，应无所瞩。而今不知是义所归，故有惊怖。

你看文殊菩萨说出这话，这个意思和阿难就完全不同了！阿难拿不是当理讲，文殊菩萨说的话，理由就很圆满的、很充足的。

世尊！若此前缘色空等象：「前缘」也就是前尘，前边这种的因缘。「色」，就是物质；「空」，就是虚空。「等象」，这两种的象；象，也就是象徵，不是一定有这个东西，是就做这麽一个象徵来讲，做这麽个比喻。

文殊菩萨称一声世尊，说假若这前尘的色空等物象，若是见者，应有所指；若非见者，应无所瞩：这个「色、空」要是见的话，就应该有一个什麽表现；这个「色、空」若不是见的话，就应该看不见的。「所指」，就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地。世尊本来先说这个「见」不是个物，以後又说见是个东西，又问哪一个东西不是见？所以大家都不懂这个意思了！这一种的道理，就把大家都迷住。

而今不知是义所归：现在大家也不知道这个道理，这个义理的归宿究竟是怎麽回事？到底是有「见」？是没「见」？到底「见」是不是物？这个物是不是「见」？这个道理现在大家还没有清楚。文殊菩萨没有说「我没清楚」，阿难就说「我与大众」，这文殊菩萨就没有个「我」；他不讲「我不明白」，而说「大众不明白」。这个问答，就比阿难高明得多！你看这个文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可是说出来就很妙的。

故有惊怖：所以现在大家才惊起来了，心里生出一种恐怖心来了：「啊，这以前没有注意的事情，现在一注意，这个道理这麽样子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这个「见」，譬如我看见这个灯；是这个灯是「见」呢？还是「见」就是这个灯呢？这个道理说不清楚的。你说，若灯不是「见」，我就看不见这个灯；若灯是「见」，可是灯它自己又不会见的。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现在大家就：「你说它是见、不是见呢？」文殊菩萨这麽请问佛给开示这个道理。

P2拣过求示

非是畴昔善根轻尠。惟愿如来大慈发明，此诸物象，与此见精，元是何物？於其中间，无是非是。

非是畴昔善根轻尠：这一些人惊恐的原因，不是他们以前善根浅。「畴昔」，就是往昔；这儿不是指以前，就是前生。或者前生无始以来的善根很浅；「甚少」，就是很少的。有的人因为善根浅，所以修道有的时候常生恐惧心；那麽这应该怎麽样子呢？就应该多做好事，栽培你的善根。你善根培植深了，你自然就会有定力了；你善根不够，这个定力也就不够。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栽培自己的善根。那麽他们不是善根浅薄才有惊恐，就因为他们对这个道理完全都不明白了，所以就惊恐。

惟愿如来大慈发明，此诸物象，与此见精，元是何物：愿世尊您大发慈悲，发明（开发显明）这种的道理：这一切一切所有的物象，和能见的这个见精，究竟它本来是什麽东西？於其中间，无是非是：在这个物的中间、空的中间，和这个见精的中间，到底是不是没有「是」，也没有个「不是」呢？你看，文殊菩萨已经对於这个道理明白了！所以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语句「无是、非是」。

O6如来慈示（分二）

P1晓以无是非之故　P2教以出是非之法　P1分四

Q1明一真无是非　Q2喻一真索是非　Q3答本真无二相　Q4总以法而合喻

今Q1

佛告文殊及诸大众：十方如来及大菩萨，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见与见缘，并所想相，如虚空华，本无所有。此见及缘，元是菩提妙净明体，云何於中，有是非是？

佛告文殊及诸大众：佛告诉文殊菩萨和这在会的一切大众说，十方如来及大菩萨，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见与见缘，并所想相，如虚空华，本无所有：「自住三摩地」，就是定，这个定就是「楞严的大定」。十方如来和这一切的大菩萨，在这个「楞严大定」里头，他这个「见」（见分）和「见所发生的一种因缘」（相分），以及「他所想像的这种东西」，都好像虚空里头的花一样，本来什麽也没有的。

虚空里本来没有花，你眼睛花了，才看见虚空里有花；如果你眼睛不花，虚空里没有花的，这是一个讲法。还有一个讲法，你如果开了佛眼了，你想看什麽花，那虚空里都有的，这也是虚空花。所以这有两个道理的。那个开佛眼所看见的花，是不是真的呢？也不是真的。那也就是幻化出来的；不过你想看，它就有。你若眼睛有毛病，看见虚空里也有花；或者你看太阳看得时间久了，这虚空里都有花了，这也是虚空花。那麽虚空花究竟有没有啊？也没有。既然没有，那麽你又找个什麽呢？你怎麽又找这个「见是个物、是个空」啊？找什麽东西呢？尽在向外驰求，跑到外边去找东西！

此见及缘，元是菩提妙净明体：这种「见」与「见缘」，就是你本来那个菩提心的妙净明体，也就是那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不过这儿又变一个名称叫「菩提」，这是文法上的关系和意思上的关系，所以就变个名。

云何於中，有是非是：你怎麽在这里头，又找一个是和不是呢？根本这是一个绝对待的，没有可以对待的，既然是绝对待的，也没有个是，也没有个非，你在这里找什麽是、非呢？这才是太糊涂了！

Q2喻一真索是非

文殊！吾今问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为无文殊？

文殊！吾今问汝：佛又问文殊菩萨说，我现在问问你！问你什麽呢？如汝文殊：就像你这个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还有另外一个文殊，叫「是文殊」吗？为无文殊：还是没有文殊呢？你讲啊！这是佛问文殊菩萨，看看文殊菩萨怎麽样答。我们要学文殊菩萨这个问答，不要学阿难那个问答，阿难那个问答太笨了！

Q3答本真无二相

如是世尊！我真文殊，无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则二文殊。然我今日，非无文殊，於中实无是非二相。

文殊菩萨就回答世尊了，说如是世尊！我真文殊，无是文殊：说像佛您这麽样讲的，我就是个真文殊，更没有在我以外，还有一个文殊！

何以故？若有是者，则二文殊：什麽道理呢？怎麽说没有「是文殊」呢？若说这个「是文殊」，那麽哪一个「不是文殊」呢？这要有两个文殊才可以的。所以若有一个是，就有一个不是，那这变成两个文殊了！

然我今日，非无文殊：可是我现在，并不是没有文殊。有文殊，但是可没有个「是文殊」。你看！於中实无是非二相：所以在我文殊一个人身上来讲，没有个「是」和「非」这两种相。现在佛问说是否我有个「是文殊」，有个「不是文殊」，这是不对的。这没有一个「是文殊」和「非文殊」，没有个是，也没有个非。

这个时候，文殊菩萨令大众也都明白，这个「见」也没有个「是见」，也没有个「非见」。这个见是常住的，见就是见，并没有说「物是见、空是见」，没有这麽些个讲法。这个「见」，就是这个菩提心的妙净明体，所以没有一个是、非在这个上可以建立的，不能在这个上说出有个是、非来！

Q4总以法而合喻

佛言：此见妙明，与诸空尘，亦复如是。

佛越讲这部经，开得就越广了，不单「见」是菩提妙明的本体，就算是「空」和「尘」，也都像这个「见」是一个样的。

佛言：佛说了。此见妙明：这个「见」的妙明，与诸空尘，亦复如是：这些个空、尘，都像这个见这样的妙，没有个是，没有个非；没有个物是见，空是见！所以现在开出这个空尘，亦复如是。

後边讲「地、水、火、风」这四大，也都是如来藏中的妙真如性。所以这部经越讲越妙，越讲就越不明白。说：「我不明白，那我不学了。」你不学？那你永远都不明白，永远都不开智慧。你现在学了，现在就开智慧了，能知道这个佛的道理是奥妙无穷的，所以这《楞严经》是太好了！

P2教以出是非之法（分三）

Q1曲显真妄二相　Q2别举真妄二喻　Q3以法各合二喻

今Q1
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净圆真心，妄为色空，及与闻见。

我们这一切一切都是本是妙明：本来就是微妙而光明的无上菩提净圆真心：没有再比这个菩提再高上的了，没有再比这个觉道再高上的了，这种又清净而圆满的真心。妄为色空，及与闻见：本来这个本体是净圆真心；可是生了一念的妄尘，就为这个色和空所转了——为物所转了。前边不是讲「若能转物，即同如来」吗？因为有这一种妄想，就被这个物和空所转了；连这个闻性和见性，都不明白了。为什麽不明白？就因为生出一个妄念了。所以这一念错，就是念念错了！中国有这麽一句俗话说：「只因一着错，输了满盘棋。」这个人和人下棋，怎麽样输的呢？就因为一步走错了；这一步走错了，所以全盘棋都输了。这也就因为一念错，所以就认妄为真，拿这一些个假的东西都当真的了。
Q2别举真妄二喻
如第二月，谁为是月？又谁非月？
文殊！但一月真，中间自无，是月非月。

如第二月，谁为是月？又谁非月：好像本来是一个月，你眼睛有毛病，而看成两个月；你说哪一个月是月？哪一个月又不是月呢？文殊！但一月真，中间自无，是月非月：文殊！你要知道，这仅仅就是一个月是个真月啊！那个中间，没有一个「是月」和「非月」。你若有一个是、非，那成了一个对待法了；现在是绝对的，这菩提本性是没有对待的。
Q3以法各合二喻

是以汝今观见与尘，种种发明，名为妄想，不能於中，出是非是。由是真精妙觉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

是以汝今观见与尘，种种发明，名为妄想：因为这个，所以你们现在观察观察你这个「见」和「物」——尘就是物，你发明出来种种形象，这都叫「妄想」，是由你这妄想所现。不能於中，出是非是：你不能在这里头——空里头，你也不能找出这是个空，这不是空。空就是空嘛！怎麽还有「是空」、「非空」呢？这个物，也不能说这个「是物」、「非物」；就是个物，这就是它的本名，你怎麽能说这个「是物」、「非物」？见也是这样子，你也不能说这个「见」是个物，或者是个空；或者这个见「是见」、「非见」，这都不可以的。在这个里边，你都找不出来一个是、一个非了。

由是真精妙觉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因为从这种真正的见精，这个微妙不可思议的明性里边，所以才能叫你有所指示；但是你又不能成立这个你所指的、你所认为的这个道理。因为你所认为的这个道理，你觉得是对，但是又不对。所以以前你说「见」是个物，以後你又说「见」不是物；那麽究竟是物、不是物呢？根本没有这「是」和「非」的分别！所以你现在所能指出来的，完全是错误的，根本就不能指的。
M9显见超情（分四?十番显见9）
N1正遣自然　N2正遣因缘　N3迭拂妄情　N4责其滞情　N1分二
O1阿难约遍常义疑自然　O2如来约随缘义以破之　O1分三
P1领性遍常　P2疑滥外计　P3疑违自宗
今P1
阿难白佛言：世尊！诚如法王所说：觉缘遍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灭。

阿难白佛言：阿难听见释迦牟尼佛所说这个「指非所指」，现在他又对佛讲了。世尊！诚如法王所说：觉缘遍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灭：世尊哪！诚然像法王所说这个道理。什麽道理呢？这种觉了的因缘，十方界都遍满了，它是很清净的、清寂而常住的，它这种性也是不生不灭的。「湛然」，就是常住的样子；湛，是一种清寂的，清湛。好像这一碗水很浑的，这不叫「湛」；等那个沙沉落到底了，一看就看到底，这叫「湛」。
P2疑滥外计
与先梵志娑毘迦罗所谈冥谛，及投灰等诸外道种，说有真我遍满十方，有何差别？

与先梵志娑毘迦罗所谈冥谛：和自称祖先以前来自大梵天的那种黄发外道，他们所讲的那个冥谛。「先」，就是先前。怎麽叫「梵志」呢？梵，就是一种清净的样子；他说他是大梵清净天下来的天人所生出来的，他的志愿就是将来也还要生到那个大梵天上去，所以叫「梵志」。「娑毘迦罗」，翻译到中文就叫「黄发外道」；记得摩登伽女吗？摩登伽女她妈妈用的咒，就是娑毘迦罗先梵天咒；就是这种外道。

「冥谛」，在前边也已经讲了，就是到他什麽也不知道了那个时候，到那个冥顽不灵的境界上。「冥」，就是什麽都不知道了；你说他喝醉酒了，也不是喝醉酒；你说他是吃了迷魂药，又不是吃了迷魂药；就是什麽也不知道了。追求这种境界的理论，就叫「冥谛」。

及投灰等诸外道种：和「投灰」等等，这所有一切外道的种类、外道的种子。印度有一种苦行外道，他是过那种天体的生活、天然的生活，他身上也不穿什麽多的衣服；常常不想身上乾净，就躺到灰里头，沾得全身都是灰，这叫「投灰外道」。又有一种外道睡钉床，他钉一些个钉子在床上，就睡那个钉子上边；这个钉子也扎不烂他的皮肉，他说这叫「金刚不坏身」。你说这是骗人、不骗人？还有一种外道，就修无益的苦行，好像他不吃饭，专门吃树叶子、吃草。这些都是修无益苦行的外道。

所有这些个外道，修这无益的苦行，因为他们所得的果，是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叫「无益苦行」。好像那个睡钉床的，钉子扎不坏他的皮肉，这也没有什麽出奇的。你看那个猪皮，差不离的，这个钉子也扎不透，那麽这个猪也有道了？那个牛皮，钉子也扎不烂，那麽那个牛也有道了？这不是的！所以这是无益的苦行，没有用的。你不要误认！我方才说，他自己以为他的身体是金刚不坏身了；实际上是假的，这个就好像猪皮、牛皮一样的，并没有什麽了不起的。他天天练这种的法，所以就会有这种的成果、这种的本事；这不算什麽功夫，也不算是有道了。

说有真我遍满十方，有何差别：真我、大我、小我，这是外道的「三我」；他这个真我是什麽样呢？他说这个真我是「遍满十方」的。那麽阿难就问如来，说您说这个觉缘也是遍十方界，那和他所说这个真我遍十方界，又有什麽分别呢？

P3疑违自宗

世尊亦曾於楞伽山，为大慧等，敷演斯义：彼外道等，常说自然；我说因缘，非彼境界。

阿难又说，世尊亦曾於楞伽山，为大慧等，敷演斯义：「曾」字读「层」，就是曾经。世尊以前也曾经在楞伽山，为大慧菩萨和很多的菩萨，演说这个道理。佛说《楞伽经》，大慧菩萨是个当机众；就好像这部《楞严经》，阿难尊者是个当机众一样。「敷」，开敷。「演」，演扬；就是好像演说似的。

演说什麽道理呢？彼外道等，常说自然：当时这些个外道等，他们常常讲这个「自然」的道理。自然，是不加造作；他说什麽事情，它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怎麽样呢？

他这样说：「谁开河海堆山岳」，这河最初是谁开的？这海最初是谁开出来的？你找不出来开海这个人，也找不出来开河这个人。中国虽然有「禹疏九河」，禹王治水，开了河；这是中国。印度当时，大约还没有这种的人才，所以他就说「谁开河海」。「堆山岳」，这个山是谁用土堆起来的呢？那个山峰又是谁造的呢？怎麽它就会那麽高呢？这都是谁做的？这些是自然成形的，自然就有这麽些河、这麽些海、这麽些山。

「谁披荆棘化兽禽」，他说，最初谁斩山上这些荆棘？最初这些禽兽，又是谁变化出来的啊？这也都是自然生出来的，一切一切都没有人帮助它。

「是故我说为自然」，因为这个，所以这外道说，这一切都是自然而有，自然生出来的，这叫「自然」的理论。

我说因缘，非彼境界：这个「我」是阿难代佛说的，这个「我」本来是佛说。但在这儿，是阿难代佛说话的口气，由阿难的口里边，转述佛所说的话。佛您也说过这个「因缘」法，和外道那个「自然」是不同的。可是现在您说这个道理和外道那个道理都好像一样，没有什麽分别啊！您说这个「觉缘」遍十方界，外道那个「真我」也是说遍十方界，那麽这不是一样吗？不过变变名而已嘛！你那个「觉缘」大约也就是「真我」，他那个「真我」大约也就是「觉缘」，是不是这样子呢？

「因缘」，什麽叫「因」？什麽叫「缘」？我常常讲，种子为因，生长这就有缘。我们种到地下这一个种子，这就是因了。缘，是外边的助缘；外边什麽助缘呢？好像泥土、水分、太阳光，这种种的叫助缘，帮助它生出来的。

我今观此，觉性自然，非生非灭，离远一切虚妄颠倒，似非因缘与彼自然。云何开示，不入群邪，获真实心妙觉明性？

前边阿难说完了──佛您说这个因缘法，来破外道的自然理论；这因缘和他那个自然的境界不同。可是你这个「觉缘」和他那个「真我」都是遍十方界，你也遍十方，他也遍十方，这遍十方和那遍十方大约都是一样的。

现在阿难又继续说，我今观此，觉性自然，非生非灭，远离一切虚妄颠倒，似非因缘与彼自然：我现在再仔细观察世尊所说这个觉性，就是个「自然」的嘛！它也不生，也不灭，这不就是自然吗？但它离开一切的虚妄相，和颠倒的这种心；又好像不像这个「因缘」，和那个「自然」也有多少不同的，但是又好像一样──这就是似是而非的样子。

云何开示，不入群邪，获真实心妙觉明性：佛您怎麽样开示我，我才能不跟着外道那个理论去，才能得到我这个真实的心，这个妙觉的明性呢？请佛慈悲开示！「群邪」，就是诸外道；「不入群邪」，就是不随着外道所转，不信那个外道的理论。

O2如来约随缘义以破之（分二）

P1责惑索体　P2详与诘破

今P1

佛告阿难：我今如是开示方便，真实告汝，汝犹未悟，惑为自然。阿难！若必自然，自须甄明有自然体。

佛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虽然没有火，大约眉头也皱起来了。为什麽皱起来呢？这个徒弟，这个小弟弟啊！唉，真是太糊涂了！

佛告阿难：佛说，阿难哪！我今如是：我现在这样子，给你左讲一次，右讲一次，给你讲了七、八次了；现在「十番显见」已经到了七八九分了，你还是不懂，你这个人怎麼这样子呢？那麼我现在这样开示方便：我用这个权巧方便法门来开示。这个「方便」就不是实在的，就是观机逗教，因人说法。佛看见他应该用什麼道理来开示，就用一个「权巧方便」，很巧妙的、很方便的这麼一个法，来给他说。好像前边那种种的比喻，种种的显示这个见，问他这个心，这都是方便法门。真实告汝：我又用这个真实的法门来告诉你。

汝犹未悟：佛说这一句话，很不满意阿难了！你还不悟，你还不懂！给你讲这麼多话了，讲这麼多道理，你也不听；简直你一点也没懂，一点都没明白，所以说「汝犹未悟」！惑为自然：你还把我所讲的道理和外道这种自然来比较，疑惑这和外道那个自然的理论是一样的。你说，你这跑得太错了！我所说这个法，你怎麼可以和外道那个自然的理论去比呢？那根本不是一样的嘛！

因为阿难用佛的道理来比外道自然的法，佛很不满意他，所以现在就说：「你还不懂！你怎麼这麼笨呢？我跟你讲这麼多道理你还不懂，你真是……唉！」

阿难！若必自然，自须甄明有自然体：阿难哪！我告诉你，你一定要说我所讲这个法和外道那个自然的道理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当然要甄别明白——外道所讲那个「自然」，它有个自然体。

甄别，也就是分别、分析的意思。要分析明白什麼呢？譬如他说：这个河谁开的呢？那河是自然有的；海是谁开的？这海是自然有的。那它还有个河、还有个海，这河、海就是那个自然的本体，它还有个体。说：那个山是谁堆的？自然生成的；没有人可以叫它生个山。那它还有个山的体，这山的体，就是那个自然的体。

那麼你说现在我所讲的法，和自然是一样的，那应该有个自然的体；我这个法的自然体在什麼地方？你说啊！你若还不明白，我再给你讲一个道理，你听听！
P2详与诘破

汝且观此妙明见中，以何为自？此见为复以明为自？以暗为自？以空为自？以塞为自？阿难！若明为自，应不见暗；若复以空为自体者，应不见塞。如是乃至诸暗等相，以为自者；则於明时，见性断灭，云何见明？

佛又设出来一种的理论，显示他这离一切的情见。汝且观此妙明见中，以何为自：你现在再用心来看一看，在你妙明这种觉缘的这个「见」中，你说「见是自然」，自然它要有个体，什麼是你这「见」的本体？你讲！

此见为复以明为自？以暗为自：这个见，是以「明」做为它自然的本体啊？还是以「黑暗」做它自然的体？以空为自？以塞为自：是以「空」做为这个「见」的自然本体呢？还是以「塞」做这个「见」的自然本体？你讲啊！现在佛又问阿难；下边，阿难又「下回分解」了！

阿难！若明为自，应不见暗：佛又往深了一层向阿难解释。说，阿难哪！假设你以这个「明」为自然的本体的话，那就不应该看见暗的。有暗的时候，这明就应该断灭了，应该没有了。因为仅仅「明」是它的本体嘛！那麼「暗」，它怎麼又可以看见呢？所以不应该见暗了！

若复以空为自体者，应不见塞：要是以这个「空」做你见性的自然本体的话，就不应该看见那个不通的地方。为什麼？这「空」是它的自体，你见塞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它不空就没有它的自体了。

如是乃至诸暗等相，以为自者；则於明时，见性断灭，云何见明：「诸暗」，是一切的暗；「等相」，它所有的相貌。所以由这个道理，乃至种种暗相的道理，若以黑暗做它自己本体的话，那麼你一有明，它那个见性就断灭了，那你又怎麼可以看见明呢？所以你说这个「暗」是它的本体，也是个错误的！
N2正遣因缘（分二）
O1阿难翻自然而疑因缘　O2如来约不变义以破之
今O1

阿难言：必此妙见，性非自然，我今发明是因缘生，心犹未明，咨询如来，是义云何合因缘性？

啊，你看这个阿难！以前他说不是因缘，现在他又说是因缘了。阿难也会来回两头这麼跑了！

阿难言：必此妙见，性非自然：阿难说，佛您的意思是：必定这个是一个微妙的见精，什麼都看得见，它的性不是自然的，因为它没有一个自然体。我今发明是因缘生：他现在不说「思惟」，他说「发明」了！现在我又发明出来这个道理：这个「见」是由因缘生出来的。心犹未明：我想是这样想，又好像不合理，我心里还没确实明白。

咨询如来，是义云何合因缘性：「咨询」，就是请问。所以我现在向如来来咨询，请问世尊！这个道理是怎麼样解释呢？虽然我觉得它是因缘生，但是我还不明白。怎麼样子，与这个因缘的性才能相合呢？请佛您给我讲一讲！

你看！他不明白，就又硬把这个「因缘」的帽子往「见」上戴！又不是佛说这是因缘性，是他自己说的；他自己又不明白，又要佛来给讲。佛真是大慈大悲啊！这简直就是不讲道理嘛！你不明白这个道理，自己说是「因缘」，又不明白；不明白，又叫旁人给讲。这阿难哪！啊，遇着这麽样子一个徒弟，是真应该头痛的！

O2如来约不变义以破之（分二）

P1约因破　P2约缘破

今P1

佛言：汝言因缘，吾复问汝！汝今因见，见性现前，此见为复因明有见？因暗有见？因空有见？因塞有见？阿难！若因明有，应不见暗；如因暗有，应不见明。如是乃至因空因塞，同於明暗。

佛言：佛又告诉阿难说，你叫我讲讲怎麽样能合因缘性？汝言因缘，吾复问汝：你说是因缘，那我就给你讲讲这个因缘罗！但是我再问问你！

汝今因见，见性现前；此见为复因明有见？因暗有见？因空有见？因塞有见：你说是因因缘而有这个「见」，这个「见」就是个因缘。那麽你这个「见性」现在你的前边，你这个见性，是因为「明」才有这个见？是因为「暗」才有这个见？是因为「空」才有这个见？是因为「塞」才有这个见呢？你这个见，倒是怎麽样有的呢？

佛真是大慈大悲，遇着这麽一个磨豆腐的人，来回来回这麽转来转去的，还是这麽慈慈悲悲给他讲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阿难大约也是被佛惯坏了、宠坏了！他是佛的一个宠弟──宠，就是随便愿意说什麽就说什麽，愿意讲什麽就讲什麽。好像我现在这一些个弟子，也不怕师父，在师父面前，也什麽都敢讲。本来我在香港那儿，我的徒弟在我面前不敢讲话的，很怕我；这美国的徒弟都不怕师父，我也不想叫你们怕我，所以这还是 okay（可以）了！

阿难！你要知道，以前我说种种相似的道理，都和这个差不多的，现在我再给你说一遍。若因明有，应不见暗：假设你说因「明」有这个见的话，暗的时候就没有见了，就应该看不见暗了。如因暗有，应不见明：假如你说是因「暗」才有见的，那麽明的时候，这个见又应该没有。为什麽？你因为藉着这个「暗」才有见，现在「暗」已经没有了，那麽你这个见也应该没有了。

如是乃至因空因塞，同於明暗：像这样子的道理，乃至於如果因为「空」有这个见，那麽塞的时候就没有了；你因为「塞」的时候有这个见，空的时候又没有了！这和前面因为「明、暗」而有见的道理是一样的。你现在不是这样子，你明的时候有见，暗的时候又有见；空的时候有见，塞的时候也有见；那你说这个是「因缘」，这怎麽对呢？

P2约缘破

复次阿难！此见又复缘明有见？缘暗有见？缘空有见？缘塞有见？阿难！若缘空有，应不见塞；若缘塞有，应不见空。如是乃至缘明缘暗，同於空塞。

复次阿难：我再问你一次！再说明白一点给你！前边是说「因」，现在问你「缘」；你说是「因缘」，它一定要有这个因、有这个缘，才可以的，我现在再问你这个「缘」。所以你说佛多慈悲！这一看阿难还是眼光光在那儿望着，就知道阿难还是没有明白呢！所以再给讲一次。此见又复缘明有见？缘暗有见？缘空有见？缘塞有见：你说这个见，是顺着「明」才有这个见？还是顺着「暗」有这个见？是因为有「空」的缘才有这个见？还是有「塞」的缘才有这个见呢？

阿难！若缘空有，应不见塞；若缘塞有，应不见空：假设是缘「空」而有这个见，就不应该看见塞；若是因为「塞」的缘故而有这个见，就不应该见到空了。这个道理和前边意思差不多，不过佛因为慈悲，所以详详细细，不怕麻烦地这麽给左讲一遍，右讲一遍。如是乃至缘明缘暗，同於空塞：像这个样子，乃至於缘「明」、缘「暗」这个道理，也和缘「空、塞」的道理是一样的。

N3迭拂妄情

当知如是精觉妙明，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自然，无非不非，无是非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

当知如是精觉妙明，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自然：这现在又给他当头棒喝，说：你不要再这麽迷迷糊糊的了！你应该知道：像这种精觉妙明的见，也不是因为「因」，也不是因为「缘」；也不是因为「自然」的道理，也不是因为「不自然」。这「非」，是连那个「不自然」都没有！

而且，在这种见精上，无非不非，无是非是：也没有一个「非」，也没有个「不非」；没有个「是」，没有个「不是」，没有对和不对。这里头，你就不能用你这个分别心来想它；你一想出是、非，这就不是这种见精的道理了。怎麽呢？

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你若离一切的虚妄相，这就是这个真实法。你不要在虚妄相上来用功夫

，你能离开一切的虚妄相，这就是你真正的见精，这就是真正的妙法！

说「离一切相」，离一切什麽相呢？一切妄想的相。「即一切法」，就是这个真如的妙法。你如果不离一切妄想相，就不合一切真如的妙法！

N4责其滞情

汝今云何於中措心，以诸世间戏论名相，而得分别？如以手掌撮摩虚空，只益自劳，虚空云何随汝执捉？

那麽世尊又向阿难说，汝今云何於中措心：你现在怎麽样啊？你为什麽在这个妄想里边措你的心呢？在这个妄想里边用功夫呢？以诸世间戏论名相：以这个一切世间的这自然和因缘，这都是一种戏论而得分别：你用这个戏论名相，而来分别我这个妙法──我这个楞严妙定。这怎麽可以呢？「戏论」，就是讲笑话，讲不实在的东西，这叫戏论。

如以手掌撮摩虚空；你用这种妄想的心，分别的识心，来揣测这个楞严的妙定。「如以手掌」，好像用这个手掌。手掌怎麽样呢？「撮摩虚空」，撮就是或者这麽想抓虚空；摩，就是用手来摩这个虚空，捉摩虚空，想把这虚空抓来。虚空你怎麽能抓它来呢？你就问一个小孩子，虚空能不能捉来，小孩子也说捉不到的，那麽你现在竟来捉虚空！

好像那个邓华峰（邓隐峰），邓华峰和那鬼说：「你若能把虚空捉去，然後你再来捉我邓华峰。」因为那鬼以前来捉他，他被鬼捉住了，就和那个鬼来讲人情，说：「你等一等，我还有一点事情没有办完，我把这件事情办完了，我就同你去见阎罗王去。」

谁是邓华峰呢？邓华峰就是一个修道的，大约也是一位有定力的和尚。他虽然有定力，在定中这鬼神看不见他，出了定鬼神就可以看得见他。那麽他在出定的时候，这无常鬼，什麽叫无常鬼呢？就是要死的时候，那个来陪着你去见阎罗王的伴侣。他来把邓华峰就给捉住，说：「你寿命应该尽了，跟着我见阎罗王去吧！」

那麽邓华峰被鬼用铁锁链子给锁住了，就说：「朋友！你不要这麽没有人情讲，我还有一件事情办好了，就跟你去了。」这鬼一想，反正你已被我给捉住了，现在不要紧，给你一点人情。於是就说：「你有什麽事情？去办啦！」他就把腿盘起来，结上双跏趺坐，往那一坐，就入了定了。他这个入定，是入了「无想定」。在没入定以前，就对鬼说：「汝今捉得虚空去，回首再带邓华峰！」说你若能把虚空捉去，你回来再来带我去见阎罗王！那麽这鬼一看他入定，也没有法子，就捉不住他了。所以这个定力是最要紧的！

什麽叫定力呢？这个定力，不被物转，能转一切物。前文不是说：「若能转物，则同如来。」你能不为物所转，而能转一切物，这就是同如来一样了。所以你修定力就是这样子，遇着什麽事情也都有定力。你若真有定力了，我告诉你，讲这个道理不是说笑话，真的！你男人见到女人，怎麽样漂亮的女人，心里能不动，不生一种情欲心，这是有定力。若你一见着女人，就跃跃欲试，那喉咙里都伸出手来了，那就是没有定力了。换一句话说，女人见着男人也是这样子，也要如如不动，能以不被这个情欲所转，这就是定力！这是第一步，你不要以为这是不得了的！

第一步，你能不为情欲所转，见有若无，对境无心──对着这个境界，还没有心，这就是定力。你想要测验你的定力，你自己就可以知道的；譬如男女这种情欲心，你能不动，那你就是有一点定力了。甚至於你陪着你女朋友，也一点什麽事都没有，那是真正的功夫；可是这个功夫不容易的。这个叫什麽呢？这功夫你要有了，这一定就是金刚不坏身，一定就可以修到金刚体！

若没有这个定力，那怎麽办呢？还要用功夫，再加功猛进！你不要自暴自弃，说：「我不够这个定力，算了！我也不修行了，就随它去罗！」那就没有用了，那你就是自甘堕落。你越没有定力，越要修的。好像：我坐这个地方，痛吗？越痛我越要坐，我勉为其难。这也就是定力！所以定力就是这样子的。

如以手摩虚空，只益自劳：「只」，就是单单的；「益」，是增加。单单的徒劳无益，你自己劳乏自己，令你自己精神也疲倦了，也没有力气了。你手总这麽摩，摩来摩去，你说自己这个臂不会疲倦吗？久而久之，这手臂子也痛了，也发酸了。怎麽发酸、发痛呢？就是太劳苦了。他这麽摩来摩去，也抓不着虚空。这虚空，抓来抓去也抓不到，抓来也没有，抓去也没有；你说，这是干什麽？啊，这真是无事找事情来干了！这个阿难就是这样子，大约那时候做和尚，吃饱饭没有事情做，他就找这个工作，来抓虚空。

虚空云何随汝执捉：这个虚空，它怎麽会随着你来抓得住呢？虚空根本是空的，你怎麽可以抓呢？你能抓住、有所执捉的，那就不是空；要有个东西，你才能抓得到。好像这儿有个杯子，这才能抓得到；若没有这个杯子，你抓来抓去，也是什麽都没有。所以阿难尽在分别识心上用功夫，佛给他举个比喻，说这也就等於捉虚空的道理是一样；就单单地增加了自己的劳苦，对於自性上一点益处都没有！

M10 显见离见（分四?十番显见10）

N1引教质问　N2明昔是权　N3辨今非缘　N4正显离见

今N1

阿难白佛言：世尊！必妙觉性，非因非缘；世尊云何常与比丘宣说：见性具四种缘，所谓因空、因明、因心、因眼，是义云何？

你说阿难多大胆量！居然就和师父驳起嘴来了，居然就和佛公开来辩论上了。这正好像下棋似的，执起车，对起炮来了！

阿难白佛言：阿难说了，说世尊！必妙觉性，非因非缘：您必定认为这个见精妙觉明性，它不是因缘。世尊云何常与比丘宣说：见性具四种缘：世尊您为什麽以前常常和比丘这样讲呢？你看，揭起佛的短来了！他说：「您以前讲的嘛！这不是我讲的！您以前常常和比丘讲，说见这种性有四种的因缘；这是您常常说的，是您说的！」你看，你听这口气，对佛都来上抗议了！大约阿难左碰了一次钉子，右碰了一次钉子，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没有说对过什麽话，所以现在也就不顾一切的，要和佛来辩论一下！所以就说：「世尊您既然常常说这个见性有四种的因缘，现在佛怎麽又说它不是因缘了呢？」这真是胆大包天来和佛辩论起来了！

那麽这四种缘是什麽呢？所谓因空、因明、因心、因眼：空的因缘、明的因缘、心的因缘，和眼的因缘。是义云何：而您现在说这个妙觉见精不是因缘，那麽这个道理要怎麽讲呢？您以前是这麽样讲的，现在你又反口说不是这样子，这怎麽可以呢？佛说话都可以说了不算吗？佛不打妄语的啊！怎麽您说是这个，现在又不是这个了？你说，遇着这样徒弟真是不好办的！这幸亏是佛，要是我就没有法子了。

N2明昔是权

佛言：阿难！我说世间诸因缘相，非第一义！

阿难真算是能言善辩，把佛都给说得屈服了。

佛言：阿难！现在佛告诉他了。佛说阿难哪！我说世间诸因缘相，非第一义：我那时候所说的世间所有因缘相的道理，这不是真正的第一义谛啊！我那时候所说的道理是方便权巧，你不要认为那时所说的是真的！我那时候好像哄小孩子，告诉你们：「好好的，不要调皮！你将来长大了，就可以做大官，可以做很有价值的事情。」这我以前所说的，是一种方便权巧的法门。你听这口气，是不是佛都向阿难来屈服了？

在《维摩经》上，文殊菩萨问维摩居士：「什麽是第一义谛？」你们猜一猜维摩居士说什麽？怎麽样答覆的？你们现在若有人知道，这真是现在的维摩居士！若有人看过《维摩经》的，就会知道；没有看过的人，我现在告诉你们。不过你们不要学那个周某爱炫示，出去对人也这麽样表示；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去对人表示的。为什麽？你还没有到维摩居士的程度！

维摩居士把眼睛一闭，口也不张开，什麽也不讲！文殊菩萨说：「喔，你明白了！就是这样子的！」你们到其他的地方，人问你：「什麽叫第一义谛？」你不可以也这麽样子做！你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是可以，不可以这样去卖弄，好像你已经和维摩居士是一样了，这不可以的！尤其，好像有的人看《六祖坛经》，《六祖坛经》上有很多的道理，有的时候，他也拿来做口头禅来讲。如果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才可以的，不可以做口头禅的功夫！

我再告诉你们，这很重要的：你不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和人打机锋！怎麽打机锋呢？或者竖一指，或者伸个拳，或者做什麽样子，这都不可以的！为什麽？你不是「过来人」──你不是开悟的人，你不能做这种动作的；做这种动作的，都是开悟的人，他无所不通的！

昨天我说，某一个人他自己迷迷糊糊的，好像喝醉酒了似的，忽忽悠悠的，以为自己是开悟了，所以我就叫他讲「七种立题」、「六种成就」。他一题也不题、一就也不就。你说，这开哪个悟？开的是什麽悟？若开悟的人，就算不知道的事情，你一提出来，他也会给你说出个道理来。为什麽？一切的道理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若开悟的人，他的心光明了，什麽道理都通了，就算不知道的事情，都可以讲出个理由来，这叫开悟的。

所以这个绝不能像中国有一句话说的：「凉水打茶──硬冲！（注：这是歇後语，谐音「硬充」）」好像硬是用凉水冲茶，那怎麽也冲不出个茶味儿来的；这就比喻，他硬充自己是开悟了。这种人真是无惭无愧的！佛教里不可以有这样子的人；我告诉你，有这样的人，那就是佛教的败类！

N3辨今非缘

阿难！吾复问汝！诸世间人，说我能见，云何名见？云何不见？

阿难言：世人因於日月灯光，见种种相，名之为见；若复无此三种光明，则不能见。

阿难！吾复问汝：佛向阿难解释完了之後，又觉得这个小弟弟，总要怜悯他；於是乎就又叫了一声阿难！小孩子！我再问问你！诸世间人，说我能见：所有世间人，每一个人说他能见。「说我能见」，这不是说佛能见，是说每一个人能见。这个「我」，你不要看不通这个文字，说：「喔，这是说佛能见吧！这是佛说的话嘛！」不是的，这说「每一个人他自己能见」。云何名见，云何不见：怎麽样子叫做见呢？又怎麽样子叫做不见呢？这两种见和不见的道理，你告诉我！

阿难言：阿难现在一听佛向他屈服了，这回他胜利罗！於是乎也就不加思索，又说了，世人因於日月灯光，见种种相，名之为见：世人因为日光、月光、灯光这三种的光，而见所有的相，所以说这叫做「见」。若复无此三种光明，则不能见：要是没有这三种光明的话，就不能见了。

阿难一说出话来，就自相矛盾、自语相违——自己打自己嘴巴。阿难怎麼打自己嘴巴呢？他说出话，自相矛盾，所谓「以其人之矛，刺其人之盾」；自语相违，自己说话违背自己这个宗旨。他说若没有这三种的光明，就没有见。佛就抓住他这个要点：你说没有见吗？我来问问你！

阿难！若无明时，名不见者，应不见暗；若必见暗，此但无明，云何无见？阿难！若在暗时，不见明故，名为不见；今在明时，不见暗相，还名不见。如是二相，俱名不见。

阿难！若无明时，名不见者：假设你说没有日、月、灯这三种的光，就叫「不见」。你是不是这样讲？本来前面已经讲过这个道理了，不过阿难虽然多闻，恐怕他当时或者也不记得了，所以佛又给他重复一下。应不见暗：既然你说没有光就没有见，应该连暗也看不见了。

我相信或者果进记得这件事。我问：「没有明，你看见什麼了？」她说：「看见black（暗）！」现在说「没有明，就没有见」；那麼应该也看不见暗的，这才是没有见了。

若必见暗，此但无明，云何无见：你记得我以前说，你问那个瞎子看见什麼；他说「唯见黑暗」——他只看见黑暗了。那麼看见黑暗，这也是见哪！现在这个理论你不能变了！你说，若一定是见暗的，这不过仅仅是没有明了，你怎麼说就没有见了？讲没有明是可以，你不能说没有见哪！啊，阿难这回又碰了个钉子！

阿难！若在暗时，不见明故，名为不见：你若在暗的时候，因为看不见光明了，所以你就说这叫做「不见」。今在明时，不见暗相，还名不见：现在你在明的时候，有灯光、日光、月光这三光，这个时候你也不见暗的相。因为明来暗去，暗的你也没有见着，你现在在明的地方就看不见暗的地方；所以这也是叫「不见」。如是二相，俱名不见：因此现在所说的这明、暗二相，这两种都叫「不见」。

若复二相自相陵夺，非汝见性於中暂无。如是则知，二俱名见，云何不见？

你看，佛这个辩论哪！佛真是个大辩论专家，无论和谁辩都可以胜利的！

若复二相自相陵夺，非汝见性於中暂无：假设明、暗这两种相，自己互相争夺，这不是你所能见的见性暂时间没有了。「陵」，就是欺陵；「夺」，就是争夺。这两种的相互相争夺，你也争着见，它也争着见。明就说我见了，暗就说我见了；或者说明也没见，暗也没见。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这是明暗互相陵夺，并不是你所能见的这个见性「於中暂无」。你这个见性，无论何时，它都没有增，也没有减；也没有生，也没有灭，不是暂时间你这个见性没有了。

如是则知，二俱名见，云何不见：由这一点，你就应该知道，这两种都叫「见」，你怎麼说是「不见」？见明了、见暗了，都不是「不见」。你不能说，不见明也叫「不见」，不见暗也叫「不见」。这两种既然都叫「见」，你怎麼说是「不见」？你再讲啊！这再往深了问一层。

N4正显离见（分三）

O1先定离缘第一义　O2例成离见第一义　O3诘责劝勉善思惟

今O1

是故阿难！汝今当知，见明之时，见非是明；见暗之时，见非是暗；见空之时，见非是空；见塞之时，见非是塞。

是故阿难！汝今当知：因为上边所说这个道理，所以阿难，你现在应该要知道了！

见明之时，见非是明：看见明的时候，你那个见性并不是明；并不是你那个见性，随着明而转为明了。见暗之时，见非是暗：你看见黑暗的这个时候，你那个见并不是黑暗的；你那个见还是没有变更的，和见明时那个「见」是一样的，等无差别。见空之时，见非是空：你看见空那个时候，你这个见并不是就随着空转了，就跟着空跑了。见塞之时，见非是塞：你看见雍塞的地方，并不是你那个见也随着它雍塞了。你那个见性不会随境界转，它不会被这种外境所转，不会被外物所摇的，它是你常住不变的一种见性！

O2例成离见第一义

四义成就。汝复应知，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云何复说因缘自然，及和合相？

四义成就：由前边所说的这四种意思，这四种的因缘，而成就这个见性。汝复应知：阿难你又应该知道，见见之时：你看见那个「见」之时，见非是见：这第一个「见」字，就是我们那个真正的「真见」。第二个「见」字，就是「见精」的那个「见」。见精那个「见」，虽然说也是一个真见，但是就稍微有一点妄了，带一点妄见。所以你那个真正的见，可不是你能以见到的那个妄见。「见非是见」，你这个真正的「见」，也离开一切的体相了；没有体相，连个「见」也不成了，根本就什麼都没有了！因为什麼都没有，你就不能给它起出个名字来！

这个地方，就是「离言说相」，说也说不出来的。所谓：「口欲言而辞丧」，嘴巴想要说话，这个言辞已丧亡了、没有了。「心欲缘而虑亡」，心里想要想一想，也没有办法可以想了，这个虑也没有了，也死亡了。「离文字相」，你也不能有一个字可以代表它。所以说「见非是见」，那根本就没有个名了！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言语这个道路断了、没有了，这个心可走的那个地方也灭了，也都没有了；这个时候，这叫「见非是见」。

这个道理是很不容易明白的，不过你若对於佛学有认识了，这也很容易明白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这个心，怎麽会行呢？就是心想的地方都没有了，没有什麽可说的。所以离一切文字相，离一切言语相，什麽都没有了。你既然什麽都没有，那麽你怎麽能又说它是因缘，又说它是自然呢？

见犹离见，见不能及：你的「真见」，尚且应该离开这个「见」（见精）；这个「见」，也不能追得上「真见」。这没有了，你怎麽找？你找什麽？所以你能看见的这个「见」，是看不到的！你看不见的这个「见」是什麽？这就是你那个真正的「见」！

云何复说因缘自然，及和合相：你为什麽还要说，我以前说的是「因缘」，拿那个来比，又拿外道的「自然」来比；又拿那个「和合相」，说是大家和合到一起呢？这麽混合起来，好像七、八样米煲一锅粥，成了糊涂粥了，也分别不清楚！好像今天你们包的饺子，饺子都煮破了，也变成分不清楚了。你要是说，不知道什麽叫「和合相」，那就是「和合相」！都碎到一起了。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怎麽能再说是「因缘」呢？因为我讲的「因缘法」，是为初机的小乘人和外道，破他外道那种的「自然」，和小乘人的「权乘」——权乘就是小乘，就是声闻、缘觉二乘人。现在我说这部《楞严经》，这是要显示出来「楞严大定」这种的妙义，根本那个「因缘」就不能和它比的！现在你怎麽可以拿「因缘」和「楞严大定」这个第一义谛来比呢？这就好像你拿黄铜认为是金子了。你是太执着了！所以你不能这样想啊！

O3诘责劝勉善思惟

汝等声闻，狭劣无识，不能通达清净实相。吾今诲汝，当善思惟！无得疲怠妙菩提路。

释迦牟尼佛就说，汝等声闻，狭劣无识：你们这一班的「声闻」；声闻就是二乘人，你们这个心，非常狭小的；你们这种知识，非常陋劣的，很没有知识的。你们这一些声闻人，只知道自利，而不知道利他；只知道顾自己，而不管一切众生的痛苦，做自了汉。所以你们这个心量是太狭窄了，你们这种知识也最陋劣了。最陋劣就是不好，你们没有知识。

「无识」，也就是没有真正的知识。这种知识不是说普通的那种知识，这是什麽知识呢？就是这真正大乘佛法的知识。这大乘佛教的知识，你们没有；也就是这个楞严第一义谛这种妙定，你们这些个声闻都不懂、不明白！

不能通达清净实相：你们现在都还是执着心太重，分别心也太多，所以就不能通达明白大乘的教理、大乘的佛法，也不能明白这种清净的实相。清净的实相，就是大乘法的一种法相。

什麽叫「实相」呢？「实相无相」，实相它没有相，这是头一个解法。又「实相者，无不相也」，所有一切的相，无不都是由这个实相里边生出来的，这是第二个解法。第三个，是「无相无所不相」，一切的法，都是由这个实相生出来的，所以实相就是法的本体。你若找实相，想看这个法的本体到底什麽样子，你又看不见它；这不过就给它起个名，叫「实相」而已。

也就好像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那个道你要是可以说出来的，那就不是一个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若有一个名可以讲出来，那也不是个常名。所以他才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的学说是这样子；我现在不过是把这个名词来这麽提一提，较容易明白这个实相的道理。

这个「实相」，也就是真空，也就是妙有。那麽「真空」，你说它空吗？真空不空，真空并不空的。为什麽它不空？它里边能生出妙有来。妙有不有；那个「妙有」并不是有，才叫妙有。「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因为它非有，所以才能妙有；不空，所以才能真空。这个实相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是一通一切通。

我们人这个自性是什麽样子呢？「自性如虚空」，好像虚空似的。那虚空里，你说有东西没有呢？虚空里头什麽都有，但是你可看不见。这是虚空里边那个「有」，就是个「妙有」；虚空里头它不空，那就是个「真空」。因为真空不空，所以又叫妙有；妙有非有，又叫真空。这两个名称也是一个的，你把它详细一研究，甚至於一个也没有了。这都叫「头上安头」，起个名字来引人入胜，说：「喔，这是真空啊！这是妙有啊！这是实相啊！」这叫你有一种执着心。

若讲到真正法的本体，什麽也没有了！扫一切法，离一切相。前边不是讲「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你若能把世间这一切的相离开了，这就是法。但是一般人都离不开这个相，所以也就得不到一切的法。说：「我能离相，我什麽也不着住了！」什麽也不着住了？你看刚才地震，你害怕不害怕？我相信有好几个人都很惊慌的，那就是没能离相。若离相了，「泰山崩前而不惊」，你就这座山在前边倒了，也不惊恐的。所以能转物的人，就遇着什麽境界，也不惊恐；你若不惊恐，那什麽境界也都没有了。

为什麽有境界？为什麽有魔障？为什麽那魔能来扰乱你的定？就因为你摇动了！你这一摇动，他就趁虚而入。如果你不动呢？那任何的魔王对你也没有法子，他也没有一个什麽咒可以念得你摇动了。说是：「那这个经上，阿难怎麽还被摩登伽女的妈妈念咒把他迷去了呢？」那就因为他没有定。阿难若有真正的「楞严定」，佛就不需要说《楞严经》，也不需要说〈楞严咒〉了。你我现在也不要听《楞严经》，也不要学〈楞严咒〉了！所以这都是一种因缘。我们人若有定力，在任何的境界来了，都不会惊恐的。

吾今诲汝，当善思惟：我现在教诲你阿难，你应当好好去观察观察！这个「善思惟」，并不是像阿难以前所说那种的思惟；一样的「思惟」两个字，但是不一样讲法。这个「思惟」，是要用他那种真心去观察，不是用分别识心来用事的。

无得疲怠：这个「疲」就是疲倦了，「怠」就是怠惰了；也就是你不要懒惰，不要懈怠！你不要因循了事，苟且塞责！这个地方你切记不要马马虎虎的！你不要马虎什麽呢？你要特别注意，特别要知道这个是妙菩提路：这是一条妙觉的道路！这是成佛的一条道路，是楞严大定！你有了楞严大定，就可以走到妙觉的果位上去！妙觉的果位，就是佛的果位。成佛叫妙觉；菩萨叫等觉，等於妙觉。

这个妙菩提路，就是由声闻乘，到菩萨乘，到佛乘「妙觉」这个位置。在这部《楞严经》上所讲的，中间经过五十五个位置（五十五个阶段），这後边都会讲的。
L2 剖妄出真（分三?二种颠倒）
M1述迷请示　M2佛慈许宣　M3分别开示
今M1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为我等辈，宣说因缘及与自然，诸和合相与不和合，心犹未开。而今更闻，见见非见，重增迷闷！伏愿弘慈，施大慧目，开示我等，觉心明净。作是语已，悲泪顶礼，承受圣旨。

阿难白佛言：说世尊！如佛世尊，为我等辈：好像佛世尊您以前为我们声闻和缘觉辈──阿难和声闻、缘觉是同辈的，宣说因缘及与自然，诸和合相与不和合：您说过这个「因缘」和「自然」的道理，与这一切「和合的相」和「不能和合的相」。心犹未开：佛您虽然讲了，我们听了之後，到现在还没有开悟，也没有明白。

而今更闻，见见非见，重增迷闷：现在我更听到：这个「见」，又不是「见」。这种的学说、这种的道理，令我加多了一层迷闷，加多了一层糊涂，加多了一层不明白！

这个「重」字，读「崇」音，就是「重复」。重增，是「又加多一层」；以前有一层，现在变成两层了。说，这增加我多一重的迷闷哪！我越听越不明白，越听越不懂。好像有人听《楞严经》听到现在，说：「这是讲的什麽啊？听了这麽多天，越听越不明白！」也是这样子。

伏愿弘慈，施大慧目，开示我等，觉心明净：「弘慈」，就是大慈悲。我现在跪到佛的面前，愿佛发大慈悲，赐给我智慧的眼目，开示我们声闻、缘觉这二乘人，这种本体光明清净而有大智慧的心。「觉心明净」，这种开悟的心和这个清净的体。

作是语已：阿难这回是真着急了，所以说完了这话，你说怎麽样啊？悲泪顶礼：就哭起来了，他把那个小孩子的态度，小孩子时候那种本领，又搬出来了，对着佛哭起来了，哭完了又叩头。就好像没有吃奶的孩子，见着妈妈了，就哭起来要奶吃。请这个法，也就等於要奶吃一样，所以他就哭泣顶礼。承受圣旨：他请释迦牟尼佛，来给他这个法乳，好解除他这种迷闷的饥饿！
M2佛慈许宣
尔时世尊，怜愍阿难及诸大众，将欲敷演大陀罗尼诸三摩提妙修行路。
时世尊：当尔之时；就是在阿难饿得不得了，想要吃奶的时候；也就是阿难迷昧太深，想要明白的时候；也就是阿难在悲泪顶礼的时候。佛本来就有大慈大悲的心，阿难这一哭，把佛这个慈悲心又给冲动起来了，就快来给阿难说法。所以说，怜愍阿难及诸大众：因为阿难是佛的堂弟，佛大约这个时候对於这个小弟弟特别爱护的，所以就怜愍他；这不单单为阿难，而且为在会的大众。口　　阿难这一哭，把佛也哭出定了，就要给他解释「妙定」的这种道理

将欲敷演：「将」，将要；将要来敷演。「敷」，是那麽一样一样的给他分别说出来。「演」，演说。演说什麽呢？大陀罗尼诸三摩提妙修行路：怎麽叫「大陀罗尼」呢？就是大总持。「陀罗尼」是梵语，也就是咒，翻译到中文就叫「总持」。这个意思是什麽呢？「总一切法，持无量义」，言其一切法都在这个咒里头包括着，无量的妙义也在这个咒里头生出来，这是一个解释法。又有一个解释法，这是我自己的解释法：总，是总持身口意这三业的清净；持，就是受持，就受持「戒、定、慧」这三无漏学要精勤；这也是总持。现在这个是大总持，大总持
就和那个小的不同；小的也是个小咒，但那个功效就没有这麽大。

「诸三摩提」，这「三摩提」也就是「三摩地」，也就是现在翻译的人说的samadhi，这个我们人人都知道了，这是个「定」。「妙修行路」，要修行三摩地这个大总持这种法的妙修行路。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要把这真正的法宣扬出来了！

告阿难言：汝虽强记，但益多闻。於奢摩他微密观照，心犹未了。汝今谛听！吾当为汝分别开示，亦令将来诸有漏者，获菩提果。

现在佛先给阿难一个hint（提示），给一个预言，预先告诉他说，我要给你讲什麽了。所以告阿难言：汝虽强记，但益多闻：你虽然记忆力特别强，你能博闻强记，过目不忘；但是你这个记忆力只可以帮助你多闻这种的闻慧。闻慧，就是一听他就开智慧了。

於奢摩他微密观照，心犹未了：於寂静这种妙不可言的道理，这种微密观照的力量，你可是一点没能领会，一点都没有明白。啊，你明白得太少了！

汝今谛听！吾当为汝分别开示：你现在要特别注意听，我现在一条一条的、一样一样的，这麽一层一层开示你。阿难哪！你不要哭了！你好好的，我告诉你，你不要悲哀了！

亦令将来诸有漏者，获菩提果：也使令将来所有有漏的众生，得到菩提的觉果！「将来」，我们现在都包括在内了，我们现在都是当时的「将来」。「诸有漏者」，这「有漏」，就是没证得四果的人都叫「有漏」。这个「漏」就是种种的毛病。譬如欢喜喝酒，这就有酒漏；欢喜抽菸，就有菸漏；欢喜吃好东西，就有吃好东西的漏；欢喜穿好衣服，这有穿好衣服的漏。我说这个，或者你还不会明白；总而言之，你最好什麽，那就是漏。说：「那我现在最好打坐，那这也是打坐漏了？」这又不同讲法，因为你这是往上走。我所说的「你最好的」，那是向下流的，往下边走的。你往下边走，你最欢喜什麽，那麽那就是「漏」！

那麽得到什麽程度才无漏呢？到四果阿罗汉才能没有漏。这个「漏」，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了才叫「漏」；你心里动动念，说「我以前有什麽毛病，我本来改了，我现在还想要做这个事情」，这就是又漏了！就这麽厉害的，你只要一动念，就要往下漏了！你若不动念呢，那就往上升了。初果阿罗汉、二果阿罗汉、三果阿罗汉，还都谈不到「无漏」；证到四果阿罗汉，才叫「无漏」。

「获菩提果」，「获」，当「得」字讲；得到菩提的觉果了。怎麽得着的？就是要无漏才能得着；你若有漏，就不要想得到这个菩提觉果。若不信，你试一试！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你已试了这麽长的时间了！所以现在不要还迷迷糊糊的了，不要我说完了，还像没听见。或者想：大约法师不是说我呢，这麽多人，大约是说旁人！我有小毛病也不要紧，这个我欢喜，这个小毛病暂时我还舍不得把它放下！

可是你不要自己混混自己！自己混混自己，就耽误成佛的。所以我们由无始劫以来，流浪生死，在这个娑婆世界生了死、死了生，这麽流连忘返哪，这是很颠倒了！现在我们遇着佛法，应该赶快地发勇猛精进的心，发觉悟的心，不要再流连忘返！

M3分别开示（分二）
N1释其迷闷　N2开其未开　N1分三
O1双标二见　O2各举易例　O3进退合明
今O1
阿难！一切众生轮回世间，由二颠倒分别见妄，当处发生，当业轮转。

啊，一读这个文哪，已经应该悚然恐惧，应该生一种警惕的心罗！佛叫了一声阿难！说一切众生轮回世间：所有这世间一切的众生，在这个世间上生死轮转。流转在生死里边，好像车轮子似的，有的时候升天，有的时候又入地，有的时候去做修罗，有的时候又做人，有的时候又做畜生，有的时候又做饿鬼；这六道互相轮转，而不休息。为什麽？

由二颠倒分别见妄：就由两种颠倒的分别识心所产生的妄见──见的妄。当处发生：在随时随地都发生这种情形。发生什麽情形呢？发生这个妄想妄见。什麽叫「见妄」？见的这个也妄，不是真的。我们如果真明白了，这个山河大地、房廊屋舍，什麽都没有了。说：「那可糟糕了，什麽都没有了，那我到什麽地方住去？」你还在你那房子里住，你不要担心这个！

当业轮转：你造什麽业，就受什麽果报。你做善功德，就生到天上去；你造罪孽过，就堕地狱去。因为你造什麽业就受什麽果报，所以才说，「当处发生，当业轮转」，在随时随地发生了妄想、妄见，就造了业；在什麽地方造出什麽事情，就在轮回里受什麽果报。

佛法是很微妙的，在佛法里边，不觉得得到佛法的好处；处在佛法的外边，也觉不出来有什麽坏处。可是在佛教里边，你一分功，一分果，丝毫都不会错的。佛教里头也是最自由的，也是最平等的，绝对没有一种偏袒的。怎麽说最平等的呢？就由这「一切众生」，饿鬼、地狱都包括在内了。如果你发心修佛道，你再坏的人，都可以成佛；你再坏的畜生，也都可以成佛的。不是好像那个外道讲的，说：「这坏的人永远都是坏的，没有法子度。那老虎，什麽时候都是老虎，牠要吃人的，也没法子度！」

可是，在明朝的时候，莲池大师就有只老虎徒弟，这我常常给你们讲到。这只老虎拜莲池大师做师父，牠就护持莲池大师，莲池大师走到什麽地方，牠就跟到什麽地方。莲池大师是没有人怕，可是这老虎一来了，人都跑得远远的，说：「老虎来了！」都怕这只老虎，可以说是「望影而逃」。之後，莲池大师就叫他这只老虎徒弟倒退着走。

那麽和尚都化缘，怎麽叫化缘呢？就是叫人家布施。莲池大师也不例外，也是化缘吃饭的；一没有饭吃，就叫这老虎徒弟出去给化缘。那麽说：「这老虎人人都怕牠，谁肯布施给牠呢？」不错，老虎是人人都怕牠！但是莲池大师教导得好，这只老虎不伤人。时间一久了，人人都知道这老虎是只真正的善老虎，不是个恶老虎，所以也就没有人怕了。并且莲池大师叫牠倒退着进城，人没有看见老虎头，先看见老虎尾巴，就没有那麽怕了。

而且，莲池大师所有的皈依弟子，都认识这个虎师兄弟了；有的先皈依的，就叫牠「虎师弟」；後皈依的，就叫牠「虎师兄」。所以牠若一来了，人就争着布施，这个给三块钱、那个给五

块钱，那个又给八块钱、十块钱。喔，这老虎化一趟缘回来，就够吃一年的！所以莲池大师有这麽个老虎徒弟也不错，我很羡慕的，可惜收不着老虎徒弟！那麽老虎是最恶凶的，牠都知道皈依三宝、护持三宝；所以一切众生将来都可以成佛，这是最平等的。

那麽佛法也最自由的，做善做恶，随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没有人限制你，没有人说：「啊，你一定要做善事，不要做恶事！」我只可以这样劝你们，说：「不要做坏事！」你一定要做坏事，那我也不能说造一个监狱，专门给我的皈依弟子预备着，哪一个不听我教，我就把他圈到这个监狱里。在佛法里，也没有这个法律，说是把人圈到监狱里，令他改过自新的！所以这佛教也是最自由的。

云何二见？一者、众生别业妄见，二者、众生同分妄见。

在上边所说的两种颠倒的妄见，使之一切众生在这六道轮回里头，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死不已，循环无端。因为这种妄见支配，人有生死，那麽究竟这两种妄见是什麽呢？

云何二见：怎麽叫两种的妄见呢？一者、众生别业妄见：第一的妄见就是众生「别业的妄见」。什麽叫「别业」呢？别业，就是和其他人不同的，是单单自己的业，可以说是「自业」，就是特别的，与众不同，所以叫别业。「别业妄见」也可以说叫「别分的妄见」；而「同分妄见」，也可以说叫「同业的妄见」。

这种「别业妄见」，就是自己见解也特别，行为也特别，所以自己造的业也特别。这种别业妄见的人，就是什麽样子呢？好标异现奇。怎麽叫标异呢？标异，就是和一般人不同的。这标奇立异，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那麽这别业妄见，造出的业也就是特别的。这是怎麽样呢？就是在任何的场合里边，都要做第一个，like to be first, like to be number one。这个因为和其他的业不同，这也是一种「妄见」。标异现奇，这都是妄见、妄行、妄作、妄为，造出一种的业，也就与众不同，那麽这都是一种妄想心所造成的。这叫什麽妄想呢？就是好高骛远的心。好高，什麽他都好越高越好；因为他好高骛远的关系，也标异现奇，独出己见，所以造出一种别业，与众不同了。

二者、众生同分妄见：第二是「同分妄见」；「同分」，就是他和一般人是相同的，又可以叫「共业」。普通有个天灾人祸，或者天塌地陷，这死了多少人，那一个地方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於几千万人一起都死了，这是叫「共业」，这是这种「同分妄见」的妄想造成的同业。

因为众生「迷物为己、认贼作子」──迷这个物，就以为是自己了；所以就造成这个同分妄见，这是同一种妄想所造成的这种妄见。这个「见」，不一定是看见的见，而是这个「见解」的见。大家意见相同，这是「同分妄见」。由众生共同的妄想，造成这种共同的妄业，於是就受共同的妄报；所谓「起惑、造业、受报」，最初就因为不明白，所以就造了业，造了业就要受报了！

这「共业」，方才我没讲吗？或者天灾，譬如荒旱；这个地方的人都没有饭吃了，这是这个地方的众生共业所感。我讲一讲这共业所感，这我以前讲过，白文天大约也听过。

在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中国的河南省闹荒旱，天不下雨。不下雨还不要紧，还生蝗虫，生得不知道有多少！蝗虫，就是在空中飞的一种虫子，大约有三、四寸长；这种虫子专门吃禾田，你种的农作物，不论是菜蔬、禾苗，所有农作物牠都吃的。这个蝗虫有多厉害啊？在空中一飞，喔，遮天盖日的！你就用一个像鱼网的东西──不过小一点的，你把它绑到一根棍子上，在空中这麽举起来，迎头一抄，就抄这麽一大箩，一大网。回来，就自己吃──那时候因为人没有米，什麽东西都没有，就吃蝗虫。蝗虫吃农作物，人就吃蝗虫。

因为小孩子的眼睛多数都容易开佛眼的，所以那时候就有小孩子看见：空中怎麽这麽多蝗虫呢？就因为在虚空里头，有位这麽长长白胡子的老人，往下一口袋、一口袋倒，倒下来就变成蝗虫了。那蝗虫往地下一落，就有一尺多厚，这不只是一个地方一尺多厚，甚至於几百里的地方，都是这麽一落，就有一尺多厚的蝗虫；你说那蝗虫有多少？所以人就吃蝗虫。可是回来把这蝗虫一煮熟了，拿到桌子上要吃时，这蝗虫自己就变成人粪了！你说奇怪不奇怪？那麽人再饿，也不能吃自己的粪。这个业障就这麽厉害！这真是共业啊！这叫「同分妄见」。

你看，怎麽不是妄见？本来是蝗虫，等要吃的时候，牠就变成了人粪。这不只是一个人告诉我的，有很多很多人对我讲了，我并没有亲眼见过。但是我听很多法师告诉我，因为当时这些法师也都在那个地方，也跟着挨饿了。但是法师吃没吃蝗虫，那我就没有问他；所以现在你也不需要问我这个问题。

那麽有的人就走难（逃难），由河南到西京长安，相隔八百里路，每一天在路上死的人不知多少！怎麽死的？都是饿死的。人饿死的时候怎麽样呢？越饿，他就越笑，一路上就这麽笑死了！

O2各举易例（分二）
P1别业妄见　P2同分妄见　P1分五
Q1徵陈所见　Q2审难即离　Q3详示妄因　Q4喻明所以　Q5以法合喻
今Q1
云何名为别业妄见？阿难！如世间人，目有赤眚，夜见灯光，别有圆影，五色重叠。

前边我是大概讲这个「别业」和「同分」妄见，现在佛又往详细了解释。佛说的是特别详细了，我前面说的那个是大大概概的；你们要根据後边，这就是解释「别业妄见」。

云何名为别业妄见：怎麽叫「别业妄见」呢？别业，就是特别的、与人不同的业；因为他想标异现奇，所以得到的果报和业报也不同的。

阿难！如世间人，目有赤眚：阿难哪！好像这世间在眼睛上生了红翳子的人。夜见灯光，别有圆影，五色重叠：晚间他看见这个灯光，就单单见到灯的外围有一种圆影；啊，万紫千红，可以说是什麽色都有，变成你没有看过的那种颜色都有的！你说这个色是个真的？是个假的？「圆影」，就是圆的光。「重叠」，就表示不止五色。所以说「你尽在光影门头用事」，也就是说这个！你眼睛有毛病，看见那个灯光也就生了变化。生了什麽变化？看它另外有个圆影。在圆影里边花花绿绿的，青黄赤白黑什麽色都有。你说这个圆影是真的？是假的？

就好像现在，有的人本来眼睛没有毛病，他自己要把它弄出个毛病来。弄出什麽毛病呢？看东西看的不清楚，生一种幻见；幻见，就是虚幻不实在的那种见。看那个墙也变了色，五颜六色的，花花绿绿的。我怎麽知道这个呢？我以前见过一个人，大约他不知吃的是LSD（迷幻药），还是其他的幻觉丸，啊！他一边看这个墙，一边呱呱地这麽笑，也不停止。我说你为什麽这麽笑？他说：「你看，这个color（颜色）！Oh! Different color.（喔，不同的颜色！）」你说，这和赤眚的人是不是一样的呢？

本来他眼睛没有毛病，他吃上这种药，把他弄得颠颠倒倒的，看这个墙也变了颜色了。你说这是真的？假的？那麽他就认为这是真的了。一般没有吃那个药的人，认为他是说呓语呢，好像做梦，在梦里头说话。这就是眼睛没有毛病，他要把它弄出个毛病来！

Q2审难即离

於意云何？此夜灯明所现圆光，为是灯色？为当见色？阿难！此若灯色，则非眚人，何不同见？而此圆影，唯眚之观。若是见色，见已成色；则彼眚人见圆影者，名为何等？复次阿难！若此圆影离灯别有，则合傍观屏帐几筵，有圆影出；离见别有，应非眼瞩。云何眚人，目见圆影？

【编按】从经文：「阿难！此若灯色……何况分别非灯非见」，融入一九九○年八月十九日补讲。

於意云何：佛就问阿难说：你的意思怎麽样啊？对於这个见解怎麽样？阿难！此夜灯明所现圆光，为是灯色？为当见色：这个夜灯，所现五色重叠这种的光，是灯现出的颜色？还是见现出的颜色呢？

阿难！此若灯色，则非眚人，何不同见：阿难！这个圆影现出五色重叠这种的境界，若是灯自己现出来的，那麽眼睛没有病的人，他为什麽看不见？什麽是「非眚人」？这是指的佛和一切大菩萨。「眚人」，就是我们众生。「灯」，是表示真理。佛菩萨一看，就看见真理；我们一切凡夫众生一看，就看见那个圆光──灯也看得见，但是灯外还有圆光五色重叠。

怎麽叫「五色重叠」？五色，就是代表五蕴；这就表示「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把我们人都圈住了，犹如那个有眚的人看见灯「别有圆影」。本来这个灯就是个真理的表现，可是他恍恍惚惚的，虽然知道有灯，而别见圆影；这就是我们人被五蕴的色法捆住了，所以见不着这个真理。

而此圆影，唯眚之观：而灯的圆影，只是眼睛有红翳子的人，才看得见。不单看灯有圆影，看人也有圆影，这就叫「眼睛花了」。好像中国的女人都会做针线，我常常看见有很多女人穿针，眼睛花的人看见那个针鼻，就变成两个了；本来是一个针鼻，一看看成两个。为什麽？她眼睛花了！那也就是眼睛有眚的表现。

若是见色，见已成色；则彼眚人见圆影者，名为何等：若是你说这个圆影不是灯的色，是眼睛看见的色，这个「见」已经变成一个色，成为有形质的了；那麽眼睛有毛病那个人见的这个圆影，又应该叫什麽名字呢？你说一说看！这是佛来问阿难。

那麽阿难在这个地方没有什麽话说，也不知道说什麽好了，佛才又给阿难再往深一层来说。复次阿难！若此圆影离灯别有，则合傍观屏帐几筵，有圆影出：又者，阿难啊！假设这个圆影，离开灯仍然有这个圆影，它并不是由灯生出来的。那麽应该看旁边所有一切的物质，乃至屏帐、几筵，都有圆影出才对。好像这桌子也应该有个圆影，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有个圆影，但是没有！

离见别有，应非眼瞩：假设离开你那个「见」，另外有圆影，你这个也不应该是「眼见」了。见是眼见，现在是「离见别有」，那就不是眼睛所看见的，而是物质本身有的；所以不是你眼睛看见这个灯才有圆影，你眼睛看不见就没有。

云何眚人，目见圆影：既然你离开灯这儿，灯本身还都有圆影；那麽一切人也都应该看得见这个圆影的，不单单这个眼睛有毛病的人才能看见。那现在为什麽就单单这个眼睛有毛病的人，他眼睛看见圆影，没有毛病的人就看不见呢？你讲一讲这个道理罗！

Q3详示妄因

是故当知，色实在灯，见病为影；影见俱眚，见眚非病。终不应言：是灯是见，於是中有非灯非见。

是故当知：因为上边所说这个道理，所以阿难你应该知道；这「当知」里边，就有一种警惕辞，释迦牟尼佛用一种责怪的口气说：「你应当知道嘛！这样的道理你都不懂！」

色实在灯，见病为影：圆影这个色，就是在灯上现出来的。就因为你眼睛有了毛病，才见出这个圆影；若没有毛病，便看不见圆影。这个「见病」，并不是说「见」生了毛病；是眼睛上生出赤眚来，而有了毛病，才看见这麽一个圆影。五色重叠的色就在灯，这也就表示：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包藏着「一」的真理。

影见俱眚，见眚非病：这是这个「圆影」和「见」两种都有毛病了，可是你能见到圆光这个「见」，并没有什麽病──虽然说圆影和「见」两种有毛病，实际上还是因为你眼睛上有这个红翳子。

终不应言：是灯是见，於是中有非灯非见：你这个「见」若没有病的话，你不应该说，这个见圆影「是灯」、或者「是见」。你也不应该说，这里边「不是灯」、「不是见」。你不应该在这个里头，有这些妄想分别！所以阿难，这个道理你若明白了，你也就不会认物为己了！

Q4喻明所以

如第二月，非体非影。何以故？第二之观，捏所成故。诸有智者，不应说言，此捏根元，是形非形，离见非见。

我再给你说一个例子。如第二月，非体非影：这个圆影，也就好像你看见有第二个月亮；你不能说哪一个月是月的本体，哪个月是月的影子。也就是说，不是另外有一个圆影的体，也不是在这个体上有个圆影，根本就都没有的！是因为你的眼睛有毛病，所以看见这个圆影。

何以故？第二之观，捏所成故：什麽原因呢？你所看见的第二月，是因为你捏眼睛的缘故，所以令眼睛看见两个月来；实际上，这两个月就是一个月。

诸有智者，不应说言，此捏根元，是形非形，离见非见：各位有智慧的人，你不能说：捏得眼睛看见第二个月，是真的、假的？是有体形、没有体形？也不能说：离开这个「见」，就不是「见」了！所以这个「真见」，是「见犹离见，见不可及」，你不能在这个地方找是、找非，尽这麽样子吹毛求疵的！

Q5以法合喻

此亦如是！目眚所成，今欲名谁是灯是见？何况分别非灯非见？

此亦如是！目眚所成：我所讲的，「非因缘、非自然、非和合」，还有「眼睛所生的毛病」，也就和第二月这个道理一样。那是因为你眼睛有了毛病，有这种红翳子在眼睛上，所以看灯光就有了五色重叠的圆影，千变万化这个样子。这就是这个世间一切山河大地、房廊屋舍，一切的形象，无非都因为我们自性上有了毛病，才见出这些个形象好像真的。实际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今欲名谁是灯是见：既然是虚妄的，那麽你现在想要给谁起个名字「是灯」？或者「是见」？你说是灯有圆光，那麽眼睛没有毛病的人，怎麽就没有看到这种圆光呢？这灯自己是没有这种圆光的。你说是「见」有圆光，那麽没有眚目的人，为什麽他也看不见这种五色的圆光呢？所以你也不能说是「灯」有这种圆光，也不能说是「见」有这种圆光。只有眼睛有毛病的人，才看见这个「别有圆光五色重叠」。所以你也不能说是灯有毛病，也不能说是见有毛病。

何况分别非灯非见：何况你再生一种分别心，说这不是「灯」，也不是「见」──在这里分别这不是「灯」有五色圆光，也不是「见」有五色圆光。根本这不是「灯」所有的，也不是这个「见」所有的！尽由这个分别心来这麽妄自分别。这根本就不能分别这些问题的！

《楞严经》是开智慧的，阿难所犯的毛病，就是不用他般若的智慧，尽用他心意识来分别种种的境界、种种的理论，所以佛处处破他这个心意识。古人说：「损法财，灭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识。是以禅门了却心，顿入无生知见力。」在中国的禅宗里头，就是要你参悟一个话头，你参得没有路可走了、无路可通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修行，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你在「百尺竿头重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所以，《楞严经》也都是破人的执着，破人的心意识。

我们一切时、一切处能用般若的智慧，那麽一切的道理，自然能迎刃而解，不用这个心意识来分别它。我们学习经典，也要学习用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就是像镜子似的，一照即了、随照随了，事来则应、事去则静，不留痕迹。可是阿难他处处带着葛藤、带着痕迹，所以佛就要破他一切心意识的执着，分别的执着。这是这一段的道理。

P2同分妄见（分二）

Q1徵陈所见　Q2了无其实

今Q1

云何名为同分妄见？阿难！此阎浮提，除大海水，中间平陆，有三千洲。正中大洲，东西括量

，大国凡有二千三百；其余小洲在诸海中，其间或有三两百国，或一或二，至於三十四十五十。

阿难！若复此中，有一小洲，只有两国；唯一国人，同感恶缘。则彼小洲当土众生，覩诸一切不祥境界，或见二日，或见两月，其中乃至晕适、佩玦、彗孛、飞流、负耳、虹蜺，种种恶相。

【编按】从经文：「云何名为同分妄见……本所不见，亦复不闻」，融入一九七四年及一九九○年补讲。

前面是讲的别业妄见，这一段经文是说「同分妄见」。有同分妄见、别分妄见，「别分妄见」，就是互相见的不同；「同分妄见」，就是大家互相见的一样，所以就举出一个国来做为比喻。

云何名为同分妄见：怎麽叫「同分妄见」呢？佛悲心切切地，不惮其烦地对阿难又解释。同分妄见，是所造的业相同，大家都有一样的业报。人的面貌各有不同，环境各有不同，行为各有不同；虽然不同，可是在不同的身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为，同造一样的业，又聚集到一起受报，这叫「同分妄见」。

这种「见」是由业发生的，大家造什麽业，就受什麽果报，就聚集到一起；所谓「善一夥，恶一群」，什麽人就找什麽人，什麽人也遇着什麽人，什麽业也遇着什麽样的果报。在不同地方造的业，而在同一个地方来受果报；因为「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他是这一类的。

阿难：阿难！你注意听，我现在告诉你！此阎浮提，除大海水，中间平陆，有三千洲：在人的妄想所造成的这个南阎浮提世界，除去大咸水海的外边，中间没有海水的陆地，有三千多个洲。有水又有陆地的地方，就叫「洲」；我们这儿，正处於南瞻部洲这个地方。

正中大洲，东西括量，大国凡有二千三百：在三千洲中间这个大的洲，东、西、南、北，这包括度量，就是数（音「属」）量它有多大；大的国家有两千三百多个。大的国家里边，又包括有小的国家，所以举其大的、人都知道的，有二千三百那麽多。其余小洲，在诸海中，其间或有三两百国，或一或二，至於三十四十五十：在各个海里边，其余的这些个小的岛、小的洲，每一洲或者有两百国的，或者有三百国的；或者有一个国，或者有两个国；乃至或者有三十个国家、四十个国家、五十个国家这麽多，这多少都不等。这些个洲小，国家也少。

阿难：佛又叫一声阿难！你知道吗？若复此中，有一小洲，只有两国；唯一国人，同感恶缘：假设在这些小洲的里边，其中有一个小洲，只有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虽然在一个岛上，界限是相接连着，可是所感的业报不同，单单就有一个国家的人就恶业充满，一同感到这个恶缘了。怎麽叫「恶缘」呢？就是不吉祥的事情，很多很多的灾难，好像打飓风、下大雨，就有一些个不吉祥的境界现前。

好像我方才讲的，河南这个地方受饥荒，这只有河南这个地方有这种情形，其他的省份就没有。这就叫单单这一省的人同感恶缘，有这种不好的因缘、这种恶劣的环境。你看，一样在这一个国家，有的人就受这种恶的果报，有的人就没有。好像三藩市这儿没有受过这种的恶缘，你就不知道这种痛苦。前一个时期，在美国的中部刮大风，把房子和人都给吹到虚空里头去了，把树木也都连根拔出，都吹没有了，又有水、又有火，然後死了几百人那麽多，这种的灾难，那太多了！这都叫不吉祥的事情，这都叫「恶缘」。

这个天地很不正常的，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这国家人心都改变了，也会好的。所谓「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现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所以这国家若是要兴盛了，这一切一切都吉祥；国家要亡了，一切一切都不吉祥了。

妖孽，就是有不吉祥的事情发生。「现乎蓍龟」，乎，是个语助词。蓍，是一种蓍草；龟，就是turtle。古来人用蓍草和龟甲来占卦，不知道什麽事情，就占卦；一占，就很灵的。「动乎四体」，或者在两胳臂、两脚上生什麽病。「祸福将至」，祸福要来的时候，「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祸也先知道，有福也先知道；就是吉祥的也会现出来，不吉祥的也会现出来。

又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这「一人」，就是指这国家的元首、领袖、总统。这也可以说，这一位元首，要是他有福报的话，那一般老百姓都借光了，就跟着有福；要是他没有福报了，老百姓也都跟着受苦了。这个国家有一些个不祥的境界现前，这就因为国家的领袖没有德行、没有智慧。因为没有德行，他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也就没有福报；没有福报，所以老百姓就跟着遭殃了！一个国家的元首，代表这一切的情形。

在中国商汤王的时候，他说过这麽几句话：「予小子履」，我小子履；履，就是商汤王的名字。「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敢用黑牛来祭天，我敢告诉这个最大的上帝。皇皇，就是最大的样子；后帝，就是上帝。告诉上帝什麽呢？

「朕躬有罪，毋以万方」，我一个人若有罪，不要加到我万方老百姓的身上。「万方有罪，罪

在朕躬」，万方老百姓如果造了罪业，那不是他们的罪业，那是我的罪业。为什麽？我做他们的领袖，做他们的代表者，老百姓没有好，还是我没有好，是我没有把他们教化好了。这是中国古来贤圣的国王，他以过错自责，责罚自己，不责罚老百姓，所以後人称他为「圣君」。

则彼小洲当土众生，覩诸一切不祥境界：「覩」，就是看见。有两个国家的众生在同一个小洲上，但是所见的不同。就只有这一个造恶业国家的人，看见一切一切不吉祥的事情；造善业那国家就没有。例如：有的时候，树就会说话；你听着有人在那树上讲话，但是看不见人。这都叫怪异的事情，就是很多不吉祥的境界。

或见二日，或见两月：或者看见太阳就变成两个了，或者看见两个月亮。这并不是眼睛有了毛病，看见两个太阳了，是因为他感了这种恶业，现出这麽一个灾象，所以这一个国家的人都见到了。那麽究竟是不是有两个太阳呢？不是的，可是众生这种共业所感，就有这种的情形发生。

这「两个月亮」，你也不能和前边那个「第二月」比；那个是你捏着眼睛看见两个月，这个是这个国家的人不必捏眼睛，就都看见有两个月亮。虽然两个国家是挨着，可是这种别业妄见，就只这一个造恶业的国家的人看见，这就叫「同分妄见」，是妄业所感召而现出来的。

有两个太阳，这就主於国家有大的变化；或者这个皇帝被另外一个皇帝给杀了，或者这个总统把那个总统给杀了。因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上没有两个太阳。你见着两个太阳，这就不吉祥了！有两个太阴出现，这也是主於国家不吉祥的。

其中乃至晕适、佩玦、彗孛、飞流、负耳、虹蜺，种种恶相：那麽无论哪一个国家，若有灾难重重，这都是当局执政者没有修德行仁，所以才有这种的飞灾横祸。等这个恶缘现出来的时候，不是天旱，就是水涝、地震、山崩，这是常见的一种灾难。又有非常见的，好像晕适、佩玦、慧孛、飞流、负耳、虹蜺这种种的恶相，都是灾难的表现。总括起来，有月、星、日这三种。

「晕适」，这读做「运敌」，也有读「运哲」的。「晕」，是围绕着月光的一股恶气；这恶气你总看着它不舒服，很特别的样子，好像有水似的，但是没有水。「适」，就是遮住月光的一股黑气，很昏暗的样子，月亮怎麽样也露不出来，但是这不是云彩。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月亮外边那个转圈，你看到好像被水泡上了，那麽就会刮风了；房子基础的那个石头要是有水，就会下雨了。中国古代汉高祖被匈奴所困的时候，就现月晕七重；所以汉高祖当时也就遭难了，被匈奴给困住，几几乎没有把他抓住杀了。

「佩玦」，「佩」，就是有一种白气环绕着这月，那个样子好像一个环佩，这也是不好的样子。「玦」，古来中国人欢喜佩戴那种玉玦的饰品，它形状像半环一样，有个缺口。白气环绕这个月一半，像月戴个玦牌似的，这就叫「玦」。这些都是月光现的灾难，凡是月光有这种情形，这都叫不正常了。总而言之，太阳、太阴旁边不可以有什麽；它有了个东西，这就是不好的现象。

「彗孛」，彗星和孛星中国人叫它「扫把星」。什麽叫「扫把星」呢？天上有这种星，拖着个尾巴，形状像扫把。这种星是光芒四射的，彗星的光射得远，拖的光芒长；孛星也是有光芒出来，但是它拖的光芒短，就像火苗子，没有了又出来，没有了又出来了。这都是一种恶的星星。在中国秦始皇那时候，就常常有彗星出现，所以那时候的老百姓都非常痛苦。因为这种扫把星只要一出现，人人就都倒霉的，甚至於人人都该死了；所以有的时候它到人间来，就做混世的魔王。

「飞流」，「飞」，这种星在天上来回会动弹，是从空中那麽横飞过去的，中国叫它「流星」，又叫「贼星」；主有土匪的，就是这个「飞」。「流」，就是那个星是光芒下注的；它那个光也是很亮的，射到人间来，这叫「流星」。流星也有的从天上下来──就是陨石，石头从空中下来，就像下雨那麽多。这都是非常的一种灾难的表现，这是星辰示现的一个恶境、一个恶兆。

那麽这个是不是真的呢？这是在这个国家的人看有这个情形，在其他国家的人就看不见的。为什麽？因为若是同分妄见，大家都有这种的业感，才能见着是这样子；若不同分的人，就看不见的。

在中国人的一种世俗传说，说看见流星，就是做贼在偷东西呢！偷了东西他就跑，这个流星就是偷东西那个贼。所以中国的女人说，在看见流星的时候，你如果把扣的钮子解开再扣上，就把它捉住了，就可以得到金、银，或者什麽宝贝。或者把裤头带解开，再把它拴上，也可以把流星这个贼就绑住了。那麽究竟真不真呢？这我也不知道。我不过是姑妄言之，你们就姑妄听之。因为美国没有这种的传说，我把中国这些个传说介绍给你们美国人听听。

「负耳」，就是或者在太阳、或者在太阴、或者在星星旁边，生出的黑气，就像耳朵似的。日现的灾难，恶气若在太阳的背後，这叫「负」；若在太阳旁边，就叫「耳」。

「虹蜺」，这不是方才你们说的「荧惑星」，就是雨过天晴，一般人常常见的那种彩色带状的云气。不过一般见的，不是那麽恶的，普普通通下雨过後见着的那个，俗语叫「虹（音：杠）

」，文言读虹（音：红）。虹常常出现，早晨见着的叫「虹」，晚间见着的叫「蜺」。有的说虹是属於雄，蜺属於雌，总而言之，就是阴阳的意思。这种有灾祸的虹蜺，它总是属阴的，不是那麼光彩；虽然也看来是花花绿绿的，好像很好看，可是有一股煞气在里头藏着。会看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不吉之兆。

「种种恶相」，就不是单单这所说出来的几种，还有很多很多种，不过这没有完全提出来说，这有大、有小的。以上这些现象，就都是很古怪的。为什麼有这种种的恶相呢？在中国有史以来，凡是改朝换代，或者有什麼灾祸了，都会有这种恶星出现的。有这种恶星出现，那要怎麼样呢？这做皇帝的就要修德行仁，要做好事了！这所谓「现烧香，现念佛」，「闲时不烧香，着急抱佛脚」，闲的时候他不信佛，等一有了灾难了，喔，到这个庙上去进香，到那个庙上去叩头！以前中国皇帝都这样子的。

我们人修行，不要等到有事情了，才去烧香、拜佛。在平时没有事的时候，就应该修行，就要烧香念佛才可以的！你若平时就修德行仁，这些个灾害自然就没有了。因为平时不修德行仁，等到灾害来了，才现修德行仁，正是所谓「现烧香，现念佛」！

我们这儿修道，不是说好像今天走的那个小孩子，说他需要get enlightenment（开悟）。这个地方他住了两天，没有get enlightenment，所以他要走了。走到旁的地方去，大约或者三天、四天、五天，如果没有get enlightenment，他又要走了。

究竟他不知走到什麼地方，才能get enlightenment？这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或者像释迦牟尼佛找到菩提树下，坐那地方不动弹四十九天，可以的。释迦牟尼佛都要坐四十九天，何况佛还不是只坐四十九天就开悟，佛在雪山打坐已经六年了，六年都没有开悟。这是佛啊！而我们现在一个凡夫俗子坐了两天，就想get enlightenment，你说，这岂有此理呢？真是笑话之极！

Q2了无其实

但此国见，彼国众生本所不见，亦复不闻。

在上边所讲的是「同分妄见」，就是在一个洲上有两个国家，那麼这两个国家，应该有一种共同的业报。但是一个国里边的人民，就见着种种的灾象──灾难的象徵，另一个国家的人就看不见。虽然两个国都是同在一个洲上。但是为什麼这一个国家就看见这种种不吉祥的事情，那一个国家的人民就看不见？这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同分的妄见，没有造一样的业。

所以才说，但此国见，彼国众生本所不见，亦复不闻：「但」，就仅仅。就仅仅这一个国里的人看得见这种不吉祥的境界，那一个国家的众生根本就看不见这种灾象，连听都听不见这种的消息。所以同样两个国家，这一个国家业力相同的，就看得见这种的恶缘，这叫「同分妄见」；就是造一样的罪业，他们都看得见这种灾象。另外一个国家业力不相同，它的老百姓没有这个罪业，就没有这种妄见。

O3进退合明（分二）

P1总标　P2别明

今P1

阿难！吾今为汝，以此二事，进退合明。

【编按】从经文：「阿难！吾今为汝，以此二事进退合明……俱是无始见妄所生」，融入一九七四年补讲。

阿难！吾今为汝，以此二事，进退合明：佛恐怕阿难不注意，所以又叫一声，阿难！你既然不明白这个见精的道理，我现在「以此二事」，两种什麼事？一种是眼睛有病和见着灯上有影像；另一种就是一个国里边同见种种的恶缘，另外一个国就不见。也就是拿同分妄见和别业妄见这两种的道理，或者进、或者退，来互相比对、互相形容，把这两种事的因缘来告诉你，你就会明白了。

「进」，说这样的道理多一点；「退」，说那样的道理少一点；就这麼样子来回说，来把道理说明白，这叫「进退合明」。那麼怎麼样进，怎麼样退？在後边的经文上有讲到。

P2别明（分二）

Q1例明别业　Q2例明同分　Q1分三

R1举能例法牒定眚妄　R2就所例法进别合别　R3结见见即离释迷闷

今R1

阿难！如彼众生别业妄见，瞩灯光中所现圆影；虽现似境，终彼见者，目眚所成。眚即见劳，非色所造；然见眚者，终无见咎。

阿难！如彼众生，别业妄见，瞩灯光中所现圆影：佛说完了前边的道理，又叫：阿难！就好像我方才说的那一类眼睛生红翳子的众生，他因为自己特别的这种业，产生了妄见，所以他看灯光的时候，这个灯光外边就有五色重叠的圆影现出来。所以他单独见的这个景象，这个境界是不真实的。

虽现似境，终彼见者，目眚所成：虽然他看见这个灯上有圆影，好像有这个境界，可是并不是真有。你究竟一研究这个道理的话，结果是见圆影那个人，他因为眼睛有病所成就的。这并不是他的「见」有圆影，而是眼睛有毛病，就有了圆影。

眚即见劳，非色所造；然见眚者，终无见咎：眼睛上有毛病，所以在「见」上就发生了一种妄见，这种妄见就叫「见劳」。这种见劳相，不是外边真有这个境界，真有这个色相所造成的。然而见到这个灯光上有圆影的人，是眼睛有了毛病，终究不是他见性有了毛病。

这不是由那个灯光，造成它有这个圆影；那麽这里边的理，你也可以说：有那个灯光，它才现出这有五色重叠的圆影来。为什麽？如果没有那个灯光的话，它也就没有这个圆影了。在帐幕上、屏帐上、几筵上，为什麽没有圆影呢？这也可以说是「有灯才有圆影」。可是这个灯，并不是造出这圆影的一个东西。根本上，有圆影，还是因为眼睛上有毛病。所以你不能归咎於灯，不能说圆影是因为这灯有的，它不是灯的色尘所造出来的。

R2就所例法进别合别（分二）
S1总成例意　S2详应前文
今S1
例汝今日，以目观见山河国土，及诸众生，皆是无始见病所成。

例汝今日，以目观见山河国土，及诸众生，皆是无始见病所成：「例」，是比方。比方你今天，以眼睛来观看这种种的山河大地、房廊屋舍、一切的国土，和一切众生。你所看见的这种境界，都是在无始劫以来，由无明的见病所成就的！因为你有这种妄想，而成就了你的妄见，以致所看见的境界，也都是一种虚妄。所以说，一切境界，都是妄想心里现出来的，你就着住到这个境界上了！

那麽，虽然是妄想所现的，也是由真心生出来的。你若明白真心了，这些个境界就都没有了；因为你没有明白真心，所以这些境界都有的。好像那个眼睛有病的人，他就看见灯上有圆影，有这五色重叠的光；若眼睛没有红翳子的人，看那个灯，就没有圆影，没有五色重叠的那种样子。

S2详应前文
见与见缘，似现前境。元我觉明，见所缘眚，觉见即眚。本觉明心，觉缘非眚。

见与见缘，似现前境：「见与见缘」，头一个「见」字，就是「能见的见分」；第二个「见」字──「见缘」这个「见」，就是「所见的相分」。这个能见的见分和所见的相分，虽「似现前境」，前边就现出一种境界来。可是这种境界，也不一定是真的！

前边所说的，这个人眼睛若有了病，就会见灯光有个圆影；人若有业障，就会见这个国土有种种的不祥。可是在这一个国的人看见，那一个国人就看不见；眼睛有病的人就见着圆影，没有病的人就看不见。以这一个有病的人眼睛见圆影，来譬喻全国的人见着这种种的灾相，这都是「唯业所现」──业障所现出来的。那麽众生造业，就要受果报；有眼病，就见圆影。

元我觉明，见所缘眚：这个「觉明」，不是「觉悟那个明」，还是「无明」。这本来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无明妄想，而生出这种妄见所缘的境；就好像眼睛有毛病的人，见着那灯光就现出种种的色一样！所以这和我们本来的这种觉性是没有关系的。觉见即眚：既然你明白了这个「见」是眼睛有了毛病，才有这个眚；所以说你「觉」这个「见」，就是一种妄见！

本觉明心，觉缘非眚：本来自己这个本觉的妙明真心，这个能见着「见」的觉性，它没有毛病！

但你那个觉明的心，这还是那一念的「无明」。而我们这个「本觉」，不是有毛病的眼睛；它不是像人眼睛有毛病那个样子，所以这个「觉」，本来它没有毛病的！

这里边的道理，暂时恐怕听了还不会太懂；不过先这麽讲过去，到後边那个理讲通了，你就会懂了！

R3结见见即离释迷闷（分二）
S1令取上义转释　S2令对目前会释
今S1
觉所觉眚，觉非眚中。此实见见，云何复名，觉闻知见？

觉所觉眚：这个和前边「见见非见」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你那个「真正的觉」，觉悟到好像眼睛有毛病这种的觉，觉非眚中：而你这个觉得眼睛有毛病的真正觉，就不在这个毛病里边，你才能觉得。

就好像我们人在水里边，看不见水；你离开水了，就看见那个水了。离开水能看见水，这就是这个真正的「本觉」；「觉眚」这个「觉」，就好像在水里。你在水里的时候，就看不见那毛病；你出了水之後，才能看见那个水。「觉所觉眚」这个「觉」，就是你明白你那个眚是妄。那你这个「觉」，就不是眚中的妄觉，这不是在有毛病的时候，你能知道；是你离开那个毛病，你才能知道。

此实见见，云何复名，觉闻知见：这个「觉」，就是真正你那个「见」，你「能见到眼睛病」的那个「见」。你怎麽又可以说妙觉明性这个「见」，就是「觉闻知见」那个「见」呢？「觉闻知见」那个「见」，不是这个「真见」！你怎麽还要在这里边来分别，来找呢？

S2令对目前会释

是故汝今，见我及汝，并诸世间十类众生，皆即见眚，非见眚者。彼见真精，性非眚者，故不名见。

前边说，那一国所有人的同分妄见，和单单一个人的别业妄见，这都是一样的虚妄。是故汝今，见我及汝，并诸世间十类众生：因为前边所说的这个道理，所以阿难你现在看见「我」——佛这个身体，和你自己这个身体，和所有世间这十种类的众生。这个「我」，是世尊自称。众生本来是十二类，现在去掉看不见的「无想」和「无色」，所以是十类的众生。

皆即见眚，非见眚者：这都是别业妄见、同分妄见这种虚妄的毛病；也就是自己这个「妄见」上出了毛病，而不是那个「真见」上边有了毛病；即不是你「本觉明心」这个真正的「见」有了毛病。这是你发生出来这种妄见，所以就看出这些个妄相，在这个「见分」上就生出毛病来。因此，这是你所「能见」的这个「妄见」上有了毛病！

彼见真精，性非眚者，故不名见：那个「能见」的真正见精，它的本性没有毛病的；是那个眼睛有了毛病而见着圆影了——这不是那个真见的本体。因为见性没有毛病，所以也不能叫它「见」！它什麽都没有了！

那叫个什麽呢，叫个「不见」？也不是！也没有个见，也没有个不见。你说这个地方是讲的什麽呢？就是讲的你本有的、真正的那个「见精」。真正的见精，是从什麽地方来的呢？就是从我们本有的觉性——本觉，那地方来的。说「本觉」，这也是一个名，根本它连个名都没有的；你给它起出个名字叫「本觉」，又是头上安头了，都是多余的！

Q2例明同分（分三）
R1举能例法退同合别　R2就所例法进同合同　R3结离见即觉教取证
今R1

阿难！如彼众生同分妄见，例彼妄见别业一人。一病目人，同彼一国，彼见圆影，眚妄所生。此众同分，所见不祥，同见业中，瘴恶所起。俱是无始见妄所生。

阿难：佛又叫一声，阿难啊！我为什麽说都是众生妄见所现呢？现在我告诉你。如彼众生同分妄见：好像那一个小洲上边有两个国家，其中就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一起看见这种种的不祥、种种灾难，这是同分妄见。

例彼妄见别业一人：用众生「同分妄见」这个人多的妄见，和「别业妄见」那一个人少的妄见来比较，道理是一样的。譬如这一国，是一切众生同见这个妄见；这一人有别业，他单单见着这种五色重叠的圆影，这是别业妄见。而这个同分妄见，不是一个人看见，是国家所有的人民，都看见两个太阳、两个月亮，看见彗星、孛星，看见飞流、虹蜺，这种种不祥的情形。

在中国过去，每逢改朝换代，都有这种不祥的事情发生的。在中国古代有一个皇帝（春秋时代的宋景公），那时候就见着这个不吉祥的星星出现了。他问钦天监——就是管天文学的人，说：「这主於什麽事情呢？」钦天监告诉皇帝说：「这是最不祥的一个事情，主於国君死亡的。可是我有办法，您可以把这种灾祸转移到宰相身上去！」这个皇帝说：「这不可以的，因为我应该死，怎麽可以叫宰相去死呢？这个宰相管理国家大事的，他若死了，不可以的！」

这个钦天监说：「那您不愿意叫宰相替你死，可以叫老百姓替你死，可以转移到老百姓身上去！」这个皇帝说：「民为邦本，老百姓若死了，我这皇帝又有什麽意思呢？我做皇帝就是给老百姓做的嘛！没有老百姓，我给谁做皇帝呢？那也不可以！」他也不愿意。

钦天监又说：「那您可以转移到这个岁上。」就是每年每年有一岁，年岁。说是：「您把这个灾难转到岁上，这个年景荒旱、饥馑贫年，这也可以的！」皇帝说：「这样也不可以的！如果转移到这个岁上，也是会把老百姓饿死的。我做皇帝，也不愿意把老百姓都饿死，做这麽一个皇帝也没有意思！」

於是钦天监就向皇帝叩头，说：「您真是明君！您有这种种的善心，我知道您一定不会死的了！这虽然凶事，也可以变为吉祥了！」果然，第二天这个凶星就退了，就没有了！

由这一件事看来，虽然说现凶星，也可以化凶为吉，只要我们人存这一念善心；你这一念心转变了，就虽然凶也可以变为吉祥。你不要听我前面说：「现烧香、现念佛，这是来不及了。」事情也可以变化的；我们这个祸福，就在一念间，在一念的转移。

老君说：「夫心起於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於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你这个心或者生一个善念，你这善就算还没有做，这个吉祥的神就来了。神，有善神、吉祥的神，有凶神、恶神，说：「凶神恶煞。」你不要以为神就都是好的。恶神就是专门管报应的，你谁做错事，他就去罚你。善神就拥护做善的人，恶神就是惩罚做恶的人，这各有各的责任。所以这种一念的转移很要紧的。那麽这个皇帝他宁可自己去死，不叫宰相替他死，不叫老百姓替他死，也不要这个年景不好；他有这样的善心，所以就逢凶化吉。事情都可以转变的，并不是一定的！

讲到这个地方，我想起以前有个袁了凡。袁了凡本名叫袁学海，是明朝的一个名臣。他最初是

一个读书的人，以後他父亲就叫他学医，说：「医生可以济世，又可以活人！」那麽他就学医了。学医之後，遇着一个姓孔的老人，这个老人修鬍—就是长胡子；修，就是「长」的意思。这个人会相面，又会算卦，一看见他，就对他讲，说：「啊，你应该读书，你是个做官的人啊！」他说：「我因为家里的父亲、母亲愿意我学医。」他说：「你不要学医了，你可以读书。你在某年就中秀才，某年你又中举人，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你又去做县官。做县官，你吃多少俸禄。然後你到五十四岁八月十四半夜子时，寿终正寝。可惜你一生没有儿子！」你看！他生的日子不算，死的时候都给算出来了！

那麽算出，他就读书去了；以後一试验，果然这个命算得灵得不得了，纤毫不错—连头发那麽多都不错，连中第几名秀才都给他算出来了。这一灵，你说他怎麽样？甚至於书也不读了！做什麽呢？就坐这儿等房上往下落面包吃了！中国有一句俗语说：「你坐到炕上，等着房上往下掉馅饼。」馅饼，是饼里边夹上馅子那种饼。这就言其这个人什麽也不做，就等着听天命的安排。这也是一种错误！

这个袁了凡那时候就是这样子，什麽他也不做了，甚至於书也不读了。他心里想：「我这命中应该得的，我一定会得到。那麽我什麽也不必学了，什麽也不必求了，一定会有的！」他就游山玩水，去各处游游荡荡的，到处去holiday/vacation（度假），什麽也都不干！

这样子，一走走到南京栖霞山，听说那地方有位云谷禅师，他就去访这位云谷禅师。云谷禅师就递给他一个蒲团—你们英文叫cushion；它那个蒲团是圆的，我们现在这是方的。这麽样子，两个人就打坐；一坐，云谷禅师没有动，袁了凡也没有动，对坐坐了三日。

云谷禅师很惊奇的，说：「哦，你从什麽地方来啊？你真是一个特别有道的奇人啊！你为什麽坐三天都可以不换腿子，也不动弹？」那时，袁学海就说：「我知道什麽事情都是有一定的，所以我也不妄贪了！我就在这儿坐，也不打妄想，就不觉得腿痛了！」你腿痛从什麽地方来的？就从你打妄想那儿来的，也就是这部经上所讲的「妄见」，有那个妄见才腿痛；你若没有妄见，你有真见，腿就不痛了。他说因为他没有贪心，什麽也不求了，所以就不打妄想，那麽坐也就不会摇动。

云谷禅师说：「我以为你是个非常人呢！原来你是个凡夫俗子啊！」这样子一讲，袁学海也不高兴了，说：「你怎麽又说我是个凡夫俗子了？」人人都愿意自己争第一、认第一，那麽他也就不想认第二；云谷禅师一说他是个凡夫，他就不高兴了。云谷禅师对他就讲：「你如果不是凡夫俗子，你这十几年怎麽会被这个命数把你綑得结结实实的？这个运把你绑住了，你一点都没有超出这个命数之外！」

袁了凡就说：「数可逃乎？」数，就是「命运」；可以不被这个命运所限制吗？云谷禅师说：「你是个读书的人，《易经》上说『趋吉避凶』。如果数不可逃，吉何可趋？凶何可避呢？」由此之後，他就改名叫「袁了凡」，说我不再是凡夫了，我把凡夫已经了了！

以後，他积极地行善积德，果然算命算的都不灵了。算他五十四岁八月十四寿终，到时候他也没有死，一直活到八十多岁。算他命中没有儿子，他又有两个儿子。所以命运不是一定的，吉凶也不是一定的，只要你往好了做，你心一转变，什麽都转变了！为什麽不吉祥呢？因为心里不吉祥，所以就遇着不吉祥的事情。这也就是证明：这个妄见，有这种妄的因缘；你若见真了，这妄的因缘也没有了！

那麽用众生「同分妄见」这个多的妄见，和「别业妄见」那一个人少的妄见来比较，一病目人，同彼一国：这一个眼睛有毛病的人，和那一国的人民都有这种虚妄的见；虽然一个多、一个少，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彼见圆影，眚妄所生：那个眼睛有毛病的人见这个圆影，是因为他眼睛生了红翳子，所以就妄见灯上生出五色重叠的圆影。同样的，一切众生见到种种的灾难，也都是有毛病了，才有这些个虚妄境界生出来。

此众同分，所见不祥：那麽在同一个小洲里头，有两个国家，这一个国家的人就什麽也没看见；那一个国家的人是同分，大家都看见有两个太阳、两个月亮，或者是彗星、孛星等扫帚星，或者有飞流、虹蜺，这种种不吉祥的徵兆。

同见业中，瘴恶所起：这是在众同分里头，即同见的这种业里边，由同分妄见所造成的这种瘴恶，因为这种业障、这种恶缘所生出来的。「瘴恶」，也就是这个妄见多了，就积成恶了。

俱是无始见妄所生：那麽别业妄见和同分妄见这两种不同的业感，都是由无始劫以来的这种妄见所生的；这是由无明生出这虚妄的见，才有这种的境界。「见妄」，就是妄见。所以我们人若没有妄见，背尘合觉，妄想没有了，就是个真心。为什麽我们现在有真心，而不能利用这个真心，不能转物呢？就因为妄想妄见所成就的这种别业妄见和同分妄见。

R2就所例法进同合同

例阎浮提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并洎十方诸有漏国，及诸众生，同是觉明无漏妙心，见闻觉知虚妄病缘，和合妄生，和合妄死。

【编按】从经文「例阎浮提三千洲中…非和合生，及不和合」，乃上人一九七四年补讲。

例阎浮提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并洎十方诸有漏国，及诸众生：若拿前边那一国和

一人，来比例南阎浮提这三千个大洲里边，和四大海里头这娑婆世界——堪忍的世界，以及所有十方一切的国土和所有的众生。这有漏的国，就是众生没有了生死。

同是觉明无漏妙心，见闻觉知虚妄病缘，和合妄生，和合妄死：都是这个觉明无漏妙心里边，这见闻觉知生出来一种虚妄毛病的这种缘，所以这众缘和合，虚妄而生；众缘和合，虚妄而死。

R3结离见即觉教取证

若能远离诸和合缘，及不和合，则复灭除诸生死因。圆满菩提不生灭性，清净本心，本觉常住。

前边所讲这个「依报」和「正报」。依报，就是山河大地、房廊屋舍；正报，就是我们人这个身体。依报有「成、住、坏、空」，正报就有「生、老、病、死」。

什麽叫成、住、坏、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一增一减，这叫一个「劫」。从人寿八万四千岁，每一百年，身量的高度减去一寸，寿命减去一岁，减到人的寿命到十岁；然後再增，也是一百年，寿命增加一岁，身量的高度增加一寸，增到八万四千岁，这叫一个「劫」。

那麽一千个劫，叫一个「小劫」；二十个小劫，是一个「中劫」；四个中劫，是一个「大劫」。所以这个世界「成」，要二十个小劫的时间，也就是一个中劫；「住」，要二十个小劫，也就是一个中劫；「坏」，要二十个小劫，也是一个中劫；「空」，二十个小劫，也是一个中劫。所以「成、住、坏、空」这四个中劫合起来，就是一个「大劫」。

那麽在依报上，有成、住、坏、空；在正报上，就有生、老、病、死。我们人也是一样，二十年生长，二十年住，二十年病，二十年的期间是预备死了。生死，有分段生死、变易生死。怎麽叫「分段生死」呢？分，就是你有你一分，我有我一分，这是分。段，就是你有你的形段，我有我的形段；你的形段是五尺六寸，我的形段就五尺九寸，那麽另外一个人的形段就三尺三寸，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形段，这叫分段生死。

凡夫有分段生死，二乘有变易生死。什麽叫「变易生死」呢？他念念迁流，念念生，这个就生；念念灭，这是一个灭，是一个变，变易生死。那麽二乘人分段生死虽然了了，变易生死还没有了。这生死，就是以无明为因，以业识为缘；这因缘和合，而有了生死。

所以说，若能远离诸和合缘，及不和合，则复灭除诸生死因：假如能远离无明和业识这种和合的缘，及不和合的这种关系，这样就把「分段生死」和「变易生死」的这个生死因都灭除了。

圆满菩提不生灭性：这时候生死因灭除了，就得到涅盘的这个妙果，圆满这个菩提，得到这个不生灭性了。清净本心，本觉常住：那麽这个不生灭性，就是一个清净的本心，也就是那个真心；这是那个本觉，常住不变的自性。

N2开其未开（分二）

O1躡前悟与未悟　O2正破和合俱非

今O1

阿难！汝虽先悟，本觉妙明，性非因缘，非自然性。而犹未明，如是觉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

破这个和合及不和合生死，阿难还有怀疑，所以佛再说一说这种的道理，说明了这个「见性」就是这样子。所以就先责怪阿难。佛说，阿难啊！汝虽先悟，本觉妙明，性非因缘，非自然性：你虽然明白以前我所讲的道理，知道：本觉妙明这个自性，不是属於因缘的，也不是属於自然的。可是而犹未明：这就是责备他，说：你还没有明白。如是觉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你没有明白，这个本觉妙明不是无明和业识和合而生的，也不是不和合而生的。「觉元」，就是本觉妙明；你以为它是无明和业识和合而生的，或不和合生，这都是不对的！

前边所说因缘、自然，自然的外道，叫「神我的外道」；他有个「我」，就是「神我」。他就这麽样想了：在这个相分的外边，自然就有一个见分。这个见分，就是他所谓的「神我」，就变成一种外道的知见。那个「因缘的外道」就想：这个相分外边，没有一个见分。所以就说「无我」——没有一个我，就是这个相分。

又有「计和合的」，他说：无明和业识，和合而有生灭；这个生灭的相，和不生灭的性，是互相夹杂的，两个分不清的，所以说和合。「计不和合的」，他就想这个生灭的相，和不生灭的性，不是一样的，谁和谁都没有关系，所以是不和合的。

那麽这四种，都是外道的一种思想、一种知见，不是佛所说的这种道理。所以现在佛就恐怕阿难也迷到这个上边，所以再来把它说明了。那麽这个生灭和不生灭，这妄和真，就是在妄的时候，那个真也没有离开；在这个真的时候，那个妄也存在的。好像一只手，手心和手背虽然是两个，但是你反过来就是；这个生灭相和不生灭性，它也是一个的。好像「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盘」，都是这种道理。但是佛知道阿难还有所怀疑，所以就对他说这种的道理。

我们学佛法，一定要把《楞严经》研究明白了。《楞严经》是生大智慧的，你想要有正知正见

，开大智慧，必须要明了《楞严经》。这《楞严经》是破邪显正的，把一切的天魔外道都给破了，显出我们人本有的正知正见。可是在佛法将要灭的时候，最先灭的就是《楞严经》，《楞严经》先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是护持正法的话，就要研究《楞严经》，明白《楞严经》，保护《楞严经》。

在佛法将灭的时候，世界就出来一些个妖魔鬼怪、邪知邪见的人，他有世智辩聪──世间的智慧他有，辩论的能力他也有；所以他就提倡《楞严经》是假的，叫人不要相信它。为什麽他说《楞严经》是假的呢？就因为《楞严经》把他所有的毛病都给说出来了，把他这种的邪知邪见都给说出来了；如果有《楞严经》存在，那麽他自己这个邪见就没有人相信了！若没有《楞严经》了，那麽他这邪知邪见就把人都会迷惑住；所以他提倡说《楞严经》是假的，这就是一种魔王现身。所以我们学佛法的人，对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不要被魔王这个邪知邪见所转，而改变你的思想和见解。

问：我们是不是也讲《楞伽经》？

上人：《楞伽经》是讲禅宗的道理，那和《楞严经》又不同了。在佛教里头，菩提达摩祖师传的禅宗，以《楞伽经》为主；这部《楞严经》是代表整个佛教真正的智慧。

问：菩萨会不会现一个外道师父的相？

上人：一切法皆是佛法，皆不可得，都不可以执着的；你若执着，就不是佛法。你不执着，就是佛法；执着，就是魔法。

问：Charles Luk翻译的《楞严经》是不是好？如果不是，只懂英文的人应该看什麽？

上人：有的地方对，有的地方不对，他很多很多地方都错误了。我们这儿，现在正是研究、翻译这部《楞严经》。他所翻译的，完全和这部经本来的意思不相合的。好像他说西方人不欢喜〈楞严咒〉、不读〈楞严咒〉，这是完全一种错误的！《楞严经》上如果没有〈楞严咒〉，那根本就没有因缘说《楞严经》。《楞严经》主要的就是赞叹〈楞严咒〉，Charles Luk公然就说这个咒是没有用的，不要了，这和佛说《楞严经》的宗旨完全不相合了！

问：我听说，佛说一切的经典，都是方便说法，都是为了令弟子明白《法华经》而说的。而且到了末法时代，其他的经典都失去它的力量，只剩下《法华经》有真正的力量。

上人：不错！一切经典是为《法华经》而说的，但是《法华经》也是为的众生要成佛而说的。可是最後法灭的时候，不是只剩《法华经》在世界上，是只有《阿弥陀经》。在佛法都灭了之後，就单单《阿弥陀经》在世界上存在着。那麽《阿弥陀经》存在一百年以後，又灭了，就只有「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在世界上存在。

至於这个《楞严经》，是开智慧的──开慧的楞严，成佛的是《法华经》。《楞严经》是破除一切天魔外道的，它也可以说是为着《法华经》而破这个天魔外道，令人都修《法华经》；《法华经》是成佛的，修那种行门，也就是为的成佛。

O2正破和合俱非（分二）
P1先破和合　P2破非和合　P1分二
Q1总举妄惑　Q2别为破斥
今Q1

阿难！吾今复以前尘问汝！汝今犹以一切世间，妄想和合、诸因缘性，而自疑惑，证菩提心，和合起者。

前边佛对阿难说，你还没有明白这个本觉妙明，它也不是无明和业识和合而生的，也不是不和合而生的。

现在佛又叫了一声阿难，说，吾今复以前尘问汝：我现在再以所有的尘相、客尘来问你。汝今犹以一切世间，妄想和合、诸因缘性，而自疑惑，证菩提心，和合起者：你现在还以这个世间的妄想，和外道的和合、一切因缘这种的道理，产生疑惑，说你证得这个菩提心，是从「和合」生起的。「和合」，就是两种东西融合到一起。

Q2别为破斥（分二）
R1破和　R2破合
今R1

则汝今者妙净见精，为与明和？为与暗和？为与通和？为与塞和？若明和者，且汝观明，当明现前，何处杂见？见相可辨，杂何形像？若非见者，云何见明？若即见者，云何见见？必见圆满，何处和明？若明圆满，不合见和。见必异明，杂则失彼性明名字；杂失明性，和明非义。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

现在佛又设了一个问答来问阿难。则汝今者妙净见精：那麽现在你这一个既微妙而清净的见精，为与明和？为与暗和？为与通和？为与塞和：你这个见精是和「明」和到一起呢？是和「暗」和到一起呢？还是和这个「通」、「塞」和到一起呢？和哪一种相和呢？

若明和者，且汝观明，当明现前，何处杂见：假设你说这个见精和「明」相和了，那麽就在你观「明」，这个明的情形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在这个「明」的里边，何处和这个「见」相杂了

呢？哪一个角落、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分，是这个「见」呢？你给我指出来！

见相可辨，杂何形像：你这个「见」的形象如果能辨别、认识出来，那麽你这个「见」和这个「明」杂到一起，究竟它是个什麽样子，什麽相貌啊？有什麽表现啊？好像这个红的和白色的杂到一起，那就变成也不是红的，也不是白的了。

若非见者，云何见明：假设你说「见」不与「明」和，你看见的这个「明」，不是个「见」，你又是怎麽样看见这个「明」的？若即见者，云何见见：你若说这个「明」，就是个「见」，你又怎麽看见你这个「见」呢？你看见你这个「见」的时候，是怎麽样看见的？这个道理，阿难又是懵头转向的。

必见圆满，何处和明：你一定认为你这个「见」是圆满无缺，无欠无余的，那麽你又怎麽能搀杂上这个「明」呢？因为你这个见既然没有缺陷，无欠无余，你怎麽能搀上这个明呢？夹杂不了这个明啊！若明圆满，不合见和：假设你要说这个「见」不圆满，「明」是个圆满的；那麽明既然是圆满的，又怎麽夹杂上这个见呢？它不应该和见相和了！为什麽？因为这个明圆满，也是无欠无余的，也是搀不进去旁的东西，所以你也不应该和这个见相和的。

见必异明，杂则失彼性明名字：你若说，这个「见」和「明」是两样的、不同的，那麽你把它们夹杂到一起，就会失去它们本来「见性」和「明」的名字。杂失明性，和明非义：你若有所夹杂，就失去这个「见性」和「明」的本性了。所以我说：你这个「见」和这个「明」相和合，没有这个道理的！这是不合理的一个看法。

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这个「明」和「见」既然不能相合，其他的「暗」、「通」，和「塞」，也像这个道理一样，也是不能相和合的。你怎麽可以说，证菩提心是和合而起的呢？这是一种错觉，是错误的！

阿难以前迷惑这个「见」是一种因缘，佛给他破了；他又跑到和合上边，以为「见」是和合的。所以佛一步一步地把这个迷给他破了，可是现在他又跑到那个迷上，总找不着真正的道路。

所以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有的人就生了一种狂妄的心，说是：「啊，我就是佛嘛！人人都是佛嘛！」他就不知道人人也都是魔鬼，但他不说人人都是魔鬼！

说「人人都是佛」，你现在成了佛没有？佛有「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佛有「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这三身，你有几个身？佛有「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这四种的智慧，你有多少智慧？佛有「佛眼、法眼、天眼、慧眼、肉眼」这五眼，你有几个眼？你一个眼睛也还没有睁开呢！就说：「喔，我是佛了！」你是个什麽佛啊？佛都要有个名字，你这个佛的名字叫什麽佛？连个名字都没有，那叫什麽佛？没有没名字的佛！

所以有这种狂妄的人就说：「喔，我就是佛！Everybody is Buddha.（人人都是佛）」不错，人人都是佛！但是你要行持佛法，照着佛法去修行；然後你要雪山坐六年，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悟道，这是释迦牟尼佛成佛的经过。而你一天到晚，欢喜喝酒就跑那儿喝点酒，欢喜抽菸就抽一点菸，欢喜去看电影就看电影，欢喜去跳舞就去跳舞；然後回到家里，陪着太太在床上。这就成了佛了？哈，太容易了！

你看看佛，经过多少困苦艰难才成的佛。你就一天到晚坐到自己的床上，坐在自己的家里，不要说雪山六年，连六天你也没坐过啊！就算你坐那儿，就那麽如如不动，你能坐六天，我也算你是个佛；可是甚至於连六个钟头，你都没有坐呢！就说自己成佛了，这简直的！你说，这是不是颠倒啊？阿难颠倒，这比阿难更颠倒！所以我骂这种人是「魔王」，你们以後见着这种人，也可以叫他「魔王」！

R2破合

复次阿难！又汝今者妙净见精，为与明合？为与暗合？为与通合？为与塞合？若明合者，至於暗时，明相已灭；此见即不与诸暗合，云何见暗？若见暗时，不与暗合，与明合者，应非见明；既不见明，云何明合？了明非暗。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

这个「合」字和前边那个「和」字不同。前边那个「和」，是两种东西搀和到一起了。这个「合」，就好像一个圆器上面盖上个盖，这麽合起来，它就是一个了。

复次阿难：我再给你讲一个道理。又汝今者妙净见精，为与明合？为与暗合？为与通合？为与塞合：又者，现在你微妙而清净的这个「见精」的体，是和这个「明」合成一个呢？还是和这个「暗」相合到一起呢？还是和这个「通」合到一起？或者和这个「塞」合成一个呢？

若明合者，至於暗时，明相已灭：假如你说这个「见」和「明相」相合成一个了，那麽到暗的时候，那个「明相」已经没有了。此见即不与诸暗合，云何见暗：那麽这个「见」，既然和这个「暗」不相合，为什麽它又能见着暗呢？

若见暗时，不与暗合，与明合者，应非见明：假设你说见「暗」的时候，虽然见着暗，但是它和这个「暗」不合的；那麽你若是说它与「明」合的话，也应该不会见着「明」了。既不见明，云何明合？了明非暗：既然看不见这个「明」了，它又怎麽能和这个「明」相合呢？所以你明了这个「明」，那麽就不是「暗」了。那你说它究竟是和「明」合、是和「暗」合呢？

那麽说出这一个「明相」来，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至於那个「暗」，和这个「通」、「塞」，也和「明」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你说究竟它和谁合呢？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见」，你也不能说它和任何的相相合，也不能说它不相合。根本这个「明、暗」是有生灭的，而这个「见性」是没有生灭的。没有生灭的，就和这个有生灭的不会相合的。阿难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如来就大慈方便，说出种种的比喻，来开示阿难。

P2破非和合（分二）

Q1承示转惑　Q2别为破斥

今Q1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我思惟，此妙觉元，与诸缘尘，及心念虑，非和合耶？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我思惟：阿难听见佛这样一讲，他又生了疑惑了，又思惟起来！所以对佛又说了，世尊！像我这麽思惟。此妙觉元，与诸缘尘，及心念虑，非和合耶：这个妙觉元——就是这个见性，和有因缘的这种尘劳，和这个心的念虑，这种种的情形，不是互相和合吗？这「耶」字，就是不决定词。

以前他所说的话都很决定的，说这是自然哪、因缘哪，又是种种道理，这讲得都很决定的。因为都被释迦牟尼佛给破了，把他这个理论批得不成立了。所以现在他也学得有点滑头，说话不说决定的口气了。「耶」是个询问辞，说这个「不是和合吗？」问问佛究竟这个道理是这样子？或者不是这样子？

Q2别为破斥（分二）

R1破非和　R2破非合

今R1

佛言：汝今又言，觉非和合。吾复问汝！此妙见精非和合者，为非明和？为非暗和？为非通和？为非塞和？若非明和，则见与明，必有边畔。汝且谛观：何处是明？何处是见？在见在明，自何为畔？阿难！若明际中，必无见者，则不相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畔云何成？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

见性是个不生灭的，阿难就硬想用这个不生灭的，来比这个生灭的「明、暗、通、塞」，来比「因缘」这种缘尘、心念，他总想要往这个上相合。现在他又自己想：或者不是和合的吗？所以佛言：佛就告诉他了。汝今又言，觉非和合。吾复问汝：以前你说这个「见觉」是和合，你现在又说这个见觉这种见精，不和合了。我现在再问问你！

此妙见精非和合者，为非明和？为非暗和？为非通和？为非塞和：这种微妙而没有生灭的这种见精，你说它不是和合；是它不与「明」和啊？还是不与「暗」和呢？它不和这个「通」和？还是不和这个「塞」相和呢？

若非明和，则见与明，必有边畔：假设你说它不和这个「明相」搀和的话，则你这个「见精」，和这个「明的相」，一定有个边际。「边畔」，就是界限。什麽是你「见」的边际？什麽是那个「明相」的边际呢？你若说这个「见」不和「明」和，你找一找它们中间的界限，有什麽目标来分开这个界限？

汝且谛观：何处是明？何处是见？在见在明，自何为畔：你现在好好观察观察：哪个地方是「明」的边际？哪个地方是「见」的边际？在这个「见」和「明」，以什麽地方分开它们两个的边际？你讲啊！这个见和明，在什麽地方分开呢？

阿难！若明际中，必无见者，则不相及：「不相及」，就是两个不会碰到一起。要是在这个「明相」的里边，没有「见精」的话，那麽「明」是「明」，「见」是「见」，这两个根本就不会碰到一起的。自不知其明相所在，畔云何成：既然两个不能碰到一起，它自然就不知道这个「明的相」在什麽地方；连它的相都不知道在什麽地方，这个边畔又怎麽能成就呢？

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这个道理是这样子，那麽那个「暗」，和「通」、「塞」的道理也是一个样的！那麽现在你来分际，你说它们不和，在什麽地方是它们两个不和的边界？你讲啊！

R2破非合

又妙见精非和合者，为非明合？为非暗合？为非通合？为非塞合？若非明合，则见与明，性相乖角；如耳与明，了不相触。见且不知明相所在，云何甄明，合非合理？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

前边讲是那个「和」，现在又讲这个「合」。又妙见精，非和合者，为非明合？为非暗合？为非通合？为非塞合：这种微妙的「见精」，你说它是不和合的话，是它不和这个「明」合在一起啊？还是不和这个「暗」合在一起？又或者它不和这个「通」合在一起呢？或者不和这个「塞」合到一起？

若非明合，则见与明，性相乖角；如耳与明，了不相触：「乖」，就是乖舛、错了；「角」，就互相对立着。假设它不和这个「明相」相合的话，那麽这个「见」和「明相」就对立而不相

容了；就好像耳朵的「闻性」和这个「明」，是完全不相接触的。所以你若把眼睛摀上，用耳朵去听，你就不知道是明、是暗了！耳朵是不能分别明暗的。

见且不知明相所在，云何甄明，合非合理：你这个「见」，尚且不知道这个「明相」所在；因为它不相合的，它就不会知道这个「明相」在什麽地方。那它怎麽能分别出来和这个「明」，是合、或者不相合这个道理呢？既然不知道，就更谈不上合、不合了！彼暗与通，及诸群塞，亦复如是：这个「暗」和「通」、「塞」这个道理，也是和「明」合、不合的道理，是一样的。

——第三册终
大佛顶首楞严经浅释（四）
上宣下化老和尚讲述
会通四科?圆彰七大
◎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讲述於
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K2会通四科即性常住（分二）
L1总标即妄即真　L2别明即妄即真　L1分二
M1明幻化相即真　M2会四科法即真
今M1

阿难！汝犹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

阿难！汝犹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你还没有明白吗？所有一切一切外边这种像浮尘一样的幻化相，都是在这个地方出生，随处又灭尽了；它由虚幻而生，也虚幻而灭。「幻」，就是虚幻不实在；「化」，就是自有化无，自无化有，忽然间又有了，忽然又没有了。「幻化相」，就是一些个不实在的东西，你看像实有的，实际上这都是幻化的。

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这个幻妄的种种名相，它本来那根源从什麽地方生出来的呢？就是由这个妙觉明体，也就是从我们这个真心里生出来的。因为由真起妄，就有了「见分」和「相分」。你有了见分，就可以看见一切的东西；相分，外边就有一些个形相。所以这见分、相分，都是从妙觉明体常住真心那个性净明体里边生出来的，不是从旁的地方来的。
M2会四科法即真

如是乃至五阴六入，从十二处至十八界，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名灭。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

如是乃至五阴六入，从十二处至十八界，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名灭：我怎麽说幻化相由这个幻妄所生的呢？像我所说这个道理，乃至於五阴、六入，从十二处到十八界，都是因为有种种色法、心法，这二法和合，由虚妄而有这个「生」；因缘不和合、别离了，这种虚妄，就叫「灭」了！这是生灭性。

「乃至」，是超略词，表示中间经过一些个阶段。「五阴」，是色、受、想、行、识。「六入」，是眼、耳、鼻、舌、身、意，又叫六根。「十二处」，就是六根再加上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十八界」，就是六根、六尘这根尘相对，中间生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六识，这叫十八界——有十八个界限。

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可是你不知道，一切生灭法的去来，本来都是如来本觉的藏性，那个无去无来、非迷非悟、不生不灭、遍一切处的妙真如性。「常住」，就是本无去来。「妙明」，就是它也不是属於迷，也不是属於悟，所以叫妙明。本不生灭，这叫「不动」。遍一切处，这叫「周圆」。这个妙真如性，都在如来藏里头含藏着，它具足「常住、妙明、不动、周圆」这四种德性。

性真常中，求於去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性真常」，就是常住真心性净明体这个「妙真如性」，也就是这个「不动、周圆」，所以叫「常」。你若在如来藏妙真如性里头，明白这个真理了，你再要找这个「去、来」、「迷、悟」和「生、死」，就什麽都没有了。因为你不明白的时候，就有去来、有迷悟、有生死。你若明白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你认识自己的本心了，这一切虚妄的生灭就都停止了；所以再找这个去来、迷悟和生死这种的相，你找不着了！
L2别明即妄即真（分四）
M1会五阴即藏性　M2会六入即藏性
M3会十二处即藏性　M4会十八界即藏性　M1分二
N1总徵　N2别释
今N1
阿难！云何五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阿难！云何五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阿难哪！为什麽我说「色、受、想、行、识」这五阴的来源，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呢？我告诉你！

N2别释（分五）
O1色阴　O2受阴　O3想阴　O4行阴　O5识阴　O1分三
P1举喻合法　P2就喻详辨　P3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晴明空，唯一晴虚，迥无所有。其人无故，不动目睛，瞪以发劳。则於虚空，别见狂华，复有一切狂乱非相。色阴当知，亦复如是。

阿难！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晴明空，唯一晴虚，迥无所有：好像有人——这不是目有赤眚那个人，用他没有毛病的眼睛看这万里晴空，就只有一个没有云彩的虚空，没有旁的，它「迥无所有」，什麽都没有！「迥」，就是迥然，没有东西那个样子；在这虚空里什麽都没有，如来藏也就是这个样子！在如来藏里头，你真明白了，什麽都没有；那也就像万里晴空，万里无云。你看虚空，就是一个虚空，迥然没有一物。六祖大师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就是如来藏这个境界。

其人无故，不动目睛，瞪以发劳：「其人」，即是前边所说那一个人。他以清净目来看虚空，虚空是什麽也没有的，只有一个虚空。现在这个人无缘无故的，他眼睛不动弹，就这麽睁眼直视，往前看这个虚空；看久了，他也就生出一种疲倦来了——这叫「发劳」。「瞪」，就是睁着眼睛直视，眼睛不动弹。

则於虚空，别见狂华：他看着时间久了，这虚空就看出东西来；他在这个虚空里见着很多的华——狂华。什麽叫「狂华」呢？狂华就是不实在的。为什麽有狂华呢？就因为他看的时间久了，瞪以发劳，所以就有种种的狂华出现。

复有一切狂乱非相：不单有狂华，而且有很多很多没有见过的这种东西，五颜六色。「狂乱非相」，这在虚空里头现出种种的形象，都是似是而非的。或者单单见着一个畜生的头有人的身体，或者见着人的头有畜生的身体。在这虚空里头，见着很多不合乎理的种种形象，根本就没有见过的。为什麽有这一些不合理的形象呢？都因为「瞪以发劳」，由於眼睛看虚空看得疲倦了，於是就发花了，就看见种种的狂华，及这种狂乱的非相。那麽，这种情形，就是这个色阴的道理。

色阴当知，亦复如是：所以这个「色阴」，你应该知道，它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看见世界上这一切有形象、有形质的东西，都认为是实有的；实际上，也就等於这个瞪以发劳，在虚空里见着狂华，是一样的道理。
P2就喻详辨
阿难！是诸狂华，非从空来，非从目出。

如是阿难！若空来者，既从空来，还从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虚空。空若非空，自不容其华相起灭；如阿难体，不容阿难。

若目出者，既从目出，还从目入；即此华性，从目出故，当合有见。若有见者，去既华空，旋合见眼；若无见者，出既翳空，旋当翳眼。又见华时，目应无翳，云何晴空，号清净眼？
【编按】：「清净眼」亦有经本作「清明眼」

阿难：你要知道，这个色阴的来源，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阿难！是诸狂华，非从空来，非从目出：这一切的狂华和那狂乱的非相，不是从空里边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眼目里边生出来的。

如是阿难：像前边我所说这个道理，阿难！你要知道！若空来者，既从空来，还从空入：如果说这个华和狂乱非相，是从空里边生出来的话，那麽它回去的时候，还要回到虚空里去。若有出入，即非虚空：若是这个狂华从虚空里头能生出来，又能回到虚空里头去，虚空怎麽叫「虚空」呢？虚空里边什麽东西都没有的，若有出、有入，就是虚空里边还有东西，那就不能算一个虚空了！

空若非空，自不容其华相起灭：这虚空假设不是虚空的话，那华相也没有地方生出来，也没有地方再灭回去。好像什麽呢？如阿难体，不容阿难：就好像阿难你这个身体，你不能说再有一个阿难到你身体里边来。虚空里边没有东西，所以这个华不是从虚空里来的；也就好像你阿难是一个身体，不会再有什麽东西可以进到你这个身体里边，你是不能容纳外边的东西的。

若目出者，既从目出，还从目入：假设你说这个狂华是从眼目中生出来的，既然从目可以出得来，就还要能回到眼睛里去。即此华性，从目出故，当合有见：那就这个华的性质来讲，因为它从眼睛出来的缘故，它应该有一个见性。

若有见者，去既华空，旋合见眼：假设这个空华有见性的话，华出去了，这眼睛里就没有华了；华再回来的时候，这华就应该看见眼睛。若无见者，出既翳空，旋当翳眼：那麽假设狂华是不能见的话，这华出去的时候，它障碍虚空；华若回来的时候，它应该障碍这个眼睛。因为你眼睛里什麽都放不下去的，如果这空华再回到你眼睛里来，你那眼睛往什麽地方放它呢？

又见华时，目应无翳，云何晴空，号清净眼：又者，你见到华的时候，华已经离开眼睛，你眼睛应该没有翳子，没有一种障碍物；那为什麽看到晴空，才叫「清净眼」这个名字呢？这个「

清净眼」，可以有两个解法：也可以说这个晴空是清净眼；也可以说自己的眼睛是个清净眼，因为没有翳子。
P3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色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色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因为这个，所以你就应该知道，这个色阴本来是虚妄的，也不是由因缘而有的，也不是一种自然性。那麽也非因缘，也非自然性，究竟是什麽性呢？是如来藏那个妙真如性。
O2受阴（分三）
P1举喻合法　P2就喻详辨　P3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譬如有人，手足宴安，百骸调适，忽如忘生，性无违顺。其人无故，以二手掌，於空相摩。於二手中，妄生涩滑，冷热诸相。受阴当知，亦复如是。

阿难！譬如有人，手足宴安，百骸调适：比方有这麽一个人，他没有什麽事情做，觉得很舒服的。「宴安」，就是没有什麽事情做。人整个的身体，叫「百骸」。「调适」，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自然的。忽如忘生，性无违顺：忽然间，他好像把他自己的身和生命都忘了；他这种的性，没有「违顺」，「违」是苦的境界，「顺」是乐的境界，也就是没有一种苦乐的境界了。

其人无故，以二手掌，於空相摩：这个人，也是无缘无故的，用两个手掌在空中相摩。於二手中，妄生涩滑，冷热诸相：「涩」就是粗，「滑」就是细。这种触觉，有的觉得好粗，有的觉得好滑腻，好像有一种油腻的油气。有的人手很粗，有的人手很绵软，绵软就是滑腻。「冷」，或者搓的时候觉得手有一种冷相；有的时候，又觉有一种「热」相，我们搓时间久了它就热了。这个，都是属於一种受阴，受阴就是在你心里边有一种感觉。那麽这个「妄生」，就是虚妄生出这种的涩滑和冷热这些个情形。受阴当知，亦复如是：这个受阴，你应该知道，它也是这样子。
P2就喻详辨
阿难！是诸幻触，不从空来，不从掌出。
如是阿难！若空来者，既能触掌，何不触身？不应虚空选择来触。

若从掌出，应非待合。又掌出故，合则掌知；离则触入，臂腕骨髓，应亦觉知入时踪迹。必有觉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身中往来，何待合知，要名为触？

阿难！是诸幻触，不从空来，不从掌出：阿难！这些个虚妄不实在的触觉，不是从空里边生出来的，也不是从掌里边出来的。

如是阿难！若空来者，既能触掌，何不触身？这个触觉要是从空里边来的话，既然这个「受」能和这个掌相接触了，为什麽它不和身相接触呢？不应虚空选择来触：虚空本来是没有知觉的，它不应该有一种知觉，而选择就是来触这个掌，不来触身，它不应该有这种的思想的。所以这个触觉也不是从空里来的，也不是从掌里生出来的。

若从掌出，应非待合：这种滑、涩、冷、热的感觉，若从这个掌生出来的，应该不必等两个掌合到一起，它才有感觉。

又掌出故，合则掌知：又有一个道理，触觉如果是从掌里出来的话；你合掌的时候，这个掌就会知道。离则触入，臂腕骨髓，应亦觉知入时踪迹：那麽不合掌时，这个触觉就应该回来；它经过手、胳臂、手腕子和骨髓，自己应该也有所感觉，知道它是从什麽地方经过的。怎麽它回到身体里边，也不知道这种踪迹是什麽？也不知道是滑、是涩，也不知道冷和热了呢？为什麽不知道了呢？必有觉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身中往来：若一定在心里知道──这一种的触觉什麽时候出去、什麽时候回来，那自然应该有一个「物」在身中，或者往、或者来。何待合知，要名为触：怎麽要等到合起掌来，才知道有触觉，而在这个时候才给它起名叫「触」呢？
P3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受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受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所以你应当知道：这个受阴也是个虚妄的，本来不是因缘，本来也不是一种自然生出来的。
O3想阴（分三）
P1举喻合法　P2就喻详辨　P3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譬如有人，谈说酢梅，口中水出；思蹋悬崖，足心酸涩。想阴当知，亦复如是。

阿难！我现在再给你讲这个想阴，想阴的来源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譬如有人，谈说酢梅，口中水出：好像有一个人，你一讲酸梅这个滋味的时候，口里头就会有水出。思蹋悬崖，足心酸涩：就这麽想自己站到悬崖边，两个脚心就会发软、发酸的，觉得好不舒服那个样子。「蹋」，也就是「踏」。「悬崖」，就是很高的山，它一边不连山坡，好像悬在空中似的，底下很深很深的。你不要说设身处地到那个悬崖上面去，你就现在这麽一想，脚心里边就会发生这种酸涩的感觉。这由什麽生出来呢？就由这个想阴生出来。

本来你没有吃酸梅，一讲起酸梅，说：「啊，这酸梅好酸的！」这口里就有水出了。中国有这麽几句话，说：「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画这麽一个饼，不能充饥的；但是望梅，可就能止渴。你人要是口非常渴，你就想：喔，前边有很多酸梅的树！一想这酸梅的树，即刻就不会渴了。那麽望梅为什麽止渴呢？就因为这是想阴生出来的这种感觉。

曹操是中国三国时代和关公同时的人，他是最奸的。他带着百万大兵出征，偏偏迷路了，也不知道到什麽地方了。军队没有水喝，也没有饭吃，人都好像有病，不能走路，都要渴死了。那时，曹操就下命令说：「我们大家不要休息！前边有一片梅树林，我们到那个地方，大家去吃一点梅子去！」他这一讲「梅」的时候，这些个将士口里就都生出水来，统统都不渴了。於是乎又往前赶路，就找这个梅林，结果也没有梅林。他不过一讲这个梅，大家就都不渴了，口里都生出水来了。

讲这个「画饼不能充饥」，我想起来中国人的一段故事。什麽故事呢？不单中国人，我相信每一个国家都有这种人，这叫「孤寒种」──就言其这个人，无论什麽东西，都舍不得。

那麽舍不得，这个人想给人送礼，就说：「什麽时候是你的生日啊？我给你送个礼物。送多少钱呢？一块钱！」那个人也是个孤寒种，说：「喔，那我谢谢你了！等你生日的时候，我也送礼物给你，我要还礼！」「你送什麽东西给我啊？」「我送一个饼给你！」於是拿起笔来，就在纸上画一个饼，说：「我就送你这个礼物！」另外一个孤寒种就说：「欸，你这还是麻烦！如果你生日的时候，我给你送一个大饼，多大的？有这麽大！我现在这麽一比，已经算送给你了！我也不必画了！」

你看！第一个人孤寒，就舍一块钱；第二个人更孤寒，一块钱也舍不得，就画个饼；最後那个孤寒种，还认为第二个不够孤寒，说我这麽一比，就算是送给你生日饼了。方才我说「画饼不能充饥」，就想起这三个孤寒人互相竞争，看看究竟谁孤寒？结果这一比，最後这个考第一名。

想阴当知，亦复如是：这个想阴，你应当知道，也是像这个样子！

P2就喻详辨

阿难！如是酢说，不从梅生，非从口入。

如是阿难！若梅生者，梅合自谈，何待人说？

若从口入，自合口闻，何须待耳？若独耳闻，此水何不耳中而出？思蹋悬崖，与说相类。

阿难！如是酢说，不从梅生，非从口入：「酢说」，就是说酸梅的那个味道。阿难！你要知道，这种一说酸的味道，口里就有水出；这不是从梅生出来的，也不是从口里生出来的，而是因为有一种想阴的作用。

如是阿难！若梅生者，梅合自谈，何待人说：像前边我所说这样的情形，阿难！假设这个水是由梅生出来的，这个梅应该它自己会说，何必还要等待人来说，口里才有口水出呢？可是这个梅自己没有说。若从口入，自合口闻，何须待耳：若说口水是因为口，而有这口水；那麽，应该由这个口来听见人说梅，何必要等待着耳朵去听，才有口水呢？口它听就得了嘛！若独耳闻，此水何不耳中而出：假设这个闻性单单耳朵有，耳朵和口没有连带关系的话，这个水为什麽不从耳朵出来啊？它是耳朵听见人讲这酸梅的啊！你听听，有没有这个道理呢？

思蹋悬崖，与说相类：那麽你想像自己站到万丈悬崖上边，你那个腿就软了，脚心就发酸了。林叔明医生！你说有没有这个情形？（答：「有！」）你是做医生的，你应该知道，他怎麽这样子脚就会发酸了呢？你不要说设身处地，站在悬崖那儿去，你就这麽样一想：「啊，我现在站在万丈悬崖这个地方，一不小心，就会跌下去！」这时候，这个脚心就发酸软了，腿也软了；你说这是一种什麽道理呢？这一般人叫敏感，怎麽他就会有了敏感呢？这敏感从什麽地方来的呢？若追究它那个来源，这想足蹋悬崖，和那个说酸梅口就有水出，道理是一样的，都是由想阴而成的。

P3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想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因为这个，所以你应该知道，阿难！想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想」这种阴是虚妄的，虚妄而生，虚妄而灭。那麽这个虚妄而生，又从什麽地方生出来的呢？这是从如来藏妙真如性里边生出来的；由真起妄，才有这些个虚妄。好像你只讲一讲梅，口里就有水出；你只是想一想「站在万丈悬崖的上边」，脚心就酸软了。这个道理，怎麽来的呢？这从虚妄那儿来的。虚妄又从什麽地方来？就从如来藏妙真如性那儿来。所以这也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

O4 行阴（分三）

P1举喻合法　P2就喻详辨　P3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譬如暴流，波浪相续，前际後际，不相踰越。行阴当知，亦复如是。

上边所讲的是「想阴」，那麽这一段文，就是说「行阴」。

阿难！譬如暴流，波浪相续：「暴流」，就是水流最急那个地方的水。打个比方，行阴就好像暴流似的，它的波浪互相连接，前边那个浪往前跑，後边那个浪在後边追；再後边那个浪，又追前边那个浪。左一个浪，右一个浪，你看是没有人管理，但是它很均匀，那些浪都是那麽大

；有的大的浪，那也是其中的浪太多，力量太强了，才积成大浪。这个浪，就好像我们人心里这个行阴一样；在八识里边，前念灭、後念生，前念灭、後念生，这个念生、念灭，就好像水里波浪一样的相续，这个浪接着那个浪，那个浪又接着那个浪。我们人这个心念，念念不已，也这麼相续。

前际後际，不相踰越：前边那个浪和後边那个浪，走得都很均匀的；後边那个浪，就不会跑到前边那个浪的前边去。人这个起念也是，你後边那个念头，就不会跑到前边那个心念那儿去。所以这互相都行得很有规律的，一点都不错乱，这叫「不相踰越」，就是很有次第的，很有纪律的，它不乱跑。这个浪，你看它是没有什麼分开界限；实际一个浪、一个浪，很次第而进，所以相续不断。

行阴当知，亦复如是：在五阴之中的这个「行阴」，你应该知道，也和暴流波浪相续的道理是一样的。在我们心里边，念虑这个波浪，也相续不息；所以令我们人也由少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死。

P2就喻详辨

阿难！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离空水。

如是阿难！若因空生，则诸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世界自然俱受沦溺。

若因水有，则此暴流，性应非水。有所有相，今应现在。

若即水性，则澄清时，应非水体。

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

阿难！你要知道这种的道理，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像这种的暴流的性质，流得这麼样子湍急，这麼样子快，这不是因为「空」而有这个暴流；虽然这个波浪是在水里边，可也不是因为水而有这个波浪。亦非水性，非离空水：起这个波浪，也不是水的本性；但是它又没离开这个空和水。那麼究竟它从什麼地方来的呢？

如是阿难：阿难！我再给你解释解释，为什麼我说它不是从空生出来的波浪暴流呢，我告诉你！若因空生，则诸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假设因为空而生出这个暴流；那不单我们这一个世界，所有的十方世界都有虚空，那麼这十方世界没有穷尽那麼多的虚空，这个暴流也一定多的不得了。既然暴流多的不得了，世界自然俱受沦溺：这所有的世界，自自然然地就受这种的沦溺，就都淹没了！那人怎麼样活着呢？东西怎麼样在里头生存呢？都会淹死的。

若因水有，则此暴流，性应非水：假设你说因为水而有这种暴流，那麼这暴流本来那个体性，应该不是水。有所有相，今应现在：这里边分出「能有」这个暴流的水和「所有」这个暴流的相，它们也都应该有个标准，有个一定的形象存在。可是现在这个暴流，它根本没有什麼确实的形象。

若即水性，则澄清时，应非水体：你若一定说这个暴流就是水性，那没有波浪的时候，水也应该没有的。因为你说暴流这个波浪，是水有的嘛，那麼波浪没有了，水的本体也应该没有了。

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假设你说这个暴流离开空和水，那空可没有个外边可去，在水外边也没有流水可以叫做「水」。

所以你若说离开这个水，又是不对的；你说不离开，也是不对，究竟你说这是怎麼回事呢？阿难！这个都不是水和空所有的，它的来源都是从如来藏妙真如性那儿来的。

P3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行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因为你以前讲因缘、讲自然，现在你应该知道，行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种行阴好比暴流，它是一种虚妄不实在的，这也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性。行阴的来源，也是由如来藏那儿来的；不过一念的无明生出来了，就迷真逐妄，把真的忘了，尽跟着假的跑了，所以造成世界上种种虚妄的形象。

O5 识阴（分三）

P1举喻合法　P2就喻详辨　P3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譬如有人，取频伽瓶，塞其两孔，满中擎空，千里远行，用饷他国。识阴当知，亦复如是。

上边讲「色、受、想、行」，现在讲「识阴」了。什麼叫「识」呢？又怎麼叫「行」呢？怎麼叫「想」呢？现在把它总起来讲。

「色阴」：色，就是有形色的、有质碍的东西。所以瞪目看虚空，有一种狂华；这狂华虽然是虚妄的，但是也有一个形色。

「受阴」：受，就以「领纳」为义，就自己领受、接受。如前边所说，用两手这麼互相一摩，就生出来滑、涩和冷、热的感觉。

「想阴」：想，就是「妄想」，只凭这个想像。好像你耳朵听见有人讲梅，你一想，这口里就

出水了，这由想阴所成。

「行阴」：行，就是以「迁流」为义，它就是不停的。所以我们人由少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死；念念生灭，念念不停，这是一种行阴。

「识阴」：识，以「了别」为义，就是有所分别、有所思虑、有所攀缘。好像阿难以前不会用功，不修定力，贪图多闻，这都是一种攀缘心。以攀缘心来用事，所以不是真实的。识阴是什麽样子呢？

阿难！譬如有人，取频伽瓶：比方说有这麽一个人，他拿一个频伽瓶。「频伽」是印度话，翻到中文叫「妙声鸟」。这种妙声鸟的声音非常美妙，牠在蛋里边就会叫，那个声音就超过众鸟，所以人人都欢喜听这种鸟的声音。这个频伽瓶，就是做一个瓶子，好像这种鸟的样子，它有两个孔。塞其两孔，满中擎空：这个人把频伽瓶这两孔都塞住，在这个瓶里边装满一瓶子虚空。把虚空装到瓶子里去，你说他怎麽装的？佛这样讲，佛一定有办法装的。

千里远行，用饷他国：他把当地的土产「虚空」带着，把这个虚空当礼物，送给其他的国家。「饷」，就是赠送的意思。他或者是坐车，或者是坐飞机，或者是坐轮船，或者是行路，到一千里路远的地方去送礼。你说有没有这个道理？那时候没有飞机，大约都是搭船或者是行路。你说，现在有私家车，走一千里路不算一回事；那个时候要是走一千里路，那真是两只脚都会走出泡来！

识阴当知，亦复如是：这个「识阴」——这个分别心，阿难！你应该知道，这就和你装了虚空，走了一千里送给人，一样的道理！

P2就喻详辨

阿难！如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入。

如是阿难！若彼方来，则本瓶中既贮空去，於本瓶地应少虚空。

若此方入，开孔倒瓶，应见空出。

阿难！你要知道，这个人用虚空去送礼，可是虚空，是不是有「此地的虚空」和「彼处的虚空」？虚空有两样吗？这本来没有分别，虚空都是一样的。你在这个地方装了一瓶子虚空，送到一千里地以外一个国家去；你把这虚空倒出来，和那个地方的虚空合到一起，你说这有什麽分别呢？

如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入：像这样的虚空，也不是从远方来的，也不是从这个地方入的。虚空本来没有去、没有来，你就装到瓶子里，再放到什麽地方去，也是一样的。

如是阿难：我怎麽说这个虚空不是从旁的地方来的，也不是从这个地方去的呢？虚空没有来去。阿难！像这个道理，你要知道若彼方来，则本瓶中既贮空去，於本瓶地应少虚空：虚空要是从彼方来的话，那麽原来的频伽瓶里边，既然已装了一瓶子虚空到那个地方，那麽在本来用瓶子装虚空的这个地方，应该少了一瓶子虚空。可是你看这个地方的虚空少了没少呢？那个地方的虚空又多了没多呢？所以，这是一种没有事情来找事情干！这个「识」也是这样子，没有事情，它分别东、分别西，分别很多的事情，也都和这个用瓶子装上虚空向其他国家送礼去一样的道理。

若此方入，开孔倒瓶，应见空出：假设虚空有出入的话，你若从这一方装了一瓶子虚空，拿到那一方去。打开这两个瓶孔，往外倒虚空的时候，应该看见这虚空怎麽样出来的。可是没有的，你若能看见虚空，那就不是虚空了！所以虚空你不能把它移动，不能把这个地方的虚空，搬到那个地方去。

P3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识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识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因为这个，所以阿难你应该知道：这个识阴也是虚妄的，不是因为因缘而有这个识，也不是因为自然而有这个识。它发源在如来藏里边这个妙真如性，这是它一个根本的地方！

——原卷二终

M2会六入即藏性（分二）

N1总徵　N2别释

今N1

复次阿难！云何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前边所讲的是「五阴」。五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种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表现。

复次阿难：现在佛又叫：阿难！云何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怎麽说这六入——眼、耳、鼻、舌、身、意，本来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呢？下边分别解释为什麽六入是如来藏性。

N2别释（分六）

O1眼入　O2耳入　O3鼻入　O4舌入　O5身入　O6　意入　O1分四

P1举例显妄　P2辨妄无体　P3无所从来　P4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即彼目睛，瞪发劳者，兼目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

阿难：佛叫，阿难哪！即彼目睛，瞪发劳者，兼目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目睛」，是眼目。就拿这个眼睛瞪着虚空，久而久之就生出一种疲劳的例子来说，兼全「目」和「劳」这两种的表现，都是不离开菩提，只是在真性菩提里边生出一种劳相来。

P2辨妄无体

因於明暗二种妄尘，发见居中，吸此尘象，名为见性。此见离彼明暗二尘，毕竟无体。

为什麽我说这是菩提真性里头的瞪发劳相呢？阿难！你要知道，因於明暗二种妄尘，发见居中：因为藉着明、暗这两种虚妄的前尘境界，在这虚妄的境界中，就发生一个见了。

吸此尘象，名为见性：这个见，吸收前尘的种种形象，就叫做「见的体性」。这个见性，只是一个看见的体性，不是我们禅宗讲「明心见性」的见性。明心见性，就是「明自本心，见自本性」，就是见着自己本有的佛性了。

此见离彼明暗二尘，毕竟无体：这个见性，离开那明的尘和暗的尘，它毕竟没有一种实体，没有实在的东西。

P3无所从来

如是阿难！当知是见，非明暗来，非於根出，不於空生。

何以故？若从明来，暗即随灭，应非见暗；若从暗来，明即随灭，应无见明。

若从根生，必无明暗；如是见精，本无自性。

若於空出，前瞩尘象，归当见根；又空自观，何关汝入？

如是阿难：像这个道理一样，阿难哪！当知是见，非明暗来，非於根出，不於空生：你应该知道，这个见性的见，不是从明暗来的，也不是从眼根生出来的，也不是在空里边生出来的。

何以故：什麽缘故呢？若从明来，暗即随灭，应非见暗：假设见性是从明这个尘来的，这个暗就灭了，那麽就不应该再看见暗的东西。若从暗来，明即随灭，应无见明：假设见性是从暗那种尘生出来的，那麽明就跟着没有了，应该也见不着明的景象了！因为明暗这两尘是不能并立的，明来则暗去，暗来则明去。所以见性也不是从明来，也不是从暗来。

若从根生，必无明暗；如是见精，本无自性：你若说见性是从眼根生出来的，因为这个，也不会有明和暗这两种尘相。你若像这样子说法，这个见精，它也没有一个自己的体性。所以这个见也不是从眼根生出来的。

若於空出，前瞩尘象，归当见根：如果你说这个见精，是从空里边生出来的。向前边，它能看见尘相；那麽这个见若回来的时候，也应该看见自己的眼睛才对。可是，它向前能看，那麽向里回来，怎麽就不能看了呢？也没有什麽东西挡着，为什麽就看不见自己的眼睛了呢？又空自观：又者，你要说它从空生出来的，这空自观空，空它自己看自己。何关汝入，这与你阿难自己的本心，也没有关连。你这个眼入不入，关「空」什麽事呢？所以这也不是从空生出来的。

P4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眼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因为这个，所以阿难你应该知道，眼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六入第一个是「眼入」，就是眼根。这眼根也是一种虚妄而生，虚妄而灭；也不是由因缘生，也不是由因缘灭，也不是由自然生成的。它的来处，是从如来藏里边生出来的。

O2耳入（分四）

P1举例显妄　P2辨妄无体　P3无所从来　P4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譬如有人，以两手指，急塞其耳，耳根劳故，头中作声。兼耳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

现在讲「耳入」。阿难！譬如有人，以两手指，急塞其耳：比方有这麽一个人，用两手的手指头很快地把自己的耳朵堵上。这也是假设，根本没有这麽个人。他怎麽样子呢？

耳根劳故，头中作声：堵的时间久了，外边的声音听不见了；可是里边就作了怪，就听见头里边有声音了。因为我们听声音都是听外边的，现在你把耳朵给堵上，久而久之，耳根听不见外边了。好像你这个人总在一个房里头，不到外边看一看，所以时间久了，就觉得好闷，就要到外边去散散步，跑一跑。这耳朵它是听惯外边的，你这回不叫它听，把它堵上了，它听不见外边，就听里边的。里边有什麽声呢？你试一试就知道了！你堵它两天，你看看都听到什麽声音？然後你就知道了！所以现在我不讲会听见什麽声音。

兼耳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这种劳的相发生出来，就由耳朵兼着这种的劳相。这两种，同是如来藏里边的真性菩提，由於一念的无明生出妄来，然後才变成在耳根上有这种的作用。

P2辨妄无体

因於动静二种妄尘，发闻居中，吸此尘象，名听闻性。此闻离彼动静二尘，毕竟无体。

因於动静二种妄尘，发闻居中：因为藉着动、静这两种的妄尘，所以这其中又发出一种闻性在

里头。这种闻性，就是听觉。吸此尘象，名听闻性：由耳根吸收尘境，这个名字，就叫一个「听闻的体性」。听觉吸收尘象，好像吸铁石吸铁似的，所以叫「吸」。这种尘象，都是不清净的，所以谓之「尘」。我们为什麽自性里有染污？我告诉你们，眼睛就是看东西，这也是吸尘象，不洁净的。耳朵听听什麽声音，这也是吸尘象的，吸一些不清净的东西。我们本来自性是清净，没有染污的；因为吸收外边这一些个尘境，所以自性里边，就变成有染污了！

这吸收，不要说旁的，就由这个「吸」字来说，中国人把抽香菸叫「吸烟」，这麽「嘶」的一吸，把烟都吸到肚里头去了。烟到肚里头，你看不见的；吸烟的人，喉咙、肠子里边都有烟油渍，就好像烟囱。你没看过那个黑黑的烟油渍啊？你若吸烟的人，你的肚里头，甚至於肠子、喉咙，都变了烟油渍那个色了！不过你没有开刀打开看，所以你也不知道的。这「吸此尘象」，也就是这种道理。因为你吸收外边的尘象，你看不见；但是对你自性上，都有那种油渍、那种染污的东西了，就是不光明了，被遮住了！

所以神秀法师说：「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首偈颂，本来说得也很好的，不过它不是见性的话。在没见性之前，是一个修道的位子──这个时候还在修道呢！修道的人，就好像抹镜子上的尘，擦来擦去，它就光亮了！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是什麽事情都办好了，修道已经证果了；所以证果之後，这些工作都不需要做了。

那麽一般的人，就说六祖大师这个偈颂说得好，神秀法师说得不好。其实两个偈子是一样好，都好！明白佛法的，一切法都是佛法；不明白佛法，你说出佛法，他也不觉得是佛法。所以这个地方，就要认真研究一下；你明白这个道理，一切道理都可以明白了！

此闻离彼动静二尘，毕竟无体：这个闻性，若离开动、静二尘，它没有自体，它毕竟是没有体性的。

P3无所从来

如是阿难！当知是闻，非动静来，非於根出，不於空生。

何以故？若从静来，动即随灭，应非闻动；若从动来，静即随灭，应无觉静。

若从根生，必无动静；如是闻体，本无自性。

若於空出，有闻成性，即非虚空；又空自闻，何关汝入？

如是阿难：像前边所说这个情形，阿难！当知是闻，非动静来，非於根出，不於空生：你应该知道，这种的闻性，不是从动生出来的，也不是从静生出来的，也不是从耳根里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空间里边生出来的。

何以故：为什麽？这还是像前边的意思差不多，不过我们人不要嫌麻烦。这个道理，是要详细说；佛把六根的境界，详详细细地显示出来。

若从静来，动即随灭，应非闻动：若闻性是从静中来的，那动的时候，闻性就应该随着没有了，就应该听不见动的声音。若从动来，静即随灭，应无觉静：如果闻性是从动中来的，静的时候，闻性就应该也随着没有了，也就不应该知道有静的相。那麽既然在静的时候有闻性，在动的时候也有闻性；所以闻性不是从动、静这两种的尘相生出来的。

若从根生，必无动静；如是闻体，本无自性：若从耳根生出来的，这动、静两种的尘，也就没有了；好像前边所说，这个闻本来没有自己的体性。为什麽？它若是有体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体性；而现在这个闻性，你也找不着它的体性。

若於空出，有闻成性，即非虚空：要是闻性从空间里边发生出来的，空若有一种闻性的话，就不叫「虚空」了！空是个没有知觉、无知无识的，这才叫「空」，所以这不是从虚空来的。又空自闻，何关汝入：就算它是从虚空自己生出来的闻性，这与你耳入又有什麽关连？这与你这个人没有关系，风马牛不相及的。

P4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耳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耳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因为这个，你应该要知道，耳入这种闻性也是一种虚妄的；本来也不是因缘所生的，也不是自然所生的。它的来处，是从如来藏里边生出来的。

O3鼻入（分四）

P1举例显妄　P2辨妄无体　P3无所从来　P4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譬如有人，急畜其鼻。畜久成劳，则於鼻中，闻有冷触。因触分别，通塞虚实，如是乃至诸香臭气。兼鼻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

前边把「眼、耳」这两种「入」解释已竟，现在讲「鼻入」。

阿难！譬如有人：比方有这麽一个人，这麽一个人干什麽呢？他没有事干，自己和自己来开玩笑。怎麽样开玩笑呢？就是急畜其鼻：怎麽叫畜鼻呢？就这样（上人示范「吸鼻」）往里抽气，往里缩气。这鼻子，若有事情才这麽闻一闻；但是这个「急畜其鼻」，他不但急，而且还时

间久。

畜久成劳：你别看向里抽气没什麽，你抽得时间久了，这鼻子也疲倦了。疲倦了，就有了一种的妄想，这鼻子也生出妄想了！生什麽妄想呢？它大约也想休息休息了。可是这个人不叫它休息，於是乎它就有了感触了。有了什麽感触呢？则於鼻中，闻有冷触：就在鼻中，它觉得这个气凉了、冻了，非常寒冷的。

因触分别，通塞虚实：在这个气的寒冷之中，有这麽一种气到鼻孔里边的触觉，因这种触觉就生出一种分别心来。分别什麽呢？分别「通、塞」：「我这鼻孔通不通气呢？」通，就是虚；塞，就是实。他觉得：「我现在鼻孔是不是伤风不通气了？或者左鼻孔通气，右鼻孔不通气？或者右鼻孔通气，左鼻孔不通气？」他就分别上来了。你说没有事情，他就找事情来干，生出来这麽多的分别心。如是乃至诸香臭气：像这样子的，以至於各种嗅气——就是臭气。怎麽叫个「臭」呢？自大加一点。自己看着自己很大的，这就念个「臭」字。所以说「自大是个臭」。

有的人或者不懂，不知道什麽叫臭，什麽叫香？香，他也不知道；臭，他也不知道。我告诉你，你把鱼放到一个地方不理牠，时间久了，牠就臭了。臭的时候就生虫了！一般人觉得这鱼本来是好吃的东西，生了虫之後，再给你吃，你也不愿意吃了。你一想牠那个味道，不要说吃，一想就要作呕了。这也好像一说「酸梅」，口里就生水了一样；或你一想到站在万丈悬崖上边，喔，脚心就酸了，发软了！这是同一个道理。你若想臭的东西，就要作呕，就要吐，吃的什麽东西，都要吐出来了！

很奇怪的，上海人专门欢喜吃臭的，欢喜吃臭豆腐。我认识很多上海人，那个臭豆腐，臭得就和厕所的屎味道一样一样的；喔，他欢喜吃那个东西！你说奇怪不奇怪呢？真的，我不是骂上海人，真是这样子！

还有我到普陀山，那里的法雨寺和普济寺专门吃什麽呢？就吃臭的甘蔗。做糖的甘蔗，他把它不知怎麽样弄的，弄得味道臭得不得了。我到那个地方，本来我不选择食的，我什麽东西好的、不好的一样吃，我在吃东西上，分别心的识还不用它，但是那个甘蔗臭得也很不容易吃的！但是那个地方的人，他一定要吃那个臭东西不可。这就是各有所好，他好那个东西，你想不给他吃，他认为你虐待他。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的东西，不同的人欢喜吃不同种类的味道，所以每一个地方人的性质不同。

总而言之，你不要自大，自己看着自己很大，那就是臭了。那比臭鱼、臭屎都臭的，就没有人敢近你了。你那麽大嘛！谁也不敢接近你。为什麽不敢接近你？不是说你大，因为你变成臭了。

兼鼻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兼着鼻入和劳，这都是真性菩提的表现，这是真性菩提的瞪发劳相现出来这种的境界。鼻入的道理就这样子。

P2辨妄无体

因於通塞二种妄尘，发闻居中，吸此尘象，名鼥闻性。此闻离彼通塞二尘，毕竟无体。

这一段文，是说鼻入没有体性的。

因於通塞二种妄尘，发闻居中：它依着通和塞这两种妄想所现出来的尘；这种不清净的东西，这其间就发生一种闻性。这不是耳朵闻的听闻，这个是一种嗅闻性，就是用鼻子这麽闻。吸此尘象，名鼥闻性：因为它能吸收通和塞这两种的尘相，这就是叫「嗅闻性」。这个嗅闻性，也不是「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那个「闻性」。观音菩萨反闻闻自性，闻自己的自性，得到耳根圆通；而这里「闻性」，就是能嗅闻的性，不是自己的性。

此闻离彼通塞二尘，毕竟无体：这个闻性离开通、塞这两种的尘境的话，它自己根本就没有一个体性。

P3无所从来

当知是闻，非通塞来，非於根出，不於空生。

何以故？若从通来，塞则闻灭，云何知塞？如因塞有，通则无闻，云何发明香臭等触？

若从根生，必无通塞；如是闻机，本无自性。

若从空出，是闻自当回鼥汝鼻；空自有闻，何关汝入？

这还和前边的道理是一样的。

当知是闻，非通塞来，非於根出，不於空生：你应该知道，阿难！这种嗅闻性，不是从通、塞而有的，也不是从你鼻根生出的，也不是从虚空里生出来的。那从什麽地方生出来的呢？我也不知道！

何以故：什麽道理我说它不是从通、塞、鼻根，或者虚空来的呢？我给你讲一讲，你听一听。若从通来，塞则闻灭，云何知塞：假设闻性是从通来的话，通和塞正是相反的，那麽塞就不会有闻性；既然塞的闻性没有了，你怎麽又会知道有塞呢？

如因塞有，通则无闻，云何发明香臭等触：假设闻性是因为塞而有的，这个通就不会闻到了。怎麽通也可以闻，塞也可以闻？所以这种闻性也不是从通来的，也不是从塞来的。这你应该明白了？既然通和塞都不是，那怎麽又发明香和臭的触觉呢？

若从根生，必无通塞：若闻性是从鼻根生出来的，也必然与这个通、塞没有关系了。如是闻机，本无自性：像这种闻的机能，讲来讲去，它也是没有自性的。

若从空出，是闻自当回鼴汝鼻：你若说这种闻性是从虚空里出来的话，那麽在虚空出来的这个闻性，它应该又可以返回来，闻你自己的鼻子。空自有闻，何关汝入：又者，有一个说法，就算空它自己有闻，与你的鼻入又有什麽关系呢？你想一想看，有没有这个道理呢？

P4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鼻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鼻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因为这个，你就应该知道所以然的道理，鼻根生出这种嗅闻的能力，也是一种虚妄不实的，本来不属於因缘所生法，本来也不是自然生成的。

那麽究竟是从什麽地方来的呢？我前边不讲过吗？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不出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一些个技能和它们的知觉，都是在如来藏妙真如性里生出来的。因为一念无明，而生出种种的妄见、妄相，生出见分和相分。见分，就是能见的；相分，就是所看见的形相。这都是由一念的无明，由妄想心所造成的！

O4舌入（分四）

P1举例显妄　P2辨妄无体　P3无所从来　P4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譬如有人，以舌舐吻，熟舐令劳。其人若病，则有苦味；无病之人，微有甜触。由甜与苦，显此舌根；不动之时，淡性常在。兼舌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

在没有听经之前，我们天天和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在一起，但是天天也不知道它的来源，不知它们从什麽地方来的；殊不知，它们都在如来藏里头。这麽多的东西，都在里头装着，你说如来藏是有多大，可以装到这麽多东西？

这个如来藏，比什麽都大，所以才什麽都能装！它要是不比什麽都大的话，它就装不了这麽多的东西了！你说，这麽多东西，放到什麽地方啊？你分开一类一类的，你有你的眼入，他有他的眼入；你有你的耳入，他有他的耳入；你有你的鼻入，他有他的鼻入；你有你的舌入，他有他的舌入。你说，这每一个人若是掺杂到一起，那他用的时候怎麽样用呢？如果分开不掺到一起，一个人放一个地方，那麽这个地方就要大了！你不要说每一个人，你就把人与人放到一起，恐怕也没有地方装。所以我说如来藏比什麽都大，它什麽都能装，无所不容。

我们现在都在什麽地方呢？都在如来藏里边。你说：「我们没看见如来藏是个什麽样子的。」哎，你天天看见，你不认识！你天天日用行为，都在如来藏里边；你眼睛所看见，耳朵所听到的，一切一切都是在如来藏里边。

你不知道「如来藏」是个什麽样子？中国有一句话说，「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看见庐山是个什麽样子的，为什麽？就因为你的身在这座庐山里边呢！所以整个的庐山你看不见的。明白佛法的人，知道一切都是如来藏的表现；不明白佛法的，他根本就不知道什麽叫「如来藏」，他总还谤佛。怎麽谤佛呢？他说：「佛教徒尽讲『如来藏、如来藏』的，什麽东西佛都藏起来！」啊，他说佛的贪心比谁都大，把什麽东西都收到如来藏里头！可是这样的见解是错误的，这个如来藏不是佛的，是每一个人都有份的。

阿难！譬如有人，以舌舐吻：我再给你说一个比喻。有一个人，他以这个舌头来自己吻自己的嘴唇子。「舐吻」，这麽用舌头猛吻自己的嘴唇子。我再给你们说个笑话，这个人一定是没有女朋友，所以他自己和自己来接吻。哈哈，你们相信这个道理吧？相信我讲的道理是实在的。熟舐令劳：他不是就这麽一吻就得了，他自己总时时都吻自己的嘴唇。吻的时间久了，也就生出一种疲倦了。

其人若病，则有苦味：这个自己吻自己嘴唇子的人，假设他要是有病的话，吻的时间久了，就会有一种苦，苦森森的那股味。苦森森的，就是苦味，这是北方一种俗语，说你「说话苦森森的」，就是那个滋味苦得很厉害。

这个人有病，什麽病呢？这种病，中文叫「相思病」。什麽叫相思病呢？就是尽想女人。所以他自己吻自己的嘴唇，吻得很久了，他觉得苦了，觉得这不是滋味，没有什麽意思！哈哈，你看我讲佛法，讲得人都没有怎麽样的明白；一讲这个问题，人人都懂了！

无病之人，微有甜触：那没有病的人，有很少很少的甜味道。

由甜与苦，显此舌根；不动之时，淡性常在：由甜和苦这两种的滋味，才能把舌根的功能显出来。在舌头不动的时候，这个淡性常常在舌头上。「淡性」，就是没有味道，什麽味道也没有。

兼舌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舌和劳两种，都是真性菩提里边生出的妄，而有这种瞪发劳相。

P2辨妄无体

因甜苦淡二种妄尘，发知居中，吸此尘象，名知味性。此知味性，离彼甜苦及淡二尘，毕竟无

体。

因甜苦淡二种妄尘，发知居中：「甜、苦」，是有味道的，算一个；这个「淡」，它自己算一个，因为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说「二种」。俗话说：「白水炖白菜，淡而无味」，用白水炖白菜，也没有加盐，也没有加油，就没有味道。因为甜苦和淡二种妄尘，在这里边，发生一种知觉。吸此尘象，名知味性：吸收甜苦和淡这两种的相，这个名字就叫「知道味的一个性」。

此知味性，离彼甜苦及淡二尘，毕竟无体：因为淡本来就是淡的，所以它才可以生出一种苦、一种甜；也可以说，这个淡，也就是苦，也就是甜。这种知味的性能，没有了甜苦和淡这两种的尘，它自己毕竟也没有体性的！

P3无所从来

如是阿难！当知如是尝苦淡知，非甜苦来，非因淡有，又非根出，不於空生。

何以故？若甜苦来，淡则知灭，云何知淡？

若从淡出，甜即知亡，复云何知甜苦二相？

若从舌生，必无甜淡及与苦尘；斯知味根，本无自性。

若从空出，虚空自味，非汝口知；又空自知，何关汝入？

如是阿难：这和前边的道理是一样的。阿难！当知如是尝苦淡知，非甜苦来，非因淡有，又非根出，不於空生：你应该要知道，好像前边所说的，由自己的舌根去嚐苦淡的这个知味性，不是甜、苦这两种的味道自己生出的，也不是因为淡而有的，也不是从舌头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空生出来的。

何以故：什麽缘故啊？若甜苦来，淡则知灭，云何知淡：若这种知味性，是从甜苦来的，那麽淡的知就应该没有了，怎麽他又知道有淡的味道呢？

若从淡出，甜即知亡，复云何知甜苦二相：知味性如果是从淡这个味生出来的，甜的知味性又应该没有了，怎麽它还能知道是甜的，还是苦的呢？

若从舌生，必无甜淡，及与苦尘：假设知味性是从舌头生的，就不应该有这甜淡的味道，也不应该有苦的味道。为什麽？舌头本身没有甜淡或苦味嘛！斯知味根，本无自性：从这里就知道，舌根这种知味性，根本没有自性的。

若从空出，虚空自味，非汝口知：这种的知味性，如果是从空里边出来的，虚空自然知道它自己所嚐的味道，你的口不会知道的。又空自知，何关汝入：若虚空自己出来的，虚空自己知道这个知味性；这味和你的舌入，又有什麽关系啊？

P4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舌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因为这个，所以你应该要知道，阿难！你不要再这麽样子糊涂，你不要再这麽样子愚痴，你不要再这样不明白啊！你要知道，舌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个舌入也是一种虚妄的，也不属於因缘，也不是自然性。它也是由真性菩提、如来藏妙真如性里边生出来的。

O5身入（分四）

P1举例显妄　P2辨妄无体　P3无所从来　P4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譬如有人，以一冷手，触於热手。若冷势多，热者从冷；若热功胜，冷者成热。如是以此合觉之触，显於离知；涉势若成，因於劳触。兼身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

阿难！譬如有人，以一冷手，触於热手：譬如有个人，用一只冷手，相接触於另一只热手上。若冷势多，热者从冷：假如冷的势力多，冷多了，那只热的手就也变成冷了。若热功胜，冷者成热：假设是热的功力胜，也就是热得厉害；热多了，这只冷的手也会变成热的。

如是以此合觉之触，显於离知：像这样子，以这种两手相触，才显出来而知道这种触。离开了就没有触，合上才有触。涉势若成，因於劳触：这种冷暖相若成了，它也是因为两只手相互接触的劳相所成的。

兼身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身体再加上触觉的劳，这都是真性菩提里头，生出来一种瞪发劳相。

P2辨妄无体

因於离合二种妄尘，发觉居中，吸此尘象，名知觉性。此知觉体，离彼离合违顺二尘，毕竟无体。

因於离合二种妄尘，发觉居中：因为藉着「离开」和「合起来」这两种触觉的妄尘，这其中就发生了一种感觉。吸此尘象，名知觉性：在身上的两只手，吸取了「离开」和「合起来」这两种感觉的尘相，这个名字就叫「知觉性」。

此知觉体，离彼离合违顺二尘，毕竟无体：「违」，苦的境界；「顺」，乐的境界。我们欢喜

的，这就是乐的境界；我们厌恶的，就是苦的境界。我们这个知觉性的体，若离开「离」和「合起来」这一种妄尘，以及「违顺」这种妄尘；即离开离合、违顺这两种的尘象，这个触觉也就没有一个本体，它是没有自体的！

P3无所从来

如是阿难！当知是觉，非离合来，非违顺有，不於根出，又非空生。

何以故？若合时来，离当已灭，云何觉离？违顺二相，亦复如是。

若从根出，必无离合违顺四相；则汝身知，元无自性。

必於空出，空自知觉，何关汝入？

如是阿难：像这样，阿难！当知是觉，非离合来，非违顺有，不於根出，又非空生：你应该知道，这种的知觉性，虽然说他觉得有离合这种的尘相，可是这个知觉的性，不是从「离合」来的，也不是从「违顺」而有的，也不是於身根上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空生出来的。

何以故：什麽道理呢？若合时来，离当已灭：要是因为相合起来有这种知觉性的话，那两掌离开的时候，应该就没有这种知觉性了。云何觉离：既然离灭了，怎麽你还会觉得有离呢？违顺二相，亦复如是：这个顺的境界和逆的境界，就是苦的境界和乐的境界；苦乐这两种的相，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若从根出，必无离合违顺四相；则汝身知，元无自性：怎麽说不是从身根生出来的呢？假设你说是从身根生出这种的触觉，你就没有离、合、违、顺这四种的形相。这样，你的身自己知道自己，可是这种知觉性，也是没有自性的。

必於空出，空自知觉，何关汝入：你若说这知觉性是从空里边生出来的，空它自己知道觉，这与你的身入又有什麽关系啊？以上这种种的道理都不是，那麽是怎麽样呢？

P4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身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身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因为这个，所以阿难你应该要知道，身入的这种境界也是虚妄的，本来不是因缘生、因缘灭，也不是自然生出的。这也是从真性菩提的妙性里生出来的。

O6意入（分四）

P1举例显妄　P2辨妄无体　P3无所从来　P4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譬如有人，劳倦则眠，睡熟便寤；览尘斯忆，失忆为忘。是其颠倒，生住异灭。吸习中归，不相踰越，称意知根。兼意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

阿难！譬如有人，劳倦则眠，睡熟便寤：阿难！比方有一个人，他太疲倦了，就要睡觉；等他睡得够了，就会又醒了。览尘斯忆，失忆为忘：醒来的时候，他看见什麽境界就会想起来什麽事情；如果想不起来，就叫做把记忆失去，lost了。「览尘」，览这种前尘，览也就是看。是其颠倒，生住异灭：这个就是意念里头的一种颠倒，这种颠倒有生、住、异、灭四种的情形。

譬如睡觉：想要睡觉，这是「生」；已经睡了，这是「住」；想要醒的时候，叫「异」；已经醒，不想再睡了，那睡就「灭」了。这就在一个睡觉里边，有生、住、异、灭；在我们人的念头，也有生、住、异、灭。

你最初想这一件事情，正在起念这时候，这是「生」；你正在想、正在这个念头上，你打这个妄想、跟着这个念跑的时候，这是「住」；你把这个想完了，这叫「异」，变异了；你不想了，就「灭」了。就在这一念之中，就有这麽四个阶段。所以这佛法，你要是往深了研究，那无穷无尽的。好像方才我讲电话，电话一来，这是「生」了；正在讲电话的时候，这是「住」；要讲完的时候，这是「异」，变异了；不讲了，就是「灭」，没有了。无论什麽，都有生、住、异、灭。

我们人一生，也有生、住、异、灭。生出来的时候，这是「生」了；在世间上这儿住的时候，这「住」了；有病了，这叫「异」了，变了；死了，这是「灭」了，没有了。那麽没有了，是不是人生的生、住、异、灭就归空了呢？不是的。那怎麽样子呢？他又有来生的生、住、异、灭，来生又变另一个环境。

所以这生、住、异、灭，在佛教里头是很要紧的，你在什麽东西上都可以讲生、住、异、灭。譬如这一张桌子，造这张桌子的时候是「生」，生这张桌子了。甚至於树木生出来时，就有这种将来成一张桌子的因，这也是「生」。造成桌子，这是「住」；这张桌子不是永远都这样子，用久了，它就会变坏了，这是「异」；变坏以後，就又不能用了，不能用，连它的屍首都没有了，烧火了，什麽都没有了，这个「灭」了。这生、住、异、灭，也就是成、住、坏、空；这个世界都是成、住、坏、空的。

怎麽成、住、坏、空呢？我们这个世界「成」，要成多长时间呢？要成二十个小劫；「住」，二十个小劫；「坏」，二十个小劫；「空」，二十个小劫。那麽每一个劫，是多少年呢？是十三万九千六百年；这算一个劫。一千个劫，这算一个小劫。二十个小劫，算一个中劫。四个中劫，是一个大劫。这成、住、坏、空，就经过一个大劫。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觉得立国已有几

千年的历史，其实这连一个劫都还没有完呢！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

吸习中归，不相踰越，称意知根：在一个睡觉里边，有生、住、异、灭；在我们人的念头，也有生、住、异、灭。意根能吸入这种种的尘相，归到我们的意根里边，这叫「中归」。这种生、住、异、灭的念头，在意念里头就好像前边所讲水波浪似的，也是不相踰越的。这个名称就叫「意知根」，这个意根。前面不是说眼、耳、鼻、舌、身、意？现在就讲意知根。兼意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兼这个意与劳，这也都是真性菩提里边的一种瞪发劳相。

P2辨妄无体

因於生灭二种妄尘，集知居中，吸撮内尘，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名觉知性。此觉知性，离彼寤寐生灭二尘，毕竟无体。

因於生灭二种妄尘，集知居中：这意念里边是意尘，意缘法尘；这法，就是生灭，有生灭法、不生灭法。现在它所缘的这个法，是一种生灭法。生、灭二种的妄尘，集聚到一起，这有一种知觉性在其中。吸撮内尘，见闻逆流：「吸撮」，也就是吸取、吸收，和前边那个「吸习中归」的吸收意思一样。那麽「吸撮内尘」，见闻这种的尘「逆流」，「逆」就是逆回来到第六意识里头去。流不及地，名觉知性：这种的逆流，到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也可以叫「地」。这个心意识，在中文意思是差不多的，所以「流不及地」是说这个逆流，什麽逆流呢？就这种的意念缘法，这好像有一种流似的，返回来，到意念里头，还没有到第八识

里边，这叫「流不及地」。所以「名觉知性」，是说在第六意识里边，它就有一种知觉性──见、闻、嗅、嚐、觉、知，这是在第六意根里头的知觉性。

此觉知性，离彼寤寐生灭二尘，毕竟无体：「寤」，醒了；「寐」，睡着了。这种觉知性，离开寤寐和生灭这两种尘，终究是没有体性的！

P3无所从来

如是阿难！当知如是觉知之根，非寤寐来，非生灭有，不於根出，亦非空生。

何以故？若从寤来，寐即随灭，将何为寐？

必生时有，灭即同无，令谁受灭？若从灭有，生即灭无，谁知生者？

若从根出，寤寐二相，随身开合；离斯二体，此觉知者，同於空华，毕竟无性。

若从空出，自是空知，何关汝入？

如是阿难：像前边所说这个道理，阿难！当知如是觉知之根，非寤寐来，非生灭有，不於根出，亦非空生：你应该知道，这种觉知性的根，不是从醒了和睡着了出来的，不是从生灭出来的，也不是从意根里出来的，也不是从空里边生出来的。

何以故：什麽缘故呢？若从寤来，寐即随灭，将何为寐：这种觉知性，若是从醒着的时候来的，睡着的时候，它就应该没有了；既然睡着的时候没有，那又为什麽叫「睡着了」呢？

必生时有，灭即同无，令谁受灭：必定生的时候有，灭的时候也就没有觉知性了，还叫哪一个去受灭呢？若从灭有，生即灭无，谁知生者：要是灭的时候才有这种觉知性，生的时候就应该没有觉知性；既然没有这种觉知性，又谁知道它是生出来了呢？

若从根出，寤寐二相，随身开合：若说觉知性是从意根生出来的，这个醒着和睡着了的两种相，就会随你自己身体而有开有合。离斯二体，此觉知者，同於空华，毕竟无性：离开开合的这两种体性，这个觉知性，就和空华一般，等於没有了！它终究也是没有自性的。

若从空出，自是空知，何关汝入：若从空生出这种的觉知性，空自己知道，和你又有什麽关系呢？

P4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意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意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所以要知道，这个意根入，也是虚妄的，也不是从因缘生出来的，也不是从自然生出来的。究竟为什麽有这种觉知性呢？也是从如来藏妙真如性里边生出这一种瞪发劳相。

M3会十二处即藏性（分二）

N1总徵　N2别破

今N1

复次阿难！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复次阿难：我再给你说一遍，阿难！你要注意听！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什麽叫「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处」，就是个处所，也就是有一个一定住在的地方。这「十二处」是什麽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是六处；再加上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这又六处；合起来，叫「十二处」。也有的地方叫「十二入」，和前边那个六入一样的，不过这是六根和六尘合到一起，一共有十二处。

N2别破（分六）

O1眼色处　O2耳声处　O3鼻香处　O4舌味二处　O5身触二处

O6意法二处　O1分四

P1标举二处　P2双以徵起　P3分合难破　P4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汝且观此，只陀树林，及诸泉池。
P2双以徵起
於意云何？此等为是，色生眼见？眼生色相？

阿难！汝且观此只陀树林，及诸泉池：阿难！你看一看战胜太子的树林子，和这些水泉、水池。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里边，你的见解怎麽样子呢？佛徵询阿难的意见。此等为是，色生眼见？眼生色相：你看这等等的景象，是色生出来的眼见呢？还是眼生出来的色相呢？你讲一讲这个道理，我听一听！

相信现在阿难又有一点头痛，佛又有问题了！我怎麽知道阿难这时候头痛？他没有出声。既没有回答，佛就为他讲了！
P3分文难破（分二）
Q1破眼见生色　Q2破色生眼见
今Q1

阿难！若复眼根生色相者，见空非色，色性应销；销则显发一切都无。色相既无，谁明空质？空亦如是。

阿难！若复眼根生色相者，见空非色，色性应销：假设你说，由眼根生出外边这种色尘、这种色相的话；那麽你见着空，这虚空不是色相，色性就应该没有了。销则显发一切都无：色性销了，这不就显出来一切色相都没有了？色相既无，谁明空质？空亦如是：色相既然没有了，又谁知道空的这种性质呢？空，也像这种道理是一样的。
Q2破色生眼见
若复色尘生眼见者，观空非色，见即销亡；亡则都无，谁明空色？

若复色尘生眼见者，观空非色，见即销亡：假设你说，这个见是色尘生出来的；这样，若没有色的时候，眼也就不能看见。可是你的眼睛看空的时候，空不是有形象的，那这个见也应该没有了！因为你说见是色生出来的，那麽现在没有色了，也应该没有见了，所以说「见即销亡」。亡则都无，谁明空色：那麽连见都没有了，什麽也看不见了，又谁知道这是空、是色啊？
P4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见与色空，俱无处所；即色与见，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见与色空，俱无处所：因为这个，所以阿难你应该知道，这个见和色、空，本来都无处所。即色与见，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现在这个色和见，色也没有自性，见也没有自性，这两处都是虚妄的。所以这本来也不是因缘而有，也不是自然生成的，都是由如来藏妙真如性里边生出来这麽多个妄见。
O2耳声处（分四）
P1标举二处　P2双以徵起　P3分文难破　P4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汝更听此，只陀园中，食办击鼓，众集撞钟，钟鼓音声，前後相续。
P2双以徵起
於意云何？此等为是，声来耳边？耳往声处？
这是讲「耳声处」了，耳与声的处。

阿难！汝更听此，只陀园中，食办击鼓，众集撞钟：阿难啊！现在你再听一听，在战胜太子这个园子里边，吃饭的时候就敲鼓——就是这个饭办好了，就敲敲鼓，大家吃饭了！要是大家想集会到一起，就要敲钟。

在丛林里头，现在吃饭不是敲鼓；敲什麽呢？敲那个叫「梆」的。这个「梆」的样子，就像一条大鱼，是用木头造的。吃饭的时候，一敲那个大的鱼，就「梆、梆、梆」，出这麽一个声，所以叫「开梆」。因为大丛林里头，僧人太多了，如果你没有个声音，人都不知道来吃饭。或者有的在自己寮房里睡觉也不一定。好像我有某一个徒弟欢喜睡觉，如果他睡着了，你没有个动静给他，他不醒，连饭也没有得吃了！

所以丛林里头，或者住几千、几百和尚，到吃饭时，就开梆——「梆、梆、梆」！打很多下，不是就这麽打三下、两下的；打得很久，打得越响越好。怎麽呢？好令人一听见梆声，赶快穿袍、搭衣，就跑去吃饭。出家人吃饭的时候，都要穿上袍、搭上衣，这样庄庄严严，威仪肃穆的。

到那儿吃饭的时候，都不讲话的！在禅堂里，有几千个法师在那儿吃饭，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声音的，这叫「食不语」。这个意思是「持戒」，持什麽戒呢？食不语的戒；吃饭的时候不讲话的。出家人吃饭的规矩，也不能吃吃就站起来，然後再坐下吃，都要一坐食——就是坐着不起身来，这叫「一坐食」。有那个行堂的师父走到你旁边，你需要什麽东西，他就给你添什麽；你欢喜多少，他就给你添多少。你欢喜一碗，他就给你添一碗；欢喜半碗，你用手指头或者筷子这麽一画，画一个一半的样子，他就给你添一半。不讲话的！

以前有一个老修行，他受了戒，可是他把戒都犯了，就剩这个食不语的戒还没有犯。这个护戒的神跟着他，就希望他犯这个戒，戒神好就也走了，不保护着他。但是始终他也不犯，吃饭的

时候，他总不讲话的。

以後，这个戒神就给他托梦，叫他说：「你吃饭应该讲话！你什麽戒都犯了，为什麽吃饭这个戒不犯呢？你快点犯哪！我也好离开你了！」这个老修行一想：「哦，我就守这一个食不语的戒，果然有戒神保护着我！」於是，以後他又找了一个有道德的法师，重受过戒；结果，他也修行成道了！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因缘，所以受戒在佛教里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吃饭的时候开梆，据说这梆原来是一个作恶的人，他死後变成一条鱼。这条鱼身上生了一棵树，牠专门用这一棵很大的树，把船给拖翻了，牠就吃船上的人。以後遇着一个阿罗汉，大约就把这条鱼超度了；於是用鱼身上这棵树，仿造鱼的样子，造了这麽一个梆。所以一吃饭的时候，就打这个梆，表示把这条鱼的罪业都给消了，这鱼就也托生去做人了！这都是没有什麽根据的传说，我也是姑妄言之，这麽讲给你们听一听。

那麽前边的经文说「食办击鼓，众集撞钟」，所以钟鼓音声，前後相续：在这儿又是钟声，又是鼓声，或者先敲钟，或者先敲鼓，这声音都是前後相续。於意云何：佛又问阿难说，这个钟鼓的声音响了，在阿难你的意思里，你有什麽感想啊？此等为是，声来耳边？耳往声处：此等钟鼓的声音，是声音走到你的耳朵旁边，叫你听见的呢？或者是你的耳朵到声音那个地方去了呢？佛这麽问阿难，大约阿难也没有什麽话回答。阿难现在不像以前那麽样冒冒失失的，一问什麽，即刻就回答了。现在他不出声了，就等着佛给解释。

P3. 分文难破（分三）

Q1. 声来耳边　Q2. 耳往声处　Q3. 无来无往

今Q1

阿难！若复此声来於耳边，如我乞食室罗筏城，在只陀林则无有我。此声必来阿难耳处，目连迦叶，应不俱闻；何况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门，一闻钟声，同来食处？

阿难！若复此声来於耳边，如我乞食室罗筏城，在只陀林则无有我：假设是这个声音来到耳边的话，就比方我到室罗筏城去乞食，在这个只陀林园里，就没有我了！「我」，这是佛称自己。

「室罗筏」是印度话，翻译过来叫什麽？有没有人记得？这是最初讲的，在「六种成就」里头讲过，这是一个「处成就」来着。这个室罗筏，翻译成英文和中文，是怎麽样来着？你们也都忘了？那我也想不起来了。咱们大家都把它忘掉就好了！我也没有说，你们也没有听，这是「无说无闻真般若」，这也是一个考试。我一个月有一个考试，这就算这个月的考试。这个考试，这麽多人，没有一个及格的，唉！

室罗筏，翻译成中文叫「丰德」。「国有五欲财宝之丰，人有多闻解脱之德」，所以室罗筏，就叫「丰德」。丰，是丰满；德，就是道德。这个应该记得！这个是印度的地名，又叫「舍卫国」；舍卫国、室罗筏城，是一个的。

这个小小的，就不记得，将来有人遇着，叫你们也讲一讲六种成就的处成就；说是：「我记得有个室罗筏城，翻译成英文是怎麽样，那我不知道了！」那你说多倒架子！你这个弘法者，这个说法的，怎麽被人家问住了？假如他问的是奇奇怪怪的，你就不答覆他也可以，没有问题的。如果在这个佛经上有的，你就应该知道的；你答不出来，这是未免太抱歉了！

此声必来阿难耳处，目连迦叶，应不俱闻：前边佛说了，我到舍卫国这个城里头去乞食，这个只陀林园就没有我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说，这个声音来到阿难你的耳朵，那麽目连、迦叶就不应该听到。「目连」，就是神通第一的那位摩诃目犍连。「迦叶」，这个字本来中文是个「叶」字，但是在这个地方读「社」；有一些个对於文字不通的人，就读迦叶（音「业」）尊者，对中国平、上、去、入这个声的学问，他不懂的。

这就表示说，如果声音到你耳朵这个地方来了，它就不应该到他的耳朵边上去。为什麽？这个声音到你的耳边来了嘛！你看，佛简直是不讲道理的！这声音本来是普遍的，谁都可以听见，他这麽样讲，这就是故意来问难阿难，和阿难不讲道理，看看阿难怎麽样回答！

何况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门，一闻钟声，同来食处：何况这其中又有一千二百五十个比丘，怎麽这些个沙门一闻到钟声，就一齐来斋堂吃饭了？

Q2. 耳往声处

若复汝耳，往彼声边；如我归住只陀林中，在室罗城则无有我。汝闻鼓声，其耳已往击鼓之处；钟声齐出，应不俱闻，何况其中，象马牛羊，种种音响？

前边是说：声来到你耳朵边，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到你的耳朵边，其他人就应该听不见。那麽其他任何人也都闻见钟鼓的声，这就证明：钟鼓的声，不是只有到你耳边来。

若复汝耳，往彼声边；如我归住只陀林中，在室罗城则无有我：或者你说你的耳朵去到声的那地方去听了，就好像我回到只陀林这里边，在室罗筏城那地方就没有我了。你承认这个道理吗？阿难！你说我说得对不对啊？这个理由你不能辩驳吧？

汝闻鼓声，其耳已往击鼓之处；钟声齐出，应不俱闻：那麽你的耳朵听见鼓声了，你这个耳朵已经到那个打鼓的地方去了；钟声再响，你的耳朵已经走了，你就不应该听见。可是你不单单听见鼓声，钟声你也又听见了！你说你的耳朵已经走了，那麽你现在又是用什麽听见的呢？好像我从室罗筏城回来，室罗筏城没有我了；那麽现在你的耳朵走了，你还能听见东西，这是怎麽回事啊？何况其中，象马牛羊，种种音响：何况其中不单单有钟声、鼓声，还有象、马、牛、羊，很多很多的声音，你都可以听得见。那麽你耳朵究竟走了没走呢？是不是到声那个地方去了呢？你耳朵若到声那个地方去，现在这麽多种声，你只有一对耳朵，你怎麽有这麽多耳朵去听呢？

Q3. 无来无往

若无来往，亦复无闻。

若无来往，亦复无闻：你若说耳朵也不能到声那个地方去，声也不能到耳朵这儿来，互相没有往来。既然没有往来，那麽你根本就应该听不见的！你又听见个什麽？你说这个道理是怎麽样？这表示什麽呢？表示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不生灭的，是普遍的。不是说像某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这个人走了，就没有了。不是的！它是没有生灭的。这就是显这个根性是真的，妄想是假的。

P4. 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听与音声，俱无处所。即听与声，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听与音声，俱无处所：因为前边我所说这个道理，所以阿难你应该知道：你的听觉和声音，都没有一个居住的处所，它也没有一个家。这个听和声音，都没有个居处，大约和要饭的一样，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即听与声，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也就是说，这个听觉和声尘，这两种都是虚妄的；也不是由因缘生的，也不是自然生的；这是如来藏里边妙真如性的一种表现。所以你不要用分别心，来尽分别这些个「尘」、这些个「处」！

O3. 鼻香处（分四）

P1. 标举二处　P2. 详以徵起　P3. 分文难破　P4. 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汝又鼻此，炉中栴檀，此香若复然於一铢，室罗筏城四十里内，同时闻气。

P2详以徵起

於意云何？此香为复生栴檀木？生於汝鼻？为生於空？

这是讲鼻和香这两处。

阿难！汝又鼻此，炉中栴檀：「炉」，就好像我们这个檀香炉；「鼻」，就是这麽闻一闻。阿难！你闻一闻香炉中这个檀香。此香若复然於一铢，室罗筏城四十里内，同时闻气：这个香如果点上一铢的时候，室罗筏城四十里地以内，即刻同时闻见这股香气。

「一铢」，按照中国的量，二十四铢算一两，十六两算一斤；一铢香，就是很少的一块香。栴檀香又叫「牛头栴檀」，这种香据说出在北俱卢洲，你就用很少的，一点起来，四十里地以内都有这股香气。这不是说闻到它的烟有一股香气，是烟昇到天上去，四十里地以内，很快就都闻见这香气了！并且如果有什麽传染病或者瘟疫流行，你点上这个香一薰，这一些个瘟疫、传染病的病菌，也就都没有了！

於意云何：阿难！在你的意思里，你认为这种的栴檀香怎麽样啊？

此香为复生栴檀木？生於汝鼻？为生於空：这个香是生在栴檀香木上啊？还是在你鼻根生出来的？还是在空中生出来的呢？

P3分文难破（分三）

Q1破从鼻生　Q2破从空生　Q3破从香生

今Q1

阿难！若复此香，生於汝鼻，称鼻所生，当从鼻出；鼻非栴檀，云何鼻中有栴檀气？称汝闻香，当於鼻入；鼻中出香，说闻非义。

阿难！若复此香，生於汝鼻：假设这种能香遍四十里的栴檀香，这香气是从你的鼻根生出来的。称鼻所生，当从鼻出：既然说它是鼻根生出来的，那麽这个香气，应该会从你鼻根出来的才对。鼻非栴檀，云何鼻中有栴檀气：可是你的鼻根并不是栴檀木，为什麽可以说你的鼻中会出栴檀的香气呢？没有这个道理的！

称汝闻香，当於鼻入：如果说，这个香气是你的闻性闻着的，香气应该入到你鼻孔里边去。鼻中出香，说闻非义：要是你说从鼻孔中出来香气，你再闻着这个香气，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因为你的鼻孔只可以闻这个香入，不能从鼻孔里再出香来。

这个道理，本来人人都知道香气是从栴檀香木发生的；一点着这个栴檀木，香烟缭绕到空中去了。可是香烟到空中，香气并不是那股香烟；这个香烟，只是昇到虚空去，在虚空中。是一点着这个栴檀香，香气就到四十里地以内，人人都闻着这个栴檀香的香气了。为什麽佛要这样问阿难，说这个栴檀香气是从鼻孔生出来的？还是从栴檀香生出来的？这任何人都知道，如果没有点栴檀香的时候，怎麽没有这个香气？这证明香气是从栴檀香生出来的。

那麽佛故意这麽来询问阿难，来看他怎麽样答覆这个道理。因为这个香气虽然是从栴檀生出来的，但是这个闻性，是从如来藏那儿来的。所以这个意思，不是在这个香气，而在这个闻性；

这个闻性，是普遍的，是不生灭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Q2破从空生

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应常在，何藉炉中，爇此枯木？

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应常在；何藉炉中，爇此枯木：「常恒」，就是常常不变的。假设你说这个香是生於虚空里头，这空的体性是常常不变的；既然空中有这个香气出，这个香气，也应该常常在这儿，它不会没有的。何必藉着在这个香炉里边烧这种的枯木，才有这股香气呢？就在平时，也应该有的。这也证明，这不是从虚空生出来的香气。「爇」，就是烧；「枯木」，就是乾木头。这个「藉」，和那个「借」，是一样的解法，就是借着；也就是因为烧这个香，而有这个香气的。

Q3破从香生

若生於木，则此香质，因爇成烟。若鼻得闻，合蒙烟气；其烟腾空，未及遥远，四十里内，云何已闻？

若生於木，则此香质，因爇成烟：若这个香气，就算它是从木生出来的，那麽从木生出来的这种香气的性质，是因为把它点着，它才成烟了。

若鼻得闻，合蒙烟气：若鼻根闻这香气，应该有一股烟气才对。但是这个香，它不是因烟气有香味；这个烟昇到空中，普遍所有的地方都有这股香气了。这不是闻到那个烟有股香气；没有烟，它也有香气的。其烟腾空，未及遥远，四十里内，云何已闻：这个烟昇到空中去了，也没有散到很远的地方。但是四十里地以内，怎麽都已经闻见这股香气了呢？这个烟没有到四十里地那麽远，但是这个香气已经到四十里地以内那麽远了！怎麽那麽远的地方，都可以闻见这股香气呢？你说这香是从什麽地方来的呢？佛就这麽问阿难。

P4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香鼻与闻，俱无处所。即鼒与香，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香鼻与闻，俱无处所：因为这个，所以你应该知道，香气、鼻子与这个嗅闻的觉，都没有一定的地方。即鼒与香，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就是，鼻的嗅觉和香气，这两种处所都是虚妄的，也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性。这都是从如来藏里边流露出来的妙真如性所表现的。

O4舌味二处（分四）

P 1标举二处　P 2详以徵起　P 3分文难破　P 4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汝常二时，众中持钵，其间或遇酥酪醍醐，名为上味。

P2详以徵起

於意云何？此味为复生於空中，生於舌中，为生食中？

阿难！汝常二时，众中持钵：阿难！你常常在早晨和中午，和大众托钵，到舍卫城去乞食。其间或遇酥酪醍醐，名为上味：在你去托钵乞食的时候，若得着这个酥、酪和醍醐，就说是无上的妙味（very good food）。

酥、酪、醍醐，这都是用牛奶做的一种吃的东西。从乳出酪，从牛奶里头可以做出酪。酪究竟什麽样子的？大约就和 cheese（起士）差不多的性质，或者 margarine（玛其琳），或者牛奶油之类的。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又提炼出熟酥；从熟酥里头，再提炼出来的，就是醍醐。总而言之，都是从牛奶变化出来的。

佛说法，最初讲《华严经》，所以最初叫「华严时」。华严时，就好像太阳刚出来那个时候。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先照高山；高山，就比方是大菩萨。《华严经》是教化大菩萨的，所以佛说华严的时候，这二乘的声闻、缘觉人，「有眼不见卢舍那」，有眼睛，可看不见释迦牟尼佛现的千丈卢舍那身。他们看见佛，还是丈六的老比丘相，还是释迦牟尼佛本来的样子。「有耳不闻圆顿教」，他们有耳朵，可是听不见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圆顿的《华严经》的妙法。这个时候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佛是像牛似的，华严的这种法就像牛奶。这种牛奶，大人吃着相当；可是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孩子，吃这个完全牛奶，就受不了。所以这个时候，说《华严经》，是专门教化菩萨的，这叫「从牛出乳」。

第二，叫「阿含时」。「阿含」是印度话，翻到中文就叫「无比法」。这个法，已经没有得比的了，意思是那个外道的法已经都不能比了，所以叫「无比法」，又叫「阿毗达磨」。阿毗达磨，是小乘法，这就好像「从乳出酪」，从牛奶里又提炼出来酪，那个性质比较没有那麽强，容易消化，小孩子也可以吃了。那麽这第二时，表示日出照高山之後，就照到山间的幽谷了。「幽」，就是幽静；「谷」，就是山谷。言其这低下的地方，也都可以照得到了。

第三，叫「方等时」。「方」，是四方；「等」，是平等。这个就是从酪再提炼出来生酥。酥，大约就是牛油之类的。总而言之，这是在印度有这麽多的分别。我没有到过印度，不知道究竟什麽叫「酥」；乳是知道；酪，或者就大约是把 margarine 都提炼出来了，那种牛奶的营养份不太强，小孩子吃了容易消化；这生酥，又是在酪里边提炼出来的。这是方等的时候，言其太阳也将照到平地了。

第四是「般若时」。般若时，就是从生酥出熟酥。

第五是「法华涅盘时」。这个味道，就是醍醐。佛说《法华经》的时候，这个法，就好像醍醐的味那麽妙。究竟醍醐是什麽味道？这在印度是有的，此地有没有，我是不知道。那麽《法华经》就好像「日照中天」，太阳正中了，所有的大地，无论高山、幽谷，什麽地方都照得见了。所以，《法华经》在佛教里头，是最重要的一部经。

开智慧的是《楞严经》，《楞严经》为你指出修行的一条道路；而这《法华经》，就是要成佛了，到法华会上，那人人都要成佛的，「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法华经》是开权显实的，把虚假的都不要了，就说实在的，这是《法华经》的道理。

所以《楞严》、《法华》这两部经，在佛教里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法华经》的道理最玄妙了，所以天台智者大师，最初就是读《法华经》开的悟。开悟後，他听说有部《楞严经》，就向西方天天叩头礼拜《楞严经》，希望能看见这部《楞严经》。但是他拜了十八年，始终也没有看见过《楞严经》。你说这是不是一种遗憾？中国古来那些个大德祖师的行力，对於尊重佛法，那真是毕恭毕敬的。

中国有的人拜《法华经》，拜《楞严经》，一个字叩一个头，一个字叩一个头，一天从早晨到晚间，都是这样叩头拜经的。有的拜拜经，也就开悟了。所以修行的方法，有种种的不同，你无论修哪一个方法，都要专一的，不要一边修，一边打妄想！

好像，我知道有的人在这儿听经，他不听经，他就想：「我要打个电话给 my girlfriend（女朋友）。」或者：「我要怎麽样答覆那封信？……」专门想这些问题。你说这样，你怎麽能与佛法相应呢？他自己也不觉悟：「我现在学佛法，应当把什麽都放下，我来专心学佛法！」他不这样子，所以听完了，对於我讲什麽，他也不知道；有的时候知道，他又说：「这也没有什麽意思！」就是犯这个毛病！

於意云何？此味为复生於空中？生於舌中？为生食中：阿难！在你的意思里边，你说酥、酪、醍醐是无上的妙味，可是这个味是在空中生出的味尘？还是在你舌根上生出的味尘？或者是在吃的东西里边生出这种的味尘呢？

Ｐ3分文难破（分三）

Ｑ1破从舌生　Ｑ2破从味生　Ｑ3破从空生

今Ｑ1

阿难！若复此味生於汝舌，在汝口中，只有一舌；其舌尔时已成酥味，遇黑石蜜，应不推移。若不变移，不名知味；若变移者，舌非多体，云何多味，一舌之知？

阿难！若复此味生於汝舌，在汝口中，只有一舌；其舌尔时已成酥味，遇黑石蜜，应不推移：阿难！假设你说味道生於舌，是你舌根生的滋味，在你阿难的口里边，只有一个舌头；这个舌头，在你吃酥的时候，它就变成酥味了，你再吃黑石蜜糖的时候，它不应该再知道是甜的。为什麽？你只有一个舌头！一个舌头只能知道一个味，你怎麽会一个舌头辨这麽多味呢？你已经有着酥味，就不应该再有甜味！「黑石蜜」，就是甘蔗造的一种糖，这种糖是硬的，好像石头那麽硬，这大约是古来造糖的方法。

若不变移，不名知味：假设你吃黑石蜜的时候，味也不变成甜的，那你这舌头也不叫「知味」了，它不知道味道。若变移者，舌非多体：假设你吃酥的时候就变酥味，吃糖的时候就变成甜味，味会变移的话，这舌根并非很多体。你只有一个舌！

云何多味，一舌之知：为什麽这麽多的味道，你用一个舌头就可以知道呢？甜的，它就知道甜的；酥味，它也知道酥味；什麽味道它都知道。你一个舌头，怎麽能知道这麽多的味道？

Ｑ2破从味生

若生於食，食非有识，云何知味？又食自知，既同他食，何预於汝，名味之知？

若生於食，食非有识，云何知味：你若说味道生在食品里边，是从吃的东西那儿来的。可是吃的东西本身并没有一种知觉，它又怎麽会知道味道呢？又食自知，即同他食，何预於汝，名味之知：又者，这个吃的东西，它自己的味它自己知道；这就如同它自己吃它自己似的，与你又有什麽关系呢？你又怎麽能叫它是你吃东西这个「味觉」呢？

Ｑ2破从味生

若生於空，汝嗽虚空，当作何味？必其虚空，若作咸味，既咸汝舌，亦咸汝面；则此界人，同於海鱼。既常受咸，了不知淡；若不识淡，亦不觉咸。必无所知，云何名味？

若生於空，汝嗽虚空，当作何味：你若说味生於虚空，你吃一口虚空，看看这虚空是什麽味道？

必其虚空，若作咸味，既咸汝舌，亦咸汝面：你若一定说是味生於虚空，那把这虚空比方它是咸味，这个咸味既然咸到你舌头上，那也会咸到你的脸上。则此界人，同於海鱼：要是你脸上也咸了，那身上也会咸了；你身上咸了，他身上也会咸了，人人都变成有咸味了！那麽这个世界的人，和海里的鱼是一样了！

既常受咸，了不知淡：既然常常在这个咸的味里头来泡着、腌着，就应该不知道什麽叫没有滋味的这个「淡」。若不识淡，亦不觉咸：你若不知道什麽叫淡的味，那麽咸的味道你也不知道

了。为什麽？你不觉得淡，你就不知道味道了嘛！不知道味道，所以就不觉咸了。必无所知，云何名味：你根本什麽味道都不知道了，那麽这有什麽理由你又给它取个名，叫它是「味尘」呢？这也没有理由的！

P4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味舌与尝，俱无处所；即尝与味，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味舌与尝，俱无处所：因为这个，所以你阿难应该知道，味和舌的尝，它们都没有一个一定的处所。即尝与味，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拿尝和味道来讲，这两种处都是虚妄而生，虚妄而灭的；也不是因缘造成的，也不是自然造成的，是由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表现而已！

O5身触二处（分四）

P1标举二处　P2约二触破　P3约一触破　P4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汝常晨朝，以手摩头。

佛教里头，和尚要每天早晨「三摩其头」，三次摩自己的头。就是好像白文天讲的：「摸摸有没有头发，为什麽头发没有了呢？哦，我是个和尚，是个出家人！」因为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很多外道的人皈依佛，随佛出家。随佛出家之後，佛为令这一些人不忘他是和尚，所以叫这些和尚每天摸一摸自己的头。阿难是一个很听教的人，他很实行这种的制度，所以每一天他都三摩其头。

阿难！汝常晨朝：「晨朝」，「晨」就是早晨，「朝」就是早晨的开始。晚间太阳落的时候，叫「夕」。阿难！你常常在早晨的时候，以手摩头：用手摸自己这个和尚头，看看自己这个头发为什麽没有了；这叫人不忘自己的本分。所以在这儿讲到十二处的身、触二处时，释迦牟尼佛就问阿难「以手摩头」这种的制度。

P2约二触破

於意云何？此摩所知，谁为能触？能为在手？为复在头？若在於手，头则无知，云何成触？若在於头，手则无用，云何名触？若各各有，则汝阿难，应有二身。

於意云何：阿难！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以手摩头，你有一种触觉发生。这个触觉，你说是在什麽地方？此摩所知，谁为能触：你这手一摸，你手也知道了，头也知道了；那谁是一个能触的？谁是一个所触的？「能触」，有这种能力去触；「所触」，是被触的。能为在手？为复在头：能触的这种能力，是在手上呢？还是在头上？你讲一讲。

若在於手，头则无知，云何成触：假设你说这个「触」在手，你用手摸头的时候，只有手知道，头不应该知道；既然头不知道，怎麽叫「触」呢？

若在於头，手则无用，云何名触：你若是说能触的功能在你头上，这个手也没有知觉的作用了，这又怎麽叫「触」呢？阿难！你讲给我听一听。

若各各有，则汝阿难，应有二身：假设你说手也有触，头也有触，这两个地方各有各的触，那麽现在你阿难应该有两个身体，有两种触。

至於和尚「三摩其头」，它有一个偈颂；这个偈颂是说得很有道理的，我现在把这个偈颂念给大家听一听：

守口摄意身莫犯　莫恼一切诸有情

无益苦行当远离　如是行者得度世

「守口摄意身莫犯」，「守口」，就守着这个口，不要乱讲话。守口，口里就没有绮语、妄言、恶口、两舌这四恶了。「摄意」，就是摄持着这个意念，令这个意念不要东想西想尽打妄想，也不要尽起攀缘心，各处去攀缘。意里边，不要有贪、瞋、痴这三恶。「身莫犯」，身也不要犯过错，不要有杀、盗、淫——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淫，就是想一想都不可以的！

「莫恼一切诸有情」，你不要恼乱这一切的有情。什麽叫「有情」？就是一切的众生。你不要令面对的人和一切众生生烦恼，你不要恼乱众生。甚至於和你在一起的人，或者大家同在一起修行的，更不应该恼乱，不应该令对方生烦恼。有的时候，若是无意之中对方误会了，生出一种烦恼，那应该找一个机会来解释，不要把这个事情扩大了！这叫莫恼一切诸有情。

「无益苦行当远离」，对人世没有益处的事情不要做。好像，印度人学牛戒、狗戒、睡钉床，把自己的身体跳到灰堆里头去，特意把身体弄得非常的不洁净。这种种无益处的苦行，你说这有什麽意思？这对修道有什麽帮助？你越不乾净，心里也越邋遢、越不乾净。外边你弄得不乾净，你心里也尽想不洁净的东西，心里也就不洁净。所以不要做无益的苦行，你要做对人世有益处的事情！

「如是行者得度世」，像这样，你不恼乱一切有情，不做无益的苦行，也不行外道法，你就够资格度世间的众生了。怎麽叫「外道法」呢？释迦牟尼佛是行中道的，佛修法，叫弟子都要吃斋，不要吃肉；就吃肉，也要吃三净肉。三净肉，是「不见杀」，不看见他杀生；「不闻杀」，没听着杀生的声音；「不为我杀」，这猪或者牛、羊，不是为我杀的。佛在世时，弟子若因

身体不健康，这三净肉可以吃的。

在佛教里头，佛叫弟子吃斋；你说提婆达多他这种邪知邪见就怎麽样？「哼，你叫你的弟子吃斋不是吗？我叫我的弟子不吃咸盐。」咸盐都不吃，他说这叫「上清斋」。在道教里头，也有外道就说这叫「上清斋」，其实这是不合乎中道的；可是提婆达多就是这样子。佛叫弟子过午不食，早晨吃粥，中午吃饭，一天吃两餐；佛自己，早晨也不吃，晚间也不吃，一天就只吃中午一餐。那麽提婆达多叫他弟子怎麽样啊？修行，一百天不吃饭。「你一天吃一餐吗？我一百天吃一餐！你看，是不是比你又高了？」「你吃斋吗？我连咸盐都不吃。我总比你高一着！」他总想要和佛来比，要和佛来斗法，他总说佛不如他。

所以他挑拨阿闍世王杀父亲、杀母亲，然後他叫阿闍世来做新王。提婆达多自己则说，他要做新佛──释迦牟尼佛是旧佛，是老腐败的佛；那麽他要在佛教里创革命，做个新佛。结果搞来搞去，搞得提婆达多生陷地狱，就这麽带着肉身堕地狱了！这是提婆达多搞出来的事情，这些外道也是这样子。这个提婆达多专门做和佛不同的事情，和佛教不同的事情；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要争第一，欢喜做第一。欢喜来、欢喜去，结果欢喜到地狱里去了！这是提婆达多生陷地狱的果报。所以修无益的苦行，是没有用的！

有首偈颂说：

千百年来碗里羹　冤深似海恨难平

欲知世上刀兵劫　试听屠门夜半声

「千百年来碗里羹，冤深似海恨难平」，「羹」，就是浓汤。就在这一碗肉汤里边，千百年到现在，这个冤仇好像大海那麽深；这种怨恨心不平服的。「欲知世上刀兵劫，试听屠门夜半声」，早期作战时，只用刀、枪这麽打，不是像现在又用火箭、又用炮、又用枪，隔着多远都可以打的。以前那是用刀枪，都用白刃战，要身体相接、白刃相接，才可以杀人；现在更厉害了！你想知道世界上为什麽有打仗这个问题，那你听一听那个屠夫舖──就是杀猪、杀牛、杀羊的地方，那些屠宰场半夜是个什麽声音？

所以佛教讲戒杀、放生、受戒。你若一个人不杀生，这个世界上就少一股戾气，少一股凶气。若有十个人不杀生，这个世界就有十股吉祥的瑞气，没有凶气了！所以我们人和天地间都通着的。你尽存杀心，对一切众生你不戒杀，那个众生对你也没有好感；你若爱惜众生，众生对你也好。所以人与人之间、人与畜生之间，都有这一种关系的。

不过，在这个楞严讲修班，时间很少，我没有那麽多时间给你们讲这些个用不着的公案，所以都是稍稍讲一点。就单单杀生、戒杀、放生这些个问题，我讲三个月也讲不完的；不要说三个月，我告诉你们，三年也讲不完！多得很！所以现在不要讲了，还讲这个经文。

P3约一触破

若头与手，一触所生，则手与头，当为一体。若一体者，触则无成。若二体者，触谁为在？在能非所，在所非能，不应虚空，与汝成触。

阿难哪！若头与手，一触所生，则手与头，当为一体：你若说头和手只有一个触觉，都是一个触所生出来的，不是两个触。以前你说两个触，现在假设你是一种触觉，那麽你的手和头，应该是一个的。

若一体者，触则无成：若头和手是一个的，那麽，在「一个」上，不应该有能触、所触，你又怎麽能成一个触觉呢？你看，这个道理说得妙到极点了！

若二体者，触谁为在：前边，你若说是一体，那麽一体不成触，就没有「触」的名了。若是你说手和头是两个体性，那麽触是一个，这是属於哪一个呢？是属於手，是属於头呢？一定有一个能触，有一个所触。

在能非所，在所非能：你不能说是两个都有触，只能有个「能触」、有个「所触」。怎麽叫「能触」呢？就是你能有「触」的这种知觉。譬如我现在触到这张桌子，这张桌子是没有知觉的，但是我的手是「能触」，这张桌子就是「所触」。这两种往一起相触，要有能、所；一个是能触的，我这儿能去触了；那个被触到的物质，是所触的。

在「所触」，就不是能触；在「能触」，也不是所触。那麽，手和头，究竟哪一个是能触的？哪一个是所触的？你说究竟是哪一个触哪一个？是「手是能触，头是所触」啊？还是「头是能触，手是所触」呢？你讲啊！不应虚空，与汝成触：你不能说「我就一个，我和虚空发生触觉了！」虚空根本没有东西的，不会和你的手或者头发生一种触觉。

P4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觉触与身，俱无处所；即身与触，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觉触与身，俱无处所：「是」，因为；「故」，所以。因为前边我讲的这种种道理，所以你要知道，这种有所感觉触尘和你的身体，都没有一定的处所。这触觉没有一个一定的地方，你不能说它一定是怎麽样子！

即身与触，二俱虚妄：即你身和你这个触，这二个处所叫「身处」和「触处」；这是虚妄的、假的、不实在的！你不要着住到这种触尘上。就是你不要贪着某某的肉皮真细腻、真滑，接着

就生一种贪着的想。你贪着什麽？这虚妄嘛！你贪着它做什麽？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种的触觉，不是由因缘所生出来的，也不是自然由虚空生出来的。这是由如来藏那个妙真如性所流露出来的。但是这都是虚妄的，你不要着住到这个上！你要返本还原，回到自己的如来藏，把这些妄相都放下，归回到自己真的根性上！

O6意法二处（分四）

P1标举二处　P2双以徵起　P3就法辨妄　P4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汝常意中所缘，善恶无记三性，生成法则。

P2双以徵起

此法为复即心所生？为当离心，别有方所？

阿难！现在我再跟你讲「意缘法尘」的道理。汝常意中所缘：你常常在意中里头「所缘」；这个「缘」，是攀缘的缘，我们修道人最要避免的，就这个攀缘。这攀缘心一有，就是障道因缘；这由第六意识作怪，生出一种攀缘心，你很不容易修道的。你做多少的善事，你用攀缘心来做，那都是假的；你就度了多少众生，你用攀缘心来度众生，那也是假的。所以这个，阿难你常在你意里头所缘的善恶无记三性：有善性、恶性和无记性。「善性」，就是一切的善法。「恶性」，就是一切的恶法。「无记性」，就是非善非恶，也不是善也不是恶，平平常常的。

生成法则：由善性、恶性和无记性这三种的性里边，生成这个「法尘」；这个「法」不是佛法的法，是法尘。「则」，有一定的规律，而生出来这个法尘。

此法为复即心所生？为当离心，别有方所：这个心，就是第六意识，就是那个意。这个意所缘的法，你说它是在心里所生出来的？还是在离开你这个第六意识，另外它有一个方向和住所吗？你的意思怎麽样？讲一讲啊！

P3就法辨妄（分二）

Q1破即心所生　Q2破离心别有

今Q1

阿难！若即心者，法则非尘，非心所缘，云何成处？

阿难：阿难现在莫测高深了，对佛的境界，他不敢窥测了，不敢讲了。所以在佛问了之後，阿难也没有回答。佛又叫了一声阿难，为什麽叫阿难呢？就是叫阿难注意听，不然，佛说出来的时候，阿难若睡着了，就是说了也白说，没有人听了！所以叫了一声：「阿难啊！」这把阿难从梦中给惊醒了，不会再去睡觉了！

若即心者，法则非尘：你若说这个法就是从心里生出来的，就是第六意识，那这个法就不是尘了，与尘没有关系的。非心所缘，云何成处：你的心本来是缘着尘境，法既然不是尘，你心也缘不到了！你连缘都没有地方缘，又怎麽能有一个地方呢？所以这「意缘法」，没有一个地方的！

Q2破离心别有

若离於心，别有方所，则法自性，为知非知？知则名心，异汝非尘，同他心量；即汝即心，云何汝心更二於汝？若非知者，此尘既非色声香味，离合冷煖，及虚空相，当於何在？今於色空，都无表示；不应人间，更有空外，心非所缘，处从谁立？

若离於心，别有方所，则法自性，为知非知：这个法若离开心，另外有个地方；那麽法它自己的性，知不知道自己是法呢？你讲啊！

知则名心，异汝非尘，同他心量：这个「异」当「离异」讲。如果说这个法它知道，有知觉的。有知觉的，这个就叫「心」；那麽「心」没有离开你，它就不是尘。因此，若说「这个」是心，那就和其他人的心量是一样的，不是个法尘。即汝即心，云何汝心，更二於汝：那麽，在你这儿就是你的心，怎麽可以说你的心和你分开分成二个呢？要知道心就是心，它怎麽会和你分成二个呢？

若非知者：照我前边的道理这麽样一讲，你又说这个法尘它不知道，是无知的。此尘既非色声香味，离合冷煖，及虚空相，当於何在：那麽这个法尘既不是色、声、香、味；没有色，也没有声，也没有香，也没有味，也没有触觉所知道的离、合和冷、暖，和前边那五尘的境界不同，也没有个虚空相——虚空还有个相啊？你说这个法在什麽地方？这样问阿难。这回阿难怎也不敢讲话了！今於色空，都无表示：现在在色、空这两种的尘相；在色上，这个法尘无所表示；在空里边，它也无所表示。不应人间，更有空外：那就不应该在人间更有另一个空外之处，为法尘所在之处。心非所缘，处从谁立：若在空的外边，心也不能缘这种法尘。那麽这个法的处所，在什麽地方建立呢？是谁给它建立的呢？

P4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法则与心，俱无处所。则意与法，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法则与心，俱无处所：因为这个，所以你阿难就应该知道：法的规律与心，这两种也是没有处所的，没有什麽地方可以找的。

则意与法，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麽意缘法这种的道理，这两个处所也都是假的，不是由因缘所生出来的，也不是由自然生出来的；这也是从如来藏妙真如性里头，一种狂妄

所化现的相。
M4会十八界即藏性（分二）
N1总徵　N2别释
今N1
复次阿难！云何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

复次阿难：释迦牟尼佛又对阿难说，说什麽呢？云何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怎麽说「十八界」也都是如来藏里的妙真如性呢？

什麽叫十八界呢？十八界，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六界；再加上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又是六界；再加上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又是六界。共三六一十八界。

六识是从六根、六尘中间生出来的。「识」，是以分别为义。「根」，是以生长为义；言其生长在我们这个身体上。「尘」，是以染污为义，不洁净、不清净，这就叫尘；这个染污，染污什麽呢？染污到六根的根性上。

在六根对着六尘时，就生出六识来。眼睛看见色，就分别这个色好看，或不好看；欢喜这个颜色，不欢喜这个颜色，生出一种分别心，这就叫「眼识」。

耳听声音，也是听这个声音好不好听；或者欢喜这个声音，不欢喜这个声音，生出种种的分别心来，这就叫「耳识」。

鼻嗅香和臭这两种尘，分别这是香、是臭的东西；或者欢喜这个气味，或者不欢喜这个气味，生出一种「鼻识」来。

舌是分别味道的，这个舌根对着味尘，就分别这个味是香味、臭味；是欢喜这个味，不欢喜这个味。这个味和鼻嗅香尘的味是不同的，这就是「舌识」。

身根对着触尘，贪这个滑腻或粗涩；或者欢喜这种触觉，或者不欢喜这种触觉。身根对着触尘，就生出一种分别，触觉的这种识叫「身识」。

意根是对着法尘，前面色、声、香、味、触五尘，都是有形相的，是可以有所表现的；唯独这个法尘，它是无形无相，无所表示的。可是虽然无所表示，也是在意根对着法尘里边，生出一种分别心来，於是也有一个识，这就是「意识」。

六根对着六尘，中间生出了六识，这十八界虽然分开是十八界，合而言之，也都是在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里边包括着的。
N2别释（分六）
O1眼色识界　O2耳声识界　O3鼻香识界　O4舌味识界
O5身触识界　O6意法识界　O1分四
P1标举三界　P2双以徵起　P3分合难破　P4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如汝所明，眼色为缘，生於眼识。
P2双以徵起
此识为复因眼所生，以眼为界？因色所生，以色为界？

阿难！如汝所明，眼色为缘，生於眼识：阿难哪！就好像你以前所明白的道理一样：眼根对着色尘这种因缘，於是中间就生出一种眼的识。此识为复因眼所生，以眼为界？因色所生，以色为界：可是这种根对着尘，中间生出来的识，是因为眼睛生出这种识，以眼根做它的界限呢？还是因为色尘所生出的识，以色尘做它的界限呢？
P3分合难破（分三）
Q1破因眼生　Q2破因色生　Q3破和合生
今Q1

阿难！若因眼生，既无色空，无可分别，纵有汝识，欲将何用？汝见又非青黄赤白，无所表示，从何立界？

阿难！若因眼生，既无色空，无可分别：假设眼识是因为眼而生的，那与色、空就毫无关系，也就没有色、空的因缘，而有这个眼识。既然没有色、没有空，那麽也没有所分别了。因为你要对着色才能有分别，或者你对着空也可以有分别；现在色也没有、空也没有了，那麽你有什麽分别呢？是没有所分别的！纵有汝识，欲将何用；像这样，就算你有这个分别识，你要它来做什麽用呢？没有甚麽用处啊！

汝见又非青黄赤白，无所表示，从何立界：你眼看见色，能生出一种识；可是你这个能见的见，也不是青、黄、赤、白这种种的颜色，也没有所表示，你又从什麽地方立出界限呢？
Q2破因色生

若因色生，空无色时，汝识应灭，云何识知是虚空性？若色变时，汝亦识其色相迁变；汝识不

迁，界从何立？从变则变，界相自无，不变则恒。既从色生，应不识知，虚空所在。

若因色生，空无色时，汝识应灭，云何识知是虚空性：你若说，这个眼识是因为色尘而生出来的，在空的时候什麽也没有，你就没有所分别，你的识也就应该灭了，你又怎麽能知道它是虚空的性呢？

你能知道这是虚空的性，就是你这个识还没有灭呢！既然没有灭，你的识是从什麽地方来的呢？你说从色这儿生来的，到空的时候，没有色了，那麽识也应该没有。但是现在也不是这样子，到空的时候，你还知道是虚空。你知道是虚空，就是你还有识，你的识并没有灭啊！

若色变时，汝亦识其色相迁变：你若说因为色生这眼识，如果这个色有所改变的时候，你也知道它的色相迁变了！汝识不迁，界从何立：可是你的眼识没有迁变，这个识的界限，又从什麽地方立呢？如果你眼识从色生，你应该在色那方面立界限；色改变了，你的识也应该改变。但是现在你的识可没有改变；既然你识没有跟着这个色去改变，究竟你这个识的界限在什麽地方呢？

从变则变，界相自无，不变则恒：前边说的是「识不变」。现在如果说识遇着色变，这识也就变了，所以自然也没有个界相，它随时变动的；如果不随着变的话，就是永远存在的！

既从色生，应不识知，虚空所在：既然说这个识是从有形相的色生出来的，这个识就不应该知道虚空所在。虚空在什麽地方？它不应该知道。因为它的界限在色相上，在有色质的东西上，它有这种识的界限；那麽虚空在什麽地方，它不应该知道的！

Q3破和合生

若兼二种，眼色共生，合则中离，离则两合，体性杂乱，云何成界？

若兼二种，眼色共生：假设你说这个识也变、也不变，亦变亦恒，这个识是眼根对着色尘，由两种一起生出来的。

合则中离：可是两种共同生出这个识，你两个合到一起的话，中间一定得要有一个缝，因为它不是一个整个的。你是眼睛也生识，色尘也生识；那麽眼根生出来是有知觉的，色尘生出来是无知觉的。像这样：一个有知觉，一个无知觉，合到一起的时候，因为它不是两个都有知觉，也不是两个都没有知觉。中间一定要有个缝子。离则两合：如果是眼根与色尘离开而生，这一半根，一半尘；一半是有知觉的，一半是没有知觉的。有知觉的合於眼根，无知觉的合於色尘，这半根和半根相合，半尘和半尘相合，这又变成两合了。

体性杂乱，云何成界：这一种讲法，体性就乱了，就不会有一个系统了！那麽它自己本身界限都分别不清楚，怎麽会再有一个识的界存在呢？这个界限也不能成立的！

P4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眼色为缘，生眼识界，三处都无。则眼与色及色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眼色为缘，生眼识界，三处都无：因为这个，所以阿难你应该知道，这眼根对着色尘，互相为缘，互相来借重，中间就生出一个「眼识」的界来；你详细追究这个道理，眼根、眼识和色尘这三个地方，都没有一定的处所！则眼与色及色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所以眼根、色尘和眼识这三种，本来不是因缘所生的，也不是自然所生出来的，这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表现而已。
那麽眼、色和识的界限，就是眼根、色尘、眼识这三种，有三个界限：眼根是眼根的界限，眼识是眼识的界限，色尘是色尘的界限。这个「及色界三」，是文法上的关系；就是这麽样加上一个「色」字，使它还是四个字、四个字一句的；这个地方不太重要的！

O2耳声识界（分四）

P1标举三界　P2双以徵起　P3分合难破　P4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又汝所明，耳声为缘，生於耳识。

P2双以徵起

此识为复因耳所生，以耳为界？因声所生，以声为界？

阿难！又汝所明，耳声为缘，生於耳识：你平常也知道的：耳根和声尘互相为缘──由这个耳根，听见那个声尘，互相发生一种因缘。这种因缘发生了之後，由耳就生出耳识，生出一种分别性了！此识为复因耳所生，以耳为界？因声所生，以声为界：你说这个耳识，它可是因为耳朵生出来的，以耳来做它的界限呢？还是因声所生出来的，以声尘做它的界限呢？这是徵问阿难，看他的意思怎麽样。可是阿难也没有话讲，因为对这个道理，越讲他越觉得不明白，所以也就不敢讲话了！

P3分合难破（分三）

Q1破因耳生　Q2破因声生　Q3破和合生

今Q1

阿难！若因耳生，动静二相，既不现前，根不成知；必无所知，知尚无成，识何形貌？若取耳闻，无动静故，闻无所成。云何耳形，杂色触尘，名为识界？则耳识界，复从谁立？

阿难！若因耳生，动静二相，既不现前，根不成知：释迦牟尼佛又叫了一声阿难，假设你说耳

识是因为耳生出来的，则要有或者动的声音、或者静的声音这两种相貌，才能听见。可是当动、静二相没有现前的时候，单单耳朵它没有对象，就没有知觉，它不知道的。

必无所知，知尚无成，识何形貌：因为动、静二相既然没有了，也就没有声了。没有声了，那麼这耳朵，一定不能知道有这种声尘。那麼这个知都不能成，你这个识在什麼地方来呢？识又是个什麼样子呢？这识也是没有的。

若取耳闻，无动静故，闻无所成：假设你说这个耳识，不是因为耳生出来的；是因为耳朵有闻性，所以这个识在闻性里生出来的。那这个耳闻，要是没有动声、静声的时候，你也听不见什麼。既然听不见什麼，「闻」这个名目也不能成立的。

云何耳形，杂色触尘，名为识界：如果说肉耳能生识，那这个肉耳掺杂色尘，属於身根之色相，身根的对象是触尘；那你怎麼可以说耳朵这肉形，和尘界接触时，这算一个「耳识界」？这是没有的！

则耳识界，复从谁立：你这样讲，那麼这个耳识界倒是从哪一边立出来的呢？是从耳这边立出来的？还是从声尘那边立出来的呢？因为它一定要有一个从哪一边立出来的。

Q2破因声生

若生於声，识因声有，则不关闻；无闻则亡声相所在。识从声生，许声因闻，而有声相，闻应闻识。不闻非界，闻则同声；识已被闻，谁知闻识？若无知者，终如草木。

若生於声，识因声有，则不关闻：你若说耳识是从声音生出来的，是因为声才有耳识界；那就与耳闻无关。无闻则亡声相所在：若是闻性都没有了，也听不到声了，你这个声相也就没有了！为什麼没有闻呢？就因为没有声。没有声，你又怎麼会生出个识，又会有个闻性呢？

识从声生，许声因闻，而有声相，闻应闻识：你若说这个识是从声音生出来的，我可以这样说，说这个声音就因为闻性而有的，就生出这一种的声相。可是若这样子，闻性也应该听到自己的识是个什麼声音。因为你说你的识是从声生出来的嘛！有声才可以有识，你现在因为你闻到声，也应该闻到识！

不闻非界，闻则同声：你若不能闻见这个识，它就没有一个界限；如果你能听着，它也就是声，就不能叫「识」。识已被闻，谁知闻识：识才能知道这个闻识，那麼这个闻识已经被旁人听去了，又谁知道这个识是谁的呢？说：「现在我闻到这个识了！」这又是谁知道呢？

若无知者，终如草木：如果说是没有人知道——再没有另外一个识，知道闻识的这种的情形，你闻到识的这个闻，也等於草木无知一样了嘛！所以这个道理也都不成立的。

Q3破和合生

不应声闻，杂成中界，界无中位，则内外相，复从何成？

不应声闻，杂成中界：可是你不应该这个声又可以闻声，这麼杂乱无章的，把两者之间的界限也搞得不清楚了！没有一个目标了。界无中位，则内外相，复从何成：这个界限没有一个中立的位置，那麼内相、外相又从哪里定出来的呢？没有内相、外相，也没有个中间相，那麼这个识的界限，到底又从什麼地方成立的呢？没有地方成立的，所以这个识没有界限的！

P4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耳声为缘，生耳识界，三处都无。则耳与声及声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耳声为缘，生耳识界，三处都无：因为这个，所以你阿难应该知道，耳和声是互相生出这种因缘，又生出一种耳识的界限来。耳识界、耳根界和声尘的界，三个都没有一定的处所。则耳与声及声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麼这个耳根的界限，与声尘的界限，还有声音这种识的界限，这三种的界限，本来也不属於因缘法，也不属於外道那个自然性，这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表现而已！

O3鼻香识界（分四）

P1标举三界　P2双以徵起　P3分合难破　P4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又汝所明，鼻香为缘，生於鼻识。

P2双以徵起

此识为复因鼻所生，以鼻为界？因香所生，以香为界？

阿难！又汝所明：阿难！你以前听过这种权乘的教法，权乘教里边讲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那麼这个道理你都明白了。可是那时讲这十八界是度二乘人和外道所说的方便法门。现在我再给你详细来讲解这种道理，你不要着住到这种的法尘上。鼻香为缘，生於鼻识：讲到这鼻和香，互相发生一种因缘；由鼻闻香，由香又到鼻根上，这互相就有一种因缘。因为互相有这种的因缘，就生出鼻识来了。这鼻识生出来了，究竟你说它是从什麼地方来的呢？到底有没有这个识呢？

此识为复因鼻所生，以鼻为界？因香所生，以香为界：你说这种鼻识，是因为鼻根生出来的，以鼻根作为它的界限呢？还是因为香尘所生，以香尘作为它的界限呢？什麼地方是鼻识的界限？

P3分合难破（分三）
Q1破因鼻生　Q2破因香生　Q3破和合生
今Q1
阿难！若因鼻生，则汝心中，以何为鼻？为取肉形双爪之相？为取鼥知动摇之性？
若取肉形，肉质乃身，身知即触；名身非鼻，名触即尘。鼻尚无名，云何立界？

若取鼥知，又汝心中，以何为知？以肉为知，则肉之知，元触非鼻。以空为知，空则自知，肉应非觉。如是则应虚空是汝，汝身非知，今日阿难，应无所在。

阿难！若因鼻生，则汝心中，以何为鼻：阿难！若是因为由鼻根和香尘中间，生出这种的鼻识；如果这样子，那麽在你的心里边，你以什麽是你的鼻子呢？你说，在这个地方，本来这就是个鼻子，佛还问以什麽为鼻子。大约佛的意思，是叫阿难说以眼睛为鼻子，或者以耳朵为鼻子。那麽阿难对於这个道理没有了解，所以现在佛问他以什麽为鼻子，他也不敢回答。

为取肉形双爪之相？为取鼥知动摇之性：是取这个肉质，好像有两个爪在脸这个地方之相为鼻呢？还是你取能嗅，有一种嗅觉，这就有了动、静之性；以这个「性」做鼻子呢？

若取肉形，肉质乃身，身知即触：假设你以这个肉形做鼻识的话，这些个有肉的东西，都是人的身体；身所能觉知的，这就叫「触」。名身非鼻：这个触叫「身」，它的名字不叫鼻子。名触即尘：这个肉质的是身，有所触的，这就是一种触尘，根本就没有一个鼻子的名义。鼻尚无名，云何立界：它连个「鼻子」的名都没有，你怎麽能给它立个界限呢？

佛就是不讲道理！谁都知道他自己有个鼻子，现在他把这阿难的鼻子给弄没有了！佛没有问阿难：「你的鼻孔究竟是冲下、是冲上啊？」没有问！那麽我现在问问你们听《楞严经》这些人，你说每一个人的鼻孔是冲下、是冲上？你若答得出来这个问题的话，这也当一个月的总考合格了；你若答不出的时候，还像那个「舍卫国、室罗筏城」一个样。所以，这个人的鼻孔究竟冲下、冲上呢？

若取鼥知，又汝心中，以何为知：你若取嗅觉这种的知觉性为你的鼻识；在你的心里头，以什麽算一个知呢？

以肉为知，则肉之知，元触非鼻：你如果以这个肉作你嗅香的知，那麽肉所知道的这个，本来名叫「触」，不叫「鼻子」这名字。

以空为知，空则自知，肉应非觉：这个虚空，是讲接近鼻孔的虚空。譬如你说，在鼻孔和空气相接近这儿，就是鼻识。可是你如果以虚空为知，虚空它自己知道它的空，你的肉就不应该有所知觉。

如是则应虚空是汝，汝身非知，今日阿难，应无所在：像这样子，那应该虚空就是你阿难的身体，而你的身体就应该没有知觉。如果是这样子，你这个阿难，根本就不应该有你存在的地方！为什麽？你是虚空嘛！你的识在虚空里头，虚空知道它虚空本身，如果你自己不知道这个识，和识也没有什麽关系了。如果你知道，认为这是一种分别的识，那你的身体就应该也是虚空了！

以香为知，知自属香，何预於汝？若香臭气，必生汝鼻，则彼香臭二种流气，不生伊兰及栴檀木；二物不来，汝自鼥鼻，为香为臭？臭则非香，香应非臭。若香臭二俱能闻者，则汝一人，应有两鼻，对我问道，有二阿难，谁为汝体？若鼻是一，香臭无二；臭既为香，香复成臭。二性不有，界从谁立？

以香为知，知自属香，何预於汝：如果你说识是由香生出来的，以香尘说是你的鼻识；那麽这个识也就属於香，而不属於你，又与你有什麽关系呢？与你没有关系啊！

若香臭气，必生汝鼻：这个「臭」字，也可以读「嗅」；在这儿，本来应该读「臭」；不过这个「臭」一说出来，大家就有一种感觉：这味道不好！所以还是读「嗅」好。若你一定说香的味道，或者不香的味道这股气，是由你鼻生出来的，则彼香臭二种流气，不生伊兰及栴檀木：那麽那个香和不香的这两种气味，就不应该生到伊兰和栴檀木上边。

「伊兰」是一种树，这种树最臭不过，就好像什麽那麽臭呢？就好像死人的屍首，在热天摆到那儿，或者三个礼拜、五个礼拜，那种臭，臭得很远很远的。这种树木出的那种味道，就和腐烂屍首的气味一样，是最臭的一种树木。它开红花，这花非常美丽，可是人要是吃了这种花，很快就死了，它的毒性很大的。

「栴檀木」，前边讲过，也叫「牛头栴檀」，据说出在北俱卢洲。这种栴檀香的木，一点着就可以香四十里，四十里地都闻见这种香。

这栴檀木，有时也和伊兰生到一起，如果有栴檀木，伊兰的臭气就没有了。这也就是臭到极点，就该香了；香到极点，又该臭了。所以大约伊兰树是臭到极点了，一有栴檀香木，把它那股臭气给避开了。好像我们人，这个地方尽是恶人，就等於臭气一样的，大家都有臭气。若这恶人里头又有个善人，就把这一些恶人都给影响，变成善人了，那麽也就等於有栴檀香气一样的

。

所以「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什麽事情坏到极点，就该好了；好到极点，又该坏了。好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一般人说科学发明；发明的东西多了，等发明到极点，这个世界也坏了，什麽也没有了，人又都什麽也不知道了！什麽也不知道，然後再发明；发明，知道东西多了，又该坏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循环的。

若香臭，不生伊兰及栴檀木，二物不来，汝自鼻鼻，为香为臭：那麽香和臭这两种物的气味不来，你自己嗅你的鼻，是香啊？是臭啊？臭则非香，香应非臭：味道不好，就不是香；如果是好味道，就不是臭气。

若香臭二俱能闻者：你若说自己闻自己，也可以闻到香，又可以闻到臭，这两种都可以闻得到的，则汝一人，应有两鼻：那麽你现在一个身，就应该有两个鼻子。为什麽？你说气味是由你鼻生出来的，你就只能闻一种味道──前边那不讲吗？香就不是臭，臭就不是香；你如果说香、臭味都一起闻到了，那麽你就应该有两个鼻子去闻。为什麽你一个鼻子可以闻两种味道呢？对我问道，有二阿难：这样子，现在对着我问佛法的，应该有两个阿难。你有两个鼻子嘛；有两个鼻子，也就应该有两个阿难。谁为汝体：这两个阿难，哪一个是你的身体呢？

若鼻是一，香臭无二：因为你没有两个身体，所以你若说鼻子只是一个，那麽香也就是臭，臭也就是香，没有什麽分别，这不是两个。臭既为香，香复成臭。二性不有，界从谁立：臭，既然你说它是香；香，也就变成臭了！因为你香和臭二种气味合到一起，那麽香也不香，臭也不臭了。本来香臭的两种性，就不存在了。既然这两种的性都不存在，那麽你这个界限，又从哪个地方立呢？

Q2破因香生

若因香生，识因香有。如眼有见，不能观眼；因香有故，应不知香。知即非生，不知非识；香非知有，香界不成。识不知香，因界则非从香建立。

若因香生，识因香有：你若说因为香生出这种识，这鼻识是因为香而有的。如眼有见，不能观眼；因香有故，应不知香：就好像眼睛这个见，不能回光返照来看见自己的眼睛一样。同样的道理，那麽你因为香而有这个鼻识，就在你鼻识本身，就不应该知道有这个香。

知即非生，不知非识：如果你知道这个香，识就不是从香生出来的。你若说它不知道，这就又不是识了。因为识以「了别」为义，应该知道的；不知道，这就不是识。香非知有，香界不成：香尘它没有知觉的，所以在香立个识的界限，这也不成了。

识不知香，因界则非从香建立：你如果说识从香生出来的，可是它不知道香，所以这个识的界限，也不是从香建立而成的。

Q3破和合生

既无中间，不成内外，彼诸闻性，毕竟虚妄。

既无中间，不成内外，彼诸闻性，毕竟虚妄：也没有中间，也没有个内，也没有个外；这个鼻的闻性，没有处所的，你说它是从什麽地方生出来的呢？也不是从香生的，也不是从鼻生的，也不是从空生的。所以它毕竟是个虚妄的！

P4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鼻香为缘，生鼻识界，三处都无。则鼻与香及香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现在讲的是「鼻识」。你知道香，识就不是从「香」生出来的；你若不知道香，就不是识。识是知道的；你说，识在什麽地方？

是故当知，鼻香为缘，生鼻识界，三处都无：因为这个，所以你阿难应当知道：鼻和香互为因缘，生出鼻识界来。这个也没有鼻根界，也没有香尘界，也没有香识这种界，这三种的界限都没有。则鼻与香及香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所以你的鼻根和香尘，以及你所知道香尘的这种识，这三种的界限，本非因缘，也非自然性；这也是都从如来藏里边，那个妙真如性的表现，并没有一定的处所。

所以你不要执着我以前讲权乘的法门，有十八界、又有十二处，这都是虚妄不实的。以前不过为接引小乘的人，不得不说出来这麽多个法门、这麽多个处所，根本就没有的。现在要讲实相法门，第一义谛这个楞严大定；以前这些个理论，你不能再拿来和现在这第一义谛的法门相比较。所以，以前这些个界限，都是不成立的！佛说了法又不算，现在又说他以前说的那些道理都不正确的。哈哈！

明天是礼拜六了，Tomorrow is Saturday，礼拜六又放假了。每逢一放假，我就觉得人心涣散了。我们在放假的这一天，也要收摄身心，不要太散了；要把这个考试的题目，认真了研究研究，把文章作得好一点，不要马马虎虎的！

还有，在本堂这一次《楞严经》的法会讲修班，有人要求要受五戒，有的又要受八戒，有的又想要受菩萨戒。受五戒和八戒的人，这都叫「优婆塞」和「优婆夷」；如果受过菩萨戒的人，就叫「菩萨戒子」。本来是出家人受菩萨戒，但是因为菩萨是自利利人的，就是在家人也可以

受菩萨戒！

在佛教里，受戒是很要紧的，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如果还想要受戒的，都不要错过机会。你受一戒也可以，受两戒也可以，受三戒也可以，受四戒也可以，受五戒、受八戒也可以。在家人不能受十戒，十戒是沙弥戒，那麽可以受菩萨戒。菩萨戒是十重四十八轻戒。

五戒──若受一戒，这叫「少分戒」；受两戒呢，这叫「半分戒」；受三戒，这叫「多分戒」；受五戒，这叫「全分戒」，就是全分受五戒。所以，譬如：「我不能戒杀生」，那你可以受不偷盗的戒。你欢喜饮酒，好像我有个酒徒弟，欢喜饮酒，不愿意受酒戒；那你可以不受酒戒，就受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都可以的！你说是「我欢喜讲大话，这个讲大话的戒我不能受！」那你可以受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这都可以的。你要是说：「我不能戒杀生；有的时候，无意中，就把蚂蚁和小蚊虫的生命给伤了。我若受了戒，然後再犯戒，这就更有罪了！」那麽你也可以不受这个不杀生戒。这个都随自己的便！你就受一戒、两戒、三戒、五戒，都可以的，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告诉你们：有的地方，你受一趟戒，没有两百块钱，你受不了的。为什麽？那就像做生意似的，一定要给钱的。这不是讲给钱做衣袍，这衣袍要你自己做的，你用多少钱不管；你欢喜做好的，用多一点钱；欢喜做不好的，用少一点钱。你就是单单受一受戒，供养师父，又供养庙上，统统差不离要两百块钱，这都不多的。而我现在在这儿，根本就不收钱的！所以你们有没有钱，都没有问题的。

O4舌味识界（分四）

P1标举三界　P2双以徵起　P3分合难破　P4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又汝所明，舌味为缘，生於舌识。

P2双以徵起

此识为复因舌所生，以舌为界？因味所生，以味为界？

佛叫了一声，说是阿难哪！又汝所明，舌味为缘，生於舌识：在以前我给你所说的小乘佛法，是为教化权教的众生。我所说的这个十八界里头，有一种是舌和味的这个界。这个舌头和味互相为缘，有舌头，才知道味；有味，舌头才知道，这互相为缘。在舌根对着味尘中间生出一种分别心，这就叫「舌识」。可是这个舌识，它的界限究竟在什麽地方呢？此识为复因舌所生，以舌为界？因味所生，以味为界：这个识，是因为舌头上生出来的，以舌根为它的界限呢？或者是因为味尘所生的，以味尘作它的一个界限呢？阿难！你讲啊！

P3分合难破（分四）

Q1破因舌生　Q2破因味生　Q3破因空生　Q4破和合生

今Q1

阿难！若因舌生，则诸世间甘蔗乌梅，黄连石盐，细辛姜桂，都无有味。汝自尝舌，为甜为苦？若舌性苦，谁来尝舌？舌不自尝，孰为知觉？舌性非苦，味自不生，云何立界？

阿难！若因舌生，则诸世间甘蔗乌梅，黄连石盐，细辛姜桂，都无有味：阿难！假设舌识，是因为舌根所生出来的，那麽这所有世间的甘蔗、乌梅、黄连、石盐、细辛、姜、桂等，什麽都没有味道了！为什麽？既然舌识是因为舌而生的，这些个药材的味道，都不应该有了！

「甘蔗」，就是一种造糖的东西。「乌梅」，就是前边所说的「酢梅」，口里生水那种梅，它是黑色的；乌，就是黑色。又有一种药材叫「黄连」，黄连是最苦的，苦到极点。「石盐」，就我们所吃的盐。「细辛」，也是一味药材。「姜」，就是ginger。「桂」，就是肉桂。这几种都是药材的名字。

汝自尝舌，为甜为苦：你自己嚐嚐自己的舌头，是甜还是苦啊？究竟是个什麽味？若舌性苦，谁来尝舌：假设你这个舌头是苦的话，舌头它不能自己嚐自己，那麽又是谁来嚐这个舌呢？舌不自尝，孰为知觉：舌自己不能嚐自己，那麽这个知觉的舌识，又是谁知觉的呢？是谁知道这个舌识的知觉呢？

舌性非苦，味自不生，云何立界：如果这个舌头它自己的本性不是苦的，自然就没有一个味生出来。既然舌自己本身上没有味生出来，那麽这个舌识，又在什麽地方立出界限呢？

Q2破因味生

若因味生，识自为味，同於舌根，应不自尝，云何识知是味非味？又一切味，非一物生；味既多生，识应多体。识体若一，体必味生，咸淡甘辛，和合俱生，诸变异相，同为一味，应无分别。分别既无，则不名识，云何复名舌味识界？

若因味生，识自为味，同於舌根：假设你说是因为滋味而生出来舌识，那麽这个识，自己也就变成味了，也就和舌根是一样的。应不自尝：识是从味生出来的，那麽这也和舌不能嚐自己的舌一样，味本身不能自己嚐自己的味。譬如苦味，它不能说自己嚐嚐，「哦，我自己的味道是苦的！」根本这个味它没有知觉！所以你若说这个识是从味生出来的，那麽味不能嚐自己，和舌根一样的。云何识知是味非味：味它既然没有知觉，怎麽会又有一种分别的识在里边，又怎麽知道是什麽味和不是什麽味呢？或者是甜味、不是甜味啊？是苦味、不是苦味啊？这个味的本身，它不能自己嚐自己的。

又一切味，非一物生：若你说「识是从味生出来的」，可是这个味不是一种味，而是有很多种味。这所有的酸、甜、苦、辣、咸，种种滋味，不是从一种东西生出来的。譬如，辣椒就是辣的，乌梅就是酸的，甘蔗就是甜的，黄连就是苦的，咸盐就是咸的；这不是一种东西，生出来这麽多种味道。味既多生，识应多体：既然是从很多种东西，生出来的很多种味道，那麽这个识，也应该有多种的体性。这个地方，也就表示识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所以，虽然有多种的物，生出多种的味，而这个识并不跟着味这麽多体。释迦牟尼佛故意这麽样子来讲，令阿难明白这个识是由如来藏生出来的，并不依据味和舌根而生。

识体若一，体必味生：你若是说识的体就是一个，没有多。可是一个体，它就不能生出多种的味。那麽若这个味一定是由这个体而生出来的话，咸淡甘辛，和合俱生，诸变异相，同为一味，应无分别：「辛」，就是辣的；「淡」，就没有味道；「甘」，就是甜的。那麽咸、淡、甘、辛这种种的味道，混合到一起，这很多的滋味和合的时候，会有一种变化的相，把本有的味都失去了。譬如辣的东西，你加上甜的，它就没有那麽辣，甜也就不那样甜了，味都改了！酸、甜、苦、辣、咸，你统统都加到一起，把本有的滋味都变没有了，变成一种味道，也没有什麽可分别的了。分别既无，则不名识：「识」，就是有所分别的；但是在这儿，它既然没有分别了，你就不能给它起个名字叫「识」。云何复名舌味识界：识的名字既然没有了，你怎麽能还给它起个名字叫「舌味识界」呢？根本不可以称这个名字的。

Q3破因空生

不应虚空，生汝心识。

不应虚空，生汝心识：可是你这个舌识，也不应该是从虚空里生出来；不应该在虚空里头，生出来你一个识，生出你一个心来。

Q4破和合生

舌味和合，即於是中，元无自性，云何界生？

舌味和合，即於是中，元无自性，云何界生：舌和味，这两种和合起来，就在这和合之中，它本来没有自己的自性，你又怎麽可以给它命名，立出来是「舌味识界」呢？根本立不出来的！

P4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舌味为缘，生舌识界，三处都无。则舌与味及舌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舌味为缘，生舌识界，三处都无：因为这个，阿难哪！你应该知道：舌和味互相发生这种的因缘，能生出来舌识的界限。你说识生於舌根上也不是，生於味尘上也不是，也不能生於舌识的本身上；所以这三处，都没有它的体性。则舌与味及舌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样子一讲，你知道这个舌和味道，及舌识的界，这三种，本来也不是由因缘所生的，也不是由自然所生的。若是由因缘所生的，就是落到有上了；若从自然所生，就落到空上了。空、有两种，都不是中道了义，都是权教所讲的因缘，外道所讲那个自然。那麽舌识界究竟是从什麽地方来的呢？这也是从如来藏妙真如性里边所表现而已。

O5身触识界（分四）

P1标举三界　P2双以徵起　P3分合难破　P4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又汝所明，身触为缘，生於身识。

P2双以徵起

此识为复因身所生，以身为界？因触所生，以触为界？

阿难！又汝所明，身触为缘，生於身识：在你以前所听的小乘权教这种道理：身根和触尘相接触，生出一种缘来。由这种缘，分别的识也生出来了！此识为复因身所生，以身为界？因触所生，以触为界：这个识，是因为身体所生出来的，以身作为身识的一个界限呢？还是因为触尘所生出来的分别心，而有的分别识，以触尘作这种分别识的一个界限呢？

P3分合难破（分三）

Q1破因身生　Q2破因触生　Q3破和合生

今Q1

阿难！若因身生，必无离合二觉观缘，身何所识？

阿难！若因身生，必无离合二觉观缘，身何所识：你若说这个识，是因身生出来的，那你的身和识是没有离合的，总是在一起，不会离开再合起来。那麽你既然没有离开与合起来这两种的「觉观」二觉，是感觉；观，这种因缘。那没有这两种离、合的感觉，这种的因缘，你的身怎麽会又有一个识呢？

Q2破因触生

若因触生，必无汝身，谁有非身，知合离者？

若因触生，必无汝身：你假设说，是触生出这种识。那麽这就和你的身是没有关系的，不是在你身上生出来的。谁有非身，知合离者：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说不是在自己身上感觉离、合，而要在另外一个身上，才能知道这种离、合性的感觉吗？这也是没有的！

Q3破和合生

阿难！物不触知，身知有触。知身即触，知触即身；即触非身，即身非触。身触二相，元无处所，合身即为身自体性，离身即是虚空等相。内外不成，中云何立？中不复立，内外性空，则汝识生，从谁立界？

为什麽我这样讲呢？阿难！你要知道，物不触知：物没有一种知觉力，没有一种分别性，你说分别识是从物生出来的，这是一种错误！身知有触：如果能知道有所触、有触尘，这就是你的身体。如果不是你的身体，它怎麽会知道有触呢？这个触，是对你身体而接触，你有这种感觉。可是，在你身根和触尘中间生出的识，究竟是以身为它的界限呢？是以触为它的界限？

这不知道讲的是什麽！哈哈，你看！知身即触：你知道有分别的识，这是你知道你的身；这种的知道，就是因为触而知道身。怎麽因为触而知道这个身呢？这触是个「能知」，身是个「所知」。所以你的识知道这个身，这有一个触觉，识从触觉生出来。知触即身：这个知，就是「识」；你识性分别的这个识知，知道有一种触觉，就是从你的身生出来的这种触觉。即触非身，即身非触：这单单讲「触尘」。这个触尘，不是你这个身；你的身，也不是触尘。所以，你在身和触中间，找一找这个识究竟在什麽地方？你如果在这个地方，一定能说是这个识是在哪一边吗？是在身这边，是在触那边？你找不着的。既然你找不着在身和触的中间，那你也找不出来这个识的存在，那麽你又到什麽地方去找这个识呢？

身触二相，元无处所：身和触这两种的相，本来也没有一定的处所。你找这个身相和触相，究竟在什麽地方？合身即为身自体性：这个触，你若说从身生出来的，就是身的一个体性。离身即是虚空等相：若是触离开身体的话，就是虚空，你也找不着触的体相。所以触，也是没有一个体相的。

内外不成，中云何立：你说这个识，在内边也不是，在外边也不是；在这触尘也不是，在这身根也不是。既然内、外也没有，又怎麽能有个中的表现呢？中也不能立住了！中不复立，内外性空：既然中不能立，你也分别不出来哪个地方叫个「中」。那麽内、外的性也就没有了，空了。则汝识生，从谁立界：那麽也没有内，也没有外，也没有中，究竟这个识，在哪个地方可以立个界限呢？

P4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身触为缘，生身识界，三处都无。则身与触及身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因为前边所说这种种的道理，找识的界限，也找不着的，没有它的界限。是故当知，身触为缘，生身识界，三处都无：因为这个，所以阿难哪！你应该知道，在以前权乘的教里头，说身和触尘互相为因缘，生出来一种「身识界」的道理，其实这三个处所都没有的。

则身与触及身界三：则这个身根，和触尘、和身识的界限，这三种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本来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表现，你不能找出来它一定的处所的。所以你不要拿以前我所说的那个权乘的教法，和现在我所说这个实教的真实道理来相比。以前说的是方便法，现在我所说的法是第一义谛，中道了义的教法，和以前那个法门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种种的，都不是因缘，不是自然性。佛因为以前用因缘法来破外道的自然，所以阿难就执着这种因缘法，舍不得放下。他认为以前佛说那种法，是不能更改的，为什麽佛现在把以前所说的道理又都否定了？否定了，就是不承认。佛不承认自己以前说的法，这岂不是自宗相违吗？佛自己自相矛盾了嘛！所以阿难由这个地方，就生出种种的怀疑，问这个、问那个。

因此佛现在告诉阿难说，以前所说的因缘法，是为破外道的自然法，并不是究竟的、彻底的法门。现在说这个中道了义，第一义谛，要讲真正的法门了！所以以前那个法，都不能再用，不能再保持下去了！可是阿难不明白这一点，还是左问右问的。

O6意法识界（分四）

P1标举三界　P2双以徵起　P3分文各破　P4结妄归真

今P1

阿难！又汝所明，意法为缘，生於意识。

P2双以徵起

此识为复因意所生，以意为界？因法所生，以法为界？

阿难！又汝所明，意法为缘，生於意识：你以前听过这个法：你的意根和法尘，互相生一种缘，其中就生出一种意识。可是此识为复因意所生，以意为界？因法所生，以法为界：这个识是因为「意」生出来的意识，以「意」做它一个界限？还是因为「法」所生出来的这个意识，以「法」做它的界限呢？

P3分文各破（分二）

Q1破因意生　Q2破因法生

今Q1

阿难！若因意生，於汝意中，必有所思，发明汝意；若无前法，意无所生。离缘无形，识将何用？又汝识心与诸思量，兼了别性，为同为异？同意即意，云何所生？异意不同，应无所识。若无所识，云何意生？若有所识，云何识意？唯同与异，二性无成，界云何立？

阿难！若因意生，於汝意中，必有所思，发明汝意；若无前法，意无所生：你若说这个意识，是因为意生出来的；那麽在你这个意根里边，你一定有个所思的法尘，才能发挥出你意根的这种意识。那麽你要是意根里边没有所思量的这种法尘，就没有法可生，意根也就无从生起。「前法」，就是你思量的法尘。

离缘无形，识将何用：意根离开这个所缘的法尘和你这种思想的因缘，根本没有个形相。你要意缘法，你说它的形相是什麽样子的？没有的。离开你这种攀缘的心，就没有形相了。那麽形相都没有，这个识又在什麽地方？它又有什麽能力，可以发挥它这个识的作用呢？

又汝识心，与诸思量，兼了别性，为同为异：佛又对阿难说了，你这个识心，和这个思量的意根，并兼你这个了别性，为同、为异？就是你的识心和意根这种的性质，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同意即意，云何所生：如果你说这个识心和意根相同，这就是个意根，不能谈到是识了。那麽既然你这个识心就是意根，又怎麽能说这个识是从意里头生出来的呢？

异意不同，应无所识：如果你的识心和意根不相同，它就不会有这种识心了。和意根不同，是什麽样子呢？就是同法尘去了；同法尘，法尘是没有分别的。你的意根是有分别的，识也是有分别的，如果这个识心不是由意根生出来的，那麽就不同了；不同就「应无所识」，就没有这个识！若无所识，云何意生：假设你连这个识也没有了，这个意又怎麽会生出你这个识来呢？若有所识，云何识意：你若是说有所识的时候，你这个意又怎麽会知道你自己这个意呢？

唯同与异，二性无成，界云何立：所以，同和异这两种性，都不会成立的。那麽这两性是不成的，你怎麽会在其中又立出一个界限，说有一个意识界呢？所以你的识心和意根两个，你说它同也不可以，你说它异也不可以，这两种的性，都不会成立的

Q2破因法生

若因法生，世间诸法，不离五尘。汝观色法，及诸声法，香法味法，及与触法，相状分明，以对五根，非意所摄。汝识决定依於法生，汝今谛观，法法何状？若离色空，动静通塞，合离生灭，越此诸相，终无所得。生则色空诸法等生，灭则色空诸法等灭。所因既无，因生有识，作何形相？相状不有，界云何生？

若因法生，世间诸法，不离五尘：假设你说这个意识，是因为意缘法，是法生出来的，那麽世间一切的法，都离不开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尘的境界。「世间」，是「有情世间」和「器世间」这两种世间。

汝观色法，及诸声法，香法味法，及与触法，相状分明，以对五根，非意所摄：你现在看一看这个色法、声法、香法、味法及触法，这色、声、香、味、触，各有各的相状，很清楚的。这五尘对着眼、耳、鼻、舌、身这五根，都不属於意根所摄的。就是眼、耳、鼻、舌、身，生出这前五尘，哪一个法也不属於意根所摄，所以说，与你的意识是没有关系的！

汝识决定依於法生，汝今谛观，法法何状：现在你以这个意识决定，认为它是依法尘所生的；你现在详细谛审而观，你详细好好看一看：这个能生法尘的法是什麽相状？是有所表、是无所表？

若离色空，动静通塞，合离生灭，越此诸相，终无所得：假设你离开色尘、空尘，和动静、通塞、离合、生灭这种种的法。「越此诸相」，就是与这以上所说这一些个法脱离关系了。你离开以上所说这种种的相，你怎麽样子看，也恐怕没有什麽所得的。因为法尘是无形的，你找它的形相，是找不出来的。

生则色空诸法等生，灭则色空诸法等灭：那麽上边所说的色、空等法，若是生，它们就同生；灭的时候，它们也都同灭了！

所因既无，因生有识，作何形相：那麽所因的法尘既然没有了，怎麽会再生出来这麽一个识呢？根本就没有的！这个所生的法尘根本都没有自体性；既然没有自体，你又到什麽地方去找出有这麽一个识来呢？这个识也根本不能有的了。如果有识的时候，那麽这个识是什麽样子的？有个形相、没有个形相啊？相状不有，界云何生：既然这个识连个样子都没有，你怎麽能给它立一个界限呢？所以这个意识界也是没有的！

P4结妄归真

是故当知，意法为缘，生意识界，三处都无。则意与法及意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是故当知，意法为缘，生意识界，三处都无：因为这个，所以你阿难应该知道这种的道理，什麽道理呢？这十八界里边的意缘法，中间就生出一个意识界；根本你也找不出一个意根的界，也找不出一个意识界，也找不出一个法的界限。

则意与法及意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麽这个意和法尘、和意识界，这三种，本来也不属於因缘法所摄，也不属於外道那个自然性所包括。它是什麽呢？这意识界，意和法尘中间生出这个识，这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一部份所表现的。

K3圆彰七大即性周遍（分二）

L1阿难转疑双非　L2如来进示圆旨

今L1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常说和合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和合发明。云何如来，

因缘自然，二俱排摈？我今不知斯义所属，惟垂哀愍，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戏论法。

阿难白佛言：阿难又对佛说，世尊！如来常说和合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和合发明：如来您常常讲，讲什麽呢？讲这和合法和因缘法。您说这一切的世间（这世间，也是「有情世间」和「器世间」），种种的变化、种种不同的情形，都因为四大和合而发明出来的。

四大是什麽呢？就是地、水、火、风。我们人的身体，就是由四大和合而成的。身体怎麽是属於地、水、火、风四大呢？我们身体有坚硬的地方，这就是属於「地大」；我们这个身体又有一种热的力量，这就属於「火大」；我们这个身体，口有口水，眼有眼泪，鼻有鼻涕，这属於「水大」；我们有呼吸气，这又属於「风大」。我们现在生存的时候，这身体是由我们来支配；等到死了之後，这四大分张——热的力量就归於火大，湿的这种湿性就归於水大去，这种坚硬的性质就归於地大，我们的呼吸气就回到风大那个地方去；这也是「各有所还」。

所以对身体认识不清楚的人，以为帮着身体来做一切的事情。你可不知道：你的真心，给这个假的形骸作了奴隶呢！每一天颠颠倒倒，奔奔波波，东奔西跑地，究竟为个什麽呢？究竟又有什麽意思呢？你一问他，他也好像那个阿难似的，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了。这就因为没有认清楚这个身体，尽在死物上用功夫，不在活物上用功夫！

什麽叫「死物」呢？我们这个身体，现在虽然生存，可是这已经是个死物。什麽叫「活物」？我们这个性灵；现在虽然我们不觉得它生存，可是它是一个天真活泼的，是我们自己本有的这种佛性。可是人都不知道研究自己的佛性，就在自己的身体上用功夫，一天到晚帮着这个身体吃点好东西，帮着这个身体穿点好衣服，这是被这个身体来支配！

你说，这个身体是个什麽东西？我告诉大家，你承认不承认，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个身体，要是好喝酒的人，这个身体就是个酒囊；好吃好东西的人，这个身体就是个饭袋；好穿好衣服的人，这个身体就是个穿衣服的架子，没有什麽可取的。你不要把它看得那麽重要，放不下，看不破！你看不破，放不下，等到死的时候，四大分张，那时候你看不破都要破了！你看不破也没有办法了，时不我待，也没有时候再说：「等一等！」不能等了！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四大和合的。

阿难说：「释迦牟尼佛！您说这世间一切种种的变化，都是因为四大和合发明出来的。」云何如来，因缘自然，二俱排摈，我今不知斯义所属：那麽现在佛您为什麽又说，因缘和自然这两种，都不对了呢？我现在不明白这个道理是属於哪一个法门、哪一宗？我现在不懂了！

这个阿难，这种执着心不小！因为以前他听佛所说因缘的道理，这本来是个权教；权教，就是权巧方便的教法，不是真实的。现在佛说真实的法门，他反而不相信，反而生出疑惑了！对以前的方便法门，他相信得很坚固：「这因缘和自然，现在佛您自己都批它不对了，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您自己立的宗，自己破自己的宗，自己破自己的理论嘛！」

惟垂哀愍，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戏论法：我现在惟独希望佛您哀怜我们，生一种慈悲心，对我们这一切的众生，开示「中道了义」的这个道理；这不是讲笑话的法门，要讲真的了！什麽叫「戏论法」呢？所有权乘和外道的法门，都叫「戏论法」。那麽现在讲这个实乘，讲这个真实的法门，这叫「中道了义」。中道，就是不落於空，也不落於有。这个自然的外道法，就是落於空了；因缘，就属於有。所以现在也不讲空，也不讲有，就讲这中道了义的法门，没有戏论法！

L2如来进示圆旨（分三）
M1责迷许说　M2总喻性相　M3别详七大
今M1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发心勤求无上菩提，故我今时，为汝开示第一义谛。如何复将世间戏论，妄想因缘，而自缠绕？汝虽多闻，如说药人，真药现前，不能分别。如来说为真可怜愍！汝今谛听！吾当为汝，分别开示，亦令当来修大乘者，通达实相。阿难默然，承佛圣旨。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当尔之时，佛又告诉阿难，汝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发心勤求无上菩提：你先前生出一种厌离的心，厌离声闻和缘觉这二乘的法门，这种阿含的小乘法；现在你勤求无上的觉道，这个菩萨法。故我今时，为汝开示第一义谛：所以我现在为你开示，讲这个实相的法门。

「第一义谛」，就是「实相法门」。实相有三种：（一）无相的实相。（二）无不相的实相。（三）无相、无不相的实相。这三种，说是三种，也就是一种，就是实相。「实相者，无相也，无所不相也。」那麽这里头的道理，也就是真空妙有的法门。

讲到极点了，本来什麽都没有；在什麽都没有了，又什麽都有了。什麽都没有了，这是个「真空」；什麽都有了，就是一个「妙有」。现在所讲的道理，往後边讲到地、水、火、风、空、见、识七大的时候，都是周遍法界的。前边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讲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没有讲到周遍法界；後边的七大，是周遍法界。等讲到正文上头，就会讲到，就都知道了！

佛问阿难，你最初厌恶小乘的法门，才发大乘菩萨心，求无上菩提，所以我开示你这个「第一义谛」实相的道理。如何复将世间戏论，妄想因缘，而自缠绕：「如何」，是责怪之词。就是说：你怎麽还将这个世间的戏论，世间所说这个不实在的道理，这种妄想因缘，而把自己好像用绳子綑上了呢？你得不到自由，得不到解脱，我给你讲的是第一义谛，你为什麽还不明白呢？

汝虽多闻，如说药人，真药现前，不能分别。如来说为真可怜愍：阿难你啊！你虽然记忆力非常强，读诵的经典也很多，你博闻强记。可是你好像什麽呢？你好像那个数药方的人，念那个药，某一种药可以治什麽病。好像你念〈药性赋〉似的，可以念得出哪一味药是治什麽病的，哪一味药是入哪一个经脉的，你念得很熟。可是等到你看见真正的药时，你还不认识，你也不能分别这个药是真的，或者是假的？你不能分别了。为什麽你不能分别？就因为你只注重口头禅了。在口头上说得是很好，那麽实地一测验，你就不懂了！这样的人哪，这是世尊说的，是真正真正可怜愍的人哪！

汝今谛听！吾当为汝，分别开示：你现在不要再马马虎虎了！你要注意审视而听，我现在当为汝阿难，很详细分类来开示你！亦令当来修大乘者，通达实相：也使令将来修大乘的人，能明白这个实相的道理！什麽叫实相？实相者，无相也。说无相，那还有什麽？无相，这是没有虚妄相，完全是实在的了！你、我现在，都是佛当时的「当来」，都在「当来」的数目之内了。佛当时，已知道将来在美洲第一次讲《楞严经》，有这些个人；那麽我们现在都是当来众，都是当时的「当来」。我们也都是修大乘的，不是修小乘的。

阿难默然，承佛圣旨：阿难在这时候，听见佛要开示这个实相的道理，自己也不知道什麽叫实相，因为这实相，在当时佛讲时，是个新名词，他不懂。於是乎，就在那儿注目凝神，等着听佛说法。

M2总喻性相

阿难！如汝所言，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阿难！若彼大性，体非和合，则不能与诸大杂和；犹如虚空，不和诸色。若和合者，同於变化，始终相成，生灭相续。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轮，未有休息。阿难！如水成冰，冰还成水。

阿难！如汝所言：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阿难！好像你所说的，地、水、火、风这四大和合，发明出来世间种种的变化。

阿难！若彼大性，体非和合，则不能与诸大杂合；犹如虚空，不和诸色：阿难哪！假设它那个「大」的性，本来的体不是和合的，它就不能和这一切的「大」互相夹杂、混和到一起。就好像什麽呢？就好像虚空，不能和有形质的东西相和到一起。能合到一起，就不是虚空了。所以，这个「大」的性，也有这样的问题。

若和合者，同於变化，始终相成，生灭相续：你若说这四大可以和合的话，就和一切夹杂到一起，而有所变化。由始至终，由终至始，互相这麽变化，而相成就；生了又灭，灭了又生。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轮，未有休息：这个相续不断的样子，於是乎，在这里边，就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好像一个旋转的火轮，总也不停止。是不是这样子啊？

阿难！如水成冰，冰还成水：阿难哪！你要知道，这个真如的自性，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怎麽说呢？这个真如自性，也就是如来藏，也就是这个实相，也就是我们的真心，它是随缘的；随缘，就像水可以变成冰，冰又可以化成水。

我以前常常给你们讲这个道理：我们人自己的佛性，就像是个湿性，好像水；菩提就是水，烦恼就是冰。你这个菩提，就像水，对人人都有用处的；它不会害人的，人都需要水。

说：「法师！你讲这个道理，我不同意的！为什麽呢？水大了，一样可以淹死人！」你是很聪明的！你知道水大了可以淹死人。那麽若没有水呢？你知不知道也可以渴死人呢？所以，人人都需要水。当然若是太多了，对人也是有害处的。无论什麽东西，你若是太多了，对人都是有害处的！

啊，我们不吃饭就要饿死了！如果你天天不停地吃饭，你看看你那个肚皮有地方装吗？那一样也是太过！太过也是不及；你吃得太饱了，和那饿得太厉害的时候是一样的。那麽水若变成冰，我常讲，这一碗水，你照着人身上泼，他也不觉得怎麽痛；若是拿一块冰，照着人头上一打，或者就会把人打死的。一样的东西，冰可以把人杀了，水就不能杀人。因为这个，所以把烦恼就比成冰，菩提就比成水。

所以在佛经上说，「烦恼即菩提」，也就是「冰就是水」，水外无冰，冰外无水；冰也就在水的里边，水也就在冰的里边；所以「冰还成水」──冰还可以变成水，可是要用一番功夫！要什麽呢？要用阳光来照耀它；照耀，冰就可以变还成水。这就好像我们天天打坐、参禅，就是阳光照去我们的烦恼；照去我们的烦恼，就又变成水了！

我还有一点重要的道理和每一个人讲，我们现在这个法会，这是很微妙的一个法会。怎麽说呢？我这用中文讲经，传话的就用英文翻译；这个佛法，用了两种语言来讲。可是在听经的时候，我们无论听得懂听不懂，都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我们每一个听经的人，要感谢释迦牟尼佛。为什麽？释迦牟尼佛在数千年以前，就说出这样的妙法，给你、我现在这苦恼众生预备着一盏黑夜的明灯；就好像晚间得到一盏灯的光明，令我们能离苦得乐，离开种种的烦烦恼恼，而明白道理，生出一种快乐。令我们有很多烦恼的人，变成一个没有烦恼的人；把我们这个冰都变成水，返本还原了！所以对释迦牟尼佛要生一种感谢的心。

第二，要感谢阿难尊者。为什麽？阿难尊者当初若是自作聪明，就说：「佛您不要讲了，我懂了！您想要说什麽，我已经明白了！」他这样一说，佛也就不会说这《楞严经》的法。那我们现在想明白这个道理，也就不容易了！所以第二点，要多谢阿难尊者，就好像为我们预先来请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法。

第三，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不很重要的事情，什麽呢？又要感谢这位讲经的法师──就是我。你们不要忽略了！我说不太重要，但是你们也不要拿着看得太轻了。我这个法师，本来是一知半解的法师，讲不好经的。说：「噢，原来你是个讲不好经的？到这儿来，给我们这些个不懂佛法的人来讲；难怪我们也听不懂了，原来你就是一知半解！」可是，你对佛法若能有一知半解的这种程度，已经算不错了。为什麽？佛法深如大海！你若想完全都明白，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学了佛法三、四十年的过程，我自己总觉得在这个大海里头的一滴水，我都没有喝完呢！因为佛法太深了、太妙了！所以我说我是一个一知半解的法师。

你们以後到外边，有谁问你：「跟谁学的佛法？」你说：「我跟那个一知半解的法师学的。我现在啊，我是完全都知道了，我是完全都解了！」说：「为什麽呢？」你说：「我这是青出於蓝啊！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父；我的师父是一知半解，但是我这个弟子学得很不错了！」你应该这样讲！那麽这是对於法师给你们讲经，你们应该生一种感谢的心！

第四，又要感谢翻译经典的居士。无论哪一位翻译经典，你都要注目凝神，那麽毕恭毕敬地来听他翻译；他翻译每一字、一句的每一个意思，你都要特别注意！因为我讲经典，是用中文讲，你们多数都听不懂；必须要藉着翻译经典的这种的功德，你们才能听见《楞严经》的道理。所以对於翻译经典的人，无论是谁，都要生一种感谢的心，千万不要生一种轻慢的心！

为什麽今天我这样讲呢？因为我看有个人，写summary（摘要），说：「我在这儿听经，法师讲我也不懂。翻译的呢，和 Charles Luk相比较，Charles Luk翻译的那个英文本，反而很圆满。所以就不在这儿学了，我走了！」这个是谁呢？我现在不妨对你们大家讲明了，就是某某的太太。他的太太，本来很聪明的一个人，可惜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为什麽这样讲呢？因为她没有耐性！听经，你就是懂不懂，你都应该要有一种耐心在这儿听。在这个法会里边，这是薰习；好像香的烟薰习、薰习，薰来薰去，你那智慧光就会开发了。在听经时开悟的人是很多的，你不要把听经看得太马虎了！

我在香港时，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年女人，她根本就不能听经；耳朵聋，你说她怎麽能听经呢？但是每逢我讲经，她一定要去听的。上三百多石级的山，她七十来岁，你看，一个人，这麽样上山去听经！听完了经，晚间是九点多钟，又回去。来回都要搭车（搭Bus），这麽大年纪，她就这麽来听经！很奇怪的，听有一个多月之後，她居然就不聋了！聋子听得不聋了，讲起这个，好像神话似的；实际上，这一点也不出奇。因为她有一种诚心：「我听不着，我也要听！」结果她听着了！

就由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能有这样的感应；我们每一个人，你若有一种诚心的话，你就不懂，也都会懂的。你不要怕，暂时不懂，你只要有诚心，终究有一天你会懂的！

你若没有诚心，说：「我听来听去也不懂，我作『五千退席』之一了，我也退席了！」那你退席。你退席，是你德行不够；所以进这个法会里边的人，多数要有道德的。没有道德的人，坐这个地方坐不住的；坐着坐着，觉得就又要站起来，站起来又要坐，心里也着急了，就要走。为什麽？就是他孽障鬼扯着他。那个鬼来，说：「你不要在这儿了！在这儿不行的！我们做好朋友，你还跟我们去造孽好了！」

所以这四种的问题，我们听经的人，都要注意的：要感谢翻译经典的人，并且又要对同参道友，就是大家听经、一起同学的，都要和和气气的。大家都要生一种欢喜心！这是听经要紧的一种道理，我们都不要忽略了！

M3别详七大（分七）
N1地大　N2火大　N3水大　N4风大　N5空大　N6见大　N7识大　N1分四
O1标性约析　O2就析详辨　O3结显体用　O4双拂二计
今O1

汝观地性，麤为大地，细为微尘。至邻虚尘，析彼极微，色边际相，七分所成；更析邻虚，即实空性。

汝观地性，麤为大地，细为微尘：现在我给你讲这个地大。阿难！你要特别留心、特别注意，不要像以前那样子忽略定力，而注重多闻了！现在我给你讲这个定力本体的道理。你看一看这个地的性质，最麤、最大的那个东西叫「大地」，最细、最小的那个东西叫「微尘」。这儿「麤」，当多数讲，就是多了；就是很多的微尘，集中到一起了。

至邻虚尘，析彼极微，色边际相，七分所成：至於这个邻虚尘，是把微尘分成七分，分析为最最微小的，叫做「极微尘」；再把这个「极微尘」分成七分，这在有色的东西里边，它是一种最微细、最微细的，再没有那麽小的东西了，这就是「邻虚尘」。可是它虽然小，但是还有色相可寻的，所以这叫「色边际相」。

「邻虚尘」，是微尘里边最小、最小的，凡夫的眼睛所看不见的；和虚空为邻，也和虚空差不多的，虚空里头什麽也没有。说是：「我们太阳照进来，有个隙孔，你看见那个微尘，这麽忽上忽下的！」那你还能看见！这邻虚尘，根本就是肉眼所看不见的。

更析邻虚，即实空性：这个邻虚尘已经就很小、很小的了，在每一个小的邻虚尘，再把它分成七分，这更是邻虚的邻虚了。这个时候，就是这实实在在的空性了，根本没有色相了！这是讲这个地的性质。

O2就析详辨

阿难！若此邻虚，析成虚空，当知虚空出生色相。汝今问言：由和合故，出生世间诸变化相。汝且观此，一邻虚尘，用几虚空，和合而有？不应邻虚，合成邻虚。

又邻虚尘，析入空者，用几色相，合成虚空？若色合时，合色非空；若空合时，合空非色。色犹可析，空云何合？

阿难！若此邻虚，析成虚空，当知虚空出生色相：邻虚尘虽然它是很小的，可是它还有形质可见、还是有东西。若把这个邻虚尘碎为七分，这就实实在在是虚空的体性。这样子，你应该知道，这个色相也会变成虚空，虚空里边也含着色相。

汝今问言，由和合故，出生世间诸变化相：现在你问说，由这个和合的缘故，生出来世间种种的变化相。汝且观此，一邻虚尘，用几虚空，和合而有：你且看看这一个邻虚尘，它分成七分就变成虚空了。可是你再用多少虚空，可以合起来成一个邻虚尘呢？这是讲空合成邻虚。不应邻虚，合成邻虚：你不应该说，这个邻虚尘又合成邻虚尘了！

又邻虚尘，析入空者，用几色相，合成虚空：又者，这个邻虚尘，若把它分开了，再和虚空和合的话。那麽又要用多少色相，也就是要用多少个邻虚尘，来合成这一整个虚空呢？佛故意这麽问阿难。

若色合时，合色非空：你若说用色相来合色相，可是你合这个色相的时候，就不是虚空了。若空合时，合空非色：你若用这个虚空来合虚空，既然是空，和合之後，它怎麽会又有个形质，又有个色相呢？假设你要说用邻虚来合成邻虚，但是那个邻虚尘已经变成空了，你怎麽又会有邻虚再合到一起？

色犹可析，空云何合：这有色相的，你可以把它再粉碎了，分为微细、微细的。可是这空，它既然是空，你怎麽有方法可以把这空再缩到一起？再合成到一起呢？已经变成虚空了，你还可以再把这虚空合到一起，再变一个邻虚尘吗？有这种道理吗？

O3结显体用

汝元不知，如来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在前边讲「如来藏」，没说「如来藏中」，现在讲是「如来藏中」了！这如来藏，也就是个真心，也就是个实相。

汝元不知，如来藏中：阿难哪！你本来不知道：前边所说的空和邻虚尘的问题，你若溯本穷源，追究它的始末，你追究不出来所以然的！可是这些个道理，都是在如来藏中，这是性色真空，性空真色：那个色相到极点，就是真空；那个空性到了极点，也就有真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本来是不垢不净的，本来是不生不灭的，本来是不增不减的，本来是不动不摇的，本来是周遍法界，无欠无余的，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它的本来的性质是这样子。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种性色真空、性空真色的妙用，随着每一个众生的心，而应他所应该知道的量。

O4双拂二计

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循业发现：「循」，就是顺着。在「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种的情形之下，所以也就随顺着每一个众生的业感，而发现他所应该知道的数量，所应得的这种报。

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这个世间上，有一些个无知的人。这无知的是什麽人？就是一些个外道和这个权乘、凡夫，他们没有智慧，他们迷惑了。这种「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如来藏性，他们不认识，认为是一种因缘和自然性。小乘，执着的因缘法；外道，执着自然性；这都是受了什麽骗了呢？上了什麽当了呢？皆是识心分别计度：这个都是小乘和外道、凡夫，用这种分别的识心，用他这种思量来分别计度。「度」，就度量，譬如没有实现这个事情，他计划想做一件什麽事情。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可是你这个识心、妄想、分别、计度，你就讲因缘或者讲自然，这都是不实在的，没有真实的道理可说的。

N2火大（分四）

O1标性约求　O2就求详辨　O3结显体用　O4双拂二计

今O1

阿难！火性无我，寄於诸缘。汝观城中，未食之家，欲炊爨时，手执阳燧，日前求火。

阿难！火性无我，寄於诸缘：这个「我」，不是「你我」的「我」，就是火那个自体；不是说「火性无我」，我没有火性了，没有脾气了。不是！你若没有火性，那就是菩萨了；菩萨就没有火性。这火性是没有自体的，它的体是存在一切的因缘上，要有一种的因缘才能生出来。有火的因缘，就会有火的发生；若没有火的因缘，就不会有火发生。那麽火的性在什麽地方呢？这火的性，也是遍一切处；它虽然没有自体，可是，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火的。

汝观城中，未食之家，欲炊爨时，手执阳隧，日前求火：阿难哪！你看看这室罗筏城里边，还没有吃饭的人家，要做饭的时候，手里拿着火镜，对着太阳来取火。「炊爨」，就是在厨房里边做饭、做菜；中国说「炊爨室」，就是厨房。那麽现在印度室罗筏城里头，有的家里还没有吃东西，就想要做饭罗！就要求火，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是在有太阳的时候；没有太阳，这火就取不来了！

「阳隧」，就是一种火镜，是用一种火石造成的。那麽一只手拿着火镜，一只手拿着艾子，对着太阳这麽一打，这个艾绒就会生出火来；这是古来没有火柴，就用这个老法子对着太阳来要火。你看，太阳就会有火生出来！那麽後边就说了，这火究竟是从太阳生的？是从镜里生的？是从那个艾子上生的呢？

O2就求详辨

阿难！名和合者，如我与汝，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今为一众。众虽为一，诘其根本，各各有身，皆有所生氏族名字。如舍利弗，婆罗门种；优楼频螺，迦叶波种；乃至阿难，瞿昙种姓。

阿难！名和合者，如我与汝，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今为一众：阿难！这个世界，你给它起个名字叫「和合」的东西，它一定要有一种表法。怎麽样和合呢？多种的东西混合到一起，这叫「和合」。好像我和阿难你，乃至这一千二百五十个比丘，现在都混合到一起，这叫「一众」。这一众，不是一个，是一帮的大众。

众虽为一，诘其根本，各各有身，皆有所生氏族名字：这个大众虽然合成一起了，这叫和合。你问一问，或者你调查调查每一个人的根本；虽然说是一众，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身体，不单有他的身体，还各有所生的氏族、名字。姓张的，就在张家生出来；姓李的，就在李家生出来，各有各的名字。「诘」，就是问，或者查问。

如舍利弗，婆罗门种：「舍利弗」，在前边已经讲过了，他母亲的眼睛，好像鹙鹭鸟的眼睛那麽美丽，所以名叫「舍利」──鹙鹭鸟在印度话就叫「舍利」。那麽「舍利弗」又叫「舍利子」，就是舍利之子；他是「婆罗门种」。婆罗门是印度的四大种姓之一，「婆罗门」是梵语，翻到中文就叫「净裔」。净，就是清净；裔，就是後裔；就是清净的种子。这是他的姓这麽样讲，实际上，人的种子，就没有清净的。人的性，是清净的；种子，都是不清净的。婆罗门又叫「净智」，说是以前他们的始祖，是从梵天上来的。

优楼频螺，迦叶波种：「优楼频螺」，翻译成中文叫「木瓜林」。他在木瓜林里边修道，所以也就自己起个名字叫「木瓜」。哈哈，叫「木瓜」，不知道有没有人吃他？或者有乡下的人，一听说木瓜，就想去摘几个或者买一点拿回去吃。殊不知到那儿一看，还是一个不能吃的老比丘！中国人见到很愚笨的人，就叫他「老木瓜」；这个优楼频螺迦叶，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老木瓜？他是「迦叶波种」，迦叶波，翻译到中文就叫「龟氏」，就是因为以前他的始祖在河那儿，有一只龟背着一个图，浮现到他面前，所以就叫「龟氏」。

乃至阿难，瞿昙种姓：「阿难」，这是梵语，中文叫「庆喜」，他是「瞿昙种姓」。释迦牟尼佛也叫「瞿昙」，也是瞿昙种姓；以後，才改为释迦。释迦种姓，以前叫瞿昙种姓。这个瞿昙，翻译到中文叫什麽呢？就叫甘蔗。前几天我不是讲造糖那个甘蔗吗？长有这麽高。也不知道他原来的始祖是种甘蔗的？是好吃甘蔗？还是怎麽样的？总而言之，他以「甘蔗」做他的种姓。

佛说，譬如：舍利弗，他是婆罗门种；优楼频螺，是迦叶波种；乃至於阿难你，是瞿昙种。这样说起来，虽然混合到一起，合为一众，可是还是每一个人不同的；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相貌，各有各的身量，各人的氏族、名字，也都不同的。释迦牟尼佛说这一段文，这就准备形容这个火大；虽然合起来，也各有不同的地方。

阿难！若此火性，因和合有，彼手执镜，於日求火，此火为从镜中而出？为从艾出？为於日来？

阿难！若此火性，因和合有：阿难！若是火性因为和合而有的话，这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就有这个人手，有这个火镜（铜镜），又有太阳光，又有这个艾，那麽这种种的因缘和合而有这个火。

彼手执镜，於日求火，此火为从镜中而出？为从艾出？为於日来：现在我问你：取火那个人，他手拿着一个火镜，对着太阳来求火。这个火，你说它是由火镜里边出来的？是从艾子上生出

的火？还是在太阳那个地方来的呢？这也是和合，有火镜、有太阳、有火绒（火绒就是艾，这个艾草，也很容易着火的）。那麽究竟这个和合法，你说火是从什麽地方来的呢？

你若说单从太阳来的；如果太阳出火，你说，这个世界都会被火烧得没有了！所以说从太阳来的，也不成立。如果你说从火镜里出来的火；人手拿着那火镜，那火镜根本就是连热都不热，火是热的东西啊！那火镜，它不热，那麽你说这是从火镜里出来的火，也不合理的。你若说从艾子上出火，那个艾子它自己若没有镜、没有太阳，它怎麽也不出火呢？这也是和合，虽然和合，但是还又有分别的。

阿难！若日来者，自能烧汝手中之艾；来处林木，皆应受焚。

若镜中出，自能於镜出然於艾，镜何不熔？纡汝手执，尚无热相，云何融泮？

若生於艾，何藉日镜光明相接，然後火生？

汝又谛观：镜因手执，日从天来，艾本地生，火从何方游历於此？日镜相远，非和非合，不应火光无从自有。

阿难！若日来者，自能烧汝手中之艾；来处林木，皆应受焚：阿难哪！你若说这火是从太阳里边生出来，这个太阳的火，自然能烧你手里所拿的艾绒。那麽太阳离这儿很远，所经过的很多树林都应该被太阳的火烧了的。太阳可以烧这个艾子，为什麽不可以烧那些草木呢？但是它们可没有烧！

若镜中出，自能於镜出然於艾，镜何不熔：你若说火是从火镜里出来的，它自然也就能从镜里出来燃这个艾。可是镜里有火，这个火是克金的，怎麽叫「火克金」呢？金、银、铜、铁，都属金的；在中国五行的道理，这火一烧，金就会熔化。既然火是从镜里生出来的，那个镜它怎麽不熔化呢？

纡汝手执，尚无热相，云何融泮：何必要等着你的手来拿着艾才可以烧呢？况且这个镜子本身，连热相都没有，它怎麽就会有其中的变化，而熔化了呢？所以，你说火从镜出来，这道理也是不成立的！

若生於艾，何藉日镜光明相接，然後火生：你若说火是由艾生出来的，何必藉仗着太阳的光和火镜的光，照到艾子上，然後才火生呢？如果从艾生出火，艾本身也就应该生出火来的；不需要一定等到太阳光和火镜取火，火才生出来。所以，你说这火是从艾生出来的，这也是没有道理的！

汝又谛观：镜因手执，日从天来，艾本地生，火从何方游历於此：你啊！再详细看一看：这个镜子是在手里拿着，太阳是从天上来的，这个艾本是在地下生出来的东西。那麽究竟这个火，是从什麽地方游历到这个地方来的呢？太阳有太阳它来的地方，镜在你手里拿着，艾是从地生出来，那麽这个火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什麽地方放它假，它到这个地方度假来了呢？前边这三个地方都没有理由来，那麽现在佛问阿难：火是从什麽地方来？

日镜相远，非和非合，不应火光无从自有：太阳和这火镜，相隔得很远很远的，不能和合；可是不应该火光无所从来，它自己就有了！不能说是和，也不能说是合，这两个都谈不到的。为什麽？没有到一起嘛！怎麽合啊？合，要到一起才行。我们现在一千二百五十个大比丘在这儿，这是都在一起；你说太阳和这个镜子怎麽到一起呢？相隔得很远！

这个火，无所从来，自己就有，我可见着它自己就着火了，不必你点，也不必太阳光，也不必镜子。今天时间不够，这个「自来火」的 story（故事）怕讲不完，所以现在不讲它！

O3结显体用

汝犹不知，如来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当知世人一处执镜，一处火生；遍法界执，满世间起。起遍世间，宁有方所？

汝犹不知，如来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阿难哪！你还不知道，如前边所说这个道理，都是在如来藏里包含着的，性具的火里边，自然就是个真空；性具的空里边，也就是真火。这个本来是清净、周遍法界的，这种的火大，到处都有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种的妙用，随着每一个众生的心，而应他所应该知道的量。

阿难！当知世人一处执镜，一处火生；遍法界执，满世间起。起遍世间，宁有方所：阿难！你应该知道：世人一处执着火镜，就一处火生；满世间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执着火镜，就每一个地方都有火生出来。满世间都有火生出，你说这火在什麽地方？是从什麽地方来的呢？所以这叫「火大」，是周遍法界的！

O4双拂二计

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随顺着每一个众生的业感，而发现他所应该知道的业报数量。这个世间上，有一些个无知的权乘、凡夫和外道，他们迷惑了，认为这是小乘所执着的因缘法，和外道所执着的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这都是用这种分别的识心、妄想，来分别计度，你就讲因缘或者讲自然，这都是没有真实的道理可说的！

N3水大（分四）

O1标性约求　O2就求详辨　O3结显体用　O4双拂二计
今O1

阿难！水性不定，流息无恒。如室罗城迦毗罗仙、斫迦罗仙，及钵头摩、诃萨多等诸大幻师，求太阴精，用和幻药。是诸师等，於白月昼，手执方诸，承月中水。

阿难！上边所说的是地、火，现在讲「水大」。为什麽说它是大呢？它大，就是任何的地方都能有，无穷无尽，所以就叫「大」。

水性不定，流息无恒：水的性质，没有一定的；有的时候它就流了，有的时候它又不流。「流」，就是流通到什麽地方去了；「息」，就是停止；「无恒」，没有一个恒常的规定。所谓「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决，就是挖开。这个水，或者江、河、湖、海，你把岸上的土向哪一边掘开，它就向哪一边流去，没有一定的方向，所以说水性无定。

如室罗城：好像舍卫国这个城里头，也就是丰德国的这个城里边。迦毗罗仙：这迦毗罗仙是黄发的外道。在讲摩登伽女的时候，不是有讲这个摩登伽女？她的母亲跟着黄发外道这幻师去学〈先梵天咒〉。「迦毗罗」，又叫「黄赤色」；也就是说这种外道的发，都是黄色的，所以他就叫「黄发外道」。这种外道，教人修一种邪术；这种邪术，专门令人颠颠倒倒，没有正知正见，专门生出一种邪知邪见来，就是做坏事最有本事！

仙，在中国说是「神仙」。怎麽叫「仙」呢？这个「仙」字，「人」加上一个「山」字，这人住山，就变成仙了。这仙就讲什麽呢？讲长生不老，讲不死；他总看着这一个肉身非常重要，他认为永远活着是最好了，所以修长生不老法。

斫迦罗仙：「斫迦罗」，也是梵语，华语叫「轮」。这个斫迦罗，他自己认为他见的理是圆满的，能摧毁其他人的宗，可以和旁人辩论。

及钵头摩：这「钵头摩」，〈楞严咒〉上也有，「南无般头摩俱罗耶。南无跋闍罗俱罗耶。南无摩尼俱罗耶。南无伽闍俱罗耶」，这里的「般头摩」，也就是这个「钵头摩」，它是梵语，翻到中文叫「红莲花」；这也是一种外道的名字。

诃萨多等诸大幻师：「诃萨多」，翻到中文是海水。他大约在海的旁边修道，所以也就自己起个名，叫「海水」。他认为那海水最多了、最大了、无穷无尽；大约这个外道欢喜大，欢喜无穷无尽，所以他就说他自己就是海水。

「等诸大幻师」，这个「等」，就是除了以上所说这四个大幻师，还有其他的幻师，不单单就这四个，很多很多的；不过，他们的名字太多，不能完全都提出来，所以说「等」。「幻师」，就是不真的，虚妄的。

那麽好像舍卫国的城里边，迦毗罗仙、斫迦罗仙、钵头摩、诃萨多这些诸大幻师等，求太阴精，用和幻药：他们想得到「太阴」，就是月光的那个精华，用这种精华来配一种的迷人的幻药。这种幻药，现在来讲，好像
LSD，LSD虽然不是用月光那个精华配的，但是都是近於这一种类的。总而言之，你吃了就令你神经错乱，精神不正常了，就有种种的幻化变现出来，令你一喔，神乎其神了！以为自己已经成了神仙。所以，配这种幻药，麻木人的精神，令人的精神颠倒，不正常。

是诸师等：这一些个幻师等，於白月昼：「白月昼」，就是十五那天晚间，月白如昼。他们在白月昼，手执方诸，承月中水：方诸，「方」，是四方的一个盘子；「诸」，也就是一个珠子，就是一个水晶珠。据说这水晶珠，在八月十五那一天，对着月光一照，就有水出。有水出，他们用个方的盘子，承接月光里边的水，就用那水来和药。那麽这一定没有多少水，大约不太多！
O2就求详辨
此水为复从珠中出？空中自有？为从月来？

阿难！若从月来，尚能远方令珠出水，所经林木，皆应吐流。流则何待方诸所出？不流，明水非从月降。
若从珠出，则此珠中，常应流水，何待中宵，承白月昼？
若从空生，空性无边，水当无际，从人洎天，皆同滔溺，云何复有水陆空行？

汝更谛观，月从天陟，珠因手持，承珠水盘，本人敷设，水从何方，流注於此？月珠相远，非和非合，不应水精，无从自有。

此水为复从珠中出？空中自有？为从月来：用这个方诸，在白月昼承接月中的水。那麽这个水可是从这个珠中出的？还是从空中有这个水呢？或是从月光里边来的呢？

阿难！现在你再想一想，这个水是从什麽地方来的？若从月来：假设你说这个水是从月光而来的，是月里的精华。尚能远方令珠出水：这个月亮里头来的水，它能在很远的地方，就使令那个珠子流出水来。所经林木，皆应吐流：前边说火，说若火从日出，那麽日光经过林木，应该受焚；现在说水，月光所经过的林木，也都应该经过什麽地方就有水出。

流则何待方诸所出：如果林木都有水出，那麽就不必等着有这个方诸，才能出水。不流，明水非从月降：若是林木没有水流的话，你就应该明白，这个水不是从月光里头降落的啊！

若从珠出，则此珠中，常应流水：你若说，这个水是从珠子里出来的，那麽这个珠的里边，它常常应该有水流出来。何待中宵，承白月昼：怎麽要等到半夜的时候，借着这个十五圆满的月，才来接这个水呢？珠子里若出水，无论什麽时候都应该出水的。所以这证明，这个水不是从月光来的，也不是从珠子里生出来的。

若从空生，空性无边，水当无际：你若说水是从空生出来的，那空性是没有边际的。你说哪个地方是空的边际？你找一找，找不出来的。空性既然没有边，这水从空中来的，也应该没有边际。那麽水既然没有边际，从人洎天，皆同滔溺：从人世上到天上，就都变成汪洋大海了，人及一切众生都会淹死了。「溺」，就是被水溺死。

云何复有水陆空行：怎麽还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它有水、又有陆、又有空，有陆、海、空这三种的航线呢？你看，佛在几千年以前，已经说有「空行」了！那时候儿没有飞机，但是也说有「空行」了。「行」，就是在陆上走的、在空中走的、在海里走的。如果从人间到天上都变成大海，这只有水行了，没有陆，也没有空了，那麽现在就不是这样子了。释迦牟尼佛早就知道会有飞机的，可以在空中有航线的，所以在几千年以前，就说出了水、陆、空行了。

汝更谛观，月从天陟：你再详细审查看一看，那月光在天上走；这个「陟」，当一个「行走」讲。这你不要一定说月在天上行走，不过这个文法是这样子说。那麽究竟月在天上走，它走一步走多远呢？又走多长的时间可以走完呢？这个不要管它。珠因手持，承珠水盘，本人敷设：这个珠子是在手里拿着的，那麽承接着珠子的水盘，本是人放在那地方的。那麽这个月和这个珠，还有这个盘，各有方所，都有一定的地方。水从何方，流注於此：可是这个水是从哪一个地方来的呢？前边已经问了，是从珠子来的？是从月来的？是从空来的呢？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呢？这个水是从什麽地方来游玩，好像我们人旅行似的，旅行到这个地方来了呢？它又从何方流到水盘里了？

月珠相远，非和非合：这个月和这个珠子，你若说它们两个和合有这个水的，它们离着那麽远，怎麽可以合到一起呢？不可以合到一起啊！不应水精，无从自有：这也像那个火，火也不应无从自有的啊！水也是那个道理，也是不应该这个水没有地方来，那个水精就在盘里自己生出来的。没有这个道理的！

O3结显体用

汝尚不知，如来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一处执珠，一处水出；遍法界执，满法界生。生满世间，宁有方所？

汝尚不知，如来藏中：阿难哪！你还不知道呢！在这个如来藏的里边，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性具的水，就是真空；性具的，就是那个水性里本来具有的，就是在真空里边有。那性具的空里边，也有这个真水。所以你说它从什麽地方来的？从你如来藏那个地方来的，从我们每一个众生的真心里边具有的。这不单有水，而且还有火、还有风、还有地，都是在我们的心里具足的。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七大都具足的；可是具足，它并不混杂，并不肮脏，并没有尘垢。

所以说，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种的水性是清净本然的，是周遍法界的。所以你在这里头，就应该知道这「真空」里头，真有「妙有」。这个道理，要用一点心，才能研究得明白；换一句话说，就要你自己有了功夫。你坐禅有定力了，生出真正的智慧，你才能明白这经上所讲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你现在用识心来揣测，不容易明白的。

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随着九法界的众生这个心，你有什麽要求，都能随心满愿的。谁想要这个水，谁就能得到；谁需要多少，就有多少。你需要饮一杯水，就有一杯水给你饮；两杯水，就有两杯水给你饮。随众生的需求，它满你的愿力。

你说从什麽地方来的？啊！这儿告诉你了，怎麽说是在如来藏里头呢？一处执珠，一处水出；遍法界执，满法界生：若一个人想要水，拿这个珠子，就一个地方有水出。尽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执这种珠子来求水，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有水出。只要你来求，水就有！

生满世间，宁有方所：这种生的能力，是满世间都有。你说它从什麽地方来的？如果它有一个地方来，能到我这儿，就不可以到你那儿了；能到你那个地方，就不可以到我这儿了。现在每一个人执这个珠子，什麽地方都有水出，你说它在什麽地方？所以也就是水性在如来藏里，无在、无不在的，什麽地方它都有！也可以说什麽地方都没有，没有珠子，没有用这个方法，也就没有水；好像那个火的性质一样。

O4双拂二计

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随顺着每一个众生的业感，而发现他所应该知道的业报数量。这个世间上，有一些个无知的权乘、凡夫和外道，他们迷惑了，认为这是小乘所执着的因缘法，和外道所执着的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这都是用这

种分别的识心、妄想，来分别计度，你就讲因缘或者讲自然，这都是没有真实的道理可说的。

还有很少的时间，给你们讲这个公案。在以前有一个叫月光童子的修道人，他名字叫「月光童子」，但是他并不是个小孩子；言其是童身，没有结婚的比丘，因为他的名字叫「月光」，有的人就叫他「月光童子」。他就修习这个水观；怎麽修习呢？他就想他自己的身上也有水大——就佛讲的七大的水大。他想他自己变成水了！人修道也很奇妙的，那麽久而久之，他果然就变成水了！

有一天，他在房子里头打坐，就没有这个身体了，变成一房水了。他有个徒弟，这个徒弟不知道他师父入这个「水观定」，开开门一看，这个房里很多水。这个小孩子大约也很顽皮的，就拿了一块石头丢到这水里，把这水打得一响，然後这个小孩子就走了。

月光童子出了这个水观定，就觉肚里头不自然。自己一观察，哦，一块石头在自己肚里头！他一看，知道是他那个小徒弟调皮，丢一块石头到水里。他就把他小徒弟叫到面前说：「你头先看见这房里一房水，是不是啊？」这小徒弟说：「是的！我看这房子里有水，我拿一块石头往那个水丢，我打那个水漂来玩，把那个水打得响了！然後我又走了。」

月光童子就告诉这个小徒弟说：「你啊，等五分钟之後，你还来。你看你以前丢的那块石头，你要把它拣出去，不要放到水里！」那麽这个小徒弟就听师父教，过了五分钟，一来，一看这个房里果然又变成一房水，小徒弟就把这个石头拿出去了。这个月光童子又从水观定回来，肚里头这块石头也没有了！

修道这种妙用，说不出来的，你只要专一其心，一个心修道，你想什麽样子，就会有什麽样子。有的修火光定的，有的修水观定的，有的修这个坚牢——像地那麽硬的那个定；这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识都有定的。所以你听《楞严经》，你将来习哪一种定，你自己看着选择。你愿意空就空，愿意有就有；愿意到火里去，火也烧不死你；愿意到水里去，水也淹不死你。这个妙用无穷！现在不能讲那麽多，讲少少的。这慢慢地，你若有长远的时间，才能明白这个经典的道理的！

N4风大（分四）

O1标性约拂　O2就拂详辨　O3结显体用　O4双拂二计

今O1

阿难！风性无体，动静不常。汝常整衣，入於大众；僧伽黎角动及傍人，则有微风，拂彼人面。

现在是讲这个「风大」。阿难！风性无体，动静不常：佛叫一声阿难，说，阿难哪！现在我给你讲这个「风大」。风，它的本性没有体相，有的时候就动，有的时候又静。

汝常整衣，入於大众：你常常整顿你的衣服，到大众中一起。僧伽黎角动及傍人：什麽叫「僧伽黎」呢？（上人指着自己所着的衣说）这个衣，就是僧伽黎，这是梵语，翻到中文叫「杂碎衣」；因为这个衣，是很多的布合到一起做成的。这个衣，是「四长一短」，四个长的、一个短的，是二十五条衣，共有一百二十五块。这个衣，又叫「祖衣」，又叫「大衣」。怎麽叫「祖衣」呢？这是说法主所穿的。什麽叫「说法主」呢？就是讲经说法的这一个法主。怎麽叫「大衣」呢？衣有五衣、有七衣、有二十五条衣；因为它是块数最多的了，所以叫「大衣」。又叫「杂碎衣」，又叫「坏色衣」；坏色，它不是普通的那种颜色。「僧伽黎角」，就是这个大衣的一个角落。这个人若走路的时候，一动弹动波及傍人，这个衣服就生出了风来。则有微风，拂彼人面：在这个的时候，就有很少的风，吹到旁人的面上去。

O2就拂详辨

此风为复出袈裟角？发於虚空？生彼人面？

阿难！此风若复出袈裟角，汝乃披风；其衣飞摇，应离汝体。我今说法，会中垂衣，汝看我衣，风何所在？不应衣中，有藏风地。

若生虚空，汝衣不动，何因无拂？空性常住，风应常生；若无风时，虚空当灭。灭风可见，灭空何状？若有生灭，不名虚空；名为虚空，云何风出？

若风自生被拂之面，从彼面生，当应拂汝；自汝整衣，云何倒拂？

汝审谛观：整衣在汝，面属彼人，虚空寂然，不参流动；风自谁方鼓动来此？风空性隔，非和非合，不应风性，无从自有。

此风为复出袈裟角？发於虚空？生彼人面：「袈裟」，也就是僧伽黎。吹到那个人面上的风，是从这袈裟的衣角上生出来的？还是从虚空里生出来的风呢？或者是在那个人的面上，生出这个风呢？

阿难！此风若复出袈裟角，汝乃披风：佛又叫一声：阿难！这个风如果是出在这个袈裟的角上，你就是披着风。其衣飞摇，应离汝体：你披着这个风，衣会飞起来、会摇动，那麽这个衣应该离开你的身体，这才是从衣角生出来的风。我今说法，会中垂衣：「我」，这是佛自称。我现在给你们说法，我在这大众的法会里边，衣垂到下边。汝看我衣，风何所在：你看一看我这个衣在这儿垂着，这个风是在什麽地方？有没有风啊？不应衣中，有藏风地：不应该在我这个

衣服里边，有一个地方藏着风，留着等它刮风。

若生虚空，汝衣不动，何因无拂：你若说风从虚空中生出来的；可是，在你衣服没有摇动的时候，为什麽就没有感觉有风吹呢？空性常住，风应常生：空性是常住不变的；既然如此，这虚空里头，也应该常常有风的，不应该有的时候就有风，有的时候又没有风。若无风时，虚空当灭：所以假设没有风的时候，虚空也应该没有了，也当灭了。灭风可见，灭空何状：风要是不刮，它就静了，你可以看得见，说：「哦，现在是没有风了，风停住了！」这人能有一种感觉，知道没有风了。那麽这个虚空，你若把它灭了，是什麽样子的？虚空可以粉碎？可以把这个虚空灭了？虚空本来就没有形象，那麽你怎麽又可以灭呢？虚空若灭了，那是什麽形状？根本虚空就不能灭，所以佛故意这麽设个问难，来问阿难。

若有生灭，不名虚空：假设虚空有生、有灭，它的名字就不叫「虚空」，而叫「色相」了！好像风能有动、有静，这也是生灭，所以这也属於一种色相，不属於虚空。名为虚空，云何风出：既然给它起个名，叫做「虚空」。虚空里，什麽也没有的，怎麽风会从虚空里头钻出来啊？这个风从虚空里出来，有没有一条道路呢？这条道路又是什麽样子的呢？这是没有的。所以这证明：风不是从虚空里出来的。

若风自生被拂之面，从彼面生，当应拂汝：假设你说，风是在被吹的面上自己生出来的。那麽吹到人面上的风，是从人的面上生出来的，应该这个风也会来吹你才对的。自汝整衣，云何倒拂：可是你自己整顿你的衣服，怎麽你这儿一动，风反倒先吹到旁人的面上去了？要是风自己生出来，旁人面上觉得有风，这个风应该先吹你才对的！

阿难哪！汝审谛观：整衣在汝：你要审谛观察，你要好好看一看：整顿衣服，衣服动弹，是在你自己这儿。面属彼人：面是在旁人的脸上。虚空寂然，不参流动：虚空它什麽动静也没有。虚空在那儿，好像睡觉似的，睡得非常甜，什麽动静也没有了，连呼吸都断了，也可以说等於死人一样。但是死人是有形相，虚空是没有形相的，它寂然不动的，没有一个动向，不参加这个流动；而风来回吹，这是好像水在流动一样。「不参流动」这个「参」字，也可以当一个「加」字讲，不参加流动；也可以当一个「曾」字讲，它不曾流动；也可以当一个「预」字讲，预，就是预先准备，没有参预这个流动的行列。虚空它那儿寂然，没有动的相貌，所以这些个流动的行列，它没有参加。

风自谁方，鼓动来此：现在讲的是「风大」，不是讲「大风」。大风把房子、树木都会刮倒了，好像刮飓风；那是有形相的，谁都可以看得见的。这个「风大」，不是那种「大风」。这个风大，在哪一个方向？「谁方」，就是哪一个方向。风是由哪一个地方，鼓吹到这儿来的？「鼓」，也就是一种吹的样子。

这又和前边那个意思都是一样了。风空性隔，非和非合：这个风和空性相隔，也是不会合作的，风是风，空是空。不应风性，无从自有：风虽然说没有体性、没有自体，这儿也就假定它有个体性。那麽不应该风的体性，也没有地方来，它就有个风。那风从什麽地方来的呢？给你讲了好多次了，从如来藏里边来的。阿难！你还不明白吗？

O3结显体用

汝宛不知，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如汝一人，微动服衣，有微风出；遍法界拂，满国土生。周遍世间，宁有方所？

汝宛不知，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阿难哪！你还宛然不知道，在如来藏里边，有这个性具的风，就是真空的一个体。那性具的空，也就是那个真实的风的来源。这里边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

这一种「周遍法界」的性能，它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在九法界众生的这种感应道交，各人有各人的感觉，有这种限度。阿难！如汝一人，微动服衣，有微风出：好像你一个人，你这麽微微地一动弹你的衣服，你动弹衣服，这也就有风出了。遍法界拂，满国土生：若是在遍法界的人，都动他的衣服，这所有的国土，也都有风生。周遍世间，宁有方所：任何的地方、任何的人，你若是动衣服的话，都有风发生出来。那你说风它到底是从什麽地方来的呢？

O4双拂二计

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循业发现：每一个人顺着每一个人他这种的业报，发现这种的风。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可是世界上这个外道，和二乘的没有智慧的人就迷惑了，权乘人说这个风的来源是由因缘而生的，外道就以为这风是自然生出来的。这种的想法、这种的测度，皆是识心分别计度：这都是一种分别思量的心识作用，来分别、来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但有所言说的，都是不真实的。那麽这个地方是不是「离言说相」呢？不是的。这是说外道和权乘，他们所说出来的，都不是正确的！

N5空大（分五）

O1标性约凿　O2就凿详辨　O3合会警悟　O4结显体用　O5双拂二计

今O1

阿难！空性无形，因色显发。如室罗城，去河遥处，诸刹利种，及婆罗门、毗舍、首陀，兼颇罗堕、旃陀罗等，新立安居，凿井求水。出土一尺，於中则有一尺虚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

中间还得一丈虚空。虚空浅深，随出多少。

阿难：佛在说完了「风大」之後，现在又说「空大」。空，怎麽说它大呢？因为空也是周遍法界的，和前边的「地、水、火、风」是一样的。阿难啊！

空性无形：空性是没有一个形质的，若有形质，就不是空了！那麽有形质的地方，有没有空呢？还是一样有的。在有色质的地方，空也没有少一点；在没有形质的地方，空也没有多一点。说是我们在地面挖出来一个大坑，这坑里边，就是虚空了，那麽这不就空多了吗？你就没有挖那个地的时候，那个地方的空也没有少一点，就在地里边，那就是空。也就和「冰就是水，水就是冰」一样的；冰虽然凝结了，但是冰里头就是水。我们这个土地，虽然这儿捉执虚空了，但是就有形质里边也是有虚空的；并不是说这儿有一张桌子，这个地方就没有虚空，还是一样有的。不过虚空在什麽地方呢？就是在桌子里边，这个地方就是虚空。所以虚空是遍入一切处，什麽地方都有的。因色显发：虚空没有形相，你看不见，是因为有一种形色，才显发出来这个地方是虚空；若没有形色，你就看不见它，不知道它是虚空。

如室罗城，去河遥处：就像室罗城，离着河的地方很远，所以就不能喝那河的水了。诸刹利种：「刹利种」，就是王种，就是贵族。及婆罗门：和净智的这个种族。毗舍、首陀：「毘舍」，就是商贾，做生意的这些个商人。「首陀」，就是工人。兼颇罗堕、旃陀罗等：这些都是贱姓。「旃陀罗」，是印度最贱的一种人，他是做什麽呢？就是做屠户的。这种人在印度，一走到街上去，总要手里拿着旗喊，一般的老百姓，都不和他在一起走的。印度有四种的种姓：（一）婆罗门是净族梵志，一般有钱人，大都属於婆罗门种。（二）做官的刹利种。（三）做生意的毗舍。（四）还有做屠户的；最贱的，就是旃陀罗这个做屠户的。

新立安居，凿井求水：以上这些居民，谁新造一栋房子，在那地方住，就要凿井。本来用凿子凿木头，凿个窟窿，那叫「凿」。凿井，也就一点一点地在地下挖出土，所以也叫「凿」。凿，就是穿凿，为什麽要凿井呢？就因为想要用水。

出土一尺，於中则有一尺虚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间还得一丈虚空：你把土从地下拿出一尺来，这就有一尺的虚空在那儿现出来；像这样子去凿井，直到把土从井里拿出来一丈，当中就得到一丈的虚空。虚空浅深，随出多少：这个虚空，浅或者深，随着你土出多一点，这虚空就有多一点；出少一点，虚空就少一点──在这个井的位置上，是这样讲的。

O2就凿详辨

此空为当因土所出？因凿所有？无因自生？

阿难！若复此空无因自生，未凿土前，何不无碍？唯见大地，迥无通达。

若因土出，则土出时，应见空入；若土先出，无空入者，云何虚空因土而出？若无出入，则应空土，元无异因；无异则同，则土出时，空何不出？

若因凿出，则凿出空，应非出土；不因凿出，凿自出土，云何见空？汝更审谛，谛审谛观，凿从人手，随方运转，土因地移，如是虚空，因何所出？凿空虚实，不相为用，非和非合，不应虚空，无从自出。

此空为当因土所出？因凿所有？无因自生：现在我问阿难你，这个由凿井而发现出来的空，你说是因为土而出现的空？还是因为凿土才有的空呢？或是什麽原因也没有，它自己就生出空？你说空是怎麽样子来的？

阿难！若复此空无因自生，未凿土前，何不无碍：阿难！假设说这个空没有什麽原因，它自己就生出来了，在没有凿土以前，为什麽没有无碍的空？唯见大地，迥无通达：只见大地、陆地，没有虚空的地方可以通达，迥然而不通达。迥然没有通达的样子，就与通达的样子两样；现在不通达，因为没有凿以前，就有所滞碍，就有东西在这儿挡着虚空。

若因土出，则土出时，应见空入：这个虚空若是藉着土出来，它才有虚空出，那麽土出的时候，你应该看见那个空怎麽样进去的。空根本没有形相，你怎麽能看见呢？空是不生、不灭，不出、不入的。若土先出，无空入者，云何虚空因土而出：假设土先出来，也没有看见有个虚空进去，你怎麽能说虚空是因为土出，而有虚空出现的呢？这个理由不能这样讲，没有这个道理的！

若无出入，则应空土，元无异因：你若说空也没有出入。佛防着阿难又有理论了，说空就是空，没有出入的。那麽你说这个道理，我就算你对！可是这样，应该这空和土就没有两样，没有分别了。无异则同，则土出时，空何不出：若没有两样的话，空就是土、土就是空，空、土是一不二，就是一样的了。那麽既然是一样的，土出去的时候，空怎麽不跟着土出去啊？

若因凿出，则凿出空，应非出土：你若说：空是因为凿而出现的，也算你说的有理由，算你说得对！那麽这一凿，就应该凿出空来，不应该出土，怎麽会出这个土呢？不因凿出，凿自出土，云何见空：如果说不是因为凿井而出这空，这个凿自然是出土。那麽凿既然是出土了，怎麽又看见空了呢？这空它怎麽又有了呢？

佛叫阿难，汝更审谛，谛审谛观：「审」，审查；「谛」，详细思惟一下。你要实实在在地那麽审查，实实在在地来观看一下！凿从人手，随方运转，土因地移：这个凿子，是从人手里，

随着方向来运转，土就在地上跟着移动，由井里边移出来。如是虚空，因何所出：那麽这个虚空，是怎麽样出来的呢？怎麽样有了虚空呢？

凿空虚实，不相为用，非和非合：凿是实的，空是虚的，这个凿和空，它互相不能有一种力用；所以这里边，也不是和，也不是合。不应虚空，无从自出：可是究竟虚空是怎麽样生出来的呢？不应该虚空自己生出来虚空的，也没有一个因，也没有个关系，无缘无故就自己生出来了！

O3合会警悟

若此虚空，性圆周遍，本不动摇，当知现前地水火风，均名五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阿难！汝心昏迷，不悟四大元如来藏。当观虚空，为出为入？为非出入？

若此虚空，性圆周遍，本不动摇，当知现前地水火风，均名五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若是这个虚空是个性圆周遍的，本来也不动不摇；你要知道，这和刚才所说的地、水、火、风，同名「五大」。这个空性，也是一个真实不虚的，圆融无碍的。为什麽它能这样圆融无碍呢？因为它也是由如来藏里边所生出来的，所以也不生不灭！

阿难！汝心昏迷：你啊，太愚痴了！你的心太不明白了！「昏」，就是昏暗；「迷」，就是无所明了。为什麽你不明白呢？你不悟四大，元如来藏：我以前给你讲「地、水、火、风」这四大，你仍然不明白，仍然是糊里糊涂的，你不明白这四大本来都是如来藏性。当观虚空，为出为入？为非出入：你现在可以看一看这虚空，究竟是出来，是进去呢？还是没有出，也没有入呢？你看一看，你详细审查一下！

O4结显体用

汝全不知，如来藏中，性觉真空，性空真觉，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阿难！如一井空，空生一井；十方虚空，亦复如是。圆满十方，宁有方所？

汝全不知：前边是「汝犹不知」、「汝尚不知」、「汝宛不知」，现在变得「汝全不知」了。你啊，完全不知道了！不知道什麽呢？如来藏中，性觉真空，性空真觉：不知道性具的这个觉体，就是真空的一个体性；这个性具真空的体性，也就是真正妙觉的体性。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种的样子，就是清净本然的，周遍法界的。所以这「虚空」和以前所说的「地、水、火、风」这四大，都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既然周遍法界、清净本然，它又怎麽会有一个出、一个入呢？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它随着九法界众生的心，他应该知道多少的数量，就知道多少。数量，就是大小、多少。

阿难！如一井空，空生一井：阿难哪！我现在明白告诉你，就好像一口井里边有虚空，这个空，就在一口井里生出来，生满那一井。十方虚空，亦复如是：如果十方的地方都有井，也就十方具足有这种虚空的体相了。这个虚空，也就像前边所说的道理一样！

圆满十方，宁有方所：它是圆满十方的，到任何有井的地方，都会有虚空。那麽你说这个虚空，它还有一个来的所在和去的所在吗？有一个来的方向和去的方向吗？那没有的！

O5双拂二计

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循业发现：所有的众生，随着众生的业感，而发现他的果报，这是由如来藏的妙用所成就的。可是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世界上有一些个权教无知的人和凡夫，以及外道没有智慧的这一些个人，他就迷惑这种的道理，说是因缘，外道就说是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这都是用思量、分别的识心，来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但有能说出来的，都没有实在的道理啊！他们所说的，都是不正确的理论，是戏论法！

N6见大（分五）

O1标性约尘　O2就尘详辨　O3合会警悟　O4结显体用　O5双拂二计

今O1

阿难！见觉无知，因色空有。如汝今者在只陀林，朝明夕昏；设居中宵，白月则光，黑月便暗。则明暗等，因见分析。

现在讲「见大」。阿难！见觉无知，因色空有：见的感觉没有什麽知觉。我们见只是见，在见的本身，并没有知觉；因为色和空，它才能看见；看见，才有所知觉。这是因为色、空，而显出来它有这种的感觉。

如汝今者在只陀林，朝明夕昏；设居中宵，白月则光，黑月便暗：像阿难你现在在战胜太子这个林子，早起就有光明，晚间就昏暗。假设你在半夜里，有白月的时候，就有光明；黑月的晚上，就黑暗。则明暗等，因见分析：那麽明和暗这两种的情形，是怎麽知道呢？就因为见分析出来的！

O2就尘详辨

此见为复与明暗相，并太虚空，为同一体？为非一体？或同非同？或异非异？

阿难！此见若复与明与暗，及与虚空，元一体者；则明与暗，二体相亡，暗时无明，明时无暗。若与暗一，明则见亡；必一於明，暗时当灭，灭则云何见明见暗？若明暗殊，见无生灭，一

云何成?

若此见精，与暗与明，非一体者，汝离明暗及与虚空，分析见元，作何形相？离明离暗，及离虚空，是见元同龟毛兔角；明暗虚空，三事俱异，从何立见?

此见为复与明暗相，并太虚空，为同一体？为非一体？或同非同？或异非异：这个见（见精），你说它与明、暗这两种的相，和太虚空，是同一个体相？或者不是一个体相呢？或者是同而又不同？或者是不一样又不两样呢？阿难！现在你说一说，虚空和见，是一个、是两个呢?

阿难！此见若复与明与暗，及与虚空，元一体者：佛又叫一声阿难，说，这个能看见的见，若是和明、暗及虚空，本来是一个体，没有分别。则明与暗，二体相亡，暗时无明，明时无暗：那麽明和暗这两种体相都没有了，都亡了！因为暗的时候，就一定没有光明；光明的时候，也不会有黑暗的。明就不是暗，暗也不是明，那麽你说见精和明暗是一体，这怎麽可以呢!

若与暗一，明则见亡：假设你说见和暗是一个的，是一体的；那你见明的见，一定就会亡的。必一於明，暗时当灭，灭则云何见明见暗：你若一定说这个见和明是一个的，是一体的；那麽在暗的时候，你这个见就应该灭了，应该没有了。那麽你的见已经没有了，你又怎麽可以说你见明、见暗呢?

若明暗殊，见无生灭，一云何成：明、暗这两样是不同的，有生、有灭；这个见是不生、不灭的。那麽你怎麽能说是一样的？虚空和明、暗，这也都是不能成一体了!

若此见精，与暗与明，非一体者，汝离明暗及与虚空，分析见元，作何形相：假设见的这种精，和明、和暗不是一个的。你离开明、暗和虚空，你再分析分析「见」的本体，「见」是个什麽样子？它有一个形状吗？它有一个东西你可以看见吗?

离明离暗，及离虚空，是见元同龟毛兔角：离开明、离开暗，和离开虚空，这个见，就好像龟生了毛、兔生了角，是没有的。这离开明、暗和虚空，根本就显不出来你这个见的相！明暗虚空，三事俱异，从何立见：这明、暗和虚空，这三种和你这个见都不同，你能在什麽地方立出你的见来?

明暗相背，云何或同？离三元无，云何或异？分空分见，本无边畔，云何非同？见暗见明，性非迁改，云何非异?

汝更细审，微细审详，审谛审观：明从太阳，暗随黑月，通属虚空，壅归大地，如是见精，因何所出？见觉空顽，非和非合，不应见精，无从自出。

明暗相背，云何或同：明和暗这两种的体相是相背拗的，有明就没有暗，有暗就没有明，这互相不能并立的。你若明、暗对到一起，那除非你自己就看你自己的背影；你自己身这边就是明，身那边就是暗，但是它也没能合成一个。所以这明、暗是相违背的。既然是相违背的，怎麽又可以说见精和它们是相同的呢？根本就不是相同的！离三元无，云何或异：但是你离开明、暗和虚空三个，根本没有这个见，又怎麽可以说它不同呢?

分空分见，本无边畔，云何非同：你分这个空和分这个见，也没有个边际。你说哪个地方是见的边际？哪个地方是空的边际呢？没有边际啊！所以你怎麽说它不同呢？它若不同，就应该有个边际才不同呢！见暗见明，性非迁改，云何非异：你能看见这个明，又能看见这个暗，可见这个见性没迁改。所以，你怎麽又说它不是一样的呢?

汝更细审，微细审详，审谛审观：那麽阿难你啊！你再比以前要详细审查，你更仔细去考察去，你观看一下!

明从太阳，暗随黑月，通属虚空，壅归大地，如是见精，因何所出：这明，是从太阳那儿有这明相；晚间没有月亮的时候，这就黑暗了。这个通，就属於虚空的；这个不通的地方，塞的地方就归大地；墙壁也是塞，大地也是塞，也壅塞不通的。你现在找一找，你这个能看见的见精，是从什麽地方出来的见精呢？你找一找看!

见觉空顽，非和非合，不应见精，无从自出：见，是个有觉悟的；空，是个顽空，就是没有知觉的。这一个有知觉、一个没有知觉，不能和合到一起。可是也不应该这个见精没有什麽因缘，它自己就出来一个见。这是没有这个理由的!

O3合会警悟

若见闻知，性圆周遍，本不动摇。当知无边不动虚空，并其动摇地水火风，均名六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

阿难！汝性沈沦，不悟汝之见闻觉知，本如来藏。汝当观此见闻觉知，为生为灭？为同为异？为非生灭？为非同异?

若见闻知，性圆周遍，本不动摇：假设见、闻、知，包括嗅、噹、觉这六精的性很圆融，是周遍法界的，也不动摇的。当知无边不动虚空，并其动摇地水火风，均名六大：你应该知道，所

说六精的性，与无边无际不动的虚空，和这个动摇的地、水、火、风，可以同称为「六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这六种大的性，它的性是真实的、圆融的，这都是如来藏里的藏性所表现，本无生灭，是不生、不灭的。

佛到这个地方，又责怪阿难了，说，阿难！汝性沈沦：阿难哪！你这个人，你的性情沈沦！就是你不想往上走，你尽向下走；所谓「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佛这个地方，就是骂阿难：「你啊，你这个人，生性太没有志气了！」也就是说：「你最没有出息了！」中国人说「有出息」，就说这个人将来会发达，前途很远大的。「没有出息」，就说你这个人等於废物一样，不堪造就了。就好像那个欢喜睡觉的人，一有了时间，他就想睡觉去，这也就是沈沦的表现。不悟汝之见闻觉知，本如来藏：你啊，不觉悟你这个见、闻、觉、知等六精里边的道理，本来都是如来藏性。那麽你既然没有明白，现在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汝当观此见闻觉知，为生为灭？为同为异？为非生灭？为非同异：你现在看看这个。看看什麽呢？这个见、这个闻，和嗅、噹、觉、知这几种见精的性，它是生、是灭啊？是同、是不同呢？或不是生灭、或不是同异呢？这种的情形，你仔细把它分辨一下！
O4结显体用

汝曾不知，如来藏中，性见觉明，觉精明见，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如一见根，见周法界；听、鼻、尝触、觉触、觉知，妙德莹然，遍周法界。圆满十虚，宁有方所？

汝曾不知，如来藏中：你啊！不知道在这个如来藏里边，性见觉明，觉精明见：性具之见，就是觉悟「明」的体。你觉悟到极点了，也就是那个光明的见。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个本性是清净本然的，周遍法界的。这个见性，也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的。

如一见根，见周法界：好像就单单用这一个见精的根，这个见精也周遍法界的。听、鼻、尝触、觉触、觉知，妙德莹然：至於那个「听」和「嗅」，还有「尝触」──这就是舌噹味的触，「觉触」是身的触，「觉知」，就是意；它们的作用非常微妙的，它们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莹然」，就好像玉，莹然透明的，那麽光明的样子。遍周法界，圆满十虚，宁有方所：这六精（见、听、嗅、尝触、觉触、觉知）是周遍法界的，到十方尽虚空界都有的。你说它这个还有什麽一定的地方吗？所谓「无在无不在」，它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所以它就没有不是它的地方，它是一个全体大用的。
O5双拂二计
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随着众生的业，而发现它的受用。这个世间一些个权小、凡夫和外道，有的就迷惑它是因缘，有的又迷惑它是自然。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这种的想法，都是思量的识心，分别来计度。只要是他们所能说出的，都不是真实的道理，不是第一义谛，也不是我现在所说的实相理体。
N7识大（分五）
O1标约根尘　O2就根尘辨　O3合会警悟　O4结显体用　O5双拂二计
今O1

阿难！识性无源，因於六种根尘妄出。汝今遍观此会圣众，用目循历，其目周视；但如镜中，无别分析。汝识於中，次第标指：此是文殊、此富楼那、此目犍连、此须菩提、此舍利弗。

前面所说的地、水、火、风、空、见，这是六大，加上现在这一个识，就是七大。什麽叫「识」呢？识，就是认识、不认识。认识什麽呢？不认识什麽呢？认识的，什麽也不是；不认识的，什麽都是！

「识」，就是以「了别」为义；了，就是明了；别，就是分别。怎麽说什麽都没有认识？你说你认识个什麽？说：「我认识张三，我认识李四，我认识王五，我认识赵六！」你认识他，又怎麽样子呢？说：「我认识，和他做朋友！」就因为你和他做朋友，所以就把你拉去了。你认假为真，认假朋友做你的真朋友，你的真朋友就忘了！

那麽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就没有一个七，现在因为这「识」就是老七了。所以，前边所讲的那六种的大和这个七识，这等於七兄弟一样。可是你一到外边去认识朋友，把你自己的七兄弟都忘了！地也不认识了，水也不认识了，火也不认识了，风也不认识了，地、水、火、风，这四个不认识了；还空也不认识了，见也不认识了。啊，不单你不认识，连阿难他都不认识！所以，佛就不怕麻烦，把这七兄弟一个一个都给找出来。这是你真正的骨肉至亲，你真正的法门眷属，可是都不认识了。就挂着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这一些个狐朋狗友，把自己真正的亲兄弟都撇在家里了！

所以我说你认识的是什麽？什麽也没有认识！你没有认识的，那什麽都是你的！这个如来藏里头本有的家珍，本地的风光，你都把它放弃了。你舍本逐末，舍近求远，跑到外边去和人拉拢社会关系去了！你说这是不是颠倒？为什麽跑到外边去交狐朋狗友，把自己的骨肉至亲都不认识了？就因为认假作真，认贼做子──认这个土匪做儿子了，也是认土匪做朋友了。尽在外边用这个识心来用事！

说：「那麽现在这也是个识心哪？」不错了，你真聪明！嘿，你比我都聪明！我现在讲经，都不知道它是识心。你现在这一讲，我就明白了！

我再讲多一点！怎麽样呢？这个识心，在小乘的时候，你因为认假为真，用这个识心，就有害处。你现在明白什麽是假的，什麽是真的，你把自己的家里的亲兄弟找着了。哦，你假的这个识心，现在变了什麽呢？变了如来藏性了！这是从如来藏里现出来的。你现在叫「回相归性」，以前你尽着相，现在你明白自性了。明白自性，你再不舍近求远，舍本逐末，认贼作子。啊，那你就是有办法了！你就是个财主了！

我讲要念〈楞严咒〉，你若会〈楞严咒〉，可以七世都做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你若是明白佛法了，现在你就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你明白这个法宝了，你把它装到你心里，谁能抢得去？不论是什麽暴动，什麽样子打劫的土匪，都抢不去的。你这个法宝在你自己自性里边，在你如来藏的宝库里存着呢！任何人没有办法到那儿去打劫、去抢的。你说这多麽妙啊！

所以妙也就在这个地方，现在你若明白这个佛法了，你当下就是一个世界最有钱的一个人。但是你可暂时不能用，你不能说是把我这个财产动用，因为你还没有到继承的年龄呢！你等你什麽时候成佛了，那这都属於你的了；现在不过在你的名下而已，你还没有到合法的年龄，所以暂时不能动用的。

阿难！识性无源：这个识，它没有来源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它没有个根。说那是个什麽呢？因於六种根尘妄出：它藉着「眼、耳、鼻、舌、身、意」，和「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的根、尘，藉着六根和六尘的见分和相分而现出来的。有个相分，所以就有一个见分，就有个见。

汝今遍观：阿难！你现在普遍地观察观察。观察什麽呢？此会圣众：在这个楞严法会里头这些个圣众。「圣众」，就是有证圣果的。用目循历：你用你的眼睛，一个挨着一个这麽看一看，你很次第地去看。其目周视：你用你的眼睛看遍了。但如镜中，无别分析：你看来看去，也就像镜子里边现出来的影像一样的，有什麽分析的呢？这就是讲「识的一个作用」。

汝识於中，次第标指：阿难哪！现在你看一看这个法会的大众，你一个挨一个地把他标指出来。怎麽样呢？此是文殊、此富楼那、此目犍连、此须菩提、此舍利弗：说，这个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就是妙吉祥菩萨；这个是富楼那，是满慈子──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就是满慈子；这个就是目犍连──就是采菽氏；这个又是须菩提──就是空生；这个是舍利弗！

「须菩提」，你们记得他怎麽叫「空生」吗？因为他生的时候，仓库里所有的珠宝就都空了，没有了。这并不是被贼给偷去了，这个库房窗门都封得严严的，锁也锁得坚坚固固，里边的宝贝却都没有了，所以这就叫「空生」。过了七天，这所有的财宝又都现出来了，所以又叫「善现」。那麽他的父亲到算卦的地方去给算一算，得到的卦是「既善且吉」，所以又叫「善吉」。他名字有这麽三个意思。

你们应该记得一点！或者不知道讲到什麽地方，我还要问的。再问，那就是第二次！这是第一次，不及格不要紧，第二次都要考合格的。再不合格，就赶出门外去，不准听了！你不注意，我讲的东西都忘了，这怎麽可以的？你小心一点！

「舍利弗」，你知道他是谁呢？他在母亲肚子里边，就帮着他母亲和他舅舅辩论。他舅舅输了，所以就生了一种恐惧心：「哦，将来这个外甥一出世，我做舅舅的被外甥一辩论，如果不能胜过外甥，这多丢脸哪！」於是乎就跑到印度周游列国，去学种种的智经，回来想和外甥来辩论。但是回来时，他的外甥已经跟佛出家了，他想去给再抢回来，凭着他这三寸不烂之舌，到那个地方和佛斗法去。殊不知，一个回合也没有打成，就败了，把脑袋就输了！帮着母亲辩论的就是这个舍利弗！

O2就根尘辨

此识了知，为生於见？为生於相？为生虚空？为无所因，突然而出？

阿难！若汝识性，生於见中。如无明暗，及与色空，四种必无，元无汝见；见性尚无，从何发识？

若汝识性，生於相中，不从见生。既不见明，亦不见暗，明暗不瞩，即无色空；彼相尚无，识从何发？

若生於空，非相非见。非见无辨，自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灭缘，见闻觉知，无处安立。处此二非，空则同无，有非同物；纵发汝识，欲何分别？

若无所因，突然而出，何不日中别识明月？

汝更细详，微细详审，见托汝睛，相推前境；可状成有，不相成无。如是识缘，因何所出？识动见澄，非和非合；闻听觉知，亦复如是。不应识缘，无从自出。

此识了知：这个识，是有个了知性，能了知分别一切的相。可是识的本身是由什麽地方生出来的呢？这个识的母亲又是谁呢？为生於见？为生於相？为生虚空：这个能看见的见，是识的母亲？或是这个有形相的东西，是识的母亲呢？还是虚空是识的母亲呢？为无所因，突然而出：

还是它没有母亲，突然间就生出来了？世界上有没有母亲，就突然间生出来的东西吗？究竟这个识是从什麽地方来的呢？

阿难！若汝识性，生於见中：阿难！假若你识的体性，它的来源，是在见里头生出来的，见就是它的母亲。可是我们现在再研究研究它这个母亲的问题。如无明暗，及与色空，四种必无，元无汝见：假如没有明、暗这两种的色相，与有形质可见的东西和这个虚空，这四种的因缘都没有，根本你也就没有个「见」。见性尚无，从何发识：那麽你见性都没有──你的母亲都没有了，这个儿子从什麽地方可以生出来呢？生儿子要有妈妈，它连个妈妈都没有，你说这个儿子从什麽地方来的？所以这个识，不是从「见」中生出来的。

若汝识性，生於相中，不从见生：你若说，你这个识性，是从有个形相里头生出来的，不是从见生出来的。好，就算你说「识是从相生出来的」！既不见明，亦不见暗，明暗不瞩，即无色空；彼相尚无，识从何发：既然也看不见这个明的，也看不见暗的，明、暗都看不见，也就是没有一个形色，也没有一个空。那个形相都没有──这个相的妈妈也没有，这个识儿子，从什麽地方生出来？你说！

若生於空，非相非见：你若说「识也不生於相，也不生於见，就生於空」了。好，就算你说「识的妈妈就是空」，也不是相，也不是见！非见无辨，自不能知明暗色空：「辨」，是辨别。没有见，就没有什麽可辨别的。没有辨别，根本就不知道明、暗，和是色、是空。非相灭缘，见闻觉知，无处安立：没有相，这个缘也灭了，什麽都没有了，见、闻、觉、知都没有地方给它安立上。那麽既然没有见、闻、觉、知，你这个识又在什麽地方来？也是没有母亲，根本就没有儿子可以生出来！

处此二非：你从「相」上生的也不对，从「见」上生的也不对；在「空」上生的也不对。色相，你能看见的，也没有识生出来。空，你看不见的，既然什麽都看不见，分别都没有，怎麽会有识呢？空则同无：你若说从「空」生出，空就是没有嘛！你怎麽又会跑出一个识来呢？有非同物：你说若从「有」生出来，但虚空的有，又不是像物那样子，你看不见的。那麽你说这是个什麽？纵发汝识，欲何分别：纵然在这个里头，你发生你的识，你将怎麽样来分别呢？你怎麽样想法子、怎麽分别？你讲啊！

若无所因，突然而出：你说：「喔，这个识啊，它是突然出来的！」若什麽因缘也没有，它突然间就出生了，何不日中，别识明月：你怎麽不在白天里头，你再看见一个明月呢？在太阳正中的时候，你看见明月吗？那明月怎麽不会突然出来呢？明月既然不会突然出来，你这个识也不会在日间就看见明月。那你说它突然间会出来，这也是错误的，也不对的。佛立这个理由来问阿难，把阿难也搞得不知道怎麽样好了。

汝更细详，微细详审：阿难哪！你现在再详细在那个极微、极细的地方，你再详细来审察审察，看一看，找一找！见托汝睛，相推前境，可状成有，不相成无。如是识缘，因何所出：你的见寄托在你眼根上，在你眼睛前边，有形相的，这是一种尘境；可以说得出形状的就叫「有」，没有形相的就叫「没有」。像这样，这个识的因缘，从什麽地方来的？

识动见澄，非和非合：这个「识」，它是有分别的，它的体性是个动的。「见」，只是「看见」，而它的性是澄清的，是不动的。所以你若说是它能和合，这也是不可以的。闻听觉知，亦复如是：这种闻性、听觉和觉知性，也都是像前边所说的这个道理，不是和合的。不应识缘，无从自出：识精既然没有人和它和合；可是，这种识缘也不应该没有所来的地方，它自己就生出来。也就是它没有一个母亲，怎麽就会生出这个小孩子来呢？也是这个道理。

O3合会警悟

若此识心，本无所从，当知了别，见闻觉知，圆满湛然，性非从所，兼彼虚空，地水火风，均名七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

阿难！汝心麤浮，不悟见闻，发明了知，本如来藏。汝应观此，六处识心，为同为异？为空为有？为非同异？为非空有？

若此识心，本无所从：假设这个了别的识心，它根本就没有所从来的地方。当知了别，见闻觉知，圆满湛然，性非从所：你应该要知道：这一种了别的心，和见觉、闻觉、嗅觉、知觉，都是圆满湛然，很清净的，它的本性都不是有所从来，也不到什麽地方去。

兼彼虚空，地水火风，均名七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这个识，再兼着虚空和地、水、火、风，和见，这是七种的「大」。这种性具的真性，是圆融不变的，它是从如来藏那儿生出来的，本就不生不灭。

阿难！汝心麤浮：佛又责怪阿难了，说：「阿难哪！你的心哪，太麤了！太浮了！」「麤」，就是不细，是对细而言麤。就是他不仔细考虑一下，也不仔细来看一看，来研究研究，很粗心大意的。「粗心大意」的意思，就是做事情太荒唐了；荒唐，就是慌慌张张的、马马虎虎的。「浮」，就是浅浮，就是「往上浮」，就是不深；浮心，就不是深心。阿难不是说「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那麽现在他浮心，就不是深心了；就言其什麽事情都不太注意。

不悟见闻，发明了知，本如来藏：你不明白这个见、闻、嗅、嚐、觉、知的性能，也不明白所

讲的地、水、火、风、空、见这种种的道理，又不明白这个有发明而了知功用的识，本来都是如来藏里的作用。汝应观此，六处识心：你阿难哪！现在你应当看一看，这六种的识心，为同为异：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为空为有：是空的呢？还是有的呢？为非同异：不是同样的？又不是不同样的？为非空有：又不是空？又不是有？你说这六种的识，是个什麽样子？

O4结显体用

汝元不知，如来藏中，性识明知，觉明真识；妙觉湛然，遍周法界。含吐十虚，宁有方所？

汝元不知，如来藏中，性识明知，觉明真识，妙觉湛然：阿难！你本来不知道，在如来藏里边，性具的识，是光明而觉悟的。这种觉悟而又光明的真正的识，是不可思议的这种觉体，它是清净而湛然的，又遍周法界的。这个「湛然」，和前边「清净本然」的意思，都是相同的。这个识含吐十虚，宁有方所：「含」，是包含；「吐」，就是流露。包含而流露到十方的虚空，里边都有这个识。那麽，它岂能有一定的方向和所在地呢？

O5双拂二计

循业发现。世间无知，惑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循业发现：这随顺着众生这个业感，而发现这种种的报。那麽世间无知的人，就是外道、权乘的小乘人和凡夫，这一些个无知的人、没有智慧的人，惑为因缘及自然性：他认不清楚，就以为这种的道理是因缘，和自然外道所讲的自然性。皆是识心分别计度：这个完全是一种识心，在分别和计度的作用。「识」，是分别的心。但有言说，都无实义：但凡有所言说的，这种因缘、自然的道理，都没有实在的意思，没有实在的道理。

G2阿难明心生信（分三）

H1承示开悟　H2赞谢获益　H3发广大心　H1分二

Ⅰ1叙承示　Ⅰ2叙开悟

今Ⅰ1

尔时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如来微妙开示。

尔时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如来微妙开示：当尔之时，就是说完了七大的时候，阿难及在这个法会的大菩萨摩诃萨、大阿罗汉，这些个无漏圣众、大比丘僧等，承蒙如来把这种最微妙、最不可思议的境界，这种的道理、这种的法来开示给大众。

Ⅰ2叙开悟（分二）

Ｊ1叙心荡然　Ｊ2叙身荡然

今Ｊ1

身心荡然，得无罣碍。是诸大众，各各自知心遍十方，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叶物。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圆，含裹十方。

这一些个大众，得到世尊的微妙的开示，身心荡然：身和心都荡然。怎麽叫「荡然」呢？本来，「荡然」，就什麽也没有了、空了，就好像用水，把尘垢都洗去了，现在就剩这个光明的佛性。所以就荡然无存，什麽也没有了，什麽都空了！「内无身心，外无世界」，内里边身心也没有了，外边世界也空了，证到这个境界上，这就是荡然了！我们为什麽没有荡然呢？就因为我们内里头，还执着我们的身。喔，谁若说我一句，当场就生烦恼了！谁若对我颜色有一点不好看，这随时就放不下了！随时放不下了，也就没有荡然。得无罣碍：因为他荡然了，所以就不罣碍了。不罣，就不罣这个身心了，「内无身心，外无世界」，所以也就不罣碍了。

为什麽你罣碍？好像某某有个男朋友在越南，一天到晚挂着男朋友有没有信来？或者又忙里偷闲，也要写封信给男朋友。这都是罣碍嘛！为什麽要这样子？就因为没有身心荡然，有所罣碍，所以就放不下。这就是有罣碍！其实，你挂着他有什麽益处？你说，你天天记着他，把你弄头发都白了，眼睛都花了，很快就老了！哎，没有什麽益处！

我现在什麽也不罣，所以我以前修庙修得头发都白了，现在又都变成黑的，就因为什麽也不罣。我现在给你们讲经，讲完经，看看书，这我也不用心，就这麽看过去就算了，不怎麽样用这一种执着心。有什麽困难的问题，当时想法子把它办了；办过去，也就不管它了，都忘了。这不是故意忘，自然就不想它了！为什麽？你若把一切看得重要，very important!这就放不下！

你看什麽事情，都没有什麽关系，都很平常，不要紧的，就什麽事情也没有了！「泰山崩於前而不惊」，就是有什麽大的灾难，甚至於房子倒了，哎，不管它！你能够不管它，它就是倒了，也对你不会有损伤的。为什麽对你有损伤？就因为你放不下！你挂着、你害怕，所以就有损伤。你若不害怕，你那个灵性是完整的，在什麽地方也不要紧的。

是诸大众，各各自知，心遍十方：那时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我们现在这些个大众，不知道是知道或不知道呢？这个心，是周遍法界、遍满十方的。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叶物：见着十方，都是虚空。你看见没有？哈哈，怎麽样呢？十方虚空并不大；有多大呢？就像在观看掌上拿着的叶物。这个「叶」，有的注解说是「贝叶」。其实这个「叶」，不一定是贝叶；或者树叶，或者花叶，或者什麽叶都可以的。总而言之，你手上拿一片叶子就是了。这是个比喻，也并不是实在的。「物」，这个物是什麽呢？有说是「庵摩罗果」。庵摩罗果，印度有，中国没有那个东西。

总而言之，在这个时候，这法会大众领悟到十方的世界虚空、这种的理、这种境界，都是在自

己的心里，没出现前这一念心。所以这个心法就是妙嘛！喔，尽虚空、遍法界，没有一个地方它不是的。因为这个心是这样大，所以缩大为小；你看这十方虚空，也和看自己掌上的东西一样，那麽清楚。

这是为什麽呢？我再告诉你们，这时候，这个法会大众都得到天眼通了，都得到智慧眼了。所以，他们能领略到这种境界，领略到「万法唯心，心包万法」，这心包十虚啊！那个「含吐十虚」是什麽？就是我们这个真心！我们这个真心，含吐十虚，无有方所，它是尽虚空、遍法界；你说它是在什麽地方？它是无在、无不在的。所以心包万法，万法唯心；万法都是从心生出来的。「诸法从心生，诸法从心灭」，「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所以你的真心是不生灭的，这个法也是不生灭的。

啊，你说！这一个法会的大众都开悟了，我们讲经讲到这个地方，你说我们若不开悟，是不是应该生惭愧心？不是和你们讲笑话，现在要你们开悟的！谁再不开悟，看见我这个没有？要打的！这硬要逼着你们开悟！谁不开悟，我就不客气了！

我还有一句，你还没有给我翻译出来。我问问大家：当时法会，每一个都知道「心遍十方，见十方空」了。我们现在这个法会，有没有见着十方空的？

在当时，这一些个法会的大众，因为看见十方空，好像手中所拿着的叶物一样；又觉得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所有的一切的东西，都是这个菩提心里头的东西。心精遍圆，含裹十方：这个真心是周遍法界，圆满无缺，也是包含十方的。含裹十方的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心这种微妙的道理，没有一个地方不圆的，一点缺陷也没有，所以叫「遍圆」。无欠无余，也不会多一点，你若多了一点，也不算圆；也不会少一点，少了一点，也不算圆了；就应该有这麽多，就是这麽多！「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就是「遍圆」！

「含裹十方」，「含」，就是包含；这个「裹」字，读「果」，就是包裹，就把它包起来。怎麽叫「裹」呢？好像旅行袋，中国人叫「包裹」——中国有那个四方布，把东西包到这四方布里头，结几个疙瘩，这就叫「包裹」。好像寄来的东西，大的这也叫「包裹」。这个心含裹十方，这个「十方」，不过也是个名称，根本就不只十方，这是遍一切处！

J 2叙身荡然

反观父母所生之身，犹彼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尘，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了然自知，获本妙心，常住不灭。

反观父母所生之身：「反观」，以前阿难尊者是向外观的，向外观，看不着自己的眼睛；这回反观，大约是看见自己的眼睛了。为什麽看见自己眼睛啊？佛说是「自己的眼睛看不见自己的面」，现在怎麽又看见自己眼睛呢？因为他有天眼了。有天眼，你不单可以往外看，又可以往里看。你这个身体，一看，就像玻璃。好像这玻璃杯一样，玻璃杯里头，这水是有颜色的，看得见。你若得天眼通，或者智慧眼、佛眼，你身里头哪一部份有什麽东西，都可以看得见的；有什麽毛病，也可以看得见；有什麽气血不流通，都可以看得见的。所以外边也可以看到，里边也可以看到。

当时这一些个大众，看十方如观掌上叶物；又看自己的肚皮，看自己里边这个身体，也和十方虚空那麽一样的大。说：「那怎麽又说父母给的身是像一粒微尘呢？」我现在所说这个身，是个法身；这个法身和十方虚空一样大的。这个肉身是个报身；这个报身，就好像在十方虚空里头一粒微尘那麽多。你说，这是不是少到极点了呢？

所以说，「反观父母所生之身」，反观父母给的这个不乾净的身体，犹彼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尘，若存若亡：「犹」，好像；「彼」，那个。好像在那十方的虚空之中，吹起来一粒的微尘，啊，忽然就好像存着，又好像要亡了！就好像这个灯，要灭，它又没灭；没灭，它又没有多少光。所以这个生灭的身，现在虽然存着，将来终究会亡的。这「若存若亡」，又是好像存在着，又好像不存在，这也是这个身体渺小得不得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被你这个假的、父母给的很不洁净的身体迷惑了！你那麽样执着它，那麽样贪爱它，放不下这个身体。对这个身体，那看得不知几宝贵了！实际上，就像我有个弟子讲的：「傻瓜！真是傻瓜！这真是傻瓜了！」谁放不下自己这个身体，那就是最大的傻瓜。愿意做傻瓜，就放不下；不愿意做傻瓜，就把这个身体放下它！

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又好像在那个很清净的大海里，漂流着的一个水泡，也不能起，也不能灭。你说它从什麽地方起来的？又灭到什麽地方去呢？也是无从！了然自知，获本妙心，常住不灭：这时候，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地自知：得到这本来固有的妙明真心，它是不生不灭，永远常住而没有生灭的。

H2赞谢获益（分二）

Ⅰ1赞谢佛法　Ⅰ2悟获法身

今Ⅰ1

礼佛合掌，得未曾有，於如来前，说偈赞佛：

妙湛总持不动尊　首楞严王世希有

礼佛合掌，得未曾有：就合起掌来，向佛叩头；这个法，是从来都没听见过的！怪不得世界每一个人都欢喜人家赞叹自己、说自己好，佛的弟子也赞叹佛了！所以这个世界好名的人，或者

说：「你真好啊！你是第一啊！」喔，他抱着这个「第一」，就欢喜得不得了！现在佛的弟子也赞佛，礼佛合掌；所以我的弟子赞叹我，我也欢喜！

於如来前，说偈赞佛：在佛的面前，就作出几句偈颂，来赞叹佛。这是阿难他又显露显露他的文学，他多闻，这个文学这麽久都没有用着了，所以现在要说几句偈颂来赞叹佛了！

以下这两句偈颂，是阿难以他多闻的、非常的学问，做出来的偈颂。这是赞叹佛、赞叹法、赞叹僧的。妙湛总持不动尊：这一句是赞佛的。「妙湛」，是赞佛的法身；佛的法身是遍满一切处的，「妙湛」这种的境界，就是这个法身的境界。「总持」，就是赞佛的报身；佛的报身，是犹如陀罗尼。梵语「陀罗尼」，此云「总持」，这是「总一切法，持无量义」。佛的报身，是圆满的；因为这「圆满」的意思，就属於「总持」，所以总持就是赞佛的报身。

「不动」，是赞佛的应身。说佛的应身，是应以什麽身得度者，佛就现什麽身去为他说法。譬如应以佛身得度的，佛就现佛身，去度化这个众生；应以辟支佛身得度的，佛就现一个辟支佛身，去度这个众生；他这种因缘，应该以大富长者身得度的，佛就现大富长者身，去教化他。可是虽然佛现出这麽多的应身，但是本体是不动的；他不动道场，而教化众生，这是佛的应身。「尊」，就是佛的一个名称，佛叫「世尊」。

首楞严王世希有：「首楞严王」，这一句是赞法的。「世希有」，这三个字，是赞佛、赞法兼而有之。佛也是世间希有的，这个法也是世界希有的，所以说「首楞严王」。「首」，就是第一；首者头也，就是头一样。第一义就是第一种，那麽第一种究竟是什麽呢？楞严王嘛！就是这个究竟坚固三昧之王的楞严大定。「楞严」，就是究竟坚固；这个究竟坚固的定，在诸定之中为定王。这个「定王」，并不是说国家的王叫「定王」，这就是我们修定力里边的一个王，王於三昧；这「三昧」就是正定正受。这个楞严定，是在正定正受之中的一个法王，法中之王。「世希有」，「世」，是世间；也就是「有情世间」和「器世间」。楞严定在这个世间，最稀有不过了！很少很少的。

Ⅰ2悟获法身

销我亿劫颠倒想　不历僧只获法身

销我亿劫颠倒想：「销」，就是消除了。「亿劫」，百万曰亿。这个「劫」，我前几天曾经讲过。一个劫，就是十三万九千六百年；那麽积到一千个十三万九千六百年，这算一个小劫；二十个小劫，算一个中劫；四个中劫，是一个大劫。这个「亿劫」，就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了。销我亿劫的什麽东西啊？「颠倒想」。这种颠倒想，不是从今天有的，也不是从昨天有的，是从什麽时候有的？从无量无量劫以前，一点一点地积累而成的。

所谓习气，就是颠倒想的一个母体。这颠倒想，就是由习染而养成的，养成这种颠颠倒倒：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黑做白，以白做黑。譬如，我们这儿现在有个白文天，就叫他「老黑」，不叫他「老白」；这就是给他倒叫着，颠倒过来，这就叫「颠倒想」。现在并没有这麽个人，这是举出来这麽个比喻，你就容易明白了。人家想这样子，他一定想那样子；总要有一个特别样子，做一个特别的境界给人看，这样子就是颠倒想。

不历僧只获法身：「历」，是经历。「僧只」是梵语，翻到中文叫「无量数」。经过三大阿僧只劫，才能修成佛。由初发心到初地前，这算要经过一个阿僧只劫这麽长的时间；由初地再到七地，这又要经过一个阿僧只劫的时间；由八地到妙觉——就是成佛了，这又要经过一个阿僧只劫。这三个阿僧只劫，这三个无量数，究竟是多少呢？这个数目啊，是一个大的数目！

那麽阿难因为听见佛说这种微妙的法门、微妙的开示，就令阿难现在开悟了，开悟他不需要经历三大阿僧只劫这麽长的时间，就可以得到法身。「获法身」的「获」，就是得到；这个「得到」，并不是「证得」，这是「悟得」，他是悟得了法身的理。若是正式证得这个法身呢？还要修去！还要再往前去用功。所以他说现在我「不历僧只获法身」，他知道他不需要经历到三大阿僧只劫那麽长才成佛。他现在明白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了，知道自己和所有这一切的外边色相，都是如来藏中那个妙明的心。他明白这一点了，所以他知道他很快就要成佛了！

H3发广大心（分五）

Ⅰ1发愿报恩　Ⅰ2誓度众生　Ⅰ3求除细惑　Ⅰ4速成正觉　Ⅰ5申述不退

今Ⅰ

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愿」，愿意。什麽叫「宝王」呢？宝王就是佛。什麽叫「果」呢？这果，也就是个「佛果」。「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这两句偈颂，就包括四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今得果成宝王」，包括「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两种愿。为什麽？因为你愿意成佛，要明白佛法；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在先，然後就「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成佛了。

「还度如是恒沙众」，包括「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众生无边誓愿度，这句是「度众生」，你度众生，你要先断烦恼；若不断烦恼，你不是度众生，而是被众生度了。为什麽？众生各有个性，每一个众生都不同的。有的非常刚强的，你和他说什麽，他都硬绷绷的；

就是很强硬的，你给他讲什麽法，他也不听的。本来应该你度他，但是他不听你教化。这时候你若烦恼不断，你也生烦恼了：「喔，你刚强，我比你更刚强！」烦恼生出来，就不能教化众生了；这就叫「被众生度」，不是「度众生」了。所以你想度众生，一定要把烦恼断了！看一切众生都像小孩子似的，那善性众生，当然你要摄受他；就是恶性的众生，你也不要怪他，也不要生烦恼。所以想要教化众生，一定要断烦恼的，这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

那麽「愿今得果成宝王」，我愿意现在得到这个佛果，成佛道。得了果，我做什麽呢？我预备还教化众生的，所以说「还度如是恒沙众」，我再去教化众生，恒河沙数那麽多的众生，我都要去度！

将此深心奉尘刹：我现在把我这个「深心」，深心就不是浅心，就是发大乘菩萨心。「奉尘刹」，我奉献给微尘刹土那些个佛、那些个众生。不单我要奉献给佛，我也要把我这个深心，奉献给一切的众生，令他们求什麽就都随心满愿，这叫「奉尘刹国土的诸佛和众生」；是则名为报佛恩：这才是我报佛恩的一个机会，这才表示我对佛是真真地尽上我这一点的义务了。

所以我不是单单就供养佛，不供养众生，因为众生就是佛。说：「众生就是佛啊？那麽还要修什麽？」好像某某人说：「喔，我们都是佛！我们都是佛了！」不错，你是佛，但是你要修才是佛！若不修，你就一天到晚念「我是佛，我是佛，我是佛…
…」，那也没有用的。这要你有真功夫才算！所以我不是问他说：「你是佛？佛要有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你有几身？你有几智？你有几个眼睛？你有几通？」这是不能冒充的！

Ⅰ2誓度众生

伏请世尊为证明　五浊恶世誓先入
如一众生未成佛　终不於此取泥洹

伏请世尊为证明：「伏」，就是五体投地趴到地下；「请」，就是祈请。阿难尊者说他要用深心来奉尘刹，来报佛恩，那麽就光自己这麽讲一讲，没有人给做证明，这是不成立的；一定要有人来做个保证，这就请佛来给他做一个保证人，他将来一定要这样做！所以说「伏请世尊为证明」，证明我怎麽样呢？

五浊恶世誓先入：「五浊恶世」，是人寿到两万岁的时候，每一百年寿命减去一岁；身量的高度减去一寸，减到人寿命到一百岁的时候，这就是五浊恶世开始的时候。那什麽时候人寿到过两万岁呢？就两万岁那个时候的人，就到过两万岁；你若不相信的话，你就走到那个两万岁的时候去看一看，你就知道有人两万岁了！

在人的寿命一百岁以前，那时候不叫「五浊恶世」；那时候的世界，也很清净的，不浊。浊，以染污为义，就是不洁净。在这个没有叫五浊恶世以前，就是清净世界。好像现在五台山叫「清凉世界」，这是现在叫「清凉世界」；将来时局转变，变来变去，或者几万年後，不叫清凉，而叫「热恼世界」，也不一定的。那麽五浊是什麽呢？

（一）劫浊。劫，梵语叫「劫波」，翻到中文就叫「时分」，就是「一个时的分段」。「时」，就是时候；「分」，就是「分别」；分开一个时候，与其他的时候有分别，所以叫「时分」。劫怎麽浊了呢？因为到五浊恶世的时候，这个劫运，是由众生的恶业造成的，劫就混浊了。

（二）见浊。以前的人，见什麽都是清净的。那麽到劫浊的时候，人所看见的，都是一种污浊的东西。这个见浊，以「五利使」做它的体性。为什麽叫它「利」？利，就是来得很锋利的、很快的。五利使是什麽呢？就是「身、边、戒、见、邪」。

（1）身见。众生都执着他有个身体，就爱着不舍，对这个身体生出一种爱欲的心：「我一定要帮着我自己，吃一点亏也不可以的！」对自己这个身体看得特别重，穿也要穿好的，吃也要吃好的，住的地方也要好，总把这个身体看成一个无价宝珠一样的。不错，你看得对，这个身体是个无价宝珠！可是，你用错了，你无价宝珠变成了一堆粪了；粪土都不值了！为什麽？你尽在皮毛上用功夫，没有发现自己真正自性的宝珠；所以只知道执着这个身是我所有的，也放不下它，一天到晚，为这个身体忙忙碌碌，都是为身体作使，这是「身见」。

（2）边见。怎麽叫「边见」呢？也就是「偏见」，偏於一边，不是偏於「空」，再不就偏於「有」，它落於两边了；总而言之，不合乎中道。

（3）戒见。第三个利使就是这个戒，那麽「戒」怎麽还变成了一个不好的东西了呢？因为这个戒是「非因计因」，不正确这种的因，他说「我做这个就好」，就是修无益的苦行。以前我讲过「持牛戒、持狗戒」，他学牛、学狗，又学睡钉床，做种种无益的苦行；他有这种戒见，心里想：「你看，我是一个持戒的人！我是一个守戒的人！你们都不行的，你们都不能和我比！」总有这种贡高我慢在心里头，这就叫「戒见」。它不合乎这种的因的。

（4）见取。怎麽样呢？他「非果计果」，不能得到这个果，他认为他会得到。

（5）邪。邪，就是不正当，就是邪知邪见；他想的东西，总想得不正确。

（三）烦恼浊。这烦恼浊，以「五钝使」做它的体性。什麽叫「五钝使」呢？前边「五利使」，「利」就是来得快。这个「钝」，它就迟钝，什麽事情都来得迟钝些。这「五钝使」是什麽呢？这在佛教都是常常用的名词，人人都应该记得；好像「四弘誓愿」，这是每一个佛教徒都

应该记得，这很要紧的！这「五钝使」，就是「贪、瞋、痴、慢、疑」这五种。

（1）贪。是对着顺境生一种贪而无厌的心；就是对你所欢喜的事情，就生出一种贪而无厌的心。

（2）瞋。对於违情──违背你欢喜的事情，就是不欢喜的事情，就生一种瞋恨心。

（3）痴。就是尽打一些个痴心妄想；打妄想，这就是痴。

（4）慢。就是「我慢」，贡高我慢，就觉得：「我是一个最大的，你们谁都不如我！」对人没有礼貌，这也是一个慢。

（5）疑。就是对真正的法，他怀疑；对不正确的法，他反而认为是对的。他疑是疑非，对於真正的法他不认识，生出一种怀疑；对於不正当的法，他又信了，所以疑正法而信邪法。

以上这五种，就叫「五钝使」。因为有这五钝使，就造成很多烦恼，所以「烦恼浊」就以五钝使做它的体性。

（四）众生浊。众生，这个名称不要提它了！为什麽不要提它呢？众生太肮脏了！你说，众生都生在一起，生这麽多，太不洁净了、太不清净了！因此菩萨一提起「众生」这个名称，就认为很污浊的。所以众生浊，这个「众生」就是不乾净的东西，你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了！污浊邋遢，哪一个地方都没有什麽好的。所以这个众生以为自己了不起，实际上，都在众生浊里头，不清净的。

（五）命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切的命运，都是很不乾净的。

这五浊，也就讲个大概，若详细讲，也是要很多时间的。阿难尊者说，「五浊恶世誓先入」，这五浊的恶世，这个不好、不乾净的世界，我要先去教化众生！因为释迦牟尼佛就是到这五浊恶世来教化众生的，这阿难大约也要学他师父这样伟大的精神，不怕这一切的五浊来染污，所以到这五浊恶世来教化众生。

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於此取泥洹：如果有一个众生没有度成佛，我也不证果成佛，我也不入涅盘。「泥洹」，有的翻作「涅盘」，就不入涅盘。阿难说有一个众生不成佛，他也不成佛。这就好像地藏菩萨的愿力：

众生度尽　方证菩提

地狱不空　誓不成佛

就是一个众生都没有了，他才成佛。地藏王菩萨在地狱里，同这些饿鬼在一起，这个地狱什麽时候不空，什麽时候他不成佛；一定要等到地狱空了，他才成佛。那麽地狱什麽时候空呢？你不要替他担心！空的时候就空了！不到空的时候，你怎麽担心，地藏王菩萨也是不会成佛的；等到地狱空的时候，他就成佛了！

Ⅰ3求除细惑

大雄大力大慈悲　希更审除微细惑

大雄大力大慈悲，希更审除微细惑：我希望世尊用大雄大力大慈悲的力量，来审除我自己所觉察不到的、所不明白的这种疑惑、烦恼、无明。请佛帮我审察、看一看，如果有这种细惑的时候，就帮我除掉了它！

在佛教里，大殿都称「大雄宝殿」。什麽叫「大雄」呢？大雄，也就是一个大英雄。这个「大雄」，它能以破一切众生微细的惑。「惑」字，有读「或」的，有读「毁」；就是能破除一切众生最微细、最微细的迷惑，也就是「无明」。能破除一切众生根本的无明，从根本上来解决，这叫「大雄」。

「大力」，能拔除一切众生烦恼的根，把烦恼的根给拔出来了；烦恼的根本，也就是「无明」。总而言之，这个「大雄、大力」，都把人的无明给破除而拔掉了它。

「大慈悲」，这种的慈悲，是平等的慈悲，是无缘的慈悲，是普遍的慈悲。佛以平等的大慈，来给众生一切乐；又运同体的大悲，拔除众生一切苦，把众生的苦恼也都给拔出来了。这个「拔」的意思，就是「连苦的根，都给拔出来了」。给乐，是给究竟的快乐，不是暂时的乐；究竟的快乐，就是令一切众生都明白本来的面目。这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这个无缘哪，一切的菩萨要度有缘的众生；佛呢，这个慈悲度无缘的众生。菩萨说：「谁和我有缘，我就度谁。」这有所选择；佛不选择，不论哪一个众生，和他有缘、没有缘都度。甚至於愈没有缘，他愈要度。为什麽？没有缘，如果不度他，那始终也是没有缘啊！为什麽有「缘」呢？就因为你想要和他结缘，他才有缘；那麽最初都是没有缘来着。所以佛是运「无缘大慈」，他对任何一类的众生，都去教化的，这叫「大慈悲」。

Ⅰ4速成正觉

令我早登无上觉　於十方界坐道场

令我早登无上觉，於十方界坐道场：「令」，就使令；坐道场，就是转法轮教化众生。使令我阿难早成佛道，我也到十方世界去建立道场，去教化众生！

Ⅰ5申述不退

舜若多性可销亡　烁迦罗心无动转

舜若多性可销亡：什麽叫「舜若多」？前边讲一个「舜若多」，不过那个中文翻译，叫「解本际」，又叫「最初解」。在这儿，这个「舜若多」，就叫「空」，就是虚空；「舜若多性」，就是个空性。「销亡」，就是灭了、没有了。你说这虚空会没有吗？虚空本来就没有的，它还怎麽会再没有？这个虚空怎麽把它填满了？怎麽填法？没有法子填满的！那麽阿难举出这麽一个比喻，说这个虚空本来不能销亡，但是假设虚空这个空性可以销亡的话，我也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因为我现在信佛的法，得到我的真心了！

烁迦罗心无动转：这个「烁迦罗」，也就是楞严王；说我这个坚固心永远都不会动转的。我现在信佛的法，得到我的真心了。真心，就是坚固的定心，也就是我这个决定成佛的一个心。啊，我永远都不会动转的！

——原卷三终
大佛顶首楞严经浅释（五）
上宣下化老和尚讲述
审除细惑?从根解结
◎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讲述於
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F2审除细惑说二如来藏（分三）
G1满慈躡前以起二疑　G2如来次第以除二惑　G3大众领悟赞善谢益
G1分四
H1赞叹如来妙示　H2泛叙自他疑情　H3确陈二种深疑　H4望佛大慈开示
今H1

尔时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善为众生，敷演如来第一义谛。

尔时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当尔之时，就是阿难说偈赞佛之後，「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这就是那位「满慈子」。富楼那弥多罗尼，翻译中文叫「满慈」。富楼那，译作「满」，是他父亲的名字；弥多罗尼，译作「慈」，是他母亲的名字；子，是儿子。他的名字是父母的名字合起来，所以他叫「满慈子」。

在大众中，即从座起：他在大众里边，即刻就站起身来了。佛的弟子对佛都特别有礼貌，想问什麽话，就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这麽问。偏袒右肩：他露出右边的肩臂。「偏袒」，就是露出来。所以中国出家人搭衣（袈裟），右肩为什麽没有衣，这也就表示「偏袒右肩」。

在印度那个地方，冬天、夏天都不冷的，所以常常露出来右肩，也都可以的，不会冻着。在中国有些地方非常之冷，如果你右边的肩臂常露出来，就会很容易伤风，很容易冻出病来。所以在中国，就在袈裟里边穿上衣服。这就是「因时制宜」，因为当地气候、地理、人习惯的关系，所以就里边穿上衣服，外边搭着衣。

在印度，这个衣没有钩环这麽勾着的。中国为什麽有这钩环呢？这个来源，就因为中国气候的关系。如果你里边穿着衣服，外边披着衣（袈裟），没有钩环勾着它，衣就掉下去也不知道，所以用钩勾着它，它就不会掉了。这是中国的祖师，因为天气的关系，发明出来这麽一个办法。

现在印度、暹罗、缅甸、锡兰、泰国、高棉，行持南传教法的和尚，衣也是这麽多块，但是不像中国有这个钩环。在暹罗、缅甸，他里边不穿衣服，披着衣，就算搭衣了，所以衣若掉下来，他就知道；因为它贴着肉皮子，有一种感觉。在中国，这个衣不贴肉皮子，它掉下去都不知道的，所以用钩环勾着它；这是中国当时的祖师发明出来的办法。所以在中国的这个衣，和暹罗、缅甸多少有不同的。

富楼那尊者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右边的膝盖跪到地下，合起两只手掌，恭恭敬敬地对佛说。在现在暹罗、缅甸的和尚，都还是行这一种的礼貌，譬如和尚去见上座老和尚，到那个地方，讲话不是站着讲的，都要跪到那个地方，右膝着地，合起掌来。对上座的法师说话，还这样子！

大威德世尊：佛是大威德的，可以折服三界一切的众生，能救拔三界一切的众生。「威」，就是有折服一切众生的力量。「德」，就是感化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闻风向化，听着佛名字，就改过迁善了。善为众生，敷演如来第一义谛：「敷」，就是分布开、分析开。「演」，就是演说。佛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教化众生，为众生演说如来这第一个最妙的道理。

就衣这个「钩环」的问题，我出家之後，曾经向中国很多位老和尚、老法师来研究这个问题。我问他们：「为什麽外国的和尚就没有这个东西？中国的和尚就多弄出这麽一个东西来呢？外国那个衣，就往身上这麽一披，也没有钩环。」我问他们中国这个钩环的来源，是什麽道理有的呢？这些位老和尚和老法师都晃晃头，不知道。这个问题虽然是很小的问题，但是怎麽来的

？都不知道。

以後究竟谁告诉我的呢？没有人告诉我。我一想，把中国的气候和印度、暹罗、缅甸的气候一比较，所以我知道这个来源，是最初到中国的这位祖师，大约因为中国气候冷，就穿上衣服。穿上衣服，你再披上那个衣，掉了不知道的。所以以後那麽研究，哦，用一个钩环把它勾着，披到身上，它就不会掉了！这个理由，我和一些老法师、老和尚一提，他们说：「喔，是这样子！」都说是这样子。究竟是不是这样子？这是我这麽想像，大约是这样子。

这个问题是很小的，但是没有人知道。就因为它小，所以就没有人知道了。我因为美国很多人都愿意研究道理怎麽来的，所以今天把这个意思讲一讲，免得有人向我问这个问题。那麽现在不要问我，我先把它发表了！

H2泛叙自他疑情

世尊常推说法人中，我为第一。今闻如来微妙法音，犹如聋人，逾百步外聆於蚊蚋，本所不见，何况得闻？佛虽宣明，令我除惑，今犹未详斯义究竟，无疑惑地。世尊！如阿难辈，虽则开悟，习漏未除。我等会中登无漏者，虽尽诸漏，今闻如来所说法音，尚纡疑悔。

前边富楼那尊者这样子向佛叩头顶礼、祈请，为什麽？就因为他有所怀疑了。阿难尊者现在没有怀疑了，而富楼那这位「说法第一」的人，他生了怀疑。他对佛说的法不明白，於是他就向世尊说了。

世尊常推说法人中，我为第一：您常常推荐、推选说，讲经说法的人里头，我富楼那是第一名，善说诸法妙义。啊，经典若是给富楼那一讲，那真讲得天华乱坠、尽见莲华！不像我现在讲得乾燥无味，把人听得都要睡觉了。富楼那若说法，那是微妙第一，他分析得清清楚楚地，善分诸法相。今闻如来微妙法音：现在我听见世尊您所说微妙清净的法音。可是怎麽样呢？犹如聋人：我富楼那现在好像聋人似的，佛所说的法，我是格格不入，没听见；聋人还不要紧，我这个聋人又逾百步外聆於蚊蚋：距离一百多步远地听蚊子叫唤。本所不见，何况得闻：我连蚊子都看不见的。这一百步远，你怎麽能看见只蚊子？这蚊子看不见的，因为牠太小了！况且听得见蚊子叫唤呢？这听不见的。

「法音」，就是佛讲法的声音。「微妙法音」，有的人说：「这个『微妙』，就是很小的声音，佛说法声音很小的。」说「微」是很小的声音，这不对的！并不是声音小，这个「微」，是微细而玄妙，讲得最清楚。为什麽有的人把佛说法的声音比作蚊子的音量呢？就因为他照这个字义就这麽讲去了，所以才说佛说话的声音小，就像隔百步远听蚊子叫。我以前讲过这一句话，「囫囵吞枣」；有很多「囫囵吞枣」的法师——懂不懂什麽叫「枣」？枣，这是一种水果；拿桃来讲，就好像把桃整个吞下去了，不知道什麽滋味。

有很多「囫囵吞枣」的法师说：「聋的人，你大声他都听不见，何况说的声音像蚊子叫那麽小？」他依文解义这样讲，是不对的！这只是个比喻，富楼那比喻自己是个聋子。佛说的微密微妙的法音；就好像离这个聋子一百步远有蚊虫叫，那个聋子是不是会听见呢？他听不见，也看不见。又有的人说：「喔，这富楼那是不是骂佛，说佛是蚊子呢？」不是的。不要这样怀疑！

富楼那是做比喻，比喻他自己是个聋子，并不是比喻说佛就好像蚊虫。这个意思就是：他已经聋了，那麽相离一百步远，又是好像蚊虫那麽小的声音，聋子听不见，也看不见的；这表示佛说的法，太微妙了！妙得太厉害，妙到极点了！所以他虽然在这法会听见，就好像是个聋子，听不明白。

所以有的人说：「现在听经不明白。」那真难怪你！你看，富楼那尊者说法第一，他都发生了疑问，都说他不懂，都说他自己像个聋子！我们现在还可以听得见？你不管懂不懂，都可以听得见，这比富楼那还强胜百倍。你不要自暴自弃！

那麽他听不懂，就好像聋人相离一百步远听蚊子叫那个样子。这是比喻，佛说的法是微妙到极点，所以他不明白。这也就好像佛说《华严经》的时候，二乘人「有眼不见卢舍那」，看不见佛的千丈卢舍那身，就看佛是一个丈六老比丘相；「有耳不闻圆顿教」，有耳朵也听不见佛说的妙法。现在这富楼那，也就有这个情形。所以这并不是骂佛，也不是佛说的这个法他不相信，就因为他听不明白，所以举出这个来做比喻。

佛虽宣明，令我除惑：佛虽然宣说这个妙法，特别详细，特别明白！令我富楼那和在会的大众，把疑惑都除去，使疑惑的思想都没有了。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今犹未详斯义究竟，无疑惑地：我现在还没有明白这个究竟的道理，还没令我没有一点疑惑的地方。

世尊！如阿难辈：像阿难这一类的人。这个「辈」，就是和阿难同等的人。这不单阿难一个人，还有和阿难同等的这些阿罗汉。虽则开悟：虽然他们开悟，明白成佛的道理了，可是习漏未除：他们这种余习还没有尽。「习漏」，是多生多劫的习气和漏。漏从什麽地方来的？也就从习气这儿来的。

所以，习气不是一天有的，是从无始劫以来，生生世世习染来的、学来的，就有种种的漏。什麽叫「漏」？就是烦恼，烦恼就是「习漏」。习漏未除，他的烦恼还没有除尽，这种习气没有去尽，这叫余习。余习，就是余留的习气，由前生那儿来的，也就和这个「业」，是差不多的

性情。

讲到这个「习」，佛有个弟子叫毕陵伽婆蹉。他证了果後，每次到要过河的地方，一过河的时候，他就叫河神了；河有河神，这河神，是个女性。叫什麽呢？他说：「小婢住流！」小婢，就是「使奴唤婢」的婢，就是仆人。以前中国不是有丫环、奴婢的吗？就是这奴婢。

毕陵伽婆蹉尊者叫「小婢住流」，就是说：「你这个小奴才！赶快给我把水停止住，我好过河！」因为证果的罗汉过河，可以叫水不流的。他有这种权利，令水不流；没有水了，他可以走过去，有这种的神通。那麽住流，这一定要河神来住流，所以他到那地方，就叫「小婢住流」。

左一次、右一次都这样叫，这个河神因为他是阿罗汉，也敢怒不敢言。很多次後，这河神於是就到佛那儿去控告毕陵伽婆蹉了，说是：「您这个弟子，这个毕陵伽婆蹉！他一过河的时候，就对我叫『小婢住流』。啊，我真是气得不得了！佛您要教化这个弟子，不要让他这麽粗野。怎麽叫我『奴才』？叫我『小婢住流』呢？」

佛一听说，就对毕陵伽婆蹉说：「毕陵伽婆蹉！你过来，向这位河神来道道歉！」道道歉，就是认认错，再不要这麽讲了。你说毕陵伽婆蹉怎麽样啊？他说：「小婢！你莫怪！」他就是因为叫河神「小婢」，所以她就生烦恼了。现在他道歉，还叫她「小婢」，说：「小婢啊！你不要怪我！」这样子，这个河神更气坏了，说：「佛您看您这个弟子！当着您，都这麽叫我『小婢』！」

释迦牟尼佛就说：「你知道为什麽他叫你『小婢』吗？因为在五百世以前，你是他的工人来着，做了他的工人很久很久，所以他叫『小婢』叫惯了，叫顺口了！现在他见着你就叫『小婢』，这是一种余习，以前的习气没有改变，所以现在还这样称呼你。」这样一讲，这河神才没有话讲了。喔，这原来是一种因果！所以这个事情也就解决了。为什麽总这样叫她「小婢」呢？这就是「习漏未除」，过去生中所习染来的，他还没有改变。

富楼那尊者说，我等会中登无漏者：我们现在在这法会里头的一切圣众，已经得到漏尽通，已经得到无漏果的人。虽尽诸漏，今闻如来所说法音：虽然都没有一切漏了，可是现在我们听见世尊您说的法音，尚纡疑悔：在这个地方都还纡扰着这种疑悔的思想，都不明白。得到漏尽果的，尚且没明白，何况阿难现在仅仅证到初果呢？所以他就开悟了，相信也是没明白。

到什麽果位算漏尽了呢？第四果。第四果的阿罗汉，这叫得到漏尽通了；在初果，还没得漏尽通呢！

H3确陈二种深疑（分二）

I1疑万法生续之因　I2疑五大圆融之故

今I1

世尊！若复世间，一切根尘阴处界等，皆如来藏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迁流，终而复始？

富楼那听佛前边所说的这一切道理，生出疑问来了。世尊！若复世间，一切根尘阴处界等：假设这个世间，一切根、尘、阴、处、界等。「根」，是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尘」，是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阴」，是五阴，就是色、受、想、行、识。「处」，是十二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和眼、耳、鼻、舌、身、意。「界」，是十八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对着色、声、香、味、触、法，中间就生出来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六识」。

皆如来藏清净本然：这世间一切的六根、六尘、五阴、十二处、十八界这一些个道理，都是如来藏所生出来的法，这都是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本来都是清净的。既然是这样子，都是清净的如来藏，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为什麽在如来藏里头，又忽然间生出来山、河、大地，生出这麽多的东西来呢？诸有为相：所有有相的，都叫有为相；这山河大地都叫「诸有为相」。次第迁流，终而复始：它们很有次序地迁变而流动，终了了又开始，终了了又开始。到什麽时候才是个完的时候呢？没有的！这是什麽道理呢？他生怀疑而请问世尊。

I2疑五大圆融之故

又如来说：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地性遍，云何容水？水性周遍，火则不生。复云何明，水火二性俱遍虚空，不相陵灭？世尊！地性障碍，空性虚通，云何二俱周遍法界？而我不知是义攸往。

又如来说：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又者，世尊您说：地大、水大、火大、风大，这四大的本性圆融无碍，都是周遍法界，湛然而常住不变的。究竟这又是什麽道理呢？

富楼那尊者大约比阿难尊者或者聪明多少，阿难尊者对这些个问题，当时也想不起来，现在富楼那尊者在旁，就生出怀疑，来问这种道理。

世尊！若地性遍，云何容水：富楼那说，假设地性是周遍法界的话，就不应该有水了！地性是土克水的，有土就没有水。因为土和水不相和，也不相合作，有土就没有水的。土性既然是周

遍了，水怎麽又会有呢？这两种东西不可以合作的！

水性周遍，火则不生：若是水性周遍法界的话，就没有火。为什麽？水克火。有水，就不能有火，水就是专门灭火的。水、火不能并立的，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若水性周遍到法界，火就一定会跑了。这就好像以前佛问阿难，说是「有明则无暗，有暗则无明」（原文是：若因明有，应不见暗；如因暗有，应不见明）；现在佛的弟子，用这个方法来问佛来了！

复云何明，水火二性俱遍虚空：您又怎麽能说明，水、火这两种东西，都遍满虚空呢？有水就没有火，有火就没有水。总而言之，若是只有一种可以周遍，我（富楼那）还相信，而这两种东西根本就不相合作的，怎麽可以都周遍呢？

富楼那为什麽没有问「空」、「见」和「识」呢？这都是看不见的，没有形相的。识也没有形相，见也是没有形相，空也没有形相，所以他不问这个，他单问地、水、火、风，这都有形相可见的。他就问佛说，这个不合理啊！您怎麽知道水、火这两种性，它们都遍虚空不相陵灭：而互相不斗争呢？你若欺负我，我就欺负你──火大，水就没有；水大，火就没有了。这两种东西在虚空里头，都周遍法界，它们究竟谁战胜谁呢？究竟是谁被谁打败了？佛您怎麽知道它们两个在虚空里头不相陵灭，互相不斗争呢？水、火不能相容的，您又怎麽知道它们可以并行而不相悖，并立而不相害呢？你也不侵犯我，我也不侵犯你？您怎麽知道有这个道理呢？

世尊：或者恐怕佛被他讲糊涂了，或者恐怕佛睡着了，所以他又叫了一声世尊！地性障碍，空性虚通，云何二俱周遍法界：「地」的性质是有障碍的，是有形质的。「空」的性质是虚通的，什麽东西都没有。有地，就没有空；有空，就没有地。怎麽又说这两种的性质都周遍法界呢？而我不知是义攸往：佛您现在讲的法，真把我讲糊涂了！我现在不知道这个道理，究竟它的旨归──那个究竟的目的在什麽地方？佛您说这些个道理，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麽意思？

H4望佛大慈开示

惟愿如来宣流大慈，开我迷云，及诸大众。作是语已，五体投地，钦渴如来无上慈诲。

富楼那说了这些个理论，他并不是向佛来辩论，的确他心里生出一种怀疑。生了什麽怀疑？就是这水、火不能在一起，不能做兄弟的，它们不能在一个家庭里住。这个地和空，也是互相不能相容的──他这儿没有说风，就说空。这些个道理，的确他是不明白，所以他这才着急了。喔，这还得了！水、火怎麽能都一起周遍法界呢？所以他就慌上来了，不顾一切地向佛来请问，也不管有没有礼貌了！

惟愿如来宣流大慈，开我迷云，及诸大众：我只愿世尊您宣说，流露出来您的大慈悲心，拨开我的迷云。我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像有云彩掩盖住似的，这是一种迷云。不单我有这种怀疑，大众都有这种怀疑。

作是语已：说完了这话之後，大约他自己觉得多少也有一点过火了，於是就五体投地：赶快地跪倒叩头，向佛来请问。或者不像我这个傻徒弟韩光先，磕头就磕响头似的。哈哈，他不会磕响头！（韩光先：「什麽？」众笑。）哈哈，你听不懂是吗？那我也没讲！

钦渴如来无上慈诲：「钦」，就是恭敬；「渴」，就渴望。好像自己口乾，渴得不得了，就等着如来用法水来滋润，等着佛无上的慈悲教诲。

G2如来次第以除二惑（分二）

H1令益许说　H2正为宣说

今H1

尔时世尊告富楼那，及诸会中漏尽无学诸阿罗汉：如来今日，普为此会，宣胜义中，真胜义性。令汝会中定性声闻，及诸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罗汉等，皆获一乘寂灭场地，真阿练若，正修行处。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富楼那等钦佛法音，默然承听。

尔时世尊告富楼那，及诸会中漏尽无学诸阿罗汉：当尔之时，世尊就告诉富楼那和在会里头漏尽的、得到无学位、证到四果的这些阿罗汉。

如来今日，普为此会：这是佛自己说：我如来今天，普遍为这个会里头，宣胜义中：宣说最殊胜的、最胜妙的义理。这个「胜」，也就是最妙的；最殊胜，就是最妙的。这种最妙的义理中的真胜义性：这是最妙之中，又是最真妙的道理。

释迦牟尼佛为富楼那和在会大众宣说这「胜义中，真胜义性」，就是说这个妙中之妙的胜义中的真胜义性；讲这个道理，为了令这一切的阿罗汉都得到无漏，得到无学的果位。什麽叫「无漏」？无漏，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习气毛病完全去尽，也就是没有一切的烦恼，没有根本的无明。烦恼从什麽地方来的？就从「根本无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若把根本无明破了，烦恼也就没有了。我们人之所以有烦恼，就因为有这个根本的「无明」。这个烦恼无明有多少呢？没有数量那麽多！烦恼和无明如果有形，尽虚空遍法界也充满了！就因为它是无形，所以虽然是多，也不觉得它多，也看不见。

令汝会中：令你们现在在会里头这些个人，定性声闻：什麽叫定性声闻？他得少为足，耽空滞寂──他得到空理，就不肯向前再追求了。他就认为：我在这个「什麽都没有了」的境界上，这也不错！不想再多求了。他知足了，得少为足，所以佛骂这种的定性声闻，叫「焦芽败种」。

他就是不肯再往前，没有进取心了，证到初果上或者二果上，他想：「我在初果上也不错了！」就不求进步了，在那个地方做一个消极的分子，这叫「定性声闻」。声闻，就是「罗汉」的一个别名。

及诸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罗汉等：和所有没得到二空——人空、法空，回小向大的向上乘这些个阿罗汉。「等」，这些个大众。

现在佛想令一切的众生、一切的阿罗汉，皆获一乘寂灭场地：什麽叫「一乘」？就是中道了义，就是实相的理体，也就是《法华经》上所说的大白牛车。

在《法华经》上所说，有一座很大的房子，这房子里头住着很多人，有很多的小孩子在这房子里头。有天大人都到外边去工作去了，这些个小孩子就在房子里头玩耍游戏。可是忽然间，这房子就起了火了，大人回来一看，这些小孩子在房子里边，还玩得那麽快乐，也不知道出离这个火宅。所以这大人就对这些小孩子说：「你们快到门口来！我门口有羊车、鹿车，又有牛车！」这些小孩子一听说有车可以玩，於是就都跑出来了。跑到外边去，这房子烧得毁坏了，小孩子就没有烧死。家里这个主人一看小孩子都出来和他要羊车、鹿车、牛车这三车，这个主人於是就统统给他们大白牛车。

这表示：羊车和鹿车，就是二乘人所乘的车，它虽然也一样是车，但是不能运载多的物质。牛车，就是大乘菩萨法，能运载一切众生，从生死的此岸，经过烦恼的中流，而达到涅盘的彼岸。「皆获一乘」，这一乘，就是大白牛车，就是佛乘，也就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觉行圆满。

什麽叫「寂灭场地」呢？寂灭，就是一个清净的地方。场，是道场。一个寂灭的道场。

真阿练若：什麽叫「真阿练若」呢？还有「假阿练若」吗？这个真阿练若，就是无喧杂处，就是没有人讲话，没有人一天到晚 talk, talk, talk, talk, talk. Too much talking. 没有人 talk too much.
有很多人在这一个房子里头，像没有人似的，连蚊子喘气那麽点的声音都没有，这叫「真阿练若」。你们想要学佛法的，我先告诉你们一个要诀，要怎麽样呢？不要讲话讲太多了！Don't make too much talking. Talking, talking! Make other people cannot get samadhi.

正修行处：我们现在就是正修行处！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也就是真阿练若，也就是正修行处。你说，我们一早从五点钟就起身了。起身、洗面、漱口，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做的是什麽事情呢？这是人人都应该做的，没有一个人不应该做的。什麽事情呢？go to toilet（上厕所）。哈哈，这是谁都必办的一种公事！所以这应办的事情办完了，一早起六点钟就打坐，就是
meditation。七点钟就开始吃早餐，到八点钟又打坐，坐到九点钟，这是正式要talking了，大家练习讲法，这是叫你 talking（讲话）的。

不叫你讲话的时候，你要讲话；叫你讲话的时候，你又不讲话。你说你这是听话，是不听话呢？你自己讲了！不讲话的时候要讲话，讲话的时候不讲话，这不是一个好学生。叫你讲话，你就讲话；不叫你讲话，你就 close your
mouth（闭上嘴），这就是一个好学生。你做一个好学生，就是一个好佛教徒；做一个好佛教徒，将来就成一个好佛。那麽佛还有不好的吗？不错了！佛没有不好的，佛都是好的。可是你若不好，就不会成佛的，一定要你先好了才算呢！

我们这儿由九点到十点，学生 lecture
finish（讲完法）了。十点到十一点，又是打坐（meditation）。十一点钟，这个时候就要帮助自己的肚皮了；如果不帮助它，它也不帮助你，就不叫你好好打坐。它说：「哎，我饿了，你应该叫我吃饭罗！」所以十一点钟，就给它饭吃。给它饭吃，就像哄小孩子，把这个小孩子弄得不哭了，你再用功。所以十二点钟又开始打坐到一点钟。一点钟到一点半这个时候，又是问答。由一点半到两点半，又是打坐。由两点半到四点半，就是lecture，我就讲经了，这时候我上班了。

你们都要好好学，如果你们不好好学的话，我就要罢工了。现在我告诉你，这部经讲到一半，正讲到要紧的地方，如果你不好好学，我就罢工，我停止讲演了！美国什麽都讲罢工的，我讲经，你不好好听，我一样罢工的；如果我不好好讲，你们也可以罢工的。呵呵，都可以罢工的！

由四点半到五点半，又是打坐。由五点半到六点半这个时候，是吃晚饭。七点钟，晚间的讲经又开始了，直到九点。我们这一天，你说，真是喘多一口气的时间都没有，用功用得这麽忙迫！所以你说，这若不是真正的阿练若，不是「正修行处」，那就再没有「正修行处」了！

我们现在这佛教讲堂，就是真阿练若，就是正修行处！所以从今天开始，谁愿意讲话的人，要少讲一点话；不愿意讲话的人，可以多讲一点。这就是合乎中道了！不要不平均——愿意讲话的，一天到晚都讲；不愿意讲话的，一天到晚都不讲，这不平均！现在要平均。美国讲平等，我们说话要平等一点，欢喜说话的说少一点，留一点时间，给那个不欢喜说话的人说。你都听得懂我讲话？哈哈，果前真是有点前进了！

汝今谛听，当为汝说：你好好听！我现在给你们说法。这是叫谁好好听啊？就是叫你们，叫你

们每一个人都好好听，不是单单叫富楼那和阿难。现在我讲经，就是叫你们好好听。

富楼那等：就是富楼那和阿难他们在会的大众等，钦佛法音：「钦」，就是很钦敬。很恭敬地听着佛说法的音声。默然承听：不单我叫你们不要讲话，富楼那和阿难都要默然承听。「默然」，就是不讲话，就是把口闭上了。Close your mouth,（闭上你们的嘴）listen to my lecture,（听我讲经） listen to what I say.（听听我说什麽）You don't talk before I talk this time, OK?（这次在我讲之前，你们不要讲话，可以吧？）

卍　　卍　　卍

今天我很欢喜的，我欢喜什麽呢？我有两个弟子从非洲飞来美洲这儿，特地在百忙之中来听经，这足见他们两个人是很尊重佛法的。这位李家景，他的法名叫果敬，现在在非洲那边开个纱厂，他的曾祖父，就是中国清朝当过宰相的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

昨天果地说这位李家景：「喔，大约果松教果敬佛法，令他明白佛法！」我也很相信是有这一点的关系。在李果敬没有皈依以前，也就像 Paul Hansen（浦翰逊）似的──Paul Hansen没有皈依我，到这儿就给我跪下叩头。他叩头不像中国人叩头那麽不把头磕响了，Paul Hansen叩头的时候，把头磕的「梆！梆！梆！」很响的。在没有皈依以前，他就向我叩头。

这位李家景也是没有皈依以前就被我这个徒弟果松化导的，也知道见着我就叩头了。皈依之後，更是很恭敬的，所以我给他起个名字叫「果敬」；因为他没皈依就对我就很恭敬。他由非洲到这儿来，今天本来他很没有时间的，但是他也来这儿听经。所以，我现在也好像火箭到月球那麽地快，讲几段经给他听，这也是听过师父讲经了。不然的话，皈依师父，人家问：「你听过师父讲经没有？」「没有啊！」你说，那太抱歉了！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我唯一的嗜好，就是欢喜人听我讲经。谁一来听我讲经，那就比你供养我多少钱都高兴的！所以他今天来听经，我是特别的高兴！

H2正为宣说（分二）
I1正答满慈　I2兼示阿难　I1分二
J1先说不空藏以示生续之由　J2说空不空藏以示圆融之故　J1分二
K1正答初问　K2兼释转难　K1分五
L1牒定所疑　L2举真勘问　L3审得其惑　L4正明生续　L5双关结答
今L1
佛言：富楼那！如汝所言，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L2举真勘问
汝常不闻如来宣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
富楼那言：唯然，世尊！我常闻佛宣说斯义。

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赶到这儿来听经，这个地方最要紧的；在《楞严经》里头，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就是说，人为什麽做了人？为什麽在这个清净本然的如来藏中，就生出山河大地来？这个地方很要紧的！

佛言：富楼那：佛对富楼那说，富楼那！如汝所言，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好像你所说的道理：在清净本然的如来藏里头，为什麽就生出山河大地？富楼那以前是这样问的：「世尊！若地性遍，云何容水？水性周遍，火则不生。复云何明，水火二性俱遍虚空，不相陵灭？世尊！地性障碍，空性虚通，云何二俱周遍法界？而我不知是义攸往！」佛现在就答他这个问题。

汝常不闻如来宣说：佛说，富楼那！你没常常听见世尊宣说？「如来」，就是世尊。如来，是佛的十号之一；如来，也就是「佛」。一般人说「如来佛」，这个「如来」，并不是单单说「如来佛」是一位佛，每一位佛的名字都叫「如来」，佛佛都有十个同号。那麽如来宣说──世尊常常宣说，宣说什麽呢？

性觉妙明：「性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性的真觉。自性的真觉「妙明」，妙明就是「寂而常照」。妙，就是一种清净的表现。性觉，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真理体。怎麽叫「一真理体」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具的佛性。这个一真理体，就叫「性觉」。「妙」，就是「寂」；「寂而常照」，这叫「妙明」；而「明妙」，就是「照而常寂」。寂而常照，虽然它是寂静，但是这种性能可是能遍照法界的，普照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性觉就是一真理体，这一真理体是寂而常照的。

本觉明妙：什麽叫「本觉」呢？就是每一个人天然原具的理性。这种的本觉「明妙」，它是「照而常寂」的。这个道理，也就是「性觉妙明」；性觉，也就是一本散为万殊那个「一本」。「本觉明妙」这个本觉，就是天然原具的那种理体，是每一个人本来就有的，也不增也不减，也不生也不灭，也不垢也不净，本来就有那种觉悟。那麽无明在什麽地方来的？无明就是依真起妄，依着本觉的体而起一种随缘的用。佛说，富楼那！我常常讲「性觉妙明，本觉明妙」这种道理。

富楼那言：唯然，世尊！我常闻佛宣说斯义：富楼那就说了，是的！Yes!世尊！我常常听佛讲这个道理。「唯」，就是答应，就是Yes；「然」，就是这样子。

L3审得其惑
佛言：汝称觉明，为复性明，称名为觉？为觉不明，称为明觉？

富楼那言：若此不明，名为觉者，则无所明。

佛言：若无所明，则无明觉；有所非觉，无所非明。无明又非觉湛明性，性觉必明，妄为明觉。

佛言：佛对富楼那说了，汝称觉明：你所说的这个「觉明」，也就是那个「性觉妙明，本觉明妙」；这两个「觉」字，都具足两个意思。为复性明，称名为觉：你可是说这个觉性是「性觉本明、性觉必明」？这个「性」，必定就具足「明」，所以叫一个「觉」呢？为觉不明，称为明觉：还是说这个「觉」本来不明，而要加上一个「明」，才算一个「觉」？才叫「明觉」吗？佛这麽问富楼那。

富楼那言：富楼那这回也就像阿难似的，即刻就答覆释迦牟尼佛了，说什麽呢？若此不明，名为觉者，则无所明：假设这个「觉」，不加上一个「明」，你就给它起个名字叫「觉」的话，就没有所明了！他的意思，就一定要在「觉」上，加上一个「明」。这个地方就弄错了！为什麽？觉，本来它就是明的。既然觉就是明，不必再加上一个「明」；你再加上一个「明」，就不是真正的明了。

这有个比喻，就好像摩尼珠。摩尼珠的明，在摩尼珠本身就有的，并不是说摩尼珠和「明」分开了，要在摩尼珠再加上一种「明」，它才有光明。摩尼珠本来就是明的，是夜明珠，若加上明，就好像怎样呢？好像电灯要有开关似的──你若不开开关，它就不明；你一定开开关，它才明亮。这就是他认为在觉上，还要加个「明」，才是「觉明」。根本「觉」的本体，就是明的。富楼那在这个地方弄错了，所以差的地方，就在这儿！

佛言：若无所明，则无明觉：假设你说不再加上这个「明」，这个「觉」就没有明了。有所非觉，无所非明：但是，你若加上个「明」，那就不是个「觉」了。这样，你若没有加上一个「明」，你又说这个「觉」不是一个「明」了。无明又非觉湛明性：「无明」，就是根本无明。可是这个「无明」，可就不是觉湛明性，不是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觉」。那个「觉」湛然，湛然，就像水那麽澄清，那麽洁净的明性。所以你在这个「觉」上加一个「明」，这是个错误。这个意思也就是，在本觉上，你若加上个「明」，这就生出一种妄了；你若不加「明」，那它就在真上，也没有妄。

性觉必明，妄为明觉：「性觉」，就是自性本具的觉。富楼那！你如果说在性觉这个「觉」上，必定要再加上一个「明」，你这就是一种妄，妄给觉加上一个「明」，那就不是真觉了，是妄想所现出来的一个「觉」，并不是本来的觉。

L4正明生续（分二）

M1初之忽生　M2後之相续　M1分二

N1无明不觉生三细　N2境界为缘长六麤

（细惑）

觉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

觉非所明：这个性觉和本觉，并不是要你加上一个明字，它才是个「明觉」，它本来就是「明觉」。因明立所：你若是因为给它加上一个「明」，而立出来「所觉」。所既妄立：这个「所」，就是个「业相」，造业的相。这是三种细的微细惑之一，就是阿难问「希更审除微细惑」的那个「惑」。前边「立所」的「所」，就是所造的业相，造业那个 karma的相。

那麽「所既妄立」，业相既然是你由「妄」而立出来的，生汝妄能：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就生出一种「妄能」来，这是生出妄想的一个发源。这个发源，就因为你在觉上加上一个「明」──根本不需要的，你硬要给它加上个「明」。因为你在觉上给加上个「明」，所以就有一种业相了。这个业相，是由你这种妄想立成的，也就生出来你这种妄能──不实在的功能。

在这一段文上，大意就是：我们人人本来都是佛来着，怎麽又做了众生呢？众生为什麽又没有成佛呢？毛病在什麽地方呢？这个毛病就因为：我们人本来和佛是无二无别的，但是在佛性里边会化出来众生。怎麽化出来的呢？佛有千百亿万化身，这个「化身」在什麽地方化出来的？在佛的光里头化出来的，也就是在佛的性里边化出来的。佛性是光明的，这是「本觉」，也就是「本觉明妙」。这个本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性里边，天然本具的一种觉性，也就是佛光；在这佛光里边，化出众生了。

我举出一个比喻来，这个比喻不太贴切，不过也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佛的化身，就好像我们影像（照相）似的，我们现在人影出一个像，和你这个人一样的，但是这个像没有知觉，是个死物。佛的影像呢？佛也可以化出影像，影像就化出来一个人，这个「性」是从佛那儿来的。但是化出的这个众生，和佛那个「性」是一样的，相貌也有相似的地方，就好像影像一样。又好像镜子里留影似的，我们在镜子前面一过，就有个像；过去，就没有了。佛化这个身，也就是这样子。我们的「本觉」，就好像镜子，在镜子里边，忽然就生出一个像现前了。这就比方生出一念的无明，这一念的无明生出来了，然後就有众生了。

现在说这个「明觉」。觉的本体，就是明的。在富楼那的意思说，在这个「觉」上边，还要再给它加上一个「明」。就好像电灯，本来不需要开关，它就是光明的；若是你不安开关，它白天、晚间都是光明的。你若是安了开关，你开开又关上，这就添上一层手续。添上一层手续，这好像在觉上，加上一个「明」。本来富楼那的意思，认为这个电灯是因为开关而有了光明。

在没有开关的时候，没有光明，要给它安上个开关，才有光明。那根本不需要的！根本「觉」的本体，就是个明的，不需要再怎麽样子矫揉造作。要点也就在这个地方！

（细境）

无同异中，炽然成异，异彼所异，因异立同。同异发明，因此复立无同无异。

在前面所讲的「所既妄立，生汝妄能」，这个「所」，是一种业的相，业的样子。你妄立出这种业相，「生汝妄能」，就有了一种「转的相」。转，就是转动，由业相生出一种转的相来。既然生出转相来了，就是无同异中，炽然成异：在本来虚空里边，也无所谓「同」，也无所谓「不同」，在这里头炽然就成异了。炽然，就好像火那麽热，好像火那麽光。

就在这个没有同，没有异的里边，炽然显现出来，就两样了。两样什麽呢？就有了世界！在虚空里头生出世界来。异彼所异：怎麽叫「异彼」呢？「异」，就是不同；不同於那个「炽然成异」的样子，又与「炽然成异」的境界不同了！异彼所异，这又变成在虚空里头生出世界。这个世界由「转相」生出来的；生出转相，又有个「现相」，就在虚空里头，现出一种世界。

前边富楼那问，为什麽在这个清净本然的如来藏里边，就忽然生出山河大地，所以现在佛就给解释这个问题。最初是由「业相」，然後有「转相」，接着就有了「现相」来了。因异立同：相对於异相的境界，而立了同相的虚空，世界和虚空不相同，但虚空的本体是没有什麽同异的。

同异发明：在这个虚空和世界里边，就发明——虚空是没有相的，有了世界，就现出相来了。现出这世界相，所以在这个同和不同的里边，就发明，因此复立无同无异：在虚空和世界这两种的关系里边又发明；因此，因为这种的关系，又立出来「无同无异」，就是「众生」了。

这个「异彼所异」的时候，就有了世界，和虚空不同了。在这个虚空、世界，又有众生生出来了，众生就是「无同无异」。怎麽叫「无同」呢？因为每一个众生的形像都不同的，所有的众生，没有一个一定说样子是同样的，这叫「无同」。而众生的知觉心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这叫「无异」，没有两样。那麽和前面那段文，这是做人最初的这种由无明、妄明，发生出来的业相、转相、现相（三细）。最初有这种业相，然後就发生一种转相、现相。前文「生汝妄能」就是一种「转相」，「因明立所」这个「所」就是一个「业相」，现在讲这一段文，就是「现相」。这是「一念不觉生三细」，在这一念不觉的里边，生出三种的细惑了。这是最初这个微细微细的、不容易觉察到的三种「细」相。

N2境界为缘长六麤

（粗惑）

如是扰乱，相待生劳。劳久发尘，自相浑浊，由是引起尘劳烦恼。

前文提到最初的三细，「一念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麤」，这一段文就是说的六种麤相里的五种麤相。

这六种麤相是：

（一）智相：它是属於一种「俱生法执」，有法的执着，它就分别。为什麽叫「智相」呢？就因为这个智，不是究竟的智，而是智的一个相，它有一种分别的能力，这种能力属於俱生法执。怎麽叫俱生法执呢？这是与生俱来的，就好像那个「性」似的，所以这叫「俱生法执」。

（二）相续相：属於「分别法执」。

（三）执取相：属於「俱生我执」，「我」的执着。刚刚是「法执」，这是「我执」。

（四）计名字相：这个是属於「分别我执」。

（五）起业相：由前边「计名字相」的分别我执，就又生出来一种「起业相」，造种种的业。

（六）业系苦相：因为第五是起业了，第六这个「业」就把你綑住了，好像用绳子把你绑上。绑上，就应该受苦了，所以第六种，就是「业系苦相」。

以上这些相，是属於六种的麤相。头一次听，我相信都不会太懂的，研究时间久了，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了。现在你先由耳朵过一过，八识田里有一个印象，有一个认识。你佛法研究时间久了，一定会豁然贯通，明白这个的！

如是扰乱：好像前边所说的「无同异中」，和虚空世界「炽然成异」，这麽混合起来，混乱了，好像没有什麽秩序似的。那麽「如是扰乱」就相待生劳：这麽在里边互相有同、异发明，久而久之，就生出一种「劳」来，这就是方才说的「智相」，生出头一个麤相来了。劳久发尘：在这个劳久了，就生出一种相续的相。「劳久」，就是相续相。「尘」，也是一种尘劳。尘劳，就是「执取相」。「发尘」，就生出那种相。自相浑浊：自己和自己就都互相这麽浑浊，搞不清楚了。

由是引起尘劳烦恼：由智相、相续相、执取相、计名字相这种种的关系，就引起来一种尘劳烦恼。「尘劳」，怎麽叫尘呢？就是不洁净、不清净了。前边那儿不「自相浑浊」吗？由此就引起来尘劳烦恼，就是起业相。尘劳，也就是烦恼；烦恼，也就是尘劳。所谓「劳」，有八万四千尘劳，也就是八万四千种烦恼。因为上边「生劳」，「劳久」又「发尘」这种种的关系，就生出烦恼来了。烦恼一生出来，这就成了山河大地，什麽都现出来了！

（麤境）

起为世界，静成虚空。虚空为同，世界为异。彼无同异，真有为法。
「一念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麤」，这一段文，就是第六的「业系苦相」。

前边这个「如是扰乱」，这就是一个境界相。像前边所说这种种的扰乱的情形：就是有同有异、有无同无异，这种种的境界扰乱，就生出「六麤」来，所以起为世界：「起」，就是生起来，也就是动。静成虚空：虚空是静的，生出这山河大地，它就是静极生动，在静里头生出动。生起来，这就成了一个世界，有山河大地，一切一切的房廊、屋舍这依报。「静」，就是寂静；寂静，就是虚空。虚空为同：虚空是同，世界就是不同了。虚空和什麽同呢？虚空和什麽都同的，它没有什麽分别。因为虚空没有什麽分别，这叫个「同」。世界为异：世界怎麽叫「异」了呢？这个世界，因为和虚空不同，它有了色质、有了色法、有了形色、有了相、有山河大地。生出山河大地，这成了世界了！等等这後边还有详细的解释。

彼无同异：这个「彼」，在虚空里头本来也没有所谓「同」，也没有所谓「异」。真有为法：现在生出世界、众生来了！由虚空里头，由业相、转相和现相，就生出智相、相续的相、执取相、计名字相、业起相，加上这一段文的「业系苦相」。生出六种的麤相，种种的相就生出来了。
M2後之相续（分三）
N1世界相续　N2众生相续　N3业果相续　N1分三
O1生能成四大　O2生所成四居　O3结成种相续
今O1
（风大）
觉明空昧，相待成摇，故有风轮执持世界。
不光成了世界，这个世界又有四大──地、水、火、风，现在先讲风轮。

觉明空昧，相待成摇：在这个真正「觉」的本体，它是光明的。这个虚空，它空晦明昧；虚空的晦味和觉性这麽混合，空和觉体这麽相对待，久而久之，它就动了。它一动，故有风轮执持世界：因为它摇动了，所以就会发生一种风。这个风，在这个世界的地底下有一种风轮，所以「故有风轮执持世界」。这个风轮，我们现在都说虚空里有大气层，过了大气层的地方就没有空气，但是也还有的地方有风的。地、水、火、风，这都是讲这个「轮」。这个「轮」，不一定说是轮转，就是周遍的意思。这个风周遍，有一种力量来成就这个世界了！在後边，还有很多的讲法。
（地大）
因空生摇，坚明立碍，彼金宝者，明觉立坚，故有金轮保持国土。

因空生摇，坚明立碍：这个「明」，属於火。因为虚空生出这种动相来了，在这个虚空和妄明，就生出一种阻碍了。彼金宝者，明觉立坚：「彼」，是那个。在地大里头有一种金，金性很坚硬的。所以彼金宝者，「明觉立坚」，因为金有一种光明，和这个「觉」又有这种的因缘，就生出一种坚硬的性。故有金轮保持国土：所以有金轮──有这种金的性质，来保持这国土；在地、水、火、风里边，它也有一部分，来支持这个世界的。
（火大）
坚觉宝成，摇明风出，风金相摩，故有火光为变化性。

坚觉宝成：金是坚硬的，地也是坚硬的，这种坚硬的宝成就了。摇明风出：这个金生了一种摇动的境界，就有风出。风金相摩：在这种的情形之下，风和金相摩擦，故有火光为变化性：所以就有一种火光，为变化性。
（水大）
宝明生润，火光上蒸，故有水轮含十方界。

宝明生润，火光上蒸：这个金有一种光明，「生润」，久而久之，在金上边它就生出一种润来，生出一种水的气氛来。下边这火光再一上蒸，蒸到这种金上──这个金，不单单就是黄金，就是金属的东西。故有水轮含十方界：因为这火一上蒸，金有一种润的湿气。火上蒸，就有水出，所以就有水轮，这个水也是遍满十方的。
O2生所成四居

火腾水降，交发立坚，湿为巨海，乾为洲潬。以是义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潬中，江河常注。
在水轮之後，就讲怎样有海，怎样又有洲潬。

火腾水降：火往上昇，水就往下降。因为上边说金有一种润气，火蒸，这润气就出水；出水，就有水轮。所以现在说火向上腾，水向下边降，交发立坚：互相交发，就生出一种坚硬的地来。湿为巨海：「湿」，水下降就湿，变成大海。乾为洲潬：「乾」，就是洲潬，就是陆地。

以是义故：因为「火蒸水降」这种关系，湿的就变成巨海，乾的就变成洲潬。以这种的道理，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在大海里边，虽然说是海，可是常常也有火光。彼洲潬中，江河常注：在洲和潬里边，也常常有江、有河，来回地流注。
水势劣火，结为高山，是故山石，击则成焰，融则成水。
土势劣水，抽为草木，是故林薮，遇烧成土，因绞成水。

水势劣火，结为高山：水、火互相来斗争，水势若是劣了，没有火势这麽强，那麽水、火一蒸

烧的时候，就变成有高山。是故山石：为什麽说这是水、火所造成的高山呢？因为这山石，击则成焰：你一打石头，那石头里就有火星出来。「成焰」，有火出。融则成水：有的石头，你一热到极点了，它就变成水了。好像火山爆发，为什麽它会爆发呢？也就因为水、火这种蒸燃的力量大了，所以就由山里头窜出火来。

土势劣水：土的势若劣於水，没有水势的强，抽为草木：在水和土这种的因缘之下，就会生出来一种草木。是故林薮，遇烧成土：因为这个，所以有树木和有草的地方，你用火一烧，它变成灰了。「灰」，就是土。草多的地方，就叫「薮」。因绞成水：草和树木，你若用力一绞，那里头就有水流出来；绞它成水了。

O3结成种相续

交妄发生，递相为种，以是因缘，世界相续。

交妄发生，递相为种：互相都有个「妄」交织，互相交织这种的妄念而发生，互相作种子。水和火里边，就有山和草木的种子，变成山了，或者变成草木了。「递相为种」，递，就是传递；互相你传给我，我传给你，都互相作种子。以是因缘，世界相续：以这种互相传递，互相为种的因缘，是故这个世界，就是周而复始的；毁灭了又再成，成了再毁灭，由成、住、坏、空这种种的情形，所以世界是接连不断的。

N2众生相续（分三）

O1六妄成就　O2四生感应　O3结成相续

今O1

复次富楼那！明妄非他，觉明为咎。所妄既立，明理不踰。以是因缘，听不出声，见不超色。色香味触，六妄成就，由是分开见觉闻知。

复次富楼那：我再给你讲一讲。富楼那！明妄非他：这个虚妄的妄明──这个无明和妄想，不是旁的，不是其他的东西作怪，这是觉明为咎：就是因为那个「觉」，你再加一个「明」，所以就生出毛病来了。你在觉上又加出来一个明，这等於头上安头一样，所以就生出来毛病了。

所妄既立：「所妄」，还是说的业相。因为业相的这种妄既然成立了，明理不踰：「明」，就是无明；「理」，还是那种妄，就是那个转相。「不踰」，不变。就是前边所说的「因明立所，所妄既立，生汝妄能」，这还是那个「业相」的道理；这种的无明和这种的转相，还是和以前那种的道理是一样的，没有改变。以是因缘，听不出声，见不超色：以这种业相和转相的因缘，听，就不超出这个声音；看，就不离这个色相。

由这种「听不出声，见不超色」的关系，就生出来色香味触：这色香味触，就包括着声和法。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六尘」的境界，所以就说六妄成就：这六根、六尘互相发生六识，都在里头，所以说「六妄成就」。成就什麽呢？由是分开见觉闻知：由这个地方，就又分开来见、觉、闻、知──分开见、闻、嗅、嚐、觉、知这六识。

六识原来都是如来藏性，所以才说「元依一精明，分为六和合」，原来这都是一个如来藏性，这叫「元依一精明」，分为六种和合的作用，就是见、闻、嗅、嚐、觉、知（见性、闻性、嗅性、嚐性、觉性、知性）。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嚐味、身觉触、意缘法，虽然说是六种，实际上就是一个，是由如来藏性发生的作用，所以叫「元依一精明，分为六和合」，分开它是六种，本来是一个的。

O2四生感应

同业相缠，合离成化。见明色发，明见想成，异见成憎，同想成爱。流爱为种，纳想为胎，交遘发生，吸引同业，故有因缘，生羯罗蓝、遏蒲昙等。胎卵湿化，随其所应，卵唯想生，胎因情有，湿以合感，化以离应。

同业相缠：怎麽叫「同业」呢？就是在自己所造的业里头，和父母的因缘都相同。因为同业，互相生出一种情爱，就缠绕、缠缚不脱。所谓「相缠」，就是讲到情爱，互相摆脱不开，缠到一起了，如胶似漆，好像用胶胶住，用漆漆到一处，分不开了！胶，黏到一起了，好像糊信封，把纸上用一点胶水黏上，这叫「胶」。漆，就是油漆东西的油，油到一起，你再洗也洗不掉了。如胶似漆，形容男女这种爱情，爱得太厉害了，也互相摆脱不开，没有法子离得开了。如胶似漆那麽相缠，这叫「同业相缠」。合离成化，这相缠，就变化有胎、卵、湿、化这四生。「离」，舍离，就是离开了。「合」，就是不舍离，合起来了。「化」，有一种变化，有一种化生。这後边说得很详细。

这要慢慢讲。见明色发，明见想成：因为妄见和无明，发生出来色相，而想成了。成什麽呢？异见成憎，同想成爱：和你见解不同的，就变成憎恨；和你的妄想一样的，就成了一个爱。

什麽叫爱呢？我告诉你们，谁若是欢喜讲爱的，就不能了生死，爱就是生死的根本；可是，谁若欢喜讲爱的，那也很快就会了生死。说：「你讲爱不能了生死；又说注重爱，很快就会了生死！怎麽这样讲呢？」这里边，微妙就在这个地方。你注重爱，说男女谈情说爱、讲爱情──美国，人人都欢喜爱情；爱情，就是往生死那条路上跑的。为什麽？人都是爱欲而生。怎麽样生来的呢？就因为有爱欲。欲，就是desire。因欲而生，死也是由爱欲就死了。这是一般普通的情形，所有人都是走这条路，这是生死的路。

说：「你注重这个爱，也很快可以了生死。这怎麽样讲呢？」你很注重这个爱，你就应该把它看破了！你看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苦的海没有边的，你一把它看破了，就可以了生死。我们人就好像菜里头的虫子；菜里头的虫子，从菜里头生出来，然後也死在菜里头。菜，就是vegetable，里头有虫（worm），牠在那里头生出来，也在那个地方死的。我们人就爱欲而生，爱欲而死，这是讲「同想成爱」。

流爱为种：男女互相谈恋爱，谈情说爱，谈来谈去，这就有一种「表现」。表现这个爱，就会生出种子来。纳想为胎：这个「想」，就是「识」；识，就是中阴身。中阴身，就是第八识这个识，又叫中有身。这个地方，我不妨给你们多讲几句。人是怎麽做人的呢？

人做人的时候，是由第八识先来的。这个第八识，就是这个「想」，这个第八识是去後来先——死的时候，第八识最後走，识一走了，身上就凉了，就冻了；识没有走，身上还不会凉的。来的时候，它是最先来的；走的时候，它是最後走；所以叫「去後来先做主公」，它在你身体里头，就是做一个主人。

这个中有身，若前生是个人，他就是人的样子；前生如果是畜生，牠就是畜生的样子。就好像在中国用脱坯子做砖，有什麽模子，就造出一个什麽样子的砖。模子，就是模型。你是人的模形，中有身就是个人的样子；是个畜生的模形，中有身就是个畜生的样子。所以这个中有身就看他前生是个什麽。

中有身「看大地如墨」，他看见什麽都是黑色的，没有光亮的；就算我们这儿有灯光、有太阳、有月光，他也看不见的，他看见的还是就像墨那麽黑。他看他和哪一个父亲、母亲有缘，不论距离千里万里，只要有缘，他在那个地方就看见，啊，父亲、母亲在那个地方交媾呢！交媾，就是行淫欲。那父母正在行淫欲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因为和这个父母有母子、父子的关系，就看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亮光，那种亮光不大。为什麽他看见这个亮光？他因为和他父母有缘，有这个「同业相吸」。同业，他吸这种业报相同的，就好像吸铁石。这个中有身（中阴身），对父母在那儿正行淫欲的时候，就好像有一种吸铁石的力量，要把他从千里万里，无论多远，也就把他吸来了。

他因为有一点点的亮光，这个无明一动，哦，就到了他父亲、母亲行淫欲那个地方！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中有身是个男性的，中有身不一定是人，或者是畜生，马、牛、羊、鸡、犬、豕，都不一定的。假设他是一个雄性的，就是男的，就爱母而憎父——他爱他母亲，爱这个女的，对於父亲他讨厌，就想打他父亲，想抢他母亲，想和他母亲来行淫欲。所以人的来源，是非常不好的！他生一种淫欲心，就爱他母亲，憎他父亲，在这个时候，有这一念的无明，就投胎了，这叫「纳想为胎」。

中有身如果是一个雌性的，就是母性的，是女的，她就爱父而憎母——对她父亲就生出一种爱心，对母亲就生出一种妒嫉；不是憎恨，而是妒嫉心。那麽在这个时候，「纳想为胎」，就在这时候，她因为生这种欢喜和妒嫉心，就投胎了！中阴身，投胎就是这麽投的！他（她）先来的，在父母交媾的时候，他就来投胎了，这就是第八识，那时候叫中阴身。

交遘发生：「交遘」，就是发生性行为。吸引同业：这就是方才我讲的，好像吸铁石吸这种业报相同的中阴身。故有因缘：所以有一种因缘，生羯罗蓝、遏蒲昙等：「羯罗蓝」，是印度话，翻成中文就叫凝滑。凝，是凝结；滑，就是很滑的。这是在男女交媾之後，有了孕。有孕，在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就叫「凝滑」，就是那麽凝结好像牛奶的东西。住胎有五个位置，第二个礼拜叫「遏蒲昙」，就叫「疱」，就是由凝滑，变成一种疱形了。第三个礼拜叫「软肉」，就是软软的肉。第四个礼拜就叫「坚肉」，又叫「硬肉」，就言其这个胎，肉都生出来了；

有一种肉，不像第三个礼拜的「软肉」那麽软了！第五个礼拜叫「形位」，就是有身形了。

若按着「十二因缘」来讲，男女这种问题，为什麽男人、女人就生出一种爱意来？这个爱意就是个无明，这就是最初生出来的，这就叫「一念无明」。男女互相生出一种爱心，这就是「无明」。「无明缘行」，这个无明一生出来了，然後就有了行为。有了什麽行为？就有交媾的行为——男女性行为了，这叫「行」。「行缘识」，有了行为，然後就有一种识，就是「纳想为胎」这个「识」。在「识」的时候，就是中阴身投胎了。「识缘名色」，有了识之後，这有「名色」了，就是第一期叫「凝滑」，第二个礼拜就叫「疱」，第三个礼拜叫「软肉」，第四个礼拜叫「硬肉」，第五个礼拜叫「形位」。这形位就是「名色位」。这是十二因缘，众生的开始，就是这个样子。

这十二因缘，「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有了眼耳鼻舌身意，就有一种触觉。这个小孩子在母亲肚子里，和母亲就有一种触觉了。「触缘受」，有了触觉，他就想要领受，要领受触的这种感觉。「受缘爱」，有了领受，然後就生出一种爱心来了，这正式生出爱来了，这是说这个小孩子。为什麽男女互相会生出一种爱心呢？就在小孩子那个时候，已经就种下了，就生出一种爱念。「爱缘取」，你有一种爱念，就想要自己取了，就要把它拿来。为什麽要拿来呢？「取缘有」，就要取为自己所有。「有缘生」，有了「有」，然後就又会生。「生缘老死」，有了生，又有了死。所以缘觉观这种十二因缘，说这个人的来源，种子不净、因缘不净；父精、母血，这都是不净的东西。那麽有了，然後就又会生；生了又死，就是这麽轮转的。这是十二因缘。

若是想要了生死，头一样就要不起无明。怎麽样不起无明呢？就不生情欲心，没有情欲心了；没有无明了，就没有情。这男女的问题，为什麽会发生关系呢？就因为最初这一念的无明。怎麽叫「无明」呢？无明就是不知道；男人见着女人，虽然说是她生得怎麽样美貌，为什麽你就动心了呢？在动心那个时候，那就是生了无明。女人对男人生出一种情感，也是这样子，就那个地方，就是无明。所以无明是生死的根本，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对这个十二因缘如果明白了，就不被这十二因缘转了。

「无明灭则行灭」，你没有无明，就没有行为了。没有行了，就没有识。所以「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灭。」这就都没有了！这叫「还灭门」。十二因缘，有「顺生门」、「还灭门」，顺着就生人，若逆回来，就可以成佛的。所以缘觉就观察这十二因缘，人怎麽来的？喔，来的时候很不清净的，这父母赤白二谛，结成胎形，很不清净的！所以他把这个无明断了，生死就了了。

在梁武帝的时候，佛法很盛行的；所有家里边有红白喜事，都要请法师来念经。死了人也请法师念经，结婚也请法师来念经，小孩子生日也请法师来念经，无论有什麽事情，都请法师来念经。念经，就是给祝愿，也就是给他说几句吉祥的话。吉祥，very lucky。说几句吉祥的话，就是说好听的话。

当时有一个很有钱的人，给他儿子娶媳妇，要结婚，就请志公禅师到这儿念经，给讲吉祥的话。志公禅师来了一看，就说了：「古古怪，怪怪古。」中国有句话说「古怪」，他说：「古古怪，怪怪古，孙孙娶祖母。」说是他这个孙子，又把他祖母给娶回来做太太。什麽原因呢？

因为这个孙子两岁的时候，祖母就死了，要死的时候，就拉着她这个孙子的手，和家里人说：「现在谁我都可以不挂着了，谁我都可以放心了。唯独就最忘不了我这个孙子，啊，将来谁照顾他呢？谁可以帮他忙呢？」这麽样用手拉着她这个孙子，她就死了。死了，到阎罗王那儿，阎罗王说：「喔，你这麽爱你的孙子！好，你回去给你孙子做老婆去！」於是又托生回来做女人。她长大了，这个孙子就把她娶回来做太太，这叫「孙孙娶祖母」。为什麽志公禅师这样说呢？因为他有宿命通，知道前生的事情，所以他这样讲：「古古怪，怪怪古，孙孙娶祖母。」

往房子前面一看，他说：「女食母之肉。」看见一个小女孩子在那儿，拿着一块肉吃呢！这个肉，正是她母亲死了托生做猪，现在被杀了，这小女孩子所吃的猪肉，前生就是她的母亲，这叫「女食母之肉」。

又往鼓乐棚一看。鼓乐棚，就是中国结婚，在门口有这鼓乐棚，奏音乐的地方。在音乐棚那儿吹吹打打的，往那儿一看，他说：「子打父皮鼓。」在音乐棚那儿有鼓，这蒙鼓的皮，正是这打鼓人父亲的皮；他的父亲死後做驴，用这个驴皮蒙的鼓，这是「子打父皮鼓」。

往炕上一看，说：「猪羊炕上坐。」看见这猪和羊，都在炕上那儿坐着。炕，就是床。北方用炕，南方就用床。炕，就是用砖搭的，晚间睡觉睡在上面，好像南京那个地方都是用炕的。志公禅师看到这炕上这一些人，这生是人，但是他们前生都是猪、羊；都是以前被人吃的猪羊，现在托生做人来了，想还报，来吃猪、羊来了。

又往那个猪肉锅里一看，说：「六亲锅里煮。」我不是说过「六亲眷属」吗？这六亲，有父亲的亲戚、母亲的亲戚、哥哥的亲戚、弟弟的亲戚，或者嫂子的亲戚；总而言之，六种最近的亲戚。六亲锅里煮，以前是他们的六亲，现在托生做猪、做羊，都被拿来杀了，放到那个肉锅里煮呢！

他说：「众人来贺喜，我看真是苦！」大家来到这儿都说：「啊，恭喜你！恭喜！」他说：「我看这真是苦啊！」这是中国志公禅师，他有佛眼的。现在我们这个William，若能出家，那也是不得了的一个大德，但是他太太或者不肯放他。呵呵，放不下！

胎卵湿化：「胎卵湿化」这是四生。「胎」，就是由胎而生的。「卵」，一般的飞禽都有卵，由卵生。「湿」，有一种湿，才生出生命来。「化」，就是变化，自有化无，自无化有，变化出来的，这是化生。随其所应：「应」，就是感应。每一种的生，各有它的感应。

怎麽样感应呢？卵唯想生：这卵生的众生就是一种飞禽、鱼类。飞禽要父、母的缘，连自己这种的业缘，还要有一种热力；卵生，有这四种的因缘。这卵唯想生，母鸡孵卵，母鸡在那儿菢小鸡子的时候，牠在那儿趴着，热得不得了，牠也不起来，一天只跑出去一趟，或者出去大便，然後吃点东西又回来，一心一意就孵那个鸡蛋，这所以说「卵唯想生」。

胎因情有：「胎」，就因为这一种情而有的。湿以合感：这个湿生，要有太阳光、有湿性，才能化出众生。即要由太阳光和湿性和合，而有这个湿生。化以离应：「化」，就是变化；有自有化无、自无化有这一种变化。以上是胎、卵、湿、化这四生。

O3结成相续

情想合离，更相变易，所有受业，逐其飞沈。以是因缘，众生相续。

情想合离，更相变易：「情」，就是胎生；「想」，就是卵生；「合」，就是湿生；「离」，就是化生。这四生「更相变易」，例如情和想有「合」的关系，又有「离」的关系。这互相变

易，就是变一次又一次的，互相变化而迁易。所有受业，逐其飞沈：所有受这种业报的，随他自己的业，或者「飞」，就是飞禽；或者「沈」，就是鱼，沈到海里去。

以是因缘，众生相续：以这种种的因缘，这众生就相续。「众生」，就是所有的胎、卵、湿、化，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若有色、若无色，这种种的众生接续不断的。前面是世界相续，讲这世界怎麽样成的世界；现在就讲怎麽样成的众生，那个「十二因缘」，就是众生相续的因缘。

N3业果相续（分三）

O1业果指本　O2业债酬偿　O3结成相续

今O1

（欲贪）

富楼那！想爱同结，爱不能离，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是等则以欲贪为本。

富楼那！所有这个世界这一切的众生，想爱同结，爱不能离：这种妄想和欲爱同结在一起。有这种爱，就着住到这个爱上了，着住到这个爱上，就不能舍离。这种的业感，就如胶似漆，好像胶胶到一起了，像漆漆到一起了一样。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这一切的世间，父亲生儿子，儿子又生孙子，这麽生生相续不断。是等则以欲贪为本：这种的众生，就是恣情纵欲，以情欲做他的基本、基础。

（杀贪）

贪爱同滋，贪不能止，则诸世间，卵化湿胎，随力强弱，递相吞食，是等则以杀贪为本。

贪爱同滋，贪不能止：有这种欲贪，又有这种的爱，彼此都想要滋养自己的身体。滋养，有的畜生就欢喜依人而生，由人来圈养牠──好像猪、牛、羊，这都是由人来养牠。由人来养牠，人也欢喜吃牠来滋养自己的身体，这种贪不能停止。

则诸世间，卵化湿胎，随力强弱，递相吞食：那麽这个世间，卵化湿胎这四生，就随着他（牠）自己力量的大小强弱，而互相你吃我，我吃你。大虫子就吃小虫子，大鱼就吃小鱼，大的生灵就吃小的众生，好像老虎见着比牠小的东西，牠都吃，这就叫「弱肉强食」──软弱的就变成肉了，强壮的就吃这个肉。好像蛇专门吃老鼠，在夏天的时候，蛇吃老鼠；可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蛇不能跑了，老鼠就吃牠。这互相吃，你吃我，我吃你。好像青蛙专门吃虫子，什麽地方有虫子，牠就吃。雀鸟也专门吃虫子，像大鹏金翅鸟就专门吃海里的龙。大鹏金翅鸟吃海里的龙，就好像我们人吃面那麽样吃法。若吃惯了面的人，觉得面很好吃的；大鹏金翅鸟吃龙，也是像我们人吃面那麽好吃。

谈起来大鹏金翅鸟，在佛出世的时候有大鹏金翅鸟。这大鹏金翅鸟，两只翅膀有多大呢？有三百三十由旬。这一由旬，小由旬是四十里，中由旬六十里，大由旬八十里，你看牠这个翅膀有三百三十由旬那麽大！牠翅膀这麽一搧，把海的水就搧乾了，就那麽厉害！牠吃龙怎麽样吃法呢？牠用翅膀把海水这麽一搧，喔，那个龙就露出来了！牠一口叼起就吃了，就这麽吃法。我们现在看这个雀鸟，说是大的了，若和大鹏金翅鸟一比，那小得多呢！

大鹏金翅鸟吃龙吃得太多了，龙又没有地方躲藏，於是就到佛那地方去告状，去请愿了！说：「佛！您是大慈悲大觉世尊，我们现在被大鹏鸟把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要给吃光了，这怎麽办呢？」佛说：「不要紧，等我给你想法子。」那麽大鹏金翅鸟也就到佛这地方来见佛。佛对牠讲：「你啊，以後不要吃龙了！这个龙的种类，都要被你给吃断绝了！你现在不要吃龙了！」大鹏金翅鸟说：「那麽我不吃龙，我要饿死罗！我没有东西吃，会把我饿死的！」佛说：「不要紧！你等等，我的弟子每逢吃饭的时候，就送饭给你吃。」所以在佛教里头，在中午拿出一点吃的东西送到外边去，这就是给大鹏金翅鸟吃的。如果佛的弟子不给牠吃的时候，牠就要吃龙，把龙就给吃断种了。你看，由大鹏金翅鸟吃龙，也证明互相吞食是真的！

你看！猫吃老鼠，但是老鼠可不敢吃猫。不像蛇，在夏天的时候，蛇吃老鼠；冬天的时候，老鼠就去吃蛇；这都互相吞食。啊，随力强弱，递相吞食，是等则以杀贪为本：这一等的众生，就互相残杀，以贪欲、好杀生，做他（牠）们的一个基本业相──这种罪业的相。

（盗贪）

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啖，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盗贪为本。

以人食羊：我们人吃肉，就欢喜吃羊肉，这是举羊来说，也就包括其他一切众生。单单说羊，这是举一可以类推其余的，马、牛、羊、鸡、犬、豕都包括在内了。所以说，以人来吃羊肉，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先前我没讲过？那个──

古古怪　怪怪古　孙孙娶祖母

女食母之肉　子打父皮鼓

猪羊炕上坐　六亲锅里煮

众人来贺喜　我看真是苦

所以现在这不就说了吗？羊死了就做人，人死了又变羊。说：「我不相信这个，哪有这个道理！羊还可以做人？人可以做羊？」你若不相信的话，不妨你试试看！你试试啊，实验到那个设身处地时，你到羊的肚里头，然後做了羊，就知道了！你说：「真是！这个法师讲这个法，是真的了！」可是那时候来不及了。那时候你想修道，在羊的肚里不容易修了！

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如是」，好像这样子。你信不信？好像这样子似的，到十生之类。到十生，就一生到两生、三生、四生、五生、六生 ...
...，所以说：「一脱人身，万劫不复」。你把人身失落了，跑到畜生那个身上去，再想回到人身上来，就不容易了！或者一生、两生、三生、四生、五生，乃至十生，到十生，都不一定回得到人身上再做人，所以才说：「人身难得，佛法难闻。」这人身不容易得的！

我们现在不论中国人、西方人，大家都是人。你有人的身体，就不会叫你「畜生」的。所以我们趁有个人的身体，赶快要用功修行，这人身难得啊！不容易得的。「佛法难闻」哪！我们现在，你看，就拿美国来讲，你说美国几千万人，真正的天天来学佛法、听佛法的，也就只有我们三藩市这几十个，其他地方或者有，不会这麽认真来学。这是佛法难闻。就拿美国来讲，你说有几个人可以把这《楞严经》由一开始讲到终了，这十卷都可以讲完的？你找，你若能找出，我相信连三个都不会有的！两个，或者勉强的。几千万人之中，就只有这麽几十个来研究佛法，这样子来讲，你说是不是佛法难闻呢？人身难得！

【编按】「如是乃至十生之类」，「十生」亦可解释为十类众生：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有色、无色。

死死生生，互来相噉：羊死了来做人，人死了又做羊，这种的循环无端。你吃我，我吃你，你把我这个肚皮供饱了，我把你那个肚皮也给供饱了，互相这麽样变化。你吃我的肉，我就吃你的肉；羊也吃得肥肥的，人也吃得肥肥的；两个肥斗肥，看看谁吃谁吃得多。吃来吃去，不单吃一生，吃得十几生。所以人不要太肥了，不要和羊斗肥！斗肥，这不会合帐的，不会有什麽赚的！

恶业俱生，穷未来际：那麽这样子互相斗吃，你吃我的肉，你吃我一口！啊，等我来生吃你两口！哼，你吃我两口，我又要吃你四口！这总要利上加利，这个利息钱，再加到本钱上去，互相来回这麽加。喔，你的利息多一点，他的利息也涨一点！这恶业俱生；俱生，就是这个恶业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到尽未来际，都没有了。尽未来际怎麽样子呢？这种的你吃我、我吃你，你吃我、我吃你，都不停止。什麽叫「未来际」？未来际就是明天，明天又是明天，明天又是明天！你说这个「明天」有多少明天？这就是尽未来际，没有边际，不能停止的。你说这怎麽办哪？是不是很危险哪？你想试一试？若是听我的话，就不必 go to try了！不必试验；试验，这太危险了！Don't go to try this way （不必去试验这个了）！

是等则以盗贪为本：这一类等，就是以「盗贪」为本。怎麽叫「盗」呢？「不与而取谓之盗」。好像你吃这只羊的肉，这只羊并没有给你。不像那个鹿野苑那些鹿，一天供养出来一只鹿给那个国王，那是牠欢喜供养出来的，或者就不需要还报。那麽这只羊，你无缘无故把牠捉来就杀了，杀了就吃牠肉，这就叫「盗」。那麽「不与而取谓之盗」，你吃牠的肉了，牠托生做人了，你又做羊，牠又吃你的肉。这互相盗，你盗牠，牠就盗你；你偷盗牠的肉，牠也偷盗你的肉。这个人死了做羊，这又有一种阴报；阴报，默默中你不知道，但是受这种果报。

所以这是很危险、很危险的，我希望我的皈依弟子，不要冒危险试试，想要去做羊，或者想要做猪。因为我不愿意我的皈依弟子去堕落，我愿意他们都快一点成佛去，所以我今天来劝告你们各位，不要去试验这危险的路了！不要走这危险的道路！

O2业债酬偿

（杀盗无休）

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

汝负我命，我还汝债：「负」，就是欠。你欠我的命，要还我的命；我欠你的命，也要还你的命。你欠我的债，要还我的债；我欠你的债，也要还你的债。欠就要还，我们互相来递偿。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以这种的因缘，经过百劫、千劫，甚至於万劫，百千万劫那麽长的时间，常常在生死轮回里边。

（欲贪无尽）

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

你一读这个文，已经应该生出无穷的恐惧心了！你看这说的，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你就生出一种爱我的心了。这一种爱心生出，就是「无明」头一个生出来了。「我怜汝色」，这就是又有一个「行」了，无明就有行为了。

「我怜汝色」，看就生一种可怜心，生一种怜爱的心；这种的问题，又是讲到男女的问题上来了。这个世界，离开男女的问题，好像就没有话讲了，所以佛经上也是左说一遍，右说一遍。可是佛并不主张「你爱我、我爱你」这麽乱爱、乱爱，这麽乱七八糟的乱爱一通，一点规律也没有！一点方法也没有！以为这个事情是很随便的，所以这就错了！

以是因缘，经百千劫：以这种的因缘，又经过百千万劫，常在缠缚：像用胶、漆黏到一起了，分也分不开。这个英文叫什麽？very sticky（很黏）？你说，解也解不开，摆脱不开，互相这麽黏，就以为这真是好得意的！你还以为好，还觉得不错呢！觉着 love, love! love 什麽啊？其实怎麽样啊？你黏到这个地方，就不能到佛那个果位上了。

O3结成相续

唯杀盗淫三为根本，以是因缘，业果相续。

唯杀盗淫三为根本：这业果从什麽地方来的？就从杀、盗、淫这三种东西生出来的。由杀，就造杀业；盗，就造偷盗的业；淫，就造邪淫的业。这三种又叫三恶，杀、盗、淫就是身上的三恶，造出种种的恶业，所以这三种业是根本。以是因缘，业果相续：因为这种的关系、这种的因缘，所以世界相续、众生相续，现在业果又相续。业果相续，也支持众生相续；众生相续，就支持世界相续；世界相续，又回来支持业果相续。这来回循环无端，所以周而复始的，世界也是这样成的，众生也这样来的，业果也这样造的。

所以这世界就是这麽个世界了！你若是看这个花花世界这麽样好，你就在这儿玩一玩；你若看它不好，就回家去！家在什麽地方？就在佛的果位那个地方！

L5双关结答

富楼那！如是三种颠倒相续，皆是觉明，明了知性，因了发相，从妄见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迁流。因此虚妄终而复始。

富楼那：佛说完世界相续、众生相续、业果相续这三种的道理之後，随着又叫了一声富楼那！如是三种，颠倒相续：像前边我所说这三种。「三种」，就是世界相续、众生相续、业果相续。这个世界怎麽样来的？怎麽样有生、住、异、灭相续不断？众生也是有生、住、异、灭相续不断，业果也是有生、住、异、灭相续不断。这三种都是从「无明」生出来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从什麽建立的，也就是从这「无明」建立。世界有世界的无明，众生有众生的无明，业果有业果的无明，这所有一切有为法，都是从「无明」建立起来的，「无明」就是有为法的一个母体。所以我们人若能破无明，就见法性了；没有破无明，就见不着法性。

皆是觉明：这个世界为什麽有这颠倒相续的情形呢？这都是「觉明」，在本觉的上边，又要加上一个「明」，所以就变成「无明」了。明了知性：这个无明生出了，就生出一种虚妄的了知性了。因了发相：因为这个虚妄的了知性，就发出一切的相来，山河大地、众生业果、种种的相都从这个发生出来的。从妄见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妄见」，就是虚妄的见。这些个相，都是从妄见生出来的，生出所有的山、河、大地所有的有为法、有为相。次第迁流：它虽然这麽森罗万象，然而它并不乱，都很有次第地这麽生出来，次第生、次第变化、次第流转。

因此虚妄终而复始：就因为无明生出来这麽多的虚妄，生出这些个虚妄，就完了又开始，完了又开始。好像人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来回在这儿转。转来转去，人也不觉悟为什麽生了又会死？死了又会生？也不研究怎麽样就生了？怎麽样又死了？所以生的时候也不明白，死的时候更糊涂。

所谓「来时糊涂去时迷」，来的时候糊涂，去的时候也不明白。那麽来也不明白，去也不明白，你说做这一生的人，也是糊糊涂涂的，不明白。所以生也不明白，死也不明白，就在这种「不明白」的里头，生来死去，死去生来，你说可怜不可怜啊？你说这究竟有什麽意思？究竟在这个世界上，就为的一天吃饱了饭，或者找一点钱？没有钱了，就去做工；做工去，挣了一点钱，就为的吃饭、穿衣服。

你说人生就为穿衣服、吃饭和住个好房子，这简直一点意思都没有了！这莫如快一点死，比什麽都好了！你说这有什麽意思？又要去劳碌，劳碌回来又吃饭，填这个无底的深坑；填了，它满了，明天又漏了；今天满了，明天又漏了！甚至於早晨填满了，中午又肚饿了；肚饿了，又要填这个窟窿；填完了，到晚间又饿了；又饿了，又要新陈代谢，又要给它腾地方，办迁移的手续。你说这有什麽意思？一天到晚这麽麻烦，这太没有意思了！

现在的人，人生最多不超过一百岁。中国人有这麽几句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人活到七十岁，从古来到现在都很少的。「先除少年後除老」，一生中，这少年的时候，在十五岁以前，什麽都不能做的。说：「我那个小孩子，他可以派报纸，都可以赚钱的。」那只可以赚很少的钱，也谈不到是做事情。美国人要到十八岁才可以自立，中国人到二十五岁也不能自立的，还是要爸爸妈妈给他饭吃。「先除少年」，这个少年除去，就十五年。「後除老」，到老年，把老年也除去十五年。为什麽除去十五年？在最後那十五年，你做什麽事情，身体也不帮你的忙了。眼睛先花了，耳朵又聋了，牙也掉了，手也打颤颤了，这个腿也迈不动步了，这是老的时候四肢都不帮忙你了，这又除去十五年。

去了十五年少、十五年老，这就三十年了。中间还有剩多少年呢？「中间光景不多时」，中间还有多少年呢？有四十年。这四十年，不是四十年你就都做事情了，「又有一半睡着了」，这四十年之中，又有一半睡觉了。连大小便、除衣服、穿衣服，这又去了多少时间呢？你说，这人生最多也就是二十多年的时间来做事情，又有什麽不得了的呢？也没有什麽不得了的。这就是这个人生！

我又想起来，有三个老年人，一个大约六十岁的，一个七十岁的，一个八十岁的。这三个老翁在一起聚餐，过年了，你也拿一点钱，我也拿一点钱，这叫「打平夥」——就不是你请我，也不是我请你，是自己请自己，在一起吃吃饭。美国人多数欢喜这个办法，中国人有的时候欢喜一个人出钱。但是这三个老翁大约都是很会算帐、很会算术的，所以叫你出，我不合帐了；叫我出，你不合帐。哎，咱们自己出自己的，自己请自己，在一起吃吃饭，大家谈一谈，这麽热闹一下。

这麽样子，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年人就说话了，说什麽呢？「今年酒席筵前会」，在今年我们喝酒吃菜，这个酒席筵前，大家聚会了。「不知明年又少谁」，今年我们大家三个人在一起吃饭，等到明年就不知道又少谁了？这就表示：我们都老了，我们今年在酒席筵前会，不知明年谁就死了？那个七十来岁的就说：「你说得太远罗！你啊，未免算得太远了！」「那你怎麽说呢？」他说：「今晚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日提不提？」今天晚间，我把鞋和袜子脱了，明天我还能不能穿这个鞋和袜子，这我就不知道了！

而到这个八十来岁的说：「唉，你也讲得太远罗！」他说：「那你又怎麽样讲呢？」这个八十多岁老年人就说：「我告诉你！我这一口气出去，那一口气，它回不回来都不知道了。」这三个老年人都要为「生死」的事情，来研究这个问题。结果这三个老年人是不是能了生死啊？大约他若遇着善知识，遇着一个明师（一个好的师父），还都可以的；若不遇着明师，相信是不会了生死的。

我还有一个公案，也有点关系，今天也给大家讲一讲。什麽呢？有一个人死了，到阎罗王那儿去见阎罗王。他就向阎罗王辩驳，说阎罗王不对。他说：「阎罗王！你真不通人情！你叫我来见你，你应该给我一封信，明白地告诉我，再把我叫来，我好有个准备。你连一个电报、一封信、一个电话也不通知我，你就把我捉来了！你太没有道理了！」

阎罗王就对他说：「我给你好几封信，你都不知道？」

「我没有收到你的信！」

「你邻居有一个小孩子，一生出来就死了，这是我给你第一封信。你这麽大年纪了，那个小孩子一生出来就死了，你应该觉悟，应该去修行啊！」

「喔，那就是第一封信吗？那麽第二封信呢？」

「第二封信，你眼睛有一个时期是不是花了，看东西看得不清楚了？」

「是啊！」

「这是第二封信！」

「第三封信呢？」

「你耳朵是不是有一个时候就聋了？」

「不错！」

「这是第三封信！」

「那麽第四封信呢？」

「第四封信，你的牙是不是都掉了？」

「是啊！喔，这是第四封信给我？啊，这种字我都不认识，我不懂这就是阎罗王的信！」

於是阎罗王说：「这回你还有话讲没有了？」他自己一想，果然那小孩子一出生就死了，这令自己要觉悟，这也对的。牙也掉了，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聋了，这是给送信来了。说：「那麽最後一封信是什麽呢？」

「最後一封信，你看见你头发都白了没有啊？」

「看见！喔，这是最後一封信！」於是这个人也没话讲了。阎罗王说：「你吃了这麽多肉，好了，托生去做猪去罗！」於是就做猪了。那麽究竟什麽时候再回来做人呢？这就任何人也不知道了。

现在讲「业果相续」这种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回光返照，看看我们自己要怎样做下去。有的人说：「啊，我知道了，现在我要出家了。」你要出家了？你若真能出家才可以的；不真能出家，也不可以的。有的人说：「啊，我现在觉得人生真没有意思了，莫如快点死了！」那也好，快点死了，也或者快点像这个老年人，说没有给他信，阎罗王打发他快点做猪去。那个猪就是最笨的，所以做事情也很笨的；很笨的人，将来都会做猪的。

所以你们现在学《楞严经》，这都学得要「不笨」，都要开智慧的。这《楞严经》就是叫你们开智慧，若开智慧了，世界相续与你也没关系了，众生相续与你也没关系了，业果相续与你也没关系了！那麽谁都和我没有关系，这不孤立，变成一个孤独者了吗？不是，你这个时候，和佛有了关系，和菩萨是亲戚，和罗汉做兄弟了！你绝对不会孤立的！

K2兼释转难（分二）

L1满慈执因疑果　L2佛分真妄喻释

今L1

富楼那言：若此妙觉，本妙觉明，与如来心，不增不减，无状忽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如来今得妙空明觉，山河大地有为习漏，何当复生？

富楼那言：听释迦牟尼佛说完了这三种颠倒相续的因缘，富楼那又说话了，若此妙觉，本妙觉明：假设这个本来就是妙的一个觉，这根本就是妙而觉明的。与如来心，不增不减：这个就是如来藏的心；「如来心」，也就是如来藏，这个如来藏性，在佛的份上也不增，在众生的份上也不减。众生具足这个本妙的觉明，在佛的份上也是具足这个本妙觉明；在佛也不多了一点点，在众生也不少了一点点。无状忽生：「无状」，就是无缘无故。既然如来藏是这样子，为什麽就无缘无故「忽生」，就是忽然间，以前不是这样子，它忽然间就生出来了。生出什麽呢？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您说山河大地都是从如来藏性里头生出来的，那为什麽无缘无故，它就生出山河大地这一切的有为法呢？

这一段文就是这个富楼那又生出一种怀疑来。他生出什麽怀疑啊？他怀疑，众生这个因性有始，就是这个佛性有一个开始。又怀疑佛的果德有终，就是佛成佛了，这种的果位还有终了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众生，有开始的时候做众生；那麽成佛了，又有终了的时候。就是佛将来也有一个时候会不做佛，再做众生的。他生出这麽一种怀疑，所以就有上面这一段的问题。

如来今得妙空明觉：「妙空」，就是微妙而真空的本体。他说佛现在您得到「妙空明觉」，得到这个微妙而真空的本体这种明觉。那麽如来得到这种妙空明觉了，山河大地有为习漏：这山河大地有为的习漏，这诸有为法，这有为的习气。「习漏」，就是习气。前几天我不讲过毕陵伽婆蹉叫小婢住流？那就是余习，就是这种习漏。那麽您有为的习漏都没有了，何当复生：将来又会生出这个有为的习漏吗？就是在佛，您已经成佛了，还会不会生无明？众生是由无明生出来的，那麽您现在成佛了，还会不会有无明生呢？

成佛了之後，就没有无明了！在等觉菩萨，还有无明，不过他少。这若比较起来，很难有一个方法来把它形容尽了。在众生份上，有八万四千烦恼。这些个烦恼，都是从无明这儿生出来的。在等觉菩萨的境界上；什麽叫「等觉菩萨」呢？就是等於佛的觉悟，而还没有正式成佛，没有证到佛的果位，不过等於佛而已。佛的果位叫「妙觉」，那麽「等觉」，这还是菩萨。等觉菩萨还有一分生相无明没有破，这一分，就像前几天讲的那个邻虚尘，在微尘里边最小，就那麽微细！

L2佛分真妄喻释（分二）
M1喻妄不复生　M2喻真不复变　M1分二
N1无明本空　N2万法现无
今N1
佛告富楼那：譬如迷人，於一聚落，惑南为北。此迷为复因迷而有？因悟所出？

富楼那言：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悟。何以故？迷本无根，云何因迷？悟非生迷，云何因悟？

佛告富楼那：佛听见富楼那问佛什麽时候再有无明生起来，就是这个山河大地都是因为无明生出来的。以前在没有生出山河大地的时候，都是依照这个「本觉」，就那个「性觉妙明，本觉明妙」。依照这个「真觉」而生出的无明，就有了山河大地；现在佛成佛了，佛什麽时候再生出这个「无明」呢？「何当复生」，佛的习漏已经尽了，那麽将来还会生这种无明吗？

佛听见富楼那这样问，就告诉富楼那，譬如迷人：我现在给你举出一个比方来。譬如有这麽一个迷人。他怎麽迷的呢？迷的什麽呢？他是这样情形，於一聚落，惑南为北：「聚落」，就是大家聚会到一起，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住。这个迷人，他以为南方就是北方，转向了。转了向，就是迷失方向了。那麽他惑南为北，是不是把北方丢了？或者把南方丢失了呢？不是的。南方根本还是南方，北方还北方，南北这个方向并没有失去。不过这个人，在他本人迷失方向的时候，由无明就惑南为北，生出一种迷了。这个本觉，就比方这聚落。此迷为复因迷而有？因悟所出：这个「迷」，是因为「迷」而有的呢？还是因为「悟」，这个「明白」，而生出的呢？

什麽叫「聚落」？聚落本来是人住的地方，这个聚落就比喻「如来藏性」。「迷人」，就是众生生出一种错觉妄想。南方和北方这两方，这表示真和妄，就一个「觉」，一个「迷」。这个迷人，他把觉当了迷，迷当了觉，所以方向就失去了。

富楼那言：富楼那听见佛问这个迷，是因为本来就有个迷，又生出来个迷呢？还是因为悟，而出现这个迷呢？富楼那就说了，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悟：这个迷人，也不是因为迷，生出来的迷；也不是因为悟，生出来的迷。何以故：为什麽？迷本无根：这个迷，根本就没有的。那麽根本没有，怎麽会再生出个迷来呢？怎麽会在迷中生迷呢？这是没有的。这本来就没有迷，所以这个迷，不是因为迷生出来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本来没有无明，这个无明不是因为无明生出来的。

这个「无明」就像什麽？就像一个影子。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光明方面就等於智慧；黑暗方面，就等於愚痴。我们人因为背觉合尘了，所以就有了无明；你若是背尘合觉，无明就没有了。无明也就好像镜子里现的影像，镜子里头本来没有影像；有影像现出来，也并不是镜子里头有的影像，是由你的外像而显露出来。所以无明并不是在真觉上生出来的，它是「依真起妄」，依照这个「真」，生出个「妄」来。就好像我们的身影，并不是我们的身体，但是因为身体，才有这个影子。

迷本无根，云何因迷，这个「迷」，它自己没有个根，怎麽能再生出个迷呢？譬如一切草，怎麽生出草呢？要有个种子在那儿生出来。迷，根本没有种子，没有根的，本来就没有个「迷」，怎麽会生出个「迷」来？所以这个迷，不是因迷而生出来的，也不是因悟而生出来的。

悟非生迷，云何因悟：他既然觉悟了，怎麽会又生出来迷呢？「悟」，就是明白、觉悟。既然觉悟就是对着迷而言觉；这「迷」和「觉悟」是相对的，所以你若说「迷」是因为「悟」生出来的，也是没有这个道理的，这也不可以这样讲的。

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时，倏有悟人，指示令悟。富楼那！於意云何？此人纵迷於此聚落，

更生迷不？
　　不也！世尊！

富楼那！十方如来亦复如是。此迷无本，性毕竟空。昔本无迷，似有迷觉；觉迷迷灭，觉不生迷。

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时：现在佛告诉富楼那说是：那个迷人，正在这个也不知道南和北的时候，以为南就是北了；这是比方以为迷就是觉了。本来我们人有一个真正的觉悟，而他以为这个「迷」就是「觉」了！他自己不知道他是迷，惑南为北，认为这是真了，也就是他认为这个「迷」也就是「觉」了。好像我们人任性，有什麽事情就任性去做，认为我这样做就对了。见着人，我认为这个人和我不好，就发他一顿脾气；我认为那一个人对我好，就欢迎他，这就是对了。其实这都是颠倒！但是他不知道是颠倒，不知道这是「惑南为北」。

那麽他正在迷的时候，倏有悟人，指示令悟：「悟人」，就是佛，就是个善知识。在这时候，佛就指示他说：「你现在是迷失方向了，你应该反迷归觉。」说：「这个才是南方，你现在认为这是北方，这是错了！」就指明了他这个迷和觉。

富楼那！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里怎麽样啊？此人纵迷於此聚落，更生迷不：这个人纵然就是不知道这南北的方向，在这个聚落里头，有人告诉他方向了，那麽他还会不会再生多一点迷呢？不也！世尊：富楼那就说了：「不会的，已经有人指明了，他就不会再迷了！世尊！」

我们在迷昧的时候，就是在做梦呢！可是我们在这儿做梦，自己不承认是做梦。我告诉你，说你现在做梦，你也不承认的。你想：「啊，我现在没有做梦，也没有睡觉。你怎麽说我做梦呢？」这就好像什麽呢？人在做梦的时候，梦见自己做皇帝或者做总统了；或者发财了，有洛克菲勒那麽有钱，或者有甘乃迪那麽有钱。在做梦，自己富贵荣华集一身，兼而有之，又有钱，又做大官，亲戚也都不是博士就是教授，再不就尽是有地位的人。这在做梦，遇着这麽一个环境，好像吕洞宾做梦似的。

那麽他正在做梦的时候，有人就说明白了：「你现在是做梦哪，不是真的！」你说这个人会不会相信：「喔，我现在是做梦呢！」「我现在，你看，这富贵功名什麽都有！」他不相信的。等他梦醒了，这时候才知道：「喔，我做这麽一个好梦，这个梦这麽样好，我怎麽这麽快就醒了呢？」自己还认为醒得太快了！对这个梦境回忆，还非常留恋。

这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这世界上，忙忙碌碌，今天跑到这儿去，明天那儿去，跑来跑去的，就想：我将来做什麽？怎麽样子？「未得之，患得之」，没有得到的就想要得着它。「已得之，患失之」，已经得着的，或者财产，或者什麽东西，得着又怕丢了。生了种种的执着，种种的缠缚。等到开悟了，那时候：「喔，我以前做那个事情，怎麽那麽颠倒呢？」可是开悟的人，不会再留恋没开悟以前那个境界，不会留恋的！不像那个做好梦的人，醒了，还怨：「为什麽我要醒得这麽快呢？」不会有这个情形！这是所不同的地方。

佛说了一个比喻，说：「这个惑南为北的迷人，如果有一个悟的人，给他指示出来南北的方向，确定是南北的方向了。他在这个聚落里边，还会不会再迷呢？」富楼那说：「不会再迷的了。」所以佛说，富楼那！十方如来，亦复如是：十方的佛，也就像这样似的。就像那个迷人，有人指示令他不迷了，他不会再迷了。

此迷无本，性毕竟空：为什麽不会再迷了呢？因为这个迷没有根本，它再生不出一个迷来。它没有根本，这个「迷」的「性」是空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迷，所以它也没有个「性」；没有个「性」，所以是毕竟空，没有的。昔本无迷，似有迷觉：在以前根本就没有一个「迷」，没有一个不明白，只是好像有这麽个迷的一种感觉。「似有」，它根本就没有，不过相似有而已。相似有，就是好像有似的；好像有，并不是真有，这是个虚妄的。就好像迷了方向的那个人，方向并没有失掉，不过他不认识方向而已，所以这叫「似有迷觉」。

觉迷迷灭：虽然有这麽一种感觉，但是你若是明白这个「迷」，觉悟这个「迷」了，这个「迷」就灭了。

我常对你们讲，「不怕念起，就怕觉迟」。不怕你妄念生出来，人谁都有妄念的，都有这种妄想。妄想纷飞，这个没有了，那个又来了，妄想很多的。可是你不要怕妄想起来，就怕你觉悟得迟！你觉悟得要快，你不要觉悟得慢。觉悟快怎麽样呢？你生出一个妄想，你要溯本穷源，问这个妄想的母亲是谁？找它那个母亲去！从什麽地方生出这种妄想？你如果找着那个妄想的母亲，就叫她管一管她这个孩子。可是这个妄想并没有母亲，所以这孩子也就没有人管了。虽然没有人管，可是你一找它的妈妈，这个小孩子也就老实了，也就不会再顽皮了，它也就没有了；因为它没有母亲。

所以你「觉迷迷灭」，你能觉悟这是个「迷」，这个「迷」就没有了。觉不生迷：你觉悟之後，就不会再生出这种迷来了，就不会再不明白了。为什麽？因为你已经觉悟了，迷就灭了，就不会再生出迷来。所以佛已经成佛了，无明断了，就不会再生无明了。因为无明也是没有根本的；没有根本，所以它也就没法子再生出来了。
　　N2万法现无（分三）
　　O1举喻　O2辨定　O3法合

今O1

亦如翳人见空中华，翳病若除，华於空灭。忽有愚人，於彼空华所灭空地，待华更生。汝观是人，为愚为慧？

亦如翳人见空中华：迷，也就像那个翳人，他眼睛有毛病，眼睛上生翳子了。因为眼睛生了翳子，他看空中有狂华——虚空里华很多，并且还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看。他为什麽看见空中有华呢？就因为眼睛有了毛病，才看见虚空里有华。翳病若除，华於空灭：眼睛的翳病没有了，恢复正常了，这个华在虚空里头也就灭了。我现在问一问各位，究竟虚空里头有没有华？若没有华，他怎麽看见华了？喔，他眼睛有毛病了！病好了呢？这「华於空灭」，华就又灭了。你说，这华到底是灭了没灭？

忽有愚人：在这个华於空灭的时候，这华没有了、就灭了。可是竟有这样的愚人；「愚人」，就是非常没有智慧的人。这「愚人」，也就是前边那个「迷人」。於彼空华所灭空地，待华更生：就在所看见那个空华灭的地方，这个「地」，并不是说是土地，就是在虚空里那麽一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等着，等什麽呢？他等着虚空这个华，在那个地方再生出来。汝观是人，为愚为慧： 你看一看这个人，是愚痴人？还是聪明人？

佛说这个道理，就等於告诉富楼那说：「你就是这个样子！什麽样子呢？就是等着空中再生华这个人。你在那儿等着呢！」

O2辨定

富楼那言：空元无华，妄见生灭。见华灭空，已是颠倒，敕令更出，斯实狂痴。云何更名，如是狂人为愚为慧？

富楼那言：富楼那就回答了，回答什麽呢？空元无华，妄见生灭：说这空里边本来没有华，是因为他眼睛有毛病了，才看见空华。那麽看见华，这是一个妄见，因为既然没有华生，所以也没有个华灭，他在那儿等着华再生出来，这是不对的！「空元无华」，是因为这一个妄想，才看见有华生、华灭。就是因为眼睛有毛病，所以才看见这种的景像。

见华灭空，已是颠倒：看见华在那个虚空里头灭了，已经是个颠倒了。敕令更出：「敕令」，就是在那儿等着，叫它再出这个华。前边不说「待华更生」──在那个地方，等待华再生出来？在这个地方说「敕令更出」，就是一定叫它在这个地方再出来。好像我在这个地方种一棵华，我在这个地方等着它一定要出来。不生出华，我就在这个地方，也不睡觉，也不吃饭，总等着它出来！你说这个人，真有诚心哪！我相信若学佛法，像等着华那麽诚心，也会成功的。我这个意思并不是说等着华，是说因为这个人抱着很大的一个希望在那儿等着华，一定很有诚心的：「这个地方，这朵华真好看，特别美丽！我在这个地方等着它，一定会再生出来！」你若学佛法，也有这种的诚心，也会有所成就的。

这个等着华生的人，是不是还能等出来呢？等不出来的。不过他有一点诚心，他这个愚痴，愚不可及也！「其志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种愚痴法，没有人能比得了，斯实狂痴：这个人实实在在的、如假包换的，是一个疯狂而白痴的人。白痴，就什麽也不懂，根本他就不懂事情。

云何更名，如是狂人为愚为慧：怎麽可以再说像这样子的狂人，是愚痴，还是有智慧啊？根本这个人谈愚痴也不够了，就是狂了、痴了！痴，有的人说叫「傻瓜」。在台湾住过的人都知道，什麽叫「傻瓜」，在美国的人、没学过中国话的人，对这个「傻瓜」，一定是很陌生的，不认识。究竟「傻瓜」是什麽样？我告诉你们，就是那个傻瓜的样子！

O3法合

佛言：如汝所解，云何问言：诸佛如来妙觉明空，何当更出山河大地？

佛言：佛说，为什麽我说你富楼那就是在那华灭的地方，又等着空华生出来？现在你知道，虚空本来也没有华生，也没有华灭。那一个有病的人，在那儿等着华再生出来，这真是一种痴心妄想！现在已经解释得很明白。你说，不但不可以说他是愚痴或者是智慧，简直的这个人就是狂痴。狂，就是发癫狂了。

说起这个「癫狂症」，在中国的医学上说：「重阳者狂，重阴者癫。」重阳，是阳多了。什麽叫「阳」呢？就是你这个「火」，英文叫temper，你这火多了，就该狂了。那麽怎麽样发癫了呢？「重阴者癫」，你火太少，水太多了，这就会发癫。

再拿世俗来讲，你名心太重，这就是「重阳」。这不是「王重阳」和「吕纯阳」那种道理，就是你好名好得太厉害了。什麽叫「重阴」呢？你贪利贪得太厉害、太过了，这就叫「重阴」。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两个人，整个这麽大的世界只有两个人，两个什麽人呢？一个就是专门求名的人，一个就是专门图利的人。好像人与人之间，你若对我好，我对你也好。你赞叹我：「某某人你真好啊！」「某某人你啊，又聪明，又有智慧，你样样都好，没有一样不好的！」这个人耳朵一听人赞叹他，心里就好像吃糖那麽甜。这就像那个小孩一来，我给他两块糖，他很高兴的，也就是这个样子。

贪名的人，欢喜人家给他戴高帽子。为什麽现在某某党尽给人戴高帽子？就因为人欢喜戴高帽

子，现在就给你实实在在戴起高帽子来了！如果人都不欢喜戴高帽子的话，也就都没有这个事情发生了。这是一种因果循环，就是因为人都太好名了，所以看你欢喜戴高帽子，就给你戴上个高帽子。中国人以前都欢喜戴高帽子，所以现在某某党就给他戴高帽子；斗争某一个人，就给某一个人戴上一顶高帽子。

以前在中国来讲，什麽人戴高帽子呢？无常鬼！什麽叫「无常鬼」呢？就是人若死了，来捉你灵魂的那个鬼卒，就叫无常鬼。所以现在人也戴高帽子了，这就表示不要等着死了见无常鬼，活着就要见无常鬼了。这个「无常、无常」，就是「不长了」，就是你寿命已经到了，所以现在见着戴高帽子的人，都不太吉祥、不太好的。这是一个求名的。

还有一个，就是求利的。利者，就是「钱」。喔，想办法去骗人，去赚钱，想尽了方法，用尽心机！好像在中国做生意的人，讲「奸商利图」。怎麽叫「奸商」呢？他卖米的时候，就要把那个米掺上一点儿水。卖米论份量，这一掺上水，份量也重了；如果论斗和升，这也涨了！那个米粒一大了，装得也就少了。中国的奸商做生意是这个样子的，西方人会不会这个方法，现在我还不知道。总而言之，做生意就有这种情形。

所以在中国，有一个卖米的商人被雷劈了——天上打雷，这雷就安得这麽巧，碰着这个卖米的商人，就把他打死了。打死，在他脊背上，就现出来几个字，这几个字谁也不认识。怎麽个字呢？「两点加一横，又加两撇」，这是上面那个字。这个字底下，又有一个长的「口」字，「口」字下边，是「两点又加两撇」这麽样子。以後就有一个人给加上一笔，由上边一笔写到底；加上这一笔，就变成三个字，就是「米中水」——米中对水。

米
中
水

在米里头对水，「米中水」。这一竖，从第一个字划下是「米」字；一气划到第二个字「口」，是「中」字；又划到下边的，就是「水」字。这一笔加上了，就变成三个字：「米中水」。

为什麽被雷击死了呢？就因为他卖米的时候，米中对水。这在西方人听起来，好像很没有根据，不过在东方的人，都很相信这个道理。总而言之，人若做不好的事情，中国人说：「喔，你等着雷劈你呢！」在中国来说，做坏事的人太多，坏人往往就被雷这麽劈了。为什麽要劈坏人呢？就是「杀一儆众」。若劈了一个人，其余的坏人一看：「喔，做坏事会被雷劈，我们要做好事了！」我是中国人，我为什麽不敢做坏事？也就怕雷劈的。不单是我，就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做坏事，若做坏事，就很容易被雷劈的！

如汝所解：就好像你解释这个道理一样。云何问言：诸佛如来妙觉明空，何当更出山河大地：那你怎麽还问我：「诸佛如来得到『妙觉明空』这种的果位，什麽时候再生出山河大地呢？」你怎麽还这样问呢？就像这个迷人，有人指示之後他就不迷了；诸佛如来也是一样。在如来藏里头，你既然证到佛的果位，也就不会再有无明；不会在这如来藏里头，再回头而生出这麽个「无明」来了！也就好像本来没有空华，你在那儿等着它生出空华来，这对不对呢？

M2喻真不复变（分二）
N1总举二喻　N2总合二法
今N1
又如金矿，杂於精金，其金一纯，更不成杂；如木成灰，不重为木。

又有一个比喻，成佛了之後，不会再做众生。好像什麽呢？又如金矿，杂於精金：你知道，金有金矿，这金矿里边有精金，可是这个金矿不纯，在金里头，也有砂，又有一些个其他的东西，很混杂的。其金一纯，更不成杂：等到你用人工把金淘出来，再链成纯金了，纯金的质地就一点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了，单单就是金，这叫「精金」。已经变成精金的时候，就不会再夹杂其他的砂、泥、土那些个东西了。如木成灰，不重为木：又好像什麽呢？又好像木头成灰，不能反转头，再回来做木头；木头可以变灰，而灰不可以再变木头。这是又一个比喻。

N2总合二法
诸佛如来，菩提涅盘，亦复如是！

诸佛如来：十方诸佛如来。诸佛也就是如来，如来也就是诸佛，这不过是文法上头的问题。菩提涅盘：他这种菩提的觉果，和涅盘的妙德，亦复如是：在众生的时候，就好像金矿；已经成佛了，就是变成精金了。精金，不能再有所夹杂了；也好像木头可以成灰，而灰不能再成木头了！这个「菩提涅盘」，十方如来这种成佛的果位，也就像这个，不能再变回来了！所以成佛了，就不会再回去做无明的众生了。

J2说空不空藏以示圆融之故（分二）
K1正答次问　K2兼释转难　K1分二
L1牒定五大以释疑　L2圆彰三藏以劝修　L1分五
M1按定所疑　M2喻明性相　M3难释相妄　M4以法合喻　M5申义释疑
今M1

富楼那！又汝问言：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疑水火性，不相陵灭。又徵虚空及诸大地俱遍法界，不合相容。

富楼那啊！又汝问言：你又问过我，问过什麽呢？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你说，我所

讲的地水火风这四大的性都圆融，周遍法界。疑水火性，不相陵灭：你就怀疑水、火这两种的性质，是不能相容的。你说有水，就不能有火；有火，就不能有水。

我们要知道，水、火虽然没有思想，但是无论什麽东西都有一个「性」，不过你看不见这个性的。已经成了火，在没有成火之前，它也有个火性在里头，但我们看不见它。水有水性，火有火性，不过不是人肉眼所能看得见的。这种性，在什麽地方呢？在法界里头含藏着，是周遍法界的。所以你对着太阳，就可以取出火来；对着月亮，就可以取出水来。为什麽能这样子呢？就因为在虚空里头，有这种的性能。你不要看这个是虚空，虚空里头具足一切的性能，什麽性能都在虚空里头包括着，这虚空就是法界，周遍法界。

你怀疑水、火的性不相陵灭──它们若是周遍法界，有水就不能有火，有火就不能有水，这两种的性是互相陵灭的，互相不能并立的。你除了怀疑这种的问题外，又徵虚空及诸大地俱遍法界，不合相容：你又问虚空和大地若是都周遍法界，它们就不应该能互相容纳。因为虚空是空的，有虚空，就不应该有大地；大地是实在的，有大地，就不应该有虚空。虚空若是周遍法界，大地就不应该周遍法界；大地若是周遍法界的话，虚空就不应该周遍法界。你的怀疑是这样子的。

M2喻明性相

富楼那！譬如虚空，体非群相，而不拒彼诸相发挥。所以者何？富楼那！彼太虚空，日照则明，云屯则暗，风摇则动，霽澄则清，气凝则浊，土积成霾，水澄成映。

富楼那！我现在给你讲一讲这个道理。譬如虚空，体非群相：有一个譬喻，譬喻什麽呢？譬喻这个虚空，「体非群相」，虚空的本体是什麽也没有，什麽形相都没有，空空如也。可是虽然它本体是空，没有一切的诸相，而不拒彼诸相发挥：可是虚空它不拒绝一切诸相自然地发挥。

所以者何：所以然的原因是什麽呢？富楼那！彼太虚空，日照则明，云屯则暗：那个太虚空，太阳的光照出来，就有明相；有乌云在虚空中遮住了，它就有暗相。风摇则动，霽澄则清：风吹起来了，就有一个动相；下雨的天一晴了，天朗气清，就有清相。「霽」，就是晴天，没有雨了，雨过天晴。气凝则浊：有一些个尘土混合一股雾气，在虚空中有一种雾气，就觉得这虚空里头有一种浊相。土积成霾：「霾」，就是一种土和风在虚空里头，卷成一团，这就有一种尘晦的相。水澄成映：水若澄清了，就有一种映照的力量，有一种映照的功能，有一种映照的相。

所以在虚空里边虽然没有群相，而群相却能发生出来；它不拒群相，任其自然发挥。这个如来藏也是这样子！在如来藏里，本来是没有形相的，可是这七大和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在如来藏里边包括着，如来藏也不拒这些个相的发生。

M3难释相妄

於意云何？如是殊方诸有为相，为因彼生？为复空有？若彼所生，富楼那！且日照时，既是日明，十方世界同为日色，云何空中更见圆日？若是空明，空应自照，云何中宵云雾之时不生光耀？当知是明，非日非空，不异空日。

於意云何：富楼那！在你的意思，你认为是怎麽样呢？你觉得虚空里生出这种群相，是什麽道理呢？如是殊方诸有为相，为因彼生？为复空有：像前边所说这七种的相貌，每一种它也不相同；可是这一些个有为相，是因为那七种的相自己生出来的？还是因为虚空而有的呢？

若彼所生：如果是从那七种的相生出来的，富楼那！且日照时，既是日明，十方世界同为日色，云何空中更见圆日：那麽就以日照的时候来讲，既然你说这个光明是太阳所照出来的，那我们这十方世界、所有诸佛国土都有这个太阳光，为什麽在空中又现出来一个圆圆的太阳呢？

若是空明，空应自照，云何中宵云雾之时不生光耀：假设不是从太阳生出光明，而是从空生出这光明，那空它既然有光明，它应该照自己的虚空；为什麽在晚间半夜或有云有雾的时候，就没有光，也没有照耀的这种功能了呢？

当知是明，非日非空，不异空日：富楼那！你应该要知道：这种明的功能，并不是一定从太阳而来的，也不是一定从空那儿来的；可是也不一定不从空和太阳那儿来的。这究竟从什麽地方来的呢？就从这个如来藏性里头发生出来。

M4以法合喻

真妙觉明，亦复如是！汝以空明，则有空现。地水火风各各发明，则各各现；若俱发明，则有俱现。

云何俱现？富楼那！如一水中，现於日影，两人同观水中之日，东西各行，则各有日随二人去，一东一西，先无准的。不应难言，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各日既双，云何现一？宛转虚妄，无可凭据。

真妙觉明，亦复如是：那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那种的真妙觉明，也就像虚空和不拒群相的道理是一样的。汝以空明，则有空现：你以这「空」明，就有空现出来。地水火风各各发明，则各各现：在地、水、火、风这四大的里边，它们各各发明出来每一个大的功能，每一个发明就

有每一个现。若俱发明，则有俱现：地、水、火、风要是同时一起来发明，它们就会同时俱现的。就如同时有人对着太阳取火也有火现，拿着珠取水也有水现。

云何俱现：怎麽能一起发现出来呢？富楼那！如一水中，现於日影：好像在一个水里边，有日影现出来；因为水澄清了，就有太阳的光现出来。两人同观水中之日：两个人一起看这个日影。两个人看太阳的影子本来是一个，可是两人东西各行，则各有日随二人去：这两个人，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西走，这两个人就都看见太阳跟着自己去。两个人在一起，是看见一个太阳，那麽及至两个人往两边走，就变成两个太阳，随二人去。一东一西，先无准的：这种的情形，一个人向东走，也有太阳影子；一个人向西走，也有太阳影子。原来是一个来着，现在变成两个太阳影子，跟着两个人去。你说这个是真的、是假的呢？「先无准的」，太阳在预先也没有一个准备的目的地，没有一个实在的情形。

不应难言：你不应强辞夺理，不应该故做这麽一个难题来问难。此日是一，云何各行：你不应该说这个日头是一个；你若说它是一个，为什麽两个人东、西各走，就有两个太阳？各日既双，云何现一：那麽向东走、向西走，每人都有一个太阳跟着他自己，这你就不能说是一个了，这是现出两个；既然现出两个太阳，你就不能说它是现出一个太阳啊！

宛转虚妄：「宛转」，也就是辗转。在这个情形之下就这麽互相辗转，这是一种虚妄的情形，无可凭据：那麽一点凭据也没有，一点根据也没有。你说这个太阳到底是一个、是两个呢？你若说它一个，两个人各自走，都各有一个太阳跟着。你若说它是两个，那麽根本连一个都没有，怎麽会又有两个呢？那一个也是虚妄的。所以这种情形、这个道理是没有凭据的，没有根据的！

M5申义释疑
观相元妄，无可指陈，犹邀空华，结为空果，云何诘其相陵灭义？
观性元真，唯妙觉明，妙觉明心，先非水火，云何复问不相容者？

观相元妄：你在相上看，就像前边这两个太阳，它虽然有太阳的相，却不是一种实在的，是一种虚妄的影尘；所以你「观相元妄」，你观察这种相本来是虚妄的。你看这一个太阳分成两个——两个人走的时候，它就变成两个。怎麽样变的，什麽时候分开的？你看不清楚了。那麽本来是一个太阳来着，这两个人，你看你那个太阳，就跟着你去了；他看这个太阳，就跟着他去了。两个人走，就有两个太阳。所以这种相，本来是虚妄的，无可指陈：你不能指点说明了它这个相是怎样有的。犹邀空华，结为空果，云何诘其相陵灭义：就好像你邀这个在空中见着的空华，再结成一个空果，可说是妄中之妄。你怎麽还问地水火风互相陵灭这种意思呢？

观性元真：你看一看，这如来藏性「元真」，本来是真的。唯妙觉明：唯独这种妙觉明性和妙觉明心：「妙觉明心」，也就是「妙觉明性」，不过多加这麽一句。这个妙觉明心，先非水火：本来它就不是火、不是水；不过在这种的妙觉明心里边，也就含着有水，含着有火。是在如来藏里具足这种的功能，并不是它就是水火。「先非水火」，就是它本来也不是水火的。既然本来不是水火，那麽它只有这水火之性，云何复问不相容者：你为什麽不明白这个道理，而还要问这水火互不相容的道理？为什麽你要问这个道理呢？因为你还是不明白这种「观性」的道理！你不知道在如来藏性里边具足一切万法，具足一切的功能，所以你对这个事情发生疑惑。你只知道看这个相上，火有火相，水有水相。可是这个相虽然是有，但本来是假的；就好像那两个太阳，原来是一个，有一个人向东走，就随着他向东去了，那一个人向西走，就随着他向西去了。根本这个太阳影子，虽然随着两个人去，是不是真的呢？不是的。这个相，也就是这样子，也就像这个太阳影子，它不是真的。

所以说「观性元真，先非水火」，你看它那个水、火，它不过有水、火的性能，而它本身并不是水、火。因此它们也就不会互相陵灭，互相你和我斗争，我和你斗争，都是相安无事，各得其所；谁也不和谁打架的，谁也不和谁发生斗争的。

L2圆彰三藏以劝修（分三）
M1极显圆融　M2普责思议　M3结喻推失　M1分二
N1依迷悟心对辨缘起　N2依本来心圆彰藏性　N1分二
O1依染缘起执成有碍　O2依净缘起融成无碍
今O1

富楼那！汝以色空，相倾相夺於如来藏。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周遍法界。是故於中，风动空澄，日明云暗。众生迷闷，背觉合尘，故发尘劳，有世间相。

富楼那！汝以色空，相倾相夺於如来藏：这个「汝」，不单单说富楼那，就我们现在这一切听《楞严经》的人都包括在内了。你以为「色」和「空」互相不容纳，互相来斗争。「相倾相夺」，就是互相斗争，也就是陵灭的意思。你以为它们在如来藏里边常常这麽相倾相夺，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

而如来藏，随为色空，周遍法界：因为如来藏性里边有一种随缘之用，起了随缘之用，所以就生出色、空了，这种的性能也就周遍法界。

是故於中：因为这个，所以在这个如来藏性里边，风动空澄：「风」，就是动相；「空」，就是澄清的相。日明云暗：日光，就有了明相；云，就有暗相。众生迷闷：众生在这种种的相里边，就发生一种迷闷。「迷」，就是不明白。不明白真空的理，所以在这个真空如来藏性里边

，起了三种的细惑、六种的麤惑，这三细、六麤，就是那个「一念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麤」，生出这麽些个东西来。「三细」，就是业相、转相、现相；「六麤」，就是智相、相续相、执取相、计名字相、业起相、业系苦相这六种。

众生因为不明白这个真理，就叫「迷」；众生在这个真理上，若起了三种的细相、六种的麤相，这就叫「闷」，於是就背觉合尘：「背」，就是违背。违背什麽呢？违背这个觉，违背这个真性了。违背真性，就与六尘这些个境界相合了，就是在如来藏里边生出「相倾相夺」的这种情形，於是众生就背觉合尘了。故发尘劳，有世间相：因为和尘合到一起，所以就发出一种尘劳，才生出这世间山河大地，这世间相续的相生出来。

O2依净缘起融成无碍

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而如来藏唯妙觉明，圆照法界。是故於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身含十方无尽虚空，於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灭尘合觉，故发真如妙觉明性。

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我」，这是佛自己称。我以这种妙觉明心不灭不生合如来藏性。而如来藏唯妙觉明，圆照法界：而在这个如来藏里边，就只有这个妙觉明性，它也是圆照法界的，无欠无余；法界任何的地方，它都可以照得到的。

是故於中：所以在如来藏性里边，一为无量：就是一为一切。「一」，就是一切；一切，也就是「一」。无量为一：这也就是一切又是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在小的里边，可以现出一个大的境界来；在大的里边，又可以现出一个小的境界来。大、小也无碍，一、多也无碍。这个「一」，又可以说就是这个如来藏；如来藏能现出一切的万法来，万法还归如来藏，这也就「一为无量，无量为一」。

又者，这个「一」，就是一心，就是「万法唯心」。心包万法，万法唯心；一切的法也不出我们这个心，这个心就包罗一切法。这个真心也就是如来藏，如来藏也就是这个真心；大中又可以现小，小中又可以现大。你不能用我们人的思想——这种有限度的知识，来思想这个微妙的妙觉明性。这种妙觉明性，它是变化无方的，人思想想不到的，你不能完全把它都了解了。

在前边说是「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怎麽样子呢？不动道场遍十方界：什麽叫「不动道场」？就是佛的法身，就在道场这个地方遍十方界。身含十方无尽虚空：他也没有动，而这个法身就遍满十方诸佛国土；不但遍满诸佛国土，而且连虚空也充满了。虽说虚空充满了，是不是就没有虚空了呢？因为把虚空都给堵上了，壅塞住了！不是的。这个遍满十方和无尽虚空的，是个法身；法身无相，没有一个相。

於一毛端现宝王刹：你看，这种境界真是妙不可言！在这一根汗毛顶端，怎麽样呢？现出来诸佛国土。「宝王」，就是佛，就是「法王」；「刹」，就是佛的刹土。这汗毛虽然小，可是能现出来一个国土，这是叫「正中现依」。我们的身体叫正报，诸佛国土叫依报。一根汗毛，这是正报最小的一部份，这是「小中现大」。那麽汗毛的顶端是最小的，是正报最少的一部份，而在这个最少的部份，可以现出来依报，现出一个国土来——就是一个国家，这叫「现宝王刹」。

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微尘，我们人坐到地下，那也是坐到微尘里了？不是的。那是坐在一粒微尘，不是坐在很多粒微尘里。坐在那一粒微尘里头，那一粒也不是大的微尘，是最小的那一粒。前几天不讲「邻虚尘」吗？在我们这儿能看见的尘，又分成七份，这叫「邻虚尘」。坐到那一粒邻虚尘里边，怎麽样啊？转大法轮。身体坐到那粒微尘里边，转大法轮，就是教化众生。这叫什麽呢？这叫「依中现正」。一粒微尘，是依报里边一个最少的一份；可是在这个最少的一份里头，也能现大。小中现大，大中现小，这是继续前边那个意思。究竟为什麽能这样子呢？这就是佛法的妙用，佛性的一种表现。

这个「小中现大，大中现小」，好像我们用一面镜子照出去，千里万里的地方若能照得到的，都可以摄到这个镜子里边，这是「小中现大」。那麽大中也可以现小，在这个十方世界，看我们这一根汗毛，也像十方世界那麽大。

这种的道理，一定要得到「事理无碍」的这种境界，你才会知道！这个「事」和「理」圆融无碍，也就是前边讲的「一就是无量，无量也就是一」。这个「一」，就是我们这个「一心」；一心而包万法，万法仍归一心。所谓「万法」，这不只万法，所有的山河大地、森罗万象，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一切，都包括在内了；那麽这数目也很大，就用一个「万法」来包括它。

「咒」，梵语叫「陀罗尼」，翻到中文叫「总持」，就是「总一切法，持无量义」。这个「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也就是总一切法，持无量义，也就是这个「总持」。这个「总持」，也可以说就叫一个「总机关、总枢纽」。这个总枢纽在什麽地方呢？就在佛性中。你听经听得多了，自然对这个道理就会明白；听得少，没有会通这个理，听了也格格不入。说是：「不知道讲什麽呢！」当然你不知道了！你没有听过经，所以就不知道；你听多了，自然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非常的奥妙的，妙不可言的。所以现在这一段，我也就不再讲了！

转大法轮，什麽叫「转法轮」呢？转法轮，就是教化众生、讲经说法。好像我现在在这儿给你们各位讲《楞严经》，这就叫「转大法轮」。你能提倡佛教、能弘扬佛法，令一切众生都明白

佛教、明白佛法，这就是转大法轮。转法轮，在人间转法轮，在天上转法轮，在地狱里边也去转法轮。

有道德的人转法轮，他是转三界的法轮——在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可以转法轮。你看不见他，他有的时候，到天上去教化众生了，在天上讲经说法；有的时候，到地狱里去教化众生，在地狱里讲经说法；有的时候，到一粒微尘里边去转法轮，教化众生。那一粒微尘虽然小，可是在那里边，众生并不比这个世界的众生少！所以这种境界是没有法子想得到的，没有法子说得出来的；这说出来的，不过都是一点点的皮毛。

灭尘合觉：我们众生为什麽做众生？就因为有尘劳。你若把尘劳灭了，也就是「背尘合觉」。你背觉，就合尘；背尘，就合觉。所以前边那是「背觉合尘」了，现在又要「背尘合觉」。故发真如妙觉明性：你能背尘合觉，所以就发出真如这个妙觉明性，就是佛本有的那个觉性。什麽叫「真如」？也就是我们这个真心，也就是如来藏性，不过它换一换名。

N2依本来心圆彰藏性（分三）

O1圆彰空藏一切皆非　O2彰不空藏一切皆即　O3彰空不空即、非圆融

今O1

而如来藏，本妙圆心。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风、非火，非眼、非耳鼻舌身意，非色、非声香味触法，非眼识界，如是乃至非意识界。

而如来藏，本妙圆心：这个名字，又叫「如来藏」，又叫「本妙圆心」，本来就是妙的，不但本来妙，而且还圆满清净，周遍法界。因为它周遍法界，所以大。讲大，大而无外，没有再比它大的了；讲小，小而无内，没有再比它小的了；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那个本妙的圆心。可是在这个「本妙圆心」，和一切的法又不同，怎麽样呢？

非心：前边讲的这个「本妙圆心」，它又不是你识心的这个「心」。非空：也不是虚空。非地、非水、非风、非火：也不是这个地，也不是水，也不是风，也不是火，这讲四大也都空了。这叫空有为法，把有为法都要没有了。

非眼：也不是眼根。非耳鼻舌身意：也不是耳根，也不是鼻根，也不是舌根，也不是身根，也不是意根。这讲四大、五阴、六入，都非了！非色、非声香味触法：把六尘也都没有了，非了。这就好像《心经》上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这和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不过《心经》讲「无」，这个说「非」。你说「非」和「无」有什麽分别？非，就是不是；无，根本就没有了。这「不是」，是说不是这个，但是它还是那个。是什麽呢？在後边会讲。这前边讲「非」，後边又讲是「即」；即，就是。所以本经里头，这个讲的是「非」，《心经》上讲的是「无」，稍微有一点分别，就在这个地方。（这时果朴在底下笑了起来，所以上人说：「这果朴大约有会心之乐了！『有会心之乐，而无望洋之叹』」。）

非眼识界，如是乃至非意识界：也不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那麽这个「本妙圆心」，就叫做「本妙圆心」；你认为它是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都不是的。前边讲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都是如来藏性，现在又都给非了，说都不是这个。这一讲，把人都讲糊涂了，讲得不知怎麽好了！又说「是」，又说「不是」，究竟是不是？没有是，也没有不是。你不要担心，不要忧虑，没有个是，没有个不是！佛法就在这个地方，没有是，也没有非！

佛说法是「随说随扫」。随说这个法，随就把这个法扫了它，没有了。所以在佛入涅盘的时候，有人问佛：「佛您说的法，怎麽办呢？将来怎麽样流通啊？」你说，佛说什麽来着？这并不是佛要临往生的时候糊涂了，才说这话！佛说：「我没有说法啊！若有人说我说出一个字来，就是谤佛。啊，我连一个字都没说！」所以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没说一个字！你说这又怎麽讲啊？所以现在又是非色，又非心、非空，都给非了。本来佛说一切法，可是说完了，又没有了，他不留；这叫「扫一切法，离一切相」，就不叫人有法执。

佛说的法，我若着住到这个法上，这没有得到法空；你要人也空、法也空了！说：「我天天睡觉，什麽也不学。那我得到人空、法空了！」「我人空了嘛？人空了，我睡觉去！」你还有个睡觉呢！你要睡觉也没有了，那才空呢！你还有个睡觉，那就没有空了。所以要把我执没有了，没有我，也没有法了，这我、法二执全空了！

《金刚经》上，如来说：「知我说法，如筏喻者。」就好像过河，你过河需要船，过河之後，你若背这个船走，你说那多累赘啊！果彰也有艘船，他想要坐船从西雅图到三藩市，那麽他坐车来，是不是要把船背着来呢？不是的。船只是渡海的，渡过去，就要把它放下。这个法也只是灭除我们烦恼的，我们烦恼如果没有了，什麽法都不要了！你烦恼如果没有了的时候，就不能说我什麽法也不要了。那你不要什麽法，你的烦恼就更多了！

「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学这个法门，就是为的断烦恼。所以你学佛法，我现在讲点真的佛法给你们听，就是要断烦恼！你不断烦恼，你学几千年佛法，也是等於零，没有学，所以要断烦恼！怎麽样断烦恼呢？就是遇着境界来了，不为这个境界转。你不被境界所摇动，这就是定力，也就是佛法了。

说，佛法怎麼没有是、没有非？六祖大师告诉过我们：「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没有一物，你说到什麼地方有尘埃的？所以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就把这一些个法都非去了，都没有了！这也是「扫一切法，离一切相」。我为什麼说也没有个是，也没有个非？这就是佛法！你在这个地方若明白了，这也能开悟的。

六祖大师告诉惠明法师说：「不思善、不思恶，就在这个时候，如何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就在这个时候，也不思善；不思善，就没有个「是」；不思恶，就没有个「非」。没有「是」、没有「非」，这个地方，你用一用功夫，你把它想一想，这是个什麼境界？也就是那个「不思善、不思恶」，没有「是、非」了；这就是本有的「佛性」，就是那个「本妙圆心」。你若能得着这个本妙圆心了，那你就什麼都有了，也什麼都没有了。

但是你什麼都有，什麼都没有，可不像你现在执着这个境界。你什麼都有，有什麼呢？有如来藏里边所具足的这些个法宝，你都有了。什麼都没有，没有一切烦恼了。烦恼有多少，那如来藏里那个法宝就有多少。为什麼你没有得着如来藏里头那个法宝？就因为你的烦恼太多了，你的肚皮里装不了那麼多东西。所以你烦恼若多，这个法水就少、法性就少；你把烦恼变了，也就是把烦恼变为法性。你不要怕你脾气大，你脾气越大，你那个法性也越多。但是可不要再使脾气了！你若再耍脾气，那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本来很聪明的，但是自己往那个愚痴道上走。所以我们学佛法，就是要断烦恼的。你把烦恼断了，那就是菩提；「烦恼即菩提」，也就是叫你把那个冰化成水。你若水变成冰，那就是烦恼；冰变成水，那就是菩提。没有什麼很困难的问题，只要你一变，就成功了！

非明无明、明无明尽，如是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尽，非苦、非集、非灭、非道，非智、非得。

我们大家都不死了！「非老死尽」，我们也不老，也不死了，这回都变成长生不老了！

非明无明：也不是觉悟的那个明，也不是那个依真起妄所生出来的无明。明无明尽：明和无明也没有了。如是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尽：像这样，也没有老了，也没有死了，也没有老死尽了。这把十二因缘的法也都空了，这叫空声闻法。现在讲的法，这叫「空如来藏」，把如来藏里空了。

如来藏有「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还有「空不空如来藏」。後边讲的，就是「不空如来藏」。你看，如来藏不是就一个如来藏，如来藏里有这麼多的分别呢！所以这佛法不是知道一个名称，就完全都懂了。你光知道空，知道如来藏，还要空如来藏。空了如来藏，还又要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的时候，再要空不空如来藏。很麻烦的，哈！

非苦：这个苦，在这世界上有八种的苦。首先有三种的苦，三种苦之後又有八种的苦。三苦是什麼呢？就是苦苦、坏苦、行苦。

什麼叫「苦苦」呢？就是苦中之苦。这苦中之苦是什麼人有呢？是穷人有苦中之苦。好像穷人本来就是苦了，再又有病了，没有钱去医治，这是苦上加苦。穷人住一间破漏的房子，偏偏又遇着连阴下雨的天气。房子本来就破，这是苦了，下起雨来，那房子里边和外边差不多，这块也漏，那块也漏。

我告诉你们，我在香港住过一间房子，也是间漏房子。一个床的位置，就有六个地方漏雨，你说苦不苦？虽然是那样子苦，我自己的房子漏，我不修理，如果我有了钱，我还愿意去帮助人。你说这是不是愚痴呢？不管自己房子漏不漏，有一个庙上造佛像，我还用了一千五百多块香港钱，去帮着他造佛像。这一千五百多块钱，本来用二百块钱就可以把我的漏房子修补好了，但我自己修房子的钱不舍得用，却帮助人家造佛像，帮了一千五百多块钱。我这个人大约是不会算术，所以不知道人家的事情不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和人家的事情分不清。那麼穷人住个漏房子，这也是苦。

穷人本来就穷了，又没有衣服穿，又没有饭吃，这也是苦中之苦。偏偏自己的父亲也死了、母亲也死了，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这是谁呢？我就曾经有这个经验。我对你们大家讲，我母亲死的时候，我在她旁边，pocket（口袋）里连一个
cent（一分钱）都没有。这时候要买棺材，怎麼办呢？同我家里几个弟兄一商量，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法子。我说：「你们都没有法子，我找朋友去。」

幸亏我平时有一些个研究佛学的朋友，於是就去找一个同参道友，这个朋友偏偏是一个卖棺材的。他听说我母亲死了，和他一商量，他说：「没关系！你要买什麼样的棺材，随便你挑，我暂时不要钱，你什麼时候有钱什麼时候给我。我不单不要钱，现在我再借给你五千块钱，你拿去用。」你看，因为我平时欢喜帮助人，所以到我有事情的时候，也就感应有人帮助我！这也是叫贫穷的困苦，苦中之苦。等把我母亲送到坟上去，埋到土里了，我那个时候真把什麼也都放下了！我借人的钱也不管了，就在坟上守孝了。这讲起来很多很多的，不过现在不要讲那麼多了。

什麼又叫「坏苦」呢？坏，就是破坏。本来是富贵的，可是在这个富贵中就把富贵破坏了，生出一种苦了。怎麼叫破坏呢？譬如家里有钱的，赚了很多钱放在家里，没有放到银行里去。拿现在这个纸币来讲，着了火，把这些钱都烧没有了，这是一个富贵的坏苦。或者没有着火，被贼给抢去了，这也叫一个坏苦。没有被贼抢去，或者自己行住坐卧把钱都带到身上，不小心把

钱丢了，这也是一个富贵的坏苦。所以虽然自己有钱而破坏了，这就是一个富贵的坏苦。

什麽叫「行苦」呢？就是既没有富贵的坏苦，又没有贫穷的困苦，可是由少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死——少年到壮年，壮年又到了老年，老年又到死的时候，这念念迁流，念念不停，这种迁流不停，就叫行苦。这种人没富贵的坏苦，也没有贫穷的困苦，但免不了这行苦。由生至死的过程中，这也是苦。

又有「八苦」，什麽叫八苦呢？

（一）生苦。我们生来是很苦的，所以小孩子一出世，他不讲旁的，他就讲：「苦啊！苦啊！苦啊！苦啊！」那小孩子一生出来，他那哭就是说「苦」呢！不过他们说不清楚，就这麽那麽叫。在人出生的时候，就好像生龟脱壳——好像乌龟活着，你就把壳给脱下来了，所以那时很痛苦的。在小孩子一出世，一见着风，那时候他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就说：「苦啊！苦啊！」这是生苦。

（二）老苦。人到年老的时候，眼睛也不帮忙，耳朵也不帮忙，手也不帮忙，腿也不帮忙了。走也走不动了，吃也吃不动了，吃什麽东西也不香了，没有胃口了！这老了，周身的机器都坏了！机器的机件都坏了，所以也就都不做工了。不做工了，就生出一种消化不良，吃什麽东西也没有滋味了。所以果和说他的父亲难服侍，一天到晚都骂他。老年人就是这样子，老年的人和小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怪他！

（三）病苦。这个世界什麽都不平等，唯独就是「病」最平等了。谁若有了病，都觉得不舒服。

（四）死苦。无论哪一个人都有一个死的时候，这也是最平等的。这生、老、病、死都是苦！

（五）爱别离苦。爱，每一个人都懂什麽叫爱。可是只知道爱，不知道这个爱里头有个苦。爱里头有什麽苦呢？爱别离苦。你越爱这个人，偏偏有环境的关系，或有种种的因缘，一定要分离的，这也是个苦。

（六）怨憎会苦。你本来不愿意和这个人在一起，可是你到任何的地方，总和这一种人遇到一起——不一定是这个人；总而言之，你怨这一类的人，到任何的场合，都有这一类的人和你在一起。

（七）求不得苦。就是你所求的得不着，这也是一种苦。

（八）五阴炽盛苦。五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种炽然而盛是一个最苦的。

非苦、非集：可是现在在如来藏里没有苦谛，也没有集谛。什麽叫集谛呢？集谛就是烦恼。非灭：也没有灭谛，证涅盘的理，就叫「灭」。非道：「道」，就是所修的道。非智：也没有智慧，把智慧也空了。非得：也没有所得到的什麽果位，没有证得的果位。无证，没有所证得。这是空如来藏里边，什麽都没有了；扫一切法，离一切相，什麽相都空了。

讲到「非灭」这个「灭」字，我又想起释迦牟尼佛在以前行菩萨道时的一件事情，什麽事呢？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道的时候（因地，就是没有成佛以前），见着一个罗刹鬼。这个罗刹鬼就说了，说什麽呢？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一切的行都不恒常，都是生了灭，灭了又生。说了这两句，就不说了。

释迦牟尼佛一听这两句偈颂，这是佛法，於是就请问这个罗刹鬼，说：「鬼大哥！你所说的是佛法，这个偈颂不能单单就这两句，还有两句啊！你可以一起告诉我罗？」这个罗刹鬼看看他，说：「你要听啊？我现在肚子饿了，我没吃东西呢！我想要为你说，没有力气。等我吃饱了，才能说法的。」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你想要吃什麽东西？我可以给你预备吃的。」

「我啊，我所吃的东西，可不是你可能预备的！」

「怎麽样子呢？」

「我所吃的是人，我以人做饮食。现在也没有其他的人，就算有其他的人，你也没有权利把其他的人送给我吃。」

「喔，这样子啊！你把这个法说了之後，我把我自己贡献给你；你把我吃了。」

罗刹鬼看看他，说：「你舍得你自己吗？」

「我为法忘躯，我当然可以舍的。你可以说了！说完了，我就给你吃！」

这个罗刹鬼看一看他，说：「你是不是骗我啊？会不会我说了法之後，你又舍不得把自己给我充饥呢？」

「不会的，你放心好了！你说了法之後，我记清楚了这个法，我就可以给你吃的。」

这个罗刹鬼就把後边这两句说了：「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合起来就是：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已　寂灭为乐

说完了，罗刹鬼说：「好了！现在我把法说了，你可以给我吃罗！」

「你先等一等，你先不要吃！」

「你是不是不算了？你若不算可不行的！我和你不客气的！」

「我不会的！不是不算了！你等我把这几句偈颂写下来，然後你再吃我；虽然你把我吃了，将

来有人看见这四句偈，还可以明白佛法修行。你要等一等！」
「那好了，你写了！」

於是释迦牟尼佛用刀子把树皮割开，用刀子把这首偈颂刻到树上了，这个罗刹鬼一看他写完了，说：「现在我可以吃你了吧？」
「你还等一等！你再等一等！」
「啊，你现在已经写到树上了，後人也可以看了，你还不给我吃？还等什麽？」

「我想刻到这木头上也不会永远的。你再等一个时期，我把这几句偈颂雕刻到石头上，就可以永远都存在着。那时候你再吃我！」
「好了，你这个是理由太多了！尽拖延时间！好，我就满你的愿了！」

於是释迦牟尼佛又想法子，把这首偈颂刻到石头上。然後对罗刹鬼说：「我现在事情做完了，你可以吃我了！」
「真的吗？你真舍得给我吃啊？那好了，我现在就要吃！」

说完，张开嘴要吃的时候，啊，就踊身虚空，到天上去了！这个罗刹鬼原来是天人来试验释迦牟尼佛，看看他到底为法有没有一种诚心，有没有一种真心？果然，释迦牟尼佛为法忘躯，宁可保存佛法，把生命都牺牲了。这是佛在过去为半句偈而舍身命──全偈是四句，他就为两句偈颂，可以把生命都牺牲出来！

你说我们现在听经，这是闻法呢！总想：「啊，不太明白，倒是休息休息比较好！」你说这多懒惰！释迦牟尼佛为什麽成佛呢？就是因为他为法忘躯，为佛法他什麽都不顾了，把生命都不要了，何况一点不满意的事情呢！所以为法心切，若是真正为法的，什麽放不下的事情，都可以放得下。

我告诉你们，前几天我收到四、五通由纽约来的长途电话。这个小徒弟他很奇怪的，常常想要见我。他大约在十三岁就皈依我了！在十三岁以前，他有很多很奇怪的因缘。怎麽样子呢？他虽然年纪小，但是生病了。什麽病呢？心脏病，心脏扩大。医生吩咐他，要睡床睡五年，不可以从床这一头走到床的那一头。这就是四、五尺，五、六尺远的地方，都不可以走，要睡床。

在这个期间，他也没见过我，就看见我一张相片。他在家里，很奇怪的，他的亲戚朋友都念「南无阿弥陀佛」，他不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南无度轮法师」。这麽盘起腿，结上双跏趺坐，在床上念「南无度轮法师」。这麽念，也难得这一个小孩子，能有这样的恒心！在床上坐，一天到晚也没有事，就念「南无度轮法师」。这一念，念了七十多天。到七十多天，他看见那个相片就变出一个人来帮他摩顶。由此之後，他心脏病、什麽病都没有了。讲这话，听起来非常神话的，但是真是他个人的经验。

那病好了，就到我的庙上去见我，以後就皈依了。皈依之後，他就打坐，学meditation。在香港，我不教人参禅打坐的，如果谁愿意参禅打坐，自己用功去。他就自己用功，他去学校读书，人家休息的时候，他跑到山上，坐到石头上去打坐，或者跑到厕所里去打坐。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他就开了佛眼，对於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清楚得不得了。现在我们这儿有个William，我在香港这个徒弟的境界比William高得很多。所以这佛法里边，有一些个很不可思议的情形。

还有很奇怪的事情，也就是这个小徒弟。他很矮的，可是他英文讲得很好，我在香港，他就给我作翻译，有外国人去见我，都是他给作翻译。虽然英文讲得非常流利，可是外国人看见他这麽一个小孩子，就都不太重视。我对他讲了：「你快点长高了！你这麽矮，人家都看你是个小孩子，你说得再好，也都不生信心！」他就很听话的，回家里，一个礼拜长了三寸高，所以现在比我都高了！这都是很不可思议的。

前几天，他在纽约给我打几次电话，要请我到纽约去。我因为这儿陪着你们大家来讲经，所以他怎麽样想见我，我都说：「不可以的！我现在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要见我，就离开这麽多人。这儿现在很多人，我天天要陪着这一班人来研究佛法的，如果你愿意见我，就到三藩市来。」他本来想坐飞机到三藩市来，但是时间又不够。所以昨天他又给我打电话，说他要走了，要再等四个月之後才来；或者四个月之後，我去见一见他。我现在如果不是讲《楞严经》，不是为佛法，我也好想见一见我这个小徒弟。

他对我很有信心的，又有佛眼，也对佛法明白很多很多的。我不对你们讲过？我在香港，他给我当翻译（translator），翻译广东话。我想要讲什麽，不等我讲完，我只讲一句，他就统统可以给我讲出来了，讲得很圆满的道理。所以有的人就反对了！怎麽反对呢？说：「师父都没有讲这个，他讲得这麽多！」其实他讲那麽多，是我叫他讲的──他因为有佛眼，知道我叫他往多了讲。为什麽我叫他讲多点呢？因为他讲的和我讲的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躲懒偷安，懒惰一点，叫他讲多点。这是我在香港最爱惜的一个徒弟，本来他答应我出家来着，但是现在也不知道他要不要出家了？

非檀那、非尸罗、非毗梨耶、非羼提、非禅那、非般剌若、非波罗密多；如是乃至非怛闼阿竭、非阿罗诃、非三耶三菩、非大涅盘，非常、非乐、非我、非净。

这是在空如来藏里边，把六度也空了。前边空的是四谛，就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这是佛最初成佛，转四谛法轮。现在空六度，这是空菩萨法。空十二因缘和四谛，这是空缘觉、声闻法；现在连菩萨法也都空了！

非檀那：六度，第一就是檀那。「檀那」是梵语，此云「布施」。布施，有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施」，就用资生的财去布施给人，帮助人家。「法施」，好像我现在给你们讲经说法，我用这个法来布施给你们。我给你们讲一次经，并没有一个钟头收你们几块钱。为什麽不收钱呢？这是法布施。「无畏施」，就是这个人有什麽恐惧了，你能安慰他，令他不生恐惧。

非尸罗：「尸罗」是梵语，中国就叫「戒」，英文就叫precepts──听你们常常讲，我记得这麽一句；我怕你们听不清楚我讲的是什麽，所以我就告诉你们这个翻译叫什麽。这个戒有很多种，有五戒、八戒、十戒，有比丘二百五十条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条戒，菩萨就十重四十八轻戒。

非毗梨耶：「毗梨耶」，就是精进。精进，有身精进、心精进。心精进，就是时时刻刻都要求佛法；身精进，就时时刻刻都要行持佛法。

非羼提：「羼提」，就是忍辱。我们人修行，学佛法，知道很容易，就是不容易行。我们学忍辱，都想叫人家忍辱；对我忍辱。我对於对方，就不忍辱，叫对方对我忍辱：「你学这麽多佛法，你应该忍辱了嘛！为什麽我说这麽一句话，你就放不下呢！」这责成对方，叫对方忍辱。叫我自己呢？我自己就不忍辱了。你说，这是什麽呢？他这是说：「我明白佛法了，我应该无我相了，我不忍辱。」忍辱的时候，我就「无我相」，「你」应该忍辱！

哈，要是吃东西的时候，就「无人相」！吃好东西的时候，「唉，你不要吃了！无人相了，我不应该叫人家吃。」那麽吃好东西的时候无人相；做工作的时候和有了什麽困苦的事情，就「无我相」：「我不应该做这个事情！」要是去杀众生，犯杀戒的时候，他说：「这不要紧的。这杀，没有众生嘛！我杀了也是没杀嘛！」和人打架，也不讲道理就打人一顿，他说：「为什麽打你？我无众生相嘛！你就是众生之一，我打你也没有打你。」你说这是邪知邪见不是？

到吃肉的时候，他说：「喔，我吃肉没有关系，一切众生都不应该有寿者相的！所以我吃你也不要紧的。你没有寿者相，随时都可以死的。你死了，如果我不吃你这个肉，你这个肉也臭了，变成土了，也没有用了嘛！所以现在我吃肉，这是无众生相！」这是外道这样讲，说天生的这些个畜生，就是给人预备的，马、牛、羊、鸡、犬、豕，你若不吃牠们，这个世界就满了！太多了，往什麽地方放啊？可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想一想，人人都不吃猫肉，可是猫并没有充满这个世界。你不吃牠，不造那麽多杀业，牠也就没有那麽多了。所以这个忍辱，叫人家忍辱：「你就应该忍辱，我不应该忍辱。」若是讲这个，是自己不行持，还要责成人家忍辱。

非禅那：「禅那」也是梵语，中文叫静虑。静，就是清静，very quiet。禅也有很多种，那麽这个禅也没有了。

非般剌若：「般剌若」，就是般若。般若也是梵语，翻到中文叫智慧。智慧有三种的意思：文字的智慧、观照的智慧、实相的智慧。所以以上六度：檀那、尸罗、毗梨耶、羼提、禅那、般若也都空了。

非波罗蜜多：「波罗蜜」，就是到彼岸。怎麽叫「到彼岸」呢？这个事情做完了，就叫「波罗蜜」。我们修行成佛了，由众生到佛的果位上，这是波罗蜜。由众生到菩萨的果位上，这也是波罗蜜了。我们从三藩市到Oakland，到对面的岸上，这都叫波罗蜜。

现在这些个法，在如来藏里都没有了、都空了，所以说「非檀那、非尸罗、非毗梨耶、非羼提、非禅那、非般剌若、非波罗蜜多」，这些个法都空了。波罗蜜多的「多」字，是个语助词，就好像中国的「之乎者也」。在前边讲虚空里边不拒诸相，那是「不空如来藏」；现在「空如来藏」了，这如来藏都要空了！可是这个「非」字，并不是「没有」，还有个什麽呢？有那个本妙圆心。那个本妙圆心，就不是这些个名称了！

如是乃至：像上边所说，由六波罗蜜经过十住、十信、十行、十回向、十地，经过很长的一个阶段。就是由菩萨到佛的果位上，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这很多的阶段、很多的过程，其中也有很多的法，这些个法也都没有了，都空了，乃至在如来这果位也空了。

非怛闼阿竭：「怛闼阿竭」就是如来，把如来这个名号也空了。非阿罗诃：「阿罗诃」就是「应供」，应该受人天的供养。非三耶三菩：「三耶三菩」就是「正遍知」，这就是把「正遍知」这个名也空了，也没有了。如来、应供、正遍知都是佛的名号，怎麽叫「正遍知」呢？心包万法叫「正知」，万法唯心叫「遍知」；正遍知，就是知道「心包万法、万法唯心」，这叫正知、遍知。

非大涅盘：也没有涅盘。「涅盘」是梵语，翻到中文叫不生不灭；没有生灭了，把没有生灭的这种名称也没有了。非常、非乐、非我、非净：「常」，就是不变。「乐」，就是得到法喜充满的快乐了，由於这个法得到一种乐。「我」，就得到一种真正我的自在。「净」，就是得到涅盘这种清净的法。那麽这些个名称，也都不存在了，都空了。

所以在如来藏里边，你说有什麽？我没有讲吗？什麽都有。你说没有什麽？也什麽都没有。这

是「一切唯心造」，在这个如来藏性——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里边，就是这个「妙」，奥妙无穷就在这里边包罗着。你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空」，也可以说「非有非空」。说「有」，就是不空如来藏；说「没有」，就是空如来藏；说「非空非有」，就是「空不空如来藏」，也不是空，也不是有。这个道理，要研究佛法时间久了，才能真正领会得到。

O2彰不空藏一切皆即

以是俱非，世出世故，即如来藏元明心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风、即火，即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声香味触法，即眼识界，如是乃至即意识界。

前边所讲的是空如来藏，在後边这一段文，就又说一切一切都是如来藏的元明心妙。以是俱非：以这种的道理，就是把如来藏里都空了，没有一切法。这叫「扫一切法，离一切相」，任何的法也没有了。这是一个真空，真空会生出妙有来。世出世故：「世」，就是我们这个世间法；「出世」，就是出世法。世间法，就是六凡法界；出世法，就是四圣法界。即如来藏元明心妙：在这个世、出世法里边，也就是如来藏「元明心妙」，本来那个光明而照耀的妙心，就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这个寂照的妙心即如来藏。

在空如来藏里，也就是即如来藏，也就是不空如来藏。在这种的不空如来藏元明心妙，这个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心，即心：这也就是这个分别的识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风、即火：也就是空，也就是地，也就是水，也就是风，也就是火。

即眼、即耳鼻舌身意：也就是眼，也就是耳、鼻、舌、身、意。即色、即声香味触法：也就是这个色，也就是声、香、味、触、法。

即眼识界，如是乃至即意识界：也就是眼识，乃至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也就是这个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现成的。

即明无明、明无明尽，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尽，即苦、即集、即灭、即道，即智、即得，即檀那、即尸罗、即毗梨耶、即羼提、即禅那、即般剌若、即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即怛闼阿竭、即阿罗诃、三耶三菩、即大涅盘，即常、即乐、即我、即净。

即明无明、明无明尽：也就是觉悟的那个明，也就是那个依真起妄起出的无明，也就是明和无明也没有了。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尽：也就是老，也就是死，也就是老死尽。

即苦、即集、即灭、即道：也就是苦谛，也就是集谛，也就是灭谛，也就是道谛。

即智、即得：也就是智慧，也就是所证得的果位。

即檀那、即尸罗、即毗梨耶、即羼提、即禅那、即般剌若、即波罗蜜多：也就是布施，也就是持戒，也就是精进，也就是忍辱，也就是禅定，也就是般若，也就是到彼岸。

如是乃至即怛闼阿竭、即阿罗诃、三耶三菩、即大涅盘：也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也就是大涅盘这个名称。即常、即乐、即我、即净：也就是涅盘的常、乐、我、净。

在这一段文，说的就是不空如来藏。在这如来藏里头，前边那说是空，现在又说是不空。为什麽空又说它不空？因为它空了之後，就该不空了。如果空了就是空，那也不妙了。因为真空就生出妙有，妙有又生出真空。所以现在这不空如来藏生出妙有来了，也就是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等等的，这六度，四谛、十二因缘都是不空。

为什麽说它空，又说它不空？空也可以，不空也可以；法无定法。所以在《金刚经》上说：「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就是法，你也不要执着它。你若一执着这个法，就生出法执来了。你生出法执，和没有明白法是一样的。没明白法，你只有一个我执；你明白法，再执着这个法，又生出个法执，那又多了一个。所以在佛法里边，就是要没有执着！你若没有执着，有，也是没有；你若有所执着，没有，也是有了。

O3彰空不空即非圆融

以是俱即，世出世故，即如来藏妙明心元。

离即离非，是即非即。

以是俱即，世出世故：前边所说这个，即是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和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乃至於佛的名号，完全都是有的。在这世间与出世间诸法，即如来藏妙明心元：也就是如来藏「妙明心元」，寂而常照这种的妙明，是寂而常照的本心。

离即离非：「离即」，离开这个「有」；「离非」，离开这个「空」。是即非即：也就是这个「有」，也「不是有」。不是有，这就是真空妙有。在这个「离即离非，是即非即」，这就是「空、不空、空不空」如来藏的道理；离开这个空、有，又不离开这个空、有，又不是空、有。

M2普责思议

如何世间三有众生，及出世间声闻缘觉，以所知心测度如来无上菩提，用世语言入佛知见？

在这种的道理，如何世间三有众生：你怎麽可以用这个「世间三有众生」；「世间」，就是凡

夫所有的这个世间。「三有」，就是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这也是在六凡法界里头的，这叫「三界」。这三有的众生是凡夫，及出世间声闻缘觉：和这个出世间声闻、缘觉，这是二乘人，就是罗汉。以所知心测度如来无上菩提：这时候，富楼那已经证到四果阿罗汉了。就是佛对富楼那说，你怎麽可以用这个世间凡夫的心和出世间阿罗汉的心，以你所知道的心，来推测佛的境界呢？你怎麽可以生出一种执着心啊？如来这个无上菩提，再没有比他高尚的了。

用世语言入佛知见：你用世间的语言文字，想知道佛的知见，想到佛的境界里边，那怎麽可以呢？世间的语言，是一种凡夫的知见；你就是出世了，到四果阿罗汉，还是不可以测量佛这种的境界，所以你不能用语言和思想来测度。「测」，就是来猜想一下；测度，就是猜想。猜想，就是本来不明白，我想：「喔，大约就是这麽回事吧！」好像小孩子欢喜吃糖，他想大约人人都欢喜吃糖；但他不知道长大了，有的人就不欢喜吃糖了。因为他欢喜吃，就以为人人都欢喜吃这个东西，这就是测度。好像那个人欢喜去赌钱，他看见一个人，就会想一想：「这个人不知道会不会赌钱？欢喜不欢喜赌钱呢？」这就是测度。因为凡夫和罗汉，这都是小乘的境界，思想不完全，所以不能知道佛的境界。

M3结喻推失

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汝与众生亦复如是。宝觉真心各各圆满，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汝暂举心，尘劳先起。由不勤求无上觉道，爱念小乘，得少为足。

如来藏性虽然是空了，可是具足一切的法。譬如什麽呢？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这种种乐器，虽然它奏出来的声音是很微妙的，可是你若没有这种巧妙的指头来弹这乐器，这个乐再微妙，也没有法子自己发出来，这个道理是相同的。虽然说有妙指，还要有妙心。你若没有妙心，也不会支配这个妙指。所以这个妙指，是因为有这个微妙的心，才能发出来这个微妙的音声。在如来藏里边是这样子，现在我说音乐要有一个妙指，才能发出这种妙音；若没有一个音乐家，没有一个明白音乐的，你就弹出音声，也不一定好的。汝与众生亦复如是：你以你的思想来测度如来的境界，你和所有的众生也就像上边我所说的道理一样的。

宝觉真心各各圆满：我们这个宝觉真心每一个人都圆满的，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我」，这是如来自称。我一按这个指，海印发光。什麽叫「海印发光」呢？这是佛的一种海印三昧，好像大海澄清，能映照万物。汝暂举心，尘劳先起：你现在一提起你这个心念，你那个尘劳就先起来，就是妄想心先生出来了。那麽佛按指海印发光，这是一种佛的境界，是微妙的。富楼那和一切的众生，就没有这种微妙的境界，而是一种尘劳的境界。

下面这段文，更是责怪富楼那了！说，为什麽你尘劳不断？为什麽你举念就有尘劳先起？由不勤求无上觉道，爱念小乘，得少为足：这就因为你不时时刻刻注意这个无上的觉道，就贪爱小乘法，得少少的境界，你就认为知足了。

这一段文很要紧的，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回光返照，问问自己，是不是勤求无上菩提呢？是不是现在真正要求佛法呢？如果你真想要明白佛法，研究佛法的时候，就应该勤求无上菩提。每一个人都要问问自己：我在这儿天天干什麽呢？是不是人家笑，我也就随着笑？人家说，我也就随着说？这叫「随梆唱影」，随着大众，人家做什麽，我就做什麽，没有真为自己来用功。

你若是真为自己用功的人，旁人在你旁边说话，你不知道的，你听不见；旁人在你旁边走路，你看不见。说：「那我是聋子啊？我是个瞎子？我不是瞎子，为什麽看不见人？我不是聋子，为什麽我听不见人家讲话呢？」哎，你虽然不是瞎子，不是聋子，你若能看不见，听不见，那就是妙罗！那你就是真正得着这种境界了！虽不是瞎子，不是聋子，「眼观形色内无有」，眼睛看形形色色，里边没有的；「耳听尘事心不知」，耳朵听不见谁说什麽，不知道的。你能这样子，那我知道你是勤求无上菩提了。没有这样子，那就要发勇猛心，发真正的道心来求无上道，求无上菩提。

有一个人，有一天对我讲：「这里没有一个静的地方！」他说是 no quietness。你若是自己静了，什麽地方都静；你若自己不静，到什麽地方都不静。你自己境界不静，就被外边的境界转了！你到什麽地方，都有境界的。这个山河大地、房廊屋舍，你在这个地方不静，你到那个地方也是不静。就一个人也没有，你自己和自己都过不去的，自己和自己都要发脾气的。为什麽？你没有能克服这个环境，你被境界转，而没有能转这个境界。

勤求无上菩提的人，像方才我说的，你看见人像没看见，听见人讲话像没听见。能到这个地步，到这个程度上，那是真正学佛法的人了。说：「你这尽讲愚弄人的事情，那我根本做不到！」你根本做不到？你就是没有道。你若有道了，这都是一个小境界。你能转闹市为山林，就算在闹市里头也和在山林里一个样子。

所以现在这一段文，每一个人自己问问自己：是不是来勤求无上菩提来了？是不是到这地方尽看人家不对啊？「某人好，又某人不对！」尽用这照相的反光镜子向外照，照人家，不照照自己？你应该要回光反照，每一个人问问自己：「我学佛法学了一个多月了，今天是一号，来一个半月了。这一个半月的过程中，究竟我是不是真正学佛法？若不是真学佛法，这光阴是不是都空过了？若是真学佛法，我得着什麽好处了？」说：「我什麽好处也没得。」那更要加功猛进！没有得着，要加功猛进，要一定不落人後了！

今天我知道有一个人，〈楞严咒〉可以念到第四会，第五会可以念得一部份了，还没有全念会。我们到两个月的时候，我要考〈楞严咒〉的。谁能背会〈楞严咒〉，这也算合格的。因为这〈楞严咒〉最要紧的，现在讲《楞严经》，就是为的〈楞严咒〉。若没有〈楞严咒〉，就没有《楞严经》，所以这《楞严经》，主要就是为的〈楞严咒〉。所以我们现在，就算你不懂这个经文，能把〈楞严咒〉学会了，我就认为你合格的，这是我先给你们一个提示，早一点告诉你们。不过每一个人也不要太担心了，你还是到吃饭的时候吃饭，睡觉的时候睡觉。不要忧心：「我〈楞严咒〉没有背会呢！」饭也吃不下了，觉也睡不着了。你如果把头急出来一种毛病，那你反而更学不会〈楞严咒〉了！这是很要紧的。

我说这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种境界，我们人都被境界转，而不能转境界。你最初看见一个东西就很注意的，时间一久就忘了；忘了，也就没有了。好像我们普通用的那种古老的钟，它「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响，你天天听这个钟「滴答、滴答、滴答」响，你听惯了，你听不见的。当这个钟「滴答、滴答」响，你不知道了。为什麽不知道？忘了。把这个钟忘了！你那儿一想起，一注意，哦，那个钟就又「滴答」响了！由这一点，就证明你这个心，若不着住这个上面，就会没有的。

所以我方才说，「眼观形色内无有，耳听尘事心不知。」你随着大家在这儿用功打坐，说是挨着你那个人有动静，你不要怪那个人，因为你定力不够。你定力若够，挨着你那个人怎麽样动静，你也不知道的。为什麽你知道他动呢？因为你那儿也动了，你心里也动了；你心里若不动，他就动也不会动了！所以这也就是境界。小的境界、大的境界、好的境界、坏的境界，你只要会运用佛法，都没有问题的。说：「我现在不会用！」不会用？要想法子学着会用，要往这条路上走！你功夫深了，自然就不为境界转了。你定力够，什麽境界也摇动不了你的心了！

所以在中国有这麽一句话，说「学问深时意气平」。你学问若是深了，有学问了，「意气平」，你已经没有火气了。为什麽人有火气呢？就因为学问还不够呢！你定力若够了，就是这个地方应该坏了，你都能感应好了。为什麽以前我对你们和别人讲过，说我在三藩市一天，我就不准三藩市这个地方陆沈！这听起来好像神话，一般不明白佛法的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若明白佛法，你学有定力了，你在这个地方，地都定了，绝对不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大家现在学定力，也就是你若真有定力了，你到什麽地方都是平安的；你没有定力，到什麽地方，即使平安的地方都会不平安，因为你心里动。你若有定力，到任何的地方，都可以把这个境界转过来；这也是很要紧的！

我们人，第一要学〈楞严咒〉，第二就要学楞严定。楞严定，就是什麽都不怕了，最坚固的。所以我现在讲《楞严经》，也就把三藩市这个地方让它坚固起来；就地震也不怕，原子弹到这儿也不要紧，它会不响的，它会不爆炸的。你们大家发生一种信心，有这〈楞严咒〉，我们讲《楞严经》，什麽也不怕的。所以你看，我早就派某某保护三藩市，这某某他可以有这个力量！那麽诸佛菩萨在这儿，也一定护持我们大家的，我们大家在这儿学佛法，哪一个也不要担心的。所以现在，你看各处都有暴动的情形，我希望三藩市没有，这是我的希望，究竟是不是能如我们的愿，那就看众生的感应了！

K2兼释转难（分二）

L1满慈索妄因而拟进修　L2如来喻无因而示顿歇

今L1

富楼那言：我与如来宝觉圆明，真妙净心，无二圆满。而我昔遭无始妄想，久在轮回，今得圣乘，犹未究竟。世尊诸妄一切圆灭，独妙真常。敢问如来，一切众生何因有妄，自蔽妙明，受此沦溺？

富楼那言：富楼那尊者听见佛讲，因为不勤求无上菩提，贪恋小乘的法，得少为足；得着少少的佛法，就认为够了！所以富楼那听完了这话，他就说了，我与如来宝觉圆明：我富楼那和佛这种宝觉圆明，再没有这麽圆满的真妙净心：这种最真微妙而清净的心，也就是如来藏性。无二圆满：没有两样，是一样的圆满，无欠无余，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

而我昔遭无始妄想，久在轮回：虽然我和佛的真妙净心宝觉圆明是一样的，然而我在往昔被这无始以来的妄想所缠，很长的时间，都在六道轮回里头转来转去的。今得圣乘，犹未究竟：我现在证到四果阿罗汉的圣乘，可是我这个余习，这种妄想还没有去尽，我的真心还没有显现，所以尚且没有得到究竟觉悟。

世尊诸妄一切圆灭：佛一切的妄都圆灭了。圆灭，就没有了、妄尽了，妄尽真存了！独妙真常：这种的境界是特别微妙而真常，永远都不变的。

敢问如来，一切众生何因有妄：我现在大胆请问，世尊！一切的众生为什麽生出个妄来，这是什麽道理？怎麽无端端地就生出个「妄」来呢？这也就好像前边「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呢？我们众生自性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没有妄的，什麽道理又生出个妄想呢？自蔽妙明，受此沦溺：自己就把自己妙明的真心给遮蔽住了，才在这个世界上，轮回来、轮回去，沦陷到这个世界上，就好像被水淹住一样，在这儿受生死轮回的这种陷溺呢？

L2如来喻无因而示顿歇（分四）

M1喻明无因　M2以法合喻　M3示令顿歇　M4结喻非失

今M1

佛告富楼那：汝虽除疑，余惑未尽。吾以世间，现前诸事，今复问汝。汝岂不闻，室罗城中，演若达多？忽於晨朝，以镜照面，爱镜中头，眉目可见。瞋责己头，不见面目，以为魑魅，无状狂走。於意云何？此人何因无故狂走？

富楼那言：是人心狂，更无他故！

佛告富楼那：佛听富楼那这样的来问，为什麽众生在这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如来藏性里边，就生出一种的妄想，把自己妙明的心性给遮蔽住了？佛就告诉富楼那说了，汝虽除疑，余惑未尽：我给你前边讲这个「世界相续、众生相续、业果相续」，你的疑惑虽然除去了，可是你还有余惑。「余惑」，就是还没有认清楚，道理还没有完全明白，你多少还有怀疑。吾以世间，现前诸事，今复问汝：我现在以世间的道理，在你很容易知道的事项上，来问一问你。

汝岂不闻：富楼那！你没有听过吗？听过甚麽？室罗城中，演若达多：在丰德城里边，你没有听见有一个演若达多吗？你没有听见这个新闻吗？在室罗筏城里边，曾经发生这样一段新闻，你还记得不记得？那时候的新闻，大约没有报纸，只不过是人人这麽互相传说而已。这新闻是怎麽样一回事呢？我现在对你讲一讲。在室罗城中，有这麽一个人叫「演若达多」。演若达多，是印度的梵语，中文叫「祠接」。什麽叫「祠接」呢？就是他母亲到神祠里边去祈祷，而生这个儿子，所以就叫演若达多，即祠接。

这个演若达多，忽於晨朝，以镜照面：在一个早晨起来；忽然间一他不是以前有准备，以後也没有想，就突然间在这个早晨起来。做什麽呢？以镜子照自己的头。爱镜中头：他看镜里头那个头，他非常高兴：「喔，这个头这样的美，这样的好看！」怎麽样呢？眉目可见：眉毛也看得清清楚楚，眼睛也看得清清楚楚的。他说：「这个头真好！」他看见镜子里边这个头非常地圆满，认为非常地美丽了。

瞋责己头：你说这个时候，他就发生了一种瞋恨心。瞋恨什麽呢？说：「我自己怎麽没有头呢？你说，我若长这麽一个头，这有多好呢！可惜我自己怎麽没有头呢？」他自己看不见自己的头，就瞋责自己，说自己没有头。不见面目：啊，我为什麽不见我的脸和我的眼睛呢？你看镜子里这个面目看得清清楚楚地，我自己怎麽看不见自己的面目呢？他就以为魑魅：他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种错觉。什麽错觉呢？他说：「我大约是个鬼怪吧？」「魑魅」，就是在山和泽里边的鬼，可以有一种的魅力。

魑魅，就是在山泽里边的一种鬼，就是妖怪、妖精、妖魔鬼怪。这魑、魅，还有魍、魉，合言「魑魅魍魉」。中国有那麽一句对子，上联是「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这琴、瑟、琵、琶上边共有八个「王」字，所以说都是「王王在上」。下面对的就是「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居旁」；这「魑、魅、魍、魉」四个字，都有个「鬼」字旁，所以说「鬼鬼居旁」。

无状狂走：演若达多认为自己是鬼怪了，「啊，我快离开这个鬼怪！」他就跑了，跑到外边，通街这麽跑。他在街上无状狂跑，什麽都不顾，也什麽都不管。就因为自己生出一种错觉，认自己就是妖怪，於是就狂走，在街上乱跑。

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里头，认为是怎麽样呢？此人何因无故狂走：这个人究竟为什麽无缘无故，没有一个理由，就各处狂跑起来了呢？

富楼那言：富楼那听佛这样问他，就说了，是人心狂，更无他故：这个人心里发起狂来了，没有其他的缘故。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头，就认为自己是妖怪，这是他心里不明白，没有其他的缘故。

这演若达多照镜子，认为自己没有头，就各处狂跑。究竟他有没有头呢？我相信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比演若达多聪明得多，都不会自己照照镜子，看见镜子里有个头，就认为自己没有头了！都不会这样愚痴的！「他这个头本来是没有丢失，现在自己认为丢失了，你说这是什麽缘故？」释迦牟尼佛主要的，就是问富楼那这一句话。

富楼那问释迦牟尼佛，众生为什麽无缘无故就生出「妄」来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就举出这演若达多，他为什麽无缘无故就说自己没有头，而各处跑？富楼那说：「这是他的心狂了，没有什麽缘故。」众生为什麽起妄呢？也就是在真心里生出一个妄念，并不是原来有一个「妄」的根而会生出「妄」来，所以也和演若达多是一样的道理。

N2以法合喻

佛言：妙觉明圆，本圆明妙，既称为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自诸妄想展转相因，从迷积迷，以历尘劫，虽佛发明，犹不能返。

如是迷因，因迷自有。识迷无因，妄无所依。尚无有生，欲何为灭？得菩提者，如寤时人说梦中事，心纵精明，欲何因缘取梦中物？况复无因，本无所有。如彼城中演若达多，岂有因缘自怖头走？忽然狂歇，头非外得。纵未歇狂，亦何遗失？富楼那！妄性如是，因何为在？

佛言：佛就告诉富楼那，说妙觉明圆：佛的如来藏性，它是妙觉明圆的，也是本圆明妙：它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它是那麽微妙不可思议的境界。既称为妄：在这个如来藏性里边，既然给它称了一个名字叫妄；「妄」，就是虚妄。云何有因：怎麽还会有所因，还有一个理由呢？若有所因：假设它有个根据，有一个道理的话，就有所凭藉；这个「因」，就是个凭据。若

有一个凭据的话，云何名妄：那又算事实，又算真的了，就不能称为妄了。

妄想是个假的，可是因为一个假的生出来了，很多假的跟着也就有了，所以自诸妄想展转相因：因为你生出这个妄来了，於是就像蚂蚁生出蚂蚁、菌生出菌，在很短的时间就会生出很多来。妄想也是这样子！因为你有了妄想了，我没有讲嘛？「善一夥，恶一群，什麼人就找什麼人。」因为妄想生出来了，哈，妄想也就都聚到一起了，所以变成很多妄想！

为什麼我们人不开悟？就因为妄想太多了！不是这个妄想来了，就是那个来了，一天到晚，好像来的宾客一样，左来一个，右来一个，这个走了那个就来，那个走这个就来。我问一个人：「你坐禅的时候，尽想什麼？」他说：「我有的时候就想吃好东西，有的时候又想买好衣服，有的时候又想住好房子，有的时候又想买一部好汽车，有的时候又想将来有钱，买一架直昇飞机。」喔，坐禅的时候，这一些个问题都来了！这个跑了那个就来，那个跑了另外那一个就来，这叫「自诸妄想，展转相因」。「展转相因」，就是这个跑了那个来，那个跑了另外那一个又来。

从迷积迷，以历尘劫：你有一个「迷」来了，很多「迷」也跟着就来了。因为妄想太多了，应接不暇，你把自性也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自性虽然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可是因为应酬妄想应酬得太多了，一天到晚应酬不完，也不得休息，没有时间睡觉去！所以经过很长的时间，也应酬不完。今天这个妄想请客，明天那个妄想就请你去看戏，後天那个妄想又请你去跳舞，或者是聚餐，或者开会。总而言之，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事情来，所以从无始劫到现在，这个会还没开完！虽佛发明，犹不能返：虽然就是有佛这麼大智慧的人，来给发明这个道理，还不能回来，还不能转头换面，还和妄想做朋友，舍不了这些个妄想。

我不是有那麼两句？
舍不了死　换不了生
舍不了假　成不了真

你舍不得死，就换不了生。说：「那舍不得死，是怎麼样子呢？怎麼样叫舍得死呢？舍得死，我现在就去死了，死了再生。这是舍得死，换得生吗？」不是的！怎麼叫「舍得死」呢？就是你在活的时间，就把自己看成一个活死人，不要人家说你一句，你也放不下；对你有什麼一个不好的表现，你也受不了。你把自己看成一个活死人，人虽然活着，就当他死了。不要那麼要面子，不要为这个假躯壳尽用功夫，所以这叫「舍得死」，舍得，就像你死了似的。这个时候，你大死，然後自然才能大活。

「舍不了假」，那个假的你舍不了，那个真的你也得不着。为什麼你没有得到自己这个宝觉妙性，这种圆明觉性呢？也就因为你妄想太多了，放不下你的妄想。你的攀缘心一天比一天增加，一天比一天提高。这种攀缘心一有了，那你就不用想成道的。所以这叫「舍不了假，成不了真；舍不了死，换不了生」。

有的人说，一般人都在死物上用功夫，不在活物上用功夫。我们修道人，就是不要在死物上用功夫，要在活物上用功夫。什麼叫「死物」？你尽执着「我有身」，为这个身体来奔奔波波，这就是在死物上用功夫，将来这个身体一定会死的。什麼叫「活物」呢？我们的自性是永远不会死的，即使你身体死了，你自性也没有死，不过转换一个房舍而已。所以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要在活物上用功夫，不要在死物上用功夫！

如是迷因，因迷自有：像上边我所说这种的道理，「迷」这种的因缘，是因为依照这个「迷」好像就有了妄想。实际上，妄想也是个假的，好像自己有了妄想。实际上「迷」没有个体性，它没有一个自体，所以也不能说是由这个「迷」生出来的「迷」。为什麼？迷无自体，它没有个体相。

识迷无因，妄无所依：你要知道这个迷没有所依靠，它没有一个种子，没有一个根本。它没有根，没有自体，那「妄」怎麼能存在呢？它就不能存在了。「无所依」，就不能存在，没有所依靠了。尚无有生：这个迷，没有所生，它根本就没有法子、没有地方生出来。好像那个人的头，他自以为头没有了，实际上头还是在他身上长着。这个迷，你不过暂时不明白而已，并不是你因为迷，把自己的觉性也就没有了。欲何为灭：既然没有所生，你怎麼可以又说灭呢？也不可以说灭的。

得菩提者，如寤时人说梦中事：得到菩提觉道的人，就像醒着那个时候的人。这个人睡醒了，说在睡的时候做个梦，梦里边又做皇帝，又有多少个娘娘，又怎麼样子吃得好、穿得也好，做的事情，也是富贵到极点了。心纵精明，欲何因缘取梦中物：这个人心纵然是再精明，以什麼因缘，可以把梦中所有的境界，拿出来给人看一看呢？这不可以的！

这个「寤时人」是谁呢？就是佛。佛说法，虽然能指点你，说在做梦的时候，有种种的境界。但是佛不能把梦中所有的境界拿来表现，给你看一看的。所以妄、迷，也是这个样子，佛虽然说法破迷、破妄，但是他不能把妄想拿出来给你看一看，把迷拿出来给你看一看，只可以用一种比喻，来指示你明白。你不要再要拿出东西来，做一种证据、一种证明，不要这样子！这也就好像那个「寤时人说梦中事」，他不能把梦中的东西拿来给你看一看。

这个梦中的东西，既然你不能取来做一种证明，况复无因，本无所有：况且这个「迷」本来就没有一个根据，也没有一种因缘，没有一种体相，本来就什麼也没有。

如彼城中演若达多：就好像室罗筏城那个人似的。谁呢？演若达多。岂有因缘自怖头走：他岂是有什麽因缘自怖头走？是他自己生出一种的恐怖心，对於自己的头发生了问题了。什麽问题了呢？他自己看不见自己头。为什麽看不见呢？他以为自己没有头，那麽他看见镜子里一个头，认为镜子里的头不是他自己的，以为在镜子里的头和他没有关系。所以他就自己瞋责自己，说自己怎麽没有头呢？啊，没有头，这不成了一个怪物了吗？所以他就跑到外边，各处跑。

忽然狂歇，头非外得：忽然间他这种发狂的心停止了、休息了。自己就明白原来他这个头不是从外边得来的。这也就表示，虽然说是生了一种迷，可是迷无自性，没有一个体相。这个真如自性，就虽然迷，也没有失；不迷的时候，也没有得。就好像自己这个头本来是自己的，并不是说，我得着个头，我又丢了一个头。没有的！

纵未歇狂，亦何遗失：纵然他这种的狂心没有停止、没有休息，那又有什麽丢了呢？演若达多把头丢了，到底丢到什麽地方去了？所以今天出的题目，问演若达多的头到什麽地方去了。你若知道它到什麽地方去，那对於这部经典，就有多少明白了！你若不知道它到什麽地方去了，那你就要注意听经！注意听，现在就会明白了。「亦何遗失」，就是他的狂心没有休息，他这个头又何曾丢了呢？

富楼那啊！妄性如是：这个迷妄的体性，就像这个头，究竟是有没有丢呢？这个头到什麽地方去了？头既然没有地方去，也没有丢，为什麽这个人就说他头丢了呢？这个迷妄的性，也就是这样子。因何为在：它的根在什麽地方呢？它没有所寄托，没有人来支持它，没有一个东西来做它的後盾，给它来支持，就是它没有根。既然妄性没有根，你说这个「迷」和这个「妄」在什麽地方呢？你找不着！这个「迷」，就好像演若达多说他头丢了，没有头了！而他看镜子里那个头，说不是他的头，於是就各处跑，这个「妄」的体性，也就是这样子。

M3示令顿歇

汝但不随分别，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三缘断故，三因不生。则汝心中演若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胜净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何藉劬劳，肯綮修证？

汝但不随分别：你不须用旁的方法，你只要不随这个妄想分别就可以了。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三缘断故，三因不生：你不生分别，就没有世间相续、业果相续、众生相续，这三种的相续因缘都没有了。这一些世间、众生、业果，都是由你的妄识、分别心而有的。所以你若不生分别心，这三缘就断了。你这种缘断了，所以这种的因也不会生出来的，也不会有的了。

则汝心中演若达多：现在就是你心里头这个演若达多，这个「演若达多」是谁呢？你这个狂心。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你心里这个演若达多──你这种迷心自己若休息了，你明白了，歇即菩提。这并不是说是你歇了，然後又生出个菩提来；就是你歇了，就是菩提！迷去了，就是真！也并不是说「去了迷，才是真」。就是在这个迷的时候，你一明白了就是真，并没有两个的。那麽你明白就是真，你不明白就是迷，所以这个迷性本来没有根的，你若把这个迷性停止了，歇即菩提，就是这个觉性。

胜净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胜」，是殊胜的；「净」，是清净的；「明」，是光明的。这个心殊胜无比，是清净无染，光明遍照，是这样子的！它这种的性能，是周遍法界的，不是从某一个人那儿得来的，就是不是从外得来的，是你每一个人自己本具的。在佛的分上，这一种的真心──胜净明心，也不多一点点；在众生的分上，虽然是在迷，但是也没有少一点点。所以这个「胜净明心」，是人人本具，个个不无的，不是向人家借来的，也不是在什麽地方得来的。

何藉劬劳：「劬劳」，就是一种保养的意思。什麽叫「劬劳」呢？譬如父母生小孩子，又给他奶吃，又给他换屎尿，又给他做种种的工作；父母对这个小孩子，这就叫有劬劳之恩，这种的恩是很重要的。所以「何藉劬劳」──你自己的性不像养小孩子那样子的，要慢慢辛劳地来培养他；这个自性是本具的，不须要妈妈来照顾他。

肯綮修证：怎麽叫「肯」，怎麽叫「綮」呢？「肯」，就是肉和骨头的夹缝处；「綮」，就是在筋和肉夹缝的地方。在庄子《南华经》上的〈庖丁解牛〉，就有「肯綮」这两个字。言其庖丁杀惯了牛，他这一刀，就正砍到牛的骨缝里头，也不用什麽大的力量，这麽一砍，就砍开了。这个意思就是不须要「肯綮修证」，也不须要怎麽样子计算，怎麽样来想一想它，怎麽样去修，怎麽去证。这个法，无修无证的，「修即无修，证亦无证」。这是无功用道，这种妙处是最圆融无碍的，不加修证的。所以阿难不是说「不历僧只获法身」？不须要三大阿僧只劫，就得到法身了。这种《楞严经》的妙法，也就在这个地方，不须要肯綮修证的功夫。

M4结喻非失

譬如有人，於自衣中系如意珠，不自觉知，穷露他方，乞食驰走。虽实贫穷，珠不曾失。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愿从心，致大饶富，方悟神珠，非从外得。

在你心里这个演若达多──这种狂性若是休息了，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妄想、这种执迷不悟的性没有了，那麽菩提也就显现了。可是菩提显现，并不是从外边得来的，也不须要怎麽样来栽培它，是我们自己就有的。

我再给你说一个比喻！譬如有人，於自衣中系如意珠：有这麽一个人，他在自己的衣服里边系上一粒如意珠。这如意珠，它是遂心如意的，你想什麽就有什麽。所以在「四十二手眼」，第一个「如意珠手」，就是能遂心如意一所求如意，所愿随心，你想什麽，就得什麽！你要什麽有什麽，你要金子就有金子，你要银子就有银子，什麽东西都可以在这如意珠里头现出来。所以你有了如意珠，那就是世界上一个最有钱的人，为什麽？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金银财宝，想要什麽就有什麽。啊，在衣里边系上一粒如意珠，可是不自觉知：虽然是自己系的，大约因为时间久的关系，也就忘了。这个人大约也有善忘的毛病，他什麽事情都
会忘的。你看，这麽一粒如意珠，他藏到衣服里边也忘了！

穷露他方：「穷」，就是没有钱了。「露」，就是甚至於赤身裸体了，没有衣服穿；或者没有房子住，睡在外边，这叫露宿。露营，一般的人集合到一起，故意在外边睡，那是他们欢喜的。而他则因为穷，没有房子住，只可以在外边睡街边、睡马路，这就叫「穷露他方」。他乞食驰走：做一个要饭的人。虽实贫穷，珠不曾失：虽然他真真实实的是贫穷了，可是他这个如意珠并没有失掉。

这就表示什麽呢？表示我们虽然在迷昧之中，我们的自性并没有丢。虽然是迷，不明白、不修佛法，贪图世间富贵荣华，可是世间的富贵，并不是真正的富贵。所以什麽叫「穷」呢？你不明理，就是最穷了！不明佛法，这是最穷了！你没有得到你自性的功德法财，你不知道你自性就好像如意宝珠似的，所以这就是个最穷的人。你没有佛法、不明白佛法，那是一个真正的穷人！虽然你不明白佛法，可是你那个自性（佛性、如来藏性、胜净明心），并没有失掉！所以珠不曾失，你那个珠（那个自性）没有丢了，还是在你自己那儿。所以我们修行信佛的人，明白这个自性的如意珠，在这里发掘你本有的这一些个财宝，那就是真正的富贵！

忽有智者：「忽有」，就是忽然间。忽然间，遇着这麽一个智者。这个智者，就比方是佛，有智慧的这麽一个人。指示其珠：告诉他衣里头这粒珠，就指示他本有的佛性。所愿从心：因为他得到如意珠一这无价的宝珠了，所以所愿从心，他想什麽，就有什麽，遂心满愿。致大饶富：所以就发了财，做了一个大富的长者了。「饶富」，就是钱不知道有多少，自己也数不过来，即使用了很多会计，也算不过来了。怎麽叫「致大饶富」呢？你明白本有的自性，你证到菩提的觉果，这是最大的一种饶富。

方悟神珠，非从外得：这时候才明白这颗神珠，不是从外边得来的。神珠，也就是如意珠，因为它遂心如意，非常神妙的，有一种神妙不可测，所以又叫「神珠」。就是说我们本有的佛性，不是从外边得来的，是我们自己本来就具足的。你等成佛的时候，自己知道，原来就是这麽一回事！这也叫「开悟」。你开悟的时候，就知道：「喔，我本来就是一个开悟的人！我早知道这样子，就不须要费这麽多精神在外边去要饭罗！不须要去穷露了！」可是没有有智慧的人指示你，你自己已经忘了！

所以现在我们听《楞严经》、讲《楞严经》，就是要发掘我们每一个人衣里头的这一粒如意珠。你若把这一粒如意珠得了，在这个世界上就成了一个最富贵的人。什麽叫最富贵的人呢？「心止念绝真富贵」，你妄想心停止了，这种狂念也没有了，这是真正富贵。所以现在我们这粒如意珠得了，就不会再有贪心了，因为你已经什麽都有了！什麽都是你的了，所以不必有贪心了！这是真正的富贵。「私欲断尽真福田」，你没有欲念，没有一种自私的心，那是真正有福的人。真福田，就是最有福报了！
I2兼示阿难（分二）
J1阿难蹑佛语而执因缘　J2如来拂深情而责执吝
今J1

即时阿难在大众中，顶礼佛足，起立白佛：世尊！现说杀盗淫业，三缘断故，三因不生，心中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不从人得。斯则因缘，皎然明白。云何如来顿弃因缘？

我从因缘，心得开悟。世尊！此义何独我等年少有学声闻？今此会中，大目犍连及舍利弗、须菩提等，从老梵志闻佛因缘，发心开悟，得成无漏。
今说菩提不从因缘，则王舍城拘舍梨等，所说自然，成第一义。惟垂大悲，开发迷闷！

即时阿难在大众中，顶礼佛足，起立白佛：在这个时候，阿难也在大众里边，向佛来顶礼，行这个接足礼。他站起来对佛说，世尊！现说杀盗淫业，三缘断故，三因不生：您现在说杀贪、盗贪、淫贪这三种的业，有世界、众生、业果相续这种的因缘。这三缘断故，三因就不生，那麽心中达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不从人得：在心里边这一种迷性，这狂性也休息了，歇即菩提，这不是从外边得来的。佛是这样讲。

斯则因缘，皎然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一种因缘法嘛！这说得特别明白，明白之中又明白，说得非常详细。「皎然」，就是明白的样子，明白又明白。云何如来顿弃因缘：为什麽世尊顿时舍弃因缘，而说不是因缘、不是自然、不是和合。现在这就是一种因缘法嘛！

我从因缘，心得开悟：这阿难说，我从「十二因缘」这个道理，心里得到开悟。世尊！此义何独我等年少有学声闻：这个因缘、这个义理，不单我们这些个年少的声闻、年少的比丘，这一些个有学。怎麽叫「有学」呢？证到四果阿罗汉，叫「无学位」；在初果、二果、三果，这都叫「有学位」。那麽这一些个有学的声闻，就是闻声音而悟道的这一类阿罗汉。今此会中，大目犍连及舍利弗、须菩提等：现在在这个会里边。有大目犍连（采菽氏），又有舍利弗（鹙子

），还有须菩提（空生）等。从老梵志：在以前，这些个人都跟着老梵志去修外道法，外道讲的是一种自然的理论。闻佛因缘，发心开悟，得成无漏：听见佛所说的十二因缘这个道理，所以大家都发心开悟了，成了无漏阿罗汉。「无漏」，就是没有无明了。没有无明，这是「诸漏已尽，所作已办，不受後有。」什麽毛病都没有了！证到四果阿罗汉得到漏尽通，这叫「无漏」。那麽「诸漏已尽，所作已办，不受後有」，所应该做的事情，他已经做完了，再没有来生的果报身了！所以说「诸漏已尽」。

世尊您以前说这个因缘法，这些阿罗汉开悟证果。今说菩提不从因缘：现在世尊您又说这个真性菩提，不依照「因缘」的道理来说。则王舍城拘舍梨等：现在这个王舍城，也就是室罗筏城的「拘舍梨」，这是个外道的名字，译成中文叫「牛舍」，又叫「不见道」，就是见不着道。这个拘舍梨外道，他讲天、讲自然的，以「自然」为宗。那麽没有因缘了，现在这个拘舍梨等，所说自然，成第一义：他们所说那个「自然」的道理，变成第一义谛了，没有再得比的了，为什麽？佛以前用因缘，把这个自然给破了；现在佛不用因缘了，那麽他这个自然的理论，大约成立了？所以惟垂大悲，开发迷闷：我希望佛您垂大慈大悲的心，开发我们这一些不认识真理的人，开发我们这一些妄想太多的人，解除我们的迷闷。

J2如来拂深情而责执吝（分六）

Ｋ1就喻拂情伸意　Ｋ2叠拂诸情令尽　Ｋ3直斥耽着戏论

Ｋ4现证戏论无功　Ｋ5正劝勤修无漏　Ｋ6更举劣机激责

今Ｋ1

佛告阿难：即如城中演若达多，狂性因缘若得除灭，则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缘自然，理穷如是。

阿难！演若达多头本自然，本自其然，无然非自，何因缘故，怖头狂走？

若自然头，因缘故狂，何不自然因缘故失？本头不失，狂怖妄出，曾无变易，何藉因缘？

本狂自然，本有狂怖，未狂之际，狂何所潜？不狂自然，头本无妄，何为狂走？

若悟本头，识知狂走，因缘自然，俱为戏论。是故我言：三缘断故，即菩提心。

佛告阿难，说是即如城中演若达多：现在就好像我们城中这个演若达多，就拿他来讲。狂性因缘若得除灭：他这狂性有什麽因缘呢？你能说出他这个「狂性」的因缘吗？他的狂性若没有了，则不狂性自然而出：那麽这不狂的性，自自然然就现出来了。因缘自然，理穷如是：你说他这是什麽因缘？他这又是什麽自然？这个因缘和自然的道理，以我所穷尽的、我所研究的来告诉你，就像上边我所说的道理。

阿难！你知道吗？演若达多头本自然：如果演若达多头本是自然，本来没有丢也没有得，这是个自然的。本自其然：本来他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本来就有个头，并不是他没有头了。无然非自：既然是自然，他就应该时常自然有个头，可是他不是这样子说，「非自」，他说自己没有头了！这就不是自然。

何因缘故，怖头狂走：他本来既然是有头，这个头并没有丢，你说他是以什麽因缘，就生出一种恐怖心，说他自己没有头了，恐怖他自己把头失掉了，而各处去跑？你说他这是什麽因缘？是个什麽自然？

若自然头，因缘故狂：若他这自然的头，有这种的因缘，他就发狂了。何不自然因缘故失：怎麽他不自自然然就有一种因缘，把头就丢了？为什麽他没有丢这个头呢？

本头不失：他自己这个头也没有失，狂怖妄出：他就生出那麽一种癫狂性。对镜子一照，说镜子里这个头眉目清楚，我自己怎麽看不着自己的眉、眼睛和面呢？自己看不着自己，啊，这种发狂和恐怖的心妄自生出来了！虽然他发狂，怖头狂走，可是他曾无变易：他的头并没有什麽改变。何藉因缘：你说这里边有什麽是他的因缘呢？有什麽又是自然呢？

本狂自然，本有狂怖：你若说他这个狂本来就是自然的，本来也就是有这个狂怖的。未狂之际，狂何所潜：在他没有发狂的时候，那个「狂」藏到什麽地方了？在什麽地方收起来了？它潜伏在什麽地方呢？你找这「狂」潜伏在什麽地方？你找不出来的。

不狂自然：如果你说不狂是自然，头本无妄：这个头本来不是假的，没有一个妄头。何为狂走：那麽为什麽他就要发狂而走呢？

阿难哪！若悟本头，识知狂走：你若知道自己的头没有失，知道自己为什麽发狂要走。因缘自然，俱为戏论：那你明白了，你如果还说这是因缘和自然，这都是讲「戏论」，就是说笑话。是故我言：三缘断故，即菩提心：因为这个，所以我对你这样讲，没有杀的贪、没有盗的贪、没有淫的贪，这三种的因缘断了，这就是菩提心。

Ｋ2叠拂诸情令尽

菩提心生，生灭心灭，此但生灭。灭生俱尽，无功用道。

若有自然，如是则明自然心生，生灭心灭，此亦生灭。

无生灭者，名为自然。犹如世间诸相杂和，成一体者，名和合性；非和合者，称本然性。

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俱离，离合俱非，此句方名无戏论法。

菩提心生，生灭心灭，此但生灭：这菩提心生出来了，你那生灭心也就没有了。但真正的菩提心是没有生灭的，所以「此」，就是这个菩提心生和生灭心灭；这还是生灭法，实际上没有真

实的体性。

灭生俱尽，无功用道：这个生灭的心，灭生、生灭，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是无功用道现前。无功用道，就是楞严大定。若有自然，如是则明自然心生，生灭心灭，此亦生灭：假设你还说有一个自然，你就应该明白：这个自然的心生，和生灭的心灭，这也都是一个生灭心。

无生灭者，名为自然：你若说是没有生灭的，这个才叫一个自然。犹如世间诸相杂和，成一体者，名和合性：好像世间上，一切一切的相互相混合到一起，成为一个的，这个就叫「和合性」。非和合者，称本然性：如果不合到一起的，这叫一个自然的本然性。

本然非然：「本然」，也就是自然。这个自然「非然」，不是真的自然。和合非合：「和合」，就是因缘。那麽这个「本然」──这个「自然」也不是自然，这个「和合」又不是一种和合的因缘。

合然俱离：「合」，这和合，这因缘。「然」，这个自然。这两种的道理都离开了。离合俱非：离开因缘和自然，也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这两种的法都离开了。此句方名无戏论法：也没有因缘，也没有自然，这样的讲法才不是戏论法。

K3直斥耽着戏论

菩提涅盘，尚在遥远，非汝历劫辛勤修证。虽复忆持，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妙理，如恒河沙，只益戏论。

菩提涅盘，尚在遥远：菩提涅盘的这种果，在你阿难来讲，还相距离非常的遥远哪！非汝历劫辛勤修证：这不是你经过很多的劫很辛苦、很勤劳地去修行，就能证得这菩提涅盘。

虽复忆持：你虽然能记得住，「忆持」，记得清清楚楚的，也不忘失。不忘失什麽呢？十方如来十二部经：十方如来所说的这十二部经典。十二部经典，在以前，在一开始讲经的时候，我就讲过。可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这十二部经？清净妙理，如恒河沙：十二部经里边，这一种清净的、不可思议的这种道理，好像恒河沙那麽多。只益戏论：你虽然记得住这麽多的经典，可是这只可以帮助你这个戏论法，并不是真实的。

这「十二部经」，我已经出过题目，大家都考过，现在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人能记得清楚。我们人学东西，一定要把它记清楚了，不要忘记。你若是记不清楚，说是到讲的时候，我现看注解，那未免太麻烦了！经典扼要的部份，一定要把它用脑记住。这十二部经是三藏十二部，在皈依的时候就说「皈依如来所说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这十二部，我今天再告诉你们一下。

「长行、重颂、授记，孤起、无问自说」这是五部了，「因缘、譬喻、本事」这又是三部，「本生、方广、未曾有」这又是三部，五部加六部是十一部，还加上一个「论议」，所以说：

长行重颂并授记　孤起无问而自说
因缘譬喻及本事　本生方广未曾有
论议共成十二部　广如大论三十三

我这个记得，并不是在本子上先看来，才讲给你们听。所以各位跟我学经典，也应该记一点东西。好像头先讲那个「拘舍梨」，我以前也问过一次了，再问一次，还是没有人知道。哈哈，这真是妙得不可言！

K4现证戏论无功

汝虽谈说因缘自然，决定明了，人间称汝多闻第一。以此积劫多闻熏习，不能免离摩登伽难。何须待我佛顶神咒，摩登伽心淫火顿歇，得阿那含，於我法中成精进林，爱河乾枯，令汝解脱？

汝虽谈说因缘自然，决定明了：你虽然谈说这个因缘和自然，你记得非常清楚，讲得也非常清楚。人间称汝多闻第一：在人间，一般人称你阿难是多闻第一。以此积劫多闻熏习：以你积劫的聪明忆持、这种的记忆力，可是还不能免离摩登伽难。

我知道你们都为什麽不记得了！这以前我不知道，我现在讲经讲到这个文上，才发现的。为什麽？就因为看阿难记那麽多经典都没有用，所以我们一句也不要记得，这是不要学阿难那个样子，尽贪图多闻，而忽定力！大约是这麽回事，我相信我不会猜错了！

什麽叫「多闻熏习」？「多闻」，就是博闻强记。「熏习」，熏，好像用香的烟来熏；习，就是学习。好像我们天天到佛教讲堂这儿来听《楞严经》，你就不急不急的，我相信你的习气毛病，在这个地方一天，总就会一点一点去掉了，一天比一天好。最低限度，到这个地方讲经的时候，你不会去抽香菸，不会去做不好的事。虽然有的人说，学了往前进步，又会往後退。总而言之，你往後退，也比你不学好得多了！你根本若一步都不进，那你又有什麽可退呢？谈不到有什麽可退的！

佛对阿难说，你虽然记得这麽多东西，可是还免不了摩登伽这种难。换一句话说，就是你见着女人就迷了！你说你有什麽用啊？你读的书再多，你记的佛法再多，你见着女人就迷了，那你

有什麽用啊？为什麽你这样子呢？问这个阿难。现在阿难大约脸也红了；虽然证初果，听释迦牟尼佛一问他这话，那脸也变成红的了。

佛说，你学了这麽多佛法，一见着女人就发了毛，就发狂了！跟着那个女人跑到她的家里去，几几乎做出来不可告人的事情。你到底为什麽啊？这时候，像是法官审问这个阿难。何须待我佛顶神咒：你为什麽要等着佛所说的「佛顶神咒」，要我用这〈楞严咒〉，叫文殊菩萨去救你呢？你自己记得这麽多的三藏十二部，你为什麽不念一念给她听一听呢？你为什麽自己做不得主呢？你见着女人，什麽都忘了！所以你要我这个〈佛顶神咒〉救你出难。摩登伽心淫火顿歇，得阿那含：在这个时候，摩登伽女这种淫欲的心，这种无明即刻就消灭了，证到阿那含。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这是证到三果阿那含。

当时这摩登伽女一见着阿难，就生出一种爱心来，对阿难那比她生命都重要了，所以就叫她母亲一定把阿难给拿来。她母亲就念〈先梵天咒〉，把阿难就迷去了。虽然说迷去了，实际上，本来邪不胜正的，阿难如果对摩登伽女一点意思也没有，她就念咒也没有用的。一定阿难一见着这个摩登伽女，这个小姐这麽靓丽，看了几眼，左一眼、右一眼看，这个小姐这麽美丽！回头想要不看，又舍不得，又想要看一看。那麽看了几眼，这心里头已经就想这摩登伽女美丽了，所以她母亲一念咒，他也就迷了，跑进屋里去了。如果不是这样子的，那他也不会去的。

佛知道阿难将要毁戒体的时候，就赶快说〈楞严咒〉，叫文殊菩萨持咒往护——用这个咒去把他救回来了。到那个地方一念〈楞严咒〉，阿难明白了，「啊，我怎麽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好像如梦初醒，赶快跟着文殊菩萨回只树给孤独园去！就往回跑。他这一定是和摩登伽女已经要发生问题了，这个时候，他大约起身把衣服穿起来就往回跑。摩登伽女一看他跑了，她就後边追：「你为什麽正在紧要的关头就跑了？」他一跑，跑到只桓精舍去，摩登伽女也就追到只桓精舍。

佛就问她说：「你到这儿来干什麽？」

「我爱阿难哪！」

「你爱阿难，你爱阿难什麽？」

「我爱阿难鼻子。」

「那把鼻子割下来给你！」

「我爱阿难的眼睛。」

「把眼睛也挖出来给你！」

「我爱阿难的面目。」

「统统都给你！割下来给你，你拿回去！」

「割下来，就不好看了！」

「那不好看了？现在没割下来，你看他好看吗？」佛这麽问她。她自己再一想的时候，豁然间开悟了，所以淫心顿息，证了三果阿罗汉。因为她爱阿难爱到极点了，佛这麽给她一讲法，她当场证得三果阿罗汉果，所以叫「性比丘尼」。

於我法中成精进林：在我佛法里边也就成了一个精进的人。「精进林」，就是很多这种都是勇猛精进的人。我们这些个人，我告诉你们：不怕有爱心，女人爱男人、男人爱女人，不怕的！你只要能觉悟了：「哦，原来是如此！」那就有办法了！就怕你不觉悟，迷头迷脑的，紧着往里钻，紧着往里拱，以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最苦恼的事情。你若明白了，你就怎麽样的都不会再做了。你因为不明白，所以你醒着也想，做梦也想，这个时候辗转反侧。这就因为你不明白，所以被这种东西来迷住了！

爱河乾枯：「乾枯」，就是枯乾了。爱像河那麽样子，言其你有一种爱心，就像河水那麽流不断的，左一股、右一股，水继续不断地往河流。可是摩登伽女听佛一说法，就把这爱河乾枯没有了，这个爱慾的火变成一种金刚不坏的身。令汝解脱：因为摩登伽女先证了三果阿罗汉，她不缠着你了，你现在才得到解脱。这个时候，阿难还是初果呢，还没有证到三果！你说，这个摩登伽女都超过他，证了三果阿罗汉！

摩登伽女和阿难，因为在过去生中，有五百世都是做夫妇的。所以她一见着阿难，这简直是他乡遇故知——这前生的丈夫又遇着了！是故她一定要爱他，一定对他生一种爱心。这大约都是宿世愿力的关系，大约摩登伽女在前生和阿难说：「来生的时候，我还要和你做夫妇，我们两个永远都不分离。」这种的爱心，爱得太坚固了，所以到这个时候，一见就又锺情了！这是「他乡遇故知」。

K5正劝勤修无漏

是故阿难！汝虽历劫，忆持如来，秘密妙严，不如一日修无漏业，远离世间憎爱二苦。

是故阿难：因为这个道理，所以阿难汝虽历劫，忆持如来：你虽然经历过很多的劫数、很多的时间，你能记忆而持诵佛的甚麽呢？秘密妙严：怎麽叫「秘密」呢？上边这个「秘」字，是口里说不出来的；下边这个「密」字，是心里想不到的。心里不能想像的，就是不可揣测的，也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就叫个「密」。彼此互不相知，这叫「秘密」。为你说的法，我不知道，这叫「秘密」；为我说的法，你不知道，这也叫「秘密」。一样的法，你听着就是这个道理，他听着就是那个道理；你由这个道理上就开悟了，他由那种道理上就开悟了。一样的话、一样的理，但是两个人听的，各人所见的不同，各得各人的利益，这叫「秘密」。「妙严」，妙，就是不可思议的；严，非常高贵、非常尊严的。就是佛所说的经典、所说的道理，都是不可思议，非常尊严，是最有价值的法。

可是阿难你虽然能记得这麽多的经典、经教。不如一日修无漏业：不如你一天修这个无漏的法门，就是修没有烦恼的法门，没有妄想的法门。无漏业，就是修到四果阿罗汉。四果阿罗汉，这叫无漏了，菩萨也叫无漏。就是要把你所有的习气、毛病、无明、烦恼都要断了，断去你的贪、瞋、痴；把这个漏，这些个习气毛病没有了，这就是无漏了。远离世间：你要远离开世间憎爱二苦：这个世间人，以为爱是最好的一件事了，所以男女也相爱，父子也相爱，岂不知这个爱就是个苦啊！

说：「我知道爱别离苦，当然是苦了！」就没有别离，也是苦的。你讲这个爱，爱到极处，爱的反面就是憎了，就是憎恶。为什麽生出憎恶来？就因为这个爱。为什麽生出这个爱？也就因为这个憎恶。讲起这个父子、夫妇的道理，这都是前生的因，结今生的果。

有的夫妇间相敬如宾，非常的和睦，互相尊重，互相爱敬。在中国来讲，有所谓「举案齐眉」；怎麽叫「举案齐眉」呢？在中国古来有一对夫妇，这个太太给丈夫拿饭菜来的时候，都举到眉毛这儿，这麽恭敬，就好像敬佛一样。那麽这个做丈夫的，对太太也非常的尊重，这叫「相敬如宾」。两个人就像朋友似的，互相做朋友，没有一些个矫情啊、绮情啊、黏情啊，好像胶黏到一起了，没有那种情形。这夫妇间互相恭敬地，你对我也很恭敬，我对你也很恭敬，不是说尽做这一些个矫情，就是不理智，没有智慧的一种行为。

这个夫妇在前生若有缘，在今生就和气，非常的和睦，你对我也特别尊重，我对你也特别尊重，互相尊重。那麽这男方，就是做丈夫的，一定不做对不起太太的事情；做太太的，也绝对不做对不起丈夫的事情；这麽互相尊重，这是有缘。怎麽叫「有缘」呢？就是互相得到利益，你对我也帮助过，我对你也帮助过。那麽在今生做夫妇，也是互相照顾，太太有病了，这个丈夫赶快就给她找医生，赶快把太太的病医好了；丈夫若有了疲倦，这个太太也赶快想法子，安慰这个丈夫。这是互相有缘的。

有的就是有怨的，有怨的也会转成夫妇。什麽怨呢？就是仇恨的怨；就是在前生你对我不好，或者我对你不好，大家有一点怨恨，所以今生就做了夫妇，这叫一对怨偶。就你说什麽话，我听着也不对耳；我说了什麽话，你听着也不投机，这叫有怨。有怨，就变成了冤家；冤家，就一天到晚都吵架、打架。做丈夫的就打太太，太太就反抗，不是把这个丈夫的面给挠破了，再不就把身上哪个地方给抓破了，叫他出去见不得人。这互相一天到晚就是吵架，你说这是不是苦？

这就因为一个「爱」，然後就生出来个「憎」。这也叫爱到极点，就生出憎了。所以说「憎爱二苦」，这憎和爱，是同样的苦啊！不明白的人，一天到晚尽讲爱、爱，爱什麽啊？爱来爱去就死了！你说死了之後，还去爱谁去？因此你若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没有憎爱二苦；若不明白，就有憎爱二苦。我们修道要觉悟，觉悟就是明白，你明白这个境界，就不被这个境界所转；所以要远离世间憎爱二苦，也不憎，也不爱，这样子就是中道了。
K6更举劣机激责

如摩登伽宿为淫女，由神咒力，销其爱欲，法中今名性比丘尼。与罗目十侯母耶输陀罗，同悟宿因，知历世因，贪爱为苦。一念熏修无漏善故，或得出缠，或豪授记。如何自欺，尚留观听？

如摩登伽宿为淫女：好像现在这个摩登伽女，以前是个做妓女的。这个妓女，是淫欲心非常的重，非常的大。可是淫欲心虽然大，由神咒力，销其爱欲：由〈楞严咒〉这一种的力量，把她的爱欲给销了。现在我们知道念〈楞严咒〉的作用了吧？念〈楞严咒〉，就是要销去每一个人的爱欲。说：「那以後我不要念了！我不愿意消除我的爱欲，我愿意保留我的爱欲。」保留？那也就随便。你欢喜保留，也没有人勉强叫你不保留。可是这一种〈楞严咒〉，不单能销爱欲，而且还能增加你的神力，增加你的智慧，这一种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爱欲是一种苦，前边不讲「憎爱二苦」吗？你不要以为爱就是好的。你看，好像某一个人爱某一个人，爱不到，就总心心念念地，念兹在兹地，一天到晚，所谓吃饭也没有味了，睡也睡不着了，一天到晚就想追求对方，求所爱！结果也追求不到，不能得手。想来想去，也不停止，这岂不是苦呢？这爱是个苦啊！你不要以为爱是个好的东西。

法中今名性比丘尼：在佛法里边，现在摩登伽女的名字，就叫「性比丘尼」。怎麽叫「性比丘尼」？她明白自性了——因为佛一给她说法，她当时就证到三果阿罗汉上。本来初果、二果次第才证到三果，她没有经历，就初果、二果、三果一齐证了。她就因为看破了，把爱欲都看空了，所以就同时证果了。阿难还在一果这儿停留着呢！你看，他这个过去生中，五百世的太太证了三果，把他追过去了！

与罗睺母耶输陀罗：「罗睺罗」，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可是佛这个儿子很奇怪的，并不是由淫欲生出来的。那麽怎麽样生出来的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十七岁就结婚，虽然结婚，但是可没有男女夫妇这个问题。佛十九岁就出家了，出家前，罗睺罗的母亲耶输陀罗，还要和佛要儿子。那麽佛就用手指头这麽一指，指腹成孕——她这个肚子里就有小孩子了。说起来这是神话，实际上在佛经上都是这样说。你要追究究竟，说是他一指，怎麽就有孕了？这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罗睺罗」是梵语，翻译过来叫「覆障」。怎麽叫覆障呢？因为罗睺罗在他母亲肚子里面住了六年才生。为什麽？这也是宿世的因果。因为罗睺罗在前生，把老鼠的洞给堵上了六天，後来这只老鼠，又造出来另外一个洞出去了。所以他在母亲腹里没有出胎，住了六年才出生，这是他受把老鼠洞给堵上的果报，所以叫「覆障」。覆就是覆盖；障，就是业障；因为他有这个业障来盖着，所以六年才出生。这是佛的儿子，叫罗睺罗。

罗睺罗的母亲，叫「耶输陀罗」，翻译成中文叫「名称」，说她这个名字最好了，一般人都很称赞她，说她是在女子里边，一个最好的女子。

同悟宿因：「同悟」，就是摩登伽女也开悟，耶输陀罗比丘尼也开悟。悟什麽呢？「悟宿因」这「宿」，就是前生的因，知道前生是个做什麽的，得了宿命通。知历世因，贪爱为苦：知道不单前生，知道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的这种因果。这生生世世为什麽没有觉悟呢？就因为「贪爱」两个字。摩登伽在以前做过妓女，这个耶输陀罗大约爱欲心也重；所以佛修行已经要出家了，她还要和佛要儿子。你说这个爱心重不重啊？所以耶输陀罗比丘尼过去也是和普通的女人一样，有这个爱欲心。

一念熏修：在这一念回光的时候，就一念的觉悟、一念的明白了。一念回光熏修，前边讲熏习，怎麽叫「熏」？我们现在大家到这儿一起研究《楞严经》，这就叫熏修呢！「熏」，就好像用香的烟来熏；我们用什麽呢？用法的烟来熏。我们研究《楞严经》，熏来熏去，熏得每一个人都懂一点佛法了，这叫「熏修」。无漏善故：熏修什麽呢？熏修「无漏善」。要修这个无漏的法，不要再走生死的路。要回头，要转身熏修这无漏的善，这种善是究竟的善！

或得出缠：或者就得到出缠了。「缠」，也就是爱欲缠绕着，不得摆脱。现在我们听经的人，就单听这「出缠」两个字，若是有宿根的就应该开悟罗！应该觉悟：「哦，我现在怎麽还在这『缠』里边缠着呢？」应该就明白了。或蒙授记：或者蒙佛授记，说你於什麽时候就做佛。如何自欺，尚留观听：你现在为什麽还自己欺骗自己呢？你还留这一种的观、听，还着住到声尘、色尘，着住到相上。你为什麽还不把它去掉，而还留着呢？
G3大众领悟赞善谢益

阿难及诸大众，闻佛示诲，疑惑销除，心悟实相，身意轻安，得未曾有。重复悲泪，顶礼佛足，长跪合掌，而白佛言：无上大悲清净宝王，善开我心！能以如是种种因缘，方便提奖，引诸沈冥，出於苦海。

阿难及诸大众，闻佛示诲，疑惑销除：阿难和在法会的大众，听见佛所说的教诲，所指示的这种微妙的法门，以前有种种的疑惑，富楼那也有种种的疑惑，阿难也有疑惑，在会的大众也有疑惑，现在听佛说这样的教化，这种种疑惑都消除了、没有了！心悟实相：心也知道这「空不空如来藏」的道理，实相的理体也知道了。身意轻安：身也轻安，意也轻安。这个「轻安」的境界，是很不容易形容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喝一口水，是热的、冷的，你自己知道。

这个「轻安」的境界，在我们坐禅的人是最初的前方便，就是我们坐禅得到一点点好处，有一种很快乐的感觉，觉得身心流畅，心里也觉得非常的快乐，身上也觉得非常轻松。啊，得到轻安的境界，坐那个地方，腿也不痛了，腰也不痛了，脑里头也没有妄想了，也不知道这些个东西跑到什麽地方去了！得到很自在、很安详的境界，这叫「轻安」。

阿难、富楼那和在会大众，听见佛所说这样的妙法，佛又用佛光来加被在会的大众，令每一个人都得到最舒畅、最快乐的感觉。那种最快乐的感觉，你听经，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的感觉，听得觉着越听越高兴、越听心里越欢喜听：「哦，佛说的法，妙到极点罗！可惜我以前怎麽没有听经闻法啊？等到这麽晚，我才听见佛法！」自己生出无量无边的快感了！这都是轻安。因为当时这一切的大众，受佛这种三昧的加持，所以大众都得到身意轻安。得未曾有：啊，得着从来就没有过的这种快乐！

重复悲泪：这个阿难，大约没有旁的本事，就是哭的本事！还有的本事，就是多闻的本事。这多闻是第一个本领，拿手的功夫；这哭，大约是第二个本领，所以现在又哭了。阿难从一开始到现在，哭了五次！他这哭，真哭啊！不是假哭，真有眼泪流出来的。所以这不说吗？「重复悲泪」，阿难大约哭得很厉害，比那小孩子哭的声音大约不会小多少，或者比那小孩子声还会大些。顶礼佛足：一边哭，一边向佛叩头。我看见我有几个皈依弟子，也常常会有的时候就落泪了，这大约从阿难那儿学来的。哈哈！长跪合掌，而白佛言：两条腿跪下，长跪着合起掌来，对佛说了。

无上大悲清净宝王：没有再这麽高尚，没有再比这一种的慈悲心再大的「清净宝王」，这也就是尊敬佛的一个称呼。善开我心：用善巧方便来开导我。

能以如是种种因缘：能用种种的比喻、种种的因缘，方便提奖：很方便、很权巧的。这方便法门，就本来不是真的。好像释迦牟尼佛最初和二乘人，就谈这个「因缘」，破了自然的外道；现在到这儿，把这个「因缘」又不要了。为什麽？「因缘」是方便法，这方便不是究竟法，所以才叫方便法。「提奖」，提，就是提携；奖，就是奖励。或者说：「你写的字真不错，很有进步啊！你研读中文，大约很有成就的。」奖励几句话，这个学中文的人一听：「哦，我现在有了进步！好，我要再用点心！」这就更进一步。修道也是，说：「你坐禅，现在比以前坐得

好了！你以前妄想太多，现在没有以前那麽多了！我看你修行有点定力了！」这个人一听：「喔，我现在有一点定力了，再继续多一点！」就往前进。这就叫奖，奖励你。

引诸沈冥，出於苦海：「沈」，就是向下沈，就是堕落；「冥」，就是没有什麽知识的，冥顽不灵。因为我们这些个人都很堕落的，很没有什麽知识的，佛引我们出到这苦海外边。什麽叫「苦海」呢？就是「爱欲」这两个字。你记得吗？那就是个苦海啊！你不要认为它是乐园，那就是苦海！

现在阿难就是出了这个爱欲的淤泥了，出了这个苦海了，所以他自己觉得这回轻松得很多，不像以前那麽累赘了。他感激佛这种慈悲，所以就又哭起来了。可是这个哭，阿难当时哭可以，我们现在不要学这个哭。阿难是为法哭，我们现在哭，依我看不是为法哭，为什麽？为情爱哭；有的见不着男朋友也落泪，有的见不着女朋友也就悲痛起来了！这正是为陷到苦海里不能自拔而哭了！阿难现在是由苦海跑出来了，所以「出於苦海」。谁的力量呢？释迦牟尼佛把他提拔出来了。我们现在听到这经文，也应该自己回光返照一下，给自己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和阿难有什麽分别？

E3说三摩修法令从耳根一门深入（分二）
F1选根直入　F2道场加行　F1分三
G1阿难说喻求门得入　G2如来教示一门深入　G3大众承示开悟证入
G1分二
H1述领佛旨　H2喻屋求门
今H1

世尊！我今虽承如是法音，知如来藏妙觉明心遍十方界，含育如来十方国土，清净宝严妙觉王刹。如来复责，多闻无功，不逮修习。

世尊！我今虽承如是法音：阿难又叫一声：世尊！我阿难现在，虽然承蒙世尊像这样来开导我。知如来藏妙觉明心遍十方界，含育如来十方国土，清净宝严妙觉王刹：我现在明白这个如来藏妙觉明心是遍十方界，含育如来十方国土，清净庄严而宝贵的妙觉王刹；这种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妙觉王刹」，也就是佛的国土。

如来复责，多闻无功，不逮修习：如来又责怪我阿难，说是我记忆力再强，若不得无漏，也是没有什麽用处，也是不能得到这真实的、受用的修行的功夫。

H2喻屋求门

我今犹如旅泊之人，忽蒙天王赐与华屋。虽获大宅，要因门入。惟愿如来不舍大悲，示我在会诸蒙暗者，捐舍小乘，毕获如来无余涅盘，本发心路。令有学者，从何摄伏畴昔攀缘，得陀罗尼，入佛知见？

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在会一心，伫佛慈旨。

阿难说，我今犹如旅泊之人：我现在就好像一个旅行的人。「旅」，就是在没有水的陆上居住。在有水的地方居住，就叫「泊」。旅行的人，他是到处寄居旅馆里，没有一定居住的地方。忽蒙天王赐与华屋：忽然就得到或者国王、或者天王，赐给一个最美丽的屋子。在国家的国王、皇帝叫天子，所以这「天王」也就表示是一个大国的皇帝，这儿就比方佛。佛本来不只「天王」这个名词可以代表，不过阿难在这个地方是设一个比喻。「赐与华屋」，这「华屋」就是比喻如来藏性。

虽获大宅，要因门入：虽然得到这麽大一个住宅，可是这个房子太大了，好像宫殿一样的；「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没有门，就不能到这个房子里边，所以「要因门入」，屋子是得着了，一定要有一个门，才能进到这个屋子里边。这就表示这如来藏性虽然是明白了，可是还要有一个修行的法门，要得到修行的法门，然後才可以到如来藏性的里边。

惟愿如来不舍大悲：我阿难现在，惟独希望世尊您不要舍大悲。就是对我们在法会的和我阿难，用这个大悲心。「不舍大悲」，就是不要不用大悲心。示我在会诸蒙暗者：「蒙暗」，就是愚痴的，就是很不明白的，没有聪明的。在会所有没有证果、没有开悟的这些个人，都叫「诸蒙暗者」。佛您要用大悲心，开示我们在会这所有的人，捐舍小乘：在佛教里头有小乘、有大乘，现在暹逻、缅甸、锡兰和泰国，他们还仍然遵守小乘法去修习。佛最初是说的小乘法，有的弟子学了小乘法，就到其他的地方去，或者到其他的国家去弘扬佛法。等到佛最後说大乘法，他就没听过、见过，於是就说佛没有说大乘法，这个大乘是假的，完全是後人造出来的，他不承认大乘法。在这《楞严经》上，阿难亲口请示佛，要佛说出来一个方法，令他们捐舍小乘。本来他们修行小乘，现在把小乘法放下，回小乘的心，再向大乘的法去修行，这叫「回小向大」。

这也有一个道理。好像我在东北，对那些我所收的皈依弟子，我根本没有讲话，和他们很少很少讲话的。为什麽？因为在那时候，是在我家乡的地方，一般人都知道我的根底，人人都知道：「喔，这是白孝子！」因为我在没出家以前，就守孝来着。在我家乡那儿，给母亲守孝，一般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人，可以做得人的师表。因为这样子，一般人都知道我，见着我就相信。有的没有见着我，也知道我，好像就有这麽一个小小的名。

并且我在东北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很奇怪的样子。什麽奇怪样子呢？我在冬天不穿棉衣服。冬

天也是穿三层布，夏天也是穿这三层布，冬、夏都是这一套衣服，多少年尽穿这一套衣服，也没有换过。脚上不穿袜子，就穿罗汉鞋。在雪地里，就算不穿鞋、不穿袜子，走路也可以的，也冻不坏！因为这样子，一般人见着我，都争着、抢着来皈依。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一皈依，就是几十人。所以在我那座庙附近一百里地以内，每一个乡村都有我的皈依弟子；因为这样子，因此我很少讲话给他们听。我就是这一个样子，他们皈依我，拜师父，也就是拜这个样子。我到任何地方，就是打坐，很少讲话。这是我在东北，虽然我会讲经，但是很少讲的，很少说话的。而到了香港，就讲经说法，很少教人打坐的。

在香港那个地方，也没地方打坐，也没教人大悲千手千眼这个法；因为这种法非常重要，我不愿意向外传的。那麽现在，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法传给每一个门人。有香港来的弟子，你对他一讲，说我们在法师这儿学的什麽法。「没有，我们都没有学过！」这也就和小乘、大乘一样的道理。小乘他就说：「佛没有说大乘的法，那都不是佛讲的嘛！」好像现在我传给你们这个大悲法，你们若一讲，我香港的弟子说：「不是，师父都不会大悲法嘛！他怎麽会传呢？」他们以为我不会，以为我都不懂，怎麽会传呢？

所以有的人就相信小乘，说小乘对的；有的人就相信大乘，说大乘是对的。其实在佛法里头，没有一个对，没有一个不对，你修哪一个法，只要你专心去修行，都可以成佛的。不过小乘多数是方便法，大乘法是讲实相的法门，圆融无碍的道理，所以这不是小乘人所可明白的。

毕获如来无余涅盘：毕竟得到如来这个无余涅盘。罗汉都叫「有余涅盘」；佛，是无余涅盘。「无余」，就是再没有生死了，「无住究竟，二死永亡」，连二死都没有了，得到不生不灭的境界。本发心路：本来最初我们发心修行的那个道路，又可以说是本来我们那个常住真心，怎麽样讲都可以的！本来我们最初发菩提心那个道路，也就是我们究竟得到菩提的那种道路，所以这叫「本发心路」。

阿难请佛指示这个「无余涅盘本发心路」，这下手的功夫、修行的法门，也就是怎麽样去用功，才能得着入到如来藏性里边的门路。

令有学者，从何摄伏畴昔攀缘：令证初果、二果、三果这有学位的阿罗汉，怎麽样才能摄伏他的无明烦恼，怎麽样才能摄伏他这个「畴昔攀缘」，即怎麽样能把畴昔的攀缘心降伏了。「摄伏」，是降伏、收伏。「畴昔」，是往昔。得陀罗尼，入佛知见：「陀罗尼」是梵语，此云「总持」。怎麽样得到「总一切法，持无量义」这个法门？怎麽样才能得到佛知佛见──佛这种正知正见？

作是语已，五体投地：说完这话，就两手、两足加上头，这五体投地来向佛叩头。在会一心，伫佛慈旨：不单阿难是这个样子，在会的这一切众人，也都一心等着佛慈悲地来开示大家。

G2如来教示一门深入（分四）
H1分门以定二义　H2验证以释二疑　H3绾巾以示伦次　H4冥授以选本根
H1分二
I1标开妙修行路　I2教明二决定义
今I1

尔时世尊，哀愍会中缘觉声闻，於菩提心未自在者，及为当来佛灭度後，末法众生发菩提心，开无上乘妙修行路。

尔时世尊，哀愍会中缘觉声闻：当尔之时，佛就很哀怜悯念这会中一切的大众。大众，有缘觉、声闻。於菩提心未自在者：这些在这个菩提心没有得到觉悟的。「未自在」，就是在菩提心没有得到自在，就是没有开悟。及为当来佛灭度後：不单为当时在会的大众说这个法门，也是为当来；「当来」，是什麽时候呢？就佛入涅盘之後。末法众生发菩提心：「末法众生」，就是你、我现在的众生。你不要以为佛没有直接对我们讲经说法；现在也就等於佛对我们直接讲经说法一样的。在当时，佛已经就知道末法众生是难调难服，不容易教化，所以在楞严法会上，就讲出这种「妙修行路」法门来，令我们现在的人修行容易成功。佛也要令我们现在这一些个末法众生发菩提心，所以开无上乘妙修行路：开示这最上的一乘，这一种微妙的修行法门、用功的方法。这个最上一乘，也就是《法华经》上所说的「大白牛车」。

佛住世的时候，叫「正法时代」，这正法一千年。佛灭度後，过了正法一千年的时候，就是「像法时代」，也是一千年。正法的时代，人是「禅定坚固」，人都修行，参禅打坐而开悟；像法时代，人就「塔庙坚固」，就尽造塔、造庙，造很多大庙。像法一千年，那时候人就不修行了，不是禅定坚固，而是造庙，做功德，求福报。在佛住世的时候，人是求智慧的；像法时代，人就舍本逐末了！舍本，就不修根本的法，跑到末梢上了！好像那树，根本他不顾了，跑到树的末梢上去。所以像法时代，禅定就不坚固了，而是塔庙坚固。

过了像法时代，现在是末法时代了，禅定也不坚固了，塔庙也不坚固了。什麽坚固？斗争坚固。现在到处人与人斗争，家与家也斗争，国与国也斗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在斗争之中。尤其某某党，斗争得更厉害，一天到晚都要斗争的，惟恐天下不乱，愿意把每一个地方都叫它不太平。这就是末法时代众生的业报，才出现这麽多坏的事情！

所以想要这个坏事情好，我们一定要做好事！我们现在在佛教讲堂这儿，这就是「禅定坚固」，也是「讲说坚固」。我们又坐禅、又讲经，这也是末法中的正法时代，我们在这末法里头行

持正法的法。末法本来没有人打坐，没有人来听经；你就拿个比较：中国人过去很多有诚心的，现在中国人，你看，很少有诚心的！现在西方人，大约应该走到正法时代了，所以有很多人欢喜打坐的。可是这要真真实实去做，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的，一定要脚踏实地认真去用功，才能有相应的。

我们现在听见《楞严经》，这也就是末法时代的正法时代。我们现在也就是行持正法呢！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勇猛精进！我这个并不是像前面讲的「提奖」，来奖励你们，令你们用功。其实你们修行开悟，是给你们自己开悟，不是给我开悟的，我现在不过指示你们一条路！

I2教明二决定义（分二）
J1宣示总徵　J2分判二义
今J1

宣示阿难，及诸大众：汝等决定发菩提心，於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疲倦，应当先明，发觉初心二决定义。云何初心二义决定？

宣示阿难，及诸大众：佛也宣示给阿难「及诸大众」，这「大众」就包括富楼那和一切大菩萨、大阿罗汉都在内。汝等决定发菩提心，於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疲倦：你们现在决定发这觉悟的心，对佛法里边这个妙定不要生疲倦，不要生懒惰了！不要学懒虫，一天到晚挂着睡觉，也不用功！不生疲倦，就是不怕辛苦；打坐我就打坐，研究经典就研究经典，一天到晚打起精神来学习佛法，来用功修行！

「三摩地」，又叫三昧、又叫正定、又叫正受，英文叫Samadhi；这加上一个「妙」字，这种三摩地就是不可思议的一种三摩地，也就是楞严的三摩地。这「三摩、三摩地、三摩提、三昧」都是一个意思，这不过梵语翻译到中文，没有决定这个词语，所以有的时候就多少有些出入。有的地方说「三昧」，有的地方说「三摩」，有的地方说「三摩地」，有的地方说「三摩提」；这音都差不多的，这是音译的问题，相差这麽少少。

应当先明，发觉初心二决定义：你应该首先要明白：发菩提心的最初这个心有两种决定的义理，你要把它弄清楚了。「发觉」，就是发菩提心。

云何初心：怎麽叫初发菩提心的二决定义：两个应该选择决定的道理呢？你应该知道哪一个意思、道理是对的？哪一个道理是不对的？应该要知道。

J2分判二义（分二）
K1决定以因同果澄浊入涅盘义　K2决定从根解结脱缠入圆通义　K1分三
L1令审观因果　L2示所除五浊　L3明伏断证极
今L1
阿难！
第一义者，汝等若欲捐舍声闻，修菩萨乘，入佛知见。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与果地觉，为同为异？

阿难！若於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灭，无有是处！以是义故，汝当照明，诸器世间，可作之法，皆从变灭。阿难！汝观世间，可作之法，谁为不坏？然终不闻烂坏虚空。何以故？空非可作，由是始终无坏灭故。

现在讲到「果地」了！（众笑──有皈依弟子名果地。）

阿难！第一义者：第一个道理、第一个意思。汝等若欲捐舍声闻：你们现在这一些个声闻，若想要舍了这个小乘；声闻就是小乘，这「声闻」就包括「缘觉」在里头，这二乘法。修菩萨乘，入佛知见：而修行菩萨乘，往最上的那个一乘，得到佛的知见。应当审观因地发心：应当仔细观察观察，在最初这个因地发的是什麽心？与果地觉，为同为异：这个因地心与得到的果地觉，是不是一样？是一样、或者不一样？什麽叫「果地」呢？果地，就是菩萨的境界，若加上个觉，就是觉悟了。

阿难哪！若於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你若在最初发心那个因地的时候，以你第六的意识那种生灭心，为你修行的基础。「生灭心」，就是第六意识。而求佛乘不生不灭，无有是处：而想要成佛，想得到不生不灭的涅盘四德──常、乐、我、净这种的境界，这是得不到的！

以是义故：以前边所说的道理，你不能用生灭心来求佛道。汝当照明：你现在应该用你的智慧来观照明了，诸器世间，可作之法，皆从变灭：「器世间」，就是所有山河大地、房廊屋舍，这个都叫依报。你看看这个器世间，所有这一些个有形有相的可作之法，都会变，都会灭。

阿难！汝观世间，可作之法，谁为不坏：阿难哪！你再看一看这个世间一切的事，可作之法都是会变灭的，有哪一个是不坏的？「可作之法」，是有为法、有相的法。

然终不闻烂坏虚空：前边佛问什麽是不坏的？这所有可造作出来有形有相的东西，都是会坏的。无论是山、河、海，都会改变的，这是有相之法。可是始终你也没有听见过这个虚空什麽时候烂了，什麽时候坏了。你看这个虚空有什麽时候坏过啊？何以故：为什麽虚空不坏？什麽缘故呢？空非可作：因为虚空不是可以用人力造作出来的。虚空是本来什麽也没有的，这才叫虚空；你若能造出来东西，就不是虚空了。因为它本来什麽也没有，所以它就没有一个坏和不坏，也没有烂，也没有坏。由是始终无坏灭故：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从始至终这虚空都不会毁灭

的，始终都是存在的。
L2示所除五浊（分三）
M1克示浊体　M2总喻浊相　M3别列浊名
今M1

则汝身中，坚相为地，润湿为水，煖触为火，动摇为风。由此四缠，分汝湛圆妙觉明心，为视为听为觉为察。从始入终，五叠浑浊。

则汝身中：「则」，当「就」字讲，就你身中的四大来讲。「四大」都是什麽呢？坚相为地：这坚固的，就是属於地大。什麽属於坚固的呢？就是皮、肉、筋骨。你的骨头就很硬的，肉虽然是软的，这属於暄土（浮土）；骨头，就是实在的土。润湿为水：「润湿」，就是津液、精血，这都属於水大。津液，口里有口水，眼睛有眼水，身上有一种精血、津液，这都属於水大的。煖触为火：「煖」，就是燥热和温暖，这属於火大。它这种功能，是令你这个身体总有一股热气，这属於火大。动摇为风：这摇动、运转、呼吸，都属於风大。

由此四缠：地、水、火、风这四大互相结集到一起，互相勾结，你和我就拉拢关系，我和你也办一些个外交的手续。於是，这四大就合成一个，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干什麽呢？喔，这也就成了一觉了！什麽觉呢？身子的觉（挡）。挡什麽呢？挡你本有的佛性。它在这儿一挡着，生出来一个觉，你这佛性就没法子现出来了。这依真起妄，依这个真上生出来一种妄，这四大就缠缚不脱，互相来缠绕着。

分汝湛圆妙觉明心：「分」，分开。「湛圆」，也就是说如来藏性。把你那个湛圆的如来藏性，那种真性菩提就给分开了。分开什麽呢？妙觉明心。你妙觉明心这个「真心」分开，有的就跑到眼睛那儿去，为视：就是见──视觉，视精。为听：有的就跑到耳朵那儿去，就变了听──听觉，听的这种精。为觉：有的就跑到身子那儿去，就变了觉。为察：有的就跑到意念那儿去，就变了察。这就是「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本来就是如来藏性那个真性的菩提，可是分到六根门头去了，在眼睛就叫「视」，在耳朵就叫「听」，在身子上就叫「觉」，在意念里边就叫「察」。

从始入终：从开始到终了，由地、水、火、风这四种，又变化出来五叠浑浊：有五种的浑浊，也就成了五浊恶世那个「五浊」了。
M2总喻浊相

云何为浊？阿难！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伦，本质留碍。二体法尔，性不相循。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於净水，土失留碍，水亡清洁，容貌汩然，名之为浊。汝浊五重，亦复如是。

云何为浊：什麽叫「浊」呢？这五浊的意思，我现在把「浊」字先给你讲一讲。阿难！譬如清水，清洁本然：比方说清水。清水它的本体，是清洁本然那个样子的，一点也没有染污。即彼尘土灰沙之伦，本质留碍：这水，它是清洁的。拿尘土来讲，那个尘土有灰，又有沙。「伦」，就是类。有同类的，即不是灰，就是沙；不是沙，就是灰；和这灰、沙同类的东西，「本质留碍」，土的本体是留碍的。「留碍」，就是不通的。「质」，就是个「体」。

二体法尔：什麽「二体」呢？就是这个水、土。水和土这两个体相法尔，就是法尔现成的，它们本来就是这样子。什麽样子？水就是清洁的，土就是留碍的，没有掺杂在一起，没有混合在一起，这叫「二体法尔」。性不相循：这两种的性不一样、不顺的，水也不会跟着土跑，土也不会跟着水去行。互不相循，你也不会顺着我，我也不会跟着你，这两个是不相同的。

有世间人：可是在这时候，就有一个世间人。这世间人就什麽人呢？就是这个凡夫俗子，没有修道的人，是个愚痴人。他没有事情，要找一点事情来干；没有工作，要找一点工作来做，这叫「无事找事做」。根本没有事情，他要找什麽事情做呢？取彼土尘：他把那个地方的土，拿来一部份。究竟多少？这没有数量的，你可以说多，可以说少。他若用一碗水，就拿一把土就够了；若用一缸水，就要担一担土；他若造一个大水池，那要用一吨土才可以。所以这没有一定的，不要执着说一定多少水、多少土和到一起，这才算浊了。没有的！这可多、可少、可大、可小。「无大无小无内外，自修自了自安排」，这也是这样子，随他安排去！他用多少就是多少。投於净水：他拿来一些土，放到水里了。你说怎麽样啊？这回就发生了化学作用。这也是化学！

发生了什麽化学作用呢？土失留碍：土见着水，也就稀了，也就不那麽硬了。这土本来属地大，它是坚硬的，现在见着水了，它也软了。水亡清洁：可是土虽然变了质，由硬变成软了，这个水也不是水本来的样子了！水本来的样子是清洁的，现在你说怎麽样？变成浑浊了，看不清楚了。

容貌汩然，名之为浊：这回这个样子，混混沌沌的，看着那个水也不是水，也不是土了，发生一种化学作用。这化学，都是由这里头发明出来的，你不要以为有什麽特别。起了化学作用了，就因为它「汩然」，就是看不清楚那个样子，所以「容貌汩然」。这个「容貌」，不是人的容貌，你不要误会了！这就是那个水和土本来的容貌，和到一起生了化学作用，就变成一种浑浊的汁了。这个形貌浑浊的东西，就起名就叫「浊」。

汝浊五重，亦复如是：在你这个地、水、火、风里变化出来这五重的浊，也就像水和土和到一起，失去本来的质地，是一个样的。

M3别列浊名

（劫浊）

阿难！汝见虚空遍十方界，空见不分，有空无体，有见无觉，相织妄成，是第一重，名为劫浊。

前文说「世间人」，就是所有一切愚痴的众生。阿难！你要知道这愚痴的众生，汝见虚空遍十方界，空见不分：你看见这虚空了吗？这虚空是遍满十方界的，可是你能分开哪是你的「见」？哪是虚空吗？你的见和虚空有一个边际吗？有没有一个分别呢？这就表示见性和虚空是一样的，虽然看得见，但是根本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体相。见也就是虚空，虚空也就是等於见，所以没有分别。

空见没有分别，有空无体：空，它没有一个体相的。说虚空就是它的体，你把它的体拿来看看？拿不来的！所以还是什麽都没有，这是虚空无体。那麽这个见在虚空里头，见和虚空不会发生斗争的。有了见，不会就把虚空赶走了；不会说这个世界、这个空的地方，是我这见要占领的，你这空应该走的。它们也不发生冲突，也没有斗争。末法时代虽然斗争坚固，但是见和虚空并不斗争的。有见无觉：这个见，它自己并没有个觉。你能看见这个「见」自己并没有什麽感觉，感觉是在人这儿有，并不是「见」有了感觉。

在这样情形之下，虚空也没有体，见也没有知觉。可是相织妄成：虚空和见两个相织起来，就好像经纬线，一经一纬，互相组织起来了。所以见和虚空，就生了一种联合，团结起来了。见和虚空团结起来，这叫什麽呢？是第一重，名为劫浊：这是第一重的浊，它的名字就叫「劫浊」，这个劫也就是这麽样子来的。

所以我们世间众生，就是没有事找事情做，硬要把土、水和到一起成泥；现在又把虚空和自己的见和到一起了，所以就变成一个「劫浊」。「劫」，是梵语，具足叫「劫波」，中文叫「时分」，就是一个时候的分别、分段，分开来一个时候、一个时候的。这个「劫浊」是第一重最邋遢、最不洁净的东西。由什麽造成的呢？就是由我们的见和虚空互相组织起来，生出这一种妄。

（见浊）

汝身现抟四大为体，见闻觉知，壅令留碍；水火风土，旋令觉知相织妄成；是第二重，名为见浊。

前一个，本来这个见和虚空变成一个劫浊，这个地方又变成「见浊」了。

汝身现抟四大为体，见闻觉知，壅令留碍：现在因为四大团结（团聚）在一起，成了你的身体，就有了见、闻、觉、知这四种的感觉，所以就令四大也都生了一种留碍的性质了。你在自己这儿就得不到解脱了。

水火风土，旋令觉知相织妄成：「旋」，就是回来。这「见、闻、觉、知」和「水、火、风、土」来回来回地，这麽令它有一种妄觉妄知。在这期间，因为妄觉妄知互相又组织起来，就成了一种妄。什麽妄呢？就是这种妄浊。这就是第二重，名为见浊：这是第二重浊的道理，就起个名字叫「见浊」。

在前边（卷三）我讲「五浊」的意思，和这个完全不相同。那个「五浊恶世」，是外边世界的；这个「五浊」，就跑到自己身上来了。你说，越跑越近了！其实怎麽样啊？你因为内里边有五浊，外边才有五浊。你若内里边、身上没有五浊，外边那个五浊也都消灭了。所以这世间的五浊，也由每一个人的身这种妄性造成的。

（烦恼浊）

又汝心中忆识诵习，性发知见，容现六尘；离尘无相，离觉无性，相织妄成；是第三重，名烦恼浊。

又汝心中：在你的心里边，忆识诵习：「忆识」，你这个记忆和你这种分别心。「诵习」，你读诵经典，或者读诵世间的文字。性发知见：在你这个「忆识诵习」里边，这个性就会发生出来一种知见。你本来不知道的，又可以知道；本来你不明白的，又可以明白。在书上所得的这种知识，是世间的文字、世间的知识，并不是究竟真正由你自性里发生出来的。所以就容现六尘：因为你有了知识，所以也就有了六尘。什麽叫「六尘」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的境界也发现了，也就是在你的知识里边，就包容着六尘的情形。

离尘无相：你若离开六尘这一切的尘劳，它就没有一个体相。离觉无性：离开你这种感觉，尘也就没有一个体性。在这个期间，就相织妄成：互相组织起来，这个妄也就成了。若没有组织起来，就没有一个妄；因为两种一组织起来，这里就有妄了。好像老子所说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有了真，就有假了；有了假，就有真。若没有真，也没有假；真假是对待的，无假亦无真。所以这两个组织起来，就变成妄了，在这儿依真起妄了，是第三重，名烦恼浊：这是第三重的浊，它的名字就叫「烦恼浊」。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大道废，大道没有了，才讲仁义呢！若有大道存在的时候，根本仁义就不成立的；人人都行道，你何必又讲仁、讲义呢？你仁，又对於谁仁？义，对於谁去义？人人都修道，人人都是克己复礼的，人人都明白，不令旁人生烦恼，人人都知道爱惜自己，也爱惜一切人，也就没有仁义可讲了，所以才叫「大道废，有仁义」。大道若没有了，才有仁义呢！若有大道的时候，就不须要仁义的，那个仁义是多余的。

「智慧出，有大伪」，这个世界怎麽有奸人呢？怎麽有伪君子呢？怎麽有假的、欺骗人的人呢？若人人都没有大智慧，都是普通的人，也没有人做假的事。就因为这个人有智慧，他看见这一般人都愚痴：「喔，他们愚痴，我用一个手段，可以欺骗他们，他们不认识！」这就有假了。伪，就是虚伪，就是假的了。那个有智慧的人出来了，就有假的了。若没有有智慧的人，大家都平等的，你也这样子，我也这样子；你也不欺骗我，我也不欺骗你。可是因为你的智慧比我高了，你看见我很愚痴的，你做一点事情，我不认识、不明白你这个手段，所以这个大伪也就出来了。

「六亲不和，有孝慈」，家庭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若是都行这五伦的道，也显不出来哪个是父慈，哪个是子孝。或者父亲不慈，子尽孝，这才显出孝；或者子不孝，父亲尽慈，这也显出慈来了。所以说六亲不和，家庭里头吵吵闹闹不和气，才显出孝、慈来了。

「国家昏乱，有忠臣」，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你说哪个是忠臣，哪个是奸臣？大家都是做官的，奸臣头上也没有挂个招牌，忠臣头上也没有人给他送一块匾，所以没有什麽分别。等到国家混乱的时候，就知道了：「喔，某某人对国家有功劳！」好像中国的岳武穆，为什麽到现在一般人提起「岳飞」，都对他抱一种同情心，认为他是一个大忠臣？就因为在那个乱的时候，他能同仇敌忾，把敌人打退了；所以一般人都欢迎他，就是这个道理！

「浊」也是这样子，若是单单一个，它不会成浊的。或者单单一真法界（如来藏性），或者单单虚空，它不会发生浊的。这就因为大家互相联合起来结成党了，这就有了假的了。由这一点证明，每一件事都有真、有假的。那麽在如来藏里边的真心，依真就起妄了。也就好像我们人，本来是一个真的人，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个影子，那个影子就是依真起妄，就是表示我们的无明。由这个无明，就发生种种的问题来。

（众生浊）

又汝朝夕生灭不停，知见每欲留於世间，业运每常迁於国土，相织妄成，是第四重，名众生浊。

佛说：阿难！又汝朝夕生灭不停：「朝」，就是早晨；「夕」，就是晚间。你从早晨到晚间这个念头生了又灭，灭了又生，生灭不能停止。知见每欲留於世间：你这种的知见。你的知见，就是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每欲」，常常想这样子，每每想这样子，想什麽样子呢？留於世间。你想长生不老，你想常住在世，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死。业运每常迁於国土：「业」，就是你所造的业。「运」，就是来回流转。你这个业报的身，就由这个国土搬到那一个国土去，由那一个国土又转到另一个国土去，互相迁移、互相流转。相织妄成：你这种生灭不停的知见和业果相织，就成了一种妄业。这种妄业，是第四重，名众生浊：因为你心里的念头生灭生灭，这也就好像众生生灭不停，所以这叫「众生浊」；这是第四重的浊。

（命浊）

汝等见闻元无异性，众尘隔越，无状异生；性中相知，用中相背，同异失准，相织妄成；是第五重，名为命浊。

汝等见闻元无异性：你阿难和一切没有得到无漏的这一些个人，你们的所见所闻本来没有两样的，见的闻的都是相同的。众尘隔越，无状异生：可是因为有了尘就隔离开了，也无缘无故就生出两样来了！「隔越」，就不同了。

性中相知：在见闻的性中，就按那个「性」来讲，它们互相知道。「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在这一精明的时候就相同，本来没有两样；分成六和合就不同了。虽然不同，这本性──这精明之性是相知的。用中相背：分成六和合，这种「用」，就互相不同了，互相违背了。怎麽互相违背呢？眼睛就是见东西的，它不能听；耳朵是听声音的，它不能见；鼻子是闻香味的，它也不能听、也不能见；舌头是嚐滋味的，它也是不能听、不能见，也不能闻香味。分成六和合後，它们的用途互相不同，不同，就相背了，这叫「用中相背」。

同异失准，相织妄成；是第五重，名为命浊：这个「同」和「不同」，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定的；因为没有一定，所以就失去准确性了。这互相组织起来，又成了一种妄性，造了一种妄业，这就是第五重的浊，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命浊」。「失准」，就没有一定的目标，没有一定的标准。

L3明伏断证极（分三）

M1决择取舍　M2法喻伏断　M3结证极果

今M1

阿难！汝今欲令见闻觉知，远契如来常乐我净，应当先择死生根本，依不生灭圆湛性成。

阿难！汝今欲令见闻觉知：阿难！你现在是不是想要使令这个见、闻、觉、知、嗅、嚐，远契

如来常乐我净：「契」，就是契合。本来「见、闻、觉、知」是随着虚妄的因缘而有的，现在你想令见、闻、嗅、嚐、觉、知这种的知觉性还回来，再契合如来藏性这种常、乐、我、净的功能。「常」，就是恒常不变；「乐」，就是非常快乐；「我」，这是个真我；「净」，是清净，这是涅盘四德。

你想要契合这个如来藏性，回来和如来藏性合到一起，应当先择死生根本：你应该先要选择这死生的根本。什麽是死生的根本？这你要明白清楚。依不生灭圆湛性成：你依照这种的不生灭性，那种又圆融、又清净而湛然的性，才能修得成，才能合如来藏性。「圆湛性成」，前边是「湛圆」，这是「圆湛」。

M2法喻伏断（分二）

N1法说　N2喻明

今N1

以湛旋其虚妄灭生，伏还元觉；得元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然後圆成果地修证。

以湛旋其虚妄灭生：你应该用这种圆湛、湛圆的如来藏性，把这虚妄的心旋回来，不要有虚妄生灭，不要用生灭心去用功。伏还元觉：你把无明烦恼降伏了，还到你本来觉悟的这种程度上。得元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得到你本来那种光明而觉照的功能，那种没有生、没有灭的性能，作为你因地修行的一个心；因地修行的心，就是你一开始修行的心。不要用你那个生灭性、生灭心来用功，要用圆湛、不生灭的这种性，用你本来的这种元明觉性、无生无灭的这种心来用功。

然後圆成果地修证：你用这个不生不灭的因地心来修，圆成你果地的修证；就是成了佛、成了菩萨，这都叫「果地修证」。你用功修行，你明白真正的原理了，自然很快就可以修到证果了。

N2喻明

如澄浊水，贮於静器，静深不动，沙土自沈，清水现前，名为初伏客尘烦恼。去泥纯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

如澄浊水：在因地心修证的时候，有一个比喻，比喻什麽呢？就好像澄清这浊水。前边所讲的清水投尘土进去，就变成浑浊之相，容貌就汩然；汩然，就是看不清楚那个样子。看得浑浑沌沌的，什麽也看不见；那麽现在就好像把这浑沌的浊水澄清了它。

浑沌浊水，就比方什麽呢？前文不说「有世间人，取彼尘土，投於净水」？土就失去留碍的性能，水就失去清洁的相貌，所以它就容貌汩然，看不清了！这就表示：众生在这如来藏性里边，有四大、五浊混合起来，就生出无明烦恼，依真起妄，依着这个真的，就生出一个妄来。这个妄并不是真，真就不是妄。

我不讲过吗？这个「真」，就比方我们人的身体；这个「妄」，就是身体的影子。那影子是不是真的呢？不是！因为有光明照出个影子。这影子是什麽？就是无明。那无明是不是真的呢？不是！它也是在这个真的上，生出这麽一个虚妄的东西。可是因为这一个虚妄，就把种种的虚妄都生出来了，就好像水和泥和到一起，就不清楚了。本来是一个清洁的，因为土和水和到一起，发生化学的作用了，生了一种混合的样子，就不清楚了！现在修因地心，就好像什麽呢？好像把这混浊的水又澄清了。

贮於静器，静深不动：「贮」，就是储存。「器」，是器皿。贮於静器，就是把浊水装到一个不动的东西里边。这不动的东西是什麽呢？你现在坐禅，这就是一个静器，你在这儿澄清浊水；我们现在打坐参禅，这就是澄清这个浊水呢！澄清浊水，坐这儿也不动弹，修定力；你有定力了，就把这清净的定水存到你自性里边。你的身体就好像一个静器，你静到极点，也不要动；不是说腿痛了，也就换一换腿；腰痛了，我往後躺一躺。好像果前这麽样，有的时候腿这麽伸开，总觉得这麽样就自在了！这叫不肯吃苦。吃不了苦，总拿了很多pillow（枕垫）垫着腿。美国人讲享受，这是没有脱去美国人的本色！美国人讲享受，住好房子，一切一切都讲享受；所以差不离的再穷的家庭也要有一个Television（电视机），大家来看电视。这都是讲享受，所以就没有谈到「静深不动」了！这个「静深不动」，是不怕苦、不怕难，什麽都不怕的；我的腿痛一点，这不算一回什麽事！

沙土自沈：「沙土」，也就是自性中的烦恼。那烦恼自然就沈下去，变成沙底了，向下沈了。清水现前：沙土沈下去了，清水就现前了。你无明烦恼没有了，你自性的光明也就现出来了。你定水现前了，就生出一种定力来了。生出一种定力，这有一个名字，叫什麽呢？就是名为初伏客尘烦恼：「初」，就是最初，就是一开始；「伏」，就是降伏。降伏什麽呢？客尘烦恼。客尘，前边不讲过？说这个「尘」，就好像住店的客人。那开店的主人不会走的，住客终究是走的。这个「客尘烦恼」，就是无明烦恼。为什麽叫「客尘」呢？它都不是真的，它是依真起妄，依照真性菩提生出这麽一种妄念来。所以生出无明烦恼，这叫「客尘烦恼」，它不是自己家里的东西，是从外边来的。言其这种尘、这种无明烦恼都是假的，不是自己真性里生出来的；因为它没有根，所以并不是真的。

前边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是「贮於静器，静深不动」，这泥沙就下沈，清水现前了。可是沙和土虽然自沈了，清水也现前了，你还要把泥拿出去，把水装到另一个乾净的器皿里头，不要沙土，倒了它，这才叫永断根本的无明。你如果留着，说我这个水清了，底下的沙泥留着它，随

它存在，不管它了。几时一摇动的时候，泥土又浮上来了；浮上来了，这表示又生无明烦恼了。

去泥纯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你现在不要泥，把沙土拿出去，这叫「纯水」，就剩清水了。这个名字，就叫「永断根本无明」——永远断除根本无明了。你把土和水和到一起就浑了；浑了，要澄清，就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再把泥搬出去，这费了很多功夫，然後才到纯真澄清的这种景象。纯真，就没有沙土了，到这清净、清洁的水，这叫「永断根本无明」。这根本的无明，就是生相的无明，这不容易断的，你不要以为就只有把泥去了，这麽简单的。在等觉菩萨还有一分生相无明，一分是很少很少的、很微细的。根本无明又叫生相无明；「生」，就是众生；「相」，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相」。你最後若是断了这一分的生相无明，就成佛了！

M3结证极果

明相精纯，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盘清净妙德。

明相精纯：你把泥土去尽了，这种清净而澄清的「明相」，就是妄无不尽、真无不存；妄都没有了，完全是真的了。这是到那个究竟的极果，也就是成佛了。在这个时候，这由光明中所显现出来一种的明相「精纯」，一点无明烦恼都没有了。一切变现不为烦恼：在这个时候，无论再有什麽变现，这都不是烦恼了。这个时候，不是说「烦恼即菩提」，这时候根本就没有烦恼了！因为永断根本无明，把无明都断了，你自然就没有烦恼了。皆合涅盘清净妙德：这所有一切都是与涅盘不生不灭这种的道理相合，这「清净妙德」是清净无染的，没有染污的这种微妙功德。

K2决定从根解结脱缠入圆通义（分二）

L1教从根以解结　L2示脱缠入圆通　L1分五

M1决发增上胜心　M2法喻当知结处　M3确实指根是结

M4备显六根功德　M5教其悟圆入一

今M1

第二义者，汝等必欲发菩提心，於菩萨乘生大勇猛，决定弃捐诸有为相。

第二义者：第一个决定义已经说给你们各位听了。第二个决定义是什麽呢？汝等必欲发菩提心：你们在座的声闻、缘觉这些个有学的人，你们必定要发回小向大的菩提心、发觉悟的心。於菩萨乘生大勇猛：你发菩提心，要行菩萨道；要行菩萨道，就要在菩萨乘上。菩萨乘，就是大乘；发大乘菩萨心。要怎麽样呢？「生大勇猛」，不要忽进忽退，不要向前走两步，向後退三步，必须要生出最大的，再没有那麽大的勇猛。「勇」，就是勇敢，有勇气；有勇气，就向前去争取最後的胜利。什麽叫「猛」呢？好像老虎，中国人都叫牠叫猛虎，因为牠往前一扑，这个力量最大不过的，你什麽力量也挡不住牠；这是「猛」，非常勇猛的。古来大将，战无不胜，百战百胜，好像楚霸王也就是个「猛」。勇将又叫猛将，是最勇猛了；他也不怕死，也不怕种种困难，敌人怎麽样强盛，他也不怕的，这就叫勇猛。

决定弃捐诸有为相：「决定」，不要犹疑。「弃」，舍弃；「捐」，不要了。不要想修大乘，又舍不了小乘。好像阿难想要发大乘菩萨心，又舍不得这个因缘法，说：「佛说的因缘法，是不错嘛！怎麽现在佛又不要因缘法了？又叫我们不要修这个因缘法？」他还舍不得。想要修大乘法，又舍不得小乘的道理，这就没能决定！你有犹疑心，忽进忽退，犹疑未决，没能决定。好像人做一件什麽事，「我决定了！」我决定要做这件事，就要做去，不要一个人踩着两只船。中国有这麽一句话，说「一个人脚踏两条船，又要往江北，又要去江南」，两只脚踩在两条船上，这只脚想到江北去，那只脚就想到江南去。你说是到江北？江南？一个人上了两条船上，一只脚踩着一条船，这就是犹疑未决，没有决定！

现在讲要决定，决定捐弃什麽呢？「诸有为相」，弃捐诸有为法；这儿指小乘法是有为法。什麽叫「有为」呢？就是有所作为，就是有形有相的。凡有形相的，都是有为法。有为法因为有形相，终究会变坏的，所以这有为是会坏的；而无为法是无形无相的，永远都不会变坏。前边经上不讲？你看虚空什麽时候烂过、坏过？没有坏过，也没有烂过。为什麽它不坏不烂呢？就因为它无相，无相可循。所以经上常常举出虚空来做比喻，虚空就代表如来藏性；比喻如来藏性就是虚空，虚空也就是如来藏性。

M2法喻当知结处

应当审详烦恼根本，此无始来发业润生，谁作谁受？阿难！汝修菩提，若不审观烦恼根本，则不能知虚妄根尘，何处颠倒。处尚不知，云何降伏，取如来位？

阿难！汝观世间解结之人，不见所结，云何知解？不闻虚空被汝嚲裂，何以故？空无形相，无结解故。

应当审详烦恼根本：阿难！你应当审查，详详细细地知道什麽是烦恼的根本，这你应该要知道；那麽我们现在这些人也应该要知道什麽是烦恼的根本，烦恼的根本在什麽地方。此无始来：这烦恼的根本，从无始劫到现在，发业润生：「发业」，也就是造业。「润生」，也就是托生，托生去。由今生托生到来生，今生不能终了，又还有来生，这叫「润生」。谁作谁受：这都是谁造业、谁受报？哪一个造的业、哪一个受的报？

阿难！汝修菩提：你修菩提觉道，你修大乘菩萨法。若不审观烦恼根本：你如果不审查观照，而知道这烦恼的根本。则不能知虚妄根尘，何处颠倒：你就不能知道四大、六根、六尘、五蕴

这种种的虚妄，什麽地方是颠倒，什麽地方就不是颠倒？处尚不知，云何降伏：你这颠倒从什麽地方来的？它的根本在什麽地方？你都还不知道，你怎麽能就把这颠倒、无明烦恼降伏了呢？根本就不可能降伏。取如来位：你既然不能降伏，又怎麽能取得如来的果位呢？又怎麽能得到如来妙觉的极果呢？这是不能够的。你想要得到如来这妙觉的极果，一定要知道烦恼从什麽地方来的！

阿难：释迦牟尼佛又叫了一声：阿难哪！汝观世间解结之人：你看一看这世间上的解结之人。什麽叫「解结之人」？就好像一条绳子结成很多疙瘩的结扣，想要把这些结扣解开，这叫「解结」。上边这个「解」，就是把它解开；下边这个「结」，就是那个疙瘩。这一条绳结成一个扣，这叫「结」，中国的俗话叫疙瘩。想要解扣这个人，不见所结，云何知解：不见这个扣——这个疙瘩。你怎麽知道可以解它呢？你连疙瘩都没有见着，怎麽知道解呢？这也就是前文所说，你若知道什麽地方生出的颠倒，你知道这颠倒了，才能除这个颠倒。如果颠倒的根源不知道，你不知道从什麽地方来的颠倒，怎麽能除你这个颠倒呢？

所以现在这一段文，就比方用一条绳结成结，想要把这个绳扣解开，一定要知道绳扣的所在；你如果不知道绳扣的所在，怎麽会知道解绳扣的方法呢？所以现在你修道，要先知道颠倒的妄想从什麽地方生出来的，你若不知道它的处所，就不能用功修行。

现在就先提出这没有结解的东西。没有结解是什麽呢？虚空。不闻虚空被汝隳裂：我可没有听任何人说过，说过什麽呢？这个「虚空」被任何人把它破坏了。「隳裂」，就是把它破坏、碎裂了，把它割成一段一段的。说把这个虚空，割得一部份一部份的，把它隳裂、毁灭了它；我没有听见这个说法！何以故：为什麽没有任何人听见过呢？空无形相，无结解故：这「空」根本就是个空，空是无形相的，也没有一个绳扣，所以也不须要解。你这「如来藏性」，也和虚空是一样的！

M3确实指根是结

则汝现前眼耳鼻舌及与身心，六为贼媒，自劫家宝。由此无始，众生世界生缠缚故，於器世间不能超越。

则汝现前眼耳鼻舌及与身心：「身心」，也就是身、意。这儿指出来了，「则汝」，就是你。什麽呢？就是你现前眼睛、耳朵、鼻子、舌，及与身、意。六为贼媒，自劫家宝：这六种，就是做贼的一个媒人，做贼的一个介绍者，自己偷自己家里的财宝。我们每一个人，以为眼睛、耳朵、鼻子、舌、身、意，这是帮忙自己的。其实就因为这六个坏东西，把我们自性的法宝都给偷去了，自己还不知道呢！自己还以为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是对我最最好的朋友；殊不知这六种东西，就是招贼入舍的东西。招贼入舍，劫夺你的家宝，都是这六个东西！

怎麽说呢？譬如你眼睛见着东西了。本来没有见着的时候，所谓「眼不见口不馋，耳不听心不烦」。眼睛不看见人家吃东西也罢，你这一看见，啊，这馋欲流涎了！喉咙里就要伸出一只手来，把那个东西拿来就吃了它。为什麽嘴它就要这样子馋呢？就因为眼睛看见了！看见人家吃的东西那麽好，我也就想要吃。你说：「眼睛是好东西，它帮忙我看见东西。」就因为它帮忙你看见东西，所以就生出来很多烦恼。譬如，你看见美色，就贪美色；贪到手里了，也是烦恼；贪不到手里，也是烦恼。怎麽说？贪不到手里，你追求这个美色，这是烦恼；贪到手里，你发生种种的问题，这又是烦恼。为什麽？就因为眼睛看见美色贪了，所以就生出烦恼。

耳朵听着美好的音声，这欢喜听，就生出来一种贪欲的心。这种贪欲的心一生出来，也就是没有得到的时候就想要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丢了。所以这耳朵，也令你生很多烦恼。生出烦恼，这就是劫你家的财宝。你若没有烦恼，那你的宝贝就没有丢；你一生出烦恼来了，你的宝贝就丢了。所谓「千日打柴一火焚」，你打一千天的柴火，就因为一根火柴，就会把它烧了！这也就是你修养了一千天，这功夫有进步，也有一点轻安的境界了，忽然间生起烦恼，发了无明，这把你的功夫都烧了。所谓「星星之火，烧去功德之林」，把你的功德就都给烧了。

鼻子一闻到香气，心里也生出一种贪心。舌头嚐着好味，也生出一种贪心来。身遇着触，触，有顺情的触、逆情的触。怎麽叫顺情的触呢？就是你所欢喜的；逆情的触，就是你所不欢喜的。意缘法，意缘法尘，也就生出法执。

所以你因为这眼、耳、鼻、舌、身、意，就生出种种的烦恼，把你家里的财宝就都给劫去了。讲「无漏」，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生出六种识，这都是「漏」。你若能到「眼观形色内无有，耳听尘事心不知」这个境界上了，就不会被这个土匪打劫你的财宝了，不会抢夺你的家珍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功夫，没有定力，跟着眼、耳、鼻、舌、身、意去跑，没能回光返照，那都是叫「漏」。又叫被贼把财宝给抢去了！这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给贼做的媒人！

怎麽叫「媒人」呢？在美国这国家，没有这种的风气；在中国，男女结婚，一定要有媒人。在中国早期列国那个时代，没有媒人，就好像现在西方人，自己找对象，自己去拍拖，自己随便找男女去。在周朝以前更自由，男女的情形无拘无束，一点规矩也都不须要讲；男人几多个女朋友都没问题，女人几多个男朋友也没有问题。以前是这样子，可是孔子出生後，删诗书、定礼乐，男女结婚，一定要有媒人给介绍。媒人怎麽介绍呢？媒人看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很相称的，大家年龄也不差太多，身分、贫富也不会太悬殊，就给介绍了。说是某某的小姐，很有德行的；某某的少爷、或者学生，也是很聪明的。这麽一介绍，就成功了，这叫「媒人」。

现在这个地方说「媒人」，也就是什麽呢？眼睛看见六尘的境界了，中间就生出六识；生出六识，就互相这麽勾结。六根、六尘、六识这互相一勾结，就好像做媒人，给两家做了亲家。做了亲家，大家就往来；这一往来，殊不知这是个贼，就把自性的功德法财给偷去了，这叫「媒介」，劫去了家珍，自劫家里的宝贝。

你家里的宝贝是什麽呢？你自己应该知道的！你自己认为什麽是你的宝贝，就应该好好保守着。我不知道你的宝贝是什麽？你也不知道我的宝贝是什麽？说：「我知道我的宝贝！我的宝贝是金子、是银子、是钻石，这些值钱的东西，都是我家里的宝贝。」这都不是的！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宝贝，但是你若认为这个是你的宝贝，那就错了！说：「我家里，什麽是我的宝贝啊？」这回你自己都不知道了吧！

那麽你自己不知道，我现在还可以告诉你！我先前问你，你说你知道金银财宝是你自己的宝贝，我认为这个不是你的宝贝。你真正的宝贝是什麽呢？我想不告诉你，但是你又想要知道；我又想顺你的意思告诉你，但是我又怕你不相信；你说，这很困难的！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告诉你好，是不告诉你好？若告诉你，你知道又不信，这也费了我一番的心血。我若不告诉你，你又想要知道，我又想或者你会相信，所以现在我还是告诉你！

什麽是你自己的财宝呢？就是如来藏性，你的「常住真心，性净明体」，那是你自己家里的本有家珍，你自己真正的财宝。再有，你「自性的佛宝、自性的法宝、自性的僧宝」，这也是你的宝。还有，你应该把你自己的身体修戒、修定、修慧；「戒、定、慧」，这也是你自己的宝贝。再者，你自己这「自性的光明觉性」，这是你真正的财宝。

说：「那我也看不见，怎麽会丢呢？」所以我不想告诉你也就是这一点；因为你看不见，你就不相信。你说那看不见，怎麽会丢呢？这个难怪你不相信，的确是看不见的东西。可是看不见，你有一种感觉。你这种感觉，你若有智慧，这就是你宝贝多一点；你若愚痴，那你就是宝贝都丢了。你自己想一想，你现在是愚痴、是智慧啊？

如果你自己认为自己和佛的智慧是一样了，好像今天来那位「祖师」，他说他和佛是一样的；你说我若杀了他，就会把他吓跑了！可是我杀他，犯不犯戒呢？我杀这种的人，根本就没杀，所以也不犯戒的，他没有嘛！哈，我告诉你们，你们再遇着这种人，你们不必杀他，就先打他一顿！由头上打到脚上，看看他痛不痛。他若说：「你为什麽打我？」你说：「我打虚空呢！你根本没有个你，怎麽知道痛呢？你如果知道痛，就是凡夫俗子，和一般人没有分别，不能和佛比。你若不知道痛，是什麽呢？木头和石头块。这是没有知觉的东西，是和粪土一样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你到任何的地方，千万千万不要逞这种狂慧。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不得了的，「喔，我和佛无二无别了！我就是佛嘛！我就是祖师嘛！」这种人，将来一定下无间地狱的。为什麽？他在现在已经就发癫了，他发疯了！英文叫什麽？crazy。你说他怎麽能修成佛呢？你还看见有一个「癫佛」吗？没有的。所以这种人，也不能学佛法的，他根本就入天魔外道的知见里头去了！所以这种人，佛都不能救他的，这种人是最可怜的。

由此无始，众生世界生缠缚故：就因为这六根、六尘生出六识，这麽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狼狈为奸，这是中国一句成语；怎麽叫狼狈为奸呢？狼，前腿长，後腿短；狈，前腿短，後腿长。所以两种畜生要互相合作，狼藉着狈的两条後腿，狈藉着狼的两条前腿，这两种畜生才能既跑得快，又爬得高，这叫「狼狈为奸」。现在这六贼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色、声、香、味、触、法，又生出六识，这互相媒介，互相狼狈为奸，这麽样子就来作怪。就这样从无始劫到现在众生相续、世界相续，众生和这个世界就搅到一起了。众生也离不开世界了，世界也把众生好像用胶胶住了，摆脱不开了，互相缠绕着。

於器世间不能超越：山河大地、一切房廊屋舍，这所有的依报叫「器世间」；众生就叫「有情世间」。这有情的世间，就不能离开这个器世间，器世间也吸引着这个有情世间；这两种互相勾结，就不能解脱了。「超越」，超是超脱，越是离开。众生也在这个世界，世界也就把众生吸得紧紧的，就像吸铁石吸这一种业力，互相不能离开了！所以前边讲众生相续、世界相续、业果相续，这都有连带的关系的，互相利用。也就是你没有众生，也就没有世界；没有世界，也就没有业果了。所以有了业果，又要有世界，又要有众生；若是一样没有了，都空了。所以这三样也就互相利用，众生、世界、业果，你也不叫我走，我也不叫你走，互相这麽勾结，所以就不能解脱了！

M4备显六根功德（分三）
N1徵释众生世界　N2涉成本有数量　N3显示六根具缺
今N1

阿难！云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方位有十，流数有三。

阿难！我现在问问你，云何名为众生世界：什麽叫「众生」？什麽叫个「世界」？你知道不知道呢？阿难？阿难没有回答。所以佛就给他解释了。什麽叫世界？我告诉你！世为迁流：「世」，就是迁流，互相迁变而流动的，这就叫个「世」。界为方位：什麽叫「界」呢？就是有一个方位，有一个位置，这叫做「界」。

汝今当知：阿难！你现在应当要知道，知道什麽呢？你知道东西南北：这有四方；又有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又有四隅。上下为界：再加上、下，这叫一个「界」。这是方位，有东方、有西方、有南方、有北方，这是方位，又有上、下，这叫一个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这叫「世」。方位有十：「方」，就有十方，即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共八方；再加上、下，共十个方位。流数有三：从迁流的数来说，就有三个，即三世。

N2涉成本有数量

一切众生织妄相成，身中贸迁，世界相涉。而此界性，设虽十方，定位可明。世间只目东西南北，上下无位，中无定方。四数必明，与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转十二。流变三叠，一十百千，总括始终，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

一切众生织妄相成：所有的世界上一切众生互相组织，这种的妄相成就现出来了。身中贸迁，世界相涉：在这个身里边，也就好像贸易做生意，互相交易，你有的东西就换给我，我有的东西你没有，我就换给你。这互相贸易，在这个身体里边做生意，又互相迁变而运转；和这个世界就互相干涉。这「世界相涉」你是看不见的，但是互相都有连带关系的，互相都有干涉的；你也不能离我，我也不能离你。众生、业果、世界互相勾结，来开一个大公司，做这个大的买卖。整个世界里边，每一个人身里边为一个小公司；整个世界，就做一个大公司，做一个大生意。互相来以无易有、以有易无，互相这麽都有连带的关系的，这叫「世界相涉」，互相都有交涉的；你和我也有点连带的关系，我和你也不能脱离这种的关系。这个世界、业果、众生互相都离不了的，有小公司、大公司这种情形。你说，这生意都不错的！

而此界性，设虽十方，定位可明：在这个界性，虽然说是有十个方位，但是各有一定的方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世间只目东西南北，上下无位，中无定方：「目」，就是名目，就是给它命名。这个世间一般的人就只叫东、西、南、北这四方，上、下没有位置的，中间也没有一个定方。你说这个是「中」，是根据什麽讲的？所以没有一定哪个是中的方位。四数必明，与世相涉：东、西、南、北这「四」的数目，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很明显。用四方的数，与「世」这个三世相涉，互相来交易。三四四三宛转十二：三四合成十二，四三又是十二。所以三四、四三，宛转相乘，这麽数过来也是十二，数过去也是十二。这是定方位和世界的数目，定出来是十二。

流变三叠：迁流而演变，这十二就「三叠」。怎麽叫「三叠」呢？就是三四一十二，再十个「三四一十二」，这就是一百二十；再一百个「三四一十二」，就是一千二百，这叫「三叠」。一十百千：「一十」就是十二，「百」是一百二十，「千」是一千二百。总括始终：由十二到这一千二，十二是开始，一千二百是个终点。六根之中：在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里边，和世界互相有勾结的关系；在每一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本来这眼睛也有一千二百功德，耳朵也有一千二百功德，鼻子也有一千二百功德，舌头也有一千二百功德，身也有一千二百功德，意也有一千二百功德。这「功德」，就是它的功能。

弟子：我还不清楚「流变三叠」这个意思。

上人：「流变」，流就是迁流，变就是变化。「三叠」，就是把它重复起来。

弟子：问题在「三」，为什麽是「三」呢？

上人：这就假设的，假设是三。这个「三叠」，头一个就是三四一十二，这头一叠。为什麽？这也因为这世界是过去、现在、未来嘛！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三」；再乘上四方这个「四」，这是十二，这是头一个；第二个，把它加多了到十倍上，是一百二；第三个再加到百倍，就是一千二。因为世界、业果、众生这讲起来很复杂，太多了，所以积聚，一十，就十二；百，就是一百二；千，就是一千二；这是假设把它三叠。总括起来，由始至终，在六根里头，每一根就算它有一千二百个功德。

这是释迦牟尼佛说这部经典这麽样说。这个意思往後边会有解释的，你现在不要着急，後边都有答案的。将来经讲完，你有什麽问题不明白，还可以在这里头找，都可以找得着的！

N3显示六根具缺

阿难。汝复於中克定优劣。

如眼观见，後暗前明，前方全明，後方全暗，左右旁观，三分之二。统论所作，功德不全，三分言功，一分无德，当知眼唯八百功德。

如耳周听，十方无遗，动若逕遥，静无边际，当知耳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

如鼻嗅闻，通出入息，有出有入，而阙中交。验於鼻根，三分阙一，当知鼻唯八百功德。

如舌宣扬，尽诸世间出世间智，言有方分，理无穷尽，当知舌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

如身觉触，识於违顺，合时能觉，离中不知，离一合双。验於身根，三分阙一，当知身唯八百功德。

如意默容，十方三世一切世间出世间法，唯圣与凡，无不包容，尽其涯际，当知意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

阿难！汝复於中克定优劣：你在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里头，可以定出来好的和不好的。「克定」，就是你自己能定出来。「优」是胜，「劣」是败，「优劣」，就是好与不好。现在讲这个六根，就是为将来二十五圣各选圆通的时候，选择哪一根是圆通的。

如眼观见：好像现在眼睛观见，眼睛本来有一千二百功德。後暗前明：眼它能看前边，不能看後边。这个和有佛眼的不可同日而语，若有佛眼的人，不单能看前，也能看後、也能看左、也能看右，上下虚空，他都能看的；那不算的，这是讲凡夫的肉眼。前方全明，後方全暗：眼睛看前方都看得见，後方就看不见。左右旁观，三分之二：你往左观、往右观，也只可以看三分之二，不能完全看见。统论所作，功德不全：统起来论所作的这种功德，这个眼睛的功德就不全。三分言功：它能看见三面，只能算三分的功能。一分无德：它後边看不见，所以一分就没有这种的功德了。当知眼唯八百功德：你应该知道，眼只有八百功德，没有一千二百功德；它不是一个优胜的，而是一个不完全的。

如耳周听，十方无遗：耳朵的听觉是没有障碍的，十方所有的声音，不会听不见的。不像眼睛能看前，不能看後；能看左，就不能看右；看右，就不能看左；所以三分有功，一分无德。耳根是周圆的，周听，无论前後、左右、上下，什麽地方有声音，都可以听得见的。「无遗」，不会有听不见的。动若迩遥：静的声音它听见，动的声音也听见。「若」，是比方的意思；「迩」，是近；「遥」，是远。静无边际：在动的时候，远、近都可以听得见；静的时候，它也没有一个边际。当知耳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你应该知道，这耳根是圆满的，它具足这一千二百功德。

再者，如鼻嗅闻：鼻根有一种嗅闻性，这种嗅闻性，通出入息，有出有入，而阙中交：呼吸气，有出有入，这叫「通出入息」。但是出去的时候和入的时候，这中间有一段就停息了。验於鼻根，三分阙一：现在是测验鼻根的这种功能，它也是三分缺一。当知鼻唯八百功德：你应该知道鼻根也就只有八百功德，它因为三分缺一。

舌本来是噹味的，但是这舌有两种的用处，有一种就是说话的、演说的，一种就是知道味的。现在取演说这种功能，如舌宣扬，尽诸世间出世间智：好像舌能宣扬一切佛法，它穷尽了所有的世间和出世间的智慧。言有方分，理无穷尽，当知舌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说话的语言，有某一方方言的分别，可是讲到理论上，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你应该知道舌根，它是最圆满的，有一千二百个功德。

怎麽叫「方分」呢？好像印度人到中国，当初达摩祖师到中国的时候，因为他说的印度话，中国人都不懂。那时候中国人很坏的，怎麽坏呢？专门排外，见到印度人来了，叫印度人「摩罗叉」。「摩罗叉」，是个很不恭敬的一种俗话，言其很粗野的。那麽中国人看见达摩来，就叫他「摩罗叉」，也没有人和他讲话；就算有人和他讲话，也不太懂。所以达摩祖师到各处，也没有人理他，没有人跟他学佛法，他就跑到洛阳，到熊耳山那儿去面壁去了！这也就因为方言不同，他没有什麽人缘。

如身觉触：好像身这种「觉触」的知觉性，识於违顺：觉触，有「违情的触」，就是自己所不愿意的；有「顺情的触」，就是自己所欢喜的。合时能觉：身根和外来的这种触，在合到一起的时候，才能有所觉。离中不知：在离开的时候，就没有觉了，就不知道了。离一合双：在离开时，就成了每一个自己的体相了。「合双」，若两个合到一起，这有了触觉，或者有顺情的觉，或者有违情的这种觉。验於身根：考察考察这个身根。三分阙一：三四一千二，可是三分之中它缺一分，就只有八百的功德。当知身唯八百功德：你应该知道这个身，只有八百功德。

如意默容：「意」，是意念，就是有分别的意识。前边那是五尘的境界，这个「意」，就第六意识。「默容」，不出声，没有什麽话讲，这是个「默」；「容」，就是容纳。虽然「意」它不出声，但是它可以容纳十方三世一切世间出世间法：十方三世这世间和出世间的法，都由「意」来分别。唯圣与凡，无不包容，尽其涯际：也不管他是圣人、是凡夫，都在这意念里边包容着，没有个边际。「涯」，就是边涯；「际」，是边际。当知意根圆满一千二百功德：意根也是圆满的，它也具足一千二百个功德。

M5教其悟圆入一（分二）

N1令验六悟圆　N2令入一解六

今N1

阿难！汝今欲逆生死欲流，返穷流根，至不生灭，当验此等六受用根，谁合谁离？谁深谁浅？谁为圆通？谁不圆满？若能於此悟圆通根，逆彼无始织妄业流，得循圆通，与不圆根，日劫相倍。

阿难！汝今欲逆生死欲流：佛又叫一声阿难！说是你现在想要不顺着这个生死的欲流流转。你想做一个逆流的功夫。返穷流根，至不生灭：你应该再回来找一找，穷尽这个生死流的根本，到不生灭这种的程度上。

当验此等六受用根：你应该看一看、你应该检验一下！检验什麽呢？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受用根。谁合谁离：谁是和谁合到一起？又谁和谁相离开？谁深谁浅：哪一个浅？哪一个深？谁为圆通？谁不圆满：谁是一个最圆通无碍的根？哪一个根是不圆满的？不圆满，就是「不圆通」。你应该先把它审察选择一下。

若能於此悟圆通根：你若能在这里头找着生死的根本，能逆回来你这一种生死的业流，明白哪一根是最圆通。逆彼无始织妄业流：你就不会顺着这个生死流去转了！你要逆转回来，不要随着这织妄业流──这一种互相交织的虚妄业流。得循圆通，与不圆根，日劫相倍：你能悟哪一个

是圆通，哪个是不圆满的根，要循圆通的根。你若明白这个了，修行就日劫相倍。你没有明白这个圆根以前，修一个劫，也不会成佛的！你明白了这一种不生灭的圆根，修行一天，就等於你不明白时修一个大劫那麽长远，所以这叫「日劫相倍」。

N2令入一解六

我今备显，六湛圆明，本所功德，数量如是。随汝详择其可入者，吾当发明，令汝增进。

十方如来於十八界一一修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於其中间，亦无优劣。但汝下劣，未能於中圆自在慧。故我宣扬，令汝但於一门深入，入一无妄，彼六知根一时清净。

我今备显：我现在就是很全备地显现出来，用很明白的道理说出来给你听。六湛圆明，本所功德，数量如是：这六种清湛圆明的根性，它每一根所具有的功德应该有多少。哪一个是最优越的？哪一个根是比较陋劣的？各有多少功能？这个数目就像我前边所说的。

随汝详择其可入者：随着你阿难自己详细选择一下，你看看哪一根对於你是相应。本来在前边的意思里头已经表示出来，就是耳根最圆通了；可是佛不直接说给阿难听，而把每一根的功用和功德数量都说出来，叫阿难自己去选择。所以现在告诉他，「详择其可入者」，哪一根与你的根性，是对你最适宜、最相应。吾当发明，令汝增进：你选择好了，我再给你详细说一说，详细发明一番，令你於这种的根再能往前有所进步！

十方如来於十八界一一修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这是佛又举出十方如来来做证。十方如来在十八界法门里边的每一界修行，都能得到无上的圆满菩提。於其中间，亦无优劣：在这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里边，没有哪一界是优越，哪一界是是陋劣，没有的。

但汝下劣：十方如来运用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可以得到无上菩提。在其中，也没有哪一个是优，哪一个是劣。可是你阿难就不同了！你根性下劣，你的根性很愚痴的，不是优秀分子，未能於中圆自在慧：不能在这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里边，得到圆满而自在的这种智慧。故我宣扬，令汝但於一门深入：所以我现在又从每一根上来说明白，令你阿难就从一门深入，从那一个门口往里头进。

入一无妄：你在一根深入，入到极点，妄尽真存了，你一根没有虚妄了。彼六知根一时清净：那眼、耳、鼻、舌、身、意六知根，在同一个时候，都可以清净自在了！

L2示脱缠入圆通（分二）

M1阿难蹑佛语以请益　M2如来就所问以重申

今M1

阿难白佛言：世尊！云何逆流深入一门，能令六根一时清净？

阿难听佛这样讲了之後，他还没有彻底地明了、没有真正明白，所以就又请问於佛。阿难白佛言：世尊！云何逆流深入一门：怎麽叫逆生死流呢？深入哪一门呢？这个门是在什麽地方呢？能令六根一时清净：怎麽入一无妄，能令这六根同时都得到清净呢？这是一个什麽道理呢？

M2如来就所问以重申（分五）

N1申惑结尚深　N2申一六由妄　N3举喻法显明　N4申根结由尘　N5申尘亡根尽

今N1

佛告阿难：汝今已得须陀洹果，已灭三界众生世间见所断惑。然犹未知，根中积生无始虚习，彼习要因修所断得。何况此中生住异灭，分剂头数？

佛告阿难，汝今已得须陀洹果：「须陀洹」，就是初果，翻译到中文就叫「入流」。怎麽叫入流呢？就是「入圣人法性流，逆凡夫六尘流」，这已经算证圣果的人。

在《金刚经》上，说四个果位说得很清楚，初果是须陀洹。须陀洹名为「入流」，就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所谓不入，就是不被色、声、香、味、触、法所转动了，不为这种六尘的境界所转。见着美色和不是美色，他都心里不会动。因为已经断了八十八品见惑，所以见着什麽境界都不摇动了。听见什麽好的声音，也不会摇动；闻见什麽香味，也不会着住；嚐味，也不会着到味上。所以就不入色、声、香、味、触、法，这叫「入流」。又叫「预流」，预，就是预备；「预圣人之流」，已经预备做圣人，这叫「预流」。

那麽你现在已经得初果须陀洹，已经入流了。已灭三界众生世间见所断惑：已灭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中众生和世间的八十八品见惑，这已经断了。「见所断惑」，「见」就是见惑，有八十八品。然犹未知，根中积生无始虚习：可是你还没有知道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里边的积习。「积」，就是多生多劫，很多的，生生世世，不是一生的。那麽无始劫以来，生生世世所积累的这种虚妄习气，彼习要因修所断得：这种习气要因为修行，才能把这个积习断去了。「彼习」，就是多生多劫所积的这种虚妄习气。

何况此中生住异灭，分剂头数：何况在生、住、异、灭这里边，这很多的分剂。很多的分剂，就是很多的部分；在很多生，有很多种的关系、很多种的因缘。「头数」，头，就是头绪；「数」，就是数量。有很多很多的情形、很多的头绪。在六根里边，这种积习很多的，所以你要修行，才能断得多生多劫这种余习，这种虚妄的习气。

N2申一六由妄

今汝且观，现前六根，为一为六？阿难！若言一者，耳何不见，目何不闻，头奚不履，足奚无语？若此六根决定成六，如我今会与汝宣扬微妙法门，汝之六根，谁来领受？

阿难言：我用耳闻。

佛言：汝耳自闻，何关身口？口来问义，身起钦承？是故应知，非一终六，非六终一，终不汝根元一元六。阿难当知，是根非一非六，由无始来，颠倒沦替，故於圆湛，一六义生。汝须陀洹，虽得六销，犹未亡一。

今汝且观：佛叫阿难，说：你问我为什麽「入一无妄，六根清净」，现在你暂且观察观察。观察什麽呢？观察现前六根，为一为六：就是你现前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为一？为六？这是一、还是六？是六、还是一？你仔细观察观察！

阿难！若言一者：你若说是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属於一体，是一个的。既然是一体，耳何不见：耳朵为什麽就不能看呢？目何不闻：眼睛怎麽只能见东西，而不能听东西呢？是什麽道理啊？头奚不履：「奚」，也当个「何」字讲。「履」，就是走路。头为什麽不可以走路呢？若是一体，脚可以走路，头就可以走路；眼睛可以见，也可以听，那一体的嘛！足奚无语：昨天来的那个大约是「美国的祖师」，我说他是「口头禅」，他说是「脚上的禅」，这简直的！他以为这是答得很妙的。「足奚不语」，脚为什麽不会说话呢？佛这样问阿难。

究竟耳朵会不会见东西？会！眼睛会不会听东西？会听！头会不会走路呢？头可不是走路的！脚会不会说话呢？脚不会说话的！那麽为什麽说耳朵也可以见，眼睛也可以听？说起来这个道理，只有个中人才知道个中事。怎麽叫「个中人」哪？就是得到这种境界的人，才能知道这个道理。这叫什麽呢？这叫「六根互用」。现在阿难证得初果，并没有证得六根互用的这种境界上。六根互用，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能互相通用。嘴不是会说话吗？它也能听声，也能见东西。

说是：「法师！你讲这，简直的！经文上头没有这个道理，你尽胡说八道嘛！」经上没有的东西多了！经上若是都说出来，就不须要我讲了。所以这黑的是字，白的是纸。在经上所说的道理，你若是去跟着经上跑，那叫跟着死东西跑，而不是跟着活东西跑。「经者，径也」，虽然念，它与性命不相关；要想了生死，你要用那个不生灭心去修道。这个经也是生灭的，将来经都会没有的，末法时代，最先没有就是这一部《楞严经》。所以我到处欢喜讲《楞严经》，讲一遍，人家多知道一点；再讲一遍，人家多知道一点；人多知道一点，它就不会没有的。所以我欢喜讲《楞严经》，也就是这个道理。

六根互用的这种境界，到四果阿罗汉上，就有这种的境界。六根通用，眼睛也可以吃东西，耳朵也可以说话的。你说这妙不妙？这才是妙！他为什麽呢？「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他就这六和合又回来，六根又归回来到这「一精明」那儿去了，所以他六根互用。这种境界，你信就信；不信，慢慢地你就信了！到那时候，「喔，我耳朵怎麽会说话了？」你就信了。一信，就知道：「喔，原来我师父没有骗我！」

这要六根互用，才有这种境界；在没有互用的时候，你不要打这个妄想，说我练习练习我耳朵说一句话。那练习不了的！哈哈，不能练习的！你想要练习也可以，就要参禅打坐用苦功，不怕腿痛，不怕脊背痛，也不要以为自己做不到。谁都能成佛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

你们大家要注意一点，等八月十六号，就要考〈楞严咒〉了！这我以前讲过，不要忘了。谁若〈楞严咒〉能念得熟，念得又不错，不要本子可以念得出，那我就给你一百分。你们如果不会的也不要向隅，我可以缓期的，或者十六号，或者二十六号，再缓十天；或者再六号，这都可以。总而言之，你们要把〈楞严咒〉给我背熟了它。无论哪一个，不背熟〈楞严咒〉，那我和你是不客气的！没有人情讲的！所以我们三个月念〈楞严咒〉，一天念两遍；你算这九十天，若没有念九十天，大约也念七十天的样子；七十几天，二七一百四十遍，一百四就算一百五，一百五十遍，应该可以念得不要本子，也可以背得出了。

若此六根决定成六：假设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一定是六，这是没有一点疑问的。如我今会，与汝宣扬微妙法门：好像我现在这个法会，给你宣扬「楞严大定」这种微妙不可思议的法门。汝之六根，谁来领受：你的根性既然分开六个了，那麽是谁来领纳而接受我所说的法呢？

阿难言：阿难也没加思索，又冒冒失失地就答覆了。说什麽呢？我用耳闻：我用耳朵听的！我听经是用耳朵听的；佛说的法，我是用耳朵来听的。这是单单提出一个耳根了！主要就是在这儿──它成六个了，他用耳来听。

佛言：佛对阿难说了。汝耳自闻，何关身口：你耳朵自己听的，与你身、口又有什麽关联呢？这与你的身、你的口都没有关系啊！口来问义：你为什麽又用你的口，来问这个道理呢？你或者听明白、没听明白，你应该耳朵听见，跟身和口没有关联哪！它成六个，不是一个嘛！身起钦承：你这个身也生起来一种恭敬，来承受这个法音。你说是六个，为什麽它们两个也都这麽样合作呢？

是故应知：因为这个，你应该要知道，非一终六，非六终一：如果不是一，它毕竟就是六。若

不是六，就是一；不是一，就是六。「毕竟」，就是究竟。终不汝根元一元六：你可不能这样说，你的这个根本来又是一，本来又是六。

阿难当知：这个地方又给指出来了！阿难！你应该知道，是根非一非六：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也不是一，也不是六。由无始来，颠倒沦替：怎麽样子呢？因为你由无始劫以来到现在你依真起妄，在自性里生出一种颠倒的无明。「沦」，就是沦落了；「替」，就是互相交替。你和我换一点东西，我和你又是换一点东西，这互相交替。前边不说开个大公司？这个公司又有分号、又有总行，所以互相交替。故於圆湛：因为有这颠倒沦替，所以在这圆湛如来藏性常住真心里边，一六义生：也有一的意思，也有六的意思生出来了。

汝须陀洹：阿难！你虽然得到初果须陀洹这个阿罗汉的果位；什麽叫「初果」呢？就是不入色、声、香、味、触、法。虽得六销：这个「虽得」，就是不确实。你虽然得着「六销」；怎麽叫六销呢？就是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不被六尘的境界所转。

不能说吃东西：「喔，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啊？」没有这个思想的。看见颜色，说：「喔，这个真好看！」英文讲 very beautiful，这一 beautiful怎麽样啊？哈，就着住上了，跟着这个beautiful就跑了！一跑，跑多远？那谁也不知道。你说一 mile（英哩）、两 miles、三 miles、五 miles？是一百 miles、两百 miles？跟着这个美色不知道跑多远！这就是被色尘所转了。闻香：「喔，这个东西真香！」好像有一次，记得我在东北的时候，带着十多个徒弟诵持〈大悲咒〉。我们那时候都是跪到那儿诵〈大悲咒〉，大约诵到有两百多遍上，全屋就都香起来。根本也没有花，也没有什麽，就放香了！这一股香气，根本人间就没有的，从来就没有闻过这种香气。我有一个徒弟，他就生出贪心来，生什麽贪心？他就用鼻一直嗅：「啊，真香！啊，真香！（上人作用鼻嗅的声音）啊，真香！」哈哈，越香他越闻，越闻它越香！他说：「哎哟，这真香！」我说：「你念〈大悲咒〉，不要跟着香跑！」这是鼻子闻香。

舌头会嚐味。我有一次，跟着一个老修行到一个居士的家里。这个老修行，本来是资格很老的，所以叫「老修行」。老资格了，就是年纪也老，道德也高。那麽到一个居士家里用斋，他告诉我：「这个菜做得真好吃！啊，我最欢喜吃这个菜！你觉得怎麽样？」

「我不知道它是什麽味道。」

「喔，你没有吃？」

「我吃是吃了，但是食而不知其味。」

「喔，你不知道味道，那你不变成木头了吗？」

「但是我会吃，木头不会吃。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麽味？因为我只吃饱就算了，不管它是什麽味道！」以後我自己想，这麽高的一个老修行，还在饮食之间来用功夫，还是着住在饮食里边，「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你说这怎麽办呢？

讲起《楞严经》这「六销」怎麽样销？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证初果，才能把这个境界没有了。眼也不看美色、耳也不听好声、鼻也不贪香、舌也不贪味、身也不着触、意也没有法执了，所以这叫「六销」。

那麽佛陀说，阿难！你虽然得着六销，犹未亡一：还没有亡了这个「一」。这「一」是什麽呢？他还有个法执。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尘，销是销了，但是法执还没有断。他还有一种法执，这叫「犹未亡一」。

N3喻法显明

如太虚空参合群器，由器形异，名之异空。除器观空，说空为一。彼太虚空，云何为汝成同不同？何况更名是一非一。则汝了知六受用根，亦复如是！

阿难哪！为什麽在这个无始劫以来，由颠倒沦替而生出六根，也不能说它是一，也不能说它是六？什麽道理呢？我现在再举一个比喻做例子，来给你证明一下。如太虚空：好像太虚空一样。太虚空，就是什麽呢？我们那个如来藏性；不是他的，这如来藏性是我们的。我们这个如来藏性，就犹如太虚空一样。这太虚空，参合群器：在虚空里头，做一个方的器皿，再做一个圆的器皿，再做一个三角形的器皿，再做一个六角形的器皿，或者再做一个八角形的器皿；这种种的器皿，这叫「群器」。

参合群器，这「群器」，就是一大帮，很多很多的，放到虚空里头。你说怎麽样啊？这个虚空就变成了有三角的虚空，有四棱的虚空，有六角的虚空，有八角的虚空，又有圆的虚空。这随器而名，随这个器，而虚空也就变成了这个器的样子。可是究竟这个虚空变没变呢？虚空没有变的。你参合群器，由器形异，名之异空：因为器皿不同，所以这虚空也变成不同了。除器观空，说空为一：你把器皿都不要了，就观空说这个虚空还是一个。其实，根本一个也没有，若有一个，就不是虚空了！如来藏性亦复如是。所以安上这一些个器皿，就有了眼、耳、鼻、舌、身、意。「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所以你说它是「一」也不可以，说它是「六」又不可以；也没有一、也没有六，就是和太虚空一样的。既然和太虚空是一样的，你为什麽这麽多的无明烦恼也舍不了？因为你舍不了无明烦恼，所以也不能得到本来的面目，就不能究竟。

彼太虚空，云何为汝成同不同：那个太虚空，怎麽可以来为你变成一样，或者不一样呢？不能这样讲的。太虚空根本就不会变的，所以它也无同、无异。何况更名是一非一：何况你更给它

起个名字，说「是一」，或者「不是一」。这怎麽可以呢？虚空里本来什麽都没有的。所以说：「自性如虚空，真妄在其中」，自性就和虚空一样的，也有真、也有妄。依真就起妄，妄尽就真现；你妄若不尽，真也不现。所以我们人要修行，也就是止妄、去妄。

说是：「今日擦，明日蹭，擦来擦去如明镜。」擦，又叫「蹭」。天天擦，擦得像镜子，这也就说自性。这就是神秀大师所说的道理：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

要时时勤拂拭的；这是在修道的时候，必须要有的。所以一般人说：「喔，这不对的。」这偈子不是不对的，这是在修行的道路上走着呢！前几天我讲过六祖大师那个偈：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那是证果人的境界；神秀大师这个偈，是修道人没有证果的境界。所以你没有证果的人，就应该跟着神秀大师学；已经证果的人，应该跟着六祖大师学。

昨天来的那个「美国的祖师」说：「六祖大师说这个，没有深、也没有浅。」他这就是知道一个皮毛，不知道那所以然的道理，就拿着当口头禅来讲。我说他是口头禅，他说他是脚的禅。哈，脚上他有禅了！我心里想，你大约是从纽约驾驶一辆破车来，没有用脚走路，所以说你脚上有禅了！可惜到这个地方行不通，他脚上这个禅行不开的。

则汝了知六受用根，亦复如是：你有所知觉的六受用根，也就是这样子的，也就和虚空参合群器，除了器，虚空是什麽也没有的。所以我方才说两句偈，「自性如虚空，真妄在其中」，还有两句没有说完。但是我不是罗刹鬼想要吃你们，不须要紧张，我现在也没有肚饿，所以还继续说这两句偈。下边：「悟彻本来法，一通一切通。」你一样通了，样样都通了。所以这也就是和一门深入一样，你「入一无妄，彼六知根，一时清净」了。

N4申根结由尘
（揽色成眼）

由明暗等二种相形，於妙圆中，粘湛发见，见精映色，结色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眼体，如蒲萄朵，浮根四尘，流逸奔色。

由明暗等二种相形：因为「明」和「暗」这二种的色，还有其他种种有形有相的色，互相来影响。於妙圆中，粘湛发见：在你这妙圆的心里边，和这湛圆的性相粘。「粘」，就是胶着到一起了；「粘湛」，黏这个湛圆的性。在这种相形之下，就发出来一种见精。见精映色，结色成根：由这个见精掩映到色相上，和色相结到一起了。前边不说「结」吗？这就「见精」和「色」结成到一起了，於是就变成根了。「映」，就是映照，照到色相上。

这个「根」的名目叫什麽呢？根元目为清净四大：这个「根」，也就是清净四大，这地、水、火、风。四大怎麽叫「清净」呢？因为这种四大的形象非常微细，很微细很微细的，不是肉眼所能看得见的，是佛眼、法眼、慧眼才能看得见的，所以就叫「清净四大」。

因名眼体：这四大地、水、火、风，因为互相都有连带的关系，这个地方就给它起名叫眼的体。如蒲萄朵：眼睛就好像葡萄粒，这叫「蒲萄朵」。浮根四尘：眼根有三种的意思：（一）见精，这是一种的分别。（二）胜义根。（三）浮尘根。按着修道来讲，你若是修好了，这个眼睛叫「胜义根」；你若不修行，它的名称就叫「浮尘根」。「浮根四尘」这「四尘」是什麽呢？就是色、香、味、触这四种的尘。流逸奔色：怎麽叫「流」呢？就好像急流，水流得很急地，归到壕里头，所以好像怒涛赴壕，这是「流」。「逸」，就好像纵火烧山，它什麽地方都跑；逸，就是各处奔跑。怎麽叫「奔」呢？就好像骏马奔驰一样的，骏马跑起来很快。奔什麽地方呢？流逸奔色；奔到色尘上，都着住到眼色上。

（揽声成耳）

由动静等二种相击，於妙圆中，粘湛发听，听精映声，卷声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耳体，如新卷叶，浮根四尘，流逸奔声。

由动静等二种相击：因为「动」和「静」这两种的形相相击，於妙圆中，粘湛发听：因为有动、有静，中间就发生了作用了，所以在这个妙圆的真心里边，黏这圆湛觉性，就发出一种听觉的作用。听精映声，卷声成根：听觉的作用「映声」，这个听精和声尘就结成到一起，於是就变成根了。「卷声成根」，也和前边那个「结色成根」一个样的。根元目为：这个根本来的名目，也就是清净四大：四大里发生出来的这个功能。因名耳体：给它起个名字，就叫「耳体」，耳朵的体。耳朵好像什麽呢？如新卷叶：就像新卷的荷叶、莲华叶子似的。浮根四尘：由这个浮根四尘，流逸奔声：所以在这浮尘根上来讲，它这种的流逸，就和声尘相混合了。

（揽香成鼻）

由通塞等二种相发，於妙圆中，粘湛发鼥，鼥精映香，纳香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鼻体，如双垂爪，浮根四尘，流逸奔香。

由通塞等二种相发：由「通达」和「壅塞」这两种的体相互发生了作用。於妙圆中，粘湛发鼥

：在这妙圆心里边，就发生一种嗅觉。鼽精映香，纳香成根：这嗅精和香尘映照着，它纳这个香，所以就有了根的作用了。鼻嗅香的「嗅」，就是「纳」。根元目为清净四大：这个根，它的本名是清净四大。因名鼻体：因此又给它起名，就叫「鼻体」，鼻子的一个体相。如双垂爪：这个鼻子，好像双垂的两只爪。浮根四尘，流逸奔香：在浮尘根上，这色、香、味、触「流逸奔香」，它是趋向香尘的，和香尘结成一起，所以这个鼻闻就贪香味。

（揽味成舌）

由恬变等二种相参，於妙圆中，粘湛发尝，尝精映味，绞味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舌体，如初偃月，浮根四尘，流逸奔味。

由恬变等二种相参：什麽叫「恬」呢？就是恬淡没有味。舌平常什麽滋味也没有的，因为遇着味了，它就会知道是什麽味道。所以由这个「恬」而变成知道味。恬变这两种的关系相掺杂着，於妙圆中，粘湛发尝：在这妙圆心里边，黏这圆湛的觉性，就发生一种作用，就是尝觉。尝精映味，绞味成根：尝觉和味相掩映，和味道绞和到一起，好像绞成一条绳一样，分不开，所以就有一个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这个根本来的名字，就叫「清净四大」。因名舌体，如初偃月：这个叫「舌体」，这舌头好像偃月似的。「偃月」，空中的月亮在月初没有圆满的样子。浮根四尘，流逸奔味：这浮根四尘是趋向味道。

（揽触成身）

由离合等二种相摩，於妙圆中，粘湛发觉，觉精映触，抟触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身体，如腰鼓颡，浮根四尘，流逸奔触。

由离合等二种相摩：由「离」和「合」这两种相摩擦。於妙圆中，粘湛发觉：在这个妙圆心里边，发生一种的感觉。觉精映触，抟触成根：这种觉精的作用和触相掩映，和触抟到一起，成了一个身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这个身根本来的名目，就是「清净四大」。因名身体，如腰鼓颡：并给它起个名，就叫「身的体」。人的身体，就像有一种叫「腰鼓颡」的鼓。浮根四尘，流逸奔触：这个浮根四尘，都趋向到触尘这个地方。

（揽法成意）

由生灭等二种相续，於妙圆中，粘湛发知，知精映法，揽法成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意思，如幽室见，浮根四尘，流逸奔法。

由生灭等二种相续：这是讲意根了，意根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有生、有灭。前念灭，後念就生了；後念生、前念灭。生灭这两种，好像水波浪似的，一个跟着一个跑，相续不断地。於妙圆中，粘湛发知：在你这妙圆的心里边，和这湛圆觉性黏到一起，发出一种知精。知精映法，揽法成根：这个「知」，是个「意」，意有知的功能。这知的功能，和这个法尘相掩映，和法就搅到一起，揽这个法，就成为意根。根元目为清净四大：意根本来的名目，也就叫「清净四大」。因名意思：给它又起个名字，就叫「意思」。为什麽不说「意体」呢？因为这意没有体，所以就不说「意体」，而说「意思」。如幽室见：这就好像在一个幽暗的房子里边，有一种见一样。浮根四尘，流逸奔法：意这个浮根四尘，就是趋向法尘这一方面。

阿难！如是六根，由彼觉明，有明明觉，失彼精了，粘妄发光。

阿难哪！如是六根：像上边所说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由彼觉明：「由彼」，由这个妙圆的真心。这个「觉明」，也就是妙圆真心，也就是如来藏。它本来就是如来藏性，有明明觉：本来「觉明」这个「觉」，本体就是明的，不须要再加上一个「明」。前边不讲就好像如意珠？如意珠本来是有光的，并不须要再给它加上一种光。可是因为在「觉」上又加上一个「明」，就成了妄明、妄觉，明也不是究竟真实的，觉也不是究竟真实的。失彼精了：把它本有那种的精──见精、闻精、嗅精、尝精、触精，和知法这种的「知」，都失去本来的样子，失去本来的功能了。粘妄发光：因为和妄明、妄觉相混合，相黏到一起了，所以发生了一种妄的光。这种光，并不是说有什麽光，不过就是发生它一种作用。

N5申尘亡根尽（分二）

O1正申解结以酬问　O2兼成二妙以证验　O1分二

P1统论离尘无结　P2正教入一解六

今P1

是以汝今离暗离明，无有见体；离动离静，元无听质；无通无塞，鼽性不生；非变非恬，尝无所出；不离不合，觉触本无；无灭无生，了知安寄？

在前边所说的道理，「觉」上不必加「明」，因为生了一种妄念，加明在觉的上边，所以就变成妄明和妄觉了，这种「明」和「觉」都不是真的了。失彼精了，就把它本来那种精神都失去了。所以就「黏妄」，发出一种见分的光，这就是属於第八识见分的光。

是以汝今离暗离明，无有见体：因为这个，所以阿难，现在你离开暗、离开明，明、暗二相都离开了，见体就不存在了。为什麽你有个「见」呢？就因为有明、暗这种的因缘帮助你，你才可以见；你若没有明、暗了，见体就也没有了。离动离静，元无听质：你离开动、离开静的景象，听的体质也没有了。「质」，也就是体质，也就是它（听）的「体」。无通无塞，鼽性不生：没有通达和壅塞，嗅性也不生，也没有嗅觉了，你也不会知道是香、是臭。非变非恬，尝无所出：若没有变、没有恬，在不变、不恬这期间，噹觉也没有了。不离不合，觉触本无：若也不用离开、也不用合起来，你觉触就没有了。无灭无生，了知安寄：你若没有生、也没有灭

，你了知性又存在什麽地方呢？了知性也没有了。了知性，你把它放到什麽地方？根本就没有了！

P2正教入一解六

汝但不循，动静、合离、恬变、通塞、生灭、明暗，如是十二诸有为相，随拔一根，脱粘内伏，伏归元真，发本明耀。耀性发明，诸余五粘应拔圆脱。

汝但不循：这一句经文很重要的。我们人为什麽没有开悟？也就因为顺着生死流去跑，不能逆这个流；也就是顺着妄尘去跑，跟着妄尘转，没有把妄尘转过来。

这一段经文上说：「汝但不循」，你只要不顺着这六尘的境界去转，不顺着这有为的相去转，你就可以逆流了。不顺着什麽呢？不顺着动静、合离、恬变、通塞、生灭、明暗，如是十二诸有为相：像动静、合离、恬变、通塞、生灭、明暗这十二种的有为相，你不要随着它转，不要随着这有为法转！

随拔一根，脱粘内伏：在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里边这种的粘湛的情形，随你若能解脱一根，把这一根拔除和粘湛这种的情形脱离了；内伏，自己里边的无明也降伏了，这种的妄想也降伏了。伏归元真，发本明耀：妄想无明既然降伏了，又返本还原到本来妙圆、圆湛的真心那种程度，就发挥出本有觉明的那种明耀。

耀性发明：这种明耀的性一经发出光明来，诸余五粘应拔圆脱：你在一根得到解脱了，那其余的这五粘也就同时会得到解脱了，也就都离开这种「粘湛发见」、「粘湛发觉」的功能，得到解脱了。

O2兼成二妙以证验（分二）

P1情界脱缠成互用妙　P2器界超越成纯觉妙　P1分二

Q1先以示妙　Q2证不循根

今Q1

不由前尘所起知见，明不循根，寄根明发，由是六根互相为用。

在前几天我讲的六根互用的基本条件，现在这一段文就讲没有眼睛也能看见；没有耳朵，眼睛也能听见；没有舌头也可以噹；没有鼻子也可以嗅香；这六根互用的一种作用。

不由前尘所起知见：不要随着前尘——面前这一种六尘的境界所转，也就是「不循」。你不随着六尘这种境界所起的知见，你就见如不见、闻如不闻，不跟着六尘境界跑。明不循根：这个「明」不是因为见着尘了，就有了明、有了知觉。这个「明」，是自己这种觉明，不顺着这个根，这就不是妄了！寄根明发：我们本有的觉明，也可以寄存到六根的门头上。这种自己本有的「明」发出来，由是六根互相为用：不用妄明、妄觉，而用真明、真觉，因此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就可以有互相通用的功能。眼睛也可以说话，耳朵也可以看东西，这是六根互用的境界。

卍　　卍　　卍

今天是佛欢喜日，佛在今天是最欢喜了。佛哪一天都欢喜，不过今天是最欢喜的一天。为什麽？因为出家人从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这一个期间结夏安居，哪个地方都不去，也不出去化缘的，今天是圆满的一天。又遇着摩诃目犍连尊者最初得到神通的那一天；得到什麽神通呢？他得到天眼通。

目犍连尊者得到天眼通，这时候，他第一眼就看见他母亲在地狱里受苦。为什麽他母亲跑到地狱里去了呢？因为他母亲在生的时候不信佛，不拜佛；不信法，也不学佛法；不恭敬僧，而且她还譭谤僧人，说僧人种种的过失，说僧人怎麽样怎麽样不好。并且她欢喜吃牛肉、狗肉，吃各种肉；又欢喜吃鱼，尤其欢喜吃鱼子。鱼子，就是没有变成鱼时的鱼卵。她欢喜吃鱼子，你说，吃一餐饭，要吃多少生命？要吃很多很多的生命！

因为她不信仰三宝、不恭敬三宝，而且还尽吃这麽多的鱼子，所以死了就堕地狱，在那个地方没有东西吃。目犍连尊者得了神通，於是就拿着一钵饭送给他母亲。他母亲看她儿子给送来一钵饭，就接过来。因为她在生的时候就贪心，所以她用左手拿着钵，右手用袖子把钵遮上，不叫其他的饿鬼看见。怕其他的饿鬼看见，抢着来吃，所以她就用袖子遮上饭，跑到没有饿鬼的地方，拿这个饭偷着来吃。拿起来一吃，怎麽样啊？因为她业障的关系，不可以有东西吃的；所以饭到她的口里，就变成火炭！

目犍连尊者虽然证了果，有神通，但是这时候束手无策，一点办法也没有。於是就回来请问佛：「这怎麽办呢？」说他母亲在地狱里，请佛帮忙他救度母亲。佛就告诉他说：「你母亲罪业太重，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救得了的。必须要请十方的僧众来超度你的母亲，你的母亲才能离苦得乐。在七月十五这一天用这个方法，不单你母亲离苦得乐，就是未来的一切众生在这一天举行法会，都可以超度过去七世的父母和六亲的眷属离苦得乐！

因为这种的因缘，所以在每年旧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在中国到处都有盂兰法会。昨天一个女居士买这些个东西是供养僧人的，专门要在七月十五这一天送给出家人吃的。所以这一些东西在家人不可以用，只可以出家人用的。今天是佛的欢喜日、僧人的自恣时，在中国每一年都有举行法会，来纪念以前目犍连母亲堕地狱蒙救拔的这种因缘。

Q2证不循根

阿难！汝岂不知？今此会中，阿那律陀，无目而见。跋难陀龙，无耳而听。殑伽神女，非鼻闻香。骄梵钵提，异舌知味。舜若多神，无身觉触，如来光中，映令暂现；既为风质，其体元无。诸灭尽定，得寂声闻，如此会中摩诃迦叶，久灭意根，圆明了知，不因心念。

阿难！汝岂不知：你岂是不知道吗？你也应该知道啊！知道什麽呢？今此会中：在这楞严法会里头，就有六根互用的这种人。哪一个呢？

阿那律陀，无目而见：相信每一个人对阿那律陀不会很陌生的，都和他是已经认识好多次了！这就是那个没有眼睛的瞎子。怎麽没有眼睛了呢？就因为他好睡觉。佛一讲经，他就睡着了；佛一讲经，他就睡着了！他是佛的一个堂弟，白饭王的儿子。佛就骂他：

咄咄胡为寐　螺蛳蛤蚌类
一睡一千年　不闻佛名字

喂！喂！你为什麽要睡觉啊？你就像那一个海里的蚌和螺蛳之类的，一天到晚都睡觉；一睡睡一千年，闻不见佛的名字。这麽样一讲，他就发愤了。发愤而不睡觉，七天七宿都没睡觉；没睡觉，眼睛就瞎了；瞎了，释迦牟尼佛就生一种怜悯的心，就教他「乐见照明金刚三昧」，教他修这种的法。他修这个法时就得天眼通。他的肉眼已经坏了，但是得了天眼通，所以阿那律「天眼第一」，他是天眼最究竟的，什麽他看得都清楚！所以你不要以为开眼的人都一样，有的看得清楚地，有的看得不清楚地，而阿那律尊者就看得最清楚！

「阿那律陀」，翻到中文就叫「不贫」，他永远都不穷。记得以前我讲过，他得着一只金兔子，回到家里，把金兔子腿割下来，拿去卖了，又生出来两条腿来；再割下腿来，又生出；由这个，他就发财了，生生世世都不穷。这个已经出过题目考过，所以我说你们大家对他都很熟的，这一位尊者大家见过好多次面了。

跋难陀龙，无耳而听：跋难陀龙是个龙神，牠保护着摩竭陀国的风雨、衣食，老百姓都非常欢喜这条龙，所以跋难陀，翻译成中文就叫「善欢喜」。可是这是个聋子的龙，本来牠叫龙，但是牠耳朵也聋了，是聋龙
...这聋龙用什麽听呢？龙有一条须，那条须可以听，牠就用那条须来听，所以不用耳朵听。

阿那律尊者「无目而见」，他眼睛瞎了，但是他不用眼睛，可什麽东西都看得见。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某某，他不像阿那律尊者是没有眼睛的，他还有眼睛，还又得到天眼，这是很难得的。在这末法时代，这样人都很少的；虽然很少，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法会又有这样的人，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多接近他一点。今天又来一个何悟明，何悟明也和他多谈一谈，大约你就该「悟明」了，就不会不明了。悟明，就是开悟而明白了；若是不明，就是不开悟、不明白。所以这回你机会也到了！这个跋难陀龙是条聋龙，「无耳而听」。我不讲六根互用吗？前边也刚讲到六根互用，现在佛在经典上给举出证明来。

殑伽神女：「殑伽」，是印度一条河的名字，叫殑伽河，发源於雪山。阿耨达池，有四条河流发出来，其中一条就是殑伽河。非鼻闻香：这个河神女没有鼻子，但是她可以闻香。她用什麽闻香呢？她用眼睛来闻香。

骄梵钵提，异舌知味：骄梵钵提是梵语，翻到中文叫什麽呢？叫「牛呵」。「牛呵」是什麽意思？就是牛喘气的声音。牛喘气很大的声音，而骄梵钵提出入气就像牛喘气那麽粗，什麽道理呢？为什麽他证阿罗汉果了，还有这麽重的习气呢？这是因为骄梵钵提在因地，做小沙弥的时候，和一位老和尚在一起。这老和尚虽然证罗汉果了，但是他老得牙都掉了，吃东西吃得很慢地，就要慢慢地嚼。你说这小沙弥怎麽说？他说：「你啊，真像牛吃东西！」就因为说这麽一句话，所以他就生生世世得这果报，出入气和牛喘气一个样。但是他也证阿罗汉果了，所以佛叫他常在天上住，不要在人间住。为什麽不叫他在人间住呢？恐怕人看见他也生譭谤心，恐怕人又说：「嘿，你这个人像个牛喘气似的！」如果有人这麽来说他，这个人将来生生世世都要做牛的。佛怕众生见着他生譭谤心而堕落，所以叫他到天上去住，不在人间住。

在佛教里头，你不是随随便便就乱讲话的。你讲错一句话，就有因果的。那位老比丘，人家问他说：「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就是「有没有因果呢？」这位老修行就答覆说：「大修行不落因果。」因为这一句话答错了，要五百世都堕落做狐狸身。等百丈禅师在江西那个地方讲经的时候，天天都有一个长胡子、长头发的老年人来听经，但是他可不是个嬉皮！谁也不认识这个老年人，他来听经，人家走了，他也走了；人家来听经，他也来听经。

因为法会讲经，一开经的时候，很多人都可以来听的，但你不能问某某人姓谁名谁。我告诉你们，本来讲经的规矩，讲完了经，这法师下座就回到房里头去，不和大家讲话的，很少讲话的；如果讲话，这就近於一种攀缘心。所以百丈禅师天天讲完经，就回到房里去，也不和任何人讲话。不说：「啊，你得明天来啦！你後天来啦！」完全没有攀缘心的；一有攀缘心，这就不合佛法的。

有一天，百丈禅师讲完经了，回到寮房去；这长胡子的老年人就跟着到寮房去，请开示。请什麽开示呢？他说：「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百丈禅师对他讲：「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大修行人不会不明白因果的。「昧」，就是不明白。这老年人一听，当下开悟了：「喔，原来是这

麽一回事啊！」

他就对百丈禅师说：「我总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就因为以前答覆人家错了，所以堕了狐身。我是後山上的一只狐狸，天天来听您讲经；我以前是一个高僧大德，也讲经说法。有人问我：『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我答覆：『大修行人不落因果。』就因为这一句话说错了，所以堕了五百世做狐狸。今生我这狐狸来听您讲经，现在我明白了，我明天就往生！您可以到後边那个山洞里，把我屍首给埋上，结结缘。」於是第二天，百丈禅师带着所有庙上的和尚去到那儿，一看，果然有一只老狐狸在那儿已经死了！百丈禅师用和尚的葬礼来把牠埋葬了，就超度牠。

由这一点看来，在佛教里头，一般不学佛法的人，他还可以随便乱讲话；学佛法的人，就不能随便乱讲话。有人问你问题，你知道，就依照佛法答覆他；如果你不知道，切记不要不知以为知。你若讲错话，这因果很厉害的！不要学这老和尚一个 question（问题）answer 错了（答错了），就变成狐狸了。这个是很危险的！这骄梵钵提，也就是因为一句话謗谤阿罗汉，所以生生世世喘气就像牛喘气一样！他「异舌知味」，他的舌头像牛舌一样，但是他可也知道味道。

舜若多神，无身觉触：「舜若多」是什麽呢？以前我给你们讲过，就是空神。这空神根本没有身体，可是他能感觉有触。他没有身而有触，怎麽样子呢？如来光中，映令暂现：这是如来以佛光令他显现出来的，所以光中暂时现出他的身体。既为风质，其体元无：因为他是一个空神，空又像风似的，没有什麽形象的。他那个身体本来没有的，可是由佛的神力，令他现出来，也有一种触觉。所以舜若多神就非常之高兴，说：「我没有身体，现在又有身体了！」人家有身体，怕没有身体；所以他没有身体，等到有身体的时候，他觉得高兴了。

诸灭尽定，得寂声闻：「诸灭尽定」，就又叫「灭受想定」，就是把五蕴中受、想都没有了。也没有受了、也没有想了，在这个时候，是「九次第定」的一个定。在会中有这样的人，他把受想都灭尽了，所以叫「诸灭尽定」，这就得证阿罗汉果。如此会中摩诃迦叶：好像这个会中，谁是得到诸灭尽定了呢？就是摩诃迦叶尊者。「摩诃」，是「大」。摩诃迦叶原来是一个事火的外道，在佛教里叫「金色头陀」的，也就是这位迦叶。现在他在中国云南鸡足山那个地方，还入定呢！这个摩诃迦叶尊者到现在还没有死，也没有往生，在鸡足山那个地方入灭尽定，等将来弥勒菩萨出世，他要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就交给弥勒佛。所以现在几千年了，还在那儿打坐呢！

入灭尽定，坐几千年、几万年都可以坐的。摩诃迦叶尊者久灭意根：他很久很久已经把意根这个分别心、生灭心都灭了。圆明了知，不因心念：可是他的了知，是一种圆明的了知，不是藉着心和念而知道的。他是「圆明了知」，这种是从根本上的智慧知道的，不是从生灭心来知道的。

P2器界超越成纯觉妙（分二）
Q1先以示妙　Q2验不藉缘
今Q1

阿难！汝今诸根若圆拔已，内莹发光。如是浮尘，及器世间诸变化相，如汤销冰，应念化成无上知觉。

阿难！汝今诸根若圆拔已：你现在眼、耳、鼻、舌、身、意这诸根，如果一入无妄，那麽彼六知根同时清净。若圆拔已，也就是你一根圆成了，你把你所有这个根的习气都拔除了。这「圆拔已」，做完了这工作，内莹发光：在你自性里边，就好像美玉洁白发光那个样子。如是浮尘，及器世间诸变化相，如汤销冰：像这种浮根四尘，和山河大地、房廊屋舍，所有器世间这一切的变化相就都没有了，好像滚汤销冰一样。应念化成无上知觉：「应念」，是很快的，没有好久的时间。你妄尽，真就存了；真存了，所以就应念化成无上的知觉。这个知觉就是真正的知、真正的觉，不是以前那个妄知妄觉、那个妄明。你妄没有了，真就现前了，所以这个真知真觉应念就现出来了。

Q2验不藉缘

阿难！如彼世人，聚见於眼。若令急合，暗相现前，六根黯然，头足相类。彼人以手循体外绕，彼虽不见，头足一辨，知觉是同。

缘见因明，暗成无见。不明自发，则诸暗相永不能昏。
根尘既销，云何觉明不成圆妙？

阿难！如彼世人：阿难！我举一个比方，比如有这麽一个世间人，这个世间人聚见於眼：聚见精於眼睛上。若令急合：他聚精会神地聚这见精於眼睛上，假设你叫他：「快点把眼睛闭上！」「急合」，快把眼睛闭上。他把眼睛闭上，看见什麽了呢？暗相现前：黑暗的景象现前，就黑暗了。六根黯然：这个时候眼睛不见了，耳朵也不听了，鼻子也不闻了，舌也不嚐了，身也不触了，意也不缘了，「六根黯然」，这时候六根都同时停顿了。头足相类：假设这时有一个人站在他对面，头、足也都是一样了，不能分别。

彼人以手循体外绕：这时候这个人什麽也看不见，这个人是哪个人呢？就是世间上闭着眼睛这个人。他以手就这麽摸对面那个人的身。彼虽不见，头足一辨，知觉是同：他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摸到头的时候，就知道这是头；摸到足的时候，知道这是足；这种知觉性还是一样的

，还是有的。所以这就是每一根没有了，知觉性还是不缺的，还是一样有的。比如你现在把眼睛闭上，这种知觉性也不是没有的，也还是一样的。

缘见因明，暗成无见：为什麽看见呢？就因为明才看得见；暗，就看不见了。不明自发：不用因为这个明，而自己发出来这个真见。则诸暗相永不能昏：若是你不藉着外边的明，你自己自性里发出来这种的光明，这所有一切的暗相，就永远不能来障碍你，不能令你看不见了。

这种的境界，也就是如果你真正开悟证果了，你白天、晚间是一样的，明和暗是一样的。明能看见东西，暗也一样能看见东西，在黑暗的室里人看不见东西，他可以看得见。所以说，「了悟犹如夜得灯」，开悟了——不过也不是一定这样子，这不过说一个比喻，你不要又着住到这个上头了。这说出来的，都不一定是真的；说不出来的，那才是真的。所以这只是一个比方，你若以为是这样子，那又是错了！

怎麽样子呢？「了悟犹如夜得灯，无窗暗室户开明」，你一开悟了，好像晚间得着一盏灯一样，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暗室里头，但是它光了。所以这种境界，你看这个房子里头是黑暗的，他看就是光的，这就是人与人的业感不同。你若是开悟了的人，就算在晚间也和白天一样；你在睡梦中，和醒着是一样的，在梦中也不颠倒！并且你若开悟，也会很少梦，没有梦的。

我们修道的人为什麽要修行呢？就因为没有把握，自己作不得主。你在明白的时候作得主，可是在糊涂的时候就作不得主了；你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可以作得主，在有病的时候又作不得主了，你自己也不能说了算。那麽你在有病的时候，可以不颠倒，也可以作得主了；可是你在睡着的时候，又作不得主了。说：「我睡着也可以作得主！」那你做梦的时候又作不得主了，做梦的时候，又颠颠倒倒了。你做梦的时候可以作得主，你临死的时候又作不得主了；临死的时候四大分张，你想说：「我现在不要死了。」这一点人情都没有的，绝对不会给你这个人情！

所以我们人修道，也就是为的要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也作得主，明白的时候也作得主，病的时候也作得主，睡的时候也作得主，梦里的时候也作得主，死的时候更作得主。死，我欢喜死就死；不欢喜死，我活多几天，没关系！你管不了我；那时候，就叫「生死自由」，愿意活着就活着，愿意死就死。好像迦叶祖师活到现在几千岁都可以的。你愿意死，随时就这麽死了！你愿意站着死，就站着死；愿意坐着死，就坐着死；你愿意躺着死，就躺着死；愿意怎麽死，就怎麽死！

阿难！根尘既销：在六根、六尘都销融了的时候，诸暗相永不能昏。根尘既然不能发生它的力量、它的作用，云何觉明不成圆妙：怎麽可以说这本来的觉明，这个你说「觉上加明」这种道理「不成圆妙」呢？它哪有不能返本还原而恢复本有的这种圆妙呢？

H2验证以释二疑（分二）
I1验释根性断灭疑　I2证释别有结元疑　I1分二
J1阿难错解佛语以谬难　J2如来即事验常以释疑　J1分三
K1因果相违　K2後先异说　K3更求开示
今K1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说言，因地觉心，欲求常住，要与果位名目相应。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盘、真如、佛性、庵摩罗识、空如来藏、大圆镜智，是七种名，称谓虽别，清净圆满，体性坚凝，如金刚王常住不坏。

若此见听离於明暗、动静、通塞，毕竟无体，犹如念心，离於前尘，本无所有。云何将此毕竟断灭，以为修因，欲获如来七常住果？

阿难在这个地方又生出怀疑来，所以阿难又有问题了。阿难白佛言：阿难对着佛讲了，世尊！如佛说言：像佛您过去所说的道理。因地觉心，欲求常住，要与果位名目相应：在因地发这个觉悟的真心，想要求常住不灭，这要与果位的名目要相应，不相违背的。「果位」，也就是证果的这种觉位。

世尊：世尊哪！如果位中：好像在果位中，有很多的名目。在果位里头有什麽呢？有菩提、涅盘、真如、佛性、庵摩罗识、空如来藏、大圆镜智：「菩提」，就是觉道。「涅盘」，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如」，就是真实而没有虚妄；如，就是一如无二如。这个「如」，根本也没有一个什麽，也就和空是一样的道理；真如，也就是真空。真，一真一切真，没有不真的；若有一点点不真，也谈不到是真如。「佛性」，这是每一个人本具的性。「庵摩罗识」，庵摩罗翻译成中文就叫「净」，就是清净，是一个清净的识，净识。这个识，在没有开悟以前，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阿赖耶，翻到中文叫「含藏识」，也就是那里边什麽东西都有。庵摩罗识，就是第八识变的一个洁净识，叫净识。又一个名称叫「空如来藏」。又一个名称叫「大圆镜智」。

是七种名，称谓虽别，清净圆满，体性坚凝，如金刚王常住不坏：这七种的名称，它的称呼虽然有分别，它那个理都是清净圆满的，它的体性都是坚凝，好像金刚王永远都不会变坏的。

若此见听离於明暗、动静、通塞，毕竟无体：假如见精和听精等离开了明暗、动静、通塞，终究没有它的体性。犹如念心，离於前尘，本无所有：好像心念一样，心念也没有体的，它离开前边所对着尘的境界，什麽都没有的。这个意根也是离尘无体。

云何将此毕竟断灭，以为修因，欲获如来七常住果：为什麽用这个毕竟断灭的，来做修行的一个因，而想要获得如来这七种常住的果？七常住果，就是前边所说的「菩提、涅盘、真如、佛性、空如来藏、大圆镜智，庵摩罗识」七种。
K2後先异说

世尊！若离明暗，见毕竟空。如无前尘，念自性灭。进退循环，微细推求，本无我心及我心所；将谁立因，求无上觉？如来先说湛精圆常，违越诚言，终成戏论，云何如来真实语者？
K3更求开示
惟垂大慈，开我蒙吝！

世尊哪！若离明暗，见毕竟空：假如离开明、暗，就没有见了。如无前尘，念自性灭：若没有前尘所对着的这种境界，念它也没有，也不会生了。

进退循环，微细推求，本无我心及我心所：「进退」，我也向前追究追究，再向後考虑考虑；「循环」，这麽来回来回经过好多次了；我很微细地这麽推求，原来没有我的心和我这个心所使。将谁立因，求无上觉：可是这样我用哪一个作我的因地心，而成果地觉，求无上道呢？是用哪一个心呢？我找来找去，没有心！这个生灭心又不可以用，找真心又找不着。所以怎麽能立因地心，而求无上的佛觉呢？

如来先说湛精圆常，违越诚言，终成戏论：世尊以前曾经说过「湛精圆常」这种的道理。如果说的话不诚实，说的不真，这叫违越真诚的言语。那麽不诚实的话，这就是等於戏论一样，云何如来真实语者：佛所说的法不讲戏论，为何佛所说的道理前後不相同，自语相违？佛自己以前说不用生灭心，以後又说就是用这个心来修。我阿难找这个心也找不着，现在我越听越不明白！为什麽佛说的话都不真实呢？佛应该说真实的话啊！真语、实语、如语、不妄语，现在佛讲的话，怎麽不相同了呢？
惟垂大慈，开我蒙吝：我现在就希望世尊垂大慈悲心，开示我阿难这个蒙昧不明白的心和执吝！执吝什麽呢？就执吝小乘法而不能舍得。
J2如来即事验常以释疑（分四）
K1许以除疑　K2击钟验常　K3引梦验常　K4申迷教守
今K1

佛告阿难：汝学多闻，未尽诸漏。心中徒知颠倒所因，真倒现前，实未能识。恐汝诚心犹未信伏，吾今试将尘俗诸事，当除汝疑！

佛听阿难这样讲，真把佛都讲得啼笑皆非了。佛告阿难：汝学多闻，未尽诸漏：佛告诉阿难了，你学是学多闻强记，现在你没有得到漏尽通。心中徒知颠倒所因：你心里只知道，知道什麽呢？知道为什麽有了颠倒？真倒现前，实未能识：真正的颠倒现前，你还不认识呢！就是好像前边你尽说药方，真药现前，你就不认识这个药了。现在说你知道这个颠倒的因，为什麽颠倒你知道了，但是真正的颠倒现到你前边，你又不认识了，你又不知道什麽是颠倒了！

汝诚心犹未信伏：我恐怕你的诚心还不够，所以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不会相信的！你信心不够，也不会服从的。吾今试将尘俗诸事，当除汝疑：我现在试验试验，用通俗的道理给你讲一讲，把你的疑惑给除去。
K2击钟验常（分四）
L1两番问答　L2责其矫乱　L3破申正义　L4责迷戒谬
今L1
即时如来敕罗睺罗击钟一声，问阿难言：汝今闻不？阿难大众俱言：我闻！
钟歇无声，佛又问言：汝今闻不？阿难大众俱言：不闻！
时罗睺罗又击一声，佛又问言：汝今闻不？阿难大众又言：俱闻！

现在是击钟来测验闻性。前边本来都已经讲过闻性是不生灭的，阿难因为错解佛所说的道理，所以又生出疑惑。现在佛用击钟的声音，来测验这个闻性。

即时如来敕罗睺罗击钟一声：就在这个时候，佛就叫罗睺罗敲一声钟。罗睺罗，你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了，这是佛唯一的儿子，就是那个「覆障」，他在母亲肚里六年才生出来。人在母亲肚里六年，年头很多的，这在中国也有很多个。中国有一个老莱子，他一生出来，眉毛、头发都是白的，所以一生出来就老了，也就会说话。老莱子虽然年纪很大了，但是还像小孩子那个样子对他父亲、母亲，很顽皮的，这是一个。还有老子，他姓李，名耳，字老聃。为什麽叫他叫「老子」呢？老子据说在母亲肚里头住了八十一年，在肚里边已经老了，所以叫「老子」。这都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罗睺罗在他母亲肚里住六年，这也不算太出奇的事情。

佛大约也就是因为罗睺罗是他儿子，很听招呼的，就对他说：「你快去敲钟！」佛敕罗睺罗敲一声钟。问阿难言：汝今闻不：然後佛就问阿难说：「你现在听见没听见啊？」阿难大众俱言：我闻：阿难和大众都说：「啊，我闻到了！」

钟歇无声：这个钟声停止了，没有声了。佛又问言：汝今闻不：佛又问阿难：「你现在听见没听见呢？」阿难大众俱言：不闻：阿难和大众都说：「现在没有听见，什麽也没有了！」

时罗睺罗又击一声：佛问完了之後，罗睺罗很聪明的，也很懂得佛的意思；所以钟声休息了一个时候，他又敲了一声钟。

罗睺罗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密行第一」，他修行，人都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他天天用功。他怎麼样呢？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入定的，走到厕所去也入定。到吃饭的时候，他虽然吃着饭，也入定的。他的心就没有在饭上；吃，他也入定。到大小便的时候，他也入定。你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所以他「密行第一」！密行，就是他的修行，其他人不知道，这他是第一。就拿诵〈楞严咒〉来讲，有的人，谁也没看见他念〈楞严咒〉，但是他会背〈楞严咒〉，可以念得出了，这就叫「密行」。谁也没看见他学过，谁也没看他诵过，但是他会背了；知道要考试，准备要应试了，这也叫「密行」。

佛又问言：汝今闻不：佛又问阿难：「你现在听见没听见？」阿难大众又言：俱闻：阿难和在会大众说：「啊，这个钟响了，我们都听见了！」敲钟，问你听见没听见，这就是「尘俗诸事」。你说敲钟，问你听见没听见，这个谁都知道，没有人不明白的；因为以前讲的道理，阿难不明白，所以现在佛用这很浅显的道理形容出来，来问阿难。

佛问阿难：汝云何闻？云何不闻？

阿难大众俱白佛言：钟声若击，则我得闻；击久声销，音响双绝，则名无闻。

佛问阿难：汝云何闻？云何不闻：你怎麼算是你的闻呢？怎麼又算是你的不闻呢？你说一说来听一听！阿难大众俱白佛言：阿难和在会的大众，一起就说了。钟声若击，则我得闻：这个钟声一击的时候，我们大家就闻见钟声了。击久声销，音响双绝，则名无闻：等打过钟时间久了，声音就消灭没有了。音声也没有了，响也没有了；双绝，两个都断了，没有了，这就叫「无闻」，没有闻了。

所以阿难和大众的毛病，就在「无闻」这个地方；以为没有声，就没有闻了。其实没有声，谁又知道没有闻呢？知道「没有闻」，这就是个「闻」嘛！你若是没有「闻」，根本你就不知道闻、不闻了！所以要点就在这个地方！

如来又敕罗睺击钟，问阿难言：尔今声不？阿难大众俱言：有声！

少选声销，佛又问言：尔今声不？阿难大众答言：无声！

有顷，罗睺更来撞钟。佛又问言：尔今声不？阿难大众俱言：有声！

如来又敕罗睺击钟：佛又叫罗睺罗击一声钟。问阿难言：尔今声不：问阿难说：「现在有没有声啊？」阿难大众俱言：有声：阿难和大众都说：「有声啊！」

少选声销：这个时间不是很多，很少的，这叫「少选」。不久，这个钟声没有了。佛又问言：尔今声不：佛问阿难：「你现在还听见声、听不见声呢？」阿难大众答言：无声：阿难和大众都说：「没有声！」

有顷，罗睺更来撞钟：歇了很少的时间，罗睺罗就又撞了一声钟。佛又问言：尔今声不：佛又问阿难：「现在有没有声啊？」阿难大众俱言：有声：阿难和大众都说：「有声！」

佛问阿难：汝云何声？云何无声？

阿难大众俱白佛言：钟声若击，则名有声；击久声销，音响双绝，则名无声。

佛问阿难：汝云何声？云何无声：佛又问阿难：「你怎麼叫有声？怎麼叫没有声呢？你把这个『有声、没有声』的道理，讲来给我听一听。」阿难大众俱白佛言：钟声若击，则名有声。击久声销，音响双绝，则名无声：阿难和大众就对佛说：「钟声一击，这就是『有声』。击的时间久了，钟声没有了，音和响全都没有了，这个就叫『无声』。」

L2责其矫乱

佛语阿难及诸大众：汝今云何自语矫乱？

大众阿难俱时问佛：我今云何名为矫乱？

佛言：我问汝闻，汝则言闻；又问汝声，汝则言声。唯闻与声，报答无定，如是云何不名矫乱？

佛语阿难及诸大众：佛对阿难和在会的大众又说了。汝今云何自语矫乱：你现在怎麼自己说得矫乱无章呢？你怎麼自己乱说话，一点都不合理呢？「矫乱」，就是不合理。

大众阿难俱时问佛：大众和阿难同时就都请问佛了。我今云何名为矫乱：怎麼我们现在说话不合理呢？我们怎麼乱说呢？

佛言：佛又说了，我问汝闻，汝则言闻；又问汝声，汝则言声：我问你闻不闻？你就说闻。我又问你声不声，你也说声。惟闻与声，报答无定：这个闻和声，你又说是闻，又说是声。究竟是闻、是声？所以你这个回答没有一定。如是云何不名矫乱：像这样子，你又说是闻、又说是声，没有一定，为什麼你说这个不叫乱说，不叫「矫乱」呢？

L3破申正义

阿难！声销无响，汝说无闻。若实无闻，闻性已灭，同於枯木，钟声更击，汝云何知？

知有知无，自是声尘，或无或有；岂彼闻性，为汝有无？闻实云无，谁知无者？

是故阿难！声於闻中，自有生灭；非为汝闻，声生声灭，令汝闻性，为有为无。

阿难！你这个「声」和「闻」分别不清楚。我问你有闻、没有闻？钟响，你就说有闻；钟不响，你就说无闻了。钟响了，又问你有没有声？你说有声；钟不响了，问你有没有声？你又说没有声。这个声和闻，你分别不清楚了。你以这个「闻」就当了「声」了，以「声」就当了「闻」了，这就是你不明白的地方！这就是你真正颠倒的地方！你为什麽连一个闻和一个声都分别不清楚？

阿难！声销无响，汝说无闻：声消灭了，没有响了，你说没有闻了。若实无闻，闻性已灭，同於枯木，钟声更击，汝云何知：要是真的没有闻了，闻性就应该灭了，就没有闻性了。既然又有声、又有闻，这个「闻性」没有灭啊！如果闻性已灭，就好像乾的木头一样，钟声再击的时候，你怎麽会又知道呢？你没有闻性了，就应该不知道啊！

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注意的。主要就在这儿！这个「闻」，虽然钟不响了，闻性没有断的、没有生灭的。因为闻性是不生不灭的，声是生灭的；有声，也有闻；没有声，也有闻的。所以没有声了，他答说「无闻」，这是错误！他不明白、颠倒，也就在这个地方。

知有知无，自是声尘，或无或有：你知道有声、知道没有声，这当然是属於声尘的有或无。岂彼闻性，为汝有无：你或者说是没有了，或者又是有了；闻性岂是这样子呢？闻性岂是有声就有，没有声就没有吗？有声它也有闻，没有声也是有闻，闻性并不是生灭的。声尘是有生有灭的，有声音，它就有声了；没有响，它声也就没有了，这是有生灭的。这个闻性，可不会为你又有、又无。

闻实云无，谁知无者：如果实实在在你要说没有声就没有闻性了，你要是这样讲的话，谁又知道那个「无」？知道「没有闻」的那个，又是谁？知道没有闻的，那就是你的闻性。你知道没有了嘛！若是真没有闻性了，你连知道都不会知道了。

是故阿难：因为这个，阿难哪！声於闻中，自有生灭：这个声，在闻中自己有生有灭。你听见的声，是有生有灭的；而你那个闻性，是无生无灭的。非为汝闻，声生声灭：可不是你那个闻性，有声了，它就生了；没有声，它又灭了。令汝闻性，为有为无：这可不是因为声生、声灭，令你的闻性也随着声或者有、或者没有了。不是的！就有没有声，闻性都是常在的。
L4责迷戒谬

汝尚颠倒，惑声为闻。何怪昏迷，以常为断？终不应言：离诸动静、闭塞、开通，说闻无性。

汝尚颠倒，惑声为闻：阿难你啊，对於自己的颠倒都不认识！所以我说，「真倒现前，汝尚不识」啊！你疑惑这个「声」就是「闻」了，「闻」也就是「声」了。这怎麽同呢？「声」和「闻」是不同的。何怪昏迷，以常为断：难怪你这麽样子糊涂罗！难怪你这样子不明白啊！这个真常不生灭性，你拿它当断了。

我几时对你说过「湛圆真心」会断的呢？你以常为断，本来是真常不变的道理，你却说断了、没有了。你说你太糊涂吧，为什麽这样？就因为你连个「声」和「闻」都分别不清楚。这两种很浅的事情，你又说是「声」、又说是「闻」，究竟是「声」、是「闻」？所以难怪你以常为断了。我说这个真常之法、不生灭的真心，你却以为这个不生灭的心断了、没有了。你为什麽这麽糊涂呢？

终不应言：离诸动静、闭塞、开通，说闻无性：可是你始终不应该这麽样说：离开「动静」、「闭塞」和「开通」，说离开这些，「闻」就没有「性」了。怎麽会没有呢？闻性是常在的嘛！你以为它断了，你太蠢了！太愚痴了！台湾人讲的：「太笨了，像个傻瓜一样！」
K3引梦验常（分二）
L1验梦不昧　L2决定性常
今L1

如重睡人，眠熟床枕。其家有人，於彼睡时，捣练舂米。其人梦中闻舂捣声，别作他物，或为击鼓，或为撞钟。即於梦时，自怪其钟，为木石响。於时忽寤，遍知杵音。自告家人：我正梦时，惑此舂音，将为鼓响。

在前边是「验声知性」，验这个钟的声，知道闻性应该是不生不灭的。闻性如果灭了，就不会再闻了；撞钟续响，仍然继续听见，这是闻性没有生灭；有声、没声，闻性都是存在的。现在佛再给举出来一种尘俗的事，来证明闻性是不生灭的。

如重睡人：就像睡得很重。怎麽叫「重睡」呢？就是你叫他，也叫不醒；他睡着了，有什麽动静，也不会醒的。可是虽然不会醒，但是他闻性还是存在的；有什麽声音他还是有所觉，不过他有一种错觉而已，觉得错误了。这个错误并不是闻性的错误，而是第六意识这个独头意识，它发生一种错误的感觉。眠熟床枕：「眠」，就是躺到那个地方；「熟」，就睡得很熟、很熟睡的，也就是「重睡」。他在这个床枕上，睡得什麽事情也不知道了。

其家有人：在他的家里边就另外有人，於彼睡时，捣练舂米：正在他睡觉的时候，浆洗衣服和舂米。「捣练」，是古来浆洗衣服的方法。浆洗衣服，底下有一块捶棒石——我在小的时候，在中国还看见这种东西。把衣服放到这个地方，衣服用层浆粉，然後拿两根棒槌，这棒槌是木头造的，「乒乒乓、乒乒乓」就这麽打这个石头，这麽一打，它就光了，就看着很好看的，并且

也容易洗，这叫「捣练」。

「舂米」，你们都知道六祖大师在黄梅那个地方舂了八个月的米。舂米用碓，手扶着，脚踩这个碓，就可以把米的谷皮子都给舂去了。捣练和舂米，这是中国这个老法子，印度大约也是这个老法子，他们也都知道的。所以佛那时候，也举出舂米和捶棒槌来作比喻。

其人梦中，闻舂捣声，别作他物：睡觉这个人他在梦里边，就闻有舂米的声，又有捶衣服的声。他在睡梦中，听是听见有声音，可是生了一种错觉，他就当作了一种旁的东西。当作什麽东西呢？或为击鼓，或为撞钟：或者他听着好像击鼓；或者他又听着舂米的声好像撞钟的声。即於梦时，自怪其钟，为木石响：在这个梦里边的时候，他自己就很奇怪的，说：「这个钟，怎麽样是木头和石头的声音？」

因为在梦中只有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又叫「独头意识」；这独头意识，它在梦中发生一种作用。我们每一个人做什麽梦，都是这第六意识作怪，它来支配你做一切的梦。这个人为什麽他听着这个声音，就认为是钟声和鼓声呢？本来不是钟声，也不是鼓声，他就发生这种错觉，以为是钟声、鼓声了，所以他说：「喔，这个钟怎麽变成木头和石头的声响了呢？」他认为很奇怪。

讲起来这个梦，这是第六意识在作怪；所以你在白天遇着什麽境界、什麽事，晚间就会做什麽梦。有的修道的人，也把意识修得能出玄入牝。怎麽叫「出玄」呢？就是从头顶上出去一个人，可以到旁的地方去。可是这个境界并不是真的，这是一种阴神；因为它出去了，有一种知觉力，就叫「神」了。

以前有一个老道，这个老道修行很用功的，但是他的脾气很大，一遇着什麽事情，就发脾气了；这发脾气就属於一种瞋恨心。他自己觉得自己有了功夫，很了不起！他说他能一睡着了就出神；这就是好像做梦似的，但是他自己知道，也记得很清楚。

这个老道遇着一个和尚，两个人就论道起来。这个老道说：「我们道教可以修成仙，成了仙就可以长生不死，永远都存在的。你佛教有什麽本领呢？释迦牟尼佛都一样死的！我们道教的祖师爷李老君，青牛西去，过函谷关之後，就不知到什麽地方去了，就失踪了。虽然一般人传说他失踪，其实李老君上天了！所以我们道教的功夫，可以出玄入牝。」这个和尚说：「你怎麽样出玄哪？」他说：「我躺着睡着了，到任何的地方去都可以的。」和尚说：「那好，你现在就睡，你出一个神我看看！」

这个老道躺着就睡，一睡，果然就出来一个神。什麽神呢？在头上出来一条蛇。这条蛇就从床上爬到地下，到外边一个很脏的水池子里头去喝了一些水，又顺着那个水池子走。这个和尚就用一根草叶摆到水池子边上，又插上一根草在这个地方。这条蛇一看这个草叶，吓得慌慌张张就往回跑，跑回来，就醒了。喔，吓得通身出冷汗！

和尚问他：「你出神都到什麽地方去来着？」「我到天上，到天河那个地方。」他看那个不乾净的水池子是天河，他上天去了。所以他说：「我到天河那儿，饮一些天河的甘露水。我又往那边一走，看见一个金甲神在那个地方站着，拿着一把刀要杀我，我赶快回来。」和尚说：「喔，原来如此，你到天上去来着？」然後就告诉他说：「我看见的情形，和你所见的完全不同。」老道说：「你见着什麽？」

「我看见你是一条长虫，一条蛇从你头顶上出来。为什麽出来一条蛇？你这个人大约平时脾气很大的，尽发火，所以你的火性不化，变成蛇了。蛇心里也毒，你这个瞋恨心，这个瞋毒会变成蛇的。你到外边厕所那个地方，又是屎尿，又是不乾净的水，你以为那就是天河水，就是甘露水了，你到那儿喝了很多！我放一根草叶，又放一根草，你认为这根草就是一个金甲神人，这草叶就是一把刀想要杀你。你就赶快跑回来，又钻回你头里边去了。我就看见这个情形了！」这个老道一想：「这岂不是所修的完全都错了吗？」於是，就拜这个和尚做师父，跟着和尚去修佛法去了，把以前的功夫都放下了！

有的人在梦里边说是会出神，这是属於一种阴神的。这阴神，你若有慈悲心，就是和你这个人的样子是一样的；如果你是瞋恨心重，或者贪心重，那就不同样的。所以我们人，一念的瞋心起，八万障门开啊！只要你有一念的瞋心、一念发脾气的心起来，八万个业障的门都开开等着你去。这个老道，因为他瞋心太重了，所以就变蛇；幸亏遇着一个和尚把他度了，皈依佛法，大约将来就不会堕落蛇身。

於时忽寤：重睡这个人，正在梦中，忽然间就醒来了。这回他不重睡了，大约因为舂米的声音太大了，捶棒槌的声音也很响的，把他从梦中惊醒过来了。遄知杵音：「遄」，就是很快的。很快他就知道这是舂米的音，不是钟响。

舂米，在中国有很多方法，有用水力的、有用人力的。在我大屿山那儿也有碓，我也舂过米；不过有的时候舂一、两个钟头，就有其他人来替换，不是常常舂的。在云门山大觉寺，就是虚老在儒园那儿造的那座寺院，寺院里头舂米就是用水来舂的；利用流水的那股力量来舂米，不要人力去舂。舂的米，庙上自己够用；所有附近乡村的人，也都到那个地方去舂米，所以那儿很方便的。

梦醒了，他就知道这是舂米的音。自告家人：我正梦时：他自己就告诉家人说了，头先我睡觉的时候，就做了个梦。梦什麽呢？惑此舂音，将为鼓响：做梦的时候，就有一种错觉；错觉，就觉得疑惑，就变了。这一有了错觉，就变得不明白；不明白，就把舂米的音声，以为是鼓响了。

前边那儿说是「钟响」，这个是说「鼓响」；这一样的，钟也就代表鼓，鼓也就是代表钟，没有什麽大的关系。
我们讲经，要把经文看活动起来，不要看得死死板板的；讲经就是讲它那个理，你把理通了，它的文字上有多少出入，都不要紧的！
L2决定性常

阿难！是人梦中，岂忆静摇、开闭、通塞？其形虽寐，闻性不昏。纵汝形销，命光迁谢，此性云何为汝销灭？

阿难！你现在明白不明白呢？是人梦中：这个在做梦的人。这个做梦的人，不知道是谁呢？不知道是不是你、是不是我、是不是他呢？岂忆静摇、开闭、通塞：「摇」，就是动。这个做梦的人在梦中，他岂是还记得说：「喔，现在是静，或者是动？」他还记得「动静」和「开闭」吗？他还记得「通塞」吗？在梦中，他没有分别这是静摇、开和闭、是通、是塞的，没有这些个分别心了！

其形虽寐，闻性不昏：他的形体虽然睡觉了，他的闻性并没有昏沈。在梦中，并没有断他这个闻性，他的闻性还是依然存在的。那麽依然存在，为什麽他听见舂米声和捶衣服的声，认为是钟鼓呢？因为在他没有睡，平时他听，觉得有响动的声音，就是鼓和钟的声音。所以他在梦中，在他八识田里头，就把鼓、钟这种声现出来了：「这大约是鼓响、是钟响！」就生了一种错觉。

我们所有的人有这种颠倒的情形，也就像在梦中，把一切的声音都觉察错误了；觉察错误了，所以就生出一种颠倒的想。就像方才所讲的这个道士，这道长（老道，他们都叫「道长」）以为他出神到天上去喝天河水了！殊不知喝的是厕所水，不是人家的小便，就是大便！你说，他若知道这个情形，不作呕那才是怪了！不过当时他不知道，所以就像狗吃屎似的，也就随便吃了。当时他没有想到是大、小便而吃了，也就觉得「得其所哉，得其所哉」，醉饱而归！他觉得到天上去饮天河水，这等於赴宴一样，等於有人请客一样。这都是一种错觉！

前边这一段文说的，身体虽然睡觉了，可是闻性并没有昏沈、没有睡觉。这是讲在梦的时候，闻性不断，是永常的；不单梦的时候不断，就是到死的时候，它也不断。所以说，纵汝形销，命光迁谢，此性云何为汝销灭：就算你的身体死了，你那个生命没有了，你这个能闻的闻性，它怎麽会跟着你一起就都没有了呢？它不会没有的；就是死了，这个「性」都不会断的！「命光」，就是生命。「迁」，这个生命并不是一定就断了；就是这个人死，这个生命又迁到旁的地方去了。就好像人住旅馆，这个旅馆的房子坏了，又搬到另外一个旅馆去，这叫「迁谢」。「谢」，就是把这个躯壳不要了，在这儿谢了。
K4申迷教守（分二）
L1普申迷常故堕无常　L2教令守常必成正觉
今L1

以诸众生，从无始来，循诸色声，逐念流转，曾不开悟性净妙常。不循所常，逐诸生灭，由是生生杂染流转。

在前边这一段文所说的，你即便死了，身体变坏，命光迁变了──也就是你这个人死了，你生命也没有了；可是你这种闻性不能消灭。

所以现在这一段文又说，以诸众生从无始来，循诸色声：所有的众生从无量劫、无量劫以前到现在为什麽不成佛？为什麽不了道？也就因为顺着色尘跑、顺着声尘跑，跟着声尘、色尘去流转。逐念流转：随着念头的流转，转来转去的，就认假为真，跟着声尘、色尘去转，尽是为这个假的，而把真的就耽误了。曾不开悟性净妙常：所以到现在也没有开悟，也不明白「性净妙常」这种微妙而真常的道理。

不循所常，逐诸生灭：「逐」，就是追逐。不跟着、不顺着妙常的道理，而违背妙常的道理了，追逐着一切生生灭灭的法。你说世界上什麽不是生灭法？有形有相，都是生灭法；无生灭法，是无形无相的。可是一般人，都是着住到这有形有相的，而把真正妙常的道理忘了，就跟这生灭跑了！

由是生生：由这个，所以就今生又有来生，来生又有来生，再来生、再来生，这叫「生生」。由是生生，干什麽呢？杂染流转：「杂」，就是夹杂，不纯一了；「染」，就是污染，不洁净了。「杂染」，就是混合到一起了！混合到什麽一起呢？混合到流转一起。什麽叫「流转」呢？就是「生死」；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今生姓张，来生姓李，再来生又姓牛，再来生又姓马，再来生就姓猪去了。你不要以为都不是这个「人」！那个老猪，也是这个老李；这个老李，又是那个老牛、老马；都是这一个「人」转来转去。因为是那个「性」，不是那个「身」，

这麽样子，你就不明白，就不认识了。你不认识，那麽我认识不认识？我认识！我认识你是老

猪、是老马、是老牛。你做马的事就变马，做猪的事就变猪，做狗的事就变狗，做牛的事就变牛。这个猪若再做人事，或者有了一点功，就又会变人，又会跑到「老人」这个地方来了！这个流来流去，所以就叫「流转」。

六道轮回，有的时候生到天上去了，天福享尽，又堕地狱了；地狱受苦受了了，又生到人间来了，或者又托牛变马做畜生。你看那个人不近人情、不懂人性，你不要问他，他前生一定是个畜生；若不是畜生的话，他不会不懂人情，也不会不近人情的。所以你遇着不近人情的、很愚痴的人，你就拿他当畜生看，没有错的。

但是你拿他当畜生看，你可不要轻慢他！你不要说：「喔，你原来是只猪来着！你是只牛来着！」你不要看他这样子。他即使是猪、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他现在愚痴，不知道修行，他如果发了勇猛心，或者在你以前成佛都不一定的。所以他就是畜生，你也不要轻慢他。因此常不轻菩萨才说：「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作佛。」这个「汝等」，就是包括一切众生都在里边了。所以你若是没有得到慧眼、佛眼的人，不应该轻慢众生；你若是得到佛眼的人，更不会轻慢众生了。一切众生，都是过去生的父母、未来的诸佛；我们过去的父母，生生世世那不知有多少！所以这一切众生都是过去生的父母、未来的诸佛。

我们现在这个盂兰会，这个机会很好的，这麽多人来超度！又因为有这个法会，把这些个牌位立在这儿，没有送他们去往生，叫这些鬼都在这儿听听经。听完了经，他们最低限度都托生去做一个很有地位的人，他们将来都会护持佛法的。

L2教令守常必成正觉

若弃生灭，守於真常，常光现前，根尘识心应时销落。想相为尘，识情为垢，二俱远离，则汝法眼应时清明，云何不成无上知觉？

若弃生灭：假设你弃舍了生灭心，不用你分别的识心来修道。守於真常：你用你真实的、妙常的心，用你真心和常住的这种性。常光现前：你用你真心和妙常的这种性，久而久之，你就会生出一种常光来；这种光，也就是你自性的光。自性的光明现前了，根尘识心应时销落：你这时候，六根、六尘、六识这种的心，同时也都没有了，同时就都消灭了。「销落」，也就是消灭。

想相为尘：「想」，这种妄想；「相」是相分，相分是外边有为法。这种妄想和相分是有形有相的，这有为法打成一片了，就叫个「尘」。识情为垢：你在分别的识心上，又生出来一种情感；有一种情感，就有了染污。染污，它的根本就是「情」！中国人最受害的，也就是这个「情」字！无论什麽境界一来了，就生出一种情。这个情的问题，把人都害死了！害得醉生梦死，都因为这个「情」！你一生了情，因为有这个「情」字了，所以就不洁净，就有染污法了；染污法一生出来，就得不到清净了！

二俱远离：「想相为尘」和「识情为垢」这两种应该远离开它。也不要有妄想，也不要着住到第八识的相分上。第八识有见分、有相分，「想相为尘」，这是着住到相分上了；「识情为垢」，又着住到见分上了。你能远离情、想这两种，则汝法眼应时清明：你那法眼就会开了。这「法眼」，不一定说是「五眼六通」那个「法眼」；你开开智慧的思想，这也叫「法眼」。你若能正式开你的法眼，遍观三千大千世界，尽虚空、遍法界这一切的法宝，那更是妙了！你的法眼应时清明，就是你即刻心里就不糊涂了，心里就有真正的智慧了。云何不成无上知觉：你怎麽会不得到你「无上」这种的智慧、这种的觉悟呢？这一定会得到的！你只要远离你「想相」的这种尘、「识情」的这种垢，离开这两种，你就会开法眼，就会得到真正的智慧！

现在这几句经文虽然不多，我们每个人都要特别注意的！你不要再着到这个「情」上了，着到这个「爱」上了，再着到这个「妄想分别」上了！这些都要离开的，听见了没有？这很重要的！你不要拿它马马虎虎的。现在不要睡觉！你一睡觉，这个经若听不着，那可真错过机会了！这很要紧的，每一个人都把它写到你自己心里头那个心板上，「中怀铭刻」，你不要忘了它，要永远把这几句经文都记得！

「想相为尘，识情为垢，二俱远离，则汝法眼应时清净，云何不成无上知觉」，这几句经文很要紧的，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记得！我或者将来出题目考这个，我现在先告诉你们了。你只要把这几句经文能够写出来，或者背出来，我就算你合格！不单单〈楞严咒〉，这是一路一路要增加的，一天比一天要增加你们的负担。你不要以为我和你们玩，现在不是和你们开玩笑的！你马虎一点也不可以的！

一原卷四终

I2证释别有结元疑（分二）

J1阿难别索结元　J2如来证无他物　J1分三

K1就喻索元　K2引人合喻　K3哀求指示

今K1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虽说第二义门，今观世间解结之人，若不知其所结之元，我信是人终不能解。

阿难听见佛前边所说这种种的道理，现在他又生了怀疑了。所以在这个没有理由上边，他又想出理由来了。所以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虽说第二义门：就是两种的决定义，一个用生灭心

修行，一个不用生灭心来修。今观世间解结之人，若不知其所结之元，我信是人终不能解：我现在看一看世间所有解开扣的人，假设不知道所结的扣在什麽地方，我相信这个人始终解不开这个扣。为什麽？他不知道结扣的本源在什麽地方，他连个地方都找不着，怎麽能知道解扣呢？「所结之元」，就是结的扣在什麽地方。

K2引人合喻

世尊！我及会中有学声闻，亦复如是。从无始际，与诸无明俱灭俱生。虽得如是多闻善根，名为出家，犹隔日疟。惟愿大慈，哀愍沦溺，今日身心云何是结？从何名解？亦令未来苦难众生，得免轮回，不落三有。

阿难是一个真坦白者，所以他自己就非常天真，像个小孩子天真烂漫。世尊！我及会中有学声闻：证到三果，没有证四果以前，都叫「有学声闻」；到四果，就是「无学位」了。我和现在会里头这所有的大众，所有这些有学的阿罗汉，亦复如是：也就像解结似的，我们现在不知道所结的结在什麽地方，从什麽地方结成的结？前边您说从六根，六根究竟从哪一根开始？哪一根是最终的呢？我们现在还都不知道。

从无始际：从无始劫以前到现在，生生世世，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今生就做这个事情，来生又做那个事情。今生要信佛了，来生我又不信了；或者今生我不信佛，来生又信了。或者我信佛，而认得不清楚，就忽进忽退，马马虎虎地。所以与诸无明俱灭俱生：和「无明」合夥了，和无明和合到一起，分不开家了。我们说是父亲、母亲或夫、妇是最亲了，这都不是的！和什麽最亲、最接近呢？和无明最接近！这个「无明」和你，就好像身和影似的；你走到什麽地方，它跟到什麽地方，一时一刻都离不开的，那真比新婚夫妇都亲密！所以你可以说，和这个「无明」永远离不开的；这叫无始以来，与诸无明「俱灭俱生」。

你说，这个「无明」，真是比任何人都近！为什麽？它和你俱灭，又和你俱生。你看，夫妇也没有说丈夫死了，太太就跟着死了！或者偶尔有这麽一个，这是例外。唯独这个「无明」，它和你俱灭、俱生，这真是和你同祸福、共存亡！你有什麽，它都和你分一半的，如影随形。

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什麽叫「无明」了，你们现在都明了没明啊？你若明了「无明」，就再不要和它这麽接近、这麽亲密了；你若不明白，那就要赶快想法子。你明白无明了，那就有一点办法；不明白无明，那你永远都是凡夫。明白无明，你不被无明的境界转了；中国有这麽一句话「半仙之体」，那你就是有半个神仙这麽个程度、这麽个身分了。可是你要真明白！你不要又好像明白、又不明白，又悟明、又没有悟明，不要这个样子！

虽得如是多闻善根：我虽然得到像这样子「多闻」的这种善根，名为出家：我这个「多闻」，也是善根的一种，可是我虽然称为「出家」，犹隔日疟：但是我还有一天明白，有一天就不明白；有一天悟明了，就有一天没有悟明。好像什麽呢？就好像得隔日疟。这「疟」，广东话叫「打摆子」，中国北方话叫「发疟子」。怎麽叫「发疟子」？怎麽又叫「打摆子」呢？这是一种病的名称。这个病，今天好了，什麽病也没有了，明天又发作了。它到什麽时候发作，一定的，譬如明天十二点钟发作，明天十二点钟它一定发作了；後天又不发作，等再大後天又发作了，又是隔一天。隔一天发作一次，这就表示什麽呢？表示他这个无明，今天没有无明了、好了，头脑很清醒的，没有question（问题）！等明天，怎麽样啊？无明又生出来了，又蠢蠢欲试了！

我相信不但阿难有这个毛病，就是我们现在在座哪一个，都有这样的毛病。今天想发菩提心修道，专心致志打坐，无论是有什麽境界也不管它，都放下了；等到明天，又放不下，又拿起来了。拿起来什麽呢？平时所有执着的这一切东西。拿起来，又放不下了；想要放下，手都颤颤的，也放不下了。你看，这真是可怜哪！这就叫「隔日疟」。我们要把隔日疟这个病赶快治好了。怎麽样治好呢？你就喝多一点智慧水。你有了智慧，自然就看破了；看得破，就放得下；你放得下，就得到自在了！

为什麽你有病？就因为你觉得这个身体是我的，这个身体真好。你说：「我生得相貌也美貌，身材又够，一切一切无论哪方面，都是具优越的条件。」自己有一种优越感；这就是执着这个身，放不下、看不破。将来这麽美貌的一个身体，到死的时候一样是臭的，一样没有人接近了；无论你怎麽美貌，也是没有人接近了。所以这一点，应该把它看破了，不要做隔日疟这种病的呻吟了。

唉，阿难太可怜了！广东话叫可怜兮兮的。惟愿大慈，哀愍沦溺：我愿世尊发大慈悲心，哀怜而愍念我们这一些个沈沦而陷溺的众生。今日身心云何是结？从何名解：现在我的身心，我这六结──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是从什麽地方开始的？到哪一根是个终了的？我一定要解结。好像解绳扣似的，这有六个结，我不能在中间解，我一定要从一头开始来解这个结！可是哪个地方是我的结呢？从哪个地方，我开始把它解开呢？

亦令未来苦难众生：世尊哪！我现在请求这个方法，不是为我自己，我也是发菩萨心哪！我为未来的苦难的众生得免轮回。他们知道解结的方法了，也不落三有：也都不会落到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的苦了。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三界」，又叫「三有」，就是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我们现在的众生，都叫「三有的众生」。

K3哀求指示

作是语已，普及大众，五体投地，雨泪翘诚，伫佛如来无上开示。

作是语已，普及大众：阿难说完了前边这话之後，和在法会的一切大众五体投地：就是两只手、两只足，加上一个头，这五体都投接於地。雨泪翘诚：你们大家看看这阿难，多没有出息！从这经典一开始就哭了，连这一次，大约六、七次了！左也是哭、右也是哭。你看我们现在听经的人，有一个哭的没有？没一个哭的。这是不是都比阿难强得多？阿难和释迦牟尼佛问答来辩论、研究佛法，就哭起来；这回哭得更厉害！「雨泪」，泪落得就像下雨似的，大约把脸都洗得很乾净的。用眼泪洗脸也用不少的，所以像雨那麽多嘛！那雨，你看，一下下很多的！他现在眼泪流得像下雨似的。

「翘诚」，怎麽叫「翘」呢？就是站起来脚尖踮地，把脚跟提起来拔高身体，这麽样。「翘诚」，就很诚心的。因为在後边人又多，或者有人挡着，就把前边脚尖着地，後边脚跟起来了，中国话叫「抡抡脚」。这大约和女人着高跟鞋那个样子是一样的，但是他没有高跟，是用脚尖踮地的，这叫「翘」。所以现在女人着高跟鞋，多数因这个字来的。由这个字看来，阿难那个时候，听佛法都翘起来脚来听。现在女人着高跟鞋走路，也翘起脚，所以一走路，好像钉钉子似的，叮叮叮！伫佛如来无上开示：「伫」，也就是站那个地方等着。等着如来「无上开示」，这开示，没有再比它高上的。

方才我说每一个人比阿难好得多，你不要就以为自己真的比阿难好得多了。其实我讲真话告诉你们，这就是讽刺你们。为什麽讽刺你们呢？说：「你这个做师父的，还要讽刺我们？」不讽刺你们，你们不发心的。阿难为什麽哭呢？他因为对法的希望、求法这种心太恳切了！他觉得已经证到初果了，还对佛法不清楚，所以他就生惭愧心，痛哭流涕的！

我们现在为什麽没哭？我告诉你们，你们根本就拿佛法不当回事的！说：「不是的！我现在天天Study very
hard（非常用功）！」这不算的！因为你没有把你的真心放到佛法上；你若把真心放到佛法上，或者你天天哭都不一定的。现在我有一个徒弟好哭的，他说：「那我understand（明白）了！我就可以说我不明白佛法，就天天哭！」你好哭的人，又不应该哭，又应该头脑清醒一点！学佛法，不好哭的人，应该生惭愧心：「啊，我为什麽对佛法也不明白呢？」要生惭愧心。你能生出惭愧心，痛哭流涕，好像阿难似的，也就有办法了。你现在没有痛哭流涕，那还没有到火候呢！火候还不够。你们哪一个好哭的人，以後就天天试一试哭一哭；你若不好哭的人，就不必勉强。若是真好哭的人，又不可以哭了。佛法就是这样子，太过者，要把它损一点；不及的，又要添上一点，这就是中道。也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这就是「中道了义」。

J2如来证无他物（分三）
K1长行　K2偈颂　K3叙悟性　K1分二
L1诸佛同证　L2如来详释　L1分三
M1愍众摩顶感佛　M2诸佛放光灌顶　M3闻佛同音告示
今M1

尔时世尊，怜愍阿难，及诸会中诸有学者，亦为未来一切众生为出世因，作将来眼。以阎浮檀紫金光手摩阿难顶。即时十方普佛世界六种震动。

尔时世尊，怜愍阿难及诸会中诸有学者：「尔时」，当尔之时，就是阿难请示佛无上开示的时候。佛怜愍阿难，又怜愍会中所有学者——就是三果、二果、一果阿罗汉。亦为未来一切众生为出世因：那时所谓的「未来」，就是现在。也为我们现在这时候的一切众生，作出世的一个正因。世间，就是一切众生的世间；出世，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这是出世法。现在为的是出世的因，作将来眼：作将来一切众生的眼目。

以阎浮檀紫金光手摩阿难顶：佛用像南阎浮提这种檀金树的紫金光手摩阿难的顶。佛教摩顶的道理，就是表示一种慈悲爱护。即时十方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在这个时候，这十方所有有佛的世界六种震动。我以前曾经讲过，有种种不同的情况，有的修道人开悟、成佛了，大地有六种震动；有的是佛想要说无上的妙法，这个时候也有六种震动；有人证果，在这末法的时候也有六种震动。所以这六种震动不同。

还有，天魔外道想要陷害世人，地也会震动；不过这不一定是六种，它多少种都不一定的。好像现在菲律宾发生地震，报纸上说是死四百多人。我相信不止四百人，最低限度也超过五、六百人以上。这一种的情形，就是众生的业感，有天魔外道来破坏这个世界，令这个地方有天灾人祸发生。可是如果在菲律宾当地，有大德的高僧，或者有证果的菩萨、罗汉在那个地方住，这种灾难就可以避免。因为有大德行的人到那最危险的地方，他也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就是再危险的事情，也都能变成平安无事。

究竟这「六种震动」是什麽呢？六种震动有「震、吼、击、动、涌、起」。震、吼、击，是属於声的；动、涌、起，是属於形的，就是形相，它有形状，你可以看得见的。「动」，是动弹，它就来回这麽的动一动。「涌」，它是往上涌，地就往上涌、往上涨了。涌、起，有什麽分别呢？「涌」，它是一股一股的这麽往上涌；「起」，它是慢慢地往前起。「涌」，就好像涨潮的海水，只是不向岸上涌，就一股涌上来了；「起」，好像你坐电梯，一按那个电扭，你在电梯里头，自己也觉得往上起。地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这个地是一个大电梯，这大电梯往前一升，就升起来几百丈高。

那麽震、吼、击，是属於声的。震，就是地震了，这一震，它有响动的响声出来的。有一天，

我们三藩市这儿也地震来着。那个窗户、门，通通都说话了，都讲：「危险哪！危险哪！」窗户、门都嘁嘁喳喳、嘁嘁喳喳讲话。那个时候，这 Marsh Brown（玛许?布朗）大约就害怕了，我看她赶快就那麽合起掌来了；以後有好多人，也就随着合起掌来了。前几天就有这麽一回事，记得吗？这个「震」，它有动境，而那「吼」，简直地就有声出，就像狮子吼那麽吼。「击」，就是地裂开了，然後两块又往一起撞击，就好像击钟这麽击，这个地对着地来互相撞击；它裂开了一道，然後回来又撞。

震、吼、击、动、涌、起，这六种震动表示什麽呢？为什麽在经典《楞严经》这地方，佛一摩阿难的顶，就大地六变震动了？因为现在佛要说最要紧的法，十方诸佛也都异口同音来赞叹，所以这时候，就有这个情形！这也就表示六根得到解脱，这六结完全都解开了！阿难请问六结的起始点和终点在什麽地方；佛现在将要说这个道理，所以就摩阿难头，大地就有这六种震动了。

M2诸佛放光灌顶

微尘如来住世界者，各有宝光从其顶出。其光同时於彼世界来只陀林，灌如来顶，是诸大众得未曾有。

微尘如来住世界者：好像微尘数量那麽多的佛，住在每位佛的国土里边。各有宝光从其顶出：这样多的佛，每一位佛各各都在头顶上放出来一种宝光。这个光，有的是红色、有的是白色、有的是黄色、有的是青色；青、黄、赤、白这种种的光，从顶上放出来。为什麽微尘数诸如来从顶放光呢？这表示这一种法是最高无上的，是一种极顶的妙法──大佛顶的法，所以每一位佛都从顶放光。

其光同时於彼世界来只陀林：微尘数如来从顶放出来的光，就在一个时候，从每一位佛自己住的那个世界来只陀林。是什麽来只陀林呢？是这个光来只陀林，并不是佛来到只陀林。佛的光来到只陀林，灌如来顶：这恒河沙数微尘数如来，每一位如来就有一股光放出来，就好像现在探照灯往空中那麽探。佛的光放出到这儿，每一股光，都是灌释迦牟尼佛的顶。「灌如来顶」，就是灌释迦牟尼佛的顶，所以这也表示「佛佛道同」，你也是说这个法，我也是说这个法，互相是通着的。

佛有光，他们的光是通着的，佛的心也都互相通着的。就是我们人，也是人的心和心都是通着的。你在无形中，没有告诉他，例如你心里不满意这个人，那对方他知道的。这知道，不是他的心知道，而是他那个八识田里边有一种灵感，他的灵感知道。可是他这灵感知道，他自己在他的分别心上，并不知道。这是在八识里头他知道，有一种感觉的力量。

为什麽有感觉力量呢？因为人与人之间，都互相是通着的。现在的科学发达，人人都知道现在有无线电报，电报很快的，在很远的地方打，这个地方就知道了，电报就给送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心，都互相有电波的；可是你凡夫肉眼看不见这种的情形。你若是真正得到那圆融无碍的佛眼了，每一个人和他的心念你就知道了。为什麽他心念一动，你就知道了？就是他那儿发一个电波，你这儿自然就知道了。你若是开佛眼或者开慧眼的人，都可以看得见的。

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之间都有电波的。你一生个念，不满意这个人了；这个人有一个反应，他这电波也就收到了，他心里感觉对你也不满意了。有的人对人有好感，对方也知道；不过这感应的力量没有这麽快，它要慢慢地、慢慢地。所以你想要感化一个人，令对方发心，你就要用种种的好心来感化他，令他一点一点地就觉悟了，他也自然就有好感了。人与人之间，心里头互相有无线电的电波；现在我讲，有的人或者会不相信，但是这是真的。你将来真正开佛眼，你对我所讲的道理，就不会怀疑了！就认为：「喔，那时候我不相信，原来这是真的！」那时候就知道了。所以「灌如来顶」，这表示「佛佛道同、光光相照」，所说的顶法是一样的。

是诸大众得未曾有：在会的这一些大众，一看这种情形都不明白了：「啊，怎麽十方微尘如来都放光照着我们这位佛，这是什麽道理啊？」你看，十方微尘如来放的光，你说有多少道光？那简直没有数量那麽多，数不过来了！但是它还都一点也不杂乱，清清楚楚地来照如来顶。所以大众中，当时就开佛眼的，好像证初果、二果、三果的人都不懂了，就甚至於四果阿罗汉也不明白了：「喔，怎麽这麽多的佛放光来照我们这位佛呢？」为什麽不明白呢？就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这种的境界，所以说「得未曾有」。

M3闻佛同音告示

於是阿难及诸大众，俱闻十方微尘如来，异口同音告阿难言：善哉！阿难！汝欲识知，俱生无明，使汝轮转生死结根，唯汝六根，更无他物。

於是阿难及诸大众：在这个时候，阿难和所有的大菩萨、大阿罗汉、大比丘，哦，这麽多人！这一些个人，这时候都变成一个人了；这一个人，也就是这一些个人。俱闻十方微尘如来：在同时就听见十方世界好像微尘数那麽多的如来，异口同音告阿难言：嘴虽然不同，不是一个口，但是音声都是一样的。说什麽呢？告诉阿难以下几句话；这不单是告诉阿难的，也是告诉你、我现在听经的。你听《楞严经》，在这个地方，这几句话是最要紧的；这紧要的关头，也就是生死的关头！你把经典这个地方明白了，你生死就会快了了；你若不明白经典的道理，那还要加功努力来修学研究。

接下来的经文，佛告诉阿难：「善哉！阿难！汝欲识知，俱生无明，使汝轮转生死结根，唯汝六根，更无他物。」这话说得多透彻！这话说得多明白！可是我们现在真明白了吗？若真明白，就得到解脱了。没有明白吗？你就要研究，来把这个理弄清楚了。

十方微尘数这麽多的如来，异口同音，告阿难就说了，说什麽呢？头一句先赞叹一下，赞叹他说：善哉！就好像对这小孩子说话，说：「你是个好孩子，你真好啊！你真聪明！」你赞叹他，把他的注意力就给吸引来了；一吸引来，你告诉他真话了。

善哉！阿难：好得很哪！阿难你真好啊！这佛，哈哈，也来给阿难戴高帽子！你最聪明了，阿难！为什麽你最聪明呢？汝欲识知：你想要知道这真正的道理；什麽真正的道理呢？俱生无明：这与生俱来的无明。你一生来就有这种无明了，这叫「俱生无明」，也就是「生相无明」。使汝轮转：这种无明使令你轮转，在六道轮回里头出头没，在这儿生了，到那儿又死了；到那儿死了，到这儿又生了。或者今生做一个西方人，来生又做一个中国人，再来生做个日本人，再来生做一个印度人，再来生又跑到南非洲去做一个黑人。你说，谁叫他去做的呢？谁叫他去做日本人？谁叫他去做中国人？谁叫他去做西方人？谁叫他去做东方人？谁又叫他去做南方的人？谁又叫他去做北方的人？这不是旁人，就是你这与生俱来的无明；因为有无明就起惑，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报。

好像今生，我羡慕非洲那个地方钻石很多，黄金海岸那个地方比美国都富足，现在没有人开发，我若托生到那个地方做人去，开发那个地方，你说我是不是就发财了呢？是不是我就成了世界的富翁了呢？有这一念的妄动，死了，果然就跑到非洲去，要开发那个黄金海岸，要开发那个钻石的矿。欢喜到美洲的，也跑到美洲；欢喜到澳洲，就跑到澳洲去；欢喜到欧洲，跑到欧洲；欢喜到亚洲，跑到亚洲。这四大洲，随你造什麽业，就受什麽报，就跑到那个地方去做人；做完了，也不知道怎麽来的？死的时候，又不知道到什麽地方去？发财的梦做了一辈子，也没有做醒。你说，这可怜不可怜的？这个发财的梦始终也没有醒，到死了，又放不下他开的那个矿；开矿的愿力还没有了，但是寿命没有了，就又死了。

阿难！你想要知道俱生无明，使汝轮转的生死结根：「结根」，就是生死的根源、根本。你这生死的根源结成结了，你没有能得到解脱。解脱生死的这种根本是什麽？唯汝六根，更无他物：没有旁的东西，就是你这六根哪！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作怪啊！就是你眼、耳、鼻、舌、身、意叫你死、叫你生的，你知道吗？这没有旁的东西啊！旁的东西都不负责任的。你这生生死死，令你颠颠倒倒的，就是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为什麽？你眼睛见色，就被色尘转；耳朵听见声，就跟着声尘跑了──耳朵不是见着声，耳朵见着声，那要六根互用了！耳朵是听着声。鼻嗅香，跟着香尘跑；舌噹味，就跟着味尘跑；身觉触，就跟着触尘跑；意缘法，就跟着法尘跑了。你说，你统统有多少东西？这麽多跟着六根跑，就分了六个股份去！就好像一家公司有六个股东，他拿一点钱，他也拿一点钱，结果就把这个公司搞得关门了。这就是这一生搞来搞去，搞得就死了，这叫「公司歇业」了，就关门。然後这几个还有点本钱的，就商量商量：「我们再开另一个公司去！」於是就跑到旁的地方去，另组织一个新旅馆。住到旅馆里开另外一个公司，又还是办这些个事务；这六个董事坐到
office（办公室）里头，殊不知想往好了做生意，结果也没有做好，又停业了。这生生死死的问题，也就是由这个地方来的。

前边不说「不随」？你不要随那分别心去跑去，你不要随你六根、六尘和六识去跑去！你不要循着它们，那麽你回头是岸。「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也就是说：你回头了，这就是觉岸，就是觉悟的一条路子。你若不回头，那就越迷越深、越深越迷，欠了人很多债务，总也还不清这帐目。所以我们现在对六根认识了，就应该不要认贼作子罗！不要再在六根门头转来转去了！要回来！要回来！回到什麽地方？回到 Buddhist Lecture Hall（佛教讲堂）来。

汝复欲知，无上菩提，令汝速证安乐解脱寂静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

在前边这一段经文，说让你生了死、死了生，起惑、造业、受报，都是这六根。那你不要讨厌这六根，你不能说：「你这六个东西这麽样坏！我把眼睛挖出来，丢得远远的！把耳朵割下来，也把它扔到一边去！我把鼻子也割下来，舌头也割下来，甚至於把我身粉身碎骨，我都不要这个身！我把心也磨成粉，撒到虚空去，叫它回归太虚空去！」这又错了！你修道的人，不能生瞋恨心！虽然眼、耳、鼻、舌、身、意对不住你，对你好像做生意一样，它们都把钱带到自己腰包去了，你还不能辞退它们。为什麽？它们现在虽然是不好，只要它们一变，就会帮你的忙了。怎麽变呢？它们如果不带腰包的时候，就可以帮你赚钱了；你这六个夥计，也都是可以帮你做工的。

现在这一段文就说了，你开悟，得到「常、乐、我、净」这种的好处，是因为谁呢？你要多谢哪一个呢？也就是这「六根」，没有旁的东西。所以这也就像什麽呢？我平常没对你们讲吗？水可以变冰，冰又可以变水；它也可以变对人有害，也可以对人有利的。所以你不能放弃，说我这眼睛、耳朵都不要了！那你不要眼睛，你就是个瞎子；不要耳朵，你是个聋子；不要鼻子，那是个怪物；不要舌头，你不会说话；不要身体，那你更什麽也没有了，变成一个「顽空」；你不要你意识，那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现在十方诸佛，又对阿难说，汝复欲知：你还想要知道，知道什麽呢？知道怎麽样解结的方法，是不是啊？我们要注意这两段经文。这几句话，不是单单释迦牟尼佛说的，这是十方微尘数如来、无量无边那麽多的佛说的。你阿难哪！善哉！你真是个最好的人了！你真是一个最好的修道人了！你还想要知道什麽呢？知道无上菩提：没有再比它高尚的菩提了。这个「菩提

」，是个「菩提心」，不是个「菩提果」，不能当证果那个「菩提」讲。这就是一个菩提心，你还要发无上菩提心，得到无上的菩提果；这里边，包含着菩提果。

令汝速证：「令」，使令你，就是叫你。「速证」，速，就是很快很快的。这个快法，大约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的，每一个人都着急要成佛去，所以就要快一点证得这个果位。证得什麽果位呢？安乐解脱寂静妙常：涅盘有常、乐、我、净四德（四种德性），「安乐」就是「乐德」，「解脱」是「我德」。因为你有「我」，就得不到解脱；你得到解脱，就应该没有「我」了；得到真我，解脱假我。「寂静」，就是清净的「净德」。「妙常」就是「常德」。这是「常、乐、我、净」涅盘四德。你要得到无余涅盘「常、乐、我、净」这四种的好处，亦汝六根，更非他物：也是用你的六根，没有旁的东西。就是你的六根，你现在明白了吗？阿难！

可是十方如来说完这个道理了，阿难还是不明白，他这糊涂上来，就人家讲得怎麽明白，他也糊涂。怎麽搞的？生、死也是这六根，得到解脱、证果也是这六根？究竟这六根怎麽能做坏事，又能做好事呢？他不明白！

这人都可以做好人、做坏人嘛！你今天发了善心帮助人，说是我愿意帮助一切的贫人，有钱就拿出来做布施。到明天，你没有钱了，说：「喔，我昨天钱都布施给人了，今天没有钱用了！我拿起枪打劫去！」又做坏人了。你说，做坏人是哪一个？也是这个人！做好人是哪一个？也是这个人嘛！所以我平时对你们讲，做鬼也是这一个，做佛也是这一个。

你说美国人都不信佛？这个是不信鬼，信佛！美国人很多人信佛，不信鬼。尤其某某国的佛堂，根本就不要提一个「鬼」字。为什麽他不敢提「鬼」字？我告诉你，就因为他就是鬼！若一提出来这个「鬼」字，他就现了原形，本来面目露出来，被人都认识了：「喔，原来你就是鬼啊！」所以他不敢提「鬼」的。为什麽我常常讲「鬼」？你不信鬼吗？我专讲鬼！因为我不是鬼，所以我就敢讲鬼。他是鬼，怕鬼，所以他就不敢讲鬼！有这个道理。

你若信佛，就不应该不信鬼。为什麽？佛就是鬼成的嘛！你做好了，就是佛；做不好，就是鬼，没有旁的。这也就是：你生死，也是这六根；你得证菩提，也是这六根，并没有变嘛！

如果没有鬼的话，那也就没有佛，也没有人了，什麽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就毁坏了。所以你若说我单信佛不信鬼，那是最蠢了！这种人，那简直的，就佛出世都不能教化了！为什麽？佛所说的经典，佛明明白白的说有鬼，怎麽你不信鬼呢？说：「那其他的宗教，也有的是讲鬼神。」你不能因为其他宗教讲鬼神，就不信鬼神了。为什麽他讲呢？的确有的，所以他才讲。你不能说：「我就因为他讲的有鬼、神，我就不信他那个宗教。」这简直自己认为是很聪明，其实这种人，那简直的是死脑瓜骨，脑筋太死板、太笨了！为什麽太笨？他自己认为是聪明，实际上他对佛的道理一点都没有会得，没有明白呢！不要说对佛讲的道理，就是对人生，他都没懂呢！所以这样的人是很可怜的。

L2如来详释（分二）

M1阿难未悟述问　M2如来详释除疑

今M1

阿难虽闻如是法音，心犹未明。稽首白佛：云何令我生死轮回，安乐妙常，同是六根，更非他物？

阿难虽闻如是法音，心犹未明：阿难听见十方微尘数的如来和释迦牟尼佛异口同音说，生死的根源，就是六根；菩提涅盘安乐妙常，也是这六根，没有其他的东西。他虽然听见这样的微妙不可思议的法音，心里还是没有明白，於是就稽首白佛：「稽首」，就是向佛打问讯，中文叫「作揖」。他作个揖，对佛说了。云何令我生死轮回：为什麽这个使令我生死轮回──生了死，死了生，在这轮回里转来转去，和安乐妙常：这「安乐妙常」，也就代表「解脱、寂静」，这都包括在内了。同是六根，更非他物：完全就是六根，不是旁的东西？这个道理，我不清楚。

M2如来详释除疑

佛告阿难：根尘同源，缚脱无二。识性虚妄，犹如空华。

阿难！由尘发知，因根有相，相见无性，同於交芦。是故汝今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盘无漏真净。云何是中更容他物？

佛告阿难：佛告诉阿难，说是根尘同源：这六根、六尘和六识，它们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若没有六根，也没有六尘；没有六尘，也没有六识；所以有一就有三，三也就是一、一也就是三。缚脱无二：「缚」，是结，就是缠缚。缠缚，就是那个结好像结成一个疙瘩似的。「缚脱无二」，本来是没有两样的。你不明白的时候，就是结，就是结成一个结；你若明白了，就是解脱，就得到解脱了；这在你自己的运用而已，所以说「缚脱无二」。

识性虚妄，犹如空华：这六识的性也是虚妄的，没有一个自体、没有一个形相的，好像空中华一样。前边不有一个人有眚目？那个眚目的人看虚空，瞪发劳相，就有空华了。这六根、六尘、六识，也就像那空华是一个样的道理。它并没有真实的东西，所以好也是它，不好也是它。像你这一个人，你愿意做一个善人，也是这个人；你愿意做一个恶人，也是这个人；「善、恶」不过名称不同，他本来是一个，就是这个人！而六根、六尘、六识，也都是虚妄的，和「空华」是一样的。

阿难：佛告诉阿难，说是由尘发知：因为有这六尘，你就发出一种分别的知见了。因根有相：因为这六根，就发生一种六尘的相。相见无性，同於交芦：「见」，也就是知。这个「相」（相分）和「见」（见分），都没有自性的。为什麽没有自性呢？你因为有六根对着六尘，发生一种前尘的相；这种「相」并不是实在的，是虚妄的，所以这个「见」也是虚妄的，好像一种交芦。这种交芦，它是一个根长了两个梗（两个梃子），它必须要有两个梗才能立得住。若有两个，它就好像有似的；若只剩一个了，它就倒了，也就没有了。说到六根和六尘，也和交芦是一样的，必须要合起来，才能发生六识；若不合，就单单一个，它立不住的。

这种交芦虽然看着它是一种植物，看着像有形相，实际上它中间是空的，这表示是虚妄的。它必须要两个在地下生着，才能立得住；若是单单一个，它就会倒了。因为只剩一个，它不能立着，一定要有两个，所以叫「交芦」；六根对六尘发生六识，和这交芦是一样的性质。

是故汝今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因为这个，所以你阿难现在在这个知见上，再立出来一个知见；本来这个知见就错了，你又在这个知见上立一个知见，这就是无明的根本。知见无见，斯即涅盘无漏真净：你能在这知见上没有知见，不存知见的这种心，就合乎道、合乎法了，这就是涅盘，也就是无漏的真净。云何是中更容他物：你怎麽在这个「没有知见」上，再可以存留一个其他的东西呢？这地方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你为什麽还想在这上边加上一点东西，在这知见上再加上一个知见呢？这也就好像前边「本觉必明，妄为明觉」的道理是一样的。

K2偈颂（分二）
L1标颂　L2正颂
今L1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当尔之时，释迦牟尼世尊知道阿难对於这个答覆还没有明白，所以就用偈颂重复说一次这个义理。偈颂是有一定的句子的，或者五个字、或者七个字、或者六个字。

L2正颂（分二）
M1只夜颂前　M2伽陀开後
今M1
真性有为空　缘生故如幻　无为无起灭　不实如空华
言妄显诸真　妄真同二妄　犹非真非真　云何见所见
中间无实性　是故若交芦　结解同所因　圣凡无二路
汝观交中性　空有二俱非　迷晦即无明　发明便解脱

真性有为空：真性没有一切的虚妄，所以就是真性。可是这个虚妄是依靠着真性生出来的。这有为法，是由真空里头生出来的，所以才叫「有为」；可是这个有为法，也是空的。缘生故如幻：因为这个有为法须有一种缘，它才能生出来；由这个缘生出来，还由这个缘灭；当体即空，本来就是空的，所以说「如幻」，是虚幻的。

无为无起灭：说有为法是空的，无为法是不是空的呢？无为法也是空的。无为，它无起灭，也没有一个生起、也没有一个灭。既然没有生起、没有灭，岂不也是空的呢？就是空的。不实如空华：它的体性没有实在的，就好像虚空华一样的。

言妄显诸真：为什麽要说妄呢？就是为显着一切的真，才说妄。真、妄是对立的，是对待法；既然是对待法，这不是究竟的法。永嘉大师证道歌上说：「真不立，妄本空，有无俱遣不空空。」「真不立」，真也没有了；「妄本空」，妄本来就是空的。虽然妄本来是空，但是真也不是有的，真也是没有一个，什麽叫「真」呢？没有一个真的存在！「有无俱遣不空空」，也没有有、也没有无，不空也要空。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所以说「妄」，是为的想要显出来这个「真」的。妄真同二妄：可是你一说出来这个真的和妄的，这两个都变成妄的了，都不是真的了。若真的，根本怎麽会有个妄呢？没有，什麽都没有的；那是一个真空法界，一真法界。那个真如的法界是什麽也没有，一法不立。这个妄和真，一有了妄，你说真，由真也变成妄了，真也不是真，本来那个真的就变成妄了；所以就「同二妄」，这两个都是妄了。为什麽都是妄呢？是对待法了。佛法到极点是绝对的，没有对待的。这个真和妄，还是有对立的；所以一有对着，这两个都变成妄了。

犹非真非真：所以才说，也就好像是真，但不是「真」的本体了。一说出来有一个名称，那已经就落了第二，不是第一。云何见所见：那麽「犹非真非真」，你怎麽可以说你有一个「能见」和「所见」呢？这能见的「见分」，和所见的那个六尘的「相分」（尘相），这都不可以说的，没有了。

中间无实性，是故若交芦：真和妄，和六根、六尘、六识这中间，都没有一个实在的性质。因为这个，所以说它就好像交芦一个样的。

结解同所因：你不明白的时候，就好像结成了一个扣子，不能自由，不能得到解脱。你若明白了，就得到解脱了。这个「解」和「结」都是一样的，你不明白，就是结；你明白，就是解脱了，就得到解了。圣凡无二路：怎麽叫「圣人」呢？就是他明白道理了，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一切都明照了、明了了；所以他有这种圣智，有大智慧了。怎麽叫「凡夫」呢？就因为在不明白的时候，背觉合尘，这就是凡夫。那怎麽成圣人呢？就是背尘合觉——和尘相违背，就合这个

「觉悟」了。你若是和觉悟不相合，那就合尘了，与尘相有为法合而为一，就不是无为法了。这「圣凡无二路」，本来圣、凡没有两条路的。怎麽说没有两条路呢？一个「迷」、一个「悟」，迷、悟的根本都是一个的。这是说，法究竟到极处，「扫一切法，离一切相」，一切法都没有了，把相就都离开了。

汝观交中性：阿难！你仔细看一看这交芦中间的性。交芦中间有什麽性呢？什麽也没有，也没有一个「空」，也没有「有」。空有二俱非：你说它是「空」，它又有个东西存在；你若说它是「有」，它又不实在，就不是实实在在能立得住的。交芦，就表示有为法、无为法都不存在了！所以你应该要明白迷、悟都是在你六根上。

迷晦即无明：你迷了，不明白的时候，没有觉悟，在这真空里头你晦昧为空了。也就是变成在这「空」里边，生出一种的迷性来，生出一种晦暗来，所以这个「无明」，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生出来的。无明依着你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上，就因为有个「迷」、有个「晦」，所以就生出「无明」来了。发明便解脱：你若是「发明」——没有无明了，就发挥出来你本有的觉性了；你发现你本有的觉性，这就是解脱了。

以前有一个参禅的和尚，他听说有一个很有道德的高僧是开悟的，就向这位高僧去请开示。在佛教请开示，一定要郑重其事的，不是就这麽随随便便的：「我问你一个问题，怎麽样子讲啊？」不是这样子。这为的求了生死，所以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的。於是就要穿起袍，搭上衣，拿起具；去到那儿，先要展大具，把具打开铺到地上，跪下，要叩三个头；叩三个头之後，再长跪合掌。那麽合起掌来跪到那个地方，然後有什麽不明白的问题，才可以请问的。

这个老修行请问什麽呢？他请问这个上座师怎麽样才能得到解脱。上座，就是老资格了，受戒的年也多，一切的资格也很老了。他长跪合掌，就问：「请问上座，我得怎麽样才能得到解脱呢？」这位上座老资格的老和尚，就问他说：「谁绑着你呢？」就这麽说一句话，这个请开示的因此就开悟了。

他是不是因为老和尚说这一句「谁绑着你呢」，就开悟的呢？也可以说是由这一句话开悟，也可以说不是。怎麽说「也可以说是，又可以说不是」呢？凡是理论，你可以把它讲成两面；这个「两面」，并不是说是：「喔，这个太滑稽了，没有一定的宗旨！」不是的！因为这是讲个理，你只要把理路讲通了，就可以了。怎麽说「也是这个老和尚说这一句话就开悟」呢？因为这个上座看他的因缘。他来求解脱，那麽老和尚说「谁绑着你呢」；老和尚知道说这一句话，他即刻就会开悟明白了，所以就这麽样答覆他。有的时候，就是虽然想要他开悟，他也不开悟。所以，这可以说是这位上座老和尚说这一句话，令这一个参禅的学者开悟了，这是因为老和尚说话的关系。

怎麽又说「不是这个老和尚说这一句话就开悟了」呢？因为这个老修行平时也用功的，他用功用得时间久了，理路想不通；虽然想不通，但是他每一天用功，就一天比一天地智慧会增加。他没有正式开悟，但是也接近开悟的时候了。因为上座和尚讲这麽一句话，他遇有这种因缘，就豁然开悟了！所以，这也可以说他自己开的悟；不过碰见这个因缘，因缘和合，这麽一点，他就开悟了。

所以在中国有这麽一句话，说是：「闷坐十年山，不如名师点一竿。」说住十年山，不如遇着明眼善知识，就是开了佛眼的善知识。这种善知识，他会看因缘的；你因缘到什麽时候，他就跟你说什麽法。所以你就算住十年山，也不如遇着明眼人指你一条明路；点一竿，就表示指你一条道路。所以在佛教里头，亲近善知识最要紧的。在和尚里边，真正明眼的善知识很少的；说是「善知识」，但是不一定是明眼的。什麽叫「明眼」？方才我没讲嘛，就是开佛眼的。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开佛眼并不是证果，但是这宿世都有善根的。为什麽能开佛眼？一定要专修〈大悲法〉；这四十二手大悲的手眼，你若诚心去修，都可以开佛眼的！这就是开佛眼的一个门径。

好像我们这个果某，他就是在生生世世对〈大悲手眼〉这〈四十二手〉，是特别的专心去修去，所以他才可以开佛眼的；如果他出家，那麽度的人会很多的。可惜啊，这看将来的因缘怎麽样！我们每一个人要想开佛眼，就要专心致志修这〈大悲法〉，要特别用功，一天也不要间断。最要紧的，不要抽香菸。抽菸，就不能修这种法；你一修这种法，那个护法善神就会责怪你的，所以不要太马虎了！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对这〈大悲四十二手〉特别注意，一天也不要间断！一天不要间断，都要修几年的功夫，才能有成就。但是如果你在前生修过的，那就会比较快了，很快也会开智慧眼。

M2伽陀开後（分二）
N1正以开後　N2别彰胜义
今N1
解结因次第　六解一亦亡　根选择圆通　入流成正觉

解结因次第：解开结，需要按照次第来解。次第怎麽样解法呢？它原来又怎麽样结到一起的呢？最初就是如来藏本来是不生灭的，可是因为迷晦，晦昧为空，在这时候就生出来一种无明。如来藏性是不生灭的，因为依真起妄，生出来生灭的心了，就生出来这个「识」。不生灭的如来藏和生灭的无明，变成第六意识、第七识、第八识。这第八识，它原来就是谁呢？就是那个如来藏性，也就是那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因为依真起妄了，在第八识这个如来藏上边，就变成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就是这第八识，又叫「含藏识」。

有这个含藏识（第八识）了，又生出来五阴。五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一开始，是从第八识上开始；识阴再往上增加，就是行阴了。行阴就是第七识，第七识是「末那识」，又叫「传送识」；它是传达报告的，它将第六识这个意识，传到第八识里边去，这就是行阴。行阴上边就是想阴，想阴就是第六意识。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识，都属於受阴。色阴，就是五根六尘。受、想、行、识那四阴，每一阴算一个结。第五阴──这个色阴算两个结，因为它比较粗。所以「六结」就由第八识那儿开始，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然後到第五识这个受阴，乃至色阴。

因为有这「五阴」，所以就生出「五浊」。这五浊和六根混合到一起，所以就生出来种种的障碍了。现在要想解，先要不跟着色阴跑，把色阴这两个结解开了；然後受阴、想阴、行阴、识阴。这样六结都解开了，这叫「解结因次第」。因次第，因为色阴是属於一种粗的结，其余受、想、行、识，就都很微细的。

为什麽先从里边往外边来，从第八识上开始呢？因为我们一受生，就先有识，所以先有第八识。从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前五识。因为色、受、想、行、识这五阴和八识结成生死的结，一开始是从第八识开始；要解，就要从色阴上先解。好像什麽呢？就好像脱衣服。在外边脱去一件，里边又露出一件，再脱一件；一气脱到里边，把衣服都脱光了，这个人把结也就解开了。讲是这样讲，实际上你一根解了，那五根之结也就都会没有的。所以说六解一亦亡：六解──这六种的尘（六种的结）都解开了，「一」也没有了。这在後边还会有详细的解释。

根选择圆通：在修行入手的法门，由什麽地方修呢？也在六根门头来修。六根门头，就是眼不随色转、耳不随声转、鼻不随香转、舌不随味转、身不随触转、意不随法转，把六根门头的境界都变回来。要回光返照、不向外去照去，收摄身心、反求诸己。这六根，修行要选择一个圆通的根，前边不讲六根各有一千二百功德吗？你看看哪一个根是圆满的？好像耳根就是圆满的、舌根也是圆满的、意根也是圆满的，眼根、鼻根、身根这三根就都不圆满。所以你现在修行，要选择一个圆满的根而用功修行。这个地方，也就释迦牟尼佛暗中表示：就是耳根圆通。不过佛没有明讲，就是叫阿难自己去选择，自己去认识。所以根选择圆通，入流成正觉：入圣人的流了，然後可以成正觉。正觉就是佛，就是成佛了。「入流」，是入圣人的法性流，逆凡夫六尘流。

N2别彰胜义
陀那微细识　习气成暴流　真非真恐迷　我常不开演
自心取自心　非幻成幻法　不取无非幻　非幻尚不生
幻法云何立

这个法，释迦牟尼佛好少讲的，「我常不开演」，我平常都不演说这个法。你想一想，释迦牟尼佛对着那些个大阿罗汉、大菩萨、大比丘，这种法，都很少讲的。我们现在，你说多便宜，在这儿，就这麽随随便便，就闻见释迦牟尼佛所说这样的妙法。

陀那微细识：「陀那」是一种微细的识，比八识又细一层，它又叫「净识」，又叫「白净识」，就是一个净的种子。这个净识，它是非常微细微细的。习气成暴流：我们的生死，都是由这地方来的。在这微细识，依真起妄，就生了一念的无明──习气就是无明；这个无明一生出来，就好像暴流似的。什麽叫「暴流」呢？水流得太急了，什麽也挡不住，这叫暴流。那什麽又叫暴流呢？就是我们这个「生死」，我们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又做人、又做畜生，又生天、又堕地狱，转来转去的，没有停止的时候，就好像暴流的水一样的，所以这叫「习气成暴流」。

真非真恐迷：「真」，这个真法；为什麽我不说这个真正微妙的法呢？我为什麽不赶快把它说出来呢？「恐迷」，我就恐怕人认真作妄，将妄又认作真了。好像那个「觉」上，他一定要加个「明」，弄得就迷上加迷，做一个迷中辈人。所以我常不开演：我时时都不讲「真」这种的妙法。我给你们小乘人只讲小乘的道理，真正大乘的妙法我从来就不讲的。为什麽不讲？就因为你们这一班的小乘人，还都不够程度，没有回小向大呢！所以我向来都不讲的。

自心取自心：怎麽叫自心取自心呢？众生不明白见分和相分都是唯心所现。「三界为识，万法唯心」，他不明白万法唯心的这个道理，就着住到见、相二分。见分，就是自己能见的这个见，是八识里头的。相分，是外边这种尘所生出来的一种相。这个相分和见分本来都是虚妄的，都是由自心生出来的。那麽一般人不晓得回光返照，而向外驰求，着住在这些尘的境界上，这叫「迷真逐妄」，把真的迷了，跟着妄的跑。你要是知道万法唯心，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就明白这见相二分都是由自心生出来的。你若明白自己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就不会向外跑，就回来了。若「自心取自心」就非幻成幻法：因为众生迷真逐妄，本来不是虚幻的，而生了一种迷惑，变成虚幻了。

不取无非幻：你若能以「不取」，不取什麽呢？不取虚妄的相。这个「不取」，很要紧的。我们一般人为什麽被六根、六尘所迷呢？就因为取见、相二分，执着到这上头，认为我所见的这「见分」和外边那「相分」都是实有的；而不知道这是虚妄的，应该不取。你若不取，就没有幻了；连非幻都没有了。非幻尚不生：这种虚幻不实在的（非幻），尚且根本就没有地方生了；没有地方生，幻法云何立：怎麽会又有这虚妄的幻法呢？就没有了！

是名妙莲华　金刚王宝觉　如幻三摩提　弹指超无学
此阿毗达磨　十方薄伽梵　一路涅盘门

是名妙莲华：这有个名字，叫什麽呢？叫「妙莲华」。「妙」，就是微妙。莲华是出污泥而不染，虽然在淤泥里生出来，可是它清净没有污染；它又华果同时，所以「是名妙莲华」。金刚王宝觉：金刚是一种最坚最硬的，这就表示我们人的智慧；这个「智慧」，是真正的智慧，没有什麽东西可以破的。「王」，就是以「自在」为义，他很自在的。什麽叫「宝觉」呢？就是我们的真心。这个名字，也叫「金刚王宝觉」。就前边，你若能以不取见、相二分，返本还原，回到如来藏性上，转识成智──这个识一转过来，就变成智慧。所以现在转过来了，变成妙莲华，也变成金刚王宝觉。

这又有一个名字，叫如幻三摩提：这「三摩提」，也是梵语，翻到中文就叫「等持」。等，是平等；持，是执持；言其他平等执持这个定力和慧力。有智慧才能解这六结，有定力才能不生这六结；所以「如幻三摩提」，叫「如幻的等持」。弹指超无学：怎麽叫「弹指」呢？你看见了没有？（上人弹指）。一弹指顷，是一弹指的时间，言其很快的。在这一弹指的时间，就超过有学位，而到无学位。什麽叫「无学位」呢？就是四果阿罗汉。初果、二果、三果，这都叫「有学位」。这是说在弹指这麽短的时间，就超过到无学的果位上，证四果阿罗汉了。

此阿毗达磨：「阿毗达磨」就是「法」。就是这个方法、这种法。十方薄伽梵：什麽叫「薄伽梵」呢？在〈楞严咒〉上，也有这个「薄伽梵」。「婆伽梵。萨怛多般怛罗。南无粹都帝。阿悉多那罗剌迦。波罗婆悉普吒。毗迦萨怛多钵帝唎。」那个「婆伽梵」也就是这个「薄伽梵」。薄伽梵，是在咒里头佛的一个名字。佛的名字，这为什麽不叫「佛」，叫「薄伽梵」？这是佛和鬼神用的。你一说「佛」，或者这个鬼还不知道；你若说「薄伽梵」，他知道了，这是佛。为什麽不把它翻译过来呢？就因为这「薄伽梵」有六种的意思，没有法子翻；若翻成中文，只有一种意思。六种的意思是什麽呢？

（一）自在：言其观自在菩萨是个自在菩萨，这是个自在佛。

（二）炽盛：言其佛的光很炽盛的；佛的这个性是自在的，佛的光是炽盛的，周遍法界，所以叫炽盛。

（三）端严：佛时时都是很端严的，不懈怠、不懒惰。我们每一个人听经，都要端端严严的，不要那麽懒懒惰惰、懈懈怠怠的。懈怠，就是很懒的，怠惰自甘，那就不勤力。

还有讲到「端严」，我们听经时，一定要坐得正当一点。不要这麽样坐着，也不要这样子，也不要这样子（上人做各种姿势）。这听经，必须要毕恭毕敬。要怎麽样子呢？就像对着佛，佛来亲口对我们说法呢！佛到这个地方来给我们做见证，我们信佛，对着佛就应该恭敬佛；不应该对着佛，还这麽很懒惰的。听经不可以睡觉的，不可以躺那个地方的；你就看经，也不可以躺着看的。

我以前不讲过？你躺那儿看经，来生会变蛇的。为什麽？那个蛇尽躺着走路，总在那地方躺着，牠站不起来的。你看佛经，一定要恭恭敬敬地坐在那儿；或者书放到桌子上，恭恭敬敬地看。你有一分恭敬的心，就增加你一分的智慧；你有十分的恭敬心，就增加你十分的智慧；你若是有百千万分的恭敬心，那增加你百千万分的智慧，增加你的善根。对佛经一定要恭恭敬敬地，《金刚经》上不说？「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那经典在什麽地方，什麽地方就有佛的。你若是生出一种恭敬心，就有感应；你没有恭敬心，就没有感应。

好像我有一个皈依弟子，他也没有见过我，就对着我那一本书的相片，就天天念「南无度轮法师」。念到七十多天，他就看见那张相片公然就有个人走出来，给他摩顶，他从此以後病就好了。这是什麽呢？这也叫「感应道交」，他有一种真诚的心，感应得那一张死相片都变成一个活人了！这就是由於他有恭敬心的关系。所以我们人看经，你不是说你不开智慧？「啊，我看了好多经，没开智慧！我学好多佛法，也还这麽蠢呢！记忆力也不好，念〈楞严咒〉，念一遍也记不住，念两遍忘得更快了！我没念的时候，还记得几句；念完一遍，都忘了！」什麽道理呢？就因为你没有恭敬心。

你躺那地方，就看经、念咒，将来一定都会变蛇的。为什麽？说：「喔，这佛法怎麽还害人的呢！佛法是叫人生善根，增长福慧的，怎麽还令人去堕蛇身呢？」因为你对佛法不恭敬。你第一、要生一种信心，第二、要有一种恭敬心。我们现在听经，以前我不管，以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端然正坐，要坐好一点；也不要讲话，也不要东张西望的，要毕恭毕敬地这麽听经。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这儿给我讲经，阿难尊者也在旁边，同我坐到一起。不但阿难尊者，诸大菩萨、阿罗汉都在这儿，我就像在灵山的法会一样的。你有这种心，那你就不愁不开悟了！

说：「阿难尊者听那麽多，还没开悟呢！我现在听，就会开悟了？」哈，你怎麽知道阿难尊者没开悟？或者他故意这麽装出来没开悟，好让佛说这部经典给我们现在人听。所以阿难尊者早就已成佛了，不要说开悟，不过他示现做当机众，好像他不明白似的。实际上，阿难尊者，对佛所说的法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佛说的道理，他怎麽会不明白呢？他一定明白！但是他就为你、我现在愚痴众生来请法，来做个模范，做个榜样。你不要以为：「啊，我比阿难或者会聪明些！」不是的。

这个「薄伽梵」，我方才讲到几个意义上呢？讲到「端严」上了。

（四）名称：就是这个名，人人称赞的、人人都恭敬的。

（五）吉祥：very lucky、lucky。

（六）尊贵：非常尊贵，很高贵的。

「薄伽梵」有这六种意思，所以就没翻过来。这是「五不翻」之中的「多含不翻」。

一路涅盘门：这个法门，是十方的佛都是从这路上成佛的，都是从这条路去的。一路涅盘门，这是到涅盘的那一个门径。

K3叙悟性

於是阿难及诸大众，闻佛如来无上慈诲，只夜伽陀，杂糅精莹，妙理清彻。心目开明，叹未曾有。

於是阿难及诸大众：在释迦牟尼佛讲「十方薄伽梵一路涅盘门」这个重颂之後，阿难和一切的大众，闻佛如来：听见释迦牟尼佛这无上慈诲：再没有比这个再高上的慈悲教诲。

只夜伽陀：「只夜」，是梵语，此云「重颂」。前边那个文，一趟一趟、一行一行的，这叫「长行」；现在这叫「重颂」，它是有一定的字句，或者五个字、或者六个字、或者七个字、或者四个字。好像《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也是颂。这经上前边那一段文都是重颂；「重颂」，就是长行意思还没有说完全，再用偈颂重说一遍。「伽陀」，就是「孤起颂」。怎麽叫「孤起颂」呢？它就和前边的文也不相合，和後边的文也不太相合，它孤然间就起来了，这叫「孤起颂」。杂糅精莹：「杂糅」，也就是掺杂；「精莹」，这个法说得又精妙、又莹洁。妙理清彻：这种微妙的理，说得非常彻底。

心目开明：阿难和大众心里都比以前明白得多了，心和目都开明了；就是心也比以前明白得多了，眼睛看得也比以前明朗得多了。言他这个心和目，比以前增加他的智慧了。这个「目」，也就是「智慧眼」，开智慧眼了。叹未曾有：大家都非常的感叹：「啊，这个法这麽妙啊！从来都没有的。」

H3绾巾以示伦次（分二）

I1叙请前後　I2如来巧示

今I1

阿难合掌，顶礼白佛：我今闻佛无遮大悲，性净妙常真实法句，心犹未达，六解一亡舒结伦次。惟垂大慈，再愍斯会，及与将来，施以法音，洗涤沉垢。

阿难合掌，顶礼白佛：阿难叹未曾有之後，又合起掌来，向佛叩头顶礼，对佛就说了。说什麽呢？我今闻佛无遮大悲，性净妙常真实法句：现在我阿难听见世尊这种「无遮」，没有一点遮盖的，就是和盘托出，什麽妙法都讲出来了，一点也不保留，没有什麽秘密法保留的。我阿难听见佛这种没有障碍的大悲，所说的性净妙常这种真实的法句。「法句」，就是说法的言句，所说出的这些个道理。

心犹未达：就是心里还没有通达、没有明白。我心里还没有懂，没有明白佛所说的道理。什麽道理呢？六解一亡舒结伦次：这六种的结，都得到解脱，就「一」也没有了。这个解开、舒解结的次第，我还没有明白。

惟垂大慈：惟独现在希望世尊还垂您的大慈悲心。再愍斯会，及与将来：您再怜悯现在在会的这一切人，和未来的一切大众。施以法音：布施给一切众生佛法的音，以洗涤沉垢：「洗」，就是用水来搓洗。「涤」，就是这麽在水里涮；好像你洗菜，洗一遍恐怕洗不乾净，再用水冲一冲它。「沉垢」这个「沉」，他用「浮沉」的「沉」，也可以，就是言其这种的垢秽污染，这种不洁净的东西，令我们堕落。这个东西是什麽呢？就是我们的贪、瞋、痴这三种东西；贪心、瞋心、痴心，这是令我们堕落的沉垢。这个「沉」，又可以用「微尘」的「尘」，因为它的音是相同；你就用这个「尘」，也一样的解法。但是用「尘」，比较这个「沉」，意思更显明了；就是洗去我们这一些个尘物、尘染，这些个不清净的东西。「垢」，就是不洁净的。

I2如来巧示（分二）

J1巧立喻本　J2分答二问　J1分二

K1元依一巾　K2绾成六结

今K1

即时如来於师子座，整涅盘僧，敛僧伽黎，揽七宝几，引手於几，取劫波罗天所奉华巾。

即时如来於师子座：就在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在所坐那个法座上。佛所坐的法座，名字就叫「狮子座」，表示佛说法犹如狮子吼。狮子一吼，百兽皆惧，一切的天魔外道就都生一种恐惧心，所以佛的法座叫狮子座。整涅盘僧：佛把里边的衣服整顿整顿。「涅盘僧」，就是里边的衣服。敛僧伽黎：这件（上人指身上搭的衣）衣服，就叫「僧伽黎」，这叫「大衣」，又叫「祖衣」。「敛僧伽黎」，就把袈裟整顿好了。「敛」，收敛一下。揽七宝几：「几」，就是一张桌子。佛法座前那张桌子，是用七宝镶成的。七宝是什麽呢？金子、银子、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揽七宝几」，就是凭着七宝几。引手於几，取劫波罗天所奉华巾：佛把两只手放到桌子上，取劫波罗天所献的华巾。「劫波罗天」，就是「夜摩天」，又叫「时分天」。在印度有这一种材质，叫「叠华」；叠华所织的巾，就好像手巾，很长的，但是很值钱很值钱的。尤其这个巾，是劫波罗天的天王献给释迦牟尼佛的，所以这一条巾也是非常值钱的。释迦牟尼佛就取劫波罗天──就是「时分天」的天王，所奉献的华巾，佛把这华巾拿过来到手里头。想要做什麽呢？下边就告诉你了。

弟子：师父！那个七宝有金、银…　…。

上人：七宝？就是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在古来，那七宝很少的。金子也

是一个宝、银子也是一个宝、玻璃也是一个宝。「琉璃」，据说是一种厚的玻璃。「玻璃」，现在拿这不当回事了，在古来，玻璃很不容易得的，玻璃也是七宝之一。「砗磲」，有一种砗磲石，那种石头的纹就好像车辙的沟，这麽一趟一趟的，叫砗磲石。「赤珠」，就是红色的珠子。「玛瑙」，也是一种宝，就像马的脑子里边红一块、白一块的，所以叫玛瑙。

K2绾成六结

於大众前绾成一结，示阿难言：此名何等？阿难大众俱白佛言：此名为结。

於是如来绾叠华巾，又成一结。重问阿难：此名何等？阿难大众又白佛言：此亦名结。

如是伦次绾叠华巾，总成六结；一一结成，皆取手中所成之结，持问阿难：此名何等？阿难大众亦复如是次第詶佛：此名为结。

佛告阿难：我初绾巾，汝名为结。此叠华巾，先实一条，第二、第三，云何汝曹复名为结？

阿难白佛言：世尊！此宝叠华缉绩成巾，虽本一体。如我思惟：如来一绾，得一结名，若百绾成，终名百结。何况此巾，只有六结，终不至七，亦不停五，云何如来只许初时，第二、第三不名为结？

佛好像哄小孩子玩似的，现在用这叠华巾就拴成结扣，左结一个、右结一个。於大众前绾成一结：佛在阿难和大众的前面，就把这叠华巾结成一个疙瘩，结成一个结子。示阿难言：此名何等：给阿难看这个结子。说：「阿难！这个叫什麽名字？」阿难大众俱白佛言：此名为结：阿难和这所有大众就异口同音地对佛说：「这是个结成的结子。」

於是如来绾叠华巾，又成一结：在这个时候，如来用这叠华巾又结成一个结子。重问阿难：此名何等：又问阿难：「这个又叫什麽？」头一个，他问这个叫什麽，现在又问这个叫什麽。阿难大众又白佛言：此亦名结：阿难和大众又对佛说：「这个也是叫一个结扣的结子。」

如是伦次绾叠华巾，总成六结：「伦」，就是伦类。像这样的，次第轮着来结这条叠华巾，结一个问一个。总起来，在这一条叠华巾上，共结成六个结。一一结成，皆取手中所成之结，持问阿难：此名何等：每结成一个结的时候，都拿在手里头所成之结，问阿难说：「这个叫什麽？」阿难大众亦复如是次第詶佛，此名为结：也就像这样，佛一问，他们就一答。「詶」，是酬答；就是佛说什麽，他们答覆佛的问题，这叫「詶」。佛每结一个结，每一次都问阿难，阿难和大众都答覆说：「这是结子。」这个叠华巾，就表示「如来藏性」；结成六结，这表示「六根」。

佛告阿难：在这个时候，佛就对阿难讲。我初绾巾，汝名为结：我最初结这条叠华巾的时候，你说这个叫「结」。此叠华巾，先实一条，第二、第三，云何汝曹复名为结：这叠华巾，早先它只有这一条，那第二、第三你们怎麽可以还叫它「结」呢？这是佛故意这麽问阿难。

阿难白佛言：阿难对佛就说了，世尊！此宝叠华缉绩成巾，虽本一体：这宝叠华被织成一条手巾，虽然它就是一个。如我思惟：如来一绾，得一结名：像我这样想：如来您这麽一绾结它，就得「一个结」的名字。若百绾成，终名百结：如果您结一百个结，这可以给它叫「一百个结」。何况此巾，只有六结，终不至七，亦不停五：何况这一条巾，您只结成六结，也没有结成到第七结，也不是在第五结上就停止了。云何如来只许初时，第二、第三不名为结：为什麽佛您只许可第一个结是「结子」，第二、第三就不叫它叫「结」了呢？这是什麽道理呢？阿难现在问佛。

J2分答二问（分二）

K1答六解一亡　K2答舒结伦次　K1分二

L1喻从至同遂成至异　L2喻除至异还成至同

今L1

佛告阿难：此宝华巾，汝知此巾元止一条，我六绾时，名有六结。汝审观察，巾体是同，因结有异。於意云何？初绾结成，名为第一，如是乃至第六结生。吾今欲将第六结名，成第一不？

不也，世尊！六结若存，斯第六名终非第一。纵我历生尽其明辩，如何令是六结乱名？

佛言：如是！六结不同，循顾本因，一巾所造，令其杂乱，终不得成。则汝六根，亦复如是，毕竟同中，生毕竟异。

佛听阿难这样讲，本来这六个都叫「结」，并不是第一个叫「结」，第二个、第三个就不叫「结」了。佛故意这麽问他：「我就只有这一条宝叠华巾，我结成一个结，你说是个『结』；那第二、第三个你怎麽也叫它『结』呢？」这是故意这麽问他，佛tease（戏弄）阿难。阿难也就知道这叫「结」，所以就问佛：「您这条巾结成一个结，叫『结』，那麽第二、第三怎麽可以不叫『结』呢？」这互相一唱一和，好有话讲，好有道理发明了。

佛告阿难：佛告诉阿难说，此宝华巾，汝知此巾元止一条：你知道这宝华巾本来就有一条，没有两条。我六绾时，名有六结：我结成六个结子的时候，它就有六个结的名字。汝审观察，巾体是同，因结有异：你现在详细观察观察，这巾的本体是一个的，没有这麽多的名称。因为我结上结子，所以它就不同了。这就是如来藏性本来是一个，有六根生出结来；虽然生出结，但是它本体还是一个的。那麽结虽然是六个，它本体是一个的，你如果把这六个结都解去了，连

一个也没有了！所以这「六解一亦亡」，前边不讲过？

於意云何：在阿难你的意思里怎麽样啊？你怎麽样想法呢？初绾结成，名为第一，如是乃至第六结生：第一个结子结成的时候，这就叫「第一结」。像这样子，结成到第六个结子上。吾今欲将第六结名，成第一不：我现在想把这第六的结子给它改名，换过来做第一的名字，可以吗？佛就这麽问阿难。

不也，世尊：阿难说，不可以换的。世尊！第一就是第一，不能第一再改个名字叫第六，第六又改名字叫第一，这是不可以的！为什麽不可以呢？六结若存，斯第六名终非第一：这六结假设存在的话，这个第六名怎麽样子，它始终也不会变第一的。第六就是第六，不会变第一，不会改名字叫第一的！

纵我历生：纵然我阿难经历生生世世，从无始劫以来到现在，这很多很多世的生命。尽其明辩：我学的是多闻，我学的是这一科！好像读大学，我是读science（科学），我就懂得science；我读文科，我就懂文科；读什麽，我就懂什麽。我现在所修习所学的是多闻；多闻，就可以善辩；能闻善辩，知道得多，他讲话就可有辩才的。「尽其明辩」，我尽上我所有的能力来巧辩、狡辩。前几天我不说某某是狡辩、巧辩？巧，就很巧妙的，本来没有道理，这个能辩的人就把它又讲出道理来了，这就是「巧辩」。而「狡辩」就不合乎道理了，强词夺理。这个「巧辩」，虽然也是没有理，但是他辩出理由来了；很巧妙的，你还驳不倒他这个理由。阿难说了，我现在「尽其明辩」，我尽我的聪明和我的辩才，如何令是六结乱名：我怎麽能使令这个六结的名字，第一变成第六？我怎麽可以给它换个名字，令它名字乱了，不依照次第呢？

佛言：如是：佛说，你说的是对的！不能改变它的名字。这第六个名字，不能改成第一；这第一，也不能改成第六。不错了！你讲得很对很对的。六结不同：因为什麽不可以改呢？因为这六结不同。循顾本因，一巾所造：可是你再回头看看这个华巾它本来的因，这六个结都是一条巾所造成的。令其杂乱，终不得成：可是要令它名目杂乱了，你说不可以的。不错，是这样子！

则汝六根，亦复如是：则你这「六根」，也就是这样子。毕竟同中，生毕竟异：本来是同来着，但是各有各的工作，眼睛有眼睛的功用、耳朵有耳朵的功用、鼻子有鼻子的功用、舌头有舌头的功用、身体有身体的用途、意念有它的工作；所以本来是同来着，但是在这个地方，它就分开了。

虽然分开，应该合作的，若合作就好了，都能回光返照，眼睛也能回光返照，耳朵也能反闻闻自性，鼻子也能不随香尘，舌不随味尘，身不随触尘，意不缘法尘，各能互相合作返本还原，这还是一个的！就因为不合作，眼睛看见色，就跟着色尘转；耳朵听着声尘，就跟着声尘转；鼻子嗅香尘，就跟着香尘转；舌噹味，又跟着味尘转；身爱这个触，就跟触尘转；意缘法，就随着法尘转。就不能不随，主要就要「不随」；可是人都随着六尘跑了，没能不随，所以就等於有六个结一样的。

L2喻除至异还成至同

佛告阿难：汝必嫌此六结不成，愿乐一成，复云何得？

阿难言：此结若存，是非锋起，於中自生，此结非彼，彼结非此。如来今日若总解除，结若不生，则无彼此。尚不名一，六云何成？

佛言：六解一亡，亦复如是。

佛告阿难：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汝必嫌此六结不成，愿乐一成：你一定不欢喜六个结子，你要把这个六结子都解开、不成立，你想成一个「一」。复云何得：你得怎麽样才能得到这个「一」？怎麽样才能回复这个「一」的本体呢？

阿难言：阿难听佛这样问，就说了，此结若存，是非锋起，於中自生：阿难说，不错了！我是愿意这六个结子都没有，成为一个「一」。为什麽？这六个结子若存在的话，「是非锋起」，就起了战争、起了斗争，会互相作战了。「锋起」，就是你拿着一把刀，我拿着一枝枪；你砍我一刀，我扎你一枪，这叫「锋起」。为什麽会互相锋起、是非不分呢？因为有个彼、此了。在这结子和结子中间，就自然生出来一种是、非的争辩。为什麽？此结非彼，彼结非此：这个第一，就不是第六；那个第六，也不是第一；彼此就有了一种纷争了！

如来今日若总解除，结若不生，则无彼此：世尊今天您若把这些个结子都解除了，结子若没有了，也没有第一、也没有第六、也没有第三、也没有第四，彼此都没有了。尚不名一，六云何成：把六个结子都没有了，就一个结子也没有了；「一」也没有了，这个「六」怎麽会存在的？「六」也不会存在的。

佛言：六解一亡，亦复如是：佛告诉阿难，不错了！你说这个道理对了！这「六解一亡」的道理，和这个道理是一样一样的，没有分别。你现在明白了吗？你说前边那六个名称不能混乱，若把它统统都解除了，一个也没有；这个道理，你说得很对！「六解一亡」的道理，也就和你方才所说的理论是一样的，没有分别。

K2答舒结伦次（分二）

L1示结之伦次　L2示舒之伦次　L1分三

M1顺次成结　M2更以喻明　M3逆次合喻
今M1
由汝无始，心性狂乱，知见妄发，发妄不息，劳见发尘。

由汝无始：为什麽？因为你从无始劫以来到现在，心性狂乱：这「心」是哪一个心呢？就是清净的心。「性」，就是真如的本性（自性）。在你清净心和真如的性上就狂乱。这个「狂」，是个什麽呢？就是你的「生相无明」，这是与生俱来的。在这生相无明，有分别的法执、俱生的法执，这就是「狂」；狂，就是无明。这个「乱」是什麽呢？就是以前所讲的「三细」，在这儿就叫「乱」。「三细相」是什麽呢？（一）业相、（二）转相、（三）现相。这三细，是由业相而成转相，由转相变成现相；这三种的细是很微细的，凡夫所不能觉察到的。就因为「一念不觉生三细」，在这一念无明里头，生出这三种的细相。这个「乱」，就是表示这三种的细相；由这种的相，就生出来第一个结。佛拿着他那个宝叠华巾结成六个结，表示在「一念不觉生三细」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结。

知见妄发：知见妄发这个时候，就「境界为缘长六麤」，长出六种麤相。六种粗相，第一是智相。在前边讲过的，这个「智」就是「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它有了一个相，什麽相呢？这是属於世智辩聪的，就是一般世界上人所有的这种世俗智慧，好像声、光、电、化、科学、化学，乃至种种的学问，这都叫「世间的智慧」，这就叫「智相」。由这个「知见妄发」，就生出来一种智相，这是第二个结。发妄不息：又生出来一个「相续相」，它不停止，这就是第三个结。

劳见发尘：在「劳见发尘」这一句上，包括着「执取相」；执，执着；取，爱取。执取相生出来一种执着，又生出来一种「计名字相」，都是在「劳见发尘」这一句里头包着。计名字相又生出来一种「起业相」，这是第五种。第六种就是「业系苦相」。这六种麤相，在「劳见发尘」这一句，就包括着後边执取相、计名字相、起业相、业系苦相这四个相；这四个相算三个结，是最後的三个结。
M2更以喻明
如劳目睛，则有狂华，於湛精明，无因乱起。

如劳目睛，则有狂华：就好像前边不讲过直视虚空，视久发劳了？发劳了，就看见在虚空里，有狂华现前了。於湛精明，无因乱起：就在如来藏性上，也没有什麽因缘，就「乱」起来这「无明」了。
M3逆次合喻
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盘，皆即狂劳，颠倒华相。

不但这「三细、六麤」是好像眼目久视，它发劳而见空华一样，就是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盘，皆即狂劳，颠倒华相：所有的宇宙，这「一切世间」，就不是单单我们这个世界了，这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世间。所有这些山河大地，和「生死、涅盘」，这都好像由眼睛久视发劳，一样的情形而成就的。在虚空里本来没有华，而生出一种颠倒的华相，都是这个道理啊！你知道这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盘从什麽地方来的？都是从众生的无明，「一念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麤」，有这种的助缘，生出这六麤的相来，都是这样子成就的。
L2示舒之伦次（分二）
M1先授舒之方法　M2後授舒之伦次　M1分四
N1阿难求解劳结　N2如来就喻巧示　N3示说不谬取信　N4选根解结必证
今N1
阿难言：此劳同结，云何解除？

阿难言：阿难听见佛这样讲，就又说了，此劳同结，云何解除：这个瞪发劳相和这个结，得怎麽样能把它解除没有了，再恢复我们本来面目，恢复我们固有的如来藏性呢？
N2如来就喻巧示
如来以手，将所结巾偏牵其左，问阿难言：如是解不？不也，世尊！
旋复以手偏牵右边，又问阿难：如是解不？不也，世尊！
佛告阿难：吾今以手左右各牵，竟不能解。汝设方便，云何解成？
阿难白佛言：世尊！当於结心，解即分散。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若欲除结，当於结心。

阿难问怎麽样才能解除这种瞪发劳相和这个结的结子，如来就用一种比喻的方法来令他自己测验。

如来以手，将所结巾偏牵其左：佛用他的手，把所结的宝华叠巾牵到左边来了。「看见了没有？牵到左边来了！」问阿难言：如是解不：就问阿难：「这样子，我把这六个结，从这儿拉到这边来了，这解了没解啊？是不是这样就解开罗？」不也！世尊：阿难说：「不是！您这麽拉到左边来，它解不开的。」

旋复以手偏牵右边：「旋」，就是等一等又回来了。等一等没有好久的时间，佛又以右手把宝叠华巾牵到右边来了。又问阿难：如是解不：佛又问阿难：「现在解了没解？我把这宝叠华巾牵到右边来了，这样子有没有解开这个结子啊？」不也！世尊：阿难说：「没有解开！世尊！你就这麽拉到那边去，没有解开。」

佛告阿难：吾今以手左右各牵，竟不能解：佛对阿难讲了，我现在以手往左牵、又往右牵，这六个结子一个也没有解开，竟然不能解！汝设方便，云何解成：现在我是没有法子解了！佛自己这麽说，我是没有办法了，我拉到左边也解不开，拉到右边也解不开，现在我竟然解不开了！你想一个方法，用一个权巧方便的方法，得怎麽样子才能解开呢？你很聪明的，阿难！你一定会有方法。

阿难白佛言：阿难听释迦牟尼佛这样问他了，他对佛就说了。世尊哪！当於结心，解即分散：您这麽拉到左边、拉到右边，是解不开的。要怎麽样子呢？您在结的中心，结扣那个地方把它解开，它那个结就分散了，就解开了。都是阿难最聪明了！佛都没有办法，阿难想出法子来了。你说，是不是阿难聪明呢？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佛这回说了，你真聪明，阿难哪！是这样子，是这个样子！这回你可想透了！我想不起来这个妙法，你都想起来了！「如是如是」，这是印证之词，对的、对的。啊，你说得真对了！现在我也明白了，原来以前我都不知道怎麽把它解开，现在你说这个方法，是应该这样解。若欲除结，当於结心：若想把这个结子解除，就要在它结的中心才能解开。喔，你倒不是单单有多闻，你是很聪明的！

N3示说不谬取信

阿难！我说佛法从因缘生，非取世间和合麤相。如来发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随所缘出。如是乃至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亦知头数；现前种种松直棘曲，鹆白乌玄，皆了元由。

阿难！我说佛法从因缘生，非取世间和合麤相：我所说的佛法，说是「从因缘生」，但是这个因缘，可不是世间这一切的因缘，不是取世间那一种因缘和合的麤相；是人人都可以看见的。如来发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随所缘出：如来我所发明的世间法和出世法，我知道这一一法的根本来源，它各随所遇之缘发生出来的。「世间法」，就是六凡法界的染法；「出世法」，就是四圣法界的净法。

如是乃至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亦知头数：「乃至」，这是「超略之词」，中间经过很多的过程。像前边我所说的「随所缘出」，这个世界以内的事情，我没有不知道的；乃至恒河沙数那麽多的世界以外，天所下的雨有多少雨点，佛都知道它的数量。「一滴之雨」，这「一滴」，不是一滴，这个「一」，包括一切的雨点。

「一切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悉见」，所有的众生、人、非人等，他的心念想什麽，佛都知道，没有一个不知道的。现前种种松直棘曲，鹆白乌玄，皆了元由：往远了说恒沙界外，你说看不见，你不相信。那麽就是现在这棵松，为什麽它会直？这个棘，为什麽它会曲？松树是直的，荆棘的树就弯曲的。鹆为什麽是个白色的？乌为什麽是个黑色的？佛都知道它怎麽样的来源。「乌」，就是乌鸦，乌鸦一生来就是黑的；「鹆」，也是一种鸟的名，一生来就是白的。这什麽道理呢？如来都知道。

N4选根解结必证

是故阿难！随汝心中，选择六根，根结若除，尘相自灭。诸妄销亡，不真何待？

是故阿难：「是」，就是因为；你们记着，以後讲经都可以当「因为」讲！「故」，就是所以。因为这个，所以。因为这个什麽？因为我知道这种种道理，所以，阿难！随汝心中，选择六根：你随你的心、在你的心里边，你选择自己欢喜哪一根。前面经文不讲过一千二百个功德，六根各有圆满、不圆满的？你在这六根里边，随你的心选择一根。「选择六根」，这不是选择「六根」，是在六根里头选择一根。

选择一根怎麽样啊？根结若除，尘相自灭：你选择那一根，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你那个根的结没有了；这六尘的境界，这个尘相自然就都没有了。诸妄销亡：这个「诸妄」，包括一切的妄想、生灭的心、分别的识心，什麽都包括在里头了。「销亡」，没有了。这时候什麽妄想都没有了，你说怎麽办哪？哈，诸妄销亡，不真何待：怎麽办？就剩下真的了！你说这个时候，你若不真，你还有什麽？就剩一个「真的」了嘛！

你妄尽就真存了，你妄没有了，攀缘心去尽了，妙真如性就现前了。为什麽你妙真如性不现前？你没有去尽诸妄！你若诸妄去尽了，那就是清净的本心，也就是妙真如性的本体，也就是如来藏性的本来面目。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听经的人都要注意，应该也由一根来用功修行。由哪一根呢？这六根哪一根都可以，你也可以从眼睛上用功，也可以从耳朵上用功，也可以从鼻子上用功，也可以从舌头上用功，也可以从身体上用功，又可以从你意念上用功。这六根门头，头头是道，哪一个根，都是如来藏性的一部分。所以只要你能抓住这一部分，念兹在兹来修行，那就可以回到如来藏性的本体上去。

M2後授舒之伦次（分二）

N1故问引悟　N2乘悟合明

今N1

阿难！吾今问汝。此劫波罗巾，六结现前，同时解索，得同除不？

不也，世尊！是结本以次第绾生，今日当须次第而解。六结同体，结不同时，则结解时，云何同除？

阿难！吾今问汝：释迦牟尼佛又对阿难说，我今问问你。此劫波罗巾，六结现前：这个时分的巾，这六结现在同时现前。同时解萦，得同除不：这个「萦」，也是「结」。同时解这结子，可不可以同时就一起把它解除了呢？

不也！世尊：阿难说，不可以的，世尊！为什麽？是结本以次第绾生，今日当须次第而解：这些个结，本依着次第而把它结出来的，现在还应该依着次第把它解开。六结同体，结不同时，则结解时，云何同除：六结虽然是同一个体，但是它结结的时候，不是同时。那麽把这些结子解开的时候，怎麽可以一起把它解除呢？因为它不是同一个时候结的，所以不能同一个时候把它解除，也是要依着次序而解的。
弟子：这「现前」和「同时解萦」，怎麽样的同时？怎麽讲？
上人：佛问阿难说，现在这六个结都在这儿现前了；在这个地方，这就叫「现前」。
「同时解萦」，我在同一个时候，把这六个结子一起解开，这可不可以？
N2乘悟合明

佛言：六根解除，亦复如是。此根初解，先得人空，空性圆明，成法解脱。解脱法已，俱空不生，是名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忍。

佛言：佛说，六根解除，亦复如是：六根这个结解除的时候，也就像解这六个结子一样的道理。你要由一结一结地去解除，不能六根的结同时解除。此根初解，先得人空：在你所选的圆通这个根里边，你解去这一根，你就得到人空。人空，就没有我执了，把我执除掉了。这有俱生我执、分别我执，你得到人空，就把俱生我执和分别我执都没有了，都空了。空性圆明，成法解脱：在人空的这种空性得到一种圆明了，这时候法也空了。法空，就把法执——俱生法执和分别法执，也都解脱了。

解脱法已，俱空不生：你得到解脱了法以後，这时候人空也没有了，法空也没有了，人空、法空都不生了。是名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忍：这个名字，就是菩萨从三摩地得到这个定的力量，就能了悟无生法忍了。无生法忍，这是菩萨的一个境界。
——第五册终
大佛顶首楞严经浅释（六）
上宣下化老和尚讲述
二十五圣圆通章
◎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讲述於
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H4冥授以选本根（分四）
I1阿难述悟礼谢　I2请示圆通本根　I3佛敕诸圣各说　I4佛敕文殊选择
今I1

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开示，慧觉圆通，得无疑惑。一时合掌顶礼双足，而白佛言：我等今日身心皎然，快得无碍。

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开示，慧觉圆通，得无疑惑：在这个地方，阿难和大众承蒙佛这样的来开示他们，这时候智慧也圆明了，觉悟也得到圆通了，也没有怀疑心生出来了。

一时合掌顶礼双足，而白佛言：在这个时候，就顶礼佛的双足，向佛就说了。我等今日身心皎然，快得无碍：我们现在在法会的这些大众身和心都皎然，是很明白的；得到无罣碍，没有疑惑、没有障碍的这种境界了，所以现在都非常快乐。「皎然」，就是明白。
I2请示圆通本根（分三）
J1未达本根　J2庆遇如来　J3冀佛冥授
今J1
虽复悟知一六亡义，然犹未达圆通本根。

虽复悟知一六亡义，然犹未达圆通本根：虽然我们现在明白了「六解一亦亡」的道理，但是还没有通达圆通的本根。什麽是圆通的本根，我们现在还没有明白呢！
J2庆遇如来

世尊！我辈飘零，积劫孤露，何心何虑，预佛天伦；如失乳儿，忽遇慈母。若复因此际会道成，所得密言还同本悟，则与未闻无有差别。

世尊哪！我辈飘零：我们这有学的声闻，在这生死的苦海里头漂浮不定，零落而脱不出轮回。积劫孤露：积累很多很多的劫，就好像孤儿似的，也没有父母照顾，所以就在露天这麽居宿。何心何虑：我们心里可想不到，我们的心也没有想过，我们的思也没有思虑过，什麽呢？预佛天伦：能遇着佛好像一个慈父。「天伦」，就犹如一家人一样。如失乳儿，忽遇慈母：就好像那个失去乳水的小孩子一样，忽然间就遇着母亲了；遇着母亲，就是会有奶吃了。

若复因此际会道成：假设我们有这个机会，因为佛所说这个法，在这个时候就成道业了。所得

密言还同本悟，则与未闻无有差别：佛上面所说这种秘密的法（六解一亦亡）这种道理，我们每一个人所悟的不同，所以这就是「密言」。我们虽然得到这个密言，可是还和自己悟出来的一样，那麽这与没有听见佛所说的法那个时候，没有什麽分别。这意思就是这个法虽然是佛说的，还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悟自己的本心。这明自本心，见自本性，不是从外得来的，否则就和没有闻一样的，没有分别。这个「差别」，读「疵别」。

J3冀佛冥授

惟垂大悲，惠我秘严，成就如来最後开示！

作是语已，五体投地；退藏秘机，冀佛冥授。

阿难在说完了前边这一段文之後，就又向佛哀求了。惟垂大悲，惠我秘严，成就如来最後开示：请佛发大慈悲心，赐给我这种秘密的法，成就世尊最後开示我们这种法。秘密的法是什麽法呢？就是「楞严大定」，就是楞严的定体。作是语已，五体投地：说完了这话之後，又五体投地。退藏密机，冀佛冥授：「退藏」，就退回去，到他自己坐的位子那儿去了。「密机」，就等待释迦牟尼佛密授他这个妙法。密授，就是虽然大家在一起，但是佛传授给阿难这个法门，其他人不知道。他等着佛默默中传授；就是「以心印心」这个方法，不是用口说的，这叫「冥授」，是以心传心的法门。

I2佛敕诸圣各说（分三）

J1佛问诸圣　J2众说本因　J3佛现瑞应

今J1

尔时世尊，普告众中诸大菩萨，及诸漏尽大阿罗汉：汝等菩萨及阿罗汉，生我法中，得成无学。吾今问汝：最初发心，悟十八界，谁为圆通？从何方便，入三摩地？

这是佛知道阿难想要「退藏密机，冀佛冥授」的时候，佛虽然知道他这个心理，但是暂时不答覆阿难这种的希望。佛先问这二十五圣，谁所得的圆通，从什麽地方得的圆通？现在是问二十五圣各得圆通的法门，从哪一根开悟的？

尔时世尊，普告众中诸大菩萨，及诸漏尽大阿罗汉：当尔之时，佛就告诉会中的大众──这一切的大菩萨，和这一切无漏的大阿罗汉。汝等菩萨及阿罗汉，生我法中，得成无学：从「尔时世尊，普告众中诸大菩萨，及诸漏尽大阿罗汉」，这一段文是结集经藏的人写下去的，这是一种文法，就是作文章都必须要的。现在从「汝等菩萨」，这是佛说的话了。汝等菩萨和这一切的阿罗汉，你们是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你们在我佛法里头生出来，得到无学的果位，证了四果阿罗汉和大菩萨。吾今问汝：最初发心，悟十八界，谁为圆通：我现在再问问你们每一个人，你们在最初发心，明白这「十八界」的道理，究竟哪一根、哪一界是圆通啊？从何方便，入三摩地：从哪一个方便法门，你们得到这种的「正定正受」呢？

J2众说本因（分二）

K1诸圣略说　K2观音广陈　K1分四

L1六尘圆通　L2五根圆通　L3六识圆通　L4七大圆通　L1分六

M1陈那声尘　M2优波色尘　M3香严香尘　M4药王味尘

M5跋陀触尘　M6迦叶法尘

今M1

时憍陈那五比丘，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在鹿苑，及於鸡园，观见如来最初成道；於佛音声，悟明四谛。佛问比丘，我初称解，如来印我，名阿若多。妙音密圆，我於音声，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音声为上。

时憍陈那五比丘：「憍陈那」是佛的弟子，又叫「阿若多」。他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就叫「解本际」；因为他是最初开悟的，又叫「最初解」。他是法性长老，开悟也开得早，年龄也很大的，所以叫「法性长老」。这五比丘，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他们从座位上就站起来了，向佛顶礼，对佛说了。

我在鹿苑，及於鸡园：我在鹿野苑和鸡园。据说在以前，「鸡园」这个地方很多树木，有很多鸡。有一次，树林里着火了，鸡就把自己的翅膀用水沾湿，就把火给熄灭了；所以这个地方据说有一股灵圣之气，就是风水很好。修道的人专门要找有灵气的地方，要找这个好风水的地方来修行。为什麽？说是在这种地方住，人杰地灵，就容易开悟。

观见如来最初成道：在那时候，我们观见如来最初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悟道；然後到鹿苑，见我们这五比丘。於佛音声，悟明四谛：我们是听见佛说法的音声而悟道的。佛三转四谛法轮，第一转就说：「此是苦，逼迫性」，这苦，是一种逼迫性。「此是集，招感性」，这个烦恼，是招感来的。「此是灭，可证性」，这种灭，是可证得的。「此是道，可修性」，这种道，是可修的。

然後第二转又说：「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证；此是道，汝应修」。这是苦，你应该要知道。这是集，你应该要把它断了；集就是烦恼，烦恼就是集。灭，是涅盘的这种理，你应该证得这种理。此是道，你应该修行。

第三转，说：「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我已断」。此是苦，我已经知道了；此是集，我已经断了。「此是灭，我已证」，我已经证得这个「灭」的理了。「此是道，我已修」，这个道，我已经修成了。

以上叫「三转四谛法轮」──三转「苦、集、灭、道」这四谛法轮。转完了这法轮，这个憍陈如（又叫「憍陈那」，就这个「解本际」、「最初解」），他就开悟了。在前边经上不说，憍陈如尊者说他因为由「客尘」两个字开的悟？他明白这「客尘」不是主人，主人不会走，这客人会走的，所以他就开悟了。他说，我因为闻佛的音声，而悟明四谛法。

人的声音也是很要紧的，声音一定要响亮。你声音若响亮，说法，一般人都欢喜听的；你声音如果不响亮和不清净，说出的话拖泥带水，那人家听经，就不会欢喜听的，所以人的声音也很要紧的。佛的声音是最洪亮不过了！如狮子吼，无论多少人都能听得见，也听得清楚，也都能明白；不但人明白，一切的畜生都明白佛所说的法。所以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一个音声说出这个法，这所有的众生随着他的种类都会明白的。佛的法是这样子的。

佛问比丘，我初称解：佛现在问所有的比丘，我是最初开悟的，最初得到解脱的。如来印我，名阿若多：世尊您给我印证，名字就叫「阿若多」。阿若多，就是「最初解」，又叫「解本际」。妙音密圆：我因为得到佛的微妙音声，而契合我这个秘密圆通的自性。我於音声，得阿罗汉：我是修音声而开悟，而证得阿罗汉果的。

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音声为上：现在佛问，由十八界哪一界我得到圆通？如我所悟的，是从音声而得的阿罗汉果，我认为音声是最妙了！我认为音声是最好的一个修行方法了！

憍陈那尊者从声尘而悟道；这部经後面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这个「音闻」，观世音菩萨就是修「耳根圆通」。二十五圣各述圆通，而最後文殊菩萨选的是耳根圆通，说耳根这个法对阿难最相应了。

M2优波色尘

优波尼沙陀，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观佛最初成道，观不净相，生大厌离；悟诸色性，以从不净，白骨微尘，归於虚空。空色二无，成无学道，如来印我名尼沙陀。尘色既尽，妙色密圆，我从色相，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色因为上。

优波尼沙陀：「优波尼沙陀」，翻译到中文就叫「色性空」。他生来淫欲心很重的，佛就教他修不净观。什麽叫不净观呢？就是「观身不净」，看自己的身体和所有人的身体，都不洁净、不清净；这要修「九想观」。九想观──

（一）膨胀想：死的时候，身体就膨胀起来了。
（二）青瘀想：膨胀之後，这死人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
（三）坏想：你有青瘀，它就爆开了，坏了。
（四）血涂想：就血肉模糊，它因为坏了，就流血水了。
（五）脓烂想：有这一种脓烂，从身体就出来了。
（六）虫噉想：就是虫来吃了，因为脓烂了就生出虫来，虫就来吃这个身体了。
（七）分散想：血一块、肉一块、骨头一块，就分开了。
（八）白骨想：变成一堆白骨头了。

（九）烧想：用火把它烧了，变成灰了；灰扬到虚空里，变成尘；尘也没有了，变成空了。

因为优波尼沙陀很着住到色相，见着女人，他就分别这个女人长得美貌，那个女人长得漂亮，那个女人又长得怎麽样子苗条，专门用这种的功夫。以後遇到佛了，佛就教他修这九想观：（一）膨胀想、（二）青瘀想、（三）坏想、（四）血涂想、（五）脓烂想、（六）虫噉想、（七）分散想、（八）白骨想、（九）烧想。

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优波尼沙陀尊者也从座位起来了，顶礼佛足，对佛就说了。我亦观佛最初成道，观不净相，生大厌离：我也是看见佛最初成道的，佛教我九想不净观，观不净这种的相。我一想这人在生的时候，虽然怎麽样美貌、怎麽样的漂亮、怎麽样的窈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喔，这越想越津津有味！可是修这个不净观，再怎麽漂亮的，死了也是坏了，头一样就是「膨胀想」，死了过几天就膨胀了。然後就「青瘀想」，那个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青瘀完了，第三「坏想」，就坏了，这个皮肉爆开了！你说这个时候，你还爱不爱她？这时候，你看，变得这样子！第四「血涂想」，这个血肉模糊那个样子！你说，不但血肉模糊，那个时候就臭了，生出一股臭味！狗是最欢喜的，人是要离远远的了。第五，就是「脓烂想」，变成脓了，烂了。喔，这个时候你说，一想就会作呕了！或者你再也不肯和她去接个吻，为什麽？已经坏了。

第六，就是「虫噉想」，生出虫来了。你说那个虫子有大的、有小的，苍蝇来了，绿头蝇也来了。绿头蝇，有苍蝇两倍，或者三倍大，绿色的。喔，这些个东西都来了，牠们和她亲近去了！那时候，这麽多虫去咬她、吃她，你也不和牠们生妒忌心了！就生大厌离。所以，第七，它就分散了，「分散想」。第八，就变成白骨了，「白骨想」。第九，就烧了，用火一烧，什麽都没有了，「烧想」。你说这个漂亮的美人，现在跑到什麽地方去了？所以他就生大厌离。「厌」，就是讨厌了：「喔，更臭了！」

悟诸色性，以从不净：他明白再美的色性，都是从不净那儿来的，因为父精、母血这赤、白二滴都是不洁净的。白骨微尘，归於虚空：所以由白骨变成微尘，就变成虚空了。

空色二无，成无学道：也没有空、也没有色了，这时候我就证得无学的果位。「无学」，就是四果阿罗汉；证到四果阿罗汉。如来印我名尼沙陀：佛给我印证，给我起个名字，叫「尼沙陀」，就是「色性空」。这个「色」，我看破了，色性空了，没有了，所以我就没有这种执着了。

尘色既尽，妙色密圆：我这一种不洁净的尘垢，这种色相既然没有了，我在真空里边变成一种微妙的色，而契合我这个秘密圆通的自性。我从色相，得阿罗汉：我就是从这个色相，得阿罗汉果而悟道的。我是一个好色的过来人，以前很欢喜这种淫欲，那麽现在从这里边逃出来了。佛问圆通：现在佛问这十八界，哪一界是圆通的？我就从这色尘上而悟道的。如我所证，色因为上：如果依照我所证得的道理，我就是以这种色相的因缘，看破色相，就证果得阿罗汉的。

M3香严香尘

香严童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闻如来，教我谛观诸有为相。我时辞佛，宴晦清斋，见诸比丘烧沈水香，香气寂然来入鼻中。我观此气，非木非空，非烟非火，去无所着，来无所从。由是意销，发明无漏，如来印我得香严号。尘气倏灭，妙香密圆，我从香严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香严为上。

香严童子：怎麽叫香严童子呢？他是香光庄严的。这个「童子」，并不是个小孩子，并不是说像不懂事情的小孩子那个童子。这个童子，就是童真入道、童真出家，也就是没有结过婚的；这个男子，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男子，所以一般人就都叫他「童子」。他叫「香严童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他听见优波尼沙陀说完了他的因缘，也就即刻从座起身了，向佛叩头顶礼，对佛说了。我闻如来，教我谛观诸有为相：我听见如来，教我审思而观，详细观察这个「有为的法、有为的相」。

我时辞佛：佛叫我谛观有为相，我就去修行用功去了。於是，我在这个时候就辞别佛，宴晦清斋：「宴晦」，住到一个静室里边。「清斋」，这也就是一个清净吃斋的地方，言其很淡泊的。见诸比丘烧沈水香：我在静室里修行的时候，见着这些比丘「烧沈水香」；这沈水香，是一种香木头的香，这一种香放到水里就沈的，所以叫「沈水香」。它点起来很香的，所以烧沈水香，香气寂然来入鼻中：这个香气很静地来到鼻子里边。

我观此气：我就观察这香气的来源。非木非空：它也不是从木头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空中生出来的。为什麽不是从木头生出来呢？它如果是从木头生出来，就不必火，它也会有香的。也不是从空生出来的，它如果从空生的，空性是常存的，它本来也应该常有的；而它得等点着起来才有香，不点起来就没有香，所以这也不是从空来的。非烟非火：这个香，也不是从烟里头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火生出来的。去无所着，来无所从：它去，也无所着住；来的时候，也无所从来。

由是意销，发明无漏：我由这麽一观察，我这生灭心、分别的意念就没有了。分别意没有了，我就证得无漏果了。如来印我得香严号：如来印证我，给我证明；证明我是什麽呢？说我叫「香严」，香光庄严我。

尘气倏灭，妙香密圆，我从香严得阿罗汉：这种香尘的气很快就灭了，可是妙香就生出来了，所以我从香尘上证得的阿罗汉果。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香严为上：现在佛问哪一根是圆通，要是由我所证得的这个地方来说，这个「香严」是最上的了。

M4药王味尘

药王、药上二法王子，并在会中五百梵天，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无始劫，为世良医，口中尝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名数凡有十万八千。如是悉知，苦酢咸淡甘辛等味，并诸和合俱生变异，是冷是热，有毒无毒，悉能遍知。承事如来，了知味性，非空非有，非即身心，非离身心，分别味因，从是开悟。蒙佛如来印我昆季药王、药上二菩萨名，今於会中为法王子。因味觉明，位登菩萨。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味因为上。

前边是香严童子从香尘而悟道，优波尼沙陀尊者从色尘而悟道，憍陈那尊者从声尘而悟道；这儿，药王、药上两位菩萨是从味尘而开悟。

药王、药上两位菩萨是兄弟。在宿世，药王菩萨发愿要做世人的良医，所有的人见着他，不论有什麽病痛都会好的。早在琉璃光佛时，日藏比丘在那儿宣扬佛法的时候，有一个大富长者叫「星宿光」，他在日藏比丘面前发愿说：「我愿意做世界的良医，给世人治病。」他有位兄弟，也同他发这种愿。

好像中国有「神农嚐百草」，那位神农皇帝嚐百草。中国的药性，怎麽发明得这麽完善？就是神农皇帝那时候，他嚐百草，嚐每一种药是有什麽作用。他的肚子像玻璃，吃下什麽东西、什麽草，有毒、没毒，他自己都看得见的。中国现在一些个年轻的读书人，对中国古来的历史完全都不懂得，说这是神话。其实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在中国的药书上都注得明明白白的。不过一般年轻的读书人，因为中国的古学都失传了，他们也就不懂了，所以就说这是神话；其实不是神话。我因为读过药书，在医书上，我知道神农皇帝的确是药王菩萨来的；之所以生到中国，是来做中国医学的一个开辟者。

药王、药上二法王子，并在会中五百梵天：因为佛是法王，所以菩萨是法王之子。实教的菩萨

，才是法王的真子；而权教的菩萨，叫法王的庶子；若阿罗汉，就叫法王的外子，那还是在外边呢！药王、药上这两兄弟，和在会中的五百个梵天，也就是他的眷属。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就从座上起来了，也向佛顶礼，对佛说了。

我无始劫，为世良医：我从无始劫以来到现在，就做世界上的良医。口中尝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名数凡有十万八千：我的口中，噹遍了娑婆世界，乃至无量世界的草、木、金、石。中国谈药性，在印度那时候大约也有药性的发明，有属於草的、属於木的，属於金、石之类的，这个名目有十万八千这麽多。如是悉知，苦酢咸淡甘辛等味：像这十万八千种药性，它或者是苦的、或者是酸的、或者是咸的、或者是淡的、或者是甜的、或者是辣的，这些个味道我统统都知道。「甘」，就是甜；「辛」，就是「辣」的。

并诸和合：或者某一个药性和某一个相合，某一个药性和某一个不相合。相合的，在一起就可以治病；若不合的、相反的，在一起就可以杀人的。好像本草明言有「十八反、十九畏」。「半、蒌、贝、蔹、芨，攻乌」，半夏、瓜蒌、贝母、白蔹、白芨，都和乌头相反的──这我讲，你恐怕也翻不出来。「藻、戟、遂、芜，俱战草」，甘草，在药性里头是丞相，它有调和的能力；但是它和海藻、大戟、甘遂、芫花都相反的，如果甘草和这几类的药一起吃下去，人就会死的。而细辛治头痛的，若和藜芦在一起，一吃下去，也会死的。为什麽？它相反的。这种相合与不相合的，俱生变异：它由有生以来，如果一碰到和它相反的药，它就会发生变异了。

是冷是热：这药性有寒、热、温、平。性寒的药，若是寒的人再吃，就受不了；热的人，你若再吃热药，也就受不了了。有毒无毒：或者药里边有毒、或者没有毒，或者毒有大毒、有小毒。悉能遍知：这我都能知道。

承事如来：我恭敬供养佛。了知味性，非空非有：我明白味道的性质。这种性质是什麽呢？也不是空、也不是有；味不是从空来的，也不是从有来的。非即身心，非离身心：「身心」，就是舌和味。也不是从舌的味上生出来的；也不是离开身体上的舌和这种味觉，而有这个味的。分别味因，从是开悟：我仔细观察味的这种来源，分别到极点了，到那个无所分别的时候，喔，就开悟了！悟个什麽呢？悟这个味，原来是没有味的。哈！

蒙佛如来印我昆季药王、药上二菩萨名，今於会中为法王子：我现在承蒙佛如来给我兄弟两个人印证，一个叫「药王菩萨」，一个就叫「药上菩萨」。给我们两个人定出这麽两个名字来，现在在这法会里边做一个法王之子。「昆季」，就是兄弟。因味觉明，位登菩萨：因为味道，我开悟而明白了，得到菩萨的果位。

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味因为上：现在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这个味是最上的了。最好吃、最有味道的，也是最没有味道的；所以最没有味道，这才是最上的妙味。到底是有味、没有味？你噹一噹就知道。哈哈！

M5跋陀触尘

跋陀婆罗，并其同伴十六开士，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等先於威音王佛，闻法出家。於浴僧时，随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宿习无忘，乃至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学，彼佛名我跋陀婆罗。妙触宣明，成佛子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触因为上。

跋陀婆罗：「跋陀婆罗」是印度话，翻到中文就叫「贤首」，贤，就是圣贤，是圣贤之首；又叫「贤护」，他贤德而爱护众生。最初他修道的时候，很贡高的，就是很骄傲的。那时候，有一位常不轻菩萨，这在《法华经》上说得很详细，常不轻菩萨就是专门恭敬人的，见着任何人，他就向任何人叩头；叩完头，就说：「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作佛。」而跋陀婆罗那时候，就骂常不轻菩萨说：「你这个下流胚！」中国话这「下流胚」，恐怕你们还没有听过，就是很下流的。常不轻菩萨向人叩头，他就骂：「你怎麽这麽贱，这麽不值钱呢！」以後，他又找一班人来打常不轻菩萨。常不轻菩萨一见着人就叩头的，一叩头，这个人就用脚踢他；有的时候把下巴给踢肿了，有的时候把牙给踢掉了，就这麽样子！这样子不要紧，跋陀婆罗一生这种骄傲心，以後就堕地狱了；经过很久的时间，才又做人。

并其同伴十六开士，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开士」，是菩萨一个别名。跋陀婆罗菩萨和他一同来的十六位菩萨伴侣，也即刻从座起，向佛叩头顶礼，对佛说了。

我等先於威音王佛，闻法出家：这威音王是最初的一位佛。你问哪一位佛最初成的佛？就是威音王佛。这位跋陀婆罗菩萨，在威音王佛那个时候就出家了。於浴僧时：僧制，出家人半月要沐浴一次，不是一个礼拜洗一次；在丛林里头，他们也有浴池，都是半月洗一次。随例入室：跋陀婆罗随着僧人半月洗一次这个惯例，到沐浴的池里边去。忽悟水因：忽然间，对於这个「水因」，就开悟了；这是一种触尘。既不洗尘，亦不洗体：这个水，既不洗尘，也不是洗这个身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怎麽不洗尘？怎麽又不洗体呢？妙就妙在这个地方。你若是不明白，就参一参；参一参，或者你也由这个「触尘」就开悟了！这个水，不能洗尘，也不能洗体，在这个不能洗尘、不能洗体的中间，它是很安然的，什麽也没有，在这个时候就空了！这也就没有触了。

宿习无忘，乃至今时：我因为在那个时候沐浴身体，觉得水这种情形，我永远也没有忘。跋陀婆罗本来堕过地狱的，虽然堕地狱，但是他也没有忘他这种的觉悟。从威音王佛乃至到现在，

那不知多久了！前边常不轻菩萨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位跋陀婆罗菩萨，就是以前骂常不轻菩萨那位，又骂他、又叫人打他、又欺负他。那时跋陀婆罗很骄傲的、很我慢的，所以就堕落到地狱去了。

从佛出家，令得无学：我现在又从佛出家了，使我得到无学的果位，得到菩萨果位。彼佛名我跋陀婆罗：令我得到无学位的这位佛，给我取个名就叫「跋陀婆罗」；就是「贤首」，又叫「贤护」。妙触宣明，成佛子住：我这种触尘没有了，可是得到一种妙触宣明，我现在证到菩萨的果位，也是佛子。「宣明」，也就是发明，发明这一种妙触。

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触因为上：现在佛问什麽是圆通、哪一根是圆通；就像我所证得的，这个触尘是最上的。

M6迦叶法尘

摩诃迦叶，及紫金光比丘尼等，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於往劫，於此界中，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我得亲近，闻法修学。佛灭度後，供养舍利，然灯续明，以紫金光涂佛形像。自尔以来，世世生生，身常圆满，紫金光聚。此紫金光比丘尼等，即我眷属，同时发心。我观世间六尘变坏，唯以空寂，修於灭尽，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犹如弹指。我以空法，成阿罗汉。世尊说我，头陀为最。妙法开明，销灭诸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法因为上。

摩诃迦叶：「摩诃」，是大；「迦叶」，是他的姓，就是「大迦叶」；因为迦叶有很多，加上一个「大」字，和其他的迦叶不同。迦叶是个姓，就叫「大龟氏」；龟，就是乌龟。为什麽叫这麽个姓氏呢？言其祖上见着大龟背负着一个图，於是把姓就叫「大龟氏」。又有一个名字，叫「饮光氏」；饮，就是喝；光，就是光明；言其身上的光明，能把一切的光都给吞了，吃了。怎麽吃法呢？意思就是只要有他这个光，其他的光一见着他的光，就没有了，这叫「饮光氏」。他的名字又叫「毕波罗」；毕波罗，是棵树的名字。为什麽他以树为名呢？因为他父亲、母亲没有儿子，见着一棵大毕波罗树，就向这树来求儿子：「这棵树，你给我一个儿子吧！」於是就得个儿子，就以这棵树的名字「毕波罗」作为儿子的名字，这又是一个意思。

这位大迦叶，原来是一个伺火的外道，专门修炼火的工夫。印度什麽外道都有，有修水的外道，有修火的外道；又有修土的外道，他钻到土里去就埋上，说多少日子不死，这就可以成神了。这种的外道，真是胡闹啊！「外道外道尽胡闹」，专门胡闹！

及紫金光比丘尼等：这位「紫金光比丘尼」是谁呢？就是大迦叶的老婆。这老迦叶多大年纪了？在佛那个时候，他就有一百二十多岁；那他太太有多大年纪呢？大约也有一百岁的样子，我这麽估计。

迦叶的太太在迦叶佛的时候，看见一座破庙，里面有一尊佛像，风也吹，雨也打，身上的金也都没有了。她想要修补这座庙，还有佛身上的金都脱落了，她想给佛像再铺一铺金。但是把金子放到佛身上贴金，这要很多钱的，她没有钱。然而「有志者事竟成」，这个女人也就有一种坚固的真心，她像讨饭似的，到各处去和人要钱。你给一个cent（一分钱），他给两个cent，要了很多年，凑了一大笔钱。她要雇工人来给佛像贴金，就请一个冶金师，也就是造金子的工匠。

这位造金子的工人来，一看，说：「喔，你这麽穷的一个人，都舍得造佛像，给佛贴金！好了，我们两分好了；我减价一半，我们两个人来做这个功德。」於是把佛的庙也造好了，不漏雨，佛像也又装上金了。因为她给佛装金，於是生生世世身上都现紫金光；紫金光比丘尼，就因为这个得名。而这位造金师就是摩诃迦叶。

金匠造好佛像了，你说，他们两个又生出来古怪了！又古古怪，怪怪古了。怎麽样呢？这个造金的工人说：「啊，你这个女人真好！好了，我就娶你做太太，我就给你做丈夫！你的心地非常好，我的心地也非常好，我们两个人就做夫妇好了！不单要做一世的夫妇，生生世世都要做夫妇的，由今世开始，我们哪一生都要在一起做夫妇的。」所以我估计摩诃迦叶有一百二十岁，他太太最老也是一百岁的样子；虽然一百岁，但是还很後生呢！这摩诃迦叶很强壮的。摩诃迦叶太太也修道，修道也证果，所以叫紫金光比丘尼。她生生世世身上都有紫金光，就因为给佛贴金的，所以得这种的果报。

我们每一个人要记得、要注意的地方，不是说他们生生世世做夫妇，也就谈情说爱，讲这个问题；他们生生世世做夫妇，是一起修行，一起参禅打坐。好像现在谭光先和果莲一样的，又好像果遵和果循一样的，又好像果礼和果珊一样的，一起在这儿修行学佛法。所以摩诃迦叶和他太太也是这样子，生生世世做夫妇，生生世世学佛法，要修行的。现在明白了吗？

除了摩诃迦叶尊者，不但紫金光比丘尼一个人，还有其他很多的比丘尼。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就从座位起来了，向佛顶礼，对佛就说话了。

我於往劫，於此界中，有佛出世，名日月灯：「往」，就是过去的。这是摩诃迦叶尊者自己说，我在过去很久很久劫前，就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佛出世，名叫「日月灯」。「日」，在白天它光明，这是「照事」；「月」，晚间能有光，它「照理」的；「灯」，白天、晚间都可以照，所以「即事即理，即理即事」，也「非事非理，非理非事」，也就是不着空、有。白天，就是「有」，晚间就是「空」了；灯，它不着「空、有」。所以这位佛的名字，就是三光——日

、月、灯这三种的光，叫「日月灯」。我得亲近，闻法修学：「亲近」，就是跟着学佛法。我天天都跟着这位佛，我听佛法，又修行又学习。

佛灭度後，供养舍利：等这位佛灭度後，我就供养佛的舍利；这也和供养佛是一样的功德。然灯续明：我在佛前点上灯，这表示令佛法继续地发扬光大。以紫金光涂佛形像：紫金光比丘尼她最初就是用这种紫金光金，来把佛像又铺过金。自尔以来，世世生生，身常圆满，紫金光聚：「自尔」，就是自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生的相貌也非常圆满。相信这位迦叶太太一定也很美貌的；所以他自己都赞叹她说：「生生世世，身常圆满。」不单圆满，而且还「紫金光聚」，有一种金色的光。此紫金光比丘尼等，即我眷属：这位金色光的比丘尼，还有很多其他的徒众，就是我的眷属。「眷属」，在这儿的意思，就是他太太等。同时发心：我们要注意在这一点上，他太太和他一起发心修行，不是讲情讲爱的，这是讲道，讲修行的。

我观世间：迦叶说，我看所有的世间，六尘变坏：这本来是一个意尘（法尘），他现在说「六尘」，是因为意尘没有一个形相；意，是前五尘的一个影子，因为有前五尘才能有意尘。如果没有前五尘了，这个意尘根本就没有自性、没有自体的。所以若没有前五尘，也没有意尘，因此他这儿说「六尘变坏」。这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它互相变坏，唯以空寂：它的本性都是空寂的，什麽都没有。修於灭尽：我就以这种观想的力量，修这灭尽定。灭尽定，就是灭尽第六意识了，不起分别心，又叫「灭受想定」。

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犹如弹指：现在他的身心，也就是他的意；他这个意，经过百千劫这麽长的时间，就像一弹指这麽一个时间，这麽快。所以现在摩诃迦叶尊者，仍然在中国云南省鸡足山那儿入定呢！入什麽定？就是这个灭尽定。这个灭尽定，就经过几千年，也就像这麽一弹指的时间，因为他没有分别心了。

摩诃迦叶说，我以空法，成阿罗汉：我以「空」这种的方法，证得阿罗汉。世尊说我，头陀为最：世尊给我印证，说我是「头陀第一」。「头陀」是梵语，翻到中文就叫「抖擞」。怎麽叫「抖擞」呢？就是打起精神来，往前去精进苦干而不懈怠。摩诃迦叶尊者头陀第一，头陀有十二种，现在你知道有十二种就得了，以後若想知道哪十二种，可以找《佛学大辞典》，因为现在要讲的太多了！妙法开明，销灭诸漏：妄法既消除，微妙法就现前，把一切的漏都消灭没有了。

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法因为上：现在世尊您问我们每一个人所得圆通的因缘──最初发心得圆通的根本来源，如我迦叶所证得的，这个法尘，这个法因就是最上的了。

L2五根圆通（分五）

M1那律眼根　M2盘陀鼻根　M3憍梵舌根　M4毕陵身根　M5空生意根

今M1

阿那律陀，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家，常乐睡眠，如来诃我为畜生类。我闻佛诃，啼泣自责，七日不眠，失其双目。世尊示我，乐见照明金刚三昧。我不因眼，观见十方，精真洞然，如观掌果。如来印我，成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旋见循元，斯为第一。

阿那律陀：这就是那位「阿那律」，又叫「阿（少十兔）楼驮」，又叫「阿耨罗多」，梵语翻到中文的音多少有些差别。他名字翻译成中文，就叫「无贫」。这时阿那律陀尊者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他从座位就起来了，向佛叩头顶礼，对佛说了。我初出家，常乐睡眠：我最初出家的时候，常常欢喜睡觉。如来诃我为畜生类：如来您就骂我，责怪我是一个畜生。那不有一首偈来着，说：「咄咄胡为寐，螺蛳蛤蚌类；一睡一千年，不闻佛名字。」佛就这样说他。

我闻佛诃，啼泣自责：佛这样责怪我，所以我就发了惭愧心，就哭了，自己责罚自己：「啊，你为什麽这麽没有出息？你怎麽天天要睡觉？这回我单不叫你睡觉！」於是，一天到晚也不准自己睡觉，七日不眠，失其双目：一连七天七夜，没有睡觉的。七日七夜，大约尽走走、坐坐，不睡觉。可是这个眼睛，白天它做工，晚间要休息的；你不给它休息，它疲倦到极点了，就不干了，罢工了！这两只眼睛一罢工，就看不见罗！

世尊示我：因为世尊可怜我变成盲人了，所以就教我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叫什麽呢？叫乐见照明金刚三昧：就是「乐见照明」这种金刚的定。我不因眼，观见十方：我修这种定，修的时间一久，就得到半头天眼──半个头上都是天眼。我不用肉眼来看东西，我用天眼，十方所有的地方，我都可以看得见。精真洞然，如观掌果：这种最精妙、最真实的，看得非常明白、非常清楚，就像看手掌上的庵摩罗果一样的。如来印我，成阿罗汉：如来印证我，说我是已经成阿罗汉果了。

佛问圆通，如我所证：现在佛徵求询问每一个弟子、每一个菩萨所得到的圆通，如我阿那律所证得的，旋见循元，斯为第一：旋回这个见，顺着自己的本性去修，这个法门是第一。

M2盘陀鼻根

周利盘特伽，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阙诵持，无多闻性。最初值佛，闻法出家，忆持如来一句伽陀，於一百日，得前遗後，得後遗前。佛愍我愚，教我安居，调出入息。我时观息，微细穷尽，生住异灭，诸行刹那。其心豁然，得大无碍，乃至漏尽，成阿罗汉，住佛座下，印成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反息循空，斯为第一。

周利盘特伽：「周利、盘特伽」，这都是梵语；翻到中文，周利就叫「道生」，就是在道路上生的。在印度的风俗，女人结了婚，要生小孩子，一定要回到娘家去生。周利的母亲要生小孩子的时候，本来应该早一点回去，早一个月、两个月的，她却等要生这几天，才往回走，回她妈妈的家里。怎麼样啊？这相离大约也不是很近的路，或者一百mile（英哩）、两百mile的样子，偏偏走到半路上，这个时候就等不了了，於是把小孩子就生出来了。因为生在半路上，所以叫「道生」，在道路上生的这个周利。

而「盘特伽」，中文就是「继生」；她第一个儿子在道路上生，等到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她还不早一点回到妈妈家里去，还是等到要生了这个时候，才回她妈妈家里去，又是在道上生的。你看，这巧不巧？真奇怪！又是在道上生的，所以叫「继生」，继续在道上生，这是周利盘特伽。周利盘特伽，因为他哥哥叫「周利」，他叫「盘特伽」，这就是说「周利」的弟弟叫「盘特伽」。

这个盘特伽最愚痴、最愚痴，愚痴到什麼程度呢？在出家人最初要出家的时候，都要学四句偈颂；这四句偈颂，以前我给你们讲过。就是：

身语意业不作恶　莫恼世间诸有情
正念观知欲境空　无益苦行当远离

「身语意业不作恶」，身和语和意，这三业都不作恶。「莫恼世间诸有情」，不要令这世间一切有情的众生生烦恼。「正念观知欲境空」，要正念来观察这个欲境是空的。「无益苦行当远离」，那些个没有益处的、外道所修的苦行，应该远离。

可是要学这四句偈，有五百位罗汉教他；你说，教了一百天，也就是三个月的样子罗，他连一句也没有学会！连一句也没有学会，你说这愚痴得怎麼样啊！第一句，「身语意业不作恶」，就这一句都没学会！记得「身语意业」，就忘了「不作恶」了；记得「不作恶」，这「身语意业」又忘了。记前四个字，忘了後三个字；记住後边三个字，把前边那四个字又忘了。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个有这麼蠢，这麼愚痴的！我教你们学〈楞严咒〉，大约都有几个人可以背得出了；虽然有很多不能背的，但是相信都会记住好几句了。这个周利盘特伽，哈，愚痴到这个样子！

他的哥哥周利一看，这个弟弟！五百位罗汉教了一百天，连一句偈都没学会，这还有什麼用？「你赶快还俗去了！你回家里去讨个老婆好了！」於是就把他赶走，不要他在这儿做比丘了。他自己一想：「啊，人家这麼多人都在这儿出家做和尚，我回去有什麼意思呢？」於是自己拿一条绳子，就到後边花园的树上去吊颈了！广东叫「吊颈」，中国北方叫「上吊」，英文不知道叫什麼？

他正想要上吊的时候，佛就现一个树神来了，问他说：「你干什麼？」
「我不想活了！」
「你不想活了，你死了干什麼？」
「那我不知道啊！死了干什麼，我不知道啊！」

「你不要死！不要残害自己的生命！你这愚痴是有因缘的，你应该痛改前非；你改过，然後就可以了。」
「我以前有什麼因果，使我现在这麼愚痴啊？」

这个树神本来是释迦牟尼佛变化身来的，在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又现出来本有的佛身，告诉他说：「因为你前生本来是一个三藏的法师，你有五百个弟子。可是五百弟子向你学法，你一天到晚也不教他们法，也不讲经，也不说法。有人向你求法，你也不说法，跪到你面前三日三夜，你都不讲一句法给他听。因为这样子，你不说法，所以你就变成愚痴了，愚痴得以後连一句法你都不懂了！一句法你也记不住了！」喔，他由此之後，就生大惭愧：「唉呀，我怎麼这样子呢？人家五百个弟子跪到面前求法三天，都不讲一句法。我因为吝法，自己舍不得这个法，不肯讲法给一般人听！」

所以你们大家记清楚啊！以後我教你们佛法，你们要各处去，见着人家就给他讲佛法；切记不要说：「喔，我不给你讲！我讲，你明白了，我怎麼办哪？」不要这样子！不要妒忌人明白佛法！你越妒忌人，你自己越不明白了。周利盘特伽就因为在过去生中吝法——吝，就是悭吝，就是舍不得——不布施法给众生，所以就得愚痴的果报。但是他因为还有善根，所以和佛生到同一个时候。

佛说完这个因缘，就指着一把笤扫说：「你认识这个是什麼？」
「这是个笤扫。」
「喔，说这个，你会不会忘？」
「这我不会忘的。」

於是佛教他说：「你就天天念这个好了！你就念『笤扫、笤扫、笤扫、笤扫』，一天到晚你念这『笤扫』两个字就得了！」他就念。念了大约几个礼拜之後，佛说：「你这回还会不会忘？」
「不会忘！」

「不会忘？我再给你转一转名。笤扫，就干什麼的呢？就除垢，除去尘垢。你现在念『除垢』

！」

所以他又念「除垢、除垢、除垢、除垢」，一天到晚就念这个「除垢」；念「除垢」，用这一把无相的笤扫，来把他的尘垢都扫除了，所以就恢复清净了。就是这「除垢」，除去他吝法的这一种尘垢；他吝法，不欢喜讲法给人家听，这也是尘垢，所以他得的果报就是愚痴。

我们每一个人，你若想聪明，就尽量去给人说法；见着谁，就给谁说法，你就聪明了。你们在我这儿学的《楞严经》，从头学到现在了，每一天你写的笔记，你把它记熟了，见着人就给他讲，随时随地都给人讲法。这样子，你来生就绝顶的聪明，就辩才无碍，你那种聪明智慧，就没有人能比得了了。为什麽？你愿意做法布施，就不会愚痴了。这位周利盘特伽，就因为他不愿意做法布施，所以就愚痴得这麽可怜。一百天学一句偈颂也记不住，你说可怜不可怜？我们现在谁都比他聪明！

这时，这位周利盘特伽尊者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就从座上起来了，向佛叩头顶礼，对佛说了。这位继生，自己讲自己修道的经过，他说，我阙诵持，无多闻性：我缺少这诵持的这种智慧，没有多闻的性。阿难就是过目不忘，有诵持的这种智慧，又有多闻的性；而我继生，可是愚痴得不得了！最初值佛，闻法出家：我在最初遇着佛的时候，听见佛所说的法，我就出家了。可是出家是出家，忆持如来一句伽陀：忆持佛所说的一句偈颂，我想把它念熟了。这一句偈颂，就是「身语意业不作恶」这一句。可是怎麽样？於一百日，得前遗後，得後遗前：在这一百天里边，我把前边四个字、或者三个字记住了，就把後边的四个字、或者三个字忘了。若把後边的三个字、或者四个字记住了，又把前面的又忘了。所以这一句偈颂始终不能成诵，不能把它背诵出来，就愚痴得这样子！

这个继生，他这愚痴，就因为他在宿生不肯说法教化众生。所以你学佛法的人，无论到什麽地方，就要尽量去帮人家；讲经、说法，弘法教化众生，以这个事情做为自己的责任，不要吝法。周利盘特伽为什麽愚痴呢？就因为他吝法，不肯行法布施。布施有三种：（一）财施、（二）法施、（三）无畏施。现在我在给你们讲经说法，这就是「法施」。

为什麽我要给你们法施呢？如果我懂得法，我不给你们讲的话，等到来生，我或者连周利盘特伽都不如了！他一百天记不住半句，我一年或者连一个字都记不住。因为这个，我也不求代价，也不论你们对我有什麽报酬、没有什麽报酬，我就给你们讲经说法，我就怕愚痴。如果你们哪一个不怕愚痴的话，只管试一试。你说：「我懂得佛法，我不讲给你听。」试一试！等到愚痴过周利盘特伽那时候，你就知道，这果然是真的，你做过实地的试验了：「难怪当初我听法师讲，不行法布施，要愚痴的！」那时候你就知道了！不过那要很长的时间的。

讲到这个地方，我又想起一个公案来，什麽公案呢？在以前，有这麽一个做官的，大约做省长这麽大的官。这个做官的很奇怪，怎麽呢？他对《法华经》很有兴趣，《法华经》有七卷，前三卷半，他就熟得不得了，很熟很熟，一读就能记得；後三卷半，他就读了也不记得，读一遍也不记得、读二遍也不记得，生得不得了，特别陌生。他是个信佛的，但对这个道理就不懂：「我怎麽对前半部《法华经》这麽熟，後半部就这样生呢？前半部我很容易就记得了，後半部就记不清楚。」

当时有一位高僧是明眼的善知识，佛眼、慧眼、天眼、肉眼、法眼都开了，这善知识有五眼六通的。他就去请问这位善知识，这善知识听说省长来了，也就很欢迎。省长就请问老和尚：「我对《法华经》是特别感觉兴趣，在佛教里，其他的经典我都不欢喜，只有《法华经》我很欢喜。可是这《法华经》前半部，我就记得清清楚楚的，我也很容易不要看经就背得出，也可以诵了；而後半部，我怎麽样读，也不能成诵，记都记不住。这什麽道理呢？」

「喔，你问这个道理吗？我说了，你不要生气，你也不要不相信哪！」

「好，你说，我相信的！」

「为什麽你做省长呢？因为你前世有一点功。有什麽功呢？你原来是一头牛来着，帮着一座寺院耕田，这是供养三宝，所以就有功，今生你就做省长了。你对《法华经》前半部非常熟，後半部你就非常生，是什麽道理呢？因为在寺院里头，在六月六日这天要晒经的，经典都要拿出来到外边用太阳晒；晒一晒经，佛经就不会被虫蛀了。在这个期间，你就到《法华经》的前边，你用鼻子闻前半部的《法华经》，後半部就没有闻到。所以你今生对前半部的《法华经》就非常的熟，後半部就不熟，非常的陌生，也就是这种的因果。」这省长一听，就向这位老和尚叩头顶礼，於是他又加功精进，研究这部《法华经》。这是一个公案的因缘。

这牛闻一闻《法华经》，就这麽聪明；周利盘特伽不愿意讲佛法，哈，就那麽愚痴！这一相比较起来，我们每一个人千千万万切记：不要试验！我希望你不要试验。因为试验到周利盘特伽那种程度上，那是太苦恼了！不过我们又不要轻视周利盘特伽，他虽然那麽蠢，可是念的「笤扫」两个字，然後念「除垢」，最终他没有好久就开悟了。我们比周利盘特伽聪明是聪明了，但是我们开悟可没有那麽快，这一点，又是我们不如周利盘特伽的地方！

佛愍我愚：佛怜悯我非常愚痴，所以教我念「笤扫」，又念「除垢」。教我安居，调出入息：令我不要忧愁，在那儿好好地安居用功，调和我的出入息。这口气出去、回来，要数息，修「数息观」；数息，就由一念到十念，到十念上再回来。你再愚痴，大约数十个数都会数吧？呼吸气一出一入，就一呼一吸，这叫「一息」；数这个呼吸，数到第十上，然後再从第一上开始。你再愚痴，大约十个数都可以数得到了，所以教他调出入息。

我时观息，微细穷尽：我这个时候，就观察我的出入息，到那个微细微细的息上，把理追求尽了。生住异灭：呼吸气里边，也有生、住、异、灭。怎麽叫「生」呢？这气初呼吸的时候，就最初想要吸起的时候，这生了。这个数息，在天台有「六妙门」，也就是「数息观」，就是从这儿来的。六妙门是：数、随、止、观、还、净，有六种修行调呼吸的法门；这现在不讲它。生、住、异、灭一在起初的时候，这是「生」；这个气来回不断的时候，这叫「住」；在呼吸气将要没有的时候，这叫「异」；没有了，就叫「灭」。在生、住、异、灭的呼吸气里边，诸行剎那：「剎那」，是很短的时间，在我们一念里头，就有九十个剎那；在一剎那里头，就有九百个生、灭。你看这个！所以你若往细了研究，那微细微细的，不是肉眼所能知道的，所以说「诸行剎那」。

周利盘特伽尊者说，我观出入息，到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呼也不知呼，吸也不知吸；在这个时候，心打成一片、凝成一团，连分别心也没有了，攀缘心也没有了，什麽心都停了！其心豁然：喔，在这个时候，就返本还原了！「豁然」，就是开悟了。豁然，就好像屋子门开了，把门开了，房子里边空气立刻就清净，没有浊气了。我们现在虽然有这麽多人，但是我们堂里边空气是清净的。为什麽？你要问我为什麽，我很难说。总而言之，就是清净了！我们这儿是个道场，道场都是有一股清净妙不可言的这麽一种气氛。

我们这儿是讲经的法会，每一个人在讲经、听经的时候，必须要存一种恭恭敬敬的心。为什麽？诸佛菩萨都在我们这个道场里边，监护着我们，看着我们。看着哪一个人有真的诚心，就给哪一个人一点甘露的法水；哪一个人有真正想要学佛法的心，就默默中开你的智慧。本来你听经听不懂，因为你心真，他默默中把你的心窍给开了，你开智慧了！不过你看不见，你没有开五眼六通看不见的。如果你真开五眼、六通，那你的境界就更不可思议，更妙不可言了！但是你要守规矩，不要到道场里边尽逞人我的是非：「你看我，我什麽都是第一！」不要争第一。一争第一，佛菩萨一看：「喔，你这个坏蛋！在佛的道场里边，都来这麽样搞法！」所以要小心一点！

每一个人对任何人都要很谦恭、很和蔼的，不要生出贡高我慢心。不要说：「嘿，你看你多蠢！我比你聪明得多。」你生出这一念来，你就该愚痴了！所以不要看不起人。要看这个法会里边的人，都是我过去的父母；你不知道哪一个人或者是我过去生的父母到这个地方来了。要看作都是未来的诸佛，将来都成佛的；你如果轻慢这个人，那就等於轻慢佛一样了。所以学佛法，就要对人人都平等平等的，没有一种骄傲的心，这是最要紧的！因此在这个法会里边，一定要守规矩。听经的时候，没有必要的事情，切记不要走来走去，也不要往这儿躺着，往那儿歪着，要端然正坐。坐一定要坐正当一点，不要这麽懈懈怠怠、懒懒惰惰的。你即便就是懒虫，也要不变懒虫，要变成一个不懒的；这回变成一个勤力的人。所以最要紧的，听经不要睡觉；听经若睡觉，那将来就像那位阿那律。

周利盘特伽尊者其心豁然，得大无碍：什麽叫「得大无碍」？就是一切都没有障碍了，就是开悟了；开悟，就无碍了。乃至漏尽，成阿罗汉：由开悟之後，一点一点的就无漏了！「漏尽」，就是无漏了。就成阿罗汉了，到四果阿罗汉的果位。住佛座下，印成无学：我常常随着佛的座下听法，佛给我印证，说我也是得到无学的果位，得到四果阿罗汉了。这麽愚痴的人，也得四果阿罗汉；我们这麽聪明，连一果都没有得，你说，惭愧不惭愧？

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反息循空，斯为第一：现在佛询问什麽是最圆通的法门；像我所证的，数出入息，回来归於空境上了，这个法门是最为第一的。

我来这儿很多年，总也不敢讲规矩。为什麽？这个国家，什麽事情都讲自由的，父亲、母亲也不管小孩子，随他自由的发展。於是，我到美国来，收徒弟也不管了，也由他自由发展；他愿意到什麽地方去，就到什麽地方去，愿意怎麽样，就怎麽样子，很自由的。可是在这个讲经法会里边，我看有几个太不像样子了！这自由得太厉害了，就太随便了！

所以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若没有规矩，就不能成方圆。所谓规矩，圆的就是「规」，四方的就是「矩」。如果你不用规矩，方的也就变成一个长的、或者三角形的了；圆的也不圆了，变成一个三角形了，就没有一定了。所以在这个楞严法会，今天我告诉你们，不要懒惰！要恭恭敬敬地听经。听经，就好像佛在这儿说法一样的；你不要认为：「喔，这是这位法师在这儿讲，好像讲故事这麽讲，好像讲笑话这麽讲，好像胡哄小孩子，给我们这麽讲一些个可笑的事情。」不是的！我所讲的，你们如果真能领会得到，当堂就会开悟的，也会当堂就证果的！当下就证果、当下就开悟，这只要你有一种真正求法的心，就可以了！现在讲这部经，大约快讲到一半了，所以我给你们一点好的消息：你们若是诚心听，在这二十五圣各诉圆通的时候，当下就会开悟的。为什麽？这二十五圣都有这个愿力，说：「以後谁要是修这个法门，我都帮助他开悟的。」所以你们好好用心来研究这部经典！

M3憍梵舌根

憍梵钵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有口业，於过去劫，轻弄沙门，世世生生有牛呵病。如来示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我得灭心，入三摩地，观味之知，非体非物，应念得超世间诸漏。内脱身心，外遗世界，远离三有，如鸟出笼，离垢销尘，法眼清净，成阿罗汉。如来亲印，登无学道。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还味旋知，斯为第一。

憍梵钵提：这是梵语，译成中文就是「牛呵」。牛呵，就是牛喘气。这牛睡着了的时候，牠总

倒嚼；怎麽倒嚼呢？牛一睡着了，牠那口里总嚼草，舌头嚼的声音很大的，这叫「牛呵」。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这时憍梵钵提尊者，就从座上起来了，向佛叩头顶礼，对佛说了。

我有口业：我在过去的时候，造口业。怎麽造的口业呢？他看见一位老年的沙门，这老年的沙门牙都掉了，於是吃东西就吃得很慢的。他就戏弄这位沙门说：「唉，你这个老和尚啊！吃东西好像牛吃草一样。」这老和尚是个证果的阿罗汉，说：「啊，你不应该这麽讲我！你这麽讲我，将来要受果报的。你赶快忏悔，赶快悔过！」他就忏悔。虽然忏悔脱去了牛身的报，但是有这种牛的习气，所以他的舌头就像牛的舌头那样子，也常常就像牛吃草那麽喘气。他虽然证果成阿罗汉了，佛恐怕有人譭谤他，也说他好像牛，这个人也会堕牛身；所以佛就叫他住到天上，应天人的供养。天人都有宿命通，不敢轻慢他。

於过去劫：我为什麽造这口业呢？就因为在过去劫的时候，我轻弄沙门：我戏弄沙门，和这个沙门开玩笑。「轻弄」，就是戏弄。「沙门」是梵语，此云叫「勤息」，就是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世世生生有牛呵病：所以自己生生世世都学着牛那麽喘气，受这种果报。如来示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如来教我「一味清净」这个心地的法门。「一味清净」，就是一念的清净，对於味要清净。因为你舌不分别味，就没有识心；没有识心，这个味就归於清净，这也就是修一种不分别的定。

我得灭心，入三摩地：我把这分别心灭了，得到正定正受。观味之知，非体非物：我观察这个味的智慧，这个味，也不是从体──舌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物生出来的。应念得超世间诸漏：我这麽样观察之後，就在这一念清净的时候，就得超出世间所有一切的诸漏。

内脱身心：我内里边，身心也没有了，身心脱离了。外遗世界：外边，把这个世界也都忘了。内无身心，外无世界，远离三有，如鸟出笼：远离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这「三有」，这时候，我好像鸟出了笼。离垢销尘，法眼清净，成阿罗汉：把尘也离开了，垢也脱出去了，得到法眼净，就得到阿罗汉的果位。「法眼净」，就是开了法眼。如来亲印，登无学道：如来亲自给我印证，登无学的果位。

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还味旋知，斯为第一：现在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得的，就是不分别这个味，回光返照，旋回来这个知味的分别心，这是第一的法门。

M4毕陵身根

毕陵伽婆蹉，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发心，从佛入道，数闻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事。乞食城中，心思法门，不觉路中毒刺伤足，举身疼痛。我念有知，知此深痛，虽觉觉痛；觉清净心，无痛痛觉。我又思惟：如是一身，宁有双觉？摄念未久，身心忽空，三七日中，诸漏虚尽，成阿罗汉，得亲印记，发明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纯觉遗身，斯为第一。

毕陵伽婆蹉：这是梵语，翻译到中文就叫「余习」。余，就是多余；习，就「习惯」。余习，就言其在多生多劫、无始劫以来，这种生生世世的习气总不脱。怎麽样不脱法呢？他是个证果阿罗汉，过河，河水都可以断流停止。有一次他过河，这个河神是个女人，他到这个地方，就叫河神说：「小婢住流！」

这河神虽然也把河水停止不流了，但是心里就很不满意的，就去向佛投诉：「您的弟子怎麽一点规矩都没有！他见着我，不但没有礼貌，言语一点都不客气。」佛说：「怎麽样呢？」她说：「我在那儿管河水，他到那儿，叫我『小婢住流』。他是一个阿罗汉，不应该这样称呼我！」佛就叫毕陵伽婆蹉向这位河神道歉，毕陵伽婆蹉就合起掌来，对河神就说了，说什麽呢？说：「小婢莫怪！」小婢！你不要怪我！「小婢莫瞋！」你不要瞋恨我！在这样一讲的时候，引得这些阿罗汉都哈哈大笑。

为什麽毕陵伽婆蹉这样称呼「小婢」呢？因为这河神在过去无量劫以前，做过毕陵伽婆蹉的一个佣人，他叫惯了她「小婢」，所以现在她做河神，他还叫她「小婢」。乃至於向她道歉──本来就因为称她「小婢」，她认为不满意了，向她道歉的时候，他还说「小婢莫瞋」。婢，就是奴婢。过去差不离的家里都有工人，男的就叫「奴才」，女的叫「婢」；所以说「使奴唤婢」。

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现在毕陵伽婆蹉尊者就从座上起来了，给佛叩头顶礼，对佛说了。

我初发心，从佛入道，数闻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事：我最初发心修道的时候，随着佛出家入道，很多次听见如来说，世界上什麽事情都是苦、空、无常、无我的。乞食城中，心思法门，不觉路中毒刺伤足，举身疼痛：在城中去乞食，我心里就专门思想如来所教的这个法门。在思想中，也没有注意到路中有一根毒刺，或者什麽木头、或者什麽毒刺，就把我足给刺破了，在这时候，我全身都疼痛了。

我念有知：在这个时候，我想我的心里就知道了。知道什麽呢？知此深痛，虽觉觉痛：知道这种痛，虽然觉得脚痛。觉清净心，无痛痛觉：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清净心，在这清净本来的觉悟心上，没有痛，也没有痛的感觉。我这样一想，就空了，身心就清净了；身心清净，所以也就不知道是谁痛了。

我又思惟：如是一身，宁有双觉：在这个时候，我又思惟：我这一个身，有两个觉吗？有一个觉得痛的，有一个不觉得痛的吗？没有啊！摄念未久，身心忽空：我这麽观察没有好久，我的身和心都空了。三七日中，诸漏虚尽，成阿罗汉：在三七二十一天里边，这一切的漏都虚尽，化作虚空，没有了，我就证阿罗汉果。得亲印记，发明无学：得佛亲自给我印证授记，发明这个无学的果位，成四果阿罗汉。

佛问圆通：现在佛问我们每一个弟子所证的，最初发心所开悟的道路。如我所证，纯觉遗身，斯为第一：像我毕陵伽婆蹉所证得的，把这觉悟心专一不杂了，纯了，把身也忘了。这就是我修行的法门，我认为这个法门是第一了，与我最相应了！

M5空生意根

须菩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旷劫来，心得无碍，自忆受生如恒河沙。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亦令众生证得空性。蒙如来发性觉真空，空性圆明，得阿罗汉。顿入如来宝明空海，同佛知见，印成无学。解脱性空，我为无上。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诸相入非，非所非尽，旋法归无，斯为第一。

须菩提：每一个人都知道，须菩提就是那个「空生」。因为他一生出来，他父亲、母亲的仓库都空了，所有珠宝都没有了。等到七天以後，这些珠宝又都现出来了，所以又叫「善现」。他的父亲、母亲去给他算卦，算的既善且吉，所以又有一个名字叫「善吉」。

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这空生就从座上起来了，向佛叩头顶礼，对佛说了。我旷劫来，心得无碍，自忆受生如恒河沙：「旷劫」，也就是空旷之劫以前。我从旷劫以来，我的心性得到无障碍了。我自己想一想，我的前生，从生生世世以来好像恒河沙那麽多的劫数。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亦令众生证得空性：我在母亲的胎里头，就知道空性。像这样子，乃至十方世界都成空了，也使令一切众生同证得空性的道理。

蒙如来发性觉真空，空性圆明，得阿罗汉：我承蒙如来发明这个空性，这个性和虚空是一样的，如来藏性这种觉悟是真空，这种虚空和如来藏性都是圆明的。我因为明白这个如来藏性的本体，所以也就证得阿罗汉。顿入如来宝明空海：即刻就入到如来的宝明空海里边来了。「宝明」，也就是如来藏性；「空海」，犹如大海一样。同佛知见，印成无学：我的知见和佛是一样的，佛给我印证，说我也是个无学果位了。解脱性空，我为无上：解脱性空的道理，我是最上的──须菩提尊者是「解空第一」。

佛问圆通：现在佛问每一位弟子、每一位菩萨，各人所证得圆通的道理。如我所证：像我须菩提所证得的。诸相入非：这一切的相，都没有了。「入非」，就是没有了。非所非尽：这能非的空和所非的空，都没有了。「能非」、「所非」两种都没有了，也没有个「能非的空」，也没有个「所非的空」；这是连空都没有了，这在道教叫「所空既无」，佛教就叫「非所非尽」。这个「非」字，就当「不是」讲。若有个「能非」和「所非」，这还仍然有空在呢！现在连空都没有了。旋法归无：旋这个法性，归到虚无上。斯为第一：这个解空，是第一个法门。

L3六识圆通（分六）

M1鹙子眼识　M2普贤耳识　M3难陀鼻识　M4满慈舌识　M5波离身识　M6目连意识

今M1

舍利弗，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旷劫来，心见清净，如是受生，如恒河沙，世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则通，获无障碍。我於中路，逢迦叶波兄弟相逐，宣说因缘，悟心无际，从佛出家。见觉明圆，得大无畏，成阿罗汉。为佛长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心见发光，光极知见，斯为第一。

舍利弗：我们大家都听过，他就叫「鹙子」；因为他母亲叫「鹙」，他就叫「鹙子」，是这鹙的一个儿子。他非常有智慧，在母亲腹里的时候，母亲和他舅舅拘絺罗辩论，舅舅屡辩屡败，不能赢得他母亲的辩论；所以他的舅父就知道妹妹肚里头有个「智子」──有智慧的儿子。

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旷劫来，心见清净：舍利弗就从座上起来了，给佛叩头顶礼，对佛说了。我从旷劫以来，我的心和我的见都非常清净。如是受生，如恒河沙：我像这样受生，好像恒河沙劫那麽长的时间。世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则通，获无障碍：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一切一切的变化，我一看见，即刻就通达明白了，所以我就得到无障碍。

我於中路，逢迦叶波兄弟相逐，宣说因缘：「中路」，就是路中。「迦叶波」，就是大龟氏。我走到半路上，遇着迦叶波他们兄弟一起同行，他们一边走路，就一边讲因缘法。「相逐」，就是一起同行。悟心无际，从佛出家：我一听这个因缘法就开悟了，明白这个心没有边际，就从佛出家。

舍利弗当初没出家的时候，在路上见着马胜比丘；马胜比丘就是那「五比丘」之一。看马胜比丘走路威仪肃穆的，样子非常的端严，目不斜视、耳不旁听──目不这麽斜着看人，耳朵也不往前听听、往後听听，或往旁边听一听。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这麽样行路，这种威仪的样子是特别好。

舍利弗以前有个师父，叫沙然梵志；就是个外道，名字叫「沙然」。等他师父死了，他也就没

有师父了，就没有什麽可学的了。於是走路遇着马胜比丘，他就很羡慕，就问：「啊，你这样子这麽好！你的师父是谁啊？」马胜比丘就说：「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

一听这几句话，舍利弗即刻就开悟证果了。他回到家里去，就同目连又讲这几句话，说是：「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目连一听这几句话也开悟了。於是带着二百个徒众就去皈依佛，跟着佛出家了，做佛的常随众。这是有的经上这麽说「遇着马胜比丘」的，而这部经上说「碰到迦叶波兄弟相逐」。大约马胜比丘和迦叶波在一起，这经上不说「兄弟相逐」嘛，这个「兄弟」，不仅仅就迦叶波的兄弟，马胜比丘也在内了！

他们讲这个因缘，也有一首偈颂，这偈颂是这样说的：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亦名为假名　亦名中道义

「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由因缘所生出来的法，我说出来，这就是空的。「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这给它起个假名，又名叫「中道义」。马胜比丘先说这偈颂，几个人正研究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正讲这几句偈颂；大约舍利弗就来问说：「你们说什麽啊？你们师父是哪一位？」所以马胜比丘就对他说：「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他一听就开悟了，回去就叫目连都一起来皈依佛了。

我从佛出家，见觉明圆，得大无畏，成阿罗汉：我的见就和这个觉的本体，也明圆了，就得着大无畏了，也得成阿罗汉果。为佛长子：我做佛的一个长子。舍利弗在佛的弟子里头，也是长老。从佛口生，从法化生：我好像从佛口生出来的，从法化生出来的。

佛问圆通，如我所证：佛现在问这个圆通法门，如我舍利弗所证得的，心见发光，光极知见，斯为第一：这个心见发挥它的光明，光明到极点，这知见也就都空了；这个法门是第一的法门。

M2普贤耳识

普贤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已曾与恒沙如来为法王子，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根者，修普贤行，从我立名。世尊！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知见。若於他方，恒沙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我於尔时，乘六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处。纵彼障深，未得见我，我与其人暗中摩顶，拥护安慰，令其成就。佛问圆通，我说本因，心闻发明，分别自在，斯为第一。

普贤菩萨：他是大行，他的行是最大的，他有十大愿王。这十大愿王在早、晚功课上有，就是：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这十种叫普贤行的「十大愿王」。在《华严经》上单单有着一品叫〈普贤行愿品〉，他这种愿力是特别大的，这种行力也特别大，所以与众生非常有缘。他骑着什麽呢？就骑着一头elephant（象）。他这头六牙白象，白色的表示这是洁白的唯一佛乘，六个牙表菩萨六度。

普贤Bodhisattva（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普贤菩萨就从座上起来了，向佛叩头顶礼，对佛说了。我已曾与恒沙如来为法王子：我在过去，已经曾为恒河沙数这麽多如来的法王子。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根者，修普贤行，从我立名：十方的如来教他所有的弟子，若是有菩萨这种根器的，都要修这普贤的十大愿王，这就是从我这儿起的名字。

世尊哪！我用心闻：我不用耳闻，我就用我的心闻，分别众生，所有知见：我分别众生这个心，不是个分别心，是用我的真心来分析众生所有的根性，和所有他心里想的什麽。若於他方，恒沙界外：不单於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假设在他方的国土，在这恒河沙世界之外，离这儿非常之远，远得算不出来那种的远法了。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有一个众生在他心里头想要发心修普贤行的。我於尔时，乘六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处：我在他正发心的时候，就乘坐六牙的白象，化百千万亿个身，不是单单一个身；这百千万亿身都到这个众生的地方。纵彼障深，未得见我：纵使这个人的业障太深了，他见不着我。我与其人暗中摩顶，拥护安慰，令其成就：他虽然看不见我，我在默默中，也给他这麽摩顶，也保护这个人，又安慰这个人，令他所修行的都成就。

我们修法、修行的人，有的时候觉得头上好像有虫爬似的——就像有人动弹我们的头，或者面上好像有虫爬似的。我劝你不要用手来抓它，不要用手来挠它！为什麽？这个或者正是有菩萨、有佛来给我们摩顶呢！在你细心的时候，会知道有这种感觉；你一摸，根本什麽也没有。这个时候，就是菩萨来加持我们了！所以你不要用手来摸它。你们每一个人若是有一点诚心的，都会有这种感觉的，这是暗中摩顶。

佛问圆通：现在佛问每一个弟子所得的圆通。我说本因，心闻发明，分别自在，斯为第一：我就说我本来因地的这种关系，在我的心里闻这一切众生的知见，而发明出来。这个真心的分别，是一种自在的分别，也得到一种自在，这个法门我认为是第一了！

还有，我们人不要有脾气；若有脾气，就会有魔障发生的。所以这火气都要小一点！学佛法要认真一点！今天我问一问这〈楞严咒〉有谁可以背得出？有谁背得出的，现在站到前边来！我

现在要考试〈楞严咒〉的。

M3难陀鼻识

孙陀罗难陀，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家，从佛入道，虽具戒律，於三摩地心常散动，未获无漏。世尊教我及拘絺罗，观鼻端白。我初谛观，经三七日，见鼻中气，出入如烟，身心内明，圆洞世界，遍成虚净，犹如琉璃。烟相渐销，鼻息成白，心开漏尽，诸出入息化为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罗汉。世尊记我，当得菩提。佛问圆通，我以销息，息久发明，明圆灭漏，斯为第一。

孙陀罗难陀：这个「难陀」，有阿难陀、有孙陀罗难陀。孙陀罗难陀是佛的一个胞弟。「孙陀罗」，翻译成中文就叫一个「艳」字；艳，就是美艳，很美丽的、艳好。「难陀」，就翻译成一个「喜」。「孙陀罗」是难陀他太太的名字，因为难陀有很多，所以这个难陀，就是孙陀罗的难陀；他妻子叫「艳」，他就是「艳喜」。我在以前曾经讲过这个孙陀罗难陀的故事，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如果记得，我就不需要再讲了；若不记得，我可以再讲一遍。记得吗？You love this story very much.（你们很喜爱这个故事的）！

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孙陀罗难陀即刻就从座而起了，顶礼佛足，就对佛说话了。我初出家，从佛入道：我在最初出家的时候，跟着佛来修道。虽具戒律，於三摩地心常散动，未获无漏：虽然我很守戒律的，但在这个定力上心常散动，我的定力总不够，总常常摇动，没有得到无漏的这种程度，没有到无漏的果位上。世尊教我：世尊因为我散乱心很多，所以就教我及拘絺罗：就是舍利弗的舅舅。观鼻端白：「观」，就是观看；「鼻端」，就鼻子尖上这地方。「鼻端白」，这个地方有一点的白，用眼睛观这鼻端白。

我初谛观：我在最初修行，用这种功夫谛观。谛观什麽呢？就谛观这个「鼻端白」，看这个鼻端，有一个白点。经三七日，见鼻中气，出入如烟：经过三七二十一天，我就看见鼻子出入的气，这个气出去、回来，就好像烟似的。身心内明，圆洞世界：我这时候，身心里边就有了光明，所有世界的事情，我都洞晓明白了。遍成虚净，犹如琉璃：我身心世界都成了一个虚空，清净的本体了；我的身上和这个世界都像琉璃似的，看得清清楚楚。

烟相渐销，鼻息成白：这鼻子的出入气，本来变成烟了；可是，烟这种形相，渐渐地就销融了，没有了。鼻子的出入息，也和鼻端就都变成白的了；果然，就天天观这鼻端白，就变成白色的了！心开漏尽：我鼻息成白，这个时候心里就豁然开悟了，诸漏也都尽了！诸出入息化为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罗汉：我这个出入的息，你说怎麽样啊？本来先是烟来着，以後变成鼻端白，现在变成光明了！这个光明遍照十方法界，我就证得阿罗汉果。世尊记我，当得菩提：世尊印记我，说我将来一定会成佛的。「当得菩提」，就是成佛。

佛问圆通：现在佛问每一个弟子所得的圆通，我以销息，息久发明，明圆灭漏：我以我修行销这出入息，销息久了，定力愈深，诸出入息，成为智慧光明，光明圆照十方，漏也都灭了。斯为第一：在我来说，我认为这个鼻识是第一的法门。孙陀罗难陀修鼻识，他认为鼻识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的法门。

M4满慈舌识

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旷劫来，辩才无碍，宣说苦空，深达实相。如是乃至恒沙如来秘密法门，我於众中微妙开示，得无所畏。世尊知我有大辩才，以音声轮，教我发扬。我於佛前，助佛转轮，因师子吼，成阿罗汉。世尊印我，说法无上。佛问圆通，我以法音，降伏魔怨，销灭诸漏，斯为第一。

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这以前也讲过的，「富楼那」是他父亲的名字，「弥多罗尼」是他母亲的名字；这是以父母名合起来做他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就叫「满慈子」。「富楼那」，就是满；「弥多罗尼」，就是慈悲的女人。

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满慈子就从座起来，给佛叩头顶礼，对佛说了。我旷劫来，辩才无碍：什麽叫「辩才」呢？就是能辩论；没有道理，也会把这个道理讲得有道理了。辩才有四种：

（一）法无碍辩：就是说法无碍辩，讲法讲得是法法圆融，无论什麽法都是讲得圆融无碍。

（二）义无碍辩：法虽然讲得圆融无碍，有的义理不完全，那也是不可以的；这义理的理论，又要讲得圆满，这叫义无碍辩。义，就是意思、意义；就它的意义，是有意义、没有意义。

（三）辞无碍辩：这个「辞」，并不是说就是「言辞」。就是，本来这个道理要很多话才能说完，他很扼要的，说得很简单，这麽一、两句话，就把所有的意思都代表，说完了。辞句虽然不多，可是能包括无量的意思；把无量的意思，都包括成这一、两句的意思。

（四）乐说无碍辩：乐说，无论你想要听什麽法，他都欢喜跟你讲。不像周利盘特伽那样子，在以前做法师的时候不肯说法，所以就愚痴得那麽厉害；而这位富楼那，就是专欢喜说法，他是辩才无碍。

宣说苦空，深达实相：我宣说这个苦、空。「苦空」，就是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苦、都是空的，

是无常、无我的。我宣说这苦、空、无常、无我这种道理，就包括着最深实相的道理。这个「实相」，就是无相，是无所不相。

如是乃至恒沙如来秘密法门，我於众中微妙开示，得无所畏：像这样子，乃至恒河沙数如来那个最秘密的法门，最不宣说的法门，我在大众里边，可以用微妙而显明的道理，来开示这一切的众生。我得无碍的辩才，还得无所畏的力量。「无所畏」，就什麽也不怕，不怕一切。

这是富楼那用他的舌识成道，这是由说法上成道的。说法也会开悟，也会证果的。所以佛法里边，只要你一门深入，你抓住一门去修行，就会有办法的。不要乱修，今天修修这个法，明天又修修那个法，後天又变了。你这一变，把时间都空过了，所以什麽法也不会成的。你要专一深入，用一个功夫，去勇猛精进才可以。

世尊知我有大辩才：佛知道我有大辩才。「大辩才」，就是辩才无碍，任何人也辩论不过他，胜不了他。以音声轮，教我发扬：这富楼那尊者说法的声音，也非常响亮，就是几千人、几万人，也不用播音机，自然就听得见。佛知道我有大辩才，所以就以音声轮，教我讲经说法。我於佛前，助佛转轮：我在佛前，帮佛来转法轮，代佛说法。因师子吼，成阿罗汉：我的声音犹如狮子吼一样。这狮子一吼，百兽皆惧，一切天魔外道听见这个声音，就都降伏了；所以我成阿罗汉果。世尊印我，说法无上：佛印证我，说法第一。

佛问圆通：现在佛问这个圆通。我以法音，降伏魔怨，销灭诸漏：我以舌演说法音降伏天魔，制诸怨贼──这种五欲的怨魔，把一切的诸漏也都销灭了。五欲是什麽呢？第一、财。第二、色。第三、名；就是名誉、名闻、名利。第四、食；就是总想吃东西，吃好东西，吃了又吃，吃了又吃。第五是什麽呢？第五就是睡。这五欲，就是人的怨魔，所谓「天魔外道」；五欲就是人的一种怨贼，把人的宝贝都给偷去了。斯为第一：我以舌根来演说妙法，这就是第一。

M5波离身识

优波离，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亲随佛逾城出家，亲观如来六年勤苦，亲见如来降伏诸魔，制诸外道，解脱世间贪欲诸漏。承佛教戒，如是乃至三千威仪，八万微细，性业、遮业悉皆清净，身心寂灭，成阿罗汉。我是如来众中纲纪，亲印我心，持戒修身，众推无上。佛问圆通，我以执身，身得自在；次第执心，心得通达；然後身心一切通利，斯为第一。

优波离：优波离尊者是「持戒第一」的，他对於戒律上最精严了，专门持戒律的。「优波离」，翻到中文叫「上首」。他对於佛所说的戒律，丝毫都不犯的，所以就持戒第一。他原来的名字叫「车匿」，是和释迦牟尼佛一起从宫里头跑出去到雪山，所以佛一生的事情，他都清清楚楚的。他是跟着释迦牟尼佛最久的一个人，在五比丘都走了，他也没有走，还是在那儿陪着释迦牟尼佛修道，伺候释迦牟尼佛。

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优波离尊者就从座起来，给佛叩头顶礼，对佛说了。我亲随佛逾城出家：我亲自陪着佛，从东宫里边骑着马飞出这座城，出家去。

在佛还是太子的时候，车匿陪着太子到东门去游览，因为太子觉得宫中很闷。先到东门去，看见一个女人在那儿生小孩，这个女人又哭、又喊痛，叫得不得了。太子就问车匿说：

「这是干什麽呢？这个女人怎麽这麽哭叫呢？」

「这是一个女人在这儿生小孩子呢！」

「喔，生小孩子这麽痛苦啊？」这个女人把小孩子生了。

太子也不高兴了，说：「回去了，不出去游玩了！」

第二天，太子说：「我们到南门去游玩，到南门看看。」到南门一看，看见个什麽人呢？看见一个老人老得不得了，头也晃，眼睛也看不清楚了，耳朵也聋，牙也掉，迈步也迈不动了。太子问车匿说：

「这个是什麽人？」

「这个人老了，老得这样子。」

「人老了，就这麽样子？啊！这太辛苦了！」於是太子又不愿意去游历了，就回来了。

第三天到西门去，见着一个病人，病得很厉害的。太子又问车匿说：

「这个人他怎麽了？这样子哼哼呀呀的，这麽痛苦的样子！」

「啊，这个人病了！」

「喔，有病就这麽辛苦？」太子又不去游历，又回来了！这见着生、老、病了。

第四天到北门去，就见着有一个人死了。太子就问车匿：

「这个是干什麽的？」

「这个人死了！」

「喔，死了！死就这样子啊？」

正在这儿觉得很难过的时候，就来一个比丘；比丘穿着袍、搭着衣，这样子从太子身边过。太子就问车匿说：

「这个是干什麽的？」

「喔，这个？你问问他就知道！」

於是释迦牟尼佛就问这一位比丘说：

「你是干什麽的？」

「我是个出家人。」

「什麽叫出家人？出家人是干什麽的？」

「我出家，就是比丘；比丘就不受生、老、病、死苦的拘束。若离开生、老、病、死苦，就了道了，不生不死，可以成佛的。」

「喔，那你可以教我吗？怎麽样出家？你可以做我的师父吗？」

这个比丘本来是净居天人，故意变化一个比丘来度太子的。太子一问他的时候，他把锡杖往地上一顿一戳，踊身虚空，就到天上去了。太子就也没有法子学道，也没有法子出家，又回到宫里去了！

这个时候，在印度有一些个相师，就对他父亲、母亲说：「太子如果在七天之後不出家的话，他就可以继转轮圣王的位。」就是整个世界所有宇宙的国家，这些国王都要受他的管辖；意思是只要留住他七天，之後，就可以继转轮圣王的位。於是他的父亲净饭王就派出军队，把这座城周围给围起来，里外交通都断绝了；就像现在戒严，下戒严令了，谁也不准到里边去，谁也不准到外边来。就这样把太子给围到宫里头了，把东宫给看起来了，使令东宫太子所住的宫殿，里外交通断绝，也就是给封锁了──现在的新名词叫「封锁」。再一个意思，就是「戒严」了；戒严，不准里边的人到外边来，也不准外边的人到里边去，这消息断了。

为什麽净饭王把太子的消息都给断了？因为他听相师讲，如果在七天之内，太子不出家，过了七天之後，悉达太子就可以继转轮圣王的位。转轮圣王管一四天下的，一四天下就是整个的世界。这整个世界，不是单单我们这南瞻部洲──现在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就是南瞻部洲，还有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北俱芦洲，这叫「一四天下」。这一四天下，一日一月、一个须弥山，这叫一个「世界」；一千个世界，算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个「大千世界」，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转轮圣王管的一四天下，就管这样的一个世界。

那麽净饭王把这个太子给看起来了，可是太子因为有大善根，虽然被人看起来，他还不迷。净饭王当时选了很多美女，都放到宫里给太子来娱乐。太子见着这一些个美女，也就等於没有看见一样；见如不见、闻如不闻，这所谓「眼观形色内无有，耳听尘事心不知」，「内无身心，外无世界」。

在这个时候，这个净居天人在天上又现身了，他对悉达太子说：

「太子啊！你是不是贪图这个世间的五欲，就把你宿世的愿力忘了呢？你宿世发的什麽愿，你现在还记得不记得了？」

「我没有忘，但是现在我也没有方法啊！」

「你如果没有忘，还想要出家修道的话，我可以帮助你！」

「你帮助我，那最好了！」

太子就命车匿──就是这位优波离尊者，备车拉马。把马给备好了，车匿和太子就在後园子里头，预备冲出去。正在这个时候，四大天王──你们到过中国，看见那庙前边，有个拿琵琶的，又有拿那些个什麽的，共有四个，就是这四大天王─每一个天王托着一只马足，就把马连悉达太子带车匿一起，都给带到虚空，从虚空飞出去，腾云驾雾就走了。一走，走了有三由旬，然後就落到雪山了，於是太子就在雪山修道。这时候，天人的感应，在那个地方有产麻、麦，太子一天就吃一颗麻粒、一颗麦粒，这麽维持他的生命。

当时，有父党的亲属三个，母党的亲属两个，随着佛在那儿修行。有三个因为不能受苦──太子在那儿受苦，一天只吃一麻一麦；那三个人不能受苦，就说：「这样修道太苦罗！这得什麽时候成佛呢？我们都走罗！」这三个人因为受不了这种的苦就走了，到鹿苑去修道。等到天女送乳的时候──天女用牛奶煲粥给太子喝，那时太子瘦得骨瘦如柴，非常难看；等喝了牛奶粥之後，这身体自然就又都胖起来了。剩下的两个人说：「太子以前能受苦，现在他不能受苦了。他这样子，牛奶粥都喝，这他不能有什麽成就罗！他受不了苦了，我们都要走罗！」於是这两个人也走了。这父党之亲、母党之亲五个人都走了，剩一个谁？就剩一个车匿。

这个车匿，就是优波离尊者。所以他说，「我亲随佛逾城出家」。亲观如来六年勤苦：我亲自见着佛在六年之中，行这难行的苦行，忍这难忍的苦行。亲见如来降伏诸魔：我亲自见着如来降伏诸魔。怎麽降伏诸魔呢？太子本来在雪山可以成佛了，他因为恐怕世人误会，说是成佛一定要受苦，才能成佛；於是就不在雪山打坐了，走到菩提树下。坐到菩提树下，他就发愿；发什麽愿呢？他说：「我坐这个地方，如果不成佛，我始终不起於座，我始终就在这儿坐着。」於是坐到这个地方，就不起身。

坐到第四十八天的时候，天上六欲天的魔王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三十二种的变化。那麽他梦醒了，这魔王也会算，会观察的，他看一看，我为什麽做这麽一个稀奇古怪的梦呢？一观察：「喔，菩萨坐到菩提树下，就要成佛了！啊，这是不可以的！我一定要去破坏他的定力！」

怎麽样破坏太子的定力呢？就派魔王的四个魔女到这儿来。四个魔女的相貌都生得非常的美貌；你看，魔，就是妖怪！她虽然是妖怪，也不愿意丑陋，Don't like ugly, like beautiful.（愿意美貌）。这四个魔女就到这儿来扰乱释迦牟尼佛的定力，怎麽样呢？现三十二种媚相；媚，就是妖媚。现三十二种的媚相，总而言之，就是引诱释迦牟尼佛，想要叫他生出一种凡心来，没有定力，生出凡夫爱、欲这两种的心。可是释迦牟尼佛既没有爱，又没有欲，

虽然不是木头、石头——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是释迦牟尼佛能在这个境界上不被境界转，就是方才我所说的「眼观形色内无有，耳听尘事心不知」，不被魔女这种魔力所摇动。

这些魔女虽然再美貌，这个诱惑的力量虽然再大，佛也如如不动，了了常明。如如不动，坐那个地方如如，一点都没有动心，不生爱欲心；能以「对境心不起」，对这境界上不动这种心，对境无心。这个时候，佛就作一种不净观。什麽不净观？就前几天，不是讲的「九想观」，现在他作个不净观。佛就想：「喔，现在你们来骗我了！你们虽然相貌生得美丽，不过也都是带肉的一具骷髅，九孔常流不净啊！眼睛就有眼眵，耳朵就有耳垢，鼻子就有鼻涕，口就有口水、黏痰，这是七孔不净；再加大、小便，更是不净了！又周身毛孔每一个毛孔里头，生得好多虫啊！周身都不清净，污浊邋遢！」

这样一想，啊，把这四个魔女，都给观得像个老太婆似的，老态聋锺。这四个魔女一看她自己，又互相一看，你看我也老得这麽样子，鸡皮鹤发，行步龙锺；她看她也是鼻涕黏痰，周身都不洁净，周身都是虫。她们这四个魔女对面互相一看，也就作起呕来，也就吐起来了，互相这麽一吐。她们互相知道都是老得这个样子了，没有法子骗释迦牟尼佛了！於是都跑了！跑了；佛把这个魔给降伏了。

这个魔王看四个魔女回来，没有法子，於是就亲身率着魔子魔孙一齐来，想要把释迦牟尼佛给杀了。释迦牟尼佛那时候怎麽样啊？还是如如不动，了了常明，也不生恐惧心，在那儿坐着入了无诤三昧，不和人争斗。这个时候，你要是动念哪，魔王他魔来，因为你若是有念头一动，就和魔会接触上；你念头不动，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魔王也不能恼乱释迦牟尼佛，魔王也跑了，回去了！

佛又怎麽样制诸外道呢？制诸外道：又者，有一个外道师，他的名字叫「申日」。他怎麽样啊？他在饭里头下毒给释迦牟尼佛吃，预备释迦牟尼佛一吃这个饭，就把佛毒死了。释迦牟尼佛看见这个毒饭来了，还照常吃。佛先这样想：「我心里没有毒，我吃这个毒也不会死；我内里头没有毒，它就不会发生作用的。」於是把这毒饭吃了，也没有毒死，也没有事情，这是一种。

又者，有外道的法师嫉妒释迦牟尼佛。因为在印度，佛没出世以前是婆罗门教；这婆罗门教，也是一种外道的宗教。在佛没成佛以前，这个外道很盛行的，人人都去拜这些外道做师父；等佛一成佛之後，这外道的弟子就都去拜释迦牟尼佛做师父。好像老迦叶、目连、舍利弗，这原来都是外道的人，都来拜佛做师父。有个外道就妒忌，把象用酒给灌醉了，将五头醉象牵到佛要经过的地方，预备把释迦牟尼佛给撞死。因为象醉了，什麽也都不管，这个醉象力量最大，没有人可以制服得住。就这麽预备五头醉象，要把释迦牟尼佛给毁坏了。殊不知，这五头醉象冲着释迦牟尼佛来了，佛把手一伸，由五只手指头上，就变出五只狮子。这五只狮子一出来，五头醉象都吓得，喔，大小便也都来了！就自己趴到地上，几几乎给吓死了。这是释迦牟尼佛制诸魔外这种的力量，这都是优波离尊者亲自见到的，所以说「亲见如来，降伏诸魔，制诸外道」。

解脱世间贪欲诸漏：把世间的贪欲诸漏，都得到解脱了。贪欲，人所最贪的，最看不破的，就是这种情爱；把人綑得醉生梦死，都是因为这「情爱」两个字！如果能把情爱没有了，贪欲心也就没有了，诸漏也就尽了。为什麽你有漏？就因为你有爱欲心，有情、有爱。众生就是情迷的，「业重情迷」，就是凡夫；「业尽情空」，就是诸佛。所以诸佛怎麽成的佛？就是因为情空了，爱欲心空了。众生为什麽做众生？也就因为爱欲心太重了；情爱心太重，所以就摆脱不开这个世界的轮回生死，这就叫漏落到三界上来。漏落到欲界、色界、无色界，这就叫有漏；若无漏，就和这一切都相反了。你能回头转，向後转，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能知道回头，这就是「解脱世间贪欲诸漏」的开始。

承佛教戒：这位优婆离尊者亲自随着佛飞出这个城，一起去出家；亲见释迦牟尼佛在雪山苦修了六年；又亲自看见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悟道；又亲自见到释迦牟尼佛制诸魔外——降伏诸魔，制诸外道；乃至成佛，都是优婆离尊者亲眼看见的。释迦牟尼佛看见优婆离尊者在过去无量诸佛的教中，都是持戒第一；现在这一次，释迦牟尼佛来到娑婆世界成佛，优婆离尊者仍然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佛就叫他在佛法里边专门来修行戒律。

讲起来这个戒律，你们现在学佛法的，都要把它记一记！戒，最初有五戒，就是杀、盗、淫、妄、酒。然後又有八戒，这是五戒再加上第六条「不非时食」，就不是什麽时候都吃东西的，过了中午十二点钟以後，就不吃东西了。不非时食，这就不会有一种贪心：你人若是吃惯了东西，一有东西就想要吃；你不非时食，就能制止这种贪吃的贪欲心。第七条「不坐高广大床」，因为睡这高广大床，会生出一种贡高骄傲的心；不睡大的床，就养成自己没有骄傲心。还有「不涂饰鬘，歌舞观听」，不用些花、香的，或是什麽美丽的东西，来涂抹装饰自己的衣服和身体，也不故意去听歌曲、看跳舞等来娱乐，因为这样也能令人生出一种淫逸放荡的心。所以这都要戒，这叫「八戒」，八戒在家人也可以受的。

沙弥有十戒，这在家人不能受，一定要出家做沙弥，才可以受十戒。不是说受了五戒，就算Sangha（僧伽）了！受了八戒，都不算Sangha；受了十重四十八轻戒，也不能算是Sangha；一定要受沙弥十戒，然後受比丘二百五十条戒（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条戒），再受菩萨十重四十八轻戒，这才算是Sangha。

不是说像美国这个地方要别开生面，另要开天辟地，说是一切的人都是Sangha；连那个茶杯——我听某个地方的人说：「一切桌子、板凳，都成了Sangha了。」你就连茶杯，带饭碗，带筷子together（一起），这就叫Sangha了？这，就小孩子说笑话，也不会说出这麽妙的笑话！这真是妙到极点，妙不可言了！太妙了！你说是不是妙啊？若是这麽样都是Sangha的话，那这个世界上什麽不是Sangha呢？没有什麽不是的！那既然都是Sangha，何必又要有个组织呢？为什麽又要组织起来一个Sangha呢？这个说的，我认为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真是得未曾有！所以文天到那个地方问「十重四十八轻」，他们这个名称都没听过，怎麽能知道呢？难怪他们是战战兢兢的。哈哈，单单这个「戒」字怎麽样讲，就不知道了！最低限度，这个「戒」字怎麽样解法，都应该知道。

这个「戒」，印度话叫「波罗提木叉」；这梵语「波罗提木叉」，大约也是中文的梵语，你们学过梵语的，大约读得比我还会正确一点。波罗提木叉又叫「尸罗」，所以戒波罗蜜就是尸罗波罗蜜。那麽究竟它的意思是什麽呢？意思就是「止恶防非」。止恶，止住一切恶；防非，防你的过错。止恶防非，若是再详细了说，就是「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诸恶不作，就是Every bad thing you do not do;众善奉行，Every good thing you go to do!我这翻译得不知道恰当不恰当？如果不恰当的时候，你们随时可以改正的。我这个不是金科玉律，我说了，不是就一定算，不能改的。

在古来的人，有这麽一回事。有一个老居士去问一个老和尚：

「修道得怎麽修？」

「你要诸恶不作，众善奉行。」

「喔，这还要你讲吗？这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这两句话啊！」

「三岁小儿虽知得，八十老翁行不得。」

虽然八十岁的老人知道，他也没做圆满「诸恶不作，众善奉行」。所以这「诸恶不作，众善奉行」，是很重要的。

在礼拜五那天，你们去开会，你没问问他们，Sangha（僧伽）究竟要受多少条戒律？光这「十重四十八轻」，他们还不知道呢！那麽他们想要做Sangha？做Sangha要受多少条戒律，这应该要知道的。如果说是他们别开生面，另立门户，那就不应该叫「佛教」。为什麽？佛教弟子固有的戒律，固有的规矩，你既然不遵守，那你算一个什麽佛教？说「新佛教」，怎麽样新法？佛当初可以在天上说法，可以在地狱里说法，可以在人间说法，可以在龙宫说法；你们现在这个新佛，可以在什麽地方说法？问他们！

说是：「他们都不能去，这都是神话！」你也可以制造一个神话来听听啊！不要说旁的神话，不说旁人，就是像现在眼前这个果甲；他若能有果乙这个本事——有果乙这个本事，都不可以改换佛教的，何况他们连果乙的本事都没有呢！那你凭什麽资格去改变新佛教？你做生意都要有个本钱；你想去政府做官，也要大学毕业了，才可以做大官；那麽你想做一个新佛教的新Sangha，你凭着什麽？

说：「我还讲佛的四谛、六度、十二因缘，我照着佛学，还学佛所说的咒，还念佛所讲的经。」你既然念佛讲的经、念佛说的咒，你什麽地方又是新的？所以这太矛盾了！我希望你们这些美国的青年学者，尽量要纠正这一个错误，不然的话，这令佛教就会一天一天没有了！

这我不是骂他们，简直地这就是——在释迦牟尼佛以前也说过，说末法时代，这个魔子魔孙都出世了。就是释迦牟尼佛降伏诸魔、制诸外道那个时候，这魔王波旬就说过：「现在我没有办法你，将来对你这个教，我一定要破坏你的！」释迦牟尼佛说：「你怎麽破坏呢？」魔王说：「我叫我的子孙到你的宗教里头去，吃你的饭，穿你的衣服，向你那个锅里屙屎屙尿，破坏你的宗教，令没有人信你！」现在就是这个时候！所以释迦牟尼佛早就看见有今天这个现象了。啊，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在佛教里头，不做佛教的事情！

优波离尊者在佛教里头，是持戒律最为第一。在佛教里头，有「律师」，就是专门修持戒律的；有「法师」，就是讲经说法的。就单「法师」两个字，有两个意思：讲经说法，「以法施人」，以佛法来布施给人，这叫「法师」；又有一个讲法，就是「以法为师」，以佛法为自己的师父，也叫「法师」。还有「教师」，就是研究教理的。又有「禅师」，就是参禅打坐的。律师，佛在世的时候，以佛为师；佛去世之後，比丘就要以戒为师；所以修行最要紧的，要精持戒律。释迦牟尼佛教优波离尊者，就专门持戒律。

如是乃至三千威仪：怎麽叫「三千威仪」呢？出家人，比丘有二百五十条戒律。这二百五十条戒律，行有二百五十条、坐有二百五十条、住有二百五十条、卧有二百五十条。这行、住、坐、卧，叫「四大威仪」；行要有个行的相，坐有坐的相，住有住的相，卧有卧的相。

什麽叫「行的相」呢？行，要「行如风」，这个风，并不是像刮飓风那种风，是轻风徐来，那麽慢慢地，好像那种的微风，慢慢走；走路不是慌里慌张、冒冒失失地那样子。住，站到那个地方，一定也要有一个站相。怎麽样的站相呢？「立如松」，好像一棵松树，在那儿站得直直地；不是东歪西倒这样子，站有站相。坐，「坐如钟」，坐到那个地方，像一座钟；古来钟摆在那个地方，它不动弹的。卧，躺到那个地方，「卧如弓」；卧的时候，要吉祥卧。怎麽叫「吉祥卧」呢？就是躺到那地方，右手托腮，左手搭胯，身体像一张弓似的弯着。

那麽「行、住、坐、卧」，各有二百五十条，这合起来叫一千；再加上身、口、意三聚净戒，

身持戒要有一千，口要有一千，意要有一千；身、口、意三业各有一千，所以这叫「三千威仪」。

八万微细：这个细行，本来是八万四千；以三千威仪配身口七支，即身三口四——身不杀、盗、淫，口不犯妄语、绮语、恶口、两舌，三七就是两万一千，复配贪、瞋、痴、等分烦恼以论对治。对治贪、瞋、痴，每一个要两万一千；贪两万一、瞋两万一、痴又是两万一；再加上一个「等分」，又是两万一，这统统就是八万四千细行。「细行」，是很微细很微细的。我现在说，你们恐怕也都不太了解，慢慢地研究，时间多一点，就明白了！

性业、遮业：怎麽叫「性业」呢？性业，谓所戒之法，它的本体就是罪恶（称为性罪），不待制止，一犯就成业。因此杀、盗、淫、妄这四根本戒，不论你受戒与否，犯了皆属犯戒，这叫「性戒」。这四种戒你若犯了，不通忏悔的——不可以改过的。可是讲是这样讲，你若犯了，真正痛改前非，生惭愧心，也可以的。所以性戒是针对制止性业所造的罪——就是杀、盗、淫、妄。

怎麽叫「遮业」呢？就好像本来你不会犯罪、犯戒的，因为你用某种东西，它就导引着你去犯罪了。好像有一个人受了五戒，有一天他守不住这五戒了，就想：「我好喝酒，酒没有关系嘛！受五戒，杀、盗、淫、妄都可以持，这酒戒犯了，大约也不成问题。」他自己给自己讲道理，自己给自己做辩护律师，说喝点酒不要紧。於是乎，就去买了一点白兰地，或者威士忌。

买回来要喝酒，一想：「啊，没有什麽菜。」中国人喝酒，一定要预备一点好的菜，这才能喝酒。他说：「若有一只小鸡子来下酒，这最好了！」偏偏他这儿想鸡，邻居就有一只鸡跑过来了。他左右望望，前後左右都没有人，就一把把这鸡给抓来了。把这只鸡抓来，这犯了盗戒了！然後他把这只鸡就杀了，这又犯个杀戒！正这儿喝酒、吃鸡肉，邻居这个女人就过来找鸡，就问说：「我有一只鸡丢了，你看见了没有？」他说：「我没看见哪！」这也打妄语了，妄语戒也犯了！妄语戒犯了，然後他又看看这个女人，生得虽然不十分美貌，但是也都过得去，於是就生了一种淫欲心，把这个女人也给强奸了。

本来他以为就犯一戒不要紧，结果因为喝酒，就犯了盗戒，犯了杀戒，犯了妄语戒，又犯了淫戒；杀、盗、淫、妄、酒，五戒一起都犯了！就因为这一个「要饮酒」。所以佛叫我们不要饮酒，饮酒这就叫「遮业」。好像你吃荤，你就犯了杀戒；你若不吃荤，自己与杀业就没有关系；这「吃荤」也是遮业。或者是你开垦地，受戒的人不能种地的；为什麽？你种植、开垦地，也会杀了很多众生的，所以这都是遮戒。真要持戒的人，就不能饮酒、不能吃荤、不能开垦土地，这种种的事情不能做的；这叫「遮戒」，要遮止、禁止这一件事情。

悉皆清净：优波离尊者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乃至於性业、遮业都清净了。他因为守戒守得清净，所以业也都清净。身心寂灭，成阿罗汉：身心都非常的清净寂静，於是乎就证果成阿罗汉了。

我是如来众中纲纪：我是大众里边的一个纲领，一个管纪律的。一个纲领，就是大众里边的一个上座，一个领袖。优波离尊者给大家做一个模范、做一个法则，众人都跟着他学。「纪」，就是法纪，修这戒律。所有的戒律，都归优波离来管。亲印我心，持戒修身，众推无上：世尊亲自印证我持戒精进这种心。我修行严持戒律，以执持戒律来修身，大众认为我是「持戒第一」。

佛问圆通：现在佛问如何证得圆通。我以执身，身得自在：这个「执」，不是「执着」，这是「执持」。我以执持戒律来修身，我的身就得到非常自在，得到非常快乐。次第执心，心得通达：我修身把身戒不犯了，其次我又修心，执持心戒——心里头的戒律。身戒，就属於小乘的阿罗汉所持的；心戒，就属於菩萨了，他是在心意识都不犯戒的。这时候，身戒也持得圆满，心戒也持得圆满，所以身、心就都通达了。然後身心一切通利：在这个时候，身、心都通利了。「通利」，就非常的自在、非常的快乐。斯为第一：这个持戒律修身的法门，我认为它是第一了。

M6目连意识

大目犍连，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初於路乞食逢遇优楼频螺、伽耶、那提三迦叶波，宣说如来因缘深义，我顿发心，得大通达。如来惠我袈裟着身，须发自落。我游十方，得无罣碍，神通发明，推为无上，成阿罗汉。宁唯世尊，十方如来叹我神力，圆明清净，自在无畏。佛问圆通，我以旋湛，心光发宣，如澄浊流，久成清莹，斯为第一。

大目犍连：大目犍连，就是「采菽氏」。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说我初於路乞食逢遇：我最初在路上乞食的时候，遇着几个人。这几个人是谁呢？就是优楼频螺、伽耶、那提三迦叶波：「优楼频螺」，翻译到中文就叫「木瓜林」。因为这优楼频螺身上有一个隆起的东西，就像一个木瓜；大约在身上长这麽一个肉瘤子，就好像一个木瓜，所以他的名字也叫「优楼频螺」了。「伽耶」，是座山的名字，叫伽耶山。「那提」，是水的名字，叫那提河。以上是三迦叶波。

宣说如来因缘深义：他们讲如来所说的法。所说的什麽法呢？就是「因缘」这个道理。就是：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亦名为假名　亦名中道义

前边讲过这个道理了。这个偈颂据说最初是舍利弗尊者听着的，他在路上听着这几句偈颂，就开悟证初果阿罗汉。他回到家里，就对目犍连说：「我今天遇着一个比丘是佛的弟子，他对我讲这『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舍利弗这一讲，摩诃目犍连也开悟了，所以两个人就一起去皈依佛，拜佛做师父了。

有的又说是遇着马胜比丘，马胜比丘对他说：「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说这几句偈，他就开悟了。总而言之，目连就是听他们几个人讲这因缘法开的悟。这「因缘深义」，就是教菩萨法了；若是教罗汉法，就是「浅义」，它不是深义的大乘境界了。我顿发心，得大通达：听到这「因缘深义」，我在当时就发心，就开悟了，得大通达。

如来惠我袈裟着身，须发自落：如来给我「袈裟着身」；我到如来那儿想出家，如来就说：「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袈裟」，就是我身上这个衣。目连的头发和胡须也都落了，就是「剃落」了；有的经上说「自落」，自己也没用什麽剃，须发自己就都落了。为什麽？这是佛的一种神力。佛只讲一讲：「善来比丘！袈裟着身，须发自落。」这头发也就都没有了，胡子也没有了，就做和尚出家了。在古来的人，说出家，即刻就出家，一点考虑也没有；不是像现在的人，做事情犹豫不决的。目连须发自落了，就现比丘相，就成了一个和尚。

我游十方：目连尊者神通第一，出家之後，就得了神通，他可以游行变化到十方世界去，得无罣碍：他得到无罣碍这种神通。神通发明：由他这种神通发明出来的，推为无上：他这种的神通是最第一的。成阿罗汉：他也成就阿罗汉果。

宁唯世尊，十方如来叹我神力：不仅仅释迦牟尼世尊赞叹我，连十方的诸佛都是赞叹我这神通妙用的。圆明清净，自在无畏：我得到圆满而光明的这种清净，和自在而无所畏这种的力量。

佛问圆通：现在佛问每一个修道的弟子，用什麽功夫得到开悟的。我以旋湛，心光发宣：我旋回来到这湛清的如来藏性上，我心里边发出光明来。如澄浊流，久成清莹：就好像澄清混浊的水一样的，澄清久了，就自然得到清净而皎洁的光明了。「流」，也就是水。斯为第一：所以我修的就是「旋湛」，返回如来藏性，这一种功夫是第一的。

L4七大圆通（分七）

M1乌刍火大　M2持地地大　M3月光水大　M4琉璃风大

M5空藏空大　M6弥勒识大　M7势至根大

今M1

乌刍瑟摩，於如来前，合掌顶礼佛之双足，而白佛言：我常先忆久远劫前，性多贪欲。有佛出世，名曰空王，说多淫人成猛火聚。教我遍观，百骸四肢，诸冷煖气。神光内凝，化多淫心成智慧火，从是诸佛皆呼召我名为火头。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罗汉。心发大愿，诸佛成道，我为力士，亲伏魔怨。佛问圆通，我以谛观身心煖触无碍流通，诸漏既销，生大宝焰，登无上觉，斯为第一。

此段经文「诸冷煖气」恐怕是个错字，应该是「诸煖触气」，他这是修的一个煖触。

乌刍瑟摩：这是一个金刚力士，就是本经上的金刚密迹这护法。在过去无量劫以前，有一个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可以生一千个儿子，他第一个夫人生了一千个儿子。因为他是转轮圣王，也懂佛法，就叫他这一千个儿子抽签，抽一千个签，看看谁抽到第几，就叫他们发愿好在第几个成佛。我们现在叫「贤劫」，这圣贤出世的时候，「贤劫千佛」，就是这转轮圣王的一千个儿子。那麽拘留孙佛抽到第一，释迦牟尼佛就抽到第四，所以现在释迦牟尼佛是贤劫千佛的第四位佛。这转轮圣王另外有个夫人，又生两个儿子。大的儿子就发愿，他这一千个哥哥，每一个哥哥成佛的时候，他都要去供养这位佛。而第二个儿子就发愿说，他每一个哥哥成佛的时候，他一定要去保护着，做个金刚力士。

所以在这个地方，怎麽没有说「即从座起」，就因为金刚力士就是护法神；神在佛的面前，不能坐着，都是站着的。所有的神，在佛的前边只可以站着，没有坐着的位置，没有地方给他坐的。而鬼见着佛，不但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还要在那儿跪着；所以鬼听法，都要跪着听法的。我们现在这儿讲经，这一些个鬼都在这儿跪着听。这不是我讲，你们看不见，现在你可以问一问果某，果某就会告诉你了。神在佛的面前不能坐着的，因为这个，所以才没有说「即从座起」，这儿只说於如来前。

那麽乌刍瑟摩於如来前，合掌顶礼佛之双足，而白佛言：他在佛的前面合起掌，向佛就叩头，托佛的双足，对佛说了。我常先忆：我常常回忆起来以前的事情，我在久远劫前，性多贪欲：我这个人，淫欲心最重了，专门欢喜女人的。为什麽？他爸爸是一个转轮圣王，大约淫欲心也很重的；那麽他淫欲心也重，性多贪欲；这个「贪」，就是贪求女人。

有佛出世，名曰空王：在这个时候，有一尊佛出世，叫「空王佛」。说多淫人：他给我说法，说多淫欲心、多淫欲行为的人，成猛火聚：将来堕地狱，就抱着炮烙，被猛火烧。教我遍观：所以空王如来就教我遍观百骸四肢，诸冷煖气：身上所有的骨节，这叫「百骸」；「四肢」，就是两只胳臂、两条腿。「诸冷煖气」，应该是「诸煖触气」；为什麽人多欲，多淫欲心呢？就因为有这种欲火在身里头。空王佛就教他回光返照，看自己身里头这种淫欲的火。

神光内凝：我观自己身里头的火，观时间久了，我就生出一种讨厌的心，生出一种恐惧的心，

所以就没有淫欲心了。没有淫欲心，时间久了，就神光内凝，自己里边就生出来一种光明来了。化多淫心成智慧火：把这个多淫心就变化了，变化什麽呢？变成智慧了。这多淫心变成智慧火了！所以，从是诸佛皆呼召我名为火头：从这之後，诸佛都给我起个名字，就叫「火头」，这就是「火头金刚」名称的来源。前边，我没讲「乌刍瑟摩」翻译中文叫什麽；因为後边这儿有，所以前边就不需要讲，讲後边的就可以了。

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罗汉：我用火光定这种力量的缘故，得阿罗汉果。心发大愿：於是乎我又发大愿。发什麽大愿呢？诸佛成道，我为力士，亲伏魔怨：所有贤劫千佛成道的时候，我做一个金刚力士，做一个大护法，我亲自来降伏这一切的魔和怨。

佛问圆通：现在佛问每一个弟子所得圆通的道理。我以谛观身心煖触无碍流通：我来谛观这个身心的煖触，这种的煖触变成智慧火，在自性里边无碍流通。诸漏既销，生大宝焰，登无上觉：这所有的漏也都消灭了，没有漏了，就生出一种宝光来，得这无上的觉道。斯为第一：这个法门是最第一的了！

M2持地地大

持地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於世，我为比丘。常於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险隘，有不如法，妨损车马，我皆平填，或作桥梁、或负沙土。如是勤苦，经无量佛出现於世。或有众生，於闤闠处要人擎物，我先为擎，至其所诣，放物即行，不取其直。

毗舍浮佛现在世时，世多饥荒，我为负人，无问远近，唯取一钱。或有车牛，被於泥溺，我有神力，为其推轮，拔其苦恼。时国大王延佛设斋，我於尔时平地待佛，毗舍如来摩顶谓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开，见身微尘，与造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差别。微尘自性不相触摩，乃至刀兵亦无所触。我於法性悟无生忍，成阿罗汉。回心今入菩萨位中，闻诸如来宣妙莲华，佛知见地我先证明，而为上首。佛问圆通，我以谛观身界二尘等无差别，本如来藏虚妄发尘，尘销智圆，成无上道，斯为第一。

持地菩萨：持地菩萨以「地大」而修道修成的，他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说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於世，我为比丘：我想起过去在普光如来出现到这个世界上那个时候，我出家做比丘。常於一切要路津口：「要路」，就是很要紧的这条路上。「津口」，就或者有小的河沟，人没有法子过，他可以躺（放）一块板，令人容易过去。田地险隘：因为田地很狭窄的，不太宽，走路的时候很危险的，这叫「险隘」。有不如法，妨损车马，我皆平填：「不如法」，就是不容易走。这路不容易走的，妨害又损坏来往的车马。这一种的道路，我都把它平了；有沟的，我把它填平了；有高出来的，我把它撤低了。或作桥梁、或负沙土：或者造一座桥梁在路上；或者就背着一点沙土，把坑垫平了。

如是勤苦，经无量佛出现於世：「如是」，就是指上边「我皆平填，或作桥梁、或负沙土」。像上边那麽样子勤苦，生生世世都做这种的苦工，经过的佛很多很多，不知道多少佛都出现於世。或有众生，於闤闠处要人擎物：「闤闠」，就是城的城墙，和城墙门的这个地方。或者有众生在这个地方，或者有做生意的，他要人挑东西，或者扛东西。「擎」，就是用两只手扛着，擎物。我先为擎，至其所诣：他若需要这样的人时，我就帮他背着东西，或者用头顶着东西，或者用手拿着东西，到他所要到的地方。「诣」，就是到。放物即行，不取其直：我把帮他所擎的物质放下，也不要钱。「不取其直」，就是不求代价，不要他给钱；不但不和他要钱，就是他给钱，也不要的。这持地菩萨就行以上这种苦行。

毗舍浮佛现在世时，世多饥荒：「毗舍浮佛」，翻译成中文就叫「遍一切自在」。这位毗舍浮佛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人就多数饥荒。因为饥荒，人人都没有饭吃，就要逃荒；逃荒，就是说这个地方没有饭吃，走到别个地方去，逃这个饥馑的乱年。我为负人：那麽有的人逃荒，就饿得不能走了，持地菩萨就背着这个人，从这儿到那个地方去。无问远近，唯取一钱：也不管远、近，远也是一个钱，近也只取一个钱，多了不要。或有车牛，被於泥溺：或者有牛车被泥给陷住了，因为道路不好走；一定是下雨下得多了，这年头也就不收成了，所以人走路也难走了，车往往在路上就会被泥给陷溺住。我有神力，为其推轮，拔其苦恼：持地菩萨说他自己有神力，有一种大的力量，好像神助他似的，为这人来推牛车车轮，拔除他的苦恼。

时国大王延佛设斋：当时这国家的大王很信佛的，於是就设斋，请佛来受供养。我於尔时平地待佛：我在那个时候，在佛经过的道路，有不平的地方，我就把道路给平好了，等待着佛来。毗舍如来摩顶谓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毗舍浮佛就给我摩顶，对我说：「你应该平这个心地，你心地平了，世界地自然就都平了。」持地菩萨以前这麽的长时间平这麽多地，本来地都平了；但是他的身地平了，性地没有平。所以毗舍如来才告诉他，要平自己的心地；心地平了，一切地皆平。「心地」，也就是性地。

我即心开：我听见毗舍如来所说的法门，当时心就开悟了。见身微尘，与造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差别：我见着自己的身犹如微尘一样，和所有世界的微尘都没有分别。微尘自性不相触摩：这个微尘与微尘的自性也不相摩擦，不互相生冲突。乃至刀兵亦无所触：乃至於兵刃相接，也不能伤害我的身体。为什麽？因为我身体和虚空合一了，没有我相了。

我於法性悟无生忍，成阿罗汉：我於这种的法性里边得到无生法忍，成阿罗汉果。回心今入菩萨位中：我回小乘心，现在入菩萨位中。闻诸如来宣妙莲华：我现在听佛所说的法，宣扬「楞

严大定」这个妙法，宣扬这种微妙不可思议的法门。佛知见地我先证明，而为上首：这种佛知佛见的道理，我现在做上首，先来证明这个法门。

佛问圆通：佛现在问这个圆通法门。我以谛观身界二尘等无差别：我以谛观身心和世界这两种的微尘没有什麽分别。本如来藏虚妄发尘：本来都是如来藏性，由「虚妄」里头发出一种的尘相来。尘销智圆：尘的境界如果消除了，智慧也就会圆满，成无上道，斯为第一。

M3月光水大

月光童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为水天，教诸菩萨修习水观，入三摩地。观於身中，水性无夺，初从涕唾，如是穷尽津液精血、大小便利，身中旋复，水性一同。见水身中，与世界外浮幢王刹诸香水海，等无差别。我於是时初成此观，但见其水，未得无身。

当为比丘，室中安禅，我有弟子，窥窗观室，唯见清水遍在室中，了无所见。童稚无知，取一瓦砾投於水内，激水作声，顾盼而去。我出定後，顿觉心痛，如舍利弗遭违害鬼。我自思惟：今我已得阿罗汉道，久离病缘，云何今日忽生心痛，将无退失？尔时童子捷来我前，说如上事。我即告言：汝更见水，可即开门，入此水中，除去瓦砾。童子奉教。後入定时，还复见水，瓦砾宛然，开门除出。我後出定，身质如初。

逢无量佛，如是至於山海自在通王如来，方得亡身，与十方界诸香水海性合真空，无二无别。今於如来得童真名，预菩萨会。佛问圆通，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无生忍，圆满菩提，斯为第一。

月光童子：他是童真入道，在很小的时候就出家做和尚了；他现在并不是个童子，是很老的一个菩萨了，不过他因为童年就出家，所以一般人就称呼他「月光童子」。月光童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

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为水天：我想起过去，在恒河沙这麽多劫，有佛出世，这位佛的名字叫「水天佛」。教诸菩萨修习水观，入三摩地：水天佛教一切的菩萨修习水观定，入这「水观定」。以前我不讲过「月光菩萨入水观定，他那个房子里都变成水了」；就是这个。

观於身中，水性无夺：我修习水观，首先观看自己身中的水，这个水性没有互相争夺、互相侵略。初从涕唾：最初就从这个涕唾上观起。「涕」，就是鼻涕；「唾」，就是口里的唾液。如是穷尽：像这样子，我就推，推就穷尽津液精血、大小便利：「津」，在喉以下，这叫咽津。「液」，就是到喉咙上边，到口里了，这叫「液」。这津、液、精、血，乃至大、小便利，身中旋复：这都属於一种水性，在身体里头周而复始的，也就像一个轮回来回转的。水性一同：这水性都是一个样的，没有什麽分别。见水身中，与世界外浮幢王刹诸香水海，等无差别：我见水在身中，与身外边的世界，乃至所有诸佛国土须弥山外边的香水海都是一个样的，没有什麽分别。「浮幢王刹」，就是诸佛的国土。

我於是时初成此观：我在那个时候，初修成了这个水观。但见其水：可见自己身所有的水和外边的水，都合成一个了。可是未得无身：这个身还有，没有得到无身的境界。

当为比丘，室中安禅：在当时我做一个比丘，在一个静室里头坐禅，修习水观定。我有弟子：我有一个小童子徒弟。这徒弟，就是来打扫地方、做饭、做菜，伺候他的一个人。这一个弟子，窥窗观室，唯见清水遍在室中，了无所见：他在窗户那儿往里边看我这个房子，就见我这个房子全屋子里都是清水，其他东西什麽也没有。

童稚无知，取一瓦砾投於水内：「稚」，就是年幼没有什麽知识的小孩子。「瓦砾」，就是瓦块。这小孩子不懂事，他取一个小小的瓦块从窗户就扔到水里了。激水作声：一打这个水，水也就出一个响动声，就像打水漂。顾盼而去：这个小孩子想：「喔，我的师父在这房子里打坐，怎麽这房里这麽多水？」他打了一个水漂，往东看看、西看看，各处看一看，就又走了。

我出定後，顿觉心痛：月光童子出定了之後，即刻就觉得心里痛了，如舍利弗遭违害鬼：怎麽叫「舍利弗遭违害鬼」呢？舍利弗尊者有一次打坐，就有两个鬼从虚空里头过去。这两个鬼，一个叫违害鬼，一个叫缚害鬼。这个违害鬼就对缚害鬼说：「这个沙门在这儿打坐，我打他头好不好？」可是缚害鬼说：「不要打这个沙门，你不要恼乱这个修道的人！恼乱修道人，你要堕地狱的。」缚害鬼就走了。走了，这个违害鬼也不听缚害鬼的劝告，就拿拳头照着舍利弗的头打了一拳。等舍利弗一出定之後，这头就痛。

他自己想：已经证阿罗汉果，没有什麽病了，怎麽还头痛呢？就请问释迦牟尼佛：「佛！我现在也不知为什麽，打坐打完，出了定就头痛。这是什麽道理？」释迦牟尼佛说：「啊，原来你被违害鬼把你打了！这个违害鬼打了你之後，已经造了罪业，现在堕阿鼻地狱了。」阿鼻地狱，就是无间地狱；无间，没有间断的。佛说：「这个违害鬼，他这一拳如果打到须弥山上，可以把须弥山分成两个。你幸亏定力具足，如果没有定力的话，你整个身都碎了，没有了！」这是舍利弗被违害鬼这麽打一次，然後就头痛。

这个月光童子被他小徒弟投了一块瓦砾在水里头，所以出定後心里也就痛。月光童子说，我自思惟：今我已得阿罗汉道，久离病缘：我自己就思想，我现在已得阿罗汉道，不应该有病的。

云何今日忽生心痛：怎麽我现在忽然间就生了心痛的病？将无退失：我是不是把阿罗汉的果失掉了呢？我是不是道心退了呢？

尔时童子捷来我前，说如上事：在我这样想的时候，这位童子很快就来到我前面了，说上边他所见所做的事情。我即告言：汝更见水，可即开门，入此水中，除去瓦砾：我就告诉他：「你再见着这水，你就把门开开，到水里边把这块瓦砾除去。」童子奉教：这童子遵奉月光童子这种的教导。

後入定时，还复见水：後来月光童子又入定了，这童子又看见水了。瓦砾宛然，开门除出：这个瓦砾还在那个地方，童子开开门，把这个瓦砾就除出去了。我後出定，身质如初：我以後出定了，这个身体就还像以前一样，也就心没有痛了。

逢无量佛：我就这样修行这个「水观」，经过有无量无边这麽多的如来。如是至於山海自在通王如来，方得亡身：我像这麽样修行水观，一直到山海自在通王佛这个时候，才和内、外的水都合而为一了，才把自己的身没有了，这叫「亡身」。这个「亡」字，读作「无」，无身。与十方界诸香水海性合真空，无二无别：与十方法界诸香水海，就都合而为一了，这个「水观大定」修成了，和一切的水合而为一，没有分别了。今於如来得童真名，预菩萨会：现在我在佛前，得「童真」的名字，参预在菩萨之列。

佛问圆通：现在佛问各弟子所得圆通的法门。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无生忍，圆满菩提：我以水观这个水性，就这一味水来流通，悟无生法忍，得圆满的菩提。斯为第一：这水观的法门，在我来说，是第一的法门。

M4琉璃风大

时心开，乃见东方不动佛国，为法王子，事十方佛，身心发光，洞彻无碍。佛问圆通，我以观察风力无依，悟菩提心，入三摩地，合十方佛，传一妙心，斯为第一。口

琉璃光法王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经恒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声，开示菩萨本觉妙明，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缘，风力所转。我於尔时，观界安立，观世动时，观身动止，观心动念，诸动无二，等无差别。我时觉了此群动性，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十方微尘，颠倒众生，同一虚妄。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如一器中贮百蚊蚋，啾啾乱鸣，於分寸中鼓发狂闹。逢佛未几，得无生忍

琉璃光法王子：琉璃，梵语叫「吠琉璃」，翻到中文就叫「青色宝」。这位菩萨的名字，就叫「琉璃光菩萨」。「法王子」，就是菩萨。琉璃光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

我忆往昔，经恒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声：我想起过去，在恒河沙这麽多劫，有佛出世，这位佛就叫「无量声佛」。开示菩萨本觉妙明：他教化菩萨本来的这种本觉妙明。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缘，风力所转：观看这个世界和众生身都是妄缘，都是由风力所转成的。这琉璃光法王子，他是由「风大」上成的道业。

我於尔时，观界安立：我在那个时候，观这个界限怎麽样安立的？观世动时：观看世界动弹这个时候。这个「世」，就过去、现在、未来。观身动止：观身的动和止。观心动念：观自己这个心的动念。所有世界上的风，都是由我们这一念造成的，我们这一动念就是心里生了风；因为我们心里有风，所以外边的风也就有这麽多。诸动无二，等无差别：这一切动的体相、动的行相都是一样，没有分别的。

我时觉了此群动性，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我在这时候，觉了这个群动的性质，它无所从来，也没有所去；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十方微尘，颠倒众生，同一虚妄：这十方的微尘，和颠倒众生，都是由「虚妄」所造成的境界。

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像这个样子，由一个世界，到一千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合成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合成一个大千世界。这三千大千，每一个世界内所有众生，如一器中贮百蚊蚋，啾啾乱鸣，於分寸中鼓发狂闹：就好像在一个器皿里头装了很多很多的蚊虫，每一只蚊虫都在里边叫，它们於很小的一个地方里边就发起狂来，互相搅闹。

时心开：我修这种的功夫，时间一久，心念也专一了，没有其他的妄想；这个时候，就开悟了。乃见东方不动佛国，为法王子，事十方佛：我就看见东方不动佛国，我在那个地方做法王之子，侍奉十方的诸佛。这不动佛，就是东方「阿门佛」，又叫「金刚佛」。身心发光，洞彻无碍：我修来修去，我这身也有光了、心也有光了，里外都洞彻，一点障碍都没有了。口

逢佛未几，得无生忍：我这样观法，遇着佛没有好久，就得到无生法忍了

佛问圆通：现在佛问每一个弟子所证得的这个圆通法门。我以观察风力无依，悟菩提心，入三摩地：「无依」，就是没有体性，也没有自性。我因为观察风力它没有自体，而开悟这个菩提心，得到定力。合十方佛，传一妙心：合十方佛的佛法，传授佛的心印法门。斯为第一：这个观风力不动的法门，我认为是最第一了！我是由观风的「风大」法门上成道业的。

M5空藏空大

时手执四大宝珠，照明十方微尘佛刹，化成虚空。又於自心现大圆镜，内放十种微妙宝光，流灌十方尽虚空际。诸幢王刹来入镜内，涉入我身，身同虚空，不相妨碍。身能善入微尘国土，广行佛事，得大随顺。此大神力，由我谛观四大无依，妄想生灭，虚空无二，佛国本同，於同发明，得无生忍。佛问圆通，我以观察虚空无边，入三摩地，妙力圆明，斯为第一。口

虚空藏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与如来，定光佛所，得无边身

虚空藏菩萨：这位虚空藏菩萨，他以七大之中的「空大」成道，所以他修「空观」的，他现在说一说他过去修道的方法。虚空藏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

我与如来，定光佛所，得无边身：虚空藏菩萨和释迦牟尼佛，在定光佛那个时候，就得到无边身。他的身，就犹如虚空一样，没有边际，所以叫「无边身」。这定光佛是谁呢？定光佛也就是「然灯佛」，在第二个阿僧只劫的时候，给释迦牟尼佛授记做佛的，就是这位然灯佛。

尔时手执四大宝珠：虚空藏菩萨证到无边身之後，手里拿着四颗大宝珠。照明十方微尘佛刹，化成虚空：照十方世界微尘那麽多的佛刹土，都变化成虚空了。

又於自心现大圆镜：虚空藏菩萨又於自己的常住真心里边，现大圆镜。「大圆镜」是表示智慧的，转第八识成大圆镜智。内放十种微妙宝光，流灌十方尽虚空际：内里放出十种微妙宝光，这种光是很微妙的，所有十方虚空它都流到了。诸幢王刹来入镜内，涉入我身：「幢王刹」，也就是佛国土。把所有尽虚空遍法界的诸佛国土都摄入到镜里边来，由这个镜又涉入我的身里边。身同虚空，不相妨碍：我的身和虚空是一样的，身就是虚空，虚空也就是身，身和虚空一点都没有分别了。

虚空藏菩萨，他的身也就是虚空，虚空也就是他的身；虚空和身体没有一个界线的分别了。所以他的身体和虚空互相就不发生妨碍，你不障碍我，我也不妨碍你，互相融通。於是身能善入微尘国土：这个身善入虚空，他的身也变成虚空了，虚空也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叫「无边身」。他的身体遍入一切微尘那麽多的国土去广行佛事：他到每一个国土做什麽呢？就是做佛事。做什麽佛事呢？「巧把尘劳为佛事」，巧，就是很巧妙的，把尘劳——就是这个世间上一切的境界，变成佛事。得大随顺：得最大的这一种恒顺众生的力量。

此大神力：「得大随顺」这种大的神力，由我谛观四大无依，妄想生灭：由我详审而观察地、水、火、风这四大没有个体，只是在这虚妄的妄想上，生出来生、灭。「无依」，就是没有体。虚空无二，佛国本同，於同发明，得无生忍：现在观到这种境界上，自己身体和虚空没有两样了。「佛国本同」就是「佛国本空」；本同，也就是「本空」。这个佛国也空了！为什麽？虚空藏把一切都空了，有佛世界、无佛世界，他都变成虚空了；在虚空里发明出来，得到无生法忍了。

佛问圆通：现在佛问每一个弟子所证得的这个圆通法门。我以观察虚空无边，入三摩地，妙力圆明：我以观察的力量观空，因为虚空无边，所以我的身体也变成无边了。我观空，得这一种空的定力，这种空的定力妙得不得了，它的力量非常的圆满而光明的。斯为第一：按着我所修的这种观空的法门，是最妙、最好、最为第一了。

M6弥勒识大

时世尊教我修习唯心识定，入三摩地。历劫以来，以此三昧事恒沙佛，求世名心，歇灭无有。至然灯佛出现於世，我乃得成无上妙圆识心三昧，乃至尽空如来国土，净秽有无，皆是我心变化所现。世尊！我了如是唯心识故，识性流出无量如来。今得授记，次补佛处。佛问圆通，我以谛观十方唯识，识心圆明，入圆成实，远离依他及遍计执，得无生忍，斯为第一。口

弥勒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经微尘劫，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明。我从彼佛而得出家，心重世名，好游族姓

弥勒菩萨：又叫「阿逸多」。「弥勒」是他的姓，「阿逸多」是他的名字。弥勒，翻译成中文就叫「慈氏」；阿逸多，翻到中文就叫「无能胜」。这位菩萨就叫「慈氏无能胜菩萨」，也就是弥勒菩萨。我讲出这个名字，或者有的人还不知道，你看见在中国庙上天王殿里边，有位很肥的和尚；就是这位和尚。大约这位菩萨也欢喜吃好东西，所以吃得那麽胖！他也欢喜笑，但他并不是「嗐嗐嗐」那麽笑，他怎麽样？总这麽张着嘴，望着你这麽笑。他欢喜和小孩子在一起玩，小孩子都很欢喜他，围着他左右前後都是小孩子。

等释迦牟尼佛退了佛教教主位子的时候，就是由弥勒菩萨来掌教。释迦牟尼佛叫「红阳佛」，而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就叫「白阳佛」。据说在弥勒菩萨出世那时候的人，人的血不是红色的，是白色的。现在血怎麽红色的呢？因为是红阳。所以释迦牟尼佛这时叫「红阳」，弥勒菩萨那时候叫「白阳」。

这位「白阳佛」什麽时候出世呢？这说起来是很远，但是也不太远；在菩萨来看，这是一转眼的时间。那麽有多远呢？现在人的寿命，普通来论是六十岁；这不是单单某一个人，就是总括起来人的平均寿命是六十多岁。因为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人的寿命是八十岁，到现在经过两、三千年，大约也就是六十来岁的寿命。这每一百年，人的寿命要减一岁，身量高度要减去一寸。

等到人的寿命减到二、三十岁的时候，那时候有一场瘟疫病。得到这种瘟疫病，很快就死了，甚至於连一个钟头都过不去。你去请医生来看吗？连医生也一起都死了！就这麽厉害的病！医生也没有办法。那时候，人死到剩十分之五，要死一半！为什麽要死这麽多人呢？就因为那时候人心都坏了，坏到极点。坏人太多了，就好像什麽？这天地就要没收这种坏人，来把他换一换。因为他太坏，要换一点好的，所以就要死了一半。

除了瘟疫病外，减劫时还有刀兵、饥馑等灾。等到人的寿命减到十岁，那时候人就像只狗那麼高。十岁，或者其中也会有一个、两个活到三、四十岁的，平均来论就是十岁。到这个时候，你说人坏到什麼样子？那时候的人，就和马、牛、猪一样的，一生来就会说话，就有淫欲心。因为人「性流为情，情流为欲」，那时候真是人欲横流，一生来就懂得淫欲。所以没有好久，大约两、三岁就结婚，结婚就生儿子、女儿；完了，到十岁上下，就死了。

等到人的寿命减到十岁，再增，也是一百年增高一寸，寿命增加一岁；增加到人的寿命八万四千岁的时候，然後再减，减到八万岁；那个时候，弥勒菩萨才来成佛。所以现在有一些个外道就说：「喔，现在弥勒菩萨来成佛了。」这是说梦话呢！他根本就不懂佛法；佛法都有一定的，不是乱讲的！所以现在这位弥勒菩萨，就是到那个时候成佛的菩萨。

世界有成、住、坏、空各二十个小劫，当坏劫最後一劫时世界开始坏灭了。首先，有火灾发生；这种火灾，不但人间这大地都被火烧了，还烧到初禅天上。「火烧初禅，水淹二禅」，等火灾过去，又有水灾；这水灾把整个世界都淹了，这水淹到二禅天。然後，又有风灾，这风灾刮到三禅天上去。所以说：

六欲诸天具五衰　三禅天上有风灾
任君修到非非想　不如西方归去来

六欲天，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得见的人间和天上，四天王天、忉利天、焰摩天这些个天，都属六欲天。这六欲天的天人，有「五衰相现」，这以前我讲过，不知有人记得没有？什麼是五种衰相呢？

（一）花冠萎谢：天人戴的帽子都是由花所生成的；这花不是用人工造的，也不是用什麼花编的，它天然生出这麼一个花冠，戴到头上。等到天人要死的时候，你说怎麼样啊？这个花就都落了！在天人没死的时候，它永远是新鲜的。「花冠萎谢」，这叫一衰。

（二）衣着尘埃：天人的衣服不需要洗，我们人间的衣服，今天也要去洗，明天也要去洗，都是一穿就不洁净了，要拿去洗。天人的衣服没有尘垢的，等他五衰相现的时候，怎麼样啊？衣服上也有尘垢了，这也是一种业报所感。你问为什麼他就有尘垢了？他尘垢从什麼地方来的？就从他业障来的。我们人为什麼要死的时候，有的人不等死之前就臭了呢？那也就是业报所感；而天人到死的时候，也就是衣着尘埃了。

（三）两腋汗出：我们人间的人常出汗，天人任何时候也不出汗，可是等他要死的时候，就出汗了！这第三个衰相「两腋汗出」，两只胳肢窝这个地方，就都出汗了。

（四）身体臭秽：天人的身上时时都有一股香气，都放香的，不需要擦香水就香得很厉害。等他一要死的时候，就有臭气了，都不乾净、不香了。

（五）不乐本座：他在他的座位上也坐不住了，就坐着又站起来，站起来又坐那儿。喔，这就好像我们人间的人说什麼？英文叫crazy（发狂）？他这个时候也就发狂了，站起来、坐下，坐下、又站起来；这麼一念的就迷了，迷了就死了，死了就堕落到这个世上来了。

所以说：「六欲诸天具五衰，三禅天上有风灾；任君修到非非想，不如西方归去来。」天人有这五种衰相，到三禅天上还有风灾，你就修到非非想处天还要堕落的，所以说「不如西方归去来」。

那麼这位弥勒菩萨以前修道的时候，专好攀缘。本经上不讲「攀缘心」吗？他的攀缘心最重，专门和人交际联络，谁有钱他就巴结谁，谁有钱就去和谁接近。现在有一句流行语叫什麼？拍马屁！他就专门做这一套的工作。所以他和释迦牟尼佛两个人，本来在以前都一起修行的，就因为他这样子专门好攀缘，结果他才要多等这麼久的时间才成佛。我相信弥勒菩萨以前是好攀缘的，你看，吃得那麼胖！一定欢喜吃好东西，才会那麼胖，不是单单笑胖的！

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这时弥勒菩萨就从座起来，给佛叩头顶礼，对佛说了。我忆往昔，经微尘劫，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明：我忆往昔经过微尘那麼多的劫数，有佛出世，那位佛叫「日月灯明佛」。我从彼佛而得出家：我跟着那位日月灯明佛就出家了。出家怎麼样啊？心重世名，好游族姓：我专门好这好名誉，而且「好游族姓」。「族姓」，就是贵族，就是有钱的大家庭、大财阀；好像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这种有钱的人。嘿，穷人他不理，他就专门找这个有钱的！到有钱人的家里去拜候，去同人家说好话，专门欢喜这样子。也专门到处自己给自己宣传，自己给自己卖广告。像这样子，所以到处欢喜做一些个虚伪的事情；弥勒菩萨当初就是这样子，好游族姓。
时世尊教我修习唯心识定，入三摩地：那个时候，日月灯明佛教我修习唯心识定，入这种的定。这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唯心识定」。历劫以来，以此三昧事恒沙佛：在很多劫以来，就以修这种定侍奉供养恒河沙数那麼多佛。求世名心，歇灭无有：我求名求利的心，好游族姓家这种心，现在都没有了！现在也不攀缘了，也不求名也不求利了！口
你不要看他求名的心重了，最终他也要停止的，所以下面这一段文，就说他已经停止了。而我们现在这个攀缘心、求名心、求利心，还没有停止呢！可是这位弥勒菩萨在我们以前已经停止了，我们应该学他「停止」这个心，不应该学他的攀缘心

这位弥勒菩萨说，至然灯佛出现於世，我乃得成无上妙圆识心三昧：到然灯佛出世的时候，我

自己就得成再没有比这个再高上微妙的圆通，这种识心的定力。乃至尽空如来国土，净秽有无，皆是我心变化所现：乃至於虚空都没有了，诸佛的国土或者有净的、或者有不清净的，这都是我弥勒菩萨这种识心三昧所变化的。世尊：弥勒菩萨叫一声释迦牟尼佛。我了如是唯心识故：我明白像上边所说的道理，都是由心识所变现的。识性流出无量如来：由识性里头，流出来这种的变化相，变化又流出无量的诸佛。今得授记，次补佛处：我现在得到授成佛的记，将来等释迦牟尼佛退位的时候，就到这娑婆世界来成佛。

佛问圆通：现在佛问这个圆通法门。我以谛观十方唯识：我现在谛审而观，十方都是由这个识心所造成的。识心圆明，入圆成实，远离依他及遍计执，得无生忍，斯为第一：我这个识心得到圆明，由这个圆而成实在的一个智慧，远离开依他起性及遍计执性，得无生法忍，这是第一的法门。

什麽叫「依他起性」、「遍计执性」呢？这有三个意思，一个叫「依他起性」，一个叫「遍计执性」，一个叫「圆成实性」。在圆成实性上，生出一种依他起性；依他起性上边，这个人又生出来一个遍计执性。圆成实性，就比方是麻；依他起性，就比喻麻变成绳了。由这个麻做成了一条绳，在晚间人看见这一条绳，就以为是一条蛇：「喔，那地方有了一条蛇！」所以就生出一种恐惧心来，就执着；根本它不是蛇，本来是一条绳，人因为在晚间看不清楚，就怀疑它是蛇了！这是遍计执性。你知道它是一条绳了，这就是依他起性；你再知道：「喔，这个绳是什麽造成的呢？原来是由麻造成的！」这就是一个圆成实性。

那麽弥勒菩萨修唯心识定，得到开悟；所以他说「识心圆明，入圆成实，远离依他及遍计执，得无生忍，斯为第一」，说这个法门是第一的。

M7势至根大

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专为忆，一人专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忆，二忆念深，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异。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於此界，摄念佛人归於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

大势至法王子：大势至菩萨和观音菩萨，在阿弥陀佛做转轮圣王的时候，他们两位都是阿弥陀佛的儿子；而阿弥陀佛成佛了，他们两位就给阿弥陀佛做侍者。就是这两位菩萨，总陪着阿弥陀佛，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等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退了极乐世界教主的位子时，前半夜法灭了，後半夜观音菩萨就在极乐世界成佛；等观音菩萨退居的时候，就是大势至菩萨在极乐世界成佛。「大势至」，又叫「得大势」，就是有大势力；他一举手、一投足，大地都会震动的，走到什麽地方都地震，他这个势力最大，所以叫「大势至」。「法王子」，就是菩萨。

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大势至菩萨和他的同伴，有五十二位菩萨。这「五十二菩萨」，就表示「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等的，这五十个再加上「等觉、妙觉」，就是五十二个位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他和他的同伦，有五十二位菩萨就从座起来，给佛叩头顶礼，对佛就说了。

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我想起过去，在恒河沙这麽多劫，有佛出世，他名字叫「无量光」。在这个时候，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在这一劫里头，接连生出十二位佛，最後这位佛的名字叫「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这位佛教我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念佛三昧。梵语「阿弥陀」，此云叫「无量光」，又叫「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那麽这十二位佛，是不是阿弥陀佛呢？大约不是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是十劫，而这是过去恒河沙劫；所以这位佛不是阿弥陀佛，但是名字相同。佛的名字相同的很多，也就好像我们人同名同姓的也很多。

譬如有人：「譬如」，就是比方。比方有亲戚或朋友这麽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专为忆，一人专忘：一个人，就专专地来忆念这一个人；这一个人就专门忘，不忆念那个人。这两个人又比方谁呢？就比方一个是佛，一个是众生。佛就时时刻刻都记挂着我们众生，忆念我们众生；可是我们众生时时刻刻都不记得佛，都把佛忘了。偶尔想学学佛法，也就不太清楚，不知道这到底是说的什麽？只有说：「喔，这佛法真妙啊！」究竟妙到什麽程度上？又不知道了！所以不知道了，就更妙了！

佛为什麽要念众生？因为佛看众生都是一体的。佛观一切众生，都是过去的父母、未来的诸佛，所以佛才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做佛。」没有一个众生不可以成佛的！佛教伟大的地方，教义最高也就在这个地方：无论任何的众生，都可以成佛的。因此佛才提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你要受持五戒；受持五戒，都是爱护一切众生的一种表现。佛因为看一切众生和他都是一体的，没有分别，所以要教化众生，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这是佛要度众生的道理。我们众生跑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就舍本逐末，把这根本的事情就忘了，尽「背觉合尘」──离开「觉悟」，而合「尘劳」了；所以也就忘了佛，总也不记得了！

关於念佛的法门，有好多种念法：（一）持名念佛、（二）观想念佛、（三）观像念佛、（四

）实相念佛，有这四种的念佛。

（一）持名念佛：持，就是执持、受持。持名念佛，就是执持名号。这个念佛法门，你欢喜哪一位佛，就念那一位佛。你欢喜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你欢喜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就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你欢喜念「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就念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这十方的佛，你欢喜念哪一方的佛都可以。这念佛，究竟是什麽意思？念佛，就是教你把你的念头，只有「念佛」的一念，没有其他的妄念；没有其他的妄念，你就不生恶心了；不生恶心，你就是往好的道路上走。

（二）观想念佛：观想，这麽想着阿弥陀佛的白毫相。阿弥陀佛在眉中心这儿，有个白毫相。偈颂上不是说「白毫宛转五须弥」？阿弥陀佛那个白毫相，有五座须弥山那麽大；「绀目澄清四大海」，阿弥陀佛的眼睛，有四个大海那麽大。你说，这真是有这麽大的眼睛！呵呵，四个大海那麽大的眼睛！你的境界小，你观想的佛像就小一点；你若境界大，就观得很大的，这是叫「观想念佛」。

（三）观像念佛：观像，就是观阿弥陀佛的像，看阿弥陀佛的相好庄严；一边念佛，一边想阿弥陀佛的相好庄严。可是我告诉你们，念佛，也有的时候会着魔的；总而言之，要有道德，若没有道德，有的时候你就念佛，也会有魔考的。

我在香港大屿山慈兴寺，有一个比丘叫恒越，他打般舟七。怎麽叫「般舟七」呢？这般舟七，是在一间房子里常行，这叫「常行三昧」，又叫「佛立三昧」。在一间房里，这麽走九十天，不坐、不卧──就是不睡觉，也不坐在那个地方，走九十天。你看，在佛教有这样的修行法，这样勇猛精进修行的！你在其他的宗教，能有这样子勇猛精进的法门？没有的。

这个恒越就修这佛立三昧，他修念佛；念佛念啊念的，你说怎麽样啊？喔，他就越念越大声、越念越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听到他这样念，知道他是有境界了，就去看他。一看，他在那一个房里，跑得很快，一边跑，一边念佛。你说，原来是怎麽回事啊？这个比丘前生是头牛，因为给庙上做工、耕田，今生就托生做人，又做和尚了；做和尚，但是牛性还不改，总是脾气很大的。

那麽他为什麽这麽跑呢？就因为他看见阿弥陀佛来了，就追这阿弥陀佛。其实怎麽样啊？他就因为着了魔境界，并不是阿弥陀佛来了，是海里头一条水牛，这个水怪来了！来到这儿，就变化像阿弥陀佛一个样。因为他念阿弥陀佛，牠就这麽诱惑他，所以就认为牠是阿弥陀佛了，就追牠。等我到那儿之後，就用一种法，把他这个魔的境界给破了，他算把这个境界逃过去了；所以，念佛一样有的时候也会着魔的。

（四）实相念佛。我们现在参禅，坐这儿，参这个「念佛是谁」，这就叫「实相念佛」。

现在这「一专为忆」，就是佛常常想念着我们。「一人专忘」，就是我们众生不想念着佛。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这两个人，假设就遇着一起了，也等於没有遇着一样的。或者在任何地方见着了，见着一面，彼此的光不合，一个人就想，一个人就不想，这两个人的精神就不合一；所以或者就见面了，也等於不见面一样的。

二人相忆，二忆念深：如果彼此两个人，都互相忆念；这两种的忆念，一天比一天就深。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异：像这样子，从今生到来生，就好像形、影不相舍离。这个形、影不相舍离，也不会错乱的。

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十方诸佛怜念众生，也就好像母亲忆念儿子一样。若子逃逝，虽忆何为：要是这个做儿子不忆念父母，逃逝他方，即使母亲总想念他，也没有什麽益处。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这个做儿子忆念母亲，好像母亲忆念儿子那样的情形，这母子两个人生生世世都不会离开的。所谓佛念我们众生，我们众生也要念佛，这生生世世都不会离开，都在一起的。

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假若众生的心记着佛，又念佛，或者今生、或者是来生，一定会见着佛的。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因为你忆佛、念佛，去佛也就不远了，不用假藉其他的方便法门，你就会开悟的。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你念佛，也就譬如染香的人身上就有香气，这就叫「香光庄严」。

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因地」，就是在初发心修道做比丘的时候。大势至菩萨说，我在因地的时候，以念佛的心得到无生法忍。今於此界，摄念佛人归於净土：现在我在这个娑婆世界，就摄受这一般的念佛人；我好像吸铁石吸铁一样摄受念佛人，生到极乐世界去。

佛问圆通，我无选择：现在佛问圆通法门，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这个念佛的法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我以这个念佛的法门，就收摄六根门头的妄想。我就单单念佛，把六根就都制住了，六根就都不打妄想了，这叫「都摄六根」。我就以这个清净念佛的念，相继不断地总这麽念，得到这一种定力。斯为第一：这念佛法门，是最第一的法门了！

──原卷五终

【编按】一九七五年一月，宣公上人应台湾信众邀请，讲述〈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今特别附录於後。

K2观音广陈（分四）
L1陈白古佛授法　L2次第解结修证　L3详演称体起用　L4结答所证圆通
今L1

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於时有佛出现於世，名观世音。我於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

在这前边，是大势至菩萨修的念佛法门。念佛的法门，对於现在世界的众生是很对机、很相应的。为什麽？在经上说，「末法众生，亿亿人修行，尠一得道。」一亿，这很多很多了；亿亿，那更多了，连一个得道的也没有。那怎麽办呢？你不要担心，「唯以念佛得度」，只有念佛这个法门是很容易的；这个念佛的法门，是「横超三界，带业往生」的法门。

怎麽叫「横超三界」呢？这有一个比方，比方有一棵竹子，竹子里边有条虫子，这条虫子若是一节一节的把每一节都嗑透了，然後钻出去，需要很多的时间。若是念佛，就像这条虫子在旁边咬出一个窟窿，可以很容易就出去了！这叫「横超三界」。

「带业往生」，带业，是「带宿业、不带现业，带旧业、不带新业」。怎麽样呢？这是在你没有懂念佛之前造的罪业，都可以带着这个业去往生。你知道念佛了，又还造业，那就不可以带去。你知道念佛，就要改过自新了，不要还造业；你若再造业，就会业上加业、罪上加罪，那麽就带不去了。所以带宿业，是前生所造的罪业可以带去；今生你念佛之後，就不应该再造罪业了。你若再造罪业，那不单带不去，而且你明知故犯，还要罪加一等。所以说「带宿业、不带现业，带旧业、不带新业」。

若你现在明白佛法了，说：「喔，我现在念点佛，我一边念佛一边造业，将来我可以把这个业，带到极乐世界去！」那是错误的！你明知故犯，罪加三等；不单带不去，而且你也不能往生了。为什麽不能往生了呢？你所造的业就把你赘住了，所以不能往生了。我们信佛的人，知道念佛了以後，切记不要再造罪业了。这是很要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念佛的法门是怎麽回事。

为什麽要念佛呢？就因为我们和阿弥陀佛有大因缘。阿弥陀佛在十个劫以前成佛，在没成佛之前，那时候他做比丘，叫法藏。他在当时发了四十八个大愿，其中有一愿，大意是说：「十方众生，称我名者，若不成佛，不取正觉。」十方一切的众生，若有念我的名号的人，他若不成佛，我也不成佛。因为阿弥陀佛有这个愿力，所以所有念佛的人都会生到极乐世界去。

这个念佛的法门，也是属於单单一宗。中国的佛教有禅宗、教宗、律宗、密宗、净土宗，这五大宗派；念佛法门，是其中的一个宗派。在这个世界，将来末法的时候，这部《楞严经》先灭，然後其他经典继续就都没有了，最後剩的什麽经呢？最後就剩《佛说阿弥陀经》。剩《佛说阿弥陀经》在世界上，度了很多人；再经过一百年，《佛说阿弥陀经》也没有了；这个末法，就是法将要灭了。《阿弥陀经》没有了，还只剩「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再度了很多的人。过了一百年，这六字洪名也没有了，就剩下「阿弥陀佛」四个字，又住世一百年，然後「阿弥陀佛」这四个字也没有了！这时候法就完全灭了，没有佛法了；所以，末法！末法！就是这样子没法。

我们现在还在末法开始的时候，我们若行持正法时代的事情，这叫「请佛住世，常转法轮」。所以在这末法的时候，还要不怕一切的苦、不怕一切的难。我也不怕辛苦来给你们讲经，你们也应该不怕辛苦来听经；所以任何人都应该打起精神来，不要说是疲倦了，就要去休息，我们要为法忘躯。你看，释迦牟尼佛为修佛法，在雪山坐了六年！我们现在不到雪山去坐六年，也应该常常来研究佛法，不要怕辛苦。听佛法，拿佛法就当饭吃，我若没有听这一堂佛经，就好像几天没有吃饭了！要有这种的感想，我一定要听这个佛法，一定要把佛法真正明白了！你真正明白佛法，到什麽地方去明白呢？就是要多听经。

你若不听经，就不会开智慧的，尤其这部《楞严经》是开大智慧的。你看前边这二十五圣各述圆通，各说他个人所证的境界：有的从火光三昧修成的，有的从水观三昧修成的，有的从风修成的，有的从空里边修成的，有的因眼修成的，有的因耳修成的，这六根每一根都有人修；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哪一界都有人修成的。我们现在听这种道理，你把它往自己的身上来合一合，我应该从哪一根来修行呢？你不要着急！就是从观音菩萨「耳根圆通」这儿入手，是最好了！观音菩萨从耳根圆通修成的，阿难尊者也是要跟着观音菩萨来修耳根圆通。古来佛菩萨给留下这个最妙的方法，我们也应该跟着「耳根圆通」这个方法来修行，这是最容易入手的一个法门！

尔时观世音菩萨：「观」，就是观看、观察，以「能观之智」，观「所观之境」——以能观的智慧，去看所观的这种境界。能观的智慧，就是观世音菩萨自性里边所具足的这种智慧；所观之境，就是所有众生的音声，这是一种境界。要观看众生的苦声、乐声、不苦不乐声、善声、恶声、是声、非声，观这种种的声，所以叫「观」。「世」，就是世界；世，有过去、现在、未来。观过去众生的因果，观现在众生所造的业，观未来众生应该受的果报；所以这「观」，要观过去、现在、未来。「他为什麽就这麽苦呢？」「哦，原来在前生，他就不孝顺父母，对任何人也不好，所以今生受的报也不好！」那麽就观种种的音声，这叫「观世音」。

「菩萨」，就叫觉有情，又叫大道心的众生。觉有情，就自觉觉他，自利利他。自觉，是说他

是有情里边一个觉悟的众生——他也是个众生来着，但是现在已经觉悟了，这是一个讲法。又有一个讲法，他现在是个觉悟的众生，想令一切众生都得到觉悟，这叫「自觉觉他」；自己得到开悟了，又想令一切众生都要开悟，所以这叫「自利利他」——这是「菩萨」。

我们学佛法的人，这「菩萨」怎麽样个意思，也应该记得。不要像那个「Sangha（僧伽）」似的，开Sangha联合会，提出Sangha（僧伽）两个字，没有人会讲。你说，这简直是想不到的事情！譬如这个「菩萨」，你见着学佛法的，问问他：这个「菩萨」是怎麽样讲法？说「菩萨」就是「觉有情」，觉悟一切的有情；又叫「大道心的众生」，他的道心最大，他也是众生之一。你不要把菩萨看得不是众生了，菩萨也是众生的，不过他成菩萨了，比我们有智慧、比我们有神通；我们众生是很愚痴的，所以才没有跑到前边去。智慧的人，就跑到前边去；我们是愚痴人，就落到後边。

讲到这儿，我再给你们讲以前有一位菩萨，他没有成菩萨之前，他就闻到佛法，想要出家；你说怎麽样啊？他家里父亲、母亲对他非常爱惜，就不准他出家。他就想出一个坏方法来出家了；说你不叫我出家，这回我一定出家！出家之後，就拼命用功、拼命用功，以成佛为旨；等到证果成佛，然後再度他父亲、母亲去。所以他出家之後，什麽旁的心都没有，就是一个修道的心，一点也不懒惰、一点也不懈怠。为什麽？如果他不成佛，他是一个大不孝的人；如果他成佛了，就变成一个大孝的人。所以你想一想？一样的事情，看你怎麽样做！

当尔之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观世音菩萨就从座位站起来，向佛顶礼，就对释迦牟尼佛说了。

观世音菩萨就对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於时有佛出现於世，名观世音：我回忆、追念我往昔的时候，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有无量无数这麽多恒河沙的劫。在那个时候，有佛出现於世，这位佛的名字叫什麽呢？就叫「观世音佛」——这是古观音；现在这位观音，是现在的观音菩萨。这古观世音，是观世音如来，他大约也是从耳根修得到圆通。

我於彼佛发菩提心：我在这位古观世音的面前，那个时候就发菩提觉道的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这位古观音就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这个「闻」，就是一种闻的智慧；「思」，就是思的智慧，思念的一种智慧。这个「思」，并不是第六意识那个「思想」的「思」；这个「思」，就是「静虑」；静虑，就是用坐禅的功夫来修道。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得到这个定力。

L2次第解结修证

初於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

初於闻中，入流亡所：这个「闻」，是闻的智慧。从什麽闻呢？本来鼻子闻香味也叫闻，这个闻是「耳根」。耳根，这种闻的智慧要怎麽样闻呢？要向内闻，不要向外闻，不要跟着声尘跑，就是「不随」。前边那个地方不是说不随着六根去转？这就是反闻闻自性。反闻，不是向外闻，要回来；这个「闻」，是闻自己的自性。就是收摄身心，把身心都收回来，不要向外驰求，不要向外去找东西。要回光返照，反闻闻自性——返回来闻自己的性。所以最初在这个闻中，「入流亡所」，什麽叫「入流」呢？就是向里回来闻这自性，闻这圣人的法性流。「亡所」，把所有外边的尘，这六根、六尘的境界都忘了，这叫「亡所」。

所入既寂：那麽「亡所」和「入」，这六根、六尘的来源已没有了，断了，就入自己自性的流。入自己自性流，自己的自性也就寂静了，非常之静。在这寂静到了极点，怎麽样？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动有动相，静有静相；但是现在动、静这两种相，很明了的它不生了！静也没有了，动也没有了；这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如是渐增：像这种静的清净境界渐增，一天比一天就增加，一天比一天就圆满。闻所闻尽：乃至於闻自性这种闻的能力尽了，也没有了！这「能闻」和「所闻」都没有了，也没有一个能闻的，也没有个所闻的。能闻的是「耳根」，所闻的是「自性」；能闻和所闻都尽了，都没有了。尽闻不住：这个时候闻性既然尽了，也不着住了，无所住了。这个时候，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了，任何地方也没有所着住了。觉所觉空：就连有所感觉这个觉悟的心都空了，都没有了。空觉极圆：这个空和觉性，都到最极最圆满的境界上。空所空灭：这能空的心和所空的境都灭了，没有了，就连一个空也没有了！你有一个空的存在，你还执着空呢！但是现在空也没有了。生灭既灭，寂灭现前：生灭这种的心既然灭了，这时候真正的寂灭之乐就现前了。那时候，哦，那种境界真是乐不可言的！

L3详演称体起用（分二）

M1标列二本　M2承演三科

今M1

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

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在这寂灭现前的时候，忽然间就超越这个有情世间和器世间了。十方圆明，获二殊胜：这时候，和十方的世界都互相融通而圆融无碍了，就获两种殊胜的境界。

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第一的，就是向上可以和十方诸佛这个本妙觉心相合了，和十方如来的慈悲心是一样的。

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第二的殊胜，就是向下可以和十方一切的六道众生都相合了，和一切的众生一样有这种悲仰，这种悲心是仰求於佛的。

这个「六道众生」，我们听经听得很久了，不知道还懂不懂什麽叫「六道众生」呢？按着我们人，这眼、耳、鼻、舌、身、意也是六道众生，这六道轮回。色、声、香、味、触、法，这也是六道众生。六道轮回都转来转去的，这是我们自己自性里头的六道众生。

自性这个六道和外面的六道，是接连着的。外边的六道，就有「天道」，这天上的；有「阿修罗」，就是一切好勇斗狠这一类的众生。修罗性就好作战，属於善的方面，善的阿修罗就保卫国家，去当兵；属於恶的方面，这阿修罗就去作土匪，打劫、强抢，这是恶性的阿修罗。阿修罗，天上也有、人间也有、畜生里也有、鬼道里也有。所以这阿修罗，有的时候就说他是属「三善道」，就是天、阿修罗、人；有的时候，又把他列入「四恶趣」里头，就是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那麽天、阿修罗、人、地狱、饿鬼、畜生合起来，这叫六道，众生在这六道里头轮回。

现在，在佛来说是比观音菩萨高上了，所以说上合诸佛的慈悲力；六道众生，是比观音菩萨的地位低了，所以说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的众生。这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不是一种因缘才生出来的，是多种因缘、种种的因素而生出来，所以叫众生。

M2承演三科（分三）
N1三十二应　N2十四无畏　N3四不思议　N1分三
O1标承慈力　O2条陈妙应　O3结名出由
今O1

世尊！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彼如来授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与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

世尊哪！由我供养观音如来：因为我供养这位观音佛。蒙彼如来授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我得蒙这观世音如来授我这种如幻的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怎麽叫「如幻」呢？就是修而未修，未修而修；也就是念兹在兹，永远不忘。你说不忘，他还没有想着；你说没有想着，他又没有忘，这就叫「如幻」。「闻熏闻修」，天天修这种反闻闻自性，用这功夫来熏习。这样反闻闻自性来修行「金刚三昧」，成了这种定力，这叫「金刚定」。

与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由於得了这种金刚定，和佛慈悲的力量是一样的，令我自己的身成三十二应，到一切的国土去教化众生。

O2条陈妙应（分六）
P1应求圣众　P2应求诸天　P3应求人趣　P4应离八部　P5应人修人　P6应离非人
今P1
世尊！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胜解现圆。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若诸有学，寂静妙明，胜妙现圆。我於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若诸有学，断十二缘，缘断胜性，胜妙现圆。我於彼前，现缘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若诸有学，得四谛空，修道入灭，胜性现圆。我於彼前，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世尊！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胜解现圆：世尊！假如所有的十方一切菩萨，他得到这个三摩地，想再往前进取修行真正无漏、无余的涅盘，他就发生一种最胜妙的智慧，而现出一种圆通的境界。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我在遇着这种的众生，就现出佛身；我虽然没有成佛，因为我和佛慈悲的力量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以这种慈悲的力量来现佛身，给这个菩萨说法，令他得到成就。

若诸有学，寂静妙明，胜妙现圆：三果以前的阿罗汉，都叫「有学」。就是一些个阿罗汉，他得着一种寂静的快乐，得到一种妙明的智慧；他也是发生这种殊胜的智慧，现出圆通。我於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我在这个众生的面前，就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独觉」，也是二乘人，在无佛出世的时候，他修十二因缘而开悟的。他「春观百花开，秋睹黄叶落」，悟得天地间万事万物自生自灭这种道理，所以开悟了，这叫「独觉」。

若诸有学，断十二缘：「有学」，就是三果以前的阿罗汉，他断了十二因缘。这十二因缘，前边讲了很多次了，是很重要的。是什麽呢？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这是都有连带的关系的，所以叫「十二因缘」。无明若灭了，行也灭了；行若灭了，识也没有了；识没有了，名色也灭了；名色灭了，六入就灭了；六入灭，就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灭。这是一种「还灭门」。

因为修阿罗汉的，他把这「无明」认识清楚了；人生来的十二因缘这种关系，生了死、死了生，在这生死轮回里头来回受生，生生死死地，所以他就把它灭了！先灭无明，你没有无明了，就没有行了；没有行了，也没有个识了；没有识，就没有名色了；没有名色，就没有六入了；

没有六入，就没有触了；没有触，就没有受；没有受，就没有爱；没有爱，就没有取；没有取，就没有有；没有有，就没有生；没有生，就没有老也没有死了。

所以若诸有学修这十二因缘法，缘断胜性，胜妙现圆：因为这十二因缘他明白了，他就断这十二因缘，就发生一种胜性，现出一种圆通。我於彼前，现缘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我」，观世音菩萨自己称自己，我就现一个缘觉身，而为说法，令这个缘觉得到解脱。

若诸有学，得四谛空，修道入灭，胜性现圆：假设有这种声闻人、阿罗汉，他明白「四谛」的空理。他依着道修行得到涅盘的快乐，他这种殊胜的性，现出一种圆通、圆满的境界来。我於彼前，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我在这个声闻人的面前，就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为什麽我要现声闻身呢？因为和他同类，说话他容易相信。好像彼此好朋友，你说话，这个朋友就会相信的；如果大家没有什麽缘，你讲什麽好听的话，他也不相信的。所以观世音菩萨要现同类的身来教化他，就现一个声闻身。声闻，就是闻佛的声音而悟道的；这是小乘，都是二乘人。

P2应求诸天（分二）

Q1天王　Q2天臣

今Q1

若诸众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身清净。我於彼前，现梵王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若诸众生，欲为天主，统领诸天。我於彼前，现帝释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欲身自在，游行十方。我於彼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欲身自在，飞行虚空。我於彼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身清净：假设有这类的众生；这个「众生」，就也不是声闻、也不是缘觉、也不是菩萨，就普通的六道众生。假设有众生他想要得到开悟，心里想要真正明白，不犯贪欲这一些个尘劳，想要自己身得到清净。我於彼前，现梵王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我在这个时候，就现一个梵王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梵王」，就是天上的大梵天王。

若诸众生，欲为天主，统领诸天：假设有这类众生，他想做天主一这个「天主」，就和天主教所说的「天主」是一样的；他想要管理这一切的天，在天上做这个主。我於彼前，现帝释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我就在这个众生的面前现帝释的身，即现天主的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帝释」，就是天主，就是天上的一个主人。

你没有听过《楞严经》你不知道，好像天主教所崇拜的圣母，那「圣母」是谁呢？就是「观世音菩萨」。为什麽他们信她呢？也就因为那一些天主教的人都愿意生天，所以观音菩萨不就现这天主身去教化他们？令他生到天上，然後再回来。观音菩萨为什麽引诱他们上天，给他们说这个法呢？因为他最终的目的，也无非是想这一切的众生信佛的；不过他们现在愿意生天，就叫他们先生天去，然後一点一点的，回来再信佛。

我们一般人，觉得这是很长的时间；其实在佛菩萨的眼里看，这是很短的，好像就是一转眼之间，就一刹那一样的。这好像我们人，本来父亲、母亲想叫儿子学一个很好的技能，但这小孩子不愿意学这种的技能，他愿意学旁的去。於是父母也就随他：「你学旁的啦！学其他的技能。」结果呢？转来转去，还是想要他学一个最好的技能。所以观音菩萨来教化众生，也就是众生有什麽心愿，他就遂心满愿；但是他最後的目的，无非想要引度众生都成佛去。

若诸众生，欲身自在，游行十方：若有这一类的众生，他愿意身得到随意自在，欢喜怎麽样就怎麽样，愿意到十方去旅行。我於彼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我就在这个人的面前，现这个自在天身，给他说法，令这个众生的欲望都成就的。自在天身是游行自在的，他欢喜到什麽地方去，就到什麽地方去。

若诸众生，欲身自在，飞行虚空：假设有这类众生，他想很自在的，身体随意变化飞到虚空里去。我於彼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他有这种的愿望，我就本着上通佛的慈力这种的精神，於彼前现这种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他成就他的愿望。「大自在天」，就是在天上一种非常自在、非常快乐的这种天。

Q2天臣

若诸众生，爱统鬼神，救护国土。我於彼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爱统世界，保护众生。我於彼前，现四天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爱生天宫，驱使鬼神。我於彼前，现四天王国太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爱统鬼神，救护国土：假设有这个众生，他欢喜统领鬼神、役使鬼神；就是支配鬼神。他为什麽支配鬼神呢？他想救护他的国土。我於彼前，现天大将军身，我在这个人的面前，现天上的一个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爱统世界，保护众生：假设这个世界有这类的众生，他愿意统领世界，做世界的领导者，救护众生。他为什麽做世界领导者呢？他想要保护世界一切众生。我於彼前，现四天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我在这个人的面前，就现四天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四天王：东方叫持国天王、南方是增长天王、西方是广目天王、北方是多闻天王。这个人若想统理世界、保护众生，观音菩萨就现四大天王的身给他说法。

若诸众生，爱生天宫，驱使鬼神：假设有众生，他想要生到天上去享天福的。在天上，他还可以驱使鬼神，令这个鬼：「你给我去做一件什麽事。」令那个神：「你去给我做一点什麽工作。」驱使鬼神这个事情很平常的，人以为是很奇怪的，其实不奇怪。假设有人愿意驱使鬼神的话，我於彼前，现四天王国太子身：我在这个人的面前，现四天王的太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P3应求人趣（分四）

Q1王臣人民　Q2秉教男女　Q3世谛妇女　Q4童真男女

今Q1

若诸众生，乐为人王。我於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爱主族姓，世间推让。我於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我於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爱治国土，剖断邦邑。我於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爱诸数术，摄卫自居。我於彼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乐为人王：假设有这个众生，他愿意做人间的国王、皇帝。我於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我在这个人的面前，就现一个国王的身体，而去给他说法，令他成就他的愿力。

若诸众生，爱主族姓，世间推让：假设有众生，他欢喜做有钱的人，做一个大家庭的主脑。这个世间所有的人，对於他都推崇而礼让；就对他非常的恭敬，而也相信他。我於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我在这个人的面前，就现一个大富长者的身分，为这个人说法，令其成就。

长者要有十种德行，才够上长者的身分。十种的德行是什麽呢？

（一）姓贵：这个姓要尊贵，不是那种贱人，而是贵人。
（二）位高：位，就是他的职位；他的地位非常高。
（三）大富：就是非常有钱的。
（四）威猛：要有威猛，很有威风。威，就是具三千威仪；猛，就是很勇猛。
（五）智深：他的智慧非常的深。
（六）年耆：他年龄也很大、很高的。
（七）行净：他的行为非常的清净，没有贪污法、没有染污。
（八）礼备：他对任何的人，都有礼貌；不会没有礼貌的。
（九）上叹：在他上边的人，都称赞他、赞叹他。

（十）下皈：在他下面的人，就统统地都依归他，就是众望所归，一般人对他都生一种信仰心。

以上是有这十种德行，然後才可以称得上一个长者。

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若有一类的众生，他愿意欢喜谈名言。什麽叫「名言」呢？就是诗词歌赋。他或者吟诗、作赋，或者作对联；就古来这些个名人所作的文章、所写的诗，他都可以念得出来的。在晋朝的时候，有所谓「清谈」，像竹林七贤清谈。这一些个欢喜谈这种名言的，他认为自己很清高的，看着自己很清高的；你叫他做一件不清高的事情，那他怎麽样也不做的，这就叫「清净自居」。我於彼前，现居士身：我在他的面前，就现个在家的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爱治国土，剖断邦邑：假设有这一类的众生，他欢喜治理国家的朝政，对於国家的大事，他可以去处理一切的事务、剖断一切的事务。我於彼前，现宰官身：我在他的前边就现一个做宰相，或者做大官的一个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爱诸数术：假设有众生，他欢喜数术。「数」，就讲数学的；「术」，就是一切的法术，或者一些个外道的咒术。好像那黄发外道──魔登伽女的母亲，念那个先梵天咒，就属於这种数术之类的。摄卫自居：他想自己保护自己，想着修这一个咒法来自卫。我於彼前，现婆罗门身：我在他的前边就现这个婆罗门身。「婆罗门」，是印度一种外道的名称；这种外道，翻译中文就叫「净裔」，就是因为他修清净行的。这种的人有很多法术的，可以念咒，可以有种种的邪术。观音菩萨现在因为恒顺众生的关系，所以也就现这个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Q2秉教男女

若有男子，好学出家，持诸戒律。我於彼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有女人，好学出家，持诸禁戒。我於彼前，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有男子，乐持五戒。我於彼前，现优婆塞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於彼前，现优婆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有男子，好学出家：假设有男子好学，就是欢喜学习一切的经教；然後又要出家。出家，出什麽家呢？出家有三种。（一）出世俗家：俗家就是世间，这个俗，有的读俗。（二）出烦恼家：烦恼就是无明，要出这个无明家，不要在这个无明的家里住着。（三）出三界家：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又叫「三有」，就是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要出这个三界家，因为出这个三界，才能证阿罗汉果；如果你不出三界，就不能证阿罗汉果，所以要出家。

持诸戒律：这个戒律是最要紧的。持戒律的人，不能讲大话、不能打妄语；最低限度，这五戒

要守着。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麽「持诸戒律」，不是单单五戒了，五戒、八戒、十戒、十重四十八轻戒、二百五十条戒律，他都受持的，守这个戒律不会犯的。我於彼前，现比丘身：就现一个比丘身。比丘，这个意思讲好多次了，恐怕有人又都忘了。比丘有三个意思──

（一）乞士：怎麽叫「乞士」呢？比丘天天要去托钵化缘，自己不立烟炊，不做饭吃的，所以叫「乞士」。

（二）怖魔：等你受三坛戒、登比丘坛那时候，羯摩和尚问：「汝是丈夫否？」他答说：「我是大丈夫。」又问：「你已发菩提心否？」，他说：「我已发菩提心。」已经发菩提心了，然後给他授比丘戒。这时候这个地行夜叉就报告给空行夜叉，空行夜叉就报给飞行夜叉，乃至於报到六欲天的天魔那个地方去，说这世界又有一个人出家做比丘了；这时候，魔王就生恐怖了。魔王说：「啊，我的眷属又少了一个，佛的眷属又多了一个！」所以魔王就恐怖了，这叫「怖魔」。

（三）破恶：破什麽恶呢？破这个烦恼恶。

我们人人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就生起烦恼来了，一生烦恼，什麽本事也没有了，就想要学坏；往坏的学，就有这个本事了。譬如吃斋的人，一有了烦恼了，说：「哦，我不吃斋了！我要吃肉了！」譬如戒菸的人，很久不吸菸了，他来了烦恼：「啊，我要吸菸了！」於是鸦片菸、大麻菸、普通的香菸，一连串的就吸起来了。吞云吐雾的，左一口云、右一口雾，他吸进去、吐出来，好像成了一个神仙，会吞云吐雾了！这是抽菸。

会喝酒的人发愿说：「我戒酒了，我以後再不喝酒了！」啊，脾气一来，买一瓶白兰地喝醉了，一醉解千愁啊！殊不知他喝完了，越喝越愁，愁上加愁。不过那个时候他喝醉了不知道，然後醒酒了，周身骨头都痛，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这你问一问有喝醉酒经验的人，他就懂得。但是他如果没有钱，那就不要讲了，想要喝也没有；若有钱，看看袋里有多少钱，再去买瓶酒回来饮。为什麽？就是一醉方休。这喝酒的人，以这个醉，就是他的本事了。

总而言之，你平时想不做什麽事情，哦，烦恼一来了，都想去做去了！甚至於我发愿一生不想杀人，啊，烦恼来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把整个世界人都杀死了！他於是拿把刀到处去杀人。你说，这都因为这个烦恼！所以这烦恼是要不得的，不要生烦恼。要出这个烦恼家、又要出这个三界家，出家有这麽多的讲法；若是详细讲，那太多了，讲不过来的。所以观音菩萨说：若有男子，好学出家，持诸戒律，我於彼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有女人，好学出家：假设要有女人，她也是好学佛法、好学经教，也是出这个世俗家、烦恼家、三界家。持诸禁戒：女人的戒律比男人多；女人持三百四十八条戒，比男人多了九十八条戒。因为女人的身体叫「五漏之体」，所以戒律也多了很多。我於彼前：我於这个人的面前，就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有男子，乐持五戒：假设有男子，他欢喜受持五戒，杀、盗、淫、妄、酒保持不犯。我於彼前，现优婆塞身：我就在他的面前，现一个男居士的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有女子，五戒自居：假设有女人，她也自己受持五戒。我於彼前，现优婆夷身：我就在她的面前，现个女居士的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Q3世谛妇女

若有女人，内政立身，以修家国。我於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妇大家，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有女人，内政立身，以修家国：假设有女人她修持内政的，治理这个家、国的事务。「内政立身」，就是管理家务，或是管国家内政的问题。我於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妇大家：我在她的面前，或者现一个女主人的身；或者在国家做第一夫人的身；或者「命妇」，是什麽有地位人的太太；或者「大家」，这个「家」字，读做「姑」。在中国有一个曹大家，她专到皇宫里去教这些个妃嫔读书的，所以一般人都称她叫「大家」。那麽这个「大家」，大约也是教化一切的夫人、命妇之类的。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Q4童真男女

若有众生，不坏男根。我於彼前，现童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有处女，爱乐处身，不求侵暴。我於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有众生，不坏男根：假设有这个众生，他「不坏男根」，就是一个处男；因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接近过女人，这叫一个「处男」。他男根没有坏过，这并不是说是他男根怎麽坏，就是没有接近过女人，这叫「童真」。我於彼前，现童男身：也就像他那样现一个童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有处女，爱乐处身，不求侵暴：若有这个「处女」，也就是没有接近男人，也没有结婚的这种女人。她爱惜她这个童女身，不想接近男人，和男人结婚受一种侵暴，我於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P4应离八部

若有诸天，乐出天伦。我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有诸龙，乐出龙伦。我现龙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有药叉，乐度本伦。我於彼前，现药叉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乾闼婆，乐脱其伦。我於彼前，现乾闼婆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阿修罗，乐脱其伦。我於彼前，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紧那罗，乐脱其伦。我於彼前，现紧那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摩呼罗伽，乐脱其伦。我於彼前，现摩呼罗伽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有诸天，乐出天伦：若有天上的天人，他不愿意在天上，想要出离天界，超出三界。我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我这个时候就为他现天人身，来为他说种种的方法，令他成就愿意脱出天界的这种方法。

若有诸龙：我们现在一般的人都认为没有龙了，或者说古来那个恐龙有多大、有多大的；这是一种不确实的说法，这个龙是有的。龙在什麽地方住着呢？在龙宫里住着。龙宫在什麽地方呢？龙宫在海里头。说是我们探险去测验，怎麽没有测验着呢？你若能测验得出来牠在什麽地方，那牠就不是龙了。为什麽？龙是一种神物，牠有神通；牠能大，牠这个身体大到遍虚空都可以的；能小，小如微尘都可以的。所以牠可以忽隐┅隐，就是隐遁了；忽现┅现，就是又现出来了
…忽隐忽现、能大能小、能隐能显；牠有种种的神通，变化无穷，牠的神通力量是很大的。

那麽为什麽龙有这种神通，还是畜生身呢？这个龙，是畜生，牠并不是人类。因为龙在前生修道的时候「乘急戒缓」┅牠发大乘菩萨心，这叫「乘急」；「戒缓」，牠对修戒律上，不注重、不守戒律，只发心行道，对戒律上牠不守，所以很随便的。因为牠乘急，所以就有神通；因为牠戒缓，不守戒律，所以就堕龙身。每一类众生，我们都应该知道牠是怎麽一个来源。

那麽若有龙乐出龙伦：牠想要出离，脱离牠同类的这种生活。我现龙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观音菩萨也就现一个龙身，去给牠说法，令牠成就这个想脱离龙身的愿力。现在这讲到天龙八部上了。

若有药叉：「药叉」又叫「夜叉」，这一样的，都是印度话，翻译成中文多少有些出入。翻译成中文，叫什麽呢？就叫「捷疾」，就是跑得非常快的；又叫「勇健」，他既勇猛，又有力量。这种鬼有三种：（一）地行的鬼、（二）飞行的鬼、（三）空行的鬼。在〈楞严咒〉上不说「药叉揭罗诃，罗叉私揭罗诃，毕唎多揭罗诃，毗舍遮揭罗诃」？这就是「药叉」。这个「药叉」，是个鬼王的名字；一个鬼王统理很多的鬼，所以一叫他这鬼王的名字，其他一切鬼，就都恭恭敬敬地要听号令了。

乐度本伦：那麽若有药叉，想不做这个药叉鬼了。我於彼前，现药叉身：我也就现一个药叉鬼的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乾闼婆：「乾闼婆」是梵语，中文叫「香饮」；因为他是以闻香做他的食。有的时候他又在玉帝那儿给奏音乐，因为玉帝那儿，有的时候就烧上沈香木，他闻到这股香气就来了，来到那个地方，他一欢喜，就给玉帝作乐┅奏music（音乐）。若乾闼婆，乐脱其伦：他想不做乾闼婆，我於彼前，现乾闼婆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阿修罗，乐脱其伦：假设有阿修罗，他愿意离开他的眷属，而不做阿修罗。我於彼前，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现在讲的是天龙八部，这天龙八部，《楞严经》上没有「迦楼罗」；在《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上，有「迦楼罗」。迦楼罗也是梵语，翻到中文就叫大鹏金翅鸟。这大鹏金翅鸟，牠也是佛教天龙八部其中的一部；在这一部经上没有，或者是以前抄写的遗漏，那麽这在後边那个「一切的众生」里头包着。

这迦楼罗专门吃龙的，牠的翅膀，大有三百三十由旬。这个由旬，小由旬是四十里，中由旬是六十里，大由旬就是八十里。大鹏金翅鸟牠膀子这麽一搧，把海水就会搧得乾了；因为牠力量太大了！那麽搧乾这海水，龙就露出了，牠就吃龙。把龙吃得没有多少了，於是龙就到释迦牟尼佛那儿求救去，说：「现在大鹏金翅鸟把我们龙的眷属都要给吃了了，这怎麽办呢？请佛慈悲帮帮忙，不要叫大鹏金翅鸟吃我们。」佛就给龙一件袈裟；龙用龙角顶这个袈裟，那金翅鸟就不敢吃这个龙了。

那麽金翅鸟没有饭吃了，也到佛那儿去求救，叫佛救牠的命。佛说：「也没有人吃你，为什麽来求救命啊？」牠说：「虽然没有人吃我，但是我没有东西吃，也一样会饿死啊！你现在不准我吃龙了，我没有东西吃，就要饿死的。所以还请佛慈悲，给我想个办法。」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对大鹏金翅鸟说：「你没有东西吃，等我给你东西吃！每逢我和我所有的弟子吃饭的时候，都送饮食给你吃，你以後不要吃龙了！」就这样子，所以在佛教里头，到中午吃东西，总拿出去一点，就是给大鹏金翅鸟吃的。虽然这部经上没有，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有一个叫「迦楼罗」，就是「大鹏金翅鸟」。

若紧那罗：「紧那罗」，翻成中文就叫「疑神」。疑，就怀疑；因为他像人的样子，而又有一个犄角，在头上长着，所以叫「疑神」。若紧那罗，乐脱其伦：他不想做紧那罗，我於彼前，现紧那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摩呼罗伽：「摩呼罗伽」（即摩睺罗伽）也是印度话，翻到中文就叫「大蟒神」。这种蟒神又叫「地龙」，前边所说那个「龙」，是可以在虚空里走，叫「天龙」；这个叫「地龙」，牠只可以在地下走，而没有神通。摩呼罗伽也是佛教里天龙八部之一，假使牠乐脱其伦，我於彼前，现摩呼罗伽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P5应人修人

若诸众生，乐人修人。我现人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乐人修人：假设有这个众生，欢喜生生世世都做人，我现人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所以观音菩萨也就现一个人的身体，来给这一类的人说法，令他成就他的愿望。

P6 应离非人

若诸非人，有形无形，有想无想，乐度其伦。我於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诸非人，有形无形，有想无想：「诸非人」，就一切的畜生、一切的众生，但不是人；或者有「有形」的，或者有「无形」的，或者有「有想」的，或者有「无想」的。这一切的众生，乐度其伦，我於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有形」，就是有色相、有色蕴的这一切众生，就是有形有相的。「无形」，就是没有色相，没有色蕴了。「有想」，他就有思想的；那麼有思想的众生，这其中有很多。「无想」，这无想的众生是什麼呢？就是土、木、金、石。这个无形的，就是一种「销沈」，本来也是众生来着，但是它堕落，就空散销沈；它这不过是在一个时期里这样子，有的时候，还会托生去做人的。

O3结名出由

是名妙净三十二应入国土身，皆以三昧，闻熏闻修，无作妙力，自在成就。

是名妙净三十二应入国土身：这个名字就叫「妙净三十二应入国土身」，这个身能入每一个国家的国土去。皆以三昧，闻熏闻修：都是用这个定力，用这种「反闻闻自性」的功夫来天天熏修。「闻熏闻修」，就是熏修。无作妙力：这个「无作」，也就是和「无为」意思是一样的。无为妙力，不必像我们人想做一件什麼事情，要起一个念头、打个妄想，想要怎麼样做这件事情。这个菩萨他不需要想，也不需要动念，在定中就可以做一切的事情。就在闻熏闻修这个三昧定中，就可以有这个无作妙力，不需要怎麼样用这个心来想它去做，这叫「无作妙力」。自在成就：很自然地就成就这种的事情。

N2十四无畏（分三）

O1标承悲仰　O2条陈无畏　O3结名显益

今O1

世尊！我复以此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诸众生，於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

世尊！

我复以此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我又以这种的反闻闻自性的功夫来熏修，得到这种金刚的三昧「无作妙力」，这种不需要用心意识去想。我得到这种无作的妙力，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与十方和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有这种悲仰佛法的心。六道，就是天道、人道、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令诸众生，於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使令一切的众生，从我这个身心得到十四种无畏的功德。

O2条陈无畏（分四）

P1八难无畏　P2三毒无畏　P3二求无畏　P4持名无畏

今P1

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

二者、知见旋复，令诸众生，设入大火，火不能烧。

三者、观听旋复，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

四者、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

五者、熏闻成闻，六根销复，同於声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段段坏，使其兵戈，犹如割水，亦如吹光，性无摇动。

六者、闻熏精明，明遍法界，则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众生，药叉、罗剎、鸠盘茶鬼，及毗舍遮，富单那等，虽近其旁，目不能视。

七者、音性圆销，观听返入，离诸尘妄，能令众生，禁系枷锁所不能着。

八者、灭音圆闻，遍生慈力。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劫。

观世音菩萨有十四种无畏，这是第一个无畏。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第一的无畏，就以我这个不是自己观自己的音声，去观这个世界上我所观的人。令彼十方苦恼众生：因为我现在修「反闻闻自性」的功夫成就了，所以不需要自己观自己了，要去观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众生！令受苦恼的这一切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我观这些个苦恼众生的音声，他们就得到解脱了。

二者：第二的无畏，就是知见旋复：这知见回来了，都是回光返照。令诸众生，设入大火，火不能烧：令一切众生，他若是能念观音菩萨的名号，或者他能修行的，假设他到大火里面，火

也不能烧他。

三者、观听旋复：这个观看和听都反闻闻自性。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令这一切的众生，有被大水所漂的，水不能淹死他。有的人说：「那我就试一试观音菩萨灵不灵！我用一些木头点起火来，我自己坐到这个木头上，看看能不能烧？」那一定烧的！那麽说一定烧，为什麽观音菩萨又说「设入大火，火不能烧」？我现在设入大火了，火怎麽又会烧呢？因为观音菩萨这个「设」，是个假设，是你无意中遇着大火，而火就不会烧你。不是说你试验，你故意放火烧身。那你自己愿意烧，观音菩萨管你这麽多干什麽呢！

所以你说：「观音菩萨说『念观音菩萨，大水所漂，水不能溺。』我也跳到海里去，试一试能不能淹死。」那一定淹死的。为什麽？你在无意中遇着苦难，观音菩萨救你；你有心来试验他，他就不管你了。为什麽？你根本就不相信观音菩萨！你若相信观音菩萨，就不需要试验。你等到试验出来才相信，那根本你就没有信心。所以，我还希望你不需要试验，这是一个最好的安全办法。

四者、断灭妄想，心无杀害：第四者，断灭妄想，心里也没有杀害了。你能念观世音菩萨，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他使令这一切的众生，就是到罗刹鬼国里去，鬼也不能伤害他们。

五者、熏闻成闻：第五种的无畏，是修行反闻闻自性这种的功夫，闻性成就了。六根销复，同於声听：六根这个六结也都销融了，没有了，这个时候，这个六根可以互相为用了。能令众生：这个时候使令一切众生，临当被害，刀段段坏：譬如有人拿刀斩你的头，一斩头，这个刀就自己一段一段坏了。使其兵戈，犹如割水：令他所使用的刀和戈、矛，割到你的脖子上，就像割到水里一样，割过去又没有了。亦如吹光，性无摇动：也就好像吹光似的，你吹来吹去，那光不会摇动的。

六者、闻熏精明，明遍法界：第六种无畏，就是这个闻熏的功夫成就了，而有一种的精明，这种明的力量周遍法界。则诸幽暗：既然周遍法界都是光明，那麽这个幽暗的地方，性不能全：幽暗就没有了，幽暗就不完全了。能令众生：能使令这个众生，药叉、罗刹：「药叉」，就是一种男鬼；「罗刹」，是一种女鬼。药叉鬼、罗刹鬼都很厉害的，专门吃人。吃什麽人啊？吃死人。他能有一种的咒力，不怕屍体臭；他一念这个咒，这个身体也就不会臭了，他就吃这个死人的肉。

鸠盘荼鬼：「鸠盘荼」（编按：同「鸠盘荼」），也是一种鬼的名字，他是一种鬼王，翻译到中文就叫「瓮形」，他的形相，就好像一个大缸、一个瓮似的，或者像一个坛子那个形状。这种鬼专门做什麽呢？他的工作是专门做魇魅，是一种魔魅鬼。怎麽叫「魇魅」呢？譬如人睡着了，就或者见着一个什麽古怪的形像，令你心里明白，但是身不能动弹。这在中文的俗话，就叫被魇住了；魇住了，就是「魇魅」。这个魔魅鬼就做这种的工作，有的时候他魔魅时间久了，也可以令你这个人死。若这个人阴盛阳衰，阳气衰弱了，他可以魇魅你；时间一久了，就死了。这种魔魅鬼，这个世界上很多的。

及毗舍遮：鸠盘荼和毗舍遮、富单那，这三个名字在〈楞严咒〉上都有的。毗舍遮这个鬼专门吃精气的，吃人和一切众生的精气，也吃五谷的精气。富单那等：就是主热病的鬼，他就令人有一种病，就发烧。

那麽药叉、罗刹、鸠盘荼鬼，及毗舍遮，富单那等，你若是修这个「反闻闻自性」的功夫，或者念观音菩萨，令这一些个鬼，虽近其旁，目不能视：虽然他就在你的旁边，他眼睛看不见你的。因为这鬼怕什麽呢？鬼就怕光。你若是修这种的功夫，身上都有一种光，这鬼就看不见你。

好像我们人间也有一种枭鸟，这种枭鸟在中文就叫猫头鹰，牠头长得好像猫那个样子。这种的枭鸟，白天牠不出来的，牠在晚间出来。因为白天牠一见着光，就看不见东西；晚间牠可以四处飞，各处能看得见，白天牠就看不见东西。还有一种叫「蝙蝠」，这种蝙蝠据说是mouse（老鼠）变化的；牠也是白天不飞出来，晚间就出来各处飞了。为什麽？白天牠看不见东西，晚间才能看得见。所以天地间这万事万物，各从其类，这鬼也是这样子。鬼因为是一股阴气，所以你若有阳光，他就看不见了；你有阴气，他就可以找到你。

七者、音性圆销，观听返入，离诸尘妄：第七者，音也没有了，连这个音性都销了。这观和听都返观诸己了，离开一切的六尘和妄想。能令众生，禁系枷锁所不能着：能使令众生，受这个监狱关禁的；「枷」，就是在脖子上戴的；「锁」，就是一个脚镣子，在脚上一个锁链子。你若能念观音菩萨，这个枷锁就自己开了。这种情形，有很多人有这个经验，这不是凭空就这麽说的。我们人若诚心念观音菩萨的时候，就有这种感应。

以前有这麽一个人，他犯罪了，被人捉去关到监狱里，监狱里还有七、八个人。这个人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他怎麽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因为当时他认识一位和尚，他就求这位和尚救他，和尚说：「如果想我救你，你就一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会离开这个灾难。」这个人就念观音菩萨。念到三日三夜的时候，脖子上的枷自己开了，脚上的锁链子也开了；开了，他就可以走，但是他不走。他说：「我一个人走有什麽意思？这还有七、八个人哪！」他就叫这七、八个人也都一起念「观世音菩萨」。那麽念了一天，又念了一天，这七、八

个人的枷和锁也都自己开了，然後一起就都走回家去。由此，这些个人就专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令这一个乡村里头所有的人，也都念「观音菩萨」了。

八者、灭音圆闻，遍生慈力：「圆闻」，就是不用心来闻，而能闻一切音。这第八者，把这种世俗的音灭了，反闻闻自性的音也到圆闻上了，在这个时候，普遍生出一种慈悲的力量。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劫：使令这众生，经过最危险的道路，土匪不能打劫他。

P2三毒无畏

九者、熏闻离尘，色所不劫，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

十者、纯音无尘，根境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忿恨众生，离诸瞋恚。

十一者、销尘旋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昏钝性障诸阿颠迦，永离痴暗。

九者：第九种无畏，这是离贪欲畏。熏闻离尘：「熏闻」，就是修行「反闻闻自性」这种的功夫，天天日日都要用这种功夫。那麼这种功夫修成了，熏闻离尘，把这一切的前尘的境界都离开了。色所不劫：离开什麼前尘的境界呢？就离开这个色尘的境界，色尘所不能劫。我们人不要以为有了美色是一种好事情。你爱这个美色，这个美色就劫夺你家里的财宝；你固有的这种最有价值的宝贵东西，都被这个美色给劫持去了。你若能离这个色尘，就「眼观形色内无有，耳听尘事心不知」。你看，「见有若无心自安」！你见到什麼美色，心里就动了；在你没见的时候，你怎麼不动心呢？你见着这个美色，一动心了，那就被这个色尘所转了；如果你能远离这个色尘，就「色所不劫」，这个色，它就不能来抢夺你家里的财宝了！

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这是观世音菩萨，他能令一切多淫的众生远离开这个贪欲。在《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上说：「若有众生多於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那也就是这个意思。你多欲，什麼欲呢？就是这种淫欲心！人生最大的问题、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这种淫欲；也就是男女的问题。你若能把男女的问题，看得破、放得下，那就是真正得到解脱了！你看不破、放不下，所以你就不能得到解脱，也不能开悟。

所以，今天头先在吃饭的时候，我对你们讲，你用的功夫用到了，吃饭也不知道吃饭了，穿衣服也不知道穿衣服了。吃饭、穿衣服都忘了，那麼身外之物，更有什麼可忘不了的呢？所以说，连你的女朋友也忘了！你若是男人，就把你女朋友忘了；女人，就把你男朋友忘了嘛！不是说单单男人忘女朋友，女人也要忘了男朋友；互相把这种境界打破了，那你的功夫才有办法呢！何况又记挂着姊妹、兄弟，又是哥哥、弟弟、姊姊、妹妹的，这一套罗哩巴嗦的；又有子、又有女的，放不下。你来学佛法，要把一切都放下；在这学佛法的期间，什麼也不管了！要怎麼样子呢？就像重新做一个人，把以前的事情都忘了。这样子，佛法的法水才能灌溉到你这个菩提心里头去；你如果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那个法水就没有法子来滋润你的菩提心。

你能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再恭敬观世音菩萨，你这个淫欲心也就会没有了。修道的人，最要紧的，就要把这个淫欲心修断了。你如果断不了淫欲，那是不会出三界的！不是说我又想要开悟，又离不了这世间一切的境界。那你离不了世间的境界，你也不能成佛，这两者不可得兼。好像孟子说「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鱼是我愿意吃的东西，熊掌也是我愿意吃的东西；这两种，不能说同时一口吃两种东西，一定只能吃一种。所谓世间的乐和出世的乐，也是不能同时都被你得到；你又要去成佛，又离不了这个世间上财、色、名、食、睡，那你没有法子可以成就的。

十者：这第十种的无畏，就是纯音无尘：在这个「反闻闻自性」，这种音也纯了。「纯音」，也就是没有音了，音也空了；「无尘」，尘也没有了。没有前尘了，那麼根境圆融：六根和六尘的境界都互相融通了。这个世界上，无论任何事情都是一—你若会用，它就是坏的东西也会变好了；你若不会用的，好的东西也变坏了。在前边说到六根、六尘，本来你堕落都是因为六根；这个六根，就是六贼。这十方诸佛都同声告诉阿难说：「令你堕落的，也是六根；令你成佛的，也是六根，没有旁的东西。」所以你往好了用，它就可以帮助你；你若不会用，它就可以破坏你。这和我们有钱一样，我们在有钱的时候，要是知道做功德，做种种的好事利益众生，这个钱就没有用到坏的地方。你要是有钱，又去赌钱，又吸鸦片烟、扎海洛英，又做种种的坏事，这就因为你有钱造了罪！这是一样的道理。

那麼你在这个「纯音无尘」，根境也互相圆融了，无对所对：也没有一个能对的和所对的这种境界。「无对」，就没有两种的，都变成一个了；根就是尘，尘也就是根，根尘没有分别了。这时候，这叫「打成一片，凝成一团」，合而为一，根尘就不分。因为这个，没有根、没有尘；但是根就是尘，尘也就是根。在这个境界上，没有一个能对，也没有一个所对了；没有六根对着六尘这种的对待了。

能令一切忿恨众生，离诸瞋恚：能令这一切有忿恨心、脾气很大、火气很大的众生，都没有瞋恚了。「瞋恚」，就是一种发脾气，也就是烦恼。在《法华经》上说：「若多瞋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瞋。」这主要的地方，要在一个「常念」，要常常念；不是今天念，明天不念；早起念，晚间不念；不是这月念，那个月不念；要天天都念，这才叫一个「常念」。「恭敬」，又要恭敬，要生出一种恭敬心来。不是说我念是念，但是我对於佛、菩萨，我也不相信，心里有一种怀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功效呢？有没有这麼个力量呢？总有一种怀疑，那就不会有成就的。所以这要生出一种信心，还要常念，要恭敬。你若能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你就会没有脾气了，也没有那麼大火气了，也没有那麼大的烦恼了，就会离诸瞋恚了。

第十一者的无畏是什麽呢？就是销尘旋明：这个「尘」——六根、六尘的境界——既然销了，也就旋明；反闻闻自性，现出一种光明来。法界身心犹如琉璃：这时候，身心也就是法界，法界也就是身心，身心和法界合成一个了。你看，你的身、你的心遍法界处，这是个什麽呢？这若不是佛，能有这个境界吗？所以观音菩萨就身心和法界都合成一个了，就好像琉璃一样的，朗彻无碍：里边也看到外边，外边也看到里边；也无内也无外，也无大也无小。

好像我见着灵岩山有个和尚，他叫大休。哈，他真是个「大休」，不是「小休」！怎麽「大休」呢？他自己给自己用石头造了一个瓮；瓮，就是坐着的棺。一般人死，躺到棺木里头，这叫「棺材」；而出家人，叫「坐棺、坐瓮」。他就在那个石头山岩上造这麽一个瓮，造得恰恰他能坐到这个地方。又用石头造上门，门的旁边又造了一副对联。这个对联说的什麽呢？上联就说「无大无小无内外」，也没有大、也没有小，也没有内、也没有外。下联：「自修自了自安排」，他自己修行，自己就了道了，自己安排身後事，自己给自己做瓮。

你说怎麽样啊？嘿，他把这个瓮做好了，自己又把这个门也关好了，然後就结上双跏趺坐，坐到这瓮里头，自己就在那儿圆寂了，入涅盘了！所以这种境界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他自己把一切都预备好了，这叫「大」。他名字叫「大休」，就是「休息」的「休」；休息了，就是rest，他这一个休息，就什麽都不再做了。你说，这个人多解脱！我在苏州灵岩山见过这个人的。自己修行，自己把自己一切的事情都预备好了，也不麻烦人；这个样子，就叫「无大无小无内外，自修自了自安排」。

朗彻无碍这种境界，好像琉璃筒一样，里外都是透体玲珑的。透体玲珑，就是里边也看见外边，外边也看见里边，这叫「玲珑」。能令一切昏钝性障诸阿颠迦，永离痴暗：这一种的法身和法界——身心和法界，都合成一体。在这无形中，就能令一切「昏钝」的，昏，就是很愚痴的；钝，就是很慢的。什麽叫「钝」呢？好像刀子，拿那种刀子切东西，切也切不断，那种刀叫「钝」；一切就断了，这刀叫「利」。现在形容这个人也像刀子，切不断东西。切不断东西，这就表示什麽呢？表示他没有智慧，看什麽境界也看得不透彻，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样子叫「性障」。这种愚痴的性障住他，使他没有智慧，可是观音菩萨就能令他离开这一切的诸障。

什麽叫「阿颠迦」呢？阿颠迦是一种梵语，翻到中文就叫「无善心」，就是没有善的心。你叫他做一点好事，他才不肯呢！他拿着一个铜板，拿着这一个cent（一分钱），用手抓着、抓着，猛用力抓，抓得这个铜板都变成铜水了，这个cent都出水了，他也不舍得用它。你叫他去做一点善事，说利益一点人，他说：「这太愚痴了！我有钱，我要自己用，我怎麽会帮助人呢？」他不帮助人，这就是一种愚痴的执着。

可是观音菩萨，就能令这一类昏钝性障诸阿颠迦的众生——这一切没有善心的人「永离痴暗」，离开他的愚痴和黑暗的境界。因为他不帮助人，这就是自性没有光明，这就是最愚痴的一种人！

前边所说的淫欲，就是个「贪」；瞋恚，就是个「瞋」，这一段文就说的「痴」；这三段文，就说的贪、瞋、痴。在《法华经》上又说：「若多愚痴」，假设有人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以前有这麽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最欢喜钱，也最舍不得这个钱。他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就叫「金子」，第二个儿子就叫「银子」；第三个儿子，他怕他这个儿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就给他起名叫做「孽障」；这个孽障，是个最小的。

等到他要死的时候，就叫大儿子到身边说：「我现在要死了，你可不可以陪着我去死呢？」金子说：「你发癫哪！我怎麽会陪着你去死呢？你平时最爱我，怎麽你要死了，你想害我呢？」这个金子不肯跟着他去。他自己一想，这个大儿子不跟他去，和第二个儿子商量商量了。叫银子来，说：「你哥哥不同我去死，你可以同我去死吗？你平时都很孝顺的。」第二儿子说：「哦，你死，你自己去死了嘛！我虽然是你的儿子，但死我不能跟着你去的。你真是病糊涂了！我年纪这麽轻，怎麽可以跟着你这麽一个老人一起死呢？」

金子不跟他去，银子也不跟他去。他和小儿子讲：「孽障！你平时很不听话的，所以我对你也不怎麽样子爱惜。可是现在我要死了，你大哥金子也不愿意跟着我去死，二哥银子也不肯跟着我去死。你考虑一下，可不可以跟着我去死呢？」这个孽障说：「这个不必考虑！我可以跟着你去死。你以为金子、银子是最好的，他们不肯跟着你去，现在试验出来了吧？啊，你死的时候，他们不肯跟着你去的！我虽然是个孽障，但是你生，我就陪着你生；你死了，我陪着你去死。你看，倒是谁孝顺呢？」

所以说：「万般将不去，只有业随身」，金子、银子不肯跟着去，只有这个孽障跟着自己死去。这个人一想：「这一生留着这麽多金子、银子给大儿子、二儿子享受，现在自己要死了，非常後悔。早知道这样子，我在生的时候，我造个庙，或者造个道场，这有多好！现在等要死了，也来不及了，後悔已经迟了！」所以，我们人不要学着这个人这样子，如果有力量，就应该做好事。

P3二求无畏

十二者、融形复闻，不动道场，涉入世间，不坏世界，能遍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各各佛

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男者，诞生福德智慧之男。

十三者、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失。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

十二者：第十二种无畏，融形复闻：把这个形体也融化了，「复闻」，就到这个闻性上。不动道场：就在这个本有的道场涉入世间：譬如观世音菩萨在佛教讲堂这个道场，虽然他在此地，而能「涉入世间」；他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动，但是什麽地方都有他的化身，不坏世界：也不会破坏这个世界。能遍十方：他以他这个法身，可以遍满十方。做什麽呢？到十方世界去做佛事，供养微尘诸佛如来：供养那麽多的佛。各各佛边为法王子：在每一尊佛的旁边，观世音菩萨都做这个法王之子。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男者：能令这个世界上所有没有儿子的众生，想要得一个男孩子这样子的众生，诞生福德智慧之男：他向观世音菩萨求儿子，就会诞生又有福、又有德、又有智慧的男孩子。

十三者：第十三者的无畏，就是求女得女的无畏。六根圆通，明照无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互相圆通无碍了。它的光明而又照明，没有两个了，都合而为一了；这六根都互用，合而为一。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能上合十方世界，含容遍十方界，立一个大圆镜，好像一个大圆镜似的。这时候，就是如来藏也空了，是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失：「承顺」，也就是供养。供养十方微尘如来，这秘密法门他都能接受而领略到，没有散失。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能令这个法界无子的众生，想要求一个女孩的这个人，得生一个相貌端正，又有福、又有德、又柔顺的女孩。这个女就很柔和的，还能顺承人意，众人一看这个生得相貌很圆满的女孩，都会爱护恭敬的。

P4持名无畏

十四者、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现住世间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然後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世尊！我一名号，与彼众多名号无异；由我修习，得真圆通。

十四者：第十四种的无畏。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现住世间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上有百亿日月，现在在这个世间所住的一切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这麽多。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他们都是修行，习学佛法，给其他人做一个模范，教化所有一切众生，随顺一切众生的愿望。方便智慧，各各不同：这种方便的权巧智慧，每一个人不同。

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然後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由我观世音菩萨所得的这种耳根的圆通本根，发显出来这个微妙耳门的圆通，然後我的身心能微妙含容十方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能使令众生念我「观世音菩萨」这个名的，与另外一个人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名号；这两个人，一个人是单单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一个人就念六十二恒河沙这麽多菩萨的名字，这两个人的福报都是一样的。你只有单念一位观世音菩萨，也就有念六十二恒河沙数那麽多菩萨名字的功德那麽大，这足见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是特别殊胜的；所以你就念他一个菩萨的名字，就有念六十二恒河沙菩萨名字那麽多的功德。

世尊！我一名号，与彼众多名号无异：我观世音菩萨就一个「观世音菩萨」名号，和六十二恒河沙诸菩萨法王子的名号没有两样。为什麽念我这一个名字，也就有念这样多菩萨名字一样的功德呢？由我修习，得真圆通：因为我修习的时候，得真正的圆通；所以就我一个菩萨的名字，功德也有六十二恒河沙数那麽多法王子的功德。

O3结名显益

是名十四施无畏力，福备众生。

是名十四施无畏力，福备众生：这个名字，就叫十四种施无畏的力量，来加被、来帮助众生，有求必应；哪一个众生求我，我都帮助他。

N3四不思议（分五）

O1标承圆通自在力　O2同体形咒不思议　O3异体形咒不思议

O4破贪感求不思议　O5供养佛生不思议

今O1

世尊！我又获是圆通，修证无上道故，又能善获四不思议无作妙德。

世尊！我又获是圆通，修证无上道故：我又得到这种圆通，因为修道而证得无上道的缘故。又能善获四不思议无作妙德：又能善获四种不思议的无作妙德。

O2同体形咒不思议

一者、由我初获妙妙闻心，心精遗闻，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融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其中或现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万首，八万四千烁迦罗首。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万臂，八万四千母陀罗臂。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万目、八万四千清净宝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

，救护众生，得大自在。

一者：第一种不可思议的无作妙德是什麽呢？由我初获妙妙闻心：由我最初得到妙中之妙这种「反闻闻自性」的功夫。心精遗闻：这个真心显现而到那个精微处。「遗闻」，把这个闻性就都没有了。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融清净宝觉：见、闻、觉、知互相融通，不能分隔，都成就一个了──没有彼此分别的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所以我能现很多微妙的相貌，能说无量无边这麽多的秘密神咒。

观音菩萨千手千眼，不单千手千眼，他的头也有八万四千那麽多。其中或现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在观音菩萨的相里边，或现一个头的，或者三面观音，或者五面观音，或者现七面观音，或者九面观音，或者十一面观音。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万首，八万四千烁迦罗首：像这样子，乃至於一百零八个头、一千个头、一万个头，八万四千坚固的头。「烁迦罗」，就是坚固。

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观音菩萨又可以现两臂，就两个胳臂。或者四个胳臂、六个胳臂，或者八臂、十臂、十二臂，或者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乃至二十四臂。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万臂，八万四千母陀罗臂：像这样子，乃至或者现一百零八个臂、一千个臂、一万个臂，最多到八万四千母陀罗臂。「母陀罗臂」就是「印手」。「母陀罗」也是梵语，此云叫「印」，就是「印监」。那麽手上都有印，这叫「印手」。

二目、三目、四目、九目：那麽观音菩萨，他这个法身可以现两只眼睛、三只眼睛，或者四只眼睛、九只眼睛，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万目，八万四千清净宝目：像这样子，乃至或者一百零八只眼睛，或者一千只眼睛、一万只眼睛、八万四千清净的眼睛。观世音菩萨为什麽能现这麽多的变化相呢？就是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修〈大悲咒〉，修〈四十二手眼〉。他在因地修这个法，所以在果地上修行成了，就有这种种的变化无穷。

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这个目，或者流一种慈悲的光，或者现一种威严的光，或者在眼目里头表示一种定的光，或者在眼目里头表示一种智慧。那麽种种的表现，无非要救护众生，要令众生得到大的自在──一切一切，都是为众生而有的。

O3异体形咒不思议

二者、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声度垣，不能为碍。故我妙能现一一形，诵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方微尘国土，皆名我为施无畏者。

二者：第二种的不思议无作妙德是什麽呢？由我闻思，脱出六尘：由我这个闻慧和思慧而修行，对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的境界都不着住了，脱出这个六尘境界。如声度垣，不能为碍：就好像声音穿过墙垣一样的，墙垣也障碍不住这个声音。故我妙能现一一形，诵一一咒：所以我这种微妙的能力，能以现种种的形，能以诵持种种的神咒。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所有现的形和诵持的咒，能用无所畏这种力量布施给一切众生。是故十方微尘国土，皆名我为施无畏者：因为这个，所以十方微尘国土都给我起一个名，说我就是个「施无畏者」。

O4破贪感求不思议

三者、由我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游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哀愍。

三者：第三种的不可思议无作妙德是什麽呢？由我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因为我修习这个本来微妙的圆通，清净本来的耳根，本来的这种闻性。所游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哀愍：我所到的所有世界，都能使令一切众生舍他的身和他的珍宝，求我来哀愍这一切的众生。

O5供养佛生不思议

四者、我得佛心，证於究竟。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傍及法界六道众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盘得大涅盘。

四者：第四种的不可思议无作妙德。我得佛心，证於究竟：因为我得到佛这种如来藏的真心了，所以我证得到究竟的果位上。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傍及法界六道众生：我能用种种的珍宝，来供养十方如来。不单我供养佛，而且我供养法界一切的六道众生，我都布施给他们；他们有所求的，我都来帮助他们遂心满愿。

观音菩萨知道一切的男子都欢喜太太，所以就说求妻得妻：想求一个好太太，就得一个很美貌的太太。这头一样，一切男子的欲望，就想要求一个美貌的太太。有了太太了，就又欢喜一个好孩子，所以第二件事就说求子得子：你要求男子就得男子，要求女子就得女子。这「求子得子」，就包括求男、求女都在里边。

那麽第三样，才说求三昧得三昧：如果你也有太太了，也有子女了，然後觉得这个人生没有什麽意思，又要发出世的心，要求定力了，所以就「求三昧得三昧」；你要想求定力，想要修出世法，就得定力。求长寿得长寿：有的就又想求长寿；长寿，就永远不会死的，那麽也就得到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盘得大涅盘：像这样子，乃至於你求得成佛道，也就会得到佛果。

L4结答所证圆通

佛问圆通，我从耳门，圆照三昧，缘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斯为第一。

世尊！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於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由我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名遍十方界。

佛问圆通：佛现在问所有的弟子，每一个人最初得的圆通这个方便法门。什麽是圆通？我从耳门，圆照三昧：我是从耳门这一个法门修行的，修成这种圆照三昧、圆照的定力。缘心自在，因入流相：我这个攀缘心也没有了，得到自在了，因此就入到这个流相。「流相」，也就是入到「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这个「初於闻中，入流亡所」，就是入到这个流相。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我得到这个定力，得成这个无上觉道。斯为第一：这个法门是最为第一的了。

世尊哪！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彼佛」，就是那位古观世音佛。「叹」，就是赞叹。古观世音如来赞叹我很容易就得到这个圆通法门。於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在彼佛那个大会里边，他给我起个名字，授一个记别号。叫什麽名字呢？我的名字也叫「观世音」。

由我观听：因为我这观听十方圆明：这十方尽虚空遍法界都成了一片，得着这种圆明的境界。故观音名遍十方界：因为这个，所以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国土都有这「观音」的名字。

J3佛现瑞应（分二）

K1彰圆通总相　K2显圆通别相

今K1

尔时世尊，於师子座，从其五体同放宝光，远灌十方微尘如来，及法王子诸菩萨顶。彼诸如来，亦於五体同放宝光，从微尘方来灌佛顶，并灌会中诸大菩萨及阿罗汉。

尔时世尊於师子座，从其五体同放宝光：当尔之时，释迦牟尼佛在他的师子座上，就从他两只手、两只脚和头上，在这五体同时都放出一种宝光。远灌十方微尘如来，及法王子诸菩萨顶：宝光远灌微尘数那麽多的如来，和这一些法王之子——这一切菩萨的顶。为什麽释迦牟尼佛灌十方如来顶呢？这表示说，这是顶法，这是最高的法。佛佛道同，十方如来也是说这个顶法，释迦牟尼佛现在也说这个顶法，这佛佛道同，互相交融。

彼诸如来，亦於五体同放宝光：那麽十方微尘数那麽多的如来也在两条胳臂、两条腿和一个头这五体放宝光，这也和释迦牟尼佛所放的宝光是一样的。从微尘方来灌佛顶，并灌会中诸大菩萨及阿罗汉：从微尘数那麽多的方向来灌释迦牟尼佛的顶，并灌在会里头诸大菩萨及阿罗汉的顶。

K2显圆通别相

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罗，如宝丝网。是诸大众得未曾有，一切普获金刚三昧。即时天雨百宝莲华，青黄赤白间错纷糅，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时不现，唯见十方微尘国土合成一界，梵呗咏歌，自然敷奏。

林木池沼，皆演法音：大的有水的地方，就叫「池」；小的有水的地方，就叫「沼」。在这个时候，林中的树木、水池子和水沼，这树木摇动的声音和这水流风动，无论流水的声音、刮风的声音，都在说法呢！交光相罗，如宝丝网：这个十方佛的光，就灌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光，就灌十方微尘数如来的顶。「交光相罗」，这个光互相交会，就像宝丝织成的网罗一样的。是诸大众得未曾有，一切普获金刚三昧：所有在会的这些大众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祥瑞的相，大众都得到这个金刚的定。

即时天雨百宝莲华，青黄赤白间错纷糅：在一切的大众都得到金刚三昧这个时候，天上就下一种百宝的莲华。百宝莲华有四种颜色，有的青色莲华又有黄点，有的黄色莲华又有红点，有的白色莲华又有红点；总而言之，青、黄、赤、白这四色间杂，互相这麽陪衬着颜色。十方虚空成七宝色：在这个时候，十方的虚空完全都变成七宝的颜色。「七宝」，就是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所有的世界都变成这种的颜色。

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时不现：「娑婆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娑婆界，翻到中文叫「堪忍」；言其众生堪能忍受这种的痛苦。堪能忍受，也就是不堪忍受这种的痛苦；那麽不堪忍受，众生还在这儿不以为苦，他还在这儿以苦为乐，以为是好。这个娑婆界所有的大地山河都没有了，这是在当时释迦牟尼佛於法会中以神通所变现的，所以这个娑婆世界就变得没有了。

唯见十方微尘国土，合成一界：在这个时候，只见着这十方微尘这麽多的诸佛国土，都合成一个国土了。本来是各各国土不同的，现在都合成一个了。梵呗咏歌，自然敷奏：「梵呗」，就是一种清净的声音。「咏」，就是讽咏；「歌」，就是唱歌。前边那儿，不是说那个树林子和池沼都演法音吗？这个地方，一切一切更是演这个法音，演这个微妙的歌声。这所谓「水流风动演摩诃，七珍池华四色涌金波」，这个七珍的池里头，那华有四色。

I4佛敕文殊选择（分二）

J1如来敕选　J2文殊偈对　J1分二

K1先示诸说平等　K2後出拣选本意

今K1

於是如来告文殊师利法王子：汝今观此二十五无学诸大菩萨及阿罗汉，各说最初成道方便，皆言修习真实圆通。彼等修行，实无优劣前後差别。

於是如来告文殊师利法王子：在这个时候，释迦如来就告诉文殊师利法王子这位妙吉祥菩萨。汝今观此二十五无学诸大菩萨及阿罗汉：你现在看一看，推敲一下，观察观察这二十五个无学位，各人所证的果位、各人所修的法门，你应该详细推究一下。这一些都是菩萨中的大菩萨，也是一些个大阿罗汉，因为「无学」都是证到四果以上的，证了四果这都叫「无学位」了，都是大阿罗汉了。各说最初成道方便：他们每一个人，都发表他自己最初修行成道的那个方便法门。皆言修习真实圆通：每一个人都说他自己修行用什麽功，都得到真实圆通了。彼等修行，实无优劣前後差别：他们这一班，就是这二十五个无学的修行，实实在在没有分出来哪一个是优，哪一个是劣；哪一个是好，哪一个是不好；也没有或者前、或者後这一些个分别。「差别」，也就是分别。

K2後出拣选本意

我今欲令阿难开悟，二十五行谁当其根？兼我灭後，此界众生，入菩萨乘，求无上道，何方便门得易成就？

我今欲令阿难开悟：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称自己。佛说我现在想要使令阿难开悟，阿难现在还在初果阿罗汉上，我想叫他得到二果、三果、或者四果，好开悟了。二十五行谁当其根：这二十五个行门，哪一个对阿难这种根性、这种根机的人是相当呢？这个十八界加上七大，究竟哪一个法门是对阿难相应？

兼我灭後：不单对阿难要相应，而且要「兼」，并兼着我将来灭度之後，此界众生：「此界」是哪一界？就是我们这娑婆世界。这个「众生」，是谁啊？你猜！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切的人，就是我们在佛教讲堂听法这些个人哪！你不要把你自己拨到外边去，说：「喔，没有我啊！我不在这个数内啊！」那你就糟糕了──台湾人讲的，「糟糕了」！为什麽？你若到外边去，那你就要堕落了，将来做马、牛、羊、鸡、犬、豕都不一定了。到那时候，你再想听这《楞严经》，那是不容易罗！这四层楼这麽高，你若做一只马、牛、羊、鸡、犬、豕，无论如何也没有法子上得来的。

我在香港讲经，有鸭子去听，因为那就是在地面，不是在楼上；在楼上，这一些马、牛、羊、鸡、犬、豕没有法子上得来的。到我们这儿来听经的，都要是「人」；若不是人的，就上不来的。所以现在我们佛教讲堂这一些听经的众生，释迦牟尼佛早就给我们安排好了谁坐哪一个位子；有的坐到这个台上边的，有的坐cushion（坐垫）这个地方的，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不要自己把自己看得太简单了！如果你不来听，那当然就没有份了！

那麽不单对阿难要相应，兼佛灭後，此界众生，入菩萨乘，求无上道：未来大根性的众生，想要得到菩萨这个乘的，他心心念念地想要求这个无上道。何方便门得易成就：哪一个法门是最方便、最容易成就的呢？文殊菩萨！你现在用用心来找一找！

J2文殊偈对（分二）

K1叙仪标偈　K2详演偈文

今K1

文殊师利法王子奉佛慈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承佛威神，说偈对佛。

文殊师利法王子奉佛慈旨：就这位妙吉祥菩萨，佛吩咐他在这「十八界」和「七大」里，要选择圆通。十八界再加上七大，是二十五个。这二十五个都是什麽呢？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再加上七大。七大是什麽呢？七大就是「地、水、火、风、空」，加上「见、识」。这二十五，就是二十五圣所修的圆通法门。现在文殊菩萨就要在这二十五个法门里头，选择一个最圆通的法门来教阿难，乃至於我们现在的这一切的众生好修行。

文殊菩萨奉佛这种慈悲的懿旨，即从座起：文殊菩萨和这些阿罗汉，在佛前都有座位的。不像那个火头金刚，在佛前没有座位给他坐的，他就是站着的。本来我们这个懒虫，也应该站着的，不过我看他太辛苦了，也原谅他，叫他坐着；他的个子太大，人家坐着他站着，这最好了！那麽文殊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承佛威神，说偈对佛：他禀承佛这种威神，对着佛来说了一首偈颂。偈颂，就是或者四个字、五个字，或者六个字、七个字，或者四句、六句，或者八句、十句；是按着经的意思，来说这个偈颂。

K2详演偈文（分六）

L1发源开选　L2了拣诸门　L3独选耳根　L4普劝修证

L5结答覆命　L6求加总结　L1分三

M1双示二源　M2略彰生灭　M3正明须选

今M1

觉海性澄圆　圆澄觉元妙　元明照生所　所立照性亡

觉海性澄圆：「觉」，就是觉悟；海，不是大海，是「觉海」。这个觉海是无量无边，没有边际的，包括所有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山河大地、森罗万象，都在这个「觉海」里头。「性澄圆」，这个觉海的本性，它是既澄清而又圆满的。圆澄觉元妙：这种圆满而澄清的觉海，本来它是一种微妙的。元明照生所：因为在这个微妙里头，依真起妄──在本来这个「明」上，生出一种的妄来；因为有了妄，所以就「照生所」。本来这个觉海里边具足一切，没有不是如来藏性的，但是因为有一念的无明，在这个时候生出来一种的妄。因为有这个妄，就有了一种「所」。这个「所」，就是「尘相」，所有的尘相。所立照性亡：因为有了妄，所以本来觉海那种光明的照性，就不显现了！好像万里晴空生出来云彩，把自性的光明就给遮住了。

因为有了妄，有了「能」、又有「所」了。本来能、所双亡的，没有能、也没有所；在这个觉海的本体上，一法不立，什麽都没有的。那麽依真起妄，生出这种妄想来，就是那「晦昧为空」。前边经上，不讲「晦昧为空」？本来在这个如来藏性上什麽也没有，但是因为久而久之，它有一种瞪发劳相，晦昧为空，这就生了一种妄。

M2略彰生灭

迷妄有虚空　依空立世界　想澄成国土　知觉乃众生
空生大觉中　如海一沤发　有漏微尘国　皆依空所生
沤灭空本无　况复诸三有

迷妄有虚空：因为有这种晦昧，就生出来一种虚空了。这虚空，都是在这个觉海里边生出来的。所以後边偈颂上就说：「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这虚空，我们认为是很大了，但是在大觉性里边，它就像海里头一个水泡那麽小。你说，那多小呢！所以说「迷妄有虚空」，因为你依真起妄，有了妄了，然後就有了虚空。依空立世界：有了虚空，然後就立出世界来了──有这个十方，又有三世了。想澄成国土：因为依空立世界，由这个妄想和澄清的这种性，又变成国土了。知觉乃众生：有这一种「知」和「感觉」，那麽这就变成众生了。

前边偈颂说，「觉海性澄圆」，说这个「觉」像个大海，它的性是清净而圆满的。「圆澄觉元妙」，它这种清净圆满，本来是非常的微妙的。现在说空生大觉中：我们人人都知道有个虚空，这个虚空是从什麽地方来的，我们知道吗？我相信是没有人知道的。为什麽没有人知道呢？因为这个虚空特别大，没有人可以知道虚空的边际和来源。虚空的母亲是谁，也没有人知道，只知道是虚空。现在，在《楞严经》上给你指出来了。这个「空」，是在大觉这个觉性里边生出来的！不单在这个大觉性里生出来的，它在这个大觉的觉性里边非常的渺小，非常之小的。有多大呢？如海一沤发：虚空在这个大觉里头，就像大海里头有那麽一个浮泡一样。「沤」，就是一个浮泡。所以你说，这个虚空在大觉里边，它是多麽小呢！

有漏微尘国：这所有一切的有漏。什麽叫「有漏」呢？就是欲漏、有漏、无明漏这三种。那麽在这麽多的有漏的微尘国里头，皆依空所生：这一些国家又是在虚空里头生出来的。空在大觉里边生出来的，这一些国又是在虚空里头生出来的。

沤灭空本无，况复诸三有：虚空在大觉里头，好像一个沤一样；这个沤若灭了，虚空也就无有了，何况这一切「三有」的世界呢！「三有」是什麽呢？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也就是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这三有，也是在虚空里头生出来的。那麽空都没有了，何况三有呢？三有也就没有了！

M3正明须选

归元性无二　方便有多门　圣性无不通　顺逆皆方便
初心入三昧　迟速不同伦

文殊菩萨这个偈颂，是说虚空在这个大觉性里边，好像海里一个沤泡；这个国土在这虚空里头，也是非常小的。那麽虚空若没有了，国土、一切一切的山河大地，有情世间和器世间也都没有了。

修行这个法门「归元」，就是返本还原；返本还原，也就是成佛去。那麽成佛，归元性无二：归元没有两种，就是归到自己那个本有真正的家乡去。我们人现在在世界上，这并不是我们的家里头。说：「我有一个家庭。」那个家庭，不是你真正的家庭；真正的家庭，就是成佛去！你几时成佛了，那几时你真正回到家里了。一天没有成佛，你就在外边流荡着，游游荡荡地这麽流离失所。在外边，就好像住旅店，在这个旅店住了一个时期，又搬到那一个旅店去；由那个旅店，又搬到另一个旅店去，总各处迁移。那麽你回到家里，「归元性无二」，没有两个，就一个──就成佛去！

方便有多门：可是这个方便的法门有很多种。什麽叫方便法门呢？「方便」，就是不执着，很方便的，一切一切都不执着。举一个例子，比方有个小孩子要跑到井里去了，佛看见那小孩子再往前一跑就会掉到井里去了。这时如果说：「你回来！」这个小孩子也不会听招呼要回来的。於是，佛就把手攒到一起，说：「小孩子！你回来！我这手里有糖，我给你糖。I have candy, do you like candy
?」这个小孩子以为有糖了，於是回头就来要糖来了！结果佛的手里并没有糖。那麽佛是不是打妄语呢？不是的，这就叫「方便法门」。因为为救这个小孩子，怕他掉到井里去，所以就不得不用这个方便法门，来度这个小孩子，这叫「空拳度子」。空拳，空着一个拳，来度这个小孩子，这就是方便法。所以说「方便有多门」，那麽方便有多少种法门呢？没有数那麽多！总而言之，你认为哪一个法门方便度这一个人，就用这个法门；这就是方便有多门，不是单单就一个。

圣性无不通，顺逆皆方便：你证得圣人的这种法性，是无所不通的，顺也是方便、逆也是方便。什麽叫「顺」呢？对你的根机，你依照这个法门去修行，这就是「顺」；不对你这一种的机缘，这就是「逆」。顺逆皆方便，无论你顺修、逆修都是方便法门。初心入三昧，迟速不同伦：在初心入三昧这个定的时候，有迟的、有速的，有修得快一点的、有修得慢一点的；所以这不能同日而语，不能一概而论。

L2了拣诸门（分四）

M1拣六尘　M2拣五根　M3拣六识　M4拣七大

今M1
色想结成尘　精了不能彻　如何不明彻　於是获圆通
音声杂语言　但伊名句味　一非含一切　云何获圆通
香以合中知　离则元无有　不恒其所觉　云何获圆通
味性非本然　要以味时有　其觉不恒一　云何获圆通
触以所触明　无所不明触　合离性非定　云何获圆通
法称为内尘　凭尘必有所　能所非遍涉　云何获圆通

色想结成尘：「晦昧为空，空晦暗中，结暗成色」的「色」，是一种想像、妄想所结成的色尘。既然是妄想所结成的色尘，精了不能彻：你若是想叫它精了，是不可以的，也不是透彻的。这个色法（色尘）并不透彻。如何不明彻，於是获圆通：你怎麽可以用这个不明彻而不究竟的法，得着这个圆通法门呢？这是不可以的。这个就是说色尘不是圆通法门，虽然有人以这个「色尘」修行而证果；但是这是他个人的一种特殊因缘，他修色尘而成就，这不是一般普通人所可修的。

音声杂语言，但伊名句味，一非含一切，云何获圆通：至於这个「声尘」，也有由声尘而悟道的。虽然有用声音来悟道的，但是这声音是掺杂着语言，它那个名字和句读这个文字的气味，它或者一个字、或者一句，不是能含容一切的。所以「音声」这个法门，也不能选择它为圆通法门。「伊」，就是彼。

香严童子从「香尘」而悟道，可是香以合中知：鼻子要和这个「香」合起来，才能知道这个「香尘」。离则元无有：如果离开这种的香尘，本来它是没有的。不恒其所觉：「不恒」，就是不常。它的性既然不常，不是恒常不变，也不能常常有一种觉性。既然这样子，云何获圆通：那麽它也不能属於圆通法门。

虽然有由「味尘」而悟道的，但是味性非本然，要以味时有：不是本来那种圆满自性，得要有味的时候才能知道这个味尘；若没有味的时候，味尘就没有了。其觉不恒一：这个能觉味道的觉，不是时时都和所觉之物合而为一，所以叫「其觉不恒一」。云何获圆通：所以也不能选这个法门作圆通法门。

这讲到「触尘」上了。触以所触明，无所不明触：虽然有由这个触尘而悟道的，可是这个触尘，要因「所触」，它才能知道、才能明白。若是没有一个所触，就不知道这个触是有没有。合离性非定，云何获圆通：因为要能触、所触合起来才能知道有触；所以或者合、或者离开，这个性不是一定的。那麽，也不能选择触尘做为圆通法门。

摩诃迦叶尊者由修「意缘法尘」，由法入道，得灭受想定。法称为内尘：这个法，属於「意缘法」的心意。这个「意」，是属於内法，所以就称为「内尘」。这个内尘，凭尘必有所：既然说是有「尘」了，那麽它应该有个「所在」。有个所在，它就不是无在、无不在了。能所非遍涉：所以说有个「能」，就有个「所」；这个能缘的尘、所缘的尘，不是圆满普遍的。既然不是普遍圆满的，云何获圆通：所以也就不是一个圆通法门，也不能选法尘来做圆通法门。
M2拣五根
见性虽洞然　明前不明後　四维亏一半　云何获圆通
鼻息出入通　现前无交气　支离匪涉入　云何获圆通
舌非入无端　因味生觉了　味亡了无有　云何获圆通
身与所触同　各非圆觉观　涯量不冥会　云何获圆通
知根杂乱思　湛了终无见　想念不可脱　云何获圆通

见性虽洞然，明前不明後：这个见性，虽然说是很明了的。可是这个见，能见前边就不能见後边，能见左边就不能见右边。所以见性虽然很洞彻的，四维亏一半，云何获圆通：这四边，它总是只能看见一半，所以也就不能算圆通。

鼻息出入通，现前无交气：谈到这个「鼻息」的话，鼻息出入相通。现前，它就没有相交的地方，有的时候气就停了。（注：出息尽时，不能即入；入息尽时，不能即出；即此出入少停之时，名为现前。）支离匪涉入，云何获圆通：这种的情形很支离的，它也是不圆满的，不是能遍入一切、遍涉一切的，所以这个也不能选它做圆通的。

这个舌是属於入，这个舌入，舌非入无端：舌一定要有味入，才能知道；若没有味入，就无所知。所以因味生觉了，味亡了无有：因为这个味尘，它才有所觉，有个知觉；味道如果没有了，这个「了」也没有了。云何获圆通：所以也不能以它做圆通的。

身与所触同，各非圆觉观：谈起来这个「身」，它与「所触」的法门是一样的，都不是一种圆觉观。涯量不冥会，云何获圆通：它有一个边涯，又有个数量，不是能默默中相契合的，这也不是一个圆通的法门。

知根杂乱思，湛了终无见：知根是知道，是属於意根法尘。这知道的根，是夹杂一种乱的思想，是不能究竟那个清湛而明了的。想念不可脱，云何获圆通：你还有妄想、还有念不可脱除，怎麽可以得到圆通呢？
M3拣六识
识见杂三和　诘本称非相　自体先无定　云何获圆通

心闻洞十方　生於大因力　初心不能入　云何获圆通
鼻想本权机　只令摄心住　住成心所住　云何获圆通
说法弄音文　开悟先成者　名句非无漏　云何获圆通
持犯但束身　非身无所束　元非遍一切　云何获圆通
神通本宿因　何关法分别　念缘非离物　云何获圆通

识见杂三和：舍利弗尊者是由「眼识」开悟的。讲到这个「识」上来，要内有「六根」，外有「六尘」。六根属於能知，六尘属於无知，这六识应该有一半属於知觉的、一半属於无知觉的；所以六识、六根、六尘这三种和合而成，才有这个「识」。诘本称非相：「诘本」：这个「识相」，你若问一问它的本来的体性，它没有一个体相的。自体先无定：这个识自己的本体都没有一定了，云何获圆通：怎麽能用这个眼识来修圆通法门呢？这也是不可以的。

普贤菩萨所修的这个法门，是由「耳识」来修。心闻洞十方，生於大因力：可是由心闻洞明十方这个世界，这种法门要有一种大威音的力量；这是威音王的力量，所以才能修这种法门。初心不能入，云何获圆通：初发心的人想修这种的法门，是不相应的；所以初心既然不能入，怎麽能属於圆通呢？它不属於圆通。

以下是孙陀罗难陀尊者修观鼻端白的法门。鼻想本权机，只令摄心住：观鼻端白这个法门，是由想像而修，这也是一个权巧方便的法门，这不过就是叫他收摄散乱心而已。住成心所住，云何获圆通：修这个观鼻端白，叫他把心住到一个地方。既然有所住，这也不是圆通的法门，所以也不能选为圆通的法门。

富楼那尊者说法，以「舌识」为开悟的一个根本。可是说法弄音文，开悟先成者：讲经说法这都是音声好、文字也好，来开、示、悟、入先成的这个人。名句非无漏，云何获圆通：可是这个经典名句都是有漏法。既然是有漏法，也不能选它做圆通法门了。

这是优波离尊者持戒。持犯但束身，非身无所束：持戒和犯戒，这都是约束身心的一个法门；若是没有身了，就不须要来约束这个身心。元非遍一切，云何获圆通：这个法门不是一个普遍的法门，所以也不能选它作圆通法门的一个方法。

目犍连尊者是神通第一，他修「意识」，由意识而成就他所修的神通。神通本宿因，何关法分别：有神通，这也是有宿世的因缘，所以今生他有神通，这与法分别不相关的。念缘非离物，云何获圆通：因为这个神通还有所想念，想念於这种的缘，是不离开物的，不是圆满的，所以神通这个法门也不能选入圆通的法门。

M4拣七大
若以地性观　坚碍非通达　有为非圣性　云何获圆通
若以水性观　想念非真实　如如非觉观　云何获圆通
若以火性观　厌有非真离　非初心方便　云何获圆通
若以风性观　动寂非无对　对非无上觉　云何获圆通
若以空性观　昏钝先非觉　无觉异菩提　云何获圆通
若以识性观　观识非常住　存心乃虚妄　云何获圆通
诸行是无常　念性元生灭　因果今殊感　云何获圆通

现在开始讲「七大」，持地菩萨修地大的这个法门。若以地性观，坚碍非通达：若以地的性质来观，它是坚碍而非通达的。有为非圣性，云何获圆通：这是一种有为法，而不是一种入圣流的法门，所以也不能算它是圆通法门。

若以水性观，想念非真实：若以月光童子所修的水观定，这也是由一种想像而修行，最初也是由一种观想而入这个「水观定」。如如非觉观，云何获圆通：这种的不是如如之体，不属於自然的一种觉观，所以这个「水观」，也不能选它入於圆通法门。

若以火性观，厌有非真离：这是火头金刚乌刍瑟摩，他修火观。乌刍瑟摩因为淫欲心很重的，佛教他修火观，观身上的欲火。他生一种厌离的心，这不是真正他想离的。非初心方便，云何获圆通：这个不是初发心的一种方便法门，所以也不能选它做圆通的法门。

琉璃光法王子以「风大」这种法门而修行。若以风性观，动寂非无对：若以这个「风性」来观察，它有个动，就有个静，也是有一种对待法，不是绝待的。对非无上觉，云何获圆通：它有所对待法，就不是无上的一种觉法，所以也不能选它做圆通法门。

若以空性观，昏钝先非觉：虚空藏菩萨修「虚空藏无边身」而悟道。文殊菩萨说，假设我现在以空性来观察，它有一种昏钝的情形，就已经不合乎觉法了。无觉异菩提，云何获圆通：不合乎这种觉道，就和菩提法是两样的，所以这也不能属於圆通的。

弥勒菩萨修这个「识大」。若以识性观，观识非常住：若以识性观来观想「识性」这个分别心，这也不是常住的。存心乃虚妄，云何获圆通：你有所观想、有所存心，这就属於虚妄，所以也不能属於圆通的。

这是大势至菩萨修这个「根大」，他教念佛法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诸行是无常：一切的行门都不是常的。念性元生灭：念佛，你能念这个性和所念这个性，都是一种生灭法；你

念的时候是生了，你不念的时候就灭了。因果今殊感，云何获圆通：因为以生灭的这种因，来求不生灭的圆通，这是一种因果殊感，所以这念佛法门也不能选入圆通。

L3独选耳根（分二）
M1备彰门妙　M2详示修巧　M1分四
N1根随方利　N2法以人胜　N3示法真实　N4显行当根
今N1
我今白世尊　佛出娑婆界　此方真教体　清净在音闻
欲取三摩提　实以闻中入

文殊菩萨说到这个地方，把前边诸圣所证的境界都说完了，所以才说我今白世尊：我现在对佛讲，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佛现在出现这「堪忍」的世界，娑婆世界这一方真正教化众生的方法，在这个清净的音闻——「反闻闻自性」这个法门。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想要得到定力的话，实实在在地，以「反闻闻自性」这种的功夫，是最妙、最好了！

N2法以人胜（分二）
O1略赞自利　O2广显利他
今O1
离苦得解脱　良哉观世音
O2广显利他
於恒沙劫中　入微尘佛国　得大自在力　无畏施众生
妙音观世音　梵音海潮音　救世悉安宁　出世获常住

离苦得解脱，良哉观世音：「离苦」，也就是得解脱；得解脱，也就是离苦了。又能离开苦，又能得到解脱，好得很哪！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真好得很哪！

怎麽说「良哉观世音」呢？因为观世音菩萨於恒沙劫中，入微尘佛国：在好像恒河沙那麽多数目、那麽多劫里边，他到微尘那麽多的佛国里边去。得大自在力，无畏施众生：他得这个大自在的神力，以无畏的这种的神力施予一切众生。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这位观世音菩萨，他真是微妙到极点。他这种清净的梵音，犹如海潮那麽样子，依时而发。救世悉安宁：他救度这个世界，令一切的众生都得到安宁。出世获常住：若是出世者，也令他得到常住的这种觉、常住不坏的这种自在神力。

N3示法真实（分三）
O1圆真实　O2通真实　O3常真实
今O1
我今启如来　如观音所说
譬如人静居　十方俱击鼓　十处一时闻　此则圆真实

我今启如来：我现在启禀佛世尊。如观音所说：好像观音所说他这种圆通的境界，譬如人静居，十方俱击鼓：就有一个比方。什麽比方呢？譬如人在一个静的地方居住着，其他十方同时击着鼓。十处一时闻，此则圆真实：虽然十处击鼓，但是这一个人他同时可以闻到这十方击鼓的声音，这是一个圆的真实性。

O2通真实
目非观障外　口鼻亦复然　身以合方知　心念纷无绪
隔垣听音响　遐迩俱可闻　五根所不齐　是则通真实

目非观障外：「目」，就是眼目。这个目力，不是说的佛眼，也不是说的慧眼，也不是说的法眼，也不是说的天眼，也不是说五眼那个肉眼；这个眼，就是我们普通这个肉眼。这个肉眼「非观障外」，它仅仅能观看没有障碍以内的东西；有障碍的东西，它就看不过去了。好像我们在这个房子里边，把窗门都关上了，挂上窗户帘子，外边的东西就看不见了。那麽我们这个最亲切的肉眼，隔着一层皮，皮里边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我们身体里边的东西也看不见了。普通凡夫的肉眼是这样，若圣人的这种眼睛呢？那就不同了！因为现在说这个眼睛，只是说凡夫的肉眼，不是说得到五眼六通的那个眼；所以不能以开五眼的眼来比。那麽甚至於隔着一张纸也看不见了，这就是「目非观障外」，只能观障碍以内的东西；尤其看前不能看後、看左不能看右，这目也不是圆通。

口鼻亦复然：这口和鼻也就像眼睛一样。「口」，就是舌。鼻子呼吸气中间断的地方，它就没有觉；舌噹味，要有味道的时候才知道味，没有味的时候就无所觉了。身以合方知：这个身体，以和尘的境界合起来，才能有所感触，也是不圆满的。心念纷无绪：这个心念也是纷纷然，没有一种头绪，也不是圆通。

隔垣听音响，遐迩俱可闻：这个耳根隔着个墙，外边有什麽音声也能听得见；这耳根远、近的声音都可以闻见。「遐」，就是远的地方；「迩」，就是近的地方。五根所不齐，是则通真实：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除了耳根而外，其余的五根都没有耳根这麽圆满、这麽圆融无碍。所以说「五根所不齐」，都不能和它并驾齐驱，就是不能和它来比较的。这个就属於一种通的真实，其余的五根就都没有这样的通真实。

O3常真实
音声性动静　闻中为有无　无声号无闻　非实闻无性
声无即无灭　声有亦非生　生灭二圆离　是则常真实
纵令在梦想　不为不思无　觉观出思惟　身心不能及

音声性动静：音声有动、有静，有有声音的时候、没有声音的时候。有声音的时候，这是有动了；没有声音，这是静了。闻中为有无：这个「闻」，闻这个声音静、闻那个声音动；闻这个有声音、那个无声音。无声号无闻，非实闻无性：「无声」虽然说是名号叫「无闻」，但是这个「闻性」也没有生、也没有灭，并不是生灭的；所以并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闻」没有一个闻性了。

声无即无灭，声有亦非生：这个声没有了，闻性没有灭；声有了，闻性也没有生。生灭二圆离，是则常真实：生、灭这两种都没有了，都圆融而离开这个生灭性了，所以这就是无生灭性而常住不变的一种「闻」的真实。

不论声有、声无、声生、声灭，闻性不断，一般人已经明白了。可是这个闻性，就在梦中也是常在的，也不会断灭的，所以才说，纵令在梦想：纵然就在梦里边。好像有一个人睡觉睡得很实，很重睡的，有人捶石和舂米，他这儿听着，说是打鼓和撞钟，他说：「这个钟、鼓，好像木石声一样。」这证明，在梦中这个闻性也都存在的。不为不思无：它不是像意念，不想，它就没有了；不思，它就没有意念了。觉观出思惟，身心不能及：这种闻性的觉观超出思惟，这身、心比不上耳根这个闻性。

N4显行当根（分二）
O1举此方教体　O2明病在循声
今O1
今此娑婆国　声论得宣明

今此娑婆国，声论得宣明：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众生，都靠声音明白这种的法；这种的论义现在是得到说明白了。

O2明病在循声
众生迷本闻　循声故流转
阿难纵强记　不免落邪思　岂非随所沦　旋流获无妄

众生迷本闻，循声故流转：众生把本有的闻性迷昧了，他没能反闻闻自性，都是向外驰求，向外去闻了。「循声」，就是顺着声。因为你这个耳根顺着声音去跑，没有能反闻闻自性，所以就受流转了。这个「流转」，也就是生死，也就是那个「结」。之所以就受生死了，之所以就有了结，为什麽？因为你跟着声尘跑，没有能返回来。

阿难纵强记：阿难纵然就是能博闻强记。这个阿难，三藏十二部经典都背得出，所以这叫「纵然强记」。不免落邪思：纵然他有强记的这功夫，可是他也免不了摩登伽女〈先梵天咒〉这种难。不免落邪思，就落旁门外道这种邪法的里边了。岂非随所沦：这个岂不是就因为随着声尘所转而沦落的吗？旋流获无妄：如果你能旋流──这个「旋流」也就是「反闻」，你若能反闻闻自性，自然就无妄，就没有错误了──就没有被摩登伽女所陷、所引诱的这种错误，没有这个妄了！为什麽他受了妄？就因为阿难尽往外跑。喔，学这个东西、学那个东西，这个经典、那个经典，他都会了！他没有回光返照，没有反闻闻自性，始终他没有想一想：他自己要怎麽样子？就学了，都向外驰求；学这个、学那个，学得太多了，把自己本身忘了。

讲到这个地方，我又想起来孔子有一句话。有人去请问孔子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孔子就问：「什麽样人呢？」他说：「这个人搬家，把什麽东西都搬去了，家庭的眷属──人也都搬去了，却把他的太太忘了没有搬。搬家没有搬太太去，有没有这样人呢？」你猜孔子怎麽样答覆他，孔子会说把他太太「忘了搬」呢？还是「不忘了搬」呢？孔子这样说的：「此犹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不单忘了太太，还把他自己的身体都忘了。「忘其身」，不知道他身体将来还会死的，忘了他身体将来还会老、还会有病、还会死的。

那麽阿难也就是专门学习外面的东西，光就学学问，而把自己的定力就忽略了。为什麽他忽略？他就没明白「反闻闻自性」这种的功夫，尽跟着声尘跑了；没有叫声尘跟着他自己自性跑，所以就受流转了，受了摩登伽女的难。

M2详示修巧（分四）
N1出名教以反闻　N2法说次第超越　N3举喻以合前法　N4结示因果究竟
今N1
阿难汝谛听
我承佛威力　宣说金刚王　如幻不思议　佛母真三昧

文殊菩萨说到这个地方，叫了一声「阿难」。因为文殊菩萨是法王之子，这资格是很老的，所谓「老资格」了，就是老前辈了；阿难还是个後生，是比文殊菩萨较年纪轻的人。所以这个地方，文殊菩萨是替释迦牟尼佛来说法的，就说，阿难汝谛听：你注意听！你要特别地注意听！「谛听」，就要你详详细细的，不要马马虎虎的！不要我说这个偈颂，你好像要睡着了那个样子。

我承佛威力：我现在给你说这个偈颂来选圆通，这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是佛给我的权力、佛给我的暗示、佛给我的意思。佛把这种权力给我，叫我选择圆通的法说给你听的，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我文殊菩萨来讲给你听的，这是佛讲给你听的，你知道吗？

宣说金刚王：我代表佛宣说「金刚王」的这种的法门。如幻不思议：这种法门就是不修而修、

修而无修、无修而修，就好像作戏似的，但是还又是真的。妙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不可思议，你想像不出来这种的微妙法门哪！这个妙得你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议啊！说也说不出来，想也想不到的。妙得这个样子是什麼呢？佛母真三昧：这个三昧就是佛母的三昧，就是所有的佛都是从这个三昧生出来的。这个三昧，就是一个佛母的定、佛的母体。所以你要注意的！你想不想成佛啊？你想成佛，就要留心注意，要实行这个功夫的！不要尽在皮毛上用功夫了，要在内容用一点功了！

汝闻微尘佛　一切秘密门　欲漏不先除　蓄闻成过误
将闻持佛佛　何不自闻闻

文殊菩萨又说了，阿难！汝闻微尘佛，一切秘密门：你听微尘佛所说的佛法，所说的一切秘密门。秘密的门，以前讲过很多了，就是「为此说，而彼不知；为彼说，而此不知」，为这个人说，那个人不知道；为那个人说，这个人不知道；彼此互不相知，这叫「秘密门」。佛为什麼要有秘密门？就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各有各人的根性，各有各人的所好；尤其在过去生中，各人有各人修行的道路。所以佛是观机，看你以前修行哪一个法门，现在就教你修哪一个法门，这叫「观机逗教，因人说法」。观看这个机缘来教化你何种的功夫；你若不是这个机缘，就不能教你这种的法门，所以佛有秘密的法门。

欲漏不先除：虽然佛有种种秘密的法门，可是你的欲漏若不先除；这个「欲」是最厉害的，你有欲就有漏了。什麼欲啊？这个欲最重的，就是色欲。人哪，很多人都断不了这个色欲；要是能断这个色欲，那就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了，那就是一个非常的人了！在佛法里头学佛，如果你不断色欲的话，漏就不能除，就得不到无漏。

我以前讲过很多次这个「无漏」，证到四果阿罗汉就是无漏了。初果阿罗汉，这叫「见道位」，看见这个道了，这要灭八十八品的见惑。这个「位」，就是「地位、位置」。二果、三果，这叫「修道位」，这要修行、要修道。而四果阿罗汉，这叫「证道位」；证了四果阿罗汉，这才是无漏的。在初果、二果、三果还都没得到无漏；这个「无漏」是最要紧的，为什麼阿难没有得到无漏呢？告诉你，就是欲漏他没有除呢！他还有所欲。这个欲──色欲、贪欲、什麼欲，他还没清净呢！「欲漏不先除」，你修行，若不先把这个贪欲、色欲的心除去，那就对佛法不会相应的。

蓄闻成过误：你单单修习这个「多闻」的法门，所以就成了你的过错和失误了！因此就有摩登伽女的难！就因为你不除欲漏的关系；你若除欲漏，什麼难都没有了。我们看见阿难这样子聪明的人，都有这一种的毛病，都断不了这个欲漏。而我们现在的人，不单不除欲漏，根本就想跟这个欲漏去跑，根本就不想除去；所以，你说这个过误是不是更大了呢？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回光返照，看看自己欲漏有没有？除了没除？若是没除，想不想除？若是不想除，那就没有话讲了；若想除的话，那就赶快修「反闻闻自性」的功夫，学观世音菩萨这个「耳根圆通」的法门。

将闻持佛佛，何不自闻闻：这是讲的什麼？怎麼这麼多「佛」、这麼多「闻」？这两句话就有三个「闻」、两个「佛」。两个佛又给放到一起了，究竟是哪一个佛？我也不知道！哈，你笑，大约你知道了！

「将闻持佛佛」，你将你这个闻根──就是耳根，来修持佛所说的佛法。上边这个「佛」，就是佛；下边那个「佛」字，就是佛所说的法。就是你用这种功，来修持佛法、学习佛法。这说谁啊？不是说你、不是说我，也不是说他，说的阿难哪！说你将受持佛所说的佛法这个功夫，「何不自闻闻」，你何不自己反闻闻自性，修这个「反闻」的功夫呢？你何不反求诸己，在你自己的闻性上，用一用「反闻」的功夫呢？这两句就是这样讲，知道吗？

N2法说次第超越
闻非自然生　因声有名字　旋闻与声脱　能脱欲谁名
一根既返源　六根成解脱　见闻如幻翳　三界若空华
闻复翳根除　尘销觉圆净　净极光通达　寂照含虚空
却来观世间　犹如梦中事　摩登伽在梦　谁能留汝形

闻非自然生：阿难哪！你不要再重多闻而忽定力啦！这个闻，不是自自然然它自己就生出来这麼个「闻」。因声有名字：因为有个声，才有闻这麼个名字。旋闻与声脱：因为有声，才有闻；那没有声的时候，是不是有闻呢？还有闻。这个闻性，因为它不是生灭性，它不生不灭的；所以你要「旋闻」，这回你不要随着六尘、六根这个境界去转，你要返回来的。「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你自性，什麼是你这个「自性」呢？你闻着的时候，你自己就认识了。现在你没有闻着你的自性，我告诉你，你也不知道。好像我喝这杯茶，这是热的、冷的？我喝了我自己知道。你呢，就不知道它是冷的是热的；你如果想知道的话，你也试一试，就知道了。那麼你想认识你自性，你先要反闻；你都没有反闻，怎麼能知道你自性呢！

说：「这个『反闻』，怎麼样闻法？是不是像用鼻子的闻这麼样闻？」不是的！这是用耳根闻。用耳根闻，不是向外边闻，听大街上有谁在那儿讲什麼话，有什麼车来往。你里边若没有，外边也没有这麼些个东西，你自性也就显现了。要这麼样办！现在明白了吗？所以旋闻与声脱，和外边的声脱离关系了。能脱欲谁名：你如果能和声音脱了，闻而不闻，不闻而闻；这究竟是闻、没闻？也闻也不闻，不闻也闻，闻也不闻。白居利又笑了，听到这个地方，一定说：「越讲越妙了！」哈哈，闻也没闻，没闻而闻，不闻而闻，闻而不闻──这个就叫「与声脱」了！

可是闻，不是以前那个「闻」，这个「闻」和那个「闻」不同；那个闻，虽然说是可以远近都闻到，但是有个限度。你要是得了这个「反闻闻自性」的这个「闻」，真正得到这种境界了，那尽法界的声音，你都可以闻；但是尽法界的声音，你又都可以不闻，自己能有控制的权力。就像这个无线电，我如果想往什麽地方拍无线电，随时都可以拍得到的；我不想拍无线电，什麽地方我都不拍。我若想收其他法界的声音，我把我这个音波开开了，喔，这法界的无线电，我都可以收得到的！就这样子，你试试看！这就叫「能脱欲谁名」。这哪有个名字啊？有什麽名字？没有名了！连个「闻」的名也没有了，这才是一个真闻哪！

弟子：您说那个拍无线电，这个意思是什麽？

上人：拍个无线电报出去，中文「拍电报」，就是「打电报」。

弟子：每个字我明白它大概的意思了，可是它到底是什麽意思，我就不懂。

上人：你若是能有这个功夫了，也就好像打电报，你想打到什麽地方，都可以打的；你想收什麽地方的电报，也可以收的。这种闻性，就是你愿意听什麽地方，都可以听；你不愿意听，都可以不听，由你自己可以控制的。现在明白了吗？

一根既返源：连个名字都没有了，这也可以说是这一根解了，就返本还原了。六根成解脱：这一根返回来那个本源了。本源是什麽？我讲好多次给你们听了，就是那个如来藏性！你不要又找不着源头了！你这一根回到如来藏性上，返本还原了，你六根就统统都回来了。一看，喔，这个老大哥回来了，这些个小兄弟就都跟着跑回来！所以你这一根若不返源，那六根都不回来，它是有连带的关系。为什麽？这本来是一个，不过分成六和合而已。那麽你这一个回来了，六个就都跑回来了，所以说「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脱」。

我们为什麽不成佛？就是被这六根、六尘绑住了，所以现在要找一个方法来得到解脱。不单我们被这个六根、六尘来绑住了，就是阿难当时也犯了这个毛病，所以我们和阿难有同病相怜的关系。阿难从这条路上得到解脱了，我们现在也是幸运到极点了，知道这个方法，我们也可以从这条路上得到解脱。

见闻如幻翳：这个「见」和这个「闻」，本来没有实在的，就像那个幻化的云翳一眼睛上有翳子，虚空中有云彩。三界若空华：「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人在这个三界里边，也就好像眼睛直视虚空，瞪发劳相，以为虚空里头有华一样。前边没讲「空生大觉中」？这空在什麽地方来的啊？是那个「大觉」里头来的。「如海一沤发」，就好像海里头那一个水泡那麽小。这「空」在这个「大觉」的里边来比较，大觉就比方一个海，虚空就比方一个水泡；这三界，又是在虚空里头的一个水泡。虚空本来比大海都大，若拿虚空比方大海，这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又等於一个水泡一样的；所以「三界若空华」，这三界是虚空里头的一个空华。

闻复翳根除：你反闻闻自性，这叫「闻复」。闻复，你这个翳根也就除去没有了。尘销觉圆净：你六尘的境界销除了，没有前尘扰乱你的自性，你这个觉性也就圆满而清净了。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你既然觉圆净，你净到极点「光通达」，就是开悟了。这个时候真是「寂照含虚空」一你得到「净极光通达」这种的功夫，那个虚空都在你的自性里头包着呢！你自性就是那个大觉性。那个大觉性你若是得着了一也谈不到「得」，就是恢复到你本有的觉性上，这时候虚空都在你的性里头包容着。

文殊菩萨说话说得很厉害，一点人情都不讲，对阿难毫不客气的。哼，你听这一段文说的！说是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你再用这种的功夫来观察世间的事情，才知道这个世间一切一切都是像梦里头的事情啊！摩登伽在梦，谁能留汝形：摩登伽女也是在梦幻之中啊！谁能把你留住啊？你自己不要脸嘛！你自己欢喜在那儿嘛！你若能到这种程度上，谁能留得住你啊！这说得是不是不客气呢？

N3举喻以合前法

如世巧幻师　幻作诸男女　虽见诸根动　要以一机抽

息机归寂然　诸幻成无性　六根亦如是

元依一精明　分成六和合　一处成休复　六用皆不成

尘垢应念销　成圆明净妙

如世巧幻师：「如」，当「像」字讲。「巧」，是巧妙；「幻」，是虚幻，就好像做戏似的。在中国，以前有一种影戏。现在窗是玻璃的，中国的窗以前是用纸糊的，用油油上它。影戏，就是在窗户里边，放那种小驴皮做的影人子，这影人子做得和人一样的。在窗里边有一个人用一条绳拉着它，叫它怎麽样走，它在窗户上就走，外边的人就看，这叫「影戏、看影」。现在这是「电影」，以前它不是用电的；是用人拉着一条弦，这麽一拉、再那麽一拉，它就在里边来回走。这样，外边人就看这个影人子在那儿走，实际上是有人拉着它走的。它也有耍刀、耍枪，耍得很热闹的。这个「巧幻师」，就是耍影戏的这种人。就好像这个世界上耍影戏的这种人，幻作诸男女：他做出一些个假的或者男的、或者女的。

虽见诸根动，要以一机抽：虽然你看见他眼睛也动弹、嘴也动弹，手脚都动弹，都互动，可是因为它有一个机关；就是用绳拉那个机关，一拉，它这儿一动弹，这个影人子在里边就跑来跑去的来回跑，人在外边看得就好像入定那麽样子。很多人都欢喜看这种的东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看过这种的影戏。息机归寂然，诸幻成无性：若把那个机关停止了，就什麽动也没有了。这一切幻化的东西都没有自性，都没有了。

文殊师利菩萨这一段文是说，这一切都如幻如化。前边那一段，说是像梦里头，现在又说好像做幻戏的一样。那麽这个「机」若停止了，那个戏也就没有了，因为它没有自性。六根亦如是：为什麽要说这个梦、要说这个幻戏呢？因为这个六根，也是像幻化师做幻化戏一样，也是因为有一个机关来管着它。所以一根若清净，六根也就得到解脱了，所以说「六根亦如是」。

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本来都依照一个精明的如来藏性，那麽分开了，有眼、耳、鼻、舌、身、意，分成这「六和合」。一处成休复，六用皆不成：如果一处它休息了，返本还原。休息，就得到解了。一处结解了，返本还原，其余的也就都不成作用了。尘垢应念销，成圆明净妙：这所有的六根、六尘这种前尘的境界，一切的垢染应念都销灭没有了，这就会成就了本来圆明净妙的如来藏性，那种的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了。

N4结示因果究竟

余尘尚诸学　明极即如来

余尘尚诸学：把无明断了，还有微细的这种无明，就是一分的生相无明，叫「余尘」，这是诸位所有的菩萨都还要断的。明极即如来：如果明到极点，这就是如来的一个本体了。

L4普劝修证

大众及阿难　旋汝倒闻机　反闻闻自性　性成无上道
圆通实如是　此是微尘佛　一路涅盘门
过去诸如来　斯门已成就　现在诸菩萨　今各入圆明
未来修学人　当依如是法　我亦从中证　非唯观世音

大众及阿难：文殊菩萨又说了，你们现在这一切的大众和阿难啊！你们应该怎麽样子呢？旋汝倒闻机：你们都应该修反闻闻自性这种的方法了！「旋汝倒闻机」，你这个「机」不要向外跑，要回来，反求诸己。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你反闻闻自己的自性，你这个性就可以成就无上的道果。圆通实如是：为什麽说这个耳根圆通呢？也就因为这个耳根最容易修，最容易成功。

讲到这个地方，你们每一个人现在大约有的会用功，有的还不会用功的。那麽怎麽叫「反闻闻自性」呢？这种的功夫，也就是我们现在用参禅这种功夫。参禅，你不要尽向外边打妄想，你要回光返照。譬如我们参悟话头，现在参「念佛是谁」；你这个「谁」，要自己在心里头这麽念，耳朵要听着这个「谁」，就想着追求这个「谁」。也就是总要用这种的功，不要打散了，散失你这个功夫。

你参悟这个话头的时候，行住坐卧都是「这个」；所谓「行住坐卧不离这个，离了这个，便是错过。」「这个」是什麽？就是「念佛是谁」。你这麽心里想着它：「念佛是谁？」这个「谁」，不要念出声来，在心里边念，耳朵要听心里这声音，不要听外边的声音。你听里边的声音，听来听去，听得你的心和你的闻性都归一了。这个时候，你或者磕着或者碰着，或者有一个什麽动作，你会豁然开悟了。你一定要把心性制到一处，不要叫它东跑西跑了！不要叫它向外散，要向内中聚；聚，你这麽闻，反闻闻自性，久而久之，自然这功夫就会生出来的。所以参悟话头，也就是和这个「反闻闻自性」的功夫，都是一样的。现在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用耳根修行是最容易的，我们都应该集中精神，来修这种的法门。

文殊菩萨又举出证明，证明他所说的这个法是正确的。他说，此是微尘佛，一路涅盘门：我说这种的圆通法门，不单单观世音证得这个法门，就是我文殊菩萨也是证得这个法门圆通的道理，我也是从耳根修的。不单是我，就是过去的微尘数佛，都是从这一条道路到涅盘那个果德、果位上去的。过去诸如来，斯门已成就：过去一切的佛，都是从这一个门径──这个「反闻闻自性」的圆通法门成就的。现在诸菩萨，今各入圆明：现在所有的这些个菩萨，现今也是由这条路到圆明的这种程度上了。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在将来的这一切修学佛法的人，都应该依照这种的法门去修行的。我亦从中证，非唯观世音：我也是在以前很早就证得这种圆通的法门了，不单单观世音菩萨证得这个圆通法门。

【编按】以下录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弟子：「返闻闻自性」，那个「闻」字，大家都有一些个疑问，是不是真正在听？还是把它倒过来反省的意思？因英文真正翻成听，就是用耳朵听。或是在英文用另外的一个字，包括回光返照，反省的意思？

上人：闻和观，就是仔细分析研究，这闻也不是闻，观也不是观，意思是你怎麽用怎麽都对的，没有一定的，看你上下文的意思，怎麽样贯通？这都不是死板板的，观看和闻都是「仔细」的意思。

ㄧ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L5结答覆命

诚如佛世尊　询我诸方便　以救诸末劫　求出世间人
成就涅盘心　观世音为最
自余诸方便　皆是佛威神　即事舍尘劳
非是常修学　浅深同说法

诚如佛世尊，询我诸方便：「诚」，就是真诚。诚诚实实的是这种的法门啊！诚如佛世尊所说，这是真语、实语。佛世尊来询问我这一切的方便法门：这十八界加上七大，哪一个法门是最圆通的？以救诸末劫，求出世间人：以这种最对机、最适应末法众生根机的法门，来解救世间

上有想出离世间这种根器的人。成就涅盘心，观世音为最：要成就他修道而得到涅盘的这种志愿、这种心，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法门在这娑婆世界，是最应机、最对机、最合乎一般人的这种因缘了。

自余诸方便：除了这耳根圆通而外，其余的那一些法门都是方便法门。皆是佛威神，即事舍尘劳：修练那一些法门的，多数要有佛的大威神力来加被，才令他得到成就；如果佛不加被他，就得不到成就。所以这都是佛的威神力让他成功的，就在这个「即事」，就舍这一切的尘劳妄想。非是常修学：这不是普通人可以用的法门，浅深同说法：说法也要看这种因缘、看这种人。有智慧的人，就应该说深一点的法；愚痴的人，就给他讲浅一点的法；所以不能一样说一种的法。唯独这个耳根是最圆融的，谁都可以学的；这个法门，我认为是最圆通了。

L6求加总结

顶礼如来藏　无漏不思议　愿加被未来　於此门无惑

方便易成就　堪以教阿难　及末劫沈沦

但以此根修　圆通超余者　真实心如是

文殊菩萨说完了前边这个偈颂之後，现在又顶礼如来藏，无漏不思议：「顶礼如来」，就是拜佛；「藏」，是法，就是佛的法。「无漏不思议」，这就是僧。他最後这个偈颂就说他顶礼佛、又顶礼法、又顶礼僧。这「无漏」，就是僧人──这些个菩萨、罗汉。这个境界为什麽叫「不思议」呢？因为他这个境界不可思议，神通妙用都不可思议的，所以叫「无漏不思议」。这无漏不思议，就是一切的贤圣僧，就是阿罗汉和菩萨都包括在内。

愿加被未来，於此门无惑：我愿意佛加被未来，愿意佛帮助将来这一切的众生，令他们对於耳根这个「反闻闻自性」的法门不要疑惑。方便易成就：这个法门，既容易修，又容易成就。堪以教阿难，及末劫沈沦：这个法门对於阿难是最好，再好也没有了！堪可以教化阿难，用这个法门教他修行。不单对阿难是相应，这个法门对末劫──就是末法时代，这一切堕落的众生也都相应的。

但以此根修，圆通超余者：就用耳根来修，修这种耳根圆通法门，超越其他那二十四种的方便法门，比那二十四种又容易得多、超越得多了。真实心如是：这个真实圆通法门，这种妙法的心，就是像我上边所说的这个道理。

G3大众承示开悟证入（分二）

H1阿难一类开悟　H2登伽一类证入

今H1

於是阿难及诸大众，身心了然，得大开示，观佛菩提及大涅盘，犹如有人因事远游，未得归还，明了其家所归道路。

於是阿难及诸大众，身心了然：在这个时候，阿难和一切的大众身心都了然，也都明白了！非常明白、非常了然。得大开示：得着佛和文殊师利菩萨这种大的开示。观佛菩提及大涅盘：观佛和观菩提以及大涅盘这种道理。犹如有人因事远游，未得归还，明了其家所归道路：这有一个比方，比方什麽呢？就好像有一个人因为有事，就到外边去了，没有回到家里来，可是他明白回家的道路了。这也就是说，大众和阿难虽然没有正式证二果、三果、四果，但是证果这种的道理、理论，他们明白了；就好像有人跑到外边去，虽然没有回去，但是回家的道路他自己知道。

H2登伽一类证入

普会大众，天龙八部，有学二乘，及诸一切新发心菩萨，其数凡有十恒河沙，皆得本心，远尘离垢，获法眼净。性比丘尼闻说偈已，成阿罗汉。无量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普会大众，天龙八部：现在在会的这一切的大众，有这八部鬼神，就是天上的龙、夜叉、阿修罗、乾闼婆、紧那罗、摩睺罗伽、迦楼罗、人非人，这在前边都讲过了。还有有学二乘：「有学」，就是证到初果、二果'、三果的罗汉；和「二乘」，就是声闻、缘觉。及诸一切新发心菩萨：和这一切初发心的菩萨。其数凡有十恒河沙：有多少呢？这个数目有十恒河沙那麽多。皆得本心，远尘离垢，获法眼净：在这个时候，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真心了，不像以前不知道自己的心，也都远离一切的尘垢，得到清净的法眼。

性比丘尼闻说偈已，成阿罗汉：「性比丘尼」，就是摩登伽女出家的名字。性比丘尼闻到文殊师利菩萨所说的偈颂，她成了阿罗汉。她这个阿罗汉比阿难高；她是证四果阿罗汉，阿难还是初果。

无量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在这个时候，这个法会里头有无量无边这麽多的众生，都发出来这再没有可以同他这个心来比的；没有可以比的，就等於他这个心这麽真了。这个心叫什麽心呢？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翻译成中文，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就翻成无；「多罗」，翻成上；「三藐」，就是正等；「三菩提」，就是正觉。发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心，就是成佛的心。

──第六册终

附录

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浅释

宣化上人讲述?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启讲於台湾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金刚藏菩萨
南无大势至菩萨
大佛顶首楞严经

「大佛顶首楞严经」：这七个字是《楞严经》的经题，〈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是这一章的题目。《楞严经》这经题，因为限於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一次讲经先不解释。因为单解释经题，一定要很久的时间才能解释完，所以就简略讲一讲这「大佛顶首楞严」。

这一部经其中有〈楞严咒〉，这〈楞严咒〉的「楞严」两个字，就翻译成「究竟坚固」。这一部经在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所谓：「成佛的法华，开慧的楞严」。我也很愿意讲《楞严经》和《法华经》。因为这两部经既能开智慧，又能成佛，所以不单我愿意讲，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把它研究明白了，尤其是《楞严经》。

讲到《楞严经》，在中国有一位智者大师，他在一生之中，只听见这部经的名字，就想要读诵这一部经。他就向印度天天叩头礼拜，希望见到这一部经；叩头礼拜了十八年，结果也没有见着这一部经。智者大师的智慧已经是出类拔萃，他的辩才已经是无碍了，但他还是恭敬礼拜这部《楞严经》，可见这一部经的重要性。

有这一部《楞严经》在世上的时候，天魔外道就都不敢出现。可是很不幸的，这一部《楞严经》在末法的时候，就先没有了。等这部经一没有的时候，天魔外道就会得便了。

所以，现在有一些冒充佛学的专家，也说自己是研究佛法的学者，或者是某大学里头佛学系的教授，他们公然就提倡说《楞严经》是假的，是中国人伪造的。你们各位想一想，中国虽然是出过很多的圣人，但是我相信能造《楞严经》的这种圣人，还找不出来哪一个。所以我绝对相信这《楞严经》是真的，是正确的，是降伏天魔、制诸外道的一部经。因为〈楞严咒〉里边所说的咒，都是降伏天魔、制诸外道的，从一开始到终了，每一句都有它的妙处，都有它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楞严经》就是为〈楞严咒〉而说的。

有人把《楞严经》翻译成英文了，那是以前在香港翻译的。翻译成英文後，他就把设「楞严坛」这种仪规都删去了，把那一段经文也不要了，咒也不要了。他说西方人哪一个也不相信〈楞严咒〉，他们都不愿意诵持这个咒的，他们认为咒是迷信，不相信咒的这种功用；所以他把怎麽样「设坛」，和怎麽样修持「楞严大法」的部分都不要了。

等我到了西方国家，我在美国亲身的经验，西方人很多很多都是欢喜诵持〈楞严咒〉的；不单欢喜诵持〈楞严咒〉，而且还都能背得出来。在金山圣寺我有一个徒弟，他早晨做早课随着诵〈楞严咒〉，晚间做晚课我们也诵持〈楞严咒〉，只早晚这麽念一念，念到二十六天，他能背得出来了。

我在美国第一个考试，就是考〈楞严咒〉，谁会背〈楞严咒〉，谁就第一个考试及格；谁若不会〈楞严咒〉，就暂时不及格，我在那个暑假班是这样规定的。那麽，当时有一位是二十六天能背得出，有一位是二十八天能背得出。所以现在西方的佛教徒，认识〈楞严咒〉的人是很多的。

我们各位应该想一想，这些冒充是佛学专家的，或者一些自命为学者的，或者是某大学里的教授，为什麽他们要倡议《楞严经》是假的？就因为《楞严经》上所说的，都是在对治这些人的毛病，把他们本有的老毛病都说得清清楚楚的。好像其中的〈四种清净明诲〉，说得清清楚楚的，是不可毁犯的。这些人根本就不愿去掉自己的毛病，所以他们就提议说《楞严经》是中国人造的。

这最初是谁说的呢？是日本人提议出来的。那日本人说是谁告诉他的呢？说是一位中国法师告诉他，说这《楞严经》是假的。我不知道这法师究竟懂不懂《楞严经》？这法师的名字不要提了，因为已经是很早的事情了。那麽就这麽样以讹传讹，说《楞严经》是假的。

这就证明佛法没了，就是由佛教里边的人造出这种的谣言来，一点一点地就令人生一种怀疑；生了怀疑後，久而久之就狐疑不信了；因为狐疑不信，就会把这一部经置诸高阁；置诸高阁就等於是毁灭了一样的。所以你对这一部经也不研究了，他对这一部经也不发生兴趣了，久而久之，这样就毁没了。这不是这经自己就没有字了，或者没有纸了，或者怎麽样的，而是人一点一点地就把它淡忘下来了。

为什麽人要提倡这个？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守这规矩。《楞严经》上又说，五十种阴魔有种种的神通，这都不算一回事。所以他想自己有一点神通的时候，就认为我如果有这个神通，也变成假的了。

现在日本有一个同参，据说他有神通，用手一指，这蜡烛就着了，究竟是不是这样子？我还没有证实。我这一次十四号到日本去，或者见一见这个人，他在很早以前也希望见我，那麽我们去，大家可以互相交换一下意见。

这《楞严经》和〈楞严咒〉的重要性是没有法子能说得完的，尽未来际也说不完它的这种妙用，所以说是不可思议。我今天再用我诚诚实实的这种心，来向你们各位坦坦白白地说一说这〈楞严咒〉的妙用。我过去在东北的时候，每逢遇着人有病，我就一定要令他这病好。我以什麽力量来令一切的人病好？就是这〈楞严咒〉的力量。

这〈楞严咒〉其中有五部：

东方是阿閦佛———金刚部

南方是宝生佛———宝生部

中央是毗卢遮那佛——佛　部

西方是阿弥陀佛——莲华部

北方是成就佛———羯磨部

金刚部、宝生部、佛部、莲华部、羯磨部，这五部就是管理这世界五方的五大魔军，所以你一诵〈楞严咒〉，这五方的五大魔军就都俯首低头，老老实实，不敢违犯〈楞严咒〉的这种威力。

〈楞严咒〉有五会，其中分出来有三十几部法。现在先说下列五法，

（一）息灾法：你一诵这〈楞严咒〉，一切的灾难都没有了。

（二）降伏法：降伏法就是无论对方是什麽天魔外道，你一诵〈楞严咒〉，就能把魔的法力都给破了，把他降伏了。

（三）增益法：譬如你修道，能增益你的智慧，增益你的菩提心，增益你的愿力，一切一切都会增加，这叫增益法。

（四）成就法：一诵这〈楞严咒〉，你无论修什麽法门都会成就的，这是一种。

（五）勾召法：这勾召法就是遇着天魔外道，你想要把他抓来的时候用。举个例子，就像世间的警察，把那犯罪的人抓来了；勾召法也就是无论是天魔也好，外道也好，你想要把他抓来，这一切的护法善神、天龙八部、八万四千金刚藏菩萨，即刻就能把他抓来，这是勾召法。

我在东北能对治一切人的病痛，都因为〈楞严咒〉的这种力量。可是这〈楞严咒〉不是随随便便人人都可以使用的，若使用也不是全面的，因为分出来有三十几部法。我这样说，那麽在美国有一些不懂佛法的教授，他们就想了：「噢，原来这个〈楞严咒〉是很多小咒凑到一起的。」你看，讲出来这话，真是笑死人！他自己也不明白，就以教授这个科学的脑袋，来揣测〈楞严咒〉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形。我听见这麽样的讲法，觉得很可笑的。

为什麽要讲〈楞严咒〉？因为《楞严经》就是为〈楞严咒〉而说的；如果没有〈楞严咒〉的话，根本就不会有《楞严经》。所以翻译英文的这一位先生，他把〈楞严咒〉不要，把结坛这种仪规也都不翻译，这可以说就好像一个人没有了头。一个人没有了头，这有什麽用呢？所以在翻译经典上不能武断，不能用自己这个小智小慧，或者以管窥天、以蠡测海；用自己这种知见来断章取义，妄加去取，这个对於经上是不可以的。

我们现在在金山圣寺也是翻译经典，凡是经上所有的，绝对是保留的，不会或者把头给砍去，或者把经的脚给剁去了。也不会像某某professor（教授）翻译「两足尊」，他翻译成什麽呢？就翻译成两条腿。他说：「皈依佛，两条腿。」这种的翻译法也不能说是不对，但有多少是大相迳庭了，与经的本意是不相合的。因为这种关系，所以我们金山圣寺所翻译的这些经典都特别谨慎小心，不是随便就把经的某一段就取消了。那麽今天讲《楞严经》，就顺便说一说这个意思。

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

大势至：什麽叫大？这是对小而言大，可是这个大是大而无外的大，没有再比它大的。这个「大」就是一个法的体，也就是我们众生的佛性。这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它是尽虚空遍法界的。

所以才说「大势至菩萨，一举手一投足，十方世界悉皆震动。」他这种威势是很大的，所以叫「大势至」。因为他这力量最大，他一走起路，十方世界悉皆震动，就有这麽大的势力。那麽说：

「是不是他常走路呢？」

「你不要担心这个，大势至菩萨因为他一走路，十方世界常常震动，所以他就常在定中，不走路。可是他虽在定中，还能遍一切处——他这光遍一切处，他这智慧遍一切处。」可是你不要又这样想：

「噢，这大势至菩萨一定是个大老粗，一定是个很粗气的菩萨。要不然他走路怎麽会把这十方世界都给震动了？一定他这脚一迈步，就是很重的。」

不是，这并不是他的脚迈步有重的力量，你不要用凡夫的知见来揣测圣人；这是他的威德能令十方世界都震动。他既然有这种威德，他也有能力令十方世界平安无事，不震动。所以他有这种力量，但是他不一定用这种权力，这是大势至菩萨。

以上是「大势至」三个字的解释。

菩萨：菩者，觉也；萨者，情也。就是觉有情。具足地说就叫菩提萨埵，梵语叫Bodhisattva。这菩萨就是众生之中的一个觉悟者，又可以这麽讲，他也是一个觉悟众生者。

怎麽样说是众生之中的觉悟者呢？他和你我现在这一切众生是一样的，不过他肯发菩提心，能勇猛精进行菩萨道，舍人所不能舍的，忍人所不能忍的，行人所不能行的，利益一切众生。他能利益一切众生，所以他就得到觉悟了，也就是我们众生之中的一个觉悟者。

本来他和我们是一样的，不但菩萨和我们一样，就是释迦牟尼佛多生多劫在因地的时候，和你我现在一切的众生也都是一样的。你我现在一切众生就是未来的诸佛，所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过去的父母、未来的诸佛，他是这样看的。因为他看一切众生都是过去的父母，所以对每一个众生都要存一种孝顺心。看每一个众生都是未来的诸佛，因此他就要存一种恭敬心，这麽孝顺恭敬。佛对一切众生都平等，慈眼视众生，平等来看一切众生。因为菩萨就是众生里边一个觉悟者，他又用他所觉悟的这种道理，来令一切众生都得到这种觉悟，都得到这种利益，所以这又叫自利利他，这是「菩萨」大概的解释。

念佛：我们现在各位应该认识清楚一点，这〈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不是叫大势至菩萨自己来念佛，是大势至菩萨现身说法，告诉你我一切众生，说是：「我就是由这念佛的法门，而得到圆通。你若是依照这种方法去修行，你也可以得到圆通，他也可以得到圆通，所有一切众生都可以得到圆通。」

所以这念佛并不是大势至菩萨自己来念；因为大势至菩萨已经念无所念，不念而念，念而无念了。他得到这个圆通，可算是一个念佛的过来人。所以就告诉你我一切众生：「你们各位知道吗？我是从念佛这一条路走过来的，我得到圆通的这种方法，现在传授给你，你也可以用这念佛的法门来得到圆通。」

念佛有四种方法：（一）持名念佛、（二）观像念佛、（三）观想念佛、（四）实相念佛。

（一）持名念佛：就是常常专持「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我在台北遇着一个人，他是很狂的。我对他说念佛，他说：「念佛有什麽用啊？我念佛不如念念我自己。」我说：「那也一样，你念你自己，若能念成佛也可以的。」不过我们念佛，是因为阿弥陀佛在过去因地时，发了四十八愿。他在四十八愿之中说：「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每一个众生若是称我名号，他一定会成佛；如果他不成佛，我誓不取正觉的，我也不成佛。」

藉着阿弥陀佛这种大弘誓愿，我们就好像乘着一艘船到对岸一样。这阿弥陀佛的愿力，是他过去和我们所有十方众生签的这合同，签的这条约。所以我们如果念佛不生极乐世界的话，阿弥陀佛也没有成佛的资格。因为这种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深信切愿来实行念佛法门。

这念佛是最简单、最圆融，是最捷径的一个法门，不需要很多时间，又不需要金钱。老年人可以念佛，壮年人可以念佛，青年人也可以念佛；有病的人可以念佛，无病的人也可以念佛。这念佛法门是：

三根普被，利钝兼收

三根，就是上、中、下，也就是有智慧的人、普通人和愚痴的人，都可以念佛生到极乐世界去。利钝兼收，无论你是最聪明的，犹如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他们也一起发愿，愿意求生净土。还有最愚痴的人，乃至於畜生——鹦鹉、八哥，牠们念佛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何况我们人为万物之灵，每一个人念佛都有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有阿弥陀佛和我们签的这条约，签的这合同，他不能不算的。所以我们藉着这条约和合同的力量，决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二）观像念佛：观像，就是请一尊阿弥陀佛的像，一面念佛，一面观想阿弥陀佛相好庄严，尤其两眉中间的白毫相光。常常观像来念佛，这也很容易就得到念佛三昧，得到一心不乱。念佛主要就是要得到一心不乱，得到念佛三昧。你若得到念佛三昧了，那时候风也吹不透，雨也打不漏，无论行、住、坐、卧，都在三昧之中，行也弥陀，坐也弥陀；行也佛，坐也佛。你在三昧中，智慧水就来灌溉你。你得到念佛三昧，一心不乱，一定会往生的。

（三）观想念佛：观想，就是单单那麽来观想，不需要佛像。观想下列这一首赞佛的偈颂，也会得到念佛三昧。

阿弥陀佛身金色　相好光明无等伦
白毫宛转五须弥　绀目澄清四大海
光中化佛无数亿　化菩萨众亦无边
四十八愿度众生　九品咸令登彼岸

（四）实相念佛：这就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这时候就是参禅。所以真正明白念佛的人，不会反对参禅；真正明白参禅的人，也不会反对念佛。不但不会反对念佛，也不会反对教宗、密宗、律宗。禅、教、律、密、净，这是分而言之，有五宗；合而言之，一宗也不立，一宗也没有；都是大家互相帮助的，哪一宗和哪一宗都有相当的关系。

我们众生不要自生分别，在这头上来安一个头，说：「禅宗就是禅宗，密宗就是密宗，各不相关。」不是的，它本来都是一个的，本来没有这麽多分别的！就是我们众生欢喜没有事情要找

一件事情来干，所以把它分出这一宗、那一宗，南一宗、北一宗，东一宗、西一宗，上一宗、下一宗；不知道哪一宗是我那一宗，也不知道哪一宗是你那一宗了。所以在美国常常有人问我：

「你是哪一宗啊？」

「没有宗！我若有一个宗，那就有一个界限了。我没有一个宗，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的，都在我这里边包着，我为什麽要自己画一个小范围，立一个小的界限，说我是哪一宗！我是整个儿佛教的，没有宗、没有派，也没有门、没有户——我和哪一个都是一个。」

我常常这样说：

真认自己错　莫论他人非
他非即我非　同体名大悲

「真认自己错」，要真认自己的错。「莫论他人非」，不论旁人的对、不对。「他非即我非」，旁人的不对就是我的不对，就和我自己不对是一样的，我应该想法子改过自新才对。我不应该总挂到口头上说：「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有什麽用呢？所以「同体名大悲」，大家都是一体，这就是大悲心。你到什麽地方找大悲心？大悲心就是要你自己把它找来，不要向外驰求。

那麽念佛，你实相念佛就是参禅呢！所以各位善知识，不要做释迦牟尼佛一个不孝顺的弟子，我们不要常常自己捣乱，自己骨肉相残，自己给自己麻烦，这是我对现代佛教的希望。

今天时间已经不等着我们各位了，它说你们都应该休息睡觉罗！明天还有工作，还有事情干，所以也不要太过精进了。希望各位回到家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多念几声佛，愿各位都得到一个很愉快的晚安。

（下一堂讲经）

我们现在念一念这皈依十方常住三宝：

南无常住十方佛
南无常住十方法
南无常住十方僧

《大集经》上说：「末法亿亿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在末法时代修行，不容易得到道，唯独依照这念佛法门，才容易成就道业。大势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西方的教主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势至菩萨来帮助阿弥陀佛接引众生，所以都提倡这念佛法门。

我们念佛要能念到一心不乱，得到念佛三昧，这要怎麽样？首先要专一，你必须念兹在兹地常常持名念佛。所以我在二十多年以前，曾经说过这样一首偈颂，今天读给大家听一听：

念佛能念无间断　口念弥陀打成片
杂念不生得三昧　往生净土定有盼
终日厌烦娑婆苦　才将红尘心念断
求生极乐意念重　放下染念归净念

「念佛能念无间断」，你念佛能念到无间断这个程度上。

「口念弥陀打成片」，你口里常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念得风也吹不透了，雨也打不漏了，这时候正是得到念佛三昧这种境界，所以叫「口念弥陀打成片」。

「杂念不生得三昧」，你一切的杂念都不生了，所谓：「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忽动被云遮。」你能念到一念不生，什麽杂念也没有了，就得到念佛三昧了。

你既然得到念佛三昧，那麽「往生净土定有盼」，你一定会有希望生到极乐世界去的。

「终日厌烦娑婆苦」，天天都觉得这娑婆是很苦恼的，极乐世界是很快乐的，所以说终日厌烦娑婆苦。

「才将红尘心念断」，你因为厌苦，就想得乐，得乐必须把红尘这种思想，花花世界这种境界放下，所以说才将红尘心念断。

「求生极乐意念重」，求生极乐世界这种的心意很要紧的，很重要的。

「放下染念归净念」，你能把这染污的念头放下了，就是净土成熟的时候；你若染污念头不放下，就得不到这种清净快乐，这种极乐世界的快乐。

这八句偈颂虽然听得很浅显，但是你细玩其味，对於念佛法门上，是很有帮助的。

圆通：大势至菩萨得到念佛的圆通，「圆」是圆融无碍，「通」是通达。既圆融又通达，这圆融无碍就是念佛念得圆满了，念得成就了；也就是证得事和理都圆融无碍了，事也无碍、理也无碍；到这个境界，就叫圆通。

章：这就是《楞严经》中〈二十五圆通〉的一章。这〈二十五圆通〉，各位若想知道的话，就要研究研究《楞严经》。现在因为没有时间，不能每个圆通都把它讲解一下。

中天竺沙门般剌密谛译

中天竺：是印度的一个国家。印度有东、西、南、北、中五印度，其中有很多的国家，这般剌

密谛是中天竺的人。

沙门：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叫「勤息」，就是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勤修就是不懒惰、不退转，你时时刻刻都要精进勇猛，向前去迈进，不要向後退，不要懒惰。这不懒惰，不是一天不懒惰，是要天天不懒惰；不是我今天精进，明天就懈怠了。我一天精进，十天懈怠，那不算的；你要生生世世都精进，生生世世都殷勤来持戒。戒就是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你诸恶不作，也就是众善奉行；你能众善奉行，也就是诸恶不作了。所以持戒要精严，「严净毗尼，弘范三界」，要以身作则，来给众生做一个好的仪范，好的榜样，这是持戒。

又要修定，定是一种禅定的功夫。禅定必须要常常修，才有定。由戒就生定，你若是想要得定，首先必须要持戒；你若不持戒，就很散乱的，不会有定；你若没有定，就没有慧，所以由定发慧，这叫「三无漏学」。你能勤修戒定慧，就能超出三界；息灭贪瞋痴，就不堕落三恶道。

我们人为什麽从无量劫以来到现在没有成佛？依然还是众生？依然还在六道轮回里转来转去？就因为贪瞋痴这三毒把我们都醉得不能觉悟。我们被贪瞋痴这三毒，毒得迷迷糊糊、颠颠倒倒，不能逆生死流，只能顺凡夫这六尘流。由无量劫以来，就因为贪瞋痴把我们自性的光明都给遮盖住了。

贪，是贪而无厌；瞋，是贪不来，你就瞋了。你因为贪得无厌，得不到时，就生了一种瞋恨；生瞋恨以後就会走到愚痴的境界上，走到这愚痴的路线上了。这瞋就是一种无明火，所谓无明就是有脾气，一发无明火，就发大脾气了。

为什麽你有无明呢？就因为前生造的罪业太重了，所以有这麽几句俗话说：「无明火犹如老虎神，这是前生罪业根。」无明火是前生罪业的根本，这老虎神我们不管牠了，我们讲讲这愚痴。

怎麽叫愚痴呢？这愚痴的人尽打痴心妄想。好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这蛤蟆怎麽可以吃到天鹅的肉呢？这就是愚痴。还有人没有读书，他想要得一个博士学位，想冒充学者附庸风雅，过一过博士的瘾。这不读书怎麽会得到博士呢？这就是愚痴。还有人也没有买彩票，就想中头彩，无本想生利，这不是愚痴是什麽？自己也没有种地，到秋天的时候，看人家收谷，他也想去收谷，这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胡大川所写的〈幻想诗〉说得很好，这是给愚痴的人一个写照，他怎麽说呢？他说愚痴的人是这麽想的：

好花常令朝朝艳　明月何妨夜夜圆
大地有泉皆化酒　长林无树不摇钱

「好花常令朝朝艳」，贪美色的人，他就想这花最好天天都是这麽美丽，没有凋谢的时候。所以就想好花常令朝朝艳，天天这花都开得这麽新鲜，这麽美丽。甚至於自己的太太可以总也不老，总是那麽年轻，这多好呢！这贪色的人就这样想。

那麽好游玩的人，他就想了，想什麽呢？他想：「明月何妨夜夜圆」，明月在十五是圆的，过了十五就少一点，一天比一天就不圆了。欢喜在月光下赏月的人就想：「月光若天天晚间都是这麽圆，这有多好！」

爱喝酒的人，因为现在酒也很贵的，去买酒就要用不少钱，他就想了：「我天天要喝酒，最好就是『大地有泉皆化酒』，所有这大地有水池的地方，都变成酒池，我如果想要喝酒，到了那地方也不用钱买，不用买醉，自己就自然会醉了，这多好呢！」他就有这麽愚痴的妄想。

那麽财迷呢？他也打妄想了，他说：「这钱哪，现在都要做工才赚钱，如果所有的树林子都变成摇钱树，街上那树叶子都可以当钱来用，你说那有多好！我也不需要做工，想用钱的时候，到那儿晃一晃那树，就落下很多金的树叶子，拿起来就可当钱用了，这有多好呢！」

你看看，以上所说这些都近乎愚痴的妄想，明知办不到的事情，他还要这样想。那麽沙门呢？就没有这种痴心妄想罗！为何没有这种的妄想？因为他一心修道。

沙门有四种：

（一）胜道沙门：就是修道证果，入圣人的位了，这叫胜道沙门。
（二）说道沙门：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这个叫说道沙门。
（三）活道沙门：以法自活，以道自活，在佛教里他可以修道，又是发菩提心的。

（四）污道沙门：污，是染污，就是不持戒律，不修戒定慧，不息贪瞋痴的。他名虽然叫沙门，但是应该生大惭愧，应该很内疚的。

般剌密谛：是译主的名字，这名字也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叫「极量」，就是他的量非常大。他可以说「性尽人己参天地，心同日月若阳春」，也可以说是「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所以叫极量。

这一位沙门很聪明、很有智慧的，是他把《楞严经》传到中国。本来《楞严经》是不容易传到外国的，他第一次带这一部经想要到中国来，被守关的检查出来，不准他带出来，也不准他出

国了。第二次呢？他把这部《楞严经》以最细最薄的绢，用很小的字写出来；然後将自己臂肉厚的地方割开，把这经放到里边，然後又把皮黏到一起，或者敷上一点药膏之类的，就这样子把经带出来的。

《楞严经》对中国人是有很大利益的，以前有很多祖师、出家人、在家人，都因为读诵《楞严经》而开悟了；过去有很多人得到《楞严经》的利益。般剌密谛法师翻译《楞严经》，这对我们现在、未来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研究《楞严经》的人应该知道这一位沙门的名字。

译：这一位沙门是四种沙门的前三种，不属於最後一种。他是在唐朝的时候来的，武则天退位以後，他到了广州，在五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开始翻译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对佛法、对佛教，是有大的作用、大的力量。所以我们研究佛法的人，一定要把《楞严经》的道理先懂了，先明白了。

我们生在这时候，一定要护持这部经，不要令这部经没了。我们若不生在这时候，那就没有责任；我们正在这时代，绝对要用全副的力量来护持这一部经！这一部经的来源，据佛教历史考察，本来是在龙宫的。也是龙树菩萨在龙宫里看龙藏，看到这一部经的时候，他用记忆的力量把它记出来，所以世间上才有这部经。天竺国就视为至宝，不准流通到其他的国家。中国人因为和佛教有大因缘，才有这一位胜道沙门不惜身命把这一部经送到中国来。我们现在听这一部经的人，都应该向这一位沙门叩头顶礼，拜多少拜那随自己。

智者大师没有见着这部经之前，已经向西方印度拜这一部经的名字，拜了十八年，可惜他还是没有看见这部经。我们现在这种因缘胜过智者大师，我们不用叩那麼多年的头，已经可以遇着这一部经，你想一想，我们的因缘岂不是超过智者大师呢？

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

大势至法王子：就是这一位有大势力的菩萨，又名「无边光炽身菩萨」，他的光明遍照十方国土。「法王子」，佛是法王──法中之王。国有国王；天上有玉皇，就是天王；佛为法王，菩萨呢？就是法王的弟子，法王子也就是法王的弟子。所以说：佛为法王，於法自在。菩萨是学习佛法的，因此就是法王的弟子；这一位大势至菩萨是法王的弟子。

不单他一个人，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和他同伦，就是同样的、同类的。「伦」者，类也，就是和他一样的。虽说和他一样的，但这菩萨多少也有不同的；因为有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是五十个果位，加上乾慧和等觉，这是五十二位。五十二位菩萨是五十二个果位，这里边所包括的菩萨就有无量无边了。

所以，大势至菩萨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即从座起：在说完了前边二十三圆通的时候，他们同时就从自己的座位站起来了。每一位菩萨都有他的座位，他有意见要发挥，想要说他所得的圆通，所以就从座而起了。从他自己所坐的位置站起来，这也就是表示「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则应。」从座而起，这也是一种表法，表示这菩萨也要陈述他所证得这种圆通的道理。

顶礼佛足：这顶礼是五体投地，一心恭敬，那麼样来顶礼。在顶礼的时候，应该有一种观想。观想什麼呢？就说「能礼所礼性空寂」，能礼和所礼，性都是空寂的。「感应道交难思议」，虽然说是空寂，但是有一种感应道交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前。你礼拜哪一位菩萨，或者哪一位佛，都应该观想这一位佛或者菩萨。

那麼大势至菩萨和他同来的伴侣──这些个菩萨的朋友，都向释迦牟尼佛来顶礼，五体投地顶礼佛足，行接足礼。这接足礼，就是以自己至尊的头叩到地下，用自己两手去接佛的两足，表示这是最恭敬的。

而白佛言：对佛就说了。前边这几句经文，是结集经藏时所说的。

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

大势至菩萨就说了，我忆往昔：记得我在往昔，就是很久以前我初发心那时候。这初发心的菩萨不一定就成功，最要紧是在初发心以後，就念念不退转，才能成就佛果。如果你发菩萨心，然後又退失菩提心，那也就不能证佛果。若说也能证佛果，那是将来，将来你再发菩提心的时候才能证。所以有这麼几句话，说：

鱼子庵摩罗　菩萨初发心

三事因中多　及其结果少

鱼子，就是鱼生的子。有很多鱼子，但不一定个个鱼子都会变成鱼。庵摩罗果呢？这种树开的花很多，但是也不能结那麼多的果。初发心的菩萨也是，初发菩萨心的人很多，但真能证得菩萨果位的也是很少的。所以说：「鱼子庵摩罗，菩萨初发心，三事因中多，及其结果少。」

这大势至菩萨没有退失菩提心，所以他记得往昔，也就是以前的事情。恒河沙劫：恒河是在印度的一条河，在佛说法处那个舍卫国的前边。人人都知道这一条河，所以佛说大数目的时候，都说恒河沙；那麼大势至菩萨也是用这名称来形容时间的长。「劫」，是梵语，叫劫波，此云长时分，就是一个最长的时间。

有佛出世，名无量光：那时候有一位佛出世，这位佛名叫无量光，还有无边光、无碍光、无称

光……共十二位如来，所以说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在这一个大劫里边，就是相继一个大劫这麽长的时间。

卍　　卍　　卍

还有很少的时间，我讲一讲今天到大仙寺去，见这个「不是老和尚」，他是个年轻的和尚。

这一位和尚是谁呢？就是「开禅不是老和尚」。我怎麽叫他不是老和尚呢？我看他就愿意做工，虽然八十多岁了，身体还是那麽健康，手的肉还没有瘦得皮包骨，肉还很多，大约还很有力量。所以我凭着对这位老和尚的印象，给他起个名字叫「不是老和尚」，希望他永远都不老。

这一位老和尚很好玩的，可以说是有大智慧，辩才无碍，欢喜打机锋，欢喜当头棒喝。所以他就说了一首偈颂，这首偈颂说的是什麽呢？我今天念给大家听听。他说：

水流平地本无声　地有高低而有声
大道无言周法界　因贪瞋痴而有争

他说出来後，就有人写了下来。然後我说：「这不是你说的，这是我本来早就知道的，我念给你听听，你都是在我这儿学来的。」

我就念给他听，他好像很惊奇的样子。等一等，他说：「哦，那你早就会嘛！」「当然早就会了，不然怎麽会你一说，我就记得呢？」

这样之後，我们两人谈话谈得很多。我临走时，在他所坐的椅子上坐一坐，在他床上也坐一坐。我说：

「我不走了，你赶快走，你不能在这儿住了。」
「哦，我可以在外边。」
「外边？我也不准你住。」

那麽他也很好玩的！我要走了三次，又回去三次，我说：「我就欢喜你这个茅棚，它是世界第一的。不单世界第一，天上也没有，所以这回我一定要这茅棚，你赶快走好了。」我要迁他单，他也不走；结果我走了。

我说：「我再回来，就把你小茅棚给烧了，看你在什麽地方住？」

这是我们今天吵了一架，但是也没有撵走这老和尚。我想把他撵到美国去，我说：「你赶快到美国去，不要在这地方住。」

以上是今天的一个经过，向大家报告一下。

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专为忆，一人专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忆，二忆念深，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异。

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大势至菩萨遇着这十二位如来，十二位如来就是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焰王光、清净光、欢喜光、智慧光、难思光、不断光、无称光，和超日月光这十二位如来。最初这一位的名字叫无量光，阿弥陀佛也叫无量光，但这十二位如来相继一劫，相信这是一位古弥陀。释迦牟尼佛有古释迦、今释迦；这一位无量光佛大约是古弥陀。那麽最後这一位佛叫超日月光，他的光明超过百千日月那麽样光明。

彼佛教我念佛三昧：在无量光佛那时候开始，我就在因地修这念佛法门，乃至於最後的超日月光佛。这十二位如来，我都跟他们修习念佛的法门，所以说彼佛教我念佛三昧。「彼佛」，就是这十二位佛，因为大势至菩萨修这念佛法门，经过一个劫这麽长的时间，学习念佛三昧的法门。「三昧」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就是「正定」和「正受」。

念佛法门是怎麽样修习呢？先举个譬喻来说，譬如有人，一专为忆，一人专忘：譬如说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父子，或者是有其他的亲戚关系。其中一个人就专心记忆另外一个人，譬如说甲他记忆这乙；可是乙呢？乙人专忘，他就不记忆这事情，专门忘记这事情。

如是二人，若逢不逢：像这样的两个人，甲善於记忆，乙善於忘记。这两个人就是遇着了，也等於遇不着一样；因为甲专门记忆，乙就忘记。这能记忆的甲，若是看见善於忘记的乙，当然他会记得；可惜甲看不见乙。这既已忘记的人，就算见到记着他的这个人，他也忘了，不记得他或者是自己的父亲，或者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的亲戚。因为他善於忘，专忘！他不记得，所以就若逢不逢。或见非见：或者有的时候见着，也等於见不着一样的。因为有一个人不记得，有一个人记得，这也好像一个巴掌在虚空里拍不响，必须要两种因缘和合才可以，所以他们就是见着也等於不见一样的。

二人相忆：譬如有两个人彼此互相记忆，互相不忘。你记得我，我记得你，互相这麽挂着，互相都这麽想念着。甲也想乙，乙也想甲，二人相忆，二忆念深：这两人记忆很深刻的。像这样的两个人彼此互相记忆着，如是乃至从生至生：这样的两个人互相记忆，你想念我，我想念你。这就譬如佛也想念众生，众生也想念佛。前面的一人专忆，那就是佛想念众生；一人专忘，就是众生不想着佛。佛虽然想念众生，众生不想念佛，所以这光也就合不上；不合光，就不能有感应。

那麽这两个人互相想念，佛也想念众生，众生也想念佛，这彼此想念都是很深刻、很诚挚的。如是二人，乃至从今生到来生，或者生生世世，或者几个大劫也不相舍离。同於形影，不相乖异：两人相忆的这种情形，就好像我们人的身形和影子一样。身形也离不开影子，影子也离不开身形，互相不舍离，就像这样子，不会大家见不着的。

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何为？

十方如来怜念众生：这十方相信各位都知道了，就是东、西、南、北这四方，加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四隅，这是八方；再加上方、下方，这是十方。十方世界都有佛，他们常常想念一切众生，如母忆子：就好像母亲想念儿子一样的情形，那种想念是纯真的，是出於至情至性的。

若子逃逝：母亲想念儿子，这儿子可不想念母亲，就跑了，想要到外边去游玩。虽忆何为：这个儿子跑到外边，母亲虽想念儿子，怎麽样想，他也不回来。

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

子若忆母，如母忆时：做儿子的若是也想念母亲，好像母亲想念儿子，那麽样至情至性地来想念儿子那种心情。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这时候母亲和儿子生生世世都不会互相违远了，都不会离开的，不会见不着的。

这一段经文是说，我们众生若是念佛，也像佛念众生那麽样地真诚──那麽真、那麽诚，佛一定来接引我们众生的。可惜佛念我们众生，我们众生不念佛，忘了念佛，忘了想念佛。也就好像那个母亲想儿子，单单母亲想儿子，这儿子不想母亲，所以就不容易见着。若是儿子也想母亲，那母子时时刻刻都不会离开的，不会互相违远，就是不会违背父母跑到外边去，不会跑的。也就是，我们众生若念佛，很快就会回到常寂光净土，回到佛所住的地方。

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若众生心：「若」，就是假设之词。假设众生心，这众生就包括你我他，过去的众生、现在的众生、未来的众生都包括在内了。所以对这一句经文，你不要想这是其他的众生，你应该直下承当就是自己，就是我这一个不成器的众生，就是我这一个没有出息的众生，就是我这一个不知道报佛恩的众生，就是我这一个把佛忘了的众生。你若自己这麽样一想，就应该生大惭愧，佛悲心切切来教化我，我塞耳不闻，我把耳朵堵上了，不听佛的教导，心里根本就没有佛的存在，没有一个「佛」字的存在。

你们各位想一想，在台湾佛教盛行，或者人人都知道有佛，知道拜拜。但你向世界去看一看，不知道佛的人有多少？不知道拜拜的人有多少？就算知道有佛的人很多，知道拜拜的人也不少，但是这拜拜里头，又分出来有佛教的拜拜、外道的拜拜、邪的、旁门左道的拜拜，这里头都有的。所以我们现在不但不懂这念佛的法门，有的时候还叫旁人不要念佛，不要信佛，你说这是多颠倒呢！你这念佛一句是不容易的，不要以为佛谁都会念，你若有业障障着，你想念也念不出来。

你们各位曾经看过戏，有一出戏叫「疯魔扫秦」，这是地藏王菩萨想去教化南宋的丞相秦桧。秦桧在往昔很孝顺父母的，因为他孝顺父母，有一些功德，所以今生就得了富贵。可是得了富贵，他就忘本了，不知道再继续以往的善根，而培植将来的善果。因为忘了，於是乎就造了很多罪业。

地藏王菩萨和他大约也是老朋友的关系，所以就觉得这个人我应该度一度他。地藏王菩萨的愿力大，他就发心去度这秦桧。他怎麽样度秦桧呢？他预备在手心里写一个「佛」字给秦桧看，只要秦桧认识这个字，念一声，说这是一个「佛」字，那麽他就把秦桧所造的罪业都赦免，不究以往了，因为他说了一个「佛」字。

地藏菩萨有这种善巧方便的方法去度秦桧，可是秦桧见着地藏王菩萨，也不生恭敬心。因他不生恭敬心，地藏王菩萨就用大威神力，用拂尘一扫，这麽一晃，秦桧自自然然就跪倒地下了，想要站也站不起来。地藏王菩萨就伸出一只手，问他说：「你看看我手心里这是个什麽字？」

秦桧一看就说：「我中过状元，现在做的是宰相，各国的文字我都认识，所有各国来的文字都要经过我的眼睛来看，何况这麽一个字呢？你以为这个字我不认识？我认识是认识，我就不给你念！」

你看看，地藏王菩萨用慈悲心，只叫他读一个「佛」字，他也认识这个「佛」字，但是就不念出声音来，还说：「我认识是认识，我就不给你念！」结果他业障不消，还要堕地狱去，这足证明念佛是不容易的。

这众生的心，你叫他一定来想念佛，这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才说假设，这经文只是假设之辞，假设就是或者。或者你这众生心，忆佛念佛：「忆佛」，忆就是想念於佛，忆念於佛，回忆於佛。「念佛」，你能想念佛，你心里想念，口里也就念佛了，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忆佛、念佛，专一则灵，分驰则弊。你心念专一了，念佛念得恳切至诚，水流也是念佛，风动也是念佛，念得一切声音都是「阿弥陀佛」，这叫忆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现前」，就是你现生；「当来」，是将来，或者你来生。你现生、来生一定能见着佛，因为佛的愿力，只要念佛的，佛一定要摄受他，所以你离佛已经不远了。

不假方便：你不需要藉着种种的方便法门，来修持这念佛法门。念佛就是捷径中的捷径，方便中的方便，最圆顿、最简单、最容易的一个法门。所以不假方便，不用再另找一个方便法门了，这个念佛法门就是方便中的方便，是最好的。

自得心开：「心开」，就是觉悟了，就是你明白了。你豁然心开悟，豁然贯通了，豁然就得到这念佛三昧，所以自得心开。

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於此界，摄念佛人归於净土。

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就好像身上有染香的人，他身上就有一股香气，因为有香气，这就可以给他起个名字叫「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大势至菩萨自己称这无我之我，菩萨本来没有我，但是他对众生说法，所以说有我。我本来在因地的时候，用念佛的这种心愿，得到无生法忍。今於此界，摄念佛人归於净土：我现在在这世界一就是我们这娑婆世界，摄受一切念佛人。谁念佛，我就帮助谁；谁念佛，我就接引谁。只要他能念佛，我就接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叫「摄念佛人」。我摄受这念佛人，念佛的人就好像一块铁，我就好像一个吸铁石；你只要念佛，我就把你吸来，吸到极乐世界，都同生到极乐世界，到阿弥陀佛那个常寂光净土里边去。

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

佛问圆通：在《楞严经》上，佛问所有的弟子，在听过十八界之後，认为哪一个法门是最圆融无碍、最圆满的，是最合自己根性的呢？所以大势至菩萨就说「佛问圆通」，在本经的前边，佛问各位弟子，哪一个得到哪一种法门，成就了他的圆通道果。

现在大势至菩萨就说我无选择：我没有怎麽样子来选择，看看哪一个法门是第一？是圆通？可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这念佛法门是都摄六根的，你能：

一念弥陀一念佛

念念弥陀念念佛

你以念佛的心来求生净土，把其他的妄想杂念都停止了。你能用一念的念佛心来都摄六根：这六根就都听话，六根就都不造反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对着色、声、香、味、触、法这种境界时，都不被这种境界所摇动了；所谓以念佛而转一切境，你以念佛而不为一切境所转。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都摄六根，这六根就都会听你的招呼，服从你的命令了，不会再着住到染污法上。所以都摄六根，这就是一个总持的法门，也就是总一切法，持无量义。

净念相继：什麽叫「净」呢？没有杂念，没有其他的妄想，这就是净。什麽叫「念」呢？你一念佛念念佛，念念佛就是一念佛，你一念不间断，就这一念，一定会生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净念相继，这「相继」是很要紧的，你不要念念就不念了。你要：「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得很自然而念，你想要不念佛也办不到了，它自己就会念了，所谓欲罢不能，你想要停止这念佛的声音，办不到了。就好像喝醉酒，念佛念得醉了，想不念也不行，只有一个念佛心，所以叫「净念相继」。「相继」，就是继续不断；继续不断地这样念下去，天天念佛、月月念佛、年年念佛、生生世世都念佛，没有停止的时候。你能这样子，发这样的心，这就叫净念相继。

得三摩地：「三摩地」就是「等持」，又翻译为「等治」。有的人以为它还是那个三昧，其实这三摩地就是定慧圆融，定慧不二了，这是得到这种的三摩地了。

斯为第一：若以我来看，以我修行所得到的经验，以我个人身体力行，从无量劫到现在，若叫我说哪一个法门是第一，其他的法门我都不注意的，只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这才是第一法门。

大势至菩萨根大的这种圆通，若是对十方众生来说，他是第一。那麽，在这二十五圆通之中，文殊菩萨选到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那为什麽不选择大势至菩萨这念佛法门做为圆通呢？就因为我们娑婆世界一切众生的耳根很利，容易入道，容易成就三昧的这种功夫，所以文殊菩萨为娑婆世界选这个圆通，以观世音菩萨这耳根圆通是最为第一。

大佛顶首楞严经浅释（七）

上宣下化老和尚讲述

四种清净明诲?楞严神咒

◎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讲述於

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F2道场加行（分二）

G1初请略说　G2重请详示　G1分二
H1阿难请　H2如来说
今H1

阿难整衣服，於大众中合掌顶礼，心迹圆明，悲欣交集。欲益未来诸众生故，稽首白佛：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门，是中修行，得无疑惑。常闻如来说如是言：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我虽未度，愿度未劫一切众生。世尊！此诸众生去佛渐远，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欲摄其心入三摩地，云何令其安立道场，远诸魔事，於菩提心得无退屈？

阿难整衣服，於大众中合掌顶礼：阿难尊者听见文殊师利菩萨说这个偈颂完了之後，他就站起来，整顿衣服；把衣服领子也提一提，这麽整顿整齐一下，不是衣冠不整那个样子，好像穿衣服也不扣钮子，一切都不整齐。阿难现在整顿衣服，在大众里边合起掌，就向佛顶礼。

心迹圆明，悲欣交集：这时候，阿难心里边很明白了，不像以前那麽糊涂。现在他又想哭，又想笑。「悲」，就是想哭，因为阿难很会哭的。从一开始，他哭了好多次；那麽到现在，他还想哭，但是又想笑，所以「悲欣交集」，有这两种的心理。他悲的甚麽呢？他悲自己迷失了方向，所以距菩提涅盘还很遥远。他又乐极了──啊，这回我可得到佛法了！真正佛法我明白了。快乐得不得了，从来也没有这麽快乐过。啊，真正明白佛法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所以就悲欣交集！

欲益未来诸众生故，稽首白佛：他自己明白了不算，他还想要利益未来的一切众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就对佛叩了个头，然後对佛说话了。

大悲世尊：大慈大悲的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门，是中修行，得无疑惑：「悟」，就是明白。我现在已经明白这个成佛的法门，对着这个法门来修行，我绝对不会再疑惑的了。哎，阿难讲话，总要引证一下佛所说的，不是他自己说的！所以他说常闻如来说如是言：我常常听见如来说法的时候，说像这样的话。怎麽样说呢？

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己还没有得度，就先去度人；自己没有得道，就先去教化人，这样的人，这是一种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自己觉悟已经圆满了，再能以自己觉悟的道理，令其他的人也觉悟，这就是佛在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情。我虽未度，愿度未劫一切众生：我虽然自己也没有得道，可是我愿意令未劫的一切众生都得度，都得到佛法的好处。

世尊！此诸众生，去佛渐远：世尊！末法的一切众生，渐渐地就离开佛很远了，甚至於离佛法也远了！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在末法的时候，这个邪师说法就像恒河沙那麽多啊！末法就是现在，现在就是邪师说法的时候。什麽叫「邪师」呢？自己不明白，就说他明白了；没有开悟，他说他开悟了；没有证果，他说他证果了。

所以我问那个人，我说你是证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哪一果了？你开悟，开的一个什麽悟？你证果，证得哪一个果？他说不出来了。我问：「你都是个佛了，怎麽你连果都没有证？你怎麽跑到佛那儿去的？」他说他就是佛了，他不但说他一个人，他说Everybody is Buddha（人人是佛）！唉，这就是叫「邪师」！这是一个大妄语呀！你自己没有这种境界，就乱说──中国广东话叫「扯大炮」，像放炮似的；中国对这尽讲大话的，叫「大炮」。

「邪师说法」，这邪师最坏不过！遇着邪师，就可以「杀」了他。你虽然受戒，你杀了邪师没罪的。为什麽？哈哈！「除暴之所以安良」啊，我给你证明是没有罪的，因为你这是为的来护持佛法。所以你们不论懂不懂佛法，切记不要做一个邪师！不要不懂的，人家问你──好像这个Ms. Li，那时候有两个人问她佛法，她说什麽呢？「唉，我老了，我都忘了！」根本她学都没学过，你说她怎麽会忘呢？忘个什麽？根本就不懂。但她不说她不懂，她说她忘了；这就是一种骗人的口吻哪！骗人就是在这个地方。「知之为知之」，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我根本就不懂，却说「我忘了」，这就近於邪师了。

这邪师说法，他就专门有一种攀缘心，讲不对的道理。讲什麽不对的道理？譬如，淫欲是不对的，他说：「好啊，这个是最妙的法门！」他赞叹。哦，令人都找不着真理，都迷惑了！这就叫「邪师」，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就叫「邪知邪见」，他知见不正当。你正的，他说它是不对的；你邪的，他说：「啊，这个最好的！」

欲摄其心入三摩地：这种邪师说法，在末法的时候像恒河沙这麽多；可是我想在这时候，令一切众生生出正知正见，得到正定。云何令其安立道场，远诸魔事：得怎麽样子，才能使得这一般众生在道场上安立，远远离开这个魔事啊？好像有一些个邪魔外道，专门说一种骗人的法门；又说男女怎麽样，讲「淫欲越重，越可以成佛成得快」，这麽样子。这完全是一种邪知邪见，这是不对的！所以你们对这一点要特别地注意，不要被人骗了！凡是讲这个淫欲，就是错了，那就不是真正的佛法了！这种说法，就是魔事！

於菩提心得无退屈：对於他的菩提心，得怎样叫他不会退失菩提心呢？有的学佛的人，学学就退失菩提心了，说：「唉，不要学佛法了！学佛法这麽难！尽要祛我的毛病。我这毛病若祛不

了，这怎麼办呢？还是不要学佛法了！」这就叫退失菩提心了。菩提心退了，屈了，就是屈服了，没有精进心了，战败了。譬如打仗，日本投降，这叫「屈」。屈服了；你没有志气了，被魔鬼战胜了，这也叫「屈」了。

H2如来说（分三）

I1许说承听　I2总举三学　I3别列三学

今I1

尔时世尊，於大众中称赞阿难：善哉善哉！如汝所问安立道场，救护众生末劫沈溺。汝今谛听，当为汝说！阿难大众，唯然奉教。

尔时世尊：当尔之时，世尊听见阿难这麼请问，说怎麼样才能离开这个邪师说法？怎麼样才能离开这个魔事？怎麼样才能令众生不退失他的菩提心？不是一学佛法，学了三天、两天，就不学了。要永远永远的有这一种精进心：「我要学佛法，我生生世世都要学佛法！」发愿：「我一定要护持佛教！我一定要学习佛法！我一定要修行佛法！」这个菩提心永远都不退的。得怎麼样子可以这样子呢？

释迦牟尼佛一听阿难这样子请问，高兴了！为什麼？虽然说佛是如如不动的，但是有人要想拥护佛法，愿意人成佛，他也高兴的，也就欢喜。所以，於大众中称赞阿难：善哉善哉：佛在大众里边，赞叹阿难，说：「阿难哪，你真好啊！阿难哪，你真好啊！」连称两次，这是很嘉许他了！说：「你真是好徒弟，你真是一个好徒弟！」这样赞叹阿难。

如汝所问安立道场，救护众生末劫沈溺：像你所问的，众生在道场能安立於道场，你想在这个末劫的时候，救护这一些沉溺在水火里头的众生。汝今谛听，当为汝说：你现在好好听着吧！我现在给你讲一讲！阿难大众，唯然奉教：阿难听见佛要说法了，更高兴了，所以和大众就答应了，大家都依教奉行了。一定是佛问：「你们愿意听吗？」大家说：「愿意听！」这叫「唯然」。

这个邪师说法，他专门讲淫欲的，他讲的是很不合乎道理的。那麼这一点，又要分别清楚──在菩萨的境界，有的时候也用一种慈悲爱护众生的心。因为他知道一切众生，欲念都很重的，所以最初他教化人，他不令一切众生断绝欲爱，就是祛这个淫欲心；但是他用种种的方便法门，使令众生自己把淫欲心看破了，然後自己就会把它停止了──这是一种菩萨的境界，和邪师外道又不同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应该要明白的。

譬如变一个女人身，令一切的男人一见着她就欢喜了；一欢喜，然後她就教他信佛，念佛修行，结果令这个众生成佛了。曾经有这麼一个「鱼篮观音」的故事。这鱼篮观音生得相貌最好，最美丽不过，拿着个鱼篮在那儿卖鱼。这一个村里的人，根本就都不信佛的，见着这麼美貌一个女人，这一些个年轻的男人，就都生出一种贪欲心来了，每一个人都想要向她求婚，和她结婚。

这一个村子的人虽然不多，但是也有一百多个青年人；这鱼篮观音就说：「你们这麼多人，我一个女人不能嫁一百多个丈夫啊！现在我有一个方法选择丈夫。你们现在这一百多人，谁能把〈普门品〉念得可以背得出了，哪一个先背得出，我就和哪一个结婚。你们回家去背，我限你们三天的时间。」这一百多个青年人，於是乎就拿一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是第二十五品那一品─回去就念。

在三天，就有四、五十个都可以背得出了；也就是说，在一百多人中，有一半能背得出这〈普门品〉。那麼回来啦，这个说他背得出，那个说他也背得出。这鱼篮观音──就是拿着鱼篮这个女人，就说：「哦，你们虽然五十多个人都背得出，但是我不能嫁五十多个丈夫！我只可以嫁一个！好了，你们回去，再给你们五天的期间，哪一个可以把《金刚经》背得出，然後我就和哪一个结婚。」这五十多个入围的又回去，每一个人就念《金刚经》。

在五天之中，又有二十多个人会背《金刚经》。那麼又回来啦，这拿着鱼篮卖鱼的女人说：「你们二十几个人，我还是不能嫁这麼多人哪！我现在再有个条件，限你们七天，谁能把《法华经》背得出，我就和谁结婚了。这回我相信，无论哪一个能背，都可以了。」

那麼这二十多人，连以前一百多个人，统统都念《法华经》。在七天之内，就有一个把《法华经》念熟了，背得出了。这个人姓马，到这儿一说，他入围了，那麼拿着鱼篮卖鱼的这个女人就一定要和他结婚罗！他家里也有钱，於是就下帖子、请客、拜堂结婚。殊不知，拜完堂，一入了洞房；这个美丽的女人得个心痛的病，就死了！这姓马的费了这麼大精神，念得〈普门品〉、《金刚经》、《法华经》都会背了，结婚都入洞房了，啊，她死了！於是只好出殡。

出殡时，就来一个穿紫袍的和尚，问说：「你们在干甚麼？」马家的人说：「我们娶个新媳妇，她生病死了，我们现在送殡。」这个老和尚说：「不是的！那棺材里根本就没有东西，怎麼有人死呢？你们打开看一看！」打开棺材一看，本来把这个拿着鱼篮的女人屍体放到棺材里，现在甚麼也没有了，空了！这些人就说：「那她跑到什麼地方去啦？快去追啊！快各处去把她再找回来！」这个老和尚说：「这是观音菩萨！因为你们这个地方的人都不相信佛，所以他现一个美女相，来使令你们这一班好色的男人都学一学佛法。那麼你们现在知道罗！他也就走了！」这个姓马的新郎一听
：哦，这样子！於是他也把世间上什麼事情都看破了，就出家了，以後也证果了。这是在中国

有这麽一件事。
I2总举三学

佛告阿难：汝常闻我毗奈耶中，宣说修行三决定义：所谓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

佛告阿难：当在会大众都要唯然奉教这个时候，佛就告诉阿难说，汝常闻我毗奈耶中，宣说修行三决定义：「毗奈耶」，就是大、小乘的律藏。有大乘的律藏、小乘的律藏，总起来就叫「毗奈耶」；这毗奈耶，就是讲戒律的。你常常听见我讲戒律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宣说修行的道理，要依照三种决定不能改的义。这三种决定义是甚麽呢？就是「戒、定、慧」。

所谓摄心为戒：「摄」，就是摄持；这个摄字，就好像吸铁石把东西吸引来了。因为我们这个心，尤其是攀缘心，这个攀缘心，一天到晚尽打人家的主意，尽打人家的算盘。想个什麽办法能和某一个有钱人接近，想个什麽办法能和某一个贵人接近，一天到晚就用这个功夫，这就叫「攀缘心」，这就没有摄心。「摄心」，就是把攀缘心摄回来，不要叫它去攀缘，不要叫它东跑西跑。

可是我们这个心，你不叫它跑，它又跑了；你不叫它打妄想，没有一分钟，它又打起妄想来了。这个妄想停了，那个妄想又生出来了；所以说「前念灭，後念生；後念灭，後念又生」，这是念念不停地。这个攀缘心是这样，现在要把它摄持回来制到一处。我们所以不能成佛，不能开悟，不能了道，就因为没有制住我们这个心。如果你把你心制到一起了，就无事不办，什麽事情都成功、成就了。所以现在首先「摄心为戒」，摄持这个心，这就是个戒，也就是个止恶防非的办法。

因戒生定，因定发慧：你首先有戒了，它就会生出定来；那麽由这个定中，就生出一种真正你自己的智慧。就好像一坛浑水，它不摇动了，水就澄清了；水澄清了，就因为那一些个尘垢都沉底了，这叫「因戒生定」。这个「定」，就是不摇动。你若不摇动，就是「净极光通达」；你若净到极点了，你自然光通达了，你就开悟了。是则名为三无漏学：戒、定、慧这三种，就叫「三无漏学」。你若是守戒，由戒生定，由定就发慧，这就叫「三无漏学」。
I3别列三学（分二）
J1历明预先严戒　J2略示场中定慧　J1分二
K1正教持戒　K2助以咒力　K1分二
L1摄前徵起　L2开释四重　L3总结远魔
今L1
阿难！云何摄心，我名为戒？

阿难！云何摄心，我名为戒：怎麽样？阿难哪！怎麽样我给这个「摄心」起个名字叫「戒」呢？摄心为戒，这又是什麽意思呢？现在我告诉你。
L2开释四重（分四）
M1断淫　M2断杀　M3断盗　M4断妄　M1分二
N1曲分损益之相　N2判决邪正之说　N1分三
O1首陈持犯利害　O2预辨魔佛教仪　O3确定菩提成否　O1分二
P1持则必出生死　P2犯则必落魔道
今P1
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假设所有一切世界的天道、阿修罗道、人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这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他若能没有淫欲的心，这生死流就会断了；不随生死接连不断了，这生死也就停止了。
P2犯则必落魔道

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诸魔，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

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汝」，就是说的阿难。佛说，阿难你所修的这个定力，本来是为的超出尘劳，超出一切的生死。淫心不除，尘不可出：可是你如果淫欲心不断的话，你想超出这个尘劳，是无有是处的。为什麽？这个淫欲心就是一种尘劳。所以不要说你去做淫欲的行为，你就心里生一种淫欲的念头，有淫欲的心存在，这也就是尘劳没有超出去！所以说，你淫欲心要是不除的话，你想修道，再开悟成佛，那是没有这个道理的！一般最愚痴的人就说又要有淫欲心，又要开悟，这种思想简直是最愚痴的，这种人是最不可以教化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现在出世，也没有法子能令他得道证果。所以这种人是最笨，最愚痴的！

纵有多智，禅定现前：你纵然有智慧，你修行一打坐，就得到轻安的境界了，觉得非常的好，可以入禅定。「现前」，就是你的功夫有所成就。如不断淫，必落魔道：你有智慧不是吗？嗐，假设你这个淫欲心不断的话，就要堕落到魔道去！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上等的去做六欲天的魔王；中等的就去做魔的老百姓；下品的就做魔王那个女人，生得虽然漂亮，可是非常的卑鄙。所以有智慧的人，要小心一点哪！聪明的人，这个地方要注意，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以为自己：「哈，你不明白，我明白了！你不懂，我懂了！」这有一点智慧，叫小智小慧；这个小智小慧就要把自己的前途耽误了。你看，这种有一点小智小慧的人，他淫欲心不

断，总讲这个爱欲；你爱我，我又爱你，这麽爱来爱去，爱到都成了魔了！成了魔，你说怎麽样啊？

彼等诸魔，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他那诸魔也有他的徒众，有他的徒弟，有他的护法，各各都说他自己证得无上道，他成佛了。那个魔他就自己不知惭愧，自己说：「我就是佛啊！我们这就是最高无上的了！」什麽大，他就说他是什麽；其实他本来就是魔，但是他不承认，却说他就是佛了。你说，佛也有「假佛」呢！世界上其他都有假的，他也想做个假佛；但是他还不承认他是假的，他认为他就是真的了，他也认为他「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了。

O2预辨魔佛教仪（分二）

P1贪淫化世即魔教　P2教人断淫即佛诲

今P1

我灭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炽盛世间，广行贪淫，为善知识；令诸众生落爱见坑，失菩提路。

我灭度後，末法之中：你看，这多重要！释迦牟尼佛在没灭度以前就说了，我现在在世界上，这些个魔王都不敢出世的。等我灭度後，就是现在你我这个时候，这法到末梢上的时候，多此魔民炽盛世间：这种的魔民哪，那太多太多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像火柱似的，什麽地方都有，就像火着得很旺。广行贪淫，为善知识：他们到处讲淫欲，又欢喜淫欲，无论男的也欢喜淫欲，女的也欢喜淫欲。又想要成佛，又想要开悟。你说，为什麽我认识这个魔呢？以前我见着一个人，他说自己是佛，我就说他是魔。他问我：「谁是魔？」我说：「你就是魔。」为什麽我知道他呢？唉，他就是弄这一套嘛！专门讲情讲爱的，love, love, I love everybody!你说，真不知丑啊！真不知惭愧！他有什麽资格来爱所有的人？这就是自己太不知惭愧了！

一般无知的人也就听他的：「欸，他讲得不错啊！他讲得很有道理的。」尤其一些个青年人，喔，正对他的味道了，正对他的机！所谓「臭味相投」，他臭、他也臭；所以大家你也说我好，我也说你好。如果那个味道不同，就不会这麽互相赞叹了！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若是同道，思想相同了，这就大家以盲引盲，就是自己是个瞎子，没有眼睛，还要给人家带路。你说这是可怜不可怜！这不是骂人，就我以前所讲的：

懵懂传懵懂，一传两不懂

师父下地狱，徒弟往里拱

到地狱，这个师父问徒弟说：「你怎麽也来了？」他说：「那你先来了嘛！我当然要跟着你了！」哈哈，所以两个人，师父也不知道他怎麽去的，徒弟也不知道他怎麽去的！你说可怜不可怜？就是这一类的人！

他们自己说自己是善知识：「喔，我到处讲经，我到处give lecture, I give lecture to everybody!」真是，把牙都可以笑掉了！

令诸众生落爱见坑，失菩提路：令所有的一切众生，都堕落到爱这种淫欲心上了，都落到淫欲这一个坑里头，把菩提的道路失去了。跑到什麽地方去了？就跑到地狱那里去了。这个师父看着徒弟後头拱进来了，就说：「喔，干什麽你也来了？这不是很好的地方。」徒弟说：「你先来了嘛，我当然也要跟着你来嘛！你是我的师父，跟着你跑嘛！」这个师父说：「哎呀，你不应该跟着我来啊！这是一个受苦的地方。」（有婴孩笑声）你看，连baby都明白了！（众笑）

P2教人断淫即佛诲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断心淫，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诲。

所以说，教人这个爱的是魔王，这和菩萨相差就一点点；就是一反一正，不差得太多。相差哪一点呢？菩萨也是爱人的，他是有一种慈悲来爱护一切众生，而没有淫欲心的。这个魔王他爱一切众生，他专门讲淫欲，专门注重淫欲；甚至於他说：「喔，这个淫欲心越重，开悟也开得果位越高！」这麽样子，就以邪说来害人。而菩萨爱人是没有淫欲心的，对一切众生都不分彼此。

有淫欲心就是魔！菩萨没有淫欲心，他单单讲爱护一切；这是菩萨的境界、佛的境界。魔爱人，是有所企图，有所贪欲的；菩萨爱人，是没有贪欲的，也就是没有淫欲。所以佛教讲「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佛教和世间一切魔王的教不同，也就在这一点。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断心淫：你应该教一切世间人修这个定力，先要把心淫断了。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诲：这就是如来和以前所有的佛所教化的道理，这是第一种决定的清净而明白的教化。「诲」，教诲一切的人，一定要断淫的。这是第一个先决条件，这一点一定不能改变的，这是决定义，而不是不定义；不是说这个没一定，你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唯独这个淫心一定要没有的；若有淫欲心，那就是落魔。你若是想由淫欲心来开悟，那就一定要落魔王的眷属里头去了！

O3确定菩提成否（分二）

P1喻不断无成　P2劝深断方成

今P1

是故阿难！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蒸沙石，欲其成饭，经百千劫，只名热沙。何以故？此非饭本，沙石成故。汝以淫身求佛妙果，纵得妙悟，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轮转三途，必不能出。

如来涅盘，何路修证？
　　你看，又举出来个比喻。你若不相信，我就讲一个道理给你看。

是故阿难：因为这个，所以阿难哪！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假设你不断淫欲心，也还天天打坐修行，那你一边修行一边漏，一边修行一边漏，都跑了！你修一点，就漏了十点；你修一分，就漏十分；修十分，就漏百分。你打坐，想要开悟；又离不开淫欲，想要寻求这一种颠倒的快乐。怎麽样啊？如蒸沙石，欲其成饭，经百千劫，只名热沙：像什麽？就像蒸沙和石，你想将这个石头和沙做成饭一样啊！像这样，你就算经过百千劫，只叫一个「热沙子」，没有旁的用。何以故？此非饭本，沙石成故：什麽道理呢？因为它不是米，不是饭的根本，你所蒸的是沙石。就是你想要不断淫心又开悟，这就像是蒸沙石，想要把沙石变成饭一个样的道理啊！

那麽这个地方，又有得讲了。你要是能断了淫心，你就天天男和女在一起，也没有问题了！为什麽？没有淫欲心。没有淫欲心，也没有男女相了，也没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

那麽有些个不知道惭愧的人就说：「我就是这样子！」你说你是这样子的？那就靠不住罗！那没有什麽凭据的。你怎麽会知道你是这样子呢？你若是这样子，根本就不知道是这样子；你就不会有「我没有淫欲心了」这一个见解。没有就是没有了，不会各处去卖广告，登报纸的；不会对人说：「喔，我就是这样子！」你这一卖广告，已经不是了。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若是你真能没有淫欲心了，「眼观形色内无有」，眼睛看见什麽形形色色，内里都没有的；「耳听尘事心不知」，你耳朵听见什麽好声音，心里不知道。那就是有点火候了！你再能就甚至於男女在一起，就同行、同坐、同卧，也没有事情。没有淫欲心，可要真没有才算的；不是说心里还动动弹弹的，还跃跃欲试；完了，口里就讲硬话，说：「我可以守得住了！」那不算的！要连心里都不动念了，淫念根本都没有了，那才是真的。你有的时候，还知道女人是怎麽样子，那就靠不住了！

有一个人开悟了，他到他师父那儿请开示，说他开悟。他师父就问：「你开的什麽悟啊？」他说：「以前我都不懂，现在我知道师姑是女人。」哈，他知道这个师姑—比丘尼是女人了！那麽他师父用佛眼一看，喔，他是开悟了！所以就给他印证说：「你可以了！」哈，你说这谁不知道呢？但是你若不开悟，你就不会说这一句话；因为他开悟了，他会说这句话。并且，这也不能骗得了人的，因为他师父有佛眼，用佛眼一观察，他是证初果了，所以才给他印证说：「是这样子！」

汝以淫身求佛妙果，纵得妙悟，皆是淫根：佛告诉阿难，你欢喜这个摩登伽女，这不单有淫心，而且淫身也存在的。你以这种的淫身来想得到佛的果位，你纵然得到这种微妙的道理，这还是你那个淫根没有除。根本成淫，轮转三途，必不能出：你那根本就是成了一种淫欲心，将来一定堕落地狱、饿鬼、畜生这三恶道去；你或者转畜生，或者转饿鬼，或者堕地狱，你一定不能出三恶道去的。如来涅盘，何路修证：佛这个涅盘的果位，你凭哪一条路能证得呢？
　　P2劝深断方成
　　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於佛菩提斯可希冀。

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机」，就是微细微细、最少最少的那一念；「淫机」，就是无明。你必定要把无明断了，你身的淫机也断了，心的淫机也断了，你就连知道断的性也没有了。於佛菩提斯可希冀：在佛这个觉道上，你才可以有希望。
　　N2判决邪正之说
　　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像我这样讲，就是佛所说的法。如果不合乎我这个道理，就是魔王所说的法。

常来听经，一定是都要有眼睛的，瞎子不能来听经，聋子不能来听经，哑巴也不能来听经；到这儿来听经的，都是越听越聪明，不会越听越愚痴的。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把你那个真正的智慧眼睁开，真正的那个耳根要反闻闻自性，不要向外去照。这是我今天告诉大家的几句话！
　　M2断杀（分二）
　　N1曲分损益之相　N2判决邪正之说　N1分三
　　O1首陈持犯利害　O2预辨魔佛教仪　O3确定解脱得否　O1分二
　　P1持则必出生死　P2犯则必落神道
　　今P1
　　阿难！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阿难！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又者，这个世界的天道、阿修罗道、人道、饿鬼道、地狱道、畜生道这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他的存心能不杀生，戒杀放生。这个不杀生，不单在身不杀生，心里也不杀生。如果能不杀生，就可以和六道的轮回断往还；断往还，所以就不是随着生死的业报相续。
　　P2犯则必落神道

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杀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落神道；上品之人为大力鬼，中品则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等，下品当为地行罗刹。彼诸鬼神，亦有徒众，

各各自谓成无上道。

汝修三昧，本出尘劳：阿难！你修行定力，本来的愿望就是想要脱出尘劳。杀心不除，尘不可出：你如果有杀心不除去，也是尘不可出。怎麽样除杀心呢？就是戒杀放生。前面那儿说「淫心不除，尘不可出」；怎麽叫「除淫心」呢？这就要断除淫欲心；淫欲心若断除了，你才能出尘，才能超出六道轮回。可是你淫欲心没有了，你有杀心，这也一样不能脱出六道轮回，不能超出三界的。

纵有多智：你这个人，就算有很多的智慧。这个「多智」，并不是出世的智慧，而是「世智辩聪」──这世间的智慧，就是一般人所有的这种智慧。你就是算有世智辩聪（世间的智慧），能言善辩，能辨别。禅定现前：你修行，就会有禅定现前，你功夫相应了。如不断杀，必落神道：假设你不断杀心的话，将来会堕落的。堕落到什麽呢？堕落去做神。「神道」，就是神；或者在天上做天王、天主，或者做天上大力的将军，这个叫「大力鬼」。

堕落到神道上去，上品之人为大力鬼：就是你做得最好了，为有大势力的这种鬼神；这鬼，也就是神。中品则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等：这个中品的鬼神，就叫「飞行夜叉」，在空中，他会飞行的；这个大力鬼，就是天行夜叉，在天上飞的。或者做鬼的元帅。下品当为地行罗刹：下品的就做地行的罗刹，在地面做罗刹鬼。

彼诸鬼神，亦有徒众：这一些鬼和神──天主、天上的神和地狱里头的鬼，人间地面行的地行罗刹，飞行的夜叉和大力鬼神王，他们也都有很多的徒众。「徒」，就是徒弟；「众」，就是一切他的党类，这有很多。各各自谓成无上道：那麽这一些个鬼，有大力鬼、多财鬼、少财鬼、无财鬼；财，就是钱财。又有嗅香鬼、嗅臭鬼，有几万种那麽多。他们「各各自谓」都成无上道了。好像中国关帝公，这就叫「多财鬼」；不过他以後皈依三宝了，算是佛教里一个伽蓝菩萨。伽蓝，在佛教里头也是护法神，这护法神在庙里头、在佛前，他都是站着的，没有坐着的位置。

O2预辨魔佛教仪（分二）

P1食肉化世即鬼教　P2教人断杀即佛诲

今P1

我灭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鬼神炽盛世间，自言食肉得菩提路。阿难！我令比丘食五净肉，此肉皆我神力化生，本无命根。汝婆罗门地多蒸湿，加以沙石，草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为肉，汝得其味。奈何如来灭度之後，食众生肉，名为释子？

我灭度後，末法之中：在我灭度之後，到了末法的时候。就是你我现在这个时候，现在这就是末法了。多此鬼神炽盛世间：有很多这种的鬼神在这个世界很盛行的。这都是因为他在前生也修行，但是不能戒杀，所以就堕落到神道里边了。自言食肉得菩提路：自己对人讲他成佛道了，开悟了。说：「我也吃肉啊！吃肉，我一样成佛啊！我也不必戒杀，也不必吃斋，我现在也一样是佛啊！我现在也开悟了！」好像某某人说他是开悟的，但是他吃肉、喝酒、抽菸，甚至於带着一班青年人去用麻利弯那（大麻），又用这个LSD。这个样子，他说他开悟了，岂有这个道理？佛当初开悟并没有用这一些个药品，是佛自己开的悟。怎麽他现在吃这种毒品、麻醉品，把精神麻醉了，甚至於就都快死了，还自以为是开悟了！你说，这颠倒不颠倒？这真是颠倒的众生！

阿难！我令比丘食五净肉：阿难！我在我佛教里头，教一切的比丘吃五净肉。什麽叫「五净肉」呢？就是不见杀、不闻杀、不疑为我杀（不怀疑牠是为我杀），或牠自死（牠自己死的），或者鸟残（或者鸟吃剩下的，好像鹰抓几只小鸡吃，吃不了，剩下了，你碰着可以拣着吃的，这叫「鸟残」。）以上这些都叫「五净肉」。此肉皆我神力化生，本无命根：这种五净肉，都是佛住世时以佛的神力所化生的，牠没有这个命根。什麽叫「命根」呢？就是寿、暖、识…没有识、没有暖，这叫「没有命根」。

汝婆罗门地多蒸湿，加以沙石，草菜不生：「婆罗门」，就是修清净行的。你们这些个婆罗门，因为地有很多沙，又有很多水，加上沙石混合土，这草和菜都不会生的。「蒸」，就是有沙石而热气蒸腾；「湿」，就是有很多水。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为肉，汝得其味：我用这个大悲神力所加护，因为大慈悲的关系，把化现的这种东西都假名为肉，但它不是真肉，让你们吃这种的东西。

奈何如来灭度之後，食众生肉，名为释子：现在我叫你们这些个比丘吃这种假肉，奈何如来灭度之後，你们专门就去吃一般的肉，这怎麽可以叫释子呢？不可以称释子！「释子」，就是出家人的另外一个名称。

汝等当知：是食肉人，纵得心开，似三摩地；皆大罗刹，报终必沈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

在这个末法之中，我灭度之後，出家比丘如果他想要吃肉的，他不管是五净肉、是三净肉；总而言之，是肉他就吃，他不问是不是佛神力所化生的五净肉。

汝等当知：阿难哪！你们应当知道，是食肉人：在我灭度之後，他冒充佛的弟子，大口吃肉、大口饮酒，吃肉饮酒是无拘无束，他说要自由的。那麽这个吃肉的人，纵得心开：纵然他得着

一点小境界，或者开了一点小智慧；「心开」，就心里明白一点道理。似三摩地：「似」，就是好像；本来不是的，这叫相似。相似，本来他不是开智慧，他自己就认为他开智慧了。好像某一天来的那一个人，自己说和六祖是一个样的。我问：「凭什麽你和六祖一个样？」他说：「我呢，不凭什麽和六祖不一样！」他以为这就是有了智慧了；这种人，就是现在所讲的这一类。

「似三摩地」，他好像得着一点点的定力，皆大罗刹：可是这正是大的魔王、大的罗刹鬼。报终必沈生死苦海，非佛弟子：「报终」，他的寿命终了之後。「必沈」，「沈」就是「堕落」；必定就堕落去。堕落到什麽地方呢？堕落到「生死苦海」里边！这种人，他虽然穿着佛的衣服，吃着佛的饭，但是他不是佛的弟子。

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像这等人，他又杀生又吃肉，又不戒杀又不戒荤。他们互相吞食，你吃我的肉，我也吃你的肉，这麽样互相吞食。根本你吃我的，你就要还我的；我吃你的，也要还你的；互相还报，没有完的时候。为什麽？你若吃我的肉，我就要吃你的肉；我吃你的肉，你又要吃我的肉；今生你吃我的肉，来生我又吃你的肉；再来生，你又吃我的肉，都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怎麽可以说，这个人能超出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的苦呢？

P2教人断杀即佛诲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断杀生。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二决定清净明诲。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断杀生：你教化世间人，修这个三摩地的定力，第一要先断淫欲心，你淫欲心不除，尘不可出；可是你杀生的心如果不除，也是尘不可出的，所以要次断杀生，要戒杀生。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二决定清净明诲：这个就是以前所有的佛（所有的世尊），和现在佛所提倡的这种教化。这是第二种的「决定清净明诲」，这是清净、最明显的教诲，你一定要遵守的！如果不遵守，那就是不会出离三界的。

O3确定解脱得否（分二）

P1喻不断难脱　P2劝深断方脱

今P1

是故阿难！若不断杀修禅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声大叫，求人不闻，此等名为欲隐弥露。清净比丘，及诸菩萨，於歧路行，不蹋生草，况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诸众生血肉充食？

是故阿难：因为这个，所以阿难你要知道，若不断杀修禅定者：你若不断杀生的话，就没有慈悲心，就断慈悲种。你断这个慈悲的种子，如果再想修禅定，譬如有人：也就比方有一个人。做什麽呢？自塞其耳：自己把自己的耳朵堵上。塞上它怎麽样啊？高声大叫，求人不闻：大声的这麽喊着，却想要人家听不见。这就叫什麽呢？掩耳盗铃啊！「掩」，把自己耳朵堵上了，去偷铃铛，说是自己听不见了，旁人也不会听见。那麽他把自己的耳朵堵上了，高声大叫，自己听不见；因为自己耳朵堵上了，以为旁人也听不见。此等名为：这等行为的人，给他起个名叫什麽呢？欲隐弥露：越想隐藏，可是越暴露出来。

清净比丘：就是修行行为非常清高、非常洁净的这种比丘。及诸菩萨：和这一切的大菩萨。於歧路行，不蹋生草，况以手拔：「歧路」，就是岔路；多数岔路口，会有草生出来的。可是清净比丘和菩萨，就不踩这个生草上边；因为踩生草上边，把草也踩死了，更何况是用手来拔草？云何大悲，取诸众生血肉充食：怎麽可以说你是有大悲心的人，却把一切众生的血拿来喝、肉拿来吃呢？这是说不通的。

P2劝深断方脱

若诸比丘不服东方丝绵绢帛，及是此土靴履裘毳、乳酪醍醐；如是比丘，於世真脱，酬还宿债，不游三界。何以故？服其身分，皆为彼缘；如人食其地中百谷，足不离地。必使身心，於诸众生，若身身分，身心二途，不服不食，我说是人真解脱者。

若诸比丘：假设有比丘，不服东方丝绵绢帛：「服」，就是穿服饰、穿衣服。不穿东方什麽呢？蚕吐的丝所做的「丝绵」和「绢帛」；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是由生命造成的，可是普通的棉花不算的。及是此土靴履裘毳、乳酪醍醐：和这片土地所产的产品──「靴」就是皮靴，「履」就是皮鞋，「裘」就是皮袍，「毳」就是鸟兽的细毛，「乳」就是牛奶，「酪」和「醍醐」是由牛奶造出来的。如是比丘，於世真脱：像这一等的比丘，在这个世界上是真正得到解脱了。酬还宿债，不游三界：他把他所有的宿债都还了了，不会再来三界了。

乳酪，在这经上虽然说是禁止不可以吃，但是在这大、小戒里头，都没有一定戒乳酪、牛奶这些东西。这经文上这样讲，是指持杀生戒非常清净的；所以就是凡和众生有这种因缘关系的，他都不用。好像衣服，他不穿丝绵的，不穿蚕吐的那种丝做的衣服；因为蚕吐丝，那里也有蚕的生命。甚至於他也不喝蜜糖（蜂蜜），这蜜糖里头有蜂的造酿。其实，在戒律里头，这些个地方还有开缘的；有开缘，就不一定限制这些个。这是说如果能不用它，这是最清净，最好了！

何以故：什麽道理呢？服其身分：你所穿的衣服、食用的物品，例如丝绵，这与众生的生命都有关系，这叫「身分」。皆为彼缘：这都是和这种畜生有一种因缘的。你如果想不做畜生，就应该和牠断这种因缘。

如人食其地中百谷：好像以前我们人哪，追究最初，这个人是从光音天来的。我们人间的人，因世界上有劫火洞烧，烧得没有人了。经过的时间不知几长久了，在这个时候，光音天上有天人在空中飞，飞到世界上来了。这个地上，因为时间久了，生出一种叫「地肥」的，他看这个东西很好看，拿起一闻，也很香的，於是就吃了。他一吃这个地肥，就不会飞，不会腾云驾雾了；不会飞了，所以就留在世界上，不能再空中飞行了。那麼他在这儿不能飞行了，他就这麼叫；这一喊，上边或者他的兄弟姊妹，甚至於一些个男男女女，就跑下很多。他们到这个地方，都吃这个东西，一吃，都回不去天上了；所以在世界上就繁殖，有人种了。

一般人说人是由猴子变的，那麼人怎麼不会再变回猴子呢？所以，这最初是由天人那儿来到这世界上，然後一吃地肥，就留下来了。人一多，地肥也吃得没有了，这种食粮断绝了；於是，就吃这世界上的百谷。「百谷」──稻、粱、黍这是三种，稻大约有二十种，粱有二十种，黍有二十种，每一类大约都有二十种；再加「菜」，有二十种菜；再加「果」，这果品也有二十种──统统合起来，这叫「百谷」。人就吃这个百谷了！一吃百谷，怎麼样？足不离地：因为百谷是从地下生出来的，人吃了世界上这百谷，就足不能离地了。一般说是地心有吸力，其实就是人吃这些个东西吃的，吃了，就在地上走了！

必使身心，於诸众生，若身身分：必定要使身、心和一切畜生的生命以及所有牠身上有关系的这一种业，都不可以造的。身心二途，不服不食：身也不可以杀生，心也不可以杀生，也不穿有众生生命的衣服，也不吃众生生命的肉。我说是人真解脱者：我说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解脱人。

N2判决邪正之说

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如我此说，名为佛说：像我这样的讲法，这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法，他们都是讲这个道理。不如此说，即波旬说：不是我这个说法，就是魔王所说的！也就是，合乎我所说这个理论，这就是佛所说的法；不合乎我所说这个道理、这个理论，就是魔王所说的。所以你现在听过《楞严经》之後，谁在讲经，就知道他讲的道理对不对；就像一面照妖镜。照妖镜，你懂得吗？在中国讲，有一种照妖镜，就是一面镜子；妖怪装模作样，装着是个人，你用这镜子一照，喔，他是个怪物！原来是个猪精，或者牛精、马精，或者是山妖、水怪，或者是鬼王。用这个镜子一照，就把他给照出来。你现在听过《楞严经》的，谁在说什麼法，你往这《楞严经》上一合，他说的对不对，你就知道了！《楞严经》也就等於一面照妖镜。

所以我前边不是说嘛，瞎子、聋子、哑巴，他没有机会听我讲经的。为什麼？我讲经，他如聋若哑。我这儿讲经他不听的，这叫「聋子不能听经」，并不是说他是聋子没有听到；他不听，没有听到这个法，就是等於聋子一样。哑巴不会说话，他也不会听的；我这儿讲什麼，他也不懂。所以在这儿听过《楞严经》，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一个善知识，成一个真正明白佛法的人，将来去教化那些个瞎子、聋子。他现在没有听，你将来安上一个扩音机各处去广播；他在外边也听到佛法了，就再不会是聋子了，不会是哑巴了。不懂佛法的人是最可怜的，你们学会佛法，应该去教化一切众生的，所以现在都要特别注意修学佛法！

M3断盗（分二）

N1曲分损益之相　N2判决邪正之说　N1分三

O1首陈持犯利害　O2预辨妖佛教仪　O3确定三昧得否　O1分二

P1持则必出生死　P2犯则必落邪道

今P1

阿难！又复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偷，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阿难：佛又叫了一声，阿难！又复世界六道众生：又有一种的道理，这世界天道、阿修罗道、人道、饿鬼道、地狱道、畜生道，这六个道的众生。其心不偷：他的心不偷。不偷什麼呢？什麼都不偷！所有一切有形的、无形的，有价值的、没有价值的，他都不偷，就心里也不生这种偷的念头。则不随其生死相续：若能不偷，再不淫、不杀，这也就不随着生死的相续。不随着生死相续，就业果相续也没有了，世界相续也都没有了。可是要在你心里头，连个「偷」的念头都不要有的；若你虽然没有实实在在去偷，可是心里头生出来一种「偷」的念，这也不可以的。

P2犯则必落邪道

汝修三昧，本出尘劳，偷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偷，必落邪道；上品精灵，中品妖魅，下品邪人，诸魅所着。彼等群邪，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

汝修三昧，本出尘劳：你现在修这个正定，本来的意思是想要超出尘劳，出离六道轮回。偷心不除，尘不可出：你偷东西这一种的心念如果不除去的话，你就不能超出这个三界火宅。「尘」，就是尘劳、尘事；就是这个三界火宅。

纵有多智，禅定现前：「纵有」，就是纵然有，本来没有的。本来这种人是没有智慧的，他若有真正智慧，就不会偷了，也不会淫了，也不会杀了。就因为没有真正的智慧，所以才淫、杀、盗。那麼就算你有一点智慧，这「多智」并不是说智慧很多很多的意思，而是有多少的智慧。这个多少就不是太多，就比一般人稍微聪明一点，不是很多的，就是比那个少的多一点。总而言之，好像一般人有一分智慧，那这个大约有两分这麼样子，不是说有千百万分。这多智，是个比方，他根本就没有的；根本来讲，他就是没有智慧，若有智慧就不会偷了嘛！有智慧为什麼要去偷啊？

存心偷的这个人，纵然多少有一点的智慧，又有「禅定现前」，坐着，也迷迷糊糊的，就好像入了定。但是他觉得自己：「喔，你看我不得了了！我往这一坐，坐得真是...
...大约他们都不能有我这种成绩，他们的功夫都不如我！」总有贡高我慢这种知见。

如不断偷：假设你不断偷窃心的话，必落邪道：为什麽？你虽然有少少的智慧，你还偷，但是你又修禅定的功夫，这个就落什麽呢？邪道。什麽叫「邪」？就是「不正当」，不正当的这个道。什麽叫不正当的道呢？他这道路不光明、不正当，也教人邪知邪见。

上品精灵：上品的邪道做什麽去？就做「精灵」，就是妖精灵怪。什麽叫「精灵」呢？就是本来你看着他是很聪明的，实际上他是假的。在中国的药舖里，有一味药材叫「茯苓」，又叫「茯灵」，别名「茯神」，这是一种菌类。茯灵它这个「灵」，不是真的，是假的。中品妖魅：「中品」就是「妖魅」。「妖」，就是妖精、妖怪，奇奇怪怪的；他也有神通，也会害人，把人害得惨了。

下品邪人：下品就做邪人。诸魅所着：就有一切的魅上到他的身上。「魅」，就是鬼魅。前几天不是讲「鸠盘茶」那个魔魅鬼，这也是一种魅鬼。「鸠盘茶」那个魔魅鬼，是在人睡时去魔魅你。这个魅，不是在人睡着了，而是在人将睡未睡，就来个鬼；来个鬼，就上到人的身上，藉着在人身上，就讲话、就说法，什麽都会的：这种就叫「邪人」。在中国叫「巫医」，又叫「巫婆」，又有一个名字叫「跳神」。怎麽叫「跳神」呢？「跳」，就是跳起来；说蹦蹦跳跳的，这就是有神了。这种人，就是前生他尽偷盗东西，所以今生就受这个果报。

我在美国，就遇着一个这样的人，是个美国人。他说他就是耶稣，又说他是天主；等一等，说天主来了，天主到他身上来对他讲话了；等一等，又说是耶稣来了，耶稣要和他讲话。唉，那个时候是几年前了？有五年以前了！他来见我，被我骂了一顿，我说：「你真是自己不知道自己！你这完全是魔鬼来作怪啊！」我这样一讲，他也不欢喜听我说他是「魔鬼」，所以他就走了。他本来想到这儿和我研究道理，被我骂了一顿，以後再也不敢回来。唉，我一想，我也不会度人，遇着这麽一个「耶稣、天主」，为什麽把他骂跑了？他就是这种邪人！为什麽他有这样的业报呢？就因为他在前生偷东西，他这个偷心不除，所以就堕落。上品就堕落精灵，中品就堕落妖怪，下品就堕落邪人；邪人，就有邪魔鬼怪到他身上来替他讲话。

中国有那种邪人，他本领很大的，可以拿把刀，钉在头上，这叫「挂甲」。钉上一把刀不会死的；完了，他这个神要走了，把这刀取下来，他这个神念念咒，喔，也不流血！就这个样子。有的在肩膀上就钉上一条铁钉子，两边挂上铡刀；中国那个铡草的铡刀，一把刀大约都有十几斤重，他可以挂四把。四把铡刀这麽晃起来，喔，很威风很吓人的，就这麽有本事！我都见过这种的邪魔外道。

所以现在对照《楞严经》这经文一看，喔，佛早早地就把这个世间一切一切，某一个人什麽样子，哪一类人什麽样子，都给讲清楚了！所以我们大家听《楞严经》，就要把一切一切都认识了。现在讲〈四种清净明诲〉，这在《楞严经》里边是很要紧很要紧的，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听经的人都要特别注意！你看看，这个偷的心如果不除去，你想成佛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有偷的心，就把它改了；没有偷的心，那更好，也不要叫这个偷的心生出来，这是与道最相应了！

彼等群邪，亦有徒众：就是那一些个邪魔外道、妖魔鬼怪，那一些个害人的魑魅魍魉。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各人有各人的徒众，所谓「善一夥，恶一群，什麽人就找什麽人」，做善的人就和做善的人在一起，做恶的人就和做恶的人在一起。那麽这一些个邪魔鬼怪、邪魔外道，他也有他这一些个邪魔外道在一起，有他的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他都说自己这个道是最好的了，他得到最高的这种道了！甚至於他假藉佛的名字，就说：「喔，我们已经都成佛了！你看，又有这麽大的神通！」实际上，完全是一些个妖魔鬼怪！完全是一些个不正当的！

O2预辨妖佛教仪（分二）
P1潜匿眩惑即妖教　P2教人断偷即佛诲
今P1

我灭度後，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炽盛世间，潜匿奸欺，称善知识。各自谓己得上人法，言十玄惑无识，恐令失心；所过之处，其家耗散。我教比丘，循方乞食，令其舍贪，成菩提道。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於残生，旅泊三界，示一往还，去已无返。云何贼人，假我衣服，裨贩如来，造种种业，皆言佛法？却非出家具戒比丘，为小乘道。由是疑误无量众生，堕无间狱。

这一些个魔鬼，我在以前遇着的多了！那麽在西方人，都还不知道有这种奇怪的事情。并不是中国人信神信鬼，才有这些个；这是时间久了，这个天地间奇奇怪怪的事情多得很！

我灭度後，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炽盛世间：释迦牟尼佛说：「我入涅盘之後，在末法的时候，这些个妖邪多得不得了，到处都是！」我们人不能因为没看见，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我们没有看见的事情多得很！要完全等到我们亲眼看见，这一生看不完的。那麽这一生看不完那麽多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那麽多的事情了！那麽「多此妖邪」，这一些个不正当的人多得很；「炽盛世间」，就像火似的，在这个世界上烧，把所有的人都烧死了。这一些个不认识妖魔鬼怪的人，就都跟着跑了；他们就像火那麽厉害，把人都烧坏了。

潜匿奸欺，称善知识：「潜」，就是潜藏起来；「匿」，也是藏匿起来；就是潜伏到什麽地方，或者他这个尽是秘密的，不叫人知道。「奸欺」，用各种计谋欺骗人。「称善知识」，他自己称自己就是明眼善知识，他什麽都明白。

各自谓己：每一个都是自己称赞自己得上人法：「上人」，就是菩萨；他说他就是菩萨了。你说，这就是邪知邪见！在佛教里头，就算你是佛菩萨来的，你在有生之日，不能讲自己：「喔，我是佛，我是菩萨，我就是罗汉！」不能这样讲的。这样讲的，这就是魔鬼了！就是这一类的人了！要等到什麽时候呢？要等到死的时候。死後不妨叫人知道，你没死之前，不能叫人知道你是谁。你一说出来你是佛，你什麽意思？你说你是菩萨，又是个什麽意思？为什麽要说你自己是佛？为什麽要说你自己是菩萨？为什麽要称赞你自己是罗汉？这无非叫人相信我！「相信我」，是什麽意思呢？叫人布施钱。这就是一种攀缘！若不是攀缘，你是佛，你告诉人家干什麽？你是菩萨，自己就是菩萨，你告诉人家干什麽？

讲到这个地方，我以前讲过，有一个太守到天台山国清寺，去访问丰干和尚。这个太守，他叫什麽名字呢？你不要问我，我也忘了！总而言之，就是个做官的；或者是你也不一定，或者是我也不一定，没有一定的名字。两个人谈起来了，那麽这个做官的就问丰干和尚说：「以前很多菩萨都到这个世界上来，现在菩萨也没有了。我想见见真正的菩萨，也遇不着了！」丰干和尚就说：「你想要遇见菩萨吗？那我们这儿有两位菩萨，我给你介绍，你去见啦！」「啊，你们这儿有两位菩萨？是什麽菩萨？是不是泥菩萨？木头雕的菩萨？」丰干和尚说：「都不是！这两位是肉身菩萨，是活菩萨，是人的菩萨，是生菩萨！」广东话的生菩萨，就是活菩萨，活菩萨就是人。

他说：「真的吗？」这丰干和尚说：「我骗你？我是一庙的方丈，我对你讲，当然是真的了！」他说：「那是谁啊？」「我们庙上有两个，一个煮饭的，叫寒山；一个烧水的，叫拾得。这两个人，一位就是文殊菩萨化身，一位就是普贤菩萨化身。两位菩萨都在这庙上行苦行，做苦工；因为没有人欢喜做苦工，他们就愿意做去。你如果想见一见他们，很容易的，你到厨房去就见到了！」

於是，太守就叫知客僧──就是招待来宾的和尚──带他到厨房去见这两位邋遢和尚。这个太守到厨房一看，这两位和尚都像现在嬉皮一样，长头发、长胡子，脸也不洗，身上是污浊邋遢，很不乾净的，喔，very dirty！
但是丰干和尚说他们两位是菩萨，他也就不敢轻慢这两个人，於是就叩头。

寒山、拾得两个就问他说：「你干什麽给我们叩头啊？」他说：「丰干和尚说你们两位是文殊、普贤菩萨来的，所以我要向你们叩头！」这寒山、拾得就说：「欸，丰干饶舌！丰干饶舌！」就说这个丰干和尚真多事，尽多说话，他是太多嘴了！於是这个太守向他们两位叩头，他们就向後退。这向後退，不知道退多少步？不只一步，四步，几百步也不一定的；退、退、退到山上了，这後边就是石岩。

这两位和尚就对太守讲了：「丰干饶舌！你弥陀不拜，你来拜我们做什麽？」太守说：「谁是弥陀啊？」寒山、拾得说：「这个丰干和尚就是阿弥陀佛转世到中国来，到天台山国清寺来做方丈的嘛！你去向他叩头好了！你不要叩我们！」当这个太守好像要入定这麽一怔的时候，这两位邋遢和尚都退到石壁里头去了。在天台山有个月光岩，那个地方是寒山、拾得的隐身处；以後这寒山、拾得也没有了。

这个太守就回去见丰干和尚──见阿弥陀佛去。回到国清寺里一看，丰干和尚也坐那儿圆寂了。啊，他知道丰干和尚是阿弥陀佛来的，但是也看不见了，当面错过了！死了，他才知道；那麽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丰干和尚是阿弥陀佛。

所以佛来的，菩萨来的，他不教人知道的。为什麽？他教人知道，就都你也叩头，他也叩头，搞得他一天到晚很麻烦的，也没有时间用功了，所以他不愿意对人讲的。这是在佛法里头，就是佛菩萨到这世界上来的，也不能公开讲，说：「我就是菩萨，我就是佛！」不能讲的。若说自己：「喔，你看我开悟了！你看我就是佛啊！」这简直的！你说这和经上这种人有什麽分别？我从来没碰见一个人公开就承认自己开悟了。就虚云老和尚或中国任何开悟的和尚，你问他：「是不是开悟的？」没有人自己承认说：「喔，我是开悟的！」要是说自己是开悟的人，这在佛教里头那是没有这样子的；那除非是一个「新佛教」──美国这儿有个 new dharma（新法）。唉！

那麽「潜匿奸欺」，他说他自己是善知识；各自谓己，得上人法。「喔，我是什麽？你知道我是谁来着啊？我是弥勒菩萨来的！你知道我是谁来的？我就是观世音菩萨！你现在知道吗？你不要错过机会啊！你拜我做师父吧！」就这样子。（众人大笑）他们不会听中国话的，也都会听了！「你如果不拜我做师父，你拜我的师父做师父，我给你一张戒牒啊！」（哈哈哈！）「六十五块我传给你一个法啊！」（众人大笑）

惑无识：可怜得很哪！可怜得很哪！这个「惑」，就是欺骗、迷惑，迷惑那些个无知识的人。这个我遇着的多了，不是单单这儿，这个真是遍地皆是！你说他怎麽说啊？「你要什麽的，信我这儿！我这儿有什麽什麽。我这儿有法宝，卖给你一个，一个三百块钱。因为我对你最好，所以留给你的；如果不是对你好，这个我不给你的！我不卖，特意留给你的！」你就：「三百块钱？好，这给师父三百块钱，买一个法宝！」（众人大笑）有的不只三百的，有的要拿几千都不定的；所以这个老师的钱，喔，满满的

！

我知道有一个，我们东北那边有一个叫刘金童的。那时候在日本占领的时候，他的徒众满天下，多得很！人人都说他是什麽呢？是皇帝；将来日本退走，他就是皇帝了。人人要买大官做，这个就买个丞相，那个就买一个外交部长。你买个外交部长要几万块钱，他买个丞相要几万块钱；喔，那个钱多得不知多少！由关外往关内运钱，用火车来运这个钱。唉，他说这个，一般人就相信这个！可你给他讲真法，说不要杀生，他不相信；不要偷盗，他不相信；不要邪淫，他不相信。可是你若说有个什麽对他有什麽什麽好处，这样就相信了，他就拿出钱来了。这样子，我遇着的多了！

恐令失心：「恐」，就是恐吓；恐吓你，使令你把真正的智慧都没有了。「失心」，就是没有智慧了，令你就迷了。所过之处，其家耗散：他到什麽地方，哈，那个钱就多得很呢！什麽都来了！他到什麽地方，就把人家家庭里所有的财产，都拿到他的腰包里去了！

我教比丘，循方乞食：我教化所有的比丘，依照次序，这麽顺着方向去乞食。你向南去乞食，他就向北方去乞食，有的向东方，有的向西方；各有各人的方向，各有各人的处所。那麽循方乞食，去化缘──去托钵乞食，就是托着钵到外边去化饭吃。为什麽要叫他化饭呢？（一）一切众生供养出家人饭食，可以种他的福报，可以了去他的苦恼。（二）出家人自己不预备饮食，也不预备东西，到外边化来什麽东西，就吃什麽东西。化来好的饭，就吃好的；化来不好的，就吃不好的，所以自己也没有贪心。

令其舍贪：令比丘舍除这个贪心。你若自己做饭，今天做这个不好吃，我明天再做好吃的！後天做更好吃的东西，再後天做更好吃的东西，这就没有止境。去到外边化缘──化这个饭，有什麽东西吃什麽东西，不拣择、不分别饮食好不好。不能说是今天化来的斋饭味道好，高兴的就吃，吃到把肚子胀得大大的；明天化来不好吃的东西，就不吃了。不能这样子，好的、不好的都一样吃；总而言之，吃饱就算了，这叫「去贪」。成菩提道：因为「君子谋道不谋食」，修道的人，只问「我这个道业成没成就」？不管吃得好不好。所以你们到这儿来研究佛法，我告诉你们，不要知道那个吃的东西味道好不好！

诸比丘等，不自熟食：这所有一切出家人，不立炊爨，不自己做饭吃。寄於残生：就是维持这个生命，这个身体活着就可以了。旅泊三界：我们人住在这个世界上，在陆地上住着，这叫「旅」；在水上住着，在船上睡着，这叫「泊」。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就好像住到旅馆（hotel）一样，所以就不要这麽执着。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示一往还：这表示什麽呢？为什麽我什麽都不贪呢？表示我这一回生命结束了之後，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最不清净了！所以去已无返：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了。就是美国这麽样子漂亮的厕所、漂亮的房子，也是来一次就够了，再不要来了！不要贪恋这个厕所，厕所是臭的嘛！你贪它好干什麽？这个世界也是臭的，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是乾净的，这个世界就是个厕所！

云何贼人，假我衣服：云何你做贼，尽偷东西啊？你穿着我佛教出家人的衣服，穿起来一件袍、搭起来一件衣，到那个地方，就说：「我是个法师，我可以讲经给你们听，你们大家要相信我！」裨贩如来：就贩卖如来的佛法，拿着佛法来做生意。造种种业，皆言佛法：他只知道要敛财，只知道和人化缘，叫人布施给自己。却说：「喔，这一切一切皆是佛法！你跳舞也是佛法，你喝酒也是佛法，你奏音乐都是佛法！这都是佛的八万四千法门之一！」他讲得是井井有条、津津有味。喔，你抽菸也是合佛法，喝酒也合佛法，你赌钱都是佛法；他什麽都可以，甚至於你一切一切都没问题！

却非出家具戒比丘：可是怎麽样？你叫他受戒，问：「你受了什麽戒了？你受了具足戒了吗？」「什麽叫具足戒啊？」不要说具足戒，五戒他都不懂，八戒更不明白，十戒也不用问，更不要说十重四十八轻。所以果章到那儿问「十重四十八轻」，他怎麽能懂呢？这个「却非出家」，可是他就不是一个出家受了具足戒的比丘。为小乘道：他就为这一小点攀缘心，和人拉拢社会的关系，这叫「行小乘法」。

由是疑误：因为这个，他就有很多被人疑惑的地方，他自己也不明白，所以说疑误无量众生，堕无间狱：本来人家想学好的，你说遇着这麽一个糊涂师父，就是前边讲那个「懵懂传懵懂，一传两不懂；师父下地狱，徒弟往里拱。」这样子，都堕无间狱了！什麽叫「堕无间狱」呢？无间狱，就是「无间地狱」，没有间断的。一个人在这个地狱里也满，多人也满；一个人在这个地狱里头，没有空余的地方；多人在这个地狱里头，也不会挤迫，也没有空余的地方，这叫「无间地狱」。在这无间地狱里，永远都不会出来的，所以这是痛苦的，是很危险的！

P2教人断偷即佛诲（分二）

Q1先出自己诲　Q2转教先佛诲

今Q1

若我灭後，其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提：能於如来形像之前，身然一灯，烧一指节，及於身上爇一香炷。我说是人无始宿债，一时酬毕，长揖世间，永脱诸漏；虽未即明无上觉路，是人於法已决定心。若不为此，舍身微因，纵成无为，必还生人，酬其宿债，如我马麦，正等无异。

若我灭後，其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提：假设等到我入涅盘之後，那时候有出家的比丘，他发心想要一定修这个定力。能於如来形像之前，身然一灯：他能在佛的前边，用刀把身上的肉

挖开，在这个地方添上油来点灯，这叫「身然一灯」。烧一指节：或者把这个指头，烧去一节、两节。及於身上爇一香炷：或者在身上，例如我们在手臂上燃香，这就叫在身上爇一香炷。那麽燃一枝香或者两枝、三枝，这样子。

我说是人无始宿债，一时酬毕：释迦牟尼佛说，我说这个人在无始劫以来，宿世所欠的债务，在这一个时候，就都会还了了。长揖世间，永脱诸漏：就永远不会再来这个世间来受苦了！「长揖世间」，就是这一生报尽了，再不会生到这个娑婆世界，受这种的苦恼了。他一切的漏，也都永远脱离了！虽未即明：虽然没有即刻就明白无上觉路：没有再比这高上的这个觉路。是人於法已决定心：这个人於佛法上已有这个决定的心，不会退堕了。

若不为此：假设你不这样做的话。不怎麽样呢？舍身微因：你舍你身上来燃香、点灯，或者烧指。若没有种这小小的善因的话，纵成无为，必还生人，酬其宿债：你纵然成道了，你纵然开悟了，甚至於成佛，你一定再回来做人，还要还宿世的这种债务。如我马麦，正等无异：就好像我吃了九十天喂马的那个麦子，是一样的。

佛怎麽九十天吃喂马的麦子呢？因为在过去生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做一个在梵志山上的梵志，带着五百个童子在那儿修道。这时候也有佛出世，这位佛出去化缘，因为家里有一个有病的比丘；有病的比丘不能出去化缘，这位佛就叫这一些比丘在斋主那儿乞多一份斋饭，回来给这有病的比丘吃。那麽比丘拿着斋饭，经过梵志山，这个梵志闻见饭的香气，他就生了一种妒忌心，说是：「哎，这一些个秃头的和尚，怎麽可以吃这麽好的东西呢？」就说这一些个没有头发的和尚，只可以吃喂马的麦子，不应该吃这麽好的东西。他这五百个弟子，也随声附和，就说：「对的，他们应吃那个喂马的麦子！」

那麽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带着五百个徒弟到这一个国家去结夏安居，这个国王早先很欢迎，把他接到国家来了之後，怎麽样啊？哈，这国王又不供养这一些个和尚了！在这时候，一个喂马的马师看见释迦牟尼佛和五百个弟子都没有饭吃，於是就天天用喂马的麦子，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和他五百个弟子。

释迦牟尼佛就是当初在梵志山，带着五百个童子在那儿修道的梵志，今生成佛了，这五百个童子就变成五百个罗汉。虽然都证果了，但是他在因地的时候譭谤人家，说这个比丘应该给他吃喂马的麦子，因此今生他虽然成佛了，还要受九十天吃喂马麦子的宿债，所以说「如我马麦，正等无异」。如果他不燃灯或者燃指，或者燃香在身上的话，也就像我要受九十天吃喂马的麦子那个果报一样的。

Q2转教先佛诲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断偷盗，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三决定清净明诲。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断偷盗：阿难哪！你应该教一切世人，他想修定力的；虽然想要修行，但是应该断这个偷盗的心。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三决定清净明诲：这个就是释迦牟尼如来和以前的佛说的第三种决定不能改变的清净明诲。

O3确定三昧得否（分二）

P1喻其不断难得　P2劝其深断方得

今P1

是故阿难，若不断偷修禅定者，譬如有人，水灌漏卮，欲求其满，纵经尘劫，终无平复。

是故阿难：因为这个，所以阿难，若不断偷修禅定者：假设不断偷盗心，而想修习禅定的话，譬如有人：譬如有这麽一个人，怎麽样子呢？水灌漏卮，欲求其满：用水灌这个漏的瓶子，或者漏的酒杯、茶杯。「卮」，就是一个瓶子、茶杯。因为它是漏的瓶子，想要用水把这个瓶子灌满了，纵经尘劫，终无平复：纵然经过微尘数那麽多的劫，这个瓶子始终不会满的。

P2劝其深断方得

若诸比丘，衣钵之余，分寸不蓄，乞食余分，施饿众生。於大集会，合掌礼众；有人捶詈，同於称赞。必使身心二俱捐舍，身肉骨血与众生共；不将如来不了义说，回为己解，以误初学。佛印是人得真三昧。

若诸比丘，衣钵之余：假设所有的比丘，除了三衣、钵、具之外；在比丘，应该预备三衣，这个衣，不是都大衣，是一件五衣、一件七衣、一件祖衣；还有卧具，还有钵；这叫「三衣钵具」。除了这三衣钵具之外的东西，分寸不蓄：什麽也不要，什麽也不储藏，什麽也不收起来的。乞食余分，施饿众生：天天乞食回来所剩的，给一切没有食物吃的众生吃。

於大集会，合掌礼众：在任何大会的里边，合掌向众为礼。有人捶詈，同於称赞：若是有人骂你的话，你要看成和称赞你一样的，不要认为他是骂你。

必使身心二俱捐舍：必使身、心这两种都舍了，也没有身了，也没有心了；心里也没有贡高心，身也没有骄傲的这种姿态；身也不骄傲，心也不骄傲。真正修忍辱的比丘，谁若骂你，你当他唱歌儿给你听呢！或者你不会骂人，他骂你，你就应该不懂他说什麽的，你就当他说日语，或者讲英文。中国人没学过英文的，遇着你讲英文，他不懂；西方人没学过中文的，你讲中文，他也不懂。那麽他骂你，你不骂人，不讲这个骂人的话：「喔，他大约是讲日语呢！」或者：「他是说我最好了！」明明他是骂你，你认为他是赞叹你，是讲你好话；要反过来看。

他若打你呢？你当撞着门框上，或者撞到墙上了。譬如你自己走路不小心碰到墙上，把头碰痛了，你回头打这个墙一拳：「为什麽你碰我？」是不是要这样子呢？不是要这样子。你若撞到墙上，然後你再打墙一拳，你再痛多一点。那麽有人打你，你也就当撞到墙上一样嘛！你不认为这是人打你，也就没有事了嘛！所以打你，你当撞到门框上；骂你，你当他唱歌呢！

身肉骨血与众生共：不单说这个，真正比丘、菩萨发心，就有人想要你身上的肉，或者骨头，或者喝你的血，你都应该舍的，和众生共同的。要行菩萨道的人，你就要舍头、目、脑、髓。头先我没对你们讲，释迦牟尼佛在吃饭那个时候，看见有只老虎饿得要死，没有东西吃了，他就把身体喂那只老虎去。你看，这老虎是世界上最恶的一种恶兽，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都一样把自己的身体做布施，给这只老虎吃。我问果前能不能有这样牺牲，他笑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呵呵！

不将如来不了义说，回为己解，以误初学：他不会将佛所说的不了义这个小乘法，做为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拿佛所说的法，说这不是佛说的，是他自己说的法，来耽误这个初机；他不这样子，不误初学。佛印是人得真三昧：佛印证这个人得着真正的定力了。

N2判决邪正之说

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如我所说，名为佛说：像我这样说，这就是佛所说的法。不如此说，即波旬说：不像我这样说的法，这就是魔王所说的法。

M4断妄（分二）

N1曲示戒劝之意　N2判决邪正之说　N1分四

O1首陈妄语大损　O2表己禁敕无妄　O3转教先佛明诲

O4确定菩提成否　O1分三

P1蹑标妄语成魔　P2指述妄语之意　P3记其损善堕恶

今P1

阿难！如是世界六道众生，虽则身心无杀盗淫，三行已圆，若大妄语，即三摩地不得清净，成爱见魔，失如来种。

阿难！如是世界六道众生，虽则身心无杀盗淫，三行已圆：好像这个世界的六道众生，虽然身也没有杀、盗、淫，心也没有杀、盗、淫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三种的行已经圆满了。若大妄语，即三摩地不得清净：若是专门讲大妄语，就是对这个定力不清净，成什麽呢？成爱见魔，失如来种：成一种爱魔或者见魔，失去如来的种子。为什麽失去如来种子呢？就因为他专门打大妄语。

P2指述妄语之意

所谓未得谓得，未证言证。或求世间尊胜第一，谓前人言：我今已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道、辟支佛乘、十地、地前诸位菩萨。求彼礼忏，贪其供养。

怎麽样打大妄语法呢？普通的打妄语，那还不算。所谓：就是所说的未得谓得：没有得道，根本他对於修行上一点都不懂，也不知道怎样念佛，也不知道怎样修道，也不知道怎样坐禅，也不知道怎样持戒，就道听途说的，似是而非；说得好像对，但是实际不对的。听着人家讲这个道理，他说：「我也明白了，我早就明白了！」或者：「嘿，我已经得道了！我开悟了！我成佛了！」这叫「未得谓得」。未证言证：没有证果，他也不知道什麽是初果阿罗汉、二果阿罗汉、三果阿罗汉、四果阿罗汉，他什麽都不知道，就说：「你知道我是谁啊？我就是罗汉哪！我就是佛啊！我就是菩萨！」也就像前边讲的那个差不多。

或求世间尊胜第一：或者想办法宣称自己是世间最高、最第一的。好像白文天说的，某某人问我们是哪一帮哪一派的。这种人说：「我们是曹溪的！我们这一班人都应该站到一起！我是第一，我是最最高的了，最高的领袖！我是美国佛教的开辟者，我是一个美国的佛教始祖，第一代的祖师！」就这麽样讲。

谓前人言：对他前边的人说，就是好像我现在骗你们：「你知道我是谁啊？我就是佛啊！」这个对他前边的人言，我今已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道：「我现在证得初果阿罗汉了，我就是须陀洹哪！」又想一想，须陀洹还不够高，等一等，他说：「啊，我现在证了二果了！」过了五分钟：「嘿，我真快，又证了三果了！」再过了一秒钟，他说证了四果了。证四果，一想，这还是阿罗汉，还不够是最高的，於是你说他怎麽样子哪？辟支佛乘：四果阿罗汉他还不知足，喔，他是辟支佛，还比阿罗汉又高一层了！他见着人，又说我是辟支佛了。十地：他又是十地菩萨，或者地前诸位菩萨：地前的菩萨。

求彼礼忏，贪其供养：他为什麽又说自己是佛、又说他是阿罗汉、又说他是菩萨？他这个意思，就是在骗人；打大妄语，就是欺骗人。欺骗人，为的什麽呢？就是叫人信仰他。你不信仰，他就没有钱收；你一信了，喔，这供养就来了！就因为贪供养，所以他也就不怕打妄语，堕落到拔舌地狱。

人打妄语，等堕地狱的时候，那地狱有一个铁钩子，这铁钩子把你舌头这麽一勾，拿一把剪子就给剪下来，这叫「拔舌地狱」。入拔舌地狱，你还讲大话？你还打不打大妄语？还说不说假话？现在不用说什麽，就在世界上的哑巴，为什麽他是哑巴？就因为打妄语打得太多了！所以

再做人，也不会说话了。根本就不会讲话了，你想再骗人，看你骗谁？骗得自己不会说话了，就哑巴了！为什麽他哑巴？就因为舌头被人割去了──那个舌头，你看他是有舌头，但是没有性了，所以他不会讲话的。

那个瞎子为什麽他瞎了？就因为过去生他看不起人，他觉着他比谁都高，比谁都聪明，一切人都不如他；所以这回让你看不见人，看你还如人不如人了？聋子也是，你知道他怎麽样子做聋子的？就过去生专门欢喜偷听人家讲话的。人家讲话，他就到墙那儿，耳朵趴到墙上来偷着听：「喔，这人说什麽呢？那人说什麽呢？」好像现在这一些个做特务偷听的，将来恐怕都要做聋子的。不过你要知道错了，若改，以後再也不听了，就不会聋；再也不说大话了，就不会哑巴；你再也不看不起人，就不会瞎了。所以盲、聋、瘖、哑，这都是譭谤三宝而得的果报。

P3记其损善堕恶

是一颠迦，消灭佛种，如人以刀断多罗木。佛记是人，永殒善根，无复知见，沈三苦海，不成三昧。

是一颠迦：这一种尽打大妄语的人，他自己未证言证，未得言得；自己不懂的事情，他就说懂了，这是一等的阐提。「一颠迦」，也就是「一阐提」，翻译到中文就叫「断善根」，就把善根断了。你善根断了，恶根当然就是增长了。消灭佛种：这种打大妄语欺骗世人的人，这是他把自己的佛种都消灭了。如人以刀断多罗木：印度有种多罗木，长得很高的，如果用刀一砍的话，它再怎麽样就永远都不生了。把佛种断了，也就像用刀砍多罗木一样，以後再也不会生长了。

佛记是人，永殒善根，无复知见：「殒」，就是断了。佛给这种人授记，是永远都殒落，他把善根都断了，也没有所知，也没有所见，也没有智慧了。沈三苦海，不成三昧：堕落到三途里边去，永远都不会出昇了，他不能得定力。三苦海，就是刀途、血途、火途这三途。刀途，有这刀山地狱；有血途地狱，周身总流血；有火烧地狱。

O2表己禁敕显伪（分二）

P1佛敕圣化必密　P2唯除命终遗付

今P1

我灭度後，敕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贩。与其同事，称赞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未学。

我灭度後，敕诸菩萨及阿罗汉：我灭度以後，就命令这一切的菩萨和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他们用这个应化身，去生到这种苦恼众生的世界。在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他或者去做人身，或者去做畜生身，或者变种种的形相，而恒顺众生，去普度一切的众生。菩萨都一样去做畜生的，你不要以为这是骂人说「畜生」；菩萨做畜生，是行菩萨道，要去教化那些个畜生。你看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做鹿王，度这个鹿群。

这些菩萨和阿罗汉，他们变化的化身，或作沙门：或者就做出家的比丘、沙弥，或者白衣居士：或者做居士。居士叫「白衣」，就是不出家而护持三宝的人。怎麽叫「居士」呢？居士就要护持三宝的。出家人自己不种田，「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要在家居士来供养的；所以或者变化为在家的居士。人王、宰官：或者做人间的国王，或者做大官。或者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像这样子，乃至妓女，或者守寡，没有丈夫的女人。奸偷屠贩：或者做奸；「奸」，就是很不正当、很不守规矩的；所以男人对女人有非礼的行为，这叫强奸。「偷」，就是偷东西，也是不守规矩。「屠」，就是杀生，做屠户。「贩」，就是贩卖，或者贩卖人口、贩卖鸦片，都不一定的。

与其同事：菩萨和阿罗汉为什麽做这一些个人呢？他就因为想度这一类的人；想度这一类的人，一定要用「四摄法」。怎麽叫「四摄法」？

（一）布施（布施摄）。布施，有财施、法施、无畏施。有钱拿出来帮助人是做财施；懂得佛法，给人讲说佛法，这是做法施；或者有人有惊慌恐怖了，你能保护着他，安慰他，令他不恐怖，这是一种无畏施。但是你做这种种的施，不要自己有一种贪心，有一种获报的心，不要想：「啊，我现在做这个布施，我将来得到多少多少好处？」不要有这种心。做就做了，就忘了它，就没有了它。

要三轮体空，也没有一个施者，也没有受者，中间也没有一个所施物；能施、所施，能受、所受，都没有的。做完了，我做这个布施就是我应该做的，不要想：「啊，我这回做了功德了！我这个功德将来发芽结果，那我得的果报可就大了！」不要存这个心，要无心布施。说法也是这样子，你给人说法，不要想：「喔，我给人说法，这回我可有了功德了，我这功德可大罗！你们谁都应该供养我了！」不要存这个心。凡是你做布施，不应该为自己的利益来做着想，不要说：「喔，将来对我有什麽利益，我才布施！对我没有利益，我就不干了。」不是这样子！这是布施。

（二）爱语。好像佛赞叹阿难说：「善哉！善哉！」菩萨赞叹人说：「喔，你真是 good boy！（你真是个好孩子）。你这麽样聪明，你真是有善根哪！」这赞叹人，叫「爱语」。

（三）利行。就是他做什麽，你要对他有利益。这是对别人有利益，不是对自己有利益。

（四）同事。就是他做什麽，你也做什麽。譬如菩萨要度这个淫女；这个妓女她很有善根，她现在根机成熟了，应该度她。好像本经这摩登伽女，过去就是个淫女，但是她根基成熟了，所以阿难尊者回到只树给孤独园，她也就追去了；追去了，佛一给她讲法，她就证了三果阿罗汉，以後又证了四果。那麽菩萨也去变个淫女去度淫女，因为和她们是同类、朋友，她讲话，大家相信的。

好像在大学里做一般同学，你说：「我欢喜信佛，这佛法是最妙的了！现在我研究什麽什麽经典。」这个同学一听说：「那我也去了，我也想研究研究！」这样大家都一齐来研究《楞严经》了。一样的嘛！这就是你不知道其中哪一位是菩萨？哪一个是罗汉？但是你自己可不要告诉人，你自己不要说：「我是菩萨，你们大家要听我的话！」为什麽？这佛不许可的。

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叫「四摄法」。用四摄法和他做同一类的人，在一起做事。

称赞佛乘：可是一同做事是一同做事，但是在这做事里头，遇机会就讲佛法给他听，说：「佛法真是太好了！这佛法太没有比的了！」令其身心入三摩地：令他这一听，就好像要吃糖那麽样子，有瘾了。就好像这个 Lisa见着我，就：「Give me one more candy （再给我一块糖）！」这麽样子，这个佛法就比方是糖一样的，令你同事想左吃一块，右吃一块，再吃一块：「那你再给我讲一点！你再给我讲一点！」就这样子。

讲到这儿，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公案。在以前，中国有个和尚，他的名字叫杜顺；他有的时候讲经说法，有的时候教人打坐参禅，有的时候又教人念佛，用种种的方法来教化众生。杜顺和尚收了一个徒弟，这个徒弟跟着他学佛法学了十几年了，天天都对师父的行为很注意，看看这个师父到底是个什麽？是不是菩萨？是阿罗汉？或者是佛啊？就注意观察这个师父。跟着师父学佛法学十多年，觉得这个师父杜顺和尚平平无奇的，人家吃饭他也吃饭，人家穿衣服他也穿衣服，人家睡觉他也睡觉，和一般人没有分别。那这大约不是佛，也不是菩萨，也不是罗汉了，与人没有分别嘛！於是就和他师父告假，说要走了。做什麽去呢？就要到五台山去拜文殊菩萨去，求文殊菩萨给他开智慧，想要开悟。

他向师父告假，就是辞行，说：「师父！我在这儿学了这麽多年，我觉得也没有学到什麽东西，什麽也不明白；我现在要去拜拜文殊菩萨了！我自己很愚痴的，想要开一点智慧。」他师父说：「好，你要去朝山，这是应该的！你去啦！但是我有两封信，你给我带着，交给两个人。这两封信，一封信就交给猪老母，一封信就交给青娘子。」这公案我以前讲过，不过有人没有听着的，再多讲一次。

那麽这头一封信，就顺路投给青娘子。到那儿一打听，这个青娘子是个干什麽的呢？就是个妓女。这个青娘子是个妓女，当然会说话啦！这个徒弟想：「唉，我这师父怎麽和妓女还有来往？是不是他的情人呢？就这麽远叫我给捎信来！」就给这个信，说：「我师父杜顺和尚有一封信交给你！」青娘子说：「杜顺和尚有一封信给我？那好！我看一看！」拿过信一看，看完，说：「好了！他走了，我也走了！」坐在那个地方就死了，就是入涅盘了。这青娘子走了，这徒弟说：「奇怪了！怎麽她看完这信就死了呢？我看一看究竟！」原来这个青娘子是谁？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信上就说：「观音！我现在事情办完了，我要走了，你也跟着我走了！」喔，这青娘子所以也就入涅盘了！他说：「啊，我若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我就跪到她面前不起身，不等她入涅盘！你说，我求她教我开智慧，教我开悟，这多好呢！可惜错过机会了！」这叫「当面错过，交臂失之」，所谓「对面不识观世音」，当面错过了！

他继续拿着第二封信去给猪老母送去，到那个地方，地址一打开，问「猪老母」，没人知道。走到一户人家的猪圈，有一只母猪在这儿讲话了，说：「你找猪老母做什麽？」他一看，喔，这是个什麽怪物啊？说：「我找猪老母！我师父叫我把一封信交给猪老母。」这只猪就说：「喔，我就是猪老母！你就交给我好了！」这信交给这个猪老母，猪老母好像识字，也好像不识字，就这麽念，一看完了信，说：「喔，他的事情办完了，我也回去了！」也就坐在这个地方就圆寂了。他拿那封信一看，才知道这个猪老母原来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他说：「普贤菩萨来做猪？这是不是这麽回事呢？」还怀疑呢！

他也不知道，他师父「事情办完了」是怎麽样？於是就去朝五台山。见着一个年纪很老的老和尚，老和尚问他说：

「你来干什麽？」

「我来拜文殊菩萨！我想求文殊菩萨帮我开智慧，令我开悟！文殊菩萨有大智慧，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我现在想求他开我智慧！」

「喔，你拜文殊菩萨？你拜你师父，就是拜文殊菩萨啊！」

「为什麽？」

「你师父杜顺和尚就是文殊菩萨转世，他到这儿游戏人间，来教化众生。你拜他做师父，跟他十多年，你怎麽还一点都不知道呢？」

「我师父是文殊菩萨？我看他不像呢！」

说完了，一回头，这个老和尚没有了。这老和尚到什麽地方去了？就写几个字，说：「文殊师利菩萨现在指示你，赶快回去拜你师父杜顺和尚，他就是文殊菩萨化身。」这个徒弟，你说怎麽样啊？这一回相信了，当面遇着文殊师利菩萨来指示他回去拜他师父。於是乎，又慌慌张张就往回跑，跑到寺里一看，喔，这个杜顺和尚已经坐在那个地方入涅盘很多天了！这也是当面

错过，交臂失之。你说，拜了文殊菩萨做师父，然後跟了十多年，也没有觉得这是文殊菩萨，所以就又去舍近求远，跑五台山那儿去拜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明白指示他这条道路，回去见文殊菩萨也跑了！你说这见谁？

终不自言：无论是菩萨、是罗汉、是佛来到这个世界上，就算是佛亲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如释迦牟尼佛，或者是阿弥陀佛，或者是消灾延寿药师佛，或者是宝生佛，或者是成就佛；无论是哪一尊佛、哪一位菩萨、哪一个罗汉，他始终不会自己说。说什麽呢？说，我真菩萨：「我真是菩萨！你应该相信我的，我真是菩萨！」不能这样子讲的。真阿罗汉：「你认识我吗？你知道我吗？我就是真阿罗汉哪！你知道吗？」不会这样讲的。他一这样讲，就知道这是魔王的眷属了。就有人赞叹你，说你是菩萨或者是罗汉，你自己也不应该承认说：「喔，我是菩萨！我是罗汉！」不应该承认的。

泄佛密因：为什麽？你不应该泄漏佛这种秘密的因。轻言末学：「轻言」，就是很随便地说；你很随便地就泄漏了你的来历了。那要怎麽样才可以说呢？等到死的时候可以；不死的时候，不可以的。「泄则不住，住则不泄」，你的来历是哪一位菩萨化身，你若泄漏了，那就赶快走，就赶快死去！若没泄漏，还在这儿可以逗留几天。为什麽？你若是泄漏了不走，那麻烦事情就多了！

P2唯除命终遗付

唯除命终，阴有遗付，云何是人惑乱众生，成大妄语？

唯除命终：唯独到命终的时候，阴有遗付：在命终的时候可以的，可以告诉人说你是某一个菩萨。但是还不能告诉所有的人，只告诉自己亲信入室的弟子，一个或者两个，不能告诉多人。云何是人惑乱众生，成大妄语：这个人怎麽可以这样子迷惑众生，成大妄语？自己打大妄语，没有得道就说得了，没有证果就说证了，这是个大妄语。

讲到这个地方，我又想起中国近代的高僧──印光老法师。这印光老法师是陕西人，出家了之後，就朝普陀山，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个道场。到了普陀山，他就闭关。闭关，就是把自己锁到一间房里边，始终也不出去。在关里头做什麽呢？他在关里就阅藏，就看《大藏经》。这《大藏经》，看一遍就要三年的时间；天天看，一天到晚都看经，要看三年。那麽他看过三年再三年，看过三年再三年，他那麽看藏经，看了十八年，看了六、七次藏经。在这十八年的期间，他没有下过山。

过了十八年，上海居士林就请他到居士林去讲经，讲《阿弥陀经》。讲《阿弥陀经》，也没有很多人听；印光法师是陕西人，讲话大约一般人也不太懂，所以没有多少人听。

当时就有一个女学生，是在上海读中学，她晚间就做一个梦。做什麽梦呢？做梦就叫她去听经，说：「你应该到居士林去听经，大势至菩萨在那个地方讲《阿弥陀经》，你应该去听一听。」那麽这个学生晚上做这个梦，第二天早起一看报纸，果然居士林有位印光法师在那儿讲《阿弥陀经》。她说：「是印光法师，怎麽说是大势至菩萨呢？」於是她就去听经。听完了经，人家都走了，她就请问这法师，说：「老法师！我做了一个梦，说是大势至菩萨在这儿讲《阿弥陀经》。那麽我看报纸，说是印光老法师在这儿讲《阿弥陀经》；大约老法师您就是大势至菩萨吧？」这样一讲，印光老法师就很不满意地，说：「不准你这麽胡说八道！不准你乱讲！」她也不敢讲了！以後就皈依老法师。

过了三年，这老法师就圆寂了。她在这三年的期间，也不敢讲她这个梦，等老法师圆寂了，她才对大家讲。大家都：「嘿，你怎麽不早说？你早说，我们不就向老法师多请一点法嘛！」大家都怪她不早一点对大家说。她说：「老法师不叫我说嘛！」由这一点，大家才知道印光老法师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所以等荼毗的时候，烧出很多舍利来。

所以这就是等要临终了，可以有一点表示；表示，也不能就说：「喔，你知道我是谁来的啊？我就是大势至菩萨！」不能这样讲的。也就是或者在梦寐之中，或者叫旁人这麽给一点hint（提示），先这麽给一点小小的预示。不能自己一定说：「喔，我是哪一位菩萨来的！」不能讲的。你若讲出，就应该走，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现在的人公然就说自己是佛了，这真是和《楞严经》大相反。不错，一切众生都是佛，但是你要修行才是佛！你若不修行，那你或者是马、牛、羊、鸡、犬、豕，或者是畜生，或者是饿鬼，或者堕地狱，都不一定的。不能说：「喔，我就是佛了！」你是佛了，我是什麽？我还没是佛呢！你就是佛了？真是奇怪了！

O3转教先佛明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复断除诸大妄语，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诲。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阿难哪！你听到了没有？你现在教化世人修这个定力。後复断除诸大妄语：後复断除一切的讲大话。切记不要自己说：「喔，我开悟了！我证果了！」或者：「我是佛，我是菩萨啊！我是罗汉哪！」你看这个罗汉、菩萨这麽样不值钱，遍地都是。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诲：不要叫人打妄语、说假话，这叫做现在的如来和过去的佛第四种决定的清净明诲。

O4确定菩提成否（分二）

P1喻不断无成　P2许能断必成

今P1

是故阿难，若不断其大妄语者，如刻人粪为栴檀形，欲求香气，无有是处。我教比丘直心道场，於四威仪一切行中，尚无虚假，云何自称得上人法？譬如穷人妄号帝王，自取诛灭。况复法王，如何妄窃？因地不真，果招纡曲；求佛菩提，如噬脐人，欲谁成就？

我再给你举出一个比方来，什麽比方呢？是故阿难：因为这个，所以阿难！你应该要知道，若不断其大妄语者：要是不戒除这个大妄语的话，如刻人粪为栴檀形，欲求香气，无有是处：就好像用人粪刻一个栴檀的形像，你想在这人粪上找栴檀香气，没有这个道理的。你打大妄语就变成臭了，就比方你修禅定说自己成佛了；你打大妄语，这就等於人粪一样的。你想打大妄语来成佛，那就像你用人粪来雕刻栴檀木的佛像一样。说：「我这个人粪就是栴檀香，就有一股香气。」这根本没有这个道理的嘛！人粪是臭的，怎麽会香？你刻出来这佛像，它也是臭的，不会有香气的，所以「无有是处」。

我教比丘：「比丘」，就在家居士也都包括在内了，不是单单说比丘。说：「我们在家人没有份，这单说的是比丘，我们是在家居士，佛没教我们这样子！」不是的。现在单单提出比丘，因为比丘是佛教的代表，那麽这一切在家居士就都包括在内了。

直心道场：我教一切的比丘要直心，说话也要直的，不要转弯；不要向东转转、向西转转，不要拐弯抹角的。你直心，就是道场；你若不直心，就像用人粪想要刻栴檀像一样的。於四威仪一切行中，尚无虚假：行、住、坐、卧各有二百五十个威仪，合起来是一千。在这行、住、坐、卧「四威仪」，一切行中，都要往真了做，都要实实在在去修行。

云何自称得上人法：你怎麽可以自己称说：「喔，我证了菩萨位！我得阿罗汉果了！」怎麽可以讲的？不可以讲的。所以，我们没听经，随随便便乱讲乱说，自己欢喜说「我就是佛、我就是菩萨、我就是什麽」，以为这还可以的；听经之後，你知道这个都是不可以的。为什麽？你这样讲，就是打大妄语。打大妄语，我不讲过嘛，就要堕拔舌地狱的，那个舌头将来要被铁钩子勾住，就连舌头根子都拔出来；拔出以後，看你还打不打妄语？来生就哑巴了！哑巴，再也不会说话了。看你打大妄语骗人！

譬如穷人妄号帝王：假设一个最穷的人，你说他怎麽？他说：「我就是皇帝啊！我就是皇帝！」他妄自尊大，妄自说，他就是这个国家的皇帝。你说怎麽样啊？嘿！自取诛灭：他这样一讲，被这皇帝知道了，赶快把他抓来，就祸灭九族；谁和他是亲戚也杀，谁和他是朋友也杀，家里大人小孩子一起杀，都给灭了。你说，这皇帝做到什麽地方去了？你没有得道、没有证果，你若是自己就说证果了，这就好像一个穷人，自己封自己做皇帝一样的，将来一定是灭亡的。这人间的皇帝，你尚且不可以随随便便自己封自己做皇帝。况复法王，如何妄窃：况且是佛呢！佛的果位，你怎麽可以妄自来窃取呢？

因地不真，果招纡曲：你在因地修道的时候，就不往真了做；你将来到结果的时候，也是转弯抹角，很多曲折的，不会即刻就证果了。意思就是：你再这样子修，修多少个大劫也不会成就的。求佛菩提，如噬脐人，欲谁成就：你以这种专门打妄语、说大话的行为，想求佛菩提，就好像自己想咬自己肚脐子这样的人。这你怎麽可以成就呢？怎麽样子也咬不到的，你口构不着肚脐子的。

P2许能断必成

若诸比丘，心如直弦，一切真实，入三摩地，永无魔事。我印是人，成就菩萨无上知觉。

若诸比丘，心如直弦：假设一切的比丘和居士，心就像弓箭的弦那麽样直，不要像弓背。一切真实：无论任何事情都要真实，不要打妄语。打妄语，差之丝毫，就谬之千里；你这儿打一句妄语，成佛就要晚了几万万个大劫。你看看，那是谁吃亏？入三摩地，永无魔事：能得到这个正定，他永远也不会有魔障发生的。我印是人：我印证这一个人；哪一个人呢？就是一切真实，他心就像弓弦那麽直的这个人。成就菩萨无上知觉：他可以成就菩萨这种没有再高尚的智慧、这种的觉悟。

N2判决邪正之说

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如我所说，名为佛说：像我这样讲的道理，这就是佛所说的道理。不如此说，即波旬说：不依照我所讲的这个道理，和我所讲的道理相背了，不相合，这就是魔王所说的。「波旬」，就是魔王。

一原卷六终

L3总结远魔

阿难！汝问摄心，我今先说，入三摩地修学妙门。求菩萨道，要先持此四种律仪，皎如冰霜，自不能生一切枝叶；心三口四，生必无因。阿难！如是四事若不遗失，心尚不缘色香味触，一切魔事云何发生？

阿难哪！汝问摄心，我今先说，入三摩地修学妙门：你问我摄心的法门，我现在先给你说入定的这个修行的妙法门。这个妙的法门是什麽法门呢？就是这个「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的耳根圆通法门。求菩萨道，要先持此四种律仪：你想修行成菩萨道，首先要修行这四种的律仪，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个不邪淫，不单身不淫，心也不要淫，所以才能出尘劳；你若是淫心不除的话，尘不可出。杀生是这样子，偷盗是这样子，妄语也是这样子。这四种的律仪是最要紧的，要皎如冰霜：就要皎洁，好像冰清玉洁，像霜那麽洁白，没有一点

的瑕疵，没有一点的黑点。自不能生一切枝叶：你要是能这个样子，自然就不会生出一切的枝叶，自然就得到根本了。

心三口四，生必无因：你那个心里的贪、瞋、痴，这三种也不会生。口有四恶：绮语、妄言、恶口、两舌，这都不会生的，它没有因缘可以生得出来。因为你持戒，修这四种清净明诲修得真了，这心三恶、口四恶，它没有因，没有种子。

阿难！如是四事若不遗失：像前边所讲杀、盗、淫、妄这四种的清净明诲，你若不把它遗失丢了。心尚不缘色香味触，一切魔事云何发生：你心里尚且都不攀缘这色、香、味、触一切尘的境界了，你既然没有攀缘心了，你一切魔事自然也就没有了；没有，怎麽又会发生魔事呢？
K2助以咒力（分二）
L1正以劝持赞胜　L2况显除习无难
今L1

若有宿习，不能灭除。汝教是人，一心诵我佛顶光明，摩诃萨怛哆般怛罗无上神咒。斯是如来无见顶相，无为心佛，从顶发辉，坐宝莲华，所说神咒。

若有宿习，不能灭除：「宿世」，就是前生。假设这个众生他有宿世的习气，前生这种习惯、这种性情不去。就是在前生，或者他有不好的习惯，那麽他这种习气不能灭除，汝教是人，一心诵我佛顶光明：你要教这个人，教他「一心」，这个重要就在这个「一心」，你不要有两个心。你不要一个心念这个咒，一个心又说：「哎，这个咒有什麽用呢？我也不懂嘛！这个咒都不知南无南无，南无个什麽东西呢？」这自己一边念咒，一边「南无」，一边不想「南无」；一边不想「南无」，一边又「南无」。这就是一边信，一边又不信，一个人里边弄出来两个心，一个心就说：「喔，这或者是有点功效！」一个心就说：「唉，我不懂这个，念它干什麽？」就怕这样子！这要一心诵，就是没有两个心。

要一心诵我佛顶光明摩诃萨怛哆般怛罗无上神咒：「摩诃」就是大，「萨怛哆般怛罗」就是白伞盖；这个大白伞盖。你一念这个「萨怛哆般怛罗」，在这个地方虚空里头，就有一个大白伞盖。这个伞盖，看你的功夫——你的功夫若大、若高，你一念这个伞盖，甚至於几千里地以内的人，都无灾无难了；你这功夫若小，那麽在你自己的头上，也保护着你自己。你若是有道德，是一个大德高僧，你这一念，甚至於这整个国家都得到好处了，都没有什麽灾难了；就有灾难，也大的灾难就化小了，小的灾难就化没有了。我们这儿讲楞严法会，还有这麽多人修习佛的密法，我相信整个美国都得到好处，不过他们不知道而已。我们现在对於他们是救他们的生命，他们还不知道怎麽活了、怎麽没有死，都不知道的。这无形中把他们生命都给救活了，他们还不知道是谁救了自己的，我们也不想叫他们知道是谁救的。你看，所以这个就是也没有一个施者，也没有个受者，三轮体空！我们救人，也不需要叫人来Thank you very much（向你道谢），不需要这麽样子。这就是这个妙处！

斯是如来无见顶相：这个〈楞严咒〉，是如来的无见顶相，一般凡夫肉眼所看不见的。这是无为心佛：世尊头上有个肉髻，在释迦牟尼佛顶有化如来，放十道百宝光明所说的。「尔时世尊，从肉髻中，涌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坐宝华中，顶放十道百宝光明，一一光明，皆遍示现十恒河沙。金刚密迹擎山持杵，遍虚空界。大众仰观，畏爱兼抱，求佛哀佑，一心听佛，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咒。」我念得很熟吧？不会忘记的。那麽无见顶相无为心佛，从顶发辉，坐宝莲华，所说神咒：从那头顶发出一种光辉，坐宝莲华上，所说的神咒。

现在你们能遇着这个神咒，这都是在前生有大善根，才能遇着；不然，遇着你也学不会的，遇着你也背不出来的。所以我这回以这个〈楞严咒〉做一个正的题目来考试，这个上次考试有两个考上，本来前天应该再考，我看看：「唉，这些个人懒得不得了！也没有读，没有能背得出！」索性取消前天的考试。不过要等到十六号一起考的，谁考上就及格，考不上就不及格。这我不是讲笑话，是真的，不能改变的，你们都要特别注意的！
L2况显除习无难

且汝宿世与摩登伽历劫因缘，恩爱习气，非是一生及与一劫。我一宣扬，爱心永脱，成阿罗汉。

彼尚淫女，无心修行，神力冥资，速证无学。云何汝等在会声闻，求最上乘，决定成佛？譬如以尘扬於顺风，有何艰险？

且汝宿世与摩登伽历劫因缘：佛说，阿难！你在前生和这个摩登伽女，你们两个人这个因缘是很久的了——做夫妇已经做过五百世。所以恩爱习气，非是一生及与一劫：两个人恩爱相处的这种习气很深的，不是一生一世的，也不是一劫的事情，就是很长远的。虽然很长远，但是我一宣扬，爱心永脱，成阿罗汉：我一说这个〈楞严咒〉，摩登伽女和这个爱心就脱离开，她一开悟，就证到三果阿罗汉；那麽以後宣说圆通的时候，接着就得到四果阿罗汉，所以她这是很快地就证了四果。你阿难哪！现在还在一果上，还没有进步！

彼尚淫女，无心修行：这个摩登伽女尚且是个卖淫的妓女，她本来没有心修行的。可是虽然没有心修行，神力冥资，速证无学：这种神咒的力量——「冥」，就是默默中，谁也不知道呢！就是很秘密的；「资」，就是帮助她、资助她。这个神咒在秘密中帮助她，她很快地就得到这四果阿罗汉。云何汝等在会声闻，求最上乘，决定成佛：何况你们这一班在这个法会里头的声闻

，你们想求这个最上的佛乘，决定成佛的。譬如以尘扬於顺风，有何艰险：这有一种比方，比方什麽呢？顺风把这个尘一扬，这个尘一定就会跟着风刮走了。这又有什麽艰难呢？又有什麽危险呢？没有的！

J2略示场中定慧（分二）

K1因戒生定　K2因定发慧

今K1

若有末世，欲坐道场，先持比丘清净禁戒。要当选择戒清净者，第一沙门，以为其师。若其不遇真清净僧，汝戒律仪必不成就。

戒成已後，着新净衣，然香闲居，诵此心佛所说神咒，一百八遍。然後结界，建立道场，求於十方现住国土无上如来，放大悲光来灌其顶。

若有末世，欲坐道场：在末法的时候，想要建立寺庙，或者建立什麽塔，建立种种的道场。先持比丘清净禁戒：你先要受持比丘这种清净的禁戒。你想要出家，一定要先受戒的，受了戒之後，这才是比丘。那麽你要受戒，要当选择戒清净者，第一沙门，以为其师：你得要选择一个戒律清净的人。什麽叫「戒律清净」呢？就是他严持戒律，一点都不犯戒律的。那麽这样的一个「第一沙门」，在每一个国家，他是第一位沙门、第一位高僧，以他做你自己的师父。若其不遇真清净僧，汝戒律仪必不成就：如果你不遇真正清净持戒的僧人，你在戒律这种的仪式里边就不能成就了。

戒成已後，着新净衣，然香闲居：你受戒之後，穿上从来没穿过的新衣服，在佛前燃上香，自己在那儿不要做其他的事情。诵此心佛所说神咒，一百八遍：「诵」，就是念诵；念诵这个心佛所说神咒。怎麽叫「心佛」呢？因为这是无见顶相一这无为心化佛所说的，所以叫「心佛」。那麽心佛所说的神咒，也就是「心咒」，诵它一百零八遍。

然後结界，建立道场：然後再结上界，建造一个坛，就是一个道场。「结界」，就是东边到什麽地方，西边到什麽地方，南边到什麽地方，北边到什麽地方，就结上界。在这个界线之内，天魔外道都不准进来的，所以这个坛场，就不会有魔事发生了。求於十方现住国土无上如来，放大悲光来灌其顶：请求十方现在住劫的国土中，这所有无上的佛放大慈悲光来灌顶加被自己。

K2因定发慧

阿难！如是末世清净比丘、若比丘尼、白衣檀越，心灭贪淫，持佛净戒，於道场中发菩萨愿，出入澡浴，六时行道。如是不寐，经三七日，我自现身，至其人前，摩顶安慰，令其开悟。

阿难！如是末世：这个末法的时候，清净比丘、若比丘尼：这很清净的出家比丘，或者比丘尼，或者白衣檀越：居士。「檀越」，「檀」是梵语，就是布施；「越」，就是「超越生死」；檀越就是护法三宝的人。心灭贪淫，持佛净戒：他们的心里没有贪心，也没有淫欲心，守持佛的净戒。於道场中发菩萨愿：在这个道场里边就发菩萨愿。什麽叫「菩萨愿」呢？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叫「四弘誓愿」，也就是菩萨愿。

出入澡浴，六时行道：「六时」，就是在印度所分的昼三时、夜三时，这昼夜六时。在道场里边发了菩萨愿，然後就诵这个神咒，即诵〈楞严咒〉。如果出去，再回来的时候，就要再沐浴清净。在这三个礼拜，昼三时、夜三时都是不睡觉的，这样子六时行道；就是坐四个钟头，走四个钟头，坐四个钟头，走四个钟头。

如是不寐，经三七日：像这样子不睡觉，经三七二十一天。我自现身，至其人前：释迦牟尼佛说他自己，就现身到这个人的面前。摩顶安慰，令其开悟：我亲手给他摩顶，安慰这个人，令他开悟得成圣果。

G2重请详示（分二）

H1重请说道场　H2重请说神咒　H1分二

I1阿难重请　I2世尊重说

今I1

阿难白佛言：世尊！我蒙如来无上悲诲，心已开悟，自知修证无学道成。末法修行，建立道场，云何结界，合佛世尊清净轨则？

阿难听佛说完之後，他想知道怎麽样结界、怎麽样建立道场，所以就请问佛了！阿难白佛言：世尊！我蒙如来无上悲诲，心已开悟：我承蒙如来无上大慈悲的教诲，我的心已经开悟了。自知修证：我自知修证无学道成：这个「无学」，就是四果阿罗汉以後的事情。我将来可以成就这个道业，我虽然可以成就了；可是末法修行，建立道场：在将来末法的时候，若人修行，他想建立一个道场。云何结界，合佛世尊清净轨则：这个结界的方法，要怎麽样结呢？才能合乎佛世尊这种清净的规矩呢？怎麽能相合呢？

I2世尊重说（分三）

J1道场建设　J2修证节次　J3结答酬请　J1分五

K1所建坛式　K2所设庄严　K3所献供养　K4所奉尊像　K5所取照映

今K1

佛告阿难：若末世人愿立道场，先取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腻香草；此牛唯饮雪山清水，其粪微细，可取其粪，和合栴檀，以泥其地。

若非雪山，其牛臭秽，不堪涂地。别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已下，取其黄土，和上栴檀、沈水、苏合、薰陆、郁金、白胶、青木、零陵、甘松，及鸡舌香。以此十种细罗为粉，合土成泥，以涂场地。方圆丈六，为八角坛。

佛告阿难：释迦牟尼佛听见阿难请问结界的方法，怎麽样才能合乎佛的轨则，那麽佛就告诉阿难。

若末世人愿立道场：假如末法时候，这个人愿立道场，先取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腻香草：先取雪山的大力白牛，牠吃雪山这个肥腻的香草。此牛唯饮雪山清水，其粪微细：这种牛只喝雪山的清水，牠的粪很微细的。可取其粪，和合栴檀，以泥其地：那麽取这个大力白牛食过香草後屙的粪，再和栴檀香粉和到一起，来把这个地给涂抹上，就披荡这个地。

若非雪山，其牛臭秽，不堪涂地：假设不是雪山的牛，这个牛就臭秽不乾净，它的粪也不堪涂这个地。别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已下，取其黄土：应该另外选择一块平原，把这个地皮挖去五尺深，用五尺以下那个黄土。和上栴檀、沈水、苏合、薰陆、郁金、白胶、青木、零陵、甘松，及鸡舌香：用这个黄土，和上栴檀、沈水、苏合、薰陆、郁金、白胶、青木、零陵、甘松和鸡舌香。以上十种都是香名。

以此十种细罗为粉，合土成泥，以涂场地：把这十种香用箩筛成粉，合着土成这个泥，就披荡了这个坛场的地。方圆丈六，为八角坛：这个方圆要多大呢？要一丈六尺，做一个八角坛的样子。

K2所设庄严

坛心置一金银铜木所造莲华，华中安钵。钵中先盛八月露水，水中随安所有华叶。取八圆镜，各安其方，围绕华钵。

镜外建立十六莲华、十六香鑪间华铺设，庄严香鑪，纯烧沈水，无令见火。

坛心置一金银铜木所造莲华，华中安钵：在这个坛的中心，放置一个或者是金子、或者是银子、或者铜、或者木头所造的莲华，在这华的中间又安上一个钵。钵中先盛八月露水，水中随安所有华叶：在这个钵的里边要预备好了八月中所接的露水，在这个水里边安放上所有的华叶。

取八圆镜，各安其方，围绕华钵：预备八个圆的镜子，就安到八角坛的八方，在华钵的外边围绕着。镜外建立十六莲华、十六香鑪间华铺设：在镜子外边又造十六朵的莲华，放上十六个香鑪和这华互相间杂来摆。摆好了它，庄严香鑪，纯烧沈水，无令见火：又把这个香鑪也都庄严得很好看的，就单单烧这一种沈水香，这种香要在鑪里边烧，不要令镜和华见着火。

K3所献供养

取白牛乳，置十六器，乳为煎饼；并诸砂糖、油饼、乳糜、苏合、蜜姜、纯酥、纯蜜。於莲华外，各各十六，绕围华外，以奉诸佛及大菩萨。

每以食时，若在中夜，取蜜半升，用酥三合。坛前别安一小火鑪，以兜楼婆香煎取香水，沐浴其炭，然令猛炽；投是酥蜜於炎鑪内，烧令烟尽，享佛菩萨。

取白牛乳，置十六器，乳为煎饼：再要用白牛所生的牛奶，放在十六个容器里边，用这个牛奶煎成面饼。并诸砂糖、油饼、乳糜、苏合、蜜姜、纯酥、纯蜜：还有预备一些砂糖；「油饼」，用油烙的油饼；「乳糜」，用牛奶煲的粥；苏合香；或者还有「蜜姜」，用蜜澄的糖姜；又用纯酥、纯蜜。

於莲华外，各各十六，绕围华外：在莲华的外面，每一朵莲华都有一份；所以每一朵都有一个，这统统也是十六个，在华的外边围绕着。以奉诸佛及大菩萨：这就表示来供佛和这一切的大菩萨。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

每以食时，若在中夜：每逢白天在吃饭的时候要有，若在晚间半夜的时候也要有。取蜜半升，用酥三合：拿这个蜜糖半升，用酥油三合。「三合」，就是也是一个份量。

坛前别安一小火鑪，以兜罗婆香煎取香水，沐浴其炭，然令猛炽：在这个坛的前边，另外再安放一个火鑪子，用这个兜罗婆香把它用水煎成香水。然後用这个香水把所用的炭先洗一洗，洗乾净了它，令这个火烧得很旺的。

投是酥蜜於炎鑪内，烧令烟尽，享佛菩萨：把这个蜜和酥油丢在这个热的鑪子内，燃烧至连烟也没有了。以这种的东西，来供养佛和菩萨。这种的东西，在密宗里头多得很；密宗里头，专门用这种蜜和牛油来烧了供佛，这叫「护摩」。不单烧这个，什麽值钱的东西，金银财宝，都放到里头烧，就拿这个来供佛。

K4所奉尊像

令其四外遍悬幡华。於坛室中，四壁敷设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像。应於当阳，张卢舍那、释迦、弥勒、阿閦、弥陀，诸大变化观音形像，兼金刚藏，安其左右。

令其四外遍悬幡华：使令这个坛的四周外边，都悬上幡，悬上华。於坛室中，四壁敷设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像：在坛室里边，四面墙上就挂上十方如来的佛像，和各菩萨所有的形像。

应於当阳：「当阳」，就是正位，就是面南背北这个当阳的地方。张卢舍那：「张」，就是「挂着」。「卢舍那」，是位佛的名字，此云遍一切处。挂着这位遍一切处的卢舍那佛像，还有释迦、弥勒：释迦牟尼佛的像与弥勒菩萨的像；弥勒菩萨就是很肥胖的那位和尚。阿閦：阿閦佛是东方的，又叫药师佛。「阿閦」，翻译到中文就叫不动。在东方，本来相是属动的，可是阿閦佛他不动；这是动中的不动，在动里边他不动。弥陀：就是阿弥陀佛，这是梵语，翻译到中文叫无量光，又叫无量寿；说他寿也无量，光也无量。诸大变化观音形像：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变化相。前边经文上不是说过观音菩萨有一个头、三个头、五个头、七个头、九个头、十一个头，乃至於一百零八个头；又有一只手、三只手、五只手、七只手、九只手，乃至於一百零八手、千手、万手、八万四千手。有八万四千个头、八万四千个手，又有八万四千个眼睛，这就是观音菩萨诸大变化相。兼金刚藏：和护法金刚。好像佛堂这位，这也是护法金刚。不过在这个咒的里边，护法金刚比这位相貌还凶，人人一看见就害怕了。安其左右：以上都安在坛里边，安到佛像左右边。

帝释、梵王、乌刍瑟摩，并蓝地迦，诸军荼利，与毗俱胝、四天王等，频那、夜迦，张於门侧，左右安置。

帝释：就是天上的天主。梵王：就是大梵天王。乌刍瑟摩：就是火头金刚。并蓝地迦：「蓝地迦」，就是青面的金刚，有青色的脸，这金刚也是护法。诸军荼利：「军荼利」，这是解怨结；也就是金刚的一个别名。与毗俱胝、四天王等：这「毗俱胝」也是护法，和四大天王。频那：「频那」，这也是个护法。他这个护法虽是护法，但是很不好看的。是什麽呢？是个猪头。他长得一个猪头，所以人人一看见他，也就都恐惧。频那是猪头使者，而这个夜迦：就是一个象鼻使者；他也是护法，但是他生了一个象鼻子。频那、夜迦这两个护法都很丑怪的，人人都不愿意看的，一看见，就生恐惧心了。他们特意变化这种的样子，令人生恐惧心。张於门侧，左右安置：把上列的像贴到门的旁边，例如一边安上一张猪头使者的像，一边安上一张象鼻使者的像。

K5所取照映

又取八镜，覆悬虚空，与坛场中所安之镜，方面相对，使其形影，重重相涉。

又取八镜，覆悬虚空：又预备八面镜子，把它挂到虚空里头。挂到虚空里头怎麽挂呢？就好像挂灯这麽挂。虚空怎麽能挂啊？就悬挂在那个房子里边的空间处；并不是真可以把镜子悬到虚空，不是像个太阳在虚空里。与坛场中所安之镜，方面相对：与坛里边所安这些个镜，镜和镜这麽互相对着。也就好像你驾驶汽车，这儿有一个镜，那儿又有一个镜；在镜子互相这麽一看，前边後边都可以看得见了，也就是这个道理。使其形影，重重相涉：使令所有的形影，这个连着那个，那个连这个，重重无尽，没有完的这个样子。

J2修证节次（分二）

K1三七初成定慧　K2百日顿证圣果

今K1

於初七中，至诚顶礼十方如来、诸大菩萨、阿罗汉号。恒於六时，诵咒围坛，至心行道，一时常行一百八遍。

第二七中，一向专心发菩萨愿，心无间断，我毗奈耶，先有愿教。

第三七中，於十二时，一向持佛般怛罗咒。至第七日，十方如来一时出现镜交光处，承佛摩顶。即於道场，修三摩地，能令如是末世修学，身心明净，犹如琉璃。

於初七中，至诚顶礼十方如来、诸大菩萨、阿罗汉号：在这第一个七里边，要至诚向十方如来的像，和所有的一切大菩萨和阿罗汉的名号称名顶礼。恒於六时，诵咒围坛：常常就在这个六时里边，绕坛诵持这个咒。什麽咒呢？就是这〈楞严神咒〉。至心行道：「至心」，就是没有旁的心，什麽心都没有了；专一其心来行道。一时常行一百八遍：那麽每一个时里边，常常念咒一百八遍。

第二七中：在这第二个七里边，一向专心发菩萨愿，心无间断：还是要专一其心发这四弘誓愿，这个心总也不停止。不停止什麽呢？不停止诵持〈楞严咒〉，不停止发这四弘誓愿。四弘誓愿，还是像前边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我毗奈耶，先有愿教：我所说的戒律里边，以前就有教过发愿这种的行为。

第三七中，於十二时，一向持佛般怛罗咒：在第三个七里边，於十二时中，持诵佛所说的〈悉怛多般怛罗〉这个〈楞严神咒〉。至第七日，十方如来一时出现镜交光处：到第七天，这十方如来都在这个坛场一时出现於「镜交光处」，这个镜和镜交光处，承佛摩顶：就得到十方佛的摩顶。

即於道场：像上边这样子安排坛场，就能得到十方如来一时出现，给这个人摩顶，来加被这个

人。就在这个道场，修三摩地：修「反闻闻自性」这种的功夫。能令如是末世修学，身心明净：可以使令像这样子修行的末世修学人，身也明净、心也明净，身心都明净。身心明净像什麽样子呢？犹如琉璃：就像琉璃那麽玲珑透体，光明照耀的样子。

K2百日顿证圣果

阿难！若此比丘，本受戒师，及同会中十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净者，如是道场，多不成就。

从三七後，端坐安居，经一百日。有利根者，不起於座，得须陀洹。纵其身心圣果未成，决定自知成佛不谬。

阿难！你应该要知道，若此比丘，本受戒师，及同会中十比丘等，假设修持这种〈楞严咒〉法的这位比丘，和以前授他戒的那位师父，以及和他同在一个法会的这十位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净者：其中有一个持戒不清净的。他持戒又犯戒：不杀生他也杀生，不偷盗他也偷盗，不邪淫他也邪淫，不妄语他又打妄语。专门打妄语，佛教人不打妄语，他把那个「不」字去了，就剩一个「打妄语」；那麽「戒打妄语」，他把那个「戒」字也去了，就剩一个「打妄语」。

所以如是道场：像这样子，这个道场多不成就：你所修的功夫，所持的咒，就不会成就的。如果你修这个法，修得不相应，说：「我也修了三个礼拜，释迦牟尼佛和十方的佛，也没有给我摩顶，我也没有看见。这释迦牟尼佛大约也是打妄语吧！」不是的！这因为你自己不清净，或者传你戒那位师父不清净，或者你在同会一起修行的这十个人不清净。只要有一个不清净的，这种的境界就不能成就的，所以这是最要紧的！

从三七後：从二十一天以後，端坐安居：就在那儿打坐、meditation，这叫「安居」。打坐安居多少日子啊？不是说像某一个人坐了两个钟头，「喔，不得了了，我打坐，坐了两个钟头啊！」你看他以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了，喔，简直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其实这简直的！和这个来一比较，真是小巫见大巫。「端坐」，不是坐坐，这麽往东歪一歪，往西倒一倒，这不叫「端坐」！「端坐」是端然正坐，也不向前这麽弯弯腰，也不向後这麽靠一靠；也不左歪，也不右躺，要这样子，这才叫「端坐」。「安居」，安然在这儿坐着；不是坐坐，「唉呀，腿很痛了！哎，受不了了！」。「安居」，就是没有一切的麻烦，没有一切的困难。不是坐坐，又想起身，再不就要把腿伸一伸，不是这样子的。经一百日：端坐安居，要经过一百天，也不去吃饭，也不去大小便，也不去睡觉，就是在这儿坐着，坐一百天。

有利根者：若是有这个「利根」的人；这个根性来得利，就是非常聪明、非常有善根这样的人。不起於座，得须陀洹：他不起身，就在这儿坐着；坐了一百天，就可以证初果阿罗汉。你说，现在你连一天都没坐过，就以为自己证了果，这真是笑话！人家都坐一百天，才可以证得初果。纵其身心圣果未成：纵然他这个身心没有修得真正的定力。决定自知成佛不谬：可是他决定知道他自己将来一定成佛的，绝对没有假的！

J3结答酬请

汝问道场，建立如是。

汝问道场，建立如是：你问这个道场怎麽样建立啊？就是这样建立。

H2重请说神咒（分三）

I1会众重请　I2如来重说　I3会众愿护

今I1

阿难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自我出家，恃佛憍爱，求多闻故，未证无为。遭彼梵天邪术所禁，心虽明了，力不自由。赖遇文殊，令我解脱。虽蒙如来佛顶神咒，冥获其力，尚未亲闻。惟愿大慈，重为宣说，悲救此会诸修行辈，未及当来在轮回者，承佛密音，身意解脱。於时会中一切大众，普皆作礼，伫闻如来秘密章句。

阿难顶礼佛足，而白佛言：阿难听见释迦牟尼佛这样讲，於是就又顶礼佛足，对佛说了。自我出家，恃佛憍爱，求多闻故，未证无为：自从我出家到现在，我就倚仗着佛对我很宠爱、很疼爱的，我就专门学习多闻。例如：有人专门想胜过人：「你看这一部经，你背不出，我就可以背得出！那一部经，你讲不出，我也可以记得！」这就是专门就想要争第一，想在多闻上得到第一。你说这一得第一怎麽样啊？不错，阿难在多闻上得到第一了，可是没证得无为的圣果，没能得到无学位，所以这也是个大损失。

遭彼梵天邪术所禁：我还遭遇到这个〈先梵天咒〉，被这一种邪魔外道的邪魔法术所禁，把我就迷住了。「禁」，就是迷了。心虽明了：这个身体已经迷了，可是这个心还有一点明白。心不十分明了，但是又好像不糊涂这个样子，这就叫「心虽明了」。虽然明了，就恍恍惚惚的样子，又像睡着，又像醒着；又像喝醉酒，又像没喝醉。所以喝醉酒的人，等他酒醒了，你问他什麽事情，他有的记得，有的就忘了，这就叫「心虽明了」。有做梦的人，想要睡而没睡，又做了梦，又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这也叫「心虽明了」。

力不自由：就好像晚间睡觉，遇着魔鬼了。这魔鬼用他的魔术，就把你魇魅住了；就是那个鸠盘茶鬼把你魇魅住了，你睁着眼睛，却不会动弹。为什麽你不会动弹？就是那鬼的魔力。现在也是这样子力不自由，虽然心里明白，可是不能得到自由，不能自己愿意怎麽样就怎麽样。这个时候，赖遇文殊，令我解脱：我幸而仰赖佛敕文殊菩萨来救我，令我得到解脱了，才恢复我的自由。

虽蒙如来佛顶神咒：我虽然承蒙世尊您用「佛顶神咒」，在佛顶上化佛所说的这个神咒。冥获其力：文殊菩萨到那儿一念这个咒，我默默中就冥获其力。文殊菩萨到那儿诵这个咒，并不是说念得很大声；就这麽默念，这已经把阿难救了。所以我们在佛前这儿念这个咒，大声念，可以的；若是到外边，或者在其他任何的地方，诵这个咒，只默念就可以了。默念就会有感应的，不要念这麽大声。

你若在外边念：「南无萨怛多苏伽多耶……」，人家说：「喔，这个人crazy（疯狂）！」是不是啊？你就不需要着相了，不需要令人来譭谤。他一说你
crazy，他是谤法，他还有罪过了。你不要说：「喔，那我叫他造罪造多一点！我再念大声一点，让他说多一点，叫他罪孽多，好堕地狱！」你若有这麽一个心，叫人造罪堕地狱，那你就不要学佛法了。

学佛法的人，都要可怜人，慈悲人；我宁可自己下地狱，无论如何都不叫旁人去下地狱。要这样子，要有这种的心！你不要说：「喔，那他谤譭我，叫他堕地狱最好了！我和谁如果有什麽过不去的事情，我就到他那儿念〈楞严咒〉；他一谤譭我，他就堕地狱了！」你有这个心，那赶快就不要念，赶快就不要学佛法！为什麽？学佛法的人，不要瞋恨人，不要妒忌人，不要障碍人，不可以有这一种的自私心。不可以说：「我好了，我不管你！」佛法是要救度一切众生的，不是令众生造罪业的，所以这一点要清楚！

那麽说「冥获其力」，我在默默中──无形，就是没有什麽形相──我就得到这个力量了。尚未亲闻：我虽然得到这个好处了，但是我没听见这个〈楞严咒〉；怎麽样念法，我还没听见呢！

惟愿大慈，重为宣说：我现在唯独──我专诚唯一的希望，就是愿世尊发大慈悲心，再说一遍给我听听。悲救此会诸修行辈，末及当来在轮回者：并且慈悲救度在会的这一切修行人，再利益未来末法时，在这六道轮回里边的一切众生。承佛密音，身意解脱：承佛这个秘密的音声，令他们身和意都得到解脱，都得到自由了；就是统统都不颠倒，不迷惑了。我们现在天天念〈楞严咒〉，也就是为着令大家不颠倒，不迷惑，不做那一些个明知故犯的事情。

明明知道这个事不对，还偏要做去，这就叫「明知故犯」。好像我知道吸鸦片烟是不对的，又消耗钱，又消耗精神，又有毒，但还要去吸去！明明知道这
marijuana（大麻）是犯法的事情，也偏要去试一试，偏要去以身试法！明明知道杀生是不对的，偏要去杀生！明明知道邪淫是不对的，偏要去邪淫！明明知道偷盗是不对的，喔，一天到晚就想偷人家去！不是想偷人的车，再不就想偷人的录音机、收音机这些个东西，到各处去撬人家门去偷。你说，偷东西的这个人，本来知道是犯法的，警察看见就会把他捉拿到监狱去；但是他要做，这就叫「明知故犯」。

於时会中一切大众，普皆作礼：这个时候，这会里头所有一切的大众，一齐起身，都向佛顶礼。伫闻如来：顶礼完了之後，就站在那儿，跷足企盼，等着佛说这个秘密章句：什麽叫「章」呢？章，就是文章，就是一大段；好像这五会的神咒，每一会就是一章。「句」，就是一句一句的，好像「南无萨怛他苏伽多耶阿罗诃帝三藐三菩陀写」，这是「一句」。那麽一会总起来，这就叫「一章」。但是这个章句是秘密的，是人不容易明白的，彼此互不相知，所以这就叫「秘密」。秘密章句你念出来，大家也不知道你得了什麽好处，你也不知道我得了什麽好处；虽然互相得利益，但是互相都不知道。对於这个咒，也是互相不明白，所以叫做「秘密」。

I2如来重说（分二）
J1正说神咒　J2说咒利益　J1分三
K1光明表显　K2大众钦听　K3五会神咒
今K1

尔时世尊，从肉髻中，涌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坐宝华中，顶放十道百宝光明，一一光明，皆遍示现十恒河沙。金刚密迹擎山持杵，遍虚空界。

尔时世尊，从肉髻中，涌百宝光：在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从顶上这个肉髻的中间，涌出有百宝这麽多种的光明。光中涌出千叶宝莲：在这光里边，又涌出来千叶宝莲。这个千叶宝莲就有化如来坐宝华中：有一个如来的化身，坐在这百宝莲华的千叶宝莲上边。

顶放十道百宝光明：这是哪个的顶呢？是这个「化如来」。这个化如来的顶上又放了十道百宝光明。一一光明，皆遍示现十恒河沙：这每一道光明，都普遍示现；示现到什麽地方呢？像十恒河沙那麽多的国土去。金刚密迹擎山持杵，遍虚空界：这个时候又有「密迹金刚」这护法，手里托着山，又持着杵，整个虚空都充满了。今天你们看见打开的那一包东西里，有这麽长的一根，那就是「杵」；韦陀菩萨拿的那个，也叫「杵」。

K2大众钦听
大众仰观，畏爱兼抱，求佛哀佑，一心听佛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咒。

大众仰观：在会的大菩萨、大阿罗汉、大比丘这些个大众，都仰起头这麽往上看，看佛顶的化如来。畏爱兼抱：有的人看见这个化如来，就生了一种恐怖心，畏起来了；但是又有一种爱心，很爱这个如来。这种的爱心，并不是像男女那种爱心，这是真正的没有一种欲望的爱。「兼抱」，就是又恐惧，又有一种爱敬之心，这两种心兼而有之。求佛哀佑：这时候，大家都求佛哀怜而护佑着。

一心听佛：大家都是一个心，想要听佛这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咒：佛这个肉髻又叫「无见顶相」，所以大家在等无见顶相这位在空中放光的化佛，宣说〈楞严神咒〉。

弟子：无见顶相？

上人：无见顶相，就是佛那个肉髻相，就叫「无见顶相」。在那个无见顶相上头，又涌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空中又有尊化佛。

弟子：怎麽无见的？

上人：他这个名字，就叫「无见顶相」，因为一般的凡夫见不着。这所见的化佛涌百宝光，都是当时证果的一些圣人、大阿罗汉看得见这种境界，一般的凡夫都看不见，所以叫「无见顶相」。在这无见顶相就有位化如来，这化如来说〈楞严神咒〉；所以这〈楞严神咒〉，不是释迦牟尼佛的肉身说的，是涌到虚空里头那位化如来说的。

这个咒是没有人明白的，也不能一句一句，一字一字的去讲。不过你们如果想要明白的，我可以勉强讲给你听，但是不是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这部《楞严经》如果讲〈楞严咒〉，单这一个〈楞严咒〉，一年也讲不完，甚至於三年、十年也讲不完；在这个期间，不能完全讲的。

现在我把这个咒的大意讲一讲。这咒有五会；这五会，就表示五方一东、西、南、北、中。东方是金刚部，阿閦佛为教主。南方是宝生部，宝生佛做教主。中央是佛部，释迦牟尼佛做教主。西方是莲华部，就是阿弥陀佛做教主。北方叫羯磨部，是羯磨佛（不空成就佛）做教主。这分开五部，因为这个世界有五大魔军；东方也有魔，南方也有魔，西方也有魔，北方也有魔，中央也有魔。因为有这五方魔，所以佛也分开五方，就镇压着这个魔。如果没有佛，那魔就会出世了！

现在这个〈楞严咒〉，也表示五方，也代表五部。这其中，〈楞严咒〉的法有三十几种；这是大概，若往详细了说，有一百多种。这个法有「成就法」，就是你念这个咒，你想求什麽事情，求什麽愿，都可以成就的。又有「增益法」，增就是增加，益就是利益；就是你诵这个咒，对你自己的所求也可以增益，对於旁人也可以增益。

又有「勾召法」，勾，就是这麽一个勾；召，就是叫你来。就是勾着你，把你抓来。抓什麽呢？你一诵这个咒，那个妖魔鬼怪，无论距离几千万万里，都可以把他抓来的。譬如他在这个地方害人，害完就跑了；用这个勾召法，不管他离开多远，也可以把他捉来的。就像警察到那儿，就把那个犯人给捉来了。

又有「降伏法」，能破外道法。魔也有神通，也有咒；你念咒，他也念咒，他也用神通。但是你用〈楞严咒〉，就把他所有的咒都给破了。我以前对你们大家讲过，〈楞严咒〉其中有几句是破魔罗网的咒，也是破魔咒术的咒。我教过你们，现在我不妨再教你们一次；你们没有学过的，可以用笔把它写下来。

这几句是破他人的这个邪咒的，为什麽〈楞严咒〉一念，那个先梵天咒就没有效验了呢？就因为有这五大心咒。这五大心咒是破天魔外道一切咒术的根本咒，他无论有什麽咒，你一念这几句，就都把他破了，他那个咒就没有功效了。我这个法如果要卖钱，几百万我也不卖的！不过我看你们都有点诚心，我一个 cent（一分钱）也不要，都传授给你们。

又有「息灾法」。本来这个人有什麽灾难，应该掉海里淹死，他一念〈楞严咒〉，就把它解过去了，掉到海里也淹不死的。或者你搭船，这艘船应该会沈了，念这个咒，船也不沈了。或者坐飞机，这架飞机在空中应该爆炸，你一念这个咒，它也不爆炸了。说：「这个真是神乎其神！」我从缅甸到泰国，本来那一段航线很危险的；可是我由缅甸到泰国那一趟，飞机也没有摇，也没有晃。那个驾驶员就说：「怎麽这一次飞机这麽平稳呢？」他不知道那时候，天龙八部、诸佛菩萨都在那架飞机左右前後护持着。譬如你明明有什麽意外的事情，就能把它由大化小，由小的化没有了。所以事情多数有惊无险的；有惊，会恐怖，但是没有什麽太大的危险。这叫息灾法，就是消灾。

又有「吉祥法」，你念这个咒，一切的事情都遂心如意，非常的吉祥。

这个〈楞严咒〉有这种种的法，如果要说它的好处，那简直的就是说几年也说不完的，这太多了！不过我把这几种法的意思大略给你们讲一下。

K3五会神咒分五

L1毘卢真法会　L2释尊应化会　L3观音合同会　L4刚藏折摄会

L5文殊弘传会

今 L 1

【编按：咒语部分上人另有讲解，故不列入本经浅释中】

南无萨怛他。苏伽多耶。阿罗诃帝。三藐三菩陀写。南无萨怛他。佛陀俱胝瑟尼钐。南无萨婆。勃陀勃地。萨跺鞞弊。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陀。俱知南。娑舍罗婆迦。僧伽喃。南无卢鸡阿罗汉跺喃。南无苏卢多波那喃。南无娑羯唎陀伽弥喃。南无卢鸡三藐伽跺喃。三藐伽波罗。底波多那喃。南无提婆离瑟赧。南无悉陀耶。毗地耶。陀罗离瑟赧。舍波奴。揭罗诃。娑诃娑罗摩他喃。南无跋罗诃摩尼。 南无因陀罗耶。南无婆伽婆帝。
卢陀罗耶。乌摩般帝。娑醯夜耶。南无婆伽婆帝。那罗野。拏耶。盘遮摩诃三慕陀罗。南无悉羯唎多耶。南无婆伽婆帝。摩诃迦罗耶。地唎般剌那。伽罗毗陀罗。波拏迦罗耶。阿地目帝。

尸摩舍那泥。婆悉泥。摩怛唎伽拏。南无悉羯唎多耶。南无婆伽婆帝。多他伽跺俱罗耶。南无般头摩俱罗耶。南无跋闍罗俱罗耶。南无摩尼俱罗耶。南无伽闍俱罗耶。南无婆伽婆帝。帝唎茶。输罗西那。波罗诃罗拏罗闍耶。跺他伽多耶。南无婆伽婆帝。南无阿弥多婆夜。跺他伽多耶。阿罗诃帝。三藐三菩陀耶。南无婆伽婆帝。阿刍鞞耶。跺他伽多耶。阿罗诃帝。三藐三菩陀耶。南无婆伽婆帝。鞞沙闍耶。俱卢吠柱唎耶。般罗婆罗闍耶。跺他伽多耶。南无婆伽婆帝。三补师毖多。萨怜捺罗剌闍耶。跺他伽多耶。阿罗诃帝。三藐三菩陀耶。南无婆伽婆帝。舍鸡野母那曳。跺他伽多耶。阿罗诃帝。三藐三菩陀耶。南无婆伽婆帝。剌怛那鸡都罗闍耶。跺他伽多耶。阿罗诃帝。三藐三菩陀耶。帝瓢。南无萨羯唎多。翳昙婆伽婆多。萨怛他伽都瑟尼钐。萨怛多般怛
。南无阿婆罗视耽。般罗帝。扬岐罗。萨罗婆。部多揭罗诃。尼羯罗诃。揭迦罗诃尼。跋罗毖地耶。叱陀你。阿迦罗。密唎柱。般唎怛罗耶。儜揭唎。萨罗婆。盘陀那。目叉尼。萨罗婆。突瑟吒。突悉乏。般那你。伐罗尼。赭都罗。失帝南。羯罗诃。娑诃萨罗若闍。毗多崩娑那羯唎。阿瑟吒冰舍帝南。那叉刹怛罗若闍。波罗萨陀那羯唎。阿瑟吒南。摩诃羯罗诃若闍。毗多崩萨那羯唎。萨婆舍都嚧。你婆罗若闍。呼蓝突悉乏。难遮那舍尼。毖沙舍。悉怛罗。阿吉尼。乌陀迦罗若闍。阿般罗视多具罗。摩诃般罗战持。摩诃叠多。摩诃帝闍。摩诃税多闍婆罗。摩诃跋罗盘陀罗。婆悉你。阿唎耶多罗。毗唎俱知。誓婆毗闍耶。跋闍罗摩礼底。毗舍嚧多。勃腾罔迦。跋闍罗制喝那阿遮。摩罗制婆。般罗质多。跋闍罗擅持。毗舍罗遮。扇多舍。鞞提婆。补视多。苏摩嚧波。摩诃税多。阿唎耶多罗。摩诃婆罗阿般罗。跋闍罗商揭罗制婆。跋闍罗俱摩唎。俱蓝陀唎。跋闍罗喝萨多遮。毗地耶。乾遮那。摩唎迦。啒苏母。婆羯罗跺那。鞞嚧遮那。俱唎耶。夜罗菟。瑟尼钐。毗折蓝婆摩尼遮。跋闍罗迦那迦波罗婆。嚧闍那。跋闍罗顿稚遮。税多遮。迦摩罗。刹奢尸。波罗婆。翳帝夷帝。母陀罗。羯拏。娑鞞罗忏。掘梵都。印兔那麽麽写。

L 2释尊应化会

乌（合+牛）。唎瑟揭拏。般剌舍悉多。萨怛他。伽都瑟尼钐。虎（合+牛）都嚧雍。瞻婆那。虎（合+牛）都嚧雍。悉耽婆那。虎（合+牛）都嚧雍。波罗瑟地耶。三般叉。拏羯罗。虎（合+牛）都嚧雍。萨婆药叉。喝罗刹娑。揭罗诃若闍。毗腾崩萨那羯罗。虎（合+牛）都嚧雍。者都罗。尸底南。揭罗诃。娑诃萨罗南。毗腾崩萨那罗。虎（合+牛）都嚧雍。罗叉。婆伽梵。萨怛他。伽都瑟尼钐。波罗点。闍吉唎。摩诃娑诃萨罗。勃树娑诃萨罗。室唎沙。俱知娑诃萨泥。帝隶阿弊提视婆唎多。吒吒甖迦。摩诃跋闍嚧陀罗。帝唎菩婆那。曼荼罗。乌（合+牛）。莎悉帝。薄婆都。麽麽。印兔那麽麽写。

L 3观音合同会

罗闍婆夜。主罗跋夜。阿只尼婆夜。乌陀迦婆夜。毗沙婆夜。舍萨多罗婆夜。婆罗斫羯罗婆夜。突瑟叉婆夜。阿舍你婆夜。阿迦罗。密唎柱婆夜。陀罗尼部弥剑。波伽波陀婆夜。乌罗迦婆多婆夜。剌闍坛茶婆夜。那伽婆夜。毗条怛婆夜。苏波罗拏婆夜。药叉揭罗诃。罗叉私揭罗诃。毕唎多揭罗诃。毗舍遮揭罗诃。部多揭罗诃。鸠盘茶揭罗诃。补丹那揭罗诃。迦吒补丹那揭罗诃。悉乾度揭罗诃。阿播悉摩罗揭罗诃。乌檀摩陀揭罗诃。车夜揭罗诃。醯唎婆帝揭罗诃。社多诃唎南。揭婆诃唎南。嚧地罗诃唎南。忙娑诃唎南。谜陀诃唎南。摩闍诃唎南。闍多诃唎女。视比多诃唎南。毗多诃唎南。婆多诃唎南。阿输遮诃唎女。质多诃唎女。帝钐萨鞞钐。萨婆揭罗诃南。毗陀夜闍。瞋陀夜弥。鸡罗夜弥。波唎跋罗者迦。讫唎担。毗陀夜闍。瞋陀夜弥。鸡罗夜弥。茶演尼。讫唎担。毗陀夜闍。瞋陀夜弥。鸡罗夜弥。摩诃般输般怛夜。嚧陀罗。讫唎担。毗陀夜闍。瞋陀夜弥。鸡罗夜弥。那罗夜拏。讫唎担。毗陀夜闍。瞋陀夜弥。鸡罗夜弥。恒埵伽嚧茶西。讫唎担。毗陀夜闍。瞋陀夜弥。鸡罗夜弥。摩诃迦罗。摩怛唎伽拏。讫唎担。毗陀夜闍。瞋陀夜弥。鸡罗夜弥。迦波唎迦。讫唎担。毗陀夜闍。瞋陀夜弥。鸡罗夜弥。闍耶羯罗。摩度羯罗。萨婆罗他娑达那。讫唎担。毗陀夜闍。瞋陀夜弥。鸡罗夜弥。赭咄罗。婆耆你。讫唎担。毗陀夜闍。瞋陀夜弥。鸡罗夜弥。毗唎羊讫唎知。难陀鸡沙罗。伽拏般帝。索醯夜。讫唎担。毗陀夜闍。瞋陀夜弥。鸡罗夜弥。那揭那舍罗婆拏。讫唎担。毗陀夜闍。瞋陀夜弥。鸡罗夜弥。阿罗汉。讫唎担。毗陀夜闍。瞋陀夜弥。鸡罗夜弥。毗多罗伽。讫唎担。毗陀夜闍。瞋陀夜弥。鸡罗夜弥。跋闍罗波你。具醯夜具醯夜。迦地般帝。讫唎担。毗陀夜闍。瞋陀夜弥。鸡罗夜弥。罗叉罔。婆伽梵。印兔那麽麽写。

L 4刚藏折摄会

帝唎。什佛罗什佛罗。陀罗陀罗。频陀罗频陀罗。瞋陀瞋陀。虎（合+牛）虎（合+牛）。泮吒泮吒泮吒泮吒泮吒。娑诃。醯醯泮。阿牟迦耶泮。阿波罗提诃多泮。婆罗波罗陀泮。阿素罗。毗陀罗。波迦泮。萨婆提鞞弊泮。萨婆那伽弊泮。萨婆药叉弊泮。萨婆乾闼婆弊泮。萨婆补丹那弊泮。迦吒补丹那弊泮。萨婆突狼枳帝弊泮。萨婆突涩比（口+犁）。讫瑟帝弊泮。萨婆什婆（口+犁）弊泮。萨婆阿播悉摩（口+犁）弊泮。萨婆舍罗婆拏弊泮。萨婆地帝鸡弊泮。萨婆怛摩陀继弊泮。萨婆毗陀耶。罗誓遮唎弊泮。闍夜羯罗。摩度羯罗。萨婆罗他娑陀鸡弊泮。毗地夜。遮唎弊泮。者都罗。缚耆你弊泮。跋闍罗。俱摩唎。毗陀夜。罗誓弊泮。摩诃波罗丁羊。乂耆唎弊泮。跋闍罗商羯罗夜。波罗丈耆罗闍耶泮。摩诃迦罗夜。摩诃末怛唎迦拏。南无娑羯唎多夜泮。毖瑟拏婢曳泮。勃罗诃牟尼曳泮。阿耆尼曳泮。摩诃羯唎曳泮。羯罗檀持曳泮。蔑怛唎曳泮。唠怛唎曳泮。遮文茶曳泮。羯逻罗怛唎曳泮。迦般唎曳泮。阿地目质多。迦尸摩舍那。婆私你曳泮。演吉质。萨埵婆写。麽麽印兔那麽麽写。口
婆伽梵。萨怛多般怛罗。南无粹都帝。阿悉多那罗剌迦。波罗婆。悉普吒。毗迦萨怛多

L 5文殊弘传会

突瑟吒质多。阿末怛唎质多。乌闍诃罗。伽婆诃罗。嚧地罗诃罗。婆娑诃罗。摩闍诃罗。闍多诃罗。视毖多诃罗。跋略夜诃罗。乾陀诃罗。布史波诃罗。颇罗诃罗。婆写诃罗。般波质多。突瑟吒质多。唠陀罗质多。药叉揭罗诃。罗刹娑揭罗诃。闭隶多揭罗诃。毗舍遮揭罗诃。部多

揭罗诃。鸠盘茶揭罗诃。悉乾陀揭罗诃。乌怛摩陀揭罗诃。车夜揭罗诃。阿播萨摩罗揭罗诃。宅祛革。茶耆尼揭罗诃。唎佛帝揭罗诃。闍弥迦揭罗诃。舍俱尼揭罗诃。姥陀罗。难地迦揭罗诃。阿蓝婆揭罗诃。乾度波尼揭罗诃。什伐罗。堙迦醯迦。坠帝药迦。怛隶帝药迦。者突托迦。昵提什伐罗。毖钐摩什伐罗。薄底迦。鼻底迦。室隶瑟密迦。娑你般帝迦。萨婆什伐罗。室嚧吉帝。末陀鞞达嚧制剑。阿绮嚧钳。目佉嚧钳。羯唎突嚧钳。揭罗诃。揭蓝羯拏输蓝。惮多输蓝。迄唎夜输蓝。末麽输蓝。跋唎室婆输蓝。毖栗瑟吒输蓝。乌陀罗输蓝。羯知输蓝。跋悉帝输蓝。鄔嚧输蓝。常伽输蓝。喝悉多输蓝。跋陀输蓝。娑房盎伽。般罗丈伽输蓝。部多毖跢茶。茶耆尼。什婆罗。陀突嚧迦。建咄嚧吉知。婆路多毗。萨般嚧。诃凌伽。输沙怛罗。娑那羯罗。毗沙喻迦。阿耆尼。乌陀迦。末罗鞞罗。建哆罗。阿迦罗。密唎咄。怛敛部迦。地栗剌吒。毖唎瑟质迦。萨婆那俱罗。肆引伽弊。揭罗唎药叉。怛罗刍。末罗视。吠帝钐。娑鞞钐。悉怛多钵怛罗。摩诃跋闍嚧。瑟尼钐。摩诃般赖丈耆蓝。夜波突陀。舍喻闍那。辫怛隶拏。毗陀耶。盘昙迦嚧弥。帝殊。盘昙迦嚧弥。般罗毗陀。盘昙迦嚧弥。跢侄他。唵。阿那隶。毗舍提。鞞罗。跋闍罗。陀唎。盘陀盘陀你。跋闍罗谤尼泮。虎（合+牛）都嚧瓮泮。莎婆诃。

J2说咒利益（分二）

K1诸佛要用　K2众生利赖　K1分三

L1指示全名　L2备彰诸用　L3更明无尽

今L1

阿难！是佛顶光聚，悉怛多般怛罗，秘密伽陀微妙章句。

阿难！是佛顶光聚，悉怛多般怛罗，秘密伽陀微妙章句：阿难！这是佛顶光所集聚的大白伞盖，秘密而重颂的最微妙章句。「悉怛多般怛罗」，是「大白伞盖」；这个大白伞盖，能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保护一切的众生，是秘密的伽陀。「伽陀」，就是重颂，这是秘密的；因为这个咒里边，有的有几处是重复的，所以也好像那个重颂的偈一样的。「章句」，已经讲过了，章，就是一大段，好像一会一会的；句，就是一句一句的。

L2备彰诸用

出生十方一切诸佛。十方如来因此咒心，得成无上正遍知觉。十方如来执此咒心，降伏诸魔，制诸外道。十方如来乘此咒心，坐宝莲华，应微尘国。十方如来含此咒心，於微尘国转大法轮。十方如来持此咒心，能於十方摩顶授记；自果未成，亦於十方蒙佛授记。

这个咒，它出生十方一切诸佛：所有的诸佛，都是从这个咒里边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咒可以说是一位佛的母亲。十方如来因此咒心：「因」，就是藉着。十方所有的如来藉着这个〈楞严咒〉，得成无上正遍知觉：就得成没有再比它更高尚的「正遍知」。怎麽叫「正知」呢？知道心生万法。怎麽叫「遍知」呢？又知道是「万法唯心」。

这个〈楞严咒〉，因为是佛肉髻顶相涌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在这个宝莲华上边，又有一尊佛的化身所说的。所以这个〈楞严咒〉是十方如来执此咒心，降伏诸魔，制诸外道：〈楞严咒〉是咒的一个心，也就是「心咒」；佛的心咒，也是佛的咒心。那麽十方如来执持这个咒心，就是用这个咒心来降伏一切的诸魔，制诸外道。所以一切的天魔外道，最怕的就是这个〈楞严咒〉。

十方如来乘此咒心，坐宝莲华，应微尘国：「乘」，也就是前边那个藉着的意思。十方的如来仗着这个咒心的力量，於宝莲华而坐大道场；他这个应身能到微尘数这麽多国家，都是凭着这个楞严咒心的力量。

十方如来含此咒心，於微尘国转大法轮：十方的如来也就是用这个咒心，於微尘国去转法轮教化众生。

十方如来持此咒心，能於十方摩顶授记：十方的如来受持这个咒心，能在十方给其他的众生摩顶授记。自果未成，亦於十方蒙佛授记：你自己要是果位没有成就的话，也就在十方得到诸佛给你摩顶授记。

十方如来依此咒心，能於十方拔济群苦，所谓地狱、饿鬼、畜生、盲聋瘖哑、冤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大小诸横同时解脱；贼难、兵难、王难、狱难、风火水难、饥渴、贫穷，应念销散。

十方如来依此咒心，能於十方拔济群苦：十方的佛都是用这个咒心，能在十方拔济众生的群苦。「群苦」略分有八种，就是：「生、老、病、死、爱别离、冤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这是八苦。又有八难，这个八难是很不好的。八难是什麽呢？就是地狱难、饿鬼难、畜生难、北俱卢洲难、盲聋瘖哑难、世智辩聪难、佛前佛後难、长寿天难。

所谓地狱、饿鬼、畜生：所谓地狱难、饿鬼难、畜生难这是三种，「北俱卢洲难」这是四种了。我们这儿现在是南瞻部洲，还有个北俱卢洲。北俱卢洲的人寿命是很长的，活一千岁，非常快乐的；可也是最苦的地方，就是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那儿看不见佛，听不见法，遇不着僧──没有僧人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也在八难之一。

盲聋瘖哑：又有「盲聋瘖哑难」，这是五种了。还有「世智辩聪难」，就是世间所有的这些个知识，好像科学、化学，声、光、电、化这一类的，这所有世人发明的，都叫世智辩聪。那麽他没有道理，能讲出个道理来；没有理由，能讲出个理由来。因为他这就有了所知障，不容易

信佛，所以也是难，这叫「世智辩聪难」，这是六种了。

第七，「佛前佛後难」，在佛前生的和在佛後生的，都遇不见佛，这也是难。第八，「长寿天难」；在长寿天那个地方，寿命是很长的，不过也是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没有三宝，所以这都叫「八难」。

冤憎会苦：还有一种苦，你对於这个人很讨厌的，殊不知你在这儿有这麽一个人，你到另外的地方，又遇着这样一个人，这叫「冤憎会苦」。又有爱别离苦：你对於这个人有一种爱心，但是环境使然，不能在一起，常常要分离，所以这叫「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你没有得的时候，你想求得到，这叫「求不得苦」。五阴炽盛：五阴炽盛苦，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种炽然而盛，有如火光一样，这也是一种苦。以上四种苦，加上前面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就是「八苦」。

大小诸横同时解脱：大的横、小的横，这有很多种，可是同时都能解脱。怎麽叫「横」呢？横，就是不顺着死而横死的。譬如被车撞死，或者楼倒塌了，被楼砸死，或者种种意外；总而言之，意外死伤的，这就叫「横」。

贼难、兵难、王难、狱难、风火水难、饥渴、贫穷，应念销散：这个贼难也可以解脱，兵难也可以解脱；犯法受王难了，这也可以解脱；在监狱里头，也可以解脱。所有风难、火难、水难、饥渴、贫穷等所有一切的难，你若能诵持〈楞严咒〉，这都会消失了，都会没有了。

十方如来随此咒心，能於十方事善知识，四威仪中供养如意，恒沙如来会中，推为大法王子。十方如来行此咒心，能於十方摄受亲因，令诸小乘闻秘密藏，不生惊怖。十方如来诵此咒心，成无上觉，坐菩提树，入大涅盘。十方如来传此咒心，於灭度後，付佛法事，究竟住持，严净戒律，悉得清净。

十方如来随此咒心，能於十方事善知识：十方如来也是随这个咒心，能在十方奉事一切的善知识。四威仪中供养如意：於行、住、坐、卧这四威仪中，供养三宝这种的仪式都非常的如意。恒沙如来会中，推为大法王子：有恒河沙数那麽多的佛，在他的法会里边，推崇你做大法王子，就是第一个佛子。

十方如来行此咒心：十方如来他也行这个咒心，能於十方摄受亲因：「摄受亲因」，就是佛也有六亲眷属，那麽和佛接近的这一些个眷属亲戚，佛要先摄受。为什麽释迦牟尼佛成佛，就到鹿野苑先度五比丘呢？就因为这五比丘就是佛今生的亲戚和宿世的亲戚，所以佛先度五比丘，这叫「摄受亲因」。令诸小乘闻秘密藏，不生惊怖：令一切即便是佛的亲戚而堕落小乘，学习小乘法的，闻着佛所说的秘密藏这个大乘法，不会生出一种惊慌恐惧。

十方如来：十方的如来怎麽成佛的呢？也就因为诵此咒心：怎麽叫「诵」呢？就是不照着书本子能念得出来，这就叫「诵」；你照着这个书本子来念，这叫「读」。十方如来诵此咒心，成无上觉，坐菩提树，入大涅盘：他就成佛了，也藉着这个咒心成的佛，乃至坐菩提树下，入大涅盘。

十方如来传此咒心：十方的佛传授这个咒心，於灭度後，付佛法事，究竟住持：在佛灭度後「付佛法事」，咐嘱、吩咐後人，法事怎麽样去做。要怎麽样「究竟住持」这个佛法呢？严净戒律，悉得清净：怎麽样严净戒律呢？因为藉着这个咒的力量，都得到清净圆满。

L3更明无尽

若我说是佛顶光聚般怛罗咒，从旦至暮，音声相连，字句中间，亦不重叠，经恒沙劫，终不能尽。

若我说是佛顶光聚般怛罗咒：假设我说这个〈楞严咒〉；「般怛罗咒」也就是这个「坚固咒」，也就是这个大白伞盖的咒。从旦至暮，音声相连：从早晨至晚间，这个音声也相连而不断的。字句中间，亦不重叠：在这个字句方面，也不说重复了。经恒沙劫，终不能尽：经过的时间有恒河沙劫那麽多，也说不完〈楞严咒〉这种心咒的功德和妙用。

K2众生利赖（分二）

L1别指胜名　L2备彰威力

今L1

亦说此咒名如来顶。

亦说此咒名如来顶：这个咒，又有一个名字，就叫「如来顶」。

L2备彰威力（分三）

M1首示行人必赖以劝持　M2详伸护生助道以出由　M3承明行人必证以结劝　M1分二

N1正示诵方远魔　N2开许书带获益

今N1

汝等有学，未尽轮回，发心至诚取阿罗汉，不持此咒而坐道场，令其身心远诸魔事，无有是处！

汝等有学，未尽轮回：就是你们这一班有学的人，轮回还没了，现在还在六道轮回之中。发心至诚取阿罗汉：你们发心很至诚的，想得到阿罗汉果。不持此咒而坐道场，令其身心远诸魔事

：假设你不诵持〈楞严咒〉，你想成佛坐道场，令你的身和心没有魔事的话，无有是处：这是不会有的！就是你一定要诵这个咒，才能没有魔事。你若不诵这个咒，你也就不能坐道场，也就不能远离魔事。所以你想坐道场，成阿罗汉果，一定要诵持这个咒的！

N2开许书带获益

阿难！若诸世界，随所国土所有众生，随国所生桦皮、贝叶，纸素、白
，书写此咒，贮於香囊。是人心惛，未能诵忆，或带身上，或书宅中。当知是人尽其生年，一切诸毒所不能害。

这是说这个咒的用途。阿难！若诸世界：假设所有的世界，此世界、他世界、无量诸世界。随所国土所有众生：随到任何的一个国土里边去，所有国土的众生。随国所生桦皮、贝叶、纸素、白：随在任何的国家所生的桦皮、贝叶、纸素、白
，也不论你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是日本、是中国、是印度、是泰国、是暹罗、是缅甸，是什麽地方，哪一个国家都包括在内的。「桦皮」，这桦树皮可以写字的。「贝叶」，是贝多罗树的叶子，也可以写字的。「纸素」，或者白纸。「白」，印度有一种白白
花所制的这种东西。书写此咒：或者用纸，或者用布，或者用什麽东西能写字的，书写这个咒。「书」，是恭恭敬敬的；「写」，就随随便便，很潦草的。贮於香囊：把它放到一个香袋里头。

是人心惛，未能诵忆，或带身上，或书宅中：这个人虽然他心昏，不能把咒背诵或者记忆出来。但是他或者只是把这个咒带到身上，或者写到住的屋里边墙上。当知是人尽其生年，一切诸毒所不能害：你应该知道，这个人尽他由生到死这一生，所有一切大、小诸毒都不能害他。

M2详伸护生助道以出由（分二）

N1总标二意　N2别列多功

今N1

阿难！我今为汝更说此咒，救护世间，得大无畏，成就众生出世间智。

阿难！我今为汝更说此咒，救护世间，得大无畏：我现在再为你说一遍这〈楞严咒〉，它能救护这个世间，令一切的人都得大无畏。成就众生出世间智：众生有什麽所求，就可以成就；最要紧的，就是能具足出世间的智慧。

N2别列多功（分二）

O1约众生以显各益　O2约国土以显普益　O1分三

P1救护灾难　P2助成道业　P3称遂愿求　P1分二

Q1恶缘不能成害　Q2恶生不害加护

今Q1

若我灭後末世众生，有能自诵，若教他诵。当知如是诵持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

若我灭後末世众生：若我灭度以後，末法时候的这一切众生。就是你、我现在都包括在内了。有能自诵，若教他诵：有能自己背诵这个〈楞严咒〉，或者再教他人诵读〈楞严咒〉的。当知如是诵持众生：你应该知道，像这样子这位能背诵、能读诵的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火也不能烧他，水也不能淹死他。大毒、小毒所不能害：无论是大毒、是小毒，都害不了他。

Q2恶生不害加护

如是乃至天龙鬼神、精只魔魅，所有恶咒，皆不能着，心得正受。一切咒诅，厌蛊、毒药、金毒、银毒、草木虫蛇，万物毒气，入此人口，成甘露味。一切恶星，并诸鬼神，碜心毒人，於如是人不能起恶。频那、夜迦，诸恶鬼王并其眷属，皆领深恩，常加守护。

如是乃至天龙鬼神：你若能诵〈楞严咒〉，如是乃至天上的龙，和鬼神，和这个精只魔魅：「精只」，「精」就成精了，成了妖精；「只」，也是一种鬼神的名字。「魔魅」，或者鬼魔之类的。所有恶咒：鬼魔都有恶咒的。昨天晚间我告诉你们的那五方、五佛、五部的五大心咒；你不要把它看得很简单了，那是五方佛的心咒。能有什麽功用呢？就是能破魔这个咒术的。魔王无论有什麽咒术，你一诵持那几句，就把他那个咒给破了；他那个咒一点功效都没有了，就没有作用了。皆不能着：为什麽不能着呢？就因为那五大心咒都把它给破了，它就没有功效了。心得正受：念〈楞严咒〉这个人，心也可以得到正定、正受。

一切咒诅：所有一切天魔外道那个邪咒。厌蛊：「厌」，就是魇魅；「蛊」，就是一种蛊。这蛊，在中国南方很多，尤其在南洋缅甸、暹逻、高棉、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一带，都有这种蛊毒，说是「中蛊」了。他这种蛊，也有一种咒术，有一种毒药给你吃了，你就永远要听他的招呼、要听他命令；你若不听他命令，就会没有生命了。这是他有一种的蛊毒，就这麽厉害的！在澳洲都有那种外道，是在山里头的那种人，有那种的咒术；他一念咒，可以把人的头念得好像鸡蛋那麽小，他拿这个做展览品，有这样的法术。

这个世间这麽大，无奇不有，什麽样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你不要以为说：「我没看见，我不相信它。」你不相信，你就是太愚痴了！为什麽？你所看不见的东西多得很！你要等你都完全看见才相信，那你这一生也看不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我常常讲，以前没有发现新大陆，没有人发现美国的时候，人人都不知道有个美国。你若对人讲有个美国，在那儿又有檀香山，又有什麽的；人说：「哎，你说梦话呢！这个世界哪有美国

呢？根本没有的。」他说没有，他不相信有美国。那麼美国这片土地倒是有没有呢？会不会因为他说没有，这片土地就没有了呢？不会的。他说有也是有，说没有还是有；所以你信也是有，不信也是有。这也是这样子，这个世界有一些个很奇怪的事情，你说你没看见，就不信；那麼你以前没有看见美国，人家说有美国，你信不信？不信，那你就是太没有智慧了，因为你不明白这世界上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什麼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的。

那麼这蛊毒，他给你种了蛊，你就永远要做他的奴隶；不做他奴隶，那你就没有生命了，这叫「蛊」。毒药：所有一切毒药。金毒、银毒：这个金子也可以毒死人，银子也可以毒死人。草木虫蛇：草木也可以毒死人，虫子也有毒的，蛇也有毒的。

万物毒气：「万物」，就所有的，很多很多的。说不完那麼多的毒气，入此人口：入哪个人口啊？入念〈楞严咒〉那个人的口。你说：「那我试一试？」你〈楞严咒〉还没念好呢！你若〈楞严咒〉念灵了，你可以试的；没有念灵，那你先不要试。那麼一切万物的毒气，入到诵持〈楞严咒〉这个人的口里，成甘露味：虽然是有毒的东西，可是会变成「甘露味」。这甘露是一种甜的东西，「甘」就是甜，「露」就是一种甜的饮料。虽然有毒，但是它那个味道会变了。怎麼会变的呢？就因为你受持〈楞严咒〉，诵持〈楞严咒〉的关系，所以一切的毒也都变了。

一切恶星：「恶星」，就是恶的星宿。这恶的星宿，譬如太岁、值年太岁，或者白虎星，这都是凶星；在中国人讲，白虎星是很凶的。又有丧门星，若有了丧门星，就会死人的。所以这「一切恶星」，就是不吉祥的这种星。并诸鬼神：和一切的鬼神。有人说：「我不信鬼，不信神。」你没有见着鬼，你就不信；你见着，你想不信也不可以了。

砻心毒人：这个「砻」，也是个毒，就当个「毒」字讲。这个毒，就好像一种砒霜；砒霜这种毒，人一喝了，吃多少就会死的。这个「砻心毒人」，就是说他那个心，好像砒霜那麼毒。砒霜，在中国有好几个名称，又叫「红矾」，又叫「信石」；又有一个名字叫什麼？叫「人言」，这读个「信」。但是有的时候开这个药的名，不写「信石」，就写「人言」；那麼「人言」，这也知道是「信石」了。这种东西最毒的，言其一切恶星、鬼神的心，就和这种毒的东西一样的那麼毒。可是虽然这种的毒心，於如是人不能起恶：但是对持诵〈楞严咒〉这个人，他这个毒心没有用了，毒心也变了。

频那、夜迦：「频那」，前几天说「设坛」时讲过，就是那个猪头使者──猪头的护法；「夜迦」，就是那个象鼻子的使者──象鼻子的护法。这猪头使者和象鼻使者，相貌都是非常之恶的。诸恶鬼王并其眷属：和其他一切的诸恶鬼王，和他所有的同类的眷属。皆领深恩，常加守护：这一些个诸恶鬼王，和这频那、夜迦等等的，都是在过去就得到佛的这种深恩，常常来守护持〈楞严咒〉的这个人。所以持诵〈楞严咒〉的妙处，真是不可思议的！

P2助成道业（分六）

Q1资发通明　Q2远离杂趣　Q3常生佛前　Q4众行成就　Q5诸罪消灭

Q6速证无生

今Q1

阿难当知，是咒常有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刚藏王菩萨种族，──皆有诸金刚众而为眷属，昼夜随侍。设有众生，於散乱心，非三摩地，心忆口持；是金刚王常随从彼诸善男子，何况决定菩提心者？此诸金刚菩萨藏王，精心阴速，发彼神识，是人应时，心能记忆八万四千恒河沙劫，周遍了知，得无疑惑。

阿难当知：你应该知道。是咒常有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刚藏王菩萨种族：这个咒，常常的有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那麼多的金刚藏王菩萨；不单他自己，而且还有菩萨的种族。「那由他」，是印度的十四个大数目之一，有的说是千亿，有的说万亿；「俱胝」，据说是百亿。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大数目。──皆有诸金刚众而为眷属，昼夜随侍：每一个种族，都有很多的金刚率领着，和他的同类一起来的，白天和晚间都随侍这个〈楞严咒〉。前边不是说「南无十方佛、南无十方法、南无十方僧、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佛顶首楞严、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金刚藏菩萨」？金刚藏菩萨，就是这八万四千金刚藏菩萨；不单八万四千金刚藏菩萨，每一个菩萨又有八万四千这麼多眷属，因为这个菩萨眷属也特别多。

设有众生，於散乱心，非三摩地：假设有这个众生，他心念非常散乱，而没有专一；不单没有专一，而且还没有得到这个三摩地──没有得到定力。可是他心忆口持：心里这麼想佛所说的这个〈楞严咒〉，那麼心里记得，口里就诵持。是金刚王常随从彼诸善男子，何况决定菩提心者：这个金刚王菩萨就跟着这个散乱心持〈楞严咒〉的这一班善男子，何况你是决定发菩提心这样的人！此诸金刚菩萨藏王：这一些个金刚藏王菩萨，怎麼样啊？精心阴速：他用他这种很精真的心，暗暗地来催速，催速什麼呢？发彼神识：令你散乱心的神识就开发。神识开发，也就是增加你的智慧；也就是一点一点，令你这个散乱心没有了，一点一点就可以得到这个定力了。这「阴速」，就是暗暗地来帮助你，在默默中帮助你，令你开智慧，令你心念专一了。

是人应时：这个人，就在这个时候，心能记忆八万四千恒河沙劫，周遍了知：因为金刚藏王菩萨在默默中开发他的神智，所以他当时就能记忆八万四千恒河沙劫这麼长时间的事，他一切一切都明了。得无疑惑：得到这种毫无疑惑的智慧；这就是他得到宿命通了，能知道从前的事情。

Q2远离杂趣

从第一劫，乃至後身，生生不生药叉、罗剎，及富单那、迦吒富单那、鸠盘茶、毗舍遮等，并诸饿鬼、有形、无形、有想、无想，如是恶处。

从第一劫，乃至後身：从第一个劫，乃至於最後的身；「後身」，是最後成佛这个时候。生生不生：他生了又死，死了又生，那麼生生死死；可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很多生──就是很多世；但是他可不会生到药叉：又叫「夜叉」，中文就叫「捷疾鬼」。捷疾鬼，他跑得很快的。罗剎：这也是一种吃人的鬼。他吃死人，人死了，身体烂了，他有一种咒，可以用这个咒一念，把这个人的肉又都变成新鲜的，他就吃这个东西。及富单那：「富单那」就是个「恶臭鬼」；这鬼又恶又臭。若撞到这个鬼，就得热病，得这种热的疾病。迦吒富单那：「富单那」又叫「补单那」。

迦吒富单那，就是「奇臭鬼」；前面那个是恶臭鬼，他这是奇臭鬼。他这种臭，很出奇的，你从来就没有闻过的臭味，臭得不得了，真是所谓「奇臭不可闻也」！你若一闻到这种臭味，那把你的肚子里边所吃的东西都会吐出来，就臭得这麼样子！因为他这个臭味，把你身里边的臭味也都勾出来了；所以就全部和盘托出，就都吐出去了！能有这种的力量。这种病，又是一种热病，热得更厉害；热病，就是周身都发烧，甚至烧到一百、一百二十度、一百三十度，甚至於两百度，烧得把骨头都会变成灰。你看这厉害不厉害？所以这个就是发烧的鬼。

鸠盘茶：鸠盘茶前边也讲过了，其实这些鬼前边也都讲过。这鸠盘茶是个什麼鬼呢？是「瓮形鬼」，他就像一个坛子那形状。这个鬼专门魇魅人，怎麼魇魅人哪？你睡着了，他就来；来了，搞得你魇住了；魇住了，睁着眼睛，身体却不会动弹，也说不出话来。想要讲话，也讲不出来；想要动弹，这麼抚摸一下，也不可能的。如果厉害了，就会把这个人魇魅死了。要是这个人有阳气的，他就魇魅不了；你若属阴，有阴气，就给魇魅住了。

什麼叫「属阳的」呢？你常常生一种欢喜心，真正自性里边的欢喜，不是在表面上哈哈哈那麼欢喜；自性里边非常快乐，这是属阳。你自性里边若常常愁闷，一天到晚忧愁烦恼，苦苦恼恼的，这就属阴。属阴，这鬼就会找来。你若属阳，那就是神；属阴，就是鬼。所以「重阳者神，重阴者鬼」，你阳气盛，就是神；阴气盛，就是鬼。你修佛道，你这个纯阳体就有光；你若是纯阴体，就有一股黑气。所以这人是好人、不是好人，一看就知道。好的人，他就有这股白气；坏的人，就有一股黑气；这股黑气，就是魔气。

毗舍遮等：「毗舍遮」又叫「毗舍闍」。「等」，就是还有很多种呢！不过不能讲那麼多。这毗舍遮是个什麼鬼？是个吃精气的鬼。他吃五谷的精气，又吃人的精气；所以这种鬼，也是一个很坏的鬼，不是好的鬼。鬼都是很坏的；不过鬼里头也有菩萨，那是菩萨故意现一个鬼王身，来度这些鬼好发菩萨心。「等」，他们有很多的眷属。并诸饿鬼：很多很多饿鬼的。这饿鬼也有很多种：有肚子大的饿鬼、有针喉──咽喉小的饿鬼。

有形、无形：有形有相的，就是有身体的；「无形」，就你看不见的。看不见的这种东西，你不要以为就是没有了。看不见的东西，他不过是无形，但是他都有个识的。你凡夫肉眼看不见，要是得到五眼六通，也可以看得见的。有想、无想：「有想」，就是有思想的；「无想」，就是没有思想的。没有思想是什麼呢？就是土、木、金、石。有想的，就有生命；没有想的，就没有生命的。

如是恶处：这个持诵〈楞严咒〉的人，他生生世世都不生到药叉、罗剎、富单那、迦吒富单那、鸠盘茶、毗舍遮等处，还有饿鬼、有形、无形、有想、无想这种种恶的地方。

Q3常生佛前

是善男子，若读若诵，若书若写，若带若藏，诸色供养，劫劫不生贫穷下贱不可乐处。此诸众生，纵其自身不作福业，十方如来所有功德悉与此人。由是得於恒河沙阿僧只不可说不可说劫，常与诸佛同生一处，无量功德如恶叉聚，同处熏修，永无分散。

是善男子，若读若诵：这个善男子，「若读」，他或者对着这个本子来读诵〈楞严咒〉；「若诵」，或者不需要书本，能背得出〈楞严咒〉。若书若写：「若书」，或者他恭恭敬敬地书写〈楞严咒〉；「若写」，或者很潦草地草写〈楞严咒〉。若带若藏：「若带」，或者把这个〈楞严咒〉带到身上；「若藏」，或者把它藏到家里头什麼地方。诸色供养：用种种的香花、灯、涂香、果，来供养〈楞严咒〉。因为这个〈楞严咒〉，就是佛的化身如来所说的，所以应该供养。

劫劫不生贫穷下贱不可乐处：前边是那个「生生不生」，现在是劫劫都不生了。无论哪一个劫，也不生到那个贫穷下贱不可乐之处。所以你若能把〈楞严咒〉读会，能背得出，能就像你自己的，由你自己心里流出来的〈楞严咒〉；那麼〈楞严咒〉也就是你一个心，你的心也就是〈楞严咒〉，就得到持咒三昧。得到持咒三昧，你若能诵得犹如流水源源不断，那麼流过去又过来，就像所流的水源源而来；能以这个样子，你最低限度，也可以七生七世做得好像美国的煤油大王那麼有钱。你若是能生生世世都继续地读，那七生或者七十生、七百生、七千生、七万万生，都不一定的了；只要你愿意做有钱的人，愿意做富翁，几世都可以的。

可是有的时候，你做有钱的富翁时间久了，也会讨厌了；那麼会讨厌，就想做什麼呢？就想要成佛去了。所以你没有得到这个好处，你以为做富翁是很快乐的。等你得到做富翁的时候，其中也有一些个麻烦的事情；有了麻烦，就想要成佛去了！成佛什麼麻烦都没有了，那时候如如

不动，了了常明。所以我现在预先告诉你：你就是做富翁，也不如做佛好。「劫劫不生贫穷下贱不可乐处」，不可乐处，就是那些不好的地方，没有快乐；可乐处，就是有快乐的地方。那麼现在这不可乐处，你不能生到那个地方去！你想去也不可以。为什麼？这个〈楞严咒〉拉着你，叫你不要去！不要去！你想要去也不行的。

此诸众生，纵其自身不作福业，十方如来所有功德悉与此人：这个诵持〈楞严咒〉的众生，纵然他自己不作什麼福德善业，所有十方佛的功德都会给这个人。为什麼？就因为他念〈楞严咒〉。他或者读、或者诵、或者写、或者书，这样子，就十方诸佛的功德都给他；他自己没有功德，但十方诸佛的功德都给他——你看看，只念念〈楞严咒〉！你说便宜不便宜？

由是得於恒河沙阿僧只不可说不可说劫：这「恒河沙」，数目很多的。梵语「阿僧只」，此云叫「无量数」，这也是一个大数目。因此能够在无量不可说不可说，说不出来这麼多的劫中，常与诸佛同生一处：这个「同生一处」，不是说就生在一个地方；这就是和佛同时生，生在佛出世的时候。好像现在我们生在佛後，这叫「佛前佛後难」，在八难之中。那麼和佛同时出世，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无量功德如恶叉聚：也有无量的功德「如恶叉聚」。「恶叉聚」，就是三个果生在一个蒂上；一个蒂生了三个果，这三个果三而一、一而三，谁也离不开谁。同处熏修，永无分散：所以和佛在一起熏修，和佛永远也不分散的。

Q4众行成就

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净；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进者，令其精进；无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净者，速得清净；不持斋戒，自成斋戒。

你真是天天诵持〈楞严咒〉，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净：破戒本来是无可补救的，但是你若能念〈楞严咒〉，还能恢复你戒根清净。能念，不是就能念一念，一定要得到诵咒的三昧。就像方才我说的，这个咒就是从你心里念出来的，你这个咒又能回来到你心里。这所谓「咒心心咒，心咒咒心」，心和咒合成一个，没有分别；所以你若要忘，也忘不了了，这叫「不念而念，念而无念」。怎麼叫「不念而念」？你想不念，自然而然也要念咒。

现在我们到讲经的时候才诵〈楞严咒〉，这不过给你们各人引导这麼一个路；不是说要单单在讲经的时候，才可以诵〈楞严咒〉，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念这个〈楞严咒〉、背诵〈楞严咒〉。你念得把一切其他的妄想杂念都念没有了，就是一个诵持〈楞严咒〉的心，这叫「打成一片」，成一个了，没有第二念了；「凝成一团」，成一个了，团结起来了。你这思想、念头团结起来了，就像流水源源而来，前浪推後浪，浪浪不断；这样子，念得这个咒就像流水；又像刮风，那风来，你看不见，但是它有风来。「水流风动演摩诃」，水流的声音，和风动的声音，都是大乘法，都是〈楞严咒〉的咒心；你能念到这个样子上，那时候，你就是破戒了，也还能得到戒根清净。

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没有受戒的，就令他得到受戒。未精进者，令其精进：不向前进步，不研究佛法的，你一念这〈楞严咒〉，念的时间久了，也自然生出一种精进的心来。无智慧者，令得智慧：你看，没有智慧的人，就是愚痴的人，都可令其开智慧！

不清净者，速得清净：修行不得清净的，一定也破戒开斋，一切胡闹了很久，但因为不忘〈楞严咒〉，所以速得清净，很快又恢复清净了。好像我知道我们这里边有一些个人，想学佛法，但是都是身心不清净的。可是你不清净没有关系，只怕你不学！你若学了，终究有一天你就会很快清净，很快你就明白了！只怕你不学。你若说：「我也不愿意清净，我就愿意懒惰、我就愿意什麼也不知道。」那就没有办法了！

不持斋戒，自成斋戒：你如果念〈楞严咒〉，你念得打成一片，凝成一团，风也刮不透，雨也下不漏了。这时候，风雨都没有办法间断你念〈楞严咒〉的这一念，你就不持斋戒，也就是斋戒了！为什麼？你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妄想心，也没有贪欲想吃什麼，吃肉吃鱼，吃好东西；没有那个心了！

Q5诸罪消灭

阿难！是善男子持此咒时，设犯禁戒於未受时。持咒之後，众破戒罪，无问轻重，一时销灭。纵经饮酒，食噉五辛，种种不净，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将为过。设着不净破弊衣服，一行一住，悉同清净。纵不作坛，不入道场，亦不行道。诵持此咒，还同入坛行道功德，无有异也。

阿难：可是这又说明白了，阿难啊！是善男子持此咒时：这个善男子他念这个咒的时候，设犯禁戒於未受时：假如他在没受戒以前犯过禁戒。持咒之後，众破戒罪，无问轻重，一时销灭：那麼由他持咒之後，所有的一切破斋犯戒这一些个罪，也不管它是轻、是重，就甚至於本来这四波罗夷罪是不通忏悔的，但是你一念〈楞严咒〉，无论怎麼样重的，不问轻重，这些个罪一时都消灭了，就像用滚汤泼雪，雪就都化了。「波罗夷」是梵语，此云叫「弃」，就是不通忏悔。

前边文说，犯罪无论轻重，都可以一时消灭。这一段文，是说纵经饮酒：就纵然你这个人欢喜喝酒，食噉五辛：吃这个五辛。「五辛」，就是五种辣的东西，又叫「地物荤」，就是葱、韭、薤、蒜，还有兴渠，这几种都是野生的东西。葱，就是做菜用的青葱、洋葱。韭，就是韭菜；韭菜中国很多，在美国很少的。薤，也是一种野生的东西；蒜，就是大蒜（蒜头）；还有兴

渠，这种东西也是野生的，都是辣的东西。这五辛，因为气味不好，吃了有不很好闻的一股气味。所以在佛教里头这个也都戒了，你吃斋的，这都要戒除了它。种种不净：吃这些个，都是不净的东西。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将为过：你要是能常常诵持这个〈楞严咒〉，所有一切的诸佛、菩萨，一切的护法、天龙鬼神，都不责怪你。那麽说不责怪，我就可以随便用这个东西了吗？也是不用最好了！

设着不净破弊衣服：你要是穿不清净的「破弊衣服」，就是穿的旧衣服，不是穿的新衣服。因为前边那几说，你要听经修这个法，要穿新的衣服。那麽现在，不一定要穿新的衣服。你要是没有新的衣服，就穿旧的衣服也可以的。一行一住：你所有一行一住，悉同清净：因为咒力的关系，你就是穿的旧衣服、破衣服，也和你穿新衣服是一样的清净。那麽前面讲到坛场里边，为什麽又要穿新衣服？这不过就是表示我们恭敬又恭敬，清净又清净；所以你就不穿新衣服，也一样的。

纵不作坛：你就不造这个坛。不入道场：不必一定在道场里边；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亦不行道：你也不修行。诵持此咒，还同入坛行道功德，无有异也：你能诵持这个〈楞严咒〉，你这个功德，就和入坛行道那种功德是一样的，没有分别的。所以你看，〈楞严咒〉这种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议！

若造五逆无间重罪，及诸比丘、比丘尼，四弃、八弃，诵此咒已，如是重业，犹如猛风吹散沙聚，悉皆灭除，更无毫发。

阿难！若有众生，从无量无数劫来，所有一切轻重罪障，从前世来，未及忏悔。若能读诵书写此咒，身上带持，若安住处，庄宅园馆。如是积业，犹汤消雪。

若造五逆无间重罪：如果犯了五逆堕无间地狱的重罪。什麽叫「五逆」呢？这五逆在佛教里头的罪是最大的，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杀父」，把父亲杀了。「杀母」，把母亲杀了。「杀阿罗汉」，把证阿罗汉果的人杀了。「破和合僧」，譬如这些僧人住在一起，住得很平安的，你想办法令这些僧人不和，这叫破和合僧。「出佛身血」，你故意把佛身上或者用刀剁伤了，或者把佛的什麽地方给损伤了，令他出血了，这就是出佛身血。那麽说，佛入涅盘了，我没有见着佛，我这可没有机会来出佛身血了。你就是把佛像毁坏了，这也叫出佛身血。所以果逸要寄一张佛像给她的亲戚，我叫她用硬纸把它包好了，不可以这麽随便就寄；因为你要是令这张像毁坏了，这都叫出佛身血，都是有过的。

「无间重罪」，就是无间地狱的罪。十恶尚且没有那麽重，唯独这五逆的罪是最重了；你若造五逆的罪，一定堕落到无间地狱里去。这个无间地狱，以前讲过，说一个人在这个地狱里也是满的，你再多人也是满的，它没有一点的空间的地方。「无间」，就是这时间上非常长远的，没有一点余闲的时候。「重罪」，这个罪最重了。

及诸比丘、比丘尼，四弃、八弃：「诸比丘」，就所说的出家受了具足戒的男人；「比丘尼」，就是出家的女人。比丘有三个意思，就是乞士、怖魔、破恶，以前都已经讲过了。什麽叫「四弃」呢？就是杀、盗、淫、妄这四戒，叫「根本戒」；梵语就叫「波罗夷」，中文就叫「弃」。四弃，就是你若犯了这四种的戒，就抛弃到佛法这个大海的外边，不可以再入了。比丘是四弃，而比丘尼就有「八弃」；这再加上什麽呢？再加上触、入、覆、随。

「触」，就是身体相触。在戒律上说，若以淫欲心与男人身分相触者，这就犯波罗夷罪（弃罪）。无论男人、女人，比丘、比丘尼，或者和在家人身体相触的，你若有一种淫欲心，这就是犯罪了；你若是没有淫欲心，这不犯罪的——就看有淫欲心，没有淫欲心。

怎麽叫「入」呢？入，就是出入；因为你做比丘尼了，无论在任何地方谈话，必须要在光明正大的地方，不要到屏处。屏处，就是坐到屏风的後边，旁人看不见，或者好像厨房等隐蔽之处；总而言之，就单单两个男女，或者比丘尼、或者比丘，入到那个房里边，没有其他的人，就一男一女。这在比丘就比较轻一点；若比丘尼就不可以单独一个人和另外一个男人那麽去谈话；若谈话，这就犯了入的弃罪之一。

「覆」，覆讳过失，就是掩藏着他人重大的过失；自己所做的事情也不坦白，不告诉人，这是一种覆，这也犯弃罪。
「随」，不得随被举罪的僧人，供给他衣食。

诵此咒已：如果你念完了这个咒，如是重业，犹如猛风吹散沙聚，悉皆灭除，更无毫发：像上边所说五逆、无间重罪和四弃、八弃这种种的罪，就好像沙聚到一个沙堆上，但是猛风把这个沙都给吹跑了；这所有的罪业，就算是你以前犯过四弃、八弃和这五逆的罪业，都可以灭除了，连像一根头发那麽多都没有了。这表示：这个咒的力量是不可思议。

阿难哪！若有众生，从无量无数劫来，所有一切轻重罪障：假设有这一类的众生，从无量无数、很远很远的时间，这麽多劫以来，无论他造什麽罪，所有一切轻、重的罪障。从前世来，未及忏悔：从前生来，也没能有机会去忏悔。「忏」，就是忏其前愆；「悔」，就是悔其後过。「忏」是印度话，叫「忏摩」，也就是改过的意思；「悔」是中文。「忏悔」两个字，是华梵并举，中文和印度文两种合起来。

若能读诵书写此咒：或者能读这个〈楞严咒〉，或者能背着本子诵，或者能写这个咒。诵这个咒，必须要长远，不是诵一遍、两遍；能长长久久地诵这个咒，那是最好了。或者在身上带持：带在身上，要带在心的上边，不要带在心的下边。因为你带在心口上边，这表示恭敬。你若带在下边，这对咒不恭敬；不恭敬，不单不能有功德，而且还有过失的。因为你对咒本身就不恭敬了，所以这个咒就是有功效，也减少了。若安住处，庄宅园馆：或者放到自己所住的地方，或者一个庄子上，或者住宅，或者一个园，或者一个馆。如是积业，犹汤消雪：像前边所说的，这种生生世世所积累到一起的罪业，就好像热汤消雪那样，一点都不会存在的。

Q6速证无生

不久皆得悟无生忍。

不久皆得悟无生忍：不用好久，这个人就会悟无生法忍了。

P3称遂愿求

复次阿难！若有女人，未生男女，欲求孕者，若能至心忆念斯咒，或能身上带此悉怛多般怛罗者，便生福德智慧男女。求长命者，即得长命。欲求果报速圆满者，速得圆满。身命色力，亦复如是。命终之後，随愿往生十方国土，必定不生边地下贱，何况杂形？

复次：那麽再讲一讲。阿难！若有女人，未生男女，欲求孕者：假设有个女人，她也没有生男孩子，也没有生女孩子，想要求有孕做母亲。有孕，就是有孩子，所谓怀胎。

若能至心：假设她能够至心；怎麽叫「至心」？至心也就是一心，也就是诚心诚到极点。忆念斯咒：她或者能记忆，或者能照本子来念这个咒。什麽咒呢？就是〈楞严咒〉。或能身上带此悉怛多般怛罗者：或者请有道德的高僧，就是有修持的出家人，写「悉怛多般怛罗」的咒心带在身上。这个「悉怛多般怛罗」，就是不论你带着咒这几个字，或是你念这几个字，都是在虚空中，就有个白伞盖来保护着你；那麽你所求，会满愿的。便生福德智慧男女：「便」，就是可以遂心满愿了。她若诚心诚到极点，就可以生这有福、有德、又有智慧的男孩子或者女孩子。看她愿意求男孩子，就有男孩子；愿意求女孩子，就有女孩子。

求长命者，即得长命：你诵持〈楞严咒〉，你想求长命，就得长命的果报。欲求果报速圆满者，速得圆满：你想求什麽好的果报，也就很快就能圆满你的心愿了。好像女人，你要是想求将来得一个好丈夫，这都是好的果报，你就能遂心满愿；男人也是一样的。总而言之，你求什麽，就有什麽；所谓求富贵得富贵，求长命得长命，求男得男，求女得女，一切的事情，都可以遂你的心，满你的愿。身命色力，亦复如是：你的身体和生命，容貌和体力，也都和求长命是一样的道理。

命终之後，随愿往生十方国土：你诵持〈楞严咒〉的人，命终之後，你欢喜生到什麽地方去，就生到什麽地方去。你欢喜生到十方国土，哪一个国土去都可以。你愿意生东方就生东方，愿意生西方就生西方，你愿意生南方也可以，欢喜到北方更可以。你愿意生到阿弥陀佛的面前也可以，愿意生到阿閦佛的面前也可以；总而言之，你欢喜亲近哪一位佛，你就可以生到他那国家去。

必定不生边地下贱：「必定」，就是一定。一定不会生到什麽地方去呢？「边地下贱」，「边地」，就是很偏僻的地方；在中国来讲，就是叫「蛮夷之地」。蛮夷，就是说话也听不懂；好像古来中国南方边地，以前中国人都叫这些地方的人「蛮子」。蛮子，就是讲话讲得不清楚，孟子说：「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说南蛮那地方的人，他们的舌头短，讲话就像雀鸟birds叫。中国普通讲国语的人，不懂他们的话，就叫他们「雀叫唤，雀仔叫」。以前在中国，不是位於中间的地方，在国的一边，这叫「边地」。这边地，人人都没有知识，一点文化也没有，没有人认识字的；那个地方，地也不出产东西，人也卑贱，这叫「边地下贱」。那麽你能念〈楞严咒〉，就不会生到边地下贱的地方去。何况杂形：你做人都不会生到边地下贱的地方去，何况你会去做畜生吗？更不会托生去做畜生了！

O2约国土以显普益（分三）

P1诸难消除　P2兆民丰乐　P3恶星不现

今P1

阿难！若诸国土，州县聚落，饥荒疫疠，或复刀兵，贼难鬪诤，兼余一切厄难之地。写此神咒，安城四门，并诸支提，或脱閣上。令其国土所有众生，奉迎斯咒，礼拜恭敬，一心供养。令其人民，各各身佩，或各各安所居宅地。一切灾厄，悉皆销灭。

阿难！若诸国土，州县聚落：无论哪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州」（省），或者一个「县」，或者一个「聚落」，就是一个乡村。饥荒疫疠：「饥荒」，就是没有饭吃，天也不下雨，地下也不长东西；或者天上下雨下得太多了，地下的东西又都被水淹死了，这叫「饥荒」。「疫疠」，疫就是瘟疫；疠，就是很厉害的这种疾病。疫疠，就是一种传染病，人得这种传染病很快就死了。或复刀兵：或者有打仗的地方。贼难鬪诤：或者有贼难，或者有斗诤的地方。兼余一切厄难之地：并兼其他所有一切灾难，所有有厄难的地方。

写此神咒，安城四门：在前边所说的这些饥荒、疫疠，或者刀兵、贼难、斗诤，和其他所有一切灾难的地方，你若能写这个〈楞严神咒〉，放到城的四门上和城上边的缺口处，或者城墙上边那种的垛口处有炮台、有堡垒的地方，或者有房子的地方，或者在城墙上边有看更的地方，都放上它。并诸支提，或脱閣上：或悬於支提；「支提」就是清净的佛刹。或放在脱閣上；「脱閣」就是佛殿内的幢幡。

令其国土所有众生，奉迎斯咒，礼拜恭敬，一心供养：使令这个国家所有众生，都迎接这个〈楞严咒〉；再恭敬叩头顶礼，一心供养〈楞严咒〉，就像供养佛那麽样恭敬。

令其人民，各各身佩，或各各安所居宅地：使令这一个国家的人民，每一个人身上都佩一卷〈楞严咒〉；或者每一个人，把它放到他自己所住的宅子里边。一切灾厄，悉皆销灭：所有的灾难或者厄难都消灭没有了。所以〈楞严咒〉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你想也想不到，思也思不到的，它妙的地方也在这里！

我们有的人修行，以为单单打坐就可以了，就不学经，这也是错误的。或者有的人说单单诵咒、学经，就不打坐，这也就可以修行了；这也是不可以的。或者有的人，听见这个咒这麽灵，他就单单念咒，也不修行了；这个也是一种太过的行为。因为修道无论修哪一种法，要求中道，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你太过，过犹不及。

这个咒固然是灵，但是你这个定力也要修的；这一部经所说的咒是灵的，但是反闻闻自性，修耳根圆通这种法门，也是最要紧的。你就诵咒的时候，也应该要反闻闻自性，要自己回光返照。昨天晚间我没讲吗？这个咒就是心，心也就是咒，心和咒分不开了，心、咒二而不二；这虽然是两个，但是这个心和咒变成一个了，这叫「二而不二」。你能到这个样子上了，你求什麽，就能遂心如意的，一定会有成就的。你能心和咒都合到一起了，这也正是你得到禅定的三昧了，得到真正的定力了。所以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的！

P2兆民丰乐

阿难！在在处处国土众生，随有此咒，天龙欢喜，风雨顺时，五谷丰殷，兆庶安乐。

阿难！在在处处国土众生，随有此咒：任何国家的众生，如果能有〈楞严咒〉在这个地方，天龙欢喜，风雨顺时，五谷丰殷，兆庶安乐：天上的龙也都欢喜了，也没有狂风暴雨，没有这种的灾害了；所有的五谷也都丰收，都打得很多的粮食。「兆」，就是很多的数目。「庶」，就是一般老百姓。所有的老百姓都很安乐平安了。

P3恶星不现

亦复能镇一切恶星，随方变怪，灾障不起，人无横天，杻械枷锁不着其身，昼夜安眠，常无恶梦。

阿难！是娑婆界，有八万四千灾变恶星，二十八大恶星而为上首；复有八大恶星以为其主，作种种形，出现世时，能生众生种种灾异。有此咒地，悉皆销灭。十二由旬成结界地，诸恶灾祥，永不能入。

这是说没有恶梦的难。亦复能镇一切恶星：「镇」，就是镇压住。因为有这个咒，就把一切的恶星都给镇住了。好像有一个大将军，或在这个国家，有一位真正有智慧的人来治理国家，这国家土匪也没有了，坏人也都学好了，什麽事情都很顺利的，这就叫「镇」。因为你有这一位很有道德的人来做领袖，所以一切没有道德的人就都服从他了，都要听他指挥。这个咒，也就比方这有道德的一位领袖，所以把一切不好的事情都给压住了。恶星就好像那一些不好的事情一样，所以亦复能镇一切恶星，随方变怪：那种恶星，随时随地都可以变奇怪的、很凶恶的事情。

灾障不起：所有的灾难和障碍，都不能起来。人无横天：前边不讲「大小诸横」吗？这「横」，就是不正常，不是好死。这横死，或者撞车死，或者飞机失事死，或者掉到海里淹死，或者被火烧死，种种的；总而言之，你不愿意死，就死了，这就是横死。「夭」，就是小孩子没有长大，就夭折了。夭折，就是很小的，或者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在三十岁以内死的，都叫「夭」，这叫「夭寿」。「夭」，就是「断了」，寿命没有够数，就断了。杻械枷锁不着其身：「枷」，就是脖上扛着枷；「杻械」，就是手上带着手捧子（手铐）和脚镣子；那个脚镣子就叫「锁」。那麽杻械枷锁都不会加到这个诵咒的人身上。昼夜安眠，常无恶梦：白天晚间安眠的时候，没有凶恶的梦，不会有鬼来欺负你。

阿难哪！是娑婆界，有八万四千灾变恶星：这娑婆世界，恶星很多很多的，数不过来那麽多。二十八大恶星而为上首：这二十八个大恶星虽然是恶星，这里边又可以做善星讲。在中国讲二十八宿，这二十八宿管着四方，每一方有七个星，四七二十八，这叫「二十八宿」。在中国黄历，就是时限书上，每一天哪一个星辰值日，都有一定的，每天一个星，二十八天轮流一周，这叫「二十八宿」。

总而言之，这个地方若是有善人，恶星也就变成善星了；要是恶人在这个地方，善星也变成恶了。这并不是星恶，而是随人的业报，而感招这种星的善恶。在这个地方，为什麽就说它是恶星呢？就因为表示〈楞严咒〉可以解除一切的灾难；所以在这部经上，就认为所有的恶星都是不吉祥的。不吉祥，你这个人也没有什麽大善根，没做什麽大的德行，当然它更不吉祥了。但是你能念〈楞严咒〉，这些个不吉祥、不好的事情，都可以变好了！

那麽「二十八大恶星而为上首」，也就是这有二十八个宿，它们做上首。这二十八宿，就是「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这是单单说一个字，不必一定翻译它们的名字也可以了。

复有八大恶星以为其主：又另外有八个大恶星，做这八万四千个恶星的主。

作种种形，出现世时：这些恶星可以变化种种的形相，很丑怪的也有，很美丽的也有。在中国，常常改朝换代的时候，就有一种荧惑星出世。这荧惑星怎麽样子呢？就是变化成一个小孩子，他穿着一件红兜肚，就中国做给小孩子穿的兜肚。他穿这红兜肚到处教小孩子唱歌；那麽这些小孩子一唱歌，这国家就要灭亡了。所以每逢国家改朝换代的时候，这种恶星就出世了。

当恶星出现於世的时候，能生众生种种灾异：能生出来一切众生的种种灾难。「异」，就是变了，就是不寻常的事情，变得很奇怪、很不正常的境界，不是平常所可看见的。很奇怪的，突然间就有了一个特别的情形；总而言之，就是不吉祥的事情，这叫「灾异」。

有此咒地，悉皆销灭：在有〈楞严咒〉的地方，这所有一切不吉祥的事情、一切的灾难，都消灭了。十二由旬：在十二由旬内，成结界地：怎麽叫「结界地」呢？譬如我们在这个地方念〈楞严咒〉，冲着东西南北向哪一面念，在这十二由旬内，都是结界的地方。这「由旬」，有小由旬、中由旬、大由旬；小由旬四十里，大由旬八十里，中由旬是六十里。那麽在十二由旬，就是九百六十里地以内的地方，向东去九百六十里，向南去九百六十里，向西去九百六十里，向北去九百六十里，这都是结界的地方。「结界」就是结边界，这边界以内，妖魔鬼怪都不准横行，都不准不守规矩的；在九百六十里地以外，就不管了。所以什麽地方有这个〈楞严咒〉，这一般的人都得到好处。

诸恶灾祥，永不能入：这个「灾祥」，应该是「灾殃」；这个「祥」字，或者是个错字，应该是「诸恶灾殃」。诸恶灾殃，永远都不会入到结界以内的地方。

M3承明行人必证以结劝（分四）

N1保护安隐　N2远离魔冤　N3不犯四过　N4必得心通

今N1

是故如来宣示此咒，於未来世，保护初学诸修行者，入三摩地，身心泰然，得大安隐。

是故如来宣示此咒：因为这个，所以释迦牟尼佛宣示这个〈楞严咒〉，於未来世：就是於现在我们这个时候。保护初学诸修行者，入三摩地：保护所有一切初发心的学道人，让所有的修行人得到定力。身心泰然，得大安隐：身也泰然，心也泰然，得到特别安隐的境界，没有什麽麻烦。

N2远离魔冤

更无一切诸魔鬼神，及无始来冤横宿殃，旧业陈债，来相恼害。

更无一切诸魔鬼神，及无始来冤横宿殃：更没有一切诸魔鬼神，和无始以来的冤横宿殃。「宿殃」，就是前生这种的罪殃。旧业陈债：「旧业」，也是以前的这些个不好的业障；「陈债」，陈旧的这些个债务。或者我杀人家命，我也要还人家的命；我吃人家肉，也要还人家的肉。这所有的这些个宿殃陈债，都要还的。来相恼害：可是你若能诵持〈楞严咒〉，这一些宿殃陈债，都不能来恼害你，它们都拿你没有办法了。

N3不犯四过

汝及众中诸有学人，及未来世诸修行者，依我坛场，如法持戒。所受戒主，逢清净僧。持此咒心，不生疑悔。

汝及众中诸有学人，及未来世诸修行者：你阿难和所有众中一切有学的人，和将来一切的修行人──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切的人都包括在内了。依我坛场，如法持戒：依照我所说这个方法来建立坛场，如法修行来持戒。所受戒主，逢清净僧：所受这个戒的主，若遇着清净不犯戒这样的僧人。持此咒心，不生疑悔：能执持这个咒心，对〈楞严咒〉一点都不生疑惑的心。

N4必得心通

是善男子，於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十方如来便为妄语。

是善男子，於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如果这个好的男子，他能依照我这个方法来修行，来造坛场，又遇着清净的比丘给他受具足戒。若能有这种的因缘的话，就在他父母所生这个身体，如果不开悟，不得到五眼六通的话，十方如来便为妄语：这十方的佛就是打妄语了。

I3会众愿护（分二）

J1外众护持　J2内圣护持　J1分五

K1金刚力士众　K2两天统尊众　K3八部统尊众　K4照临主宰众　K5地只天神众

今K1

说是语已，会中无量百千金刚，一时佛前合掌顶礼，而白佛言：如佛所说，我当诚心保护如是修菩提者。

说是语已：佛说完了这话之後，会中无量百千金刚，一时佛前合掌顶礼，而白佛言：会中很多很多的金刚，同时合起掌来，向佛顶礼，对佛就说了。如佛所说，我当诚心保护如是修菩提者：像佛所说的这个法门，我们应该诚心保护像这样修行菩提道的善男子。

K2两天统尊众

尔时梵王，并天帝释、四天大王，亦於佛前同时顶礼，而白佛言：审有如是修学善人，我当尽心至诚保护，令其一生所作如愿。

尔时梵王，并天帝释、四天大王，亦於佛前同时顶礼，而白佛言：这时，大梵天王和天上的天主、四大天王，也就在佛前站起来，同时向佛顶礼，对佛就说了。审有如是修学善人：「审有」，就是果有；果然有像上边所说修学的善人。我当尽心至诚保护，令其一生所作如愿：我等也就应该用这恳切至诚的心来保护这个人，令他这一生之中做什麽都遂心满愿。

K3八部统尊众

复有无量药叉大将，诸罗剎王、富单那王、鸠盘茶王、毗舍遮王、频那、夜迦、诸大鬼王，及诸鬼帅，亦於佛前合掌顶礼：我亦誓愿护持是人，令菩提心速得圆满。

复有无量药叉大将：「药叉」，就是捷疾鬼，跑得很快的。诸罗剎王：罗剎鬼就是可畏的鬼，见着他非常恐怖的，他也是一个很有邪术的鬼。富单那王：富单那的鬼王。「富单那」，叫臭鬼，这是主热病的鬼。鸠盘茶王：鸠盘茶，前边讲过两次了，就是那个瓮形的鬼，他专能魇魅人的。毗舍遮王：「毗舍遮」，又叫「毗遮闍」，他也是鬼王里头的一个很坏的鬼。频那、夜迦：「频那」，就是那个猪头的使者；「夜迦」，就是象鼻的使者。诸大鬼王，及诸鬼帅：以上这一些鬼王和所有的一切鬼帅。亦於佛前，合掌顶礼：也在佛前，向佛合掌顶礼。我亦誓愿护持是人，令菩提心速得圆满：我们也发誓愿护持这个人，令这个人的菩提心很快就会得到圆满。

K4照临主宰众

复有无量日月天子、风师、雨师、云师、雷师，并电伯等，年岁巡官，诸星眷属，亦於会中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安立道场，得无所畏。

复有无量日月天子、风师、雨师、云师、雷师，并电伯等：又有无量日天子、月天子，风师与下雨的雨师，兴云的云师，打雷的雷公，及闪电的电伯等。年岁巡官：我们一般人不知道，在每一年有年值，就叫「太岁」；太岁就是这个年值的巡官。诸星眷属：和其余的诸星各有各的眷属。亦於会中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也在这会中向佛顶礼，对佛说话了。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安立道场，得无所畏：我们也发愿保护这个修道的人，安立在这个道场里边，得到无所恐惧这种的力量。

K5地只天神众

复有无量山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陆空行万物精只，并风神王、无色界天，於如来前同时稽首，而白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得成菩提，永无魔事。

复有无量山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陆空行万物精只：又有无量山上的神、海里的神，一切土地神和水行、陆行、空行的万物精灵，有这些个神。并风神王、无色界天：还有风神王，和无色界天的天人。於如来前同时稽首，而白佛言：在佛前一齐就都向佛顶礼叩头，对佛就说了，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得成菩提，永无魔事：我也保护这个修行的人，乃至於到他得成菩提，永远也没有什麽魔事。

J2内圣护持（分二）

K1显本久护　K2正明护持

今K1

尔时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刚藏王菩萨，在大会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如我等辈，所修功业，久成菩提，不取涅盘；常随此咒，救护末世修三摩地正修行者。

尔时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刚藏王菩萨：当时有八万四千，这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那麽多的，也就是百亿那麽多的金刚藏王菩萨，在大会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在大会里头就站起来，向佛顶礼，对佛就说话了。

世尊！如我等辈，所修功业，久成菩提，不取涅盘：就像我们这一类的人所修的功德，早已经开悟了，可是我们不入涅盘，为什麽？就因为愿意常随此咒，救护末世修三摩地正修行者：常护持这个咒，救护末法一切修禅定的众生；真正修行的这一班人，我们都保护着他。

K2正明护持

世尊！如是修心求正定人，若在道场，及余经行，乃至散心，游戏聚落。我等徒众，常当随从，侍卫此人。纵令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终不可得。诸小鬼神，去此善人十由旬外，除彼发心乐修禅者。

世尊！如是恶魔，若魔眷属，欲来侵扰是善人者；我以宝杵，殒碎其首，犹如微尘，恒令此人所作如愿。

世尊：这一切的金刚藏王菩萨又说，世尊！如是修心求正定人：像这样去修行身心，想得到真正的定力，得到三摩地这个人。若在道场，及余经行：或者他在道场里，或者在其他的地方经行。「经行」，就是来回这麽走来走去的。因为修行人坐这儿是打坐用功，那麽站起来走路，也是一样用功的。坐那儿，修禅定的功夫；站起来，就修诵持三昧，或者诵咒，或者念佛，这麽一边走路一边持咒，这样子叫「经行」。乃至散心：乃至於你也不修定，也不入道场，也不经行，在这个散心的时候。游戏聚落：或者你到外边其他的小城市去旅行。在你去旅行到其他的乡村去的时候，你都可以持咒。

这八万四千金刚藏王菩萨说：我等徒众，常当随从，侍卫此人：你若是诵持〈楞严咒〉有了功夫，有了受用的人，这八万四千金刚藏王菩萨和他的徒众、眷属，都随从保护着你。到处就像那当兵的侍候官长一样，你到什麽地方，往那个屋里一坐，那门口就有站岗的了，给你守护着门口，保护着你。这八万四千金刚藏王菩萨都保护着你！

纵令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终不可得：纵然叫这个魔王和大自在天魔等，想找他一个漏洞，找他一个麻烦，都没有办法可以来给他麻烦的。诸小鬼神，去此善人十由旬外：那个魔王和大自在天王尚且如此，那一切的小鬼神、小鬼儿、小神，都要离开这个善人「十由旬外」，就是八百里地之外。除彼发心乐修禅者：除非这个小鬼神他发心愿意听经、愿意闻法、愿意修禅定的。这样的众生，那麽他可以来到这儿参加这个道场，可以随喜这个法会，可以来听经。如果他不愿意的，就一定要走出八百里地以外去。

世尊：金刚藏王菩萨又叫一声世尊。如是恶魔：像这一类的恶魔。什麽样的呢？就好像现在到每一个城市，令每一个城市人暴动，令每一个城市人放火、杀人、抢东西；这默默中，都有一个魔王操纵着这种的事情。默默中，一般人是不知道的。你要是修佛法得到真正的定力了，有善根的人、开佛眼的人，都可以知道了，知道这种的情形是什麽样子。但是这个魔，他的法术很大的，比佛法还大。佛法，你要修行很久，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修行，或者得到一点的好处。他那种的魔，喔，很迅速地，他就修得很有神通！所以现在任何一座城市起暴动，甚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一切麻烦的事情，默默中都有魔王在那儿主持的。但是若有人会念〈楞严咒〉，这整个世界的魔王就都老实一点。如果没有人念〈楞严咒〉，那他就得便了，随随便便就扰乱这个世界。

若魔眷属，欲来侵扰是善人者：金刚藏王菩萨说了，像这一类的恶魔，和这魔王的同类，他想来侵害扰乱这个修善的人。我以宝杵，殒碎其首，犹如微尘：我用我这个宝杵，把他头给打碎了。碎得什麽样子呢？像微尘那麽碎。恒令此人所作如愿：常常使令这个修善的人都遂心满愿。

啊，你看这个！这护法金刚藏王菩萨厉害不厉害？把这个头给打碎得像微尘那麽碎，你说这要用多大的力量？其实我告诉你，并不需要金刚藏王菩萨的宝杵打到头上，他这个头就会碎成这个样子！只需要金刚藏王菩萨心里一动念，说：「我要你那个头碎如微尘！」他已经就碎了，不需要用那个宝杵打的。因为金刚藏王菩萨这种三昧的定力可以摧碎一切的，不一定要拿着宝杵去打才碎的。

你们大家说，这个金刚藏王菩萨，他现在用宝杵把人的头给打碎了，这犯的是哪一条戒？知道不知道？我现在先问这个问题，把恶魔的头给打碎得就像微尘那麽碎，这是犯的哪一条戒？这个魔王想来使令这个人不修道，他虽然是魔，可是金刚藏王菩萨已经是菩萨了，他把这个魔的头给打碎了。你们有的说犯杀戒的，有的说没有犯戒的，还有说是怎麽样？再找一找！问问还有什麽意见的？到底是犯的对？是不犯的对？问一问！你们大家来评论！

——第七册终

附录

《楞严经》就是一部照妖镜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九日

宣化上人开示於台湾高雄元亨寺

南无萨怛他　苏伽多耶　阿罗诃帝　三藐三菩陀写　南无萨怛他　佛陀俱胝瑟尼钐　南无萨婆　勃陀勃地　萨多鞞弊　南无萨多南　三藐三菩陀俱胝南　娑舍罗婆迦　僧伽喃　南无卢鸡阿罗汉多喃　南无苏卢多波那喃　南无娑羯 唎陀伽弥喃　南无卢鸡三藐伽多喃　三藐伽波罗　底波多那喃　南无提婆离瑟赧　南无悉陀耶　毗地耶　陀罗离瑟赧　舍波奴　揭罗诃　娑诃娑罗摩他喃　南无跋罗诃摩尼　南无因陀罗耶

方才读的是〈楞严咒〉前边的二十八句，这二十八句是教我们「皈依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声闻缘觉、一切诸天。」最後一句「南无因陀罗耶」，这一句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玉皇大帝。所以不懂佛法的人，说玉皇大帝那是道教的，我们不要拜他。他不知道这玉皇大帝就是帝释，我们做佛的弟子，也要恭敬他，也要摄受他。〈楞严咒〉这前一段是护持三宝的一段，所以念这一段咒的时候，一切的妖魔鬼怪都要退避三舍。不止退避三舍，要退到他所不能退的地方去。

所以在佛教里头，如果有一个人能在世界上念〈楞严咒〉，妖魔鬼怪就都不敢公然出现於世。如果没有一个人会背〈楞严咒〉，这时候妖魔鬼怪就都出现於世，他们在世界上为非作歹，一般人也都不认识他们了。现在因为有人会念〈楞严咒〉，所以妖魔鬼怪不敢公然出现於世。这一段咒文，有四句话可以表达它的意思。

千朵红莲护住身　坐驹骑着墨麒麟

万魔一见往远躲　济公法师有妙音

「千朵红莲护住身」，有千朵的红莲来护持你的身。「坐驹骑着墨麒麟」，你一念这〈楞严咒〉，这持咒的人是坐在一个麒麟的身上。「万魔一见往远躲」，魔一见都跑了，他不敢面对这种大威德的相。我们人人都知道佛教里有一位济公，当初济公就是专用这一段咒文的，所以说「济公法师有妙音」。这是说这一段咒文大概的意思，至於若详细说，这〈楞严咒〉是妙不可言的，所以又说：

奥妙无穷实难猜　金刚密语本性来

楞严咒里有灵妙　五眼六通道凡开

「奥妙无穷实难猜」，这个〈楞严咒〉非常奥妙，它的变化也不可思议，很不容易测度的。「金刚密语本性来」，金刚密语，〈楞严咒〉是密中之密，这是金刚来护持这个咒。本性来，它是从自己那个佛性中生出来的。「楞严咒里有灵妙」，〈楞严咒〉也叫做灵文，因为它特别灵，特别有力量，所以说〈楞严咒〉里有灵妙。「五眼六通道凡开」，你若能常持〈楞严咒〉，专心一致，心不旁骛，你可以得到五眼六通，可以有不可思议的那种境界来变化莫测，所以不是一般凡夫俗子可能知道的。因为这个，所以希望大家都能读诵《楞严经》，背诵〈楞严咒〉。

一般的学者，说《楞严经》是假的，不是佛说的，又有什麽考证，又有什麽记载。这都是他怕《楞严经》，没有办法来应付《楞严经》的道理。《楞严经》中令他们最怕的就是〈四种清净明诲〉，这〈四种清净明诲〉就是照妖镜，所有妖魔鬼怪都给照得现原形了。还有〈五十阴魔〉，这把天魔外道的骨头都给看穿了，把妖怪的这种相貌都给认识了。哪一位能把《楞严经》背得出来，那是真正佛的弟子。

《楞严经》在佛法末法的时候，是最先断灭的。为什麽它断灭？就因为这一些学者啊，又是什麽教授啊，甚至於出家人，都说它是假的。这种的言论，久而久之，被人以讹传讹，就认为他们所说的是对的，所以认为《楞严经》是假的了，佛教徒也认为它是假的了。久而久之，这个经就没有了。所谓经典断灭，也就是这样子，因为大家不学习，它就没有了，就这样断灭了。

《楞严经》里〈四种清净明诲〉，说得非常地正确，非常地肯定，就说这个杀、盗、淫、妄。所以一般学者、教授就怕这〈四种清净明诲〉，他们就想得到那个不明白的诲，这「明诲」他们就很怕很怕的。因为如果说《楞严经》是真的，他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他那种又抽菸、又喝酒、又玩女人，就立不住了，被人家都认识他了。所以《楞严经》里所讲的道理，是非常正确的，非常有逻辑学的，再没有比它说得更清楚了。所以整部《楞严经》就是一部照妖镜，照妖镜一悬起来，妖魔鬼怪都胆颤心惊。

我方才所说的话，所解释的《楞严经》和〈楞严咒〉的道理，如果不合乎佛的心，不合乎经的义──如果《楞严经》是假的，我愿意永远永远在地狱里，再不到世上来见所有的人。我虽然是一个很愚痴的人，可是也不会笨得愿意到地狱去，不再出来。各位由这一点，应该深信这个《楞严经》和〈楞严咒〉。

我方才所说的，我的愿力是这样的，如果不合乎佛心，我愿意下地狱。我现在所说的话，也请十方尽虚空、遍法界无尽无尽常住佛法僧三宝，在默默中证明，令一切众生早成佛道。我再请十方菩萨摩诃萨，十方声闻缘觉诸圣人、贤圣僧，再请一切护法诸天，光明会上所有护法，放光加被，令所有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了生脱死。我再请求各位善知识，如果我说的有不合乎佛法的地方，希望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我是一个很愚痴的人，所见的也不圆满，所以我讲的有不圆满的地方，希望无论出家人、在家人不吝指导，明以教我，我当叩头顶礼，尽形寿而感谢。

所以有人读诵《楞严经》，要我尽形寿供养这样的修道人，我也愿意的。因为「正法兴，《楞严》兴；正法灭，是《楞严》灭。」由这个各位应该知道，《楞严经》在佛教里头是多麽重要。

「开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教化众生的是《华严》。」因为这个，我在美国，头一次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来了三十几位大学的学生，我开讲《楞严经》。一个暑假九十六天，我给这些大学生讲《楞严经》，中间只有礼拜六放半天香，其余的时间都是讲经说法。

他们也都写笔记，一开始一天讲一次，由他们去研究，时间过了半个月，我算一算《楞严经》的篇幅和日期，恐怕讲不完，所以就增加到一天讲两次。又过一个时期，算算还是讲不完，又增加到一天讲三次。最後的半个多月，一天讲四次。

在这个「暑假楞严讲修班」的期间，我一个人，给他们讲经也是我，做饭也是我，做菜也是我，烧茶也是我，连买菜，一切一切都是我。那时候四十八单执事，我一个人兼而行之，就这样子。这些个学生，我本来可以叫他们轮流来做事情，但是我怕耽误他们的功课，耽误他们研究经典的时间，所以谁我也不用。那时候不敢说行菩萨道，但是因为有人要学《楞严经》，我愿意尽形寿来供养这样的人。所以在九十六天中，把《楞严经》讲完了，讲完之後，这是在美国一般人认识佛教的一个开始。

讲完《楞严经》，又有五个人就出家了，所以在那年正月初一的时候，我曾经对一切的信众说过，今年美国的佛教会开五朵莲华，这五朵莲华将来就是把佛教传到西方去，这是那时候说的话。

在「暑假楞严讲修班」毕业之後，就有五个美国人要出家，我就派他们到台湾去受戒。遇着台湾的善知识，就告诉这五个人，说：「现在末法时代了，没有人在修行了，你们还吃一餐，被你师父给骗了！」我这些个美国徒弟，一听这个话，「哦，原来我们被师父骗了，那我们怎麽办呢？」这个善知识就说：「吃饭嘛！喝酒嘛！吃肉嘛！」这五个人对佛教就生了怀疑了，「怎麽我师父教我们吃一餐，他们叫我们早晚都应该要吃饭？怎麽搞的？这里头一定有问题。」

心就活活动动地，就要吃饭。

於是他们自己就开会，说：「我们回去问清楚再吃饭。」他们五个人又告诉台湾的善知识说：「我们是坐单的。」唉，台湾有一些人就告诉他们说：「坐单！那是佛住世的时候，有人坐单，现在佛都不在世了，你们坐什麽单哪？唉，真是美国人被中国人骗了！」

这麽一来就怎麽样呢？回去就调皮了。说：「台湾人都吃三餐，我们不应该吃一餐。」就和我捣蛋。又说……唉，总而言之，我也不记得这麽多了！结果搞了三个月之後，这才没有怀疑。当时台湾就有人说：「宣化法师在美国收了一些个嬉皮，他因为到金门公园去，那里很多嬉皮。宣化法师就到那儿去打坐，一打坐，这些嬉皮看着很奇怪的，就和他谈话。那麽宣化法师就叫他们到庙上去看看。到庙上一看，和他们嬉皮过的生活差不多，於是乎就都出家了。」

台湾又有一个谣言，说：「你知道吗？宣化法师在美国和一班嬉皮在一起吸毒啊！那个嬉皮吃LSD（迷幻药），吸大麻。这LSD吃一粒，人就惚惚悠悠，好像到了极乐国似的。这位宣化法师，他吃十几粒，都不动弹，也不会这麽惚惚悠悠到极乐世界去。所以这些嬉皮都佩服了，於是乎就跟他出家。你们不要相信他！」

那麽说来说去，嬉皮也好，不嬉皮也好，大家谁用功修行，谁就好；谁不用功修行，谁就不好。不是嬉皮，你若不修行也不好；若是嬉皮，你能修行也一样好。所以佛教里头不是口头禅说的，要有真实的功夫，要有真实的受用！你不要在口头上说：「我得了定了，我有三昧，我有四昧。」那个人又创出个五昧来。现在我想起几句话来和大家说一说，我说：

口头说三昧　我对你不对
日久现原形　搞得满身罪

这是说的尽用口头禅，把佛教当儿戏，来随便乱讲乱说，也不负因果的责任。谁下拔舌地狱呢？就是这一类的人。将来下拔舌地狱时，把舌头给拔出来，他不会说话了。

说不出来话，他心里想：「唉呀，我真糟糕！我若知道会这麽样子，就不应该开那种玩笑。」总是口头三昧，总说我对，你什麽都不对。你对，我也说你不对；你不对，我也说你不对。这你们说有公理没有？什麽事都是「我对你不对。」「日久现原形」，时间一久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日久原形毕露了。「搞得满身罪」，满身都是罪业，入了拔舌地狱还不知道。

说：「法师！你不要骂人了，讲法骂什麽人！」

唉，我这不是骂人，我天天都向蚊虫、蚂蚁叩头，我怎麽敢骂人！不过我不能不说真理，真理是如此。

我再告诉你们各位：我有今天，就是这些说我不对的人，来教我的，来帮助我的。所以这些个说我不对的人，譭谤我的人，都是我的善知识，他们都是我的师父。我的师父都是口头禅的，我现在所以会说口头禅，也就因为学我师父的。我有这麽几句话：

众人是我师　我是众人师
时常师自己　自己是常师

众人都是我的师父，不论哪一个，你只要是有血有气的，我都要向你们学习。你们有好的，我就学好的；有坏的，我就学坏的。我要学得全身都是武艺，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所以比起武来，绝招很多。

「我是众人师」，我也是大家的师父。「时常师自己」，时常我还要以自己做为师父。自己也时常给人家做师父，大家互相提携，互相向菩提道路上勇猛精进。不要在娑婆世界这麽样打算盘，来争你强我胜。我们看谁先走到极乐世界去。

有人说：「法师！你尽强词夺理，骂人还不承认。」你承认吗？你骂人，你若承认，你就不会骂人了。对吗？

可是骂人的人是「仰天自唾，还坌己身」。我们要喜欢被人骂，被骂是给自已加肥料，你的土地不肥沃，要上一点肥料。上一点肥料，令你的五谷就长得茂盛了，你那果实也坚固了。

你说：「法师！你方才说的，众人是你的师父，那有好人、有坏人，若都是你师父，你也学好，也学坏？」

你这是误会了，所谓「众人是我师」，善者是我的法师，我就效法他；恶者是我的戒师，我自己不要学他那样子，所以众人都是我的师父。

「时常师自己」，自己要常常提高警觉，不要做错了，不要用无明去做事，要用智慧。要用光明智慧来处理一切的问题，不要用愚痴无明处理事情。人要把境界转过来，境界不要转人。

我们再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不要说善小就不做，恶事很小我要做，做了也不要紧。譬如吃斋，说吃个鸡蛋没有关系，将来你去做鸡的时候，就知道是从吃鸡蛋来的。就这一点点小的问题，你弄不清楚，那叫「善恶夹杂，果报不爽」，不是很好玩的。今天我又

发狂了，也不知道讲什麽，我讲的若有得罪各位的，请你来打我一顿、骂我一顿，我都很欢喜的。

大佛顶首楞严经浅释（八）
上宣下化老和尚讲述
十二类生?历位修证?七趣
◎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讲述於
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E4说禅那证位令住圆定直趣菩提（分二）
F1阿难谢教请位　F2如来对示缘起
今F1

阿难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辈愚钝，好为多闻，於诸漏心未求出离。蒙佛慈诲，得正熏修，身心快然，获大饶益。世尊！如是修证佛三摩提，未到涅盘，云何名为乾慧之地、四十四心？至何渐次，得修行目？诣何方所名入地中？云何名为等觉菩萨？
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大众一心伫佛慈音，瞪瞢瞻仰。

阿难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阿难尊者当时就从座起身，顶礼佛足，对佛说了。我辈愚钝，好为多闻，於诸漏心未求出离：我们这一些个有学的人，非常的愚痴喔！非常的愚蠢，而且根机陋劣而钝。我们就欢喜读书，欢喜用记问之学。在一切有漏的思想上、行为上，不求出离这有漏的三界，不求出离这有漏的火宅。蒙佛慈诲，得正熏修，身心快然，获大饶益：我们现在得到佛来教诲，得真正的法门来熏修，我们身和心都非常快然，得着很大的利益。

世尊！如是修证佛三摩提，未到涅盘，云何名为乾慧之地、四十四心：世尊！我们像这样来修行证果，证得佛的定力，在没有得到涅盘之前，怎麽叫「乾慧之地及四十四心」？这「乾慧之地、四十四心」，後边都有讲，所以现在不需要详细讲它。至何渐次，得修行目：到什麽次第，得修行的这种名目。诣何方所名入地中？云何名为等觉菩萨：造诣到什麽地方，名为十地菩萨？怎麽样才叫「等觉菩萨」？

作是语已，五体投地：阿难说完了这话之後，和一切大众都五体投地。大众一心，伫佛慈音，瞪瞢瞻仰：大众一心等待佛慈悲的音声来开示，就这麽瞪着眼睛，好像看不见东西，这叫瞪瞢瞻仰。睁着眼睛，不眨眼、不闭眼睛，这麽看着，但是什麽也没看见，这叫「瞪瞢」。「瞻仰」，瞻仰什麽？瞻仰佛，等着佛说话呢！你说佛说个什麽？
F2如来对示缘起（分四）
G1如来许说大众承听　G2所依真如为诸法源
G3示染缘起遍成轮回　G4示净缘起历成诸位
今G1

尔时世尊，赞阿难言：善哉善哉！汝等乃能普为大众，及诸末世一切众生修三摩地求大乘者，从於凡夫，终大涅盘，悬示无上正修行路。汝今谛听，当为汝说！
阿难大众，合掌刳心，默然受教。

尔时世尊，赞阿难言：善哉善哉：就是当尔之时，当什麽时候呢？就是在大众瞪瞢瞻仰这个时候。世尊看见阿难和大众这样的诚恳，所以就赞叹阿难说了，你真是一个善男子啊！你真是一个善男子！你好得很！汝等乃能普为大众：你们这一些个有学的人，乃能不为自己，不为己求，专为大众；就不是自私自利的，而是为大众。及诸末世一切众生修三摩地求大乘者：和所有末世的这一切众生，他修正定正受，求大乘菩萨法，想要行菩萨道，自利利他这样的人。从於凡夫，终大涅盘，悬示无上正修行路：从凡夫这个地方，终止到大涅盘这个果位上，你们现在预先就想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无上的真正修行路。「涅盘」，就是不生不灭。「悬示」，悬，就是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为什麽叫「悬示」呢？因为现在他们是正在发心，正在求大乘法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大涅盘这种的果位上；那麽现在他就想要知道这种修行的方法，佛就先开示他们，所以这叫「悬示」。汝今谛听，当为汝说：你现在谛实而听，你注意听，我现在可以为你们大家讲。

阿难大众，合掌刳心：阿难和这所有在会的大众，合起掌来，刳心听着。怎麽叫「刳心」呢？刳心就是把这心里头的杂念、痴心妄想、狂心野性，所有一切的五利使──身、边、戒、见、邪，五钝使──贪、瞋、痴、慢、疑，这些种种的东西，都把它剔出去，都不要了。就好像什麽呢？就好像我们用木头刳舟一样，用一块大的木头，把中间掏空了，拿它做一艘船。这表示我们人心里这些个杂念太多了，现在要把这些个杂念都剔出去，都把它弄乾净了，所以这叫「刳心」。默然受教：那麽大家都不讲话了，默默然来听释迦牟尼佛开示。
G2所依真如为诸法源

佛言：阿难当知，妙性圆明，离诸名相。本来无有世界众生，因妄有生，因生有灭。生灭名妄，灭妄名真，是称如来无上菩提及大涅盘二转依号。

佛言：阿难当知：佛就对阿难说，阿难！你应该知道，妙性圆明，离诸名相：本来这妙觉性是个圆明的。本来的觉性，就是本来的自性，也就是本来的佛性，它什麽名字也没有，你说出来

一个名字，已经有了执着了。这个妙性——微妙的性，什麽名相都没有的，也没有名、也没有相。《金刚经》上所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有的一切有相的东西，都是虚妄的。你若看见这所有的相，等於虚空一样，就见着佛的法身了。你因为没能除去你这执着相，见着什麽相就着到什麽相上，所以这就有相了。

本来这个妙觉性，是没有名相的。为什麽没有名相呢？本来无有世界众生：因为本来就没有一个世界，也没有个众生。这有世界、有众生，都因为起惑造业，而有了众生受果报。因妄有生，因生有灭：因为这虚妄，就有了生；因为有生，所以就又有了灭。若没有生，也就没有灭。

生灭名妄，灭妄名真，是称如来无上菩提及大涅盘二转依号：这生生灭灭、灭灭生生，都是由虚妄造成的，并不是真实的。你妄没有了，就是个真存在了。所以你真了，到这个真如自性上，这也就是自己的佛性，这种也就是无上的菩提及大涅盘这两种转依的名号。

G3示染缘起遍成轮回（分二）
H1劝识二倒　H2别明二倒
今H1

阿难！汝今欲修真三摩地，直诣如来大涅盘者，先当识此众生世界二颠倒因，颠倒不生，斯则如来真三摩地。

阿难哪！我现在告诉你，汝今欲修真三摩地，直诣如来大涅盘者：你现在想要修行大乘菩萨法这个真正的定力，直接地就到如来那个地位，得了大涅盘，证得「常、乐、我、净」这四种的功德——常，永远都不会变的；乐，这是得到真正的快乐；我，得到自己这个真我；净，永远都清净的。先当识此众生世界二颠倒因：你首先应该认识这个。认识什麽呢？认识众生和世界有两种颠倒的因素。颠倒不生，斯则如来真三摩地：如果你能把这个颠倒认识了，颠倒不生，这就是如来真正的定力。

H2别明二倒（分二）
I1明众生颠倒　I2明世界颠倒　I1分三
J1从真起妄　J2迷本难复　J3成业感果
今J1

阿难！云何名为众生颠倒？阿难！由性明心性明圆故，因明发性，性妄见生，从毕竟无，成究竟有。此有所有，非因所因，住所住相，了无根本。本此无住，建立世界及诸众生。

阿难！云何名为众生颠倒：阿难！怎麽样才叫众生的颠倒呢？阿难！你知道吗？由性明心性明圆故：由这个妙性明心，这个本性是圆明而照一切诸相的。可是，因明发性：因为你在本有自性这个「明」上，又加了一个「明」；就是在这个「觉」上——就是前边所讲的那个觉，又加了个「明」，就发出这种业相的性，业障。因为你由真起妄，依着这个如来藏性，生出一种无明。这个本来的觉体就是明的，你不能在「明」这个觉体上，再要给它加上一个「明」。因为想加上一个「明」，这一念的妄动，就发出一种业相；这种业相的性，就是造业的相那种性。性妄见生：所以本来是如来藏性，现在就生出一种无明；无明就是一种惑，就是不明白了，疑惑了；有疑惑，所以就造出业来了；造出业，这种业性就变成是一种妄；因为这个性妄了，就性妄见生，所以就有了一种生死。

这一段的文，也就是因为「一念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麤」，这还是说前边所说那三种的细相、六种的麤相。三种的细相是什麽呢？因为在依真起妄这个时候，就首先生出一种「业相」，就是无明的业相。生出无明业相以後，就生出一种「转相」，转了。这一转，就是造业了。先起惑，然後造业；造业，就要受报，那麽又生出来一种「现相」了。这是三细——业相、转相、现相。

然後因为生出转相，生出种种的迷惑来，又生出六种的麤相：头一个就是「智相」，就是世间智慧的相；这个智相生出，又生出一种「相续相」，就是接连不断的这种相；相续相生出来，然後就又生出来「执取相」，执着而取；执取相生出之後，就生出来一种「计名字相」，这是第四；生出计名字相以後，就又生出来一种「起业相」；第六，就是「业系苦相」，就受苦报了。生出这种种的相，所以从毕竟无，成究竟有：从本来是没有的，因妄而就有「有」了。

此有所有：「此有」，就是这个无明。「所有」，就是那个三细。因为「一念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麤」，在「有」的这个无明的上边，就生出这三种的细相来。非因所因：「因」，当个依字讲。什麽「非因」呢？无明为这三种的细相所依，但是这种所依，并不是真正的所依，而是虚妄造成的一种虚妄相，所以就是「非依」。本来好像这三种细相依着无明，无明是它的所依，但是也不是。为什麽？无明根本就没有一个自体。无明既然没有自体，这三种细相又怎麽能依无明呢？所以「非因所因」，无明不是这三细所依的。

住所住相，了无根本：「住」，众生为能住，无明就为所住。可是所住的这个相，它根本就没有一个根本，就是它没有一个什麽基础，它没有背景。本此无住：本来这个既然没有「所住」，在这个上就虚妄建立世界及诸众生：在这个虚妄，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上，就建立成一个世界和这所有的一切众生。这些都是虚妄而有的，并不是实实在在有的。

J2迷本难复

迷本圆明，是生虚妄，妄性无体，非有所依。将欲复真，欲真已非真真如性。非真求复，宛成

非相。

迷本圆明，是生虚妄：「迷」，就是依真起妄。如来藏性本来无名无相，由这个如来藏上，生出无明，这迷了。既然迷了，把本有的圆明觉性也不认识了；因为不认识自己本有的圆明觉性，所以就好像一个失去家乡的人一样，於是就生出虚妄来。妄性无体：虽然依真起妄，这个妄性并没有一个自体，它是依真起来的；起来，它是一个虚妄生出来的，没有自体。非有所依：既然这个无明没有自体，所以那个三细也就不可以依靠它，它不能做三细所依凭的。

无明根本没有自体，所以三细也没有所依，那麼你将欲复真：你若想返本还原，恢复到自己本有的佛性上。欲真已非：你有这个「求真」的心，已经就是妄了！又生出妄来。你若是想恢复本有那个「真」，就不要在「觉」上再加个「明」──不要再头上安头，不要骑驴觅驴。所以欲真已非，说「我要真了」，这已经就非了。

真真如性，非真求复：这个真的真如自性，不是说我再恢复我那个本有的真；你只要把无明没有了，就是真嘛！不必再求了。你为什麼没有真？就因为有无明。你知道了无明没有自体，所以也不除妄想，不求真，你只要把无明破了，破无明，就显法性。无明没有了，法性自然就现前了，你也不必再求真了。因为你没有明白这个无明，没有把它破了，所以你现在才是虚妄的。你本来就不需要求真的，也不需要断妄的，你只要破无明就可以了；但是你不破无明，只要想求真，这是所谓「舍本逐末」。你应该先破无明，无明破了，三细、六麤也自然就都没有了。就因为你想要求个真的，可是你无明没有破，怎麼可以求真呢？所以宛成非相：宛然就成了一个没有「真」的这个相了。

J3成业感果

非生、非住、非心、非法，辗转发生。生力发明，熏以成业。同业相感，因有感业，相灭相生，由是故有众生颠倒。

非生：「非生」，就是说生相的无明，也就是说这个无明。非住：「住」，这是说业识。这业识，就属於住相；那无明，就属於生相。非心、非法：见分就属於心，相分是属於法的。可是这一些个，无论是无明、是业识，是见分、相分，这些个也都好像前边所说的那样，它没有根本，没有自体，都是虚妄而有的。虽然虚妄而有的，可是它这个病一生出来，就会传染。这个辗转发生：就是互相传染。好像眼、耳、鼻、舌、身、意，这都互相有连带的关系。

这互相辗转来发生什麼呢？生力发明：发生了这种的生力，这种生生化化的生力。因为以上这无明、业识和见分、相分，这互相帮助，你帮助我、我帮助你，你藉我一点力量、我藉你一点力量，大家互相这麼辗转，就发生一种的力量；这个力量再扩大了，再发明到极点，熏以成业：於是这麼大家在一起熏习，就成了一种业障、业报。同业相感：这业若相同的，它就互相有一种的感应。因有感业，相灭相生：因彼此互相通着，互相能有一种的感应的关系，於是就造成有相灭、有相生。由是故有众生颠倒：因为这个，所以就造成了有众生，众生又生出了一种颠倒。

I2明世界颠倒（分三）

J1释世界之名　J2示熏变之相　J3辨轮回之状

今J1

阿难！云何名为世界颠倒？是有所有，分段妄生，因此界立。非因所因，无住所住，迁流不住，因此世成。三世四方和合相涉，变化众生成十二类。

阿难！云何名为世界颠倒：阿难！什麼叫「世界颠倒」呢？我再给你讲一讲，你听一听。是有所有，分段妄生：「是有」，就是无明；「所有」，就是众生的这种根身。这个无明和众生的根身，分段妄生。怎麼叫「分段」呢？分，就一分一分的；段，就是一段一段的。我们从生至死，每一个人有一个身体，这叫一分；由生到死，这又是「一段」。因为我们生出无明，生出这个不觉来了，於是就好像吃了迷魂药，又好像喝醉酒，也不知道做一些个什麼好，所以就随业而漂流。造什麼业，就受什麼果报，这麼妄生。因此界立：因为这个，所以就有界成立了。

非因所因，无住所住：「非因」，是这个世界。我们所说的无明，它本来没有什麼基础，它是空的；虽然是空的，但是为这世界一个因，所以叫「非因所因」。这个无明是空的，它不可以做一个因；但是它因为虚妄，就生出世界，这就拿无明做一个因。这个世界本来也是空的；既然是空的，它也没有所住，可是好像就有所住，所以「无住所住」。本来世界也无住的，那麼因为在众生生了一种妄执，生了一种妄情，所以就有所住了；有所住，这都是众生的一种业识感现的。

这个所住，迁流不住：在这种情形之下，本来是空的，本来是没有的，本来无可为因的，也本来无所住的，那麼它生出一种妄执，就有因有住了。「迁流不住」，这种情形也不停止的，它迁流变化，来回辗转；在前边，不是说「辗转」吗？因此世成：因为这种种的关系，就成了一个世，有这个世成立了。

三世四方和合相涉：这个世成了，就有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这个界，就有四方。三世、四方，这麼互相相涉，你藉我的力量、我藉你的力量，互相涉入。变化众生成十二类：这互相相涉，有一种变化，所以就生出来有众生，这个众生就有十二类。这十二类众生，在下边会讲的。

J2示熏变之相

是故世界因动有声，因声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触，因触有味，因味知法。六乱妄想，成业性故，十二区分由此轮转。是故世间声香味触，穷十二变，为一旋复。

是故世界因动有声：「是」，因为这个；「故」，所以。所以世界因为这个动的相，就有一种声尘。因声有色：因为这个声尘有了，然後又有个色尘。因色有香：有这个色尘，然後就又引出来有香尘。因香有触：因为这个香尘，又引出来触尘。因触有味：因为触尘，又生出来一种味尘。因味知法：因为有味尘，然後才知道有法尘。

六乱妄想，成业性故：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是乱的妄想，它们互相作怪，互相作贼，互相打劫。那麽这六乱妄想，它们造成了一种业性，这个业性成就了。十二区分由此轮转：在成就众生的业性，分出有十二种分别。也就是由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有种种互相辗转的关系，所以就有十二种的区分，受六道轮回来转。

是故世间声香味触：所以，这个世界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穷十二变，为一旋复：就变一次又一次，变了十二变，每到十二变就为一周。

J3辨轮回之状（分二）

K1列类生之名　K2示类生之果

今K1

乘此轮转，颠倒相故，是有世界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色、若非无色、若非有想、若非无想。

乘此轮转，颠倒相故：由六尘和十二类的众生互相来轮转，这生出一种颠倒相。是有世界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有「卵生、胎生、湿生、化生」，这是四种。「卵生」要有四种的因缘，「卵生」的因缘最多；它要什麽四种因缘呢？要父缘、母缘、自己的业缘，再加上一个煖缘，要有四缘才生出这个卵生。「胎生」有三缘，就是父缘、母缘，加自己的业缘。「湿生」有两种的缘，它要自己的业缘和一种湿缘，才能生出来。「化生」是一缘，就凭自己的业识，自己愿意化生什麽，就化生，自有化无、自无化有。

有色：就是有形色的。无色：就是无形色的，没有形相的。有想：有思想。无想：没有思想，连思想都没有。若非有色：不是有形色的。若非无色：也不是无形色的。若非有想、若非无想：不是有想，也不是没有想的。这统起来十二种众生，就是这个「十二类」。这十二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详细讲了。详细讲，每一类都要很多时间的，现在就简单地这麽讲。

K2示类生之果（分二）

L1别列类生　L2敕成名数　L1分十二

M1卵生　M2胎生　M3湿生　M4化生　M5有色　M6无色

M7有想　M8无想　M9非有色　M10非无色　M11非有想　M12非无想

今M1

阿难！由因世界虚妄轮回，动颠倒故，和合气成八万四千飞沉乱想。如是故有卵羯逻蓝，流转国土，鱼鸟龟蛇，其类充塞。

阿难！由因世界虚妄轮回：因为这个世界依真起妄，在这个无明上头生出来三细、六麤这种种的虚妄相，在轮回里边转来转去。动颠倒故：因为生一种业，这个业就是属於动；动，就更生颠倒了。和合气成八万四千飞沉乱想：由这个颠倒的原因，虚妄和合，就有一种业。这个「气成」，也就是这种业就造成了。这种业造成了，就有八万四千飞沉乱想──「飞」，就属於鸟之类的；「沉」，就属於龟、蛇之类的。

如是故有卵羯逻蓝：因为有种种的乱想，所以就有这个卵羯逻蓝。「羯逻蓝」是梵语，翻到中文叫「凝滑」。怎麽叫「凝滑」呢？言其好像牛奶凝结在一起，这叫「凝滑」；这是男女这种的精凝结到一起。「胎因情有，卵唯想成」，因为想，就有这个卵。「卵四缘生」，前边已经讲卵生要具父缘、母缘、自己的业缘，还加上煖缘，要这四种缘才能有卵生。这个「卵羯逻蓝」是什麽？就在蒔小鸡子的时候，那个卵刚要变鸡的最初那一个礼拜，这叫「卵羯逻蓝」。流转国土：「流」，就是流通；「转」，就是运转。那麽有往这边流，往那边流；往这边转，往那边转，这叫「流转」。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有卵生在国土里互相这麽通着的，互相都有连带的关系，所以说「流转国土」。

鱼鸟龟蛇：「鱼」，就是水族；「鸟」，就是飞禽；还有龟、蛇这一类的。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有飞、潜、动、植──飞，就是天上飞的东西；潜，在水里头的东西；动，就是一切动的东西；植，就是植物。那麽现在这儿，是单讲飞的和水里潜的，没有讲动，没有讲植。其类充塞：鱼、鸟、龟、蛇这一类的生灵，充塞世界，充塞每一个国家

M2胎生

由因世界杂染轮回，欲颠倒故，和合滋成八万四千横竖乱想。如是故有胎遏蒲昙，流转国土，人畜龙仙，其类充塞。

这一段文，是讲胎生。「胎因情有」，怎麽有了胎了呢？就因为有这种爱情；有情感冲动，男

女交媾，然後就结成胎，这是人。那麽畜生和龙、仙，都是有这个情形。

由因世界杂染轮回：「杂染」，就是不清净的，夹杂而染污。「轮回」，也可以说是六道轮回——天、阿修罗、人、地狱、饿鬼、畜生；也可以说就是在人、畜和龙、仙里边，互相地轮回。欲颠倒故：这种的爱欲心颠倒，不应该做的他去做，这就叫「颠倒」；不合乎道理，这也叫「颠倒」。和合滋成八万四千横竖乱想：「滋成」，就是造成，也就是成就这个业。在这种情形之下，要互相和合而滋成，而有八万四千种横想、竖想，这种乱想。

如是故有胎遏蒲昙，流转国土：像这样子，所以就有胎遏蒲昙，在每一个国土都是这样子流转。这个「胎」，方才已经讲过，他是因为情有的，具足三缘，就是父缘、母缘和自己的业缘，而不需要煖缘。这个「遏蒲昙」，是在第二个礼拜的时候。这个胎，第一个礼拜叫「羯逻蓝」，第二个礼拜叫「遏蒲昙」；遏蒲昙就叫「软肉」，这个肉是很软的。人畜龙仙，其类充塞：人、畜、龙和一切的仙类，也充满每一个国土，每一个角落。

M3湿生

由因世界执着轮回，趣颠倒故，和合煖成八万四千翻覆乱想。如是故有湿相蔽尸，流转国土，含蠢蜳动，其类充塞。

由因世界执着轮回：这个「执着」，就是有一种固执不通而着住不化的执着性，因为有这种执着性，所以也有轮回。趣颠倒故：由这儿走到那儿去，由那边走到这地方，这叫「趣」；趣，就是趣向，趣向那个道路。胎生後是讲湿生，胎具三缘而成就的，就是父缘、母缘、自己的业缘，没有煖缘；这个湿生有两缘，就是自己的业缘和一种湿的缘。因为这种趣颠倒，和合煖成八万四千翻覆乱想：互相和合，而发生一种煖业所成就的八万四千翻覆乱想——「翻」，是翻过来调过去的，这来回翻来翻去的；「覆」，是覆盖着；有这种翻覆的乱想。

如是故有湿相蔽尸，流转国土：因为这个，所以有「湿相蔽尸」，就是「蜳肉」，在每一个国土都是这样子流转。含蠢蜳动：「含」，就是一切含灵：「蠢」，它有一种灵性，但是很蠢笨的。「蜳」，就是这虫子牠会爬；「动」，就是其中会动弹的这种的东西。这湿生，有的地方有水气，就会有一种生物生出来，这属於湿生。其类充塞：这一种的种类也到处都有，无论哪一个地方都有。我们人看不见，但是这个人与畜生，这十二类的众生都互相有连带的关系，互相通着的。

M4化生

由因世界变易轮回，假颠倒故，和合触成八万四千新故乱想。如是故有化相羯南，流转国土，转蜕飞行，其类充塞。

这个是化生，化生只有一缘，只有自己的业，它愿意喜新忘故。所以怎麽叫「化生」呢？有的老鼠就化成蝙蝠了，会飞：有的雀鸟又会变成鱼，牠又变成水里头的动物：有的虫子，就会变成蝴蝶；这是一种生物里边的互相来回变化。

由因世界变易轮回，假颠倒故：这一种「假颠倒」的缘故。「假」，就是假借（lend）。你借我的东西，我借你的东西，所以就互相有变易了，这假借颠倒和合触成八万四千新故乱想：所以又有一种和合触成。成什麽呢？成了八万四千种新的想、旧的想。「故」，是故旧的；「新」，是新鲜的。有的就厌故喜新，对於这个故旧的东西，就不欢喜了，愿意再换一个新的。好像牠做这个雀鸟，不愿意做了，愿意做蛤蟆，变成一只蛤蟆，在水里头住着；有的做虫子，不愿意做了，又变成了一只蝴蝶；牠这老鼠不愿意做了，又变成一只蝙蝠；这互相来变化，这叫「化生」。

如是故有化相羯南：因为这个，所以就有「化相羯南」。「化相」，就是化生的相。「羯南」，就是硬肉；後边那八种的生，都是以这个硬肉做比喻了。流转国土：化相羯南在这国土里流转，转来转去。转蜕飞行，其类充塞：或者在地下行的，会变成飞的东西：或者飞的东西，又会变成在水里生活的东西，所以这互相变化。这一个种类的东西，也充塞世界。

M5有色

由因世界留碍轮回，障颠倒故，和合着成八万四千精耀乱想。如是故有色相羯南，流转国土，休咎精明，其类充塞。

这是那个有色的；有色，它有形色的。

由因世界留碍轮回，障颠倒故：「留碍」，「留」就是滞留，「碍」就是障碍。有滞留障碍这种轮回，它种种事情都有一种障碍，而造成颠倒的缘故，和合着成八万四千精耀乱想：这是因执着这种业造成的八万四千精耀乱想，这种东西很精明的，想的也很聪明的，它是一种乱想。

如是故有色相羯南，流转国土：因为像这样子，所以就有「色相羯南」，有了有色的这种硬肉流转国土。休咎精明，其类充塞：「休」，是吉祥的事情：「咎」，是不吉祥的事情。「精」，是很聪明、很精明的东西。这种有形的东西，有的人见着它，就很吉祥的；有的人见着，很不吉祥的。这种东西虽然有形，但是也不是常见的；虽然不是常见的，但是可也有这种东西。这一种类的众生也充塞世界，充塞这个宇宙。

M6无色

由因世界销散轮回，惑颠倒故，和合暗成八万四千阴隐乱想。如是故有无色羯南，流转国土，空散销沉，其类充塞。
　　这是讲的无色众生；无色，就是无色界天。

由因世界销散轮回：因为这个世界，有销散轮回。「销」，就是没有了；「散」，就是散了。可是虽然你看不见它，说是销了、散了，但是它还是有这种的识、有这种的业在虚空存在的，所以也有轮回。惑颠倒故：「惑」，就是不明白。由这个无明，颠倒的缘故，和合暗成八万四千阴隐乱想：就暗暗有这种业成就了，成就八万四千种的阴隐乱想，就是很不容易见着的这种乱想，很细微的。

如是故有无色羯南，流转国土：像这样子，故有这种无色相的众生，在每一个国土流转着。空散销沈：这个「空散销沈」，属於无色界天，就是空无边处天、识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非想处天这四空处。「空」，是空无边处天；「散」，是识无边处天；「销」，是无所有处天；「沉」，是非非想处天；这些个地方，它没有身体、没有色相的，所以属於四空处的众生叫「空散销沉」。其类充塞：这四空处是有众生，但是没有色相，只有一个业识。那麽这一类的众生，也充塞宇宙、充塞世间。
　　M7有想

由因世界罔象轮回，影颠倒故，和合忆成八万四千潜结乱想。如是故有想相羯南，流转国土，神鬼精灵，其类充塞。
　　前边讲「胎、卵、湿、化、有色、无色」，那麽现在文当「有想」一类的众生。

由因世界罔象轮回：这种的众生，由於它有一种的想像，是什麽呢？就是鬼神精灵之类的。影颠倒故：鬼神都有一种影颠倒，最初它的因缘是执着影像。和合忆成八万四千潜结乱想：由这种业造成的，有八万四千种的潜结乱想。「潜」，潜伏着，人所不知道的；「结」，就是结集到一起。

如是故有想相羯南：「羯南」，是硬肉。像这样子，故有想相羯南。这个想，可不是卵生那种想；它这种想，是由它的妄想造成的。流转国土：这想相羯南，也是互相流转到每一个国土去。那麽这种有想的众生是什麽呢？就是神鬼精灵：鬼神，有的是属於邪神，有的是正神。这鬼，也有的是菩萨示现的鬼王，有的真正是一种不正当的鬼；而这个精灵，是完全一种不正当的，所以说那个人「古灵精怪」的，就是言其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那麽这个精灵，就是一些个妖怪。这些个妖怪的种类太多了，有说不完那麽多，其类充塞：它这个眷属，也是每一个角落都有。
　　M8无想

由因世界愚钝轮回，痴颠倒故，和合顽成八万四千枯槁乱想。如是故有无想羯南，流转国土，精神化为土木金石，其类充塞。

由因世界愚钝轮回，痴颠倒故，和合顽成八万四千枯槁乱想：因为世界有这一种愚痴而暗钝的关系就造成轮回，所以就有这一些个痴颠倒造成的羯南。他和合这种愚痴的业，造成这八万四千种枯槁的乱想；他这种乱想，想得非常枯槁。

如是故有无想羯南，流转国土：因为这样，所以才有无想羯南到每一个国土去，辗转互相流转。在这前边是有想，这是无想了。精神化为土木金石：因为思想枯槁，所以他的精神就化为土、木、金、石。其类充塞：这种的种类，也充满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

怎麽说这个精神会化为土木金石呢？好像在香港有一座望夫山。据说有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去当兵，总也不回来，她就每一天都背着她的孩子，到那座山上去望。久而久之，她这种精灵所感，「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这个女人就变一块石头，那块石头永远好像女人背着个小孩子在那儿站着，总那麽望似的；离着很远就看见了，那叫「望夫山」。这种精神化为土、木、金、石的情形，是很不容易令人相信的，可是这种情形还的确是有的。在中国，人化成石头，这个事情是很多的。

还有人的精神，可以变种种的东西，都有的。举一个例子来讲，譬如我们人火气大，火性大到极点，他这个精神就会变成什麽呢？他这种火，就会变成在煤矿里挖出的煤，变成煤了！为什麽变成煤呢？就因为他火性大，所以他和火相合，就化成煤炭了。所以那煤炭，你用火一点，它很快就着火的，这都是由人的精神所化成的。

还有，金、木、水、火、土这五种，你这个人和哪一类相近，如果你太接近了，就会变成这种东西。这也是因为一种执着，也是因为一种枯槁的乱想，所以有这种的情形发生。那麽将来会不会再变回来做人呢？可以的。不过不知道要多少时间，这个时间太久了！
　　M9非有色

由因世界相待轮回，伪颠倒故，和合染成八万四千因依乱想。如是故有非有色相成色羯南，流转国土。诸水母等，以虾为目，其类充塞。
　　这是非有色这一类的众生，即本来没有色，而假借他物以成色。

由因世界相待轮回：因为这个世界，有这互相假对待着，就造成轮回。伪颠倒故：它虚伪的这

种颠倒想的缘故，和合染成八万四千因依乱想：这种和合的性，染成有八万四千因依乱想。「因依」，也就互相依赖着，你依赖我、我依赖你；有这种的乱想。

如是故有非有色相成色羯南，流转国土：因为像这样子，所以就有这个非有色相，它还成一种有色的羯南，流转国土。诸水母等，以虾为目：就好像水母等类，自己没有眼睛而以虾做牠的眼目。据说这水母，就是在水里头的一种泡沫；虽然是泡沫，但牠也是这一类的众生，牠必须要和虾在一起，以虾为目。其类充塞：这一类的众生，也到处都有的。

M10 非无色

由因世界相引轮回，性颠倒故，和合咒成八万四千呼召乱想。由是故有非无色相无色羯南，流转国土，咒诅厌生，其类充塞。

这种是非无色。怎麽非无色呢？因为它本来没有，但用这咒术一呼召，它就有了，所以这叫「非无色」。

由因世界相引轮回：因为世界有互相引，你引我、我引你，这有一种轮回性。性颠倒故：因为这互相相引这种性颠倒故，和合咒成八万四千呼召乱想：所以就和合有一种咒，就会有这一种的成就，成八万四千呼召乱想。「呼」，前几天不是说有「勾召法」吗？这勾召法，又叫「呼召法」。这「呼」，就是呼它的名字，叫它来；本来平时你没有看见它，但是你一诵这个咒，它就现形了，你或者就有的时候会看得见的。这呼召，虽然说是鬼神之类的，但是这是一种咒神，不是一种普通的鬼神。

由是故有非无色相无色羯南，流转国土：因为这个，所以就有「非无色相」这一种的鬼神、护法，或者也有这种邪神，有这个非无色相无色羯南，流转国土。咒诅厌生：在西藏密宗里头，就有这个法。他不愿意活着，他或者念一个咒，七天修这个法，就可以死。而且他不但可以叫自己死，又可以叫其他人死，他这个咒是很灵的。其类充塞：这一类的众生，也到处都有的。

M11非有想

由因世界合妄轮回，罔颠倒故，和合异成八万四千回互乱想。如是故有非有想相成想羯南，流转国土。彼蒲卢等，异质相成，其类充塞。

由因世界合妄轮回，罔颠倒故：因为这世界，二妄相合，辗转互取，故有轮回，有这一种虚妄颠倒。和合异成八万四千回互乱想：那麽互相和合，异质相成；异质，不同的；这两种不同的相成八万四千回互乱想。这个八万四千是个总的数目，每一类众生都说八万四千，因为每一类众生都是多得不得了的，数不尽那麽多。

如是故有非有想相成想羯南，流转国土：像这样子，所以才有「非有想相」，不是由想像而成的，牠是由想像所不及的，牠没有预先想到是这样子的；有这种非有想相成想羯南，在每一个国土里都流转。

彼蒲卢等：「蒲卢」，是一种动物，这动物取桑虫做牠的儿子。这蒲卢，就是蜾蠃；桑树虫子，又叫「螟蛉」。在中国的《诗经》上，有这麽几句话：「螟蛉有子，蜾蠃孵之。」螟蛉生虫卵的时候，蜾蠃就给抢去，抢到牠泥造的巢穴里头，牠就念一个咒，这个咒是怎麽说呢？「像我！像我！」说就好像我！好像我这样子！牠这麽念来念去，念到七天上，这个桑树虫子果然就变得和牠一样了。所以怎麽叫「非有想」呢？因为这桑树虫子，没想到牠会变成一只蜾蠃。

中国有这个风气，拿其他的人的儿子就做为自己的儿子，这叫「螟蛉子」。螟蛉子，就表示本来不是我的儿子，那麽现在做我的儿子，这也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异质相成，其类充塞：桑虫和蜾蠃本来不是一类的，但是桑虫就可以变成蜾蠃的儿子，和蜾蠃是一样的。这一类的众生，也充满法界。

M12非无想

由因世界怨害轮回，杀颠倒故，和合怪成八万四千食父母想。如是故有非无想相无想羯南，流转国土。如土枭等附块为儿，及破镜鸟以毒树果抱为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其类充塞。

这是第十二类，这一类的众生叫「非无想」；不是没有想，牠有想，可是非常不正常，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不正常。

由因世界怨害轮回，杀颠倒故：「怨害」，就你怨害我，我怨害你。你杀我，我杀你；你怨恨我，我怨恨你；这种轮回相成，所以就造成这个杀业的颠倒。和合怪成八万四千食父母想：所以就这种的杀业互相和合，这种怨毒充满，所以就成了一种怪现象。这种怪现象有八万四千吃父亲、母亲的肉这种想法。如是故有非无想相无想羯南，流转国土：因为这个，所以就有什麽呢？有这种非无想相而成无想羯南，流转国土，好像什麽呢？

如土枭等附块为儿：「土枭」，是一种鸟的名，中国人叫牠「猫头鹰」，又叫牠叫「不孝鸟」。怎麽叫「不孝鸟」呢？这种的鸟，牠本来没有什麽蛋的，牠就「附块为儿」，菢那一个土块，牠就会菢出牠的子来。可是把这个儿子菢出来怎麽样啊？这只小的土枭就把母亲的肉给吃了，所以这种鸟叫「不孝鸟」。

及破镜鸟以毒树果抱为其子：这「破镜鸟」，恐怕是翻译错了！本来在中国的书上，有「破獍兽」，这种兽的形像和虎、狼一样，不过没有虎、狼那麽大。这种兽也不是牠自己生出来的，牠用毒树果——那一种有毒的树上果，也可以蒐出牠的儿子，所以这是非无想。这儿子蒐出来，也是把牠父母亲就吃了，所以这种破獍兽，又叫「不孝兽」。

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土枭附块为儿，破獍兽将毒树果做为牠儿子，儿子长成了，都会把父母吃了。其类充塞：这是非无想的这一类，也充满每一个地方。

L2敕成名数
是名众生十二种类。
是名众生十二种类：这个名字叫众生十二种类，就是前边所说的十二类众生。
一原卷七终
G4示净缘起历成诸位（分四）
H1正答因果诸位　H2结显清净修法　H3推重初心劝进　H4判决邪正令辨　H1分十
I1渐次三位　I2乾慧一位　I3十信十位　I4十住十位　I5十行十位
I6回向十位　I7四加四位　I8十地十位　I9等觉一位　I10　妙觉一位　I1分三
J1结前开後　J2立位翻染　J3示所立位
今J1

阿难！如是众生，一一类中，亦各各具十二颠倒。犹如捏目，乱华发生。颠倒妙圆真净明心，具足如斯虚妄乱想。

阿难哪！如是众生，一一类中，亦各各具十二颠倒：像上边我所讲的十二类众生，在每一类众生里边，不是单单一种颠倒，十二类的颠倒都互相通着的。犹如捏目，乱华发生：这种乱想颠倒，都是从虚妄生出来的。好像你捏上眼睛看东西，有一种狂乱的华就发生；你如果把手放开，就什麽都没有了。这表示，因为你追逐颠倒妄想才有生死轮回，在这十二类众生里边互相轮转；你要是不随着妄想转，不随着无明去，你能回光返照，反闻闻自性，把这无明破了，就什麽都没有了。

颠倒妙圆真净明心：在虚妄生出这种颠倒，对自己本有那个妙圆的常住真心性净明体这个明心，你依真起妄，在如来藏性上边，生出无明。具足如斯虚妄乱想：就有以上所说的这种种颠倒的生死流转的情形，这种乱想是虚妄的，一点都不实在。

J2立位翻染

汝今修证佛三摩地，於是本因元所乱想，立三渐次，方得除灭。如净器中，除去毒蜜，以诸汤水并杂灰香，洗涤其器，後贮甘露。

汝今修证佛三摩地：你现在修证佛这种定力。於是本因元所乱想，立三渐次，方得除灭：在本来这种的因里边，本有的这些个乱想，你应该立出来三种修行的渐次，一点一点地修行，然後才能把这种的妄想消灭了。

如净器中：「净器」，就是本来乾净的器皿。这比方什麽呢？就比方这个不生不灭的，我们每一个人本具的如来藏性。除去毒蜜：这个「毒蜜」，就比方我们人所有的无明烦恼。把这个无明烦恼去了，再以诸汤水并杂灰香，洗涤其器：用佛法，就比方用汤水，再预备一点肥皂、香皂等来一点一点地洗涤它；洗，就比方把这个如来藏性恢复本有那种乾净的样子。後贮甘露：然後存起来这甘露水，存起来我们自己这种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菩提觉道，所以这比方甘露水。

J3示所立位（分二）
K1徵起列名　K2别释其相
今K1

云何名为三种渐次？一者、修习，除其助因。二者、真修，刳其正性。三者、增进，违其现业。

云何名为三种渐次：怎麽叫三种的渐次呢？一者、修习，除其助因：第一种，就是要修行，要把助着造业的这种因除去。二者、真修：第二、要真正的修行，刳其正性：「正性」，也就是业障的识性；要把这个业障的识性一一贪、瞋、痴等，都打扫乾净了。三者、增进：第三、要往前去修行，违其现业：和他现在这种的业要相违背，要不顺着自己现在所造的业去做。

K2别释其相（分三）
L1除其助因　L2刳其正性　L3违其现业　L1分三
M1徵名依食断辛　M2深明食辛过患　M3结名第一增进
今M1

云何助因？阿难！如是世界十二类生，不能自全，依四食住。所谓段食、触食、思食、识食。是故佛说：一切众生皆依食住。

云何助因：什麽叫帮助造业的因呢？它能帮助造恶业，也能帮助造善业；但是现在所谓「助因」，并不是帮助你做善的，而是帮助你做不善的因。阿难！如是世界十二类生，不能自全，依四食住：像这个世界，所有前边讲的这十二类众生，他自己不能生长自己，要怎麽样呢？要依靠四食住。

什麽叫「四食」呢？所谓段食、触食、思食、识食：怎麽叫「段食」呢？段食，就是分段食，一分一分的、一段一段的。六欲天和阿修罗、人、畜生都是分段食。「触食」，在天上有这种的众生，他只触一触就可以饱了；还有鬼神等也是。「思食」，也是在天上，他到时候不要一定吃，就禅悦为食，这麽思想一下已经就饱了。「识食」，好像非想非非想处天这四空处的众生，都以识为食。

是故佛说：一切众生皆依食住：因为这个，所以佛说：「一切的众生，都要依食而住。」最初佛要破外道，就对外道说这个「一切众生，皆依食住」，依食而住，就都要吃东西。外道就好好笑了，说：「这还叫一个法？这还用你说吗？谁不知道一切众生依食而住呢？连小孩也都懂得嘛！」佛听他这样子说，就说：「那麽你说，这个『食』有多少种啊？」外道讲不出来了。所以佛就说有四种食，有段食、触食、思食、识食；这外道根本就没听见过，就不懂了。这是佛想要破外道，才说这个「一切众生依食而住」。

阿难！一切众生食甘故生，食毒故死。是诸众生求三摩地，当断世间五种辛菜。

这是第一个渐次，除其助因。这「五辛」，就是助着造业的一个因，所以要先把它除去。

阿难！一切众生食甘故生：「一切众生」，就是十二类的众生。这十二类的众生就包括所有的众生，分析得清清楚楚的。「甘」，就是甜的东西，但是在此地讲，就不一定是甜的。总而言之，吃着它不苦，可以吃的，没有毒的东西，这都叫「甘」。这个「甘」，就是代表一切吃的东西，吃着觉得甘香甜美，所以叫「甘」。一切众生食甘，所以生命就会延长。食毒故死：吃有毒的东西就会死的。这有毒的东西，不一定说是真正有毒的，就好像这五辛，这都谓之有毒的。总而言之，有毒，人吃了它，就有一种不正常的感觉。「故死」，不是即刻就死，就是死得快一点，寿命就不长了。

是诸众生求三摩地：因为这个，所以一切众生若是想要求得到三摩地的话，当断世间五种辛菜：应该首先除其助因，这个助因是什麽呢？就断世间所有的这五种辛菜。五种辛菜，前边已经讲过了，就是「葱、韭菜、薤、蒜、兴渠」。薤，就是一种很大的头，有野生的，有家里生的；好像在外国吃的洋葱，那很大一个头，都可以说是薤。蒜，就是garlic。葱，是 green onion；洋葱大约也属onion。兴渠，这大约在印度有，中国没有这种东西，所以也没有翻译；这种东西究竟是个什麽样子呢？大概也都是辣的东西，又叫「兴宜」。这是五种的辛菜；辛，就是「辣」。

M2深明食辛过患

是五种辛，熟食发淫，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纵能宣说十二部经，十方天仙嫌其臭秽，咸皆远离。诸饿鬼等，因彼食次，舐其唇吻。常与鬼住，福德日销，长无利益。

是五种辛，熟食发淫：这五种的辛菜——葱、韭、薤、蒜和兴渠，如果你把它煮熟了吃，它就增加你的淫欲心。肉类也是，为什麽修道的人不吃肉类？也就因为肉类帮助人的淫欲心，增加人的淫欲心。这五种辛的东西，也是增加人的欲念；它不是增加正当的欲念，而是增加这种邪念、淫欲的念头。五辛的东西若吃多了，这淫欲快发狂的，男的也离不了女人，女的也离不了男人，就特别有一种忍受不了的性质发生。

生啖增恚：这个「恚」，你可也不要误解了它，这是「瞋恚」的「恚」，不是「智慧」的「慧」！一样的音，「哦，是不是增加智慧呀？」不是的，是增加你的愚痴。怎麽叫增加你的愚痴呢？真的，增加你的脾气，就是增加你的愚痴！有智慧的人，不会发脾气的；发脾气的人，多数自己对事理分别不清，事情看不透，发生一种障碍，没有法子解决。没有法子解决，就要发脾气了，结果对於事情也没有帮助。所以为什麽会发恚，会有脾气大？就因为吃种种的肉类，会增加你这种无明烦恼。吃五辛，也会增加你的脾气，增加你的无明烦恼，你吃得越多，脾气越大！

以下的经文，你看，吃五辛的东西、吃肉类，鬼天天接近你，和你接吻！

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纵能宣说十二部经：像这个世界，吃五辛或者饮酒食肉的这种人，纵然他能宣说十二部经，十方天仙嫌其臭秽：所有讲经说法的人，如果你斋戒清净，不吃五辛、不饮酒、不吃肉，这个时候，十方的天仙都会来拥护着你，常常来守护着你。天仙看我们人间的人，本来就是臭秽不堪。为什麽臭秽不堪？就因为吃五辛、酒、肉之类的，这身上就是有一股臭气，非常不洁净。

你们西方的人，自己或者有的人会觉得，有的人不会觉得。西方的人因为多数欢喜吃牛肉、欢喜吃洋葱，吃这些个东西，身上总有一股好像很羶的气味；这叫一股「狐臭」，由两个胳肢窝底下，生出那一股臭气，喔，离着四、五尺远，就可以闻得清清楚楚的！在中国人里边有的时候也有，但是很少的，十个人里头，都不一定有一个。在西方人——这是我自己发觉到的，差不离（北方话，八九不离十的意思）人人都有，就因为牛肉吃得太多了，羊肉也吃得太多了，葱也吃太多了！所以养成有这种的气味。

咸皆远离：这十方的天仙，统统都远离这个人。为什麽？他嫌乎（北方话，嫌弃的意思）这种人不洁净。这种人虽然能讲十二部经，十二部经是：

长行重颂并授记　孤起无问而自说
因缘譬喻及本事　本生方广未曾有
论议共成十二名　广如大论三十三

你把这几句偈记住了，就知道这「十二部经」了！这十二部经，差不离的有很多人都会讲的。可是会讲，你若斋戒清净，讲出来经才会有人听；斋戒若不清净，你讲得再好，也就都是一些个饿鬼听，天仙不听的。

诸饿鬼等：你能讲十二部经，但你斋戒不清净，那些个没有东西吃的饿鬼，因彼食次，舐其唇吻：「彼」，就是讲经的这个人；「食次」，就是吃完了。这个人吃完了，这鬼就来和你接吻了。因为你吃完了，嘴唇都有这股五辛的气味，鬼欢喜这股气味，也想吃这种的气味，就来和你这吃五辛的人接吻，来舔你的嘴唇。佛讲了，鬼神是触食，所以你这儿有一股气味，他就到那儿猛触猛触的，左触、右触，你看不见他，但是他是要这样子来做的。

常与鬼住：这样子斋戒不清净吃五辛的人，常常地和鬼住在一起。可是和鬼同住，自己还不知道，还看不见。福德日销，长无利益：他的福德一天比一天就消没有了，什麽利益也没有。

是食辛人，修三摩地，菩萨、天仙、十方善神不来守护。大力魔王，得其方便，现作佛身，来为说法，非毁禁戒，赞淫怒痴。命终自为魔王眷属，受魔福尽，堕无间狱。

你看，你读这个文，就可以明白了！是食辛人：这个吃五辛的人是哪一个？哪一个吃，就是哪一个！你吃就是你，我吃就是我，这没有指定哪一个人，就是说吃这种东西的人。修三摩地：他想修行定力的话。你说怎麽样？菩萨、天仙、十方善神不来守护：这所有一切的菩萨、一切的天仙、十方一切护法的善神，因为他吃五辛的关系，所以这护法善神都不来守护他。为什麽？太臭了嘛！护法善神都欢喜乾净的，因为嫌乎他这个气味太臭了，所以就不来守护。为什麽要护法善神守护你呢？就因为有正，则没有邪；没有正，也就有邪了。正，就是护法善神，就是守护修道人的。

现在护法善神不守护了，你说怎麽样了？这大力魔王：唉，他一看：「这个地方没有人接近这个修道的人！」哦，好了，他来了！他来，就把你搞得成他的眷属。所以天仙、菩萨、十方善神不来守护这个修道的人，这大力魔王啊——这个大力就是有大势力，他很有势力，得其方便：他就得便了，乘虚而入。

怎麽样呢？你说他这个大力，力量有多大？现作佛身：他变做一尊佛。所以我教你，将来你要是得了佛眼，有的时候会看见佛来了，菩萨来了，或者天仙来了，或者神来了。真正的佛、菩萨、天仙、神都有光的，他们这个光是清凉的，照到你身上，你觉得非常的自在，觉得再没有那麽舒服了。要是魔呢？他里头有一股热力。不过这个分析，要很有智慧才能分析得出来，才能判断魔和佛的这种光；你若没有智慧，你也不觉得他那个热力是热——当然不像火那麽热了，但是它里边有一种热的力量。所以这要有真正的智慧，才能判断魔和佛的这种光。

这个大力魔王，他能现作佛身，来为说法：来给你说法。说什麽法呢？你怎麽能知道他是魔，怎麽能知道他是佛呢？他们所说的法不同。什麽法呢？非毁禁戒：「毁」，是譭谤；「非」，就说：「不要持戒！持戒都是小乘人持的嘛！大乘人，杀即无杀，盗即无盗，淫即无淫，这没有关系的。你杀也是没有犯戒，盗也没有犯戒，淫也没有犯戒，根本就没有这些个东西！你不要拘止那个小节，不要这麽守这个细行，你犯也没关系！」他这样讲。

可是这个犯，在没受戒之前，你所做一切的事情，不算犯戒的。若受了这条戒，譬如受了不杀生的戒，你若再杀生，这算犯戒。为什麽？你明知故犯。受了不偷盗的戒，你又去偷了，这是犯戒；若不盗，就不犯了。你受不邪淫的戒，以前你做邪淫的事情，那不管的，因为那是过去的，不知者不作罪；若受过戒之後再犯，那就是犯戒。不妄语，你没受戒以前，那根本也就谈不到什麽犯戒不犯戒，可以随随便便乱讲；受过戒之後，就不可以乱讲的。什麽事情，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可以知道说不知道，不知道又说知道。你不可以转弯抹角讲话的，必须要直心是道场，有什麽说什麽。这是受过戒的，然後才算犯。那麽说，这麽样子，我可以不受，就不犯了吧？因为你现在知道受戒好，如果再不受，那你又是当面错过。你不受戒，对你自己、对佛法上，也没有进步的。一定循序渐进，若知道这是好，就应该受戒；受戒之後，要好好的守着戒，不要犯了！

而这个魔王就专门破坏禁戒，专门不叫你守戒的。赞淫怒痴：他赞叹淫：「你有淫欲心，那最好了，淫欲越大，你成菩萨的果位也高！你看那个乌刍瑟摩，不也是每一天都需要两、三百个女人？然後他修行，变成火头金刚，那有什麽关系呢！」其实他一这样赞叹淫欲，这你就应该知道，他不是真正的佛，他是魔王变化的。他赞叹怒：「啊，那脾气不要紧的，脾气越大，你的菩提也越大。烦恼即菩提嘛！你烦恼多，菩提也就大了。没关系，你只管发脾气去！」

痴，是愚痴，多数做颠倒的事情。好像前边讲的「愚钝轮回痴颠倒故，和合顽成八万四千枯槁乱想」，那个愚钝的轮回，由愚痴的颠倒这种情形，就怎麽样呢？「精神化为土木金石」。这不是个个都是这样的，不过偶尔会有精神化为土木金石的情形。那麽这个痴颠倒，魔王就赞叹，叫你越愚痴越好；你愚痴，好听它的号令，好入它的党，做为魔王眷属了嘛！所以他欢喜你愚痴的。

好像最近印度有一位姓黄的，他寄一本书来，那本书上就专门赞叹「双修」，男女要在一起修道的；这都是近於一种魔说！魔王就专门赞叹这种，令人不断淫欲，说不断淫欲就可以成佛的。不断淫欲如果成佛，那个佛也变成不清净了！而佛是清净的。什麽东西是最污浊、最不清净

的呢？就是这个淫欲，这是最不清净的一种东西！所以男女结婚，那个「婚」字，在中文来讲，有个「女」字边，搞个黄昏的「昏」。这是说，一结了婚，就没有智慧了，天天都好像在晚间过生活，天天都在黑天，不清净；天天都是睡觉一样——黄昏，就是要睡觉了。睡觉，就什麽也不知道，就愚痴了！所以在中国这字义上，你若是研究起来，很有道理的！说是「头昏脑胀的」，头昏，就是没有智慧了。那个「昏」，再加上个「女」字，不单头昏，觉也昏了！所以这是很厉害的。我说这个「觉」，不是「手脚」的「脚」，是「觉悟」的「觉」。觉悟也不觉悟了，也昏了！你看，厉害不厉害？（北方口语「觉」发音为「脚」）

不过这也不是一定的，应该要把它看得活动起来，不是死板的。虽然说结婚是昏了，你可以在这昏的时候明白，在这昏的时候不糊涂——释迦牟尼佛也结婚了，但是他的智慧比谁都大。所以，方才说吃五辛的人，那鬼就和他接吻，常常和他住在一起，我们所有的人是不是就生一种恐惧心？如果你不怕，那是没有问题；如果你怕的话，就不要吃五辛这种东西，它自然就离你远了。你不吃，天仙、菩萨就守护着你，鬼就会跑了。

结婚，虽然说头昏脑胀的，但是可以「头昏觉不昏」；这个「觉不昏」的意思，就是说你虽然结婚了，若有觉悟性，就是我说的「头昏觉不昏」。你可以学我们那个大觉世尊释迦牟尼佛，那就不会黑暗，会光明了。我们现在跟释迦牟尼佛学智慧、学佛法，我们一切一切都应该以释迦牟尼佛做我们的一个榜样、一个标准。所以就结婚的人，也不必忧虑，只要你能「入阵出阵」，能以在这个境界上明白这个境界，不被它所迷，这就不要紧了！我并不是要反对每一个人结婚，我是把这个道理给提出来。我们要研究这个道理，所以果容也不必担心！

吃五辛的这一种人，因为天仙护法、菩萨善神都不保护他，所以大力的魔王就得便了；大力魔王得了方便，就变现一个佛的身体，来给他说魔的法，赞叹淫欲、赞叹瞋恚、赞叹愚痴。於是乎，这种的人受魔王的迷惑，就没有正知正见，没有真正的智慧了。没有真正智慧，没有正知正见，有什麽呢？就有了邪知邪见。魔王说淫欲好，他也信了：「这佛告诉我的嘛！佛告诉我说淫欲是没有关系，不要紧的！」又说是：「烦恼也不要紧的，烦恼即菩提，这是佛告诉我的！」本来是魔王给他说的法，他说是佛说的，这就叫「认贼作子，认魔王作佛」了。

所以命终自为魔王眷属：等他寿命尽了，在这世间上福享尽了，就命终了。死了，跑到什麽地方去呢？就乖乖地跑到魔王那边去，做魔王的眷属了。为什麽做魔王眷属？因为他在生就相信魔王所说的法，就是存一种邪知邪见。受魔福尽，堕无间狱：魔王也有他的福报，等他受魔王的福报尽了，就要堕落到无间地狱里头去。因为他邪知邪见，做完了魔王眷属，魔福享尽了，又该堕落无间地狱里头去。什麽时候出来？那没有人知道了！

以前有这麽一个修行的人，他念「南无阿弥陀佛」；虽然念「南无阿弥陀佛」，但是他很贪心，贪什麽呢？就贪银子、金子。他修行，念佛是念佛，他听说极乐世界是黄金为地，金子非常之多，说：「我若生到极乐世界，黄金为地，我一定要存起来一些个金子！」那麽在这个世界，他也存一些个金子、银子。有一天，他看见阿弥陀佛拿着一朵莲华来了，对他讲：「你今天应该往生极乐世界了！你可以把你的金子都带着！」他就把他大约有四、五百两银子，都放在这朵莲华上。可是他自己还没有坐到这莲华上，这莲华就没有了，阿弥陀佛把这些金子、银子就给拿走了。他想：「喔，阿弥陀佛也是欢喜钱，也欢喜这金子、银子的！看见我的钱，就拿走了！」

他本来是在一个家庭里住着，这是人家另外供养他。正在这个时候，这个家庭里边，就生了一只小驴——驴就是马之类，比马小的这种动物。这小驴一生出来就死了，看这小驴肚里很重的，一扒，啊，这个老修行的银子、金子，都在这驴肚里。这老修行说：「喔，我贪心这麽重！幸亏这回我没有去！我如果去，不也就做驴了？原来阿弥陀佛来接我，这还不是真正的境界！」自己庆幸，他幸亏没有跟着这一个「阿弥陀佛」去。

由这个，说：「阿弥陀佛是不是有的呢？」阿弥陀佛是有的，但是往往人邪知邪见，就有魔；那个魔也会现这个相，和阿弥陀佛一样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知见一定要正的。知见正怎麽样啊？切记不要生贪心，不要贪财，不要贪着说：「喔，我若生到极乐世界，那儿黄金为地，我把那个金子收起来多多的！」他因为有这一念要收金子，所以几乎就变成驴。想要到极乐世界去掘金的这一类人，都应该发一种觉悟心：极乐世界虽然说黄金为地，但是你可不能存自私自利的心，预备给自己将来随便用的。所以修行，就这一念之差，就会发生魔业。

M3结名第一增进

阿难！修菩提者，永断五辛，是则名为第一增进修行渐次。

阿难哪！你听见我说了没有？修菩提者：修行菩提道的人，永断五辛：一定要不吃这葱、韭、薤、蒜和兴渠。你若吃这些个东西，就会跑到魔王那里边去；不吃这些个东西，你就会到佛的眷属里边来。是则名为第一增进修行渐次：这是对修道的第一种增进修行渐次。修行渐次要除助因，什麽是魔王的助因呢？就是这五辛。你不要把它看得简单了！你因为有五辛，就变成混浊了，就不清净了；不清净，就和魔王眷属相合了。魔王的眷属，就是不清净的；他是越不清净，他越欢喜。

L2刳其正性（分三）

M1徵名先断淫杀　M2示以进修余戒　M3详明利益结名

今M1

云何正性？阿难！如是众生入三摩地，要先严持清净戒律。永断淫心，不餐酒肉，以火净食，

无嗽生气。阿难！是修行人，若不断淫及与杀生，出三界者，无有是处。

这第一种的增进渐次，就是不吃五辛；不吃五辛，也就要不吃一切的肉类。第二种的增进渐次，就是要正性。

云何正性：什麽叫「正性」呢？正性，就是正业识之性，业识之性要把它改变过来。要怎样子正性呢？阿难！如是众生入三摩地：想要得到定力，要先严持清净戒律：你首先要修行。「严」，就是自己对於自己很严厉的，一点都不马虎。「持」，就是执持。执持什麽呢？执持戒律，就是依照戒律修行。在你没有受戒之前，你所犯的，那不算犯戒，因为你不知道，不知者不作罪。你若受了戒之後，就不可以再犯，所谓「不再犯」，就是不可以扩充你的这个罪过。譬如在没受戒之前，欢喜做种种不规矩的事情，那麽在知道受戒的这种法後，就应该受戒，以後就要把所犯的毛病改过自新。

永断淫心：淫由爱欲而生，淫欲是由无明生出来的。譬如你若是为着生子育女，而和自己的妻子，这不算的。或者有一种的因缘，你想帮助人，不是为自己的一种自私而寻求一种虚妄的快乐，这也不犯的。为什麽？你想要帮助这个人、度这个人，做你所不愿意的事情，这是因时的一种通权达变。

不餐酒肉：就是吃斋。「不餐」，也就是不吃。酒有什麽不好处呢？肉又有什麽不好处呢？酒能乱性，因为你一喝了酒，性就不定了，就会做了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就应该把它戒除了，你的性就不会不定，不会颠倒了。并且酒也有一股酒气，人闻着这酒气，认为是好闻的；在天上那个天仙、神、鬼一鬼闻着它不是怎麽不好的，鬼也欢喜的；在正神和菩萨，闻到这个酒气，都不高兴的，都不愿意闻的。菩萨、罗汉闻到酒气，就好像我们闻到尿那个味一样，它又臊又臭，所以他就不高兴。你看，我们人不愿意进厕所，可有一些个吃屎的虫，在厕所里专门吃那种东西，它欢喜吃的！这个酒、肉，因为它也是一种帮助淫欲的，所以修道的人就不应该吃它！

以火净食，无嗽生气：什麽生的东西，甚至於蔬菜，都应该把它用火煮熟来吃，不要吃这个生的东西。因为生的东西，多数就会帮助你的瞋恨心。所以，阿难！是修行人若不断淫及与杀生：这一类的修行人，若不断这种不正当的邪淫和杀生的话。出三界者，无有是处：说想要成佛，决定没有这个道理的。

M2示以进修余戒

当观淫欲犹如毒蛇，如见怨贼。先持声闻四弃八弃，执身不动；後行菩萨清净律仪，执心不起。

当观淫欲犹如毒蛇：你应该作这种的观想。观想什麽呢？喔，这淫欲就像毒蛇那麽毒！被毒蛇咬一口，恐怕有的时候，就会把生命都丢了，所以你若看这个淫欲好像毒蛇那麽毒，就不会那麽欢喜了，淫欲心就不会生了！为什麽？你见着它像毒蛇那麽毒，又像虎狼那麽厉害一虎狼，你除非不碰着牠，碰着牠就没有命了。如见怨贼：又观淫欲，就好像见着那个和你有杀生怨仇的土匪。

先持声闻四弃八弃：这应该先持声闻的戒。声闻的戒是什麽？就是四弃、八弃。「四弃」，就是杀、盗、淫、妄。比丘尼再加上「触、入、覆、随」这四种，就是「八弃」。执身不动：你先修行声闻的这四弃、八弃，把身修得不造这种的业了。

後行菩萨清净律仪：然後再修菩萨的戒；行菩萨戒，就是守十重四十八轻戒。对於这个律仪，守得特别清净。执心不起：在心念里头都不生这种的淫欲心，都不生这种的邪念，这才是修行人应该行的道路。

M3详明利益结名

禁戒成就，则於世间永无相生相杀之业，偷劫不行，无相负累，亦於世间不还宿债。是清净人修三摩地，父母肉身，不须天眼，自然观见十方世界，睹佛闻法，亲奉圣旨，得大神通，游十方界，宿命清净，得无艰险。是则名为第二增进修行渐次。

禁戒成就：「禁」，就是禁止；「戒」，就是止恶防非。可是这里边，有种种的开缘，又有遮缘，这分开、遮、持、犯四种。开，有的时候这个戒律开开，你就做了也不犯。遮，就是防止，好像这饮酒什麽的，你若不饮酒，就不会犯戒，所以就不要饮酒，这是遮。持，就是执持，照着修行，依照这规矩去做。犯，就是犯戒。

怎麽叫「开」呢？在以前佛住世的时候，有两个比丘在山上住着，有一个女人就走到这个山里，这个时候，这两个比丘中，就有一个到城里去买东西，就剩一个比丘在这儿睡着了。他大约也很懒惰，在山里头也没有人管，他就睡觉，也没有穿什麽衣服。僧人在印度不穿裤子，就那麽围着一条裙子，上面搭这个衣，就这麽样在那儿睡着了。这个女人也不知从什麽地方来的，到这儿一看，有一个男人，於是乎她淫欲心也就动了，就把这个比丘给强奸了。

强奸完了，到城里买东西那个比丘也回来了，这个女人就跑。那个比丘就问说：「这个女人来干什麽？她跑什麽？」这个比丘就说：「这个女人不是个好人，她把我强奸了，令我犯戒了！」那个比丘说：「这还得了！我去把她抓回来！我们到佛那个地方告她去！」於是乎就追这个

女人，一追，这个女人慌慌张张一跑，跌到山涧里，就跌死了。

这两个比丘，一个犯淫戒，一个犯杀戒——这个女人虽然不是他亲手杀的，如果他不追她，她就不会死。这两个比丘一想：这回可坏了！这回糟糕了！到佛的面前去，请佛看看有什麽办法可以没有罪？佛说：「你们去请教优婆离尊者！」优婆离尊者一听他们俩个人一个犯淫戒，一个犯杀戒：「这个不能改悔的，这不通忏悔的。你们两个人将来一定堕地狱的！」这两个人一听说要堕地狱，就痛哭流涕，各处去找人帮忙，说得有什麽法子不堕地狱？

一找，就找着维摩居士。维摩居士就问：「你们两个哭什麽啊？」他们就说怎麽样子犯的淫戒，怎麽样犯的杀戒。维摩大士说：「你们两个没有犯戒！你们只要肯改过自新，我给你们两个人保证，你们不犯戒的！」为什麽不犯戒呢？「罪性本空」，这不是有心犯的，不是故意来犯的，这不算的，可以开缘的；於是维摩大士就给这两位比丘说这种的法。这两位比丘听维摩大士这样一讲，两个人当下就开悟证果，以後都成阿罗汉了。

所以在这禁戒里边，有种种说法不同的。不过这种开缘，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开的，因为如果你开得太多了，人人根本也就不守戒律了！说：「这有开缘，可以开开的。」所以佛不主张讲这种法。

那麽禁戒成就，则於世间，永无相生相杀之业：「相生相杀」，生了又杀，杀了又生；杀生的这种罪业，永远没有了。偷劫不行，无相负累：偷劫的这种罪业也没有了，你不短我的，我也不短你的；我不吃你的肉，你也不吃我的肉；我不欠你的债，你也不欠我的债；彼此你不亏负我，我也不亏负你；你不累我，我也不累你。亦於世间不还宿债：也在这个世间，「不还宿债」，你就前生造的什麽罪业，也不需要还了。为什麽？你和畜生断往来了！你不吃牠的肉，就和牠没有什麽关联了。

是清净人修三摩地：这个不吃五辛的人，不喝酒，也不吃肉，又能严持四弃、八弃的戒律，他若能再修三摩地。父母肉身，不须天眼，自然观见十方世界：就是在父母生的这个肉身上，也不须得到天眼，自己就会看得见十方世界。睹佛闻法，亲奉圣旨，得大神通：能遇着佛，能闻法，亲自听见佛这种慈悲的懿旨，他会得大神通的。得到什麽神通呢？

游十方界：他就在这个地方，可以到十方世界游玩去。宿命清净：他得到宿命通。这个人，於肉身虽然没正式得到天眼通，但是也相似天眼；没正式得到天耳通，也会得到相似的天耳。得无艰险：他永远也不会遇着艰难和危险的事情。

是则名为第二增进修行渐次：上边的「正性」，能正自己业识之性——就是以前不正当来的，现在把它改过自新，能以守持戒律。能以守持戒律，这一点，就是第二种增进修行的渐次。

L3违其现业（分三）

M1徵名承戒修定　M2结解即获法忍　M3由渐入顿结名

今M1

云何现业？阿难！如是清净持禁戒人，心无贪淫，於外六尘不多流逸。因不流逸，旋元自归。尘既不缘，根无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

前面讲的是「除造业的助缘」、「改正业识的这种性」，现在是讲「违背现业」，就是今生所造的这种业，也要把它违了。「违」，就是违背；违背现业，就是不顺着现在所造的业去跑，要改回来。

云何现业：怎麽叫「现业」呢？阿难！如是清净持禁戒人，心无贪淫：像上边所说，这个清净持禁戒的人，他心不贪淫。不是有一种贪心，贪图淫欲这种虚妄的快乐。既然不贪了，所以他就清净。他清净了，於外六尘不多流逸：在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他就不随着六尘的境界所转；不奔逸於六尘的境界了，就是回光返照，能以回来。

因不流逸，旋元自归：因他不随着六尘转了，他就返本还原了，就回光返照，反闻闻自性，修耳根的圆通。尘既不缘：六尘的境界既然不和他有一种的缘，就和他没有什麽关联，没有什麽因缘了。根无所偶：六尘既然断了，六根回来了，那麽这六根和这六尘就不会相对着；不会相对着，所以叫「根无所偶」。「偶」，就是相对着；好像男女结婚，在中文叫「配偶」，就是两个相对着的。反流全一：这个反闻闻自性，入流亡所。「反流」，就是反向回来，修耳根圆通；「全一」，把六根、六尘这种的性都规制到一起了。六用不行：六根也不去追随这六尘的境界了。

M2结解即获法忍

十方国土皎然清净，譬如琉璃内悬明月。身心快然，妙圆平等，获大安隐。一切如来密圆净妙，皆现其中。是人即获无生法忍，从是渐修，随所发行，安立圣位。

十方国土皎然清净：在这时候，这十方国土都是很皎洁、很清净的。比方什麽呢？譬如琉璃内悬明月：好像琉璃里边悬挂着一个明月，所以谁都看得见，就是透明体的。

身心快然：在前边说，好像在一个琉璃里头悬着明月一样，那麽玲珑剔透，外边也能看见里边，里边也可以看见外边。这表示这个修道的人，修得身心清净，好像琉璃那麽光明、那麽透明

，所以在这时候，这身也非常快然，心也非常快然。「快然」，就是快乐的样子。妙圆平等：这时候，得到这种微妙圆满，而又平等的法性。获大安隐：得到这个最安稳的。「安」，就是平安、安乐；「隐」，就是这种乐，自己知道，旁人不知道。一切如来密圆净妙：十方三世一切的佛这种秘密而圆满又清净微妙的这种法性，皆现其中：这个修道的人，就都得到这种的境界。

是人即获无生法忍：得到这种境界的这个人就得到无生法忍，也不见有少法生，也不见有少法灭，就是这个法没有生灭了；得到这个没有生灭的法了，叫「得无生法忍」，得到这种的境界也是很不容易的。从是渐修：从这个地方渐渐地向前去修行。随所发行：随着他所得的这一个修行的功夫，而发出一种行愿。安立圣位：他在一切的圣位上安立。「安立」，是不动不摇的。

M3由渐入顿结名
是则名为第三增进修行渐次。

是则名为第三增进修行渐次：这个就叫做第三种增进的修行渐次，这种要违其现业的修行渐次。

I2乾慧一位

阿难！是善男子，欲爱乾枯，根境不偶，现前残质不复续生。执心虚明，纯是智慧，慧性明圆，鋆十方界，乾有其慧，名乾慧地。欲习初乾，未与如来法流水接。

阿难：释迦牟尼佛叫一声阿难说：阿难！是善男子，欲爱乾枯，根境不偶：这个善男子，他这种欲爱的心都乾枯了，就是没有欲爱了。他这个六根和六尘的境界不相对待了。现前残质不复续生：这个「残质」，就是他的余习，也就是很少的无明；现前还有这麽一点点的余习，无明既然这样少，也不再增加无明了。

现前的残质不复续生，这种的无明既然剩得很少，业障也没有许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执心虚明，纯是智慧：自己的存心好像虚空那麽样明朗，在自己的性份里头智慧圆满了，没有旁的妄想。就想的东西，也是由智慧发生出来的。慧性明圆，鋆十方界：这一种智慧的自性，既光明而又圆满，映照十方，光明遍照。「鋆」，也就是映照。

乾有其慧，名乾慧地：把这个欲爱都乾了，欲爱既然没有了，就是剩智慧，所以这个名字，就叫「乾慧地」，又叫「金刚初心」。金刚，就是不坏的意思。这不坏的一个金刚心，最初的一步叫「乾慧地」——这和十地那个位子又不同。在这以後，就有「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再加上「煖、顶、忍、世第一」这四加行位，再加上「十地、等觉」，统统是五十五个位子，这是菩萨所修的五十五个等级。

欲习初乾：「欲」，就是自己的爱欲；「习」，就是习气；「初」，就是一开始；「乾」，就是没有了。爱欲和这个习气在开始乾了，言其没有这种欲爱的习气了。未与如来法流水接：可是欲爱乾了，还没有和如来这个法水相接。「法流」，就是法水这种的源流，就是所说的佛法。这个「佛法」，不是讲出来的法，而是自己自性里头流露出来一种法水，由自性里发出一种真正的智慧水。这个乾慧地，现在这还没有和真正的智慧水相接上。

I3十信十位（分十）
J1信心住　J2念心住　J3进心住　J4慧心住　J5定心住
J6不退心住　J7护法心住　J8回向心住　J9戒心住　J10愿心住
今J1

即以此心中中流入，圆妙开敷。从真妙圆，重发真妙，妙信常住。一切妄想灭尽无余，中道纯真，名信心住。

现在这就讲的「十信」的位子，有十个位子：（一）信心住、（二）念心住、（三）进心住、（四）慧心住、（五）定心住、（六）不退心住、（七）护法心住、（八）回向心住、（九）戒心住、（十）愿心住。以上是「十信」的位子，有十种的信；这十种信，又叫十种信心住——居住到这个「信」上。

即以此心：哪个心呢？就是乾慧地这个金刚初心。用这个金刚初心，中中流入：用这个心，流入佛法中；用这个中，流入这个佛法里边（即心心念念之中，都中入法性之流），圆妙开敷：得到这一种圆满微妙的境界，又开布而敷演。这个时候，就得到一种真如的理体。从真妙圆，重发真妙：从真如自性这个妙圆的心上，在这个真上再发出来一个真妙。妙信常住：这种微妙而生一种信，是常住不会变的，常常地住在这个妙信上。

一切妄想灭尽无余：常常地住在这个妙信上，这时候所有的妄想都灭尽无余，你再想生妄想，也生不起来了。因为妄想都是由无明帮助它，才生出种种的妄想，生出种种的欲爱；你欲爱乾了，无明也剩没有多少了，这时候你一切的妄想，自然也就不生了，没有那麽多妄想了。你为什麽打妄想？就因为你有欲爱，有所贪欲，所以不是想这个，就是想那个，总有一种攀缘心，这攀缘心不停止的。为什麽有攀缘？就因为你有欲爱、有贪。人若没有贪心了，就没有妄想了；妄想，都是从贪心那儿生出来的。而现在这个修行的人，一切妄想都灭尽了，没有多的了。

中道纯真：这时候得到这个中道的理性，没有一点假的了。所谓「假的」，也就是有欲爱，那

就有假的了。现在纯真了，没有欲爱，没有那种妄想贪欲了。名信心住：这头一个的名字，就叫「信心住」；生出真正的信心来了，住到真正的信心上。

J2念心住

真信明了，一切圆通，阴处界三，不能为碍。如是乃至过去未来无数劫中，舍身受身，一切习气皆现在前，是善男子皆能忆念，得无遗忘，名念心住。

在前边那个「信心住」，是修中道圆妙这种的如如理。既然住於信心，这是个真信。

真信明了：由真信，然後才能有真正的智慧，有真正智慧自然就明了了。一切圆通：这时候，所修的不但耳根圆通，眼根也圆通，鼻根也圆通，一切都圆通了。那麽一切圆通，阴处界三，不能为碍：五阴──色、受、想、行、识。十二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十八界──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在这六根、六尘中间，就生出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是十八界。这时候五阴、十二处、十八界三种，它们都不能障碍你──你因为得到这圆通，五阴也不能障碍了，十二处也不能障碍了，十八界也不能障碍你了！

如是乃至过去未来无数劫中：像这样子，乃至过去、未来和现在，在没有数量那麽多的劫数里边。舍身受身：「舍身」，就是死了；「受身」，就是生了。在这生生世世，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知有多少。一切习气皆现在前：在这每一生中，就有每一生的习气。有一生就习得喝酒，有一生就习得抽烟，有一生就习得去赌钱，有一生就习得去行淫欲，有一生就习得杀生，有一生就习得偷盗，有一生就习得打妄语，有一生就习得种种不好的行为；总而言之，这太多了。

这是坏的习气，那麽也有好的习气；有一生就学着去拜佛，有一生又学得去读诵〈楞严咒〉，有一生又去学得听讲《楞严经》，有一生又去听讲《法华经》；总而言之，生生世世，多生多劫，经验很多的道路。所以「一切习气」，这是很多生的习气，就好像演电影都现在自己的面前了。是善男子皆能忆念，得无遗忘：这个修道的、好的善男子，他都可以想得起来，都可以记得住。他得这种境界，就不忘了，就永远念兹在兹地，总念这种的因缘。名念心住：这叫「十信」里头的「念心住」。

J3进心住

妙圆纯真，真精发化，无始习气通一精明。唯以精明，进趣真净，名精进心。

妙圆纯真，真精发化：微妙而圆满纯真，由这个真精，而发出一种变化。於是乎，无始习气通一精明：从无始以来这种种的习气既然都变了，就都变成一种精明的智慧。唯以精明，进趣真净：以这种精明的智慧，再向前去精进。精进到什麽地方呢？精进到这个真清净的地方，真清净的地方就没有一切染污。名精进心：这就名叫向前精进的进心住。

J4慧心住

心精现前，纯以智慧，名慧心住。

在这个心进趣到真净的境界上，心精现前，纯以智慧：心也明了了，就有一种真正的智慧了。所以这时候这个智慧纯了；「纯」，就是一点杂的念也没有了，其他愚痴妄想完全都没有了。在前边不就「一切妄想灭尽无余」了吗？所以这儿是纯以智慧，名慧心住：这叫智慧的信心住。

J5定心住

执持智明，周遍寂湛，寂妙常凝，名定心住。

执持智明，周遍寂湛：就不要放松了这个智慧，要执持这个智慧的光明，周遍法界而寂然。「寂」，就是寂静。「湛」，湛然；湛然，就是清湛。那麽寂静而清湛，寂妙常凝：「寂湛」就是「寂而常照」，「寂妙」就是「照而常寂」。照而常寂，这有一种妙「常凝」，这个凝就好像凝结似的。什麽凝结了呢？是这一种智慧所凝结的。这个智慧，以前还浅一点，现在就又深一层了。由这个智慧水一常凝了，就名定心住：「凝」就是一个「定」，智慧有定力了，这叫「定心住」。

有了真正定的信心住了，这时候，不会人家说：「啊，这个好啊！」就跑到这边去了；说：「那个法师不错！」又跑到那个法师那儿去学；这个说：「某某法师讲得好啊！」也就跟着这个「好」跑去了；那个说：「喔，某某法师讲得不好！」他又也跟着人「不好的」转了。这没有定力！有定力，不会总东跑西跑的，不会东风来了向西倒，西风来了向东倒，也就是「八风吹不动」。

「八风」，这八风知道不知道？修行是不容易的。讲到这儿，讲讲苏东坡。这苏东坡，叫东坡居士。在镇江金山那地方，他和佛印禅师一个在江南，一个在江北，两个人常常地谈禅说妙，研究佛法。因为苏东坡是中国宋朝一个很有学问的famous man（名人）。他学问非常好，也打坐，也修行。有一次他打坐见了一个境界，就写了一首偈颂，叫工人把这首偈颂拿给佛印禅师。

偈颂怎麽说呢？「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稽首，是拜；天中天，就是佛。他说，拜佛的时候，有一种毫光照遍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都光明了。「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说，八风也吹不动他，他端然正坐到那个紫金色的莲花上，都如如不动的。

八风是什麽呢？现在讲给你们听：（一）称、（二）讥、（三）苦、（四）乐、（五）利、（六）衰、（七）得、（八）失。

（一）称：就是称赞你。说：「喔，你这个学生真不错！真用功！你品性又好，又守规矩，一切一切都好！」你不要以为称赞就是好了，这一称赞，你心里就摇动了，就没有定力。（二）讥：就是讥讽你，讥刺你，说话令你忍不住。讥讽的话，好像：「啊，你真好啊——」声放长长的，这就不是真正赞叹你，在这其中，就是说你不是真好，他这麽把声放长了，这叫「讥」。有的时候，你受人一讥刺，也就发起脾气了：「啊，你对我这麽样子！你对我这麽没有礼貌！对我这麽不客气！」这讥讽，也是一个风。（三）苦：有一切的苦的境界来了，这也是一个风。（四）乐：乐的境界，令你快乐；你不要以为令你快乐就是好事，你这麽一摇动，这也是风。（五）利：就是利益，对你有益处。（六）衰：就是对你没有益处，对你不好了，衰败了。（七）得：就是得着了。（八）失：就是又失掉了。

你得着东西就欢喜，失掉东西就不高兴。譬如，某某人有一个最好、最放不下的收音机，这是最新式、最名贵的一款；他买了一个，甚至於晚上睡着了，做梦都挂着这个收音机。这收音机、或者影相机、或者是传真机、或者...
...总而言之，是你最心爱的东西。你买来，这算得着了，得着谁不想啊？这个东西你爱惜，旁人也一样爱惜，有人看见你这个东西这麽名贵、这麽值钱，於是看你不防备的时候就偷去了。偷去了怎麽样？你这心里，喔，生了烦恼，生了无明了，这都是被八风吹动了！

那麽苏东坡写完偈颂，叫工人拿过江给佛印禅师看，请佛印禅师批评批评，看他这首偈颂作得怎麽样？你说佛印禅师怎麽样啊？也就给写了四个字。这四个字很有意思，但是苏东坡受不了这四个字，一看这四个字，就发了火了。这四个字究竟什麽字呢？就是「放屁放屁」，这麽四个字给批上了。

拿回去，苏东坡一看这四个字，就发起脾气来了：「啊，这个和尚真是！怎麽骂人哪？我写得这麽好偈颂，他来骂我！」於是穿上衣服，气冲冲地就找佛印禅师的晦气去，要去同他打架。一见佛印禅师，苏东坡说：「你怎麽骂人哪？你这和尚！」佛印禅师说：「你说你『八风吹不动』，怎麽我放两个屁，就把你从江那岸打过江这边来了呢？」苏东坡一想，自己说八风吹不动，人家说两个「放屁、放屁」，自己就受不了了，你说这怎麽会吹不动呢？於是自己又低头认输，就回去了！

J6不退心住

定光发明，明性深入，唯进无退，名不退心。

定光发明，明性深入，唯进无退：在定心住之後，有一种定光就发明。这种明性深入，这个修道的善男子，因为他明白了，就只知道有精进，而没有向後退了。为什麽他不退？就因为他真正明白，真正有智慧了。名不退心：这名字，就叫不退的信心住。

J7护法心住

心进安然，保持不失，十方如来，气分交接，名护法心。

心进安然，保持不失：这个心有进无退，也非常平安，也不躁急，总保持有进无退的心不失掉。十方如来，气分交接：这时候，因为你有进无退，所以就得到十方如来这个佛的气分，和你这个修道人的气分交接到一起。名护法心：这就叫护法信心住。就是佛也护你，你也护持佛法；佛护持你成就道业，你护持佛法发扬光大。

J8回向心住

觉明保持，能以妙力，回佛慈光，向佛安住。犹如双镜，光明相对，其中妙影，重重相入，名回向心。

觉明保持：你和佛气分相接，这有一种觉悟的心了，觉悟而有智慧聪明这种的气分，你保持不失掉。能以妙力，回佛慈光：能用微妙这个力量，和佛的慈光互相相接。向佛安住：你这个气分和佛的气分，你这个光和佛的光，都这麽互相来回交接。犹如双镜，光明相对：就好像悬两个镜子似的，这光明互相对着的。其中妙影：在这两个镜子中间，这妙影重重相入：「重重」，就是没有尽的，没有完的。这种的光，重重无尽的相入。名回向心：叫回向心住。

J9戒心住

心光密回，获佛常凝，无上妙净，安住无为，得无遗失，名戒心住。

心光密回：你的心光和佛的心光互相密通。「密回」，也就是密通，你的心光通到佛的心光，佛的心光也通到你的心光。那麽佛的心光到你的心里边，又回到佛那儿去；你的心光到佛的心里去，又回到你自己的心里边去；这心光与心光互相交接。获佛常凝，无上妙净：得到佛常常地照耀你，和佛甚至於合而为一，没有比这个再高再上了的这种妙净。安住无为，得无遗失：安住到这个无为法上，得到这个无为法，也不会遗失。名戒心住：这个名字，就叫「戒心住」。

J10愿心住

住戒自在，能游十方，所去随愿，名愿心住。

住戒自在：你住到这个无上金刚光明宝戒的上边，得到一种自在，得到一种神通。这种神通是自在神通的，不必要这麽作意，就得到能游十方，所去随愿：你到什麽地方，都是遂心满愿的，都没有障碍。名愿心住：这就因为遂心满愿，所以就叫愿心住。这是十信里边的「愿心住」

，你有什麽愿，就可以满什麽愿。
I4十住十位（分十）
J1发心住　J2治地住　J3修行住　J4生贵住　J5具足住
J6正心住　J7不退住　J8童真住　J9王子住　J10　灌顶住
今J1
阿难！是善男子，以真方便发此十心，心精发辉，十用涉入，圆成一心，名发心住。

现在讲的文是「十住」的位，十信、十住都是菩萨的果位。十住：（一）发心住、（二）治地住、（三）修行住、（四）生贵住、（五）具足住、（六）正心住、（七）不退住、（八）童真住、（九）法王子住、（十）灌顶住。这「十住」的位置，言其这个菩萨已经将要到佛的果位上了，但是还没有到，暂时住到这个位置上。

阿难：佛叫了一声阿难，说是善男子，以真方便发此十心：这个修道的菩萨，以这种真正的方便，发前边所讲的「十信」那十种心。这个十心，也就叫十种的用，就是十种的信。心精发辉，十用涉入，圆成一心，名发心住：这十种心发出光辉来了，发出来十种信的用，互相涉入，又回到一个心。这个心叫什麽呢？就叫「发心住」，这是十住里边的第一个位置，第一住。
J2治地住
心中发明，如净琉璃内现精金。以前妙心，履以成地，名治地住。

心中发明：这个心中发明什麽呢？发明一种智慧，即生出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如净琉璃内现精金：又好像琉璃一样的，是通明透体的。这净琉璃是比方，比方这个净琉璃里头，就现出一种精金。以前妙心：以前面「发心住」这个妙心，履以成地：「履」，就是步履。由这种妙心，它变成一种地。这个地，名治地住：「治」，就当一个「平」字讲；这第二住的名字，就叫平地住。
J3修行住
心地涉知，俱得明了，游履十方，得无留碍，名修行住。

心地涉知，俱得明了：由你心地，把心地平了，就有一种智慧。你心和你的这种智慧都非常明了——前边那种种住、种种心都明了。游履十方，得无留碍：在这个时候，你就有神通；有智慧又有神通，能以游十方没有搁留和障碍，任运而行，什麽地方都可以去。名修行住：这第三住就是「修行住」。
J4生贵住
行与佛同，受佛气分，如中阴身自求父母，阴信冥通，入如来种，名生贵住。

现在这第四住的菩萨，就叫「生贵住」。怎麽叫「生贵住」？就是生到法王家了——生在佛的家庭里头，佛的家庭是最尊贵的。

行与佛同：这第四住的菩萨，他所行所做，都是和佛一样的。受佛气分：「受」，就是接受佛这个气分。接受佛的气分也就是学着佛这种的行为，就是和佛的态度是一样。如中阴身自求父母：这时候就好像中阴身自己去找他的父亲、母亲。中阴身，以前讲过，就是我们投胎做人的这个灵魂，是在前五阴已灭，後五阴未成，这时候叫「中阴身」。

中阴身，他看这个大地如墨，没有光明。虽然有日月，但是在有日月的时候，他不敢睁眼睛，是看不见光明。没有日月星的时候，他看大地如墨，就黑洞洞的。那麽他和某一个父母有缘，无论相隔千里万里，这个父母行淫欲的时候，他就看见有一点萤光。他在千里万里应念而至，很快就到这个地方，就好像吸铁石吸铁，有一种吸引力，一吸就吸上了；吸上了，这个中阴身，一到这儿就托生了，托生这时候就成胎了。所以现在这第四住这个菩萨，生在佛家里，也就好像这个样子。但是，这都是比方，不是一定这样子。这是比喻好像这麽样有吸引力，就生到法王家了。

阴信冥通，入如来种：也就是无论隔着千里万里，就好像有个信互相通着。第四住这个菩萨，就成就如来的种子了。名生贵住：这个名字，就叫生在尊贵的家里去了；尊贵家，就是生在佛的家里边。佛还有家吗？佛是出家的，那麽这佛怎麽就又有家呢？就是「出家」那个「家」，就是佛住着的地方，这都是比方。
J5具足住
既游道胎，亲奉觉胤，如胎已成，人相不缺，名方便具足住。

既游道胎：既然游历到佛的家里，好像生了一个道胎似的。亲奉觉胤：亲自受觉悟的这个胤；「胤」，就是承继。如胎已成，人相不缺：就好像这个胎已成就了，眼睛、鼻子、耳朵，这个人的相也不缺了。现在这是菩萨相，这个佛相也不缺了。名方便具足住：这第五住的名字，就叫「方便具足住」。
J6正心住
容貌如佛，心相亦同，名正心住。

容貌如佛，心相亦同：这时候，第六住这个菩萨，他的容貌也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的心和佛心也是一样了。名正心住：这第六住的名字，就叫「正心住」。
J7不退住
身心合成，日益增长，名不退住。

身心合成：身和心都和佛是一样了，但是这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没有长成大人；就是这个菩萨，他还没有佛这麽大的智慧，这就比方像个小孩子。日益增长：他的智慧一天比一天增加，就和佛相离不远。名不退住：那麽勇猛精进，这就叫「不退住」，到第七住，就不再向後退了，只是向前进。

J8童真住

十身灵相，一时具足，名童真住。

十身灵相，一时具足：这时候，有十种灵相的身，同时就能现十身；这十身，就可以每一身又现十身，这就百身；百身，每一个身又可以现十身，这就现千身、万身——具足这麽大的神通。名童真住：这个叫什麽呢？就叫「童真住」这个名字。

J9王子住

形成出胎，亲为佛子，名法王子住。

第九，是「法王子住」。前边，他那个十身灵相能变化无穷了，但是还没有真正做法王子，好像还没有出胎。现在形成出胎，亲为佛子：这个大丈夫相已经成就，也就是这个佛相、佛身成就了。就比方在母腹出胎一个样，亲自做佛的儿子了。名法王子住：这第九住的菩萨，叫「法王子」。

J10灌顶住

表以成人，如国大王以诸国事分委太子，彼剎利王，世子长成，陈列灌顶，名灌顶住。

表以成人：「表」，是仪表；也就是他的形相已经成人了。如国大王以诸国事分委太子：好像某一个国家的大王——这大王，就是讲转轮圣王；转轮圣王要传王位给太子的时候，把这个国家的政事分别委托交给太子。彼剎利王，世子长成，陈列灌顶：那个转轮圣王他这个太子长大了，要继王位的时候，转轮圣王要取四大海水给太子灌顶，灌完了之後，就授王位，令他继承王位，这叫「灌顶」。现在这个菩萨也是，既然做菩萨了，可以做得法王子，佛也给他灌顶，授菩萨的职位。名灌顶住：这叫「灌顶住」。

I5十行十位（分十）

J1欢喜行　J2饶益行　J3无瞋行　J4无尽行　J5离痴乱行

J6善现行　J7无着行　J8尊重行　J9善法行　J10真实行

今J1

阿难！是善男子，成佛子已，具足无量如来妙德，十方随顺，名欢喜行。

前边讲的是「十住」的菩萨位，现在讲「十行」：（一）欢喜行、（二）饶益行、（三）无瞋恨行、（四）无尽行、（五）离乱行、（六）善现行、（七）无着行、（八）尊重行、（九）善法行、（十）真实行。这「十行」，也就是「十度」，也就是十种波罗蜜。现在先讲第一的欢喜行，这欢喜行，也就是个布施行。

佛又叫一声阿难说，阿难哪！是善男子，成佛子已：这位善男子既然受灌顶做佛子了。具足无量如来妙德：已经具足无量这麽多的如来妙德，和佛所有的德行差不多了。十方随顺：所有十方一切的国土、一切众生，都随顺随喜他。名欢喜行：欢喜随顺，就是做布施。这儿的布施波罗蜜，有两种的意思。以前常常讲的布施，本来是三个意思，有财施、法施、无畏施，那麽现在又讲两个意思。这两个意思并不是这个财施、法施、无畏施这三种，而是另外有两个意思。

因为它叫欢喜行，这欢喜，第一的意思：自己去做布施，要有一种欢喜心，欢喜行这个布施。不是说，我要做布施，又很勉强的，很不自然的；又想做又想不做，又不想做又要做，犹豫不决的。我想做布施，但是这个钱给人家了，「舍钱如割肉」，舍钱，就像在自己身上往下割肉一样，又舍不得痛。不想布施嘛，那我又做不了功德了，又没有功德！因此就想做，又怕钱没有了；不想做，又怕自己的这功德没有了。所以你说，也不知道往前进好，也不知道是往後退好！这就不叫欢喜行，这就叫「勉强行」，勉强去做布施。这种布施呢，不能说没有功德，但是功德已经打了折扣了，已经减去一半了。为什麽？你不是真心做的。这是对自己做布施要生欢喜心，甚至於我做了布施，我自己就没有钱用，都要生欢喜心。

第二个意思：又要令众生欢喜。你布施给众生，不要拿这个好像对开口要饭的人那麽样子。那个门口来要饭的说：「喔，大爷啊！大奶奶！你帮助我，帮帮忙啦！」你拿出来或者十个cent（分），或者是两毫半，就往他那儿一丢：「哎，拿去了！」这不叫「布施」，这种根本就谈不到什麽功德，并且接受的那个人也不会生欢喜心。在中国有这麽一句话说，「不食嗟来食」，不食嗟来食是怎麽样子？好像那个人没有饭吃，他到你的门口去讨饭，你拿着一碗饭：「给你啦！」这麽样子你给他了，还要骂他一顿。若有廉耻的人，宁可饿着，也不吃这碗饭了，这叫「不食嗟来食」。你要是这样去布施给人，人就不会欢喜的。一定你要表现得很真诚的，布施给人，帮忙人，还不要令他生一种感谢的心，说：「喔，这我可要谢谢你了！」不要有这种的求，这叫令人也欢喜——你布施给对方，使令对方也要欢喜；你要是令对方不欢喜，那也谈不到这欢喜行。所以这「欢喜行」也就这个样子，要彼此欢喜；自己要欢喜，他人也要欢喜。

J2饶益行

善能利益一切众生，名饶益行。

善能利益一切众生，名饶益行：这个「善能利益一切众生」，就是用这个戒法，使令众生守持戒律，这就是毗离耶波罗蜜，即持戒波罗蜜。那麽用这个戒法，去度化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都守持戒律。若人人都守持戒律了，那麽这就是对於世界上一切众生都有益处，所以叫「善能利益一切众生」，这就叫饶益众生行。

J3无瞋行
自觉觉他，得无违拒，名无瞋恨行。

自觉觉他：自己觉悟了，又要觉悟他人。好像我们学佛法，我们自己学了、明白了，这不算，还要使令一切的人都明白佛法，乃至於一切的众生都成佛了，这叫「自觉觉他，自利利他」；不要自私自利，不要有一种妒嫉障碍心。对佛法，我们明白了，如另外一个人比我更明白，切记不要生一种妒嫉心，你若妒嫉人，自己将来要受愚痴的果报。在佛法里边，自己尽自己的心，切记不要生妒嫉人的心，不要生障碍人的心。

不是说，有一个人开悟了，我没有开悟，喔，气得不得了：「唉呀，真是！佛都不公平，怎麽叫他开悟，不叫我开悟呢？这真是！」就生出一种无明来了。或者有一个人听讲经听得很明白，他的智慧也很高，很聪明，学东西也学得快；念〈楞严咒〉，他几天就念会了——几天念不会的，大约念两个月也念会了。「哦，我没有念会呢！」这妒嫉得不得了：「啊，你怎麽跑到我前头去了？你怎麽先念会了？」这都是一种妒嫉心。

切记！切记！千万不要生妒嫉心，要生一种欢喜心：「啊，他念会了，就是等於我念会一样；他开悟了，也就等於我开悟一样。」要生一种随喜心、赞叹心来庆贺他，不要妒嫉障碍。学佛法最要不得、最不可以有的，就是妒嫉障碍。你若妒嫉人，将来你就愚痴，愚痴到什麽也都不懂了，连吃饭都不会吃了，你说那时候糟糕不？蠢得连吃东西都不晓得吃，宁可饿死，有这一类的众生。所以不要妒嫉人，不要生一种嫉妒障碍心。要随喜赞叹，有人比我好吗？我要生一种欢喜心。

得无违拒：自觉觉他，得到一种没有违拒的这种法。什麽没有违拒呢？这就是要忍辱。顺的境界来，我也高兴；逆的境界来——就是不顺的境界，我也高兴，我也不拒绝你，我不违拒。不违背你的意思，这就是忍辱。前边第二个，是持戒度；第三就是忍辱度，要忍耐，要修忍辱波罗蜜，什麽事情都要忍，这叫得无违拒。
我前一堂不给你们讲过弥勒菩萨说的那首偈颂？说：
老拙穿衲袄　淡饭腹中饱
补破好遮寒　万事随缘了
有人骂老拙　老拙只说好
有人打老拙　老拙自睡倒
唾在我面上　凭它自乾了
我也省力气　你也无烦恼
这样波罗蜜　便是妙中宝
若知这消息　何愁道不了

「老拙穿衲袄」，老拙，就是很愚痴的老头子。「淡饭腹中饱」，吃得那个没有滋味的，平平淡淡的饭，可是吃得饱。「补破好遮寒」，我补这个破衣服，可以遮寒，冻不坏我。「万事随缘了」，什麽事情都是很随缘的，我不对你们讲「Everything, I'm OK（我怎麽样都可以）」，也就是随缘了。

「有人骂老拙，老拙只说好」，这是弥勒菩萨说的，不是我说的；你们现在不能骂我的，我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上，我们先讲明白了。老拙就说：「好，好，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有人打我，我自己睡到那个地方了，什麽也不知道。

「唾在我面上，凭它自乾了」，你吐一口口水到我的脸上，我都不用手抹它，我要它自己乾了。「我也省力气，你也无烦恼」，我也省抹擦口水的力气，你看见我这样子，你也就没有烦恼了。

「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这样的忍辱波罗蜜，就是妙里头的一个宝贝。「若知这消息，何愁道不了」，你若知道这真正的消息了，你怎麽会不成佛，怎麽会不成道呢？一定会成的！所以这第三，就是个忍辱行。

这个忍辱行，就说「得无违拒」，名无瞋恨行：没有瞋恨这种行为，这种行门就没有瞋恨，远离瞋恨。你无论对我怎麽样子，我也不瞋恨你，这就是第三种，离瞋恨的行。
J4无尽行
种类出生，穷未来际；三世平等，十方通达，名无尽行。

种类出生，穷未来际：就是在这十二类的众生之中，哪一类都可以去化生。这位菩萨化生到十二类众生的里边去，穷尽未来际。「穷」，就是穷尽；「未来」，就是将来。三世平等，十方通达，名无尽行：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平等，十方通达，无尽无尽的，所以叫「无尽行」，这是第四行。
这一段文，所说的是「精进度」，就是向前去勇猛精进，没有退堕，这叫无尽行。
J5离痴乱行
一切合同，种种法门得无差误，名离痴乱行。

第五度是「禅定度」，这个禅定度，不散乱。一切合同，种种法门得无差误：「一切合同」，是种种的法门，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门。在这一切种种法门里边，都自然分别而明了，是某一种法有某一种的用，这法的用途一点都没有错的。名离痴乱行：这个名字就叫远离痴乱，这是

禅定度。「痴」，就是愚痴；「乱」，就是不清楚。

J6善现行

则於同中，显现群异，一一异相，各各见同，名善现行。

则於同中，显现群异：这个理是「同」，那麼什麼叫「异」呢？等到事相上，就异了。那麼在理上，它都是一样的；在等到事上，就不一样，就有群异了。一一异相，各各见同：事相各各不同，却又各各契合这个理；有理无碍、事无碍、事事无碍、理事俱无碍，这种种的有同中现异、异中现同。在这个境界上这叫什麼呢？名善现行：叫「善现行」，所以善於变化，虽有异和同，同也不碍异、异也不碍同，同中现异、异中现同，就是事上又有理、理上又包藏着事。

J7无着行

如是乃至十方虚空，满足微尘，一一尘中，现十方界，现尘现界，不相留碍，名无着行。

如是乃至十方虚空：像前边所说这样子，不单说同中现异、异中现同，也能少中现多、多中现少，小中现大、大中现小；所以，「乃至十方虚空」，这是现大。满足微尘，一一尘中，现十方界：十方的虚空这是很大了，那麼在这个虚空里头所有的微尘，每一粒微尘里也能现这个世界，在每一个世界里边，又能把它缩为微尘。可是微尘现出来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不小；在这世界现这个微尘，这个微尘也不觉得大——这就是小中现大无碍，不能留碍；大中现小也不能留碍。说在每一粒微尘里头可以现出来十方界，那麼这个微尘是小的，十方界是很大的，可是这十方世界也不觉得小；在这个一粒微尘里现出十方世界，这个微尘也不觉得大。这种的境界，现尘现界，不相留碍，名无着行：现出来这个尘，现出世界，都互相通融，没有隔碍，没有留碍。这个名字就叫什麼呢？就叫「无着行」，无所着住了。微尘也就是世界，世界也就是微尘；小也就是大，大也就是小，这种境界就叫无着行。

这个「微尘里边现世界，世界里边就现微尘」，就叫「方便度」。这是由前边六度的智度里边，又开出来方便度，因为这是生出来一种方便。

J8尊重行

种种现前，咸是第一波罗蜜多，名尊重行。

这个「尊重行」叫愿度，这是由愿力所成就的。

种种现前，咸是第一波罗蜜多：这一切的境界现前，完全都是第一的波罗蜜多——到彼岸的法。名尊重行：这第八个愿力就叫「尊重行」，又叫「愿度」。

J9善法行

如是圆融，能成十方诸佛轨则，名善法行。

第九，就是「力度」，这个有一种的力量。如是圆融：像前边所说这样子，圆融了一切，现前都是第一波罗蜜多。像这样的圆融，能成十方诸佛轨则：十方诸佛所立的轨则，他都能成就这修行。名善法行：这个就叫「力度」，有身体力行这种的力量，这个名字就叫「善法行」。

J10真实行

一一皆是清净无漏，一真无为，性本然故，名真实行。

在十行里头，就叫「真实行」。一一皆是清净无漏：前边所有这九个行门都是清净无漏的法。一真无为，性本然故：就只有一个真正的无为，这是性本来的样子。这个名字叫什麼呢？名真实行：就叫「真实行」，真真实实的一个行门。这第十行真实行，也就是一个「智度」；因为有智慧，所以才达到这个真实的境地。以上是分别十行这些个菩萨的位置。

I6回向十位（分十）

J1离相回向　J2不坏回向　J3等佛回向　J4至处回向　J5无尽回向

J6平等回向　J7等观回向　J8真如回向　J9解脱回向　J10无量回向

今J1

阿难！是善男子，满足神通，成佛事已，纯洁精真，远诸留患，当度众生，灭除度相，回无为心，向涅盘路，名救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

现在这是「十回向」。阿难！是善男子，满足神通，成佛事已：修前边十行的这个善男子，最後他因为有真正智慧，才达到这个真实行门。他神通也圆满了，他能游十方国，大作佛事。所谓：

修行空华万行　宴坐水月道场

降伏镜里魔军　大做梦中佛事

「修行空华万行」，修行这好像空中华的万行。「宴坐水月道场」，坐到这好像在水里那个月亮的道场。「降伏镜里魔军」，降伏镜子里边这个魔军。「大做梦中佛事」，大做梦里边的佛事。这是什麼道理呢？这就表示一切如幻如化，没有什麼实在的。就你修行，也是好像空华；你坐道场，好像我们现在做佛事，这都是水月道场，好像水里的月亮一样。降伏天魔，制诸外道，好像降伏镜子里的魔军。大做梦中佛事，做佛事，都是在梦里头呢！这就是一切一切都不要着住，不要执着，你把一切都看空了，看破了！看得破，放得下，就得到自在，一点都不要着住。

那麼他能以「成佛事已」，纯洁精真，远诸留患：「远诸留患」，也就是远诸留碍。他能以到纯洁精真的这种程度上，也没有一切障碍了。当度众生，灭除度相：所应当度的这一切众生，而没有一个度众生的相。好像《金刚经》上，释迦牟尼佛说：「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

众生已，而无一众生实灭度者。」说我应该度一切众生，我把一切众生度完了之後，一个众生我也没有度。为什麽？就是没有度相。

不要着住说：「这是我做的，那个是我做的。」好像造庙，「啊，这座庙是我造的！某一座庙，我是一个发起人，那时候我做了多少多少功德…
…。」这就都是有相了！尤其在度众生而无一切度众生之相，这就是不认为这是我做的，这本来就是我的责任，本来我就应该做这个事情。你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你又向谁去报功？向谁去领功呢？你去向人家报功，这好像不是应该自己做的。好像有的中国人就这麽说：「我这一生，也没有偷过人的东西，也没有杀过人，也没有做坏事，我怎麽还不好呢？」好像他的责任，就是应该去偷，现在他没有偷，就自己好愤愤不平了；好像他的责任，就应该去杀人，那麽现在没有杀，他觉得自己不够本了似的；他没有做过坏事，好像他的责任，就应该做坏事似的。所以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度众生而无度众生之相，这是「当度众生，灭除度相」。

回无为心，向涅盘路：回小乘的无为心，而向大乘涅盘的道路。名救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这个名字，就叫救护一切的众生，而要离开众生相。我救度一切众生，这是我的本分，要离开救度众生的相；不是说，我救众生了，这回我的功德可不小了，我有了大功德了！不要存这个心。我的责任，就是应该教化众生，就是应该度众生的，不要以为度了众生，就有了功德。那麽说度众生没有功德吗？有功德。但是你不要存一个功德心，过去就过去了，不要存有一个度众生的心。这不是叫你不度众生，是叫你不存这个度众生相，没有这个相。

J2不坏回向

坏其可坏，远离诸离，名不坏回向。

坏其可坏：不应该要的，都应该不要了，就坏了它。什麽是不应该要的？讲来讲去，都是这个东西：业障。业是不可以要的，无明是不可以要的，烦恼是不可以要的，都要坏了它，不要它！远离诸离：远离那你应该离开的东西。「远离诸离」、「坏其可坏」，就是你不应该犯的毛病——譬如贪、瞋、痴，这都是修道的人不应该要的，你应该把它坏了；贪、瞋、痴也是我们应该远离的，要把它离开。总而言之，一切的善法应该保存它，一切的恶法都应该破坏它、远离它。名不坏回向：所以这个就叫「不坏回向」。不坏什麽呢？不坏你本有的善根，不坏你自己本有的觉性；要把那个坏的坏了它，不坏的要保存着。

J3等佛回向

本觉湛然，觉齐佛觉，名等一切佛回向。

本觉湛然：我们自己这个如来藏性是我们本来的觉，我们这个如来藏性清净了。觉齐佛觉：我们这个觉悟的心和佛是一样了，和佛齐了，就等於佛的觉悟一样。名等一切佛回向：这个名字叫「等一切佛回向」，就和一切佛的觉一样的。

J4至处回向

精真发明，地如佛地，名至一切处回向。

在前边这个回向，精真发明，地如佛地：自己的因地精真既已开发明了，就将要到佛的地位上。名至一切处回向：这个名字就叫「至一切处回向」。

J5无尽回向

世界如来，互相涉入，得无罣碍，名无尽功德藏回向。

世界如来，互相涉入：这个「世界」和「如来」互相涉入，世界也就是如来的本体，如来的本体也就是世界。这种的神通妙用，互相涉入，得无罣碍：一点罣碍、一点造作也没有了。名无尽功德藏回向：这个名字就叫「无尽功德藏回向」。「无尽」，就是没有穷尽。什麽没有穷尽？这功德藏没有穷尽。

卍　　卍　　卍

我们上一堂课谈到达摩祖师。当初达摩祖师到中国，因为他说的是印度话，中国人都不懂。那时候中国人很坏，怎麽坏呢？专门排外，见到印度人来了，就叫印度人摩罗刹，这摩罗刹是很不恭敬的一种俗话，言其很粗野的。那麽中国人看见达摩祖师来了，就叫他摩罗刹。也没有人和他讲话，即使有人和他讲话，也不太懂，所以达摩祖师到各处也没有人理他，没有人跟他学佛法。没有人跟他学佛法，後来他就跑到洛阳熊耳山那儿面壁去了；这也就因为方言不同，他没有什麽人缘。

现在说说达摩祖师和梁武帝。本来达摩祖师想救梁武帝来着，但是梁武帝因为业障太重，所以达摩祖师虽然是西来的——印度来的第一代祖师，可是梁武帝是当面错过。中国人说：「对面不认观世音」，那麽这梁武帝「对面不识西来意」，不认识西来的祖师。达摩祖师为什麽要救他呢？因为达摩祖师知道梁武帝有一种灾难，达摩就想使令他觉悟，或者出家修行，或者把皇帝让给旁人做，他就可以免去饿死的这种灾难。

梁武帝非常相信佛法，在他那个时候，中国的佛教是很兴盛的；他到处造庙，以他皇帝的力量提倡佛法，所以当时的人民都相信佛。可是他在过去生中造的业也很重的。在过去生，这梁武帝是一个出家的比丘，在山上修行。有一只猴子，就天天偷他所种的东西吃；他树上所有的水果，好像桃子、苹果之类的，这猴子都来偷着吃。他种的东西，被猴子给吃得没有剩多少，所以他就把这猴子圈到一个山洞里头，用石头把洞门挡上了。他本来预备挡几天，再把牠放出来，不准牠再偷东西吃。殊不知他把这猴子堵到洞里头，就忘了，把这猴子饿死在洞里头。

所以他今生做了皇帝，这猴子就托生做了侯景。这侯景以後带着兵去把南京攻下来，将梁武帝圈到台城里头，所有吃的东西都给拿走，也把梁武帝就饿死在那个地方。这是受他饿死猴子，今生这猴子也把他饿死的果报。

本来达摩祖师看他造这麼多的功德，可以将功折罪，但是也要有一种因缘，所以达摩祖师对他讲话也就不客气。梁武帝一想：自己是个大皇帝，你一个穷和尚来到我的国家，对我讲话还这麼样子不客气！所以梁武帝对达摩祖师也就疏远了。达摩祖师虽然想要救他，但是他自己不向达摩祖师求，所以达摩祖师也就走了，不管他。结果，梁武帝果然被侯景带着一些个人马，把他饿死到台城里头。这是有这麼一个原因。

J6平等回向

於同佛地，地中各各生清净因。依因发辉，取涅盘道，名随顺平等善根回向。

前边这个无尽功德藏回向，说这一位菩萨，他於同佛地，地中各各生清净因：在佛的地位中，每一地都生清净无染的这种因。依因发辉：依照这种清净因，又发出来一种光辉。於是，就取涅盘道：取这个不生不灭的这种道果。名随顺平等善根回向：这个就叫「随顺平等善根回向」，能恒顺众生，又能平等而度脱一切众生，令这一切的善根都没有不平等的。

J7等观回向

真根既成，十方众生皆我本性；性圆成就，不失众生，名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

真根既成：在这种真正的善根成就了之後，十方众生皆我本性：所有十方的众生，都是我自己本性，和这个菩萨都合成一个了。所以为什麼菩萨要度众生而无度众生之相呢？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菩萨和佛看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本体，都和他一样的。所以他度众生，也并不是度众生，就是度自己。

性圆成就，不失众生：这种性光圆满成就了，和众生都成一个，所以也没有众生失掉了。名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这个名字就叫「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以平等观察一切众生的回向。这是往外边说，一切众生都是他本性；若往自己里边说，在我们每一个人自身里边，就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现在的科学都知道，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红血球、白血球，有很多的微生物在身上。你要是打开你的佛眼，你看每一个人身上那个众生不知有多少？那种微生物数不过来那麼多！甚至於你这出一口气，就有很多众生出去，去托生，又做众生去了；你往回吸一口气，很多很多众生都又被你吃了。所以说是吃肉不吃肉，这很难讲的；要是你有杀心，你无形中就是呼吸气，这都杀众生的。这往微细处讲，那简直是无穷无尽的。

那麼在你本身这些个众生，你若没修行，它就是众生；你若修行，它都变成本有的佛性，都返本还原了。你一返本还原了，你身上这一些个众生——这些微生物，也都返本还原了。所以这有外边的众生、里边的众生，你修行有功夫了，外边众生和你合成一个了，里边众生也和你没有分别了；所以这个「众生」太多了！

J8真如回向

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唯即与离，二无所着，名真如相回向。

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就在这一切法上，也要离这个法相。唯即与离，二无所着：唯这个「即一切法，离一切相」这两种都不要有所着住，名真如相回向：这个名字就叫「真如相回向」。

J9解脱回向

真得所如，十方无碍，名无缚解脱回向。

真得所如：怎麼叫「真如」呢？就是「真得所如」，真得着这个所如了。「真」，就是一切真的；「如」，就是一个理——如如理。如如智契如如理，这叫「真如」。这个如如智和如如理都得到真的了，所以十方无碍：这时候，你就是游历十方诸佛国土，无障无碍，一点隔碍也没有了。名无缚解脱回向：这个名字就叫「无缚解脱回向」。「缚」，就是绑上了。没有缚，就是得到自由了；得到自由，也就是解脱了。

J10无量回向

性德圆成，法界量灭，名法界无量回向。

性德圆成，法界量灭：在你性德没有圆成，和法界没有合成一体的时候，你这不是法界量。那麼你已经性德圆成，和法界合成一起了，你还有一个法界量；有一个数量，这还不是究竟。现在这法界的量都灭了，没有了，根本法界都空了，名法界无量回向：这叫法界也没有量的回向。

I7四加四位（分二）

J1结前起後　J2别明四位

今J1

阿难！是善男子，尽是清净四十一心，次成四种妙圆加行。

阿难哪！是善男子：前边这个修行菩萨道的人。尽是清净四十一心：都得到这个清净的「四十一心」。由前边那乾慧地——这是乾慧初心，又叫「金刚初心」，是金刚心一个开始；加上「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这四十个位置的四十个心，这叫「四十一心」。次成四种妙圆加行：在这四十一心的位置後边，又有四种妙圆加行位；这四个位也就是「煖、顶、忍、世第一」。

J2别明四位（分四）
K1煖地一位　K2顶地一位　K3忍地一位　K4世第一位
今K1
即以佛觉用为己心，若出未出，犹如钻火，欲然其木，名为煖地。

现在所讲的这一段文，就是四加行位的第一位「煖位」。怎麽叫煖位呢？就好像钻木取火一个样，将要出火还没有出火，所以它就煖了，这个名字叫「煖地」。

即以佛觉，用为己心，若出未出：就以佛的这种的觉悟，和自己所觉悟的是一样的。那麽「若出未出」，就是言其觉悟的这个心，将要觉悟，而还没有真正的觉悟。犹如钻火：就好像什麽呢？就好像钻木取火一样，那火若出来了，那就是出了，就是开悟了。那麽欲然其木：将将地钻木钻得正热了。这个木正要烧着这个时候，这就有一种煖意，这个时候名为煖地：这就叫「煖地」。在前边四十一心，加上这一个位子，这是四十二个位子。
K2顶地一位
又以己心，成佛所履，若依非依，如登高山，身入虚空，下有微碍，名为顶地。

前边钻木取火，是个煖地。现在又以己心，成佛所履：以自己这个心，成就佛的行履，和佛所行履的是一样。前边以佛觉用为己心，像钻木取火似的；现在是用自己这个心，成佛行履。若依非依：好像有所依靠，有这一个因依着似的，但又无所依靠。又有一个比喻，比喻什麽呢？在这个位子上，就如登高山，身入虚空，下有微碍：就好像一个人上高山一样，到山的上边，身犹如在虚空里一样，因为它高了。脚下边着着山，还有很少的隔碍，还没有腾身虚空，名为顶地：这是个顶位。「顶」，就好像到山顶上一样。到山顶上，自己身入虚空，但是脚还是在地面站着，所以这叫「顶地」。
K3忍地一位
心佛二同，善得中道，如忍事人，非怀非出，名为忍地。

心佛二同：这心也就是佛，佛也就是心。这虽然说是两个，可是合而为一了。即心即佛，就是这个心也就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心佛一如，合成一个了，这叫心佛二同。善得中道：这时候真正得到中道的理体了。

得到中道了，如忍事人：就好像人有什麽事要忍着。非怀非出：想要自己把它怀而不露也不可以，要叫它露出去还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忍可於心，想要把它存在心里，又要把它放出去；想要放出，又要存到心里。就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是放出去好，是存到心里好。名为忍地：这叫一个「忍地」，放出去又不舍得，想不放又想要放，所以这个时候要有一种忍耐性。
K4世第一位
数量销灭，迷觉中道，二无所目，名世第一地。

数量销灭：前边不说那个法界的数量没有了？现在这是任何的数量都没有了。任何的数量都没有了，这是什麽呢？就等於「零」了——就是那个○字，没有数量的。变成那个了，所以迷觉中道，二无所目：迷、觉和这个中道，都没有名目了，什麽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就是圆陀陀，光灼灼。那个圆又圆的，圆陀陀；光灼灼，那个光比任何都光。没有名目可说了，因为等於○了嘛！那个○字就没有什麽可讲的了。什麽都没有了，这就叫○。可是那个○里边和外边的东西，都在○里头包着。○是一切的母体，一切的母亲，但是它可没有一个母亲的名，什麽都没有了。所以讲《楞严经》，你在这个地方——就我现在讲这个意思，你若明白了，那就是开悟了。

这个迷、觉和中道「二无所目」。这个迷中道和觉中道，迷和觉这两种，也没有迷，也没有觉了。为什麽没有迷？他不迷了。为什麽没有觉了？他已经觉了，还觉什麽？所以没有迷，也没有觉了；觉也没有了，迷也没有了，这还是那个○字。那个○，英文是个o字，中文就叫零字。这一些山河大地、森罗万象，所有一切一切都由○这儿生出来的。现在也没有名目了，但是没有名目，还要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什麽呢？名世第一地：就叫「世第一」。这世界第一了，再也没有第二了，这是世界第一位。
I8十地十位（分十）
J1欢喜地　J2离垢地　J3发光地　J4焰慧地　J5难胜地
J6现前地　J7远行地　J8不动地　J9善慧地　J10法云地
今J1
阿难！是善男子，於大菩提善得通达，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名欢喜地。

阿难！是善男子：哪个善男子？就是前边得到「世第一」这个菩萨。於大菩提善得通达：於这个大觉的道，他善得通达——根本也无所谓通达不通达，不过这个文法上说「善得通达」了。觉通如来：觉也就是如来，如来也就是觉。觉如来所觉，如来也就是觉到这个，才能成如来。觉到哪一个？就是这个○字。你们记得！这个○字，这是什麽也没有了，你不要再着到这个○上了！什麽也没有，这就是一个真空。尽佛境界：这就是真空里头，又现出妙有来了。什麽妙有呢？这是欢喜的妙有。说：「哦，原来如此啊！」这时候生出一种欢喜了：「以前我不明白，现在我可懂了！」喔，欢喜得不得了！名欢喜地：所以第一个地叫「欢喜地」。
J2离垢地
异性入同，同性亦灭，名离垢地。

可是前边这个欢喜地，他还有个欢喜；有个欢喜，那还有一个「同」，虽然没有名目，他有同。所以这个叫异性入同：合成一个了。「异性入同」，这就是这个无明，「理」和「事」虽然

合成一个了，但是还有个「同」的存在。现在到第二地，第二地的菩萨就叫「离垢地」，就离开那个无明了，离开那种染污法。本来就没有多少，这已经和佛的觉性相同了；虽然觉性相同了，还有一点执着，还有一点尘垢。那麼现在同性亦灭：连这个和佛相同的同性也都没有了，这是返本还原到那个如来藏性上。如来藏性是大光明藏，就一个大光明藏，没有什麼名相的。所以这第二地，名离垢地：就叫「离垢地」，离开这个尘垢。你就欢喜，这都是一种尘垢；你有所欢喜，就还有一种情感。所以这第二地，把这一切的尘垢都离开了，把这个微细的无明也都减少了。但是现在到第二地，无明也没有断尽，只能离开这个垢。

J3发光地

净极明生，名发光地。

这十地的菩萨，初地菩萨就不知道二地菩萨的境界，二地就不知道三地。现在讲到三地的菩萨，净极明生，名发光地：「净极」这个「净」，就是清净了。前边那个离垢地，它有个「离」字，那还是有垢的；再要「离垢」那个「离」字也没有了，这才是真正清净了。好像我们扫地，预备把地扫乾净了；那麼乾净，你要把扫把放到一边去，这才是真正乾净了；扫就预备清洁，你要是总在那儿扫，那没清洁的。所以，把「离垢」那个「离」都要离了、都没有了，这是清净了。清净到极点就发光了，这就明生了，所以第三地的名字就叫「发光地」——真清净到极点，一尘不染了，它发光了。

J4焰慧地

明极觉满，名焰慧地。

明极觉满，名焰慧地：光明到极点，觉性也圆满了，这个名字，就叫「焰慧地」。这个「焰」，就好像一个火炬。火炬也并不是真火炬，是比方这个智慧就好像火炬那样。这焰慧地是第四地。

J5难胜地

一切同异所不能至，名难胜地。

一切同异所不能至：焰慧地之後，这不单一种的「同、异」，是一切一切的「同、异」，同和不同都不能形容了，同和不同的名称根本就都没有了。那麼这叫一个什麼呢？名难胜地：这叫「难胜地」。「难胜」，就是没有什麼可以再能胜过他了。不能胜过这个地位，就是超过以前那几地了。第五地的菩萨这个名位（这个位置），叫「难胜地」。

那麼是不是就一个菩萨处到这个难胜地呢？不错，是一个菩萨。但这一个菩萨，不是一个菩萨。说：「怎麼又是一个菩萨，又不是一个菩萨？」佛法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一个菩萨处到这个地位上，和他同类的所有百千万亿菩萨，都是处到这种的地位上——就是到这种程度上，到这个学位上。就说一个比方，你得到一个博士位，这得到一个博士位，是不是就一个人得到？不错，是一个人得到。我得到了，但是你也得到了，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每一个人得到这个位置，都叫博士。

那麼有多少数目呢？也有百千万亿这麼多，不是单单一个人。所以方才我说，这个菩萨也可以说是一个菩萨，一个菩萨他得到五地的这种的程度上了。那麼不单他一个菩萨到这个程度，有百千万亿那麼多的菩萨都到这种程度上了，所以这不知道有多少！每一地的菩萨，恐怕比恒河沙数都多。

J6现前地

无为真如，性净明露，名现前地。

无为真如：这个「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个「真如」，就是那个如来藏性，也就是一真法界。这个无为的真如，一切都如了，一切都真了；这真如，没有不真的，也没有不如的。真如性净明露：性也清净到极点，这光明也发露了，这是第六地。第六地这个名字叫什麼呢？名现前地：因为他这个明露出来了，所以他的名字叫「现前地」。

J7远行地

尽真如际，名远行地。

尽真如际：这个真如也没有个际，也没有个尽，怎麼会尽真如际？这也是形容，说真如本来没有边际的，又怎麼可以尽呢？没有尽的。所以经上说「尽真如际」，就是好像虚空本来就没有的，说「虚空粉碎了」，虚空都没有个体相，它怎麼会粉碎呢？所以这是个形容。而真如也没有一个边际啊！真如包括十法界，一切的众生都在真如里头包括着，它怎麼会有个边际呢？那麼十法界之外，又是个什麼地方呢？根本就没有了！所以说「尽真如际」，名远行地：这个行得太远了，跑得太远了，跑多远呢？谁能知道多远？总而言之，叫「远行地」——跑得太远了，就是普通人到不了，唯有七地菩萨才能到这远行地上。

J8不动地

一真如心，名不动地。

这一真法界，一真如心，名不动地：你这个心就是个真如，真如也就是个心。好像前边说佛就是心，心就是佛；这个真如也就是心，心也就是佛，真如和心没有分别了。那麼真如没有边际，你这个心也没有边际了。心也没有边际，那麼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什麼地方也没有去，所以这叫「不动地」——不动道场周遍法界，这是第八地。

J9善慧地

发真如用，名善慧地。阿难！是诸菩萨，从此已往，修习毕功，功德圆满，亦目此地名修习位

。

在第八地，这个真如和心变成一个，名字又叫不动。那麼不动呢，如果总也不动，那就没有用了。可是现在这个真如，就发生用了。发真如用：真如是什麼用呢？有什麼用呢？啊，真如这个用可就大了！这是个大用，不是个小用。小用，单单是有一种的用处；大用，是你怎麼用都可以——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常随缘是常不变，常不变又常随缘。名善慧地：因为这样子，有这种的用，这是一种智慧的作用，所以第九地这个地叫「善慧地」，这是一种最真实的智慧了。

阿难哪！你要明白啊，是诸菩萨：这一切的菩萨，前边从乾慧地那个金刚初心到此地，这是五十四个位子。那麼这一些个菩萨从此已往，修习毕功，功德圆满：从这个地位再向前去修，他修行已经完毕，无功用道了，不必用什麼功，这已经毕业，功德圆满了。什麼毕业了呢？学佛就要毕业了，就要成佛了，功德圆满了。亦目此地名修习位：也给这个地起个名字，把以前这所有的位置叫「修习位」，就是修习的位置，修行的位置。

J10法云地

慈阴妙云，覆涅盘海，名法云地。

慈阴妙云：这个「慈」和「妙」，都是属於法；而这个「阴」、「云」，就属於覆，荫盖的意思。「慈阴」这个「阴」，应该是有草字头那个荫。这个慈悲普遍来荫护一切众生，这种「妙云」是微妙的这种云。覆涅盘海：遮盖着涅盘海。「涅盘海」这种的形容，也就因为一切佛、一切的菩萨都在这个涅盘海里而产生出来。名法云地：所以这个第十地，它的名字就叫「法云地」。因为慈和妙都属於法，这个荫和云都属於覆，荫护一切众生，就是保护着一切众生，所以叫法云地。

I9等觉一位（分二）

J1正明本位　J2出所得慧

今J1

如来逆流，如是菩萨顺行而至，觉际入交，名为等觉。

如来逆流，如是菩萨顺行而至：怎麼叫如来逆流呢？因为如来已经成佛，又逆流而出。这个菩萨，怎麼叫顺流呢？佛已经到佛的果位上了，再向菩萨这条路上来，来做什麼呢？来迎接这个菩萨，这叫逆流。菩萨顺流而至，菩萨因为由凡夫到阿罗汉、到菩萨，还没有到佛的境界上，没有到佛的果位上，所以这叫顺流而行，就向佛这个觉位上走。那麼在这儿，正和佛来碰头，这叫觉际入交：佛的觉和菩萨这个觉，这两种觉交接到一起。名为等觉：所以这个名字叫「等觉」，就等於佛，和佛平等了，但还不是妙觉，只可等於佛。在这个时候，这个菩萨还有一分生相无明没有破，所以这个无明最不容易破的。你把这一分的生相无明一破了，这时候就成佛了。

所以说，一般人说他就是佛，他从什麼地方到佛那个地方去的？从哪一条路走的？初地，他连名字都不知道；二地，连那个道路也没有见过；三地，也不知道怎麼样子去。怎麼到佛那个地方的？说他坐飞机去的，那若坐火箭比飞机更快！所以这种的人恐怕永远都到不了佛那个地方去。为什麼？他没有到就说他到了，你说这是真话、是假话？也没有修行，在佛教一点什麼事情没有做，就成佛了？这可太容易了！我在佛教里行了这麼多年，我还没成佛呢！这或者是一个原子时代，用科学的方法去的，所以他这麼快就成佛了！

J2出所得慧

阿难！从乾慧心至等觉已，是觉始获金刚心中初乾慧地。

阿难！从乾慧心至等觉已：前边乾慧地又叫乾慧心，又叫金刚初心。从前边乾慧地，到等觉菩萨位的这个地方。是觉始获金刚心中初乾慧地：这个觉，才获得这一个金刚後心的初乾慧地。前边那个乾慧地，是欲爱乾枯，还没有和如来法水相接，所以叫乾慧地，又叫金刚初心。那麼这个乾慧地，它没和如来这个妙庄严海相接，所以这也叫一个乾慧地，又是金刚後心；这是最後的一步了！

I10妙觉一位

如是重重，单复十二，方尽妙觉，成无上道。

如是重重：像前边这个重重。怎麼叫「重重」呢？就是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信有十个位置、十住有十个位置、十行又有十个位置、十回向又有十个位置、十地又有十个位置；再加「四加行」——「煖、顶、忍、世第一」，这统统是五十四个；再加「等觉」，就五十五个。有的说，加这个「乾慧地和等觉」，这是一个的。

在这重重，又有单复十二：什麼叫「单」呢？单，就是乾、煖、顶、忍、世、等、妙，这是七个位子。乾，就是乾慧地；煖，就是煖位；顶，就是顶位；忍，是忍位；世第一，这世第一位；又有等觉、妙觉，这合起来是七个；这七个位置都是单的。又有五个重的，即复的，五个复的是什麼呢？就是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五个位置，每一个位置都有十个，这就是重复了，所以这叫「复」。那麼合起来，这就十二，所以才说「单复十二」。方尽妙觉：才完成了「妙觉」这条路子，成了「妙觉」这个果体。成无上道：这时候，佛道才成就了。

H2结显清净修法

是种种地，皆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深喻。奢摩他中，用诸如来毗婆舍那清净修证，渐次深入。

是种种地：由前边金刚初心的乾慧地，到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四加行，这都叫「种种地」。皆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深喻：这都用金刚心来修行、观察如幻十种深喻。「如幻」，就是你说它真，又不是真的；你说它假，又不是假的。前边我讲过，要怎麽样呢？「修行空华万行」，这是如幻；「宴坐水月道场」，这也是如幻；「降服镜里魔军」，这也是如幻；「大做梦中佛事」，这也是如幻。以上都「如幻」。

「十种深喻」，这十种深喻是什麽呢？

（一）观一切业如幻：你看这一切的业障，都是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的。

（二）观一切法如焰：这一切的法，你应该看得好像阳焰。什麽叫阳焰呢？就是在春天，你远远的看，有的地上好像冒烟似的，到近边又什麽也没有，这就叫阳焰。

（三）观一切身如水月：你看自己这个身，好像水中的月。

（四）观妙色如空花：你看一切的妙色，好像空花似的。

（五）观妙音如谷响：一切的妙音，就好像山谷的回音，如谷音。

（六）观诸佛国土如乾闼婆城：诸佛国土本来应该是真的，但是你应该看它像乾闼婆城。我们前边曾经讲过，天龙八部有乾闼婆，是天上一个乐神。

（七）观佛事如梦：所有的佛事，也都好像做梦似的。

（八）观佛身如影：佛的身，也应该看他像影子似的。

（九）观报身如像：你这个报身，就好像一个偶像似的。

（十）观法身如化：法身也是一个幻化的，都不要看它是真的。

这一些个如幻的境，不可取，也不可舍；你不可以把它拿来，也不可以把它舍掉。因为一切都是空的，你不要看成实有的。这十种的深喻什麽意思呢？就是叫你不要执着一切，一切一切都要放下。你看得破，放得下，就得到自在。

奢摩他中：「奢摩他」本来是止观，不过在这儿是说以上十种如幻等观，乃是以不生灭性，修不生灭的定。在修这个法门中，用诸如来毗婆舍那清净修证，渐次深入：用一切佛的微密观照，去清净修证，一点一点地就往前进。

H3推重初心劝进

阿难！如是皆以三增进故，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

阿难哪！如是皆以三增进故：像以上所说，因为都用这三种的增进的缘故。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善能成就什麽呢？成就这「五十五位真菩提路」。这五十五位，就是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和等觉，再加上煖、顶、忍、世第一，这是五十五个位置。

H4判决邪正令辨

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作是观者：你能以看三界如空花，一切的佛事如梦如幻，依照这三种的增进去修行；三种的增进，前边已经讲过，不知你们记不记得？（一）就是要「除其助因」、（二）就要「刳其正性」、（三）要「违其现业」，能照这样去修行，经过这五十五个位置，用金刚心的观察，微密观照。你能以作这样的观的话，名为正观：这就是正当的修行，修行这个不生灭法。若他观者：你要是不修这种的法门，不照这样去观察、去观照，而修那个生灭法，那就是名为邪观：那叫邪观，那叫邪修行。这个呢，你依照这个法门去修行，这是正修行。

D2通示全经名目（分二）

E1文殊请问经名　E2如来备说五名

今E1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当何名是经？我及众生云何奉持？

讲到这个地方，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文殊师利菩萨在大众中就站起来。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向佛顶礼，对佛说了。当何名是经：应该给这部经起个什麽名字呢？我及众生云何奉持：我们现在的大众和将来的众生，怎麽样来依教奉行，修行这个法门呢？

E2如来备说五名（分六）

F1境智　F2机益　F3性修　F4要妙　F5因果　F6总答

今F1

佛告文殊师利：是经名大佛顶，悉怛多般怛罗，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

佛告文殊师利：文殊师利菩萨请问这部经的名字，佛就告诉文殊师利法王子，是经名大佛顶：这部经的名字，就叫「大佛顶」，这就是佛的无见顶相上边有放光如来，这叫「大佛顶」。悉怛多般怛罗：这是一个「大白伞盖」。无上宝印：没有再比它尊贵的了，这叫「无上」。「宝印」，这是法王、佛的一个宝印。这是这部经第一个名字，就是表示这〈楞严咒〉的最无上、最高了。若是有人念〈楞严咒〉，就和佩带法王的宝印一样，就和得到佛给你一个宝印那麽样。这部经，也就是十方如来清净海眼：「十方如来」，就是十方佛。「清净海眼」，就是清净智慧的一个眼；这个「眼」，也就表示是一个智慧。

F2机益

亦名救护亲因，度脱阿难，及此会中性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知海。

亦名：这个经，又有一个名字，就叫救护亲因，度脱阿难：救护佛的亲戚，因为阿难是佛的堂

弟，所以这叫「亲因」。来救度阿难脱离摩登伽女这种的难。及此会中性比丘尼：和现在在这个会中的「性比丘尼」，这就是摩登伽女，摩登伽女现在已经证到四果阿罗汉了。得菩提心，入遍知海：他们两个人都得到这个觉悟的心了，得入正遍知这个海。知道心生万法，所以叫「正知」；知道万法唯心，就是「遍知」。「入遍知海」，也就是入正遍知海；这是另一个名字。

F3性修

亦名如来密因，修证了义。

亦名：也有个名字，叫如来密因，修证了义：如来最秘密的这一种法门，修行证果最彻底的一种道理；这又是一个名字。

F4要妙

亦名大方广妙莲华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

亦名：又有一个名字叫什麽呢？叫大方广妙莲华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大方广」这是个法，这种法是最大的，又通达十方，而广大无边的。「妙莲华」，这部《楞严经》，就比方一个妙莲华王，这个〈楞严咒〉，也就是「佛母陀罗尼咒」。所有十方的诸佛都是从〈楞严咒〉里生出来的，所以说「十方佛母陀罗尼咒」。「陀罗尼」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就叫「总持」。「总」，就是总一切法；「持」，是持无量义。又是总持身、口、意三业不犯。你身不犯杀、盗、淫，意也不犯贪、瞋、痴，口也不犯绮语、妄言、恶口、两舌。这十恶都不犯，这叫总持身口意三业清净。持无量诸佛的法门，这也叫「总持」。

F5因果

亦名灌顶章句，诸菩萨万行，首楞严。

亦名：也有一个名字，叫什麽名字呢？叫灌顶章句：「灌顶章句」就是灌顶咒。你一诵这〈楞严咒〉，就能令你很快业障就消灭了；业障消灭，很快就得到一种智慧了。所以前边阿难才说那个偈颂：「妙湛总持不动尊，首楞严王世希有。」他赞：「销我亿劫颠倒想」，这个〈楞严咒〉，可以给你默默中灌顶，就销你无量劫的颠倒想。「不历僧只获法身」，不需要经过三大阿僧只劫这麽长远的时间，就得到法身了。所以这叫「灌顶章句」。诸菩萨万行：就是所有一切菩萨万种的行门。所有菩萨一切行门，都包括在这部经典里面了。首楞严：这是第一的坚固的法。

F6总答

汝当奉持。

汝当奉持：阿难哪！你应该依这个法修行。

C3当机获益（分三）

D1叙述所闻　D2顿悟禅那　D3渐证二果

今D1

说是语已，即时阿难及诸大众，得蒙如来开示密印，般怛罗义，兼闻此经了义名目。

说是语已：佛说这部经的名字之後，即时阿难及诸大众：即刻这阿难和在会的一切大众。得蒙如来开示密印，般怛罗义：都一同蒙受如来开示秘密的这种印，这个大白伞盖的妙义。兼闻此经了义名目：并兼听见这部经最彻底、最究竟、最了义的这些个名目，这部经的名字。

D2顿悟禅那

顿悟禅那修进圣位增上妙理，心虑虚凝。

顿悟禅那：「禅那」是印度语，翻到中文叫「思惟修」。「顿悟」就是开悟了。怎麽叫「顿悟」呢？顿悟是很快地就开悟了，即刻就开悟了，very quickly。修进圣位：修行向圣人的果位，也就是佛位。增上妙理，心虑虚凝：「妙理」，也就是智慧；「虚凝」，就空空洞洞的。他们每一个人的智慧都增加了，心里的思虑也都没有了，言其几几乎就到如来藏性的本体上了！

D3渐证二果

断除三界修心六品微细烦恼。

这时候，阿难也证得二果了。断除三界修心六品微细烦恼：断除欲界、色界、无色界这八十八品的见惑，又断除欲界的前六品烦恼（思惑）。这个「微细烦恼」，就是不容易察觉的，很微细很微细的。这种烦恼，在你自性里头不容易觉察到的，但是阿难尊者现在把这个烦恼也都断了。

B2助道别详护定要法（分二）

C1谈七趣劝离以警淹留　C2辨五魔令识以护堕落　C1分二

D1阿难请问　D2如来详答　D1分三

E1谢前述益　E2总问诸趣　E3别详地狱

今E1

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慈音无遮，善开众生微细沉惑，令我今日身心快然，得大饶益。

即从座起：阿难当时，就从座起来。他因为听见佛所说的法，断除了微细的烦恼，所以就从座起来，顶礼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大威德世尊：佛有大威德，能折伏众生。怎麽叫折伏呢？本来众生很刚强的，什麽也不相信—

—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不信报应，什麽也都不信的。那麽佛能以善巧方便，用一种的威德来教化众生。「威」，就是有威可畏，令众生折伏。「德」，就是摄受。这折、摄二门，也就是折伏法、摄受法。折伏，就是折伏刚强的众生；摄受，摄受这一种信受的众生，即信佛的，就是这种不刚强的众生。不刚强的众生，佛就用摄受的法门，就好像磁石吸铁，这儿有磁石，那个铁自然就吸来了，摄受就是这种的意思。所以有德，就可以摄受一切的众生；有威，就可以折伏一切众生。

慈音无遮：世尊这个慈悲的音声没有限量，没有遮限的，这麽样子，就是普度。佛的慈音普遍而没有限量的，善开众生微细沈惑：善自开化一切众生的微细沈惑。本来众生对於这个微细的沈惑不明白，那麽佛这麽给指出来。令我今日身心快然，得大饶益：使令我阿难今天身也觉得快乐，心也觉得快乐，说不出那麽快乐了，得着我生平没有的这种大益处。

E2总问诸趣

世尊！若此妙明真净妙心本来遍圆，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蜎动含灵，本元真如即是如来成佛真体。佛体真实，云何复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等道？世尊！此道为复本来自有？为是众生妄习生起？

世尊！若此妙明真净妙心本来遍圆：「妙明」，就是这个真心。「真净妙心」，也就是这个心。世尊！要是这个妙明的真心，本来它是周遍法界的，是圆满而无欠无余的。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蜎动含灵：像这个样子，乃至於不单人，还有一切的草木。「草木」就是无情的一种的众生。「蜎」，就好像虫子；「动」，这个会动，但不动得太多；「蜎动」，言其最微细的这个生命。「含灵」，也是最小的这种动物，牠没有多大的灵性，少少的。本元真如即是如来成佛真体：那麽不单人，乃至大地草木，蜎动含灵都是本元真如，都具足如来成佛的真体。

佛体真实：这个佛的本体是真实的。云何复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天等道：怎麽说又有这个「地狱」、又有「饿鬼」、又有「畜生」、又有「修罗」、又有「人」、又有「天」这麽多的六道轮回？世尊！此道为复本来自有，为是众生妄习生起：世尊！这一些个六道轮回，是它本来就有的呢？还是众生这种妄习生起来的呢？我很不明白这个道理。

E3别详地狱

世尊！如宝莲香比丘尼，持菩萨戒，私行淫欲。妄言行淫非杀非偷，无有业报。发是语已，先於女根生大猛火，後於节节猛火烧然，堕无间狱。琉璃大王、善星比丘，琉璃为诛瞿昙族姓，善星妄说一切法空，生身陷入阿鼻地狱。

此诸地狱为有定处？为复自然？彼彼发业，各各私受。惟垂大慈，开发童蒙，令诸一切持戒众生，闻决定义，欢喜顶戴，谨洁无犯。

我为什麽问地狱、饿鬼这个道理，为什麽我不明白呢？世尊！如宝莲香比丘尼，持菩萨戒，私行淫欲：因为，世尊！好像这个宝莲香比丘尼，她受过菩萨戒的。可是她不守菩萨戒，她自己还偷偷摸摸地去行淫欲，这是故意去行淫欲。你猜她怎麽说啊？她说得更漂亮！妄言行淫非杀非偷，无有业报：她就说假话，她对人怎麽讲呢？她说这个淫欲，这也不是杀生，也不是偷盗，这就是男女一种欲乐嘛！一种的快乐，这有什麽过错呢？这不过是佛说要戒，我认为这不需要戒的，没有关系嘛！它不是犯什麽大罪嘛！这是男女一种快乐的行为，有什麽罪过？她这麽样讲，自己讲得满天理直气壮，觉得很有道理。她说：「没有业报！这个行淫欲，你随便！你行得越多越不要紧的。」她是一个比丘尼，提倡淫欲！

发是语已：这话说完了之後，你说怎麽样啊？哈，不要紧吗？先於女根生大猛火：就在这个女根——这女根，不要怎麽样详细讲，大家也明白了。男根、女根哪！就在那个女根生大猛火，就着了火了。啊，你说厉害不厉害？相信这个时候，烧得她呱呱叫的，烧得她大哭大叫的。这时候，又不说没有罪过了。

後於节节：那麽女根生大猛火了以後，你说怎麽样啊？每一个骨节都生猛火了！因为男女淫欲那个时候，觉得这周身骨节都松懈了，以为是快乐。其实，那就是拼命挣死呢！就想要快点死、快点死，就怕死得慢！那时候，男的女的都不要命了，就快点死的好。所以，这就是往地狱里钻、往地狱里拱呢！她节节都着了火，因为淫欲就是属火的，你淫欲心大了，就会有一种火，慾火、慾火嘛！猛火烧然：猛火着得消防队、救火车也都没有办法了！为什麽？她这个火是从她自己的慾太重而起的，所以消防员、防火车，多少水龙也救不了这个火了！

救不了了，怎麽样啊？没有第二条路走，堕无间狱：就堕无间地狱了。这个无间地狱，时候也没有间；身在地狱里头，一人也满，多人也满，也没有空间。一受这无间地狱，不知道经过多少个大劫，所以这时间和空间都没有间，罪苦也无间、生死也无间。

她堕地狱以後，你猜她怎麽样啊？每一天在骨节里头，都有铁嘴的鸟和铁嘴的虫子，从她这骨节里钻进去又钻出来，钻进去又钻出来。最要紧的，就是从女根那儿，钻进去又出来，钻进去又出来，令她在一钻一咬的时候，就把她咬死了！这个地狱里，有那种巧风，一吹，她又活了。那麽一日一夜万死万生，说不上死了多少次，生了多少次，死过去又活过来，死过去又活过来，就这样子！

好淫的人——我告诉你！到地狱里，有一个铜柱，这铜柱里边是用火烧的，把这个人就放在那

个铜柱顶上，这就叫「炮烙」。这个人看这铜柱，看的不是个铜柱，男的看这铜柱就是个女的，女的看见这铜柱就是个男的。那麼他看见，以为是自己在生时候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就去亲近了；因为他不认为它是铜柱，到那儿就抱上了。这一抱怎麼样？本来那个铜柱里头是火，就被这个铜柱把身上烧得皮都烙焦了。这样子，他身上痛了，往旁边一看，又有一张铁床。这铁床上头，要是男人，看那个铁床上就有女人；女人看那个铁床，就有一个男人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又往那个地方跑，跑到那个床，那铁床也是火烧红的。怎麼这样子呢？这就因为他这个淫业太重了，所以到处都受这种果报。这是在地狱受这种果报。

这宝莲香比丘尼，也就是受这种果报，生陷地狱。你看，你再讲说这个淫欲不是杀、不是偷，没有业报？这时候，她知道有业报也来不及了，所谓後悔迟了！你说，这是在佛住世的时候，比丘尼也有这样不守规矩的；不是说现在的比丘尼不守规矩，过去也有不守规矩的。

琉璃大王：你们以前在华盛顿University（大学），听过「琉璃大王灭释种」这个公案没有？现在我给大家讲一讲。这琉璃大王和释迦牟尼佛是亲戚，什麼亲戚呢？本来不是什麼真正的亲戚。这琉璃大王的父亲也是一个国的国王，就向瞿昙种族求婚，要娶一个皇后。瞿昙种族比琉璃大王他父亲这个种族是尊贵一点，就不欢喜把自己的女儿配给琉璃大王的父亲，可是又不敢拒绝他。为什麼？他有势力，如果拒绝，恐怕就惹出麻烦来。於是就用一个婢女，大约生得也很美貌，就冒充瞿昙的种族，配给琉璃大王他父亲，那麼就生了这个琉璃大王。

琉璃大王在小的时候，正有人给佛造一座庙，就设一个法堂，也设了一个法座。法座刚造好了，琉璃大王那时候是小孩子，佛都没有上去讲经说法呢，这个小孩子就先上去坐到佛的那个座位上。坐上了，佛的弟子和瞿昙这些个人就骂他：「你这一个奴婢生的小孩子，怎麼能坐到佛的座位呢？」

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子一听这些人骂他是奴婢生的，就不高兴了，就告诉一个照管他的人说：「等我将来做皇帝的时候，你要告诉我这一句话，不然到时候我会忘了！这些个释种骂我是奴婢生的小孩子，你要提醒我，我要报仇的！」果然等他做了皇帝，他这个使臣就告诉他说：「你记得不记得瞿昙种族骂你是婢女生的小孩子啊？」他说：「喔，我忘了！现在你告诉我，我想起了！赶快发兵，去把瞿昙的人给我统统都杀了，连佛也杀了！」就发兵去杀释种。

目连尊者就对释迦牟尼佛说：「这个琉璃大王，现在他要把瞿昙的种族（释迦的种族）都给杀了，我们要想法子救的！」佛当时也不出声，没有答覆他。那麼目连尊者就显了神通，他用他一个宝钵装了五百个释种，送到天上去。「放到天上，这回你一定杀不了了！」他以为他救了五百个释种。

等琉璃大王把释种杀完了之後，目连尊者就告诉释迦牟尼佛说：「我用我宝钵把释种救出来五百个，现在可以把他们放出来了！」他把钵从天上拿下来一看，这五百个释种已经都变成血水了。目连尊者就问说：「我怎麼救不了这些个释种的生命呢？这是什麼道理呢？」就问佛这种因果。

释迦牟尼佛说了，唉，你不知道啊！在因地，以前有一个地方天旱，有一个水池子里头有很多鱼，就有两个鱼王，一个鱼王叫麩，一个鱼王就叫多舌。那麼这个水池子没有水，这个地方的人也没有什麼东西吃，就把这些鱼都吃了。没有鱼吃时，这两个鱼王都钻到泥里头去，这些人看见泥在那儿动弹，於是把泥刨开，里边又有两条大鱼——就是麩和多舌。

释迦牟尼佛当时是个小孩子，这一些个释种就是那时候吃鱼的这些人。那小孩子看见这两条大鱼出来了，他拿着一条木棍，照着鱼头就打了三下。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成佛之後，头就痛了三天。那麼麩这个鱼王，现在就是琉璃大王；这个多舌，就是告诉琉璃大王说「释种骂他」的使臣。所以现在他应该灭释种，释迦牟尼佛虽然成佛了，也救不了这种的定业，这叫「定业不可转」。这个公案叫「琉璃大王灭释种」。

善星比丘：这善星比丘尽胡说八道，专门邪知邪见，他讲法不依照佛所说的法去讲，自己别开生面、独出心裁。他怎麼样别开生面？譬如佛说要戒杀，他说：「不，不需要戒杀的！为什麼你要戒杀呢？这个生生死死的众生，就是给人预备，要人吃牠的嘛！你如果不吃牠，留着牠做什麼？牠也没有什麼智慧！」他说，佛所说戒杀生的法不对。

本来这位善星比丘也是跟佛出家的，但是他反对佛所说的法，佛说这个，他就总有个问号。所以一班没有智慧的比丘，就跟着他学去了，说：「他讲这对呀！杀生有什麼罪过呢？」就好像那宝莲香比丘尼说：「淫欲有什麼罪过呢？」他说：「偷盗？那是没有，他才偷的嘛！若有，他就不偷了嘛！那你没有，如果不偷，怎麼能生活？」他也讲出个道理来。杀、盗、淫、妄、酒他都赞叹，反对佛所立的戒，所以他就胡说八道！

琉璃为诛瞿昙族姓：琉璃大王为了杀这个瞿昙族姓——就杀释种。善星妄说一切法空：善星比丘什麼他都说空的，他说：「杀人是空的，偷盗也是空的，无论什麼都没有。业无体性，你造什麼业？你把那个业拿来我看看。没有嘛！」生身陷入阿鼻地狱：这不是说等死了再下地狱，这琉璃大王、善星比丘和宝莲香比丘尼，就这麼活着，带着肉身堕地狱的。

所以阿难就问佛这种因缘。此诸地狱为有定处：这个宝莲香比丘尼、善星比丘和琉璃大王，他们都生陷地狱了。可是这个地狱是有一定的地方吗？为复自然：或者是自自然然地生出来的呢

？彼彼发业，各各私受：「彼」，就是宝莲香和善星比丘、琉璃大王。他们所造的这种业，每一个人自己受自己的果报。这是什麽道理呢？究竟这个地狱，是预先给他们预备的呢？还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呢？这个地狱从什麽地方来的呢？他们是怎麽样子自己造出这个业，受这果报？是好像人间的监狱是现成预备的，有人犯罪了，就把他放到那个监狱里呢？还是等到他造这个业，这个狱自己现出的呢？

阿难尊者自己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惟垂大慈：我希望佛大慈悲开发童蒙：我想，我阿难就像一个小孩子似的，对这个道理不懂。令诸一切持戒众生，闻决定义：叫一切持戒修行，守着戒律的这些个众生，听见佛所说的这个决定义。欢喜顶戴：这麽欢喜，又好像放到头顶上这麽恭敬地受持，谨洁无犯：修得清清净净的，很谨慎、很洁白的，不犯禁戒；这是我希望佛开示的！

D2如来详答（分四）
E1赞叹许说　E2备明诸趣　E3结妄劝离　E4判决邪正
今E1
佛告阿难：快哉此问！令诸众生不入邪见。汝今谛听！当为汝说。

佛听阿难这样的请问，请问未来一切众生谨守戒律的这种说法，所以佛非常欢喜。佛告阿难，快哉此问：佛说：「你这一个问，真是最对机了！是最好的了！」「快哉」，是说你应当问这个道理。令诸众生不入邪见：使令未来的一切众生和现在的一切众生，不落邪知邪见，能得到正知正见。汝今谛听，当为汝说：你现在谛实而听，我给你讲一讲。

E2备明诸趣（分二）
F1略示情想为升坠根由　F2详示坠升有因果差别　F1分三
G1约积习分判情想　G2约临终别示升坠　G3结有处以显别同　G1分二
H1依真起妄分内外　H2释成坠升由情想
今H1
阿难！一切众生实本真净，因彼妄见，有妄习生；因此分开内分、外分。

阿难哪！一切众生实本真净：一切众生本来是清净的。因彼妄见，有妄习生：因为依真起妄，就生了一种无明、一种妄见。有这种妄的见分，於是就有妄的这种习气生出来了。因此分开内分、外分：因为有妄的习气，所以就分出来两种：有身外边妄的习气，又有身里边妄的习气。

H2释成坠升由情想（分二）
I1内分属情故坠　I2外分属想故升
今I1

阿难！内分即是众生分内，因诸爱染，发起妄情。情积不休，能生爱水。是故众生心忆珍馐，口中水出。心忆前人，或怜或恨，目中泪盈。贪求财宝，心发爱涎，举体光润。心着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
阿难！诸爱虽别，流结是同，润湿不昇，自然从坠，此名内分。

阿难！什麽叫做「内分」呢？内分即是众生分内，因诸爱染，发起妄情：内分就是众生的身内，这个身内有什麽呢？有一切的爱欲，又有一切的染污法；因为这一种爱欲和染污，又发生一种妄的情。情积不休：这个情，今生积到来生，来生再来生，日积月累，积累多了不休息，总有这种爱的情。能生爱水：这个情，就会生出一种爱水的。

是故众生：怎麽说众生会有一种爱染，这爱染就有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久而久之不休息，就生一种爱水。因为这个，所以这一切的众生，心忆珍馐，口中水出：心里想吃好东西，这一想吃好东西，口里就馋欲流涎，就流口水了。为什麽有口水出呢？就馋了。心忆前人，或怜或恨，目中泪盈：心里想以前的这个人，以前的什麽人呢？亲戚、朋友，或者六亲眷属等和你最有缘的人，他死了，你想起来，眼睛里就会有眼泪。或者他和你好得最好了，那麽他死了，你生一种恨心，恨什麽呢？「啊，这个天地呀！怎麽叫他死得这麽快呢？我和他这麽好，怎麽他死了？」心里有一种怨恨。或者怜惜他，也会有眼泪出；或者恨到极点，也会有眼泪在眼睛里边。

贪求财宝，心发爱涎，举体光润：贪心若重的人，心里头想发财的，做梦都想要发财，心里有一种爱涎。这涎在心里头，这个人身上就有一种润泽；「光润」，就很美丽的。心着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啊，看见一个很美丽的人，心里就生一种淫欲的心！在这个时候，男女这两种的根自然就有这个精液流出来。你说奇怪不奇怪？

阿难哪！诸爱虽别：虽然有种种的爱不同。可是流结是同：他这种流转的结积是一样的，凝结是一样的。润湿不昇，自然从坠：那麽「润湿」，就不会往上昇，因这个情，自然就会堕落的。此名内分：这个叫内分。
I2外分属想故升

阿难！外分即是众生分外，因诸渴仰，发明虚想。想积不休，能生胜气。是故众生心持禁戒，举身轻清；心持咒印，顾盼雄毅；心欲生天，梦想飞举；心存佛国，圣境冥现；事善知识，自轻身命。
阿难！诸想虽别，轻举是同，飞动不沈，自然超越，此名外分。
【编按】：从「能生胜气……见十方佛、一切净土，随愿往生」，为一九七四年之补讲。

阿难哪！什麽叫外分？外分即是众生分外：外分就是在众生这个身外边。因诸渴仰：「渴」，

就是渴想：「仰」，就是仰慕。仰慕渴想，也就是一种的爱染。为什麽仰慕渴想呢？也就有一种爱心。发明虚想：在这个时候，就发明出一种虚妄的想像。想积不休：你这种想，想来想去，今天也想、明天也想，前生也想、今生也想，以前这个劫也想、现在这个劫也想；想得不知多久了，总也不休息。能生胜气：能生这种殊胜之气，也就是能生这种特别的灵感。

在前边这一段文说，一切的众生分内、分外。现在这分外，就因为有一切的渴仰——渴，就是好像渴了要喝水；仰，就是仰慕。因为有这种渴求仰慕，就会生出一种虚想；这虚想，你不停止它来想，久而久之，就会生出一种殊胜之气，也就是这种特别的灵感。

是故众生心持禁戒：因为这个，所以一切的众生若一心修持戒律。「禁」，就是有所不做的，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不可以做什麽呢？不可以做坏事、不可以做恶事、不可以犯戒，所以这叫心持禁戒。你不应该做的不要做，心里修持这种戒律。举身轻清：你若能持戒律，你这个身体就觉得很轻清了，走路也飘飘的样子，很轻的，心里也很清净的。

心持咒印：「咒」，有种种的咒。「印」，也就是持咒这个以心印心的法门，你这儿念，就有感应了，这叫「印」。无论持那一种咒，你若心持咒印，你有一个咒来念、来修持，专持一种咒，就顾盼雄毅：「顾盼」，就是前後左右这麽看；「雄」，就这个心好像大英雄的样子；「毅」，就很有毅力的。「顾盼雄毅」，就是什麽也都不怕。

心欲生天，梦想飞举：你心里常常的想要生到天上，去做天上的天人，你在做梦的时候，就会飞到空中去了。「飞举」，也就是飞到空中去。因为想要上天，所以做梦就飞到空中去了。

心存佛国：你心里要是想要生到极乐世界去，想要生到佛国，圣境冥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八功德水，和白鹤、孔雀、鹦鹉、迦陵频伽这些小鸟，这些个境界冥现，就是在默默中现出来，人家看不见，你看见了；人家不知道，你知道了。例如东方药师琉璃世界也看见了，这是冥现。

事善知识，自轻身命：你事奉善知识，就是亲近善知识、恭敬供养善知识，把自己的身也不要了，命也看得很轻的，不那麽执着。因为要亲近善知识、事奉善知识，把自己的身命都看得很平常，没有像事奉善知识那麽样重要。

阿难：佛又叫一声阿难，诸想虽别，轻举是同：这一般众生心里所想的，虽然是不同，但他们得到轻安自在，或者往上昇，这是一样的。飞动不沈，自然超越：往上昇，飞得动的，就不会堕落，不会向下降，自自然然的就超越一切。「超」，是高超；「越」，越过一切去了。此名外分：这个就是众生外分的事情。

G2约临终别示升坠（分二）

H1临终相现　H2升坠分量

今H1

阿难！一切世间，生死相续，生从顺习，死从变流。临命终时，未舍煖触，一生善恶俱时顿现。死逆生顺，二习相交。

阿难：佛又叫一声阿难，你知道吗？一切世间，生死相续：这个世间的众生，都生了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麽循环不断，在六道轮回里头转来转去，所以叫生死相续。生从顺习，死从变流：这个生，是从顺习，众生都愿意随着这个生；死的时候，就是随业报变迁而流转，即随他自己所造的业去流转。

临命终时，未舍煖触：人在第八识没有离开之前，这叫未舍煖触。等这个众生临命终的时候，六识都去了，七识也走了，就剩第八识没有走。这第八识从什麽地方走，什麽地方就是煖的、热的。

譬如：要是这第八识从脚心走，这脚心就是热的；从腿上走，腿就是热的；从腰上走，腰就是热的；从头上走，那麽头上就是热的。这热的，就叫煖触；这个煖触，就是最後那个第八识离开身体的时候。这时候，这是一个现阴，现在的这个五阴身。那麽中阴身呢，就是离开身体之後，那叫「中阴身」。在这个时候，中阴身没有成，这叫「现阴」，现在在身上这个阴。

这个阴你修好了，他就成佛；你不修行，他就是鬼。所以有的人问说有鬼没有？你要知道有没有鬼，你先要知道有没有佛。你若知道有佛，那就一定有鬼；你若不知道有佛，也不知道有鬼。你若知道有人，也就有鬼，也就有佛，这都是这一个变的。这一个，死了之後叫「中阴身」，现在在人的身上叫「现阴身」，也叫灵魂，也叫佛性，都是这个！

一生善恶俱时顿现：他这一生，做善事就生天，做恶事就堕地狱；你造什麽业，在这个时候就要受什麽果报。你若做善功德多，就会从头上走；你若造罪孽过多，就会从脚上走。那麽从上走，这是上昇；从下边走，这是下坠，这是堕落了。所以这都有一个表法、表现，所以说「俱时顿现」，即刻都现出了。

就因为这个，念佛的法门是这样子，其他坐禅的法门、持咒的法门和学教的法门也都是这样子的；都是你在平时若没有这个习惯，等到用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所谓「闲时不烧香，着急抱佛脚」，你闲的时候不去烧香，不拜佛，等一有事情就抱佛脚了：「佛啊！您慈悲了，要帮助

我，保护我！」平时他把佛都忘到九宵云外去，一有了急难事情，人该念佛了！中国人多数这样子，外国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中国人一有什麽急难了，「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就拼命这麽念了；没有事的时候，他就忘了！多数是这个样子。所以明白佛法的人，就不会这样子；平时时时刻刻念佛、修行，都要用功的。

死逆生顺，二习相交：众生都不愿意死，这叫「死逆」；众生都愿意活着，所以这叫「生顺」。这个死和生，顺和逆这二种习性相交。

H2升坠分量（分三）

I1升而不坠　I2不升不坠　I3坠而不升

今I1

纯想即飞，必生天上。若飞心中，兼福兼慧，及与净愿，自然心开，见十方佛、一切净土，随愿往生。

纯想即飞：「纯想」，就是没有情，单单有这一个想。这个情，是属阴的；这个想，就属阳的。怎麽叫「纯想」呢？就是专一了，就是一个想，没有旁的念头，也就是一种真诚。

我们人，好像吃东西、饮酒、吸菸，一切一切，这都是由这个想。想要做这个事情，才有这个事情；想不做这个事情，就没有这个事情。我想要吃好东西，就去买一点好东西来吃；想要穿一件好衣服，就买一件好衣服来穿；我想要饮酒，就去买一瓶白兰地来饮一饮，或者中国那个竹叶青，又什麽茅台那种的，啊，那种酒，真好饮！最好的那高粱酒。我这一讲，欢喜饮酒的人，也就会流口水了：「啊，真不错的！」心里就动弹了！

欢喜抽菸的人，总想：啊，这个菸是不错！什麽牌子的菸是好，心里总想要用这个东西。遇着一个善知识，就叫他戒了，叫他戒菸，叫他不吃肉，叫他不饮酒。这个人也很听话的，也不抽菸、也不饮酒、也不吃肉了。可是怎麽样啊？因为总有个想，想着要抽菸、要喝酒、要吃肉的，於是在做梦的时候，就抽菸、又喝酒、又吃肉。为什麽？也就因为有这个想。在醒着时候，不去做了；做梦的时候，就大口酒、大口肉、又抽香菸，什麽都有了。

一醒的时候，还是个梦，又後悔了：「唉，我已经戒了菸、戒了酒、戒了肉了，现在怎麽又吃这些东西呢？又用这个东西呢？」你说这个，这就由这个「想」来造成的。所以方才我说：「在病的时候，作不得主。」就在梦中的时候，也作不得主！这个都是的的确确的，这真是老老实实的道理。

那麽「纯想即飞」，必生天上：就那单单一个想，你若是想到极点了，就会飞了。飞到什麽地方去啊？等你命终的时候，就飞到天上，一定会生到天上去。

若飞心中，兼福兼慧：假设你这个想，总在心里头，但你不想昇天，你就想自己求一点智慧、求一点福报，心心念念总想这个福和慧。

佛是福慧两足，所以叫「两足尊」。你就想：我也要修福，又要修慧。「修福不修慧，象身挂璎珞」，那个大笨象身上戴着一串璎珞珠，虽然牠戴璎珞珠，这是好了，牠有福，但是牠没有智慧。「修慧不修福，罗汉应供薄」，你单单求智慧，不修福报。求智慧怎麽样啊？就学习经典、打坐，但是你也不做功德，不肯布施。你若想修福，怎麽样呢？就在三宝面前要种福，每逢或者佛诞、菩萨诞辰，或者是你自己的诞辰，或者是有什麽特殊的情形，或者初一、十五，都应该做功德。

我们佛教徒，在每逢佛、菩萨圣诞日的时候，都应该尽自己的能力来做功德。做功德，就是行布施。你在三宝面前来做功德，然後你才能有福；你若不做功德呢？就没有福。如果你单单想要求开智慧，不修福、不求福，就「罗汉应供薄」，等你证阿罗汉果的时候，也没有人供养你。为什麽？以前你不供养人家嘛！你不供养人，所以你成罗汉的时候，也没有人供养你。所以你想要有人供养你，也就要先供养人。这就好像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个样的道理。所以他心里想修福兼修慧，这都可以有了。

及与净愿：或者你发一个净愿。什麽净愿呢？譬如说：「愿生西方净土中」，我愿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这都叫「净愿」。你或者愿意生到东方，愿意生到西方，愿意生到什麽地方，这都叫净愿。自然心开：自然你心里也就开悟了。见十方佛、一切净土，随愿往生：见着十方佛、一切的净土，你只要愿意往哪个地方生去，就可以生到那个国土里去。

【编按】：以下是宣公上人一九七四年另一次补讲，特此录出。

若飞心中，兼福兼慧：假设这个中阴身，若是在飞心中走的，又有福报，又有智慧。及与净愿：或者你纯想就生天，你要是有福有慧，就更好一点。你或者有净愿——净愿，就发愿，愿意生到那一个佛的国土去。自然心开：这时候，这个心自然就开朗了，就明白了。见十方佛、一切净土：能以在临终这个时候见十方佛，所有佛的净土也都见了。随愿往生：你愿意生到那一个佛国土，就生到那一个佛国土去了。

——一九七四年补讲至此

情少想多，轻举非远，即为飞仙、大力鬼王、飞行夜叉、地行罗刹，游於四天，所去无碍。其

中若有善愿善心，护持我法；或护禁戒，随持戒人；或护神咒，随持咒者；或护禅定，保绥法忍；是等亲住如来座下。

情少想多：怎麽叫个「情」呢？说是「有情无情，同圆种智」。什麽叫有情呢？就是有思想、有感觉的。什麽叫「无情」呢？一切的草木。「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说人不是个草，也不是个木头，哪一个人能没有情呢？这人人都给自己讲道理，说人人都有情。可是这个情，在什麽时候有情呢？在青年的时候。所以这竖「心」边，搞一个「青年」的「青」，就是年纪正在青春的时候，这就有情。

这个情，最好就把它当成一个爱情来讲。本来情不一定爱情，但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当「爱情」来讲。什麽人有爱情？就是青年的男女专门讲爱情。为什麽他讲爱情？这你要知道，因为他就不知道爱情是什麽，所以他就要讲。一天到晚，都是谈情说爱，谈也谈不完，说也说不完；说了一天不够，两天不够，三天说不完，说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所以青年的男女就迷恋到这个情上，迷了；迷情。所谓「业重情迷是凡夫」，业障重，情也迷了。这迷，也就是一种执着；执着上，就放不下这个情。

那麽情从什麽地方来的？从你心里来的。心从什麽地方来的？从性而来的。所以说「性流为情」。这个性往下一流，这是往下流。说：「你真下流啊！」「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也就是这个意思。往下流，中国人骂人，说：「你下流胚！」就说你这个人没有出息，你专门往下降，英文叫 down，就是一天比一天down，一天比一天down了！那麽性流为情，情就流为欲，等到这个欲上，那就是慾火烧身，自己就控制不住自己了。男女这说「情不自禁」，就是自己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情感了。

所以情要少，想要多。这个「想」，就是想念，就是念兹在兹地，总也不忘。想从什麽地方来的？你没看见「想」字底下有个「心」字？也是从心那儿来的。从心里才要有个想，他没有思想什麽，这个心是不动的。这一想，心上边就有个相。你看中国字造得是特别的妙！在「心」字上边加个「相」字，心上边有了形相，就着了形相了。你想什麽，就有个什麽形相，譬如你想去喝酒，这就有个酒相在心里边；你想吃肉，就有个肉相在心里边。

总而言之，想一切无论什麽，甚至於你想国家的事情，有国家的相；想自己的事情，有自己的相。这心里头生出相来了！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现在心生出相来了，所以就有个想，就变成「想」字了。那麽这个想是对不对呢？这个想本来也不对的，不过人都是着相，所以就在「心」上加个「相」字，这变成「想」。

轻举非远：情少想多，这就是轻了；前边不是说「轻清」吗？轻清，他就往上举了，往上去了。这个「非远」，也可以说有两种的讲法。说非远嘛，就是不远，这是一个讲法；所以轻举非远，不是远。但是在文法上、文义上，你这样讲，又有一点不太相合。那怎麽样讲呢？应该要讲：「不是不远」。轻举不是不远，就很远的，这是另一个讲法。那麽不是不远，多远呢？

即为飞仙、大力鬼王、飞行夜叉、地行罗刹：他就可以作为飞仙，或者有大力的这些鬼王，或者飞得很快那个夜叉，或者在地下跑路的这个罗刹鬼。这飞仙，朝游十万里，夜赴九千坛。这麽一早晨，可以走十万里；这一个晚间，可以赴九千个地方的道场去。夜叉又叫「罗刹」，又叫「药叉」。游於四天，所去无碍：游於四天王天，所到什麽地方都没有障碍，没有来阻碍你、挡着你的。

其中若有善愿善心：在天仙、大力鬼王、飞行夜叉、地行罗刹，这一些个众生之中，有发善愿的，或者发善心的。发什麽善愿、善心呢？护持我法：就拥护佛法，保护佛法。「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我法」，就是佛法。或护禁戒：或者发善愿，护持佛所说的戒律。如果有持戒律的人，他就随持戒人：保护着这个持戒人，令这持戒的人一切如意吉祥，能以没有一切的困难，没有一切的麻烦事情。

或护神咒，随持咒者：或者拥护〈楞严咒〉，或者〈大悲咒〉，或者其他种种的咒。他发这种愿拥护这些个神咒，跟随着这个诵咒的人，日夜来守护着。或护禅定，保绥法忍：或者发这种善愿，说：「将来若有修道参禅打坐的人，我就去保护着他得到禅定，令他安於法忍，令他得到法忍——对於法，他能忍受。」

是等亲住如来座下：发这种善愿的这一等众生，这种护法都常常坐在如来的座下来听法。

I2不升不坠

情想均等，不飞不坠，生於人间。想明斯聪，情幽斯钝。

如果你九想一情，就会往上昇；如果九情一想，就一定堕地狱去。现在，情想均等，不飞不坠，生於人间：有五分的情、五分的想，这情想平均了，也不会飞到天上去做天仙，也不会堕到地狱去做饿鬼。那麽到什麽地方去呢？就到你我现在这个地方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人间。

生在人间，不是就永远在人间，那麽到什麽地方去呢？这个地方不过是一个转换的处所；好像搭车，这个地方是一个transfer（转换站），又转那一班车去。那麽我们在人间，transfer到什麽地方去呢？看你，以前你是五分的想、五分的情，现在看你想多、情多？你若情多，从这个地方就transfer到地狱去了；你若想多，就transfer到天堂上去。你要是没有情了，就transfer到佛国去了。你有一分的情，那也是有阴的；你若没有情了，就纯阳无阴，就是成佛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说想明斯聪：这就是transfer，就是转了；你要是越想越聪明，越想越有智慧，越有智慧就越有智慧。「斯聪」，就聪明了。就是你修行一天比一天功夫有进步，一天比一天有进步，这个光就一天比一天多一点，一天比一天多一点，多来多去，你那个光和佛光一样了！这就叫「想明斯聪」。

情幽斯钝：这个「情」，为什麽说它是阴呢？想，是一个很公开的，正大光明的。譬如你修行，你参禅打坐，这是一个正事；你听经，这也是个正事；你学佛法，这都是正事。这「想明斯聪」，你修行修行，就聪明了。若谈情说爱呢？就不能大家坐到一起谈，一定要男女单独地到花园，或者到海边去，或者到树底下，坐到那个地方，你也小小声讲，他也小小声说。这两个人——广东话叫「密针」，就是慢慢的；这麽一边慢慢谈、慢慢谈，单独两个人谈去，旁人看不见，这就叫「幽」。跑到树林里头见不得天那个地方，或者是在车里边，或者在船上；总而言之，很少人到的地方，这就叫「幽」。

「幽」，就是幽暗，见不得光，没有什麽光明。幽暗属阴的，幽来幽去，就愚痴了。「钝」，就是愚钝、愚痴了。谈来谈去，谈得愚痴了，就堕落了，堕落到无底深坑里去了。所以这个情，为什麽它堕落呢？就是你谈来谈去的，两个人一齐堕到苦海里去了，不容易出来的！出来，那可要费一点大的力气。除非有真正善知识，这麽拖着你手：「出来！」把你给拖出来了；要不然的时候，不容易出来的。

I3坠而不升

情多想少，流入横生，重为毛群，轻为羽族。

七情三想，沈下水轮，生於火际，受气猛火。身为饿鬼，常被焚烧，水能害己，无食无饮，经百千劫。

情多想少，流入横生：什麽叫「横生」呢？就是畜生。情多想少，就生到畜生里边去。重为毛群：情重的人，就做毛群。什麽叫「毛群」？就是披毛戴角的马、牛、羊，有皮毛的这些个东西。你看，多危险！小心一点哪！所以我为什麽说《楞严经》这个地方是重要。你看看，这是人和兽的交关处啊！错了一步，差了一点，这个情重的人就生到披毛戴角那个畜生里边了。

轻为羽族：牠这也有情、有想，要是情重想少的，这就转饿鬼，或者转畜生。要是还有一点想的，有情、又有点想，就会变成飞禽去，飞到天上。你看那雀鸟，身上花花绿绿的，很多的花斑，很好看的；那就因为做人的时候，喜欢穿花衣服。一穿上花衣服，觉得很美丽的：「哦，这特别好看！」尽这麽一天到晚左看自己的花衣服，右看自己的花衣服。所以情也多，又有一点想，那麽就堕落成飞禽了。那个飞禽，你看，长得真美丽，那个翎毛非常好看；这就是好穿花衣服！变成飞鸟，穿的那个鸟毛，也花花绿绿的，很好看的。「羽族」，就是有翅膀、有羽毛的，会飞的东西。为什麽牠变成畜生，怎麽又会飞呢？也因为牠有情又有想，这个情没有横生那麽重，所以就变成畜生里头的飞禽。

前边是五情五想，就生人间。要是你六情四想，就堕落到畜生里边去；要是六想四情，就可以又往上昇。那麽现在是七情三想，沈下水轮：七种情、三种的想，就向下沈，沈到水轮。生於火际：这个水轮下边还有火。我们现在讲火山爆发，就是在这个水下边有火，火把水烧热了，烧得山石都熔了，所以火山爆发了。受气猛火：底下有火烧这个水，水上边也就变热了，犹如猛火那个样子。

身为饿鬼：这时候，自己的身变成饿鬼了，你想要做雀鸟、做走兽都不可以了。这饿鬼也不只一种，有百千万种。最难受的，他咽喉就像针锋那麽细，什麽东西也吃不下，甚至於连水都喝不下去。那个肚子呢？大得像鼓似的，非常大。肚大如鼓，咽喉细如针锋，百千万劫也得不到一滴水饮。为什麽？他看见水，因为业感的关系，就变成猛火。

天人看这个水，就是琉璃；而鱼鳖虾蟹等水里的东西，看见水是牠的宫殿、牠的房子，牠就在那个地方住着。鱼虽然在水里游来游去，牠看不见水的；就像人在风中，不知有风。我们人在风里边生存着，若没有空气，我们人就都会死了。我们人虽然说吃东西生存，但是也需要有新鲜空气才生存的。可是我们能看见这个空气吗？看不见的。我们人在风里边，在这空气里边看不见空气；鱼在水里，也看不见水。鱼看见水，就是牠住的房子、牠的宫殿，是牠的陆地。

我们人看见水是水，而那个鬼看见水就是火。那为什麽我们看见它不是火呢？你若想问为什麽，你就去做鬼，试一试，你就知道为什麽了！那麽说：「我想不做鬼就知道为什麽！」我现在也可以告诉你，就是因为业障——因为自己所造的业。你造饿鬼的业，就变成饿鬼了；所以你到饿鬼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水就变成火了。就为这个！你若不相信，也可以试一试。不过你到那儿试的时候，变成饿鬼，就不容易再来做人，不容易再return（回来）了。所以我现在给你讲的，并不是骗你，你都还相信我，是最好的一个办法。不要去试验！

这是到饿鬼的地方，就你自己的业报所感，在那个水里头，自然就像火似的。那麽水下有火，有火轮。常被焚烧：常常地被这火来焚烧。烧死了，一阵间又活了；活了又被火烧，又烧死了。所以死死生生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鬼混鬼混地混多少时候？这才真叫「鬼混」呢！在那个地方，过那鬼日子。

水能害己：这个水能害自己。害哪一个呢？就害那饿鬼。无食无饮，经百千劫：我们人可以饮那个水，饿鬼它不能饮的；它看那个水就是火，所以它也不能饮，也不能食。经多长时间呢？

经百千劫那麽长的时间。
九情一想，下洞火轮，身入风火二交过地，轻生有间，重生无间，二种地狱。

纯情即沈，入阿鼻狱。若沈心中，有谤大乘，毁佛禁戒，诳妄说法，虚贪信施，滥膺恭敬，五逆十重，更生十方阿鼻地狱。

这九情一想，下洞火轮：「洞」，就是穿，洞穿了。要是九情一想的，死後向下坠落，把这个火轮又穿过去了。穿过到什麽地方呢？身入风火二交过地：这儿不单是水和火，还有风；这风一吹，这火就又更加猛烈，烧得更厉害。轻生有间，重生无间，二种地狱：那个轻者，就生到有间地狱；重者，就生到无间地狱——有这两种地狱。

纯情即沈，入阿鼻狱：要是「纯情」，就是情重，没有想了，「即沈」哪！沈到什麽地方去了？到阿鼻地狱里去了。若沈心中：假设他这个纯情，要是在心里边有谤大乘：他在心里头单单用这种情来用事，就是他譭谤大乘经典，说大乘佛法都是假的。他完全用他自己这种情来揣测，就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黑为白，以白为黑，就是横不讲道理。你说：「这是白的！」他说：「这是黑的嘛！」他一定要和你说一个相反的道理。你说：「不要做不好的事情！」他说：「那怕什麽呢？」就好像我方才听果章说，在某一个party（宴会），有个人就说：「啊，什麽事情都没有关系嘛！」那就是在心里有这一种情感，以这种情来用事，所以他说：「什麽都没有关系，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吃肉喝酒，这一过去就没有了嘛！佛就坐在你心里的嘛！你心就是佛、佛就是心。」所以就这麽邪知邪见，讲这邪知邪见哪！

毁佛禁戒：说：「不要受戒！你受戒干什麽？还要弄一个戒来管着你。若不受戒，多自由呢！何必要受戒？」其实，你不受戒是自由；很容易就堕地狱了，这真是自由！你若受戒，有戒来支持着你，有那个戒相、戒法、戒体，你受过了，不是那麽容易就堕地狱的；就是堕地狱，也很快就出来的。你要是听你自由不受戒，那麽堕到地狱里，什麽时候再出来，那是没有人担保的；要是受过戒，就是很长的时间，也会缩成很短。就好像你犯了很大一个法，你给詹逊总统或者做个护卫，或者做一个茶房，你犯罪被警察捉去了。詹逊那儿给写几个字，说：「你把他放出来吧！」他就被放出来了，很快的。若没有呢？就很久也放不出来的，不知拖延多长！这是一个样的道理。那麽有戒来保护着你，你该受很长罪的时间，就可以缩为很短；所以不要自作聪明，说是不要受戒好。你还是受戒好！我告诉你们：「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众生受了佛戒，就是入佛位了；所以不要毁佛禁戒！不要谤毁佛的戒律！

诳妄说法：不要说法说得诳妄，拨无因果，「啊，无因无果，人就是佛嘛！不必修行。吃肉喝酒，随便你怎麽样子都可以成佛的，佛是最容易成的！」不错，佛最容易成的，但是你要去毛病！你若周身有毛病，可没有有毛病的佛。佛都是清净无染的，没有说污浊邋遢、一身的罪业就去成佛了，没有说喝酒也可以成佛、吃肉也可以成佛的；没有的！要是有这样子，当初佛就不必说这个戒律了。所以，我很恭喜果章，恭喜什麽呢？他现在喝三瓶啤酒就头痛了，这是一个善根的发现，你自己都应该生高兴，你的善根发现了！

虚贪信施：就是单单贪图人的供养，贪图你信仰我，你就布施我、供养我！不要贪这个。一有贪心，说：「喔，我收多多的皈依弟子，一个人给我一块钱，十个人就十块钱，我将来无形中就会发财了！」不要贪这个！所以我什麽时候都不和你们讲钱的。

我今天在这「不贪」之中，再多讲一讲。人家收皈依弟子，都要先讲明白了：「你皈依我，五十块钱或者六十块钱，或者多少钱一个。」我这儿收这麽多皈依弟子，有的供养师父，有的完全没有，对师父一个
cent（一分钱）也没有供养过。我也没说：「啊，这个皈依弟子真是不好啊！对师父一点表现都没有！」我都不知道哪个供养、哪个没供养！所以不要「虚贪信施」，滥膺恭敬：自己本来无道无德的，就欢喜人家恭敬。

五逆十重：「五逆」，前边讲过，就是弒父、弒母、弒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十重」，就是菩萨戒那十种重戒。更生十方阿鼻地狱：有犯十种重戒或者五逆罪，这犯五逆十恶的这种重罪，就在这个地狱满了之後，还要生到十方无间地狱去，到那个阿鼻地狱去。你说这个多长的时间？再辗转哪，这个地狱没有了，满了，又迁徙到那个无间地狱去；那个无间地狱坏了，又迁徙到另一个无间地狱去，来回迁。就这个集中营搬到那个集中营去，那个集中营又搬到那个集中营去；这个地狱，也就像这个道理一样的，没有完的时候！所以提婆达多——就是以前我讲，和佛来斗法的那个人，也是生陷地狱，也是就这麽带着肉体就堕地狱了，到现在还在地狱里受苦呢！由释迦牟尼佛那时候到现在，这不过一眨眼的时候，都不是很久的，还在地狱里受苦呢！
G3结有处以显别同
循造恶业，虽则自招，众同分中，兼有元地。
【编按】：从「循造恶业，虽则自招……菩萨见瞋，如避诛戮」，为一九七四年之补讲。

循造恶业，虽则自招：在前边，说譭谤大乘的法师和谤佛、谤法、谤僧这一类的人，犯了五逆十重，要生到十方阿鼻地狱。顺着他所造的这个恶业，他堕地狱，虽然是他自己招出来的——去造业受果报。众同分中，兼有元地：可是在这个众同分的里边，他在什麽地方造的业，受什麽果报，也有一定的地方。
F2详示坠升有因果差别（分七）
G1地狱趣　G2诸鬼趣　G3畜生趣　G4诸人趣

G5诸仙趣　G6诸天趣　G7修罗趣　G1分四
H1躡前标後　H2徵释十因　H3徵释六报　H4总示虚妄
今H1
阿难！此等皆是彼诸众生自业所感，造十习因，受六交报。

阿难：佛又叫一声，阿难！此等皆是彼诸众生自业所感：起惑、造业、受报，堕地狱的这一切众生，都是他自己所造的业所感。造十习因，受六交报：他造有十种习气的因，所以受到六种互相交替的这种果报。
H2徵释十因（分十）
I1淫习　I2贪习　I3慢习　I4瞋习　I5诈习
I6诳习　I7怨习　I8见习　I9枉习　I10讼习
今I1

云何十因？阿难！一者、淫习交接，发於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於中发动；如人以手自相摩触，煖相现前。二习相然，故有铁床、铜柱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行淫，同名欲火。菩萨见欲，如避火坑。

云何十因？阿难：什麽叫十种因呢？阿难！我现在详细告诉你。一者、淫习交接，发於相磨：第一种就是淫习，这种淫欲的习气交接——男女互相交接——发生一种相摩擦的动作。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於中发动：因为互相摩擦不休息，像这样子，就有一种大猛火光在其中发动了。

如人以手自相摩触，煖相现前：就好像人自己用两只手在一起相摩，就会很热了，这是一样的道理。二习相然，故有铁床、铜柱诸事：过去生这种好淫的习气和现在生这种好淫的习气，这两种习气相然，好像点着火似的，所以在地狱里就有铁床地狱、铜柱地狱；就因为这个人淫欲太盛，造淫业太多了，所以受这种的果报。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行淫，同名欲火：「色」，是名色。因为这个，所以十方一切的诸佛，给淫欲这种事情起一个名目，这些个色的形相和名字，就叫「欲火」。所谓「欲火烧身」，淫欲心重了，就好像有一种火，要把自己烧了。菩萨见欲，如避火坑：菩萨见淫欲的这种行为，就好像逃避火坑那麽样子严重，那麽样子要躲避它。不能见着这火坑就往火坑里跳，你跳到火坑里，一定会烧死的。所以菩萨要离淫欲远远的，不生淫欲念头。
I2贪习

二者、贪习交计，发於相吸。吸揽不止，如是故有积寒坚冰，於中冻冽；如人以口吸缩风气，有冷触生。二习相陵，故有吒吒、波波、罗罗、青赤白莲寒冰等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多求，同名贪水。菩萨见贪，如避瘴海。

二者、贪习交计：第二种是贪的习，就是贪心。发於相吸：为什麽贪呢？就因为有一种吸引力，好像吸铁石似的，把那个东西吸来。吸揽不止：那麽贪而无厌，就总想要把其他东西做为自己的。如是故有积寒坚冰，於中冻冽：像这样，所以就有一种积寒很坚固的冰，在这一种习气的中间生一种冻冽。如人以口吸缩风气，有冷触生：怎麽说它是冻呢？就好像你用口，向里边吸这个风气，外边来的风到口里，就生一种冷触来。

二习相陵，故有吒吒、波波、罗罗：这也是过去生贪心的习气和今生贪心的习气，这两种的习气互相陵夺，你想把我战败了，我想把你战败了，所以有「吒吒、波波、罗罗」，这就都是在地狱冻得苦那个声音，受那种地狱苦。吒吒、波波、罗罗，这都是打颤颤的样子，冻得受苦的那个声音。青赤白莲寒冰等事：青、赤、白莲，这就是冻的那个样子。冻得好像冰的样子，这就是冻得裂开来，好像青、赤、白莲的那种样子，有这种种的寒冰地狱。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多求，同名贪水：因为这个，所以十方一切诸佛，给这一种多求的贪心取一个名目。叫什麽呢？名字就叫「贪水」。菩萨见贪，如避瘴海：菩萨对这个贪的心哪，就好像避开有毒气的海，躲得远远的！
I3慢习

三者、慢习交陵，发於相恃。驰流不息，如是故有腾逸、奔波，积波为水；如人口舌自相绵味，因而水发。二习相鼓，故有血河、灰河、热砂、毒海、融铜、灌吞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我慢，名饮痴水。菩萨见慢，如避巨溺。

三者、慢习交陵：第三种「慢习」，就是我慢这种习气。那麽发於相恃：怎麽有个慢呢？就是有一种我慢，就觉得我比你好，互相有一种恃强的心理。驰流不息：这一种我慢的思想奔流不息。如是故有腾逸、奔波，积波为水：「腾逸」，就是好像油锅地狱；「奔波」，就是火汤地狱之类的；积这个波为水。如人口舌自相绵味，因而水发：好像人口中的舌，自己这麽嚐自己口里的滋味，那麽在口里就有水发出来。

二习相鼓：过去生的傲习和今生的傲习，这两种习气相鼓。故有血河、灰河、热砂、毒海、融铜、灌吞诸事：所以就有血水河的地狱、灰河的地狱、热砂的地狱、毒海的地狱，又有融铜、灌铁的地狱。「灌吞」，就是叫你吃铜、铁的汁。「诸事」，有这种种地狱。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我慢：因为这个，十方一切诸佛给这个「我慢」的样子起个名字。叫什麽呢？名饮痴

水：就叫喝愚痴的水。菩萨见慢，如避巨溺：菩萨见着我慢的这种情形，就好像避开那个巨溺，那个很多人在那儿小便的地方，那个很多尿的地方，味道也不好。（编按：溺亦可读溺（音：尿），溺通尿，此处上人以溺解释巨溺。）

l4瞋习

四者、瞋习交冲，发於相忤。忤结不息，心热发火，铸气为金。如是故有刀山、铁橛、剑树、剑轮、斧钺、枪锯；如人衔冤，杀气飞动。二习相击，故有宫割、斩斫、剉刺、槌击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瞋恚，名利刀剑。菩萨见瞋，如避诛戮。

四者、瞋习交冲：第四种，就是瞋恨这种习气。这种瞋习交冲，发於相忤：就是你对我不对，我对你也不对了。忤结不息，心热发火，铸气为金：这种的忤结不停止，心就觉得热，发一种火——无明火。发火，就铸成一种气；气又变成金，很厉害的。如是故有刀山、铁橛、剑树、剑轮、斧钺、枪锯：因为铸气为金，就有刀山地狱、铁橛地狱、剑树地狱，又有剑轮地狱、斧钺地狱、枪锯地狱这种种的。如人衔冤，杀气飞动：好像人互相有冤仇，这一种杀气飞动了。

二习相击，故有宫割、斩斫、剉刺、槌击诸事：过去生的瞋习和现在生的瞋习，这两种习气又相击，就有「宫割」，就是宫割地狱；宫，就是做太监了。「斩斫」，斩，就杀了；斫，把腿、手给剁去了；或者把骨头给砸碎了，这也叫「斫」。「剉刺」，用剉锉、用刺刺。还有槌击地狱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瞋恚，名利刀剑：所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给这个瞋恚起个名字。叫什麽呢？叫「利刀剑」；就等於利刀、利剑一样。菩萨见瞋，如避诛戮：菩萨对这个瞋恚，就好像要被人杀了一样，避得远远的。

还有什麽问题没有？（一位女弟子请教有关「善知识」的问题）

如果你跟着出家的师父不是个善知识，你可以到外边去访求善知识。如果他是个善知识，你不认识，你到外边去，那是你自己错过机会，不是「对得起、对不起」的问题；这看你自己认识不认识。不是一定的，说：「到外边去参访善知识」，如果你没有遇着善知识，你可以找善知识；若是遇着善知识还找善知识，那就是头上安头。你没有遇着善知识，也不能就认为你遇着善知识了；或者遇着善知识，你不认识，你又认为没有遇着善知识。这善知识，就是你所佩服的，你觉得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值得做你的师父了，这个就应该跟着学。若不值得呢？出去参访善知识。可是这个善知识啊，不是那麽容易遇着的！

好像你们到台湾遇着某某人，这就迷得几几乎要死了。这一个人，我这回到台湾，见着他来的。那个样子，简直的就像某某法师预备编「白骨观」画的白骨，他那个样子已经差不多了！你没有见着这个人吧？这个人，头一次把他们五个人都迷住了，都认为他是他们的师父了。他怎麽样呢？他也是打坐，也是常坐不卧，也是这个什麽持午不持午的。

他真是像个魔鬼的样子！那个头、那个面长得是很古怪的样子。唉，他们五个人就认为他是善知识了！几几乎被他迷得要死了，把果某迷得跑到医院去了！今天我在那儿讲经，我看他去到那儿听了一次经，下来赶快就跑；果前告诉我的，说那个就是某某人。你说那麽一个人，他那个师父会发光？那麽也是一个大魔头！在香港、在台湾把你们这五个人都给迷得那样子！果某回来说，他觉得他就是师父了。唉，各处去，这是参访「善知识」！

我再告诉你们，凡是离开金山寺的，这看因为什麽原因离开，若自己愿意离开金山寺，这就是有一种懒惰的性质，跑到外边，贪图方便。金山寺的功课太忙了、太辛苦了，又有个师父在这儿管着，不太自由。到外边可以随便，怎麽放逸也可以，怎麽样都可以了，这是人要到外边的原因。那麽回来，又不在金山寺住，也是因为金山寺不方便。不是说怕女人，外边女人更多！在外边，你能说你不接近女人吗？你能挂个牌子说「女人免进，女人免见」吗？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做的。这就是觉得金山寺太不自由了！你要知道，自由、自由，就会跑到地狱去，这是一点疑问都没有的！

——一九七四年补讲至此

l5诈习

五者、诈习交诱，发於相调。引起不住，如是故有绳木、绞校；如水浸田，草木生长。二习相延，故有杻械枷锁，鞭杖挝棒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奸伪，同名谗贼。菩萨见诈，如畏豺狼。

五者、诈习交诱：第五者是「诈习」。「诈」，就是欺诈；欺诈，也就是虚伪。「交诱」，就是你欺骗我，我欺骗你；你诱诈我，我诱诈你。发於相调，引起不住：「相调」，互相这麽调换，你用一个手段来欺骗我，我也用手段欺骗你；引起这种欺诈的行为，而不停止。如是故有：因为这个，所以就有绳木绞校：「绳」，就是绳子；「木」，是木头；「绞」，用木头、绳子，绞死这个人，这也是一种地狱。如水浸田，草木生长：好像用水浸田一样，浸润久了，也就有草木生出来了。

二习相延：过去生这种欺诈的习气和现在生这个欺诈的习气，互相连延在一起。故有杻械枷锁、鞭杖挝棒诸事：所以就有杻械、枷锁。「杻」，是手上戴的东西；「械」，是木枷，在脚上戴的。「锁」，是一条锁链，锁到脖子上；「枷」，是两块木头做的，合在脖子上套着的。这些都是刑具，戴上这个刑具，你就不能逃走了。「鞭」，就是用鞭打。「杖」，用棍子打。「挝」，也是用一条棍棒来打人的这种刑具。「诸事」，这种种的事情。手铐脚镣地狱、枷锁地狱、鞭杖地狱、挝棒地狱这种种的事情，从什麽地方来的呢？都是从欺诈那地方来的。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奸伪，同名谗贼：因为这个，所以十方一切的如来，看着虚诈、奸伪这种的行为，同名叫「谗贼」。怎麽谗呢？「谗」，就是谗言，就说话说得不实在，这叫「进谗言」。菩萨见诈，如畏豺狼：菩萨看见这个「诈」，就好像看见豺狼那麽恐怖。

I6诳习

六者、诳习交欺，发於相罔。诬罔不止，飞心造奸，如是故有尘土、屎尿，秽污不净；如尘随风，各无所见。二习相加，故有没溺、腾掷、飞坠、漂沦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欺诳，同名劫杀。菩萨见诳，如践蛇虺。

六者、诳习交欺：六者，就是「诳习交欺」。「诳」，就说诳语，尽说假话。「交欺」，也就是你打妄语欺骗我，我打妄语就欺骗你。发於相罔，诬罔不止，飞心造奸：「罔」，也就是不直，就是说假话。你诬赖我、我诬赖你，这麽互相诬赖不止。於是乎，一天到晚心就蠢蠢欲动，想着作奸犯科，尽做犯罪的事情。如是故有尘土、屎尿，秽污不净：因为像这样子，所以就有尘土地狱，又有屎尿地狱，在这些个地狱里，污垢不净。如尘随风，各无所见：这种业障，也就好像尘随风飘荡这种情形，虽然是有尘，可是你看不清楚哪个是尘的。

二习相加：这也是过去生的习气和现在生的习气连到一起。故有没溺、腾掷、飞坠、漂沦诸事：所以就有「没溺」，有这个淹死；「腾掷」，有把他扔到很高，然後再掉下来；「飞坠」，把他扔到虚空，然後再坠落下来；「漂沦」，或者在海里头就漂流着。「诸事」，有这些个事情。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欺诳：因为这个，所以十方一切如来，看见像欺骗的这种行为，同名劫杀：它这个名字，就等於去打劫杀人一样。菩萨见诳，如践蛇虺：菩萨见你这个打妄语的人，就好像踩到毒蛇上了。「虺」，也是个蛇的名字，牠也很毒的。所以这「诳」，也是要不得的。

I7怨习

七者、怨习交嫌，发於衔恨。如是故有飞石、投砾、匣贮、车槛、瓮盛、囊扑；如阴毒人，怀抱畜恶。二习相吞，故有投掷、擒捉、击射、抛撮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怨家，名违害鬼。菩萨见怨，如饮鸩酒。

七者、怨习交嫌：七者、是个「怨习交嫌」。「怨习」，就是怨恨的习。怨恨，也就是你怨恨我，我也怨恨你。「交嫌」，你对我有一种怀疑，我对你也有一种怀疑，有一种嫌疑发生了。这个怨有一种冤枉，说这个事情冤枉人了；譬如人没有做这件事，你就说他做这件事了，这冤枉人了。发於衔恨：「衔」，好像雀鸟用口叼着东西，这就叫「衔」。「衔恨」，就是用口叼着这种恨怨，总也不忘。

如是故有飞石、投砾、匣贮、车槛、瓮盛、囊扑：因为这个，所以有飞石地狱，又有投砾地狱，投沙砾来打。「匣贮」，用一个匣子，「匣」就好像一个四方的箱子，把他装起来。「车槛」，就是把他用车囚起来，装到车的一个笼子里。「瓮盛」，「瓮」，就是一个大缸；把这个鬼放到大瓮里边，在外边烧火，就把这个鬼来煮熟了。就好像用一个箍辘把他箍上，就把这鬼放到瓮里头来烧。「囊扑」，「囊」，就是一个口袋；把这个鬼装到这口袋里，就拿着他这麽摔，他在里边呼吸气不自由，又痛。如阴毒人，怀抱畜恶：这好像一种人非常阴毒，他在心里边总蓄存着一种恶念。「畜」，蓄存。

二习相吞：前生的习气和今生的习气互相吞，你这两种习，就是你把我吞到你的一起，或者我把你吞到我的一起。「吞」，也就是表示谁力量大就帮助谁，譬如前生的业力大，就受前生的果报；今生的力量大，就受今生的果报。故有投掷、擒捉、击射、抛撮诸事：所以就有投掷地狱、擒捉地狱。「投」，就是丢扔到一边去；「掷」，也是把它掷到很远的地方。这麽投掷，摔这个鬼，令他生一种痛苦，然後又把他擒捉回来。还有击射地狱、抛撮地狱这种种的事情发生。「抛撮」，也就是把他扔到空中，然後又跌下来。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怨家：因为这个，所以十方一切如来，看这个怨家——这种怨恨的行为，名违害鬼：怎麽叫「违害鬼」呢？「违」，是违背；「害」，就是杀害；他违背人的意思，把你这个人杀害了，这叫违害鬼。菩萨见怨，如饮鸩酒：这个修行的菩萨看见这个怨恨的「怨」字，就好像饮毒酒一样。「鸩」，是一种鸟的名字，叫鸩鸟。这种鸟的毛，毒非常的大，如果用酒一泡这种鸟翅膀的毛，人喝了就一定死，没有药可解这种毒的，这叫「鸩酒」。

I8见习

八者、见习交明，如萨迦耶、见戒禁取，邪悟诸业，发於违拒，出生相反。如是故有王使主吏，证执文籍，如行路人，来往相见。二习相交，故有勘问、权诈、考讯、推鞫、察访、披究、照明，善恶童子手执文簿，辞辩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恶见，同名见坑。菩萨见诸虚妄偏执，如临毒壑。

八者、见习交明：第八种我们每一个人所犯的习气，是「见习交明」。这个「见」——见解，你若用得对，就帮助你自己的清净；你若用不对，用偏了，就会造孽的。

如萨迦耶、见戒禁取：「萨迦耶」是梵语，翻到中文叫「有身」，就是有「身见」。「见」有

五种：身、边、戒、见、邪；身见、边见、戒禁取见、见取见，还有一个邪见。
「身见」，就执着有身，执着我这个身体是我的，一切都是我所有的，执身、执物。

「边见」，就是不合乎中道，它落於两边，或者执断、或者执常。执断，他说人死就像灯灭，没有了，没鬼魂，也没有来生了。执常，又说是这人今生做人，来生也做人，再来生还是做人，不会去做畜生的；你做人永远都是做人的，这是执常。

「戒禁取见」，就是非因计因。好像我以前说的，印度有持牛戒、狗戒的，学牛、学狗，这是戒禁取见。

「见取见」，就是非果计果。这个见，他执着得又执着、执着得又执着，非常的坚固；他这个见，我见太深。
那麽又有一种是「邪见」。

邪悟诸业：萨迦耶、见戒禁取等，是他也有点聪明，但是他悟的道理都是邪，不是正当的，所以就造出一切的业。发於违拒，出生相反：他这种种业，有的就违背他自己意思的，有的就「违拒」了旁人的意见，或者旁人拒绝他；这互相都相反。

如是故有王使主吏，证执文籍：像这样子固执己见，所以就有「王使」，阎王的使者；又有「主吏」，某一个部门的官吏，如城隍；或者在阴间对质，或者用生死簿，善恶录做证据。「证」，就是给人做证据；「证执」，好像你有什麽证明，拿出来一张什麽纸，或者什麽证件，就来做证据。「文籍」，「文」，就是一切的文具；「籍」，就是簿，这个本子。如行路人，来往相见：就好像行路人，来了去，去了来，这样子互相看见。

二习相交：这个过去生的习气和现在生的习气，互为主从。现在生的重，现在生的为主；过去生的重，过去生的为主；互相相交。故有勘问：「勘问」，也就是审问。权诈：「权」，就是权巧方便；「诈」，这问案的法官，他有的时候也用一种诈骗的手段来询问你的案子；在地狱里，也有这种情形。考讯：就考察讯问。推鞫：「推」，打官司那个诉讼，法官察言观色，看看你讲的话，然後就推情问理，看看你这个神气是怎麽样的；鞫，就是审问。推鞫，然後再察访：或者派人去调查调查，访问你这一件事情。披究：很详细地来研究你这个案子。照明：就好像用镜子来照你这件事情。

善恶童子手执文簿：所以这期间，在地狱里又有善恶童子手里拿着簿子，你所造的业都在这个簿子上写着。辞辩诸事：你狡辩吗？他说：「现在在这儿写着呢！你所造的什麽什麽事情，你不能推托的！」他来给你作证据，所以你就不能再狡辩了。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恶见，同名见坑：因为这个，所以十方一切的如来，看恶见这种的习气，就叫一个「见坑」。你除非不跌到这里边去，跌到这里边就不容易上来。菩萨见诸虚妄偏执，如临毒壑：菩萨见这个恶见，「虚妄偏执」这种情形，就好像要到那个有毒的壑边缘上，很危险，这容易掉到里边去，所以避之大吉，就离这个邪见远远的。
I9枉习

九者、枉习交加，发於诬谤。如是故有合山、合石、碾磑、耕磨；如谗贼人，逼枉良善。二习相排，故有押捺、槌按、蹙溘、衡度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怨谤，同名谗虎。菩萨见枉，如遭霹雳。

九者、枉习交加：第九种的习因，这是一种「枉习交加」，怎麽叫枉呢？「枉」，就是冤枉。什麽叫冤枉？就是含冤莫伸。就是自己本来没做坏事，就被政府说你做坏事了；或者有人冤枉你、告你，你本来没有偷东西，他说你偷东西了。这冤枉，就是不直，就是没有真正的道理讲。那麽或者你被人家冤枉，或者你冤枉人，这都是「枉习」。你被人家冤枉，这宿世的业障遇到一起；若没有宿世的业障，那麽这是新生出来的这种冤枉的业。你冤枉人家，明知道对方没有做这种坏事，你故意冤枉他，说他做这个坏事了。像这样宿世和今生的这种习交加，发於诬谤：「诬」，就是诬赖；「谤」，就是譭谤。你没有偷我东西，我故意说你偷了；你没有杀人，我说你杀的；给你栽一个赃，故意给你造出来一个罪过，这叫「诬谤」。

如是故有合山、合石：像这样子，所以就有合山地狱、合石地狱。「合山」，四面都是山合到一起，把你夹到一起。「合石」，或者四面都是石头，把你夹到中间，夹得像块肉饼子。碾磑：「碾」，就是碾米的那个碾子；「磑」，就是捣磑；也有这种碾磑地狱。耕磨：「耕」，这个人要是尽打妄语，这不诬谤吗？诬谤，尽说假，说话说得不正确。所以在这个地狱，就把他舌头割出来，或者用铁钩子勾出来，用牛拉犁，在这舌头上来回趟来趟去的。「磨」，就是放在磨里头研。如谗贼人，逼枉良善：就好像谗贼人逼迫冤枉良善似的。他说话说得不正确，这叫「谗贼人」。

二习相排：前生的这种业障和今生的这种行为合起来，二种互相排斥。故有押捺、槌按：所以有「押」，就是把他押起来；「捺」，就把他按住；「槌」，用槌子来打；「按」，这也是把他按下去。蹙溘：就是把这罪人放到一个布袋里压，来挤出血水。衡度诸事：这个「度」字，读「惰」。衡，就是一种秤；衡度，就是用秤秤一秤它，衡量一下。或者用斗量一量、或者用秤秤一秤，这叫「衡度」。「诸事」，有以上押捺、槌按、蹙溘、衡度种种的事情发生。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怨谤，同名谗虎：因为这个，所以十方一切的如来看怨谤的这种行为，就给它起名，叫「谗虎」，比老虎还厉害。菩萨见枉，如遭霹雳：这修行的菩萨，他不敢错因果的，所以他看见冤枉这一种行为，这一种习气、习因，就好像遇着霹雷那麽生恐惧心；霹雳一劈，把人都会劈死的。所以菩萨看这个「枉」字，就像霹雳那麽厉害。

I10讼习

十者、讼习交諠，发於藏覆。如是故有监见、照烛，如於日中，不能藏影。二习相陈，故有恶友、业镜、火珠，披露宿业，对验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覆藏，同名阴贼。菩萨观覆，如戴高山，履於巨海。

十者：第十种的习因是什麽呢？就是讼习交諠，发於藏覆：什麽叫「讼」呢？讼，就是诉讼，就是打官司，互相告状；告状，就要有辩护律师，这就成了一个诉讼。这诉讼，它这种的罪过是什麽呢？就是「覆藏」，也叫「藏覆」，就互相都没有真的；你就说你有道理，我就说我有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譬如两夫妇去打离婚官司，这个丈夫就说太太怎麽样怎麽样不对，太太就说丈夫怎麽怎麽样不对；其实，两个人没有一个对的。若有一个对的，也不会离婚的；你若有一个对的，对方便有不对，你一包涵，原谅一点，也就没事了嘛！两个，你讲你的理由，他讲他的理由，於是乎就到处找律师。因为觉得那个律师没有饭吃，如果你不打打官司，做律师的会饿死；就这麽无事生非地，找出来一点事情来干一干，好给一点律师费，律师也就生活着。那麽律师说：「好，你们两个打官司，我这生意就好了！」所以那个律师，最欢喜你打官司，找他去做辩护律师。辩护一堂，就五十块钱，或者一百块钱，或者两百块钱，或者三、五千，看你这个案子的价值如何，因而他就随便刮拢了，随便可以中饱了。这个「讼」，就是讲这打官司的。「交諠」，「諠」，就是諠闹，就是你说你有道理，我说我有道理。

「发於藏覆」，为什麽要打官司呢？就是互相不坦白，你对我也用个假面具，我对你也用个假面具。假面具一揭穿了，这就要讲道理啦！一讲道理，还是用这个假面具藏起来。「藏」，就是隐藏起来；「覆」，是把它盖上。明明我不对，我没有道理，我把我没有道理这个地方盖上、藏起来，把我那个有道理的地方提出，显露出来。

如是故有监见：「监」，就是镜子。这言其在生的时候，你欢喜打官司，欢喜造罪恶，等到地狱那儿，就有个孽镜台；这孽镜台，你在生所作所为，到那儿一照都现出来了，好像演电影一幕一幕地就都演出来了。照烛：就好像有灯烛，你一点也没有覆藏的地方。如於日中，不能藏影：就好像在太阳正中的时候，那个影没有地方可以藏起来的。

二习相陈：有前生的业障和今生的业障这两种互相陈列起来。故有恶友、业镜、火珠，披露宿业，对验诸事：所以在地狱里，就有恶友投诉你的罪过，又有一种孽镜台和火珠来照；无论前生你有什麽罪业，所造的罪业都可以现出来。你不承认？不承认，就拿出个证据给你看一看，证明一下。这「恶友」就不单恶友，乃至於家庭眷属都包括在内了。

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覆藏，同名阴贼：因为这个，所以十方的一切如来看覆藏这种行为、这种习因，就给它取个名字叫「阴贼」。菩萨观覆，如戴高山，履於巨海：菩萨观这种的覆藏——这种的讼——好像头上顶着一座高山在大海里走。你说怎麽能出得来呢？没有法子出得来的，所以菩萨是不打官司的。

H3徵释六报（分二）

I1总徵略释　I2蹑徵详释

今I1

云何六报？阿难！一切众生，六识造业，所招恶报，从六根出。

云何六报？阿难！一切众生，六识造业：什麽叫做六报呢？阿难！一切众生在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上所造的业。所招恶报，从六根出：他造业就要受报，所招的恶报是从什麽地方来的呢？从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发生出来的。

I2蹑徵详释（分六）

J1见报　J2闻报　J3鼻报　J4味报　J5触报　J6思报　J1分三

K1临终见坠　K2本根发相　K3正详交报

今K1

云何恶报从六根出？一者见报，招引恶果。此见业交，则临终时，先见猛火满十方界，亡者神识，飞坠乘烟，入无间狱。

前边讲的是十习的因；习，就是一种习惯。因为有这个十习的因，所以要受六交报。怎麽叫「六交报」呢？因为这六种，虽然是一根犯的罪业，它都有连带的关系，互相都有关联。譬如眼根对着见尘（色尘）所犯的这种的罪业，这不过以眼根为主犯，其余的耳、鼻、舌、身、意都是从犯。主犯，就是头一个造罪的；其余的，就都是帮忙来造罪业。可是在前边我们已经讲过，十方诸佛说是：成佛，也是从六根成的；堕地狱，也是从六根堕的。因为十方诸佛异口同音，都这样告诉阿难，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这个「六交报」。

这「六根」本来可以用来成佛的，但是因为我们人不会用，所以这个如来藏性依真起妄，由三种的细相，生出六种的麤相；由六种麤相，又造出无量无边这麽多的相。因此说，这个罪业有八万四千种那麽多。为什麽造这麽多罪业？也就因为我们没有能做得主，没有能不随六尘的境界转。现在为什麽造业了呢？就因为随着六尘的境界转了，没有能「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

」。所以现在没有反闻，就跟着六尘跑了；跟着六尘跑，这第一个就是「见报」。

云何恶报从六根出：怎麼样说所受的恶报是从六根出来的，从六根造成的呢？一者见报：这第一的，就是眼见色的见报。招引恶果：因为你眼睛这个见性见着色尘，就跟色尘转；跟着色尘转，其中就会委屈婉转，有很多的委屈相；有很多委屈相，就会造出来很多的罪业；造很多的罪业，就会结了很多的恶果。

此见业交：「业」，就是罪业。「交」，就是互相交换；和谁交换呢？这个「见业」和其余的五根互相交换意见，那麼这个业也就互相交换了。这样子，随着这个色尘境界转，就追声逐色，逐这个色尘。

譬如，你见着一个美女，生一种贪欲心，於是又想听到这柔软的声音。眼睛看见美色了，耳朵就跟着要听美声，鼻子就要闻这个女人脂粉的香气。你说这是不是？如果眼睛没看见，耳朵也不会就想要听这个好声音，鼻子也不会想到闻这个女人的香气。甚至於鼻子想要闻女人的香气，这舌头就又想打坏的妄想，或者：「啊，这个女人这麼好，和这个女人接个吻不错！」这心里就生这种无明了，於是身就想着要接触这个女人，这个意也就给了一个许可，连意也同意了，结果就造成这个淫业。

淫业造成了；这个恶果，将来就是或者跑到那个铁柱上面去抱一抱，或者跑到那个铜床上去睡一觉，或者这个男女二根就有铁嘴的虫子来回钻。你说为什麼呢？第一个造罪业的就因为这个见。这见，本来你见着就见着了，你不应该跟着它跑嘛！你见着，「眼观形色内无有」，你能有这个功夫吗？有这个功夫，那不妨你天天见，时时见；你见，多多益善，少少无拘。你若没有这个功夫，那你就要小心一点，就不要跑到那个铜床铁柱上，跑到那个地狱里去喔！

则临终时：人人都会死的，哪一个人也不会总活着不死；除非你修行成了神仙，愿意活就活，愿意死就死；再不你做了佛菩萨，或者证果阿罗汉，那时候生死自由了。但是你没有；没有，就有一个死的时候。这死的时候，见什麼？先见猛火：因为你有这一种的淫欲的慾火，就先见猛火。这个猛火不是一个地方有猛火，而是尽虚空遍法界，满十方界，都有猛火。

亡者神识：这时候，这个死的人这个神识——就是「八识」那个识，就是灵魂，也就是那个可以成佛，也可以做鬼的「中阴身」。这个神识，就是那个中阴身；因为前五阴已断，後五阴未成，所以是中阴。这个中阴身，怎麼样啊？就飞坠乘烟：就因为他这个神识可以在虚空飞腾的，他飞腾到虚空，但是他这个神通没有那麼大，於是在虚空就坠落了。坠落，就「乘烟」，他乘着这一股烟气。到什麼地方去啊？入无间狱：就是到无间地狱那个地方去！这个地方，不是好好玩的地方，我相信就是旅行家也没有愿意到地狱去游玩游玩的。所以我们任何人，都不要种这个去到地狱的因；我们到佛国去比到地狱好，不要跟着这个人到地狱去！

K2本根发相

发明二相：一者明见，则能遍见种种恶物，生无量畏。二者暗见，寂然不见，生无量恐。

这个人——哪个人哪？就是造罪业这个人，就是跟着色尘所转的这个人，这个人堕无间地狱了。到无间地狱里，发明二相：就发明两种相。这两种相是什麼相呢？一者明见，则能遍见种种恶物：这个「明见」，是什麼都能看得见。看见什麼呢？看见种种的恶物；除非你不想什麼，你想什麼就有什麼现出来，尽是这些个恶的物。这个恶物，有狼虫虎豹，有牛头马面，有人身子长个牛头，有人身子长个马面，有无常鬼带着一个高帽子，又有这猪嘴獠牙的；你所见的，都是这一些个凶恶可怕的东西。怎麼样呢？生无量畏：你就生了恐怖，吓得战战兢兢的，恐惧起来了！

二者暗见：第二的相，生的什麼呢？「暗相」，什麼也看不见，没有日月灯光、星光，什麼都没有，就黑暗到极点。这时候怎麼样啊？寂然不见：什麼动静也没有，什麼声音也没有，什麼也看不见，可是在这个时候，生无量恐：又生了无量恐。前面那是「畏」，这是「恐」，有个恐惧；总而言之，是惊恐，就生恐惧心。恐怕这个时候再看见这个美女，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有这种淫欲心？这要问问这个人才知道。因为他在生前，就造这个淫欲业，所以落到地狱就生这两种相，生种种的恐怖。

K3正详交报

如是见火，烧听：能为镬汤、洋铜。烧息：能为黑烟、紫焰。烧味：能为焦丸、铁糜。烧触：能为热灰、炉炭。烧心：能生星火迸洒，煽鼓空界。

现在讲「六交」的这种形相。如是见火，烧听：像这个见火，它若烧到听上——这个火烧到耳朵这个声尘，能为镬汤、洋铜：就能以做什麼呢？就变成镬汤地狱、洋铜地狱。「镬」，就是个锅。「镬汤」，就是把水烧滚滚的，把这个罪人放到这滚锅里头煮上，就可以把这个亡者的神识变成镬汤。「洋铜」，把铜也烧化了，把这个人放到那洋铜里头来泡一泡。

为什麼把他搞到这个镬汤洋铜呢？就因为他耳朵那个时候帮着眼睛做帮凶。就眼睛看着美色，它应该劝一劝：「不要听这个美声，不要听这个燕语莺声！」可是它就帮着眼睛，说：「这个声音也不错的，不但她相貌生得好，她那个说话的声音也燕语莺声，美耳中听。」耳朵听见她说话，心里也就觉着舒服了，觉着：喔，非常有快感！所以现在就变成这个镬汤洋铜了。你有快感了？你若中意听，现在让你试一试这个滋味怎麼样？

烧息：这种火，若烧到鼻息，能为黑烟、紫焰：前边不说「飞坠乘烟」吗？就那种黑烟；「紫焰」，这种火苗是紫色的。为什麽有这个烟、这个焰呢？因为这个鼻子它欢喜闻香味嘛！这回有紫黑烟，叫你闻个饱！你反正也喜欢闻这香味，现在在这黑烟里头，相信不会很好闻的，一定是很臭的，比那个煤气都臭！於是有这黑烟、紫焰，你看，这就因为好闻，所以招这种果报！

烧味：若烧到味尘。舌头贪味尘，现在能为焦丸、铁糜：什麽叫「焦丸」呢？是烧热的铁丸子。到铁丸地狱，就叫你吃这个铁丸子，一吃，放到口里一烧，就把舌头给烧焦了。「铁糜」，吃这个粥，是什麽做的呢？用铁做的。到铁糜地狱，叫你来喝这个粥。你欢喜女人这个味，欢喜接吻，这回叫你一天到晚吃这个东西。

烧触：能为热灰、炉炭：这个见火若烧到触尘上，能以变什麽呢？就能以变成「热灰」。这种热灰，不是就普普通通的热灰，那灰里头有火的。又变成「炉炭」，就火炉那里边的炭。

烧心：「心」，就是意，也就是法。这个见火若烧到心呢？就能生星火迸洒：这火就往外洒出火星来烧你，好像星星这麽多。煽鼓空界：这一种热气的力，把虚空里头都蒸满了。

J2闻报（分三）
K1临终见坠　K2本根发相　K3正详交报
今K1

二者闻报，招引恶果。此闻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波涛没溺天地，亡者神识，降注乘流，入无间狱。

二者闻报：第二种的六交报，是「闻报」。本来「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可以成道的。这一回呢？他就专循着声尘，而向外去闻去，不是反闻。闻什麽呢？闻一切他欢喜闻的声音：或者欢喜听女人唱歌，或者欢喜听女人说话，或者欢喜…
…，总而言之，男女都是一样的，女人就欢喜听男人讲话，男人就欢喜听女人讲话。这个道不是一面的，是两面的，不是单单说男人，也不是单单说女人；也是说男人，也是说女人，这不是单说某一方面的。所以我们听经，不要说：「哦，男人不好，女人好！」不是的！是同等的，有同等的这种罪业。招引恶果：什麽叫做「招」？招手说：「你来啦！来啦！」这叫「招」。「引」，也就是引你来了。那麽现在，这个招引什麽呢？恶的果报。

此闻业交：这个耳根的罪业和其他五根的业，互相交接，则临终时，先见波涛没溺天地：临命终的时候，就看见所有的地方都是水，把天地都充满了。你说，这种的罪人看天地都是水充满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不是的。这就他一种业报所现，他看见是这样情形。所以我们看见这山河大地、森罗万象、房廊屋舍，又是有这三藩市、又有纽约、又有日本、又有中国，又有这个……，这都是业力所现出来的。你若没有这个业力，这一些个都是虚空的；你要是业尽情空了，你看周遍法界，一切都是空的，什麽都没有的。就因为你有执着相，所以就见着这形形色色的相。那麽这个罪人就看见这天地间都是波涛，都是水，把天地都淹没了。

亡者神识，降注乘流：这个造罪业死的人，他的这种神识就降到水里去了。一流，就流到什麽地方去了？也就流到他哥哥那个家里去了。什麽地方啊？入无间狱：到无间地狱。谁是他哥哥？眼睛嘛！眼睛是耳朵的哥哥。他这六兄弟，一个跟着一个跑！

K2本根发相
发明二相：一者开听，听种种闹，精神愁乱。二者闭听，寂无所闻，幽魄沉没。

你看讲得这麽厉害，这个愿意造业的人，还要去造！你说成佛那麽好，他不欢喜去成佛；你说地狱那麽坏，他想要试试看。成佛那麽好，他连一试也不试，说：「等一等再说！」地狱那麽样子恐怖，他要去试试看。你说，听坏声造罪业，他一遇着这境界就要去听，说：「我现在试试看！」听讲经，他说：「我听这个声不对，不知讲经讲的是不是真的？」你啊，唉！

发明二相：有两种的形相发生。一者开听，听种种闹，精神愁乱：一者、就是什麽都听见，听见种种好热闹、好喧闹的声音，这时候精神就昏乱了，什麽也都忘了。二者闭听，寂无所闻，幽魄沉没：二者、就是耳朵聋了，什麽都听不见，这时候他这个魂魄也不知道沉到什麽地方去了，就是愁乱了。

K3正详交报

如是闻波，注闻：则能为责为诘。注见：则能为雷为吼，为恶毒气。注息：则能为雨为雾，洒诸毒虫，周满身体。注味：则能为脓为血，种种杂秽。注触：则能为畜为鬼，为粪为尿。注意：则能为电为雹，摧碎心魄。

如是闻波：像上边所说这个「闻波」。注闻：这个闻波，注到「闻」这个耳根上边，注到这个闻尘，则能为责为诘：「责」，就是责备；「诘」，就是诘问，也就是审问。言其你在生的时候，由这个闻尘造出种种的恶业而到地狱里，就会被责问，会被诘究。注见：则能为雷为吼，为恶毒气：如果这个闻波注到见上，就能有这个雷吼地狱，有一种恶毒的气来熏。

注息：则能为雨为雾，洒诸毒虫，周满身体：注到这个息尘上，则能为雨、雾，一天到晚都是在这个雨雾的地狱。这个雨里边，就下一切的毒虫，这毒虫在你每一个毛孔里都咬，往你毛孔里钻，满身都是这些个毒虫。注味：则能为脓为血，种种杂秽：注到味尘上，就能化为脓、化

为血，种种杂秽，非常的不洁净。

注触：则能为畜为鬼，为粪为尿：这个注到触尘上，就能做畜生，或者做鬼，在这个粪尿地狱里去受罪。注意：则能为电为雹，摧碎心魄：注到这个意上，就在雹电地狱，一天到晚总好像有闪电下冰雹似的，受这种痛苦，能把这个鬼的心魄都给摧碎了。

J3鼻报（分三）

K1临终见坠　K2本根发相　K3正详交报

今K1

三者鼻报，招引恶果。此鼻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毒气充塞远近，亡者神识，从地涌出，入无间狱。

三者鼻报，招引恶果：第三、就是鼻的果报。这鼻，鼻子你不要以为它就单单闻一闻味道，还可以造什麽业吗？可是它就闻这个味，也就可以造成一种的业。因为它贪着香尘，贪着闻香味，有的时候也就会不正常，譬如贪闻女人的香；那麽由这种的邪见，也就可以造出种种的恶业，招引种种恶的果报。

此鼻业交：这个鼻业，和其他诸根的业交接。则临终时，先见毒气充塞远近：这个人当死的时候，就先看见毒气。他在生的时候愿意闻香气，现在就变成毒气了。你要知道，世界上这种香的东西，香到极处，就有毒气。这个毒气，在远的地方和近的地方都有。亡者神识，从地涌出，入无间狱：亡者因为看见什麽地方都是毒气，他又从地涌出；出去，他以为没有毒气，想逃避这个毒气。殊不知一逃避这个毒气，也就跑到无间地狱里去了。

K2本根发相

发明二相：一者通闻，被诸恶气熏极心扰。二者塞闻，气掩不通，闷绝於地。

发明二相：发明两种相。一者通闻，被诸恶气熏极心扰：一者、就是通闻，被一切的恶气熏到极点，令心里扰攘不安，也不知怎麽样好。二者塞闻，气掩不通，闷绝於地：二者、把这个闻性闭塞了，这个气不通，不通气，就闷得要死了。

K3正详交报

如是鼻气，冲息：则能为质为履。冲见：则能为火为炬。冲听：则能为没为溺，为洋为沸。冲味：则能为馁为爽。冲触：则能为绽为烂，为大肉山，有百千眼无量咂食。冲思：则能为灰为瘴，为飞砂砾击碎身体。

如是鼻气，冲息：这个鼻气，若冲鼻息，则能为质为履：「质」，是质问。「为履」，这个「履」，就叫你履行你所做的事情。冲见：则能为火为炬：变成火炬地狱。冲听：则能为没为溺：「没溺」，就是淹，被水淹了。有没溺地狱，里头又有血水，又有尿之类的。为洋为沸：又能变成洋铜地狱，又能变成沸汤地狱。冲味：则能为馁为爽：鱼肉放得时间久了，就坏了，这叫「馁」；汤，放得时间久了，也变坏了，这叫做「爽」；这就是所吃的东西都坏了，变成这种臭东西。

冲触：则能为绽为烂，为大肉山：这鼻气若冲触尘，就身体裂开，就是破烂了，变成大肉山。有百千眼无量咂食：有百千只眼睛在那个肉山上，有无量无边那麽多虫子，在那儿吃你的身上的血。冲思：则能为灰为瘴：这个嗅冲到思上，就能有这一些个不洁净的病痛，有这一些个灰尘和瘴气来冲你。为飞砂砾击碎身体：又变成飞砂走石，不知道从什麽地方它就来了，击碎你这个身体。「砂砾」，就是砂块、土块。

J4味报（分三）

K1临终见坠　K2本根发相　K3正详交报

今K1

四者味报，招引恶果。此味业交，则临终时，先见铁网，猛焰炽烈，周覆世界，亡者神识下透挂网，倒悬其头，入无间狱。

四者味报：四者、是味的报。我们人一生，就想用一切畜生的肉来滋养我们的身体，所以就贪口腹，而研究什麽东西有好的滋味。因为这样子，於是就造出种种的业。

怎麽造的这个业呢？中国人有研究「味」的，专门吃活的东西，也就是新鲜的东西。西方人，吃肉都要用雪柜（冰箱）雪（冰）它一个时期，然後才吃。中国人认为这一雪，就把肉营养的东西都冻死了，没有营养了，所以要吃那个活的东西；在那个活的畜生身上割下的肉，认为这就是最有营养了。

在中国有那种厨子做席，专门把猪打得跑，跑一两个小时，不停地跑，把肥猪身上的气血都跑得膨胀起来了，这个厨子就在这猪的身上，照牠那厚肉的地方，一刀就砍下一块，用这一块肉来做席，说这是最好的了。还有吃猴头，猴子，就是monkey。把桌子做一个窟窿，把猴子头放在窟窿里头，再把这个地方给它这麽隔上，用一个槌子，把这猴头就那麽活着打，打破了，人吃这猴子的脑，说这是有营养了。为什麽要这麽吃呢？这就由这味上造的恶业。由这一个贪好滋味，就想遍种种的方法来造罪业。所以这个味，怎麽能造恶报、受恶果呢？也就因为这个。

味报，招引恶果，此味业交：这个味业，和其他的这五种业互相交接。则临终时，先见铁网：这个人临死的时候，先见到铁网，这个铁网就把他网着。猛焰炽烈，周覆世界：那铁网的里边，火着得非常的旺盛，这火也周覆世界。亡者神识下透挂网，倒悬其头，入无间狱：这个死的人的神识，往下透着要出去，却挂网倒悬着，脚在网里头挂着，头在下面悬着，入到无间地狱去了。

K2本根发相

发明二相：一者吸气，结成寒冰，冻冽身肉。二者吐气，飞为猛火，焦烂骨髓。

发明二相：这也发生二种的相。这个两种相是什麽呢？一者吸气，结成寒冰，冻冽身肉：一个就是往里边吸气；这吸气，就是冷了，所以就结成寒冰，非常之冷的，冻冽这个肉身。二者吐气，飞为猛火，焦烂骨髓：第二种，就是往外吐气，气吐出去，变成猛火了，把他的骨髓都给烧烂了。

K3正详交报

如是尝味，历尝：则能为承为忍。历见：则能为然金石。历听：则能为利兵刃。历息：则能为大铁笼弥覆国土。历触：则能为弓为箭，为弩为射。历思：则能为飞热铁，从空雨下。

如是尝味，历尝：则能为承为忍：像这个尝味所造的恶业，如果在「尝」上来讲，就能为承、为忍。什麽承、忍呢？就是所造的恶业，你不承认也要承认，你不能忍受也要忍受，这种的罪名不能逃避的。历见：则能为然金石：这个尝味如果在见上，这个地狱就有一种火把金石都烧化了它。历听：则能为利兵刃：历这个听尘，在这个地狱就很多锋利的兵刃来刺你的身体。

历息：则能为大铁笼弥覆国土：历於鼻息，就有一个大铁笼弥满在整个国土这麽大的地方。历触：则能为弓为箭，为弩为射：历这个触尘，就变成弓箭地狱，射这个犯罪人的身体。「弩」，是弩箭。历思：则能为飞热铁，从空雨下：历意根就有一些个热铁，在空中好像飞沙走石，从空中落下来；热铁落下来，就是烧身的。

J5触报（分三）

K1临终见坠　K2本根发相　K3正详交报

今K1

五者触报，招引恶果。此触业交，则临终时，先见大山四面来合，无复出路，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手执枪矟，驱入城门，向无间狱。

五者触报，招引恶果：第五、触报，就是贪触，贪触尘所引起的恶报是什麽呢？此触业交：这个触的业，和其他的五种互相交接。则临终时，先见大山四面来合，无复出路：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他这个业果感召，就先看见一座大山，这座大山从四面合过来的，他没有逃走的地方。

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亡者神识看见四面铁山来了，他没地方跑了，又看见一座大铁城。这座铁城里边，有火蛇、火狗，这可是活物，但都是火变成的。又有火虎、火狼、火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手执枪矟：有这个牛头管大铁城的狱卒，还有马头这个罗刹鬼。他们手执枪矛之类的，有执着枪、有执着戈矛、有执着方天画戟；总而言之，都是可怕的兵器。驱入城门，向无间狱：就赶着犯罪的人，到这大铁城里边去，一入这个城，也就堕到无间地狱去了。

K2本根发相

发明二相：一者合触，合山逼体，骨肉血溃。二者离触，刀剑触身，心肝屠裂。

发明二相：发明两种的相，这两种的相是什麽呢？一个合相、一个离相。一者合触，合山逼体，骨肉血溃：怎麽叫合相呢？这四面都有大山来逼体，骨头、肉和血都溃烂了；被山一压，就压成一块肉饼子，血肉模糊，死了；然後又有巧风一吹，又活了；活了又这麽合了；也是死了生，生了死，这是「合触」。二者离触，刀剑触身，心肝屠裂：二者离触，这个离开的触是什麽呢？这个刀和剑、枪矟触身，心肝都碎裂了，都被枪、刀、剑给刺坏了。

K3正详交报

如是合触，历触：则能为道为观，为厅为案。（疑是错简，应是为撞为击，为剚为射。）历见：则能为烧为爇。历听：则能为撞为击，为剚为射。（疑是错简，应是为道为观，为厅为案。）历息：则能为括为袋，为考为缚。历尝：则能为耕为钳，为斩为截。历思：则能为坠为飞，为煎为炙。

上列经文「如是合触，历触：则能为道为观，为厅为案。历见：则能为烧为爇。历听：则能为撞为击，为剚为射。」这应该是换成：「历触：则能为撞为击，为剚为射」，因为这个「撞、击和剚、射」，都是关於触尘的，关於身体上的，这八个字才合这个道理。历听，应该是「为道为观，为厅为案」，因为这个「道、观、厅、案」，都是审案的，要用耳朵来听的。

【编按】：下列经文解释依上人前文所言编排。

如是合触，历触：则能为撞为击，为剚为射：「撞」，就是互相撞；「击」，就是打击；「剚」，就是用刀刺到身上；「射」，就是用箭来射；这「历触」应该是这样子。历见：则能为烧为爇：这个触尘若历到见上，就烧，它就热了；这也就是那种镬汤、炉炭地狱之类的。

历听：则能为道为观，为厅为案：在这个地方，「道」，就是到地狱这种衙门（地府）的路；「观」，就是审案处那个门两边的门阙；「为厅」，也是阴间地狱里头，判官、阎王审案的地方；「为案」，在那个地方听案，就审问你造了什麽罪业；以上是触尘若历到听上的果报。历息：则能为括为袋，为考为缚：这个触尘若历到息上，就有狱卒把你收括起来，装到袋里头，然後拷打你，把你绑起来。

历尝：触尘若到尝味上，则能为耕为钳，为斩为截：「耕」，就是把舌头用钩子勾出来用牛耕，或者用钳子钳起来，或者斩，或者把它截断。历思：则能为坠为飞，为煎为炙：「历思」，则能变成个什麽地狱呢？变成个「坠」，就是把他扔到空中，掉到下边，跩他一下；「为飞」，就把他也是挑飞到空中，然後再坠落到地下，这麽摔；「煎」，也是用火来煎他，好像锅里放上东西，我们烙饼叫「煎饼」；「炙」，就是在身上用火来烧。

J6思报（分三）

K1临终见坠　K2本根发相　K3正详交报

今K1

六者思报，招引恶果。此思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恶风吹坏国土，亡者神识被吹上空，旋落乘风，坠无间狱。

六者思报，招引恶果：第六者就是「思报」。思，就是思想。思所造成的恶报，也是很厉害的、很大的。此思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恶风吹坏国土：这个思业，和其他五种的交，则临终时，先看见这个恶风把国土都吹坏了。亡者神识被吹上空，旋落乘风，坠无间狱：亡者的神识被这风吹到虚空里头去，在空中旋转，又乘风落下来，到无间地狱里去。

K2本根发相

发明二相：一者不觉，迷极则荒，奔赴不息。二者不迷，觉知则苦，无量煎烧，痛深难忍。

发明二相：这也发明二种的相。这两种的相，一者不觉：一者、就是「不觉」，什麽也都不懂了，这个时候迷迷糊糊的，就像一个愚痴到极点的人。迷极则荒，奔赴不息：迷到极点，他就慌张起来，就各处乱跑，东跑西跑不休息。你说，总各处跑，是不是很辛苦的呢？

二者不迷：二者、他不迷惑，就是有一种知觉力。觉知则苦：不迷，可是不迷就觉得所受的一切都是苦的境界，都是非常苦。无量煎烧：怎麽样苦法呢？就是这火烧得特别厉害，痛深难忍：再没有那麽痛了，再没有那麽苦了。「痛深」，言其痛得非常的厉害，不能忍受。我们人身上发痒了，痒到极点了，觉得忍不住，就用手去挠去。这是痛，痛到极点了，你没有法子去停止这个痛，所以这是非常痛苦的。

K3正详交报

如是邪思，结思：则能为方为所。结见：则能为监为证。结听：则能为大合石，为冰为霜，为土为雾。结息：则能为大火车，火船火槛。结尝：则能为大叫唤，为悔为泣。结触：则能为大为小，为一日中万生万死，为偃为仰。

如是邪思：像这种的邪思，这邪思就是不正当的思，想的东西都想入非非，想奇奇怪怪这些事情。结思：则能为方为所：这种邪思，如果就是在他本身上，则能「为方、为所」：一个地方、一个处所。这个地方、处所，也就都是来对他不好，问他的罪的地方。结见：则能为监为证：如果在这个见上，则能「为监、为证」。「监」，就好像镜子似的；在地狱里有个孽镜台，你到那儿，生前所做的罪业，在那个镜子里都现出来，也就好像演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都现出来，丝毫也不能推诿，也不能不承认的。「为证」，你要是不承认，就有证人来证你这个罪。

结听：如果这种的邪思结在听上，则能为大合石：这四面的大石头合成一起，把你夹到中间。为冰为霜：这都是冷的冰霜地狱。为土为雾：这个地狱是黄土攘成的，什麽也看不见，在这个地狱里头令你头昏脑胀。结息：则能为大火车：这并不是像我们世间上的火车，可以坐着它去旅行；这个火车，根本就是用火烧红了的，叫你在这车上去旅行去。火船：那个船上都是火，叫你到那上边去。火槛：「槛」，就是一种监狱，那里头都是火。

结尝：则能为大叫唤：如果在尝味上，就有大叫唤地狱，在那里边吵得不得了。为悔为泣：「悔」，就是後悔；「泣」，就是哭泣。在这个地狱里，又後悔、又哭泣。结触：则能为大为小，为一日中万生万死，为偃为仰：如果在触上，就为大地狱、为小地狱。在这一天里头，就死一万次，生一万次。「偃」，就是趴到那个地方；「仰」，就是仰起来。所以在这个地狱里，趴到那个地方也是受罪，仰起来也是受罪。总而言之，这不是一个好去处，不是一个可以去的地方，所以都有这一些个痛苦来给人受。

H4总示虚妄（分三）

I1总结妄造　I2分别轻重　I3重明妄发

今I1

阿难！是名地狱十因六果，皆是众生迷妄所造。

阿难！是名地狱十因六果：阿难哪！上边所说所有这麽多名称的地狱，总起来有十种的习因、六种的果报。这十种的习因，就是淫习、贪习、慢习、瞋习、诈习、诳习、怨习、见习、枉习、讼习等。六种的果报，就是由六根和「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相接触，所造的业果

。皆是众生迷妄所造：这都是众生，依真起妄，生了无明；由无明，又生出种种的业相，所造成的这一种罪业。要是反闻闻自性，修这个「觉道」，这一些业也就空了，都没有了。
I2分别轻重

若诸众生，恶业同造，入阿鼻狱，受无量苦，经无量劫。六根各造，及彼所作兼境兼根，是人则入八无间狱。身口意三，作杀盗淫，是人则入十八地狱。三业不兼，中间或为一杀一盗，是人则入三十六地狱。见见一根，单犯一业，是人则入一百八地狱。

若诸众生：假设有众生，恶业同造，入阿鼻狱：六根具足造业之因，於一切时一同造出来种种的恶业，就要入阿鼻地狱。阿鼻狱，就是比无间地狱重一点的。这个无间狱，本来也就是阿鼻狱；但是这儿，就较阿鼻狱轻一点。受无量苦，经无量劫：受这苦，无量无边那麽多，经过不知道多少个大劫，没有数量那麽多的劫数。

六根各造，及彼所作兼境兼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各各所造的这种罪业，及六根对着六尘这种境界所造的罪业。「彼」，就是对着这个境界，所造成的业。眼根对着色尘，色尘就叫「境」，眼根就是「根」，这个「彼」也就是这个境。是人则入八无间狱：这个人，是哪一个人呢？就是顺着六根、六尘去造罪业这个人，就应该入八无间地狱。这八种，就是八寒、八热的地狱。

身口意三，作杀盗淫，是人则入十八地狱：身有三恶：杀、盗、淫；口有四恶：绮语、妄言、恶口、两舌；意有三恶：贪、瞋、痴。身、口、意叫三业，三业如果不清净，而造作杀、盗、淫这十恶，这个人就入到十八层地狱。这十八层地狱，也都是受罪受得很大的。

前边那个是造业重的，这回三业不兼：三业不兼全，就是身口意三业不兼全，这杀、盗、淫、贪、瞋、痴不完全的——或者造一个杀业，或者造一个盗业，或者造一个偷的业，或者造杀、盗两个业，或者杀、淫，或者盗、淫。这身、口、意所作这三业互相都不完全，这种的人，这罪又轻一点。中间或为一杀一盗：其中或者造一个杀，或一个盗罪。是人则入三十六地狱：这个人就入三十六种地狱；虽然入的地狱多，但是他罪比较又轻一点。

这个见根，是一切罪的源头，说「眼不见，嘴不馋」，眼若不看见这个东西，嘴也就不馋。「耳不听，心不烦」，耳若不听这个美妙的音声，心里也不会生这个欲念。所以这个「见」，就是一个恶之首，罪之魁。那麽在单独这一个「见」造的罪，没有多大。所以，见见一根，单犯一业：这单一个见根所造的罪业，单犯一种的罪业，就是在杀、盗、淫里边单单犯或者盗、或者杀、或者淫，犯了一种业，是人则入一百八地狱。
I3重明妄发
由是众生别作别造，於世界中入同分地。妄想发生，非本来有。

由是众生别作别造：由前边这种种的情形，这众生他特别自己造作的罪业，自己去受去。於世界中入同分地：在这个世界里边，每一种人造同一种地狱的罪业，就入同分地狱。「同分」，就是一样的——这一类的，就入这一种的地狱；那一类的，入那一种的地狱。妄想发生：罪是由无明颠倒造成的，这一些个地狱也是由妄想所发生的。非本来有：这都不是本来有的。本来是清净无染的，什麽都没有，就是因为一念，「只因一着错，输了满盘棋」，所谓「差之丝毫，谬之千里」，这边差一点，那边就相差很多了！
G2诸鬼趣（分三）
H1躁前起後　H2详列十类　H3推本显妄
今H1

复次阿难！是诸众生，非破律仪，犯菩萨戒，毁佛涅盘，诸余杂业，历劫烧然，後还罪毕，受诸鬼形。

复次阿难：因为前边所讲这十习因、六交报的意思还没有完全说完，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再讲一讲这个道理给你听听。是诸众生：哪个众生呢？就是造罪业这些个众生。非破律仪：「非」，就是诽谤；「破」，就是破坏。他就说：「你佛教就是佛教，不要这些个戒律嘛！我们人应该自由的嘛！尤其在美国这儿，这个民主国家样样都是自由的，佛教也不应该有这个戒律了！」把佛的戒律一笔就给抹杀，说不要戒律了，你受戒不受戒，都可以做出家人，这就叫「非破律仪」；也不需要持戒律，也不需要守三千威仪、八万细行，都不需要的。犯菩萨戒：这菩萨十重四十八轻戒，他根本就不守，就犯这菩萨十重四十八轻戒。毁佛涅盘：他又譭谤佛这个「涅盘」的道理，说这也不对的。那麽究竟这个人是个什麽人呢？就是造罪的人。诸余杂业：其余的，还有很多很杂的业障。

历劫烧然：他造这种罪业，经过很长远的时间，在地狱好像火这麽燃烧他。後还罪毕：等他这个罪业受完了，不在地狱里头受这一些苦报之後，受诸鬼形：罪业受完可受完了，他又托生来做鬼了。所以你说，我们信佛教的人，自己称自己是个佛教徒，不信鬼；但你看《楞严经》上，说鬼有很多种，不是一种鬼！我告诉你们，〈楞严咒〉上多数说的也是鬼，好像「罗闍婆夜、主罗跋夜」，那都是鬼。为什麽念那个咒？因为那是鬼王的名字，你一念，其余的部下，那一些个小鬼儿，就都不敢做坏事；所以这个咒都是鬼神的名字。
H2详列诸鬼（分十）
I1贪习物怪之鬼　I2淫习风魅之鬼　I3诳习畜魅之鬼
I4瞋习蛊毒之鬼　I5怨习疫疠之鬼　I6慢习气饿之鬼

I7枉习幽魇之鬼　I8见习魍魉之鬼　I9诈习役使之鬼
I10讼习传送之鬼
今I1
若於本因，贪物为罪，是人罪毕，遇物成形，名为怪鬼。

若於本因：若他本来那个因地上，贪恋一物；什麽物呢？这个物，就是物欲；最大的欲，也就是淫欲。所以若在这个本因，贪物为罪：因为这个本因贪物而造的罪。是人罪毕：这个人堕地狱，受罪完了之後，怎麽样啊？遇物成形，名为怪鬼：遇着一切的物质——什麽物呢？什麽物他都可以寄到这物上而成形。这个名字就叫「怪鬼」。
I2淫习风魃之鬼
贪色为罪，是人罪毕，遇风成形，名为魃鬼。

贪色为罪：「色」，就是属於一种淫业。贪这个淫业，就造罪业了。在中国人说，淫业就属於风流；贪风流，言其男女这种的淫业。这男的欢喜这个事情，也叫风流；女人贪这种事情，也叫风流。这个魃鬼怎麽样子呢？这种鬼到什麽地方，什麽地方就不下雨的，这叫「旱魃为虐」。你要是遇着没有雨下的地方，把苗、庄田都旱死了，那个地方就有这个魃鬼。这是真的！所以你听《楞严经》，你把这个物理什麽、世间的什麽事情都明白了。你若没听过《楞严经》，什麽地方旱，你也不知道是什麽道理呢！原来是旱魃为虐。旱魃，就是这个魃鬼；为虐，就是作怪。

是人罪毕，遇风成形：这个人堕地狱受罪完了之後，因为他贪风流，所以一见着风就成一个形。名为魃鬼：就叫魃鬼，就是旱魃。这种鬼到什麽地方，就没有雨下的，你看他本事大不大！
I3诳习畜魅之鬼
贪惑为罪，是人罪毕，遇畜成形，名为魅鬼。

贪惑为罪：「惑」，就是诳惑。这个因造讲大话（打妄语）的罪业，堕无间地狱，是人罪毕，遇畜成形：等在这个地狱受罪满了，遇畜生就成形了。这个畜生，或者狐狸精、或者黄鼠狼、或者猫、狗，这都有精怪的。

我见着过一只猫，也有个鬼附到这猫身上，喔，牠的本事很大！在地下一跳，就可以跳起来十几尺高，跳到房顶上去；从房顶上又跳下，来回跳，也呱呱叫，这样子我都见过的。狐狸，牠附到人身上——牠本来是一只畜生，但是牠灵魂可以出来，跑到人身上去，藉着这个人身，牠就会讲话的，这叫「狐狸精」。黄鼠狼也会这个样子，牠把自己的灵魂出去了，附到那个人身上，也会讲话的。这种怪现象多得很，所以这叫「魅」，就是「迷昧」，把人迷住了。他一到人身体上，人的心就被他给迷住，就什麽也不知道了，好像睡着了。名为魅鬼：所以这叫「魅鬼」。
I4瞋习蛊毒之鬼
贪恨为罪，是人罪毕，遇虫成形，名蛊毒鬼。

贪恨为罪：就是贪这个瞋恨。这十种鬼，每一个鬼都有一个「贪」字，它都是由贪而造成鬼身的。贪这个瞋恨，无缘无故就加罪於人，造这种瞋恨的罪业，堕落无间地狱。是人罪毕，遇虫成形，名蛊毒鬼：等无间地狱罪了的时候，无论遇着什麽虫，这种的鬼就变成了蛊，这叫蛊毒鬼。在中国的广东也有这种的蛊，这是一种虫子做的一种药品，放到茶里给你喝，喝了之後，你永远就要听他的招呼；如果不听他招呼，你就会死的，这叫「中蛊」。若想解除这个蛊毒，一定要找给你放蛊的这个人才可以；但是你想叫他解除，他不会解除的。在南洋一带，新加坡、泰国、越南这些个地方都有这蛊毒。

这蛊毒，它也是有这一种鬼，就专门做这个蛊毒。它非常之灵，如果中了蛊，一定要他给念这种解蛊的咒，你就没有事了。如果不念呢？那就不得了了，那你就永远都要服从他的。最好笑的，就是南洋那一些个女人，有一些个广东来的外乡人到那边去，她欢喜这个男子，就和他结婚；结婚之後，她就给这个男子下蛊；下蛊後，这个男子如果离开她，就会死的，所以这个男子永远也不会离开她的。在中国有很多有这些个法术的人，不过这都是属於邪术。
I5怨习疫疠之鬼
贪忆为罪，是人罪毕，遇衰成形，名为疠鬼。

贪忆为罪：这就是种怨恨。他就常常想着这种怨恨，於是乎就想要报复；报复，就会造罪业；造罪业，就堕落无间地狱，是人罪毕：等这个罪业没有了，这个有罪的人得到自由了；可是得到自由了，他遇衰成形，名为疠鬼：就是或者遇着这个人没有运气，或者遇着无论任何的畜生老衰了，他就藉这个形象变成一个疠鬼。疠鬼藉衰成形，有的时候也是你这个人运败时衰，没有运气了，就遇着这种疠鬼。疠鬼非常厉害的，他要人的生命，就好像探囊取物一样，随时都可以把人生命害死的，这叫「疠鬼」。
I6慢习气饿之鬼
贪傲为罪，是人罪毕，遇气成形，名为饿鬼。

贪傲为罪：「傲」，就是傲慢，自己总很骄傲的。所以对人不要有骄傲心，不要有这一种傲慢；见着人，也不睬人，一点礼貌也没有。

在中国的三国时代，有一个狂士。这个狂士去见曹操，曹操预先就对大家讲：「等他来，我们谁也不出声，谁也不睬他，看他能讲个什麽？」这个狂士叫什麽名字呢？叫祢衡。祢衡来见曹

操，曹操这儿有几十人都不起座，好像没看见他来似的。你说这个人怎麽样？这个人就哭起来了。曹操问他：「你哭什麽啊？」他说：「我见着这麽一帮死人，怎麽不会哭呢？这一些个人不都是死了吗？所以也不会讲话，也不会动弹了！这都是死人嘛！」把曹操骂得不敢怎麽样子他了。曹操那时候最有势力，有生杀之权，所以对这个橱衡就不礼貌，这就是一种傲慢、骄傲。

是人罪毕：这一骄傲啊，这个人也会造罪的。造罪，堕了无间地狱之後，这个罪业了了，则遇气成形，名为饿鬼：他遇着这一股气，无论什麽气，他会成一个形，这个形叫什麽呢？叫「饿鬼」，他成一个饿鬼形。怎麽样叫饿鬼？饿鬼就是没有东西吃，咽喉细如针锋，肚大如鼓。不有个瓮形鬼？这个也就是那个肚子比大缸、大瓮都大，可是咽喉最细的，所以也吃不着东西，这叫饿鬼。你说，要是看见这麽一个鬼，是不是很丑怪的？是不是很难看的？

I7枉习幽魇之鬼

贪罔为罪，是人罪毕，遇幽为形，名为魇鬼。

贪罔为罪：「罔」，就是冤枉。若是贪这冤枉，总想冤枉人，也会造罪的。造了罪业，就要堕无间地狱。是人罪毕：等这个人经过百千万劫之後，他这个罪业了了，又得到自由了；得到自由，可是他这种贪罔的余习还不改，总是有这个习气不变，所以他遇幽为形，名为魇鬼：「幽」，就是很幽暗的。他一遇着幽暗，在那个幽暗的地方就现形了；现出形，这叫什麽？魇魅鬼。在以前不讲过鸠盘茶？这个鸠盘荼就是魇魅鬼。

果某对我讲，说他好几次遇着这种鬼，他和这鬼争斗一番，结果把这个鬼斗败了，没有把他生命给拿去；那很危险的，魇魅鬼有的时候就会把人生命给魇魅去，给抢去了。所以你现在信佛了，相信他永远都不敢再来惹你了！

I8见习魍魉之鬼

贪明为罪，是人罪毕，遇精为形，名魍魉鬼。

贪明为罪：「明」，就是个见；贪见，就是那个见习，自己以为自己非常聪明。其实怎麽样啊？聪明尽做糊涂事，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他知道杀人是不好，他要去杀人；知道抢劫是不好，他要去抢。聪明是聪明，什麽他都知道，讲是讲得井井有条，津津有味，很聪明的，可是尽做糊涂事，这叫「贪明」。他以为自己聪明，做了糊涂事，就造了罪业，也就堕无间地狱。

是人罪毕：堕无间地狱，经过百千万劫之後，那麽又生，又得自由了。这也罪毕了，就得自由了，把他从地狱放出来了。放出，你说怎麽样啊？他也余习不改，还是这种自作聪明。这回，遇精为形：他或者遇着什麽精灵，他又现形了。名魍魉鬼：这个形的名字叫什麽？魍魉鬼。他现什麽形？他有的时候变成一个小孩子，小孩子都是两条腿，他是一条腿。有的时候变成一个大人，人的头都在头顶上长着，他这个头长到腿中间。你看，头长到腿中间去了，你看见过这个样子的？这就叫「魍魉」，他有不同的样子，就这麽奇奇怪怪的！总而言之，这怪现象、怪现状就是魍魉，你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他也可以为虎作伥。

怎麽叫「为虎作伥」呢？伥，这个字很多人都不认识的。这是山上有老虎，人人都不敢到这山上去，怕被老虎吃了。这种鬼就变成一个人形，在前面走，你一看这有人走路就不怕，就跟着他走；跟着他走，一到山里头老虎的窝，老虎出来就把你吃了。这种鬼就是专门帮着老虎骗东西吃，骗人和畜生来喂虎的，这叫「为虎作伥」。这个魍魉，有的时候他也做这个事情。你不信鬼？你没有见过鬼，怎麽会相信鬼？现在再听一听，听一听这麽多的鬼！

I9诈习役使之鬼

贪成为罪，是人罪毕，遇明为形，名役使鬼。

贪成为罪：「成」，就是诈，那个诈习。怎麽叫诈习呢？就是尽做这些个欺诈的行为。他为什麽诈呢？他想什麽事情都要成功，所以他才去骗人。这样子，他造了罪业，堕了无间地狱。是人罪毕：经过百千劫之後，他也得了自由；得了自由，这回他这余习还不改，还想诈骗人。遇明为形：他遇着这种会念咒术的人；也可以说，遇着明师——这个习咒术的法师——他会现个形。现个形做什麽呢？名役使鬼：做役使鬼。什麽叫役使鬼呢？这鬼可以帮人做事的。

好像中国有个纪晓堂，他有五个鬼帮他做事的。这五个鬼，一个就各处去探消息，搜罗情报；一个就帮他听东西，听什麽地方有什麽声音，谁讲什麽话？鬼因为有五通，有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没有漏尽通。所以什麽人讲什麽话，很远他也知道；有什麽事情，他也看得见。这种鬼有一点修行，有一点道行，所以就有这种神通。那麽纪晓堂就仗着这五个鬼，给他来传达消息，上情报，所以什麽地方有什麽事情，他就各处去救人。譬如什麽地方有什麽妖怪想要害人，他即刻就去降妖捉怪，就是仗着这五个役使鬼来帮他做工。这役使鬼，就因为他以前尽贪欺诈，现在做役使鬼。

I10讼习传送之鬼

贪党为罪，是人罪毕，遇人为形，名传送鬼。

贪党为罪：「贪党」，就是那个「讼习」，爱打官司。打官司的人，有的时候就要结一个党，叫这个党到法院帮他讲话，给他做一个证人；就讲无作有，讲虚为实，没有理他讲出个道理来，例如做律师之类的。就是「党同伐异」，他有一党，对不是他同党的，就攻击，去做辞讼，打官司，把对方打输了，这叫「贪党为罪」；这样子，就造罪业了。

是人罪毕，遇人为形：这个人这种罪业满了，遇着人，他藉这个人形做他的形象，名传送鬼：这个传送鬼，就是方才所说，附到人身上讲话的那种鬼了。那种鬼，他附到人身上，就讲：「喔，我又是谁、谁。我又是哪个菩萨，我又是哪尊佛，我又是天主，我也是耶稣！」他附到人身上，就这麼哆哩哆嗦的——中文叫「哆哩哆嗦」，就不稳，身也不稳，就这麼不知道怎麼样子好了。这个一边这麼哆哩哆嗦地，一边就讲话，说他又是这个神、那尊佛，这真是「满天神佛」！它也可以传达吉凶的事情，藉着这个人就说：「哦，你若不相信，伊朗将来到什麼什麼时候，就要地震了，那个地震死两万多人。」没有这个事情，他预先就这麼讲出来了。到时候，果然伊朗就地震了，死两万多人。这麼样子，这一些个没有发生的事情，他预先就说出来，就预言，这叫传送鬼。这种的传送鬼，什麼事情还没有发生，无论吉凶祸福，他都可以预先告诉你。

弟子：他的预言对不对呀？

上人：有的时候对的，有的时候说出很应验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怎麼就能分别出来是正是邪呢？那个正的，他是从修道得来的，不是藉着鬼、藉着神、藉着菩萨、藉着佛来告诉你的，不是假藉「怪、力、乱、神」这种的说法。所以这个地方，你要认清楚！这在中国叫「巫医」，他会给人治病的；但是不是他这个人治病，是有鬼神附到他身上了，这可以有本事治病了。就是以前我讲的，有的头上钉上刀子，肩臂上挂上铡刀，那一类的都是叫传送鬼。

H3推本显妄

阿难！是人皆以纯情坠落，业火烧乾，上出为鬼。此等皆是自妄想业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则妙圆明，本无所有。

释迦牟尼佛又叫了一声，阿难哪！你明白吗？是人皆以纯情坠落：这个人，因为他就专专地专一在这个「情」上了，用这种情欲来行事。因为他单单就一个「情」字，没有「想」；想属阳，情属阴。因为他纯情了，就性流为情，情流为欲，就堕落了。业火烧乾：他堕落到地狱里，等他自己这个罪业的火烧乾了，不烧了，上出为鬼：他得到自由了，可是还不能做人。上来了，从什麼地方上来的？从他哥哥住的那个地狱出来了。到什麼地方呢？就到世上来了。可是他出来是出来，他这种余习还没有断；罪业虽然没有了，他这个思想、这种的习惯、气质、这种的心还没有断尽，所以还是做鬼的。

此等皆是自妄想业之所招引：这一些个人，都是自己依真起妄，在如来藏性上，生出无明，由无明生出种种的妄想，造成这种的业，受这种业所招感来的苦报。起惑、造业，就受报，受种种的苦果。若悟菩提，则妙圆明，本无所有：他要是了悟这个菩提的觉道，则本来这个妙圆明的心——如来藏性上边，没有这一些个麻烦的东西，没有这一些个问题、这一些个痛苦、这一些个苦恼。

G3畜生趣（分四）

H1躡前起後　H2详列诸畜　H3推本显妄　H4重答前问

今H1

复次阿难！鬼业既尽，则情与想二俱成空，方於世间，与元负人，冤对相值，身为畜生，酬其宿债。

复次阿难：我再给你讲一讲这个道理，你恐怕还没有十分明白。鬼业既尽，则情与想二俱成空：鬼的这种罪业既然没有了，他的情和他的想两者都没有了。方於世间：这个时候，他才到这个世间来。与元负人：他短谁的债，谁就是他「元负人」。他与负债的这个人，冤对相值：譬如以前他吃人家的肉，现在人家也要吃他的肉了；以前他杀人的命，现在人家也要杀他的命了——所以这叫「相值」。

身为畜生，酬其宿债：他变成畜生，由鬼道托生来做畜生，还他在无量劫以前所欠的这一些个债务。这一些个债务，就是所欠什麼债务，要还什麼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欠人家猪债，就做猪去还；欠人家狗债，就做狗去还；欠人家牛债，就做牛还；欠人家马债，就做马还；欠人鸡债，就去做鸡给人下蛋，一天下几个蛋，还牠以前的债。所以你看看，这世间的戏，不是很容易做的！做得不对，就有这一些个麻烦；做得对了，就是清清净净的。

H2详列诸畜（分十）

I1枭类　I2咎类　I3狐类　I4毒类　I5蛔类

I6食类　I7服类　I8应类　I9休类　I10循类

今I1

物怪之鬼，物销报尽，生於世间，多为枭类。

物怪之鬼：这个怪鬼因为贪图财物，所以附物成形，做怪鬼。那麼物销报尽：他做鬼这个时候，他所附的这个物销了，报也完了。生於世间：他会再转生到世界上来。做什麼呢？多为枭类：「多为」，就是多半，不是一定的，是大多数。「枭类」，枭，前面已经讲过，这就是枭鸟，又叫「鴟枭」。有云：「鴟枭鴟枭，不孝之鸟。」就是说的这种枭鸟。这种鸟，是蒐着一个土块而成形的

…为什麼蒐土块就能成形？也就这样奇怪。这小的枭鸟成形了，就把那只老的枭鸟吃了，子食其母，也就是这一种怪的现象，所以这种鸟就叫「不孝鸟」。这种鸟，人见着牠就不吉祥。「类」，就是和牠同类的；多数和这一类鸟同类的。

I2咎类

风魃之鬼，风销报尽，生於世间，多为咎徵一切异类。

风魆之鬼：这个「风魆」，就是那个魆鬼。这个魆鬼，他到什麽地方，什麽地方就不下雨。他是因为在因地贪淫欲而造业，做了旱魆鬼。风销报尽，生於世间：等他报完了之後，就生到世间来。他不能做人，那做什麽呢？多为咎徵一切异类：「咎徵」，就是不吉祥的一种预兆，就是很凶的。「异类」，就是也是一种怪异的这一类。为什麽牠这样子呢？也就因为牠在因地造淫习，做魆鬼；然後鬼的报尽了，生在世间上来，牠这种余习还没有断尽，所以就做这种怪异之类的东西
...或者做有颜色的那种飞禽，非常的美丽，可是非常的好淫；有那种鹊，专门好淫的。或者变异成走兽，这种走兽也是欢喜行淫的。

I3狐类

畜魅之鬼，畜死报尽，生於世间，多为狐类。

畜魅之鬼：畜魅这种鬼，畜死报尽，生於世间，多为狐类：等到这个畜死了，他也报尽了，生於世间，就多数做狐狸之类的。

I4毒类

虫蛊之鬼，蛊灭报尽，生於世间，多为毒类。

虫蛊之鬼，蛊灭报尽：做蛊毒鬼的这种蛊灭了，他的报也尽了。生於世间，多为毒类：转生到世界上来，就做毒蛇、蚖蛇、蝮蠍、蚰蜒、蜈蚣这一类有毒的东西。什麽有毒，就变什麽。

I5蛔类

衰疬之鬼，衰穷报尽，生於世间，多为蛔类。

衰疬之鬼：「衰」，衰败了；谁遇着他，谁就衰败。「疬」，就是疬鬼，他非常之厉害，魔力很大的。衰穷报尽了，生於世间，多为蛔类：「蛔」，就是蛔虫。西方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病？（编按：蛔虫是Tapeworm）这个蛔虫，在人肚子里边，牠会和你讲话的。你用药也药不死牠，你吃什麽药，牠预先知道。除非你这个有病的人也不知道，旁人给你这个毒虫的药吃下去，或者可以把牠毒下来。如果这个有病的人一知道，这个虫也就知道了。说：「你也不是我肚里的蛔虫，你怎麽知道我想什麽呢？」这蛔虫，你想什麽，牠在你肚里就知道你想什麽，所以这叫蛔虫。蛔虫会说话的，这是一种病；人有这种病，在肚里就有个东西会说话。

不单这蛔虫，就一些个怪类，也有的会在肚里说话的。我以前对你们不讲过？在香港，我有一个老皈依弟子，今年大约八十多岁了；她皈依我那个时候，都六十多岁了。她耳朵聋，但是每逢我讲经，她一定去听。她根本就听不见我讲经讲个什麽，尤其她是广东人，我讲的是国语，虽然有传话的，她也听不见。我讲经在山上讲，有三百多个石级，晚上也是从七点钟讲到九点钟。这个时候，她自己一个人上山、下山，路上也没有电灯，她这麽大年纪，也不怕跌坏了。那麽她很诚心去听经，有一次，她就听到念「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她听这一句，以後她就不聋了。不聋了，更诚心啦！每逢我讲经，无论讲什麽经，她都去听，就是刮风下雨也不停止，也要去听，有这麽诚心！

人修行有诚心，就有魔障。前几天我不是讲？「要学好，就冤孽找」，你想要学好不是吗？前生那个冤孽就都来找你来了；「要成佛，就受魔考」，就要受魔考。有一次，她晚间就做了一个梦——又不像做梦，又好像做梦。梦着什麽呢？梦见三个肥肥胖胖的小孩子，大约都有两岁到三岁这麽大。由做这个梦之後，她就生了一种病，一天到晚吃东西，隔一个钟头就要吃一餐，一天最低限度都要吃十几餐饭。她认为这是有病了，於是叫中医给医治，也说她没有什麽病；叫西医给她医治，也没有什麽病。这样经过两三年。

有一年十二月初七这一天，因为十二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我从大屿山慈兴寺回来。她看见我，就告诉我说：「师父啊，我肚里头不知怎麽有人说话呢！」我就问她：「说什麽啊？」她说：「我今天一早，用糯米煎饼。我吃饼的时候，肚里头就有人说：『我不欢喜吃这个东西！』」我说：「那你说什麽来着？」她说：「我说：『你吃饱就得了嘛！你不吃这个吃什麽？』」她自己就和肚里这麽讲话。

我说：「不要紧，今天晚间，我叫你这个病好了！你回去，晚间十二点钟在家里佛前上一支香，你就念佛！」她回去就照这样做。她在那个地方坐着，就看见从她肚子里边，走出来三个小孩子——这就是以前她做梦梦见的那三个小孩子。这个老居士就看见韦驮菩萨拿着两碗面，放到那个地方，这三个小孩子就争着来吃面；面吃完了，韦驮菩萨用手捏着这三个小孩子的耳朵，就给拖走了。之後，她自己就觉得肚里头就空空洞洞，什麽也没有了。由此之後，这个欢喜吃东西的毛病就好了。

这蛔虫，也是能在肚子里头说话。但是这位老年人她这个不是蛔虫，是三个怪物，就是方才说的怪鬼。是什麽呢？有两个是青蛙，就是frog（蛤蟆），有一个四条腿的蜒蛇。蜒蛇，到亚洲这地方常常有，牠晚间出来就叫，Thailand（泰国）
这个东西最多。那四脚蛇有这麽长，那两只蛤蟆也都有这麽大，所以这也就属於饿鬼之类的。

为什麽这个人得这个病呢？以後给她观察她这个因果。就因为在前生她信佛，也有一个人有这种病，以後就好了。那麽遇着她，和她讲这个病的来源经过。她说：「我不相信这个！人哪还有肚里会有饿鬼都会说话的？我不信这个！」就因为她说不相信，所以今生她自己也亲身要试验试验得到这种的病。那麽她这个病，在香港很多人也都不相信，提起来她这个病，说：「哪有这个道理？哪有这回事！」这中国人都不相信的，不单说西方人；我相信来生这一些个不相

信的人，也都会得这种病的，所以这因果循环是很厉害的。
I6食类
受气之鬼，气销报尽，生於世间，多为食类。

受气之鬼：受气这种的鬼，它的气销报尽了，生於世间，多为食类：因为在往昔欢喜贪这个骄气，所以现在把罪业完了，生在人的世上来，大多数都做这种食类。什麽叫「食类」呢？这有两种说法：是牠自己就会吃。好像猪、羊就会吃，没有旁的什麽可以做。是被人吃。好像人吃猪肉、吃羊肉、吃牛肉、吃鸡肉，这些就是被人所吃的东西。那麽牠做这种的生物，也是一天到晚被人来吃，被人来养；人养牠，也就吃牠。
I7服类
绵幽之鬼，幽销报尽，生於世间，多为服类。

绵幽之鬼，幽销报尽，生於世间：这种的幽鬼，幽销报尽，也生到世间。多为服类：什麽叫「服类」呢？这个「服」，也有两个说法：好像蚕造丝，被人拿来做衣服，这是一类。又者，牠这个皮可以做衣服，好像羊皮、狐狸皮，这种可以取暖的皮，可以做衣服，这也是一个讲法。又有一类，牠服从人，好像养猫、狗，牠跟着主人，这也是服类。那麽这一类的鬼，多数再生到世间做这个。
I8应类
和精之鬼，和销报尽，生於世间，多为应类。

和精之鬼，和销报尽，生於世间：遇精为形的魍魉鬼。「和销」，本来应该是「精销报尽」。这种的鬼，精销报尽，又生在世间上。多为应类：怎麽叫「应类」？就应这个时候，牠很知道时候的。在美国这儿，我在秋天大约也听见有鸿雁叫；雁在空中飞，这麽一排一排的，好像排队似的，这叫「鸿雁」。在中国的时候，鸿雁在春天也来，秋天也来；我在这儿，只听到秋天的时候有鸿雁叫，春天有燕子。在我中国北方，春天燕子就来，在每一个家庭的屋边蓄个窝——做一个巢穴；牠在那儿蒔窝，就生一些个小燕子，生完就走了
...都知道时候的，春北夏南，这燕子春天到北方去，蒔了窝，然後牠又走了，这叫「应候鸟」。
I9休类
明灵之鬼，明灭报尽，生於世间，多为休徵一切诸类。

明灵之鬼：这种就是役使鬼，他明灭报尽，生於世间：再转到世间，多为休徵一切诸类：多做休徵这类。「休徵」，就是很吉祥的。好像中国的麒麟、凤凰这都是吉祥的兽、吉祥的鸟，这就是休徵这种类。见着这些个鸟兽，就属於吉祥的。
I10循类
依人之鬼，人亡报尽，生於世间，多为循类。

依人之鬼：这就是那个传送鬼。人亡报尽，生於世间，多为循类：那麽人死了，它罪报也尽了，这个鬼转生世间，就做很驯顺的、很听话的那一类畜生。好像狗、猫、马都很听你教导的。
H3推本显妄

阿难！是等皆以业火乾枯，酬其宿债，旁为畜生。此等亦皆自虚妄业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则此妄缘本无所有。

阿难哪！以上所讲的，是等皆以业火乾枯：这种种的众生都以他所造的业火乾枯了。酬其宿债，旁为畜生：偿还他前生的债务，才再托生做畜生。此等亦皆自虚妄业之所招引：再做畜生这种果报，也都是由自己的虚妄所造成的业之所招引，才做这个畜生。若悟菩提：假设他了悟了这个菩提觉道，则此妄缘本无所有：那麽这一切的妄缘，也都没有，空了。
H4重答前问

如汝所言宝莲香等，及琉璃王、善星比丘，如是恶业，本自发明，非从天降，亦非地出，亦非人与。自妄所招，还自来受。菩提心中，皆为浮虚，妄想凝结。

如汝所言宝莲香等，及琉璃王、善星比丘：像你所说的，这个宝莲香比丘尼、琉璃大王和善星比丘。各位还记得这个宝莲香比丘尼是一个什麽样的比丘尼罗！如是恶业，本自发明：像他们这三个人所造的恶业，生陷地狱，本就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非从天降，亦非地出，亦非人与：他这个恶业不是从天上给他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也不是人给他的。

自妄所招，还自来受：自己妄想所招感的，所以还要自己来受。菩提心中，皆为浮虚：在菩提心中，这些个都是浮尘的虚幻，虚幻不实的妄想凝结：是所有的妄想凝结所造成的。
G4诸人趣（分三）
H1躡前警起　H2详列十类　H3结叹可怜　H1分二
I1负债反复徵偿　I2负命杀食不已
今I1

复次阿难！从是畜生酬偿先债，若彼酬者分越所酬，此等众生还复为人，反徵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则於人中不舍人身，酬还彼力；若无福者，还为畜生，偿彼余直。

复次阿难：再讲一讲。阿难！从是畜生酬偿先债：现在所说的这个畜生的报，牠去还牠以前所

欠的债。若彼酬者分越所酬：「分越」，是多出来了。假设是牠所偿的，超过牠所应该偿还的，此等众生还复为人，反徵其剩：这一等的众生，就再来做人，讨回牠所偿还多了的部分；这是牠再来做人，再来互相偿还所剩余的这种业。

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假如对方有善业的业力，并且又有福德，则於人中不舍人身，酬还彼力：他就可以在人道里边，不舍掉这个人身，去还他所剩的债。若无福者，还为畜生，偿彼余直：假设没有福的，就转畜生道再去偿还他所剩的债务。绝对不可你占我便宜，我占你便宜的，一定要公平。虽然默默中没有人一定主宰，但是他自己的业力，彼此都不想吃亏，所以一定要扯平了。

I2负命杀食不已

阿难当知，若用钱物，或役其力，偿足自停。如其中间，杀彼身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经微尘劫，相食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除奢摩他，及佛出世，不可停寝。

阿难当知：阿难！你应该知道，若用钱物，或役其力，偿足自停：若在人道的时候用钱物，或者他帮你做工，债务够了，自然就停止工作了。

如其中间，杀彼身命，或食其肉：如果在彼此结怨的中间，把对方的身命杀了，或者吃对方的肉。如是乃至经微尘劫：像这样子，乃至经过微尘那麽多的劫数，相食相诛，犹如转轮：你吃我的肉，我就杀你的身；我吃你的肉，你杀我的身。就好像一个轮子来回转，转过来，转过去；你吃我，我吃你，不知道吃多长的时间。互为高下，无有休息：或者你吃我多一点，我又吃你少一点，没有休息的时候。这个非常危险的！

除奢摩他，及佛出世，不可停寝：除了这种寂照的定力——修持楞严这坚固的三昧得到楞严大定，或者有佛出世，否则就不能停止，不能休息这个业障。要有佛出世，给解除这种的罪业的相，然後他们两个互相都知道了，不再造业，这才能停止。

H2详列十类（分十）

I1顽类　I2异类　I3庸类　I4狠类　I5微类
I6柔类　I7劳类　I8文类　I9明类　I10达类

今I1

汝今应知，彼枭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顽类。

汝今应知：阿难哪！你应该知道，彼枭伦者：那一些个枭鸟之类的。这里边不单单就是鵂枭鸟这种猫头鹰，还有其他相类似的这种恶鸟，这叫「枭伦」。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顽类：那麽业报偿足，恢复人形了，再生做人；这种的枭鸟托生做人，这个人就非常的顽固不化、非常的刚强、非常的不讲道理，尤其多数是去做土匪，做这些个顽固不化的人。这些人，你讲什麽道理，他也不听；你和他讲佛法，他就跑得远远的。「参」，就是参加；「合」，就和这一类的人聚会到一起。「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人哪，「善一夥，恶一群，什麽人找什麽人」！读书的学生就和学生在一起，做工的工人就和工人在一起，赌钱的赌鬼就和赌钱的人在一起，吸鸦片菸的菸鬼就和吸鸦片菸的人在一起，这一些个嬉皮就跑到嬉皮一起去。为什麽？就都因为他找他那一类的，这叫「参合顽类」。

I2异类

彼咎徵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异类。

彼咎徵者：「咎徵」，就是不吉祥的这一种徵兆。好像看见乌鸦，看见商羊（编按：传说中一足的鸟）、石燕（编按：蝙蝠类），这些都是不吉祥的东西。酬足复形，生人道中：牠把牠那果报受尽了，再生到人道里头。参合异类：「异」，就是怪异。什麽样叫怪异啊？好像你现在在报纸上常常看见，一个女人生了个小孩子，或者一个身体生了两个头，或者一个头两个身体，或者六根反常，眼睛生到耳朵那儿，耳朵生到眼睛那儿，鼻子长到嘴那个地方，嘴搬到鼻子那个地方，这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互相搬家了，所以这六根不正常，这就叫「怪异」。这「参合异类」，就生这种怪异的像；或者一生出来就死了，虽然死了，但他也是一种怪。总而言之，不正常，这叫「异类」。

I3庸类

彼狐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於庸类。

彼狐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狐狸最聪明，可是牠报尽了，再回复人形怎麽样啊？因为牠尽用鬼聪明、假聪明，这回再生做人，参於庸类：「庸」，就是庸俗、庸愚，很愚蠢的、很愚痴的。你和他讲什麽，讲来讲去他也不懂，越讲他越糊涂，这就是庸俗之类的人。你若不讲，他还懂一点道理；你给他一讲道理，他更加糊涂了，什麽都不懂了！

I4狠类

彼毒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狠类。

彼毒伦者：「毒伦」，就是毒蛇猛兽这些个有毒的东西。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狠类：牠这个报尽了，再转世做人。可是虽然生到人道做人，但是他这种的恶习不改，还是非常的狠戾、刚强，说杀人就杀人；他就像毒蛇似的，也不管有道理没有道理、妨碍不妨碍他，先咬你一口，把你咬死再说，非常凶狠的，绝对不讲道理！为什麽他这样子呢？就因为他毒蛇那个毒气还没有改变，那种毒的性情还没改变！这个《楞严经》讲的人性、物性这一切的道理，你若细研究起来，真是讲得最微细了。

I5微类

彼蛔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微类。

彼蛔伦者：这「蛔」，就是方才说那个肚里的蛔虫，在肚子里边会讲话的。虽然牠是个虫子，可是牠会讲话，你说怪不怪的？这一类的东西，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微类：牠报尽寿终，还完了牠宿世所造的债，又来做人了。虽然他做人，可是他很微贱的，非常的不值钱，尽做卑微之事，做没有价值的事情。这一类的，非常的卑鄙下流而微贱，最不值钱了。

I6柔类

彼食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柔类。

彼食伦者：那些变成被人家吃的这种众生。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柔类：等牠业障没有了，再复回来这个人形。可是做人的时候，他这个宿世恶习还没有改，那麽他很软弱、很柔顺的，在世界上不能自立，无论什麽事情都要依赖人，做这一些个最懦弱、最不能自立的这种人。

I7劳类

彼服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劳类。

彼服伦者：做人的衣服、服从人的这一类的众生。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劳类：牠的业报完了之後，再生到人道里边，就尽做劳苦的工作，是一天到晚都要做劳工的这一类众生。

I8文类

彼应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於文类。

彼应伦者：那些应候鸟，鸿雁之类的。酬足复形，生人道中：牠这个业障消了，再生人道里。参於文类：多做文人之类。他没有大文才，有小小的文才，所以也好像很文雅似的，是做文雅之士；但可不是有治国安邦的这种才能，他只小有才能。

I9明类

彼休徵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明类。

彼休徵者：这一切吉祥之兆的众生。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明类：牠这个业障消了，再生人道里，参合这个明。这个明也不是真正的聪明，是有一些个世智辩聪，他有世间的智慧这一类的。

I10达类

彼诸循伦，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於达类。

彼诸循伦：这个顺从人意的一切众生，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於达类：牠这个业障报完了，再生人道里，他很通达世故，明了人情；可是他并不是真正的通古博今，一切学问都有的，他只有一些个皮毛，是明白人情世故这一类的。

H3结叹可怜

阿难！是等皆以宿债酬毕，复形人道。皆无始来，业计颠倒，相生相杀。不遇如来，不闻正法，於尘劳中法尔轮转，此辈名为可怜愍者。

阿难！是等皆以宿债酬毕，复形人道：阿难哪！这一类的众生，他们都是以宿世的冤债酬偿完毕了，又做人了。皆无始来，业计颠倒：他们都是由无始劫以来，造的颠倒恶业，相生相杀。

不遇如来，不闻正法：他们不遇着佛，也不闻正法。於尘劳中法尔轮转：总永远在这个尘劳里边这个样子轮转。这法尔现前，「法尔」，就是轮转的这个样子。此辈名为可怜愍者：这一辈的众生，佛说他们是真正可怜愍的。

G5诸仙趣（分三）

H1结前标後　H2正列诸仙　H3判同轮回

今H1

阿难！复有从人，不依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念，存想固形，游於山林，人不及处，有十种仙。

阿难！复有从人：那麽又有一等人，怎麽样子呢？不依正觉：他不修行真正的菩提觉道，不依照这个楞严大定修，不修「反闻闻自性」这种的功夫。他修三摩地：他修，是依外道的那一种邪定，由妄想攀缘做基础。别修妄念：他所修的，完全是近於一种攀缘心。怎麽攀缘呢？他想：我现在修行，等我修行有道业了，我就显一显神通，给所有的人看一看！叫他们都相信我、佩服我、信仰我、崇拜我、供养我。这就是一种攀缘心，不是为的想修成佛，而行持佛法，令佛教发扬光大。他就想为自己的供养而去用功修行，这既属贪心又是愚痴。

这别修妄念又怎麽样呢？存想固形：他就总用一种妄想心，想把自己这个身体坚固得像石头那麽硬，永远都不会坏的。游於山林，人不及处：他找那一个山林的地方，或在那个深山海岛，人到不了的地方。有十种仙：这有十种仙。

H2正列诸仙（分十）

I1地行仙　I2飞行仙　I3游行仙　I4空行仙　I5天行仙

I6通行仙　I7道行仙　I8照行仙　I9精行仙　I10绝行仙

今I1

阿难！彼诸众生，坚固服饵，而不休息，食道圆成，名地行仙。

阿难哪！你要知道，彼诸众生：有这一类的众生。坚固服饵，而不休息：他存着一个坚固的心，做什麽呢？「服饵」。什麽叫「饵」？就是一种药材。他吃这种药材，就想要怎麽样呢？想要成仙。因为他唯一的目的就想成仙，就有一种恒心。这种人都有恒心的，不是今天做了，明天就不做了，他是天天都用功修行，来吃这种药饵，就希望长生不老。「而不休息」，是天天如是，都是这麽样修行，这麽样吃这种药。

食道圆成，名地行仙：他这种药吃得有了效验，有功效了，这圆成了，叫「地行仙」。这种人，吃得走路也轻，身体也轻了，在地上跑得非常快，甚至於比驼鸟都跑得快。澳洲有驼鸟，一个小时可以跑四十miles（英哩），有汽车那麽快。这地行仙大约也有汽车那麽快，在地上行走如飞。

I2飞行仙

坚固草木，而不休息，药道圆成，名飞行仙。

坚固草木，而不休息：他用他这种坚固的心，谁叫他不用这个方法，那是不可以的。他是其心如石如铁，比铁石都坚固，一定要把它修成了。把什麽修成？就是他配一种的药——那丸、散、膏、丹，用草木炼成一种丹药来吃。天天吃、天天吃，吃得时间久了，药道圆成：这也由他思想成就，他吃这个药，久而久之，有一种效验了。名飞行仙：这个名字就叫「飞行仙」。他身轻如燕，能腾云驾雾，可以飞的。

I3游行仙

坚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

坚固金石，而不休息：这个「坚固」，是说他的心。这个修道人的心非常坚固。做什麽呢？炼丹，炼这种丹砂。炼丹砂，要造一个炼丹的炉，把汞（就是水银）和铅加到一起，烧了又烧，炼了又炼。或者有炼四十九天的，或者有炼二十一天的，这是看他这个修仙的方怎麽样讲，就怎麽样去炼。用金、银合到一起来炼，炼成，把它凝到一起了；吃这个东西，这叫仙丹妙药。吃了仙丹，可以脱胎换骨，把骨头都变化了。这说起来，这是炼仙的一个秘方。如果炼成了，化道圆成：这「化道」，就是他炼丹这种变化，有一种夺造化的能力，所以他圆成了，名游行仙：他愿意到什麽地方去，就可以到什麽地方去，这叫游行仙。

I4空行仙

坚固动止，而不休息，气精圆成，名空行仙。

坚固动止，而不休息：这种的坚固其心「动止」，怎麽叫动止呢？「动」，就是用功的时候；「止」，就是停止了。「动」，又可以说是运动；「止」，就是修
静功。他运动，譬如去打太极拳，这叫一个动功；静，他又坐那儿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像这样不休息，气精圆成，名空行仙：他炼精气神圆成了，这叫空行仙。

怎麽「炼精化气」呢？他就打坐，想自己这个精，他专讲精气神，专门注重精气神的。炼精，他叫他这个精不走。不接近女人，这个精就不走了；不走，这个精回来；回来，这个精就变成气；这个气散到周身上，这叫「炼精化气」。他都做这麽一种存想，就像鸡菢鸡蛋，菢小鸡子似的，总这麽想。想自己这个精怎麽样化成气，气散之於周身，然後又变成个神了。这麽样子「炼神还虚」，炼神和虚空一样；「炼虚还无」，又到那个无了，什麽也没有了；这时候他觉着很自在的，可以出玄入牝——这是道教讲的。

你没看见道教《无上玉皇心印妙经》上说：「上药三品，神与气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存无守有，顷刻而成。回风混合，百日功灵。默朝上帝，一纪飞昇。知者易悟，昧者难行。履践天光，呼吸育清。」他这个空行仙就是到「履践天光，呼吸育清」这种程度。我方才念这个经是道教的，这个他们认为是宝贝了。炼「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还无」这种的功夫，这就是空行仙，他们可以到空中去走去，可以出玄入牝。

所以，世间上很多奇奇怪怪的巧妙的东西，你没看现在道教有卖一本《五柳仙踪》？那画的图，这一个人头顶上出小人，小人又出小人，出了很多小人，这叫「千百亿万化身」。实际上，这完全是着相的，千百亿万化身不需要这样麻烦去化的；那是随意变化的，不是有一定的。

I5天行仙

坚固津液，而不休息，润德圆成，名天行仙。

前边那是空行，这个跑到天上去了，叫「天行」。

坚固津液：怎麽叫「津」呢？由你舌头抬起来，舌尖顶上颚，这就有津在上边下来。这个「津」，外道又叫「甘露水」，又叫「天河水」，很多的名称。你把它咽到肚里去，这叫「液」。这「津液」，其实是一个，津也就是液，液也就是津。

这种津液，道教有很多的名称，就是叫长生不老药；说你吃这个，就可以长生不老的。「欲要长生不老，需要还精补脑。」观想把这个精运到头上去，补自己的脑，道教有这种的功夫。

现在我们这地方，有一个果某就是。文天！你知道那位姓杨的——他又说姓杨，又说姓刘，他就专门修这一套，专门用这一套这个守屍鬼的功夫。他就想出玄入牝，所以用这一套的功夫。我本来叫他看《楞严经》，他看了也不懂，也不明白。这很难讲的，不明白佛教的道理，就不明白道教道理。尤其你没有听过真正的讲说，就单看看这个经，这很不容易明白的。

而不休息：总这麽咽津纳气，依照时候去修行。润德圆成：久而久之，这面上就有一种光润了

。方才我不说「鹤发童颜」吗？那个脸虽然很老的，但是像小孩子面孔，有红有白，所谓「樱桃拌豆腐——红中有白，白中有红。」你看，看着非常的油润！名天行仙：这个名字，就叫「天行仙」。

I6通行仙

坚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圆成，名通行仙。

下边这五个仙，也都有「行」字。前边那五个仙读行，後边这五个仙都读行，因为他们比前边的又走得高，前边五个是属於在地下行的，这是在天上走的了，所以叫行。

坚固精色，而不休息：他有这种坚固心，不休息的来修行这一种的「精色」。什麽叫「精色」？精，就是日精。这种仙的修习，就是吸取日精、月华、星斗的光。吸粹圆成，名通行仙：他吸取它那个精粹而圆成了，这个名叫「通行仙」。这种仙，他就可以通行到天上，什麽地方都可以通行了。

他怎麽样吸取日精月华呢？他一早起对着太阳，要吸三百六十口气；晚间对着太阴，又吸三百六十口气。这麽样专门炼这个臭皮囊的——这个身体叫臭皮囊，这是一个皮袋，里边是臭的；所以虚云老和尚做一个〈皮袋歌〉，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臭皮囊。

他专门在这个上用功夫，不晓得在自性上用功夫。所以道教和佛教相差就是这一点，一个在有形上用功夫，一个在无形上用功夫，所以就一个有执着，一个没有执着。本来仙道和佛教相通着的，他这些功夫，修行也都可以用的，但是他执着了，就专门执着到相上；因为着相，他就有了罣碍：「你一定要怎麽样子，怎麽样子……」有所罣碍，所以就不能脱出这个究竟的轮回，不能彻底了脱。

I7道行仙

坚固咒禁，而不休息，术法圆成，名道行仙。

坚固咒禁：他用坚固心来念这个咒。这个好像什麽呢？好像西藏那些个喇嘛，就都有这种的情形，修成功的，他们都可以叫「道行仙」。那麽念一种咒，又持这个禁戒，而不休息：也是久而久之，术法圆成，名道行仙：他修炼这个法术也成就了，这个名字就叫「道行仙」。

I8照行仙

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忆圆成，名照行仙。

坚固思念，而不休息：他坚固他一种思念，就是有一种存想，也不休息。他成就了，就有一种光明。思忆圆成，名照行仙：他思想自己总化成一种金光，久而久之，也就像那个鸡菢鸡蛋，猫在那儿捕鼠似的，都这麽等着等着的。他成就了，这叫照行仙，他也有光的。

I9精行仙

坚固交遘，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名精行仙。

这种的仙，他在山里边，坚固交遘，而不休息：有存一种坚固心来交遘。普通是男女有一种性行为，这叫「交遘」；可是在这儿，并不是有男女的性行为，这是自己本身的，他们叫「婴儿奼女」，不是向外边去找的，每一人自己本身上有婴儿奼女。这是说这个「坎、离」——这讲到中国的卦爻上，「离中虚，坎中满」：坎卦就是「奼女」，离卦就是「婴儿」。

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最初是乾卦；乾卦是「乾三连」，三横是连着。乾为大父，坤为大母；坤卦，是「坤六断」了，三连就变成了六断。男子到十六岁的时候，这乾卦满了；满了就会损，损了变什麽呢？乾三连就变了离中虚。那乾卦中间这一点阳，到什麽地方去了呢？就到坤六断那个中间去了。所以乾卦一变，就变成一个离中虚；坤卦一变，就变成坎中满。这个「离中虚」，就叫它「婴儿」；「坎中满」，就叫它「奼女」。

乾三连　　坤六断　　离中虚　　坎中满

离中虚属於心，坎中满属於肾。这个「交遘」，是自己本身心肾交遘，也就拿它比方男女性行为一样的，所以叫交遘。离是属阳的，但是阳中有阴；坎是属阴的，但是阴中有阳。

离卦，怎麽说它阳中有阴？因为它离中虚了，阳中有阴。坎卦，怎麽说阴中有阳呢？就是它坎中满，中间那一横连上了，那叫属阳的。所以这也就比方婴儿奼女。

道教讲「婴儿奼女」，说：「婴儿并奼女，相逢在黄庭。」黄庭是什麽呢？就是意，就是第六意识。意，就是属於脾经，脾藏意的。所以这个道理，若往详细了讲，那多得不得了。我的时间太不够了，所以我没有法子讲那麽多。道教，就是修这个交遘的法门。而一般邪知邪见的人，看见《楞严经》上说是「交遘」，就以为男女在一起胡混也可以修道呢！就乱来了，所以就一点戒律也不守了！就因为这个。唉，不要讲太多了！

感应圆成，名精行仙：「感应」，也就是那个交遘。这个交遘的道成就了，这名字就叫精行仙。

I10绝行仙

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悟圆成，名绝行仙。

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这个修道的人，以这种坚固的心来研究这种种的法术，而不休息。觉悟圆成，名绝行仙：把种种的法术研究成了，有一种功效了，所以这种的修行功夫已经成就了。

这种功夫成就了，他就觉悟一切的造化，这种的造化的道理圆成了。什麽造化的道理呢？这种的仙，他能够「移山倒海」，可以把北边的山搬到南边去，南边的山又搬到北边去；把东海搬到西海，西海搬到东海；可以互相调换位置，他有这种变化的能力。

又有「变易四时」的能力，怎麽样变易四时呢？冬天，冷的地方本来没有东西生，他随时可以叫所种的东西生出来，在这冷的地方而冻不死。最冷的地方，他可以把它变成最热的地方；最热的地方，又可以把它变成最冷的地方。也就是春天，他可以把它变成冬天；夏天最热了，他可以把它变成冬天。春天，是万物发生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春天变成秋天，变成万物枯槁的一个时候，他能够把这四时都给变化了。他为什麽能这样呢？他就觉悟这个造化的道理，他能以夺天地造化的功用，把造化的这种功能做为自己的本能。这叫「绝行仙」。

H3判同轮回

阿难！是等皆於人中链心，不修正觉，别得生理，寿千万岁，休止深山或大海岛，绝於人境。斯亦轮回，妄想流转，不修三昧，报尽还来，散入诸趣。

阿难哪！你要知道，是等皆於人中链心，不修正觉：这一些个仙，都是做人的时候他锻链身心，不修不生灭的如来藏性——这楞严的定，不修这种正觉，别得生理，寿千万岁：他得一种特别的养生的道理。什麽特别的呢？就是前边他修那种种的法门，也是外道的仙传给他外道的法，修行他这个养生。得这种的养生的道理了，寿命可以活到或者一千岁，或者一万岁，或者更多的年纪。休止深山或大海岛，绝於人境：他住在那个深山穹谷里边，或者住到一个大海的海岛上，这人所不能到或人所不容易到的地方。

这个世界有须弥山，须弥山外边有七金山，七金山外边又有七重香水海。过了这七金山和香水海之外，又有弱水三千。怎麽叫「弱水」呢？这个水，就是雀毛放到那个水里，它都沈到底下去的。本来雀鸟的毛放到水上是漂浮着的，但是这种水软弱，没有托浮的力量。那麽连雀毛都沈底，其他的船，什麽任何东西，都不能在那个地方走的，唯有飞仙可渡，这些个飞仙从空中飞过去，这可以的。那麽这一些个修仙的人，就飞到这个大海岛上，在这个永远都没有人可以到的海岛住着。

斯亦轮回，妄想流转：可是他虽然活一千岁、一万岁，但是仍然在轮回之中，还没有能了生死。他为什麽还在这个轮回里头？就因为他还有所执着，还想要长生不老，想要活得几千万岁这样子。这也是执着，所以这就是「妄想流转」。

不修三昧，报尽还来，散入诸趣：他不修正定、真正的定力。他这个生命完了之後，还是要散入诸趣。「诸趣」，就是这六道轮回里头，或者做人也不定，做阿修罗也不定，做鬼也不定，到天上也不定，或者到地狱，转饿鬼，做畜生，这都不一定的。

G6诸天趣（分二）
H1正列诸天　H2通前总结　H1分三
I1六欲　I2四禅　I3四空　I1分三
J1标示生因　J2欲分轻重　J3判属欲界
今J1
阿难！诸世间人，不求常住，未能舍诸妻妾恩爱。

阿难！诸世间人，不求常住：所有这一切的世间人，他不求常住在世上。未能舍诸妻妾恩爱：但是他又没有舍弃他的妻和妾这种恩爱。

J2欲分轻重（分六）
K1四王天　K2忉利天　K3焰摩天　K4兜率天　K5化乐天　K6他化天
今K1
於邪淫中，心不流逸，澄莹生明。命终之後，邻於日月。如是一类，名四天王天。

於邪淫中，心不流逸：怎麽叫「邪淫」呢？对於不是自己的太太，有这种男女的性行为，这就叫「邪淫」。如果和自己的太太，这不算邪淫；但是都要少一点比较好，不要太多了。那麽邪淫就不是正的，不是自己的太太、自己的丈夫而发生这种性行为，这叫「邪淫」，是不正当，不正常的。「心不流逸」，是心不向邪淫这条路上跑的。所以你修道，无论你就是有多大的功德，必须要把这个邪淫的心断了。如果你不断邪淫的心，修什麽道都不会有所成就的。澄莹生明：心不向邪淫的这一条道路上去跑，所以就清净了；清净，就生出一种光辉。「莹」，就是莹洁；莹洁而有光辉，有一种光明了。

命终之後：你这个人如果在生的时候，不和其他的人行淫欲，你自己自然就有一种德光。所以说：「万恶淫为首，死路不可走。」前几天我不讲吗？你不行邪淫，你自己精气神就充足；充足，你就有一种德的光辉。在生的时候就有一种光辉，等你命终之後，邻於日月：你就和日、月做邻居。

如是一类：像这样一类的人；因为不是一个人，这说不上有多少，这个世界不知道有多少这种人，所以这叫一类。名四天王天：这种人就生到「四天王天」去。这四天王天在什麽地方呢？就在须弥山的半山区。有东天王、南天王、北天王、西天王这四大天王。这四天王天，是最接近我们这个世界的天。这四天王天的天人寿命是五百岁，以人间五十年作为四王天的一昼夜；那麽合起来，这是很多的数目了。所以虽然他那儿五百岁，合我们人间的年就很多了。合多少呢？九百万年。这个四天王天是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最接近的，这种人就生到四天王天去。

K2忉利天

於己妻房，淫爱微薄，於净居时，不得全味。命终之後，超日月明，居人间顶。如是一类，名忉利天。

於己妻房：前边是生在四王天的天人，在世时不去到外边去行邪淫，於自己夫妇间这种情欲还没有断，没有减少，但是他守身如玉，所谓「一生不二色」，男人就没有接近过两个女人，只有一个；女人只接近自己的丈夫，没有第二者，没有另外再找一个情人。那麽这样的人，他守身如玉，所以生到四王天去。现在这一种人，丈夫对於太太、或者太太对於丈夫——这叫「在自己的家里头」，淫爱微薄：行男女做爱这种事情，很少很少的；甚至於一年也没有一次，或者甚至於两三年只有一次，甚至於很久也没有，这叫「微薄」。看男女这种的情欲非常的轻，看这种事情不重要。

我们人为什麽色欲心，这个淫欲心那麽重？情爱的心那麽重？就因为业障重。你若业障轻，就不会有这种心了。这个业障重，它赘着你，就叫你一天到晚都想这个事情，没有停止的时候。在业障重的时候，你就应该生出一种觉悟心：「啊，业障这麽重！」就应该要减低这业障。如果你跟着你业障跑，越造越深，越堕落越深，将来一定变牛、变马、变猪、变狗去，也不停止。为什麽？你情欲心太重了，一定会堕落的！堕落什麽畜生里边去，这没有一定的，所以这很危险的。我们无论任何人，如果情欲心重，赶快要把它放下来；情欲心重的人，将来一定做畜生的，这一点疑问都没有！

於净居时，不得全味：在净居的时候，他没有得到真正清净的这种滋味，没有得到真正清净里边的这种好处。为什麽？因为他不会修行。命终之後：他这等人，等命终的时候，超日月明，居人间顶：因为他情欲心薄，他的自性就有光明。无论哪一个人，如果你没有淫欲心，你就有光了，等死了之後，就会生到这个天上去，居人间的顶上。如是一类，名忉利天：像这一类的，叫「忉利天」。忉利天是梵语，翻到中文叫「三十三天」。这个忉利天，就在我们头顶上。

怎麽叫三十三天呢？因为东有八天、南有八天、北有八天、西有八天，这四八三十二天；忉利天在三十二天的中间，所以它叫三十三天。这个三十三天的天主怎麽样做呢？

最初，这三十三天的天主是一个穷女人，很穷很穷的。她看见有一座塔毁坏了，她说：「这个佛塔毁坏了，我发心把它重修起来！」於是她就各处去乞讨连带做工，做了很多年工，赚了很多钱。她又有三十二个朋友，大家就开一个会，一齐商量，说：「我们一人出一点钱把这座塔造起来。」於是集三十三个人的力量，来把这座塔造成功了。造成功了，等她们死後，就那三十二个人做三十二天的天主，这个为首的人就做三十三天的天主了。所以这是三十三天天主的来历。

这忉利天的天人，活多少岁数呢？以人间一百年做为忉利天的一昼夜，他的寿命活一千岁。以後每一层天都是寿命加一倍，并且他的寿命和身量都有一定的。不过那太繁杂了，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两个天的寿命，以後要想详细知道，要自己用功去研究去。

K3焰摩天

逢欲暂交，去无思忆；於人间世，动少静多。命终之後，於虚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类，名须焰摩天。

这是六欲天的第三天，又叫「夜摩天」。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对於夫妇间这种恩爱的情爱，逢欲暂交：夫妇间虽然暂时有性行为；但是，去无思忆：过去了，他也不想性行为这些个问题，过去就忘了。於人间世，动少静多：在人世间，他动的时候少，清静的时候多，也就是修禅定的时候多一点。

命终之後，於虚空中：他命终之後在虚空中，朗然安住：就住到虚空里边。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日月本来有光的，但是它照不到这个地方。是诸人等，自有光明：这一切少欲知足的这等人，到这个地方身上自己有光明。那个地方，不是有日月的光明，而是自身有一种光明。这种光明，是永远都有的，所以他那个地方没有昼夜的。

夜摩天，又叫「须焰摩天」，夜摩天、须焰摩天都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就叫「善时分」。说那个地方那个时候非常好。为什麽？它没有昼，没有夜，总是光的，所以叫「善时分」。那麽它以什麽为昼夜呢？以莲花开合，作为它的昼夜。莲花开的时候，这就是昼；莲花合上了，这就是夜。没有黑暗，没有白天、没有晚间的分别，都是光明的；每一个人的身也都有光明的。如是一类，名须焰摩天：像这一类的人，叫「须焰摩天」。这儿所住的人，他的身长有二百二十五尺，寿命就是两千岁了，比忉利天又加上一倍。所以天高一层，寿命就长一点；低一层，寿命就短一点。

K4兜率天

一切时静，有应触来，未能违戾。命终之後，上昇精微，不接下界诸人天境；乃至劫坏，三灾不及。如是一类，名兜率天。

这个「率」字，一般人读「帅」，应该读「律」。兜率陀天，这个天有外院、内院，外院就是一般凡夫所住的，内院就是圣人所住的地方；现在弥勒菩萨就在兜率内院那儿讲「唯心识定」

。

一切时静：所有的一切时、一切处都不动的，很寂静的。有应触来：有这个应触来，也就是有这种性行为的时候来，未能违戾：没能一定不做这个事情，但是他可不愿意做这种性行为。遇着这个事情，他也偶尔做，不过做得非常之少的。

命终之後，上昇精微，不接下界诸人天境：少欲知足这一等的人，他的灵性就昇到上边精微之处，和下界这个人间和天上不相接着了。乃至劫坏：这个人间和天上都坏的时候，或者连劫都没有了。三灾不及：「三灾」是什麽呢？就是水、火、风灾。火烧初禅，水淹二禅，风刮三禅；但是这个兜率陀天内院，三灾也到不了那个地方。

如是一类，名兜率天：像这一类的众生，生在这个地方，就叫「兜率天」。兜率天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就叫「知足天」，少欲知足；那个地方的天人一点贪心都没有，男女淫欲心也根本就没有。

所以你要想做天人，你就要少欲知足，将来就生到天上去。你若情欲太重，一天到晚尽想男女的性行为，时时刻刻的，甚至於一分一秒也放不下这个事情，那很危险很危险的！人最危险的，就是这一件事，这是堕落的一个源头。你若不怕堕落，就想多一点；若怕堕落，赶快就停止这种的情欲心。不停止？将来到什麽地方去，那就谁也不知道！

K5化乐天

我无欲心，应汝行事，於横陈时，味如嚼蜡。命终之後，生越化地。如是一类，名乐变化天。

我无欲心：我没有这个淫欲心。应汝行事：你一定要追求，一定要做这个事情——这讲男女夫妇间，一个就有淫欲心，一个就没有。有的这个人，就追求没有淫欲心这个人；这个人也或者是张三，也或者是李四。「应汝行事」，行什麽事啊？就行房事，男女这个性行为。於横陈时：怎麽叫「横陈」呢？就言其男女在床上这房事。这个事情不要太细讲，这个不讲，谁都会明白的。味如嚼蜡：你们嚼过蜡没有啊？那个黄蜡放到口里嚼，嚼来嚼去，什麽味道也没有。味如嚼蜡，就是没有滋味。这种的人也是没有淫欲心！你们听过这种道理之後，自己切记，要把自己管一管，不要再放逸了，不要再豁出命来不要，也要往那个死路上去跑了！

命终之时，生越化地：命终之後，就生超越这一切变化的地了。生到那个地方，如是一类，名乐变化天：像这一类的，叫「化乐天」。怎麽叫化乐天呢？因为它这个地方，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变化出来的；在这个地方，非常之快乐，乐不可言——这种乐，不是说男女性行为那种乐，这是天然的一种快乐，人人到那个地方都非常快乐的。不过这个地方也不是一个究竟处，这都是在六欲天之内的。这个天上的天人，他高度是三百七十五丈高。人间八百年，是化乐天的一昼夜，他这个地方的寿命就是八千岁。

K6他化天

无世间心，同世行事，於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终之後，遍能出超化无化境。如是一类，名他化自在天。

无世间心：他没有世间人这个淫欲心，同世行事：有的时候，也有夫妇这种性行为。於行事交，了然超越：在性行为这个时候，他不单味如嚼蜡，根本就像没有这麽回事。命终之後，遍能出超化无化境：在命终之後，他能超过一切「化无化境」，到那种出神入化、变化无穷的境界。

如是一类，名他化自在天：像这一类的人，就叫「他化自在天」。怎麽叫「他化自在天」呢？他一切的东西，都不是他自己本天所变化出来的，都是其他的天变化而供养他的。在那个地方，非常自在、非常快乐，什麽工也不要做，那个地方没有人用工人，工人在那地方都要饿死的。那里什麽都是自自在在的，自然快乐无边，比人间可好得多了。可是虽然那麽好，将来天福享尽，寿命终了，还会堕落到人间或者地狱里去，这没有一定的。他身的高度有多少高呢？有四百五十丈那麽高。以人间一千六百年，做为他化自在天的一昼夜，他的寿命就有一万六千岁。

这是「六欲天」，所以虽然生到天上，他们还都有淫欲心的。我写那个偈诵说：

四王忉利欲交抱　夜摩执手兜率笑
化乐熟视他暂视　此是六天之欲乐

「四王忉利欲交抱」，四天王和忉利天这天人行淫欲，和我们人间是一样的，男女抱到一起。「夜摩执手兜率笑」，夜摩天男女行淫欲的时候，心交形不交。怎麽心交呢？就是握一握手，这就做为一种男女的淫欲了。兜率天呢？就笑一笑。在兜率天，这个男女对着面那麽一笑，这就算行淫欲了，这所谓「神交身不交」了。化乐天呢？这男女就是对着这麽望一望，笑都不笑了；熟视，望了大约或者三分钟或者五分钟，这就算行淫欲了。他化自在天，就这麽一看就得了——不是看五分钟，就这麽一秒钟，一看，这就算了。因为他淫欲念头轻了，所以一层天比一层天就少。

这是一个真正的道理，我们研究佛法，一定要把这些个道理弄清楚了，然後你才能真正了解佛法，真正知道：「喔，这个淫欲，原来是这麽大的害处！」所以前边不讲？菩萨看男女的淫欲行为，就像看见毒蛇了一样，一定会被咬死的。你凡夫的肉眼不知道这麽厉害，所以就这麽样

子昼夜求之，白天晚间都想这个坏事情，那麽放不下。你若真正知道了以後，就恐怕不会那麽颠倒了。
J3判属欲界
阿难！如是六天，形虽出动，心迹尚交。自此已还，名为欲界。

阿难！如是六天，形虽出动，心迹尚交：像这六种天，虽然他形迹超出去这个造化，他这心里头和他这个神、这个性，还有这种淫欲的念头。自此已还，名为欲界：从这个他化自在天到四王天，这个叫欲界。现在所讲的，是欲界六天。为什麽叫欲界呢？就是这里的众生，他们淫欲心没有清净，还有淫欲的念头。所以这六个天叫「欲界六天」。
——原卷八终
I2四禅（分二）
J1正禅　J2结属色界　J1分四
K1初禅天　K2二禅天　K3三禅天　K4四禅天　K1分二
L1示三天别相　L2结苦离漏伏　L1分三
M1梵众天　M2梵辅天　M3大梵天
今M1

阿难！世间一切所修心人，不假禅那，无有智慧。但能执身，不行淫欲，若行若坐，想念俱无，爱染不生，无留欲界，是人应念身为梵侣。如是一类，名梵众天。
现在是讲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这色界四禅天。

阿难！世间一切所修心人，不假禅那，无有智慧：这个世间所有能自己修心的人，他不藉着这个静虑的工夫，所以他也就没有真正的智慧。但能执身不行淫欲：他但能执守自己的身，保持自己的身不行淫欲。若行若坐，想念俱无，爱染不生，无留欲界：无论走路和坐着，乃至於睡觉，行、住、坐、卧随时随地俱无爱染，他没有一种爱染心，就是见着再美丽的色尘，也不生爱染的心。他不留在欲界这六天。

是人应念身为梵侣：这个人应念，就和清净的人在一起，没有欲念的。如是一类，名梵众天：像这样的一类人，生在梵众天去，做清净的天民——天上的老百姓。「众」，是很多的这种人。
M2梵辅天
欲习既除，离欲心现，於诸律仪，爱乐随顺，是人应时能行梵德。如是一类，名梵辅天。

欲习既除：这个「欲」，也就是淫欲。人，「食色性也」，人都好吃好东西，好贪美丽的颜色，这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习气。那麽这个人，他欲习除去了，淫欲心就没有了。离欲心现：欲习既然除去了，就离开欲了；离开这个淫欲的心就现前了，於诸律仪，爱乐随顺：这个人就修一切的戒律、威仪，他爱这个戒律，跟着这个戒律去修行。是人应时能行梵德：这个人随时随地都修这个清净的德行。「梵」，就是清净。如是一类，名梵辅天：像这一类的人，就生到初禅三天之一的梵辅天上去。「辅」，就是辅弼、辅佐，就是在这个天上帮助大梵天王的。
M3大梵天

身心妙圆，威仪不缺，清净禁戒，加以明悟。是人应时能统梵众，为大梵王。如是一类，名大梵天。

前边那是梵辅天，现在这是大梵天。身心妙圆：身也妙圆、心也妙圆，微妙而圆满。圆满什麽呢？就圆满这「没有欲念了」，淫欲心没有了。威仪不缺：对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也都不缺少了，也都圆满了。清净禁戒：所有佛所说的戒律，他都清净而执守。加以明悟：不单清净执守，而且又加以明白而了悟这戒相、戒法、戒体、戒行。是人应时能统梵众，为大梵王：这个人临命终，随时生到天上去，能以统领清净天的众民，做大梵天的天王。如是一类，名大梵天：像这样子清净戒律，这一类的众生生到大梵天上去，这个天就名叫「大梵天」。
L2结苦离漏伏

阿难！此三胜流，一切苦恼所不能逼，虽非正修真三摩地，清净心中诸漏不动，名为初禅。

阿难哪！此三胜流：这三胜流是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就是初胜的一种位子。一切苦恼所不能逼：到初禅这三天，一切的苦恼就都没有了，不能来逼迫了。虽非正修真三摩地：虽然他不是一个修行真正定力的，可是他清净心中：他持戒清净，在这个清净心里边，诸漏不动：他什麽毛病也不生了。「不动」，就是不生了。好像你想要用什麽，或者想吃好东西，或者想穿好衣服，或者想种种的物欲；总而言之，这都叫「漏」。诸漏不动，他就没有一切的毛病，没有一切的习气烦恼了。名为初禅：这个名字，就叫「初禅天」。

你修道，要是到初禅的这种境界，这个脉会停住不动弹的。所以，说是你有没有功夫，看看你这个脉还有没有动。若得到初禅的境界，你的脉就停止了。身上的血脉停止了，就等於死人一样，这就是初禅。你修道要是到初禅，这还不是果位，初禅只是修行的第一步，并不是很高深的。
K2二禅天（分二）
L1示三天别相　L2结忧离漏伏　L1分三
M1少光天　M2无量光天　M3光音天
今M1

阿难！其次梵天，统摄梵人，圆满梵行，澄心不动，寂湛生光。如是一类，名少光天。

阿难！其次梵天：前边所说的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再往深了一层说，就是统摄梵人：他能管理这些个梵人。圆满梵行，澄心不动，寂湛生光：这个清净的行，他也修得圆满了，这个心澄清不动了，他能以寂然湛清，久而久之，就生出一种光来。如是一类，名少光天：像这一类的天人，名叫少光天。

M2无量光天

光光相然，照耀无尽，映十方界，遍成琉璃。如是一类，名无量光天。

光光相然：光光互照、光光互然，你看这个光和光是合的，没有不合的。这个灯，你也有光，它也有光，光和光不会发生冲突，它们不打架的。是吧？你有你的光，我有我的光，没有互相：「啊，你的光这麽大，我的光这麽小，你真欺侮我！」没有的。无论大光、小光都不发生冲突的，这叫「光光相然、光光相照」。照耀无尽：这个光，你照耀我，我照耀你，没有穷尽。映十方界，遍成琉璃：这时候，映照到十方的世界，所有的十方世界都成了琉璃了。如是一类，名无量光天：像这一类的，叫「无量光天」。

M3光音天

吸持圆光，成就教体，发化清净，应用无尽。如是一类，名光音天。

吸持圆光：「吸」，就是取；「持」，就是「执持」。互相吸持，取来执持这个圆光，成就教体：这光音天，他那个地方的天人不要讲话的，就是以光音互相讲话，不用语言的，这叫「光音天」。那麽光音天的天人，他用光互相交换意见，互相通达对方的意思，所以这叫「成就教体」——成就他那地方一个光音的教体。光音，就是彼此不要讲话，就用光一照，大家就明白了。这正所谓「心照不宣」，心光互相一照，我想要对你讲什麽，你也明白我的意思了；你想要说什麽，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这就用光来互相通的。发化清净，应用无尽：发生一种清净的光，它这种光是应用无尽的。如是一类，名光音天：像这一类，叫「光音天」。

L2结忧离漏伏

阿难！此三胜流，一切忧悬所不能逼。虽非正修真三摩地，清净心中，麤漏已伏，名为二禅。

阿难！此三胜流，一切忧悬所不能逼：阿难！这三层天，就是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音天这三胜流，没有忧愁了。前边那个初禅，是「一切苦恼所不能逼」，苦恼也就是烦恼，烦恼不能逼他；这个二禅，「一切忧悬所不能逼」了。「忧悬」，是他虽然没有烦恼了，但是还有一点忧愁，什麽事情还有多少放不下；「悬」，就是「悬挂着」。那麽现在，这个第二禅天，也没有忧愁，也没有悬挂了，所以就说，「一切忧悬所不能逼」，不能奈他何了，不能逼迫他了。不能逼迫他，就是他内里头没有忧悬了。像我们人，对这个事情也挂在心里，对那个事情也挂在心里，一天到晚，不是忧愁这个就是挂着那个，这就有罣碍；有罣碍，这就叫「悬」，悬挂。

虽非正修：这种的天人，虽然他没有真正的修真三摩地，但是清净心中麤漏已伏：他清净心里边，麤漏已伏。可是细漏他还没有伏，所以在表面上看来，他是没有忧悬了。名为二禅：这个名叫「二禅天」。

你人修道，打坐参禅，得到这二禅天的境界，就什麽样子呢？这呼吸气会断了。前一个是脉断了，脉停住了。我前边不讲过，在这里边有「婴儿奼女」？本来道教所修的功夫和佛教的功夫，有多少相同的地方，大同小异。为什麽他这个脉停止了？脉若停止，这个人不就死了吗？不是的。因为他里边的自性，那个脉络行动了，所以表面上这个脉是停止了。他自性里边那真呼吸，真正的脉搏让它行起来了，所以身体这个脉停止了。到二禅天，这呼吸气会断了，我们鼻孔这个呼吸停止了，也不呼也不吸。那麽这个人是不是死了？这不是死，这是入了二禅定。禅定、禅定，这是二禅的定。入到二禅的定，呼吸气停止了，入这个定，得到这种清净的快乐。但是他这儿不是「诸漏已尽」，这是「麤漏已伏」——「麤漏」，就是你能觉察得到的这一些个漏；「伏」，就是降伏了。

K3三禅天（分二）

L1示三天别相　L2结安隐喜俱　L1分三

M1少净天　M2无量净天　M3遍净天

今M1

阿难！如是天人，圆光成音，披音露妙，发成精行，通寂灭乐。如是一类，名少净天。

阿难！如是天人，圆光成音：阿难！像光音天的天人，他的圆光成为一种音了。披音露妙，发成精行：再把这个音分析清楚了，然後就会显露出一种微妙的精行。通寂灭乐：这种的精行，就通於寂灭乐。「寂灭」，就是连念都没有了、寂灭了，谓之心静了。如是一类，名少净天：这一类的天人，叫「少净天」，少少地得到真正的清净了——得到少分，而不完全。

M2无量净天

净空现前，引发无际，身心轻安，成寂灭乐。如是一类，名无量净天。

净空现前：得到真正的清净，然後又得到空的理了。得这空的理，就引发无际：就引发无量的清净，这种清净就没有边际了。身心轻安：这时候，身轻安了，心也轻安了，真正得到自在了，也就是得到这种真空里边的妙有，妙有里边的真空。这个时候，这种境界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成寂灭乐：这叫成就寂灭之乐。如是一类，名无量净天：像这样一类的，叫无量无边清净的天。

我们一般人都贪外边的色，向外边去流，「性流为情，情流为欲」，就有这种淫欲的心生出来，一定要找一个对象，然後发泄自己这种的欲火，这是向外驰求去了！这所谓是一个色欲。那麼这个色，是不是单单要有色，才有这种境界呢？不是的。就在这个真空里边，也有这个真色；真色里边，你若明白了，也就是真空。真空妙有，也在这个地方能体验到。《心经》上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要是得到这种寂灭乐——寂灭乐就是一个空理；得到空理这种真正的寂灭乐，那比你外边去找寻那个色，不知加几千万倍的快乐！那麼你想要得到这种的境界，首先要停止外边这个色；你外边这个色如果不停止，你自己真空里边那种色是不会发现的。所以现在说「引发无际，身心轻安」，这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不能假藉的，不能说：「欸，我也得到这个境界了！」你得到，不是口头上讲的，真得着那才算呢！这种境界说不出来的，所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M3遍净天

世界身心一切圆净，净德成就，胜托现前，归寂灭乐。如是一类，名遍净天。

世界身心一切圆净：前一个天，只有身心圆净；现在这个，连世界都圆净了，你这功夫成就了，把这个世界都转变了。世界本来是不净的，你也可以把它转变成圆净的，所以说「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也就是这个道理。你心净，就佛土净；你若心不净，佛土也不净。你就在极乐世界，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那也不乐了；你在娑婆世界，一天到晚都欢欢喜喜的，那也就是欢喜地菩萨——所以「一切唯心造」，也就是这个道理。只看你能看得破，放得下，你就得到自在；你看不破，放不下，就得不到自在。

那麼世界身心一切都圆净了，净德成就，胜托现前：这回这种清净而光明的德行成就了，这时候，胜托现前。怎麼叫「胜托」呢？他这种殊胜的功能，到任何的地方都无障碍了！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感觉。归寂灭乐：那麼得到这个寂灭的乐。如是一类，名遍净天：像这样的一类，没有一个地方他不清净的，遍法界他都清净，所以这叫做「遍净天」。

L2结安隐喜俱

阿难！此三胜流，具大随顺，身心安隐，得无量乐。虽非正得真三摩地，安隐心中欢喜毕具，名为三禅。

阿难！你要知道，此三胜流，具大随顺：这三胜流，具足这个大的随顺。「随顺」，就是随顺众生的心，令众生也都欢喜。身心安隐：身也没有妄想，心也没有妄想了；身没有不安稳的，心也没有不安稳的。前边那是苦恼不逼、忧悬不逼；这个地方，把那个忧悬、苦恼一点都没有了，身也安，心也安了，身心都老老实实的。怎麼老实法？就是没有欲念了。没有再生心动念，或者男人去找个女人，女人去找个男人，没有了！这叫「身心安隐」了。

你要是不安稳的时候，怎麼样啊？这个念停止了，那个念又生来：「哦，某某生得很美的！某某又是很漂亮的！」一天到晚想这个事情。现在身心安稳了，对这些个问题都解决了，再也不生这个心了。所以说身心安稳了，什麼安稳？就是这一点！就是这一个问题！我讲来讲去，就是造业的也就是这个问题——无明——最初就是一念无明，就惹出这麼多的祸患来！欲念、爱欲从什麼地方来？就从无明那儿来的。所以十二因缘一开始，就讲「无明」。无明，然後就有了行；行，就有识了；识，就有名色，都是从这儿来的。现在在这个地方，虽然没有真正把无明破了，可是得无量乐：得到无量的快乐。虽非正得真三摩地，安隐心中欢喜毕具，名为三禅：虽然不是真正的定，可是他在这个安稳心中，有一种欢喜毕具，这名为三禅。

到这个时候，你坐到三禅的境界上，你这个念就不起了，得到一种寂灭乐。所谓「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忽动被云遮」，你在这一念不生的时候，那就是佛的本体；全体现了。六根忽动——可是你或者眼睛看一看，耳朵听一听；这一动，被云遮，这就又生了云彩，把你自性遮上了。那麼用功用到这个时候，前边身心还生心动念，譬如脉停止了：「哦，我的脉怎麼停止了呢？」你这麼一想，脉搏又动了。你到呼吸气停止的时候，你生了一念：「哦，我这怎麼没有吸气了呢？」这麼一想的时候，这个呼吸气又有了，这就叫「念没住」呢！现在到这个三禅上，脉搏、呼吸气什麼也没有了，也不管它了，不再生这个念了，自己连自己这个念都没有了，都找不着了，这叫「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就全体现，这是三禅的境界。

K4四禅天（分二）

L1　L2五不还天　L1分二

M1示四天别相　M2结不动纯熟　M1分四

N1福生天　N2福爱天　N3广果天　N4无想天

今N1

阿难！复次天人不逼身心，苦因已尽，乐非常住，久必坏生。苦乐二心，俱时顿舍，麤重相灭，净福性生。如是一类，名福生天。

阿难！复次天人不逼身心：阿难！我再给你说说这个天人，苦恼和忧悬都不逼这身心了。苦因已尽：这苦的因已经没有了。可是，乐非常住，久必坏生：这个乐，方才不是欢喜毕具吗？这个乐并不是一个常常可以保持得住的，那麼久而久之，这乐就会坏了。

苦乐二心：所以这天人也有的时候有这种苦的心、有乐的心。这二心，要俱时顿舍：到这遍净天以後，他得到这个快乐；他如果执着这个快乐而不舍，这也是不对的；又要把这苦乐二心，同时把它放下了，没有苦，也没有乐了。这时候，这个境界才是真正的快乐。麤重相灭：所有的一切麤重的相都没有了。净福性生：清净的这种福德性生出来了。什麼叫清净的福呢？就是

这苦乐二心都没有了，这时候就是净福的性生了；净福性生了，就得清净的福报。如是一类，名福生天：这一类的，就叫「福生天」。

N2福爱天

舍心圆融，胜解清净，福无遮中，得妙随顺，穷未来际。如是一类，名福爱天。

舍心圆融：把苦、乐二相顿舍了。那麼舍了这苦乐二相，净福性生了，胜解清净：这时候「胜解」，就是智慧比以前增进得多。这种清净的智慧，福无遮中：又生这净福无遮，没有可以把这种福报给遮止的，这种福报太大了！得妙随顺：所以由净福无遮，就得这种随心如意，恒顺众生。「妙随顺」，就是所谓「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就像水似的，你往东开一条河，它就东流；往西开一条河，就向西流。「随顺」，就是任运而行，你怎麼样做都对，没有不对的了。这种妙随顺，就是一切都任运，遂心如意、遂心满愿。你「无入而不自得焉」，怎麼样都可以，什麼事情都没问题，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这就叫「得妙随顺」。穷未来际：这时候，就到将来将来、未来未来那个时候的边际上。什麼是未来的边际？未来的边际就是未来的边际嘛！如是一类，名福爱天：这个名字，就叫「福爱天」。

N3广果天

阿难！从是天中有二歧路。若於先心无量净光，福德圆明，修证而住。如是一类，名广果天。

阿难！从是天中有二歧路：从前边那个三禅天——就这个福爱天，在这个地方，就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到广果天，一条路就是到无想天。若於先心无量净光，福德圆明，修证而住：若於先前这个福爱天，得妙随顺心，现在他就有无量净光，他的福德也圆明。依此从修而证，从证而住到这个天上，如是一类，名广果天：像这一类的，他的德行也广，他的果位也大，所以叫「广果天」。

N4无想天

若於先心双厌苦乐，精研舍心，相续不断，圆穷舍道，身心俱灭，心虑灰凝，经五百劫。是人既以生灭为因，不能发明不生灭性；初半劫灭，後半劫生。如是一类，名无想天。

若於先心：假设於福爱天这个心，双厌苦乐：苦也没有，乐也没有了，精研舍心，相续不断，圆穷舍道：在这个时候，他研究舍弃苦乐这个心，那麼研究来、研究去，总也不停止，於是乎他把这个「舍」的道理都明白了。身心俱灭，心虑灰凝，经五百劫：这时候，他身心都灭了，他这个心虑就「灰凝」，就是结成到一起。这时候，他修这个无想定，他的寿命是五百劫。

是人既以生灭为因，不能发明不生灭性：可是这一类的人，他既以「生灭」为修行的因，他就不能明白这个「不生灭」的性。初半劫灭：既然他没有灭他这种「舍」——舍去苦乐这两种的心，这五百个劫，在最初的半劫他灭去他这个妄想心，灭了，就不生了。後半劫生：等到他最後的半劫——就是四百九十九个半劫，那时候他又生出这个妄想了；这个无想定报尽了，没有了。

他说什麼呢？他後半劫生出妄想来，他这个无想定坏的时候，就生出一种譭谤三宝的心，就譭谤三宝，他说什麼呢？他说：「佛说的，四果阿罗汉已经生死了了，不受後有了；那麼我现在已经证到四果上了，怎麼又会受生死去呢？佛大约是打大妄语！」他这麼样子来譭谤三宝。其实他这个四禅天，并不是四果阿罗汉，这连初果都还没有到呢！不要说四果。他自己误以为是四果了，这就是错认了，把四禅他认为是四果。这个後边也会讲的，那个无闻比丘，他修到四禅天上这个境界，就以为证得四果了，其实是不对的。如是一类，名无想天：像这样的一类的人，就叫无想天的天人。

M2结不动纯熟

阿难！此四胜流，一切世间诸苦乐境所不能动。虽非无为真不动地，有所得心，功用纯熟，名为四禅。

阿难！此四胜流，一切世间诸苦乐境所不能动：阿难！这四胜流，一切世间苦的境界和乐的境界都不能摇动他这个心了。虽非无为真不动地：他所修的，不是真正无为，不是这个真的不动地；他不过勉强制止它，叫它不动，他并不是真到自己不动的那种地位上了。有所得心，功用纯熟，名为四禅：他这时候，在四禅天他还有一个「所得」的心，譬如那个无闻比丘，他以为他得到四果了。虽然这样，他这个功用得纯熟用到极点了，这个名字，就叫「四禅天」。

L2五不还天（分三）

M1标圣果寄居　M2示五天别相　M3结四天不见

今M1

阿难！此中复有五不还天，於下界中九品习气，俱时灭尽。苦乐双忘，下无卜居，故於舍心，众同分中，安立居处。

阿难！此中复有五不还天：在四禅天这里边，还有「五不还天」。这「五不还天」，都是圣人所居的地方，和以前那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天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五不还天，是证阿罗汉果的人住的地方，於下界中九品习气，俱时灭尽，苦乐双忘，下无卜居：在这以下的界中，有九品的习气。这九品的习气同时灭尽，苦乐也双忘了，没有了，在下界就没有可住的地方了。这九品的习气，想要知道，可以看一看《佛学辞典》；若讲，太多了。

故於舍心，众同分中：所以以这个舍心，在和大众相同的这种身分的时候，安立居处：在虚空里，以云为大地，这一些个圣人都居住在这个地方。这叫五不还天的一个身分、一个位置。

【编按】：何谓九品习气？三界总有九地，即前边所言欲界、色界四禅天、无色界四空处。习气，谓贪、瞋、慢、无明等修惑。九地的每一地，均又将此等修惑各各分九品断之；从上上、上中、上下，至中上、中中、中下，乃至下上、下中、下下，合九地九品，共有八十一品惑习。

M2示五天别相（分五）

N1无烦天　N2无热天　N3善见天　N4善现天　N5色究竟天

今N1

阿难！苦乐两灭，翳心不交。如是一类，名无烦天。

阿难哪！这五不还天都是什麽呢？第一、苦乐两灭，翳心不交：苦乐两种的心都灭了，也不想这苦心，也不生念，念这个乐心。你要想苦想乐，这好像在斗争，现在苦乐的心都没有了，所以这叫「翳心不交」，斗心没有了。如是一类，名无烦天：在这个天上，没有一切的烦恼了。

N2无热天

机括独行，研交无地。如是一类，名无热天。

机括独行：「机」，弓弦发箭之处；「括」，箭的末端，搭弦之处。机如心，括如境，现在机括既然独行，即弓箭两离，也就是心、境脱节，斗心不交；这就是在前边无烦天这一类的人。在这无烦天上边，他们又能研交无地：前边那个斗心不交，没有这个念头了；或者有的时候，会少少的有一点「交」。现在研交无地，一切也不能起这种的念，也不能生这种的心了；没有时候可以起这个念，生这个心了。如是一类，名无热天：像这样一类的天人，就叫「无热天」，因为他时时都得到清凉了。

N3善见天

十方世界，妙见圆澄，更无尘象一切沈垢。如是一类，名善见天。

十方世界，妙见圆澄：他这个见非常微妙的，不但微妙而且又圆满澄清了，不是混杂的；这个见，不杂其他的染污见。更无尘象一切沈垢：为什麽说它是圆澄呢？因为没有尘象了，一切染污法都灭了，一切泥垢也都清了。如是一类，名善见天：像这样的天人，这名字就叫「善见天」。

N4善现天

精见现前，陶铸无碍。如是一类，名善现天。

前边有善见天，所见一切皆善；现在精见现前：无论看见什麽，都比以前那个超胜，比以前那种天清净得多。陶铸无碍：「陶」，就是中国这个陶师，烧碗、烧盘子那个方法。「铸」，就如熔铁入模造像。现在陶铸什麽呢？陶铸圣人的心性，一切都自在，一切都没有障碍了。如是一类，名善现天：像这样的天人，这一类名字叫「善现天」。

N5色究竟天

究竟群几，穷色性性，入无边际。如是一类，名色究竟天。

究竟群几：「究竟」，就是彻底，也就是圆满的意思。「群几」，是一切的预兆、预迹。穷色性性，入无边际：穷色性的性，再穷空性的性——前边那个「性」，是色性的性；後边那个「性」是空性的性。穷竟了色性和空性之性，到这种无边无际的境界。如是一类，名色究竟天：像这一类的，这是到这个色性的究竟了，这个名字就叫「色究竟天」。

M3结四天不见

阿难！此不还天，彼诸四禅四位天王，独有钦闻，不能知见。如今世间旷野深山，圣道场地，皆阿罗汉所住持故，世间麤人所不能见。

阿难！此不还天：阿难哪！这五不还天所住的天人，彼诸四禅四位天王，独有钦闻：「彼」，那个四禅的禅天。这四位在四禅天的首领，他们才知道这儿有五不还天的圣人在这儿住。其余一般的凡夫，不能知见：就都不能知道这「五不还天」有天人在那儿住。

如今世间旷野深山，圣道场地，皆阿罗汉所住持故：就好像现在这个世间，在这深山旷野，人所不能到的地方，有圣人的道场。那个地方，所住的都是阿罗汉，都是大菩萨，他们住持那个地方。世间麤人所不能见：世间所有一切的麤人，他们是永远都不会见着这些阿罗汉、大菩萨的；虽然都是在这同一个世界上住着，但是他们看不见的。这五不还天，也和这个世界住深山旷野的这些阿罗汉是一样的，四禅天的天人都不知道他们在什麽地方住。

J2结属色界

阿难！是十八天，独行无交，未尽形累，自此已还，名为色界。

阿难！是十八天：初禅三天、二禅三天、三禅三天、四禅九天，所以这叫「十八天」。这十八天，独行无交：他们每一天都有他自己修行的因果，「无交」（清净无侣）。未尽形累：他们还有色相。所以自此已还，名为色界：自现在所讲这个天往下至梵众天，都叫为「色界天」。

I3四空（分五）

J1标歧除圣　J2正列四天　J3圣凡出坠　J4通分凡圣　J5结属无色

今J1

复次阿难，从是有顶色边际中，其间复有二种歧路。若於舍心发明智慧，慧光圆通；便出尘界，成阿罗汉，入菩萨乘。如是一类，名为回心大阿罗汉。

复次阿难！从是有顶色边际中，其间复有二种歧路：这一些天，都叫「有顶天」。在这色界的边际中，这其中又有两种的歧路。若於舍心发明智慧，慧光圆通：若对於这舍心上面，他发明出一种智慧，这种智慧的光圆通了，而无障碍，便出尘界，成阿罗汉，入菩萨乘：这就可以出去这三界，成就阿罗汉果，入到这菩萨乘里边。如是一类，名为回心大阿罗汉：像这样子，这一类的众生，就叫「回心的大阿罗汉」。什麽叫「回心」呢？就是「回小向大」，回小乘而向大乘。

J2正列四天（分四）

K1空无边处天　K2识无边处天　K3无所有处天　K4非非想处天

今K1

若在舍心，舍厌成就，觉身为碍，销碍入空。如是一类，名为空处。

若在舍心：前边讲四禅，现在讲这个四空处。假设这天人对於舍弃苦乐二心，舍厌成就：他厌苦舍乐，乐也都舍了。觉身为碍：自己知道有色身，这是有障碍的，销碍入空：於是就不愿意有所障碍，想观自己的身等於虚空一样，把这障碍没有了。如是一类，名为空处：这一类的天，就叫「空无边处天」。

K2识无边处天

诸碍既销，无碍无灭，其中唯留阿赖耶识，全於末那半分微细。如是一类，名为识处。

前边这四禅天，再往上昇，觉得身是一种障碍，所以就销碍入空了。现在诸碍既销，无碍无灭：这一切的障碍都没有了，归到这无色界上来，也没有障碍，也没有所灭了。其中唯留阿赖耶识：这时候就没有身了，只有个识，就是「阿赖耶识」，这是第八识。「阿赖耶」是梵语，翻到中文就叫「藏识」。这个「藏识」，就是「如来藏性」那个「藏」；不过现在它没有完全归到如来藏性上，所以只叫一个「藏识」。

藏识，无论你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一天所遭所遇，这所有一切，都收到这藏识里边来。这个藏识，全於末那半分微细：「末那」是第七识，叫「末那识」，又叫染污识；这个染污，就由它这个地方生了变化。本来这第八识虽然说是生出一种无明，可是这儿很接近如来藏性，还没有什麽染污；到了这第七识上，就染污了。这个末那识，有「半分」的「微细」，还有那麽一点点微细微细的染污。如是一类，名为识处：这一类的众生，生在这一个天上，就叫「识无边处天」。这种天人只有一个识，没有身体的。

K3无所有处天

空色既亡，识心都灭，十方寂然，迥无攸往。如是一类，名无所有处。

现在到这个地方，什麽都没有了，这时候叫「家破人亡口难开」，什麽都没有了，你说，这回完了！

空色既亡，识心都灭：空也没有了，色也亡了，所以这叫「家破人亡」了，家也没有了，人也没有了。前边那个还有个识，现在这识心都没有了，都空了，这「口难开」了！连个识都没有，你怎麽说话？根本没有可讲的了。十方寂然，迥无攸往：这时候，十方世界、整个法界，什麽东西都没有了，都是静寂起来了，没有去的地方，就是哪个地方也不能去。「迥」，也就是这个样子，没有。「攸」，当个「所」字讲，就是去的地方。那麽没有去的地方，来的地方有没有呢？也没有，来的地方也没有了，这无来无去，叫「迥无攸往」。

如是一类，名无所有处：像这一类的天上的人，这个地方就叫「无所有处」，就是什麽都没有了。但是什麽都没有了，可是他这性还是存在的，因为性和虚空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无所有处的天人，他还有寿命。有多少寿命呢？六万大劫。以前从这六欲天以後，这人的寿命和身量高度，我都没有讲，因为讲起来这数目太大了！我预备到最後讲一个大数目就得了，中间那些个，你若想要知道，可以自己查去。这是最後的第二个，在那个天上，他寿命是活六万大劫。在那个地方虽然说有寿命，他那只是一个定，在那定里头有六万大劫。等到六万大劫满的时候，他那定也破了；破了，又会有了；有了，又变，转去哪一道里轮回，又不一定了。

K4非非想处天

识性不动，以灭穷研，於无尽中，发宣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

前边那是无所有处天，现在这是非想非非想处天。这是天上最高的，活到八万大劫，享八万大劫的天福，然後还堕落。

识性不动：在那个识无边处天，那个识它有的时候还有一种作用；现在这个无所有处天，就是识也不动了。这识性既然不动了，以灭穷研：什麽都灭了，你研究、你怎麽样想要知道都没有了。於无尽中，发宣尽性：在什麽都没有这里边，又发宣这个无尽的无尽，没有穷尽的这种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发宣这种性怎麽样呢？就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好像尽了，又不是尽。如是一类：像这一类的天人，就叫什麽呢？名为非想非非想处：就叫「非想」，没有想的；「非非想」，又不是没有想，所以还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在那个地方，它不发生作用，在那个地方定着。定多久呢？定八万大劫。这天人的寿命，最长的是八万大劫的天福。

所以修道的人，在修行的时候，最要紧的，不要生念头，不要起心动念的。你一起心动念，将来就会招果报，就要去受报的。以前有一个老修行，他在海边修道，就修这个「非非想处定」。他想修这个定，生非非想处天。正想要入这非非想处定，水里这鱼就来打他闲岔了。打闲岔，这是禅堂的口头语，「你真打闲岔！」「你这个哩啦腔！」这好讲话的人，叫「哩啦腔」。你尽好说话、好和人家去搭搭咯咯谈话的，这叫「打闲岔」，英文叫give me trouble，你若给人家 trouble，这就叫「打闲岔」。

那麽这个老修行在这儿修行，这鱼来打他闲岔。他一要入定，这鱼在水里，「噗通」这麽一跳，他就入不了定了。入不了定，他就生了一种瞋恨心，他说：「你这鱼真是讨厌！我想要入定，你这来给我麻烦，你不叫我入定。啊，我现在没有神通，等我有神通的时候，我变成一只飞狸，专门吃你这个鱼！把你都吃了，不再叫你来妨碍我修行！」那麽这样，他生这一念的瞋恨心，这鱼也害怕了，不敢和他开玩笑了，以後再也不敢来麻烦他了，所以他修这无想定就修成了。他生到非想非非想处天，把这八万大劫的天福享完了。享完了之後，你说怎麽样？他这一念瞋恨心的果报也成熟了，他堕落到人间来，果然就变了一只飞狸——吃鱼那种雀鸟，天天在那海上吃鱼。吃来吃去，等释迦牟尼佛出世，到那儿给牠说法，他这才把飞狸的身脱了，又去做人，後来又出家修行，才证阿罗汉果。

所以修道千万不要生瞋恨心，不论谁对你好不好，你都要生一种爱惜人的心、慈悲爱护人的心；对任何人都不要有一种瞋恨，有一种不满意。你若不满意，你修成了，固然是没有问题了；如果不超出三界去，将来都是要受果报的。中国又有一句话说：「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那千江水是很多了，我把它摇动起来没关系，但我不动修道人的心。修道人这心，你一动他，他若一生瞋恨心，那不得了，将来就有因果了。

J3圣凡出坠

此等穷空不尽空理，从不还天圣道穷者。如是一类，名不回心钝阿罗汉。若从无想诸外道天，穷空不归，迷漏无闻，便入轮转。

此等穷空不尽空理，从不还天圣道穷者：在前边色究竟天後边，不说有两种歧路？第一种歧路就是到「回心大阿罗汉」。现在这是「不回心阿罗汉」，他没有穷尽这空理，没有从这五不还天穷这个圣道一这修行的道路，他修行还没有真明白，没有真正的智慧。如是一类，名不回心钝阿罗汉：像这样子一类的，他对这圣道没有修，没有智慧，他不回小向大，所以叫「不回心的钝阿罗汉」，就是愚痴、愚钝的一个阿罗汉。若从无想诸外道天：若是从这无想天，或者这诸外道天，穷空不归：他只知道着到这空理上，而不知道回来修这菩提的道路。迷漏无闻，便入轮转：於是他就入了外道去，又会入轮回的。所以修行，时时刻刻都要检点，不要走错路。

J4通分凡圣

阿难！是诸天上，各各天人，则是凡夫；业果酬答，答尽入轮。彼之天王，即是菩萨，游三摩地，渐次增进，回向圣伦所修行路。

阿难啊！是诸天上，各各天人，则是凡夫：这所有的天上，每一个天人都是凡夫。你不要以为他们是修行成了，他们都是凡夫，都没有证圣果的！业果酬答，答尽入轮：这不过是酬答他所造的善业，到时候还要入轮回去还报，去还他的宿债。

彼之天王，即是菩萨，游三摩地，渐次增进：可是每一个天的天王是菩萨的化身，他们到那个地方去修他们的定力，一点一点地往上增加。回向圣伦所修行路：他能回向这菩提觉道，而证圣果，与圣人为伦。他们所修行的道路，和圣人所修的道路是一样的。

J5结属无色

阿难！是四空天，身心灭尽，定性现前，无业果色，从此逮终，名无色界。

阿难！是四空天：「空无边处天、识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这叫四空天。身心灭尽：他也没有身、也没有心，就只有一个识还不动了。定性现前，无业果色：他这种定性现前，他也没有业，也没有一种的果，也没有一种色相，什麽都没有的。从此逮终，名无色界：从「空无边处」这个地方到终了「非想非非想处」，这四空处叫无色界天，这是最後的一个天。

H2通前总结

此皆不了妙觉明心，积妄发生，妄有三界，中间妄随七趣沈溺，补特伽罗，各从其类。

此皆不了妙觉明心：在前边所说这三界，他们都是没有智慧，没有能明了这个妙觉明心。所以就积妄发生，妄有三界：由依真起妄，在这妙真如性上，生出无明。所以由虚妄造出来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都是由众生的妄想所造成的。中间妄随：所以在这中间，就妄随七趣沈溺：怎麽叫七趣呢？本来是六道轮回，现在有一个仙趣，前边不讲十种仙吗？所以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这六趣，再加上一个仙趣，这叫「七趣」。在这七趣里边头出头没的，忽然上天，忽然又堕地狱了，忽然做人，忽然又做饿鬼，所以这叫「沈溺」。

补特伽罗，各从其类：「补特伽罗」这是梵语，翻到中文叫「有情」，就是所谓有情的众生。这些有知觉的众生，造什麽业就受什麽果报。仙类就跑到仙类一起去，天上的天人就和天人一起、阿修罗和阿修罗在一起，人和人在一起，地狱众生就和地狱众生在一起，饿鬼和饿鬼在一起，畜生也就和畜生在一起，所以说「各从其类」。

G7修罗趣（分二）

H1总标名数　H2别释趣摄
今H1
复次阿难，是三界中，复有四种阿修罗类。

复次阿难，是三界中，复有四种阿修罗类：阿难！在这三界的里边，又有四种的阿修罗。这阿修罗，有的翻译「非天」，就是有天福，没有天德——有天上人的福报，没有天人的德行。又叫一个「无端正」，就是长得相貌不端正；可是男修罗不端正，这修罗女是相貌生得非常美丽。胎、卵、湿、化这四生里都有修罗，这後边会讲到。
H2别释趣摄（分四）
I1卵生鬼摄　I2胎生人摄　I3化生天摄　I4湿生畜摄
今I1
若於鬼道，以护法力乘通入空。此阿修罗从卵而生，鬼趣所摄。

若於鬼道，以护法力乘通入空：有一种鬼，他是善的鬼，身为护法，好像关帝公，这都叫「大力鬼」。他做护法，能护持三宝，藉着他这种神通能到空中去。此阿修罗从卵而生，鬼趣所摄：这种的阿修罗是怎麽样子生出来的呢？是从卵所生出来的，这是属於鬼道。
I2胎生人摄
若於天中，降德贬坠，其所卜居，邻於日月。此阿修罗从胎而出，人趣所摄。

若於天中，降德贬坠：若在天上，他这天上的德行不够了，就降堕，把他贬下来到这虚空里头。其所卜居，邻於日月：他所住的地方，和日、月接近，做日、月的邻居。此阿修罗从胎而出，人趣所摄：这一种阿修罗是从胎生出来的，这是属於人道的。
I3化生天摄

有修罗王，执持世界，力洞无畏，能与梵王，及天帝释、四天争权。此阿修罗因变化有，天趣所摄。

有修罗王，执持世界：有一种的阿修罗王，他也能来掌管这个世界，管理这个世界。力洞无畏，能与梵王，及天帝释、四天争权：他的力量非常大，可以洞穿世界。他这手摸着须弥山的顶，手这麽一晃，须弥山都要崩裂、崩坏了，就有这麽大的力量！他这种神力非常大的，所以他就想做大梵天王，和梵王和天帝释、四大天王，争夺权力。此阿修罗因变化有，天趣所摄：这种阿修罗是由一种神力所变化出来的，是天趣所摄。

为什麽阿修罗王和大梵天王来作战呢？因为他有个女（广东话「女」，即女儿），生得很靓（广东话「靓」，就是美丽）。那麽这个玉帝（帝释天）一看他这个修罗女这麽美丽，就向这修罗王求婚，修罗王就把他这个小姐给帝释天做太太。可是这个修罗女非常之妒忌，非常之自私，而帝释天又非常欢喜听佛法，有法师讲经，他就去听经。这个修罗女一看帝释天走了，就生了一种妒嫉心，以为：「喔，你和我结了婚之後，你就不爱我了！你现在大约又是出去胡混，又各处去找女人去了？」

有一天，她就在帝释天後边来跟踪他，秘密地调查他的去处。她看见帝释天到这讲经法会，就坐到那个地方。这个法会有很多女人，她一看，就生妒嫉心了，一生妒嫉心，就现形了。这天帝释一看，说：「你干什麽来了？」她说：「你跑到这个地方玩女人，你还不叫我来？」帝释天一生气，就打她一个嘴巴——又叫耳光。打她这麽一巴掌，这修罗女就哭起来了，於是就跑回去，对这修罗王就讲：「这帝释天，他现在不守规矩，各处去找女人胡混！我去找他，他还打我！」修罗王一听，也发起来脾气了：「我们要和他打！要把帝释天的那个位子、那个权力给抢过来！」

於是乎就发出修罗兵、修罗将来，这一切的修罗就和帝释天作战。可是一作战怎麽样啊？这修罗的兵屡战屡胜，帝释天和四大天王，还有梵王合起来整个的力量，也打不过这修罗王。於是帝释天就到佛那个地方求救去了，说：「怎麽办呢？这修罗王和我们作战，我也打不赢他了！」释迦牟尼佛告诉这天帝释说：「你回去，叫你所有的兵将都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念这一句就可以了！」果然这天兵天将一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修罗兵、修罗将不战自败——不等到打仗，就败走了，所以帝释天又胜了。这种修罗，就总要争权的。
I4湿生畜摄

阿难！别有一分下劣修罗，生大海心，沈水穴口，旦游虚空，暮归水宿。此阿修罗因湿气有，畜生趣摄。

阿难！别有一分下劣修罗，生大海心，沈水穴口：别有一种下劣的阿修罗，这种的修罗就是属於畜生类所摄，就好像龙之类的
...生在大海的心里头，住在那个水的穴里边。旦游虚空，暮归水宿：早晨，牠就到虚空里去游玩；晚间哪，牠回来到这水穴里头来住。此阿修罗因湿气有，畜生趣摄：这种的阿修罗，因为湿气生出来的，这是属於畜生趣。
E3结妄劝离（分三）
F1病药双举　F2同别俱妄　F3正劝须除　F1分三
G1总举妄病　G2指病深根　G3定药能除
今G1

阿难！如是地狱、饿鬼、畜生、人，及神仙、天，洎修罗，精研七趣，皆是昏沈诸有为相，妄想受生，妄想随业。於妙圆明无作本心，皆如空华，元无所着，但一虚妄，更无根绪。

阿难！如是地狱、饿鬼、畜生、人，及神仙、天，洎修罗：「洎」，是及。像这样，从地狱、饿鬼、畜生、人、神仙、天，到修罗道上，在这七趣里边互相轮回。精研七趣，皆是昏沈诸有为相：这精研七趣，都是一种昏沈的相；这昏沈的诸有为相，都是有形有相的。妄想受生，妄想随业：他们怎麽来的呢？都是由妄想才生出来的；他这种妄想，随着他业报而受生。

於妙圆明无作本心，皆如空华，元无所着：在这妙圆明无作的本心上，这些个七趣都好像空中华，本来是没有所着住的。但一虚妄，更无根绪：就是一个虚妄，更没有什麽根，也没有什麽头绪。

G2指病深根

阿难！此等众生不识本心，受此轮回，经无量劫，不得真净，皆由随顺杀盗淫故。反此三种，又则出生无杀盗淫。有名鬼伦，无名天趣。有无相倾，起轮回性。

阿难！此等众生不识本心：这七趣的众生都不知道这本来妙圆明无作的本心。受此轮回：所以在这六道轮回里互相受生死，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今生做牛，来生做马，再来生或者做人。这互相轮转，经无量劫，不得真净：这个时间多久呢？没有数量那麽多的大劫。他没有得到自己真如清净的本体，为什麽？皆由随顺杀盗淫故：都因为他们顺着杀、顺着盗、顺着淫，没有能返回来的缘故，所以就在这七趣里轮转。反此三种，又则出生无杀盗淫：要是返回来，就又生出来无杀、盗、淫。

有名鬼伦：那麽有杀、盗、淫的，就名「鬼伦」，就做鬼去，和鬼去做朋友、做亲戚。无名天趣：没有杀、盗、淫的，就生到天上去。有无相倾，起轮回性：这个「有」和「没有」互相倾轧，互相这麽争夺。「有」杀、盗、淫的，有的时候就跑到「没有」那里头去；「没有」杀盗淫的，有的时候又跑到「有」杀、盗、淫那一类去了。所以互相来这麽倾轧、争夺，於是就起轮回的这种性质。

G3定药能除

若得妙发三摩提者，则妙常寂，有无二无，无二亦灭。尚无不杀不偷不淫，云何更随杀盗淫事？

若得妙发三摩提者：假设他在七趣里边，得到这种真正的定力了。什麽是真正的定力呢？就是楞严大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修耳根圆通而得这真正的定力。这样的人，则妙常寂：他这种的微妙而常寂，有无二无：怎麽叫有无二无呢？就是有杀、盗、淫，堕落到三恶道，这是个「有」；天、人、阿修罗、仙四趣，这叫「无」；那麽三恶道和四善趣这两种，都没有了。他得着这真正的妙常静寂这种的境界，无二亦灭：就是连「没有三恶道、四善趣」的这个「无」也没有了，也灭了。尚无不杀不偷不淫：那麽什麽都没有了，所以也就没有不杀、不盗、不淫了。云何更随杀盗淫事：根本就没有了，怎麽还能跟着这杀、盗、淫去跑呢？怎麽还会造出这种的业呢？那没有的！

F2同别俱妄

阿难！不断三业，各各有私。因各各私，众私同分，非无定处。自妄发生，生妄无因，无可寻究。

阿难！不断三业，各各有私：每一个众生如果不断杀、盗、淫这三种的罪业，他都有私自所造的业。因各各私，众私同分：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造的罪业，众人和自己所造的业集中到一起，这叫「共同分」。共同分，非无定处：这不是没有一定的地方。不是没有一定的地方，就好像有一定的地方；但是这个有一定的地方，也是自妄发生：由妄发生出来的。

生妄无因：可是那个「妄」，它没有一个自体——就是「没有自己」，它没有一个种子，它是虚妄的嘛！虚妄就是不实在的。无可寻究：所以你也就找不着它，找不出来一个根了。由虚妄而生，所以就虚妄而灭，你一定要找，追究它的根，找不着的。本来这来源是没有的，就好像人这影子，只是一个影子。你说影子从什麽地方来的？不错，从身那儿来的。但是它并不是长到身上的，它只一个虚妄的影子而已。

F3正劝须除

汝勖修行，欲得菩提，要除三惑。不尽三惑，纵得神通，皆是世间有为功用。习气不灭，落於魔道。虽欲除妄，倍加虚伪，如来说为可哀怜者。汝妄自造，非菩提咎。

汝勖修行：释迦牟尼佛教阿难勖勉这修行的人，说，你告诉他们，欲得菩提，要除三惑：想要得着这菩提觉道的，要把这三种的迷惑除去。什麽是三种的迷惑呢？就是这杀、盗、淫。怎麽又不叫它三种业，而叫它三种惑呢？就因为你迷惑不了，你不明白它，所以才造这杀、盗、淫业；如果你明白，就不会造这杀、盗、淫的业了；所以又叫三惑。

不尽三惑：怎麽叫不尽三惑呢？就是你不把这三惑断尽了，你还有少少这三惑在里头存着，什麽呢？你杀生、偷盗、邪淫这三种的惑，你如果不把它去尽了，纵得神通，皆是世间有为功用：你纵然就得到这小小的神通、小小的智慧，这不是无为的神通，而是世间有形有相有所作为

的这种的功用，都是着相的这种神通。习气不灭：杀、盗、淫这种习气，你若不灭，将来怎麽样呢？落於魔道：所以我说某某修行人是魔王，也就是这个！他也不戒杀生、也不戒偷盗，又不戒邪淫，怎麽可以得真正的智慧呢？不可以得的！

虽欲除妄：这种的人，他虽然想要除妄，可是他妄上又加妄了。怎麽说呢？本来他打个妄语，本来他说得不对，他又说他没有打妄语。你看，说了一个妄语，又说没有打妄语，这就是妄上加妄了。已经说妄语，就不必辩了，承认就算了，这只有一个妄语；他又说他没有说妄语，这就说了两个。所以他想除妄，倍加虚伪：这更加假的了！这罪业更多一点。如来说为可哀怜者：如来说，这种人哪，尽不做真事，这真是可怜愍者啊！汝妄自造，非菩提咎：你这种惑业，是你自己的虚妄造成的，这不是菩提的过错。所以你不能说：「喔，如来成佛了，怎麽又会起妄呢？」你这样讲是错误的。

E4判决邪正

作是说者，名为正说；若他说者，即魔王说。

作是说者，名为正说：像这样讲的话，这就是合乎佛法的。若他说者，即魔王说：要不是这样的说法，这就是魔王说法。所以你就要分别清楚，魔王所说的法，就是自己造一些个虚伪。譬如这件事情他知道，他说他不知道；不知道的，他又说他知道；这样叫打妄语。修道的人，直心是道场，一切都要直心，不要有委屈相。

——第八册终

大佛顶首楞严经浅释（九）

上宣下化老和尚讲述

五十阴魔

◎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讲述於

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编按】宣公上人自一九六八年讲解《楞严经》後，数年间，又曾在万佛圣城及金轮寺举行以「楞严经五十阴魔」为主题的研讨会及翻译会，由上人与四众弟子参与此会。会中上人偶尔对五十阴魔作部分解释，同时对修行做了一些开示。本书特别将上人在此会中的开示及答问，分别析出，一并附录，以免遗珠之憾。

C2辨五魔令识以护堕落（分二）

D1无问自说五阴魔境　D2因请重明五阴起灭　D1分三

E1普告魔境当识　E2会众顶礼钦承　E3正以详陈魔事　E1分三

F1最後真慈不尽　F2详标微细魔事　F3敕令谛听许说

今F1

即时如来将罢法座，於师子床揽七宝几，回紫金山，再来凭倚。普告大众及阿难言：汝等有学缘觉声闻，今日回心趣大菩提无上妙觉，吾今已说真修行法。

即时如来将罢法座：在这个时候，如来将罢法座，因为《楞严经》快要讲完了。於师子床揽七宝几：因为佛说法犹如狮子吼，狮子一吼百兽皆惧，所以称其法座为「师子床」。佛前桌子是七宝造成的，七宝庄严的，这叫「七宝几」。那麽佛在法座上揽着七宝几，回紫金山，再来凭倚：佛回转好像紫金山般光明遍照的身体，再来凭几讲这个法。

普告大众及阿难言：普遍告诉大众和阿难，汝等有学缘觉声闻，今日回心趣大菩提无上妙觉：没有证四果以前，都叫有学位。你们现在这些有学的人，修十二因缘而开悟的缘觉，或者修四谛法而开悟的声闻，你们现在都回小向大了，由二乘人发大乘心，想得到大的觉悟——没有比这个再高上的妙觉。吾今已说真修行法：我现在已经将真正的修行法告诉你们了。

F2详标微细魔事

汝犹未识，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微细魔事，魔境现前，汝不能识，洗心非正，落於邪见。或汝阴魔，或复天魔，或着鬼神，或遭魑魅，心中不明，认贼为子。又复於中得少为足，如第四禅无闻比丘，妄言证圣，天报已毕，衰相现前，谤阿罗汉，身遭後有，堕阿鼻狱。

汝犹未识：阿难在前边请问佛怎麽样修行，为未来的众生请法，他虽然明白修行的道理，可是他并没有实地的经验。理论他是明白了，可是他没有经验，所以也就不知道修行中会有一些什麽事情发生。所以佛就说：「你啊，现在还不知道呢！」你不知道什麽？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微细魔事：修楞严大定这个微密的观照，在修行这种的定里头，可有很多的魔事，这个魔并不是很显着的，而是非常之微细。

魔境现前，汝不能识：在你修道用功，用反闻闻自性的功夫时，可是这个魔境现前，你不认识这个魔怎麽叫魔。洗心非正，落於邪见：你虽然洗心，但稍微有一点不对，不合乎正知正见，就会落到邪见去。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这个洗心哪，不是洗心，就是你有邪见在里头，你落於邪见。「洗心」，就是你心里收拾得不乾净，洗涤心性里还有邪见，是你心里邪见没有洗乾净。「非正」，是没有洗乾净，就是你想

要不生不灭，可是你里头还要生灭。这个意思就是，譬如女的说：「啊，我不要男朋友了！」可是里边还要；男的说：「啊，我不要女朋友了！不要，不要。」可是还不是真的不要——以上就叫「洗心非正」。因为里头还存着邪念，所以就落於邪见。「非正」，不是「不正」，就是没有洗乾净。

上人：果某！你在金山寺，那个人有病到那儿的样子，你看见没有？

果某：我看见了。好可怕！

上人：那是一条恐龙，那就是飞精附人，着魔了，着魔他还冒充他是什麽菩萨、什麽菩萨！

果某：这一次，我们在金山寺看见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她从台湾来的。後来爱茉丽告诉我们，她的丈夫不要她了。因为她晚上随时都听见声音，叫她做什麽，做这做那，要去这个庙、那个庙，所以她就半夜十一点、十二点都冲出门去的；她的丈夫觉得她是神经病，就不要她了。

她到处找庙，星期六那天来金山寺，不知道她干什麽，就是和师父对着坐，是用打坐的姿势来坐的。我看她表情好凶好凶的，那个瞋恨的样子，当时我想那个瞋心真的要不得，那从无量劫积下来的话，真是一颗原子弹。她目露凶光，双手合掌对着师父，在场每个人都看见的。她忽然间就「呜」的一声，声音好厉害，後来嘴巴好像吐什麽出来，手就一直弄得好快好快，好奇怪。

上人：她那是在用法术和我斗法，你不知道，她在显她的神通呢！

果某：又念咒，等一下她就泪流满面。师父就问她：你到底干什麽？

上人：她哭的时候，就跪下来。那个恐龙在那儿趴着跪下了，跪着叩头呢！她显得不行了，就投降了。

果某：她投降了，就请示师父，她到底要怎麽样修行？师父就告诉她：「因为你乘急戒缓，以前你就是一直用功拼命的修行，可是不守戒律，现在堕落龙身。虽然有神通，可是很痛苦的，你为什麽还不好好修行？」叫她皈依三宝，那个女人就说：「我不晓得怎麽样去修行？」她说她每次打开《地藏经》就好像有一股力量不让她看。後来她又请示师父，她要先看那一部经，怎麽样去修行？

上人：「洗心非正」可以翻译成「存心非正」，让人容易明白；因为存心不正，所以就落於邪见。对英文上，通顺就好的，不必按着一个字一个字来翻译。我相信当初梵文翻成中文的时候，也就是翻那个意思，不一定完全按着那个字，所以英文通顺了，人看得懂这是好的，不是一定要照着它那个字，要上下文通顺才可以。

这段经文上句「汝不能识」，就是种种魔境来了你不认识，所以「洗心非正」。你不认识，也是没有智慧。为什麽没有智慧？就因为你存心不太正当，有邪见，所以就落於邪见了。

什麽叫存心非正呢？譬如这个人修行佛法，他不想开智慧，只想求神通，这就是洗心不正；他只想：「我学密宗去，来得快。」这就是洗心非正，也就是他存心的注意力不正当。这也就是他因地不正，果地就邪了。这个「洗心」是他在心里头的那个因，心里那种贪瞋痴，那种欲念没有洗乾净。总而言之，这个「洗心」是说他的欲念没有乾净，因为欲念不乾净，无明障着你，魔的境界来了不认识，也不知道那个是魔，那个是佛了。

「汝不能识」，为什麽不认识？因为没有智慧，这就洗心不正，也就是存心非正，你注意力不正当，落於邪见，落到邪见里去了。因为魔来了，你当他是佛了，根本他是个不正的，你拿他当正了，也就落於邪见了。魔的境界来了，你拿他当好的境界。经文上说：「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你要是以为你有什麽不得了了：「哦，我现在本事可大了！」你一自满，那就是着魔了。你生出贪心，就不正了；你生出有所求的心，都叫不正了。存心非正，落於邪见了，你还自私自利、打妄语，都叫落於邪见了。

好像某某说他是虚云老和尚的徒弟，也来过万佛城，在金山寺被迁单，撵跑了。他自己睁着眼睛打妄语，说他又住山七天啊！又见着弥勒菩萨，又怎麽样啊！他觉得才几天就是多少日子了！胡说八道的。这个就叫存心不正，洗心非正，未证言证，未得言得。他落了魔的境界，自己还不知道，还拿着这个到处去宣传，所以到金山寺被撵走了好几次。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或汝阴魔：或者你自己心里生出来的魔——自心魔。或者就是由色阴生出来的十种魔，这也是属於你自己的。或复天魔：或者又有天上的魔。为什麽天上的魔他来魔你呢？就因为你这修行人修行有定力了。你这一有定力不要紧，可是魔王的宫殿都摇动了，就好像地震似的。他也有神通，那儿一摇动，他一观察：「啊，我这宫殿怎麽无缘无故就摇动起来了呢？就破裂了呢？」喔，他就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人要成道业了！所以这种定力，把魔王的宫殿都要给破碎了。於是乎——你想破碎我吗？我就先破坏你的定！所以他就来破坏这个修道人的定力，这是天魔。

或着鬼神：鬼神也是这样，看见你要修行证果，他就妒忌了。你要证果？我先来破坏你的修行。於是乎他就钻到你的心窍里去，或者附到你的身上，令你定力就不成了，令你就走火入魔。这个着魔，前面这经上不是讲了，这最重要的。为什麽着魔呢？就因为「洗心非正」，就因为你立心立得不正，所以你有一点邪心，哦，就着魔了！这叫走火入魔——走着火，入魔了。

或遭魑魅：或者遭魑魅魍魉，这都是妖怪之类的。心中不明，认贼为子：你一遇到这种境界来了，心中不认识、不明白，你就认这个贼人做为自己的儿子。你想想，那你的东西他焉能不抢去、偷去呢？你把贼都引到家里来了，家里所有无价的珍宝都会给偷去的。

什麽是你家里的无价珍宝呢？我现在老老实实地告诉你，你切记啊！应该相信我的话，切记不要不相信我的话！为什麽？这是对你的前途和生命有大关系的，什麽是你的宝啊？就是你自己本有的如来藏性。这如来藏性，他能抢去吗？前面不是讲过精、气、神吗？你若是要恢复你的如来藏性，首先就要保持你的精、气、神，如果不保持住，那就是财宝被人抢去，被人给夺去，被人打劫去了，所以你要小心一点啊！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人们所欢喜的就是钱，他们认为「天命之谓钱，率性之谓钱。钱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钱也。」这是一般世俗人都有这个毛病，对这个钱的问题看不破，就放不下。自己中这种钱的毒不要紧，还要毒子、毒孙，这麽一路一路毒下去，所以就留钱给子女。留钱给儿子，儿子又留给儿子，儿子的儿子又留给儿子。哦，传来传去就是被钱这种毒水毒得透不过气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这儿告诉大家，那个钱上面都有一种毒，你还不相信，总是要和这个钱最接近，那麽这就是中毒了嘛！中钱的毒，这个流毒要毒到子子孙孙，千秋万代都毒下去。

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人都要储钱，就以为是好事。那麽我们修道的人，不应该再把钱看得那麽重，所以不需要储钱，不需要「钱不可须臾离也」。我们要把它改过来，我们是「天命之谓法，率性之谓法，法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法也。」那什麽叫法呢？说那是佛法僧的「法」，我知道。你还没有知道，你若真知道了，你就不会把你那个法都丢了。

究竟法是什麽呢？法就是气，就是我们这一股气，通天通地，乃至於诸佛、菩萨和我们所以都是一体，就因为这个气是通的。这个气，好像我们呼吸气，能看得见的，那个气里头支配气的就是法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气，不要生气，你要修养你这个气，所谓「栽培心上地，涵养性中天」，这都是养气。你想养气呀，你要把法不丢了！我告诉你们一个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法门，你们听呢，也好；不听呢，也没有关系。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什麽呢？你若想养气嘛，就不要讲那麽多的话。

修行人不能寡言，那就不能修行。你不能养气就没有法，所以「法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你若尽讲话，那就是随随便便把法都丢了。你法都丢了，那你看你还修什麽道呢？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五蕴本来是空的，没有体性的，你自己没有五蕴的。「或汝阴魔」，汝阴魔是你那个境界来了，自己执着它，不是真是你的，你根本没有阴魔。或者你自己这个阴魔境界现前，你就认为它是真的了，根本不是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照见五蕴皆空嘛！五蕴不是自己的，照见五蕴皆空，这都是个假的嘛！自己没有这个，这是一种虚妄的境界。

「认贼作子」，你认为他是真的了，根本都是假的。修行要不着境界，破除一切的执着。什麽也不着，也不着於空，也不着於有，着到空上，也错了；着到有上，那个「有」就是个色法。

这经文是四个字一句，「或汝阴魔」这「汝」也不一定就是你，你就翻译作「或执阴魔」、「或迷阴魔」，都可以讲得通。这个「汝」是一个虚字意，在这里是很没有实体的，你不认识不就迷了嘛！那个「执」字好一点，下边都有那个意思，或者你执着天魔，或者你执着有鬼神，或者你执着有魑魅魍魉。

「心中不明」，你心里不认识他，「认贼为子」，你就拿他当儿子了。这就好像现在那些邪里邪气的，以为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实际上将来都堕地狱的，他们自己不知道的。「或遭魑魅」，「魅」这个并不是一定自己造作的，根本没有实体的，都是虚妄的，都是有影无形的。这东西你说一定造作的，你也不能拿出来给人看的，你造的东西应该可以拿出来给人看；不执着这种妄。这都是一种妄，由妄就产生出这种邪来，这是邪见，落於邪见，不正确的知见。

譬如前边我说的这龙，牠附到人身上，又叩头、又顶礼、又发威风、又是喷毒！牠喷毒喷得没有办法了，就又跪下、又哭、又什麽了。那麽你说这是真的吗？一般人也看不见的，但是她就现出那麽个假样子；你说是假的，她又有那麽一回事。类似这个样子，就是看你在这里头认识不认识。你若一定说：「我不相信这个。」那也是不对的。你不相信，你要认识她为什麽会这样子？那才叫真的，要明白它。你说：「我没看见，我就不信。」那也不是真正智慧，那还是在那儿自己来糊涂着，你不知道是怎麽回事。

弟子：「或复天魔」，这个「天魔」，是执着引来天魔，还是天魔自己过来的呢？

上人：这个「或复天魔」和那个「或执阴魔」，意思是不一样的。天魔是有的，是从天上来的，是遭遇到天魔的意思。天魔、鬼神这都真有的，那些个魔是外边来的。唯独色、受、想、行、识这五阴是唯心所现的，是你自己心里现出来的。

弟子：那个天魔不是从想阴来的吗？

上人：是从想阴来的，你里边有阴气才招外边的魔。他这个都是里边有这个影子，外边他就来

了；就像你有个茅厕的话，苍蝇就来了一样的，因为里边没有扫乾净，没有收拾乾净。五阴也是虚妄而生，虚妄而灭。这个五阴和天魔都是相因相循的，你也不用一定说他是在里边、在外边。这里头都是变化无穷的，变化不可思议的，你一定说这样了，他又不是了；你一定说那样，他又不是了。这就是举出这麽个例子来做大家的参考，并不是一定就这样的，这都是一个假设之词。就说那些个境界，也都是大大概概有这麽多的问题会在这个里头，这都不是一定的。

因为这些人洗心非正，不认识，所以这些个魔的境界都来了，这叫阴境，就是属阴的境界，不是属阳的。不要想去掉，也不要想不去掉，这个就是心里无动於衷，就是正。你不为这个境界所转，而能转这个境界，而能对一切境界都处之泰然，如如不动，了了常明。你不动呢，就是智慧！你一动啊，就是愚痴！你一追究它是：「啊，这是好境界！」也是愚痴。「这是坏境界啊！」也是愚痴。好境界，你生出欢喜心，那也被境界转了；坏境界，你生出忧愁想，那也是被境界转了；你就是阵脚大乱了。就像军队作战，你能稳住阵脚，一定打胜仗的。

你做了个梦，「啊，我不知道这是个好境界，还是个不好境界？」根本就是做梦，你管它好不好干什麽？为什麽要那麽紧张？好，是个梦；不好，也是个梦；这没有事嘛！你一紧张，欢喜得饭也不能吃了，瘦三十磅；或者忧愁得也不能喝水了，又瘦了二十磅。你不执着梦，就你醒的时候做的梦，也都不执着，你看，多自在！就像永嘉大师说的：「纵遇锋刀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什麽问题都没有了。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又复於中得少为足：在修道中，你就是不着魔，也要有真正的智慧，要有择法眼。要你能认识佛法，自己到什麽程度上应该知道。不要得少为足，像什麽似的呢？如第四禅无闻比丘：就像那个修道修到第四禅的无闻比丘。怎麽叫无闻比丘呢？就因为他自己没有那麽大的知识，知识不够，知道佛教的道理很少，所以叫无闻比丘。

怎麽样无闻呢？本来四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都超过四禅天了。佛讲证到四果阿罗汉，就不会再受生死了。二果的圣人，名为一来，一生天上一来人间，这还有一番的生死；而初果就有七番生死。那麽这种的境界都超过四禅天；这无闻比丘修行用功，他的程度只是到四禅天，就以为证了四果阿罗汉。其实这四禅天，根本就不是证果，这还是凡夫。

那麽无闻比丘妄言证圣：他说自己证了四果阿罗汉。现在这个人不单以为四果阿罗汉这个程度都低了，这个人直认自己就是佛了！可是佛有三身、四智、五眼、六通，那麽自认是佛的这个人，你先问问他有几通。六通之中，鬼有五通，没有漏尽通；佛果位上有六通。我相信现在自认是佛的人，不要说六通、五通，我相信一通都不通。一通都不通，所以他就说他自己是佛了；如果他要是有一通，也就不会打大妄语的。

天报已毕：等他在天上的寿命完了之後，衰相现前：这个衰相，记得以前我讲的五衰相现吗？天上的人寿命终了，要死的时候，就有这五衰相现，有五种。谁记得就讲给大家听一听，若不知道的人，应该记一记，现在我就不必再讲了。

【编按】：五衰现相：（一）花冠萎谢、（二）衣着尘埃、（三）两腋汗出、（四）身体臭秽；（五）、不乐本座。

谤阿罗汉，身遭後有，堕阿鼻狱：等到他天福尽了，五衰相现，寿命终了的时候，他就发了脾气。谁发脾气？这个无闻的比丘。发什麽脾气呢？他说：「啊，我现在被佛给骗了！佛是欺骗人的，他说证四果阿罗汉就永远不受生死了，我现在为什麽寿命又终了呢？又要去托生，又去受轮回？这是佛打妄语啊！」他这一谤佛，你说怎麽样啊？就堕阿鼻地狱了。阿鼻狱，就是无间地狱。

根本他不是证到四果阿罗汉，他就说自己是四果阿罗汉，证果了；所以他天福享尽，寿命终了，又堕落了！他不知道他自己错误，而说佛说法说错了，根本佛说：「你没有证到四果阿罗汉嘛！你若证到四果阿罗汉，自然就没有生死了嘛！怎麽还会有五衰相现呢？」所以他这一谤佛，即刻就堕无间地狱——阿鼻地狱，这是无闻比丘。

你说，现在说自己就是证得佛果了，就是佛，这样的人应该到什麽地方去？这我都找不着他所去的地方，不知道他到什麽地方去。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有人提议要没有分别心。）

上人：

No，要真没有分别心，就证果了，那就不会愚痴。他何以叫「无闻比丘」？就因为他不懂，对佛的话不懂，到四禅境界以为是证四果了。因为他这种邪见，「身遭後有」，这不是指以後那生，就是现在这一生他就堕阿鼻地狱了，死了。

「多闻」，是学了很多；「无闻」，是没有学那麽多，这等於中国话叫盲修瞎炼。如他到了四禅，以为是四果了，因为他没有择法眼，不懂得法的步骤。所以我们说：「这个人证果了，那个开悟了。」这简直是骂人家的嘛！初禅的境界脉都停了，二禅是气住，三禅是念住，四禅是无念住。谁能无念呢？

说：「我的脉停了。」你自己那麽说不算的，要旁人证明，不是自己说的。这不是说：「我脉

也住了，我气也停止了，我念也没有了。」不是自己说的，自己不能给自己发毕业证书的。你脉停止了，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脉停止了。你气停止了，你自己也不知道。你若念停止了，你自己更不知道。你说念停止了，你那还念着呢！你怎麽说知道。那就是妄觉，你那个觉都是你的妄想。你若真到那个境界，你自己不知道的。

你就证四果，自己也不能说：「我证四果了。」你证了什麽四果？你简直打妄语！你觉得？你觉得都不是的。「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证四果阿罗汉了，才可以信汝意；你没证四果阿罗汉，你所想的都是不对的。你的境相说：「哦，我觉得我到什麽程度了！」这不是的，这是你自己在那儿搽胭脂，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

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你「觉得怎麽样」，那个叫诸恶觉观，你那恶的习气又生出来了，那个贡高我慢都由你「觉得」生出来的。「啊呀，我觉得我了不起了！」「啊呀，我觉得我有点神乎其神的！」这是不行的，假钱到街上没有人用的，自己说自己是活神仙、是阿罗汉，往自己脸上贴金！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F3敕令谛听许说

汝应谛听，吾今为汝仔细分别。

汝应谛听：阿难哪！你应该谛视而听，应该特别注意，审视而听。吾今为汝仔细分别：我现在为你阿难及一切的人，详详细细地为你分别，讲给你听，你不要辜负我这种的心。

E2会众顶礼钦承

阿难起立，并其会中同有学者，欢喜顶礼，伏听慈诲。

阿难起立，并其会中同有学者，欢喜顶礼：阿难即刻就站起来了，和在会里头的大菩萨、大阿罗汉、大比丘，还有初果、二果、三果这一些有学的人，一听佛要分别仔细地讲，大家都高兴地一起顶礼，向佛叩头。伏听慈诲：「伏」，是趴在那个地方。但这并不是趴到地下就在那儿听；这个「伏」，是把心里什麽念头都降伏了，没有其他的妄想，就一心听佛说法，这叫「伏听慈诲」。

E3正以详陈魔事（分三）

F1标告动成之由　F2详分五魔境相　F3结示超证护持　F1分二

G1惊动诸魔由定　G2成就破乱由迷　G1分二

H1推真妄生灭相关　H2示大定致魔之相　H1分四

I1先明本觉同佛　I2次示妄生空界　I3比况空界徵茫　I4归元必坏空界

今I1

佛告阿难及诸大众：汝等当知，有漏世界十二类生，本觉妙明觉圆心体，与十方佛无二无别。

佛告阿难及诸大众：佛告诉阿难和在会的一切大众，汝等当知：你们现在的人应该知道，有漏世界十二类生，本觉妙明觉圆心体：这个有漏的世界所有的十二类众生，本来这个觉性妙明的真心，又圆满又觉悟的这种心体，与十方佛无二无别：这十二类众生的本觉妙明觉圆心体，与十方一切的佛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十方佛也是这个本觉妙明觉圆心体，十二类的众生也是这个本觉妙明觉圆心体，这又叫如来藏性，和一切众生是一样的。

I2次示妄生空界

由汝妄想，迷理为咎，痴爱发生，生发遍迷，故有空性，化迷不息，有世界生。则此十方微尘国土，非无漏者，皆是迷顽，妄想安立。

由汝妄想，迷理为咎：阿难啊！你的自性和十二类众生的自性与佛是无二无别的。可是你依真起妄，把真正的真理迷昧了，所以就生出毛病，生出过错来了。痴爱发生：最大的毛病是什麽呢？就是愚痴和这个爱。愚痴和爱，可以说是两个，又可以讲成一个。愚痴是一个，爱是一个，又愚痴，又有爱，这是分两个讲。若合上一个讲，就是「痴爱」，因为你这个无明，变成什麽都不明白，就知道爱，一天到晚就想这个东西，想这个淫欲，想这个爱欲，时时刻刻也放不下。

你若能对研究佛法像这个这麽样注意，时时刻刻也忘不了佛法，那很快就成佛了。可惜你没有能把好色的这种心，放在好佛法上，所以学佛法，学来学去，愈学愈觉得乾燥无味，说：「我就这麽多毛病，这个佛法都把我讲出来了。哎，真是不要学了，学佛法把我的毛病都要学得没有了，这怎麽可以呢？」这就是一种痴爱。前边说是「由汝妄想，迷理为咎」，我现在可以说是痴爱为咎，痴爱的过错。

痴爱发生，生发遍迷：因为你有痴爱，所以就生发出来遍迷，一切都迷了，什麽都迷了。最初就是痴爱，你有了痴爱，什麽都不明白，什麽都不顾了：「下地狱就下地狱，管那麽多干什麽！」所以什麽也都不管了。

故有空性：因为你这个痴爱为咎，一天到晚就想女人，女人就想男人，所以就发出一种虚妄的空性。化迷不息，有世界生：这个迷就变化，由一个迷化出两个迷，两个迷又化出三个迷，化迷不息，总也不停止，才有这个世界生。聪明的人应该在这个地方着眼哪，应该注意这段经文哪，这个真把你讲到骨头里去了，讲到人这个骨头里去，这个毛病都给你讲出来了！

则此十方微尘国土：既然这样子，这个十方所有一切的世界微尘国土，非无漏者：这不是一个不坏的，不是一个无漏的，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体性，是由妄想造成的。皆是迷顽，妄想安立：这都是不明白，「迷」就是不明白，「顽」就是顽固不化，这都是你这种妄想所安立的，你知道吗？

I3比况空界徵茫

当知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

阿难你不要睡觉！应该知道，知道什麽呢？你当知虚空：所谓我说不要睡觉，就是叫你不要迷惑了，不要再有这个痴爱，不要再迷昧这个真理了，所以叫你不要睡觉。那麽佛叫阿难不要睡觉，我现在叫你们各位也不要睡觉。现在主要的问题，你应该知道这个虚空，生汝心内：这虚空在你的心里边，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好像一片小小的云彩点到太清里边。「太清」，也就是虚空的一个别名。

况诸世界在虚空耶：何况所有的一切世界在虚空耶？虚空在你的心里边，就像一片云彩在虚空里头。一片云在虚空里是很小的，但是这个虚空是很大的。可是虚空在你的心里头，也是像一片云彩那麽小。

本经卷六不是讲过「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空在大觉心里头，就像海里边一沤发，现在又说「空生汝心中，片云点太清」，空在你的心里头，好像一片云点在太清里那麽小。那你的心有多大？况且诸世界在虚空呢？所有一切的世界在虚空里面是很渺小的，那麽如果在你的心里呢，那就更小了。所以这就是形容我们的觉性是遍满一切处的。

I4归元必坏空界

汝等一人发真归元，此十方空皆悉销殒，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振裂？

汝等一人发真归元，此十方空皆悉销殒：「发真归元」，就是成佛了；证四果阿罗汉也叫发真归元。阿难哪！在你们里边的一个人如果成佛了，这十方所有的虚空统统都没有了。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振裂：怎麽可以说虚空里边所有这一切国土而不振裂呢？虚空都没有了，国土又怎麽能存在呢？所以一切国土也都没有了。

那麽有的人说：「既然成佛，虚空都消灭了；十方的佛成了很多，现在虚空怎麽还没有消灭呢？还没有销殒呢？」在众生分上，你看见，这是有的；在诸佛的分上看，这一切的虚空都没有的，什麽都没有。所以所见的不同，你就不能一概而论。好像现在我们有人得到五眼，开五眼的人，他就几千里、几万里，此国土、他国土，这个国家的事情、那个国家的事情，他都可以看得见的，都可以知道的。那麽你没有佛眼的人，你看得见吗？看不见的。所以由这一点，你就不能说是：「喔，我看见了，这就是有的。」你看见，这是有的；在佛的分上看，就没有了，虚空粉碎了。

H2示大定致魔之相（分二）

I1诸圣心精通胎　I2诸魔佥来恼乱

今I1

汝辈修禅，饰三摩地。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心精通胎，当处湛然。

汝辈修禅，饰三摩地：你们修禅定，也就是修三摩地，得到三摩地。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心精通胎：你修这个禅定得到定力，和所有的十方菩萨及一切无漏大阿罗汉的心里都互相通的，互相吻合，就像一个似的。所以当处湛然：这种清净本然的样子，不要到旁的地方去找，就在你当处就是；当处就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如来藏性。

为什麽说十方的菩萨、大阿罗汉和修道的人「心精通」呢？因为菩萨、阿罗汉和你所修的定是一样的，都是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都是修这个楞严大定，所以大家都是一样的。既然一样，所以心精通，心里都是相合的，彼此就好像互相都有电，通着的。

不要说和诸佛菩萨、阿罗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心里，你如果想这个人，你那电报就打到他心里去了，说：「那个人知道不知道呢？」他自性里知道，他心里不一定知道，但是彼此大家自性方面都知道了。

你说：「那每一个人，我一天到晚就想他，想、想、想，那麽他也就会想我了？」你想死了也没有什麽用的，好像前边讲那个痴情、痴爱的人就是。如果有一个爱人，一天到晚想着放不下，啊，总那麽想，想！想！想！想来想去就想得死了。怎麽死的？想到一起来结婚了，结了婚就昏了；昏了，然後久而久之就死了嘛！结婚！结婚！结婚就是昏，昏就是愚痴，就是什麽也不知道了。这在中文的意思是这样，英文是什麽意思，那我就不知道了！

I2诸魔佥来恼乱

一切魔王及与鬼神，诸凡夫天，见其宫殿无故崩裂，大地振坼，水陆飞腾，无不惊慴。凡夫昏暗，不觉迁讹。

你得到楞严大定真三摩地这个时候，你说怎麽样啊？就好像昨天你们去开会，那些个人一看到你们就震了。啊，现在有一个人得真三摩地，魔王也就震了！一切魔王及与鬼神，诸凡夫天：一切魔王和一切的鬼神，与六欲天、四禅天这诸凡夫天。见其宫殿无故崩裂：他们那个地方就不得了了，怎麽样啊？他的宫殿无缘无故就坏了。

我有没有对你们讲过？以前我在东北，有一个小徒弟，这个小徒弟大约十四岁的样子。虽然是个小徒弟，他的神通可不小，他可以上天入地。他得到五眼，但是没有得到六通——他得到五通，没有得漏尽通；若是得漏尽通，那就证阿罗汉果了。

有一天，他就跑到天上去玩。到了天上，这个魔王很欢喜他，就把他圈到宫殿里头了。魔王的宫殿都是玲珑透体的，都像琉璃造的，非常地美丽，他就留在那里。因为他有五眼，他看到他自己的法身到那个地方，魔王就不叫他回来了。他就告诉我：

「师父啊，我到天上去，现在回不来了！」

「你到天上去回不来，谁叫你去来着？」

「我以为那个地方好好玩的，我到那个地方去看看。啊，天上那个人就不叫我回来了！」

「你玩，不要到那个地方去玩嘛！那六欲天的天魔，他专门就想要破坏修行人的定力。」於是乎我说：「你不要害怕，我叫你回来。」

我叫他回来，这魔王就在那儿圈着他不叫他回来。这个时候他就很恐惧了，他说：「他不叫我回来，那怎麽办呢？」

我说：「你不要怕，我现在叫你回来。」於是乎我就用〈楞严咒〉，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那个破魔咒术的五大心咒。喔，魔王宫殿即刻就粉碎了！这次他回来了，这是真实的事情。

所以现在这魔王宫殿崩裂了，大地振坼：大地也都震出很多的裂口，地也都破坏了。水陆飞腾，无不惊慴：水陆都飞腾，大家都恐惧得不得了。凡夫昏暗，不觉迂讹：可是我们世间的凡夫，感觉力不那麽清楚，所以也不知道，不觉这个大地有这麽多的变化。因为他感觉力没有那麽灵敏，没有那麽快，所以就不知道有大地六变震动的这种情形。

彼等咸得五种神通，唯除漏尽，恋此尘劳，如何令汝摧裂其处？是故鬼神，及诸天魔、魍魉、妖精，於三昧时，佥来恼汝。

现在明白了吧！那个魔为什麽要来，就因为这样子。彼等咸得五种神通：天上的魔和这个鬼神都有五种的神通。什麽五种神通？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但没有漏尽通。如果他得到漏尽通，他也就不会来扰乱你了；因为他没有得到漏尽通。所以他就还想做坏人、做恶人，来破坏你。

唯除漏尽：可见这个漏尽不容易得的。什麽叫漏尽？我再给你们讲真了一点，就是无论男人、女人，男的想女的，女的想男的，那就叫漏。你一天没有把这个念头断了，那就没有得到漏尽。

再给你们说深一层，我现在要给你们讲真了，若不讲真了，好像盖着盖儿摇，摇到几时，你们也不知道这里边是什麽？讲真了，就是要你那个精不走了，那就漏尽了；你的精若走了，那就漏了。现在我把天地的秘密都告诉你们，你能精不遗失，那你就没有漏了。你不单精不走，连那个念头、那个心都没有了，微细微细的那个念头，好像要有淫欲心的念头都没有了，那是漏尽了。现在明白了吗？天魔为什麽没有漏尽？他就有这个淫欲心，鬼神也有淫欲心。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弟子：师父说：「漏尽通就是不让精走了。」英文该怎麽样翻译？

上人：这是我讲的时候讲得很浅显，翻译的时候就翻成「含而不漏」就好了。不要写那麽白，把天地间的秘密都泄漏出来了。我讲的时候怕你们不明白，所以就和盘托出。那你们若都明白了，就「含而不漏」有那个意思就好。就是你有欲念就是漏；没有欲念，就是不漏。因为初初讲经，尤其听众多数是美国人，不那麽破斧沈舟，本来画公仔，不用画公仔肠（画人不用画肠），我也破例把他画出公仔肠了。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恋此尘劳：这个「尘劳」是什麽？我告诉你们，就是这个淫欲；淫欲就是尘劳，尘劳就是淫欲。他就贪恋这个东西，如何令汝摧裂其处：他贪恋这个东西，所以他也不愿意叫你放下，叫你也要贪恋。他说：「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我没有放下这个东西呢，你就想要跑了，要把这个东西舍了？不可以的！」所以他就来了。干什麽呢？他舍不得你离开这个世界。是故鬼神，及诸天魔、魍魉、妖精：所以这一切的鬼神，和所有的天魔，还有魍魉、妖精。以前我讲妖精，你们不懂，现在告诉你了。

你看中国这「妖」字怎麽写的呢？什麽是妖精？这个「女」是寿「天」了。怎麽叫夭？夭就是年纪不过三十岁以前死的，这都叫夭。那麽这个妖精，你看这个字义，我不要讲得太多了，这个意思你明白就可以了。总而言之，这个女字边搁一个短命鬼，青年死的就会做妖精。

於三昧时：谁的三昧？就是你的三昧，你在定的时候，佥来恼汝：「佥」当「全」字讲，当「皆」字讲，也可以当「都」字讲，就是他们统统都来了。来了要干什麽呢？所谓都来了，要吃唐僧肉。

唐僧，谁叫唐僧呢？唐玄奘就叫唐僧，好多妖精都想要吃他的肉，那就是恼乱他的定。所以你要是修行有了定力，那一切的妖魔鬼怪也想要来吃你的肉。不是吃你的肉，我再给你们讲真一

点，今天我和盘托出，一点都不保留，怎麽样呢？就因为你没有淫欲心，你的精足了。

你的精足、气足、神足了，所以他这个时候，看你有这麽多宝贝，说：「我一定到你那儿抢你的宝贝来了。」为这个，所以他就来破坏你。他破坏你的原因，就想要抢你的宝贝。你谁有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就是抢你宝贝的！谁有男朋友，那个男朋友也就是抢你宝贝的！你以为干什麽的呢？你说：「我学佛法，佛法讲布施，我把我的宝贝布施给人。」那你就是变成穷鬼了。将来，穷鬼堕地狱了！那时把你宝贝抢去的那个人，他不会再到那儿跟你说：「我给你一点宝贝，你可以再出去了。」没有法子帮你的忙。那时候，你自己想一想看。

G2成就破乱由迷（分六）

H1示喻客不成害　H2正推迷乱由主　H3觉悟必能超胜

H4迷惑必致堕落　H5前堕淫室害浅　H6若堕魔类害深

今H1

然彼诸魔虽有大怒，彼尘劳内，汝妙觉中，如风吹光，如刀断水，了不相触。汝如沸汤，彼如坚冰，暖气渐邻，不日消殒，徒恃神力，但为其客。

在前边所说的这个魔，你的定力修得有所成就了，魔王就怕你成就定力，於是乎他就来破坏你的定力，令你三昧不能成就。

然彼诸魔虽有大怒：虽然魔王都来扰乱你，给你麻烦，可是这一些个魔虽然他们都非常地恼怒，彼尘劳内：可是他们有这种尘劳染污，汝妙觉中：所以在你的妙觉性里边，如风吹光：他们没有你的办法，不能奈你何，怎麽呢？就好像风吹光似的，光不为风所摇动。如刀断水，了不相触：又好像用刀来斩水一样，刀斩水，你就怎麽样斩也斩不坏水的。

汝如沸汤：你这种修行的定力，有一个比方。比方什麽呢？就好像热汤。彼如坚冰：魔王也有一个比方，比方什麽呢？比方冬天冻的坚冰。暖气渐邻，不日消殒：这个坚冰虽然坚固，但是遇到沸汤，暖气渐渐地和它就接近了，不用一天的时间，它就会消灭了。徒恃神力，但为其客：他们只仗恃着有神力，但始终是做不了主人，就仅仅做一个客人而已。

H2正推迷乱由主

成就破乱，由汝心中五阴主人，主人若迷，客得其便。

成就破乱，由汝心中五阴主人：他们不能成就他们的破乱，成就破乱的是你心里五阴的主人。主人若迷，客得其便：你这个主人若是迷惑了，那麽客就得了方便了；如果你这主人不迷，他就没有你的法子。谁是主人？就是自性。你自性假使迷了，那魔就有办法了，就可以恼乱你；你自性要是不迷呢，魔就没有办法你，他就束手无策。

H3觉悟必能超胜

当处禅那，觉悟无惑，则彼魔事无奈汝何？阴消入明，则彼群邪咸受幽气，明能破暗，近自消殒，如何敢留扰乱禅定？

当处禅那，觉悟无惑：当你得到三昧的静虑，得到正定正受这种禅那的时候，你只有一个觉悟的菩提心，而没有一切的疑惑。则彼魔事，无奈汝何：那麽魔的本能，他就不能奈你何，不能把你怎麽样子，他没有办法你，也没有法子给你麻烦。

阴消入明：那麽魔是属阴的，阴会消去了，就好像魔就是冰，你自己就好像热水，热水把冰化了，这就叫「阴消」。「入明」，你的智慧火高悬，所以就入明了。则彼群邪咸受幽气：那一班的邪魔外道、妖魔鬼怪，他们所有的本事就是黑暗的幽气。明能破暗：你自己有真正的定力，有真正的慧力，慧光的发明，这暗就破了。近自消殒：如果他想近前来恼乱你，来给你麻烦的话，他自己就会消灭了。如何敢留扰乱禅定：他怎麽样还敢在这儿留难你，在这儿给你添麻烦呢？他就不敢在这个地方来恼乱你了。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这种阴魔，其实不止五十种，五百种、五千种、五万种、五十万种都有。每一种又可以分出来十种：若细分析起来，千千万万种都有。归纳起来，什麽叫阴魔呢？本来是没有什麽东西的，它就是一股阴气。这股阴气从什麽地方来的呢？也就是从我们每一个人的阴念来的。这股阴的念就是属於贪、瞋、痴之类的念，所以就生出来色、受、想、行、识，那每一个蕴里头就生出来这种种的阴相。这种阴相，是功夫到了，它必然现出的一个情况。你若功夫不到，想有这个阴魔，也没有的；你若到了，它就现出来。

现出来那也不要紧的，不用说是怕着魔了。不用怕！那怎麽样呢？阴相现出来的时候，你能处之泰然，好像没有那麽回事似的——见如不见，闻如不闻，都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嗅之无味。你能不入色、声、香、味、触、法，这个阴魔它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你若能没有贪、瞋、痴，也就把这阴魔都降伏了。没有自私、自利、求、贪、争这五种的毛病，什麽魔也没有办法你。

所以我们各位现在研究，不要说研究这阴魔就怕魔了。不需要怕，它这一股气就像什麽呢？这也是用一个粗的比喻，什麽呢？就好像我们烧热水一样，水烧滚了，它会有热气出来，那热气一出来了，就是水开了。你修行有魔现出了，那个魔的现出，也正是因为你自性里头那个阴念、阴气所幻化出来的。虽幻化出来，你能不为它所摇动，也就没有事了。好像你烧开水，那热

气出来了，这没有什麽奇怪，等它出过去了，那水就可以喝了。

人有这一股魔气现出来了，就好像锻链金，精金剩下了，那金里头的渣滓都锻链出去了。修道也就像锻链真金一样的，所以说：「真金不怕洪炉火。」你要炼出精金来，炼出金刚不坏身来。所以金刚不坏身就是要时时刻刻、念兹在兹地用功修行；用功修行，你无论修到什麽程度上，也不要生欢喜，也不要生恐惧心，这是修道人最要紧的一个根本解决魔障的办法。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H4迷惑必致堕落

若不明悟，被阴所迷，则汝阿难必为魔子，成就魔人。

若不明悟，被阴所迷：假使你不明白、不觉悟，被这个五阴魔所迷，则汝阿难必为魔子，成就魔人：那麽现在你阿难一定做魔子魔孙了，你所成就的都是属於魔之类的。

H5前堕淫室害浅

如摩登伽殊为眇劣，彼唯咒汝破佛律仪，八万行中只毁一戒，心清净故，尚未沦溺。

如摩登伽殊为眇劣：像摩登伽女，这是一个很渺小、很平常的魔事。彼唯咒汝破佛律仪，八万行中只毁一戒：她就只用先梵天咒来迷你破坏佛的规矩，在这八万行中就只毁坏了一戒而已。心清净故，尚未沦溺：因为你心里清净，你这时候证了初果，所以尚未被她魔住，还没有堕落。

H6若堕魔类害深

此乃隳汝宝觉全身，如宰臣家，忽逢籍没，宛转零落，无可哀救。

此乃隳汝宝觉全身：而这个魔是令你堕落的一种行为，让你这个宝觉的全身沦堕。如宰臣家，忽逢籍没：就好像做大官的家里头，忽然被皇帝给抄家了。宛转零落，无可哀救：那麽就互相辗转地零落，你没有地方去求救，没有地方求哀怜；叫人可怜你，来救救你，没有的。

F2详分五魔境相（分五）

G1色阴魔相　G2受阴魔相　G3想阴魔相　G4行阴魔相　G5识阴魔相　G1分三

H1具示始终　H2中间十境　H3结害嘱护　H1分二

I1始修未破区宇　I2终破显露妄源

今I1

阿难当知，汝坐道场，销落诸念。其念若尽，则诸离念，一切精明，动静不移，忆忘如一。当住此处，入三摩地，如明目人，处大幽暗，精性妙净，心未发光，此则名为色阴区宇。

阿难当知，汝坐道场，销落诸念：阿难！你应该知道，你修反闻闻自性这种的功夫，所以把一切的诸念都销落了，一切的念都没有了。其念若尽，则诸离念，一切精明，动静不移：这个念若没有了的时候，则所有的一切离开你这想念的，所有一切的精明，所有的这种智慧和定力，「动静不移」，你动，它也不会改变的；静，它也不会改变的。忆忘如一：想起来和忘了，这两种道理是一样的；是一个，没有两个的。

当住此处，入三摩地：阿难啊！你应该知道，修这种的定力，住在这清净「动静不移，忆忘如一」这种的境界上，得到一种定力。如明目人，处大幽暗：就好像有眼睛的人，居住到一个大幽暗的房子里头。精性妙净，心未发光：虽然有这种精明的妙性，这种妙净，而心里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智慧光明。此则名为色阴区宇：这个名为色阴的区宇，就是色阴所管的一个地方。

I2终破显露妄源

若目明朗，十方洞开，无复幽黯，名色阴尽，是人则能超越劫浊。观其所由，坚固妄想以为其本。

若目明朗：假设你这个人的目明朗，十方洞开，无复幽黯：则十方世界都给洞开了，再没有幽暗的情形了。这个时候叫什麽名字呢？名色阴尽：这个名字叫色阴尽。这五蕴——色、受、想、行、识——中的色阴就没有了。是人则能超越劫浊：这个人他还能超越过去劫浊这时候。观其所由：观看观看这个人他这种行动所由，坚固妄想以为其本：他以这种坚固妄想，做他这个根本。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这个「十方洞开」，果某说是用眼睛看十方。不是的，「十方洞开」，是他自己坐着，就觉得自己和虚空合而为一了，十方都大放光明。这不是他眼睛看，但是他见着这光了。这个是境界，并不是像我们人所想像的。常常有人这样的，某某用功用了十年，他的功夫就是这样子。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是用眼睛看的，这是有一种feeling（感觉）。

这些都是幻境，不是真的，这所说五十种阴魔都是一种境界，并不是真的，不要把它看真了。这是幻化的，自有化无，化来化去，这都是境界，并不是实在的。所以很多人一遇到这样境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

你们看五十种阴魔，我告诉你们一个根本的idea（概念），你就根本拿它当太空小说看，要想入非非，要那麽想，这都是一种不是人所有的事情。所以你以为凡夫这麽样子看啊、听啊，那是不行，就不合了。不过这都是隐伏的，太空小说它不一定有的；这就要知道，用功的人，这些境界都有的；太空小说呢，用功不一定有的。我这是举一个例子，来以此类推。再给你举一

个例子，好像抽大麻烟之後见到的那些境界是一样的，那你们就懂了。你说吃L.S.D的那些境界都是真的吗？要用客观的态度来翻译这个，你不要跑到那里边去了。你把这个道理明白了，就很容易翻译这个经典，但这不是要叫你们吃L.S.D，再翻译这个。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补述

弟子：这个色阴尽的时候，「是人则能越劫浊。观其所由，坚固妄想以为其本。」

上人：他还有妄想。「坚」，就是他在那里执着得太厉害了。

弟子：是不是坚固妄想做为色阴由来的根本？

上人：他到那境界就是这样子，不管它由来不由来，这没有法子追根穷底的，这都是虚妄的；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五蕴浮云空去来，三毒水泡虚出没」，这都是假的嘛，无论什麽境界都是假的。

弟子：就好像做梦一样，梦里没有道理可以讲的。

上人：嗯，「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後空空无大千」。

——上人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补述至此

H2中间十境（分十）

I1身能出碍　I2内彻拾虫　I3精魄离合　I4境变佛现　I5空成宝色

I6暗中见物　I7身同草木　I8遍见无碍　I9遥见遥闻　I10 妄见妄说

今I1

阿难！当在此中，精研妙明，四大不织，少选之间，身能出碍。此名精明流溢前境，斯但功用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现在讲到这五阴魔上，文当五阴魔，五阴是什麽呢？是色、受、想、行、识。色有十种魔、受有十种魔、想有十种魔、行有十种魔、识有十种魔，合起来就是五十种阴魔。修道的人必须对这五十种阴魔认识得清清楚楚的，如果不清楚这五十种阴魔，很容易就做了魔王的眷属。等做了魔王的眷属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麽就做了魔王的眷属呢！还不得其要领，还不知道——所以这要特别注意的。

阿难！当在此中：当在什麽中呢？就在这个色阴将尽的时候。人在这个「十方洞开无复幽黯」的时候，精研妙明，四大不织：因为这时候有一种光明，在精研这个妙明，四大互相都不起作用了。

少选之间，身能出碍：在这个「十方洞开无复幽黯」的时候，就等了「少选」，就是没有好久的一个时间，在很短的一个时间之内，这个身已经没有障碍了，好像等於虚空一样。这时候叫什麽？叫意生身。这个「身能出碍」，就是离开这个肉体，另外还有一个身。就像前面讲的我那个徒弟，他到了天上去，这叫法身，又叫意生身。这意，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意，是由意生出来的这个身，这叫出碍了。

此名精明流溢前境：这个名字叫精明流溢前边的这种境界。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弟子：精明的「明」，意思是「光明」还是「明白」？

上人：这个「明」，就是pure（清净）的意思。「精」，就是到了极点。修道就怕自满，如果你想你是证了，你就会自满。你一自满，这贡高我慢什麽都生出来了，觉得谁都不如你。你自满了，那个智慧水就灌不下去，你也就不能再有进步了。你不能有进步，这就是落於邪见了，就是落於中道自划，裹足不前进。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修道的人再怎麽样有智慧、有学问、有道德、有什麽，也不可以自满；你一自满，那已经离死不远了。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补述

弟子：「此名精明流溢前境」这句话怎麽说？

上人：这就因为他太精、太明啦，就好像假聪明——世间智慧，那也就是太精明了嘛！

弟子：「前境」是指什麽？

上人：前边所说的那个境界。

弟子：还是他在用功当前的境界？

上人：就是他所得到的境界，以前所得到的。

——上人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补述至此

斯但功用暂得如是：这种的境界只不过是一种功用而已，不能常，它是偶尔的。如果你随时可以自由出入，我愿意到什麽地方去就到什麽地方去，我愿意回来就回来，操纵自由。「放之则弥六合」，放开了，满三千大千世界，「卷之则退藏於密」，收回来呢，随时可以收回来。你若不能这样子，不能随你自意，这叫什麽呢？这是暂时的一种功用，你用功用到这个地步了，就有这麽一个境界。暂时间得这麽一个境界，不是永远的，不是常常都能这个样子，不是常常能身出碍。非为圣证：这不是一种的证果，圣人证果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作圣心，名善境界：你若不作证果这样的解法：「你看，我这修行真有了功夫罗，我简直地又能怎麽样出玄入牝！」你若这样一自满，怎麽样啊？那就完了。所以你若不作证圣、证果，这还算可以，这种境界还算没有大的妨碍，没有大的过错。若作圣解：假使你若说：「哦，我现在的功夫不得了了！我真了不起，我现在就是出世的圣人，我就是阿罗汉了！」你若一这样子，认为自己是阿罗汉，证了圣果，即受群邪：这时候，一切的魔就都会来了。魔既然来了，

那将来是堕地狱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非为圣证」，就是不是你证圣果了。「不作圣心」，你不做这种想法。「即受群邪」，这个不是着魔，是你生出来邪知邪见了，明明对的，你认为不对；明明不对，你认为对了。以非为是，以黑为白，以白为黑，这就没有真理了。譬如本来这个境界OK，可以的，但是你一遭到了，就想说：「啊，我这个境界好啊！」那就完了，一有贡高我慢，那就是邪见了。一遇到自己有什麽好的境界，到处去宣传，「啊，我怎麽样！我怎麽样！啊，我又做梦了怎麽样！我又打坐见到什麽了！如何如何了，我又会观察什麽因果了！」这都是遭邪知邪见了。

就算是你自己的长处，一天到晚自我宣传，那就是邪见了。譬如你修道，去偷东西吃，你什麽时候也不想告诉人；你要是有好东西让给旁人吃了，就会到处去说：「人家送我的人参我都不吃，我都给他了。」自我宣传，这就是邪见。好像某某专门想要吃好东西，一看见吃的东西就眼睛睁大了，但是他又不想让人家知道，何某一给他揭穿了，他就把何某撵走了；就是这个样子，这都是邪见。就是这一部经，你们大家不会念，这才是真经啊！万佛圣城这一部真经，你要会念。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I2内彻拾虫

阿难！复以此心，精研妙明，其身内彻。是人忽然於其身内拾出蛲蛔，身相宛然，亦无伤毁。此名精明，流溢形体，斯但精行，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这是五阴里色阴的第二种魔的境界。这种魔境为什麽来的？就因为你修行，你用功，它才有的。如果你不用功，你想找这种魔的境界也找不着，他不理你的。为什麽？因为你是个穷人，他到这儿来，也没有什麽好处。现在你修行修到有宝贝了，所以他就来了，想要把你的宝贝给抢去。

那麽来的时候，你要怎麽样子呢？你还要如如不动，了了常明，不要着相，不要生一种的执着心，也不要想：「啊，这种境界真好啊！再来一次吧！」不要去欢迎它，也不要不欢迎它，就像没有那回事，说「非为圣证」，这不是一种证果的境界。「不作圣心」，你要是不作证果这样想，「名善境界」，这个还不错的。

你若一作圣解，说：「啊，我现在真是了不起了，连在我身里的虫都能把牠拿出来！」这种认为自己得了神通自在，这就错啦！你只要有这一念的贡高心，魔就来了。魔随着你的贡高心就钻到你心里来，钻到你的心里怎麽样啊？就把你摆布得摇摇荡荡，得不着定力了。

所以修道你一定要真正地明白这个道理，才不至於堕坑落堑，不至於走错路。你若不明白佛法，好容易就走错路的。你没有功夫，那不成问题；有功夫的时候，那个魔王时时刻刻都看着你的，看着你一有机会可趁，他就来恼乱你了。

阿难！复以此心，精研妙明：阿难！再用这个心，精研这种微妙而光明的情形，其身内彻：其身内里通彻光明了；这个人修行修行，自己身体里边什麽东西都看见了。要是常常能看得见，那就可以；要是不是常常看得见，只是偶尔看见，这就是一种境界，这是五阴中色阴的一种境界。

是人忽然於其身内拾出蛲蛔：这个人忽然间可以在他的身内拾出蛲蛔；他在肚皮里面拿出虫子来，这虫子有长的、有短的、有大的、有小的，他都可以伸手就拿出来。拿出的虫子，是清清楚楚真实不虚的，但是肚皮也没有坏，你说他怎麽拿出来的？你若伸手到肚皮里头拿这虫子，肚皮应该坏了，可是肚皮也没有破裂。身相宛然，亦无伤毁：这个身相宛然，这个地方就有两个解法：可以说这虫子身相宛然，一点都没有坏，是整个的、是完整的、是活的、是生动的，这是一个讲法；又可以说，你自己的这个肚皮也宛然没有损坏，这也是一个解法。

此名精明：这叫什麽呢？这就叫「精明」。精到极处，也明到极点了，所以就其身内彻，流溢形体：这不是你用手到肚子里面去拿出来的，是从你身子里边流溢出来的。斯但精行：这个就是你用功用得精微，得到一种奥妙，发生一种妙行。暂得如是：暂时间这个样子，不是常常这个样子。你若是常常这个样子，那又另当别论了。非为圣证：这不是证果圣人的境界。

不作圣心，名善境界：你若不是作证果圣人的想法，这还可以过得去，没什麽大问题，没有大的麻烦。若作圣解：你要是说：「我现在证了圣果罗，肚里边的东西，我随便可以拿得出来，你说这有多妙！这个境界，你是没有的。」你若一有这种贡高我慢心，一有这种的执着心，即受群邪：就会被魔王拖去了；拖去，就变魔王眷属了。

I3精魄离合

又以此心，内外精研，其时魂魄意志精神，除执受身，余皆涉入，互为宾主。忽於空中，闻说法声，或闻十方同敷密义。此名精魄递相离合，成就善种，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内外精研：那麽又以精研妙明这种的心，精益求精，深造不已。其时魂魄意志精神

：其时自己的魂、魄、意，同你的志气，和你的精、神这种种的。

除执受身：这个身体除了八识执持身根外，余皆涉入：这个魂、魄、意、志、精、神互相涉入，你到我这儿，我到你那儿，互相帮助，互相涉入。互为宾主：有的时候你做主人，我做客人；有的时候又他做主人，你做客人，这六种互相为宾主。

魂有三个，魄有七个。以前我不是讲，在人身上有十兄弟吗？有的就单单有耳朵；有的就单单有眼睛，没其他的五根；有的就单单有个鼻子，没有嘴，也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这三魂七魄，各有一根，没有其余的五根。所以他单独的就不能成立，必须要大家来共同合作。你有耳朵的，帮忙我没有耳朵的；你有眼睛的，帮忙我没有眼睛的，这真是互相利用，互相帮助，他们很合作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补述

上人：三魂七魄，像小孩子的样子，但是它单有一根，没有多根；它在人身上，所以人能言行动作，都是这个支使的。魂魄聚到一起，然後修成了，在佛教就是「佛」，在道教他们就是修「仙」。有的单单有眼睛，有的单单有耳朵，互相帮助的。能听的小孩子，就帮助能看的小孩子，互相可以通的。所以你修成了，就可以六根互用，耳朵也可以吃饭，也可以说话，这个很多你想不到的境界。

弟子：上人，您以前提到您有一个小徒弟到天上去玩，被魔王圈着，然後他就对您说：「怎麽办？我不能回来！」这是不是他的魂魄有一些到那里去了？

上人：那是三魂七魄中，或者去一个，或者去两个，或者去三个、四个，都不一定。出去的，它又聚到一起了，不是还七个魄，或者三个魂，出去就合成一个。这个就是这麽妙的，它是一股灵气嘛！

弟子：这个是不是修行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可以出去少，有的可以出去多？

上人：不出去好一点。尽出去游玩的也有危险，有时遇到魔，就给抓去了。把魂魄抓去了，这个人就傻了。白痴，人像个vegetable（植物），都是没有魂魄的，魂魄被魔抓去了。魂就是鬼，修成了，属阳就是属神，再修好了就是仙，再修好了就是佛，都是这一个成的。

弟子：譬如一个植物人，或者有一个人，他的三魂七魄去了一些，虽然他的身体还在，那麽这出去的魂魄，是不是又变成另外一个？

上人：>不是变成另外一个，就是跟着魔走了。所以这个人有时候就明白一点，有的时候就很糊涂的。

弟子：一个修行人，他的三魂七魄去了一些，如果遇到佛菩萨… …

上人：你若真修行，默默中都有护法。我遇到奇奇怪怪的人太多了，好像能出玄入牝的人，我遇到很多。你们没有遇到这种境界，都不认识，不知道。好像台湾那个跳童的，都是「五十种阴魔」的作用嘛！

弟子：他们是修到那个程度了吗？

上人：他们也往前修，也在立功嘛！也就像人似的，有的学好，有的不学好；不学好就做魔王的眷属。

──上人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补述至此

忽於空中：忽然在虚空里头，闻说法声：虚空里头讲经说法呢！谁讲的？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就听见说法声，但是看不见谁说的，其实就是你自己的魂、魄、意、志、精、神互为主宾去讲的。或闻十方同敷密义：或者啊，听到十方虚空里头都讲经说法呢！这是什麽道理？这个就是因为你在因地，所谓因地就是前生，前生你听过经、闻过法，在你这魂、魄、意、志、精、神里头没有忘了。所以今生你用功逼拶到极点，就把这个东西都拱出来了，都跑出来了，就听着好像讲经说法的声音。

此名精魄递相离合：这个名字就是精魄「递相离合」，或者我和你合作了，或者你和我合作了，互相离合，互相结成一党，做了一个团体。成就善种：或者说法，令你在不明白的时候，又提醒你，令你种这善根的种子。暂得如是：这也是暂时间的，不是永远的。非为圣证：这不是证果，你不要以为这个境界：「喔，又不得了了，你看我现在不用去听经，随时随地我听见虚空中都在说法呢！」你听见说法，那是说法，也不是你自己证圣果了。

不作圣心，名善境界：你若不是作证果圣人的想法，这还可以过得去，没什麽大问题。你不生贡高心，不生自满心，不生自己了不起的心，不生这种骗人的心，「啊，你看，我用功用得没有人讲经，我都听到说法！你有没有这样子啊？」故意地去向人家讲自己的这种境界，好叫人家相信自己。「你有没有这个时候啊？」「没有啊！」「哦，我是得过啊！」就这麽炫示自己的长处，这怎麽样啊？若作圣解，即受群邪：你这麽一自满、一执着、一贡高、一我慢，一认为自己不得了，一定着魔的，着魔干什麽去呢？一定堕落的。

l4境变佛现

又以此心，澄露皎彻，内光发明，十方遍作阎浮檀色，一切种类，化为如来。於时忽见毗卢遮

那，踞天光台，千佛围绕，百亿国土及与莲华，俱时出现。此名心魂灵悟所染，心光研明，照诸世界，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澄露皎彻：以这个心，澄清而显露出来，皎洁而明彻。内光发明：内里边就发出一种光明来，发出光明怎麽样子呢？十方遍作阎浮檀色：十方的世界都像阎浮檀金这样的颜色。一切种类，化为如来：所有胎卵湿化，无论什麽种类，都变成如来了。

於时忽见毗卢遮那：在这时候忽然间就见着了，见着谁呢？毗卢遮那，就是遍一切处，这是佛的名字。他无在无不在，任何地方都有他的身体。忽见毗卢遮那遍一切处这一位佛，踞天光台，千佛围绕：他坐在天光台上，现千丈毗卢遮那身，周围有一千位佛围绕着毗卢遮那佛。百亿国土及与莲华，俱时出现：国土也非常多，和所有的青、黄、赤、白的莲华都有，同时都现出来了。佛就坐在莲华上，莲华就在佛的足下出现。

此名心魂灵悟所染：这个你不要认为是真的，这是你的心和你的魂互相这麽一种灵感的觉悟所染，这并不是真的。心光研明，照诸世界：你这个心光在研明了，在明白，这时候这个心光照诸世界。暂得如是，非为圣证：这不是永远这样子，是暂时的，这不是证圣果。

不作圣心，名善境界：你不要作证圣果的想，就是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你若说：「哦，这又是个不得了的境界，毗卢遮那佛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了吗？你没有我这麽功夫深，我真够功夫了！」你若这样一想啊，魔王又来了，拖你到地狱里去了！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暂得如是」，因为这个境界是偶尔有的。为什麽会有呢？就因为你用功用到极点了，偶尔现出这虚妄不实的境界。虽然是虚妄不实，可是也因为你用功用到差不多的程度上，所以有这种影像。这种影像，只是一时的，暂得如是，不是长久的。如果要是长久的，这种境界若随时现前，这也都不一定是真的，况且你只是偶尔现出这种境界。所以这都是不需要认贼作子，不需要把这种境界就作为圣证了，所以说非为圣证。

这不是究竟法，还没有得着边呢，谈不到什麽证果。你不要「未证谓证，未得谓得」，你没有证到果以为证到果，你没有得到真正的智慧以为得到了；这是一种错误的感觉。所以不要执着这种境界，你不执着这种境界，无论它是什麽，也都没有大问题。这不需要咬文嚼字，一定在字义上浪费这麽多时间。

这个「灵悟所染」的染，可以说是显，也可以说是影像，也可以说是有这麽一层云雾的样子，所以它不是一个真的。你要知道这说来说去，都不是一个究竟的，就是一个「暂得如是」。暂得就是偶尔的，也不是你想要这样就得这样的；暂得就是暂时间的，一过就没有了。

你不要以为我有这个境界了，有什麽了不起，这没有什麽，这很平常、很平常的，所以修行不要自满。再你就是证果成圣人，成阿罗汉、成菩萨也不可以自满，也不可以说：「噢，我就是个菩萨！你们懂吗？」不可以这麽说，这麽说这就是个无赖，这就是一个佛教的混帐，也就是佛教的败类。

凡是他自己称呼，旁人称呼他的不算，譬如旁人赞叹这个人说他是活佛啊！他是大菩萨啊！这不算。若自己公然承认自己是活佛、是菩萨、是阿罗汉、是出世的圣人，这都是妖魔鬼怪出现於世，来扰乱一般无知无识的人，来扰乱一般不懂佛法的人，在这儿弄一些个鱼目混珠！这些个问题就发生了。

为什麽要把这个说出来呢？就怕人认贼作子，就怕你看着这种境界，又看见毗卢遮那佛千佛围绕，这一切都变成如来了，你就执着在这个境界上了，认为自己了不起。就这个没有旁的，主要的你不执着！前边那个就不管它都可以的，没有什麽问题的。主要的是每一个境界，後有的那几句，是说明白，解释明白这问题的，就说：「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说来说去，後边这几句，就是说明前面这个都是虚妄的，你不要在这虚妄上用功夫。在翻译上你把文说通，就算了，不必一定要刻那个文字窟窿。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I5空成宝色

又以此心，精研妙明，观察不停，抑按降伏，制止超越。於时忽然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或百宝色，同时遍满，不相留碍，青黄赤白，各各纯现。此名抑按功力逾分，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精研妙明，观察不停：又以精研妙明这种的心观察不停。抑按降伏，制止超越：「抑」，就是把它压抑着。这麽把它压抑按着来降伏，制止这种的心不让它有所偏激。於时忽然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或百宝色：在这个时候，忽然间所有的十方虚空成七宝的颜色，或百宝这种颜色，同时遍满，不相留碍：在这一个时候遍满虚空，互相谁也不妨碍谁，互不留碍。青黄赤白，各各纯现：青、黄、赤、白各种颜色，都自己现自己的颜色。

此名抑按：这个也就是抑按着，修到你这个心抑按了，不叫它打妄想，不叫它想其他的东西。它抑按久了，功力逾分：「功力」，就是你用功修行。这功力超出平时应有的这种分了。暂得如是，非为圣证：暂时间看到这七宝的颜色，这不是证圣果的一种表现。

不作圣心，名善境界：你若不作证圣果的这种想法，这还可以的，这个境界也不是什麽不好的。若作圣解，即受群邪：你若是以为证了圣果，就受到群邪的包围，就会堕落了。

I6暗中见物

又以此心，研究澄彻，精光不乱。忽於夜半，在暗室内见种种物，不殊白昼，而暗室物亦不除灭。此名心细密澄其见，所视洞幽，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研究澄彻，精光不乱：又以这个定的心，研究清彻。这种澄彻的精光不乱，有一种定力。忽於夜半，在暗室内见种种物，不殊白昼，而暗室物亦不除灭：忽然间在夜半，在那麽一间没有光明的房子里边，看见种种的东西，就像在白天一样。不但房子里边本来有的东西看得见，房子外边的东西也可以看得见；不但本来有的东西可以看得见，而且从这个房子外边来的东西也看得清清楚楚。

此名心细密澄其见，所视洞幽：这个叫什麽名字呢？这个就是你心细到极点了，把你这个见也清净到极点了。因为你的见清净了，所以就是幽暗的地方也一样看得见的。暂得如是，非为圣证：可是这是暂时间得这个境界，这不算证圣果的一种境界，不要以为这就是证圣果了，这不是证圣果！

不作圣心，名善境界：你若不拿它作证圣果嘛，你不这样想，这还可以算一个善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假设你自己生出贡高的心、自满的心、骄傲的心，认为自己这功夫不得了了，这就会招魔障的。

有的修道人，在这个净极光通达，他清净到极点了，啊，忽然间他就见一切物！这见一切物，是什麽所见的呢？就是他开了佛眼所看见的。那麽这个佛眼，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开的，也不是你开了就永远开了。这种境界是暂时开的佛眼，所以在暗室里边，他也看到光明，也看到房子里边一切物质、一切东西。可是，方才我说从外边来的东西也可以看得见。从外边来的什麽东西呢？好像在这一个房里头是黑暗的，你可以看到从外边来个神，或者是来个鬼，或者来个菩萨，或者来个佛，这都没有一定的。

以上所讲的这种境界也不是一定的，也不是人人都一定有的，也不是人人都一定没有的。这也不一定是必经之路，这不过是修道有时会有这种境界。所以你不要以为个个修道人都是一样的境界，不是的。

谈到这个佛眼，有的人开佛眼就可以永远都开了，这叫报得通。什麽叫报得通呢？就是他前生修行用功，修千手千眼这个法，所以感得生生世世都可以开佛眼。

有的开的是临时的，暂时这麽一开，不是永远的。为什麽不是永远的呢？就是因为你心哪，不是时时清净。如果你心时时清净，你在前生修过大悲法，那就可以永远开了，所以这有种种情形，是不同的。

I7身同草木

又以此心，圆入虚融。四肢忽然同於草木，火烧刀斫曾无所觉。又则火光不能烧爇，纵割其肉，犹如削木。此名尘并，排四大性，一向入纯，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圆入虚融：又以这个定的心，圆满而又虚融，你说它有，也不是有；你说它没有，它又有。四肢忽然同於草木：这两只胳膊、两条腿，突然间像草木似的，没有知觉了。火烧刀斫曾无所觉：用火烧它，用刀来砍它，也是没有知觉。用刀砍，你就砍；用火烧，你就烧，也不痛不痒了，没有感觉。又则火光不能烧爇，纵割其肉，犹如削木：此外，用火烧它也烧不热，你就把胳膊、腿上的肉割下来，像什麽呢？就像削木头，也不知道痛痒，这叫什麽呢？

此名尘并，排四大性，一向入纯：这是所有的尘相都合并起来了，排地、水、火、风四大的性，都合而为一，成一个了。暂得如是，非为圣证：可是这是暂时间这样子，不是永远的，是偶尔的，或者一阵间的，你不要以为这就是证圣果了。

不作圣心，名善境界：你不作证圣果的想，这就是一个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你若是以为是证果了，生一种大我慢，生了一种骄傲心、自满的心，就要受群邪来交攻你，群邪就来包围你了。

I8遍见无碍

又以此心，成就清净，净心功极。忽见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国，具足七宝，光明遍满。又见恒沙诸佛如来遍满空界，楼殿华丽，下见地狱，上观天宫，得无障碍。此名欣厌，凝想日深，想久化成，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成就清净，净心功极：又以这个修道，修三昧的这个心，所成就得非常清净。清净这个心，功夫到了极点，忽见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国：忽然间就看见所有十方一切的山河大地都变成佛国了，具足七宝，光明遍满：每一个地方都有金、银、琉璃、砗磲、赤珠、玛瑙、珊

瑚这七种的宝贝，这个七宝也放光，光明照彻十方。

又见恒沙诸佛如来遍满空界，楼殿华丽：又看见如恒河沙数那麽多的诸佛如来遍满在虚空里头，这楼阁和宝殿都非常华美的。下见地狱，上观天宫，得无障碍：往下一看，怎麽样呢？就看见所有的一切地狱；往上边一看，天宫的境界也都看见了；他没有一点的障碍，任何地方都看见了。

此名欣厌：为什麽看得见这些个东西呢？就因为平常你有欢喜和厌恶，欢喜或者上天、或者佛国，而厌恶地狱。那麽凝想日深：凝结你这麽想，就好像鸡菢鸡仔，又好像猫在那儿等着老鼠那麽样子，又好像龙养牠的珠子那麽样地注意。「凝想」，就是不想旁的东西了，专心致志，一心就想这个佛国怎麽样好，地狱是怎麽样痛苦。「欣」，就欢喜快乐的地方：「厌」，厌恶苦恼的地方，特别苦的地方。所以这心念专一，想得专一了，想久化成：想得久而久之，就化成这种境界了。非为圣证：你不要以为这就是证了圣果，有了功夫了，不可以的。

不作圣心，名善境界：你若不作证圣果的想法，这个境界还不坏的。若作圣解：假设你若说是：「啊，这个境界可妙了！我现在和佛住在一起了，我甚至於也就是佛了。」若这样一想，即受群邪：那一些个天魔外道就都陪着你来了。你说你和佛住在一起吗？这会儿他们先亲近亲近你，和你做一做朋友再说。

I9遥见遥闻

又以此心，研究深远。忽於中夜，遥见远方市井街巷，亲族眷属，或闻其语。此名迫心逼极飞出，故多隔见，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研究深远。忽於中夜，遥见远方市井街巷：又以这修道的心研究深远。忽然在中夜的时候，看见远方一切的情形。远方什麽情形呢？看见卖东西的街市上，又看见井。「井」，那取水的地方；「街」，就是大街；「巷」，就是小街道。亲族眷属，或闻其语：或者你的亲戚、朋友、眷属，或者听到他们说话。

此名迫心：那麽这就是你修道修得逼拶这个心，逼迫到极点了，逼极飞出：你把你这个心压制，总不让它打妄想，逼到极点了，这个心就飞出这种境界来了。故多隔见：所以隔着多远，他都看见了，因为你总也不想见东西，这回呀，它可一下子跑出去了，就什麽都看见了！非为圣证：你不要以为这个境界，就是个好境界。

不作圣心，名善境界：你若不作证圣的这种想法，这个境界还可以的。若作圣解：假设你说自己得了圣果，未证言证，没有证果，你说证果了；未得谓得，你没有得道，就说得道了。这样的话，即受群邪：就要受一切的魔来包围你了。

I10 妄见妄说

又以此心，研究精极。见善知识，形体变移，少选无端种种迁改。此名邪心含受魑魅，或遭天魔入其心腹，无端说法，通达妙义，非为圣证。不作圣心，魔事消歇；若作圣解，即受群邪。

这是色阴第十种的阴魔，叫妄见妄说。

又以此心，研究精极：又以这修道的心研究到极点了。见善知识：他这时候看见这个善知识。什麽叫「善知识」呢？就是他过去跟着学法的这个善知识。他看见善知识怎麽样呢？形体变移：看见这个善知识，等一等又变成了一个老年人，等一等又变成一个中年人，等一等又变成一个少年的人。又看这个善知识，好像本来是个男人，又变成个女人。「噢，这个善知识，原来前生大约是个女人！」就生这一种邪知邪见。其实他所见的这个见，不是真正的见；这种改变，是由他的妄想变成的。

少选无端种种迁改：「少选」，就是时间不长。啊，什麽都变了，什麽都和平时不一样了！这就和现在一般人所吃的那个LSD（迷幻药）差不多。吃了，哦，花花绿绿的，眼睛看什麽东西也看得不清楚了！看得红红绿绿，画出来那个画，也画得古灵精怪的，也不知道是个什麽，就那麽乱画。画出来，这儿说：「啊，画得真好！」有人还赞叹。你看，就是这种样子！那麽说：「这个人是不是吃那个东西了呢？」这个不是，这是一种魔王的作用。你就吃LSD，那也是魔王的作用。你一吃那个药，那魔王就帮你忙来了，叫你改变。

不过这个境界，有的时候会改变好的，有的时候会改变坏的。这个人善根充足，有善根的，他就变到好的那一边去；那善根不够的人就往下流，变得不好了——所以说种种迁改。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上人：研究这五十种阴魔，谁都可以发挥意见，用大家的智慧来研究道理。因为末法时代人人都贪快、贪捷径，以为这样子就会有什麽侥幸的收获，就好像赌钱似的，一赌就赢钱了。所以有的就各处钻，各头跑，又有研究密宗的，又有研究这个、那个的。听这个地方有，就往这儿跑；听那儿又有什麽了，就往那儿跑。跑来跑去的，把时间空过在这路程上了，结果什麽也没有懂。我们现在大家都要认识这种境界，你不认识这种境界，就很容易误入歧途了。

弟子：好像吃毒药，在西方社会，这是个很厉害的问题。你也可以说，这些迷幻药就是魔的另外一种化身，他们化做另外一种药品来迷着人。大家都上瘾了，就算不需要吃药，他自自然然就会化那个魔气；有那个习气，就迷着了。所以现在有很多恶知识，他催眠人也不需要给人家

吃毒药，那个人就看光啊，看什麽的，这都是因为有毒药在肚子里作怪。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此名邪心含受魑魅：这个名字就叫邪心，心里不正当，他这心里就有鬼，或遭天魔入其心腹：或者是天上的魔王入到他心窍里头去了。无端说法：你说怎麽样啊？就像某某人说他也会讲经了，某某人他又会说法了，某某人他又开悟了，某某人又成长老了；所以「无端说法」，他自己也不知道是说的什麽。通达妙义：这个通达妙义不是真正通达妙义，这个说法也不是真正说法。他就拿这个不对的认为对了，他说他的法最妙了，就这麽自赞毁他，说他是最第一，是个长老了。非为圣证：这种境界不是一种好境界。

不作圣心，魔事消歇：你若不作证圣果的这种心来想，这个魔事就没有了，就消了。若作圣解，即受群邪：你要是认为你自己证果了，那就快罗！快到什麽地方去了？就快到地狱去了，你证了地狱的果了！
H3结害嘱护（分三）
I1示因交互　I2迷则成害　I3嘱令保护
今I1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色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像以上所说这十种的禅那，这种静虑所现的境界，皆是色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这都是属於色阴因为用心互相这麽研究它，到了极点，所以就有时会现出这样的事情来，这样的境界来。
I2迷则成害
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

众生顽迷，不自忖量：众生顽固不化，愚迷不醒，也不忖量忖量自己是在什麽程度上，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遇着这种的境界，这种的因缘，愚痴而不认识这种魔的境界。自己就说：「我现在已经成了佛，开了悟，证了果了！」啊，你说怎麽样啊？这大妄语成，堕无间狱：这真是打大妄语，这就是打最大的妄语。打这种妄语，说自己就是成佛了，这决定下地狱的，堕落到无间地狱里去！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我们这一切一切都要很谨慎、很小心，所谓「差之丝毫，谬之千里」。学佛学来学去，学得堕地狱了，为什麽？就因为没能依教奉行，没能真正不打妄语、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杀生。连五戒还都持不住，你总想要成佛，岂有这个道理！

你首先一定要戒杀。戒杀不是说我吃吃斋，这就算戒杀了；不是说我没有亲手杀过生，这就算没有犯杀戒；必须要你心里对人不生瞋恨。可是这是不容易的，我今天没有说吗？啊，你看我这杀心也是很重的！我说我要戒杀，要放生，我不杀生。假如我若杀生的话，我每一根毫毛都能变成飞箭，都能变成利刀，都能变成矛、枪去刺一把人都刺死，因为我的毫毛就会那麽厉害；可是我不杀。为什麽不杀呢？就因为知道杀一切众生，就等於杀菩萨、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是一样的，所以就不杀。

不偷盗。不是你的东西不告而取，这都是盗。人家不知道，我把这东西拿走了，这都算盗。这个盗有盗因、盗缘、盗法、盗业，在《梵网经》上都说得很清楚。杀生也有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也都说得很清楚。

不邪淫也是这样，在心里头、在自性上，都不生淫欲的念头，这才算。打妄语戒，在什麽情形之下，也不要打妄语。饮酒戒，也不要饮酒。这个酒，你喝了它，它有一股刺激性，令你失去一种常性，失去一种智慧性。你失去智慧性，就会做愚痴的事情。

所以这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打妄语、不饮酒。佛教徒对於这五种的戒律，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要守着它，丝毫不可毁犯，这样才是够得上一个佛教徒。你随便生一种杀心，随便起一种盗心，随便起一种淫欲心，随便起一个打妄语，欺骗人的心，随便饮酒。无论什麽东西，你有一种贪心，贪吃也等於饮酒一样的。不要说你没有喝酒，你就贪吃东西，吃得肥肥的，也是和饮酒都有连带的关系。

所以这一点，我们各位想学佛的人，处处都要很检点，一丝一毫也不可以错的，一时一刻也不可以马虎的，要很注意很注意的！不过，也不要很死板，我们还要活动起来，把戒律都活动起来。不是说，那我可以方便一点，还可以杀生、偷盗、邪淫、打妄语、饮酒？不是那种活动。但也不是用五戒把自己绑得紧紧地，都没有地方转身了；受持五戒，并不是被五戒绑住了，所以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深深地研究。好像加拿大有个人，他藉着我的名义来骗自己的徒弟，说我给他印证，这都是打大妄语，这一类的人将来都会堕拔舌地狱的。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I3嘱令保护
汝等当依，如来灭後，於末法中宣示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汝等当依：阿难！你们现在应该依照我所说的这个法去做。如来灭後，於末法中宣示斯义：佛灭度之後，在将来末法的时候，一定要宣传这种的道理，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你不要令天魔得方便，你要保持覆护这真正的佛法，得成无上的道果。

G2受阴魔相（分三）
H1具示始终　H2中间十境　H3结害嘱护　H1分二
I1始修未破区宇　I2终破显露妄源　I1分二
J1蹑前色阴尽相　J2状示受阴区宇
今J1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色阴尽者，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像。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阿难啊！那一些个修反闻闻自性这种功夫的善男子，他修耳根圆通得到这个定力。奢摩他中色阴尽者：在这个静虑止观里边，色阴要是破了，破色阴的时候怎麽样呢？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像：见诸佛这种心印的法门好像什麽呢？好像明镜里边显现你的形像一样。
J2状示受阴区宇

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犹如魇人，手足宛然，见闻不惑，心触客邪而不能动，此则名为受阴区宇。

若有所得，而未能用：好像是有所得，但是不能使用它，好像什麽呢？犹如魇人，手足宛然，见闻不惑：前边我讲那个鸠盘茶鬼，就是魇魅鬼。这个魇魅鬼把人魇住了，被魇的人手足也都是存在的，并不是没有手足，见和闻性也都没有迷，心触客邪而不能动：可是心里接触到这个客邪，不能动弹了。此则名为受阴区宇：这种情形，它的名字就叫「受阴区宇」，就是受阴所管的这个范围以内的情形。
I2终破显露妄源

若魇咎歇，其心离身，反观其面，去住自由，无复留碍，名受阴尽。是人则能超越见浊，观其所由，虚明妄想以为其本。

若魇咎歇，其心离身：在受阴里边，好像有魇魅鬼魇魅着你，所以你就不能自由。要是魇魅鬼这种过错歇息了，这种情形没有了，这受阴破了，你这个心就离开你的身体。反观其面，去住自由，无复留碍：你可以看见自己的面，你愿意到什麽地方去也随便，愿意不去也随便，无拘无束的，也没有所留碍。名受阴尽：这种境界就是受阴破了，没有了。是人则能超越见浊：这个人就能超出见浊。见浊前边不是讲过了？那五浊恶世的见浊。观其所由，虚明妄想以为其本：观看受阴所从来的，这个「虚明妄想」是做它的一个根本。那麽现在把受阴破了，所以它的根本也都没有了。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虚明妄想」，虚就是虚假的，那个明白也是个假明白，不是真明白。「虚明」，就是好像明白又不明白，不是真明白，他明白的也是假的，就是假聪明。这「虚明妄想」是一句，就是假的妄想，也就是那个妄想的一个别名。妄想本来就是假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妄想，他在妄想自己还不知道。

这个好像镜子里头能现出像的，这就是虚明；但是没有什麽用，只可以现像──你虽知道了，但你见着镜子里东西这有什麽旁的用呢？你自己现出来又有什麽用？没有什麽用的，那就叫虚明。就像那个小孩子很聪明，往往我问他：「你几岁了？」「我八岁。」我再问他：「你为什麽不九岁？」他就不知道为什麽不九岁了？你看他虽很聪明，他不会说：「我再过一年就九岁了。」他不懂。我又问他：「你为什麽不常常是七岁呢？」他也不知道怎麽讲。这就叫虚明，很简单的事情，就不明白了。如果是大人，你这样问他，他一定会答覆的；因为他是小孩子，他就不懂；这就是虚明。好像这受阴，他明白这是妄想，又不明白这是妄想，就在这个时期，这就叫「虚明妄想」，很简单这没有什麽。

英文你用这麽一个字就得了嘛！「虚明妄想」，可以用glass（玻璃）来形容，不透明的玻璃，里边看不见外边，外边看不见里边，那个可以说是妄想虚明；因为妄想还是很多，他看不见，看不清楚。

头一个妄想（色阴），就是坚固妄想，可以说像块木头那麽样坚固；那这个就有点像不透明的玻璃那种样子，所以叫「虚明」。融通妄想（想阴），就是能看得见的。那个幽隐妄想（行阴），就是玻璃那边什麽微细的都看得见。融通，就是从里边看到外边是透明玻璃一样。玻璃有的是不透明又打不烂的，这可以用来比喻坚固妄想──有铁线网，又不透明，打不烂，这是坚固妄想。有一点透明了，可是里边还是不能看见外面，叫虚明妄想。融通妄想就是可以看得见外边了的玻璃，可以知道他自己的妄想了。第四个幽隐妄想是不但能看见，而且能够看见很微细的。到第五个颠倒妄想（识阴）是玻璃啊，什麽都没有了，都看得见，可是那里头还有妄想。头一个坚固妄想你就拿他当有铁线的，甚至於用铁锤也打不烂的玻璃，用枪打也打不烂，这坚固妄想。这都是比喻，很平常的嘛！就拿那个玻璃就形容出这麽多的妄想。

你们翻译经典，一定要研究研究这世间什麽东西可以比喻的，你用那个比喻的意思人家就懂了嘛！我说这个有道理，不是吗？黑暗的地方也看见了，明显的地方也看见了。你要是怕玻璃被打破了，那你还有妄想。你用这个来比喻五个妄想就已经很适当了。大家再想想若有另外的比喻、另外的意思，你们可以想更完整的更好。

翻译经典的这种工作特别艰巨，以前中国由梵文翻译成中文，也是特别艰巨；现在由中文翻译

成英文，也是特别艰巨。不过那时候没有印度人，只有梵文，所以比我们这个更艰巨。我们现在懂得中文的人也不多，中文的基础也不怎麽样好，有的呢也不太懂文义，所以我们这个是在困苦艰难里头来翻译经典。

虽然说是困苦艰难，可是我们这个是预备传佛慧命，续佛法灯的。我们这种工作对将来世界人类有大的影响，现在翻译，最好就把文义通了就可以的。我们不要像绣花那麽绣得太美丽了，能过得去就可以了。以後後边的人将来认为不好，可以重翻译。这有一个大概的，他们可以把它重整顿过，这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趁着我们这麽多人，大家都特别用心、特别注意来从事这种工作。那麽那天某某法师到这儿一看，他说这真是译场的境界，又重现出来了。我们虽然说是外边人不怎麽样知道，但是我们慢慢地就做好了。外边呢，还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对任何地方发表过，说是我们这儿像译场这个样子；而某某法师到这儿来，他是老参了，就说这译场的境界又重现了。就冲他这一句话，就是还有人认识我们。所以各位要特别努力，特别为这个神圣的工作努力，不要马马虎虎的，谁也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就笑；我们这儿不是笑的地方，我们这儿是郑重其事，要特别严肃，特别拿这个事情当一回事情来做！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H2中间十境（分十）

I1抑己悲生　I2扬己齐佛　I3定偏多忆　I4慧偏多狂　I5历险生忧

I6觉安生喜　I7见胜成慢　I8慧安自足　I9着空毁戒　I10着有恣淫　I1分三

J1发端现相　J2指名教悟　J3示迷必坠

今J1

阿难！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发明，内抑过分，忽於其处发无穷悲。如是乃至观见蚊虻犹如赤子，心生怜愍，不觉流泪。

阿难！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大光耀：阿难哪！这个善男子，在这个情形的时候，他得着一种大的光耀，很光明的。其心发明，内抑过分：他的心里自自然然就生出来一种的感想，因为他总强制自己这种思想，太过分了，就在这个内抑过分的时候，忽於其处发无穷悲：在这个地方，他就发生一种悲愍的心，一种无穷的悲。他悲什麽呢？就悲愍众生。

如是乃至观见蚊虻犹如赤子：像这样，乃至他就观见蚊虫和虻虫，这种很小的东西「犹如赤子」；他看见这个小的生命，就好像他自己的小孩子一样。「赤」，是说小孩子的颜色是红色的。所以他看见蚊虫，也像他的小孩子那样地爱惜；看见虻虫，也像他小孩子那麽爱惜。心生怜愍，不觉流泪：他心里生出一种怜愍心，噢，不知不觉就哭起来了！

J2指名教悟

此名功用，抑摧过越，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觉了不迷，久自消歇。

此名功用：这是用功偶尔有的情形，这叫「功用」，用功用出来的。为什麽有这种情形呢？就因为抑摧过越：这麽你压制得太厉害了，所以有这种情形发生。

悟则无咎：你如果明白了，「啊，我怎麽无缘无故就哭起来了呢？这个境界应该改。」你明白了，这就没有关系，不要紧了。非为圣证：这个不是圣证，不是说你得到同体大悲了。不是看见蚊虫和这个小小的生命，都拿牠当自己的儿子那麽看待，这真是同体大悲了，这不是的。觉了不迷，久自消歇：你若能觉悟而明白它，不迷惑於这种境界上，时间久了，就没有了。

J3示迷必坠

若作圣解，则有悲魔，入其心腑，见人则悲，啼泣无限。失於正受，当从沦坠。

若作圣解：假设你说，我现在有同体大悲心了，这可是我修行成功了。则有悲魔，入其心腑：你这麽一想，就有悲魔来了。什麽悲魔？专门好哭的，见着人就哭！这是悲魔到他心里头去，附到他身上，怎麽样呢？见人则悲，啼泣无限：见人就哭起来了，这哭得不知怎麽那麽悲。失於正受，当从沦坠：这修定的善男子就失去正定正受了，应该堕地狱了。你跟着这魔王跑就会堕地狱的。「正受」就是正定，正定、正受是一样的。

我前几天不是对你们讲，我在东北的时候，有一个叫刘金童的，她就是这样子。一见着人来，她就哭起来了，说：「你呀，在以前是我第几个第几个儿子啊！你现在可回来了，你可找着妈妈了。」就这麽样子哭起来了。一哭，就把这个人哭得也迷糊了，以为这真的是见到妈妈了。其实怎麽样？是见着这个魔王了。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补述

好像过去的刘金童和现在某两个人，这都是五十种阴魔在那作怪，现在有一个人更厉害，她会摄魂法。圣荷西有一个女的，也皈依我，以後跑到她那儿去求佛法，一回来就生cancer（癌症），就是她给弄的。现在回来又找我，我不管这事。我就是管，也不教人知道的。

——上人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补述至此

I2扬己齐佛（分三）

J1发端现相　J2指名教悟　J3示迷必坠

今J1

阿难！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胜相现前，感激过分，忽於其中生无限勇，其心猛利，志齐诸佛，谓三僧只一念能越。

阿难！又彼定中诸善男子：阿难！又在这个定里边，这一切修道的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见五阴中的色阴已经消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个受阴他也很清楚的。在这个时候，胜相现前：就有一种胜相。「胜」，是殊胜，很不同，很特别的这种相；「现前」，现到他的心里。感激过分：所以他就生了一种感激心，可是太过分了。过犹不及，那个走过头的，和没有走到的人，相差得不太多，都不合乎中道；譬如，你想到这个地方，到了这地方，你不停，又过去了，那也等於没到一样。

所以这感激过分了，忽於其中生无限勇：忽然在这个定中生出来一种大勇猛的心。其心猛利，志齐诸佛：他这个心勇猛精进得不得了，他说：「佛和我是一样的。」自己同佛是一样的。谓三僧只一念能越：他说第一个阿僧只劫、第二个阿僧只劫、第三个阿僧只劫，这三个大阿僧只劫，他在一念之中就能超过去，所以他自己就说他是佛了。不但他说自己是佛，还说所有的人都是佛，那麼这种人就落於邪知邪见了。不错，所有的人都是佛，但是你要修行；修行不是说在一念之间就成了佛，这修行要有一个长远的时间。你若明白佛法，依照佛法去修行，那麼或者会时间不太长，但是也不能一念就成佛了。

这种人就因为修行没有善知识指示，他自己也没有智慧，那麼他用苦功，用来用去，就发生一种邪知邪见，他看自己这麼久都没有成佛，所以他说他就是佛，已成佛了。这一段文就是受阴里头的「扬己齐佛」，说自己和佛是一样的，其实就这一念的错误，已经就着魔了。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谓三僧只一念能越」，本来我告诉你们，有这个境界──顿超，可以的；可是这个顿超的人，就是得到这种境界，也不会对人宣传的。不会各处卖广告，自己说：「我已经怎麼样了！你已经怎麼样了！」不会这样的，这麼自满的。〈永嘉大师证道歌〉也说：「刹那灭却三只劫。」这都是一念之间的；可是他得到这种境界，他不会各处去招摇撞骗的。

这个为什麼对人说呢？对人说就是他想要招摇撞骗，想要叫人对他生信心。你若真得到这个境界，还怕什麼人家对你不生信心？你这还在那儿贪呢！还在那儿求呢！因为这个贪求啊，就是一种邪了，就不对了，这是一种魔了，魔的境界就是这样的！魔啊，就是要自我宣传；佛呢，就不自我宣传。他为什麼要对人说呢？就是要叫人信仰他，就差在这个地方。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2指名教悟

此名功用，陵率过越，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觉了不迷，久自消歇。

现在《楞严经》讲到五十种阴魔，这是最要紧的地方！修道的人如果不明白这五十种阴魔，一定会走错路的；不走错路，那是很少很少的。所以你若认识阴魔的境界，就不会胡吹乱捧了，不会自己看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所以无论谁，你有亲戚朋友，都可以叫他们来听一听这五十种阴魔，令他们知道这种修道的境界。

此名功用：这个名字就是发生一种功用，你用功发生一种作用，陵率过越：它在你自性里边互相这麼样变化，变化出来的这一种过越，所以才生出一种发大勇猛心。你发勇猛心，勇猛精进向前去修佛法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的；但是你不可以生一种我慢的心，不可以说：「哦，我就是佛了！」

你就是佛了？佛说了三藏十二部，你说了几藏几部啊？佛说的三藏十二部，你连懂都不懂呢！说你也就是佛了？你说这真是岂有此理呢！佛说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你连一藏也没藏，一部也不部，怎麼你就可以成佛呢？那不要说你讲了三藏十二部，你就讲一讲这三藏十二部，无论哪一部经提出来都会讲的，都明白它那个道理；你若能这样子，这也只可以称做佛的弟子，也不可以称佛的！所以他觉得这个世界上，现在人人都恭敬佛，他也就想作佛了，将来死了，好有人供养他。其实死了埋到地里头，变成灰了，什麼也没有了。

悟则无咎，非为圣证：发这种猛利的心，可以！你要是明白这是一种境界，不是圣证。觉了不迷，久自消歇：你能觉悟而明了，不再迷惑，那麼时间久了，它也就平息下来了，它这是一时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陵率过越」，你知道这是怎麼样子呢？这就是功用总想争第一，很躁进的，很「不列等而进」，就想「我怎麼样能用功用得超过一切」的人，他心里总有这个争第一的思想，这就叫「陵率过越」。这个「陵」，好像皇帝那个坟墓叫陵，就想自己争第一，自己坐的比谁都高；所以就得这种狂魔，见人就自己赞叹自己，总是自己称扬自己的功夫。好像某某之类的，他是不用功陵率过越；那麼这一类的呢，只是用功陵率过越，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发狂了，这叫狂魔。

可是这种你不能说是：「我修得好了。」你有这种思想，更狂了，更走火入魔了。你要拿它不当一回事，久自消歇；时候久了，它就没有了，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的道理？这有点像果某的样子，自己什麼也没有了，就发起狂来了；凡是自夸，都是有问题的。

弟子：躁进？

上人：躁就是急躁，进就是进取。就那麼粗里粗气的，往前也不加思索，就那麼很Nervous的（紧张）。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3示迷必坠

若作圣解，则有狂魔，入其心腑，见人则夸，我慢无比，其心乃至上不见佛，下不见人。失於正受，当从沦坠。

若作圣解，则有狂魔，入其心腑：假设你说，这就是成佛了，这时候就有个狂魔，入他的心窍里头去了，到他身上，把他本来的灵魂就给撵走了。这个魔王就在这儿坐殿，就当他的灵魂了。所以你看，这五十种阴魔，你都不认识，怎麽就会成佛了？这种狂魔，就是狂妄、贡高我慢。

见人则夸：他无论见到谁，就夸奖自己，是己非人。就是抑人扬己这麽样的，说人家都不对，就是他最高，他自己就成佛了！我慢无比：这个我慢就是对谁都傲慢，其心乃至上不见佛：往上也没有佛了，为什麽？他就是佛了嘛！下不见人：他也看不见人了。看不见人，他看见什麽呢？啊，他说一切人都是佛了！他自己是佛，在他上边没有佛，他就是佛；将来一切人都跟着他成佛，所以他下也不见人了。失於正受，当从沦坠：他失去这个正定正受了，这种人应该堕落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上不见佛」，这说得很清楚的，在他以上没有佛了，他就是佛！就是有佛也没有佛，没有比他高的了，他就是第一个佛。你就可以这麽说「上不见佛」，在他以上没有佛了；「下不见人」，他以下也没有人了，他所看的都是饿鬼、畜生、地狱这些个。

种种讲法都可以嘛，在这种地方用什麽功夫，怎麽讲都可以的。在他以上没有佛了，在他以下没有人了。他这个比谁都高了，天主都是他造出来的，你就可以这麽说。这个地方不需要揣摩他，这随他说嘛！这研究他干什麽？有那麽大他说那麽大，有那麽狂他说那麽狂，他就是狂魔入体嘛！这就说狂话就得了嘛！没有意思。这怎麽翻译都可以的，你说这地方还有什麽值得研究的？没有！这根本就是发狂了，在那地方信口开河。你根据他那个狂字，怎麽翻译都可以的。

这个魔啊，是真正癫狂了，这是魔在支配他讲话，像某某那就是狂魔了，你看他胆子大不大？说：「我就是活佛了，我就是世尊，我就是什麽什麽…
…」说他们自己都是莲花。结果他们都是在那个地方夜郎自大，原来是一条蛇在那儿作怪，他们每一个发狂的人，都有蛇头鼠眼的样子，他们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他们到地狱救人去。你问他怎麽下的地狱？他说愿意到地狱去救人，学地藏王菩萨。你看讲得真有道理！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I3定偏多忆（分三）

J1发端现相　J2指名教悟　J3示迷必坠

今J1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前无新证，归失故居，智力衰微，入中曛地，迴无所见，心中忽然生大枯渴，於一切时沉忆不散，将此以为勤精进相。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在这种定中一切修道的人，见五阴中的色阴已经消了，这个受阴他也很清楚的。前无新证，归失故居：向前去也没有新的证得；向後边呢，他以前所居的地方，也没有了。智力衰微，入中曛地：他的智慧也不充足，也没有那麽猛利了。在功夫上，这也就是忽进忽退，就到这个要堕落的地方了，迴无所见：他没有什麽感觉，也没有什麽所见。

心中忽然生大枯渴：在他心里边，忽然间就生出一种感觉。这感觉是什麽呢？啊，生大枯渴！自己心里觉得很单调的，很枯燥的，还很渴的。这是什麽意思呢？在这个地方觉得枯燥、很单调的，没有什麽意思了。又渴，渴什麽呢？需要佛法，需要佛的法水来润泽他。枯燥，他觉得枯乾了，就快乾了，什麽都没有了。

讲到这个，就好像普通不修道的人说：「哦，感觉非常寂寞！」很寂寞无聊的，没有什麽聊，无聊了！於是乎，在这个时候就要作怪了。作什麽怪呢？啊，还是「那个」！什麽叫寂寞无聊？本来我不想讲，不讲啊，又恐怕人不明白，所以还是讲一讲它。就是好像女人想男人，想得觉得心里着急，枯燥得不得了；男人想女人，这也叫枯燥、单调、寂寞、无聊，就要找一个什麽，好像丢了东西，找又找不着，这是寂寞无聊。

於一切时沉忆不散：在一切时「沉忆不散」，好像男女有了相思病，总想着想着，想来想去也忘不了。将此以为勤精进相：他以为这样子就是勤精进的一个相。他沉忆不散，这种枯燥的心理，他以为这就是一个精进相。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这个「沈忆」，和思惟差不多的意思，就是沈思的意思，就是想了又想（think over）。有多少好像入定的样子，那麽沈思、那麽回忆，就这个意思，没有什麽大了不起的。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2指名教悟

此名修心无慧自失，悟则无咎，非为圣证。

此名修心无慧自失：这个名字叫什麽呢？这是在受阴的境界里边，这时没有智慧了。但是你不要害怕没有智慧了，悟则无咎：你若觉悟了，「啊，这是一种境界！」那就没有问题了。你若不觉悟，总在这个地方耽空滞寂，这麽沉忆不散，那就会乾死了，乾死也没有什麽成就。非为圣证：这不是说这样就是有所得，证圣果了，不是的。不要错认，不要认贼作子。

J3示迷必坠

若作圣解，则有忆魔，入其心腑，旦夕撮心，悬在一处。失於正受，当从沦坠。

若作圣解，则有忆魔，入其心腑：你听这多危险！真危险哪！如果你作圣解，则有忆魔入到你心腑了。你如果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境界，则有忆魔，专替你记忆东西。你记不住了吗？嘿，他帮你想着，他来帮你忙！他看你尽记忆记忆，「啊，你这麽欢喜记忆。」他就来帮你忙，帮你记忆，就入你的心腑里去了。旦夕撮心，悬在一处，失於正受，当从沦坠：「撮」，就是悬挂起来。一天到晚把你的心给悬到一起，你得不到正受，将来久而久之也会落地狱的。

I4慧偏多狂（分三）

J1发端现相　J2指名教悟　J3示迷必坠

今J1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慧力过定，失於猛利，以诸胜性，怀於心中，自心已疑是卢舍那，得少为足。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在这种定中的一切修道人，见色阴消，受阴明白了。慧力过定，失於猛利：这慧力超过这个定力了，所以他也就自己生一种猛利的心。「猛利」，是有一股冲劲，意思就是太过了。以诸胜性，怀於心中：以在这个境界里边有这种胜性，就是很不平凡的这种性，他就总在心里怀念着。自心已疑是卢舍那：他怀念这种胜性，自己心里就已经生出一种疑惑，疑惑什麽呢？疑惑他自己是卢舍那佛。「卢舍那」是梵语，此云「光明遍照」。因为他以为自己是卢舍那佛了，所以就得少为足：得到一点点的东西，他就知足了。其实他这个定力，根本去佛很远呢，他就说自己成卢舍那佛了！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以诸胜性」，就是他自己以为了不起。「怀於心中」，常常记得这个境界，他怀疑他自己是不是成了卢舍那佛。他自己也认不清楚了，以为是这样的，他就是作圣解了嘛！他还没有正确认识，还在怀疑，这是？还是不是呢？是不是卢舍那了呢？他这个「疑」是旁人评论他疑自己以为是卢舍那了，并不是他自己怀疑的，他自己以为是。所以旁人用疑字，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呢，只是认为是了。

这都是旁人来批评他，说他当时的思想。但是他自己也不能肯定，自己封自己做皇帝，好像那个某某说自己是活佛，真是胡说八道的，他这种行为就是狂魔，狂魔入体。「以诸胜性」，这也不是那什麽境界，也不是他自己，这就是他认贼作子了。他自己也不是胜性，他以为那个境界是好的。「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他这已经作圣解了嘛！即受群邪了嘛！那个放烟花，烟花里头可以做成看着像莲花似的；那个莲花是真的吗？他以为做的莲花是真的，这是一样的道理。你要懂得这个，就懂得他这个诸胜性了，就这个嘛！总统就职，放一些烟花，大家都狂了，那是真的吗？

无论哪一个宗教，若能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打妄语，那就是一个真正的宗教。这个不求的意义在什麽地方呢？这个不求就是不淫！不「男追女，女追男」；不「男的找男朋友，女的找女朋友」，这互相同性恋，互相乱交；这不求就是说的这个，你们大家懂了吧！不是说求名求利，那个是小事；这个是大事啊！我现在给你们讲的是画公仔画出肠来了，让你们听听。我说的不求，你们大家了解了没有，有什麽意见？你们那个求男求女是最要不得的事情。

「卢舍那」，就照着译音就得了。这不需要造作的，这根本是个假的，虚妄的，

你分别那麽清楚干什麽？他根本就不能分清楚了，这只是一个他想，其实也不是法身佛，也不是报身佛。他是那麽想！你把他弄出一个决定，又是那一个，那根本就是头上安头了嘛！

你们翻译这麽久还不知道都是虚设的，并不是实有的，你咬文嚼字把它弄得那麽清楚干什麽？有那个意思就可以了。就这一点，你们若不明白，那就不能翻译这个经典了。你们总把它构成一个实体了，实实在在有这麽回事，根本这都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嘛！你们翻译这麽久了，还没有认识这部经的题目，这些个经文、这些个说词、这些个意思都是或者有这麽一回事，或者有这麽个境界，也不是人人都这样。你若用得正当了，到时候你不生贡高我慢，这些个境界根本都没有了，你们现在懂了吗？你们不要人家说这个，又执着都有这样子，不是那样的。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2指名教悟

此名用心亡失恒审，溺於知见，悟则无咎，非为圣证。

此名用心亡失恒审：这个名字叫用心亡失恒审，他没有常常审察自己的这种功夫，溺於知见：他对这个知见分不清楚了。「溺」，就是沉溺到这个里边，英文大约就是等於sink（沉）。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要是明白了，也就没有什麽问题，这不是圣证。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忘失恒审」，就解释这个用心，就是参禅的人在那儿参悟话头，失於恒审，就是他把念头丢

了——参话头那个话头丢了。丢了，他就落到知见上。「溺於知见」，就是分门别类的，讲这些个名相，落到名相上了，所以他就说他得到第一义谛了，这就是溺於知见了。参禅是不立文字的，没有这个的，没有说我得第一义谛、第二义谛。凡有言说都无实义的，他把参悟话头又跑到知见上去了；譬如说你参这个「念佛是谁」，这个念头他丢了，他就想名相：「哦，这个第一义谛，大约是我是已经得到了！」他生这种骄傲自满的心，那种下劣知足的魔就来了。他这种思想就已经是下劣，下劣的行为就是不择手段，用种种卑鄙下流的手段去骗人，很卑鄙，很下流的。但是修行不应该搞名搞利，在那个地方尽打锣打鼓的招摇过市，处处吹，讲大话。这麽多大吹的，大都是这一类的。讲这话的人，都是很下劣的，一直都琢磨他已经得少为足了，中道自划。

为什麽要说「用心」呢？因为下边那个「失於恒审」，这好像参禅都是用心念在那儿参，他失去了，那个参悟话头丢了。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3示迷必坠

若作圣解，则有下劣易知足魔，入其心腑，见人自言：我得无上第一义谛。失於正受，当从沦坠。

若作圣解：假设认为自己有这种境界的时候，就是证圣果了，则有下劣易知足魔，入其心腑：则有一种最卑下的、最劣的、最没有价值的这种魔。什麽魔呢？「易知足魔」。什麽事情都容易知足的这种魔，又钻到他心里去了，就是附到他身上，把他的灵魂给赶跑了。其实他只是个假躯壳，是个假的，可是他自己还不知道呢！见人自言：我得无上第一义谛：见到人就说：「喂！你知道吗？我得到最高无上第一义谛。」

现在在都板街（Grant Avenue，在三藩市华埠）这儿，就有一个人天天在商业中心那个地方站着，穿得花花绿绿的一件衣服，他就说：「啊，我住了五年山哪！我开了悟啦！现在我怎麽怎麽样了，我有神通了。」

那个人他原来也是拜我做师父的，是我的皈依弟子，但是他不听教。在我没有来美国的时候，你猜他怎麽样子？他背着个大葫芦在後边，葫芦上头写着他是度轮法师的徒弟，学了很多的本领，谁有什麽事情，找他都可以解决问题。在我没来美国之前，他就在这儿招摇撞骗的；现在我到美国来了，他还招摇撞骗，但是不写我的名字了。这就是这种魔，说他得第一义谛。

失於正受：他失去正受，所以也不听我教化。从我来到这儿，讲经他也不听，说法他也不听，他就说他得道了，开悟了，有神通了。究竟什麽神通呢？你们猜不着，就是 Money! Money! Money!（钱！钱！钱！）这神通。嗐，硬骗人！我也不知道他要那麽多钱干什麽？所以就当从沦坠。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入其心腑」，这个不是说把他灵魂撵跑了；并没有撵跑，只是把他迷住了，不能当权了。魔在他那儿取而代之了，就好像总统有了政变，又来一个人当了总统，他在旁边那儿被软禁，不能发号施令了。所以这个也不一定就是撵跑的，就是飞精附人，魔那个灵性来了。你不要听说撵跑了，就一定是跑到什麽地方去了；并没有跑出他的身体，你不要想就是他灵魂跑了，跑到什麽地方去？打游击去？这你不用管他是一个、是多个？这没一个，也没有多个，谁能分出那个界限来？注解讲是讲那个意思，你翻译经文不要再把那个翻到里边去，你懂得了，还是照原来的经文翻，不要再添这个、添那个的。我讲注解，怕人不懂临时举出一个人来讲，这不是重要的，若不要都可以的。你们不要因噎废食，一打饱咯就不吃饭了。当时（一九六八年）我讲《楞严经》的时候，那些人都不懂佛法的，什麽都不懂的，所以只可以用这些很普通的例子来比喻一下，这个不一定都要翻译的，你把那意思明白，就够了。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I5历险生忧（分三）

J1发端现相　J2指名教悟　J3示迷必坠

今J1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所证未获，故心已亡，历览二际，自生艰险，於心忽然生无尽忧，如坐铁床，如饮毒药，心不欲活，常求於人，令害其命，早取解脱。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这个修道的人定力深一点了，在这个定中见色阴已消，他也明白受阴了。所证未获，故心已亡：他所应该证得的这个道果，他没有得，而他原有的心已经亡了。历览二际，自生艰险：前际、後际，他也都没有了。他自己觉得：「哦，真危险罗，这可太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於心忽然生无尽忧：就觉得什麽都忧愁烦恼，有忧愁就有烦恼了。有烦恼了，就怎麽样啊？如坐铁床：他一天到晚想自己：「哦，我在地狱里的铁床上坐着哪！我在这个铁床上受罪哪！啊，这怎麽办哪？有这个身体就是有苦的。」如饮毒药：好像吃了毒药，就要死了似的。心不欲活：他心里一天到晚想着「死了好！死了好！」中国有这麽一句话，那个要死的人就这麽说：「死了好！死了好！又省裤子又省袄。」这个人大约也就是这个思想，说：「死了好！死了好！」

讲到这儿，我再给你们讲，自尽的人都有个鬼，那个鬼怎麽样呢？就向这个人叩头。他叩头怎麽说呢？他就念这个咒，不过这个要死的人，他听不见。这个咒也就是说：「你死了好，死了好，你快死了，死得越早越好。啊，你快一点死了就好了！」那麽要自杀的这个人呢，他耳朵

虽然听不见，但是他心灵上通着的。因为鬼有他心通，可以用那一种鬼的魔气到他心里，令他心里就想：「哦，是死了好！」心里能听到，就相信鬼讲的话了；於是乎就或者吃毒药，或者去悬梁，或者去跳海，跳金门桥了。哦，就死了！

金门桥那儿也有很多鬼，在那里来回的人，谁若是阳气盛，他不敢见你的。阳气衰的那个人——就是精气神都没有了；没有阳气了，你一从那地方过，他就说：「你死了好，死了好。」拿着就把你拖下去，拖到你跳金门桥去了。所以这自杀的人，多数都有个魔鬼，在那儿叫他去，他才死的。

生大忧患这个人也就常求於人，令害其命，早取解脱：常常叫着叫着：「啊，你把我杀了是最好罗！你有法子把我弄死，那是最好了，我就好早得到解脱。」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这个虽然说有鬼那麼说：「死了好，死了好，死了一了百了。」他还是自己心里想：死了比活着好。他自己就随着这个境界转，他没有把握，做不得主了。他为什麼要死呢？就因为太忧愁了。他生了无尽忧，忧愁啊！好过死了，就是没有那麼多麻烦，也不须要忧愁；他自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所以叫人害他命，他好早点去解脱。

从三藩市到Ukiah（瑜伽市）这条路有很多撞车撞死的鬼魂，所以从开始就叫你们来回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念佛，你们现在大约都淡忘了。这一条路很容易发生意外的，以後你们无论一个人、两个人，三、四个人在开车的时候必须要念佛，必须要提起精神来。你们不要以为这会是没有事情的，这个随时都会发生意外的，等到发生意外的时候，後悔就来不及了；到那个时候，你不念佛叫旁人念，你不念佛，发生意外就把你抓去。不单是在到三藩市这条路上，在哪一条路上开车的时候，都应该大家一起念佛；念佛有佛光普照，能化凶为吉，遇难呈祥。这都是有个鬼在那儿等着要抓替身，你不念佛，他就会抓你的，这不是恐吓你们，不是开玩笑的。

那个胡果相开车门，她的钱包放在车顶上，一转身，就有一个人把她的钱包给抢走了。她一看抢钱包的人，跑得飞快，比火箭还快，要追也追不上，她就嚷，说有人抢她钱包了。这个人本来跑出很远很远了，离果相大约有一百多步，她是追不上他的，可是听她在後边嚷，就回头又把钱包撇回来了，果相拣起来。本来里边很多钱，可是数一数，一个penny（便士）也没有丢，这也是她平时拜万佛忏、念佛的感应，也没有挨揍。而某某也被人家抢她的钱包，她就往回抢，她的脸被打得肿这麼高。因为她打妄语讲大话，不是我派她去的，她说是我派她去的；我没有说的话，她说是我说的，结果就挨一顿揍。这都是范例、警戒！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2指名教悟

此名修行失於方便，悟则无咎，非为圣证。

此名修行失於方便：这个就是修行失於方便。他不明白这个方便法门，所以就生出这种执着。生出这种执着时，悟则无咎，非为圣证：如果明白，就没有问题了。这不是圣证啊！

J3示迷必坠

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常忧愁魔，入其心腑。手执刀剑自割其肉，欣其舍寿；或常忧愁，走入山林，不耐见人。失於正受，当从沦坠。

现在你们听到经典这个道理，切记不要乱打妄想，不要说自己又要死了，或者又没有什麼了，你常常这样想，就会招这种魔的。这个世界这种魔很多很多的，所以不要打妄想！不要随便乱讲话！你乱讲、你一打这个妄想，就有这种魔来侵犯你。那时候，魔到你身上，你就受不了了！你那时候就不自由了，想不死都不可以。

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常忧愁魔：你以为你忧愁，忧愁也有魔的！为什麼你忧愁啊？你若开佛眼了，你看这个人没发脾气的时候，没有鬼；一发脾气，这鬼就来帮着他发脾气了，说：「发大一点、发大一点！Make more trouble!（多惹点麻烦！）」就从後边来帮助你发脾气。你不相信？这个我讲的是真话。你要是不信呢，就慢慢试试看！入其心腑：到他身上了。

手执刀剑自割其肉：我不是讲过那个王孝子吗？就是我以前讲的常仁大师。王孝子在坟上守孝，有一次他在定中，看见他一个外甥被土匪捉去了。捉去，这个土匪就要枪毙他外甥。他在定中，相离十五里路，那个土匪一开枪打的时候，他在定中这麼用手往外一搪，这个枪就没有打上他的外甥，他外甥就跑了！

可是在默默中，也是有一个要命鬼，这个土匪为什麼把他外甥绑去？就是预备要命的，所以默默中有个要命鬼，有这种因果。那麼现在没有打死他外甥，这个命没有要去，所以要命鬼就找王孝子去了。可是也拿王孝子没有办法，这鬼怎麼样啊？就找他弟弟王二爷，这鬼附到王二爷身上了，王二爷就自己拿着一把大刀，到坟上去找王孝子，鬼就要把这第二的弟弟杀了。

到了坟上，很奇怪的，鬼附身的王二爷拿着刀这麼比着，要砍自己的头，但是拿刀的手落不下来。王孝子这个时候就一味念《金刚经》，那时候也不讲话了。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谁呢？就是我的师父（常智大师），那时候他还没出家呢，他在家中心里就着急，慌得不得了，觉得像不知有什麼事，心里不安宁了，「啊，是不是孝子坟上有事情了？」於是就跑到坟上去，一

看，果然王二爷拿着刀自己要杀头！王孝子就写几个字说：「你去买一点烧纸（中国人给死人烧的纸），我给他念经超度，这里头有一个鬼，想怎麽样怎麽样。」那麽王孝子就念经超度他，以後才没有事。

所以，这就是这种魔。不过这鬼因为是想要命，不是修行有这种魔。但也可以说是修行有这种魔，就是因为王孝子修行多管闲事，就招来这种魔要杀他的兄弟。鬼杀王孝子杀不了，因为他有定力，也不打妄想，那麽拿他没有办法，鬼就找他的弟弟去。

所以自割其肉，欣其舍寿：就欢喜死。或常忧愁：或者就常常忧愁得不得了。所以你听见这一段文，你不应该常常有一种的不高兴，不应该有的时候就哭了，也不应该有忧愁心。走入山林，不耐见人：忧愁、忧愁，就怎麽样？这个魔到你身上，一半有魔的力量，一半有你自己的力量。这个魔是藉着这股气的，如果你思想正了，就没有事了；你思想若不正，跟着他转，说忧愁你就忧愁，越忧愁越忧愁，就跑到山里头去，不见人。失於正受，当从沦坠：没有正受了，将来这种人也会堕地狱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他这个「走入山林」，也不是退休，也不是修行。他就是古古怪怪的一种行为，很古怪的一种性情，到那地方装模作样的，怪里怪气的做一种魔里魔气的样子。不是想要到那个地方去修行，就是做得好像很不近人情的样子。你若以为他跑到那个地方去修行，那就错了！他就是弄那麽一个古怪样子，到底是给自己看呢？还是给人家看？他自己也不知道干什麽？他就是着魔了嘛！就是魔里魔气的。看他样子好像是修行，实际上他什麽也没有干。

这地方翻译也要懂得心理学，要设身处地想这个人是怎麽回事？他或者跑到山上想要做狗、做猫都不一定的。他不欢喜见人，欢喜和猫、狗在一起玩；或找一只雀鸟，也不一定的。他就那麽怪里怪气的，这都不是一定的，他就做出一个古怪的样子给人家看看。

你要懂得这个文，为什麽我说他这麽怪里怪气的样子，就後边那一句「失於正受」，他没有正定正受了，他失去了。失去了，当然就邪里邪气的，就古里古怪的了，失於正定正受。所以「当从沦坠」，他要是到深山里去用功修行，不愿意见人，那怎麽会坠落呢？他也不会失於正定正受了。由後边这两句，就证明他前边就是邪里邪气的，魔里魔气的在那儿，那个样子好像在修行，实际上不是的。

不单这一段经文是这样子，就是每一段〈五十种阴魔〉都是有这个毛病，都是邪里邪气的、不正常。你把这个意思抓住，就会翻译这个文了。这个地方两个意思都有，也因为他忧愁。忧愁啊，说这个地方这麽吵、这麽闹，於是就找一个静的地方。他就是不愿意见人，他见人或者就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或者很恐怖的样子，或者好像一个神经病的样子。这都是不耐见人，他一见着人就发脾气了，忍耐不住了。譬如他见着人，或者就大喊大叫：「唔，你来干什麽？」就闹了。这就不耐见人，他就对人发脾气，说：「我这在修道，我刚刚要入定，你来吵我！」这都是不愿意见人，忍不住了。

你看，他说人家不叫他入定了！根本人家没去的时候他也不入定，人去的时候，他就要入定了。你说这怪不怪？就像个小孩子，没有人他也不哭，有人他就要哭。比方说有Buddha eye（佛眼的），有什麽eyes（眼的）？你只要说有善知识，可以知道他这个情形就好了。我那个说开佛眼啊，本来不需要那麽讲，当时就因为人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就那麽说。那麽一讲啊，人又跑到Buddha eye那儿去了！譬如有的地方说过的理论，或者和这个经典不相合的时候，你们现在大可以把它纠正过来；不是什麽我说什麽，就算什麽。你若那个样子，你们自己的智慧就不会发现出来，这要用你们个人的智慧来看这个问题。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I6觉安生喜（分三）
J1发端现相　J2指名教悟　J3示迷必坠
今J1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处清净中，心安隐後，忽然自有无限喜生，心中欢悦不能自止。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这个修道的人定力深一点了，在这个定中见色阴已消，他也明白受阴了。处清净中，心安隐後：在这个清净定中，心非常地安稳，没有一切的杂念了。正在这个时候，受阴又发生作用了。忽然自有无限喜生：忽然间就有无限的，没有限量那麽多的欢喜生出来。心中欢悦不能自止：心里不知道乐到什麽程度去了，乐到极点，想停止这个快乐，也停止不了。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无限喜生」，他这种「喜」是那种发狂的喜，不是真正的喜，自己觉得喜，旁人看了，就是发狂了。「轻安」，喜乐是喜乐，但不是那种发狂的喜乐，不是那种手舞足蹈，又歌又唱啊，说自己是解脱了。你看後边那儿说，又歌又唱又跳舞，就好像某某教授说韩国这个开悟的，晚上跑到比丘尼的庙上去要行淫欲，或者见着鸡也行淫欲，见着狗也行淫欲，他就说他解脱了——这就是发狂了嘛！根本就是不正当。

「轻安」，他本来不会发狂的，轻安只是一种感觉。而他对感觉狂起来了，他发狂了，所以就「无慧」，他没有那个智慧了。「无慧自禁」，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麽回事，他无法停止，譬如他哈哈笑，他自己也不能止住他的笑，笑声止不住，高兴得不得了。

他自己轻安不能忘形的；轻安是他觉得有那麽一种轻安境界，很快乐的，不是那麽哈哈大笑，或者就哭起来，「啊，众生太可怜了，我要度他们啊！」不是这样的，都不会失态的。他这是失态了，根本就是一般人就看见他发狂了。你看看若忽然间来一个人，又歌又唱又跳舞，在那个地方蹦蹦跳跳的，你说这叫什麽，这叫开悟的吗？这叫轻安吗？轻安，他不会那麽蹦蹦跳跳的。这种境界就是忘形了，他自己忘形了。轻安是有智慧的，而他这个轻安，只知道快乐，旁的都不知道，就那麽发狂，没有智慧了。还有他说神啊、鬼啊来了，就又跳又舞又打筋斗。某某也是这一套，我在西雅图骂他是魔崽子，他徒弟回去就告诉他，他又大发法威一定要作法叫我死。他就作上法了，一作作了三天法，不但我不死，而且他头痛得不得了，所以他就不行了。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2指名教悟

此名轻安，无慧自禁，悟则无咎，非为圣证。

此名轻安，无慧自禁：这是一种轻安的境界，他没有智慧禁止自己这种快乐。悟则无咎，非为圣证：如果你觉悟了，明白了，这也没有什麽问题，这不是证圣果的一种表现。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悟则无咎」，他若明白这种境界，也没有问题了；若不明白呢？「若作圣解」，他说他开悟了，或者得到解脱了。那完了，走火入魔了。你由这两句的意思就知道他是着魔了，这要把前前後後的文都归纳起来，就可以懂了，不要单在一句上来找死马子。

弟子：师父的意思，是不是说假如他自己知道这个境界，一时没有办法控制，心里明白，外表还是疯疯癫癫的，是不是就可以了？

上人：他要是明白，就不会发狂了。後边那一段见着人自歌自舞，或者什麽，那都不会了，都没有了；他不明白，才发狂嘛！不是心里明白，外边还可以那样。不是的，他若不着魔什麽问题也没有了。「若作圣解」，你若说是开悟了，得到什麽境界了，则有一分欢喜魔入他心腑了。所以他遇着人就那麽自歌自舞，或者说自己解脱了，这个胡说乱讲，那就失於正受，没有定力了，当从沦坠，走火入魔了。

你们这个翻译经典都要当机立断，斩钉截铁，要有像法官判案的精神。庞统「目下十行字，耳听百人音」，几百件案子，一阵子他就都判好了。他就是在做事嘛！你要知道，他那喝醉酒了，说他不看状子也不审案子，在那儿堆着堆着。我不相信状子来了他不看的，他一定是胸有成竹，拿起来看了一批，三两字很快的，早就胸有成竹了。所以那个猛张飞，很粗鲁的，他也不懂得这个，一看，「哦，这真不得了了！」把他吓坏了。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3示迷必坠

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好喜乐魔，入其心腑，见人则笑，於衢路傍自歌自舞，自谓已得无碍解脱。失於正受，当从沦坠。

若作圣解：假设你说：「噢，我这回入了欢喜地罗！我这就是欢喜地菩萨了。」则有一分好喜乐魔，入其心腑：就有一分什麽？「好喜乐魔」，这种好欢喜魔，入其心腑了。见人则笑，於衢路傍自歌自舞：见到人就哈哈大笑，於通衢大路的旁边，自己又唱歌又跳舞，好像现在的邪皮（嬉皮）一样，自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奏种种的音乐，自歌自舞。自谓已得无碍解脱：自己说自己已得无碍解脱了。失於正受，当从沦坠：这个也是失去正定正受这种正知正见了，失去正知正见这个理智，将来也会堕地狱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好喜乐魔」，这不用讲，就知道是喜乐到极点发狂了。怎麽样？他有那个「魔」字，人就知道是喜乐到极点发狂了。他是一个魔的境界，不是甚麽样正当的喜乐。有那个「魔」字，什麽都可以明白了嘛！有一种菌，人吃了也欢喜得不能停止。那种菌是一种药草，并不是有什麽魔，那种的是吃错药了，欢喜得不能停止那种欢喜。菌就是mushroom（菇类）。

翻译注解的时候，不须要说邪皮（嬉皮），就说发狂就好了，邪皮不是长久的，你用发狂谁都知道。你说邪皮，或者一个时期没有邪皮，人家就不知道了。我那麽讲是拿出来一个比喻，并不是一定就要放上邪皮。你现在人懂得邪皮，过五百年之後，或者邪皮影子都没有了。这翻译，你一定要往远里看，你现在翻译出来将来人懂不懂。你不是就今天流行这麽翻译出来，後边人没有这个名词就不懂了，说：「什麽叫邪皮啊？」无论什麽时候不能闭门造车，闭门造车到外边行不通的。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I7见胜成慢（分三）

J1发端现相　J2指名教悟　J3示迷必坠

今J1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自谓已足，忽有无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与过慢，及慢过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时俱发，心中尚轻十方如来，何况下位声闻缘觉。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这个修道的人定力又深一点了，在这个定中见色阴已消，他也明白受阴了。自谓已足：说自己已经什麽都够了，什麽都满足了，已经开悟证果了，已经成佛了。

忽有无端大我慢起：忽然有这麽一种无端大我慢起，这个我慢非常之大，我慢就生起来了。「我慢」，就是傲慢，对人人都看不起，谁，他也看不起，看一切人都不如他了。如是乃至慢与过慢：「慢」，就是骄慢；「过慢」，太过这种慢。及慢过慢：哦，这个慢可就厉害了，骄慢中的骄慢，骄傲中的骄傲，再没有比他这麽骄傲的了！或增上慢：「增上慢」，慢上再增加慢。或卑劣慢：或他自己觉得谁都比他卑劣，所以就看不起一切人，这都是种种的慢。一时俱发：这个就是骄傲、贡高我慢一时都发生出来了。

心中尚轻十方如来：他心中的这种慢，慢到什麽程度上呢？不但对人骄傲、傲慢，对佛他都骄傲，都傲慢了。所以他对十方的如来也都看不起；十方的如来，他认为都不如他了。你说这慢得多厉害！非常地厉害了！何况下位声闻缘觉：何况下位这些个声闻缘觉呢！他更看不起了，「嘿，你不过是个小乘的罗汉嘛，你有什麽了不起的！」自己认为他比谁都高了，比佛都高了，可惜他没起出一个其他的名称来。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这个「无端」，就是没有理由，他就生出来大我慢。你要问他为什麽生出这个大我慢？什麽理由都没有的，这叫无端。「我慢」，就是生出那麽一种狂来了嘛！这个我慢就是一种狂，狂妄自大。他为什麽这麽狂妄自大？没有理由的。你怎麽讲都可以的，不要用决定辞，这不是一定的，这都是那种幻想幻化的境界，你不能把他弄成一定的，这以前我讲过多少次了。

「我慢」，这是他的病，无论是慢、过慢、增上慢，这都一样是他的毛病。你要是说他自己卑劣，不是看见旁人卑劣，就不能用这个「慢」字。他这就是卑劣病，这种病就像心理变态，这很简单的。他本来卑劣，若看旁人没有卑劣，他就没有病，没有慢了。他自己卑劣，他也看旁人卑劣，甚至比他更卑劣，比他更坏，所以这就慢了，所以说他是心理变态。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2指名教悟

此名见胜无慧自救，悟则无咎，非为圣证。

此名见胜无慧自救：这个是偶尔的，在受阴里头生出这种见胜，就特别有一种见，这个人没有智慧自己救自己。悟则无咎：如果他明白这是一种错误，也就不发生作用了。所谓觉了，就不迷；你迷的时候，就不觉。你一觉啊，就好像有智慧剑，把这个迷就破了。非为圣证：这不是证圣果的一种表现。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这个人要死了，掉到水里，你去把他救上来这叫「救」。「见胜」，见是很快的。「无慧自救」，他没有智慧，就是很愚痴的。无慧自救就是自己不堪自拔，自己不能救自己，不能控制。「悟则无咎」，你若明白了，就没有问题；不明白，就有问题了。「自救」，就是他明白了。

这都是连着的，一句解释一句。五十阴魔这个文，你都不要拿它当一个什麽了不起的，这都是一种妄想，一种虚妄的境界，这都不是实实在在的，都是一个假设之辞，举出来形容词，形容这个人着的魔是什麽样子。你若明白这个了，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尽刻字窟窿的，你只要有那个意思存在就可以了，不要在这个地方用太多功。在这个地方用太多功，永远都翻译不好的，你越把它找字窟窿，那个意思离得越远；这都是像一个讲story（故事）那麽讲，每一次都讲，那重复的你把它写出来就得了嘛！这每一段文，你怎麽讲都可以，只要你讲得合理就可以了。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3示迷必坠

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礼塔庙，摧毁经像。谓檀越言：此是金铜或是土木，经是树叶或是氎华。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却崇土木，实为颠倒。其深信者，从其毁碎，埋弃地中。疑误众生入无间狱，失於正受，当从沦坠。

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假设你说这是一种好的境界，就有一种大我慢魔，这个魔是非常我慢的，到他身上来了。不礼塔庙：他见着佛也不拜，见着塔也不拜，到庙上也不叩头顶礼。摧毁经像：他把经拿出去烧了；摧毁，佛像也把它打碎了。本来你毁灭了经和像，这都犯入地狱的罪。那麽他说这都是假的。

谓檀越言：他也有他的徒弟，就告诉他的徒弟。「檀」，就是布施；「越」，就是超越。这是用布施来供养三宝的信徒，在佛教就叫做檀越。他也有他的檀越、信徒，他就对这些个信徒就说了，此是金铜或是土木：说这个佛像是金子造的，或者是铜造的，或者是土造的，或者是用木头造的。经是树叶或是氎华：这个经是树叶子写出来的，或者用一种什麽绢子写出来的，你恭敬它干什麽啊？你拜它做什麽啊？它也是一个无知无识的。

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却崇土木：我这个肉身是一个真的，你不恭敬我，却去崇拜这个土和木

头，那有什麽用啊？那偶像嘛！你拜它有什麽用啊？你拜它，莫不如拜我罗！就这麽叫人拜他。实为颠倒：你拜这个偶像，这一个木头，它有什麽知觉？你拜它？这太颠倒了。

其深信者，从其毁碎，埋弃地中：深信他的那些个信徒，也跟着他，把佛像也毁坏罗，把经也烧了，或者把它埋到地里边。疑误众生入无间狱：他这样的行为，令众生对佛法不生信仰，而生出一种疑，所以就耽误众生入无间地狱了。失於正受，当从沦坠：这个人没有正定正受，将来一定堕无间地狱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大我慢魔」，这个他是外边来的魔——大我慢魔了；前边那个是自己心里生出来这一种念。着外，也生大我慢的魔，所以这个不需说无端了，这是外边来的。这个大我慢魔是从外边来的，不是方才那个无端；他因为里边邋遢了，外边的苍蝇就来了。没有猫食碗，不着苍蝇，因为你自己里头生那种邪念，外边那个魔就招来了。

「谓檀越言」，这个檀越，也可以就说是善信，这都不是什麽大的问题，不要在这个上面吹毛求疵，咬文嚼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你讲得通就好了，怎麽讲怎麽有理，经是活的，不是死的，就是佛当时那麽说的，你就讲那个道理，怎麽讲都可以的，那是圆融无碍的，不是拘於一端的。「君子不器」，那个经也不是一定是什麽样的，你讲得有道理都可以的。我不做考古家，等研究知道东西，那都不是自己的。

这个「不自恭敬」，就是说话的这个人说一般人不来恭敬他，反而去恭敬偶像。这是指做老师的这个人，说：「你们应该恭敬我，怎麽去恭敬偶像呢？」「肉身真常」，说是这个肉身是真常的，就说自己是活佛，就像某某这一类的人。说人的身体是真常的，这也不一定是说自己。他这个自己，就说你也是真常的，我也是真常的，你为什不恭敬我，去恭敬树叶？这一句也可以讲：「你为什麽不恭敬你自己？」含意就是：不是说要人恭敬自己，而是要人恭敬他，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个含意不能明显说出来，他自己也不会说：「你们恭敬我。」他若说「恭敬我」，太露骨了嘛，只可以有这种含意在里头，叫你想一想。不能那麽露骨的，画公仔不能画出肠的，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I8慧安自足（分三）

J1发端现相　J2指名教悟　J3示迷必坠

今J1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於精明中，圆悟精理，得大随顺，其心忽生无量轻安，己言成圣，得大自在。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又者，这个修道的人在这定里边，在这个色阴已消，受阴明白的时候，於精明中，圆悟精理，得大随顺：在他这个明白之中，更加精细明白，这时候他所明白的理就都很精微了，很微细微细的道理他都明白；他也得到大的随顺。其心忽生无量轻安，己言成圣，得大自在：在他的心里头，突然间生出来无量轻安的境界，说自己已经成佛了，得到最大的这种快乐自在。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己言成圣」，那是自己的「己」，不是已经的「已」，是他自己说他成圣了。你不懂那个文法，当它是「已」就错了。他自己以为成圣了，就对人说他是活佛之类的了。那个「已」是旁人也承认了，他这个旁人不承认的。你用「已」言成圣那谈不到的，这个不通的，是「己」言——他自己说自己成圣了，得大自在了。

你这个地方是要分得很清楚的，不能跟着不对的翻译。如果是已经，就不能说「已」言了。「已」言那个意思就完全不同了，那言字是「己」言，他自己说的，旁人没有承认的，是自己不要脸，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告诉你，真有智慧的人不会赞叹自己的，他这个都是一种魔了嘛！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2指名教悟

此名因慧获诸轻清，悟则无咎，非为圣证。

此名因慧获诸轻清：这个名字就因为开了一点智慧，得到一种轻安而清净的境界而已，并不算什麽不得了的境界。悟则无咎：你要是明了了，就没有过错，没有问题了。非为圣证：你不要以为这样的境界，就是证了圣人实证的果位，不是的。

J3示迷必坠

若作圣解，则有一分好轻清魔，入其心腑，自谓满足，更不求进。此等多作无闻比丘，疑误众生堕阿鼻狱。失於正受，当从沦坠。

若作圣解：假设你有这种轻安的境界，你就以为自己是证圣果了，做这样的想法，则有一分好轻清魔，入其心腑：就有一种「好轻清魔」，这种魔也有这种轻安的境界，也很清高的；就到他身上来了。自谓满足，更不求进：自己说他现在什麽都满足了，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了。他也不需要成佛，已经成佛了嘛；他也不用度众生，众生已经度了，他把众生都度完了！所应该成的这佛，他也成了；所应该度的众生，他也度了。所以，他更不求向前进步了。

此等多作无闻比丘：这一等的修行人，多做「无闻比丘」，像前边所讲的那个没有智慧的无闻比丘，他以四禅就做为四果了。疑误众生堕阿鼻狱：这一种的人令众生不知道正路，把众生都误了，都不认识佛法了。这种的人将来要堕阿鼻地狱的，要堕无间地狱的，为什麽？失於正受：他这个正定正受都失去了，所以当从沦坠：就应该堕落无间地狱去。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自谓满足」，他说他自己已经够了；好像你叫他修行，他说 I don't need（我不需要）；你叫他看看经，I don't need，那个都是我这已经过去了。就是那种骄傲，恃才傲物的那种态度，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实际自己什麽也没有。真有智慧的人，怎麽样也不会这样的，自认自己是活佛。你这个活佛是你自己的活佛，为什麽要告诉人家：「我是活佛。」你告诉人家，创这个招牌是什麽用意？佛在生的时候，并没有说：「我是活佛。」他就说我是佛，还加上一个活佛，又说是真佛。有真就有假，你若没有假，怎麽你要叫真佛呢？这个里头真是矛盾得不得了，自相矛盾，自语相违。所以在这儿就要有真知灼见，不愚痴，当机立断。

我告诉你们，你们翻译经典的时候，都应该生法喜充满的心，不要生像个斗争的心。用法喜充满，用智慧，不要犹豫，不要用愚痴，在那儿好像作战打架似的。这不是那样，要有法喜充满这种精神，「哦，我能参加这个翻译的法会，这个真是万劫难逢一件幸运的事情！」要有这样难遭难遇的思想，心里不知有多欢喜了。不能在那儿斗争，我和你辩论，你和我辩论。这不是辩论的，这有什麽好辩论的？你看那一个对，就把你理由说出来，大家来研究，很简单的。不需要争得眼红脖子粗的，这是为法，不是为气呀！你们现在不懂得这个「虚明」，我告诉你们，就是你不会翻译这个，这就叫「虚明」了，你不明白，这很好的譬喻嘛！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I9着空毁戒（分三）

J1发端现相　J2指名教悟　J3示迷必坠

今J1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於明悟中，得虚明性。其中忽然归向永灭，拨无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现前，乃至心生长断灭解。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在这个修行的定里边，这一种的善男子，在这个色阴已消，受阴明白的时候，於明悟中：在他这个时候，本来似明白，又没有真明白，在这个明悟之中，得虚明性：他得这种虚妄的明性，而不是实在的。

其中忽然归向永灭：在这个虚妄的明性里边，就忽然生出变化来了，变化什麽呢？「归向永灭」。他说人死了，是永远都没有的了，永远都是灭的了。拨无因果：所以讲因讲果这是不对的，没有因果的，人死就没有了，就灭了，这哪有因果呢？所以就拨无因果。

一向入空：他就什麽都是空的了，造罪也是空的，作福也是空的，一切都是空的了。空心现前：他在这个时候，越想他自己这个见解越对，「啊，是空的了，没有了，什麽都没有了，死了就完了！啊，这一切皆空！」乃至心生长断灭解：在这个时候，他心里就生出一种「长断灭解」，人死了就断灭了，没有了。

J2指名教悟

（宜加：此名定心沉没，失於照应，）悟则无咎，非为圣证。

这一段经文说「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这儿大约遗漏了两句，一定是当初抄写的时候遗漏了，那麽这儿可以加上「此名定心沉没，失於照应」：这个定心没有了，没有定心，所以他自己生出这种空想来，失去照应了。悟则无咎：如果明白了，就没有过错，非为圣证：这可不是证到圣果的一种境界。

J3示迷必坠

若作圣解，则有空魔，入其心腑，乃谤持戒名为小乘，菩萨悟空有何持犯？其人常於信心檀越饮酒噉肉，广行淫秽。因魔力故，摄其前人不生疑谤。鬼心久入，或食屎尿与酒肉等，一种俱空。破佛律仪，误入人罪。失於正受，当从沦坠。

若作圣解，则有空魔，入其心腑：假设你作为证圣果这样的见解，这个时候就有一种空魔来了，入到你的身上来。附到你的身上，他就说什麽啊？乃谤持戒名为小乘：说你不要受戒，这个受戒呀，那是小乘法嘛！大乘菩萨没有这麽多麻烦的拘束，不要管那个！所谓「大象不游於兔径」，你看大象，牠不走兔子走的道路；「大悟不拘小节」，你开大悟了，什麽都没关系，这一切都空的嘛！「酒肉穿肠过」，酒肉在肠子里边过去了，「佛在心头坐」，那个佛——一切唯心，你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嘛！他这麽样讲。所以叫你不要持戒，说：「你这受戒？这小乘人才受，大乘人不要这个。」

其实大乘人的戒更清楚，大乘人更不应该犯戒的。他就欺骗这些个无知识的人，根本那些个人也没学过佛法，也不懂佛所讲的是什麽道理；所以他说什麽，这些人就唯命是从，就以为他说的对了，为什麽以为他说对了？因为没听过佛法，也不懂什麽叫佛法。菩萨悟空有何持犯：他说大乘菩萨悟一切法空，哪里又有一个持戒？又有一个犯戒的？没有的。也没有持，也没有犯的，他就这麽说。

其人常於信心檀越饮酒噉肉：有这个魔入他心窍的人，常在信仰他的这一些个护法家里边，又是喝酒，又是吃肉。广行淫秽：最要紧的就是这一句——广行淫秽。佛教本来要没有淫欲心，他这个淫欲心哪，大得不得了！专门行淫欲，行这个不乾净的事情。那麽，他这样子怎麽还会有人相信他呢？因为他有一种魔力。因魔力故，摄其前人不生疑谤：令信仰他的这一些个人，对他都不生怀疑，对他都信仰得不得了。

鬼心久入，或食屎尿与酒肉等，一种俱空：因为他这个鬼心久在身上，有个鬼在他身上，所以屎，他也不认为是不洁净的东西；尿，他也随便可以用的，可以喝的。吃屎喝尿，他说这是不垢不净。不垢不净嘛！那《心经》上都这麽讲嘛！所以他误解经义，这就是魔的行为，他也不管是乾净不乾净，都不管的。你看，这个吃肉喝酒，他也说是空的；吃屎喝尿，他也说是空的。「一种俱空」，一种就是种种，他说，这所有一切种种都是空的。破佛律仪，误入人罪：他不守佛的戒律，不守戒，所以他引人造罪，引诱误人，令人都造罪了。失於正受，当从沦坠：他没有这种正定正受，这种人也应该堕地狱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鬼心久入，或食屎尿与酒肉等，一种俱空」，他也不垢不净了，邋遢的他也不怕了，乾净的他也一样吃。好像以前我说那个某某，人家供养他狗粪他也能吃，像空魔入窍了。那也不是究竟的，况且他还不到这个程度，这两个意思都可以讲的。

但是经文「屎尿与酒肉等」，这个「与」字，就是或者他不同时吃，或者他同时吃。这麽他也都表现得不垢不净，空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不是一定怎麽样的，你怎麽讲，怎麽都可以通，这个不是金科玉律，这都是举出一个例子来说，这就形容他这种邪见。为什麽他能这样？就有空魔来帮着他，并不是他自己证到什麽境界上了；他都是藉着外缘、外力而有这种能力。一般人看见他有这种能力了，以为这就了不起了，以为这真证果了，好像韩国那个叫什麽开悟的，他什麽都可以的，乱七八糟的，说这是不垢不净。其实这就是一种魔，他不认识，就说开悟了。那麽某某名教授就写文章来赞叹这个人，就因为他赞叹这个人，所以我以後永远不准他进我的门。

你可以想像得到这个发魔气的人，魔里魔气的，又像假的，又像真的。譬如他摆上酒啊、肉啊、屎啊、尿啊，都摆在不同的地方，他到这儿喝一口酒又吃一口肉，到那儿又喝一口尿，吃一口屎，就那个魔里魔气的样子嘛！为什麽他这样子呢？这一切都空了嘛！没有一个垢和净了，没有了，他都不执着了嘛！这表示他是得大解脱了。但是这都不是他的力量，就是那个魔有这种力量来控制他，叫他这样的，他自己也做不得主了，可以吃什麽东西都好像一样了，就这个意思嘛！没有什麽大的意思在里头，又有屎、又有尿、又有酒、又有肉，就是这麽回事，他没有分别心，证果了嘛！

这都是骗人的把戏，一般人也不认识他是着魔了，有空魔在心里头，他表现他是empty（空）。其实佛怎麽会说他这是着魔了呢？因为他违背人情，违背道理，你就是证果了，也不能故意显这种不经之谈，不合乎理的行为。你就是能这个样子，也不需要表露出来；你表露出来，就是在那儿想标异现奇呢！这尽是一种邪命了，所以他是魔了，他不正常，疯狂了，违背人情，违背道理，背道离经了。哪个修行人，他就能这个样子，他也不会表露给你看。这个不是好像到处变戏法似的给人看，「你看我能怎麽样子！」不是这样的，凡是他说他证果了，这就是已经着魔了，或者表现他有什麽神通，这也是着魔了，根本你表现这个干什麽？这是背道离经嘛！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I10着有恣淫（分三）

J1发端现相　J2指名教悟　J3示迷必坠

今J1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味其虚明，深入心骨，其心忽有无限爱生，爱极发狂，便为贪欲。

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阴消，受阴明白：又者，在修行人修到受阴这个定的时候，他色阴没有了，对受阴也非常清楚。味其虚明：前边他已经得到虚明的境界，他现在就深入心骨，其心忽有无限爱生：对虚明这种境界，深入他的心骨了，在他的心里头，忽然间就发生了一种变化。什麽变化呢？噢，生了无量无边这个爱！就好像某某人说，他爱所有的一切人。讲到这个地方，就知道他说这种话，就有这种性质了。爱极发狂：他生出这种爱欲的心，到极点了，他就发起狂来了，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就好像我讲过的那个刘金童，见着男人，她就抱到怀里，又哭，又什麽动作都有了，这就是这种魔。你说，差不离的男人，怎麽见得了这一种的动作啊！所以就迷了。她叫他拿多少钱，买个什麽宝贝，他说可以可以的。你拿多少钱，再买个什麽东西，这个男人也就答应她。为什麽呢？就因为她行淫欲，这种魔力把人都迷住了。所以这是爱极发狂，便为贪欲：贪欲也就是淫欲，由这个贪心而生淫欲。

J2指名教悟

此名定境安顺入心，无慧自持，误入诸欲。悟则无咎，非为圣证。

此名定境安顺入心：这个名字就叫定的境界安顺入心。「安」，轻安；「顺」，随顺。随顺到他心里头去了。无慧自持，误入诸欲：他没有智慧控制自己这种的情感、这种的淫欲心，所以

就有这一种错误，到这一切的爱欲里边去了。

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这个境界是暂时偶尔有的，如果你明白了，「哦，这是一种魔境，这不是证圣果的。」你若明白这不是证圣果，那就没有关系了；就怕你在这个境界上，不认识这个境界，入了迷魂阵，就出不去了。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安顺入心」，这个「顺」不是单单顺，是个「安顺」。那个定境安顺入心，那个定境觉得很自在的，也很好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境界，认不清楚这个境界了，他觉得很不错的。这多数人都犯这个毛病，你看那个「爱极发狂」了嘛！所以某某名教授就赞叹朝鲜那个人和猫狗鸡都行淫欲，也不选择；无论畜生、人都乱行淫欲，这就是爱极发狂了嘛！

「安顺」，他觉得这个很自在、很好的；包括某某之类的，都是这一样的，他们说：「哦，听其自然发展嘛！愿意怎麽样就怎麽样嘛！」就这个嘛，凡是恣行淫欲的，都是有这个毛病了，发狂了嘛！他就不守规矩，什麽都不管了，就「忽有无限爱生」，不守规矩了，爱就生出来了，什麽都爱，猫也爱、狗也爱、鸡也爱、鸭也爱；什麽他都要行淫欲，就是这个爱极发狂，发狂了嘛！没有人性了。「安顺」，他觉得不错的，「你看多好！这是天然的，这是天起的！」就是这个。「入心」，跑到他心里去了，这是一种爱魔嘛！凡是不守规矩的，都是被这个迷了。看到什麽都行淫欲，不管什麽那时候统统都是他的对象。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3示迷必坠

若作圣解，则有欲魔，入其心腑，一向说欲为菩提道，化诸白衣平等行欲。其行淫者，名持法子。神鬼力故，於末世中，摄其凡愚其数至百，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五六百，多满千万。魔心生厌，离其身体，威德既无，陷於王难。疑误众生入无间狱，失於正受，当从沦坠。

若作圣解：你若作证圣果的见解，则有欲魔，入其心腑：这时候因为你错了知见，就有一种淫欲的魔，入你这个身上来了。一向说欲为菩提道：对着人专门讲欲。好像现在美国，我听说有这麽一个宗教是多妻主义，说太太越多越好，这就等於这一种魔一样的，专门投人所好。一般人好喜这个，他就讲这个欲，说多几个太太不要紧的，没有关系；你太太越多，那就是菩提道嘛！

化诸白衣平等行欲：「白衣」，就是在家的居士。他就用这种的方法，化一切的在家人平等行欲，这也就是平等行淫。他说也不分彼此，大家都一起，遇到一起就行淫欲；也不管是人家的太太，是自己的太太，是谁的太太，这就随随便便了。现在美国又有什麽换妻的主义，大家互相交换太太，这都是近於这种魔的行为。

其行淫者，名持法子：和他有淫欲行为的这个人，就叫持法子，说这就是接他的法了。这「持法」也就是传法的，传法的子就是他的法子。神鬼力故：因为这是魔鬼和邪神、邪鬼的力量，所以於末世中：在这个末法的时候，摄其凡愚其数至百：「摄」也就是迷──迷这一切的凡夫。他摄迷无知无识的这些人，数目到百，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五六百，多满千万：或者两百，或者五、六百，或者有一千、一万那麽多。

魔心生厌：时间久了，这个魔王的心也就生厌了。生厌了怎麽样啊？离其身体：就离开他的身体了。离开之後，你说怎麽样啊？他也就没有神通了。威德既无：这个「威德」，也就是他这个神通。魔王有神通，现在魔走了，这个人的神通也就没有了。神通没有了，你说怎麽样啊？陷於王难：这时候就犯国家的法律了。他以前有神通的时候，这个魔能避免国家的法律，令国家不知道。那麽现在魔走了，这个凡夫还照这麽样做；这一做，就犯法了。人知道他是旁门左道，妖言惑众，所以就犯法了，抓去就杀头了。

疑误众生入无间狱：他令众生找不着真正的道路，一定下无间地狱的。他为什麽下无间地狱？就因为失於正受，当从沦坠：他失去正定正受，一定要堕落的。

H3结害嘱护（分三）

I1示因交互　I2迷则成害　I3嘱令保护

今I1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受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受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阿难！像这样十种的禅那，这个静虑所现的境界，皆是在受阴里边，因为修行用功，互相生出这种种的变化，所以就有这种的事情发生。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用心交互」，「用心」也就是用功，用功用得不对，用得太过了。「交互」，这不是什麽境界，交互就是在那儿善恶斗争，用功那个正念和邪念在那儿互相斗着，不认识什麽是正念，什麽是邪念了。这没有什麽境界，所以经文说「心」，并没有说有什麽外边的境界。他有这种种的魔障发生，就因为他有贪心，有一个好胜的争心。他有所贪求，也是自私、也是自利，所以就养成一种打妄语的这种魔了。「用心交互」，这就属於受阴的境界，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受阴在那儿交互。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I2迷则成害
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

众生顽迷：众生顽固、迷昧、愚迷，不自忖量：他自己也不想一想，自己不度量度量，也不自量力，不想自己有没有这个程度；他就是糊涂了，就是发狂。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他遇着这种的因缘，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说他已经证果，成圣人了。大妄语成，堕无间狱：这「未得谓得，未证言证」，没有得到这个道，他说他得到道了；没有证圣果，他说证圣果了。这是打大妄语，一定堕无间地狱的。
I3嘱令保护

汝等亦当将如来语，於我灭後传示末法，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汝等亦当将如来语，於我灭後传示末法：阿难哪！你们也应当将佛所说的话，在我灭度之後传示到末法的时候。遍令众生开悟斯义：令所有一切的众生，都听着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觉悟这个道理。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你不要令天魔得便了，不要令他们有机会来魔这些个人。保持覆护，成无上道：你要保持覆护这一切的众生，令他们都成就无上的道业。
G3想阴魔相（分四）
H1具示始终　H2中间十境　H3示劝末世　H4结害嘱护　H1分二
Ⅰ1始修未破区宇　Ⅰ2终破显露妄源　Ⅰ1分二
J1蹑前受阴尽相　J2状示想阴区宇
今J1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受阴尽者，虽未漏尽，心离其形，如鸟出笼，已能成就，从是凡身上历菩萨六十圣位，得意生身，随往无碍。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受阴尽者：阿难！彼善男子修这个定力受阴已经尽了。虽未漏尽，心离其形：虽然没得漏尽通，可是他已经有了神通，他的真心可以离开身体，就好像什麽呢？如鸟出笼：我们人在受阴没有尽以前，都不能出去这个身体，这就好像雀鸟圈在笼子里一样的。现在这个修三摩地的人，如鸟出笼，也就能成就他的神通了。

已能成就，从是凡身上历菩萨六十圣位，得意生身：他已经能成就，从这个凡夫的身上就可以成了菩萨，得到菩萨这六十种的圣位。这个叫什麽呢？叫意生身。这个意生身，要作意才可以有这种的神通。

随往无碍：想要到什麽地方去，就可以到什麽地方去。这六十圣位是什麽呢？就是本经前边所讲的五十五个菩萨的位置，还再加上三渐次这三个位置，再加上乾慧地一个位置，再加上妙觉，这是六十个圣位。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上历菩萨六十圣位」，他这也没有成菩萨，也没有一定正式开悟，都是一个虚妄的境界。他以为他那样子，并不是那样子，不是真的，他还在五阴里头转呢！这「上历菩萨六十圣位」都是他自己的幻想，并不是真证得了，这个都是在那儿打妄想。他神通是有了，可是他没有真正证得这个果位。修行，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有真正智慧，要有择法眼，否则很容易认贼作子，以为自己了不起了。

「得意生身，随往无碍」，这个「意生身」，是他用功在那儿观想他这个身体外另有一个身；那个身不是像这个身体，它也是这个形象，但是是有影无形的，一般人看不见的。这是那个神识，魂魄，成佛也是这个，做鬼也是这个，转畜生也是这个。若属阳，正的，就是成菩萨、成佛；邪的，就堕饿鬼、地狱。那个「意」，就是他作观有这麽一种境界出现，他在作意观想有个小人儿出来了，出玄入牝，就叫意生身；也就像鸡菢窝似的，牠那也是作意观想，观想出小鸡子来了。不过他这个意生身是无形的，一般人看不见的，要开五眼的人才能看得见。不过这地方，你不能讲开五眼看见意生身。有很多用功的人，觉得自己身体出去了，到了虚空中飘飘渺渺，这都叫意生身。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有位老修行，他这麽想他自己变成千百万亿化身，同时有很多家庭请他，供养他斋，他都去应供，每一个家庭都看见他了，这都叫意生身。不过这都是一时的，就像耍戏法似的，一时可以的，不是长久的。
弟子：某某明星在台湾到处讲佛法很红的。

上人：那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什麽地方也不会红的，他连绿也不绿，红也不红，只是白的。不要提她这一套了，这个简直是胡说八道！所以我们这里不也有二个人，公然就在日记上写他是菩萨，这一样的。菩萨不会自己称「我是菩萨」，佛也不会自己说「我是活佛，他是死佛！」没有这个，取这个名字，完全是个大骗子，他知道你是个佛迷，所以他就用佛来迷你。
弟子：某地区，他们一天到晚说自己是活佛转世。

上人：因为他们认为活佛的名词很响亮的，所以是佛、不是佛，他们也要做个活佛。根本这活佛有几个儿子，有几个太太在那个地方，那叫什麽活佛？想叫人家相信他，他又迷人又迷佛嘛！人迷佛，他就迷人。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2状示想阴区宇

譬如有人熟寐寤言，是人虽则无别所知，其言已成音韵伦次，令不寐者咸悟其语，此则名为想阴区宇。

譬如有人熟寐寤言：这想阴的范围，它这一种领域，这有一个比方，譬如什麽呢？譬如有这麽一个人说梦话，在他睡着了，就讲他所想要说的话。是人虽则无别所知，其言已成音韵伦次：他说梦话，他自己是不知道的，可是他所说的这个梦话，已经成了一种语言了。他的声音和韵调排列得也很有次序的，说什麽话也是很有次第的，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令不寐者咸悟其语：使令这一些没有睡着的人都明白他说的是什麽。

譬如他说：「我今天想要有豆腐吃，我到豆腐店里去买了十块豆腐，回来我就把它炒一炒，然後就吃了。」他这麽一讲，他自己不知道他说这个话，那个醒的旁人都知道：「喔，他今天吃过豆腐！」就都知道他是怎麽一回事了，这叫「咸悟其语」。为什麽他说这个话呢？就因为他吃东西还没有忘，就想着想着，睡着了做梦的时候，都说出来了。此则名为想阴区宇：这个想阴区宇就好像这个样子。但并不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要误会这个想阴就是说梦话，那又错了！这是个比方。

I2终破显露妄源

若动念尽，浮想消除，於觉明心，如去尘垢，一伦生死，首尾圆照，名想阴尽。是人则能超烦恼浊，观其所由，融通妄想以为其本。

若动念尽，浮想消除：这个动念，是动哪一个念呢？这是六识里边微细的念头。第六识微细微细的那个相，叫动念。这个微细念头尽了，那种动念没有了，所以这个浮想也就消除了。於觉明心，如去尘垢：这个觉明心，就是第八识那个心；第八识的心，就好像去尘垢一样。

一伦生死，首尾圆照：众生不有十二类吗？十二种的众生，由卵生轮到非无想的众生那儿，这十二类轮一周，叫「一伦」。「一伦生死，首尾圆照」，就是哪一类众生的前因後果，他都知道了。名想阴尽：这时候这个人就得到宿命通，所以他知道这一切众生前因後果的事情，他都照了无遗，这时叫做想阴尽了。

是人则能超烦恼浊：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就超越烦恼浊，观其所由，融通妄想以为其本：观看它（想阴）所行所作的这个原由，这是融通妄想以做为它的一个根本。

H2中间十境（分十）

I1贪求善巧　I2贪求经历　I3贪求契合　I4贪求辨析　I5贪求冥感
I6贪求静谧　I7贪求宿命　I8贪求神力　I9贪求深空　I10贪求永岁　I1分七
J1定发爱求　J2魔遣邪附　J3客邪投扰
J4主人惑乱　J5按其言状　J6出名示害　J7教悟戒迷
今J1

阿难！彼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圆明，锐其精思，贪求善巧。

阿难！彼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阿难！这位修定的善男子，受阴虚妙，邪虑不能侵犯。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圆明：在圆满的这种定的境界发明，在这个定力里头，心里又生出一种爱心，爱这个圆明的境界。锐其精思，贪求善巧：「精思」，就是这个圆明。他向前追究精思，贪求善巧方便这种的方法，想用善巧方便来教化众生，所以他生出这一种贪心。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受阴虚妙，不遭邪虑」，这个地方是受阴过去了，在想阴里，它本来是很微细的、很妙的，这种妙是如果你没有毛病，就不会遭到这个邪虑。「邪虑」，这个虑就是有一种忧愁恐惧感。什麽忧愁恐惧感呢？他就是杞人忧天；好像有个杞人，他说这个天不知什麽时候塌下来，这就是邪虑了。那麽「受阴虚妙」，就是他没有这个境界了，不遭这种境界，就是他自己没有了。可是虽然自己没有了，但他防备的力量不够，所以外边的麻烦又来了。

为什麽外边的麻烦来？就因为他里面有所爱、有所贪、有所求，还是有一种自私心，也有自利的心在里头藏着，所以外面就有这种的境界来了。他自己没有这种的念了，可是等到外边的麻烦来了，他又被境界转了。所以这个「邪虑」，不单单是念，也就是你这忧愁恐惧感。好像我们人，这个也怕，那个也怕，这就是邪虑了。被人压迫得也怕，不敢公开，这就是怕，这就是邪虑，受不了这个压力。

现在研究这五十种阴魔，我们恐怕五百种阴魔都会来的，所以各位把你们门开开，欢迎魔来捣乱。那麽虽然说是魔，他是帮助修道的，不过是在反面上来帮助，就看你到底志愿坚不坚固。你若真坚固，千魔不改，万魔不退，什麽也不怕的，因为你无所求嘛！你在修行无所求，「到无求处便无忧」，你无所求，什麽也不怕，怕什麽？有的人怕鬼，为什麽？觉得鬼很丑陋、很难看的，因为人人都知道鬼是人死了变成鬼，所以他就怕。可是没有人怕神，金甲神人也是很厉害的，可是人都不怕。孔子曾说：「敬鬼神而远之。」这是说你应该对他们恭敬，但不要接近他们，所以不要怕鬼，也不要怕神。

魔是我们修道人的一种考试，也是来试验试验，所以各位不要有一种恐惧心。你若有恐惧心，

你就不想叫这魔来，他也会来了；你若没有恐惧心，他要来也来不了了——这是最要紧的秘诀，就是不怕。你若不怕，无所恐惧，这就是个正。正，什麽都可以降伏的，邪不胜正；所以魔所怕的就是「正大光明」这四个字，你若能正大光明，魔也就循规蹈矩，也就向你叩头顶礼了。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一日补述

上人：「贪求善巧」这个「善巧」，并不是方便，方便是很随便的。这个善巧，是他用的方法你听不出来什麽毛病，很巧妙活泼的，用得也很好的，是你不能听得出来他是方便。

弟子：他是不是追求教化人的善巧？

上人：不是单单teaching（教化），他这是一切一切都有善巧的这种智慧。若说的好像方便法，一般人听上来，就知道他讲的是方便法。这个善巧呢，旁人突然间看不出来的，他说得也很合理的，很巧妙的，说得好像天衣无缝，也找不出来什麽毛病，所以这叫「善巧」。

——上人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一日补述至此

J2魔遣邪附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在这个时候，六欲天的天魔一看这个人的定力已经将要成功了，所以就想方法等着他，找他毛病，候着他有这个便。这「便」，就是他有漏洞的时候。什麽叫漏洞呢？就是他在修道时，定力不坚固，偶尔或者就生出一种其他的什麽妄念。一生出妄念，就有漏洞，这个定力就不坚固了，所以天魔就候得其便。

飞精附人：什麽叫飞精附人呢？「飞」，就是飞檄。飞檄的意思就是天魔命令他的眷属，说：「你到那个地方去，去把这个人的定力给破坏了！」在色阴和受阴没尽的时候，这个邪魔可以入到这个人的身上，来迷惑这个人。在受阴和色阴都尽了，到这想阴的时候，这个魔就不能入修道人的体里边来了，他就要另外找一个人，附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来给你说法。口说经法：他口里也说这个经典，说这个法，可是他这种法都是一种邪法，所以要认识他。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补述

「飞精附人，口说经法」，这可以是两个讲法：可以说魔是附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来给这个人说法；也可以说是魔附到修定人的身上。这两个意思都可以存在的，不是单单一个意思。

在想阴时，这个飞精不能附到这修道人身上，不能把他的心给迷住。好像现在某人在那儿修行修行，但是他又打太极拳，又大喊大叫的，可是他心里明白，知道这是不对的，这就是这个邪没能把他的心给迷住。要是不修行的人呢？或者他一迷，就连心也不懂了，什麽也不明白，不知道邪这个东西来了，自己做了什麽事情。

一般不修行人，这个邪一来，他就讲；讲完，邪过去了，你问他方才讲什麽来了，他说：「我不知道呢！」这就是迷住了，把那个心——性灵都给迷住了。那个没有迷住的，就是他心里还明白。所以是附带的这种种的意思都要懂得，不是单单一个的；如果单单说是邪附到旁人身上，这也是不圆满的。这都有可能的，都是不一定的，你把它想得可以往左走，也可以往右走，可以往前走，也可以往後退的，这都不是决定辞。

这五十种阴魔是他里边有那个阴气，才着外边那个天魔；他还有一个贪求善巧的那个贪念，就招来天魔。所以经上说「飞精附人」，他是从外边飞来的，不是从里边生出来的。

弟子：在想阴里，他是没有知觉，自己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上人：分别得出来啊！就那个飞精附人附到他身上，演说经法。他也认为他自己是开悟了，这是一种好像现在美国这一些个说是有什麽神附他的身了，讲什麽灾难，说什麽的，都是这一类的。

——上人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补述至此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补述

这不要太执着，这个经文怎麽说，这都是说一个样子给人听，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你要知道这里边不只是五十种，五百种、五千种、五万种都有的，说不完那麽多的，这都是一个总括。总括，你们也不要拿它当怎麽样高深奥妙那麽想，就把它当很平常的人在说话那样，不是尽钻牛角尖。

我讲经都叫浅释，我不深释。我讲经只要人能听得懂，我的意思和人的意思大家互相都懂了，不要往太深了想；往深了想，谁也讲不完。不要钻窟窿，这一定是怎麽回事。尤其这是翻译的，不一定都是一字不可去，一字不可添的，它和梵文都有出入的，所以你把总的意思得到了，就都没有问题了。这不要细追究它，不要在文字上用功夫。

弟子：到了想阴，天魔就不能直接扰乱他的心性，而要附到他人的身上来扰乱这修定人的定力。

上人：这就是好像你这修道的人，常常遇到那鬼上身的人，就来或者和你讲法啊，或者和你较量高低啊！

你们知不知道万佛城有一个人，他是普吉利（柏克莱）大学的一个学生，很多条蛇跟着他。你们没有看见，果真在金山寺看见他那个蛇和我斗法。噢，那个威风不得了的！他在这儿，那帮蛇就来这个地方和我斗、斗，大约有十多年了。他到了万佛城，病就逐渐好；回到普吉利去读书，病就发作。他自己知道身上有很多条蛇，这些蛇是被他杀的，都来和他要命的。我现在就是用善法来和牠们讲和，给他们调和
…听，我也这麽讲；不听，我也这麽讲，慢慢来。这十多年了，他这些蛇跑了很多，现在还有几条在身上，以前是一大帮。这就是这一类的嘛！
弟子：如果住到万佛城来，那些东西就不敢来找。

上人：不是不敢啊！一样来的。你看牠和我斗法，那个神气很厉害的，先跪着，跪跪就站起来，瞪着眼睛和我来比画。喘大气，呼叱呼叱的，噢，那比猫叫还厉害，比猫呼吸气还厉害！
弟子：那师父怎样？骂他一顿？

上人：我也不骂，我像没有那麽回事似的。他们看着我没有那麽回事，其实我就是把牠度了嘛！牠对我敌对，我对牠不敌对。不像以前我用降伏法，现在不用这个，我现在用息灾法。

弟子：受阴尽的时候，邪魔不能附到修行人身上，要附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可是也有一种讲法，说他可以直接附到修行人身上？

上人：这千变万化的，他或者附到一只猫身上都有的。这个就看你认不认识他，他附到其他动物身上也不一定的。
弟子：修行人本人身上呢？
上人：他进不去了。
弟子：可是以前上人讲五十阴魔时，说他也可以附到修行人本人身上？

上人：No（不），我方才没有说吗？这个都不是一定的，这只是举出一个例子，不是仅仅这样子，这千变万化，他一个可以分成很多的。
弟子：可是，刚才上人又说，他进不到那个修行人本身？
上人：那个修行人真若修行，他到不了的，那因为有护法保护着。
弟子：如果那修行人打起妄想来，那就？
上人：那就来啦！

弟子：就好像我们住在万佛圣城，守师父的规矩，他们就来不了；如果我们不守规矩，他们就来了。

上人：外面有很多人来到这儿，身上已经带着很多邪魔外道、妖魔鬼怪，那护法菩萨也不挡着他，说你不要进来。我们这是慈悲嘛！所以我们这儿不是那麽戒备森严的，我也不防备。
弟子：所以如果这个人真修行的时候，就进不来；如果不修行，又开始打妄想，就来了。
上人：嗯，这就是以邪引邪嘛！
弟子：不是说进不了，就永远进不了。好像悟达国师，他起了一念贡高心？
上人：嗯，就是这个。这说得很清楚嘛！
弟子：本来十世都进不了，结果一念差了，就进来了？
上人：就来找他来了，要命来了嘛！

弟子：所以你说进得了，还是进不了，这没有一定的。真修行，就进不了；不修行，就进得了。

上人：嗯，这没有一定的。但有言说，都无实义，你把这个道理懂了，不要太追究它。这里边都是有千变万化的，我方才没说吗！这五十种，五百种、五千种、五万种都可以变化出来的。不要在这例子上用功夫，这是举一隅，你要知道其他的、变化的。总而言之，但有言说，都无实义。所以你可以说一切经都是假的，但是要在这个假的里边找真理。哪部经说得有道理，都可以信的；它没有道理、不正确的，都不要信的。
──上人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补述至此
J3客邪投扰

其人不觉是其魔着，自言谓得无上涅盘，来彼求巧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其形斯须或作比丘，令彼人见，或为帝释，或为妇女，或比丘尼。或寝暗室，身有光明。

其人不觉是其魔着：你看这个魔的境界多厉害啊！这个被魔附身的人自己也不觉得，也不知道有魔在帮助他，附到他身上了。自言谓得无上涅盘：他自己怎麽样说呢？他说自己已经得到涅盘这种的道理、这种的妙果了。来彼求巧善男子处，敷座说法：他来到想要求善巧的这个修道人的地方，就设备好了一个座位，来给这个求善巧的男子说法。

其形斯须或作比丘，令彼人见：「斯须」，就是很短的时间。他这个身形在很短的时间或者现一个比丘的相，令这个求善巧的人看见。或为帝释，或为妇女，或比丘尼：或者变一个天帝释的身，或者变成妇女身，或比丘尼的形相。那麽这个求善巧的人，一看他这麽样变化，「喔，这大约是观世音菩萨来了！」殊不知，这原来还是个魔。所以，你见到什麽境界，不要跟着这个境界跑。

或寝暗室，身有光明：或者睡到一个黑的房子里边，他的身就现出光明。这你若不明白佛法的人，一看，就：「哦，这个人身上放光啊！这一定不是佛就是菩萨了！哦，或者是阿罗汉了！」殊不知这是魔王来现的神通。魔王附身的这个人，来故意诱惑你这修道人，令你生出来一种邪知邪见。

所以一般人虽不真正明白佛法，可是无论见到什麽，也不要随着它转，不要跟着它跑去，不要被这个境界转。要怎麽样子呢？要见有若无；见到境界就和没有见到境界一个样，也不要生欢喜心，也不要生讨厌的心。你见到魔，若生欢喜心，你这也是随着魔境界转了；你若生一种讨厌的心，你这也是随魔境界转了。怎麽样呢？就是保持你的中道，也不欢喜也不讨厌，见如不见，闻如不闻，也不要说：「喔，这是好的境界，我想再看一看！」不要有这个心，你如果有这种念头，这就是错了。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魔很聪明的，他看这人有什麽贪心，魔就用什麽方法来诱惑你。所以我们修行人也不用念什麽咒，也不必用什麽法，就老老实实的，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埋头苦干，好好修行，什麽魔也没有办法你。你一有了贪心，一有了侥幸心，想要占便宜，找捷径，就容易着魔的。因为魔的智慧很高，他看你这个修行人到什麽程度了，用什麽方法来可以引诱你，他就用什麽方法。至於他选什麽人，这个对象不是什麽问题，这个人只是给他做一个假招牌在那里，他就利用这个人，用种种的法来诱惑你。我们修道的人，如果没有自私自利的心，什麽魔也不怕的。

「其人不觉是其魔着，自言谓得无上涅盘，来彼求巧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其人的「人」，也可以说就是这个修道的人，不是另外有一个人。他自己因为被魔着了，以为自己真是开了悟，真是证果了，「啊，现在有这麽大本领了！」所以自己不能觉察到。「来彼」，这个「来」是外边来的，外边来了善男子或者善女人，外边来的人干什麽呢？到这儿来求法。因为他有神通了，所以这些人从旁边来，从外边来，所以叫「彼」。彼，就是他在那儿说法，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就到那个地方去了，他就敷座给他们说法，来教化这些来向他求法的人。

我们现在是大家的意见共同来研究，并不是说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我们研究这个真理，真理就是真经，与真理不吻合，这个都是不对的。所以这《楞严经》，为什麽我说它是真的呢？就因为它这个理说得太清楚了、太真了，所以这一些个邪魔外道都原形毕露了。这一些个冒充善知识，冒充什麽什麽东西啊，都在这个里头写出一个写照来。他现原形了，这一般的没有办法了，只可以说《楞严经》是假的，那麽就弄一个鱼目混珠来，又可以混水，在那儿摸鱼了。

翻译经文，你们不能照注解的意思翻，经文就好像海似的，注解就好像其他的河流似的，一个一个怎麽样流来都可以的，但你不能就拿河流去当海了。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其人不觉是其魔着，自言谓得无上涅盘」，总而言之都是魔对魔在那儿讲话，他求善巧，一开门，魔来的时候他就着魔了。他就不信戒律，行淫欲，那就着魔了嘛！外边的魔也就入他的窍，飞精附人了嘛！魔可以说动他，当然也可以跑到他那儿去，他那儿一开门，魔就可以到他那儿去嘛！

魔不是像我们人有障碍，他是无障碍的，不是像你们想像那个，「噢，他是怎麽去的？怎麽来的？」他来你也看不见，去你也不知道。这若有智慧眼的一看就知道了，好像那天来的就是这个嘛！那天来的在这儿现的那些法，你若相信她，那就着魔了。你也在这儿求法了，说：「啊，这人说得真妙！」就是这个嘛！这还用研究，这麽参的？这还有什麽好参考的？这一点都不值得。

那天那个是很好的说法，就是那种情形嘛！她很大本事的，样样都能干，什麽都知道，知道你杀几个人，你怎麽样子都知道的。说她自己灵得不得了，说她肚子里怀了个菩萨，生的时候这菩萨头上有一个红点，或者有一个黑点。生出来时，就叫他爸爸要赶快给这小孩子叩头，说小孩子是菩萨。你想想看，真是这样子吗？生出来果然有红点，就是这个嘛！第二次又生了个菩萨，说妈妈就要死了，病了要开刀，不会好了，又是她师父叫她不能走，「还有事情没办完，快点回去。」她就又活过来了。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真的，也没有什麽价值的。就是这个嘛，还要研究什麽东西？那个来了，叫他能有这个本事，能知道过去、未来，这就叫「飞精附人」，你们懂了吗？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4主人惑乱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信其教化，摇荡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这个人，哪个人呢？就是修定力这个人，他在这个时候很愚迷的，他一看：哦，这个人又能变比丘相，又能变帝释相，又能变妇女相，又能变比丘尼相！这种忽然变这个相，忽然变那个相，一定是个菩萨了！

信其教化，摇荡其心：於是乎，就深信他的教化，把他的心就摇荡动了。破佛律仪：你观察这个修道的人哪，观察什麽地方呢？就观察他守不守佛的戒律。他若不守佛的戒律，这一定是魔

；他若守佛的戒律特别精严，特别地守着这个戒律不犯，这个就是真的佛教徒。如果他又说是佛教徒，又说是长老，又说是什麽什麽，却潜行贪欲：偷偷地行贪欲。这个贪欲也就是淫欲，偷偷地行淫欲，不叫人知道。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信其教化」，这里包括两个意思，他是修双身法。双身法不是一个人修的，是有人传给他的这个邪法，叫他那麽修的，这是破佛戒律的。因为他自己还守戒律，被这个邪魔来对他一讲，说：「你若这麽修行，又可以成佛，又可以行淫欲，这是天生的，你不要守戒律，要这个你才可以修行成佛了，这不是很好的吗？」嗳，行淫欲，破戒律了！你一想就知道，就是这麽回事嘛！这还要凿什麽字窟窿？

自己没有定力，听这个邪说一讲，是这样的，都要这样修行成佛的，就用这个双身法，这就是最好的譬喻。以前有个女的姓刘，生得也很漂亮，打扮得也很时髦，就说她是什麽巫山老母来的，见着男的就说这是她第几个儿子、第几儿子，在灵山一起来的；见着个女的，就说这是第几个女儿、第几个女儿，她是她妈妈。完了，这儿子就抱到怀里，抱到怀里就行淫欲，所以就把人迷得都相信她。你看这是人？是魔？还是什麽？这个就是魔嘛！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5按其言状

口中好言灾祥变异，或言如来某处出世。或言劫火，或说刀兵，恐怖於人，令其家资无故耗散。

口中好言灾祥变异：邪魔附身的这个人，他欢喜说什麽呢？说「灾祥变异」，「灾」，就是不吉祥的事情，就是凶事。说什麽地方有灾难了，又什麽地方有吉祥的事情了，又什麽地方有一种非常的事情、变异的事情。变异就不是常常有的。或言如来某处出世：或者他说：「喔，你知道吗？现在某一个佛在什麽地方出世了，来到世间了。」

或言劫火：或者说这个三灾八难就来了，水灾、火灾、风灾，或者这个劫就要坏了。或说刀兵：或者说：「哦，这个地方就要打仗了，小心一点！苏联或者和某一个国家就来开战了。」恐怖於人：就尽讲这一些个耸人听闻的事情，尽吓人，令人听了：「哦，这不得了罗！就要打仗了！不知道我生命会不会有危险呢？」就生一种恐惧心。令其家资无故耗散：或者说：「现在都要打仗了，你快拿出一点钱，我可以保着你这个命。如果你不给我多少多少钱哪，你的命就会没有了！」尽讲这些个欺骗人的事情。

你要是想认识，是真的、是假的？是不是菩萨，还是魔？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来看。（一）看看他有没有淫欲心。（二）看他有没有贪欲心。这个贪是贪财，他若又贪财又骗色，这个就不是真的了。

怎麽贪财？好像他就说：「哦，现在大劫就临头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原子弹就要在什麽地方爆炸了，氢气弹又要在什麽地方发生了！」就讲这些个令人恐怖的事情，完了，怎麽样子呢？结果他的目的就是要你给他钱。你要知道，他若是有这种的情形，他就是放光动地，有什麽特异情形，你也可以不相信他，因为他有贪心。若没有贪心，这就是真的；有贪心，就是假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一个最实际的测验办法。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我们若能没有贪欲，什麽麻烦也没有了；你有贪欲，什麽事情都发生出来了。世界上万事万物万类，什麽都是由这个贪欲生出来的。所以才说「一念不生全体现」，若没有贪欲这个念，那佛性就现前了。「六根忽动被云遮」，这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一着到境界上，就好像云彩把天空给遮起来了，现不出太阳光。

这六根，它根本在什麽地方？就因为一个贪欲！贪欲放不下，所以这个六根就变成六贼，六识就生出来了。你要是没有贪欲，六根这贼也不贼了，识也不识了，什麽都返本还原了，什麽麻烦也没有了。所以各位要注意这点，就是看你有贪欲、没有贪欲。你若有贪欲，那和魔还没有分开；没有贪欲了，和佛也就合股了。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或言劫火」，劫火，没有一定是指火；水、火、风三灾都可以包括的，注解是可以这麽说，但是经文上这个劫火不一定就是三灾，七灾、八灾、一百灾都可以包括的。注释是勉强来把它解释解释，这都不可以那麽执着，说是一定的；着魔的人，那也不一定懂得三灾八难。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6出名示害

此名怪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此名怪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这种的鬼叫什麽鬼呢？怪鬼；奇奇怪怪的这种鬼，时间久了，他就变成魔了，来扰乱这个修道的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时间久了，他这个把戏玩得也讨厌了，也够了。这够了，怎麽样？就讨厌心生出来了，就不附着那个人了，走了。弟子与师俱陷王难：走了，这个弟子和师父俱遭王难，都被国家捉去了，说他妖言惑众，然後或者就被杀头，或者做什麽。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这个色蕴破了，我相空了，没有我相了，凡是有形有色的，有所质碍的都会空了，你若不明白，可以把那个经文熟看多几遍，自然就懂了。这一切的宗教，当然都是在五蕴里头转的，你看後面的文说「师父和徒弟俱遭王难」，这如果不是一个宗教，怎麼会有师父、徒弟？他们得到一点，就得少为足，就立一个宗教，说他们那个是真的，他们是什麼什麼的。我们也不必指出来哪一个宗教，就用代名词说某一个宗教，不必把它名字说清楚，这就可以明白了。至於你说一定要知道他们是从哪个蕴来的，在哪个地方。这就在於你自己和我们每个人，要是把这五十种阴魔都研究清楚了，就都会知道他们是在什麼程度上。

所以你们不是问问题，是研究问题。我们互相研究，谁也不一定答覆谁的问题，因为智慧都是平等的。我们研究出来，大家认为这个道理对了，那就是对了。我们把大家的意见都集中起来，将来出〈五十阴魔〉的时候，把大家的意思都加进去。所以这是共同来研究，不是谁问谁的问题，谁都有权利发挥意见。

为什麼单独要两个人念呢？因为这两个人的中文、英文都过得去。把大略的意思讲一讲，如果有不圆满的地方，谁都可以发言的，并不是问问题。这不是讲《梵网经》，我们现在是研究的性质。在研究的性质上，大家都平等的，谁也不需要请法，也不需要怎样，就是大家共同来研究，做研究学问的一种态度。大家谁也不是和谁辩论，就是谁有什麼意见，都可以发挥出来，是这样子的。你们各位说这个方法好不好？

弟子：经文说师父与弟子俱堕地狱？

上人：是啊，就是那个修道的人！

弟子：修道人是指那个徒弟？

上人：No（不），师父也一样的，师父也是修行人嘛，好像人民教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有一种分别的地方，什麼地方呢？就是有淫欲、没有淫欲。你有淫欲，那就是魔；没有淫欲，那才是正的，那才是佛。分别在这里，他没有断淫，他还不能降伏其心。他不过就坐在那儿可以入定了，可是在三摩地中，他还有所贪、有所求的，「潜行贪欲」，就从这两个，你就可以知道他。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J7教悟戒迷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你应该先觉悟，不入这种魔王的轮回里头。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如果你要是迷昧而不明白，将来就会堕无间地狱的。

I 2贪求经历（分七）

J1定发爱求　J2魔遣邪附　J3客邪投扰　J4主人惑乱

J5按其言状　J6出名示害　J7教悟戒迷

今J1

阿难！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游荡，飞其精思，贪求经历。

阿难！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阿难！这个修定的善男子，他受阴虚妙，邪虑不能侵犯，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游荡：在这个定力里头，他的心又打出一种妄想来，打什麼妄想呢？心里想要游荡。游荡就是出玄入牝了，这个神出去了，各处去跑。飞其精思，贪求经历：就是他这个灵魂飞到旁的地方，他到处都要去看看，到处都要去玩一玩，这是「贪求经历」。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心爱游荡，飞其精思，贪求经历」，这个「飞其精思」，不是精怪，就是很微细很微细的那种思想。这种妄想，你是不容易察觉到的，它是忽然而天，忽然而地的；也不是什麼力量，就是很微细很微细，你不容易觉察到的。为什麼他有那个呢？就因为有那种爱游荡的心，「心爱游荡」，心里就觉得：「噢，到各处游山玩水！」这就出神了，小人儿到处看看这个山，看看这个水，都不同啦！就贪看这种境界。你那就一念的精思，在那儿研究：「哦，这个这麼样子啊！」就觉得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所以说是「贪求经历」。就好像旅游，愿意观看名胜是一样的，愿意到处去看，就像某某愿意到纽约去，又是一个人又不会英文，到处去跑跑。他这是人跑；这个呢，是一种微细的神，那种思想去跑了，那是一种贪着。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2魔遣邪附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当尔之时，这个天上的魔王又生了一种妒忌了，於是就等着等着，等这个修道人有了漏洞，他就有机会。飞精附人：他又派他的眷属，去附到其他一个人的身上，口说经法，来恼乱这个修道的人。因为什麼来恼乱他呢？这个修道人怎麼会有魔来呢？就因为他贪求经历，想要游荡。他一动这个游荡的念头，魔王就有了机会，可以扰乱他来了；如果他没有这种的心，就不会有这种魔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候得其便」，就是得他「贪欲」这两个字，把门开开。所以，不容易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就差这麽一点哪！

昨天有人说，某某人念念佛就跳起来了，好像跳舞一样，这都叫飞精附人。这个人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这是入三昧了，这麽样天真活泼，蹦蹦跳跳的，像只兔子似的。他念佛念得手舞足蹈，那是他自己变猴子了嘛，这没有什麽旁的可说了。说菩萨和他一起？像大圣公，好像一些无知无识的人说大圣公来了，齐天大圣来了，所以就手舞足蹈的；菩萨不会手舞足蹈的，菩萨不是那麽贱的，那麽样哆哩哆嗦的。现在他每个周末给人看病，用透视，因为他眼睛能看病，看人身体里有什麽毛病，就给人看。「哦，很多人去求他！」这就是招摇过市，这就是锋芒外露，总在那个地方大炫示。虽然他暂时还没有露出什麽大贪心，或者什麽问题，那麽慢慢地都有一些不可说不可说的地方。所以各位要特别特别小心，这一点不要贪，以为：「哦，某某人能看见东西，某某人有什麽灵感啊！」妖魔鬼怪都有灵感，连老鼠都有灵感的，不要说其他的东西，老鼠只要有人在外边一走，牠就不出来了，那都是灵感。

「飞精附人」，这个就是魔的那种精，那个魔的魂魄，他那魔性，也就是那个灵鬼，就是那个天魔，他不是本体来的，他也有神通，他坐那个地方，他那个灵魂就来附到人身上，就讲：「我是齐天大圣啊！我是如来啊！我是观世音哪！」就这一类的。为什麽他冒充旁人呢？就因为他自己的招牌不亮。不像那个某某，说他师父是三山九侯，三山九侯是个什麽东西？没有人知道。就是他给取出那麽个名字，所以招牌不亮。就像你若提出布希总统，谁都知道，他说一句也都很灵的，你这个人犯死罪了，他说赦免你，哦，这个人就活了！就这麽样，因为他有势力。

那个灵鬼因为他本身没有势力，所以就冒充旁人，这也是个假冒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假的，所以就尽做假的，这个很容易懂的嘛！这个不能因为他有什麽灵感，或者有什麽地位，就屈就他用他这个名字。这是不对的，应该怎麽样翻译，就怎麽样翻译，不能因为他又有什麽灵感，又说什麽预言，又很准确了。那个魔都会说预言的，魔都是有这个本领的。你不能说是自己掩耳盗铃，他是个魔，你就说他不是个魔，那他是个什麽？这个「飞精附人」，你可以说他是飞着来的精怪附人。你不能屈就他们这个，你若屈就他们这个，把佛教真正的道理完全没有了。佛教是不以佛法送人情，「宁可将身下地狱，不以佛法送人情」，这个不是讲人情面子的。我们翻译经典一定要有正知正见，一定要主持正义，对这个地方不能偏私，一点也不能顺手人情说好话，不可以的。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3客邪投扰

其人亦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游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自形无变，其听法者，忽自见身坐宝莲华，全体化成紫金光聚；一众听人，各各如是，得未曾有。

其人亦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魔附到身上的这个人，他自己也不觉也不知，也说他自己得到涅盘的妙果了。来彼求游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来到这个心里打妄想，想出玄入牝，到处去求游荡的这个人的地方，安敷座位来说法。

自形无变：前边那个是他自己的形，又变比丘，又变帝释，又变妇女，又变比丘尼，又变等等的；这一个，他自己的身不变。所以魔有种种的魔，你不要以为有了境界，就是好的事情了。有境界，你若不认识，这就着魔了。说法这个人他不变，其听法者，忽自见身坐宝莲华，全体化成紫金光聚：可是听法的这些个人，忽然每一个人见自己的身坐在莲华上，每一个人觉得自己的身体都变成紫金光色这样子。一众听人各各如是，得未曾有：所有听法的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啊，认为很出奇了，很少有罗！从来也没见过，以为这是好的境界，其实是魔的境界。

J4主人惑乱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淫逸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这不是指这一个人，而是这一班听法的人。这一班听法的人太愚痴了！心生疑惑，认为：「哦，这是真菩萨了！他能教我坐宝莲华，变成紫金光色。」你自己想一想，你坐着宝莲华，变紫金光色，是不是真的呢？这根本是假的。你是一个凡夫，怎麽会有这样境界呢？这如果不是魔王来愚弄你，那麽菩萨做什麽要现这种境界呢？他贪图你什麽？

淫逸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於是乎，这一班听法人的心就都摇动了，生出一种淫逸的心来，也就不守佛的戒律了，偷偷地尽行淫欲。你们要记得，受戒之後，不要信这种迷信的境界，这个说法的人无论有什麽大神通，你要观察他。要是有贪心，到处敛财，或者有淫欲心，那就不是真的，就是假的。他若没有淫欲心，没有这种贪心，对你没有什麽企图，那就是真的。他破佛律仪，这就是假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淫逸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是放纵他的淫欲行为，这个也是心放纵，起淫欲心，放纵他的行为。他的心愿意怎麽样就怎麽样，不守规矩的意思，就像那个邪皮（嬉皮）愿意怎麽样就怎麽样，很不守规矩的。「破佛律仪」，这个律就是戒律，仪是一种仪式。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5按其言状

口中好言诸佛应世，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此，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化人间。其人见故，心

生渴仰，邪见密兴，种智消灭。

口中好言诸佛应世：邪魔帮助的这个人，欢喜说什麽呢？他就欢喜历游一切，用这个历游，谈玄说妙，说得不知几玄妙。说什麽呢？他说：「喔，现在诸佛都到世间来了，都来救人来了！」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此：在什麽地方，哪一个人当是哪一个佛来的，他的变化身来到这个地方救一切众生了。

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化人间：或者某一个人，就是什麽菩萨。说：「这是个菩萨来教化人间来了！这末法时代，他来救我们来了。」好像吉利不是说：沙摩楼撒的弟子就说沙摩楼撒是菩萨（菩提萨埵），是不是啊？这岂有此理！你菩提萨埵？什麽菩提萨埵？鬼菩提萨埵！这真是骗人！菩提萨埵？我告诉你，佛、菩提萨埵不会自己承认是佛、是菩提萨埵的，也不会叫弟子周围去给他宣传，说：「啊，我的teacher（师父）是菩提萨埵。」吉利！我没有教你这麽讲啊，你为什麽说你的teacher是佛？不可以这麽讲的！我没有讲过吗？我是鬼。你就说你的师父是个鬼就得了，我不愿意做菩提萨埵，也不愿意做佛。唉，真是可怜得很啊！这些人。

其人见故，心生渴仰：这个人因为是个小孩子的知见，也不懂佛法，一听说这是菩提萨埵，「哦，这不得了，赶快去听他说法，到那儿拜他做师父！」好像昨天就有一个人来盗法来了，我问他是谁的徒弟，他说是某某人的徒弟，就是这种情形。那麽这个人就「心生渴仰」，渴仰就是羡慕。他心里就生一种羡慕心，「啊，我几时也拜一个菩提萨埵做师父，我到那地方去亲近他，跟他学菩提萨埵这个法。他是菩提萨埵，当然教人都可以做菩提萨埵了。」所以邪见密兴：这种邪知邪见，就一点一点秘密地生出来了。种智消灭：这个道种智、这一切种智，种种的智慧都消灭没有了。这个智慧的种子都消灭了，你说危险不危险？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这个真理和不是真理，相差没有多少，只是很微细的那一点。所以我们人很不容易有择法眼，认识哪个是正法，哪个是邪法；哪个是善，哪个是恶的，不容易分别出来。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正的，他所行所作都是正大光明的；邪的，他尽行险侥幸，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善的，他是帮助人的；恶的，他就是害人的。我们在这一点上认识了，就会明白了。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J6出名示害

此名魃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此名魃鬼：你们记得这个魃鬼是个什麽鬼来着？这个魃鬼到什麽地方是怎麽样子啊？这个魃鬼就是到什麽地方，什麽地方就不下雨，这叫旱魃。旱魃为虐，旱魃作怪，这个鬼到什麽地方，什麽地方就没有雨下了，最少都要半年；多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他若在那地方不走，这个地方总没有雨下的。年老成魔：这个魃鬼年轻的时候就是鬼，等年纪一老，就变成老奸巨滑了；老奸巨滑，就变成魔了。我们人有这麽一句话，「老而不死是为贼」，说人若老了不死，就变成贼了，何况这个鬼呢？这鬼若老了不死，就变成魔了。

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所以魔来恼乱这个人，等他这一套把戏玩得时间久了，也就讨厌了，没有什麽意思了，於是乎就跑了，走了。弟子与师俱陷王难：这个徒弟和师父就都被人捉去，关到政府的监狱里了。关到监狱里，就或者斩头，或者终身监禁，这也就等於在地狱里一样了。

J7教悟戒迷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你应该先先地明白，不入这个魔王的轮回里边去，不入魔王的眷属里边去。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如果你不认识魔王的这种行为，你就应该随着魔王堕无间地狱去了。

I3贪求契合（分七）

J1定发爱求　J2魔遣邪附　J3客邪投扰　J4主人惑乱

J5按其言状　J6出名示害　J7教悟戒迷

今J1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绵[溷-心+日]，澄其精思，贪求契合。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阿难！这个修定的善男子，他受阴虚妙，邪虑不能侵犯，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绵[溷-心+日]：在三摩地中，心里想和一切的圣人来暗暗地吻合。澄其精思，贪求契合：所以就勉强用澄清的这种精思，贪求这个契合。就因为这一暗念贪求契合，所以魔王也就得便了，也就有机会来恼乱你来了。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心爱绵[溷-心+目]」，那个「爱」就是有贪在里头，「绵[溷-心+目]」的意思，也可以说是贪神通，也可以说是贪智慧，也可以说是他贪开悟了大开眼界；也可以说是他贪着成佛，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他贪这种的境界，这都是那个爱，有贪在里头包括了，就「澄其精思」了嘛！就为的是「贪求契合」，他贪感应道交，贪这种殊胜的境界。

这种东西啊，你没有法子把它弄清楚的，他是乱七八糟在那儿乱贪、乱想，什麽都没有一个系

统的，你一定要说是怎麽样怎麽样，未免估计太高了。他那儿七扯八拉的贪一大堆，你若问他贪什麽，他也不知道贪什麽，说不出来一个子午卯酉。他这没有一个次第的，一个着魔的境界怎麽会有那麽清楚的？

你们翻译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注意这个人现在就是着魔了，就是糊里糊涂的，什麽都不清楚的。他若清楚，他若知道的话，就不会着魔了。就是那麽糊里糊涂，自己邪里邪气的，总是自以为是，就着魔了。你各处一看，现在那些个邪师说法，到处很热闹的，到那儿去听法都要买票，都要干什麽的！哦，弄得不知几热闹，又是叫人发财，叫这个发，叫那个发。你说他真明白吗？他明白什麽？他若明白就不做糊涂事了。

「贪求契合」这个契合，就是他贪求开悟，贪求神通，贪求想得到什麽。「澄其精思」，就在那儿打坐用功；用功呢，这就是澄其精思想要怎麽样呢？想要得到神通，所以贪求契合，贪求神通，贪求开大智慧。总而言之，贪种种好的东西，贪种种不劳而获的。像抽鸦片菸过瘾了，他那儿没有过瘾，想要过瘾，不知道用一个什麽东西来过瘾好，所以就在这个歧路亡羊的时候，哦，就让天魔候得其便；你要得神通？好，我来帮助你，叫你得神通！就这个嘛！现在懂了吗？很简单的嘛！

好像有一个地方打禅七，打、打，大家都哭起来了。这个抱头痛哭，那个又怎麽样，其实这都是着魔了，都是尔时天魔候得其便。完了，那个不懂得的善知识还说：「啊，这有境界了，你看我们这儿这麽多开悟的！」就这个嘛！这没有什麽。就是这个，就觉得这真了不起了，还把它写出来，谁怎麽样哭，哭得怎麽样，说的什麽，谁又如何如何。哦，这一般无知的人，还觉得那个地方打禅七那麽多人开悟！原来开悟是开哭的悟、笑的悟，这叫开的什麽悟？你说这真令人啼笑皆非。「澄其精思」，就是这个，没有什麽。那个被狐狸精附体了，中邪了。有一班天上的狐狸在那儿等着，啊，你参禅了！好了，我帮着你开悟；所以，搅得大家都糊里糊涂的。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2魔遣邪附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当尔之时，这个天魔也等着机会，飞精附人来口说经法。

J3客邪投扰

其人实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合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其形及彼听法之人，外无迁变，令其听者，未闻法前，心自开悟，念念移易。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见地狱，或知人间好恶诸事，或口说偈，或自诵经。各各欢娱，得未曾有。

其人实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被魔附到身上的这个人，他也不知道他着魔了，也说自己得到无上涅盘的妙果了。来彼求合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来到求契合这个修行人的地方，也安排好了座位，上法座就说法。

其形及彼听法之人，外无迁变：他自己的身形和所有听法这些人的身形，在这个身体的外形，没有什麽迁变。不像前文，有的又变成自己坐宝莲华，见到自己身体像紫金光聚，有的看见这说法的人又变成比丘、比丘尼、帝释、妇人等等。没有这些变化，可是怎麽样啊？

令其听者，未闻法前，心自开悟：令这些个听法的人，还没听法之前，心里就开了悟。开了悟，这时候就好像喝醉酒了，又好像做梦发了财了。他这个开悟不是真正的开悟，只是一种幻境，好像看电影似的，这麽一种幻化的境界。又好像吃那个「幻觉丸」，哦，看见什麽东西都变了样了！念念移易：他心里头就念念迁易。

或得宿命：或者得到宿命通了。其实他这个宿命通也并不是真的，都是假的。怎麽说是假宿命通呢？因为他所看的都是一种幻化的，不是真正的宿命。或有他心：或者得他心通。或见地狱：或者看见地狱了。哦，地狱的境界都看见了！或知人间好恶诸事：或者知道人间好的和不好的这一切事。或口说偈：或者随便他就可以说出偈颂来。或自诵经：或者他自己就念经。各各欢娱：每一个人都欢娱，都高兴了，得未曾有：喔，都说这可真是菩萨罗！这真是佛罗！令我开了悟，令我得到宿命通了！可是这就只在听法那一个时候有的，一过去就没有了，所以说它不是真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其人实不觉知魔着」，前边经文有「其人亦不觉知」，後边经文有「其人先不觉知」。这个用不同的字，也有不同的意思，所以有的是加重语气，有的是普普通通就过去了，这个地方也就用不同的意思翻译出来。

「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见地狱，或知人间」，在这个地方，这些经文都是佛说他们的这种境界，和一种形容词；形容词是可以有，也可以没有。这都是假设之词，也并不是直接在跟人讲，这是说他们有这种境界，所以你不要死板板的，「哦，就是这样子！」这个不需要的；你们现在都明白了吧？佛为什麽要说这麽一个情形呢？要设身处地想，不单有十种、五十种阴魔，这只是一部分，还有种种变化无穷的，在里头又有千变万化。你一定要死死板板地跟着文那麽样子刻字窟窿，是不需要的；有的或者佛没有完全说出来，有的或者佛说得多一点，都不一定的。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九年五月补述

居士：上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我讲一段跟大家修行比较有切实关系的。在受阴尽的时候，往往会产生贪爱善巧方便，要契合天理，要契机，要化众生的急躁心。这种急躁心产生以後，会有一些现象。好像着天魔以後，有一些没有看过经书的人，往往会说很多经文。

在台湾有很多修行者（我讲修行者比较好听），他本身所看的经书很有限，本身所受的戒体，可能已经破坏了。但是他因为要得到善巧方便，看人家讲经说法有很多的信众，他很高兴，希望自己也能够快一点发智慧，可以快快讲经说法给很多人听。这种心理产生以後，在禅坐中就会着魔，你看现在很多人很会讲经，这其实已经是着魔的现象了。

如果他持戒很严，持咒或诵经很勤，又很用功的话，这个人或许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如果你看他本身平时持戒不很好，又不诵经礼拜，可是他一上台闭目养神┃┃不只他这个讲的人，我们听的人到了那个道场以後，跟着起了妄想心，三天两天以後，听的人也可以讲得很好，根本不用学经。

我认为大家在上人的道场，应该是不会这样。如果到其他的道场，护法神又不护法，本身又起妄想贪着，这种现象多半发生在喜欢禅坐的人身上；如果不习禅的人，这种现象不太会产生。像台湾有的老太婆，她本身一个字也不懂，但是三天、五天之後，她毛笔字可以写得比吕居士漂亮得多，这种情形我看得多了。几天以後，马上即身成佛，真的是「即身成佛」了！三天前她不会讲经，三天後讲经讲得很好，这种很奇怪的事情都会产生的。

这就是为什麽现在正法大家都不学，要学邪法。这种人你跟他讲佛法，他不听的。我们了解这种现象可能比较切实一点，在这道场的人可能都不会这样，但是在外面就要小心。

上人：这都是有狐狸精在那儿附身了，这都叫飞精附人。

──上人一九八九年五月补述至此

J4主人惑乱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绵爱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这个人也是愚痴到极点了，疑惑魔着的这个人就是菩萨了。绵爱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绵」也就是绵密。对着这个魔绵密地生出一种爱心来，所以把佛的律仪也都破坏了，不守了，偷偷地就行这个淫欲。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这个地方，说法的人以为自己是菩萨，听法的人也觉得说法的人是菩萨，不是听法的人是菩萨。说法的人以为自己是菩萨，一班的人也就觉得他是菩萨了，他有这样的神通变化。一班听法的人以为他是菩萨，因为觉得他是菩萨了，就绵爱心生，绵绵密密的生出一种爱慕的心，又佩服又爱慕，所以没有办法，愿意怎麽样就怎麽样。这个就像某某似的，某某他那一班人为什麽那麽服从他？因为就是有这个情形。也就是「是诸人等愚迷无知」，经文可以这麽样解，这就说法的、听法的都包括了，中文经文不改，英文可以这麽样翻译通顺一点。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5按其言状

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後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萨亦然。其人见故，洗涤本心，易入邪悟。

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後佛：这种魔，他的口里头欢喜说什麽呢？他有一种说法，他欢喜说：你光是学佛，你可知道佛是怎麽一回事？佛也有大的佛，也有小的佛；也有老的佛，也有少的佛。又有先前的佛，又有後来成的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那麽在佛的里边，也有真佛，又有假佛；魔王说自己就是真佛，那个佛就是假佛。又有男佛，又有女佛。所以，他说男女交媾这种情形，就是造就佛呢，就是成佛的根本，就是菩提心！他就这麽样讲的，所以把人都迷住了，这一班人说：「喔，成佛原来这麽成的啊！」所以拼命就恣行淫欲了，豁出命都不要了，就行淫欲。

菩萨亦然：他说菩萨也有大菩萨、小菩萨；也有男菩萨、女菩萨。其实除非你没有成佛，你若成佛，就都是男的，没有女的了；你成菩萨也都是男的了，也没有女的。观音菩萨为化女人，所以他变现女人身。

其人见故，洗涤本心，易入邪悟：这个人见他这麽样说，於是乎也就相信了。把他自己本来修行那个真正的正心洗了，改变了，就变成邪悟了。说：「这对啊！这讲得对！观音菩萨，我看她都是女人身嘛！这是很现成的一个证明嘛！」其实他不明白佛法，观音菩萨也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是随类应机而化，化度众生。

在这个地方，就很难分别清楚，什麽是菩萨化现的，什麽是魔化现的，不容易分；因为魔也有那种的神通，也可以变化。那麽你怎麽知道他是魔呢？你就在他有淫欲心、没有淫欲心上分别；在他有贪心、没有贪心上分别，就在这个地方分别。

J6出名示害

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这个就是一种魇魅鬼，魑魅魍魉这种鬼，他也是经过时间久了，就变成一种魔，来恼乱这个修定的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时间久了，他生一种厌恶的心，就离开这个人的身体了。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於是乎徒弟和师父都被国家的法律管住了，把他们抓去圈到监狱里。

J7教悟戒迷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你应该先先地觉悟，首先你要觉悟，不入魔王这个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如果你没有智慧不明白，将来就会堕无间地狱的。

I 4贪求辨析（分七）

J1定发爱求　J2魔遣邪附　J3客邪投扰　J4主人惑乱

J5按其言状　J6出名示害　J7教悟戒迷

今J1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根本，穷览物化性之终始，精爽其心，贪求辨析。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在三摩地中，心爱根本：他生出来一种想要学这个物理学的心。「心爱根本」，就是想要学物理，这science，所以就穷览物化性之终始：他要研究物理这种的变化，这个物理的开始和终点是怎麽回事。精爽其心，贪求辨析：他的心里头精益求精，贪求要辨别而分析这个物理。「爽」，就是要明白。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弟子：看所有想阴的境界，前面都有一段说「受阴虚妙，不遭邪虑。」这个「不遭邪虑」是指的什麽意思？是说他没有邪知邪见？还是说他没有不正当的念头？这个修行人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的修行到了什麽境界？

上人：「受阴虚妙」，这个「虚」才能「妙」，「妙」才能「虚」；受阴有这个境界，觉得很自在的。「不遭邪虑」，这个「遭」是遭遇到。譬如你在受阴里头已经有功夫了，本来不会遭遇到，但是你还无缘无故就遭遇到邪虑。这个邪虑就是外边的贼，外面的邪魔鬼怪来了。本来不遭这些个东西，可是不遭这个东西，最後他生出一种或者爱，或者有所求，或者有所贪、有自私心、有自利心；有这个老毛病犯了，所以他就遭了。他如果没有这个老毛病，继续往前去，若明白一切的境界来了，都不被它所摇动，这就不遭邪虑了；若一被它所转动了，就遭了。

他本来说是不遭这个邪虑，怎麽又被转动了呢？这岂不是矛盾吗？不是！就因为你开开那个贼的门了，生出一种爱欲心！「潜行贪欲」，那个「潜」就是偷偷的，偷偷摸摸地去做这个不净行，不守规矩，不守戒律，他说：「戒律有什麽关系啊！」他就是自命已经开悟了。所以我告诉你们，我为什麽不敢不守规矩呢？可以说我没有开悟，所以我不敢不守规矩。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J2魔遣邪附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在这个时候，天魔一看，「哦，你生出这个贪心来，好东西！我现在就要叫我一个眷属来收拾你罗！」於是乎得到这个机会了，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又派他的眷属来附到人的身上，说这经典，说这个魔王的法。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飞精附人」，这精就是精神，无所谓阴，也无所谓阳；因为这个「精」，在里头他阴阳精神还没有分开。他这种东西是一种怪物，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是阴，也不能说他是阳。那麽他那个精神就是魔的分灵，魔的一部分，不是魔的全体，因为魔有很大力量，他也有化身的，这也就是他的一个化身，不过是精灵。

精灵很灵的，所以他也辩才无碍，也说偈颂，他的道理也井井有条的，如果你没有择法眼，没有智慧眼，你听起来就不认识了。那麽这个人是被魔的力量来加持他，来帮助他，所以他本事也大了。大概你们都听过某某怕那个女人，爬到一根柱子上去了，因为他就是那长虫（蛇）的力量。还有某某摇头晃脑的，这个也叫飞精附人。为什麽他那样？也就是因为当初修行不小心，生一种不正当染污的念头，所以这种魔也就来了，得便了。

所以修道啊，我们切记念力要正，无论是哪一位，若尽有这个淫欲的念头，这就很容易着魔；你要是没有淫欲的念头，那就是佛菩萨会支持你。魔和佛的分野，就是一个邪，一个正；一个染污，一个清净。那魔的力量也是和佛差不多，尤其现在这个时代是魔强法弱的时代，魔力是很强的，法好像很软弱的，所以好像自说功德、标异现奇、现奇特相，这都有一点魔的境界。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3客邪投扰

其人先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元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身有威神，摧伏求者，令其座下，虽未闻法，自然心伏。是诸人等，将佛涅盘、菩提法身，即是现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递代相生，即是法身常住不绝。都指现在即为佛国，无别净居及金色相。

这真是「佛」了！这真是所有的人都是佛了，这个魔就是这样讲法。

其人先不觉知魔着：「其人」，被魔所附的这个人，他也不知道自己着魔了；因为着魔的时候，他自己就迷迷糊糊，没有知觉了，完全是魔王来替他做全权代表，替他讲话了。亦言自得无上涅盘：也说自己得无上涅盘了，得到涅盘的妙果。来彼求元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到求物理始终这个人的地方，敷座说法。「求元」，就是求这个物的本元。

身有威神：这个魔王，他身上有一种威神，这威神怎麽样啊？摧伏求者：他能把求元这个善男子摧伏了。令其座下，虽未闻法，自然心伏：令这个人和座下的人，虽然在没闻法的时候，就自然心里已经都佩服了，心里已经降伏了。

是诸人等，将佛涅盘、菩提法身：这一切的人等，拿着这个佛的涅盘、菩提法身，就说即是现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递代相生：他说，什麽叫菩提涅盘哪？就是现在我这个肉身上，父亲生儿子，儿子又做父亲，父亲又生儿子，这麽代代相传，一代一代地生下来，即是法身常住不绝：他说这就是不坏的法身，常住的法身。都指现在即为佛国，无别净居及金色相：这个就是说的现在嘛！就这样子，说：「现在就是佛国，再没有其他的净土可住的，也没有金色相。」说那都是假的。他就这麽样，因为他有鬼气，有魔气。我不是常说魔里魔气的吗？有这股魔气，他讲出话来，大家都着了他这个魔，被他迷住了，所以都相信他。

J4主人惑乱

其人信受，亡失先心，身命归依，得未曾有。是等愚迷，惑为菩萨，推究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

其人信受，亡失先心：这一些个人听他这样一说，「哦，这个有道理，讲得不错呀！父亲生儿子，儿子又生儿子，这一代一代相传，就是常住不坏的嘛！这就是法身！哦，原来如此！」所以大家都相信了，把以前的正知正见都失去，都没有了，没有正念了。身命归依，得未曾有：身心性命都归依这个魔王了，认为这是从来没有的。

你看，人信魔王的道，比信真正的法，信得厉害！魔王这些个旁门左道、邪魔外道，叫这个人：「啊，你做这个，你做那个！」他不敢不做的；那个真的，叫他做一件事情，他就将信将疑的。这魔王因为有那股魔力把你迷住了，所以他说什麽你信什麽。你若叫魔王来讲这部经，他才不讲呢！为什麽？如果他这一讲啊，把魔王的本相都露出来了，他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不会讲这部经的。为什麽我说在美国他们就算懂佛教，你让他讲一讲这部经，他不敢讲的；一讲，把他本来的面目都揭穿了，所以他就怕了。我告诉你们，为什麽你们到那地方去开会，他们也怕，也就是这个道理。

是等愚迷，惑为菩萨：这一等的人哪，真是可怜得很，他以为这个魔就是个菩萨。推究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就跟着这个魔王来学他的魔术，就不守佛的戒律，偷偷地去行淫欲啊，贪欲去了。

J5按其言状

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为净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盘真处。彼无知者，信是秽言。

你看这个魔王多厉害！他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为净土：他说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就是净土。「净土法门，你到什麽地方找去啊？这个就是净土法门！」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盘真处：男女二根，这就是菩提的种子，涅盘的真处。你看，讲的这个！彼无知者，信是秽言：这无知无识，一点智慧都没有的这个人，一听说，「啊，这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原来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菩提涅盘！」於是就命也不要了，往死路上跑，拼命去跑，不要命那麽跑；就信这一种不清净的话、污秽的话。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前边「推究其心」是说旁人推究其心，这个心是指老师和徒弟的心。

「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为净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盘真处」，「口中好言」，是他口中常常那麽说，这是邪知邪见的一种邪说，不是正当的说；他那麽说是不对的，不是他那麽说就是那麽回事了。他说眼、耳、鼻、舌皆是净土，这根本不是那麽回事，他强词夺理，要那麽乱讲乱讲的，拿不是当理讲。他说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盘真处，这个都是邪说，完全不对的，不是那麽回事。他常常那麽说，说的都是一种迷乱人，令人失去正念，失去正知正见的邪说。不知道的人，以为他这麽说就是这麽回事了；他这麽说是因为他要潜行淫欲，所以他说那个是对的。

弟子：既然他公开说是对的，为什麽还要潜行？那公开就行了。

上人：他还是不敢，他那个邪不胜正，他见不得天嘛！现在公开的也很多。

弟子：他也不相信他自己说的。

上人：他自己？根本就没有他自己了，这魔附体的嘛！这是飞精附人在那儿支配他讲嘛！某某名教授赞叹高丽那个发狂的人，说他开悟了，又怎麽样子；都是讲这个嘛！他们都这麽样讲，就都说眼、耳、鼻、舌都是净土，男女二根就是菩提涅盘真处，都这麽讲嘛！说他开悟了嘛，他那是公开了，他不怕的，所以某某名教授都写文章来赞叹他，那就是这一类的。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6出名示害

此名蛊毒、魇胜恶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此名蛊毒、魇胜恶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这个名字就是那蛊毒鬼和魇胜恶鬼。魇魅，这不是有个魇魅鬼？那个鸠盘茶就是这个鬼。这蛊毒鬼和那魇魅鬼时间长了，成魔了，他来恼乱这个修定的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时间久了，他也生一种厌足的心了，离开这个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这个弟子和师父一起都受国法的限制和干涉，被抓去坐监狱。

J7教悟戒迷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你应该先先地觉悟，不要落到魔王的圈套里，堕落这个轮回去。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如果你迷惑不知道、不明白，将来一定会堕无间狱的。

I 5贪求冥感（分七）

J1定发爱求　J2魔遣邪附　J3客邪投扰　J4主人惑乱

J5按其言状　J6出名示害　J7教悟戒迷

今J1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悬应，周流精研，贪求冥感。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这个修定的善男子，在受阴中得到一种虚而微妙的境界。不遭邪虑，圆定发明：这时候，不会再有邪魔外道来到他身上，来入他的心腑了，他这时候得到一种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悬应：在这个定中，突然间，他心里就生出一种爱欲。爱欲什麽呢？爱欲悬应。什麽叫「悬应」呢？就是不论相离多远，也可以知道。好像现在在三藩市，想要知道纽约的事情，那麽也就知道了，这就叫悬应。

周流精研：他周而复始地那麽精研，精益求精，研究这个悬应的问题。贪求冥感：贪求默默中就有感应。好像在三藩市这儿一打坐，就看见纽约的亲戚在做什麽，朋友在做什麽，或者说什麽话，看得清清楚楚。到时候去一调查，一证明，果然是丝毫不错的，这就叫悬应。他欢喜得到这种神通。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心爱悬应」，这个「悬应」就是凡事能预料，明年、後年的事情他都知道，也就是未卜先知了。

「贪求冥感」，这个「冥感」是对着上面的「悬应」说的，没有什麽。那个「悬应」是预先就知道了，这个「冥感」也是默默中就知道了。这个冥感，没有法子说得清楚的，或者有形的，或者无形的，或者在默默中知道了，或者他一睁眼睛看见什麽，就知道了这是什麽事情，不须预兆；这个不必那麽费功夫研究。或者他自己身上那个地方一动，动他几下，他也觉得这是怎麽回事。这都是这一类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他自己觉得是这样子，也不一定是这样子。这都是一种揣测，他冥感，就是在冥冥之中，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他就知道了。或者睁了眼睛，看见灯了，「哦，这是有光了，这个位置一定是有什麽境界了！」一个闭着眼睛，「哦，黑暗了！」这都是冥感。他就这麽想，贪求，本来没有事情，他就要找个事情来干。

这都不是真的，你们不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冥感有什麽凭据？没有什麽凭据的，也拿不出来一个什麽证据。这叫冥感——空洞的。就好像那三步一拜，在路上，本来是一个贼来偷你们东西，左偷一趟，右偷一趟，把你们毯也偷去了，有的东西都偷去了。你们是想什麽呢？「噢，这是菩萨来试验我们！」这就以为是冥感了，就是这个。原来他是个贼，你就拿他当菩萨了，也不敢惹他，这都叫冥感。你们以为是菩萨，结果原来是个贼，所以冥感也可以说是在那儿瞎猜，瞎打妄想，贪求这个嘛！身上这个地方跳了几跳，「噢，有神来了！」那个腿上跳了几跳，「哦，有鬼来了！」这都叫冥感。冥感真的？假的？天主知道。贪求这个，就拿这些虚妄的东西当真了，因为他心里贪灵感，也可以说是灵感。他有贪求两个字，你就知道这一切一切都是假的了，像听到鹅在叫唤，「啊，这一定是有人来了！」这都叫冥感。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2魔遣邪附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尔时天魔：这时候天魔一看，你这个定力将要成就了，所以他就生了一种妒忌心。於是乎，就派他的魔子魔孙到你这个地方来，候得其便：等着你有了漏洞，有隙可乘，就飞精附人，口说经法：这个魔子魔孙，就附在人的身上，口里就讲经说法。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飞精附人」，你们都没有懂得这个道理；这个飞精，是那个邪的怪物，譬如狐狸或者黄鼠狼、或者是长虫（蛇）、或者是乌龟，他在那个地方就像入定似的，用他的神通入定，也就是他那个魂魄，他那个精灵，他所修的那个灵从他身上飞出来，就到另外那个人的身上，入到那个人身的窍，这叫「飞精附人」。他的精飞出来了，在他这个精灵本身就不会动了，好像入定似的。他在那儿入定，但在这儿他又可以作怪，就像他本身到这儿一样，也会说话，也会显神通，什麽他都会的，这叫飞精附人。你们懂这个意思了吧！

弟子：请问有神通的动物和天魔有什麽关系？

上人：这个动物是个比喻，那个天魔也是这样子。那个天魔多数都是人间的精跑到天上去的，都是人间这些动物修行时间久了，到天上去做天魔了，就是这些个东西。他在天上又和人间的

样子不一样了，他也会千变万化。你想要真正知道，这没有法子知道的。天地间那些个秘密的事没有法子了解的，你不要用我们人的思想来揣测天魔是什麽样子。你若能知道他，你就和他是一样了；或者你若超越他了，也可以知道。这要和他一样，可以知道；不和他一样，也没有超越他，谁也不会知道的。

在西方，很多这些个事情西方人都不相信的，这也没有法子完全写在书上，叫人怎麽样真了解。可是我知道西方人也有很多鬼上身的，西方人都说这是发神经，不承认他是有什麽魔呀、鬼呀、邪呀！中国在表面上也多不承认，可是在骨子里边，就那些个做官的也都怕这个，也多承认的。在大体上他们不承认有这个，可是那些个做大官的都要去扶鸾问卜，好像陈济堂要造反的时候，就问那个扶鸾，那个扶鸾出四个字，说：「机不可失」。结果他就以为这现在就是个机会了，不可以把这个机会失了，就造反了。一造反，三十多架飞机一起飞起来，跑到对方去投降了。原来这个「机不可失」，就是这个飞机不可失去，飞机若失去就没有用了，结果你看看！飞精附人，他只要一念之间就可以到了，这个「飞」也就是形容其快。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3客邪投扰

其人元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应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能令听众，暂见其身如百千岁，心生爱染，不能舍离；身为奴仆，四事供养，不觉疲劳。各各令其座下人心，知是先师本善知识，别生法爱，黏如胶漆，得未曾有。
　　啊，这真危险！

其人元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被魔附到身上的这个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着魔了，所以就说自己得着无上涅盘了。这未证言证，未得谓得；他没得到这无上涅盘，他说得到了。来彼求应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来到生出一种贪心，贪求冥感、冥应这个人的地方。他也安排一个座位，来给说法了。

能令听众：有魔的这个人，能使令这一班的听众，暂见其身如百千岁：暂时间的，你们要知道，这不是永远的。啊，这个人就好像一百岁、一千岁这麽样一个老人。这些个听众看见他这麽大年纪，鹤发童颜，喔，这真是个老修行、老比丘了！心生爱染：「爱」，就是爱慕；「染」，就是一种染污。有爱就有染，有染，这就是不清净了。不能舍离：这一班听众，日夜都要陪着这个魔在一起，为什麽？因为魔有一种迷人的力量，所以他就把这班人都迷住了！

身为奴仆：这就亲身给他做奴做仆。四事供养，不觉疲劳：四事是什麽呢？就是饮食、衣服、卧具、汤药。饮食，就是吃的；衣服，就是穿的；卧具，就是棉被或者褥子之类的；汤药，就是医药。如果需要这四事供养，这班人也不觉厌烦，不觉疲倦。为什麽？你看，真是修道的人，真正的佛弟子，没有人这麽样真正地亲近他、供养他。这个魔因为有一种迷人的力量，所以人人就都接近他、欢喜他。

各各令其座下人心：每一个魔附身的人，都令在他座下听法的人心，知是先师本善知识：迷得这些个人怎麽样啊？自己就知道：「哦，这是我前生的师父！」自己就这样子，「啊，善知识！这个真是善知识啊！是我以前的善知识啊！」别生法爱，黏如胶漆，得未曾有：就生了一种法爱，和这个魔就黏得如胶似漆，黏到一起了，从来也没有这样子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别生法爱」，不一定是爱那个法，他爱那个人和那个法。他若单爱法，没有什麽淫欲的行为，没有关系。他这个法爱包括也爱那个老师了，也爱那个来说法的那个人，他能叫人看见他变成百千岁，那就生了法爱了嘛！你若单爱法是没有问题的，那这里是也爱那个人了，这也不是法执，也不是爱那个法，就爱那个人。法里头是包括那个人，你们各位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子？如果单要爱那个法，法是没有形象的，没有什麽问题的，这是心理变态，被他这个把戏迷住了。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教她做什麽，她就做什麽，不是单单四事供养，不是饮食、衣服、卧具、汤药这麽简单；她都要以这个身心性命来供养他，都要和他行淫欲。所差的地方就在行淫欲这个地方，有淫欲，这都是邪的；没有淫欲，那才是正的。你什麽时候也不可以听那个人说：「开悟了，什麽都可以干了，也可以行淫欲了。」这简直地是大魔王说的话。你不开悟，不守规矩，那是你不懂；你开悟，你懂了，却明知故犯，再不守规矩，不守戒律，那你开悟，开个什麽悟？变成开倒车，往回走了。

所以现在的人不研究那个真理，只知道人家说开悟了，不需要守什麽规矩，也就跟着这样说：「噢，不需要守规矩了！」他开悟的了，抽菸、喝酒、玩女人，什麽都干了。所以最要紧的地方，就是有一个淫欲，他有淫欲心，尽行不净行，这就是魔；他不贪钱，没有淫欲，那就是真的。

他专门公开对大家这麽讲：「哦，你前生是我的什麽太太啊！是我的娘娘啊！你是我的什麽啊！我做过皇帝啊！你怎麽样怎麽样子。」公开对大家这麽讲，就引诱人生这种淫欲的心。他公开讲就变成去骗人，去攀缘。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J4主人惑乱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亲近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

是人愚迷，惑为菩萨：这个人愚痴到极点，是又愚痴又迷惑，以为这个能变化的就是佛菩萨了。那狐狸精也会变化，妖魔鬼怪都会变化。他没有想到，这个会变化，不一定是菩萨，也不一定是佛；你有什麽善根能遇到真菩萨、真佛？这个人就亲近其心：亲近这个魔附到身上的人，破佛律仪，潜行贪欲：怎麽知道那是魔呢？主要的，就因为他破佛的律仪，所以偷偷地就行淫欲去了；因为他有这淫欲心，所以就知道他是魔。
J5按其言状

口中好言：我於前世，於某生中先度某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今来相度，与汝相随，归某世界，供养某佛。或言别有大光明天，佛於中住，一切如来所休居地。彼无知者，信是虚诳，遗失本心。

口中好言：他除非不见到人，见到人他就说了，我於前世，於某生中先度某人：这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刘金童似的，一见到人，就说是她儿子；再不，就说是她丈夫。哪一生是她的儿子，哪一生又是她的丈夫。或者第一百零一生，或者是一百零二生中，我先度哪一个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或者说是他的兄弟等等，或者说是他的妻妾。今来相度，与汝相随：我现在来度你了，与汝常常在一起，形影不离。归某世界，供养某佛：和你到哪一个世界去，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亲近哪一尊佛。

或言别有大光明天：我们生到那个大光明天去。其实这个大光明天，就是魔王所住的地方。佛於中住：他说那个地方有真佛，现在你们这儿相信的，都是假佛。一切如来所休居地：如来都在那儿休息的，因为如来在世界上教化众生，度众生累得太疲倦了，所以就到大光明天休息去了。彼无知者，信是虚诳，遗失本心：他这麽一讲，这些人就信这种的虚诳了，信这种虚诳怎麽样啊？就把以前自己那个正信的心都失去了。
J6出名示害
此名疠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此名疠鬼，年老成魔：这个名字叫什麽呢？就叫疠鬼，他年老成魔了。这个疠鬼，或者三千年，或者五千年，就成魔了。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他来破坏这个人的定力，因为时间久了，他这个把戏耍得不愿意耍了，这个新鲜的玩意儿也生厌了，讨厌了，就不在这个人的身上了。弟子与师俱陷王难：因为这个魔一走，这个人自己就没有威德，没有魔力了。所以一般人也就生出怀疑了，於是乎，或者就告到官里去，把他捉去坐监。
J7教悟戒迷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你应该先先地觉悟这个道理，不要入这个魔的圈套里，不要入魔的轮回里边去。迷惑不知，堕无间狱：你要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将来一定堕无间地狱的。
I6贪求静谧（分五）
J1定发爱求　J2魔遣邪附　J3邪惑事言　J4出名示害　J5教悟戒迷
今J1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深入，克己辛勤，乐处阴寂，贪求静谧。

又善男子：又这个修定的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在三摩地中，心爱深入：他的心生出一种贪爱，贪爱什麽呢？贪爱深入这种道理。所以就克己辛勤：「辛」，就是辛苦；「勤」，就是勤俭。自己刻苦自待，对自己很克己，修行很用功的。乐处阴寂：他愿意居处到这个「阴」，没有阳光的地方，没有什麽人的地方，就好像愿意住深山穷谷的洞里边，那个非常寂寞的地方。贪求静谧：贪求那个地方清静。因为你太贪清静，也就会生出一种魔。人修道，无论什麽也不要贪，好的也不贪，坏的也不贪，你就平常心是道，要平平常常的，不要生一种贪心，你贪什麽都是不对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心爱深入」，他是乐处阴寂，他就是要往深里追求，不论什麽功夫，他想更往前有进步，更深入。「克己辛勤」，他很控制自己，很辛苦的，可是还有一种执着，就是「乐处阴寂」。「阴寂」，就是没有人的地方，什麽声音都没有。他想在这个时候以为他的功夫更能进步了，所以「贪求静谧」。他贪求这个宁静的境界，所以他想深入，也不一定是三摩地，就是他所用的功夫。
弟子：建议「心爱深入」翻译为贪爱更深的境界。
上人：这可以的。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2魔遣邪附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当尔之时，这个天上的魔王，等着有了机会，就飞精附人，口说经法：派一个魔鬼——魔王的眷属，附到其他人的身上，就来给他讲经说法。
J3邪惑事言

其人本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阴善男子处，敷座说法。令其听人各知本业，或於其处，语一人言：「汝今未死，已作畜生。」敕使一人於後蹋尾，顿令其人起不能得，於是一众倾心钦伏。有人起心，已知其肇。佛律仪外，重加精苦，诽谤比丘，骂詈徒众，计露人事，不避讥嫌。口中好言未然祸福，及至其时，毫发无失。

其人本不觉知魔着：被魔所附的这个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着魔了。亦言自得无上涅盘：他也这样讲。总而言之，魔王都说自己得了无上涅盘。由什麽地方你可以证明出来他是魔呢？魔多数是自己赞叹自己的，「你知不知道我呀？我现在已经得到涅盘的果位了，我现在证到初果了，我现在得到四果了，我现在就是菩萨了，你认识不认识啊？」一说这话的人，你不用问，这就是魔！

若是佛，他不会说：「啊，我就是佛，你快来给我叩头啊！你若不给我叩头，那你就当面错过，交臂失之。嘿，我这个佛，你都不向我叩头，你真是愚痴得很哪！」这样自己称自己是佛，自己称自己又是菩萨，自己称自己又是阿罗汉；若这样一讲，那就是魔了。你不用问，不问可知，这是魔鬼讲话！佛也不自己说：「我就是佛。」

菩萨现在到世界上来，他也不自己说自己是菩萨。就算旁人叫他菩萨，他自己都不会承认的。就算他是佛，旁人说：「喔，你是佛了，我知道你是佛！」他自己也不承认的；不要说佛菩萨，就算你说他开悟了，他都不承认的。真正开悟的人，不会承认自己开悟的。他若说：「喔，我是开悟了！」你不要听他的，为什麽？那简直的，连个狗都不如！所以你不要听他尽吹，尽自己捧自己，不要听那个！因此你为什麽要听经呢？听经，你就有照妖镜了，这个妖魔鬼怪他一现形，你就知道了。你若不明白佛法，他说什麽，你不知道，就被他骗了。

来彼求阴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这个被魔鬼附着身上的人，来到贪求阴谧这个善男子的地方，也是搭上个法座说法，令其听人各知本业：令所听的人，每一个当时就觉得好像做梦似的，「啊，我前生是干什麽的？喔，是给人看家的狗！」那个说我前生就是猫，那个说我前生就是鸡，那个说原来我前生就是牛。啊，都不是人了！

或於其处，语一人言：或者在什麽地方，就告诉一个人，好像这个魔鬼就告诉一个人说，说什麽呢？汝今未死，已作畜生：你前生是个畜生，是只狗。你今生没有死呢，已经又做狗了，又做畜生了。你不相信？敕使一人於後蹋尾：叫一个人，说：「我讲话他不相信，你在後边踩着他的尾巴，看看他能起来不能起来？」於是乎那个人就用脚往地下一踩。啊，说踩他的尾巴，顿令其人起不能得：你说这个神通大不大？他说这个人有个尾巴，叫人一踩，这个人果然就站不起来。不能起来了，所以他不信都要信了，「喔，他说我是畜生，现在真有尾巴了！要不然怎麽他踩着，我就起不来身呢？」

於是一众倾心钦伏：於是大家一看，「喔，这真灵！你看，这个人没死，他就知道他做畜生了！啊，这真是佛，这真是菩萨，这真是佛菩萨罗！」这所有听他讲的人都倾心钦伏。其实被鬼骗了，你还不知道呢！见了鬼，见了魔王，你当他是菩萨了，这真是颠倒众生。

有人起心，已知其肇：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想：「啊，怎麽这个样？不会有这个道理吧？」心里这麽生一种怀疑心，这个魔鬼就知道了，说：「喂，你现在不相信我讲的啊？」这「已知其肇」，就是知道他那个开始了，知道他心里讲什麽。所以这个人一看：「哦，这真是菩萨，我心里没讲出来的话，他都知道。哦，我生这麽一个念头、一个怀疑的念头，他就给我说出来了！啊，这不得了，以後再不能不信了！」连不信的这个人也信了。你说，就怎麽样呀？

佛律仪外，重加精苦：在这个佛的律仪以外，他说佛的戒律不够，我现在给你们再立一个新戒律。我要教你们做一个新佛！我创一个新佛教，以前那是旧的，没有用了。现在科学时代，什麽事情都要维新改良，原子时代那个旧脑筋用不着了，旧佛教也不应该用了。他把佛教都改了，所以又可以做长老，又可以做这个什麽比丘，什麽都可以了。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宗教，有古老的宗教，有时髦的宗教。古老的宗教，没人相信；时髦的东西，人人都趋之若狂。佛所讲的法，最重要的就是戒律。我们现在这一些人，认为佛真是古老，要找一个时髦的东西，所以一找就找到魔王的窟窿里去了。无论哪一个旁门左道，他们都离不了这种的贪欲，贪而无厌，这种欲是损人利己，要把其他的人都伤害了，而利益自己。

我们万佛城啊，我不能对你们说我们一定是正法，一定是怎麽样；但你们跟着我这麽多年，所有的人，每一个都算上，我和你们哪一位要过所有的财产了？我叫你们哪一个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给庙上？有没有这个事情？那麽为什麽我不这样子呢？就因为我很古老的，因为我要守戒律，我要尊重戒律。戒律是布施於人；不是尽叫人家布施给自己，自己不往外布施。

我们万佛城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是很自然的，没有用过任何手段向人去募钱的。我们不用手段，我们所来的经济已经够用了，你再用手段去骗人的钱，这样不是魔法还是什麽？叫人家所有的财产，甚至於身家性命都捐给道场，这完全是一种邪知邪见。

我所以和他们不同的原因，就因为我不贪所有人的财产，我也不贪哪一个漂亮的女人。我也不贪什麽名，什麽名我也不要。而且在外边，我有个臭名，不是个好名。谁要是听见我的名字，

就觉得头痛了，尤其是那些个妖魔鬼怪。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他诽谤比丘：他说，「比丘？什麽叫比丘啊？比什麽丘啊？」就这麽样。又说：「你说他是个比丘，我说他是个泥鳅。」他骂詈徒众：他随便骂徒弟，「你是只狗，你是只猫。」或者：「你是只老鼠。」或者：「你是只猪。」就骂这个徒弟。这个徒弟一听，这是菩萨骂我，也承认了：「你说我是猪，就是猪；说我是狗，就是狗；说我是猫，就是猫。」所以也不敢驳嘴了。你说这个真是！这个魔王的力量，你说多大！把人都迷得他说什麽都相信。

讦露人事：就是揭露人的私事，怎麽样的私事呀？譬如，这个男女做不正当的事情了，他就：「嘿，你同某一个男人在什麽什麽地方，干什麽什麽来着啊？」这个女的想：「这他怎麽知道的啊？」他把她公开，说他们两个是最不好、最坏的人，在什麽地方又做一个不正当的事情，见不得人的事情。你问问她，她不敢不承认的。这两个人果然有这麽个事情，也不敢不承认。那麽这表现什麽呢？表现他有神通，表现他什麽事情都知道。所以「讦露人事」，就是揭露人私，揭露人的秘密。不避讥嫌：也不怕人来讥讽，有嫌疑。

口中好言未然祸福：他口中常常欢喜说什麽呢？「嘿，你小心哪！明天你会不好的，或者有人给你下毒药，你吃东西小心一点。你若不小心，就会被人毒死。」就讲这个未然的祸福。或者讲祸，或者讲福，及至其时，毫发无失：等到那个时候呢，丝毫无失，丝毫都不错，果然应验，灵得不得了。你看，你敢不相信？嘿，这个魔王，比菩萨厉害得多！
J4出名示害
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此大力鬼，年老成魔：这个鬼就叫大力鬼，年老成魔了；人若不修德，年老就成贼了。我不是讲过吗？中国人有这麽一句话，说「老而不死是为贼」，人年老了，他经验得多了，也就会作怪；鬼年老了，就成魔了。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这大力鬼年老成魔了，他就妒忌人家修道，要去破坏人的定力。久而久之，这个魔也生厌足心了，就把他附的这个人撇去。弟子与师俱陷王难：这个弟子与师俱陷王难了，也就是等於同落地狱一样的。

以前我不是说过：「懵懂传懵懂，一传两不懂；师父下地狱，徒弟往里拱。」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没有遇到明白的师父，所以就糊里八涂的。他师父跑到地狱去了，这个徒弟一看，师父在前边走，他就在後边跟着罗！跟到地狱里的时候，这师父一回头，说：「嘿，你干什麽也来了？」这徒弟就说：「我看你来了，当然我也要跟着你来嘛！」「哎呀，这不是个好地方，你不应该来呀！」「那你先来了，我怎麽可以不来呢？我是跟你学的嘛！所以你到什麽地方，我也应该到什麽地方。」这个师父想：「啊，自己下了地狱，结果把徒弟也带来堕地狱了，真是对不起！very sorry!」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厌足心生」，就是他玩够了，拿着在人身上当游戏玩的那个人，大约也觉得在这个人身上玩得不好玩了，就不要这个人了，他所需要的都得到满足了，厌倦了。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5教悟戒迷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你应该先先地觉悟，不要入了魔的圈套，不要入魔的轮回里边去。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如果你迷惑不明白这个道理，将来一定堕无间地狱了。
I7贪求宿命（分五）
J1定发爱求　J2魔遣邪附　J3邪惑事言　J4出名示害　J5教悟戒迷
今J1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知见，勤苦研寻，贪求宿命。

又善男子：又有这种修定的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他在三摩地中，心爱知见，勤苦研寻，贪求宿命：在这个定里边，心里边想要知道多一点事情，想要得到宿命。他非常地用功，勤俭精进，也不怕苦。他那麽研寻，要怎麽样呢？想要知道宿命。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勤苦研寻」，这「勤苦」不是不怕吃苦，是为想要知道宿命他就很用功，并不是不怕。他是求，他很精进为的是想知道宿命通，想得到神通，并不是不怕苦，是不顾苦。

这个修有两种修行，一个是舍本逐末的修行，一个是舍末逐本的修行。「舍本逐末」的修行，就是在那儿搞名搞利，就怕人不知道自己，在那儿一天到晚攀缘，和人拉拢关系，一切一切都是为自己有一个好名，好求名利，所以就怕人不知道自己。他在那儿是不管福慧有没有，只是像那个抽鸦片菸的人，想现得利益，即刻就过瘾了，所以他就求名求利不顾一切，把修福修慧都忘了。不想我的智慧不如人，有的事情人家都懂了，我还没懂，我还在那儿糊里糊涂的，尽在揣测，用愚痴的思想尽来想东西，来分别；这个都是在那儿不知道培植德行，不知道修福修慧。所以尽在用一般世俗人的思想来用功夫，所以这叫舍本逐末，和世俗人没
有分别。

「舍未逐本」的修行呢？一天到晚在那儿埋头苦干用功修行，他是修福修慧。真修行人是要修福修慧，我的福报不够，我要栽培自己的福报。那个修福修慧是和世俗人不同，世俗人所求的是现实的。我们这个修行人所修的是要永远的，就好像佛是万德庄严，他只知道培植自己的福慧。

培福就要利人，不是利益自己；你要是利益自己，自己就没有福。你利益自己，就是自己贪享受，享福是消福。那麼培植福慧是在那儿积聚自己的福报和智慧，就像你有钱存到银行去一样。你这个福报存到什麼地方呢？是存到那个大公无私的宝库里头，至正不偏的银行里头。你修多少福，修多少慧，那是你自己的储蓄。你不懂得修行，就是求名求利；懂得修行，就是培福培慧。所差的就是这麼一点！

所以有的人就走到错路上去了，就尽求名求利去了。「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我们谁有什麼过错，应该很坦白的对大家说，不应该覆藏着，不应该包藏祸心，不应该对任何的事情不坦白。你样样要为大众着想，这就是培福培慧的地方；你样样为自己着想，那就是求名求利的地方。所以这一点每一个人都要认清楚。

我们真正为佛教，要把大家都提倡起来，人人都成佛了，那我们才是一个真正弘扬佛法的人。可是人人都成佛，度了一切众生，无一众生可度的。还不要着相，说：「我做了什麼好事了，我度了多少人，我度了多少佛。」这都要行所无事，要扫一切法，离一切相。不能说我是如何如何，怎麼样子。你如何怎麼样子，是不是头会走路脚会吃饭？还是用脚走路，那你和人没有什麼分别。你头冲下，你用你的头发可以迈步，每一条头发迈一步，你的一步可以像飞似地跑得那麼快，甚至於你能飞腾变化，那是和人不同了。不然的时候，一样照常吃饭、穿衣、睡觉，没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在名利上用功夫，要在真实根本上摸索。真实根本你得到了，「但得本，莫愁末，如净琉璃含宝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终不竭。」所以不要自满，不要自己得少为足；你要得少为足都叫着魔了。你看释迦牟尼佛三只修福慧，百劫种相好，他并不是在那儿求名求利的，这一点我们要认识。

什麼叫根本呢？根本就是没有一切欲念了。你若能断欲了，那你就得本了；你没有能断欲，就谈不到得本。断一切欲，包括财欲、色欲、名欲、食欲、睡欲这一切欲都离了，这些个问题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也不去依赖任何人，也不需要去向任何人攀缘拉拢关系，这才是真正修道的人。要把这根本认识了，你根本认识了，那还要一步一步往前走，不是说我就是有什麼了不起的。没有什麼了不起的，我们大家都还是薄地凡夫，不要自己自命不凡。你自命不凡，那都是着魔了，那就是那个飞精附人了，令你颠颠倒倒哭哭啼啼的，一阵间又哭，一阵间又笑，一点定力也没有。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2魔遣邪附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其人殊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知善男子处，敷座说法。

尔时天魔：当尔之时，这个天上的魔，又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那麼其人殊不觉知魔着：其人也不知道自己着魔了。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知善男子处，敷座说法：这就是魔到求宿命这个人的地方，也给讲法了。

J3邪惑事言

是人无端於说法处，得大宝珠。其魔或时化为畜生，口衔其珠及杂珍宝，简册符牍，诸奇异物，先授彼人，後着其体。或诱听人，藏於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处；是诸听者，得未曾有。多食药草，不餐嘉馔，或时日餐一麻一麦，其形肥充，魔力持故。诽谤比丘，骂詈徒众，不避讥嫌。口中好言，他方宝藏，十方圣贤潜匿之处。随其後者，往往见有奇异之人。

是人无端於说法处，得大宝珠：这个人无缘无故，就无端端地在说法的地方，得到一个大宝珠，或者钻石，或者什麼如意珠之类的。其魔或时化为畜生：这个魔或者有的时候，这个说法的自己变成畜生了，他说这个菩萨什麼都变的。口衔其珠及杂珍宝，简册符牍，诸奇异物：他变成畜生，用口叼着珠子，或其他的珍宝，或者这个书简、册类，或者符。这都是很奇怪的、很值钱的东西。先授彼人，後着其体：他先就给这个人，然後又自己着到这个人身体上。

这「符」，是古来有一种「若合符节」的证信方法，用竹子分成两边，都一样的，在中间连着写字。等到用的时候，两个合起来一对，若对上了，这就是真的；若对不上，就是假的。或者画符，这鬼画符，就是拿来降魔捉鬼、降妖捉怪的符。「牍」，也是一种书牍（信札）之类的。

或诱听人，藏於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处：或者他教这个听的人，说把珠子藏到地下，就有一颗好像明月这麼个珠子，照得这个地方放光。是诸听者，得未曾有：这一切听他说法的人，说：「哦，这真是真的，这个不会是魔了！」他明明是魔，这一些个听法的人说他不会是魔。

多食药草，不餐嘉馔：这个魔常常吃药草，不吃饭，不吃好的东西，就吃药。吃什麼药啊？或者人参，或者最补的药品。我在香港遇到一个人，他说他不吃饭。

帮着人家或者求寿，或者求子，或者求福，或者求什麽。在人家里一住，就说他不吃饭，其实他吃什麽呢？吃核桃。核桃里边有仁，是补脑的，你吃了它，脑筋就很好。这个东西吃很少就不饿了。比如你吃这麽一碗饭，这个东西，吃半碗就饱了，它很多油的。或者松子之类的，总而言之，他吃这些个最有营养的东西。

或时日餐一麻一麦，其形肥充：或者有的时候，一天就吃一粒麻、一粒麦，他还很胖的，胖得比肥猪都胖，为什麽？魔力持故：这个魔的力量摄持的缘故。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九年五月补述

上人：「是人无端」，「是人」，是指贪求宿命的人；「无端」，就是没有理由。

弟子：「来彼求知善男子，敷座说法。」

上人：这就是魔到求宿命的那个人那儿。

弟子：「於说法处得大宝珠，其魔或时化为畜生。」是另外一个魔吗？

上人：不，就是那个魔。

弟子：这个魔附着的人，又化成畜生了？

上人：嗯！大家就看见他像畜生，就是现古里古怪的样子嘛！「先授彼人，後着其体」，「彼人」，就是求宿命的人。

弟子：求宿命的人已被魔附身，化成畜生了，口里又衔着宝珠及杂珍宝？

上人：给当时那些听法的人。这不是一个人，或者他选择其中的一个人，这都是假设之辞，一定有这个事情吗？没有的。这都是假设的，不是一定的。你不要认为佛说这样，就认为是一定的。这只是举出一个例子，要大家触类旁通，不是就这样死板板的，凿死卯子。要灵活运用，再有这种事情，你就会知道，「哦，这和那是相同的！」你说他变畜生，或者他变一个佛也不一定的。或者他什麽都可以变的。不是单单指定你就可以变畜生。他这里说是有珠宝，这都不一定的。你喜爱什麽？他就会变什麽。你心里所执着的什麽东西？嗳，他就有了！好像蔡某变魔术，一变，你喜欢戒指，嗳，变个戒指给你！

所以这个都不是真的，就是说出来有这个意思就可以了，不要讲得那麽详细，这都是个比喻。他或者有这样，或者没有这样，不是一定的。所以用「或」字，都是假设之辞，根本就可有可无的。你说他是这样也可以，不是这样也可以，所以用个「或」字，不是决定词，maybe, maybe not（可能是，可能不是）。

弟子：「後着其体」呢？那个魔又着到谁的体上呢？

上人：又着到每一个人身上。

弟子：另有魔来着到每一个人身上吗？

上人：就那个魔，魔可以分身无数的，可以着到那一个人的身上，又可着到旁人身上。

弟子：哦，跳来跳去！

上人：不是跳，他不是一个，可以变很多的。

弟子：哦，着到你身上，又可以着在他身上！魔的力量那麽大的？

上人：嗯，那个魔和佛的力量差不多的！不过就是一个邪，一个正。魔所做的事情是邪的，佛所做的事情是正的，所差别的就在这里。台湾有一个居士，他经过很多，有这个经验，现在可以叫他再讲。（对居士说）你要和盘托出，把魔传给你的心法讲出来。

居士：上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我现在所讲的，是我在台湾跑过的外道所显现的，跟我所了解的。或许我了解的，跟佛所说的天魔不大一样，因为天魔是千变万化的。我看到的，只是他们显现的方法之一而已，不是全部的境界，只是供作参考，不一定是全部事实。因为天魔的显现方式有好几种，一种要经过灵媒，一种不经过灵媒。普通学习外道，如果你的心不太正的时候，他不经过灵媒，在你禅坐时，天魔就直接可以显化，化做一个人的样子。

在这段经文「是人无端於说法处，得大宝珠。」因为有「於说法处」，依我所看到的，我想是有灵媒、说法者、听法者三种人存在的情形。「是人」，上人的翻译说是着魔的人，这也是一种的翻法。但是我看过其他的翻译，和我所了解的，「是人」，也可以说是还没有着魔的人。为什麽这麽讲？因为佛讲《楞严经》，是为了警惕还没有着魔，但是心已经稍微偏的人，你要警觉，如果不警觉就会着魔。用意是要警诫人：在色、受、想阴已经尽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或许有这些事情会显现，如果显现，你们要怎麽样预防。

两年前，我到一个在家人那里，他也是剃了光头，好像一个沙门的样子，他在家里禅坐的时候，天魔附在他的身上，说：「某某人，我送你一本《无字天书》，送你一部什麽经。」开始的时候，因为你的心不正，想得到一个迅速得证的方法，所以去那个道场，他会化做各种的方法。「五十阴魔」前面这三十阴魔的境界，每一天、每一个地方，像这一切一切，大概我都看过，也听他们说过。

好像那些简册、珍宝和藏什麽东西，我都看过。或是一餐一麻一麦，还是一餐可以吃很多东西的情形都有。就好像授大宝珠，你打坐的时候，他说：「某某人，我授你宝珠好不好？」如果你心一动，想得到这个东西——这是指透过灵媒——你把手伸过去接下来，接下来之後，就产生问题了。

我以亲身的体验来讲，二年前我到一个地方，他说：「我授你一部《无字天书》，让你练三年

，三年练完以後，你可以得到很大的神通。」那天我因为心有点动，就想：「你送我一部《无字天书》，好啊！」我就接下来了。他又说：「你要接受的话，就双手往上提，我授给你。」授完以後，回家第二天，我整天就念，我自己都听不懂，好像在说日文，又好像泰国文。又唱日本明治天皇那时候的军歌，我以前根本没有唱过，其实我的声音很差的，但是一唱起那个军歌来，声音可以很高，可以很低，比电视、电台里歌星的声音还要好。我想这《无字天书》就是经文说的「简册」。

这里「说法处」有二种情形，一种是你本身没有着魔的人，没有办法看得到；受阴没有尽，也没有办法看到。一种是你本身在静坐时，被天魔附的那个人看得到，你也看得到。

所以这一段有二种情形：一种是被天魔附的人和你都在定中的时候，他授你什麽东西，你本身也可以看得到外界的景象，其实这只是个幻境，是「是人」所变的。一种是你本身没有看到，只心动而已，他说：「我授给你什麽东西，好不好？」你讲「好」，那时候就不一样了。天魔其实也有天魔的规矩，你如果说我不要，他也着你不上的。据我所知道，整个台湾的外道都在前面这三十阴魔的境界之内，这是想、识还没有尽的境界。

今天的翻译跟我讲的事实，可能有点出入，我是说或许在这种情况下，天魔会用这种方法显现，要来害你，使你不成道。因为你的道行有高低的分别，所以他显现的方法一个一个是不一样的，这只是供大家参考，阿弥陀佛！
　　──上人一九八九年五月补述至此

诽谤比丘：他专门骂和尚，专门骂出家人，「出家人！出什麽家啊？哼，一点都不修道，还出家呢！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他这麽诽谤出家人。又对人说：「你信他干什麽？他也是个人嘛！你真是这个啊，你stupid，愚蠢到极点了！」人若信比丘，他说人愚蠢到极点了。骂詈徒众：也骂他自己的徒弟，或者什麽都骂，不一定就是畜生，或者是其他什麽东西都骂。不避讥嫌：他也不怕讥嫌。

口中好言，他方宝藏：他口里头欢喜说什麽呢？「啊，什麽地方有很多的宝贝，很多的金银财宝，你想不想要啊？」就这麽妖言惑众。或说十方圣贤潜匿之处：或者是佛，或者是菩萨，他在什麽地方修行，你都不知道。随其後者，往往见有奇异之人：在他後边的人，往往就看见，或者是放光，或者是怎麽样子；总而言之，非常古怪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十方圣贤」，说是怎麽样怎麽样，怎麽样也不怎麽样，就是这麽说说而已，是比喻。你不要认为这个「圣贤」就是圣贤了，不是那个样子。他是那麽说嘛，都是虚妄的，不是实在的。你不要以文害意——不要因为文，把整个的意思都丢了。整个的意思就是说的他这种人有这种的境界，说的都是无根无据的这些话，没有证明的。他说的那一句话，佛把他取出来说，他那麽说，并不是真的。你翻译成一定的，就变成死死板板的了。
　　「往往」，就是一次又一次。说一次又一次，在他後边常常见有奇奇怪怪的人。

这都是假设之辞，没有什麽大的意思，都不是一定的，或者是这样子，或者不是这样子。「奇异」，就是奇装异服，很古怪的那个样子。这个和前边的「十方圣贤」的文完全没有关系，这个文都是没有一定的。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4出名示害

此名山林，土地城隍、川岳鬼神，年老成魔，或有宣淫，破佛戒律，与承事者潜行五欲；或有精进，纯食草木，无定行事。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此名山林，土地城隍、川岳鬼神，年老成魔：这个是什麽呢？这是或者在山上树林子里边，或者是土地，或者是土地鬼、城隍神，或者是川岳的鬼神。他也时间久了，变成魔了。或有宣淫，破佛戒律：他都是有一种淫欲的心，破坏佛的戒律。与承事者：和他在一起的这个人潜行五欲：什麽叫五欲呢？就是财、色、名、食、睡，这人间的五欲。或有精进，纯食草木，无定行事：或者有的也好像很精进似的，单单吃草、吃木，他不打坐、不修行，单行这个无益的苦行。恼乱是人：他令这个修道的人，不修行。厌足心生：他厌足的时候，生了一种厌足心，就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陷王难。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最要紧就是「或有宣淫，破佛戒律，与承事者潜行五欲。」他若那样子，就是正的也邪了；要不是那样子，邪也是正了。要紧的就在这个地方，你要认识真正的意义在什麽地方！他见到奇奇怪怪的，假如他要是正的，不宣淫，这也都不足为奇的，没有什麽，都很平常的事情。就在宣淫不宣淫的地方，那是要紧的！

「与承事者潜行五欲」，和来跟他学习的人潜行五欲。就像某某那个样子，还有某人这个样子，这都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你看不出来要紧的地方，永远也翻译不好的。

「或有宣淫」，他是尽提倡淫欲，说双修法，说淫欲就是菩提。他说一定要那麽修行才能成佛，这就是邪见。他有这种毛病，却掩护他的罪过，掩护他犯戒的行为，叫人不知道，说这才是真正佛法。像某某这一套，一天到晚带着一帮女人吃吃喝喝的，各处乱七八糟的，他公开宣淫

，修双身法。

好像加拿大有个叫某某的，又说他是喇嘛，又说他是神父，又说他是牧师，又说他是比丘，结果带了一帮女人二十多个，小孩子也有二十多个都跟着他。一大帮人都是他的，他说他们都是在一起cultivation（修行）。你们都没有见过，这就是那个奇奇怪怪的。他到那儿，他说他知道海里来一艘船，看船去，那个地方就来了一艘船，跟着他的那一帮人说：「这真灵验，真有感应！」

我头一次去加拿大，他就带了一帮女人手上不知拿着什麽东西，好像他的法宝似的，总是这麽举着，弄那个怪样子，跪在我面前要来受戒。以後他们又不敢来受戒，都不敢来。他求我印证他是班禅喇嘛，他说班禅喇嘛也不知道死了，也不知活着，可是现在就对跟着他学习的人说他就是班禅喇嘛。就是某弟子以前也是跟着他学的，某弟子那时候在那儿，没有米吃了，某某就叫他用一部truck（货车）到各处去偷东西卖了来吃饭。你们想一想，这是多麽不可思议，他跟着这麽一个人去学佛法！在蒙特利奥，我还去看他们，还买了两百磅米送给他们，怕他们偷东西吃。

他到加拿大我这儿，对我恭恭敬敬的；等我到他那儿，就摆起个架子，穿得很威风的，带着他那一帮女人都出来给我叩头，可是他不叩头。在加拿大他对我叩头，到他那儿他不叩头。他说和他那些女人生孩子是cultivation（修行），就这个嘛！公开生孩子，都跟着他，他也很大的本事，那些个女人互相不妒忌障碍的，都是很大方的。

弟子：为什麽土地城隍、川岳鬼神会年老成魔呢？

上人：他们尽受人们鸡啊、鸭啊、猪啊的供养，他就成魔了嘛！就学习不正了嘛！好像有的人就学抽鸦片菸了，有的人就往正路上走，有的人就往邪路上走。这个你都不懂吗？鬼神尽贪人的供养，贪多了觉得这是不错，所以就什麽都干了，就成魔了，将来也就堕落啊！你懂吗？很简单的。

佛所说的法都在世间摆着呢，你可以以此类推，没有什麽不明白的。乃至小孩子调皮，不听话，都是在那里演说妙法嘛！你认识了，样样都是妙法；你不认识，样样都是末法。十几年前，某某带了十几个人到我这儿来，要我给他印证他是班禅喇嘛，他对他的那些人说：「你们若不相信我是班禅，我们向宣化法师问去，他若说我是，我就是班禅；他要说我不是，我就不是班禅。」从加拿大就跑来了，跪在我面前叩头，我对他说：「你是班禅，我也不知道；你不是班禅，我更不知道。但是我有一个方法，班禅是西藏人，你要是不用学西藏文就会说西藏话，那我可以马马虎虎承认你是班禅。你若不会说西藏话，要我印证你是班禅，我不能跟着你打妄语。」他听见这个，卷旗息鼓即刻就跑回加拿大去了，他们是开了小巴士来的。现在某某那一帮人不偷了，为什麽不偷呢？他都叫他那些女人每一个人都到外面拿一点手工到家里做，赚一点钱来维持生活。不过这也是很苦的，可是他说他们在一起cultivation。

你们翻译的时候，不用提名字，他们都立不住的，就说某某就好了。不过我不提出名字，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谁。画人不要画出肠来，你们画公仔都要画出肠子来，才令人知道这里头有心、肝、脾、肺、肾五脏在里头。这个翻译经典要有真知灼见，要有择法眼，不要就这麽用你想像力想的。你为什麽没有真正择法眼、真正智慧？因为你平时不用功修行，所以到了紧要关头都没有正念了，都不懂得怎麽样翻译了。

他装模作样尽来骗人，打妄语，这能说他是在修行吗？唯利是图到处骗财骗色，能说他这是修行吗？他有邪见，所以着魔，魔就来了。那个魔就和他合而为一了。

「土地城隍」，不是城墙，不能翻译成城墙，是两个神：土地神、城隍神。「城隍」是神的名字，城隍庙就是管着那个城市的，等於市长一样的。不过他这个不叫市长，就叫城隍。「土地」就好像管地方的地保官。地保官管的范围小，市长只有一个，地保官是很多的。

「纯食草木」，是他尽吃草根树叶之类的。「无定行事」，他没有一定的。好像那时候某弟子就是这一类的，入这个魔了。那个魔就恼乱这个人，「厌足心生」，魔和他开玩笑够了，不要他了。「弟子与师俱陷王难」，弟子和师父就都犯法了，好像那个某某被美国驱逐出境，就是现成的榜样。也好像西雅图某人之类的，都是这一类的。还有某弟子晚上跑出去弄一些树叶子回来，用油炒着吃，就是这一类的嘛！这不是有什麽意思的，就是乱七八糟的，弄得这个人颠颠倒倒，魔和他开玩笑，拿他当一个玩具，就好像小孩子拿一个玩具在玩弄。

所以某弟子就跑到尼泊尔，和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结婚了，就是这一类的嘛！他跑到外边去，知道後悔，知道错了，要回来。要求了几十次，我不准他回来，因为他要把那女孩子也带回来，这个地方怎麽能放她？他听到一个大神告诉他这样，又告诉他那样，又告诉他吃这个、那个，就是这一类嘛！现在这就是现身说法，你们还不懂。

「俱陷王难」，也就是犯法了，被法律制裁了，譬如他被驱逐出境了，或者被关在监狱里了，或者罚他做劳工什麽的，这都不一定的；总之，他就是犯法了。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5教悟戒迷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你应该先先觉悟，不入这个魔的圈套，不入魔的这个轮回里头去。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如果你迷惑不知的话，就会堕落无间地狱。

I8贪求神力（分五）

J1定发爱求　J2魔遣邪附　J3邪惑事言　J4出名示害　J5教悟戒迷

今J1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神通种种变化，研究化元，贪取神力。

又善男子：又有一种修道习定的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在三摩地中，心爱神通种种变化：他心里又打了一种妄想，打妄想干什麽呢？想要得到这个大神通，现空中十八变，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好像罗汉在空中有十八变，他也想这个神通。研究化元，贪取神力：研究变化的本元这个道理，他贪求这神通的力量。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破色阴、受阴，一样还是着魔。这色、受、想、行、识都破了，那是很平常的事情，不是真有定力，不着魔了。他不过是很高了，很高了还一样着魔，为什麽？就因为他还有个爱心和贪心，就因为有这个，或者贪知见，或者贪神通，或者贪感应。这一贪就开门了，并不是他一想，就不会着魔了，那个着得更厉害的。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J2魔遣邪附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当尔之时，这个天魔就在那儿等着、等着，等着有了机会了，就飞精附人，口说经法：被飞精附身的这个人，口里讲说经法。

J3邪惑事言

其人诚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通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是人或复手执火光，手撮其光，分於所听四众头上；是诸听人，顶上火光皆长数尺，亦无热性，曾不焚烧。或水上行，如履平地。或於空中安坐不动，或入瓶内，或处囊中。越牖透垣，曾无障碍。唯於刀兵不得自在。自言是佛，身着白衣，受比丘礼，诽谤禅律，骂詈徒众，讦露人事，不避讥嫌。口中常说神通自在，或复令人旁见佛土。鬼力惑人，非有真实。赞叹行淫，不毁麤行，将诸猥媟，以为传法。

其人诚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这个人不知道有魔着到他身上了，也说自己得到这无上涅盘了，得到涅盘的妙果了。来彼求通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来到求神通这个善男子的地方，也给他说法。

是人或复手执火光：魔附的这个人，或者手里拿着这火光，手撮其光，分於所听四众头上：一只手拿着火光，一只手又把这火光用手这麽抓起来，放到旁人的头上。他放到四众的头上，一个人头上放一堆火。是诸听人：这所有听的人，顶上火光皆长数尺：这个「长」字，也可以读如「肠」音，也可以读如「掌」音。长了有数尺；也可以说长了，长起来数尺。他放那儿的时候，就是这麽一把火放到这个人的头上了，它就一点一点长，长起来好几尺长，亦无热性，曾不焚烧：也没有热的性质，也不再往旁的地方去焚烧。

或水上行，如履平地：魔所着的这个人，或者在水上走路，就好像在平地上一样。或於空中安坐不动：或者在空中行走，或者坐到空中，空中本来是无所着的虚空，他坐到虚空里边。或入瓶内：或者他自己钻到瓶子里头去。或处囊中：或者钻到一个口袋里头去。越牖透垣，曾无障碍：你这窗门关着不是吗？他可以窗门不开，随便就出去，透墙到外边，一点障碍都没有。

唯於刀兵不得自在：他就怕什麽呢？就怕刀枪刺他。为什麽怕呢？因为他还有形质，他有一个形质的障碍。虽然他有五通，但是他也怕刀来割他。那麽刀剁他、枪刺他，他就不能得到自在；就是他还怕刀来砍他、枪来刺他。

自言是佛：他自己说他就是佛了。身着白衣，受比丘礼：他身上不穿出家人的衣服，穿在家人的衣服，受出家人来叩拜。诽谤禅律：他说这个禅和律都不对的，都没有用的。骂詈徒众：他骂自己的徒众，讦露人事，不避讥嫌：也是把人的秘密给揭穿了，也不怕人家讥讽，也不避嫌疑。

口中常说神通自在，或复令人旁见佛土：他口里头常常说种种的神通自在，或者他教人见着十方的佛土。鬼力惑人，非有真实：因为他有一种鬼的魔力来迷惑人，他并不是有真实的功夫，不是有真正修行的功夫。赞叹行淫，不毁麤行：他所最赞叹的就是淫欲，他说这真是最妙了，这就是菩提涅盘的根本，说这种行为不要紧的，不要守戒律。将诸猥媟，以为传法：将这一切不清净的事情，做为他传法的一种用途。

J4出名示害

此名天地大力、山精、海精、风精、河精、土精，一切草木积劫精魅；或复龙魅，或寿终仙再活为魅；或仙期终，计年应死，其形不化，他怪所附，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

此名天地大力、山精、海精、风精、河精、土精，一切草木积劫精魅：这个名字就叫天地的大力鬼神，或者山上的精灵，或者海里的精灵，或者风里头的精灵，或者河里头的精灵，或者土里头的精灵，或者一切草木等积着很多劫的这种老妖怪。

或复龙魅：或者是龙的这种怪物。或寿终仙再活为魅：或者这修仙的，他或者修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五千年，寿命终了再活起来，就成了一种魔魅。

或仙期终，计年应死，其形不化，他怪所附：或者这个仙的期限终了了，算计算计他到这个年应该死了，可是他死了，他那个身形不变换，其他的怪物又来附到他身上。

年老成魔，恼乱是人：这也是年纪老就变成魔鬼了，来恼乱这个人的定力。厌足心生，去彼人体：时间久了，他厌足心生出来了，离开这个人的身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魔在的时候，这个人就好像很有威神似的，等这个魔一走，这时候徒弟和师父就都被国家的王法所限制，制裁了。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此名天地大力」，他这种是邪力，不是权力，就像土匪杀人，这只是他一种强权的力量，不能说他有权力杀人的。

「山精、海精…
…年老成魔，恼乱世人」，我再给你们说一个比喻，他又说是山精、海精、草木年多了，久了成精；又说河精、土精这一类的。这就譬如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很正经、很守规矩的，等子孙满堂老了，他不守规矩了。不守规矩就怎麽样呢？在这个国家，你看报纸常常见年老的八、九十岁了，那麽老的人还常常有把他的孙女给强奸了，强奸一次、两次还不够。他老奸巨猾，乱七八糟，所以就成魔了。他若还守规矩，还像年轻的时候那麽正真无私的，还是神。可是现在就不能叫他神，叫他妖怪了，他就是妖怪！在中国，这个「精」就是老的意思，就是老了他成精怪——精灵、妖怪，他变成老奸巨猾，谁也看不透他，认识他不清楚。所以单翻一个「精」字是省文，本来具足应该说是个「老妖精」，人人都恐惧他。

在〈楞严咒〉上就有一段是专门呼召山妖水怪的，这我试过，看见那个妖精有几百个头的，有几百只手的，有几百条腿的，有腿上长了很多头的，古古怪怪什麽样儿都有的，我见过的。「年老成魔」，可以说是魔的精怪，就是说是魔精，那个力量你就可以说魅力，魑魅魍魉那个「魅」。你们记得有一副对联是：

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单戈能战。
伪为人，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合手即拿。

「骑奇马」，说骑着一匹很奇怪的马，骑马的骑字，就是马字边有个「奇」字，所以是骑奇马。骑着最出奇、最奇特的马，就是龙驹。「张长弓」，张字是弓和长字在一起，这都是一个字拆开来用的。「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单戈能战。」单戈合起来就是个战字。

这是一个外国的番王向中国造反，下一个反书，说我这个兵和将军都骑奇马，这部队都骑着龙马，张开长的弓箭，能把你们一射，就射死你们。「琴瑟琵琶」，这四个字有八个王字。「王王在上」，说我这儿个个都是王，我这儿有八大王，都是在你中国的上边。「单戈能战」，就是单手拿着戈，也能和你打仗，来下反书。

中国当时也有一个饱学之士在做大臣，一看这个战书，就给他对上了，说：「伪为人，袭龙衣」，你想要穿龙袍。「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魑魅魍魉这四个小鬼，鬼鬼都在边上。「合手即拿」，你把手合起来，合字下边加一个手字，这就是个拿字，说我一拿起来就把你杀了。这番邦大臣一看这是不行，又把这个反书要回去就跑了。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5教悟戒迷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阿难哪！你应该先先地觉悟，不入这个魔的圈套，到魔这个轮回里边去。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如果你迷惑不知道，就会堕落无间地狱里了。

I9贪求深空（分五）
J1定发爱求　J2魔遣邪附　J3邪惑事言　J4出名示害　J5教悟戒迷
今J1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入灭，研究化性，贪求深空。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在三摩地中，心爱入灭：在这个三摩地里头，就生出一种爱好入灭的心理，研究化性，贪求深空：研究自有化无、自无化有这种变化的情形，他贪图一个深的空理。

J2魔遣邪附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当尔之时，这个天魔就等着你，一有机会，於是乎就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贪求深空」，毛病在贪求上。什麽叫「深空」？深空也就想得到真空，但是它不是真，所以就说深空。他研究入灭，就怎麽样？能以来去自由，愿意活着就活着，愿意死就死。他想得到这种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要明白空理，才能这个样子。

因为他一贪求深空，研究入灭这种化性，正在这个时候，大约就生了邪见；生了邪见，就是：「什麽样叫真空呢？」大约就有神通了；误以为有神通愿意活着就活着，愿意死就死，生死自由了。因为这样子，他在这时候，这一迷不要紧，「尔时天魔，候得其便」，这个天魔看见他有机可乘了，有这个窟窿，所以飞精附人。这个「飞精附人」前面有很多了，就是那个精灵，天魔那个精，他那个灵性，跑到他这儿来了。所以他就好像有神通似的，忽然间又有了，忽然间又没有了，隐显自如，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就像耍魔术似的。忽然间能把那个自由神变没有了，忽然间又现出来了；这是他变自由神，他自己本身也能这样子，也能忽然间就有了，忽然间又没有了。他这个手一垂到下边就放栴檀香，会放香。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个人有一股香气，这就有道了。那个天魔啊，什麽神通都有的！「或大小便如厚石蜜」，大小便就像蜜糖似的；石蜜就是冰糖，像冰糖那个味道，你看这个大小便也不臭了。一般人看见这种境界，以为这真是了不起，这真是有修行了。实际上这是一种魔术，那个魔在那儿现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在什麽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魔呢？就因为他不守佛戒律，诽谤戒律，说戒律不对，那麽他也轻贱出家人，不恭敬，由这个上就知道他是一种魔，天魔在那儿帮助他，就是这个！这不要以为这个「深空」又有什麽了不起的，这个深空就是他想求真空，但是又不是真空，所以叫深空。这是形容他那种误入旁门，着魔那种贪求的心；他若没有贪求心，不会着魔的。因为他一生贪求，就不合乎一种修行人的本分了。所以就求无上道，也不应该用有贪求的心。「尔时天魔，候得其便」，就因为他这儿一贪求，一贪求，天魔乘着这贪求就来了，这就是一个漏洞，魔就钻进来，所以我们修行人不应该那麽贪求，贪求多了就着魔。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3邪惑事言

其人终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空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於大众内，其形忽空，众无所见；还从虚空突然而出，存没自在。或现其身洞如琉璃，或垂手足作栴檀气，或大小便如厚石蜜。诽毁戒律，轻贱出家。口中常说无因无果，一死永灭，无复後身，及诸凡圣。虽得空寂，潜行贪欲。受其欲者，亦得空心，拨无因果。

其人终不觉知魔着：被魔所附的这个人，自己也不知道有天魔来着他的身，亦言自得无上涅盘：他也是这麽说，说什麽呢？说他已经得到无上涅盘的妙果了。来彼求空善男子处：来到这个求深空、求灭的这个人的地方，敷座说法。

於大众内，其形忽空：在大众中，被魔所着的这个人，因为有魔的神通，忽然间他这个身体没有了。他在这儿说说法，你就看不见他了，变成一个人空、法空！啊，人也没有了，法也没有了！众无所见：大家都看不见他了。还从虚空突然而出：等了一等，大约几分钟之後，喔，他又从这个虚空突然出来了。存没自在：他愿意存在就存在，愿意没有就没有，存在和没有都是自在的，都是随他自己意的。

或现其身洞如琉璃：或者把他这个身现得像琉璃那麽样地透明，里边也可以看到外边，外边也可以看到里边。或垂手足作栴檀气：或者他把手往下一垂，就有栴檀香气放出来。或大小便如厚石蜜：或者他大便，或者他小便，就好像非常浓厚的冰糖那麽甜。

诽毁戒律：他说你不要持戒律，持戒律，那是小乘的东西，你持它干什麽？没有什麽大意思。轻贱出家：唉，你不要出家，修行就是修行嘛，何必出家呢！唉，出家人？出家和在家又有什麽分别呢？他就这麽诽谤出家人。

口中常说无因无果，一死永灭，无复後身，及诸凡圣：他口里常常说：「没有因，也没有果，你不要信因果，因果这是一种错误的，没有这麽回事的！人死如灯灭，你死了就没有了，没有来生的。也没有凡，也没有圣，那不过都是那麽讲讲而已。」

虽得空寂：虽然这个人得到一种空寂的道理（空理），但是潜行贪欲：他偷偷地尽行淫欲；这个「贪欲」，就是淫欲。受其欲者，亦得空心，拨无因果：和他行过淫欲的这种人，受了这种魔气，也什麽都空了，没有因、没有果，不必信因果了。

J4出名示害

此名日月薄蚀精气，金玉芝草，麟凤龟鹤，经千万年，不死为灵，出生国土，年老成魔。恼乱是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陷王难。

此名日月薄蚀精气，金玉芝草，麟凤龟鹤：这个是什麽呢？这就是日月的精华——日月有日蚀、月蚀，这日月相交的时候，即日月相薄蚀的时候，有那一种的精气堕落到地上，或者落到金子上，或者玉上，或者芝草上，或者麒麟、凤凰，或者是龟，或者是鹤。经千万年，不死为灵，出生国土：牠们活了千万年了，因为不死，也成了精灵，出生到这个国土里边。年老成魔，恼乱是人：他因为年老成魔了，就恼乱这个修道的、修定的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时间久了，他也生一种厌烦的心，就离开他所附这个人的体了。弟子与师多陷王难：於是乎弟子和这

个师父，就一起受王法的限制、制裁了。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上人：你要用择法眼来观察，也用妙观察智来观察这种境界的问题。你观察，不要执着到这个上，说我观察观察。这种妙观察智就像个镜子，和大圆镜智差不多的；不过大圆镜智是不动不摇地就现出来一切诸法实相，妙观察智是用一种观察的力量才能够知道清楚。那麽你能用客观的态度，就不落这一种偏见。你认识这种境界，就不被它转。

弟子：我有一个问题，孙悟空是从石头里头生出来的。为什麽那石头会生出这只猴子？是因为这石头经过几万年的日月精华以後，就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像孙悟空这种情形，是不是跟经文上讲的是一样？就是日月薄蚀精气，然後这些什麽金玉芝草、麟凤龟鹤吸取这些精气，变成这些魔。像孙悟空这种情形，从书本上看，他好像还有一点善根，知道生死轮回是很痛苦，所以他经过八百年之後，就跑去求道，学各种法术，後来又变成佛教的护法。

像孙悟空这还是好的例子，可是这里说，这些什麽精灵鬼怪年老的时候就变成魔。那是什麽情形之下，他们老了会变成魔？因为在这种情形下，魔好像是流氓似的，就做不好的事。我想是不是有的不会变成魔，有的会变成魔？因为有的是好的，有的不是好的。

上人：孙悟空这只是魔的一分子，类似这个情形是很多的。孙悟空也就是大约在想阴上修行有问题了，所以就变成一只猴子，钻天入地。这正是《楞严经》说的，魔的一个代表者。那麽至於其余的魔，当然他做魔做够了，也就会皈依三宝。在什麽时候他能一念回光返照，觉悟了，他还不失为一个佛的弟子；他若不觉悟，就是魔。这魔就是他越老，年头越多，神通越大；他若年轻，就没有那麽大的力量，没有那麽大的神通。越老那力量、神通都不可思议了，所以叫魔。这个魔比鬼更厉害，魔鬼、魔鬼，这鬼是会变魔的。

你们听没听过以前那个如意魔女？那是周朝的一个鬼，她不守规矩，就被雷给劈了。雷劈了她，但是没有完全把她消灭了，所以她聚精会神地又聚会到一起，就修行成一个魔，各处去要人的命。

为什麽魔要人的命呢？就是因为要增加自己的势力和眷属的势力。每逢这个魔魔死一个人，其余的魔就来恭贺他说：「你真有本事！」就像我们做官的，陞官似的，就那样子。因为魔多杀一个人，就增加一种势力，这个鬼的势力也听魔招呼的。如意魔女以後遇到我，也皈依三宝了，这也是魔皈依佛的一个例证。

这个世间一切的事情都很微妙不可思议的。在这部经上只是说一少部分，要是详细说，每一阴的魔就有千千万万那麽多，有种种的不同。所以举出这一样，大家也可以触类旁通，就不要生那种贪求爱心了。没有欲念了，什麽魔也不怕；你要是没有贪欲了，什麽魔没有办法你。魔就是看见你门开了，他就会进来；你总是门不开，他就不会进来。

为什麽魔生到天上去，因为他修了很多福报。经上说天魔，不要以为那个天魔就是在天上，他可以到天上去，但他不一定常常在天上。那麽人间这一切的有神通的魔，都可以做为天魔。天上的魔如果需要他们去呐喊助威，随时他们都可以去的。他们生到天上，不单有欲念，而且根本这个脾气是最大，刚强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有一种好勇斗狠，所以就做魔了。他若没有好勇斗狠，没有脾气了，那就是佛的眷属了；有脾气，这个无明很重的，这都是魔的眷属。

至於他们将来受什麽果报，那是很远很远的一个事情，这不可以考究的。他们有的遇到这个神通大的，如果他们太不听教化，可以把他们摧毁，没有了，化为和虚空一样。那麽有的没有经过摧碎，他做的恶多了不改过，还是那麽背觉合尘，还是那麽迷，当然将来也有他的果报。他那果报也是很辛苦的，或者去做狐狸啊，做黄鼠狼啊，都堕落到畜生道去，这都是魔的精灵，他做这一种东西。或者变蛇啊，或者变老鼠啊，或者做种种奇奇怪怪的畜生，这都是那种魔里魔气的东西变的。所以你们若看见很恶的众生，好像老虎啊，这都有一点魔的力量在那儿帮助牠，因此牠才有那麽大本事。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J5教悟戒迷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你应该先先地觉悟，不堕入魔王的轮回里边。迷惑不知，堕无间狱：你如果不觉悟，将来就会堕无间地狱。
I10贪求永岁分（分五）
J1定发爱求　J2魔遣邪附　J3邪惑事言　J4出名示害　J5教悟戒迷
今J1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长寿，辛苦研几，贪求永岁，弃分段生，顿希变易，细相常住。

又善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虑：在修定的这个善男子，受阴虚明而微妙，这时候不被邪虑所扰，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在这个圆妙的定里边，忽然间就生出来一种的变化，什麽变化呢？心爱长寿：他忽然间心里就想着：「噢，我这永远不死，长生不老是最妙的了！」於是乎他就辛苦研几：他辛辛苦苦地就研究那个几微奥妙的地方。最微细的那个地方就叫「几」。贪求永

岁，弃分段生：他想求这个长生不老，弃这个分段生死。「弃」，就是舍弃。什麽叫分段生死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死就叫分段生死，每一个人有一分，这叫「分」；每一个人有一段，这叫「段」。怎麽叫一分呢？你也有一个身体，我也有一个身体；你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你有你一分，我有我一分，这是「分」。「段」，就是由生到死，这是一个段落；由你脚底下到你头上，这也是一个段落，所以这叫「分段生死」。

顿希变易，细相常住：凡夫有这个分段生死，证了四果阿罗汉，就没有分段生死了，但是有变易生死。怎麽变易生死啊？他还念念迁流，有这个念，念生念灭，这个念念是变易的，这叫变易生死。那麽，他分段生死没有了，他想要变易生死也没有了，微细那个相常住，得到永生，得到长生不老了。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圆定发明」，他不是心里头变化，他在那儿用功，用、用，就打了妄想，妄想也就是从他修行生出来一种妄念，并没有什麽变化。他在修的时候，当然都是好啦！这「圆定」，你比方地，地里头你种粮食，它出粮食，可是有时你种粮食也出一些个草。他修行当然想得到一个真正的果位，可是他就生了一种贪求的心，生了一种妄想，所以就着魔了，在他五阴里头生出一种魔的境界来。

其实这五阴这每一阴有十种，就是五十种，那麽要是往究竟来说，在这个境界上不止十种，每一阴里头，甚至有百千万种都在里头会变化出来；不过佛举出这个一般人容易见到的、容易明白的来说一说而已，要是往详细来说，每一阴里头也说不完那麽多种类。这是魔境现前的境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概了，我们修行就不要跟着魔境界跑，就不要生一种贪心。又贪神通，又贪智慧，又贪这又贪那的，又贪长寿，又贪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修道不是贪的，贪求都是很容易就走火入魔。就在将要到那个也可以说是阴阳交关处，也可以说是凡圣的分野，那个时候很容易就走错路的。

弟子：「弃分段生」，这善男子是已了分段生死？

上人：他这个没有了，「弃」是没有了；他要了了，不必弃。这都是一切的妄想在那儿妄计，他想他是那个样子。他这个根本都是假的，他一果、二果、三果什麽果也不果的，这种着魔的怎麽会证果？证果还会着魔吗？只是在那儿证还没有证之间，他就着魔了。他这个谈不到证果的，你们把他估计得太高了，都拿这个地方认贼作子了。这都是妄执妄计，生大执着，以为他自己怎麽了。要是证果怎麽还会有天魔得便？天魔根本没法子的。你们对经义完全都不懂！他就因为没有证果，才这样子。他这儿已经着魔了，有什麽果可证的？

「顿希变易」，这个变易生死，那个文说得很清楚。「顿希」，就是他立刻就希望，他要明白变易生死，他把那个分段生死弃了不要了。这都是妄想，这也不能说他了，他就是有这麽个希望，他希望，那不是真的。这也不是执着变易生死，根本他也不懂得什麽叫变易生死，他是希望了变易生死，他那儿就像做梦，不是执着。他要了了变易生死，就不需要希望；他不知道，才要希望。他若已经了了，更不需要有个什麽希望了。好像我现在希望到纽约去，去了没去呢？这只是个希望，你要到那儿了，才算到。这都是一些个比喻，一些个假设之词，你不要把他弄得死死板板的，一定要怎麽样子。他就是希望嘛！你讲得那麽死板就失去意义了。

凡夫有分段生死，菩萨有变易生死。他就是希望像菩萨似的能长生不老，这是一种幻想虚妄的，不是要改变什麽。根本他什麽也没有得到，什麽也不懂，你们看不出那个文？你们先要把题目明白了，这大题目就是「五十种阴魔」，他若得到的话，就不会着这个阴魔了，着阴魔就是他什麽也没有得到。

弟子：五十阴魔最後两个说的是阿罗汉跟辟支佛的境界，这不是也着魔吗？

上人：最後的，他要是真阿罗汉就不会着魔了。他那个都是虚妄的，你若看那个文就知道了嘛！不能说他已经证到什麽果，是就差那麽一点点，就差那一根头发那麽多他没有证，就入了魔的境界；这所谓差之丝毫，谬之千里，就走错路了。

你们都把那个文，「五十种阴魔」那个大题目没有认清楚。他就在那个佛魔一念中，就走错路了。这都是指示叫人不要走那条错路的，并不是他就证得那个果了。最後那一段文，是说就差那麽一点点，你要是不小心就着魔了。

他希望的，就是没有分段生死了，就长生了嘛！他的目的就是在长生，并不是变易生死、不变易生死的。这就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所以他叫阴魔，就是由这种贪求才能着这种魔。所以经文上说：「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你若不想这是证果啊，这是好啊！这可以说是个好境界。你一生出：「啊，我这是了不起了！」一生贡高我慢心，像那个悟达国师十世做高僧，然後皇帝赐给他沈香宝座，他就生了贡高我慢心，说：「世界上像我这样的修行人能有几个呢？」於是乎要命鬼就来和他要命了，就生了人面疮，就是这个嘛！这也都是着魔嘛！好像这个五十阴魔，这都不是指定的，不是决定辞，都是一种假设之辞。这假设之辞没有什麽一定的根据的，他就是有这个情形会发生的。所以你们翻译这个地方，把那个文法弄活动一点，不得弄得那麽死死板板，一定怎麽样子的。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2魔遣邪附

尔时天魔，候得其便，飞精附人，口说经法。

因为他这种贪心一生起来，心爱长寿，所以尔时天魔，候得其便：当尔之时，这个天上的魔王，就等着得到这个机会了，於是乎就飞精附人，口说经法：叫一个魔王的眷属来附到一个人的身上，来给他讲经说法。

J3邪惑事言

其人竟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来彼求生善男子处，敷座说法。好言他方往还无滞，或经万里，瞬息再来，皆於彼方取得其物。或於一处，在一宅中，数步之间，令其从东诣至西壁；是人急行，累年不到，因此心信，疑佛现前。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吾子，我生诸佛，我出世界，我是元佛，出世自然，不因修得。

其人竟不觉知魔着，亦言自得无上涅盘：被魔所附的这个人，他自己因为失去知觉，完全被天魔控制他的思想，所以不知道自己着魔了，也说自己得到无上涅盘的妙果。来彼求生善男子处，敷座说法：来到这个想要求长生的善男子的地方，搭上了一个法台就说法。

好言他方往还无滞：这种的魔欢喜说什麽呢？「千里万里，我现在就可以去，现在就可以回来。我从这儿到日本去，不要坐飞机的。到日本我又可以随时买东西，把日本的东西就拿回来。你若不信，我就试给你看！」就专门显神通，专门显他这种不可思议的微妙作用。「往还无滞」，他去和回来都不留滞，也不需要多少时间。或经万里，瞬息再来：或者经过万里，就这麽一转眼、一瞬眼，这麽喘一口气的时候，就回来了。

皆於彼方取得其物：他说：「我不单能去，能回来，而且还可以在那地方买东西，把这个东西拿回来。你若不信，我这个东西就是日本某某公司的专利品，我在那儿买的，你看看！或者收音机，或者是无线电，或者是录音机，这是日本的牌子，也没有经过关口，什麽手续都没有的。这就是那儿出口的，那个公司所出的产品。」

或於一处，在一宅中，数步之间，令其从东诣至西壁：或者就在一个地方，在一个房子里头，就七、八步远这麽个距离，使令一个人从东边往西边走，到西边墙那个地方，这不过数步远，不是吗？是人急行，累年不到：这个人就跑着走。可是虽然是几步远之间，他跑呀，跑一年也跑不到，从东边跑不到西边。你看，成年也跑不到这个地方，眼看着也走不到！因此心信，疑佛现前：所以心里就相信了，「噢，这是佛现身给我说法哪！」这心里就怀疑是佛现前了。

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吾子，我生诸佛：口里常常说：「你知道吗？十方所有一切的众生都是我的儿子啊！你知道佛是谁的儿子吗？佛也就是我的儿子来着！」就自己这麽大言不惭的。我出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我造出来的。他说：一切的佛都是我生的，我造出来这个世界。我是元佛：我是第一个佛，在我以前就没有佛了。出世自然：我是自自然然地就造出这个世界来。不因修得：我出世就是佛，也不需要修行，不是因为修行才得到这个佛的。

J4出名示害

此名住世自在天魔，使其眷属，如遮文荼，及四天王毗舍童子，未发心者，利其虚明，食彼精气。或不因师，其修行人亲自观见，称执金刚，与汝长命。现美女身，盛行贪欲，未逾年岁，肝脑枯竭。口兼独言，听若妖魅。前人未详，多陷王难，未及遇刑，先已乾死。恼乱彼人，以至殂殒。

此名住世自在天魔：这种魔叫什麽名字呢？就是叫「住世自在天魔」。使其眷属：他使令他的眷属，他的眷属是谁呢？如遮文荼：「遮文荼」是梵语，翻到中文就叫「奴鬼」。怎麽叫奴鬼呢？就是做奴隶的鬼神，又叫「嫉妒鬼」，这个鬼专门妒忌人的，你有什麽好事，他就妒忌你。你要学佛嘛，他就不叫你学；你要学好嘛，他就往这坏的地方拉你。所以很坏的，这个鬼！可以说是个坏鬼。这个住世自在天魔就叫这种鬼去扰乱这个修定的人。

及四天王毗舍童子：和这四天王的毗舍童子。这个毗舍童子也就是「毗舍遮」，又叫「毗舍闍」，这个鬼是专门吃精气的鬼，吃五谷的精气和人的精气。好像男女行性行为这个时候，有一种精气流出来，他都去吃的。所以就在男女性行为那时候，很多鬼在旁边那儿等着吃这个精气哪，很危险的！

未发心者：还没有发心护法的这些个遮文荼和四天王属下的毗舍童子等，利其虚明，食彼精气：就贪图人这个虚明，贪人这种灵性，「食彼精气」，就吃人这种精气。

或不因师，其修行人亲自观见：或者他没有师父，这个修道的人就亲自观见了。观见什麽呢？称执金刚，与汝长命：他说他就是金刚护法，是金刚神。「我来干什麽来了？我现在就给你长寿了，教你活长年纪。」说完之後，现美女身：就变一个美女，盛行贪欲：这个盛行，就是行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没有完那麽多的次数。什麽呢？就是这种贪欲、淫欲。未逾年岁，肝脑枯竭：没有过一年，你说怎麽样啊？「肝脑枯竭」，这个脑枯竭了；可以说是精脑枯竭，他的精、气、神都乾了。为什麽？这太厉害了嘛！「盛行」这两个字，这就非同凡响了，不是泛泛的，不是普普通通那种正常化了。所以这盛行贪欲啊，这个要点就在这个地方！一定是这个美女就说：「啊，男女的事情，你做得越多就越长寿，你的寿命就长了。」殊不知长寿长寿，贪这长寿，变成短寿了，没有过一年，就肝脑枯竭了！

口兼独言，听若妖魅：这时候，这个人口里自己和自己讲话，旁人听着就好像妖魅说话；其实

他不是对自己讲话，他就是对着魔鬼讲话，不过你旁人看不见这个魔鬼。这种的魔鬼我都遇着过。

我遇着一个人，天天晚间就有一个女人来找他，白天没有。这个女人一来的时候，他家里所有的人，都听得见这个女人走路的声音，好像穿着高跟鞋似的，一走，喀登喀登的，踩得楼板响。但是旁人只听见这个响，看不见这个人。那麽他呢，这个女人一来了，他也不管有人没人，把衣服脱了，就上床乱来一顿，这就是这种的鬼。

以後，我那边有一个古大神，就是巫医。这个巫医就去到他家里，给他治这种魔病。一治这魔病，这个魔鬼就来了，告诉古大神说：「好了！你现在不是来给他治病吗？这里这个病人从今天开始就好了。可是，我现在就到你家里去，就要和你来斗斗法！」果然，从此之後，就到古大神，这古巫医的家里去了。他的哥哥也一天到晚有这个魔鬼来，和他有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啊，这个魔，你说怎麽样啊？喔，厉害罗！这个魔真厉害！

前人未详，多陷王难：像前面所说的这种人也不知道这种情形，所以也多数受王法的限制。未及遇刑，先已乾死：也没来得及拷问、审问，已经在狱里乾死了。他精、气、神都没有了，所以乾巴死了。恼乱彼人，以至殂殒：魔就是这样恼乱这个人的定力，乃至於到死亡的这种程度上。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本来「毗舍、遮文茶」这都是护法，〈楞严咒〉里都有的，但是他这个不是〈楞严咒〉里头那个，他是还没有护持正法的这些个。所以他「利其虚明」，就是在虚明的时候，他就很容易着魔，很容易魔王入窍，飞精附人。「利其虚明」，利就是趁这个机会；他这个有机会可趁，在那个破无明还没有破的时候，就在这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时候，在这里趁虚而入。这时候你一念正，就可以证佛果；一念邪，就可以做魔王；这就叫虚明，虚明就是不是很正确的明白。所以就「食彼精气」，毗舍、遮文茶就来吃这个精气。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在我年轻的时候，专门欢喜和魔来斗法，斗得三千大千世界的魔军都想来对付我，所以有很多次几几乎把生命都没有了。因为这个，我就再有这种和魔斗法的心，也不敢再用什麽法来和魔斗了。因此现在很多的魔来欺负我，我都修忍辱的功夫不和他们起对待，我只用一种慈悲心来摄受、来感化他们，而不用降伏法来降伏他们。

我记得在东北有过一次，是在道德会上，有个讲习班主任叫徐某某。这道德会有五、六十个学生，其中就有一个着魔，中邪了；所谓着魔就是邪魔来附体了。这讲习班主任徐某某，自以为讲习班的主任，是有地位的、有权力的，就来为这女孩子治魔。她用一口凉水，照着中魔这个女孩子就喷一口。这一口喷上了，这魔还没有走，魔就说：「好，你来治我，我现在就到你那儿去，我要附在你身上，看你怎麽样？」於是乎，这中魔的女孩子病就好了，而徐某某自己就中魔了，中邪了。

方才张果鸿说他也用过这个方法，念咒来喷这个人，这个魔就跑了；这个魔大约法术还不够，所以就跑了。但附在徐某某身上这个魔不怕凉水喷，他不跑，於是乎徐某某自己就发魔气。她发了魔气，在道德会也不能住了，就回到家里。回到家里，这个魔天天都来扰乱她，扰得她家里不平安。这个魔是什麽魔呢？是个马猴子精，大马猴子，很大的马猴子精。这马猴子精一来了，就和徐某某有性行为

...附到她身上就来折磨她，有时候就把徐某某迷得又讲怎麽样爱她，又怎麽样，就有性行为。性行为完了，徐某某本人就七孔流血，眼睛也流血，耳朵也流血，鼻孔、嘴巴都流血；就这个样子，被这个马猴子精，把她的精气都给吸去了， 吸得瘫痪要死了的样子。

道德会就派人去找我们庙上的方丈和尚，我们方丈和尚是很有名的，在东北叫王孝子。因为听说三缘寺这庙上方丈和尚有道德，可以降伏这个魔，於是乎就找他去了。但方丈和尚什麽事情都叫我去，在外面有一些个什麽问题，并不是他自己本人解决的，都是我去帮他解决的。好像大南沟高德福这家里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的，外面人都也知道的。

这次方丈又叫我去，叫我去我就去了。去到这儿，他们就说把谁请来了。这马猴子，你猜牠怎样说？「唉，你请他是白费功夫，没有用的！你不要说请他呀，你把济公请来，我也不怕的。」就这麽在那儿讲，什麽也不怕。等我到了呢，牠真的来了，这马猴子来了，然後真是又斗上法啦，斗、斗、斗！斗了两天才把牠降伏。降伏住了，从此病就好了，那麽这个人也没有死。像这些个问题，我经过很多很多的。

现在我也不愿意管人家的闲事。为什麽要这样呢？我就是修忍辱的功夫嘛！有人在我头上屙屎呀，我也不发脾气，也忍着；所以现在我的宗旨是这样子，和任何人也不斗争。果鸿你以後切记，不要再惹麻烦了，这还算你有点善根，要不然的话，嘿，这个魔很容易就跑到你身上去。所以这不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J5教悟戒迷

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

汝当先觉：阿难！你应该先觉悟、先明白这种的道理。不入轮回：如果你能觉悟这种魔的境界，就不会上魔的这个圈套，而到魔王的眷属里边去。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如果你若不觉悟呢？那就毫不客气，一定要堕落到无间地狱去的，一点人情都没有的。

H3示劝末世（分四）

I1妄称极果　I2以淫成化　I3陷魔堕狱　I4悲救报恩

今I1

阿难当知，是十种魔，於末世时，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体，或自现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觉。

阿难当知，是十种魔：阿难！你应该要知道，在前面讲的，想阴所发生的这十种阴魔的境界。於末世时，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体，或自现形：尤其在这个末法时代，就是在我佛法里边，或者他出家修道，或者这个魔王附到人的身上，或者他自己现出来这个魔王的神通，现出种种的形像，或者现佛身，或者现菩萨身，或者现阿罗汉身，或者现天人的身；这魔王什麽身他都可以现的。

皆言已成：他们都说他已经成了什麽呢？正遍知觉：「正遍知」也就是佛。「觉」，有正知，有遍知。什麽叫正知呢？知道心包万法，这是正知；知道万法唯心，这是遍知。有真正的正知正见，这是佛，叫正遍知。可是这个魔也冒充佛，说他也是正遍知了。

在释迦牟尼佛入涅盘的时候，佛就叫魔王来，吩咐魔王说：「你呀，规规矩矩的啦！你以後都要守规矩的，不要不守规矩。」魔王说：「我守规矩？守你的规矩？好，到你末法的时候，我就穿你的衣服，吃你的饭，往你那饭锅里头屙屎，在你那里边来破坏你的法！」释迦牟尼佛听见这话，就忧愁落泪了，说：「我真是没有办法你呀！你使这个方法是最毒了。」这所谓「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狮子身上的虫子，牠吃狮子身上的肉，这就是表示末法时代魔强法弱，魔王最多了。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切记要小心！什麽叫魔王呢？这魔王就是与人不同的，你看他那个样子魔里魔气的，就是个魔王，他很特别的，这也是魔王的表现。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末法是魔强法弱的时候，《永嘉大师证道歌》上说得很清楚，说是「嗟末法，恶时世，众生福薄难调制，去圣远兮邪见深，魔强法弱多怨害，闻说如来顿教门，恨不灭除令瓦碎。」这个「嗟末法」就是嗟叹，叹息这个末法的时候。「恶时世」，这个时候是个很恶劣的时候，妖怪邪魔都出现於世了。

电脑是一个最大的妖怪，电视是个小妖怪。这个小妖怪就帮着这个大妖怪，这个大妖怪就要把所有的人都吃了，使令所有的人都失业了，没有工作了。这叫「嗟末法，恶时世」，这个时世真恶劣。众生无福，众生一天到晚那麽紧张，人人都搞得有心脏病。没有心脏病，就有肝脏病；没有肝脏病，就有肺病；没有肺病，就有脾病；没有脾病嘛，就有肾病。这心、肝、脾、肺、肾，什麽病都来了，就都是中了妖怪的这种邪气；中毒中得太深了，所以把众生搞得这麽多病痛都出来了，没有福了。

你以为看电视、听电话、听收音机、玩电脑这是很好的，不知这个令心、肝、脾、肺、肾都受伤了，将来搞得人都不是人，鬼也不是鬼了。那麽这样子，这个世界就该坏了，所以我们人就生在这个众生无福难调制的时候，是不容易教化的，你教他不要看电视，他一定要看；你教他不听收音机，他还一定要听；你教他不听音乐，他偷偷摸摸去听，这个时代就这样地坏。这样地坏啊，搞得众生颠颠倒倒的，难调制。

「去圣远兮」，去圣就是离佛很远了。「邪见深」，人人都有邪知邪见，没有正知正见，邪见太深了。「魔强法弱多怨害」，这时侯魔是很强盛的，这佛法是很软弱的。「多怨害」，互相你害我，我害你，这麽互相怨害。「闻说如来顿教门，恨不灭除令瓦碎」，要是听见佛所说的这个正法眼藏顿教的法门，就恨不能即时把它都消灭了。好像一块瓦，把它拽碎了那麽样，对这个佛法就仇视得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万佛城住的人，每一个佛教徒的家庭里头，我们不要有收音机，不要有电视，不要有音乐的唱片，把这个都要改了它。在万佛城住的人，在百忙之中，无论怎麽忙，都应该参加早晚课、听经，不应该缺席的。在家人如果不能到庙上做，你可以在家里做，也做早晚课、念念经、研究研究佛法；不要有时候就看电视、听收音机，搞得和一般外边的人一样。

万佛城和外边的世界不一样，我们要不随着流俗所转，所以你们各位在万佛城，以佛法为主，以学习佛经为主。谁能把《楞严经》先背会了，那我是特别高兴的。在家里也要读诵《楞严经》，读诵《法华经》，读诵《华严经》；不然，你跑到万佛城来，这有什麽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你对佛法一点都不懂，说起什麽，就说：「哦，问什麽？」什麽都不懂，那你在这地方是太可惜了。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I2以淫成化

赞叹淫欲，破佛律仪，先恶魔师与魔弟子，淫淫相传。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则九生，多逾百世，令真修行总为魔眷。

赞叹淫欲：怎麽能分别出他是魔呢？他不赞叹正修，赞叹淫欲，公开宣布这个淫欲。破佛律仪：他说，佛这个戒律都没有用的，不要守佛的戒律，那是给小乘人守的；我们都是大乘菩萨、大乘佛，我们既然已经成佛了，所以不要守戒律了。

先恶魔师与魔弟子，淫淫相传：前面讲的那些恶魔法师和魔王的弟子，互相宣淫，互相赞叹淫欲说：「啊，这是最好的、是最妙的一个法门了！真空妙有就在这里头啊，就是这个道理！」

如是邪精，魅其心腑：像这一类的邪精，哪一类呢？就赞叹淫欲的这个邪魔。因为有邪魔迷住他的心窍，所以他就贪图淫欲，也就公开宣淫；就是因为魔入他的心窍，被魔魔住了。近则九生：往近来说，就是九生。什麽叫一生呢？说人由生到死是一生？不是的。这一百年算一生，这九生就是九百年。多逾百世：往多了说，就超过一百世。多少年是一世呢？三十年算一世。那麽一百世就是三千年，那个九生就是九百年。

令真修行总为魔眷：要是往近来说就是九生，这个修道人就会做魔的眷属了；要是往远了来说，就要一百世以後，才做魔的眷属。因为他被魔迷住了，虽然迷住了，都要经过多几个生生世世，这麽时间久一点，他才能正式参加这个魔的眷属。若不够这个时候呢，他的性还没有完全变成魔的那个魔性。你知道魔是什麽变的？魔也就是这些个不正当的人去做的。他们不正当就会做魔的，但是没有那麽快；那个魔王追他、跟着他、迷他，近就是九生，远就是百世。

I3陷魔堕狱

命终之後，必为魔民，失正遍知，堕无间狱。

命终之後，必为魔民：这个等到九生，或者一百世，他命终了之後，必成魔民。他不能做魔王去，因为魔王就一个，你到哪儿做魔王去？没有那麽多；只可以做个魔民，做魔王眷属的老百姓。失正遍知：他失去这正知正见，就变成邪知邪见，他就随着魔王去行事去了。堕无间狱：将来他魔福享尽，寿命终的时候，还要堕无间狱去。

I4悲救报恩

汝今未须先取寂灭，纵得无学，留愿入彼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度正心，深信众生，令不着魔，得正知见。我今度汝已出生死，汝遵佛语，名报佛恩。

汝今未须先取寂灭：阿难！你现在先不要入涅盘，你要在这世界上替我教化众生的。纵得无学：你现在纵然是得到无学这个果位了——现在阿难证到二果，还没正式得到无学位；可是这种修行的道路，他是明白了，所以他现在是已经可以列到无学的位上了。留愿入彼末法之中：你要保留你这种慈悲的愿力，到那个地方去，什麽地方呢？到将来正法已过，像法已转，末法的时候，起大慈悲，救度正心，深信众生，令不着魔：你要发大慈悲心。阿难发大慈悲心干什麽呢？救度一切正心的众生。你要度众生，令众生深信你，使令他们不被魔王所迷，不让魔王得其方便。得正知见：令这一切末法的众生，就是你、我现在这些众生，不是旁人，自己要警惕自己，自己要有正知正见。

我今度汝已出生死：释迦牟尼佛说，我现在度你阿难，你把这生死已经了了。现在你证到二果，将来证四果阿罗汉，你也都明白了，你的生死可以说是了了。汝遵佛语，名报佛恩：你现在听佛的话，佛吩咐你做什麽事情，你不要忘了！你要遵禀佛所吩咐你的语言，这就是报佛的深恩了。

什麽是报佛恩哪？你只要听佛的话，就是报佛恩了。我们现在想报佛恩，也就是听佛的话。阿难报佛恩，阿难要听话；我们报佛恩，我们也要听话。我们听释迦牟尼佛的话，听法师讲经、讲这个道理，你们也要听话。所以最初我对某个弟子说：「你要听话。」现在都要听佛的话。我不是佛，但是我也要听佛的话，你也要听佛的话，我们千万不要不听佛的话！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起大慈悲」，佛陀叫阿难生大慈悲，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有自了汉的思想。他那时候心里也有点怕，所以想要做自了汉，因为经过摩登伽女这个关，他心里没有把握了。

「汝遵佛语」，意思是说阿难要听佛的话。我们现在是佛教徒，我们也要听佛的话，不是叫你听法师的话。说：「哦，法师就像释迦牟尼佛！」你不要把法师抬得那麽高，当然你也要尊重法师，法师和听众大家一齐要听佛的话，经典是佛说的，我们大家都应该依教奉行，就是这样。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H4结害嘱护（分三）

I1示因交互　I2迷则成害　I3嘱令保护

今I1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皆是想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现境：阿难，像上边所说，这十种禅那静虑的功夫现境，你用功用到这种境界上了。皆是想阴用心交互，故现斯事：这种的境界从什麽地方来的呢？都是从五阴里边的想阴而变化逼拶出来的，你用功用到极点了，就有这种的现境。有这种的现境，你不要认贼作子，不要被这种境界所转。

在这个时候，这是「用心交互」，在坐禅的时候要用心。你用心，在想阴里头，这种阴和你用

功这种功夫的力量，互相交战、作战，就好像打仗似的。这一打仗，如果你的定力胜了，把想阴就打败了。想阴若胜了，你的功夫若不存在了，散失了，没有定力了，你就着到魔的境界上了，所以就有这种的事情现出来。

I2迷则成害

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缘，迷不自识，谓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

众生顽迷，不自忖量：这是说众生有一种执着心，顽固不化、愚痴无智，不自己想一想，不量度一下自己，逢此因缘：遇到这种魔的境界来了，迷不自识：最要紧的若「迷不自识」，要是你能识了，就不被境界转；能识，识就是认识，认识就是觉悟，觉悟就是不迷。所以你若是明白了就不迷，你不明白就迷了。迷就是不认识，不认识反而怎麽样呢？

谓言登圣：就说，「哦，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成佛了。我这成佛非常容易的，连两块豆腐那麽多钱都不需要用，我就成了佛，你看这太容易了！」自己就说自己成佛了，又说自己得道了，又说自己开悟了，又说自己破本参了。本参，就是他参的那个话头，他说他明白那个话头了。这大妄语成，堕无间狱：将来是要堕无间地狱的。你别看这暂时暂时的，这少则九生，多则百世，他就做魔的眷属了。

好像今天来的这个美国人，和前几天那个「美国的六祖」是一样的。既是一样，所以他佛也不拜，塔也不礼。前边不讲过不礼塔庙？他也不拜佛也不听法，在这儿吃饭，完了就走了。你说为什麽他走呢？就是那个魔牵着他走了。学得周身魔气，想在这地方再多停留一分钟，他心里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吃饱饭就跑了！就是这一个样的，你这要认识他！他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成佛了，所以不要拜佛的。

为什麽他不听佛法？就因为他有一股魔气在身上。他想要听，可是周身都不安乐，在这地方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本来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讲过，你们都要注意的，以後到任何的庙上，或者佛堂，一定要遵守人家庙上的规矩，看大家怎麽样，就怎麽样。不要自己到那地方，好像人家拜佛，我在那儿一站，这是最不好看的一件事；并且这个样子，是到处学不到佛法的。学佛法一定要卑躬折节，谦恭下气的，要这样子。

I3嘱令保护

汝等必须将如来语，於我灭後传示末法，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护，成无上道。

汝等必须将如来语，於我灭後传示末法：汝等是谁呢？就是阿难和所有在会的大菩萨、大阿罗汉、大比丘僧与大富长者等，这一切的人。佛都吩咐了，你们必定要做的事情是什麽呢？将我——如来所说的话，在我灭度之後，你们切记要相续不断地传示给末法的众生啊！遍令众生开悟斯义：普遍地令一切众生，明白我所说《楞严经》的道理，这五十种的阴魔，色魔、受魔和想魔，前边我所说这个道理，你都要宣传给他们，令他们听着。

无令天魔：不要使令天魔得其方便：这个天魔你要是给他机会，令他们得便了，那就不得了了。你要保持覆护：又要保持这个佛法，又要拥护佛法，成无上道：你才能成就无上的道果呢！

——原卷九终

G4行阴魔相（分三）

H1具示始终　H2中间十计　H3结害嘱护　H1分二

I1始修未破区宇　I2终破显露妄源　I1分二

J1蹑前想阴尽相　J2状示行阴区宇

今J1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地，想阴尽者，是人平常梦想消灭，寤寐恒一，觉明虚静，犹如晴空，无复麤重前尘影事。观诸世间大地山河，如镜监明，来无所黏，过无踪迹，虚受照应，了罔陈习，唯一精真。

阿难！彼善男子：阿难，彼善男子，哪一个善男子呢？就是修反闻闻自性，修楞严大定的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谁修就是谁，没有一定的名字，没有专利权；你修就是你，我修就是我，他修就是他。任何人都有份，任何人都没有份；你若修就有份，你若不修就没有份。所以这是很平等的、很公平的。

这个善男子修三摩地：修就是修行，用功去修行坐禅，不是一天到晚尽吃饭不修行，要修行，坐禅、听经。坐禅，就是打坐；听经，就是要学佛法，这就是修行。「三摩地」，这是修行什麽？就是修行定力。怎麽修定力呢？你就要打坐，要坐禅。

由戒生定，先就要持戒，所以你们现在都要受戒了。由戒才能生定，先要有了戒，你守住戒，没有邪淫的行为，男人也规规矩矩地守规矩，女人也规规矩矩地守规矩。就像关帝公似的生不二色，一生就一个太太，不接近第二个女人；所以你看他脸红红的这个样子，那就是他有浩然正气。现在你们受戒了，我要先告诉你们，只可以自己夫妇间有这种性行为，如果在外边去胡闹，是不可以的；不可以东去胡闹，西去胡闹的。我讲这胡闹，你们懂不懂啊？你慢慢就明白了。不要不守规矩，要守规矩，做事要光明正大，这才有定力。你要先受了戒，然後再修定，修定就有定力，有定力才能有慧力！

现在为什麽有魔了？就因为有点定力，可是慧力不够，所以就发生一种魔障。你若定力功夫深，就把这个魔打退了。

想阴尽者：现在这个修三摩地的善男子，这色、受、想、行、识五阴中的想阴没有了，破了。他用心交互，把这个想阴给战胜了。想阴既然破了，是人平常梦想消灭：这个人就得着一种境界。什麽境界呢？不是不吃饭的境界，也不是不睡觉的境界。怎麽呢？睡觉可是睡觉，吃饭可是吃饭，可是没有梦了，这个人梦想消灭，不做梦了。

所以孔子不是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他说：「啊，我老得很了！我现在衰老了，很久我也没有梦见周公了。」周公，就是周朝保护成王的那个周公。为什麽孔子没有梦？他也是那时候大约想阴破一点了，所以就没有梦了。不过他不知道这是想阴破了，就说：「噢，我怎麽没有梦了呢？我怎麽不做梦了呢？啊，是老罗！」这个大约孔子也有修身的功夫，他想阴大约也没有了，但是他自己不明白，所以他说他老了，没有梦了。

想阴破了，这梦就消灭了。寤寐恒一：「寤」，就是醒着；「寐」，就是睡着了。古文上你读过那个「郑伯克段於鄢」，不是讲「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那个庄公就是他妈妈本来在睡觉，她睡醒了，这个小孩子就逆着生出了。所以叫寤生。（「寤」通「牾」，逆也。）

醒着的时候，和睡觉一个样；睡觉的时候，又像醒着的时候一个样，这叫「寤寐恒一」。为什麽？他不颠倒了，没有梦想了。这就是因为你想阴破了，才能远离颠倒梦想，才能得到这种涅盘的境界。你想阴如果不破，你这个颠倒不会没有的，所以这个地方应该要注意。

我们研究佛法，《楞严经》这五阴是非常重要的。还有那个六结，六结你怎麽样解呢？你若知道，可以解的；你若不知道，你总也解不开，那个结就把你绑住了，把你捆住了。捆住你，你就不自由的；你若解开，就得到自由了。

觉明虚静：觉明虚静这个时候，寤寐恒一，他睡着了也醒着，醒着和睡着了是一样。这个是什麽境界呢？根本他就睡得很少，很轻很轻的，就这麽一闭眼睛，噢，他的神就养足了！不是像这些个人，一天到晚由早晨睡到晚间，晚间又睡到早上，总睡不够！为什麽睡不够？他那个想阴没有破，所以他昏沉就重。想阴破了，那个人清清醒醒、明明白白的，寤寐恒一，醒着和睡着一样的；睡着和醒，又是一样的，没有分别。所以他睡着了，你说话他会听见的；这种的境界是很微妙的。你不要以为他睡着了就骂他，他也知道的；你说他不好，他知道的，不过他不向你说穿了。啊，你看这种境界多妙啊！所以为什麽天上的人也不吃东西也不睡觉，因为有的天人是常常清醒的。

犹如晴空：这种「觉明虚静」的情形像什麽呢？就像万里无云万里天一样，那个晴空，太阳光明照耀万里，无复麤重前尘影事：把麤重的这种情形都没有了，前边这个尘影、一切的事都没有了。

观诸世间大地山河，如镜监明：他看这一切世间的山河大地，就好像镜子照物，照的时候他那个心有了；物过去了，就没有了，不留痕迹，就像一面光明镜子。来无所黏：什麽境界来了，也不会着住到这个境界上。「无所黏」，就是不执着。过无踪迹：去了就没有了。这所谓「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三心不可得，所以来无所黏，去无踪迹。

虚受照应，了罔陈习：「陈」是陈旧，「习」是习气，「罔」是没有了，「了」是空了。这种「虚受照应」的情形，把以前的那些个习气都没有了，那些旧习气、臭习气、恶习气、坏习气都没有了。你看，有的人一说话就很臭，那是臭习气；有的人一说话很坏的，那是坏习气；有的人，贡高我慢；总而言之，这个习气太多了。所以这些个习气都没有了，这叫「了罔陈习」。

唯一精真：唯一的是什麽呢？就是精真的这种念。这个念是什麽呢？就是第八识，这个「唯一精真」就是第八识。这个时候，把前六识、七识都没有了，到了这个地方，就到第八识，这一转就是佛的大圆镜智。所以现在到这个地方，他还没有转哪，这是唯一精真。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八○年代补述

「寤寐恒一」，他寤和寐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麽分别，就是他这种因没有了，没有这种梦想了。因为他睡觉的时候也很清醒，醒着和睡觉都是差不多的，他很清醒了，所以就没有梦想了。

方才果地说是正定要守戒，这也是很正确的一种理论。你若想有正定，一定要先持戒，持戒就是干什麽来着？就是打地基呢！先要把那个基础打好，打坚固了它。打坚固了它，你再把柱子立到那个地方，那柱子就是一个定力，那基础就是个戒力。一定要严持戒律，很精严的，这是很要紧、很要紧的；你基础若是打不好，柱子立到那个地方，也立不住的，就变成邪定，不是正定了。

至於慧，什麽叫慧呢？因为那有个柱子立住了，然後又有墙壁，就可以把这个房子造成了。房子有什麽用呢？这里边可以拜佛，可以讲经说法，可以教人改过自新，这就是慧的用。

戒就是个体，定就是个相，慧就是用，这叫体、相、用。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很清楚这种的道理。你没有戒力，就没有定力；没有定力，就不发生慧力。好像你基础打不好，就立柱子，那个柱子就不会坚固，那个墙就房倒屋塌的，一点用也没有。所以戒定慧这是缺一不可的，这叫三无漏学——戒、定、慧，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上人八○年代补述至此

J2状示行阴区宇

生灭根元从此披露，见诸十方十二众生，毕殚其类，虽未通其各命由绪，见同生基，犹如野马，熠熠清扰，为浮根尘究竟枢穴，此则名为行阴区宇。

生灭根元从此披露：生灭的根元，就是生死的根元。生死的根元是什麽呢？就是第七识和第六识这种微细的动相。因为前面想阴破了，现在到这个行阴，所以说「从此披露」，从此就露出了。见诸十方十二众生：从卵生乃至於非无想，这十二类的众生，毕殚其类：每一类众生的这个道理，他都穷尽了。这个「殚」字当「尽」字讲，已穷尽了，完毕了。

虽未通其各命由绪：虽然没有得到，没有通每一个人的生命由绪——「由」，他的来由；「绪」，他的头绪——没有完全清楚。见同生基，犹如野马：可是见到这十二类众生，生的这种根元。这种根元像什麽呢？像野马。

什麽叫野马？这个野马就是阳焰。什麽又叫阳焰呢？就是春天时，从远处看，那个地方好像有水；到了近前，它又没有水。这个在《庄子》叫野马，在《楞严经》上，又叫它阳焰；这是春天那股地的蒸气。每逢地下有这股蒸气的地方，风水都不错。所以在佛经上又叫阳焰，野马就是那个东西。

熠熠清扰：「熠熠」，就是有少少的光，而不清楚的这种景象。「清扰」，就是扰乱的这种境界不太大。为浮根尘究竟枢穴：这也是一种浮根尘的究竟枢穴。浮根六尘，言其眼、耳、鼻、舌、身、意这都是浮根，不是很实在的。

「枢」，就是安置门那个地方的一个门钮，又叫门轴。「穴」，就是安装门轴的那个地方，这个门就可以开关。现在是用门铰——两片铁的这东西；这在中国古来的门就是门枢。「枢」就是门後边的那个枢钮，「穴」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个窟窿。那麽这也就是浮根尘的究竟枢穴，此则名为行阴区宇：这种情形就是叫行阴的区宇。

I 2终破显露妄源

若此清扰熠熠元性，性入元澄，一澄元习，如波澜灭，化为澄水，名行阴尽。是人则能超众生浊，观其所由，幽隐妄想以为其本。

若此清扰熠熠元性，性入元澄：就是说熠熠清扰这种的样子，有小小的光明这个样子、这种的性质。这种性质久了，它就入元澄，就澄清了。一澄元习，如波澜灭：既然澄清了，就把本来那一种的性现出来了，这种习气也都没有了。把本来这种清净的性现出来，习气没有了，就好像那个波澜灭了。

想阴就好像瀑流，前边不是比方它是瀑流吗？那麽现在又说是波澜，波澜也就是瀑流，这个水流得很急的。这个波澜灭了，化为澄水：化为澄清的水了。澄清的水，名行阴尽：这个行阴，好像水上的细波浪。想阴就好像瀑流，清流急湍，流得很急的那个水；行阴就是微细的波浪；到识阴上，就如水无波，那水上没有波了。所以「化为澄水」，澄水就没有波浪了，这个景象就叫行阴尽了。

是人则能超众生浊：这个人就能超越众生浊这种境界。观其所由，幽隐妄想以为其本：到这个时候还有妄想，可是这个妄想就不怎麽样显着了。有幽隐不容易看得见、不容易觉察得到的这种妄想，很微细的。以这个微细微细的相，做为行阴的根本。

H2中间十计（分十）

分I1二种无因　I2四种遍常　I3四种颠倒　I4四种有边　I5四种矫乱

I6十六有相　I7八种无相　I8八种俱非　I9七际断灭　I10五现涅盘　I1分三

J1标由示坠　J2详释其相　J3结成外论

今J1

阿难当知，是得正知奢摩他中诸善男子，凝明正心，十类天魔不得其便，方得精研，穷生类本。於本类中生元露者，观彼幽清圆扰动元，於圆元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二无因论。

阿难当知，是得正知奢摩他中诸善男子：这个得到正知，在这个寂照里边，寂照也就是定中，在这个定里边的这一切善男子，凝明正心：「凝」是凝结。凝结这个明，也就是由定中发出这种光明的正心。十类天魔不得其便：因为他有这个凝明正心，那十类的天魔也没有法子来扰乱这个修道的人了，方得精研，穷生类本：所以他就得到这种机会来精研他这定力，把这十二类众生的根本都穷尽了。

於本类中生元露者：於每一类的里边，众生的这种根元都披露出来了。观彼幽清：他又观察一切众生这种「幽清」，很难见得到的这种境界，圆扰动元：就是在七识里边，有这麽一种微细的动相，这叫「圆扰动元」。於圆元中起计度者：在这个圆满的本来自性里边，忽然间也就生

了一种变化，他起了一种计度。「计」就是算计，「度」就是度量。是人坠入二无因论：这个人就会堕入两种的无因论里边。
J2详释其相（分二）
K1本无因　K2末无因　K1分三
L1据己见量　L2谬成邪计　L3失真堕外
今L1

一者、是人见本无因。何以故？是人既得生机全破，乘於眼根八百功德，见八万劫所有众生业流湾环，死此生彼，只见众生轮回其处，八万劫外，冥无所观。

一者、是人见本无因：这两种的无因论；第一种，是他看见人本来没有因，就做人的。何以故：什麽缘故呢？是人既得生机全破：这个人把想阴断了，这叫「生机全破」。行阴犹如细浪，那麽在他破了想阴之後，就叫生机全破。生什麽机呢？就是生这个妄想的机会全破了，没有妄想了。为什麽前边说破了想阴，就没有梦了呢？也就因为他生妄想的这个机破了。

乘於眼根八百功德：他用这个眼根的八百功德。每一根若圆满不是有一千二百功德吗？这眼根因为不全，所以就只有八百功德。那麽他用这个眼根的八百功德，见八万劫所有众生业流湾环，死此生彼：因为他想阴破了，就可以见到八万劫以内的事情。见八万劫以内所有众生「业流湾环」，众生在造业的这个流，这个湾环里边死此生彼。

「业流湾环」，也就是在世界上的这个业就比方一个流、一个海似的，那麽众生在这个湾环里边，「死此生彼」，在这个地方死了，又生到那个地方。只见众生轮回其处：他就只看见众生在这八万大劫以内轮回，死此生彼，死彼生此，这样互相轮回於其处。八万劫外，冥无所观：在这八万大劫以外的事情呢，他就不知道了。
L2谬成邪计
便作是解，此等世间十方众生，八万劫来，无因自有。

便作是解：他就做这麽一种的见解。因为他看不见八万大劫以外的事情，所以他就做了一种的判断。怎麽判断呢？他说此等世间十方众生，八万劫来，无因自有：啊，这所有十方的一切众生，在八万大劫以来，都是没有什麽因缘就自己生出来的，自己就有了！
L3失真堕外
由此计度，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

由此计度，亡正遍知：由此他就向旁边计度，把这个正知、遍知都亡失了。堕落外道，惑菩提性：就会堕落到外道里边去，对这个菩提心性，他迷惑了。
K2末无因（分三）
L1据己见量　L2谬成邪计　L3失真堕外
今L1

二者、是人见末无因。何以故？是人於生既见其根，知人生人，悟鸟生鸟。乌从来黑，鹄从来白；人天本竖，畜生本横；白非洗成，黑非染造。从八万劫无复改移。

二者：第二种是什麽呢？是人见末无因：第一种是见本无因，这种是见末没有因。何以故：什麽缘故呢？是人於生既见其根：这个人於所有一切的众生，既然看见他们的根本。知人生人，悟鸟生鸟：他就自己好像开了悟，好像生了一个大智慧，他知道了，知道什麽呢？「哦，这个人，生生世世都是做人，人总是生做人；鸟，生生世世都是做鸟的。」

乌从来黑，鹄从来白：乌鸦从来就是黑色的，也不需要用墨染，牠就是黑色的；鹄鸟生来就是白色的。人天本竖，畜生本横：人和天上的人都站着走，都竖起来走路的；畜生是横行的，就四条腿趴着在地上走——这都有一定的。白非洗成，黑非染造：这个白，不是洗了才变成白色的；这黑色的——好像乌鸦是黑色的——不是用颜色把牠染黑的。鹄这白色，也不是你洗了，然後牠才变成白色的。从八万劫无复改移：在八万大劫以内，这都没有改的，不改变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弟子：这个人既然可以看到二万、四万、八万大劫的事情这麽久远，为什麽他看不到人在六道中轮回，又生到旁的众生去？

上人：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你要知道他所看的，虽说是二万大劫，其实只是一个虚妄在那儿管着。一念为无量劫，无量劫为一念。他觉得是二万劫，其实这都不一定的。因为他这还是在虚妄的境界里头转，是一种妄想在那儿支配他，才有这种妄境现出来，都不实在的。所以他看见猪，也是二万大劫做猪；看见牛，也是二万大劫都做牛来的——他觉得是这样，其实这都不是正确的。要是正确的，真是二万大劫，当然猪在六道轮回里头，不是单单做猪呀！那麽他说都是这样的，这已经证明他所有一切都是假的。他就说他看二万大劫，这不一定就是二万大劫了，这只是在他个人的一种感觉上，他觉得是这样。

好像台湾来的那个人就说：「啊，我觉得我和某某人在唐朝六祖的时候，就一起在那个法会里！」这其实就是这种境界了。他觉得，觉得就表示那一切事情不是真的。真的，那要有证据的，也不是到处那麽自我宣传的。如果是这样，现在这麽长的时间又遇到一起，他怎麽会舍得那麽快就走了呢？他真是放得下吗？不是的。他为什麽要再回台湾去干什麽呢？就是为的这麽样

一说，好鱼目混珠来颠倒是非，令人认不清楚了，「哦，他真不得了了！他真是啊，这个人真如何如何，你看，他知道在唐朝就和某某人在一起如何了、怎麼样了！」

怎麼样？你不修行一样堕落做鬼的。所以各位要有真知灼见，要有真正的智慧，看这个人说这个话，究竟他什麼意思要这麼讲话？那麼他看见某某人在万佛城、金山寺也有点影响力，他如果把那个人一拉上，你说这对他有多大的帮助。那麼那个人也就默认了，说是：「哦，是的，我和他是在六祖大师会下就一起学法的！」你看，这无形中，他这个身价就高起来了！就好像有个人跑到万佛城来，说我们怎麼样护持他，就是一个样的道理，这个都是大同小异的，不过骗人的方法不同而已。

所以各位对於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我方才没有说吗？这个假的是给真的预备的。先有假的，那个假的到这儿来，他把人都弄得迷迷糊糊。以後有真正要找真法的，他就要找正法去了，也就可以说是无路可走了，他就要追求正法了。

所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这个道是相反的，所以我们人学佛法，要有真正的择法眼，就认识是法、非法、黑法、白法、正法、邪法，要认识。不怕他是邪、是正、是黑、是白、是善法、是恶法，就是你若认识了，就好了；你若不认识，在那地方糊糊涂涂的，真的你也不认识，假的你也不了解，一天到晚在那儿囫囵吞个枣，也食而不知其味，那就糟了。

所以我们这儿要研究《楞严经》，《楞严经》我们应该常常研究，我们那个山门对联是「华严法会、楞严坛场」，我们这儿是楞严坛场。所以研究完〈五十阴魔〉，再研究〈二十五圆通〉；研究〈二十五圆通〉之後，再研究〈四种清净明诲〉；然後我们把《楞严经》一段一段，一部分一部分都研究清楚了。现在这一些魔子魔孙，这些个妖魔鬼怪专门说《楞严经》是假的。他就这麼样一说，令人生怀疑，没有信心了，「哦，《楞严经》是假的？说来说去都是假的。」

我们也讲道理的，不论他是假的、真的，他讲得有道理，我们就相信；讲得没有道理，讲得不合乎正法，不合乎戒律，他就是真的，我们也拿他当假的。所以这个真假从什麼地方分别？就从黑法、白法来分别。哦，你也糊里糊涂的，那些个邪知邪见，你说它是对的！那个正知正见呢，你说它是不对了。这真是颠倒黑白，颠倒是非！我们有这种的思想，那将来就是主於没有眼睛的，没有眼目的，因为黑白不分嘛！这种邪知邪见的人，将来受果报，也受没有眼睛的果报，因为他都是瞎人的眼目，令人找不着正路。所以这一点各位要特别特别注意的，这因果是特别厉害，丝毫都不爽的。就由我这一生的经验，我就知道不能做错一点事情，稍微做错一点事情，那个果报就来了。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L2谬成邪计

今尽此形，亦复如是。而我本来不见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当知今日一切物象，皆本无因。

今尽此形，亦复如是：这个人能看八万大劫以内的事情，所以他说，现在尽这个身形，也就像在这个八万大劫以内的众生一样，没有一个来源。而我本来不见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他说：「既然在八万大劫以内，我本来也都没看见菩提是个什麼形相，我怎麼可以更有成菩提的这种事情呢？」当知今日一切物象，皆本无因：他又说：「应该知道这一切的物象，完全是没有一种因缘就生出来的。」其实他只知道观看八万大劫以内的事情，而八万大劫以外的事情，他不知道。

在佛住世的时候，有一个老人来庙上出家，那时佛不在庙上，到外边去了。这一切的阿罗汉一看，这个老人大约有八十多岁了，鸡皮鹤发，行步龙锺的这麼个样子。

凡是来出家的人，这一切大阿罗汉都要查一查他的前因後果。一看，这个老人在八万大劫以内，没有种过一点善根，一点好事也没有做过，於是乎，这些个大阿罗汉说：「你不能出家的，因为你没有种善根。」「莫道出家容易得，皆因屡世种菩提」，你不要以为很容易就出家了，要生生世世都种菩提的善根，才能出家的。那麼阿罗汉对这个老人说：「现在你虽想要出家，但是没有善根，所以不能收你出家，你还是走吧！」

这个老年人一听，他没有善根不能出家，於是乎就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就走了。走了一想，自己这个命运也不好，这麼大年纪想要出家，佛的弟子也不收，於是就想：「我自杀去好了，或者上吊，或者跳河，不要活着了！」他这一念的诚啊，感动释迦牟尼佛回来了，佛就问他说：「你哭什麼？」「我啊！想去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佛没有在庙上，佛的弟子说，我在八万大劫以内，都没有种过善根，一点好事都没做过，所以就不收我出家。因为这个，我想活着也没有兴趣了，莫如死了好，所以我就很悲哀的。」佛说：「哦，那你不要哭了，我许可你出家，我帮忙你出家。你回来吧！」於是乎这个老年人就跟着佛回来，佛就许可他出家了。

这一切的弟子就生了怀疑，说：「这很奇怪的，佛收弟子都要有善根的，这个老年人根本就没有善根，佛怎麼收他呢？」就请问佛为什麼收他出家。佛就告诉他这一切的弟子说：「你们这些阿罗汉，只能看八万大劫以内的事情，八万大劫以外，你们就都不知道了。这个老年人在八万大劫以外，是一个到山上去斩柴的人。有一天他遇到一只老虎，看见老虎他就跑到树上去了

，老虎就咬这棵树，要把树咬断好吃他。正在这棵树要断的时候，他着急了，就念了一声『南无佛』，老虎也就走了，不咬树了。於是乎等老虎走远了，他就下来回家去，没有被这虎吃了。所以他现在出家，就是在八万大劫以外，他念这一声『南无佛』的善根种子，现在应该发芽结果了，所以他就来出家修道了。」释迦牟尼佛这样一说，这一切的弟子才解除了这个疑惑。

所以前边那个修定的人说，「一切物象皆本无因」，就因为他不知道八万大劫以外的事情。

L3失真堕外

由此计度，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

由此计度，亡正遍知：由於这麽的想，他亡失正遍知这种的知见，堕落外道，惑菩提性：就会堕落到外道，对菩提性就不明白了。

J3结成外论

是则名为第一外道，立无因论。

是则名为第一外道，立无因论：这个就是第一种的外道，他所立的是无因论；他说，什麽事情都没有一个来源。

I2四种遍常（分三）

J1标由示坠　J2详释其相　J3结成外论

今J1

阿难！是三摩中诸善男子，凝明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於圆常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四遍常论。

阿难！是三摩中诸善男子，凝明正心，魔不得便：阿难！这个定中，修定力的一切善男子，他由定而生出一种智慧的正心。现在魔王没有法术可以扰乱他的定力了，可是他在自己这个行阴里头，有的时候就生出来一种变化，就会堕入一种邪知邪见里边去。这是所谓自心魔——由自心生出来的这种魔。

穷生类本：他穷尽众生种类的根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他观察这一切众生最幽清这种根本的性，在这种幽清，它也有一种常扰动相——这微细的动相。於圆常中起计度者：在这个微细动相、这个圆常的里边，他就生出一种邪见，一种妄度。是人坠入四遍常论：这个人就会坠入四种遍常的知见、遍常的论议里边。这四种的遍常论议是什麽呢？

J2详释其相（分四）

K1心境计常　K2四大计常　K3八识计常　K4想尽计常

今K1

一者、是人穷心境性，二处无因。修习能知，二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咸皆循环，不曾散失，计以为常。

一者、是人穷心境性，二处无因：第一种，他这个人生出来一种邪知邪见，他就研究穷尽了心和境这两种的性，这两处都没有一个根本，没有什麽来源，也没有一个种子。

修习能知，二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由修习这个定力，他能知道两万劫里边的这十方所有一切众生的生灭。咸皆循环，不曾散失：都是这麽循环无端的，生了又灭，灭了又生；生了又灭，灭了又生，都是循环的，在这个循环的时候也没有散失过。计以为常：因为没有散失，所以他就说：「哦，这是常的，这是不会改变的！」

K2四大计常

二者、是人穷四大元，四性常住。修习能知，四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咸皆体恒，不曾散失，计以为常。

二者、是人穷四大元，四性常住：第二种的道理是什麽呢？这个人他研究穷尽地、水、火、风这四大的根元，他说地、水、火、风这四种的性都常住不坏的。实际上，这地、水、火、风都是由众生的妄想造成的，它没有体性；那麽，没有体性，它怎麽会常住的呢？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修习能知，四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他因为修习，能知道四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的生灭，咸皆体恒，不曾散失：他说这个生灭的体性是常恒不变的，没有散失过。计以为常：所以他说：「哦，这是恒常不变的了！」这是第二种。

K3八识计常

三者、是人穷尽六根，末那执受，心意识中本元由处，性常恒故。修习能知，八万劫中一切众生循环不失，本来常住，穷不失性，计以为常。

三者、是人穷尽六根，末那执受：第三种，这个人研究穷尽这六根，六根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根这个意识和末那识、执受（就是第八识）。末那识在前边提到，叫染污，就是那个染污识。心意识中本元由处，性常恒故：在这个心意识的里边，就是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这个里边，本来元由的那个处所，它的本性是常恒不变的。

修习能知，八万劫中一切众生循环不失，本来常住：他因为用功，用这个反闻闻自性修行的功夫，他能知道八万劫中一切众生这麽循环轮回，来回来回的，生了死，死了生，不曾散失，本来是常住不变的。穷不失性，计以为常：他研究这个不失的本性，说这是恒常不变的。
K4想尽计常

四者、是人既尽想元，生理更无流止运转。生灭想心今已永灭，理中自然成不生灭，因心所度，计以为常。

四者、是人既尽想元：第四种，这个人他想阴破了。生理更无流止运转：他在想阴破了的时候，生妄想这种的理也没有了，这个念头也有定力了，也凝明正心了，没有再生妄想的这种情形了。在他这个行阴流止运转的时候，生灭想心今已永灭，理中自然成不生灭：这个生灭的想心，现在已经灭了，不打妄想了。在这个理论里边，自然就成了一个不生灭。因心所度，计以为常：因为这样子用心来度量，也就认为是恒常不变的。
J3结成外论
由此计常，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二外道，立圆常论。

由此计常，亡正遍知，堕落外道，惑菩提性：因为他计度这四种的遍常论，所以就失去正遍知这种的智慧，堕落到外道的理论里去了。他因为跑到这个外道的理论上去，所以对於菩提性，他也就不明白了，就生出一种迷惑。是则名为第二外道，立圆常论：这个名字就叫第二种的外道，他所立的是圆常论。
I 3四种颠倒（分三）
J1标由示坠　J2详释其相　J3结成外论
今J1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於自他中起计度者，是人坠入四颠倒见，一分无常，一分常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在这个定里边，这一切修行的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他因为坚固他的定力而得到这种正心，所以魔就不能有机会来障碍他，但是他自己会生出来自心的魔。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他研究十二类众生的根本，观察这种幽隐清净的根性，在这时候，修到这个程度上，就是行阴有一种微细的动相。

於自他中起计度者：在这个自他里边生出来一种计度，是人坠入四颠倒见：这个人生这种的妄想，发这种的自心魔，就会堕落四种的颠倒见里边。这四种颠倒见就是又说是常，又说是无常；又说亦生亦灭，亦常亦无常，亦动亦静，亦垢亦净，亦生亦死。他这都是说两边的话，这麽来回，没有决定辞，都是两头堵，这麽样也好，那麽样也好，没有决定辞。一分无常，一分常论：或者他说这是无常，又说是有常，这样子颠倒来回，没有一定，把人都搞乱了。
J2详释其相（分四）
K1双约自他　K2约他国土　K3约自身心　K4双非自他
今K1

一者、是人观妙明心遍十方界，湛然以为究竟神我。从是则计，我遍十方，凝明不动，一切众生於我心中自生自死，则我心性，名之为常；彼生灭者，真无常性。

一者、是人观妙明心遍十方界，湛然以为究竟神我：第一种的理论，他说什麽呢？这个修道的人观看他这个妙明心遍满十方界，他以为这个湛然清净是究竟的一个神我。从是则计，我遍十方，凝明不动：因为他看见自己这个心遍十方界，以为是个神我。从这儿他就计度，他说我这个心遍满十方，在那儿如如不动，又有定力又有智慧，这个定慧圆明，定慧都不动了。

一切众生於我心中自生自死：因为我这个心遍满十方，所以这十方一切众生都在我的心里头「自生自死」，这个众生在我心里，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则我心性，名之为常：可是我这个心性是不生灭的，遍满十方界，所以这就是一个常，我这个心性是个常的。彼生灭者，真无常性：众生在他心里又生又死，又死又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一种接连不断的性质是无常性。因为他又生又死，又死又生，这是无常的；我这个心是个常，我这个心遍满十方，这是常住不变的。
K2约他国土

二者、是人不观其心，遍观十方恒沙国土。见劫坏处，名为究竟无常种性；劫不坏处，名究竟常。

二者、是人不观其心：第二种，这个人不向心里头观。前边他是看自己的心遍满十方，现在他遍观十方恒沙国土：他看外边这恒沙国土。见劫坏处，名为究竟无常种性：他看见某一个国土这个劫够了，成、住、坏、空，这个劫到坏的时候了，说这个究竟是无常的种性。劫不坏处，名究竟常：他看那个劫没有坏的地方，就说这是究竟常，这是一个常。所以有一个无常，有一个常。
K3约自身心

三者、是人别观我心，精细微密，犹如微尘流转十方，性无移改，能令此身即生即灭。其不坏性，名我性常；一切死生从我流出，名无常性。

三者、是人别观我心：第三种颠倒的论，就是这个人分别来观察自己的心，精细微密，犹如微尘流转十方，性无移改：「精」，精而又精；「细」，很仔细的；「微」，很微妙的那个地方；「密」，觉察不到的地方。这个精细微密，都是行阴的样子。他观察这一些个好像微细波浪的这种尘境，就好像微尘一样流转到十方，这种的流转性没有移改，不会变的，能令此身即生即灭：能使令这个身又生又灭，又灭又生。

其不坏性，名我性常：这一种流动性不坏，这个不坏的性，是我自性的一个常性。一切死生从我流出，名无常性：这个又死又生，又生又死，一切的死生从我这个常性流出，这个叫无常性。

K4双非自他

四者、是人知想阴尽，见行阴流。行阴常流，计为常性；色受想等，今已灭尽，名无常性。

四者、是人知想阴尽，见行阴流：第四种，这个人修行知道想阴已经尽了，觉察到行阴这个细流了。行阴常流，计为常性：现在行阴这个微细的流，好像波浪的流似的，他因为现在看它没有改变，就说：「哦，这是个常的，是个常性！」色受想等，今已灭尽，名无常性：前边那个色阴、受阴、想阴等，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这是无常性；他这样想。

J3结成外论

由此计度，一分无常，一分常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三外道，一分常论。

由此计度，一分无常，一分常故：由前边这四种不正确的理论来计度，他说这一分就是无常，那一分就是有常。堕落外道，惑菩提性：因为这个颠倒的论议，他自己已经对这个理论不清楚了，所以就堕落变成外道的知见、外道的思想、外道这种理论，所以就迷惑这菩提的正性了。是则名为第三外道，一分常论：这个名字就是第三种颠倒论议的外道「一分常论、一分无常论。」

I4四种有边（分三）

J1标由示坠　J2详释其相　J3结成外论

今J1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於分位中生计度者，是人坠入四有边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在修反闻闻自性耳根圆通这种定的里边，所有一切的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他的色阴、受阴、想阴这三种的阴都破了，这时候他定力坚固，有一种正心，所以天魔外道不得其便。因为在色、受二阴的时候，天魔都可以扰乱他的心性，到了想阴，天魔就不能直接扰乱他的心性，而要附到其他人的身上，来扰乱这个修定人的定力。现在到这个行阴上，魔就是附到其他人的身上，也不能来扰乱他这个定力了，所以这叫「坚凝正心，魔不得便」。

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他穷尽十二类众生的本源，观察众生最幽隐清净的这种性。那麽，在行阴这种微细的动相里边，这叫「常扰动元」。於分位中生计度者：这分位有四种，在後边会讲的。於分位中，他就生出一种计度，计度就是想一想，想一想怎麽样呢？是人坠入四有边论：他这一想就生出一种妄计，妄计有边；妄计四有边论，这是外道的四种论。

J2详释其相（分四）

K1约三际　K2约见闻　K3约彼我　K4约生灭

今K1

一者、是人心计生元，流用不息。计过未者，名为有边；计相续心，名为无边。

这四种的分位，第一种就是三际的分位。什麽叫三际呢？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际、现在际、未来际，这叫三际。「三际求心心不有，心不有处妄原无。」要在三际求这个心哪，没有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为什麽？你说这个过去，什麽是过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既然已经过去了，所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现在的迁流不停；你说这个是现在，哦，这个又过去了！你又说这个是现在，这个又过去了。现在不停，那麽你现在心在什麽地方？未来心，这未来的还没有来呢！没有来的也是没有呀！所以这「三际求心心不有」，心没有了；「心不有处妄原无」，心既然都没有了，哪个地方还有个妄想呢？

你若会得这种的道理，根本就没有；在如来藏性上，什麽也没有的。所以，现在不过是这修道的人生出一种执着。什麽执着呢？计有计无，他不是说有，就是说无，所谓有边论、无边论。

一者、是人心计生元：第一种的分位，是这个人在心里就算计了，算计什麽呢？在行阴这个情形上，他算计这十二类众生的本元，流用不息：他说这个本元流用不息，不停止。这个流用不息也就是行阴的表现。计过未者，名为有边：在这个时候他就计算了，说过去和未来这两种——过去际、未来际，过去有边，未来也有边，他说这是有边；他这种的论根本就是不合理的，根本就没有这个道理。过去、未来怎麽就有边呢？没有边的。他就认为有边了。

他以他这种的妄计妄执，就计说这是有边。这个脑筋不清楚的人，也就是没有智慧的这个人，他修道修到想阴破了，行阴上他就迷失正路了；迷失正路，所以就计有、计无。

计相续心：他说这个现在心，现在、现在的相续不断。相续不断，就名为无边：因为它不断，就无量无边，没有边际，这叫无边。

K2约见闻

二者、是人观八万劫，则见众生，八万劫前，寂无闻见。无闻见处，名为无边；有众生处，名为有边。

第二个分位是什麽呢？是见闻的分位。他以这个能见、能闻的做一个边，不能见闻的又是一边，所以又落两边了；两边都不是中道。

二者、是人观八万劫：第二种的分位，就是这个人一静坐，这种定力一观察，可以观察到八万大劫这麽长的时间，则见众生，八万劫前，寂无闻见：他就看见这所有的十二类众生，在八万大劫以内，他看得清清楚楚的，看见众生头出头没，看见众生生生死死。可是超过八万大劫，他就看不见了，就不见不闻了。

无闻见处，名为无边：在不见不闻的时候，在这个看不见的地方，他就给它起个名字，说这就叫「无边」，没有边了。有众生处，名为有边：在能看见有众生的这个地方，他就说这就是有边。这是又落於二边了，他又着到着无、着有上。着无，就落到空上；着有，就落到色上。这一个着空，一个着色，所以都不合乎中道。因为这样子，所以佛批评他是外道。

K3约彼我

三者、是人计我遍知，得无边性。彼一切人，现我知中，我曾不知彼之知性，名彼不得无边之心，但有边性。

三者、是人计我遍知，得无边性：第三种的分位就是彼我。彼，就是众生；我，就是修道这个人他自己的一种执着。他又生了一种妄计、妄执，他说：「我觉得自己有这一种遍知的智慧。」什麽叫遍知呢？遍知就是无所不知，所以这其中就得到一个无边性。

他说，彼一切人，现我知中，我曾不知彼之知性：彼一切的众生，都在我这个智慧里头包括着，可是我不知道众生他那个知性。名彼不得无边之心，但有边性：这个就叫众生没有得到这无边的心，而他自己得到这无边的心了。因为他不知道彼那个知性，所以他说对方不得这个无边之心了，没有这个无边的智慧，只是在有边的那一个地方，叫「有边性」。这是彼我的分位。

K4约生灭

四者、是人穷行阴空，以其所见，心路筹度，一切众生一身之中，计其咸皆半生半灭；明其世界一切所有，一半有边，一半无边。

四者、是人穷行阴空：第四种的分位是什麽呢？就是以生灭为分位。他研究行阴，研究到极点，研究空了。以其所见：以他所研究的这种见解，心路筹度：因为是在他心里研究的，所以说心路筹度。他就这麽想了，这也就是一个算计。筹度什麽呢？

一切众生一身之中，计其咸皆半生半灭：他又生出一种妄计妄执来了。他说，所有十二类的众生，在一个身里边，就有一半是生，一半是灭。那麽众生是这样子的，明其世界一切所有，一半有边，一半无边：乃至於一切世界，一切所有都是一半就在有边，一半就在无边。那个生就是在有边，那个灭就是在无边。他又这麽样算计，越跑越远了。

J3结成外论

由此计度，有边无边，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四外道，立有边论。

由此计度，有边无边：由前边这四种的计度，计度什麽？不是有边，就是无边；不是无边，就又是有边，就这样来回跑。总而言之，他不住到中道上，一个太过，一个就是不及；一个跑得很远，一个还没有迈步呢！堕落外道：所以就堕落到外道里边。这个外道为什麽叫外道呢？他就是一个太过，一个不及。太过不是中道，不及也不是中道，修行就要修中道，佛就讲中道了义，不落於空，又不落於有。你若偏到空上，或偏到有上，这都落於二边了。现在这都是二边，所以叫外道，惑菩提性：他就对於菩提真性不认识了，迷惑了。是则名为第四外道，立有边论：这个就给它取名字叫第四种的外道，立的有边论。

I5四种矫乱（分三）

J1标由示坠　J2详释其相　J3结成外论

今J1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於知见中生计度者，是人坠入四种颠倒不死矫乱，遍计虚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又者，在三摩地这个定中一切的善男子。因为在这个定里边，不是一个人修这个定，是很多很多人都修这个定，所以就说诸善男子。

坚凝正心，魔不得便：他那个坚固而有一种智慧定力、定慧平等、定慧均持的正心。这个魔就没有法子他了，就无隙可乘，没有方法可以来扰乱他了。可是外魔不扰，内魔又生。什麽魔呢？就是他自心的魔就生出一种变化。

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他穷尽了这十二类众生的根本，观看他最初的那个清净的性，这个时候，在行阴就有这一种微细的动相，所以这叫「常扰动元」。於知见中生计度者：在这个知见的里边，他生出一种计度的心来。不生这个心，就什麽事情也没有；一生心，一动念，就发生毛病了。所谓：「开口便错，举念即乖」，你动一个念，打一个妄想，就生出一种毛病。

是人坠入，四种颠倒不死矫乱的遍计虚论：「遍计」，就是遍计执性，他生出来一种遍计执性。以前我不是讲过遍计执性？这就是一种妄执，根本不是这麽回事，他就执着是这麽回事，这叫遍计执性。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念佛是谁？」这叫参。参呢，我讲过很多次，就是要专一。所谓「专一则灵，分驰则弊」，专一的意思就好像用锥子，在那儿钻窟窿一样，又好像用金刚钻在钻钢铁一样。什麽时候钻透了，什麽时候那就叫开悟，这是参。

「念佛是谁」，这是念，这个念是在你心里头念。参呢，是找。这个「找」跟那个「计度」又不同。这个「找」是专一只是找，向一个地方来找，就是找这个「谁」，这是「参」这一个道理。那个「计度」呢，它不是一个念头，它是东想想、西想想，它是互相比较一下，互相分别一下，互相又来比量。那麽他比量，就是向这儿比一比，向那儿比一比；这计度，是他自己在那儿妄想太多了。

这个「参」，只是一个妄想；这个「计度」呢，是很多个妄想，他就七扯八拉的，上上下下。他想到天上去，上帝在那儿穿的什麽衣服？戴的什麽帽子？眼睛多大？耳朵多长？鼻子多宽？他在那儿计度上帝的尺寸，用这个尺寸来量、来计度。那麽究竟上帝是不是那个样子呢？他也没见过，所以他量出来的尺寸，不一定对的。他又跑到地下去，计度地心吸力，地心是有多大？地的面积是有多大？地有多少粒微尘？大约是由一万万个八万四千那麽多微尘集中到一起，这是一个地球。其实这都是一种自己在那儿揣测，自己在那儿算，用computer（电脑）恐怕也算不出来。但是他就用自己的那个computer，在那儿算来算去，算也算不出个头，也算不出一个尾来，他说这真是个怪物。

所以这个参，也不是行阴，也不是色、受、想、行、识；这个念，就是你心里念，这也是一个专一之念。譬如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只有一个「南无阿弥陀佛」，没有其他的妄想，这叫以毒攻毒。你如果有很多妄想，那毒太多了，一定死的。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J2详释其相（分四）

K1八亦矫乱　K2唯无矫乱　K3唯是矫乱　K4有无矫乱

今K1

一者、是人观变化元。见迁流处，名之为变；见相续处，名之为恒。见所见处，名之为生；不见见处，名之为灭。相续之因，性不断处，名之为增；正相续中，中所离处，名之为减。各各生处，名之为有；互互亡处，名之为无。以理都观，用心别见。有求法人来问其义，答言：我今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减。於一切时，皆乱其语，令彼前人遗失章句。

一者、是人观变化元：「是人」，谁呢？就是将入迷途这个人。他观行阴变化这种的元，见迁流处，名之为变：见行阴迁流的那个地方，他因为看见它迁流了，所以就说那是变。见相续处，名之为恒：他看见行阴相续不断的这个地方，他就说是常。这「恒」就是恒常不变的，前边那个「变」就是不常。

见所见处，名之为生：他又在这个行阴，看见他所见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麽呢？就是那个微细的动相，他说就是「生」。不见见处，名之为灭：在这个行阴，那种微细的动相，他看不见了，这就名之为「灭」。这也就是在八万大劫以内的事情，他看见了，说这是「生」；八万大劫以外的事情，他看不见了，就说这是「灭」了。这和前边的意思都是相同的。

相续之因，性不断处，名之为增：相续不断的这种因，这因性不断的地方，他就说这不断，就是「增」。这也都是属於行阴的情形，他所看得见的。正相续中，中所离处，名之为减：在相续中间，会有一个离的处所，他说这就是「减」。就好像二十五圣各述圆通，其中说到鼻子呼吸气，呼出去，吸进来，这中间有个交处，那就是这个离处，他说这就是个「减」。

这根本哪，你不要追究它这个理，这是他自己命的名，他自己所见的，根本就没有理的。你不要在这里边来追究理由，他就是这样讲，拿不是当理说，这就叫横不讲道理。告诉你，外道所以就是外道，他讲的都是没有理由的。

各各生处，名之为有：「各各」，他看见行阴的各各生处，他就说这是有。互互亡处，名之为无：那麽互相又有亡的地方，又有没有的地方，他就说这个就是没有，这就是四种颠倒的倒论。

以理都观，用心别见：你若用这个理来观察，他这种的论议都是不对的，他用心都是用错了。

有求法人来问其义：那麽在这时候，若有人来求法，向他请开示、问法，来请他开示开示佛教

的道理。答言：我今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减：他就告诉这个人说：「我也生，我也灭；我也有，我也无；我也增，我也减。」他就这麼样子同你讲。

於一切时，皆乱其语：在任何的时候，他说话都是两头来堵，不是说有，就是说无；不是说空，就是说色。就说这两种，他就找不着中道，所以令彼前人遗失章句：「彼」，就是在他前面求法的人。那个人想问什麼，被他这麼一乱讲，讲得本来的问题都忘了、遗失了，本来想请他开示的道理都忘了。你说，这样来开示人，人家本来想要明白，他却把人弄得糊里八涂、蒙头转向的，东西南北都找不着了，不知道怎麼样是对的，所以忘失章句。不单忘了想要说的话，而且连本有的清净心和智慧都没有了，昏了。这不单是自己颠倒，令人家也颠倒！

K2唯无矫乱

二者、是人谛观其心，互互无处，因无得证。有人来问，唯答一字，但言其无。除无之余，无所言说。

这个就是因为他只知道「无」了，所以就乱讲。无论是有，他也说「无」；无，他也说「无」。你问他什麼，他就「无」；你再问他什麼，他还是「无」。无、无、无，就是说这一个字，第二个字他不讲。

二者、是人谛观其心：他观察自己的心，互互无处：在这十二类的众生里边，他觉得行阴这个心，互相都没有；在他看见这个没有的地方，他就因无得证：他觉得因这个「无」字，他得到智慧了；其实他不明白，这就叫矫枉过正，根本没有道理的。他自己就执着这是无，互互都无、互互无处，他就觉得他开悟了。开什麼悟？悟这个「无」字了。

所以有人来问：譬如有人一看他是个老修行，一天到晚也不讲话，在那个地方闭目养神，甚至也不吃饭，就吃点香蕉之类的。一般人以为这是个世间的圣僧了，於是乎就来向他请问法。他也就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的，这麼就答了，唯答一字：就答一个字，这一个字就是一字禅。这一般人也不明白他说的道理是什麼道理，所以就给它取名叫「一字禅」。但言其无：无论你问他什麼道理，他就「无」。你再问他：「我怎麼样修行？」「无。」「我念佛不念佛？」「无。」「我持律受戒好不好呀？」「无。」

什麼都是「无」。啊，他这个「无」字，这一套「无」，把你弄得也蒙头转向的，东西南北也找不着了，也就是遗失章句了！你也不知道，尽想：「噫，他说的无是什麼道理呢？什麼无？无什麼呢？」於是就周围找，也找不着东西。啊，真是无了！

除无之余，无所言说：无论你再问他一个问题、十个问题、百个问题、千个问题、万个问题，他都是就答你一个「无」字。所以你这个问的人，就想：「啊，他讲的这个禅理太高了，我们都不明白了！」

K3唯是矫乱

三者、是人谛观其心，各各有处，因有得证。有人来问，唯答一字，但言其是，除是之余，无所言说。

三者、是人谛观其心：这是第三种矫乱的颠倒，矫乱的虚论。这个人他也观看自己的心，看这十二类的众生，各各有处：各各都有生有死的这个「有」处，因有得证：因这个有，他就觉得他证果了。其实呢，他不是证果，经上这麼说，是形容他这种错误。他看一切众生都有，他就：「啊，都有了！」他看见这个道理，他就认为他开悟了、证果了。

有人来问，唯答一字：有人来问他，无论问什麼法，他就答一个字。但言其是：他说什麼呢？说「是」。你问他：「我出家做和尚好不好啊？」「是。」「我受五戒好不好？」「是。」「我应该做什麼好？」「是。」无论问他什麼，他就答一个「是」字。除是之余，无所言说：除了「是」字之外，他不讲了。所以你觉得：「啊，这真是一字禅，这个真是高僧啊！他说这个法真是妙到极点，我也不懂。」你不懂，那就是妙了；所以好像我现在讲这个经，你们懂，那就不妙了。你若说不懂，「啊，讲来讲去，法师说什麼呢？」哦，那就是妙了！因为你不懂，就是妙；你若明白了，就不妙了。为什麼不妙呢？你明白了嘛！你没明白那个东西就是妙。所以你若想「妙」，就不要学佛法了，你不学就不知道，这就是妙。哈！

他就只说一个「是」字，你无论说什麼，他还是说一个「是」字。为什麼？他以为他就由这个「是」字上开悟了，那麼他也这样告诉你，传给你法，Transmit Dharma to you。

K4有无矫乱

四者、是人有无俱见，其境枝故，其心亦乱。有人来问，答言：亦有即是亦无，亦无之中不是亦有。一切矫乱，无容穷诘。

这第四种的矫乱，就是有无矫乱。什麼叫有无矫乱呢？他又说是「有」，又说是「无」；又说「无不是有」，「有就不是无」。他也不知道是有，也不知道是无，这就好像喝醉酒的人那麼乱讲。

四者、是人有无俱见：他在这个行阴里边，也见到有，又见到无。见到这个行阴，像水波浪似的这麼行，迁流不息，他说是「有」。在这个迁流不息的时候，有断的地方，他又说是「无」

。其境枝故，其心亦乱：他这个境界生出来一个叉枝，就好像木头生出一个旁枝来。所以他说这「有」也是，「无」也是。他这个心里也乱了，为什麽他心里乱了呢？就因为他自己没有真正的智慧，没有真正的定力。这智力和定力，他不平等、不平均，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生出一种执着，自己也找不着头绪了，就有个错路，他也不知道哪一条路是对了。

有人来问：若有人来请法，向他请开示，答言：亦有即是亦无，亦无之中不是亦有：他说：「也有，也就是没有；可是没有的，就不能是有。亦无就是没有，但是没有可就不是有。」你说这究竟是个什麽道理？一切矫乱：这就是个矫乱的道理，矫枉过正，说得自己也不知道说些个什麽。所以我说这是他说醉话。

无容穷诘：「无容」，你不能和他讲道理的，这个样子怎麽办呢？就是我那个办法，你打他两个嘴巴，看看他还说是有、是没有？你这麽打他一个嘴巴，他若说：「你怎麽打我？」「你没有嘛！我打你也是没有啊！」还有那个办法，你拿刀把他杀了说：「嘿，杀了你！」看看他有没有？这「无容穷诘」，就是不可以和他讲道理，没有道理可讲的，也不要问他了。
J3结成外论

由此计度，矫乱虚无，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五外道，四颠倒性不死矫乱，遍计虚论。

由此计度，矫乱虚无：因为上边这四种矫乱虚无缥缈的道理，讲得无有是处，讲这个没有真实的道理，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所以就堕落外道。为什麽叫他外道？就因为他那个理论不正确，邪知邪见，所讲的道理都不是究竟、不是彻底的。那麽就把这个真正的菩提觉道给迷住了，给遮盖住了。是则名为第五外道，四颠倒性不死矫乱：这个就叫做第五种外道四种的颠倒性。就是前边那四种，第一种就说他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减。

第二种，你无论问他什麽法，他就用一个「无」字来答覆你，一天到晚，旁的字他不说，就说「无、无、无」。有人和他一讲什麽话，他就说「无」。你千问万问，他就是无、无、无，千无万无。

第三种就是那个「是、是」，你无论说什麽，他都说「是」。你说：「我可不可以做贼？」「是。」「我可不可以受戒？」「是。」「我可不可以吃屎？」「是。」「可不可以喝尿？」「是。」「你可不可以死？」「是。」「可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是。」

无论你讲什麽，他都「是」，也是千是万是，千万都是「是」，没有一个不「是」。他这个「是」就是有，什麽都是有，一切一切都是有，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就是又说「亦有亦无，有就是无，无又不是有」，究竟这是个什麽道理？他就讲这种道理——这四种矫乱的性，讲得是矫乱不清楚、颠倒性。

遍计虚论：他遍计虚无。以前讲过遍计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这种道理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什麽是遍计执性呢？就是好像晚间，没有什麽月光，在地上有一条绳。你看见这一条绳，本来这是一条绳，但是你怀疑，「噢，这是不是一条蛇？」这就叫遍计执性。根本不是蛇，它是一条绳，你就妄加计度，说它是一条蛇。

又好像晚间没有月光，看见一棵树的黑影，或者一株花的黑影，你出去，突然间见这麽一个黑影，「噢，这是个鬼吧？」本来是一棵树，或者一株花，或者一块木板，你看了就「噢，这是个人呀？是个鬼呀？」就害怕了。

或者晚间看见一只狗，你就「噢，这是不是狼呀？是不是老虎呀？」就生出这种遍计执性。结果你看清楚了，「噢，这原来是只狗啊！不是狼，也不是老虎。」这就是依他起性。因为你依照这狗，就生出一个遍计执性。原来是只狗，那狗是个什麽呢？狗就是一般的畜生，因为你有遍计执性，就以为牠是狼、是虎啊，或者是个什麽妖怪。那花草树木，也都是这样的。

那麽这条绳，你以为是蛇，看清楚了，原来是一条绳，这就叫依他起性。这条绳是什麽做的呢？是麻做的，这麻就叫圆成实性。怎麽叫依他起性？麻可以造一条绳，这叫依他起性。依着圆成实性而起这个依他起性；这依他起性，然後你看不清楚，认不明，就生了一种遍计执性。
现在这个外道，他也根本不是这样子，他就生出一种遍计执的虚论。
I6十六有相（分三）
J1标由示坠　J2详释其相　J3结成外论
今J1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於无尽流生计度者，是人坠入死後有相，发心颠倒。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又在这个定中，这一切修定的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他坚固他这一种定力，因为他坚固定力而有正心，所以魔王就没有办法了，魔术已穷。虽然魔术已穷，可是他心里又生出来自心的魔。这自心魔呀，是最不容易降伏的。

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他穷这一切十二类众生的本元，他观看十二类众生幽隐而清轻

的这个本性，这个本性就是行阴。行阴在这个时候有一种微细的动相，於无尽流生计度者：这微细的动相，就像水波浪源源而来，无穷无尽的，他在这个时候，就生出来一种计度。什麽计度呢？是人坠入死後有相，发心颠倒：就生出这一种死後有相的计度，他认为死後也有相，所以又生了一种颠倒的思想，颠倒的心。

J2详释其相

或自固身，云色是我；或见我圆含遍国土，云我有色；或彼前缘随我回复，云色属我；或复我依行中相续，云我在色。皆计度言，死後有相，如是循环，有十六相。从此或计，毕竟烦恼，毕竟菩提，两性并驱，各不相触。

或自固身，云色是我：生出这种妄执的这一等人，他或者自己就执着要坚固自己的身体，他说这个四大之色都是我。或见我圆含遍国土，云我有色：或者见着我自性圆融无碍，十方的国土都在我这圆融性里边包括着。他就说我有这个色，有什麽色呢？有大色。

或彼前缘随我回复，云色属我：或者他说这是一种前缘，随着我这麽回复，也就是来回来回这麽周而复始的，说这四大之色都属於我的。或复我依行中相续，云我在色：或者是我所依的；在这个行阴中相续，他说我在这个色的里边。

皆计度言：前边所说这个色和前边的缘，这有四种。他说四大之色都是属於我的，四大之色就是我。又说这个色在我中，我大色小；这个色是小，我是大。又说离开我，无色。总而言之，他这个就是乱讲，讲的都是不合理的，有四种。从这四种，他就计度，死後有相：他说死後是有相的。

如是循环，有十六相：他像前边所说这个道理，这麽循环，来回来回地转，在色、受、想、行这四个里头，每一个里头都是有四种这样的理论，所以四四一十六，就分出来有十六种的相。在这色、受、想、行和地、水、火、风之间，他分出有四四一十六种相。这根本你就不要问他，这个相是怎麽样子分的，它根本就不合理的，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也弄不清楚它，因为它根本就不清楚。

从此或计：从这四四一十六相，他看地、水、火、风和色、受、想、行这四阴，每一个有四相。所以从这个地方，他或者就计度，毕竟烦恼，毕竟菩提：他说烦恼永远是烦恼，菩提也永远是菩提；烦恼即菩提，这是不对的。两性并驱，各不相触：「并驱」，就是并行。这两种性是并行而不相悖的，它们两个是合作的。根本这是不对的，根本就没有这个道理，他就这样讲，为什麽他这样讲？就因为他惑菩提性了。

J3结成外论

由此计度，死後有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六外道，立五阴中死後有相，心颠倒论。

由此计度，死後有故：由前边色、受、想、行这四阴，四四变成十六相，他这样计度，就说死後是有形相的。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所以他就堕落到外道里头了，也是迷惑了他本有的菩提觉性。是则名为第六外道：这一种的人就给他取名字叫第六种的外道。立五阴中死後有相，心颠倒论：这说是「五阴」，实际上就是四阴——色、受、想、行，没有识，这只是举五阴的名字。就在五阴里边，他说人死後还有形相的，他立这种心颠倒不正常的论。

I7八种无相（分三）

J1标由示坠　J2详释其相　J3结成外论

今J1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於先除灭色受想中生计度者，是人坠入死後无相，发心颠倒。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又修这种定力的这一些人，坚凝正心，魔不得便：有这一种坚固的定力，又有智慧，所以魔就不得便。但是他这个智慧，不是究竟的智慧，不是真正的智慧，不过魔王是没他法子了。只是他那自心魔，还不能降伏。

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穷一切十二类众生的根本，他观看一切众生幽隐而清轻的这种根性，在这个里边有微细的动相。於先除灭色受想中生计度者：在先前除灭的这色、受、想三阴里边，他又生出计度来了。是人坠入死後无相，发心颠倒：这个人会堕入死後无相，他就说死後无相，发心颠倒这种的论议。

J2详释其相

见其色灭，形无所因；观其想灭，心无所系；知其受灭，无复连缀。阴性销散，纵有生理，而无受想，与草木同。此质现前犹不可得，死後云何更有诸相？因之勘校，死後相无，如是循环，有八无相。从此或计涅盘因果一切皆空，徒有名字，究竟断灭。

见其色灭，形无所因：见到这个色阴灭了，他这个身形无所寄托了。观其想灭，心无所系：观这个想阴灭了，想阴没有了、破了，这个心也无所系了，也没有什麽地方可以挂着这个心了，妄想也都没有了。知其受灭，无复连缀：知道这个受阴灭了，和外面就没有什麽连缀了，也没有什麽联系，没有什麽联络了。

阴性销散：色、受、想这三种的阴性都销散了。纵有生理，而无受想，与草木同：纵然有少少的生理，就是有这个行阴，也没有受，也没有想了。因为没有受，也没有想了，他觉得自己和草木是一样了。

此质现前犹不可得：这个「质」，不是单单指的色，也指的心。他说现前有形质这种的色心，这种色现前犹不可得，没有了。他这就是色、受、想、行四阴，前边那儿他不是说形同草木吗？草木就没有知觉，那麽现前在生的时候没有，现前犹不可得，现在什麽都没有了，都不可得，死後云何更有诸相：那麽生前都没有相了，求这个实在的形相都了不可得，死後又怎麽可以有诸相呢？

因之勘校，死後相无：因为这个就推勘检校，就这麽翻过来看，调过去看，来回研究这个问题，说，生前没有相，那麽死後怎麽会有相？死後也没有相。色、受、想、行这四种，生前也没有相，死後也没有相。如是循环，有八无相：来回这麽推求，他变成了八种无相。色、受、想、行，在生有四种无相，死了也是四种无相，这八种都没有的。

从此或计涅盘因果一切皆空，徒有名字，究竟断灭：因为他推求这四种都无相了，所以根据这八种无相的道理，他就或者计度说：「也没有涅盘，也没有因果，只有这麽一个名字，究竟都是没有的。」他就这样讲，拨无因果。要是这样子，人都不要修了，也不要什麽成佛了。为什麽？他按着这种理论，什麽都没有的。
J3结成外论

由此计度，死後无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七外道，立五阴中死後无相，心颠倒论。

由此计度，死後无故：由这个，他计度死後什麽也没有了，一切都空了。堕落外道，惑菩提性：就堕落到一种外道，也是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七外道，立五阴中死後无相，心颠倒论：这个叫做第七种的外道，在这个五阴中，他说死後无相，他的心有这一种颠倒的论议。
I8八种俱非（分三）
J1标由示坠　J2详释其相　J3结成外论
今J1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於行存中，兼受想灭，双计有无，自体相破，是人坠入死後俱非，起颠倒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又修定力这一切的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坚固他的定力而有正心，这个魔没有办法他了，可是自心魔是很不容易降伏的。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他穷尽了一切十二类众生这个本元，观看彼幽隐而清轻的这个心，在这时候，行阴里边有微细的动相。

於行存中，兼受想灭：在行阴存在的这个地方，受、想这两阴都灭了，双计有无：这时候，他又说是有，又说是无；又说是无，又说是有。自体相破：他的自己都弄没有了，自己也不存在了。你说是有，他自己是有了；说是没有，他自己都没有了。这个自体相破了，自己就把自己的这种理论都不成立了。

是人坠入死後俱非，起颠倒论：他死後也没有「有」，也没有「无」。那你说有个什麽？也没有个「有」，也没有个「无」。那麽说这就是中道了？不是的；他根本也不讲中道，也没有中道的。因为这样，所以这就错了，就颠倒了。
J2详释其相

色受想中，见有非有；行迁流内，观无不无。如是循环，穷尽阴界，八俱非相，随得一缘，皆言死後有相无相。又计诸行，性迁讹故，心发通悟，有无俱非，虚实失措。

色受想中，见有非有：他在色、受、想这三阴都破了这个里边，见到这个有，又不是有。行迁流内：在行阴迁流有微细的动相这里头，观无不无：他看见没有，又好像有。所以这也不是有，也不是无，他建立这种的理论。

好像前边，他说观看这「色、受、想中，见有非有，行迁流内，观无不无」这一种的情形，如是循环：他来回来回这麽循环推求这个道理。穷尽阴界：对色、受、想、行这四种阴界，他都穷尽了，就把它研究、追究，翻过来调过去，互相这麽研究。八俱非相：他说这八种都是没有相，随得一缘：他就得到一个答案，皆言死後有相无相：他说死後，色、受、想、行也不是有相，也不是无相，这有相无相。

又计诸行，性迁讹故，心发通悟：「讹」，可以说是改变，也可以说是讹错。他又研究行阴的这种性质。因为行阴有一种微细的动相迁流的缘故，这个「性迁讹」，它迁流而讹变，在他心里发出这一种的邪通邪悟，他就判断，有无俱非：有相、无相都没有。那麽都没有了，是不是中道呢？不是。因为他不明白中道了义的道理，所以他也不讲中道，只讲有无。因此他就虚实失措：也不是虚的，也不是实的。你说实的，他又说非实；你说虚的，他又说非虚。所以他这样非实非虚，非虚非实，这都失措。

J3结成外论

由此计度，死後俱非，後际昏瞢，无可道故，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八外道，立五阴中死後俱非，心颠倒论。

由此计度，死後俱非：由上面这种种的计度，所以他说死後就俱非，也有相、也无相。後际昏瞢，无可道故：这个行阴的後际，他也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也就没有什麽可以指出来、说出来的。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於是乎，这也堕落到外道里头去，迷惑菩提的本性了。

是则名为第八外道：这个就给他取个名字叫第八种的外道。立五阴中死後俱非，心颠倒论：在这个五阴中，他说死後也有相、也无相，他这个心非常颠倒，就立出这麽一种的论议来。

I9七际断灭（分三）

J1标由示坠　J2详释其相　J3结成外论

今J1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於後後无，生计度者，是人坠入七断灭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又修定的诸善男子，坚固这定力，而又有一种正心，魔就没有办法来扰乱他。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他研究十二类众生的根本，观察这种幽隐清轻的体性，这时候，在这行阴里边有微细的动相。於後後无，生计度者：在行阴的後边，他观察不到有什麽境界，所以就生了一种计度。是人坠入七断灭论：这个人就会坠入七种的断灭论。

J2详释其相

或计身灭，或欲尽灭，或苦尽灭，或极乐灭，或极舍灭。如是循环，穷尽七际，现前消灭，灭已无复。

或计身灭：或者他计度这个身，在南瞻部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北俱卢洲这四大部洲，再加上六欲天，所有有身的这种众生，这个身他观察它将来是灭的。或欲尽灭：或者是在四禅天的初禅天，它欲尽灭。初禅天是「离生喜乐地」，离这个众生的染污，而生出一种喜乐，这叫离生喜乐地。或苦尽灭：或者在二禅天，他苦尽灭。二禅天叫「定生喜乐地」，这时候有一种定力了，生出一种欢喜。或极乐灭：他计度或者三禅天这种极乐的境界也会灭的。三禅天就叫「离喜妙乐地」，离开欢喜，而生出一种妙的快乐。他计度这三禅天也会灭的。或极舍灭：或者他计度四禅天这个「舍念清净地」也会灭的；他生出这种计度。

如是循环，穷尽七际：像前边所讲的这七处，他这麽循环推究，把这七个地方都研究遍了。现前消灭，灭已无复：现前也没有什麽相，那麽已经灭了，也不会再生出来，不会再有的，所以这是七种断灭。

J3结成外论

由此计度，死後断灭，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九外道，立五阴中死後断灭，心颠倒论。

由此计度，死後断灭：由前边这七种的推究穷尽，他说死後就什麽也没有了，就断灭了。堕落外道，惑菩提性：这种的人就堕落外道里边，对菩提正觉的性迷惑了。是则名为第九外道，立五阴中死後断灭：这种的人就名叫第九种的外道，在色、受、想、行这五阴里边，他立这种死後断灭，心颠倒论。

I10五现涅盘（分三）

J1标由示坠　J2详释其相　J3结成外论

今J1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於後後有生计度者，是人坠入五涅盘论。

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在修定的里边这一切的善男子，坚凝正心，魔不得便：他有坚固的定力和纯正的正心，所以这魔王也没有法子他。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他穷究十二类众生的本元，观看众生幽隐而清轻这种的心，这个微细的动相。於後後有生计度者：在行阴以後，他又观见有了。他因为这个行阴念念迁流不停，他就认为是有了，所以生出一种妄执的计度。是人坠入五涅盘论：这个人就堕入五种涅盘的论里边。

J2详释其相

或以欲界，为正转依，观见圆明，生爱慕故。或以初禅，性无忧故；或以二禅，心无苦故；或以三禅，极悦随故；或以四禅，苦乐二亡，不受轮回，生灭性故。迷有漏天，作无为解；五处安隐，为胜净依；如是循环，五处究竟。

或以欲界，为正转依：或者他以欲界天做为一个正当的转依，他到那个地方去，以欲界做他所依的一个处所。为什麽？他观见圆明，生爱慕故：他因为看见欲界天有一种圆明的体相，就生出一种爱慕，生爱着了；所以他就要到那个地方，以欲界做为他的一个归宿，做为他涅盘的处

所。因为他以为这欲界是真正乐的一种境界，所以他就生出一种爱慕的心，以这欲界做为他的涅盘处。

或以初禅，性无忧故：或者他觉得初禅天这一种天人，因为初禅是离生喜乐地，离开众生的忧恼了，生出一种欢喜，所以他说「性无忧故」，因此他欢喜生到这个地方。或以二禅，心无苦故：或者有一等人修到二禅天，他二禅天这个定生出来了，是定生喜乐地，所以他就要以二禅天做为他的归宿。或以三禅，极悦随故：或者以为三禅天非常快乐，遂心满愿，他要以三禅天做为他的涅盘处。或以四禅，苦乐二亡，不受轮回，生灭性故：或者他以四禅，苦也没有了，乐也没有了，苦乐双亡，再不轮回到这个三界里来。这个舍念清净地是非常清净的，所以他欢喜以这个地方做为他涅盘的皈依处。

迷有漏天，作无为解：他迷惑这有漏的天；本来这个天都是有漏的，他就认贼作子，认为这是无为，做无为的来解释。五处安隐，为胜净依：他觉得这五处都非常安稳，为一种特别殊胜清净的所依处。如是循环，五处究竟：他像这样子来周而复始地循环，认为这五个地方都是究竟处，都是可以涅盘的。他这也是因为不知道这个天都是有漏的。
J3结成外论

由此计度，五现涅盘，堕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十外道，立五阴中五现涅盘，心颠倒论。

由此计度，五现涅盘：由以上这五种的计度，他现出五种现前的涅盘这种的计度。堕落外道，惑菩提性：就堕落到外道里头，迷失了菩提觉性。是则名为第十外道，立五阴中五现涅盘，心颠倒论：这种就名叫第十种的外道，在五阴的里边，他立出五种现在涅盘，这种颠倒不正确的论议。
H3结害嘱护（分三）
I1示因交互　I2迷则成害　I3嘱令保护
今I1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狂解，皆是行阴用心交互，故现斯悟。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狂解：像前边所说这十种静虑的狂解，这种不正确的误解，这是什麽毛病呢？皆是行阴用心交互，故现斯悟：这都是在行阴没有破的时候，你修行，这定力和行阴互相来交战。如果你自己这种正知正见胜了，那麽就可以打破这种关头；行阴如果胜了，你就着魔了，所以现出来这种狂解狂悟。
I2迷则成害
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现前，以迷为解，自言登圣，大妄语成，堕无间狱。

众生顽迷，不自忖量：众生顽迷不悟，也不想一想自己是个什麽人，是个什麽根性？逢此现前，以迷为解：遇到这种的境界现前，以迷为悟。本来是迷，他因为没有明师指点，也没有善知识教导，所以自己就以迷做为他的解释。自言登圣：自己说自己证圣果了，自己说自己开悟了，自己说自己成佛了。大妄语成，堕无间狱：这真是，真真实实地打大妄语，既然打这大妄语，那麽一定是要堕无间地狱的。
I3嘱令保护

汝等必须将如来语，於我灭後传示末法，遍令众生觉了斯义，无令心魔自起深孽，保持覆护，消息邪见。教其身心开觉真义，於无上道，不遭枝歧。勿令心祈得少为足，作大觉王，清净标指。

汝等必须将如来语，於我灭後传示末法：阿难！你们在会大众必须把如来我所说的话，等我将来灭了之後，传示给末法时代一切的众生。遍令众生觉了斯义，无令心魔自起深孽：普遍令所有的一切众生明白这个道理，不要令自心魔自己生起来这种深的孽，造这种孽。「孽」，也就是起这种的罪业。保持覆护，消息邪见：你们保持佛法，拥护佛法，把邪见消灭了它。

教其身心开觉真义：你们教末法这一切众生，身心都开觉这真正的了义。於无上道，不遭枝歧：对於这无上的道果，不遭受枝末。枝末就不是根本的法。不遭受尽去求末梢的法，而不求根本的法。遇着歧路，这歧路就是不知道走哪条路是对的。勿令心祈得少为足：不要令这一些个心里祈求无上觉道的人，得到一点点就知足了。作大觉王，清净标指：应该做大觉之王，做一个清净的榜样、清净的模范、清净的领袖。不要得少为足，应该向前加功进步！
G5识阴魔相（分三）
H1具示始终　H2中间十执　H3结害嘱护　H1分二
I1始修未破区宇　I2终破显露妄源　I1分二
J1躡前行阴尽相　J2状示识阴区宇
今J1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地行阴尽者，诸世间性幽清扰动同分生机，倏然隳裂沉细纲纽。补特伽罗酬业深脉，感应悬绝。

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地行阴尽者：就是修行阴的这个善男子，他修行这个定力，在行阴尽了的这个时候，诸世间性幽清扰动同分生机，倏然隳裂沉细纲纽。补特伽罗酬业深脉，感应悬绝：所有世间一切十二类众生这个性，幽隐轻清那个微细的动相，这时十二类众生这个同分的生

机，忽然就隳裂了，就破坏了这个深沉、微细的大纲，那个枢纽、总枢的地方。也就是中有身在互相酬报、业果交流这种深深的脉络里头，已经因果悬绝，没有了。

「同分生机」的「机」就是那个处，也就是那个地方。「倏然」也就是忽然。「沉细纲纽」：「沉」就是深沉，「细」是微细，「纲」就是网的一个大纲，那个大绳；「纽」，就是身上衣服的纽扣，还有枢纽、总枢的地方也叫纽。

「补特伽罗」翻译过来叫「数数取趣」，就是生了又生，生了又生，就是那个「中有身」，又叫「有情」。我们所有一切有情的众生，活着的这个身都叫「中有身」，死了就叫「中阴身」。「感应」，也就是因果；「悬绝」，好像在空中忽然间就断了。因为在行阴尽了，这个生死已经了了，所以这因果也就断绝了。在这个地方，这是行阴终了，识阴开始的时候。

J2状示识阴区宇

於涅盘天，将大明悟，如鸡後鸣，瞻顾东方，已有精色。六根虚静，无复驰逸，内外湛明，入无所入。深达十方十二种类受命元由，观由执元，诸类不召。於十方界已获其同，精色不沉，发现幽秘，此则名为识阴区宇。

於涅盘天，将大明悟：於自性的涅盘天，已经将要大的明悟了，要开悟了。如鸡後鸣：好像什麽呢？这有一个比方，就好像鸡第一次、第二次报晓的时候，东方还没有白，天还没有亮，没有光呢！现在这第三次，这是最後的鸡鸣，就是最後鸡叫的时候，瞻顾东方：这时候你向东方顾盼，你向东方看一看，已有精色：「精色」，就是天将要光的时候了。

六根虚静：受阴尽的时候，六根无所受了；没有领受，所以就「虚」了。想阴尽了，没有妄想；没有妄想，所以就「静」了，所以说六根虚静。这个时候，这六根也没有所领受，也没有妄想各处跑了。无复驰逸：行阴尽了，已没有迁流变化。行阴是迁流变化，好像波浪常流不断的。那麽现在行阴这种微细的动元也没有了，所以就「无复驰逸」，哪个地方也都不跑了。

内外湛明：这时候，只剩一个识阴没有破，已经内也光明，外也光明。入无所入：因为根尘都断了，六根和六尘合而为一了，也没有根也没有尘，根尘不偶了。既无所缘，所以根尘就不偶了，没有相对的地方。因为没有相对的地方，这时候六根和六尘都互相没有分别了，所以入流也没有所入了。

深达十方十二种类受命元由：这时候，深深地通达十方这十二类众生得着生命最初的根元、由绪。观由执元，诸类不召：观察得这种根本的元由，这时候也不受这十二类众生所招引，他就不能把你牵引动了，不会和这十二类众生再有来往了，这叫「诸类不召」。

於十方界已获其同：於这个十方界已获同体的这种情形，和十方界虚空都同体了。精色不沉，发现幽秘：这种的精色，即这种智慧不沉没了；最幽隐的、最秘密的、最不容易发现的这种境界也发现了。此则名为识阴区宇：这个名字、这种境界、这种情形，就是识阴的一个区宇，在识阴的范围领域之内。

I2终破显露妄源

若於群召，已获同中，销磨六门，合开成就，见闻通邻，互用清净。十方世界及与身心，如吠琉璃内外明彻，名识阴尽。是人则能超越命浊，观其所由，罔象虚无颠倒妄想以为其本。

若於群召，已获同中：在这十二类众生的因果已断，已经得到和十二类众生虽然同，可是不为它所召了，和它已经断了来往，断绝和它的轮回。销磨六门：这个时候，六根门头都没有用了，销磨了。可是怎麽叫「没有用」？这个没有用，不是说眼睛不会看，耳朵不会听，鼻子不会闻香，舌头不会嚐味；不是的。是怎麽样呢？就是六根互用了；你若把行阴破了，就有这种境界现前。六根互用，眼睛虽然是看，但是它又可以听，又可以说话，又可以吃东西；这个耳朵，它以前只能听，现在也可以看了；可以用耳朵来看，可以用鼻子看，可以用嘴看。这六根每一根都有六种的作用，这叫「销磨六门」，以前这种尘相都没有了。

合开成就：「合」，就是六根合而为一了；「开」，就是一根能开出六种的作用；这叫「合开成就」。见闻通邻：这个见、闻都是通着的，就好像邻居似的，可以互相帮助，可以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互用清净：六根互用，而且还是清净的，你说这多微妙啊！到这种境界上，噢，那是很妙的！十方世界及与身心，如吠琉璃内外明彻：十方的世界和这个身心，就好像青色的琉璃宝，里边可以明彻到外边，外边又可以明彻到里边，玲珑透体地那麽明彻，这个名识阴尽：若到这种程度上，这叫什麽呢？就是识阴也尽了，五阴完全都尽了，没有了。你到这种境界上，这是识阴尽；若不到，那还没有尽呢！

是人则能超越命浊：若识阴尽，这个人就可以超越命浊。观其所由，罔象虚无颠倒妄想以为其本：「罔」，不是有，所以叫罔，就是没有；「象」，不是没有，就叫象。观看它（识阴）所行所作的这个原由，有、无这种的情形也都虚无缥缈，以这种颠倒的妄想做为得到这种情形、这种境界的根本。

H2中间十执（分十）

I1因所因执　I2能非能执　I3常非常执　I4知无知执　I5生无生执
I6归无归执　I7贪非贪执　I8真无真执　I9定性声闻　I10定性辟支　I1分三
J1行尽识现　J2谬解成咎　J3出名警觉

今J1
阿难当知，是善男子，穷诸行空，於识还元，已灭生灭，而於寂灭精妙未圆。

阿难当知，是善男子，穷诸行空：阿难！你应该知道这个修定的善男子，他虽然有这麽多魔的境界，无论是天魔、心魔，种种的魔也没有摇动他的定力。或者他修定，根本就没有起这种魔境界；或者他已经起这种魔的境界，但他能觉悟、能不迷，所以就打破这种的迷关了。这种迷的关头打破了，行阴也就破了；行阴破了，现在是识阴的开始，所以「穷诸行空」，这行阴已经空了。於识还元：现在在识阴上又要还元了，又要把识阴也都破了；识阴如果破了，就返本还原回到如来藏性上了。已灭生灭，而於寂灭精妙未圆：他已经灭了生灭这种的境界，而於寂灭的性，这种精妙处还没有得到圆满。
J2谬解成咎

能令己身，根隔合开，亦与十方诸类通觉，觉知通[恣-心+日]，能入圆元。若於所归立真常因，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因所因执，娑毗迦罗所归冥谛，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能令己身，根隔合开：他在识阴生出一种妄想，说在前边精妙未圆这个境界上，这个修道人他能令自己六根互用，每一根都可以有六根的能力，眼睛也会说话，又会听声；耳朵又可以吃东西，又可以嗅味闻香。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互相都可以通用。

你说耳朵不能吃东西吗？这回六根互用，它可以吃东西了。那麽说：「它的牙在什麽地方长着？」那你问那个耳朵去！它吃东西，不是我们吃东西。它会吃东西，自然有个牙，它不会掉牙的。或者它不用牙，现生出来也可以，这是真正科学的作用，真正科学的一种能力。

所以每一根都有六种的能力，这叫「六根互用」。「根隔合开」，「合」就是六根合而为一了，六根变成一根了；「开」，那麽虽然一根，能有六根的作用，你说是不是神通？你科学再研究，就算能换人的心，能换人的肝，能换人的……，也不能令人的每一根都有这六种的作用，这是办不到的。我相信科学再发明，也不会有这种能力的。那麽这自性的科学发明了，就有这样的作用。

亦与十方诸类通觉：这个不单他自己六根互用，有开合这样的能力，就是和十方的一切众生，也都有这种的互相通觉，彼此相知。觉知通[恣-心+日]，能入圆元：这种觉知性能知道十方一切众生的根性，他能入圆满的那种根元本性。

若於所归：假设他於所归的这个地方，生出一种妄执。什麽执呢？立真常因：他说这一个就是真常了。生胜解者：他既然认为它是真常，就生出一种胜解脱、胜知见。可是他不生出这种的知见，还没有什麽毛病；一生出这种知见，是人则堕因所因执：他以真常为因，根本是不对的。他以为这个地方就是真常的，其实这还在一个识上，并不是真常，他就变成「因所因执」。本来不是这个因，但是他立这麽一个因；立这麽个因，就生出一种执着；生出这种执着，他就和外道合而为一，和外道归夥，合股做生意去了，好像股份有限公司。他跑到外道，和外道去做股份有限公司了。

和什麽外道呢？娑毗迦罗：就是那个黄发外道。以前讲过，就是摩登伽女她妈妈跟着学的那个师父，他用「娑毗迦罗先梵天咒」，这个就叫黄发外道。这种黄发外道所归冥谛：「冥」，就什麽也没有了。他这个冥谛，就是第八识在现在这个境界上变化出来的。他说一切万物都从冥谛上生出来的。成其伴侣：这个修道的人一执这个非因，因立得不对了，所以就和以冥谛为归宿的黄发外道做了朋友，开了有限公司。这个有限公司，不知道到什麽时候完；这「有限」，不知道是有限，还是无限。

迷佛菩提：他迷失了佛的菩提觉道，亡失知见：因为他所立的这个「非因计因」，不应该立这个因，而他立这个因。这因所因执，他立得不对了，所以就没有真正的智慧，这叫「亡失知见」。亡失知见就是没有真正的智慧，把真正的智慧丢了。丢到什麽地方去了？那你想要帮他找找，你也会丢了！
J3出名警觉
是名第一，立所得心，成所归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外道种。

是名第一，立所得心，成所归果：这是第一种，他立这个有所得的心，成他所归的一个果。他这种的宗旨就错了，怎麽错了呢？违远圆通：和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入流亡所的这种道理完全相反了，完全都不合了。为什麽？因为他生出一种执着，背涅盘城：也违背涅盘的那个大城市。什麽是涅盘的大城市呢？在什麽地方呢？涅盘的大城市在常、乐、我、净涅盘四德那个地方。生外道种：他这种非因立因，就变成执着的外道了，变成黄发外道那个冥谛，和黄发外道合股，做朋友去了。
I2能非能执（分三）
J1行尽识现　J2谬解成咎　J3出名警觉
今J1
阿难！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於寂灭精妙未圆。

阿难！又善男子，穷诸行空：阿难哪！又这个修定的善男子，他把行阴已经研究穷尽了，已经空了。已灭生灭，而於寂灭精妙未圆：他已经灭去了生灭的这种境界，而於寂静、寂灭的这种境界，他「精妙未圆」，这种的寂灭乐，他还没有得到完全，因为现在这个识还没有尽。

这个识，就和真如差一点点，识是有生有灭的，真如就是不生灭的。那麽现在在第八识上，有这种生灭的、微细的相，和真如这个不生灭和合起来，这有个名字叫「和合识」；就是生灭的这个识，和不生灭的真如，非常接近，互相和合起来，这叫和合识。因为它是个和合识，所以就精妙未圆。

J2谬解成咎

若於所归，览为自体，尽虚空界十二类内所有众生，皆我身中一类流出，生胜解者。是人则堕能非能执，摩醯首罗现无边身，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若於所归：这个修道的人，假设在他这个所归宿处，所归宿是什麽地方呢？就是还在八识这个生灭的识上，览为自体：把本来不是他自己的，就拿来认为是他自己的一个身体了。

尽虚空界十二类内所有众生：他又生出一种妄执，什麽妄执呢？他觉得尽虚空这所有十二类的众生，由卵生到非无想这十二种的众生，皆我身中一类流出：他说：「啊，这所有的众生，你知道是从什麽地方出来的？都是从我自己这个身体跑出去的，是我生出来的。」也就好像前面说的那种情形，说这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儿子，甚至於连佛、菩萨、阿罗汉，都是我造出来的；我可以造佛、造菩萨、造阿罗汉。你看，生了这麽大的这种我执！生胜解者：他生出来这种胜解；可是这不是正当的胜解，是一种邪知邪见，不过勉强给它取个名字叫「胜解」。如果真是胜解，就合佛法了。所以这修道，你就是看经，也要看清楚了。

是人则堕：这个人就堕落了，堕落到什麽地方？堕落到能非能执：变成有一种「能」，他说他能生一切众生。根本不是的，这是他一种妄识的揣测。「非能执」，本来他不能，但他有这种执着，这种执着就是谁呢？摩醯首罗：就是大自在天王。自在天，就是天上色界天的顶天，叫摩醯首罗天。这个「摩醯首罗」又叫大自在，他有三个眼睛，这三个眼睛都是肉眼，他也有个佛眼，是在中间这儿长着。就中间这个眼睛，也是他生来就有的，这个天有这麽个眼睛。

那有多少只手呢？他有八臂，有八只手，前边四只、後边四只。前边他可以拿东西，後边又可以偷东西。他嫌一只手不够用，两只手偷东西也没有那麽得力，生了八只手，这只也可以拿一点东西，那只也可以拿一点东西。到了百货公司，相信稽查员也看不住他，因为他手太多了。他骑着的是一头大白牛，手里拿着一个白拂，到处悠游自在的，非常地自由，这是大自在天。他说：「我最自在了！嘿，你看我，你比不了我，我最自在了！」所以叫大自在。

现无边身：这个大自在天，他执着他可以现无边身，他说一切众生都是他现出来的。那麽现在这个人修的也是这个法门，也有这种执着了，他也说一切众生是他现出来的。你看，他也没成佛呢，怎麽能现出众生来了？这就是一种妄执——「能非能执」。成其伴侣：现在这个修道的人与大自在天王做了朋友，他也跑到自在天去了。迷佛菩提，亡失知见：他对佛真正的觉——正觉菩提，就不认识了，也就没有真正智慧了，所以就堕落到天魔外道里头。

J3出名警觉

是名第二，立能为心，成能事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大慢天，我遍圆种。

是名第二，立能为心，成能事果：这是第二，他立这个能生众生做为他的心，成就他这种遍圆的果。违远圆通：他和修耳根圆通这种法门，反闻闻自性这个道理，相违背的。背涅盘城：对涅盘不生不灭这个道理，他也是相违背的。生大慢天：他将来要生到大慢天。那个大自在天也就是大慢天。怎麽叫「大慢天」？他就看不起人，总骑到大白牛身上，自己有三个眼睛、八只胳臂，噢，他觉得他了不起了！觉得骑着大白牛那麽自自由由的，很惬意的。他认为他这个生活非常地优越，所以就生了贡高我慢了，入了我遍圆种：说我能遍圆一切，能成就一切。

I3常非常执（分三）

J1行尽识现　J2谬解成咎　J3出名警觉

今J1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於寂灭精妙未圆。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又这个修定破了行阴的善男子，他对於行阴已经空了。已灭生灭，而於寂灭精妙未圆：已经灭了他这个生灭的心了，而於寂灭乐，他还没有得到，还没有圆满，没有真正得到这个寂灭的乐。

J2谬解成咎

若於所归，有所归依，自疑身心，从彼流出，十方虚空咸其生起。即於都起，所宣流地，作真常身，无生灭解。在生灭中，早计常住，既惑不生，亦迷生灭，安住沉迷，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常非常执，计自在天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若於所归，有所归依：假设他於所归的地方，做他一个归依处。自疑身心，从彼流出：他自己就生出一种怀疑心，怀疑他这个身心是「从彼流出」。前边那个妄计是怀疑自己生出一切众生；那麽现在，他又觉得自己是从那个归依处流出来的。十方虚空咸其生起：所有的十方虚空也都是他所归依处那里生出来的。

即於都起，所宣流地：「所宣流地」也就是他所生出来那个处所。「地」，也就是个处所，那个地方。即在这个所有一切都是从它生起来的地方，作真常身，无生灭解：他认为这个地方就是他的真常身了，他说这个地方就是无生灭了。那麽为什麽他生出这个解？就是不对嘛！因为

这个地方不是没有生灭，他却做这个解。

在生灭中，早计常住：在生灭这个识里边，他就计度说这是常住，这是不变的。既惑不生，亦迷生灭：他既不明白这个不生的道理，也把那个生灭的道理不明白了。安住沉迷：他执着又居住到这个地方，就守着这个境界也不放，就在这个地方修行用功，沉迷了。生胜解者：他若再生出来一种胜解，就是执着上再生出执着来。是人则堕常非常执：这个人就堕落到「常非常执」，他执着那个常，但是不是常啊？不是，这不是一个真常！计自在天成其伴侣：他计度这个自在天是他一个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也迷失了佛这个菩提觉性，也亡失了真正的智慧。

J3出名警觉
是名第三，立因依心，成妄计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倒圆种。

是名第三，立因依心，成妄计果：这是第三种，立这个因依心做为归依处所，立这麽一个心，他就成非果计果这麽一种的妄计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倒圆种：这也是与圆通这个道理上，既违背而又遥远，又相离得更远了，和涅盘城也违背了，生出来一种倒圆的知见。

I4知无知执（分三）
J1行尽识现　J2谬解成咎　J3出名警觉
今J1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於寂灭精妙未圆。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又这善男子，他穷究这个诸行已空了。已灭生灭，而於寂灭精妙未圆：他已经灭除了生灭的这种性，但是对於这个寂灭乐，他精妙未圆，还没有圆满。

J2谬解成咎

若於所知，知遍圆故，因知立解，十方草木皆称有情，与人无异，草木为人，人死还成十方草树。无择遍知，生胜解者。是人则堕知无知执，婆吒、霰尼执一切觉，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若於所知，知遍圆故，因知立解：假设於他所知的，他说这个「知」就是遍圆的。因为这个知，他就立了一个见解。立什麽见解呢？他这个见解，你是想不到的，我也想不到的。什麽见解呢？他说十方草木皆称有情，与人无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那麽足证明草木是无情的。可是现在他生出这麽一种的见解，他说十方的草木都是有情的，和人没有两样的，它也有生命。草木为人，人死还成十方草树：草木可以做人；人若死了，又去变十方的草和树木。

无择遍知：他没有智慧来选择这个遍知一切。生胜解者：在这个时候，他又自己标异现奇，生出来一种邪胜解法。是人则堕：这个人就会堕落知无知执：他说他知道这个道理，其实他是无知，他是不知道的，但是他执着说他知道。

婆吒、霰尼执一切觉：这好像什麽呢？就好像有一种外道，「婆吒、霰尼」，这是两个人。「婆吒」是梵语，中文的意思就是「避去」。他怎麽叫这麽个名字呢？他以前是个牧童，是个放牛的，或者放猪、放羊的一个童子。那麽在毗舍离王还没有做皇帝的时候，也在外边玩，玩哪，就拿婆吒当床舖，在他身上睡觉。他就很不高兴的，回去对他母亲讲：「这个毗舍离他拿我当床，睡在我的身上。」他母亲知道这是个未来的皇帝，也不敢怎麽样，因为他有势力，就说：「那你以後不要和他在一起，你避去，离他远一点，避开他。」於是他的名字就叫「避去」。「霰尼」也是梵语，翻成中文就叫「有军」。大约他就欢喜去当军人，他有军人这种的气概，所以叫这个名字。这两个外道「执一切觉」，他们自以为什麽都知道。这个修行人就成其伴侣：成为他们的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他也迷惑於佛这个菩提觉性上，失去他的正知正见。

J3出名警觉
是名第四，计圆知心，成虚谬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倒知种。

是名第四：前边所说这种的情形是第四种的执着，执着什麽呢？计圆知心：他说他什麽都知道，无所不知，其实他是一种执着，他对於一切都不知道。成虚谬果：他就是成，也成个虚谬的果，就是没有这麽回事。「谬」，是错误；虚谬，就是没有这麽回事。

违远圆通：也与耳根圆通这个法门相违背而离得太远了。背涅盘城：也违背涅盘城这种不生不灭的道理。生倒知种：他生出一种倒知的种。「倒」就是颠倒，颠倒这个知。就好像草木，任何人也都不能把它算计到有情里头；而他把草木都算到有情里头，说「人就是草木，草木也可以做人」。那麽有的人就说：「有的树木有灵啊，那它岂不是有知吗？」那不是的，因为那是有一个精灵附到那棵树上了，并不是那棵树本身有知，是一种有情。

I5生无生执（分三）
J1行尽识现　J2谬解成咎　J3出名警觉
今J1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於寂灭精妙未圆。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又有这种修定的善男子，研究这个诸行空，行阴已空了。已灭生灭：他已经灭了这个生灭了，而於寂灭精妙未圆：虽然说灭了生灭，但是他於寂灭这种的境界上，还没有圆满，还有很少很少这种生灭的种子在这儿。

J2谬解成咎

若於圆融，根互用中，已得随顺，便於圆化一切发生，求火光明，乐水清净，爱风周流，观尘成就，各各崇事；以此群尘发作本因，立常住解。是人则堕生无生执，诸迦叶波并婆罗门，勤心役身，事火崇水，求出生死，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若於圆融，根互用中，已得随顺：假设於圆融这种境界上，在六根互用的里边，已经得到遂心满愿这种随顺了。便於圆化一切发生：就执着在这个圆化一切发生这里边，求火光明，乐水清净，爱风周流，观尘成就：他对於火有光明，非常崇拜；这个水性清净，他也非常崇拜；他又欢喜风的周流这种性质，他也崇拜。「尘」就是地，他观这个地的成就。

他对地、水、火、风四大这种种情形，各各崇事：他向火叩头，向水叩头，向风叩头，向地来叩头。他说这真是不可思议，你看，这火它怎麽就会有光明呢？啊，水它这麽清净的！真值得我崇拜，我给它叩多一点头。他一天到晚给水磕头，给火磕头，给风磕头，给地磕头。就崇拜这四大，又供养四大。「事」，就是供养。火有火神、水有水神、风有风神、地有地神，於是乎他就把地、水、火、风这四大的神，当他的老祖宗了，所以就事地、水、火、风。摩诃迦叶尊者以前也就是事火的外道，专门向火来叩拜。

以此群尘发作本因：他以地、水、火、风这四大的尘象，发作他自己的本因。立常住解：他说这个都是常住的。不错，地、水、火、风都是这个如来藏性，可是你应该恭敬如来藏，不应该去恭敬地、水、火、风。这就是头上安头，不在根本上用功，不去恭敬如来藏性，不去恭敬佛，却去恭敬末梢，跑到末梢上去了。是人则堕生无生执：他想要了生死，而实际上，不能了生死，就生这种执。

诸迦叶波并婆罗门：大龟氏迦叶波和梵志婆罗门，修清净行这一类的人，他们勤心役身，事火崇水，求出生死：勤苦其心而役使其身，就是修种种无益的苦行，给火上一上供，给水上上供，来叩几个头，以事奉供养地、水、火、风，来求得了生死。成其伴侣：这个修定的人，就和这一类的人做为朋友了，做为伴侣了。迷佛菩提，亡失知见：这也是迷惑了佛这个菩提真性，而亡失真正的智慧了。

J3出名警觉

是名第五，计着崇事，迷心从物，立妄求因，求妄冀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颠化种。

是名第五，计着崇事，迷心从物：这是第五种颠倒的种，他计度这个执着，来崇拜地、水、火、风这四大，来事奉供养这四大。他把自己这个如来藏性、常住真心迷了，跟着物跑了。立妄求因：他立这麽一个妄的知见，求出生死的这种因。求妄冀果：他用这不正确的知见，而妄希冀了生死这种的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这是违背圆通法门了，也违背了涅盘的城。生颠化种：生出一种倒化的种子，不正确、颠倒的这种造化的种子。

I6归无归执（分三）

J1行尽识现　J2谬解成咎　J3出名警觉

今J1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於寂灭精妙未圆。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又者修反闻闻自性、耳根圆通的善男子，研究行阴已经空了，把行阴破了。已灭生灭，而於寂灭精妙未圆：已经灭了这生灭之道，而对於寂灭之乐，还没有得到圆满。

J2谬解成咎

若於圆明，计明中虚，非灭群化，以永灭依为所归依，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归无归执，无想天中诸舜若多，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若於圆明，计明中虚：在这个圆融而光明的境界上，他计度这个明还不是实在的。非灭群化，以永灭依为所归依：「非」即毁。他要毁灭群尘所化一切身土，想要灰身灭土，纤尘不立。但这不是把一切的造化都灭了，就是究竟归依处。所以这个也不是永远灭的一个归依处，可是他用它为所归依处，生胜解者：他生出这一种的狂悟。

是人则堕：这个人就堕归无归执：他本来想归依，但是无所归依。因为这个不是永远的生，不是永远的灭，所以他不能拿它来做所归依处，可是他以这个做所归依处，这是无所归依。无想天中诸舜若多，成其伴侣：由於这一种执着，在无想天，可是这不是四禅天那个无想天，是四空处的非非想天。那麽非非想天中「诸舜若多」，那些个只有一个空的空神，就做这个修定的人的伴侣了。迷佛菩提，亡失知见：他也迷失这个菩提，亡失正知正见。

J3出名警觉

是名第六，圆虚无心，成空亡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断灭种。

是名第六，圆虚无心，成空亡果：这个名字就是第六种狂解——圆虚无心，他这种的果也是空亡，没有的。违远圆通，背涅盘城：和圆通法门相违背，和涅盘这种妙果也相违背的。生断灭种：生出一种断灭的种来。

I7贪非贪执（分三）

J1行尽识现　J2谬解成咎　J3出名警觉

今J1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於寂灭精妙未圆。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又修定的这个善男子，这行阴已空了，已灭生灭了，而於寂灭精妙未圆：而对这个寂灭的妙乐，他还没有圆满。
J2谬解成咎

若於圆常，固身常住，同於精圆，长不倾逝，生胜解者。是人则堕贪非贪执，诸阿斯陀求长命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若於圆常：假设於圆满而常住的这个时候，固身常住：他坚固其身，愿意常住在世，愿意得到长生不老。同於精圆：在精微而圆满的这个寿命里边，长不倾逝：很长的时间，他也不会死的，这「倾逝」就是死。生胜解者：在这个时候，生出一种邪胜狂解。

是人则堕贪非贪执：他贪长生而不得长生，这叫「贪非贪执」。诸阿斯陀求长命者：「阿斯陀」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就叫「无比」，没有再可以比的；这是在天上的一种外道，贪求长命这样的人。这修定的人成其伴侣：就成他们的眷属。迷佛菩提，亡失知见：与佛的菩提这种法门他是迷了，失去了正知正见。
J3出名警觉
是名第七，执着命元，立固妄因，趣长劳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妄延种。

是名第七，执着命元：这个名就是第七种，他执着他这个命的根元，命的元由，立固妄因，趣长劳果：他立出这麽一个坚固的妄因，想要得到长生不老的这种果。长生不老又可以叫「长劳」。违远圆通：他与反闻闻自性耳根圆通这个法门，相违背的。背涅盘城：不单违背耳根圆通，而且又违背涅盘城。生妄延种：生出来一种妄想延长寿命的种。
I8真无真执（分三）
J1行尽识现　J2谬解成咎　J3出名警觉
今J1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於寂灭精妙未圆。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这个修定的男子，他把行阴已破了，已灭了生灭这种的道理。而於寂灭精妙未圆：而於这个寂灭的妙乐，他还没有圆满。
J2谬解成咎

观命互通，却留尘劳，恐其销尽；便於此际坐莲华宫，广化七珍，多增宝媛，恣纵其心，生胜解者。是人则堕真无真执，吒枳、迦罗，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观命互通：这个人观他这个生命和一切众生互相通着，却留尘劳，恐其销尽：他就不愿意把尘劳去尽了，想留这种尘劳，恐怕尘劳销尽了。便於此际坐莲华宫：就在这个时候，他坐在一个莲华宫里边。在这个莲华宫里，广化七珍，多增宝媛：他化出七种珍宝，又多增加他的妃嫔、美女。「宝媛」就是美女。就恣纵其心：他也恣纵他这种爱欲、贪欲。生胜解者：在这个时候，他又生出一种胜解了。

是人则堕：这个人就会堕落到真无真执：他想他是得到真了，但不是真的这种的执着。吒枳、迦罗，成其伴侣：这个「吒枳、迦罗」，怎麽叫吒枳呢？「吒枳」翻译成「结缚」。结，就是用一条绳把它拴个结子；缚，就是用一条绳把它绑上了。这就言其用绳子把众生绑住了。「迦罗」，这是印度话，翻译成中文叫「我所作」，就是我所作的，什麽是我所作的呢？言其一切众生的这个结缚，这个不自由，都是我所作出来的，我教他不自由的。这两个外道天，他们这样的思想。那麽这个修定的人，就成他们的眷属。迷佛菩提，亡失知见：迷失佛这个菩提，也就把正知正见都丢了，只剩邪知邪见。
J3出名警觉
是名第八，发邪思因，立炽尘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天魔种。

是名第八，发邪思因，立炽尘果：这个是第八种，他发一种邪思的因，立出来这种「炽尘」，炽然而盛，这种尘劳非常盛的这种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这与耳根圆通的法门相违背的，也违背涅盘这个道理。生天魔种：生到天魔的种族里头。
I9定性声闻（分三）
J1行尽识现　J2谬解成咎　J3出名警觉
今J1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於寂灭精妙未圆。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又者这个善男子，研究一切诸行是空的。已灭生灭，而於寂灭精妙未圆：已经灭了生灭的这种性，而於寂灭的妙乐，还没有得到圆满。
J2谬解成咎

於命明中，分别精麤，疏决真伪，因果相酬，唯求感应，背清净道，所谓见苦、断集、证灭、修道。居灭已休，更不前进，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定性声闻，诸无闻僧增上慢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於命明中，分别精麤，疏决真伪：他在这个命虚明的里边（「命明」就是生命的由绪，是指识阴），分别哪个是细的，哪个是麤的，选择真的和假的。因果相酬，唯求感应，背清净道：「感应」，也就是因果。他知道这个因果互相酬报，不过唯求因果的感应，违背这种清净的道。

所谓见苦、断集、证灭、修道：「见苦」也是知苦，这个苦就是苦谛——三苦、八苦、无量诸苦。「集」是集谛，就是一切的烦恼。「断集」，断了这个集谛。「灭」就是修道得到证灭了，得到这种涅盘的妙乐。「道」就是修道。这就是所谓的知苦、断集、慕灭、修道。居灭已休，更不前进，生胜解者：他在这个灭的时候，就不往前再进了，生了这一种狂胜解这样的人，是人则堕定性声闻：什麽叫定性声闻呢？

定性声闻前边已经讲过，就是他不回小向大，他裹足不前，不往前走了，就在那个地方停止住了。诸无闻僧增上慢者，成其伴侣：和无闻比丘以四禅为四果那个无知一样，而且增加这个增上慢的这个人，做为他的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迷失佛这个菩提觉性，失去正知正见。
J3出名警觉
是名第九，圆精应心，成趣寂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缠空种。

是名第九，圆精应心，成趣寂果：这是第九种，圆精而有这一种感应的心，造成一种趣寂的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这也与耳根圆通法门相违背，也背涅盘城。生缠空种：什麽叫「缠空」呢？他耽空滞寂，就在这个地方，也不愿意往前进，也不愿意往後退，就认为这个空是他生活里最需要的。那麽，他就在这个地方，好像缠绵缠住了，和这个空缠到一起。空本来什麽也没有，他又在这空上加出一个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也是一种执着。
I10定性辟支（分三）
J1行尽识现　J2谬解成咎　J3出名警觉
今J1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而於寂灭精妙未圆。

又善男子，穷诸行空，已灭生灭：又这个善男子，穷尽了行阴这种境界，行阴已空了，已经灭了生灭的这种境界，而於寂灭精妙未圆：而对於寂灭之乐，他还没圆满。
J2谬解成咎

若於圆融，清净觉明，发研深妙，即立涅盘，而不前进，生胜解者。是人则堕定性辟支，诸缘独伦，不回心者，成其伴侣。迷佛菩提，亡失知见。

若於圆融：假设於圆融这种境界上，清净觉明了，这时候他发研深妙：发研究深妙这种的理性，即立涅盘，而不前进：在识阴还没有破的地方，他就立成涅盘了，也不向前再去修行了，生胜解者：他就生一种狂解——狂妄的胜解。

是人则堕定性辟支，诸缘独伦：这个人就会堕落到不回心——不回小向大的这种定性辟支佛，缘觉、独觉这两种的种类。不回心者，成其伴侣：不回小向大的定性罗汉，做为他的眷属，他的伴侣了。迷佛菩提，亡失知见：也迷惑於佛这个菩提觉道，而亡失正知正见。
J3出名警觉
是名第十，圆觉[恣-心+日]心，成湛明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生觉圆明不化圆种。

是名第十：这是第十种，是在识阴里边最後的一种，把这一个关头通过，就不要紧了，就没有什麽危险了。可惜，这一步也不容易过去。那麽在这个地方，所相差的也就很微细了。所谓「差之丝毫，谬之千里」，也就是差一根头发这麽多，等到果位上就相离有一千里这麽远。

在这个时候，圆觉[恣-心+日]心，成湛明果：他这个圆觉的道理，和常住真心已经将要吻合了，成很清净光明的果。违远圆通，背涅盘城：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与耳根圆通这个法门还是不相合的，因为他也还有所执着，也是违背涅盘的这个妙果。生觉圆明不化圆种：他生出来一种觉圆明的执着，不能透化过他所执着这种的圆影，所以叫「不化圆种」。

这是在识阴没有破以前，他还是有这麽一点点没有明白。那麽在这个地方若一破，不被这个狂解所变，这就是把五阴都破了。五阴破了，那时候就可以证到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个果位，你就可以成佛，有把握成佛了。
H3结害嘱护（分三）
I1示因交互　I2迷则成害　I3嘱令保护
今I 1

阿难！如是十种禅那，中途成狂，因依迷惑，於未足中，生满足证。皆是识阴用心交互，故生斯位。

阿难！你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特别明白，如是十种禅那：像这十种静虑的法门、十种静虑的境界、十种静虑的功夫所显现的魔境，你都应该认识。中途成狂，因依迷惑：他在半路上，成了一种狂解，因为他所依据的事，他迷惑了。於未足中，生满足证：在未满足的这个时候，未证言证；就是没有得道，没有证果，他说：「噢，我证果了！」

没有证初果，他说证初果；没有证二果，他说证二果；没有证三果，他说证三果；没有证四果，他说证四果。那麽没有成佛，他说他是佛了。你问他怎麽样成的，他也不知道。你说成佛都

不知道怎麼成的，这真是一个糊涂佛了！可是佛都是明白的，没有糊涂的。这若是糊涂，就是妖魔鬼怪，他不明白真理。

皆是识阴用心交互：这都是色、受、想、行、识中的识阴作怪呀！你用功夫的时候，这识阴就和你的功夫来作战。如果你稍微生出一种贪心、一种欲念、一种妄想，这就会入魔的境界。前几天我不是讲走火入魔吗？你着到这个境界上，这就叫走火入魔了，生出一种狂解。这种狂解，你很不容易把它破了。就是旁人指破他说：「你这个不对！」他都不相信的。他说：「嘿，你懂什麼？我现在就成佛了嘛！你讲那个都不对的。」你告诉他，他也不相信。故生斯位：所以生出这种境界。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刚才果地说我们一般人把破五蕴的境界估计太高了，这是很对的。《心经》上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观自在」也就是在那儿打坐，这个人在那儿打坐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就是那个禅的功夫一步一步地进到智慧的阶段，所以他能明了五蕴是空的。这五蕴——色、受、想、行、识都是空的，因为你把这个都看空了，就不被五蕴遮盖住了；不被它遮盖，就是智慧现前了。

这时候还谈不到什麼证果、出三界，谈不到的。智慧是有了，所以才能离苦得乐。在离苦而没有离、得乐还没有得的这个阶段上，还有一段的路程，还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不被境界所转。他还是被境界转，被色、受、想、行、识这五种的境界转，这不单没有证四果，而且连初果也谈不到的。人证了初果阿罗汉就可以走路脚不需要碰到地下，离地下会有半分那麼高，脚不沾地了，在任何地方都脚不沾泥了。他怎麼能这样的呢？就因为他把这见惑去了，断了八十八品的见惑，因为他断见惑就能这样了。

什麼叫见惑呢？就是「对境起贪爱」。对着这个境界，就被这个境界所迷了，生出一种贪爱心来，这叫见惑。证果的人，「眼观形色内无有，耳听尘事心不知」，什麼都空了，无所执着了，那他怎麼还会走火入魔呢？根本就没有什麼魔可走、可入的；没有什麼火可走的，他没有火了。

「迷理起分别」，这是思惑。二果、三果的圣人要断思惑。你想一想，在这五蕴的阶段，他修道若断了思惑，怎麼会想东、想西、想南、想北，计度上、计度下的？用种种的分别心来研究道理呢？没有的！什麼事情来了，他都迎刃而解，不需要去分别计度它。这些妄想都是一些个识，尤其那个「识」，那分别更细微，细微、细微的地方，它都在那儿分别。不要说他没有证果，他甚至於也不能升到非非想处天，为什麼？他这身体根本就没有看破，没有放下呢！还是在这臭皮囊上来用功夫，打转转。

所以你们以为破了五蕴证了果，证了什麼果？破五蕴那只是修道一个应行的路子，在那路子上走。所以各位要认识清楚这种境界，不要像那无闻比丘似的，以四禅天就认为四果了。这个破五蕴也就是在这初禅、二禅的境界上。这要是按着修行的步骤来讲，还很早很早呢，这可以说是刚刚入门。你不要对那刚刚开蒙的小学生，就以为他大学毕业了。就是神童，也没有那麼多。或者有的小孩子读书读得快，那是神童，但是很少很少的。所以对於法要认识清楚，我早不讲这话，就看你们各位的智慧怎麼样？今天我告诉你们，没有断见惑、思惑，这怎麼能谈到证果呢？谈不到的。

所以他没有证果，都是虚妄的境界，所有的都不是真实的。就是他色、受、想、行、识都破了，也还没有证果，这不过只是在修道的路上跑着呢。他若是证果，就得到不退转了，怎麼会着魔呢！证了初果也不会着魔的。

心经上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破了五蕴，他只是明白这个空理了，谈不到什麼了生死和证什麼果位，这还是在那个路上走着呢，还没有到家，所以谈不到了生死。他这个落到一个偏空的理上，这时候他也不觉得有什麼苦，也不觉得有什麼乐，他在这个地方要是停止了，就落入外道去了；若再往前进步，那麼他是可以开悟，可以证果，但是要精进。所以修行，无论你到什麼程度上，你如果以得少为足，就认为在那儿就可以了，那就叫中道自划了，半途而废，也就是就懂得那麼多，就没有再往前进步了。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I2迷则成害

众生顽迷，不自忖量，逢此现前，各以所爱先习迷心，而自休息，将为毕竟所归宁地。自言满足无上菩提，大妄语成。外道邪魔，所感业终，堕无间狱；声闻缘觉，不成增进。

众生顽迷，不自忖量：众生这种顽固不化的迷惑，他也不想一想自己是个什麼东西，狗皮还没有脱，猪皮也没有掉呢，就说是佛了！唉，自己太不自量了！逢此现前，各以所爱先习迷心，而自休息：逢这种种的境界现前，各以他所贪着的这种爱——这是他以前生生世世愚痴的迷心，在这个地方休息。他以为这个地方就是宝所了，其实是住到化城上。

化城，不是宝所。因为这个人向前去想要取宝，走、走、走，走到半路上就觉得太辛苦了，不去取宝了。於是乎，一个有神通的人，就变化出来一个化城，说：「前面那个地方就是宝所了，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就拿到宝贝了，所有的奇珍异宝都可以拿回来。」可是，等到在那个地方休息完了，还要再向前走。而现在这一些个人，就是到这个化城——变化城，却以为是宝所

，再不向前进，所以就休息了。将为毕竟所归宁地：这一些个人说这就是毕竟了，这就是他们的所归宿、究竟处，是他们想要去的地方。

自言满足无上菩提：自己就说自己满足了，已经证得无上菩提了，已经成佛了，这大妄语成：没有成佛，他说他成佛了。你说若是聪明人，谁说这个愚痴话？没有到那种果位上，就说是那种果位，这是愚痴的！

好像民主国家人人都可以做总统；不错，人人都可以做总统，但不是人人都是总统！得要大家选你出来，才正式做了总统。不是说人人都是总统，那麽哪个是正总统？哪个又是副总统？所以就是这个道理。你也没有读过书，也没有研究过什麽道理，你就去做总统，你连签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你怎麽做总统啊？这个成佛也是，你也没修行，也没有受过雪山六年、菩提树下四十九天，这种的功夫你一天都没做，你就成佛了？那你真是太容易了，所以这就是一种狂妄。

外道邪魔：这就是一种外道邪魔的思想，所感业终：他所感的邪魔这种魔业终了之後，堕无间狱：将来这个魔也有寿命终了的时候；寿命终，他那个灵性也堕落到无间地狱去。声闻缘觉，不成增进：如果他是定性声闻和定性辟支，这两种虽然打妄语，他不会堕地狱的，但是也不能往前有所进步了，所以「不成增进」。

I3嘱令保护

汝等存心秉如来道，将此法门，於我灭後，传示末世，普令众生觉了斯义。无令见魔自作沉孽，保绥哀救，消息邪缘。令其身心入佛知见，从始成就，不遭歧路。

汝等存心秉如来道：阿难！你们这些在会的大菩萨、大阿罗汉、大比丘、大富长者等，秉承着如来所说的这个道理，将此法门：把我《楞严经》所说「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这种圆通法门，於我灭後，传示末世，普令众生觉了斯义：在我灭度之後，你们要天天传示末世，令所有的一切众生觉悟明了这种的道理。

无令见魔自作沉孽：这个「见魔」，又有见爱魔。见魔是见着境界被境界转了；有的见着就生出一种爱心，被这境界转；这都是见魔和见爱魔。你不要令见魔和见爱魔让你自己堕落。「沉」，是堕落；「孽」，是造的罪业，造的这种罪孽。保绥哀救：你保护而安绥这一切的众生，来哀怜救度他们，消息邪缘：把这种邪的、不正当的狂心野性、邪知邪见都停止了它，令其身心入佛知见：令他身和心到佛的知见这里边来。从始成就，不遭歧路：从一开始，乃至於到成就，不要遭受这个歧路。「始」，就是开始；「成就」，就是末、终点。「歧路」，就是在正路上分出一条岔路。

F3结示超证护持（分二）

G1先示超证　G2後示护持　G1分三

H1诸佛先证　H2识尽所超　H3圆证极果

今H1

如是法门，先过去世恒沙劫中微尘如来，乘此心开，得无上道。

如是法门，先过去世恒沙劫中微尘如来：像《楞严经》这个法门，这是过去世恒河沙数那麽多的劫里边，像微尘那麽多的如来，乘此心开，得无上道：都是秉承着这个楞严大定的法门而得到心里开悟，成就无上的道果都是从这条路来的。

所以现在我们也要研究这条路，把这条路修好了，我们才能成佛呢！不是一步也没有迈就走到佛那个果位上去了，没有这麽容易的事。不要说成佛，你就是在世界上读书，得到个学士，要多少年的功夫；得到个硕士，又要多少年的功夫；得到个博士，又要多少年的功夫，何况得到一个出世的佛的果位？你一步也没有迈就成佛了？这说梦话也不要说得这麽妙，说得这麽没有边际呀！

H2识尽所超

识阴若尽，则汝现前诸根互用。从互用中，能入菩萨金刚乾慧，圆明精心於中发化，如净琉璃内含宝月。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心，菩萨所行金刚十地、等觉圆明。

识阴若尽：在前边行阴尽了，到识阴上。识阴本来要是在八识的本位上，这时候已经可以看十方世界，好像净琉璃一个样子，无障无碍的。可是现在这个识阴并不是完全第八识，而是第七识这个微细的生灭还没有了。所以，如果第七识这个微细的常扰动元——这种微细的动相没有了，就纯粹是第八识。这时看三千大千世界，犹如净琉璃一样，那麽，再转这个第八识，就是佛的大圆镜智。但是在第七识没有破尽的时候，就不能有这种的境界。

所以说识阴若尽，第七识这微细的动相如果没有了，则汝现前诸根互用：则你现前「诸根互用」，诸根就是六根，就是以前所讲的六根互用，每一根都有六种的用途。眼睛本来是看东西的，但是它也可以听，也可以齅，又可以嚐滋味，又可以吃东西，又可以有触觉，又可以有思想。这六根互用，每一根都可以有这六种的用途，这是所谓「成就合开」，成就六根互用的这种能力。

从互用中，能入菩萨金刚乾慧：从六根互用里边，能入到菩萨「金刚乾慧」。「金刚」是不坏，不坏就是不退了。不退，是位不退、念不退、行不退，这证得三不退。「乾慧」是乾慧地。

圆明精心於中发化：得到这种圆明精心，在这个里头会发生一种的神通变化。这种神通变化像什麽呢？如净琉璃内含宝月：好像没有尘垢的琉璃一样，在那琉璃之内又含着一个宝月。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心，菩萨所行金刚十地、等觉圆明：像这样子就超过去前边所讲的十信的位，和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位，加上菩萨所行的金刚十地，和等觉圆明这种的境界，这种的功夫。「四加行心」，各位记得不记得？是煖、顶、忍、世第一，这叫四加行位。

H3圆证极果

入於如来妙庄严海，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入於如来妙庄严海，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这种境界，就是入到如来的妙庄严海里边，圆满所修的这种菩提，最终就是无所得。为什麽无所得呢？菩提本来是自有的，并不是从外来的；这个如来藏性不是从外边得来的，而是自己本有的，所以说「归无所得」。

G2後示护持（分三）

H1首明遵古辨析　H2正令谙识护持　H3叮嘱钦古教范

今H1

此是过去先佛世尊奢摩他中，毗婆舍那，觉明分析微细魔事。

以上所讲的是这个识里边十种的种子，十种的境界。此是过去先佛世尊：以前的佛世尊奢摩他中：奢摩他就是一个定，这个楞严妙定。这毗婆舍那，觉明分析：那个微密观照的功夫，由这个觉明而分析微细魔事：这是微细的魔事，这种的境界很微细的，不是很容易觉察得到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日补述

弟子：在这里说楞严妙定奢摩他，可是在前面说奢摩是三止三观。

上人：三止三观，这都是一个比喻，道理差不多。

弟子：可是它并不是楞严妙定。

上人：在後面或者就证入这个楞严妙定。这一个道理，有的地方讲法不同，这都是观前後文有关连的，就是那又讲了深一层。一样的名词、一样的人，他那时候只是一个小孩子，以後长大了，那作用又不同了嘛！这都是变化的，没有什麽，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地方这麽讲，那个地方那麽讲。你若一定执着那个，那就是不通嘛！

弟子：可是要上人这样的智慧才有办法。

上人：好像我问那个禅宗里头说：「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这什麽意思？我讲过，你们都听过？这没有什麽啊！当然空手才能把锄头嘛，你手里若拿着东西，怎麽能把锄头呢！这一般人一看，说：空手怎麽把锄头呢？就不懂，转不过来这个弯。禅宗就是这样的。

弟子：因为禅师们讲的话，一向古古怪怪的。其实他讲得不古怪了，很合逻辑的时候，也搞不清他讲什麽。

上人：这个是对当时的机宜，你拿这来讲，就照葫芦画瓢描一描，那又走样了。那就是那个禅师故意这麽说，教你不懂，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麽药。

弟子：那要对当事人的机，旁边不是当机的人。

上人：所以後人拿着它做公案来讲，这个都是在那儿说食数宝呢！

弟子：就好比说当时那个人快开悟了，那禅师打他一棒，他就开悟了，那以後人就随便打，也打不出开悟？

上人：一打，他就发脾气了。你用功用到了，磕着、碰着都开悟的；你不到的时候，你想开悟，那开不了的。愈想愈不开悟，因为只是妄想嘛，你不认识妄想，还顺着这个人心想想想……，想，想到什麽时候也想不到的。

——上人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日补述至此

H2正令谙识护持

魔境现前，汝能谙识，心垢洗除，不落邪见。阴魔销灭，天魔摧碎，大力鬼神褫魄逃逝，魑魅魍魉无复出生。直至菩提，无诸少乏。下劣增进，於大涅盘心不迷闷。若诸末世愚钝众生，未识禅那，不知说法，乐修三昧。汝恐同邪，一心劝令，持我佛顶陀罗尼咒。若未能诵，写於禅堂，或带身上，一切诸魔所不能动。

魔境现前，汝能谙识：这个魔的境界现到你前面，你能认识这个境界，知道这是魔或者是佛。心垢洗除：这个境界有的是外魔，有的是内魔。外魔容易降伏，内魔很难降伏了；因为你起了邪知邪见，这不容易解除。所以你外魔认识了，你自己心里边这个心垢也要洗除。什麽叫心垢呢？心里头的垢，最要紧的就是这个贪欲，讲来讲去还是这一个贪欲；这个贪欲，也就是淫欲。你要是淫欲心没有了，心垢洗除了，就不落邪见；如果淫欲心不洗除的话，你就很多的毛病都来了。这些个毛病都是由这种的贪欲生出来的，所以种种的问题，种种的烦恼、无明都生出来了；生出，就落邪见了。不落邪见：所以你如果把这个毛病洗除了，那邪见也没有了。

阴魔销灭，天魔摧碎：以前所讲的五阴魔销灭了，你有了真正的智慧，不落邪见，那个天魔也摧碎了，把天魔的胆都吓落了。大力鬼神褫魄逃逝：乃至这个大力鬼神，他虽然力大，不是吗？他可以把须弥山用手一推都推崩了。可是你的正知正见现前，你有这楞严大定，那大力鬼神

也就跑了，你把他那个魄也都给丧了。他一见到你呀，亡魂丧胆的，结果就那麽恐惧逃跑了。魑魅魍魉无复出生：这个魑魅魍魉都是妖怪之类的，再也不会出生了，再也没有了。

直至菩提，无诸少乏：一直就到佛的境界上，没有一点的困难，没有一点的问题，没有一点的麻烦。下劣增进，於大涅盘心不迷闷：就是那种下劣的根性，也会向前增进去到这个地方，在大涅盘这个妙果上，心不会再像以前那种的迷闷了。

若诸末世愚钝众生：假设这个世界在末法的时候，这个愚钝众生，你教他学好，你怎麽样教他，他还往那个坏的路上走；你不教他学坏，但是他自己就向那个坏的路上走。学好，好像登天那麽难；学不好，就好像下山那麽容易。为什麽？就是习气太重了，贪欲太多了，这一种的旧习气、旧毛病、旧业障、宿世的冤孽债太多了，所以你想往上走，它就往下拉你。学好就像登天那麽难，学不好就像下山那麽容易，为什麽？众生就是没有智慧，就是愚钝。愚钝的众生，未识禅那，不知说法：他不知道修道这种重要性，不知道静虑是这样子的需要，他也不知道说法。乐修三昧：虽然他不晓说法，不知道怎麽修行用功打坐，不知道静虑，可是他乐修三昧，他欢喜修定；欢喜修定必须要明白道、明白法。

汝恐同邪：你如果恐怕这种人入到邪知邪见去的话，一心劝令，持我佛顶陀罗尼咒：那你没有旁的办法，你就劝他，劝令什麽呢？劝令他诵持〈佛顶陀罗尼咒〉，也就是〈楞严咒〉，你就劝他念〈楞严咒〉。

若未能诵：假设这个〈楞严咒〉，他念来念去也背不出，总要拿着本子来念。你就教他写於禅堂，或带身上：写到他坐禅的房子里边，或者带到身上。怎麽呢？因为经典所在之处皆为有佛，何况这个咒呢？这个咒在什麽地方，这个地方就有金刚藏菩萨和他的眷属及一切的护法善神。一切诸魔，所不能动：你若带到身上，这一切的诸魔，他都没有法子你。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至於说着魔的人，若能念〈楞严咒〉，魔会不会走？你能念〈楞严咒〉，什麽魔都会走的，但是要专一其心来念；你若专一其心念，不打旁的妄想，没有什麽贪心，什麽魔都会远避的。只怕你一边念咒，还一边打妄想，这杀生的念也不断，偷盗的念也不断，邪淫的念也不断，打妄语也不停止，喝酒呢，更是心里总想着喝酒；这样子，你就念什麽咒也都不会灵的。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H3叮嘱钦古教范

汝当恭钦，十方如来究竟修进，最後垂范。

释迦牟尼佛悲心切切，殷勤咐嘱，告诉阿难说，汝当恭钦：对於楞严妙定——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这个法门，和〈楞严神咒〉这个〈佛顶陀罗尼〉总一切法、持无量义的法门，你应该恭敬而钦奉。十方如来究竟修进：这是十方如来的心，这就是十方如来的性，也就是十方如来的母亲，这是最究竟、最彻底、最微妙的一个修进法门。最後垂范：也是十方如来最後的垂范，最後所开示的最要紧的法门。「垂范」，这是最要紧的一个模范，最要紧的一种法则，最要紧的一种开示，令你得佛知见的这条道路。

D2因请重明五阴生灭（分三）

E1蹑前请问　E2具答三问　E3结劝传示

今E1

阿难即从座起，闻佛示诲，顶礼钦奉，忆持无失。於大众中，重复白佛：如佛所言，五阴相中，五种虚妄为本想心。我等平常未蒙如来微细开示。又此五阴，为并销除，为次第尽？如是五重，诣何为界？惟愿如来，发宣大慈，为此大众清明心目，以为末世一切众生，作将来眼。阿难即从座起：阿难听见释迦牟尼佛这样吩咐他，於是乎从他那个座位就站起来。闻佛示诲，顶礼钦奉：他听见佛所开示这种的教诲，就向佛叩头。阿难尊者这回可没有哭，以前哭了那麽多次，这回不哭了，吃饱了；好像小孩子吃奶吃饱了，他就不哭了。你看那个小孩要糖，有糖了，也就不哭了。这回阿难也是得到甜头了，吃到甜东西了，所以也就不哭了。「顶礼钦奉」，他恭恭敬敬地顶礼奉持这个楞严大定的法门。忆持无失：他忆持这个〈楞严神咒〉，一个字都不错，一个字也都不漏，字字清楚、句句明白，口诵心惟。口里在念，心里就想这个咒，身上就不造恶业，身、口、意三业清净诵持〈楞严神咒〉。

於大众中：他在大众里边，重复白佛：可是大家不要误会，阿难这个於大众中「重复白佛」，并不是说想出风头，想要叫大家看看他，不是的。是怎麽样呢？他为众生来求法，他不是为他自己，而是想到你我现在，他这些个同参道友。他说：「在美国将来有一个法会，有一个人讲《楞严经》，那麽那些个人或者不太了解，我现在再给他们请一请法。」所以我们应该多谢阿难尊者。

如佛所言：五阴相中，五种虚妄为本想心：好像佛所说的，在色、受、想、行、识这五阴的相里边有五种的虚妄，这个就是本来的妄想心。这五种的虚妄，每一种就有十种的魔。那麽我等平常：我们现在大众在平时日用中，未蒙如来微细开示：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过佛讲出来这麽微妙的道理开示我们，令我们简直是得未曾有，身心泰然，身心都安泰了。

又此五阴，为并销除，为次第尽：又者，色、受、想、行、识这五种的阴，是一起同时就可以销除了，还是要一点一点地、有次第地，好像一重一重地销除呢？如是五重，诣何为界：像这样子，这五阴以什麽做它们一个一个的界限呢？

惟愿如来，发宣大慈：我现在惟独就愿意如来，发扬而宣露出你这个大慈悲心。为此大众：为这在会的大众清明心目：「清」，就是清理清净了；「明」，就是明白了。清净什麽呢？清净心目。心若不明白，也不会修行；眼睛若看不清楚，要是有一些个染污在眼目里头，这也不会清净的，所以要清净大众的心目。

不单清净大众的心目，以为末世一切众生：以做末世，就是现在你我这个时候。你看看，所以我说包括你、我、他都在内，这「一切众生」嘛！你、我都在一切众生之内，他也没有跑到众生之外去，所以你我他都在这个里头了。我说这个你、我、他，也就是你、我、他谁都有了；也就是一切众生——你想跑到外边去，也跑不了的。

你说：「我不算数，我没有在这一切众生之内！」那你是个什麽？你说，你想跑也跑不了的！真所谓「插翅难飞」，除非你跑到月球去。跑到月球也还是众生嘛！也不能变一个名，所以你就乖乖地承认，自己也就在我们这个团体之内就好罗，不要跑了！

「乖乖地」，懂不懂？乖乖地，就是不要耍脾气，不要发魔气，不要觉得心里总有点放不下，不要心里总觉得「滋滋喇喇的」那麽难受。滋滋喇喇的，这是中国北方的土话，好像烙饼烙得糊了，它滋滋喇喇，这滋……喇……那麽一叫，心里滋滋喇喇的难受。

所以作将来眼：做我们将来的眼睛，也是做我们的眼睛。你看，这个风水到这儿还没有停止呢！这个将来眼，要到将来，将来是什麽时候呢？就是还没有到来的那个时候。没有到来的时候是什麽时候？就是未来的时候。未来是什麽时候呢？未来就是未来的那个时候。

讲得你们听得怎麽样？听得妙不妙？是没有意思？是有意思？你们这麽笑，把他们笑得糊涂了，说：「讲的什麽？你们这麽笑啊？」那听不懂中文的人呢，又着急了，「啊，Quickly translate！」（赶快翻译！）

E2具答三问（分三）
F1答生起妄想　F2答因界浅深　F3答灭除顿渐　F1分三
G1标说妄想之由　G2详示五重妄想　G3总结妄想所成　G1分三
H1推原生起元虚　H2判决倒计非是　H3结归故说妄想
今H1

佛告阿难：精真妙明，本觉圆净，非留生死及诸尘垢，乃至虚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斯元本觉妙明精真，妄以发生诸器世间，如演若多迷头认影。

佛告阿难，在精真妙明，本觉圆净这个境界上，这个境界是什麽样子呢？就是那个精真妙明本觉的圆净，就是这个样子，非留生死及诸尘垢：这里头没有生死的，生死在这个地方是留不住的；不单生死留不住，这个精真妙明本觉圆净，尘垢也没有了。这个是什麽？这就是如来藏性，就是真如的本体，也就是你我共有的佛性。不是你有，我没有；也不是我有，你没有。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精真妙明本觉圆净，这个里头一尘不染、一法不立，什麽都没有的。你要是能返本还原，返到这个地方，那时候你也没有无明，也没有淫欲，也没有贪欲，也没有这个痴心妄想，什麽都没有了，乾而洁净。所以我们现在修，就是想回到本有的那个地方去，如果没有那个地方，人人都不要修了。

乃至虚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我们人人都见到这个虚空，虚空是从什麽地方来的呢？虚空就是在我们这个妄想里边生出来的。所以由这个妄想，而有五阴，又有五浊，又有六结，生出种种麻烦的东西来，这就是没有事情来找事情干。为的什麽呢？就因为你没有工作了，要找一点工作。找一点工作，你若有代价也可以；可惜越做这个生意越亏本，给人家去打工，越做是越亏本。好像做生意越做越亏本，亏来亏去，亏得把你这如来藏性，就压到五阴山的底下了。於是乎就被六根、六尘这些个土匪据为己有了，他们就占据五阴山，做他们的巢穴了，各处去抢东西、打家劫舍；你看你招贼窝匪到现在！

先先你做生意做得蚀本了，然後现在人命又背上了；你这些个土匪各处去打家劫舍，焉能不杀人呢？就杀人！所以你这个自性压到五阴山底下，就有六根、六尘这些个土匪各处去打劫。明白吗？你明白这个道理了，我这一堂经就没有白讲；没有明白吗？没有明白，要慢慢去学。

斯元本觉妙明精真：这个根元，一法不立、一法不生，这个精真妙明本觉的圆净是一个根本的本觉，这种由本觉发明这个妙明精真，妄以发生诸器世间：由这个时候就依真起妄了，在如来藏性上生出这种妄，就有了山河大地、房廊屋舍。有情世间，就是众生；「器世间」，就是山河大地、房廊屋舍。

如演若多迷头认影：好像这个演若达多迷头狂走一样。他一早起，一照镜子，看着镜子里边这个人，有鼻子、有眼睛、有耳朵，又有嘴巴。他说：「噢，我怎麽没有头呢？镜子里这个人有头，我怎麽没有头呢？」所以就怖头狂走，各处去跑，找他的头。你说他这个头丢了没丢？

这个「演若达多」以前讲过了，你们还记得吗？不记得就去想一想，若记得就讲出来。演若达多倒是怎麽个样子，倒是怎麽样一个人？他是个聪明人，是个愚痴人？是个有头的人，是没有头的人？如果你说那是没有头的人，你看见会不会认为他是个怪物？你想一想！

卍　　卍　　卍

今天是我们在座这些人新生命的开始，既然是新生命的开始，我们必须要洗涤身心，把以前那些个不清净的东西都放下，以後拿起来的东西都要清净。所谓清净，就是没有贪、瞋、痴、慢、疑这五钝使；你若能把这五钝使没有了，这就是清净了。

那麼今天授这个戒，在美国这国家，在美国人里头，这可以说是第一次，空前未有的，所以你们都是一些佛教的先进者。先进的人，没有什麼好处，要吃苦的。为什麼？因为在你以前没有，因此你也不知道怎麼样去做？有时候就蒙头转向的，东西南北都不知道了，做了错事，自己也不知道。为什麼？根本就不明白，也没有地方去学。

日本的佛法虽然传到美国来很久了，可是日本的佛法是一种化学的佛法，非常的化学。所谓化学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虚无缥缈的。他们所行的，你说是佛法吗？又不像佛法。你说是世间法吗？他又说他是佛法。所以简直地认不清它是个什麼？换一句话说，它可以说是四不像，似驴非驴，似马非马，似牛非牛，似羊非羊，不知道是个什麼！这是为什麼？因为他们根本也就没有什麼根据。

好像现在一个高丽的和尚，说他是曹溪派。你说你高丽怎麼能生拉硬拽，把这个曹溪派拉到你高丽去了呢？这简直不是尽挂羊头卖狗肉吗？挂着曹溪水的招牌，卖他高丽那地方的沙和泥土，一点水都没有！一点水都没有，这你怎麼能叫个曹溪？我并不是想要说这种的话，我看这一切的人太可怜了，以盲引盲；他说他是曹溪的，这些个聪明的美国人也跟着变成曹溪了。究竟曹溪怎麼个来源？他不知道。曹溪是在什麼地方？那地方怎麼个样子？都不知道！这真是硬贴狗皮膏药，真是可笑！「贴膏药」这个话，美国人恐怕不懂。

你们现在受到正宗佛教的戒律，正宗的佛法；不是那种旁门左道，藉道骗财，说：「我传给你个法，你给我六十五块钱！」不是的。我现在传给你一个衣（缦衣），你给的钱不是给我的，是给你那个衣的钱；那个衣是要买的，是不是啊？现在你搭着这个衣，以後每逢任何的法会，都应该搭着衣；搭衣表示恭敬佛、恭敬法、恭敬僧。我们这个法会明天就圆满了，以後有什麼法会，搭衣的人要在前面站；没有搭衣就单单穿着袍的人，要在後边站；受戒久的人也是站到前边，初受戒的人站到後面——这是佛教的一个次序！

今天恭喜你们各位，在这三个多月的期间，已经圆满你们的学业。学业圆满了，可是你们的工作要开始了。什麼工作呢？要去把世界整个人类的痛苦解除了。因为人类的痛苦，必须要有人帮忙，然後才能解除。人类的痛苦，不是单单某一个国家有，是整个世界的人类都有痛苦。那麼整个人类都有痛苦，必须要有大智慧的人来提醒每一个人这种痛苦，然後他才能知道寻求一种真正的快乐。

人类最大的痛苦是什麼呢？就是人类有一种贪心。有贪心，这是最苦恼的；有瞋心，也是最苦恼的一件事；有痴心，也是最苦恼的一件事。贪、瞋、痴这是三种毒药，每一个人都认为它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和它就不脱离关系。为什麼？就因为他没有明白。若明白了，那麼人类的痛苦就没有了。

这一次，这楞严讲习法会由六月十六日开始，每天早晨六点钟到晚间九点钟，这样不停地来修行，不停地来学习。这三个多月的时间是非常宝贵，可是现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宝贵的学业也学到你们身上了。你们要把所学的佛法告诉整个世界，令世界上的人都能离苦得乐，得到真正的大智大慧；不要再去做一些个愚痴的事情，不要再去做一些个对人类无益的事情。

在整个世界上，这一次可以说是佛教的第一次，所谓「空前未有」，从来就没有的；因为讲经的时间是很多，可是没有这样一天到晚不休息地这样去做。你们现在把所学的这些佛教的道理去成就整个世界上在苦海里的人，令他们统统都离苦得乐，早成佛道——这是我所希望的！

H2判决倒计非是

妄元无因，於妄想中，立因缘性；迷因缘者，称为自然。彼虚空性，犹实幻生；因缘自然，皆是众生妄心计度。阿难！知妄所起，说妄因缘；若妄元无，说妄因缘元无所有。何况不知，推自然者？

这一段文是说，我们这妄念的因缘。那麼什麼叫因缘呢？这个人不明白因缘，就惑为自然了，落到自然外道里边。所以才说妄元无因：妄想它的根元没有一个基础。没有基础，就是没有一个体性，所以这叫「妄元无因」。於妄想中，立因缘性：那麼在这个妄想里头，就妄立说它是有一种因缘性。

关於妄想，有人问我：「什麼叫妄想？」我说：「你现在问的妄想就是妄想。你现在问的『什麼是妄想？』就是妄想。」这个妄想你到什麼地方去找？它有没有一个根？过去就没有了。「妄」就是虚妄，虚妄就是没有实体的一个东西。说是一个东西，已经不合这个题目了，根本就没有个东西，所以也不能说它是个东西了。

那麼在这个妄想里头，立因缘性，迷因缘者：你有一种因缘性，你若明白因缘，还没有毛病；可是这迷因缘者，根本就不明白什麼叫因缘。说是：「那麼，法师你讲这个因缘究竟是什麼？」这前边讲了很多了。这个因缘就是破外道的一种法，是小乘的一种法。既然是小乘的法，本

来没有什麽深妙的道理，就是因缘——如是因、如是缘。那麽不明白因缘的人，就称为自然：就称这个因缘就叫自然了，所以他就是囫囵吞个枣。什麽叫囫囵吞个枣呢？这个枣，或者你们听不懂，就是囫囵吃个苹果，这个苹果你也没有嚼，也没有咬，就囫囵个吞下去了。究竟什麽滋味，那不知道。所以这个迷因缘的——不明白因缘的，就称为「自然」，这是外道的一种理论。

彼虚空性：现在也不讲因缘，也不讲自然，现在讲它那个虚空去了。虚空是什麽呢？犹实幻生：虚空也是从你那个妄想里头生出来的。前边文殊师利菩萨那偈颂不是说过：「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这个空在大觉性里边，好像海里一个水泡沫一样，所以它是由妄想生出来的。因缘自然，皆是众生妄心计度：什麽叫因缘？什麽叫自然？因缘和自然这两种的说法，都是一切众生以这个妄想心去推度、想像出来的，都是由妄想生出来的。我说的不知道对不对？不过你们想一想看。这个「度」字，读「堕」音。

阿难！知妄所起，说妄因缘：你知道这个妄想怎麽样生起的？怎麽样有的？从什麽地方来的？你知道吗？那麽你知道这个妄想从什麽地方来的，才可以真正说这个妄的因缘。

若妄元无，说妄因缘元无所有：那麽本来就没有一个妄，你再说这种妄想的因缘，从什麽地方说起呢？因为这个妄没有体性；既然没有这个体性，这个妄就「元无所有」，一无所有，什麽都没有的，是诸法空相。既然没有这个妄元，它没有根本，何况不知，推自然者：何况又不知道的呢？连因缘都不知道，就推究是一个自然，这就落於自然外道，那又怎麽可以呢？是不可以的。

H3结归故说妄想

是故如来与汝发明，五阴本因，同是妄想。

是故如来与汝发明：因为上边所讲这个道理，所以怎麽样子呢？我给你讲，为你发挥明白，告诉你。告诉你什麽呢？五阴本因：色、受、想、行、识这五阴的本因是什麽？就是妄想！这个妄想，你若追究它，它没有自体的，五阴就是它的一个母亲，从那个地方来的。从哪个地方呢？就是从妄想那儿来的。五阴也是从妄想那儿来的，妄想也是从五阴那儿来的；这是依真起妄。

同是妄想：所以前边我没讲吗？这五阴山就把你压住了，又有了六贼，就在那个山上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打家劫舍无所不为。这五阴山把你这个如来藏性遮盖着，露不出来了。单单有个五阴山，还不要紧，又来了六贼，六贼在那儿就做土匪，土匪周围去打家劫舍，所以就把如来藏性给埋没到里边了。你若能把这个六贼、五阴都降伏了，那你如来藏性也就显现了。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我们天天在这儿研究佛法，要「朝於斯，夕於斯」，天天如是；一天不如是，就错过机会了。你就在那儿想，不知是哪一秒钟，就失去你所得到的利益。

我们举一个譬喻，像什麽呢？就像猫在那儿扑老鼠，在那儿等了几天，然後牠就跑了。这猫没有忍耐心，就走了；牠一走，老鼠出来了，没有被捉住，就是这麽奇怪。又像钓鱼，在那儿钓了几天鱼，鱼也不上钩，因为小鱼被大鱼都给吃了；这个大鱼吃饱了小鱼，也不愿意再吃旁的东西，就在那儿睡觉了，所以几天也不吃东西；等到它刚刚饿了，出来了，这个渔翁没有忍耐心，走了，所以也没钓到鱼，一条鱼也没钓到。

这本来都是杀生的事情，这钓鱼也是杀生，猫捉老鼠也是杀生，我们修道也是在这儿杀生。杀什麽生呢？就杀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贼。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贼，那麽看着、看着、看着它几天，六贼也不得便。刚刚懈怠了，喔，这六贼又作怪了，在那儿造反了，就这麽厉害！

所以你修行，时时刻刻都要念兹在兹的，不能放逸，一秒钟也不可以放逸。你一放逸，那个魔也就来。不单现在我们修道那个魔是这样的，就佛住世的时候，人修道也是这样子，也是要谨谨慎慎地常常用功修行。

有什麽证明佛在世的时候也有魔呢？你就看佛入涅盘之後，在结集经藏的时候，阿难尊者升法座，坐在法主坐的座位上。因为结集经藏要有一个人在那儿主持这法的法会，在这时候，阿难尊者相貌就现出来一种不可思议端严毕备的样子，下边那些阿罗汉也不知道是怎麽回事了，「咦，怎麽阿难成佛了？」又想：「怎麽这是旁的地方来的佛吗？」有的阿罗汉又想：「喔，这是不是魔啊？」你们想一想，如果佛住世的时候没有魔出现，为何佛刚刚入涅盘，这些大阿罗汉怎麽就生了这些个怀疑？一定在佛住世的时候，也就常常有魔的出现的，所以他们就生这种种的怀疑。

所以各位想一想，我们用功修行，一时一刻也不可以马虎的，时时刻刻都要认真，脚踏实地来修行。我们是追求真理的，稍微一不用功啊，那个业障就现前了。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G2详示五重妄想（分五）

H1色阴妄想　H2受阴妄想　H3想阴妄想

H4行阴妄想　H5识阴妄想　H1分三　I1示体因想　I2引喻详释　I3结名妄想

今I1

汝体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则不能来，想中传命。

汝体先因父母想生：释迦牟尼佛说，阿难！你现在这个身体，为什麽有你这个身体呢？由什麽来的？由你父亲母亲这种「想」。这种「想」，其实就是一种情，这是说得尤其明显一点。为什麽说是「情」呢？卵因想生，胎因情有。阿难是胎生，并不是卵生，所以这个想就是个情字。

这往粗了说，就是「妄想」；往深一层说，就是个「想」；再往深了一层说，就是个「情」。这先因父母这个情生，怎麽说是情呢？父亲母亲因为有这种欲心、情欲，所以就发生一种男女的问题，於是乎就有了小孩子；这岂不是因情而有的呢？

汝心非想，则不能来：虽然你父母因为有情想，而有这种男女的问题，那麽你在中阴身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种情感，没有一种爱父憎母、或者爱母憎父的这种情感，也不会有你这个身体的。所以在你的中阴身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情想，有你这种情想，所以你这中阴身才来投胎；你要是没有情想的话，你就不会来投胎的，不会有你这个身体的。这是一定的道理，你想不承认也不可以的。你看「则不能来」这个语气说得很决定，这是决定辞。就是你若没有情想，就绝对没有你这个身体，「则不能来」。这个是怎麽样？想中传命：就是由这情想而传承接续你这个生命。

你有生命，都是由彼此的情想互相传递而有的，所以这叫「想中传命」。「传命」就是继续的意思，继续你的生命。你有这个想，才能继续你的生命；如果你没有这个想，你生死就了了。所以想阴断的时候，「远离颠倒梦想」，一切的梦想都没了。你若妄想没有了，生死也就了了。为什麽你有生死呢？就因为你妄想太多了，前念灭、後念生；後念灭、後念又生，生生不已，如水波浪，川流不息。所以这川流不息，也就是「想中传命」的道理。

I2引喻详释

如我先言：心想醋味，口中涎生；心想登高，足心酸起。悬崖不有，醋物未来，汝体必非虚妄通伦，口水如何因谈醋出？

《楞严经》这个哲理讲得是最彻底了！这是究竟的哲学、究竟的真理，可是究竟的真理也就是究竟的妄想，你不要把这个就说是究竟真理了。我说的这个真理，就是它讲就有这个情形，这个情形从什麽地方来的？从妄想那儿来的。所以，我说它具有究竟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从什麽地方来的？从妄想那儿来的。你说出妄想，它就有了；没有妄想，就没有了。

如我先言：阿难！像我以前告诉你的，记得吗？告诉你什麽？心想醋味，口中涎生：你心里这麽想：「噢，这个醋啊，真酸！啧啧，真酸！这个酸梅呀，酸哪！一吃我这牙都倒了，也软牙了。」你这样一想酸的时候，这口里口水就出来了，就流口水了。这个口水不是馋出来的，而是想这酸味想出来的。所以无论谁，不要妒忌人，妒忌人在中国话就叫吃醋，不要吃醋；一吃醋就有酸味了。

心想登高，足心酸起：你一想登高，这足心这个酸味又起来了，足心就发酸了；发酸了，脚心也软了；脚心软了，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要跌到那个万丈悬崖里去了。你说危险不危险哪？

悬崖不有：这个悬崖不是有的，只是心里这麽想一想；心里这麽想一想，这足就发酸了。以前想酸梅、想醋，是嘴酸；现在想悬崖，他腿酸了，足也酸了。你说这个足怎麽也会酸呢？

有一个人就讲了：「我知道了！法师你不要讲这个道理了，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开悟了。」开了什麽悟呢？「你前面所讲的那个六根互用，每一根都有六根的作用，所以现在脚也会吃东西了，所以它就酸起来了。」真是这个样子？啊？我不相信你这个开悟。你开这个悟，为什麽我不相信呢？我还没有开这个悟呢，你就开了这个悟？那没有这个道理的。这个道理，我不承认的。那怎麽样子呢？因为这就是个妄想，这个脚并不会吃东西，也不会听东西，也不会看东西。六根互用说是眼、耳、鼻、舌、身、意，并没有一个脚，所以你开的这个悟，我绝对不承认的。

悬崖不有，醋物未来：那麽悬崖也不是有的，这个醋物也不是有的，只凭你一个妄想，嘴也流涎了，足也酸软了。汝体必非虚妄通伦：如果你这个身体不是由这个虚无的妄想来的，和妄想做朋友、做同类，不是由这个情想而有的话，口水如何因谈醋出：那麽你口里流的口涎，这个口水，为什麽我和你一讲这个醋，它就会出来？讲这个醋，这只不过讲一讲，并不是真有这个东西。讲一讲，这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为什麽它酸味就出来了？就觉得口里也酸溜溜的，脚上也酸溜溜的。这麽样子，你想不承认是妄想来的，可以吗？不可以的，那是从妄想来的。

I3结名妄想

是故当知，汝现色身，名为坚固第一妄想。

是故当知：因为上边所讲这个道理，所以你就应该知道。汝现色身：你现在这个色身，就是你这个身体，名为坚固第一妄想：虽给它起个名字说它「坚固」，只不过是个名而已，其实这就是由你第一个妄想，由这色阴而造成的。

H2受阴妄想（分二）

I1转想成受　I2推广结名

今I1
即此所说，临高想心，能令汝形，真受酸涩。

即此所说：就是上边我所说的这一段文。说的什麽呢？临高想心：你做这麽一个妄想，想自己站在那个万丈悬崖上。就是这个妄想的心，能令汝形：它就可以使令你自己这个身体，真受酸涩：就这麽讲一讲，想一想，啊！你这个脚上就觉得酸，又觉得涩了。什麽叫「涩」呢？这个涩就是不光滑，就觉得很酸涩的，就觉得这个脚好像站不住了，要跌倒要跌倒那麽样子。你走到那个万丈悬崖上去，往下一看，噢，看不见底，这个脚心就发软了！即刻就是不向下跌也要向下跌了。这什麽道理？就因为你这个妄想做成的。你若没有这个妄想，同样的路，你在平地上走来走去，走多少路，这个脚心也不发软，也不发酸的。

你走一座独木桥，底下看着那个水流得清流湍急，噢，这一掉下去，就没命了，就会被水淹死了！不想，没有事；一想，这个脚就即刻迈不动步了，就软了；迈不动步，就跌下去了。这个就是你这一想的关系，你若没有这个妄想，闭着眼睛往前走，不知道有这麽座独木桥的时候，反而没有事。那说我闭着眼睛走独木桥试一试，那也一样掉到里头去。为什麽？你看不着，一脚就踩不住那个独木桥了。所以你看见，你若一打妄想，一知道下边是清流急湍，你也就生恐惧心了。可是你要是闭着眼睛走独木桥，也一样掉到水里去。

所以不要睁着眼睛打妄想，也不要闭着眼睛死妄想。你若闭着眼睛死妄想，那也是行不通的，所以要紧的就在这个地方。你也不要闭着眼睛死妄想，怎麽死妄想？把那个妄想死了。你睁着眼睛打妄想，生出这个妄想，也一样脚心发软；你闭着眼睛也一样掉到万丈悬崖里去；所以闭着眼睛，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此，最难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怎麽样呢？你最好就是不打妄想，那就没有事了。
I2推广结名
由因受生，能动色体；汝今现前顺益违损，二现驱驰，名为虚明第二妄想。

由因受生，能动色体：因为由想心而有受，才能牵动你这个色身，这有色质的形体。汝今现前顺益违损，二现驱驰：你现在现前，顺着对你有益的事情就欢喜，有损害你的事情就不欢喜，这两种的妄想互相驱驰。名为虚明第二妄想：「虚」是不实在的，「明」就是光明；但是这个光明是不实在的光明，这就是你这个虚明，你第二种的妄想。
H3想阴妄想（分二）
I1身念相应　I2推广结名
今I1
由汝念虑，使汝色身。身非念伦，汝身何因随念所使，种种取像，心生形取，与念相应。

由汝念虑，使汝色身：因为你这种的妄念，役使你的色身。身非念伦：身并不是这个念；身和这个念不是同类的，可是它们为什麽互相有一种的感觉？汝身何因随念所使：为什麽你起一个念，你的身就随这个念来使用？被这个念来支配？种种取像：在种种的取像里边，心生形取，与念相应：你心生一个念，形就想去取这个东西，身和念是相应的，是一致行动的，你的身为什麽和念就会一致行动呢？

什麽叫做「念」？念是想念。一念、二念、三念、四念、五念、六念、七念、八念、九念、十念，这个念就是一念。在《仁王护国般若经》上说，一念里边就有九十个刹那。刹那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在一刹那里边，就有九百个生死。」有九百个生死，也就是九百个生灭，所以才说：「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忽动被云遮。」你若能一念不生就全体现。什麽全体呢？就是全体大用，也就是如来藏性，你本有的家珍，本地的风光，本来的面目现前了。「六根忽动被云遮」，你六根稍微一起的时候，就被云遮住了。所以才说修道的人能到一念不生，那时候鬼神都没有办法你了。你若能一念不生，就能一念不死；若不能一念不生，也就不能一念不死。这个地方很要紧的，你若把这个地方明白了，一念不生，你全体现了；你六根再一动，就又被乌云遮上了。
I2推广结名
寤即想心，寐为诸梦，则汝想念，摇动妄情，名为融通第三妄想。

寤即想心：「寤」，就是醒着。前几天我不是讲过庄公寤生？他妈妈因为他寤生，「遂恶之」，就讨厌他。「爱共叔段」，她欢喜第二个儿子共叔段，「欲立之」，她想立共叔段继承父亲的王位。所以武姜左一次右一次向郑武公请命，说是叫小儿子继位，不要大儿子继位。可是郑武公不准，所以还是庄公立了。庄公立，武姜就叫共叔段去造反，结果也失败了，这就是那个寤生的故事。

这个「寤」就是没有睡觉。「寤即想心」，醒着的时候，就是想阴当权的时候。寐为诸梦：你要是睡着了，这就是梦，这个想阴就会有梦，会变梦。以前讲到想阴的时候，不是说他这儿睡着了，旁边在捣衣舂米的，他就听这是撞钟，或者敲鼓，也就是这个想阴；他睡着了，就有这种错觉。

则汝想念，摇动妄情：那麽在梦的时候，你这个想念摇动，就知道撞钟击鼓的这种妄情。名为融通第三妄想：这个名字就叫「融通」。融通，就是融而通之，通而融之；就是互相合作。我告诉你，无论醒着，或睡着了，这想阴现在的名词就叫互相合作；互相合作就是融通，这就是想阴的妄想，这是第三想阴。
H4行阴妄想（分二）

I1体迁不觉　I2结名妄想
今I 1

化理不住，运运密移，甲长发生，气销容皱，日夜相代，曾无觉悟。阿难！此若非汝，云何体迁？如必是真，汝何无觉？

化理不住：这就是行阴。行阴像水波浪似的，那麽川流不息，它不停止的。也就是前念生，後念灭；後念灭，後念又生，这麽互相生灭。「化理不住」，它这种变化的道理不停止，总是这样地去工作，不停止、不休息。运运密移：「运」，就是运转的意思，运转运转就川流不息。「密移」，是你看不见，它这个是很轻微的，在你不知不觉地，它就搬家了；你不知不觉地，它就变样了。

什麽「运运密移」呢？好像甲长发生：「甲」就是指甲，指甲你两天不剪，它就长得有这麽长；这三天不剪，它又长一点；四天不剪，它又长一点。它一天比一天长，一天比一天长，可是它怎麽样长呢？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长多少？你知道不知道？它怎麽长出来的？你知道不知道呢？这个「甲长」，长啊，就一天比一天长。「发生」，你我这个头发一个月不剪，大约就有四分长。那一个月不剪有四分长，你知道它一天长得多少呢？也不知道！说：「那我可以统计一下。」你统计，这不一定是正确的，你用电脑算术机算一算，看一看它知道不知道？

气销容皱：气一天比一天就衰败了，这叫「气销」。好像青年的人，天真活泼；壮年的人就壮；老年的人，这气就销了。「销」不是当「没有了」这麽讲，就是衰败了。「容皱」，这个面容也鸡皮鹤发了，面貌也老得不得了了，再想装一个後生的人，装一个年轻的人，也做不到了。你就怎麽样化妆，八十岁的人也不能变成二十岁的男子，所以这叫「容皱」。

日夜相代：这个甲长、发生、气销、容皱，白天晚间都一样工作的，它不停止它的工作，真是比钟表都勤力。钟表有的时候你不上链，它会停止呢；这个你不要给它上链，它也一样地工作。除非死了，死了就不工作了。曾无觉悟：它就这样日夜相代——日夜来催你，由少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死。死了再生，生了再死，这叫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永远都不觉悟。永远在这里头迷迷糊糊地，糊涂而来，糊涂而去，这就是行阴的一种妄想。

阿难！此若非汝，云何体迁：你这个身体甲长发生，气销容皱，如果不是你的话，怎麽你这个身体会迁变呢？你若说这个指甲不是你的，它怎麽在你身上长长呢？你说这个头发不是你的，它怎麽在你头上长长呢？你说这个气不是你的，怎麽你觉得气不足，就衰弱了呢？你这个面如果不是你的，它怎麽会皱呢？你说这个容皱也不是你的，那麽你的面怎麽会自己皱呢？它怎麽会在你身上变化呢？所以如果不是你的，怎麽你这个身体会迁变呢？会由少年的时候就搬到中年的时候，由中年的时候又搬到老年的时候，由老年的时候又搬到死的时候。所以你不能说，不是你的。

如果这不是你的身体，「汝必非真」，那你就不是真的。如必是真，汝何无觉：若说一定是你的，你怎麽不知道呢？你为什麽一点感觉都没有呢？甲长，你也没有感觉；发生，你也没有感觉；气销，也没有感觉；面皱，也没有感觉，你也不知道哪一天，它就变了样了。

这是两边都给破了；你说是你的也不对，说不是你的又不对；这都不对了。那麽你说这怎麽办？就是妄想！就是在这个地方，由妄想造成的。
I2结名妄想
则汝诸行念念不停，名为幽隐第四妄想。

则汝诸行念念不停：你的行阴它也是念念不停的。名为幽隐第四妄想：这一种念念不停，不容易觉察得到的，它有微细的动相——「幽隐」，你不容易觉察得到的这种变化。变化密移，毫无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就是第四种行阴的妄想。
H5识阴妄想（分四）
I1纵夺真妄　I2正申喻示　I3的指灭时　I4推广结名
今I1

又汝精明湛不摇处，名恒常者，於身不出见闻觉知；若实精真，不容习妄。何因汝等曾於昔年覩一奇物，经历年岁忆忘俱无；於後忽然覆覩前异，记忆宛然，曾不遗失？则此精了湛不摇中，念念受熏，有何筹算？

又汝精明湛不摇处，名恒常者：在你这个精明湛清而不摇动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如果叫它恒常的话，於身不出见闻觉知：然而在你身上仍然不出见、闻、觉、知。若实精真，不容习妄：假设它真是精真的话，就不会有这个习气和妄想发生了。

何因汝等曾於昔年覩一奇物，经历年岁忆忘俱无：那麽是什麽原因呢？你在以前看见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经历不知道多少年岁，这个忆也没有了，忘也没有了。你若有个忘，说我把什麽事情给忘了，那还有个记忆呢。你现在「忆忘俱无」，也没有记，也没有忘了。於後忽然覆覩前异，记忆宛然，曾不遗失：以後忽然又看见以前所看过那种奇怪的东西，在这时候你就想起来了，啊，以前怎麽样记忆的，怎麽样遇到这个奇怪的东西，那时候怎麽样见的，一点都不会忘的！

则此精了湛不摇中，念念受熏，有何筹算：那麽这个能回忆以前的这种精了，在湛清不摇的里边，念念有这种熏习的情形，是怎麽样子算计算计呢？怎麽样想一想啊？怎麽就已经忘了这件事情；然後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就会又想起来了？那麽没有再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忘了，想不起来了；遇到了之後，又随着就想起来了，这是「有何筹算」————谁给记的账呢？谁给算计的呢？由这个证明，在你八识田里边记得，不过你说忘了，於是就想不起来了。那麽你几时再见着它，就又回忆起来。这并没有一个人给记上账，就是在八识田里边，天然地在那儿存在着。

I2正申喻示

阿难当知，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静；流急不见，非是无流。若非想元，宁受妄习？

阿难当知：阿难！你应该知道，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静：前边「湛不摇中」，这个湛不是真的。怎麽说它不是真的呢？就好像急流水，它那个水流「望如恬静」，你看着它好像没有波浪，没有流。可是流急不见，非是无流：它那个水流因为没有波浪，它流你也看不见，这不是没有流。若非想元，宁受妄习：前边是行阴，现在是识阴，这个识阴假设不是妄想根元的话，就不会受妄的习气来熏它了。

I3的指灭时

非汝六根互用开合，此之妄想无时得灭。

非汝六根互用开合，此之妄想无时得灭：如果不是到你六根能互用开合这种境界、这种程度上，这个妄想没有时候可以灭的。除非你到六根互用的境界上，这个妄想就消灭了。

I4推广结名

故汝现在，见闻觉知，中串习几。则湛了内，罔象虚无，第五颠倒微细精想。

故汝现在，见闻觉知：所以你现在见、闻、嗅、嚐、觉、知，这种六根的知觉性里边，中串习几：中间串合着最微细的习气，就好像用绳串起来一样。「习」，是习气；「几」，是几微，最微细的这个地方，就是你不容易觉察得到，不容易看得见的。则湛了内：就在你湛了这种性内，罔象虚无：「罔」，你说它有嘛，它又没有；「象」，你说它没有嘛，它又有。这一种虚无缥缈的情形，是第五颠倒微细精想：这就是第五种的颠倒微细精想，这是个微细不容易觉察得到的境界。「精想」，这种妄想也是很细的，也是很不容易觉察到的。

G3总结妄想所成

阿难！是五受阴，五妄想成。

阿难！是五受阴，五妄想成：阿难哪！色、受、想、行、识这五种的阴，你都有领受的这种情形，所以五种的妄想也就发生出来了。

F2答因界浅深

汝今欲知因界浅深，唯色与空，是色边际；唯触及离，是受边际；唯记与忘，是想边际；唯灭与生，是行边际；湛入合湛，归识边际。

汝今欲知因界浅深：你现在想要知道五阴这种妄想，每一个阴它的界限是浅、是深，是怎麽个样子，它的边际在什麽地方。我现在告诉你。唯色与空，是色边际：唯色而对空，就是色的边际。唯触及离，是受边际：这个触尘和离，就是受的边际。唯记与忘，是想边际：唯这个记和忘，是想的边际。唯灭与生，是行边际：唯灭和生，是行的边际。湛入合湛，归识边际：你清净又合清净，这就是归八识的边际。

F3答灭除顿渐

此五阴元，重叠生起，生因识有，灭从色除。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非顿除，因次第尽。我已示汝劫波巾结，何所不明，再此询问？

此五阴元，重叠生起：这五种阴的根本，它重复而重复地叠生，生了又生，这样地互相循环，互相帮助。生因识有：那麽这「生」就因为识（识阴）才有的。灭从色除：灭就从色（色阴）除。怎麽会灭呢？因为有色。若灭色，它就归空，所以灭。因此，「生」，就由识生出来的；「灭」，就由形色而灭。

理则顿悟：在理上来讲，这个道理你很明白了，可是乘悟并销：你悟了，也没有这个乘，也没有悟了。「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你若明白这个理了，那麽你就连悟都销了。事非顿除，因次第尽：在理上讲，你是悟了；在事相上讲，你还要「因次第尽」，你要好像脱衣服，脱了第一层，又到第二层，然後脱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所以你在事相上要由次第而尽。现在这个理你是明白了，但是你还没有修呢，还要修，才能把这五阴都破了。

我已示汝劫波巾结：我以前已经告诉过你，我用那个巾结了六个结。何所不明，再此询问：你怎麽还不明白呢？还来这麽向我多问，又这麽罗罗嗦嗦的。

【编按】以下节自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

在中午有人讲，以「穿五层衣服」来比喻「五蕴」，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因为《心经》上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如果像穿五层衣服似的，那五层衣服都剥下来，人就裸体了。所以果舟说：「这教人打妄想」，是真的。

那麼不破这五蕴，还有这五层衣服遮着，人没有打那麼多妄想。要是破了，裸体了，这怎麼办呢？所以这比喻是有一点问题，难怪你说令你打妄想。那你说这怎麼办？你对这有什麼解释法没有？用五层衣服来比，这是一种有形的，而五蕴是没有形的，没有形和有形来比，这是不一样的。

这五蕴只是一种阴气，这阴气也可以变成阳气，阴魔也可以变成阳魔，就看你会不会用。你若会用，在这修行上不被它所转，这个境界不是不好。你贪图神通，贪图好处、境界，这就被它所转了。

所谓五阴，又叫五蕴。五阴是五种阴气，因为有阴气，所以就着魔了；有阳气，这就是菩萨了。不过，要紧的就是不执着。不执着了，就是「终日穿衣，未穿一缕纱」，不要执着穿没穿衣服。「终日吃饭，未吃一粒米」；真正用功的人，对这些都没有执着了。不一定就像五层衣服这麼脱光了，没有衣服穿，那怎麼办呢？这只是一个很浅显的比喻，就恐怕你不明白，所以才这麼样说。

其实五阴根本就是一股气在那儿作怪，这气有邪气、有正气；邪气就是阴气，正气就是阳气。你要是不会用它，就变成阴魔了；你要是会用它，就变成阳魔了。在这个时候，就是要用这个不思善、不思恶，你也不要贪好境界，也不要怕坏境界。就是遇到这种境界，还若无其事似的，不生一种执着心。我知道果舟对这五层衣服是不愿意脱，脱了就觉得很怕丑的，所以我今天提出来讲一讲。
——上人一九八三年一月补述至此
E3结劝传示

汝应将此妄想根元，心得开通，传示将来末法之中诸修行者，令识虚妄，深厌自生，知有涅盘，不恋三界。

汝应将此妄想根元，心得开通：阿难！你应该将这种妄想生出来的根本来源，令一切的众生都明白、了悟这个道理。传示将来末法之中诸修行者，令识虚妄，深厌自生：你再把这个道理传给将来末法的时候这一切修道的人，令他们也都知道这虚妄的妄想，是自己生出来的，令他们很明白、很了悟，知道这种妄想的来源和脉络，而生一种厌恶的心。知有涅盘，不恋三界：令一切的众生知道有涅盘可证，不留恋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火宅了。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莲池大师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位法师，他出家了，还总想回家看看他太太。左一次、右一次，看了很多次。他太太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一想自己的丈夫出家也不修行，还有这一种的情爱放不下，老回到家里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於是乎她就在进门的地方挖了一个坑，上边用蓆子之类的东西遮上。这个坑里边放的什麼呢？就放一些个火。

那麼莲池大师有一次又回来了，一迈步，就掉进这个火坑里了，他说：「啊，你这儿怎麼弄个火坑呢？」他太太说：「你知道是火坑，为什麼你还回来？」这一句话，他开悟了，以後再也不回来了。这也就表示「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都不是安乐的地方，就好像火宅那麼样子。
A3流通分（分五）
B1较供佛之福　B2答获福之多　B3叹灭恶之功　B4举两利之胜　B5结大众法喜
今B1

阿难！若复有人，遍满十方所有虚空盈满七宝，持以奉上微尘诸佛，承事供养，心无虚度。於意云何，是人以此施佛因缘，得福多不？

阿难！若复有人，遍满十方所有虚空盈满七宝：阿难哪！假设有这麼一个人，在十方世界所有的虚空里，装满了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这七种的宝物，持以奉上微尘诸佛：拿它来奉上供养无量无边微尘那麼多的佛。承事供养，心无虚度：又叩头、又礼拜、又供养，这个心没有一时一刻空过了。

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里怎麼样呀？是人以此施佛因缘，得福多不：这个人用这麼多的七宝来供养佛，把他的七宝都供养给佛了，这种因缘，他所得的福报多不多啊？你讲一讲。
B2答获福之多

阿难答言：虚空无尽，珍宝无边。昔有众生，施佛七钱，舍身犹获转轮王位。况复现前，虚空既穷，佛土充遍，皆施珍宝？穷劫思议，尚不能及，是福云何更有边际？

阿难答言：阿难答覆佛这个问，就说了，虚空无尽，珍宝无边：虚空是没有穷尽的，珍宝是无边的。昔有众生，施佛七钱，舍身犹获转轮王位：以前有一个众生，就只布施佛七个钱，在他死後，尚且得到转轮圣王位。这转轮圣王有一千个儿子，那有几多个太太？没有讲。总而言之，有一千个儿子。这个转轮圣王有大威德，他有一种车，在一个时辰里头，可以周游四大部洲，比现在的火箭大约都还快，他有这种宝物。

况复现前，虚空既穷，佛土充遍，皆施珍宝：那麼这个人布施给佛七个钱都得到转轮圣王这麼大的果位，况复现生在虚空也穷尽了，所有佛的国土都充满了，「皆施珍宝」？他不只布施七个钱，他布施尽虚空、遍法界这麼多的七宝。穷劫思议，尚不能及：这一种的功德，就是穷尽

无量不可思议那麽多的劫数，也是算不过来，算不尽他这个福德。是福云何更有边际：这个福，你怎麽可以说它再有一种边际呢？它没有边际的。

B3叹灭恶之功

佛告阿难：诸佛如来语无虚妄。若复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罗夷，瞬息即经此方他方阿鼻地狱，乃至穷尽十方无间，靡不经历。能以一念，将此法门，於末劫中开示未学，是人罪障应念消灭，变其所受地狱苦因成安乐国。得福超越前之施人百倍、千倍、千万亿倍，如是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

佛告阿难：佛告诉阿难说，诸佛如来语无虚妄：诸佛不打妄语，不撒谎的，不讲假话的。若复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罗夷：假设有人，身具四重和十波罗夷。四重是什麽呢？就是杀、盗、淫、妄，这叫四重罪；在《楞严经》上，这叫〈四种清净明诲〉，前边你们都听过了。十种波罗夷，就是你受菩萨戒，那不有十重吗？就是那十种。犯波罗夷就是弃罪——撇弃到佛法大海之外，不通忏悔的这十种罪。这十种罪，若是你想明白，就看看菩萨戒前边那十重，那就是十种波罗夷罪。

瞬息即经：这麽一转眼就经过了，经过什麽呢？此方他方阿鼻地狱，乃至穷尽十方无间，靡不经历：经过这一方，又他一方的阿鼻地狱，乃至於到十方国土的无间地狱，任何地方的地狱，他都游遍了，受遍了这些罪，这叫「靡不经历」。

能以一念，将此法门，於末劫中开示未学：你能以一念这麽短暂的时间，将《楞严经》楞严大定这个法门，在末法的时代开示没有学过佛法这些个人。是人罪障应念消灭：这个人的罪业，应念就消灭了；也就是很短的时间，罪业就消灭了。变其所受地狱苦因成安乐国：变他所受这个地狱的苦因成安乐国了，不会再有痛苦了。

得福超越前之施人百倍、千倍、千万亿倍：这个讲《楞严经》的人，他所得的福报超越「前之施人」——就是前面用尽虚空、遍法界的七宝来布施给微尘数的如来、诸佛，供养承事的这个人。可是你能讲《楞严经》，能给不懂佛法的人说这种的法门，你所得的福报，就超越过这个人百倍、千倍、千万亿倍。如是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像这样子，重重加起来，乃至算数和譬喻也算不出来究竟是多少，没有法子算得出来。

B4举两利之胜

阿难！若有众生，能诵此经，能持此咒，如我广说，穷劫不尽。依我教言，如教行道，直成菩提，无复魔业。

阿难！若有众生，能诵此经，能持此咒：将来若有众生，能读诵这部《楞严经》，能持诵这〈楞严咒〉。如我广说，穷劫不尽：假设我要是广说，详详细细地说，多少个大劫也说不完这种好处。依我教言，如教行道，直成菩提，无复魔业：你们各位要依照我所教诲你们的这个话，照着这个方法去修行，直接就可以成就无上的菩提觉果，不会再有一切的魔业。

B5结大众法喜

佛说此经已，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及诸他方菩萨、二乘、圣仙童子，并初发心大力鬼神，皆大欢喜，作礼而去。

佛说此经已，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优婆塞」是梵语，就是男居士，翻译过来是「近事男」，就是近事佛的男人。「优婆夷」就是近事女。佛说完了这部经，这一切的大比丘，和一切的比丘尼，所有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天」，天上的天人。「人」，人间的人。阿修罗你们也都认识了，他是脾气最大，好打架。我的一个弟子说他的狗是阿修罗，或者他那个人也是个阿修罗，我相信听过《楞严经》，就会变菩萨了，不会再有阿修罗的气了。

及诸他方菩萨：你看这菩萨就来了！他方的菩萨和二乘、圣仙童子：「二乘」，就是二乘的圣人——声闻、缘觉。「童子」，就是童真入道的。并初发心大力鬼神：方才发心的这个最大力的鬼神，皆大欢喜，作礼而去：一起都高兴，作礼而去了。

——全经终

卍　　卍　　卍

现在我们听完了这部经，无论是谁，是天上的人、人间的人、是阿修罗、是地狱、饿鬼、畜生，无论哪一类的众生，都要发菩萨心，都要行菩萨道了，都要做一个菩萨。不要再去做那些其他因的众生，要种菩萨因，要种佛因，结菩萨果，结佛果，将来是成佛的。我们所有一切众生，释迦牟尼佛早就给我们授记了，说是「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你不要说念多了，就说「南无佛」，将来可不知道在什麽时候，一定会成佛的。

我们现在听了这部《楞严经》，你明白了很多的佛法，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说你就用满十方虚空的七宝来供养佛，都没有你讲《楞严经》这个功德大。所以我们这次把这部《楞严经》也讲完了，你们苦也都了了，我的苦也没有了。为什麽？不必这麽辛苦了。那麽将来去行菩萨道，或者那时候还有苦；不过那时你自己愿意受了，不是人家勉强叫你受的。那时候你自己就愿意去接受这种的问题了。

在这个法会圆满之後，要休息二个礼拜，再继续讲〈普门品〉。这观音出家日就快来了，是中

国的阴历九月十九，今天是八月初一，还有一个月零十九天。〈普门品〉就是《法华经》的第二十五品，〈普门品〉讲完了，如果有人真心想要听，就可以讲《法华经》。在休息的这两个礼拜期间，无论谁想要到这佛堂来研究佛法，还可以照常来。现在果前在这儿，大家也可以和果前来互相研究，只要愿意学佛法，随时都可以来的。我或者还有一些事情没办的，要处理处理。再过两个礼拜之後，我想叫果地也辛苦辛苦，请他为大家研究一点佛法，不过现在还没有决定研究什麽。

果璞（Paul）也发发菩萨心，为大家再把这《楞严经》再往深的来研究一层，因为他会中文，他都懂。中文虽然懂，把中文的意思翻译成英文，这是很难的一件事，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因为他明白了，就很容易；他若不明白，就很难的。所以要发发菩萨心，行菩萨道，我希望我们听过这《楞严经》之後，每一个人都发菩萨心。现在我再说一遍，无论是什麽，是天上的人、人间的人，是阿修罗和地狱、饿鬼、畜生，都要发这觉悟的心，不要再迷了。觉者就是佛，迷者就是众生，我们现在都希望快一点觉悟！

——上人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结经开示

卍　　卍　　卍

光阴过得非常快的，不知不觉把暑假的时间就过去了。在中国孔子说过，这个人生就好像流水似的，川流不息，过去时光就不会再回来了。古人又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说这一寸的光阴，就好像一寸黄金那麽样宝贵。这黄金，你若丢了，还可以想法子再把它找回来；可是这光阴过去了，就没有法子再把它找回来了；由这样看来，这光阴比黄金更贵重。在佛教里说，一寸时光，就是一寸的命光，这个时光已经过去了，这个命光也就少一点；所以才说：「时光减处命光微。」时光减少了，命光也就少一点了；因此我们对这时间一定要看重了，不要把它随随便便地就放过去了。

在我们这个暑假的时间，由早晨六点钟就开始，或者打坐，或者研究佛经。那麽由早晨到晚间九点钟这段时间，每一个人都很认真地去用功修行；我相信这个期间，比黄金更贵重，比钻石也更有价值。所以大家能以在一起闻熏闻修，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头，这可以说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一段时间；可惜这个时间不太长，转眼之间就过去了。过去了，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学的佛法，在每一个人的脑筋里头，在每一个人的八识田里边，都种下去一个宝贵的金刚种子；这个种子种下去了，等到将来一定会结金刚不坏的果，金刚不坏的果就是佛果，就是成佛。

那麽在什麽时候成呢？这就看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耕耘灌溉。这个种子种下去了，好像种田种到地里头，你必须要给它灌一点水，除一除草，把这个地耕得掀腾起来。那麽你把这个地的杂草除去，怎麽样叫除这个杂草呢？就我们每一个人要时时刻刻「防微杜渐」。防微，就是防备这个微细处，防备这个很微细的念头生起来。杜渐，就是杜绝这一切的妄想，这个妄想把它没有了。所以，我们的心念不要打妄想，不要令它生很多杂念；不要有妄想，不要有杂念，这叫防微杜渐。

这是每一天这样地用功，每一天这样去修行，栽培灌溉。好像种田，灌一点水，再把这个地收拾得没有草，那麽一天一天的，你这个金刚种子种到地里去，就生这菩提的芽；你菩提芽生出来了，这就是菩提树长出来了；菩提树生长出来，将来就结菩提果。可是你要保护这个菩提芽，保护这个菩提果，你不要不管它，若不灌水，也不去栽培，那麽它就会枯槁了，会乾了。你能以灌溉——怎麽叫灌溉呢？你就天天学习佛法，用佛法的法水来灌溉这个菩提芽；久而久之，你这个金刚的果也就会成就了。

如果你过去了这个时间，就不继续理它，这个金刚的种子种是种下去了，它也不容易生出来的。你必须要好好地保护着你这个金刚的种子，不要再做以前所欢喜做的事情；就是要守规矩，要循规蹈矩，不要再像以前那麽样子不守规矩，做一些个不守规矩的事情。你守规矩，这就合佛法；不守规矩就不合佛法。所以我们做人一定要循规蹈矩，要依照规矩去做去，不要太放逸了，不要太浪漫了！这是我对每一个人的期望都是这样子。

在这个暑假的期间，讲这《楞严经》，这一定是所谓「一历耳根，永为道种」；经耳朵一听这个经典的道理，永远在你八识田里边，有这种菩提的种子！

——上人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开示

南无阿弥陀佛，分享给您国内外最新的无量寿经研究成果，补全缺失的理论
https://pan.baidu.com/s/1qhjM7EGFjU7ZUtA4AUmKCA
师兄，您好，分享给您学佛精品好书，建议使用电子书阅读器，保护视力，需网盘保存、下载、解压缩，欢迎流通赠阅！

念佛殊胜法门弘扬中华大地2.0（佛菩萨名号专集）
https://pan.baidu.com/s/1RoEgdDoQEouK1ELJNDt90A

传统文化、戒淫修福、中医养生等
https://pan.baidu.com/s/1U9YMnBw6kd1ZylFGHvZQwQ

乾隆大藏经（龙藏）txt全-精排版
https://pan.baidu.com/s/18KcqTApwbS8m0lJ1ZQm8Fw

分享给您国内外最新的无量寿经研究成果，补全缺失的理论
https://pan.baidu.com/s/1DmMqgmVAhZuDaDB8CxqrZw

https://pan.baidu.com/s/1NcY19feLvDZm739KrGqe5A

般若文海txt
http://pan.baidu.com/s/1xM8Ou

好听的佛号，分享给您
https://pan.baidu.com/s/1XOnbMzMfFluY1h2mlfJTsw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弘愿寺，为纯依善导大师之教、专修净土的念佛道场；寺名「弘愿」，典出善导大师《观经疏》「别意之弘愿」，意为：乘弥陀弘誓大愿力，一切众生得生净土。弘愿寺殿堂建制、本尊安奉、牌匾楹联、念诵仪规，皆完全依善导大师「五正行」为标准，唯突出一个「专」字——专净土，专念佛，专善导。
https://www.hongyuan.si/
以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为弘法理念，所有法宝均为免费结缘，免费邮寄。欢迎索请！

佛教净土宗(上面有很多TXT格式经论)
http://www.pureland-buddhism.org/

净宗讲堂 在线观看
http://www.jingzongfashi.com/

戒色义工收集整理
戒色百科全书
https://pan.baidu.com/s/1U9YMnBw6kd1ZylFGHvZQwQ

东方人生智慧珍品系列丛书（共10册）已绝版
http://pan.baidu.com/s/1tJAWi

请勿堕胎反堕胎宣传单和书籍（请转发，功德无量，利益无量）
http://pan.baidu.com/s/1ntNwL4l

排版助手软件（电脑版，可以排版TXT格式文档，优化格式错误，提升阅读体验）
https://pan.baidu.com/s/1CsLovq0G1JeztEAJuFewwg